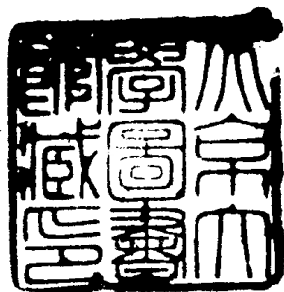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B2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二)

〔明〕徐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

.....一

少湖先生文集七卷

〔明〕徐階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宿應麟刻本

.....一九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歐陽德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本

.....三二九

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二)

〔明〕徐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世經堂集

二十六卷》提要

世經堂集卷之十九

墓表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偉字士美太原定襄人始司憲濟南卽有聲居四年通判順天府又有聲秩滿同知松江未一歲董餉都下卒松之長稅而從者具棺槨歸其喪葬所居村之西原君居濟南順天其政之詳予不能知而松予所生其董餉之事有可稱者遂書以表諸墓曰松賦財所出而人又甚畏其上有司歲董餉將行長稅者輒以羨餘歸之其辭曰贖比至都下將賂遺所知識長稅者又輒以幣帛資之其辭曰贅仍之旣久莫或能革合而名之曰例雖費累千百親見其民鬻子女田宅以供命弗恤也嘉靖乙酉郡倅湖南鄭君始却去之丙戌君繼行時君素貧衆以爲鄭之志且將大殯君却益堅日蔬食布衣怡然自適曰使我無飢寒足矣餘非所願也都下士大夫每往見不持一物費用大省人亦益賢君旣卒無以爲斂而民有餘貨財者嗚呼其可謂廉也已矣君之設官以爲民也官之植廉以事君也顧古之爲廉也以德是故約已以裕民非以干譽也賤貨以砥節非以要爵也

今之爲廉也以法是故行修而賞隨之是以賞爲善也政債而罰隨之是以罰遠惡也法又不行於是無可言者矣予觀君之位弗稱其守又每見君恭慎質朴退然若無所能人豈以德爲廉者耶何其不大用以卒也今天下之民日趨於敝松蓋其甚焉者得如君數人者字之猶懼弗足乃有一焉而弗克究其澤其能遂有瘳乎予是以爲松人惜之也君生天順庚辰八月十三日弘治戊午舉於鄉卒以嘉靖丁亥正月七日享年六十八大父諱鎬考諱璠以君貴贈順天府通判妣王氏贈安人子男二長九章寧河王府

世經堂集

卷九

二

典膳配劉安人出次九成側室齊氏出孫男一鳳喈葬爲卒之歲月二十八日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毅軒周公

墓表

周氏其先出廬江三國時吳將軍瑜以舟師破走曹操領南郡太守瑜卒而子都鄉侯胤徙廬陵其後世再徙安福之鐵爐路口故今爲安福人國朝有諱蘭芳者與其子孟埴孫資貴連三世隱德不仕至資貴伯子某始爲工部員外郎而其仲希用生公公生今中丞煦以才能爲

天子所寵擢得贈祖若父皆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皆淑人周之族於是大顯人稱曰路口周云公諱某字梯雲以字行毅軒者號也生而甚癯又寡兄弟父使業舉子已而戒不得爲公數自言不許則上書工部所以自期待甚重工部奇之父終不謂然間入都哀其家之羸授公曰以是爲賓客費公及父出盡以召朋友相聚會爲問學父聞大驚歸而公果病某年月某日年二十四遂卒公性孝母王淑人病嘗踰月晝夜侍不懈其藥食必親嘗比卒王淑人與家人語或偶及公字名輩行及所見聞狀貌音聲

世經堂集

卷九

三

十有一似必思公以泣間遭疾輒曰病猶昔也吾孝子不復見矣哭泣益悲公又素嚴言動造次必準禮法群從子姪事公如師配許淑人始至每與言自孝敬外不一及喪昵淑人化之公卒四十六日中丞生淑人竟完其節以視中丞之立璽書褒焉公之遺也始予在翰林中丞實爲三窮圖請予爲詩今十七年而以公狀請予請曰煦不幸不及識吾父幸所聞於大父母及內外親者如此苟不得文詞以傳是委吾父於草莽也煦卽死何以辭責予旣嘉公之賢能刑于其家啓其後人又重中丞爲其親甚懇以爲其

於親如是於事君可知也遂次其事而表之公子一
是爲中丞孫男二長坤中書舍人次塤邑庠生女三
壻曰鎮遠經歷劉楷庠生劉守彭端超曾孫男三長
鍾官生次鑑次紹祖曾孫女一尚幼葬在所居里之
南某山某向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可亭趙公墓
表

公諱時字中甫別號可亭又自號大定山人性爲人
也通春秋舉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公既數不得意於
有司又以母老急於祿養乞爲耀州知州州數苦旱

世經集

卷十九

四

公既盡汰去前政之不法則自齋沐以禱於神無不
立雨竟三年土地開流亡復增戶千二百口二千七
百有奇已則改治其學舍祠故守范文正公館諸生
於其側教之以次正其俗之嫁娶能聲流聞諸靖乙
酉薦徙乾州于是時乾人焚紳以幻術愚致其民又
多斂金帛殺告已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侵偽官
裂帛尺署之曰大中令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妄有所
占候指畫公至佯不聞募而兒之點者使詞紳而作
役法以寓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
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卜車役於官竟十日而代及秋

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往諭紳不從而
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徵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
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某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
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
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
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法
衆羅拜曰惟命於是索民之與賊通者刖其脛十餘
人明日賊至亟呼開門公出則者示之賊氣沮益發
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
伏兵楊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

世經集

卷十九

五

巡檢于翔與賊通其所領卒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
必走翔求援手爲書諭翔禍福而開群盜自言者以
脇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率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
騎奔翔翔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
以激變僅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財爲祠以
祀總制遼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蘭靖兵備會丁
母郭恭人憂事遂格已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洞
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
命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即其日焚廬舍去秦嶺卒
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

有鼠災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者居二年遷雲南大理同知視篆蒙化土舍左鑰犯法吏莫敢問公獨執誅之還署大理罷採石之役與郡之取非其有者其大吏舉所為書傳一省以為式大候夷相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餘年不能決公繼往夷以金一駄為餉公却之一訊遂服乙未少宰渭崖霍公攝部事思振淹滯課名實以警動有位遷公廣南知府廣南謂里為牛地凡四十八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建水循阿迷度維摩野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率憚不敢入而土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後

世經彙

卷十九

六

地益分土舍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儂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使跛西間承恩於仕儂兩人者遂治兵相攻會八寨土舍龍的叛大吏并以討請兵既集公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儂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乃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頓首以

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為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於強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儲芻粟留公以居不旬月徙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為我擒龍的以來公即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趨八寨破的走之於是大吏薦公才請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益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教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儂死而子文寬襲者焉

世經彙

卷十九

七

寨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當是時廣南之治炳然出諸郡上薦公者前後相屬也壬寅僅以資擢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得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明年癸卯三月十六日公在大僕四閱月未及有所為得疾以卒壽六十七君為人慷慨洞達尤以名節自持始為諸生貧甚得遺金二鎰訪其主還之平生於物無所好取於人一介無所苟然至振孤弱篤故舊即未嘗計費卒之前三日得夢怪之為書遺其子正學自修身報主外語無他及蓋其大節如

此配江氏封恭人子男五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蚤卒次卽正學舉進士今爲吏部稽勳郎中惇朴有志節次正心邑學生次正庚亦卒女三長適安都諫子太學生元甫次適車完季許嫁徐大理子芷孫男五女四勳部君旣以公卒之年十二月某日葬公金華山之陽閱七年而奉都諫岷江劉君狀請予表墓往予讀漢書見所稱黃霸潁川之政慨然慕之及讀張敞傳言霸守京兆尹以不稱罷歸而敞獨不失名久任職然霸之能旣已不及敞而敞亦終不得列於循吏予蓋未嘗不歎才之難兼也乃今觀公治耀州佐

世經堂集

卷九

八

大理輯廣南慈仁慈懃卽霸不足多矣至其破樊紳散礦徒走龍的殪僂文寬寔擊虜舉雖敞又何加焉公所謂不器者非耶昔班固稱董仲舒公孫弘見寬居官可紀而歸本於儒者予聞公爲學不事章句行有不得輒自咎責其在廣南作居之軒行矣亭以見志嗚呼公之政誠有所本也夫

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吉菴王公墓

表

吉菴王公諱某字某其子幾在叔仕爲山東按察副使飭兵天津今年春在叔再疏請于朝曰臣父菴而

病朝夕思見臣臣亦憂且悸病不能事事惟陛下哀憐俾歸視醫藥臣死不朽 詔下銓部司銓者曰王君素賢父雖病幸有子任偉可代養竟寢君奏不報未幾公訃聞在叔號慟不欲生其門人屬吏爭進言曰禮毀不滅性奈何違禮於是始食粥已則以工部郎中應君狀屬予表墓予固與在叔同爲陽明先生之學嘗聞諸其鄉之人曰先生始倡道東南士之豪傑者多從之然其父兄以爲是不可以資進取率戒使不得爲在叔之冠先生則已歿公獨抱其書以授曰此正學也在叔用是得究心致良知之說以文

世經堂集

卷九

九

行稱於朋友其後在叔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擢山東按察僉事江西布政叅議公皆就養宦邸數語在叔曰所學於先生者云何夫學而致行之茲其時也已在此用是以論議政事稱於朝廷嗚呼三代以降功利之習深入乎人心父兄之於子弟自其在繼祿之中就傳之始而所以望之與其所以教之蓋未有不以利者是故苟可以資進取雖聖賢之所禁猶爲之矧詩書六藝教之所不廢者耶其或反是雖聖賢之所與猶相戒莫敢爲矧其說爲世所共詆者耶陽明先生之學或以爲僞或以爲禪其見詆於世甚矣

而公獨教其子使爲之非誠有所見不能其可謂賢也已公世西安人元時有諱仲致者爲時宿儒再傳至全閒老人諱宏宏生善德善德生時言時言生璽是爲公考公生醇篤長乃益深厚其治生自耕以外不知有他業其在鄉間族黨慶弔問勞與同憂喜不知有毀譽失得可爭有忿嫉怨讎可少介諸其心微諸其色人咸以爲長者嗚呼公能爲是其能不動於利以成其子無怪也公子三人長瓊府學生蚤卒次璿義官出後公之弟某其季在叔孫六俸儀任佩念偉念儒任佩念偉皆學生曾孫若干某某其生景泰

學山周先生墓表

學山先生周姓諱崑字孟登崇德人其始爲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至先生鄙之不與揖而出由此顯名正德庚午領浙江鄉薦高等嘗上春官聞父病馳還比

至則已不起哭泣成疾名聲益彰嘉靖癸未舉進士榜出人爭求識先生或道路私指語手口相屬明年拜玉山知縣玉山界江浙間賓旅之行李晝夜出其途問勞將迎民不得休息先生爲經畫節縮費大省邑民吳清妻與其私謀於其兄殺清匿之吏疑不能決先生方夜訊聞羊聲三遽謂某等曰殺清者若也三人色動鞠之遂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有婦人挾少年輿喪道邑下先生怪之廉得姦狀亟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新學宮若干區葺端明書院選士俊穎者業其間數語人曰吾志在教化居二年改進賢丁母憂服除改新淦表陶母墓作練中丞胡方伯祠民畏以愛未幾召拜吏科給事中上書論兵政天子嘉之進右給事中巡視京營諸勳貴相成莫敢犯法遷刑科都給事中訟劉中丞源清救馮侍御恩乞貸薛行人佩劾袁都督繼勳不力戰語皆時所諱勇無所顧惜父之竟罷去聞者相與咨嗟言曰朝廷失一士矣先生既歸日課耕讀書不一問時事其家之產不增於舊一錢有欲爲廣其居者謝不受事其兄嚴若父子問責以非義不敢徇亦不敢有嫉怨於心自世教衰士所謂學棄本實而重浮華其所論

說非不燁然可觀其立門戶自表見又非不蘄然峻絕然而於躬行未有得也先生居家稱孝子稱弟弟又稱有氣節治三劇邑稱廉能立於朝稱真諫官不可動以利害然其言乃若不出口其容退然若無所能者嗚呼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予與先生舉進士同年嘗獲造其廬考行質言留信宿不能去以爲世有若人使復出以盡其用於人心士習當必有鎮躁銷邪之功而遽不可作蓋每念之未嘗不泫然泣也

國家重臺諫凡都給事中遷除得面見

天子以謝有大政得與議大祀得從先生仕至都給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事中不可謂不顯乃予表墓獨不書其官予之重先生固有在矣先生卒年月與其葬所及世系子孫之詳見司徒王公誌嗚呼後有謁先生墓者其尚併識予之心也夫

贈壽寧知縣懷山陳君墓表

嗚呼三代降而禮失而僞矣昔三代聖王之教其民也爲之冠衣佩屨之制居處執事周折俯仰之儀使敬恭以持其身爲之聲氣容色心志事物之度爲之哭泣之節寢食衣服之變使孝友以事生而悲哀以送死若是乎備矣猶以爲民不可使知也於是不責

禮於庶人而責之士又以爲孤寒之族或失則固也於是鄉閭邦國之望進而責之世家至其後不然士之從事於禮既多飾其貌而無其心而所謂世家者又或倣侈之湛而浮誇恣肆之務悍然舉先王之禮而盡廢之不若田野之間其資之暗合迹之偶存求禮者猶有取焉則先王之所屬望以爲異於齊民者是乃壞先王之禮之尤者也三代之時吳楚越皆不入中國逮我國朝聲教之隆不冒海宇三方之士始蔚然以文獻著稱然以風氣之漸習俗之限其在世家倣侈浮誇恣肆之爲往往視西北爲甚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然則先王之禮其欲行於三方也愈難矣此予所以有取於懷山陳君也君諱某字某吳之長洲人其父成齋公仕爲御史中丞陳既世家而君又貴公子宜於禮不暇數數然君獨喜自檢即在燕居未嘗袒裼事中丞能以色養與其兄處甚恭兄仲奪君和若干家人驟語君君不應有妾在閤中生子矣微訴仲君聞大怒索杖欲撻之良久乃已慙金飲酒自遭中丞憂竟三年蔬素如初喪後遂不能飲鬱鬱以卒嗚呼君之於禮如此其可謂貌爲之而已乎春秋之季也其民猶三代也孔子生乎其時日以執禮教弟子又

嘗從先進大朴放美彬彬之文而薄過儉之責於先王之禮蓋三致意焉然而文勝之弊卒莫之改夫豈徒莫之改子桑伯子之譏子游之對宰予之斥原壤之杖闕黨童子之將命方慨歎於習之下趨將併其文而亡之也以孔子之時猶然則夫生于三万而又無孔子以爲之師者其能習於禮而無僞也抑又難矣此予所以重有取於君也君卒以正德戊寅三月十七日其葬也翰林衡山文先生實爲銘君之名行既足以託不泯矣後二十年而予從其子職方聞君之遺事以爲君之修於昭昭者可能也其質諸屋漏

世襲集

卷五

古

而無愧不可能也遂爲表君之墓使後之人毋以閒居而自肆焉職方名津嘗爲壽寧知縣能舉其職贈君如其官與予友荆川唐子與槐謝子遊而好也予故幸識之蓋知致謹於屋漏者

明故贈吏科給事中竹村張公墓表

吏科右給事中張君監先爲南京吏科給事中三年所論奏皆當世急務語棘棘無所避直聲震一時將奏其績闕下會丁厥考竹村公憂服除改吏科銓部始以君最聞詔贈公如其官毋胡爲儒人監先泣且言曰吾奉先公與母氏之訓以獲微寵於

明天子如先人有美而弗傳不孝孰大焉乃自輯其行實請予表墓予少與監先同學公蓋予父行也不可辭公諱應祥字子善其先扈宋由汴徙浙之永嘉入國朝遷華亭有諱曾一者生瑄瑄生二子縉起家御史歷副使致仕紳隱而好修生三子公其仲也紳卒時公年纔十有九盡以產讓其兄而獨奉母以居凡養生送死之事與其弟妹之婚嫁咸自公出然亦以此失學每歎曰吾竟不得自效於世耶及監先與其兄承宗長公遣使就學而數自課其所爲業寒暑晝夜皆有程中則喜不中輒大怒期必中乃已又數爲具造請諸生之能爲文者與監先兄弟論議公從牖外竊聽能悉得其高下淺深私於其子曰某遠器可法也監先舉進士授行人或以賀曰公之志其有託矣公謝不敢當既而曰吾志獨官爵哉監先在南科公爲書數百言責以言事監先故負奇節既得書益自奮由是以直諫稱公初結廬珠溪之上種竹萬竿自號竹村居士監先貴公屏居竹村未嘗入城府郡舉鄉飲長吏以賓請公公一詣謝卒不赴胡孺人同邑處士某女公性卞急其督教二子或時移怒孺人孺人從容言曰母雖慈獨不欲子之立乎嘗聞

世襲集

卷十九

五

諸家大人種樹待華樹生有時似不宜求之太急也
公怒解則私雪涕誠監先兄弟曰母負汝父志以重
吾憂監先兄弟由是益感動皆績學有成焉父母之
教也公生成化 十月十九日卒以嘉靖 九

月十一日年七十九孺人生成化 七月二十八
日以嘉靖 四月四日先君卒年七十二生二子

承宗歲貢生以憲副公命後其叔鄉進士某次承憲
監先其字也孫男一長安孫女二子嘗觀三代盛時
聚其民之秀者以教之庠序學校之間出而用世充
然滿天下及世既降所謂學者其名僅存而政熄教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六

微多不足以造士獨家之賢父母雖其身無官師之
責而義方庭訓往往能成其子以需世用然視昔庠
序學校之所造則寡矣世愈衰家庭之訓亦不可多
得其所相告語又率溺于富貴聲華之中既以自壞
併以壞其子而卒無裨于世於是人才之成益難國
家需用之意益急而途益隘識者蓋嘗三嘆於茲矣
今觀公與孺人督訓其子出為

天子諍臣卓然為邦家之光繫世道之重其賢孰有
大於此者乃若鄉人所稱公喜賓客好施予循禮畏
法而孺人克相之比于萊妻梁婦皆其餘也予昔獲

侍公公誤以為遠器加敬禮焉今老矣未能有所建
立為表公所以成其子者刻之於石庶幾有聞而興
起者乎嗚呼使人才之盛果賴於茲文子亦可藉以
報公知矣

贈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率菴

吳公墓表

吳氏出延陵季子後徙括之遂昌唐國子祭酒全智
避寇徙仙居其子孫遂為仙居人祭酒之後四世曰
福九世曰芹十世曰渭相繼以讓金出粟聞邑人號
其里曰厚仁事載通史宋時舉科第者前後四十六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七

人而龍圖學士康肅公希與其兄知府謙西安令詠
文行尤著元之興吳氏相戒勿食其祿故迄元無仕
者入 國朝叔深始以邑庠生貢授汀州經歷有子
七人其叔子榮贊與季榮賀榮泰皆有能文聲賀泰
次第領鄉薦贊兄也顧拙於場屋乃遂棄去竭貲以
教其子則公是也公學不專章句嘗師竹岡趙先生
聞身心之說長補邑庠生朋輩咸推遜之復不第如
其父歎曰夫道率性而已吾安能縻身外之浮榮僕
僕隨人後耶因自號率菴不復事進取而專志教今
中丞君亦如其父之所以教者

士司刑松江戒之曰吾聞士始入官持法平則往往見謂不及其苛於治獄深文而巧詆者衆率以爲材然其仁與暴則有間矣吾願兒爲彼勿爲此也故中丞之於聽斷廉而恕明而不察松之人至今懷之倭奴寇松中丞晝夜處城上爲戰守備公遣人致酒食必戒曰毋內顧而恒私念松以財賦名天下城顧卑且薄不可守由是得鬱疾右目失明焉後三年中丞徵拜刑科給事中劾奏時宰諸不法狀時宰爲飛語激怒

世宗逮下詔獄訊所主使中丞正色謂兩鎮撫曰若

世宗逮下

卷十九

太

誤矣吾草疏時自分必不生卽妻子不以告也況受主使於人耶兩鎮撫怒訊加嚴中丞不勝痛詭曰有已則曰昔

皇祖設科臣付之以言責緘默者有常刑凡吾所以言

太廟神靈使我也兩鎮撫大怒訊之與重辟等則又詭曰有已則曰昔孔子作經教人臣以死忠吾幼而誦法焉乃茲有言孔子使我也兩鎮撫益怒盡取諸獄具徧訊之皮肉潰裂至不可復訊則又詭曰有已則仰天歎曰天生人而賦之忠義之性遇事則必言

自龍逢比干迄於今士以忠義殞其身者衆矣吾性乃與彼類然則上帝使我也兩鎮撫怒益甚訊亦益酷氣絕者再終不改詞易色

世宗聞而奇之 詔宥死謫戍橫州中丞旣得出爲書告公謝不孝比見公武林又跪以謝公曰吾以汝爲已死今不慕倖生且獲保其生

天子之恩至矣吾吳氏之幸大矣復何謝焉公與中丞別而歸身自課耕歲以其入之半餉中丞於橫當是時公父子方阨士大夫亦多欲賂公乃公毅然不可動以利仙居令將毀富民張某室以爲城其厚賂

世宗逮下

卷十九

九

公求免迄不爲之請也甲子元旦邑人訛言中丞死公卽以其日走視屬廣方用兵冒瘴癘出入戎馬間歷四月始達中丞固無恙留橫一年以乙丑二月十七日歸至蒼梧得暴疾卒其秋中丞奉公柩將柩於西沃宋贈夫人葉氏墓側沮於族之有力者遂葬思敬山葬後一年

今上登極奉 遣詔旌直臣首召中丞以爲吏科右給事中明年遷順天府丞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公亦自右給事贈如其官於是中丞泣謂子曰吾父卒於道路蓋以不肖孤茲幸褒寵于

朝而墓前之石未有刻恐其行將遂隱沒不得與
制詞同光顯於永久不肖孤其何以見吾父地下敢
以表請公爲人直諫坦夷持身居家事有矩式施於
其宗推之鄰里皆有惠愛然予以爲表也者表其行
之大者也故不及詳而獨敘其在父子間者如此使
後世知中丞之奇節與凡善政其成蓋有自云公諱
炳臺字朝望生弘治乙卯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
九配贈恭人王氏能以孝敬勤儉佐公生中永五年
年二十九而卒公賢且哀之爲不再娶語在其誌中

碑銘

世鑑堂集

卷九

手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碑銘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當陽縣之西五里蓋王於是葬
焉古所謂漳鄉者也廟始建於成化丁亥凡曰殿者
三曰門者二曰堂曰祭臺者各一請于朝 詔得以
春秋薦俎豆事載於碑其後屋漸圯而有司莫能葺
嘉靖丙辰春司禮太監黃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
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百兩屬守備太監張方撤而
新之又建坊於其前作鐘鼓樓作諸廟祀之具咸備
繚以周垣而守之以僧若干人其冬十月告成事昔
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

子爲然按史王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于今千四
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
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于人者死則必食其
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
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
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
彝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歸曹操
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操所執操禮之
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
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

世鑑堂集

卷九

手

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益德與
王同事昭烈其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
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益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
蜀耳王始見執於操其刺顏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
能言之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
臣日夜謀王以中爲快王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于
魏識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
無不知王者父老子弟轉相告語傳之四海流及後
世而各有激於秉彝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
故曰王廟祀徧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請于書

其重建之歲月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詩俾歌
以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
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茲舉可以得其人之繁
矣詩曰

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
王廟兮儼然主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
之人兮聚止歲春秋兮奉王祀牲牷肥兮酒醴旨王
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長髯飄兮顏渥赭王
至今入廟鏡鼓喧兮管噉謀飲且食兮不嘯以笑於
嗟兮明神下為河嶽兮上為星辰緊降福兮獨此邦

世修堂集

卷九

圭

之人扶養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相我

太子秩廟祀兮自今維始

明故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安貞

熊公神道碑銘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治父
邦再世不仕邦篤學苦行鄉人賢之稱曰願貞先生
弘治初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以邦名上辭不就人
愈益謂賢更稱曰徵逸先生先生有子六人公其長
也幼倣儻有大志獨不喜為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
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必擇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

事父之授浙江壽昌丞壽昌民黠好訟善持縣官短

長官鮮能滿三年者公獨為丞七年攝縣事者半民

服之竟以擢去在縣時桃源賊掠開化遂昌而西將

趨淳安諸長吏皆竄匿其守巡相與謀曰非熊丞不

可使乃檄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設方略賊晝夜

攻擊終不能越尺寸當是時徭徭諸郡賊所向莫不

蕩覆而淳安以小邑獨完其擢去為安吉州判官備

邑孝豐新免於湯許之亂洵洵不自安公往攝縣為

宣說朝廷恩信所必可恃以無恐者衆志既定則

遂覈戶版稽畝稅均力役盡祛去弊政與民更始孝

豐由是復為善邑改攝長興縣故多逋租民林連鉤

考其衆方盛夏獄且疫悉召訊濫繫者出之活凡三

四百人在安古五年上官數後文榮獎且將薦于

朝而公以病力請去去二年年六十七以卒嘉靖甲

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公為人坦誠確居官所至檢

身勵行統統如一日而尤善其民故去皆見思

至今兩郡人猶能言其善位雖不達乃其所自施見

者亦足表于天下已配夫人萬氏淑婉有至行事舅

姑與公無違德公有弟蚤夭佐公撫其孤如子又盡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懶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懶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懶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懶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懶

天子加恩贈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及祖皆贈如公妣皆一品夫人君子曰天之於公所以酬其未盡者蓋如此嘉靖乙巳夏五月冢宰以夫人春秋九十再疏乞終養

天子弗許而命有司禮問夫人于家夫人方被疾猶強起拜詔十一月十三日疾甚遂卒明年正月一日與公合葬松岡之故阡公子五人長浹卽冢宰次洽七品散官潛邑庠生先卒浚饒平縣丞漳松江

府通判女一嫁李龍孫男十一人瑗珩琬瑛璟瓊琇琿琕琖琘以上皆國子生璟以上皆郡庠生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壙蔭國子生餘尚幼曾孫女四人冢宰以制得樹碑公之神道徵文於階階曩承乏吏部獲與冢宰周旋見其秉公循大體守繩法不阿意慷慨正色履道弼違有古大臣之節私心服焉而又謬在太史銘當世潛德以貽後來職也乃系之詩曰昔在熊氏系出軒后維周命之以續神明之胄爰始啓封建國荆楚遙遙厥緒望于南土冢宰嗣興遠率厥祖祖有明德作師周王赫赫冢宰百辟之綱端笏

聖皇於維安貞寶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以臧天作
其合配亦似之篤生明哲以昌熾之惟 皇錫福推
本及親褒存卹往曳玉帔麟熊雖舊宗 寵命實新
我作銘詩以告後人相爾孫子百世其振

銘

嚴溪歐陽公諱某字某江西泰和人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宋太尉梁國公忠明興太尉幾世孫永清仕爲涑水訓導以上書言天下大計謫戍興州右屯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五
衛衛被邊其子孫當往戍無敢行者公年弱冠又方
治舉子業慨然挾一童子走塞下至則補遷安學生
以文章爲其軍帥及諸縉紳所敬禮未幾遭父喪歸
改泰和學生凡三試有司弗第公素有志槩不樂隨
俗進退俯仰旣詘場屋則遂謂人曰此豈足復事哉
立棄去隱居巖溪之上爲五詠自娛後若干年陽明
先生講學南贛而時大夫士沒溺舊聞詆以爲禪公
獨曰此孔氏正脉也會子宗伯德領鄉薦公不使
上春官使受業先生之門於是宗伯獲聞良知之說
爲時名儒宗伯始知六安迎公養不許踰年忽自來

視留踰月遽歸宗伯送諸郊公楚語曰吾聞道路言兒能是兒能是好終爲之兒爲清官吾能爲清官父也及宗伯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歷南京司業尚寶鴻臚卿公屢就養宦邸其所告語必欲宗伯不負所學凡聲利勢權一切世所慕畏與夫寒暄問勞家人所相啗啗者終其身未嘗一及故人謂歐氏其家庭之間有嚴師公生天順庚辰月日卜歲喪其母言及輒哽咽不食旣老猶然事繼母得其懽甚事伯兄死家之政雖至小未嘗專決歲授徒得穀累百斛盡以歸兄不問所費兄分產多自與公若不聞後地貧更數鬻之其孝友如此嘉靖己亥月日卒于南鴻臚之署享年八十辛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葬萬安頭獅山公初封奉直大夫六安知州卒後十年而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又三年宗伯謂子曰先君子之葬其繁羊豕幸有石請書行之一二以詔來者予嘗觀古特立獨行之士歔慕之有不可得見之歎乃今讀諸縉紳所爲公傳誌等文竊幸世乃有若公其人然又嘆予之不及見也爲叙其事而系以銘公於訓導爲曾孫祖諱某考諱某配蕭氏封太淑人能以勤儉成公之志以慈惠濟其嚴常夜坐諸

女婦爲誦說古今人賢不肖家所由廢興以佐公教嘉靖庚戌五月三日年八十九卒與公合葬子男二長卽宗伯壬子春予自禮部入內閣宗伯時猶持太淑人喪

上詔起宗伯而命予攝部事以待天下相與服

上之知人而喜宗伯之學將遂大行於世庶幾太平焉次國子生昱女一嫁康汶孫男四餘慶國子生紹慶舉江西鄉試第二培慶鍾慶俱學生女一曾孫男女各四銘曰

歐在泰和世有其人侃侃訓導忠以危身維公徇義

百夫之特淑人來歸外內合德公生宜達又固蓄之以畀宗伯以大厥施宗伯之學篤信孔子排斥衆譁公開其始宗伯之貴幼學是行挾抑世趨公翼其成是曰父教是曰世德我銘于碑過者其式

明故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浙山屠

公墓碑銘

屠氏其先扈宋自陳留徙嘉之平湖入國朝幾絕而續語在處士亨一誌中公諱應峻字文升別號漸山處士六世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僖諱勳之子而繼夫人牛氏出也年十二三康禧爲諸子論

說史傳語半使迎計成敗公越對懸斷若素習者由是有名稍長以廕入太學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明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當是時宰相有驟起用事者噉諸翰林不附已奏出三十餘人已又怒諸吉士曰是固嘗遭我於道不避騎盡奏出為部寺屬而公得刑部主事方宰相之出諸翰林也予以服除新起得不在遣中嘗過視諸吉士或不能無少愠公獨怡然也故事歲季秋當論囚奏已下矣公覺其中有冤上疏請緩刑 詔報可於是冤者得不殺戊子校文江西大臣子或走數千里歸就試公斥去不錄

世宗集

卷十九

天

大臣怒思有以中公會其人罷去庚寅公遂調儀制主事踰年進員外郎又踰年遷祠祭郎中改儀制郎中而向之噉予者固在予竟坐言事出為延平推官癸巳今宰相夏公以為

天子方重文學侍從之臣翰林諸先輩無在者而公才任翰林薦以為修撰修五品服自近世來翰林諸縉紳率以文詞相雄誇至於世務一切置不論惟公不謂然故與人語往往先人才風俗錢穀甲兵及政之所宜罷行者方其意得時馳騁古今率數千言不勸也丙申校實訓實錄成

天子若曰昔我

皇祖高皇帝嘗宴儒臣文華之殿今予思繼承先志而二三臣以訓錄實來宴於謹身其可宴畢賜白金文綺還侍讀充 經筵講官儒者謂榮茂戊戌同考會試未幾主武舉考

天子將討於安南 詔廷臣舉可往諭者以今吏侍龍湖張公暨公名上其後不果遣使而諭者則曰使公往其或不煩兵已亥始建 儲宮遷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會諸宮僚或自他途以進於是給事中御史疏論十有八人而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

世宗集

卷十九

天

奎

天子盡去十七人者獨留公公素負氣既橫被口語忿不能自持疾大作及獨被留益思有以自明亦三上書以去請其秋予自江西提學副使召為司經洗馬數往留不得則謂曰疾已其速來公不應歸一年疾增劇又六年遂卒壽四十五耳吁可傷也配項氏累封宜人子男五孟玄太學生仲律甲辰會試中式仲行府學生叔方叔章尚幼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吳邦棐並太學生次適吳繼庠生次許嫁常氏孫男女各四仲律將以 年 月 日葬公其處與其兄以公遺命來請銘神道之碑初公生康僖筮之得震

之漸曰鸞德如玉飛上高木鼓其羽翼光照四國及歲乙巳公夢謁衡山君有書在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語諸子曰吾殆將死也夫吾起家六品歷二十年而官不踰五品夢所謂二品者此也曰增紀者易歲之云也吾殆將死也夫比卒其年與月日皆是予既已傷公又感公之所以生且死者乃為銘其詞曰

嗚呼屠公始孰生之筮告之故卒孰為之夢示之數謂筮信耶其光未融謂夢誣耶及期以終筮言不酬夢妖而踐嗚呼天乎殲此邦彥

世澤堂集

卷十九

手

木

明故太子太傅贈太傅諡恭僖成國朱公神道碑銘

公諱輔字廷贊東平武烈王之曾孫平原武愍王之孫守備南京成國莊簡公之子武烈以靖難元勳配享

成祖廟庭而武愍死土木之變忠孝聞天下至公思益光大先世之烈遭世承平無以自見 賜第有古槐一時時挾書冊就其陰臥且讀焉因自號枕槐又數從姊丈李文正公學為詩長篇短什流傳縉紳間而被服淡素言動恂恂如諸生諸縉紳相與稱曰儒

者正德丙子秋虜寇白羊 廷議遣將往禦公毅然請行既奉 詔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會虜退而止丁丑守備南京已卯逆濠犯安慶遠近震恐公與司馬白巖喬公畫策戰守以身任其安危賊覘知道去遂以敗縛人於是知公古馮異祭遵之流亞也辛巳 召還京嘉靖癸未予幸舉進士公實主宴恩榮釋褐之日予從兩同年循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為具以俟屬有風霾 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請公撤酒與樂公曰

上未必知也姚君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奈何以是教後進耶公笑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然吾願君他日無忘於茲言也遂進蔬食見其二子麟鳳再拜以別今三十餘年子每念此不異前日事而公則已久不可作二子亦先後嗣爵卒矣予蒙 恩入直無逸間與公孫今太傅公追論曠昔為之惻然大傳兄弟因屬予銘公神道之碑予不得辭太傅公名希忠以忠謹循雅為 上所眷倚其弟名希孝仕為右都督管錦衣衛事恭慎而甚文皆公次子嗣公鳳出公生卒年月與其他事詳具少師石齋楊公所為誌中銘曰

世澤堂集

卷十九

手

集

惟成肇封

成祖之世兩王迭興光佐 四帝比于公身遭世治
平有蘊弗施乃以儒名恂恂者容桓桓者志出其緒
餘遂與衆異却胡于北敗逆于南英聞四馳為時具
瞻我生也後幸與公接玉立雲翔其光燁燁今三十
年公既不存左右

聖皇又見其孫刻銘于碑公孫之命猗嗟乎公克篤
其慶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

莊歐陽公神道碑銘

世宗憲皇帝

卷十九

三

集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

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

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以置翰林改編修仍其服
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
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為南京
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養其母蕭宜人以為薦復為南
鴻臚將為疏乞終養母不許遂奉以行未至遷南京
太常卿尋 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入白其母母遽
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至則遷禮部左侍郎
上雅知公熟儀禮 孝烈皇后葬 遣監護諸司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充會典副
總裁教庶吉士 遣代拜先聖先師陪祀 帝社稷

主考庚戌會試皆儒臣所謂榮其夏以三品考績贈
祖時勉父庸如其官祖母某為淑人封母太淑人踰
月母卒 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未終 召
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冬 召直無逸時時同
勳輔諸臣奉 賜劄與聞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為且
爰立又明年甲寅三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
丙辰五月二日享年五十九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賜祭幾壇 命工部

世宗憲皇帝

卷十九

三

集

治葬事又蔭其弟昱為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咨
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初
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為人
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
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
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
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
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禪公獨曰此
正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起春官精思力踐日
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時

為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曰非以為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飢者活數萬人已乃為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問學民士咸附為編修奉 詔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諸生為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為稽之經訓證之事物本之人情參之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論之使得其心之所安公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士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于家益與雙江聶公東廓鄒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為事學者自遠而至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卽陽明無以加也奉 命教庶吉士歎曰此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為也教之如國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為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 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

我

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

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

太祖時同宜如初制又引黜命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 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

憲廟淑妃例為請 詔準鄭賢妃淑妃者

孝宗之母賢妃者

上之諸妃附葬 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

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 康妃以葬秦府為其中尉

女請封公曰 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

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

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 祖制

所略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

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

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

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子援他郡王例乞襲

封公曰事常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

民不堪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

宗室以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抑之其所入乃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

上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嗾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公曰寧旣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屬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東坡

氣閒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爲是卽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如知其非雖利不敢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撙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若干人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爲立保伍法使相救助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掠之患故公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媿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徙而居泰和之蜀鄉詳見予所爲巖溪翁碑予男二餘慶廕補國子生紹慶汪西壬子鄉試第二人俱配康淑人出女一

許嫁郭太守平川次子某側室蕭出孫男三宗符宗翰宗發女三尚幼餘慶等卜以丙辰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奉公高第弟子工部侍郎雷公狀請予

銘其神道之碑予昔與公同舉進士公時已稱名德而予纔弱冠於道未有聞公朝夕與予論學所以啓迪夾持者甚至及予佐吏部念公不可使一日不立於朝因薦公用之後遂同總裁會典相繼致庶吉士於翰林論議志意無一不相協予自禮書入內閣公又實代予而公之未至予攝篆以俟者七月所以處二王之間與夫杜宗室之妄請予蓋開其端而公能發明充廣之以補予所未及由是相得益深公於當世之務無不究心其言之無不有條緒以予淺薄獲從輔臣之末方期與公相左右庶幾少有建立而公遽已卒予凡三哭之慟其與人語及公輒嗚咽不能勝者不知其幾也然則銘公而因以抒死生之感予固不得辭也夫銘曰

大江之西多名臣文章事業垂聲均以學發聞自公身曰孔有軌吾所循先於治已推之人寂感順應虛乃神公學以心非脂唇深造實踐功力純良知瑩然燭無垠歷官中外名孔振惟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東坡

帝知公久益真召典三禮承咨詢訂謨至計日數陳
潛植國本亨時屯囑囑海內延頸頻幸公旦夕持衡
鈞道誰尼之弗盡伸星斗晦翳江漢堙無能起公百
感臻我涕一日三沾巾推本學術刻貞珉千載神道
瞻嶙峋公則逝矣光流新以此塞悲悲孰倫嗚呼以
此塞悲悲孰倫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叅贊機務南京兵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克齋李公神道碑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克齋
李公既卒之六年其子刑部主事材奉兵侍兩溪萬

世澤堂集

卷十九

三

公狀與其兄進士斌書請予銘神道之碑初公舉嘉
靖丙戌進士爲行人司行人予時與宗伯歐文莊公
同在翰林文莊數舉公字曰是異時能不動聲色而
安天下者也予遂因文莊以交於公其後予以言事
謫外稍遷浙江按察僉事而公自行行人司副轉刑部
郎調禮部祠祭以直道忤其長貶湖州同知巡按御
史屬予兩人以誌事得日聚議於武林踰年公遷南
京刑部員外郎歷南禮部郎中衢州知府蘇松兵備
副使丁母憂服除補山東遷福建布政司叅政廣東
按察使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庚戌以虜警召赴闕會分宜用事

與其子世蕃驟公不附已誣公至後期罷爲民後又
七年以倭患起家爲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撫淮揚
寇平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督團營尋以振武
營兵不奉法謂非公莫能馭遷南京兵部尚書于是
時予實濫竽內閣與聞公所以平寇定亂者公以疾
乞去予留之弗能得比卒予哭之哀蓋予與公友三
十餘年頗自謂知公公亦謂予知已然則予雖不文
銘固不得辭也乃按兵侍狀述其世系撫其事之大
者終以生卒葬歲月妻若子孫及所著作之詳次序

世澤堂集

卷十九

三

九

之而系以銘公諱遂字邦良自號克齋又號羅山其
先唐隴西公崇父子登進士相繼爲豫章刺史因家
豫章傳六世徙今豐城之茫湖闕五代宋元以入
國朝凡若干世至副使職公會祖也能斥巨璫喜寧
制董卜韓胡使不敢爲變有聲天順成化間祖與鎬
考萬平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妣節婦林妣
劉皆贈夫人公生有異質未冠則聞良知之學於文
莊既仕益從王氏高第弟子及時之賢者遊所得益
深以粹嘗曰先儒謂易以道陰陽又謂說天莫辨乎
易然三百八十四爻盡是人事可見人事之外無天

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筆削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君子以爲性命之文可見人事之外無命也灑掃應對達得便是形而上者而世之學者專事意見過爲高虛至遺落世故恐於聖人之旨失之遠矣又曰學者未能便到聖人地位且就名義關頭硬自把捉他日不妨有進步處又曰必有事焉工夫最難於此透得始是學問得手而本體亦在其中其學術有如此者事父母孝奔母夫人喪跣行寒冱中至病偏痿撫子姪若已出與士友處坦中虛度表裏洞然解紛賑窮薦引成就汲汲若不足其行有如此者始

世學集

卷九

甲

批

舉進士從兄儀部郎浙謂曰廖太宰素善我試從我一見吉士選可得也公遜謝曰榮進有數某何敢擇官竟不往在祠部每議禮所宜因革援古據經宗伯貴溪公數爲所屈叢忌積怒乘公郊餞友人劾爲朋黨錦衣奉詔逮公廷鞠公抗言曰朋黨起漢宋末季非盛世所有若以其抗拙不能媚堂官則信有責矣及坐誣落職怡然就道分宜謬爲好語遺公書公報曰身外虛榮信趙孟所能貴賤而隱中禍福固非人所能億度卽已市車宵發矣去居羅山竟七年未嘗與通一字其志節有如此者爲行人奉命冊封

吉府所至以訪道求友風俗人才爲務還朝太宰見山桂公問觀風何所得公歷舉所見以對見山嘆曰志士當如此矣

章聖太后梓宮附葬

財補上供嚴甚公獨以書策其不然諸司怒至抵其書於地公不爲動已而梓宮果沂江南上兵部以迫秋防募兵山東公計俟衆集始發非旬月不可日次止無所益不能速進乃以所招徠次第遣之一時山東諸道獨公兵先至操江時有日本人附賊舟公

世學集

卷九

甲

批

捕得之詭曰日本人亦至此乎其漸可憂也乃奏改教場修戰艦講陣法募通泰之善水者使教習水兵又勦爲烏銃及連弩各數百具曰火器弓矢水戰所利用也人皆謂公過計後十年東南果苦倭寇其識有如此者北虜薄都城遠近震恐公以操江都御史首倡府部勤王且以身任提兵其忠義有如此者錄衣邏卒執十三人者以爲盜公時爲郎言于長成謂駁之莫敢任少司寇石塘聞公名能持法亦諭止公公毅然曰規自利而置人於死某不爲也卽自署名以駁竟出十二人徇民蔡允祥匿姪蔡頭他所而誣

怨家殺頭公閱獄詞疑其詐急呼允祥曰而實匪頭顧今安在允祥出不意謂公已廉知之卽吐實公取頭至其讎望見疾呼曰此非蔡頭乎吾見天日矣開常大水蕩民田廬以千萬計公督僚屬走水次拯溺者瘞死者食生者發廩以賑貧者凡活數萬人衢故衝途民出錢歲倍而供億恒不足公爲立法所省財萬計用亦以饒公自奉薄自常俸外絲髮不取於官郡之贖金及所節省悉貯帑爲荒備又推其餘建學宮葺吏舍百廢具舉而民不知勞蘇松承秦蕃王艮之亂豪民或匿無賴爲劫掠公曰是不蚤圖必復熾悉以計擒誅之在廣東黜貪殘懲武斷省刑緩獄一日而釋繫囚八百餘人江洋盜充斥時時敵殺吏卒操江者不能制公明賞罰謹烽燧嚴哨道責兵船迭哨江中而使健捕伺諸江岸至輒擒之不踰月盜賊屏跡淮揚三創倭夷復值大水公曰賊勢誠急然民困不可不紓也革軍餉大戶減排門鄉兵禁有司之假軍興漁奪民財者乃以次練鄉兵立保甲選精銳利器械量征調峙餼糧立什伍之法定應援之規作營房馬廐于教場使民不擾視地之要害增置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

數百艘合馬步水兵練之賊再至不敢犯其政事有如此者

先皇帝建儲將覃恩海內法司議所宜赦公曰赦有急於有議禮議獄諸臣者乎刑部不能用卽夜叩總憲浚川王公言之浚川喜曰微君幾失此南京太廟災議者謂國家鼎遷北京廟祀隨之南京虛位耳祭告足矣公執以爲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根本地

太廟災蓋所謂非常之變而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心非遇災而懼意也始議下詔修省救臺諫

極言時政之闕未幾南京禮部以修建

祖廟及奉安

神主請議者又且從之公具言禮國無二廟神無二主漢惠齊桓瀆禮不足法請併陪京香火俱祀

奉先殿燬廟遺址倣古壇墀高其垣牆無令瀆蔑而已不必更有修復詔從之安南亂莫正中莫宏灝爭立夷目阮敬范子儀聚黨相攻正中窮蹙來奔而子儀擁兵俟命境上欽廉驛驛當事者莫適所處公請移文安南詰所當立而檄欽州嚴爲之備領表以安其能定大議有如此者南京督儲侍郎臧諸兵故

所給粟衆怒相與殺侍郎羣聚叫譴聲震都下公曰此未能遽正法宜且解紆單騎入亂兵中問所以激成狀曰吾固知若等非得已也然宜以愬於

上今遽至此抑嘗計其終乎衆固服公威名皆叩首曰惟公活我公乃集府部卿寺科道於內守備廳揚言曰今日之事侍郎自越牆死軍士特不當殘辱之非叛也於是衆喜曰吾生矣少選有挺刀鼓噪逼府部者公直前叱之曰吾排衆論爲若等求生若等顧自絕如是若既殺督儲復欲殺我耶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耳公曰若等今日行何事而欲希賞耶惟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四

仲仁

妻糧月糧扣減者可補給必欲求賞卽殺我竟許補妻糧月糧解去已而倡亂者自疑不免於戮誑其衆曰朝議將盡誅營兵日夜相劫聚謀爲亂公言於司馬曰昔元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因散家財結客啓飛揚跋扈之心今雖以便宜撫處然首惡不誅非法也且衆情洶洶如必俟奏報處分一旦機洩留都危矣乃稱疾杜門密召坐營華恩把總張勳斬文等微服入臥內諭之禍福使調首惡自效得周山等二十六人卽馳書告內閣及本兵謂首惡者宜亟撲殺以安反側已乃與司馬謀人給

片楮示以聚處者爲兇黨復業卽爲良民俟解散以夜半分捕山等而豫榜諸途云罪止數人者卽有遺奸俱勿論丑而止寅而捕獲者亦勿論由是首惡皆伏辜諸兵及都之人亦翕然以定未幾公赴京營前所捕首惡奉旨僅調衛當事者又過爲容養兵益驕數白晝譁於通衢至殺其本管所司莫敢問池河兵效之繁本總懸之旗竿南臺諫相謂曰事亟矣疏請擇有威望者任本兵以弭變詔屬公然時留營再于紀公又以捕首惡怨家滿側兵科疏宜特重專權兵部覆請報允矣分宜以敕草示世蕃世蕃盡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四

名孝

刪去之公捧讀愕然念已無可奈何則錄部疏移文南京及江南北諸司囊敕而秘之諸兵莫能測各懷二三亦或追咎首事者之誤已公廉得其情集官兵論之曰若等恣行不法上寬仁不卽加誅而不自感悔乃更稔其惡以速必死吾茲奉敕以來固若等生死之機也今與若等約究往罪則吾不忍亦不能爲姑息若等能從宜洗心以聽毋懷兩端不能亦惟所欲爲吾嘗談笑矜倭賊十萬餘人不患無以相待也諸兵相顧斂容奪氣莫敢出一聲無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妖僧繡頭復

倡詭言相誘脇公捕繡頭置諸法而令五人爲伍伍有伍長五伍爲甲甲有甲長五甲爲隊隊有長副制木爲腰牌書其名籍歲年像貌使各懸之而遞相要束有事於官毋越伍有爲詭言噪呼者得覺舉免罪又奏復護陵軍士凡營之兵有缺勿復補冀以漸消去之後七年隆慶戊辰卒賴其力以罷振武其能任大事有如此者括蒼饑流民五千餘人假採礦肆殺掠於衢張甚公發兵數百使其丞率以往擒斬百八十餘而自輕騎入礦山去賊寨數里止舍賊聞公親來謂有大兵寨中夜半舉火從者促公起公堅臥

堰遏之而身擐甲按劍召諸將激以忠義斬不用命者一人手書與仲子材誓必死時賊乘順風諸將咸懼不可擊公齋沐以禱風遽回明日賊至丁堰將士胥奮縱火焚賊營斬其酋金胄而與者一人賊遂從富安沿海堤東掠公喜曰吾計得矣今景韶陞尾其後戒毋輕戰期致賊廟灣共擊之賊之繼至者急改丁堰西亭以牽我兵公分遣偏裨授以策畫殲丁堰之賊于潘莊殲西亭之賊于小麥港而親提大兵從間道疾走淮安以夜入城詰旦陳于姚家蕩賊亦以是日至馬邏馬邏者淮安近地也初賊計公方西禦淮無備可襲取及見姚蕩兵皆驚遂據高阜盡銳以衝我師公揮鐵騎截其陣爲二而令諸營疊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其殘孽奔據廟灣公指示將士曰賊所恃一衣帶水耳巢雖堅可計破乃益具斧鉞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奮休擊殲之果絕于廟灣云先是有賊據崇明之三沙江南兵將攻之三年莫能克聞公以廟灣之捷盡罷遣所調兵遂犯揚之七星港報至上下惶懼無措公獨宴笑自若召將士諭曰賊乘吾虛故來然兵不必衆顧用之何如耳集諸守兵與戰於舊場敗之賊奔仲莊繼奔

錫團劉家莊白駒場追及連敗之賊緣海西北走又敗之乃奔唐家滌公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賊遂無一脫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公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飄泊至是非為寇也置之固無害將士勦於利即潛往復其島主八大王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三閱月前後八奏捷斬賊四千七百四十九諸燔溺無算江南北晏然其武功有如此者以司副主考四川舉楊墨卿愿及聖門四子策諸生復自為對所以辨心跡別疑似發聖學之蘊著甚蜀大夫士至今能誦之在衢州朔望詣郡學坐士於堂班吏民於墀下身自為師教以孝弟忠信推極於性命使民知本為四賢祠祀趙忠簡鼎范太史冲魏侍御在翁縣尉蒙使民知所法正周王廟為孝子祠去廳事前俗所稱郭璞墓者使民不惑及遷去郡人建祠肖公貌生祀焉又作舍其傍相與講公之學在廣東禁婦女不得以正旦入學宮及縣治如往時之為頒嫁娶喪葬諸儀節一變其俗歸諸禮義廣人至今守之其教思有如此者予嘗上下古今觀所稱名臣類多局於一長又或蹈故常僅僅自守然猶足以望一時而傳後

世乃公所藏蓄如深山巨川不可測識其變化如蛟龍不可指擬舉而措諸用如和風甘雨疾雷迅霆交發互至使人畏懷感悚不能已於其心可謂才之全者矣公生弘治甲子七月十八日卒于嘉靖丙寅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三隆慶丁卯上念公勲贈太子少保 賜祭二壇 命有司治葬事其冬十月十日葬撫州臨川之芝山配賴氏贈夫人繼晏氏封夫人子男三棡材賴夫人出其季恩生樞側室周出女四壻曰楊瀚萬梯劉廷芬雷泓係男一漢燧官生孫女二公能為文章尤長於章奏所著有文若詩八卷語錄三卷督撫經略八卷本兵奏稿二卷操江疏稿一卷祠郎疏稿二卷公移八卷軍門節制兵部營規援應節制各一卷銘曰全才實難自古則然惟天生公獨畀其全方其平居談說道德人則謂儒宜正師席間出緒餘凌駕范韓人則謂文宜在詞垣領郡之章孜孜撫字什立德魅曰茲循吏寇在江淮天子憂吁擲書而起握兵之符勝算奇謀頃刻千百宿將環羅莫贊一畫屠堅礫狡捷若風雷海用不波城門夜開營卒憑怒干我法紀折其姦兇不持一矢

既赦而驕公秉戎樞約之矩繩莫敢或逾洞如其心
廓如其度輯懷招徠親離畢附炯炯其眸肅肅其威
指盼嘯顰犢悍咸摧 明興于今恬嬉蓋久孽生其
間如苗有莠天實命公殲之屏之中外載寧泰山四
維世變江河公歸箕尾孰嗣公賢為時昆倚 賜葬
芝山惟

帝勸功我銘于碑以告無窮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郊公神道碑銘

公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吉之安福人也年二十一

世經書集

卷七

手

孔

冠多士於南宮 廷試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其所為文天下士爭傳以為式然公不自謂足退
而讀書山中數有疑於格致戒懼慎獨之說以質陽
明先生先生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
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
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者格物也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
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故大學中庸之旨一也
公大悟北面師事焉轉以其說告語門人弟子嘗記
陽明書院曰良知者非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

昧塗之人與聖賢同之特在不為塵所縈而已戒謹
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靈昭之本體不
使纖塵縈之也纖塵不縈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中
立而和出天德純而王道備矣記主客之題名曰時
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疲神外騖汲汲焉以求可求成
是用智者也凝神內照而脫略於人倫庶物是自私
者也戒謹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
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其赴南考功也
予時督學江西延公於貢院公為予誨諸生曰後世
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學

世經書集

卷九

圭

車

而不察夫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
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
意為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證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
其害道均也善學者必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
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纔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
一派源流及公自南雍歸士不遠數千里相率就公
以學遊觀所至戶外之屨常滿公亦忻然與之辨義
析真偽闡慥慥肫肫之義申志學集義之說揭司
儀之箴示學聖之要嚴講說聞見思索之戒推自卑
自邇之可以光四表通神明抑虛談虛見之未可以

爲知德凡爲會七十餘大會十答問訓迪疊疊不勑而其大指則惟在戒謹恐懼以致其良知至其謂世之豪傑孰不欲位育之運諸掌也而欠却中和孰不欲中和之體諸躬也而欠却戒懼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至善日遠與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時措於子臣弟友期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規矩發率者其言尤簡明警切故聞者莫不悚然興起隨其質之高下功之疎密各有所得以成其身羅文恭公稱公以爲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之說而不雜君子曰此天下之公言也公爲人內剛外和色溫言

世經堂集

卷九

聖

年

厲長善救失出於誠心義所必行利害毀譽莫能撓奪在嘉靖初其學已信於人田夫市儈時其講說趨而聽之惟恐或後識者謂公大用卽古風動之化殆可庶幾顧公仕于朝嘗顯矣而以直言勁節屢進屢躓竟不克一覩其道之行夫豈非斯世斯民之不幸歟初公以編修從陽明先生平寧庶人之亂加俸一級及大禮議起與涇野呂公先後上疏下詔獄謫判廣德州久之遷南京主客郎轉考功郎

世宗皇帝將建儲以當事者所選官僚多出貨來不足備輔翼改命太宰松臯許公於是許公盡引一

時之譽望而公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當事者以爲非已出不悅也會公偕渭厓霍公上聖功園小人相與構之禍幾不測賴渭厓故有寵得已然公亦緣是見目爲迂南學士缺因以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南祭酒

九廟災公上疏自陳中引天人感應等語冀有所感動小人又因以爲讒詔開住其居家察民所不便言諸有司去苛役與其賦之不平者繕橋梁廣陂堰初義倉恤災拯饑汲汲若不足事皆可書然予以爲自孔孟沒正學不傳陽明先生始一祛卑陋支離

世經堂集

卷九

聖

年

之弊而學者乃或失其宗旨競談玄虛而忘實踐便於無所拘檢而以戒懼爲窒於自然非公力排遏之其風靡波蕩不入於王何之爲不止故公於斯道立坊樹準有大功焉公之爲洗馬予實與同召及居京師予又從文恭諸君子日侍公子憂歸而公謫其後予濫竽內閣公賜之書惓惓以用易爲教及予幸秉政方擬薦公未數月而公遽卒

今皇帝卽位褒錄諸賢詔贈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子始獲以職事少見意於誥詞則今著公功之大者以銘於碑固予責也昔公序陽明先生集謂時

有稱先生之文章政事氣節勲業而獨病其講學以爲去此則爲全人者先生笑曰其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今予銘公略於其四而於講學獨詳其亦公之意也夫公生于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卒于嘉靖壬戌十一月十日享年七十二後三年甲子閏二月甲申葬白竹陂之原又後二年邑人士祠公學宮之左與其生祠之在廣德者皆以春秋薦廋豆焉曾祖諱仕魯祖諱思傑考諱賢舉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元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子三義嘉靖癸卯貢士順天府通判美辛酉貢士善丙辰進士山東提學副使繼李氏封恭人生子二養蓋女三長嫁太學生同邑劉紹藩次嫁廬陵楊應禎幼受萬安朱維京聘孫男十德源德潛俱邑庠生德涵戊午貢士德溥邑庠生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德澤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五詳見賀子世采等所輯公行實中銘曰

維古明道必資於言洙泗以降其言曰繁道以言明亦以言晦玄虛眇微皆道之累昔在紹興發明良知格物慎獨惟以致知聽謬傳訛異說則起窮高極幽而遺踐履士樂其便或眩其奇謹叟奔走公用嘆咨

闡我道真闢彼淫詖曰惟戒懼知乃可致去爾測度黜爾見聞翼翼兢兢以事天君庸德庸言慥慥篤實是謂聖門規矩穀率士乃恍然如客得歸持循據守道以不違猗嗟正學紹興始倡幾晦而明惟公是仗公於斯道其功實弘乃其緒餘世已競稱我揭斯銘公之神道後有作者尚其來倣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

論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嘉靖甲午浙江鄉試

君子學以會道之全則其功固不容有所偏廢矣何則道原于天而備于聖人其大也極于無外也然而無不體焉未始有遺於小也其小也極于無內也然而無不統焉未始不足於大也合小與大渾然一以貫之是道之所以爲全也君子于此語大而畧其小則弊也淪于空語小而昧其大則弊也滯于物二者以言乎失道均也而豈君子之所謂學哉是故其大

世經堂集

卷二十

一

論

無外其小無內道本如是其全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學亦本如是其全也循其尊與道者而無有偏廢焉夫是謂學之全功而道之全者於是乎會焉矣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子思子其善言學者乎雖然此非子思之言也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也者問學之資也禮也者德性之蘊也博文約禮乃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也雖然亦非孔子之言也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也者道問學以致其察也一也者尊德性以守其正也精之一之而中者常不失焉乃所以會道之全也故道之全者會而聖

可幾聖可幾而學之事盡焉矣自今言之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聖人之道其大何如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其小何如也然而大也非空也萬殊之一本也小也非物也一本之萬殊也自其發育峻極也析而言之則所謂三千三百矣大而未始有遺小也自其三千三百也統而言之則所謂發育峻極矣小而未始不足于大也蓋道之所以爲全而吾之得于天者其體本如是也顧道之得于天者本如是其全而卒未有能會焉者何也廣大之弗致高明之弗極故者弗溫而厚者弗敦則性直喪而無以極乎道之大也精微之弗盡中庸之弗道新有弗知而禮有弗崇則問學荒而無以盡乎道之小也夫惟道之大有未極也於是徒泥其小而其學局焉而不能通道之小有未盡也於是徒慕其大而其學蕩焉而無所歸宿或失則空或失則物而道之全者病矣嗚呼斯道之全其得之于天我與聖人一也聖人者以其道參天地贊化育而我乃以其學爲道病夫獨能無所愧忤乎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其功不容以偏廢也然所謂尊德性者非求諸玄虛寂滅如世之禪伯之爲也廣大吾致焉高明吾極焉故者吾溫厚

世經堂集

卷二十

二

論

者吾教焉蓋無所加於性分之外而事皆下學也所謂道問學者非求諸詞章訓詁如世之俗儒之爲也精微吾盡焉中庸吾道焉新也吾知禮也吾崇焉蓋將以究性命之奧而事皆上達也故自夫德性之尊也則有以極道之大而物不足言矣自夫問學之道也則有以盡道之小而空不足言矣又自夫尊德性而事皆下學也則舉其大而小無不該道問學而事皆上達也則舉其小而大亦無不具矣又自其小大之互舉也則萬殊一本語用而體存焉一本萬殊語體而用備焉而體用出于一矣又自其體用之一也

性理集

卷十

五

則致飭于外而未始遺內致養于內而未始遺外而顯微內外無不出一矣道之全者不干是會焉矣乎道之全者會則所謂發育峻極者又將由我乎出三千三百者又將由我乎裁而聖人之能事在我矣學之全功豈復有加于此乎是故道必全而後可謂之道學必會道之全而後可謂之學其功固不容有所偏廢也雖然孔子之告哀公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其言乃若專于道問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其言又若專于尊德性何也蓋既曰學之問之則所謂問學者必有

所在而不容舍德性以爲宗既曰求其放心則所謂求者必有所事而不容舍問學以爲功初未嘗有偏廢也然則學者如之何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取以爲法焉可矣

聖人貴未然之防 嘉靖丁酉江西鄉試

天下之相尋而不窮者變也擬其變而豫爲之防使不至於變者聖人也聖人非能出于變之外也其相尋而至也聖人與夫人舉不能違而夫人毋無以豫防之是故積微以漸積漸以著其端莫可禦而變是

性理集

卷十

四

用成惟聖人者謹之於無用之時迎而遏之於朕兆莫窺之始於是所謂相尋者有其理而無其應天下欣欣然安於變之不作而不知其功則聖人有以防之於未然也嗚呼防之能使不至於變此聖人所以貴未然之防與蓋嘗讀易有以知邵子之說矣夫之爲卦以五陽決一陰此陽極盛之時也而姤次焉剝之爲卦以一陽乘五陰此陰極盛之時也而復次焉焉非所謂一治一亂變之相尋而不窮者乎然則是變也天實爲之顧有責夫聖人之防之者何也蓋天之心非不欲世之常治而於二氣五行亦不能廢其消

息盈虛之理其治與亂始有循環而代至者然其心不容遂已也於是生聖人焉以救助於其間與之聰明睿智之資所以使能察也與之剛健中正之德所以使有為也與之以位所以使得行其志也而聖人者承天之命先民之憂者也此防之之責所以在聖人也聖人既知夫責之有在又計以為變之在天下方相尋而不窮而吾無以擬其至而豫為之防則將竭其力而無所用也是故及其未然而防之蓋於其民嘗道之而生養遂矣而頒之職事通之貨泉資之國法以防其匱者無弗至也嘗教之而倫理明矣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以防其壞者無弗至也常治之而爭奪息矣而警之適人糾之黨正察之司牧司諫以防其入於刑者無弗至也猶未也觀諸在朝賢人君子皆已登用矣而難任人聖說說殄誠行以防倖進之門者不敢懈也觀諸四海皆已無虞矣而憂困窮畏勝予以防豐穰之萌者不敢懈也觀諸四夷皆已賓服矣而戒怠荒審玩好以防窺伺之端者不敢懈也猶未也帝德已罔愆矣而叢脞之防見於歌者惕如也厥中已允執矣而荒亡之防載於訓者昭如也聰明齊聖德則已至矣而勝義勝敬

之防著於銘者凜如也夫惟聖人內修其身外修其政所以為防者若是乎豫也是故以德則日新以業則富有以神化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而所謂變者卒不得以相尋之常為聖人病天下徒見夫聖人之在御歷數十年治安如一日而其垂統於後或數百年或過其歷以為是何時之無變也又見夫後世亂日之多傳世之促以為是偶值其變也不知循環迭至之運聖人之所不能違者與夫人同而擬其至而豫為之防者聖人與夫人異故聖人之治始以奉天其終也勝天後世之立國其始也幸而得天而其終也無以祈天而永命譬之人身生死老壯有必至之期善養生者以延其年不善養者反是皆人也非天也故曰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聖人貴未然之防也雖然聖人所以防未然者其心非冀得邦家之長子孫之昌也冀得之則是利焉而已利可以保治乎是故聖人本之天德達之王道曰天德王道而內修其身外修其政防乎其防者畢舉之矣然則欲事聖人之防其尚求聖人之為心

策

時務嘉靖癸丑會試

問大學論平天下以理財與用人並言則理財之道固為治者所不可不講也況在司農告匱之時耶然嘗觀於今日國無不耕之民野無失時之農則所謂生之為之者既已衆且疾矣獨食之者或未寡用之者或未舒故論者謂冗官當革冗兵當汰力役當罷工作當止而有司又謂國家之制率以一官任一事去其人則事遂廢是官本未嘗冗而難革也 國家承平日久尺伍消耗過半去之則勢益以弱是兵本未嘗冗而難汰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城堡之築皆守國所不容已者是力役欲罷而不能也先王以弧矢威天下如戎器之除皆威天下所不容無者是工作欲止而不能也然則欲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諸士子明於先王之道當世之務必有以處此矣願聞其說

蓋聞字簿書而襲故常者有司之職也避嫌遠怨苟焉以自保者具臣之心也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於難處之中而必求

善處之術者大臣之事也嗟乎大臣之事舉而財用自無不理矣竊嘗詢諸司農 國家之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者歲不過一百八十七萬有奇而各邊至客兵之餽餉歲為銀三百五十四萬有奇以一歲之入較一歲之出恒不足十四至於 上供之所須京官之折俸邊吏額外之請乞四方水旱之賑貸不與焉邇年所以僅給者以有輸粟之今逋負之徵百司贖金之積銀庫往年之羨餘也顧所謂羨餘者今既無復存而被三者又不可以繼茲非國用大訕之時乎論者誦書生之舊聞懷杞人之過慮於是謂冗官當革冗兵當汰力役當罷工作當止冀以少紓度支而有司又輒有異議焉然揣時度勢論者之言固本諸經義而有司之言亦不失為審慎之謀然則付之無可奈何者非也知其不可而冒為之者亦非也其必有善處之術乎所謂善處者斟酌劑量費於此或取償於彼費於今或取償於後是也愚請試陳之而執事擇焉蓋今之官固未易革然其不職者衆矣用舍獨不可公平誠使屏斥貪殘停抑庸懦而改以任夫賢能則祿之在額員者雖不遽省而 朝廷庶有任使不必別有遣命不必別有建設其所省自多矣

泥得人於藩臬郡縣則足以牧民而常賦不至日虧
得人於帥閫衛所則足以牧軍而屯政不至日廢乎
今之兵固未易汰然其無實者多矣簡練獨不可廢
乎誠使黜去老羸削奪占冒而專以養乎勇銳則食
之在見伍者雖不能遽省而朝廷遇有邊警不必
爲之調遣不必爲之召募其所省自多矣況兵精於
內郡則足以鎮弭盜賊而無出師攻討之費兵精於
諸塞則足以攘却虜寇而無終歲備禦之費乎是所
謂費於此取償於彼者也城堡之築以爲守國所不
容已是矣嘗觀諸往時方其建議而上請莫不謂於
朝廷有金城湯池之固然爵賞之命方行而虜騎則
已肆然而南入于時財之妄費者既不可復還而恩
之冒受者亦不聞追奪此豈不可痛惜乎今而後中
外之吏能毋爲蔽欺則一歲之勞可以得百歲之逸
而旋什旋修之費省矣戎器之除以爲威天下所不
容無是矣嘗觀諸往時方其工成而奏報莫不謂於
朝廷有堅甲利兵之實及綜核之命一下而姦弊則
遂紛然而畢露于時吏之侵盜者雖不免於刑而器
之濫惡者已無濟於用此豈不可痛惜乎今而後小
大之務能不爲虛僞則一事之舉可以得一事之益

卷二十

九

十

東

而數壞數置之費省矣是所謂費於今取償於後者
也然此特就明問所及言之耳若其他固有非愚所
敢遽論者使推此義而爲之豈獨無少補乎顧無其
才者既不能爲無其志者又不肯爲無其節者又惕
於利害而不力於爲愚故謂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
任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於難處之中而必
求善處之術乃大臣之事而非有司及具臣者所能
與也然則爲執事計請毋汲汲於理財亦勉諸此而
已大學論平天下雖以用人理財並言而用人實居
其先於戲執事誠以大學之訓爲必不可師當不以愚
之言爲狂也已

卷二十

十

十

東

說

弦齋說

君子之學克己而已矣已也者私也禮之反也禮之
在人心也其喜怒哀樂有節焉其出處語默辭受有
則焉其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莫不各
有度焉夫是之謂天然自有之中非吾所能置緩急
於其間也而或有緩與急焉者是私爲之也今夫世
之人見事焉亟圖而亟爲之者非其利於己者乎不
然則褊且躁不暇思者也見事焉委之而非爲爲之

而弗勇者非其不利於己者乎不然則柔且惰苟以求安者也是利不利之擇也褊且躁也柔且惰也皆吾所謂私也緩與急所由以生者也猶之病然私也者其寒熱燥濕存乎中而為根者也緩與急也其汗慄疲煩見乎外而為證者也善醫者不治病於證而務去其根是故君子之學克己而已矣己克則禮復禮復則其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喜怒哀樂以時發焉無弗中於節也出處語默辭受以時行焉無弗比於則也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以時施焉無弗合於度也激之不能使之急牽之不能使之緩蓋有千萬人獨往而逡巡退讓於褐寬博之前臨財見得畏縮不敢進而慷慨決裂不可沮抑於伏節死義之際夫是之謂時中而吾儒之實學也胡君子剛病其質之緩以弦名齋將矯之以急夫不務去緩之所由生而獨以急矯之緩其可去乎矯之之過其無乃去緩而得急卒矣於道而不自知乎予故申克己之說以勗之將為君去其緩且以坊君之入於急也

虛白堂說

天下之物自一芥以往莫不以其形見亦莫不以其

其情見夫苟以形見也則遇之而皆可以得其象以情見也則即之而皆可以識其所終識其所終則其象也著其象著則其大者不足為吾懼而小者不足為吾惑昔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顏氏困陳厄蔡簞瓢陋巷而不憂此其故何哉聖人之心未嘗有物以為之蔽故其體常虛其體虛故其用常白而其光常普其光普故其視天下之物亦皆有以洞燭其情而彼自不能違雖達之至於天子窮之至於匹夫以至困其心辱其身而聖人者方且以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飄飄乎無所累也其富我貴我貧我賤我又皆止於是而不可以有益也非徒得於其象進之而識其所終矣而復有能動其心者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吾之身亦物也彼徒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則豈必達如舜禹窮如孔顏而後足以動其心哉雖簞食豆羹亦將有見於色者何者簞食豆羹先有以實乎其中也是故天下之物其大極於宇宙而其量未始不可盡也其小極於蟻螻而其端未始不可窺也惟有物以實乎其中則物之在彼者猶未以其形見而心之在我者彼先得以蔽之貿貿焉知物之大而不知其量之可以盡也由是懼生焉知物之

小而不知其端之可以窺也由是惑生焉惑與懼交而終身行乎蒙昧之境則何虛白之有哉故夫物之遇於聖人與遇於我者迹也聖人之明足以及物而吾乃不足以自照者心也聖人之心未始有物而吾人之心則物於物者也嗚呼此虛白之說而聖愚之別也雙江聶先生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邑素多事而先生處之寂乎其無有也聲色勢利雜然交於其前而先生莫之動也蓋其心不物於物而足以通天下之情久矣堂之以虛白名也宜哉嘗聞先生之教有年其知先生不可謂不悉樂先生之堂之成也於是乎言

書聖堂集

卷二十

七

克齋說

已也者對人而言者也人與已對而形骸隔焉則其欣戚不相及而自便之私生乎其間蓋其始也以四海為遠舉而置之度外已則藩籬設而比隣分其甚也雖家之父子兄弟亦且忌疏戕賊之而不顧故惟仁者忘已忘已則以萬物為一體而天下歸其仁不仁者有已已則顓顓焉圖其身而人亦卒莫之與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克已者欲其忘已云耳而說者曰克已勝私之謂也今夫克伐怨欲非私乎其制

之使不行也非克乎然而孔子不許其仁何也說者則曰為其徒制之而未能去也夫其徒制之而未能去果不可以為仁也則彼徒勝之而已者吾恐其若敵國然可以勝亦可以負而勝負之算不可得恒縱使恒勝亦不過大將應敵之兵而非聖人綏來順化之事其可以為仁乎竊嘗觀之克伐怨欲其為私不同而莫不生於有已蓋自其欲尊已而卑人也則克生焉自其欲揚已而抑人也則伐生焉自其欲利已而病人也則欲生焉自其求之而不副也則怨生焉故善學者不務制私而惟克已之為要已克則人與已混然一也而克伐怨欲自不生於其心蓋昔聖人之治天下歆然以其身下人而一物失所直攬以為已責其初也舉身之所有與其力之所能悉以畀人而無所靳其既也雖功業之盛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以為僅足畢吾職分之常而非有加於所性之外此其於克伐怨欲何如哉然而非聖人者之制之也其已忘焉耳故求仁於克已則私不待制而自不得萌求之制私則滅東生西力愈勞而不足此克已所以為仁而彼謂之勝私者是乃不行之說而非所以語克已也昔者孔門弟子之問仁多矣其質敏莫如

書聖堂集

卷二十

七

顏子次則雍與賜憲也猶蓋質之又次者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示之忘己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告子貢曰能近取譬示之推己也告憲曰仁則吾不知蓋隱然導之忘己之學惜乎憲不能問併所謂推己者而不得聞也夫忘己推己非有異道也生熟殊焉耳故求仁者其上忘己其次推己其下求私而爲之制嗚呼合孔門之論仁者觀之而仁可識矣司徒句曲王公名其齋曰克階嘗侍公於江西見公之政汲汲焉先其民而後其身蓋能致力於推己者循是而己忘己可至也階故爲說其義

卷二十

主

以相焉公如不謂迂則尙當有以請

辯

學則辯

階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

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尊舍尊德性而求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

卷二十

主

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

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

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導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階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託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託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階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虚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對

養蒙對

教學論瞻以督學樸溪先生之命問養蒙之方於階階告之曰以正曰以正如何曰收放心收放心如何曰心也者合性與情而言之者也其初也無弗正也是故以言其性則仁義禮智純粹至善者也以言其情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者也無弗正也然而有弗正者何也放也其所以放者何也蔽於私又牽於物也蔽於私又牽於物是故或不能用其愛而仁放焉或不能用其宜而義放焉或不能用其敬其辨而禮與智放焉或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喜怒哀樂放焉皆所謂放心也心放則邪收則復於正聖人者知其然是故養蒙以正而教之以收放心唐虞夏商所以教之之方觀於命契者可以推矣周之教散見於三禮之間而會萃於論語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宋朱子之作小學又推本立教之意以爲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此其於孔子之言非有異也事親者孝之事也仁之實在事親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仁之放焉者也敬長者弟之事也義之實在從

凡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放焉者也灑掃應對進退隆師親友者謹信親仁之事也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之辯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禮智之放焉者也即其行是數者而教之以循循焉屬焉不敢作奸作惡少肆其愠喜忻戚之私所以收夫喜怒哀樂之放焉者也皆所謂收放心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純然復於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自其收夫仁之放也則所以長人者存焉自其收夫義之放也則所以利物者存焉自其收夫禮智之放也則所以嘉會幹事者存焉自其收夫喜怒哀樂之放也則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者存焉而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此之積也天下之能事有不畢乎是故養蒙以正以正者收放心而已矣雖然此非階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然則收放心者非小子之事乃大人之學也雖然亦非孟子之言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易固已言之矣

解

養蒙對解

予既作養蒙對或曰子明言收放心矣而復以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言之然則是數者即心乎曰即心也夫心者非其塊然在中者之謂也是眾理之總名也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者是心之條件也何也仁也者心之愛者也義禮智也者心之宜之敬之辯者也喜怒哀樂也者心之感於物而各應者也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喜怒哀樂總言之則心也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而古昔聖賢之論或言心或言仁義禮智或言喜怒哀樂者何也或舉其總名或言其條件也夫既曰眾理之總名也則其存也非有所繫也即理之存而存焉耳其放也非有所往也即理之放而放焉耳而可以二之也乎二之則夫所謂心者亦其塊然在中者而已矣塊然在中者果何嘗一日躍而出於軀殼而有待於收其放也是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吾所謂收放心者亦總言之也收其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亦分言之也一也

劔溪草堂解

于將鎮鄒之為寶雜見於傳志百家之書而著於晉

豐城延平津之事然其爲物不常有其埋沒歷數千
百年僅一顯而又化去以復於晦豈物之寶者理固
宜然耶抑顯晦有時雖寶如干將鎔鄒不能違也方
斗牛間紫氣之見人蓋莫知其爲寶劍之精獨張華
氏疑之又得雷煥氏決之而雙由始出以顯於世然
則干將鎔鄒雖寶苟不過二君吾知其晦焉止矣若
是乎遇之重也夫延平津之化去距豐城始發之時
無幾也顯之難而復晦之遽非地誠愛其寶則史氏
之言不可信吾於是竊有感焉古今稱張華氏博物
洽聞雷煥氏妙達緯象二君沒而干將鎔鄒化其或
者始以二君顯後以非所託而遽晦歟夫苟以有人
顯以非所託而晦雖微紫氣之祥化龍之異信干將
鎔鄒之爲寶矣諫議舜祥鄭君家延平津之上扁其
居曰劍溪草堂君才行實於天下而一時所遇多鉅
鉛刀者君亦厚自寶不求售其事有相類焉今世無
華若煥氏不能知干將鎔鄒再顯之期然天下無干
將鎔鄒不害於治而一日無賢人君子卽漸亂以入
於亡審如有欲求寶焉而寶之者其必於干將鎔
鄒也夫其不於干將鎔鄒也夫吾重有感於斯堂

引

卷十

卷十

主

主

送大叅豐山孫公入賀 明堂禮成詩引

豐山孫公賢者也博學而善文其所自負不欲與世
俗同俯仰又卓然有以自信故公賢者也始予與公
會京師公時守長沙爲予道賈生之賢與其不用於
漢文者意氣慷慨予悲且壯之今十二年復會公於
此屬

天子蒐故實興 明堂銳志隆古之治而公首由表
入賀夫以

天子之明聖好古苟有賢者雖在巖穴猶將進之矧
公已位方嶽于然造于廷情易以達而勢易以合
者乎公茲行吾知其不爲賈生矣自三代以降明堂
饗帝之說惑於巫祝流爲私情識者每歎息於古禮
之不可復幸

天子考衷協義舉千百年之墜典斷然行之一時百
執事遂得耳目其盛彷彿聞我將之頌以與周召諸
人咸儀相攝於左右今之間吾不知漢文果用賈生
其所建立能若是否予是以重賀公之生於今也曩
予在史館見

天子定郊議及待罪閩浙聞定禘議定
九廟議未嘗不歎

卷十

卷十

主

主

天子好古之篤也顧郊之祭予不及與禘與

九廟予則已補外不獲陪 廷議之末迄於今又不

獲從諸大夫入賀 闕廷一觀 聖朝之制作於公

之行不能無感於長沙宣室之事矣然予以為

天子之志在好古也古之人有堯者其為治土銅瓦

簞茅茨樸桷宮垣室屋不璽色若是乎薄於自奉也

今歲數不登而營建不息又聚十餘年之負租一旦

盡征之民不堪矣

天子能無意於堯之治乎而百執事未有言者何也

公入對治安之暇倘以是替復古之盛舉予當繼而

請矣僚友送公者若干人人各為詩其致私願於公

意猶予也故予得僭引其端

送僉憲蒞莊方公入賀 明堂禮成詩引

嘉靖戊戌冬

天子作明堂成其明年僉憲蒞莊方公偕大叅豐山

孫公函表入賀諸大夫以為茲禮也三代以下所未

聞也則公之行亦三代以下所未有也相率為歌詩

誇道之階既為賦二詩矣而諸大夫復屬引其端階

於豐山嘗舉堯之約已裕民者欲其言諸

天子以替復古之治於公不容無言然而不能為異

說也維昔在朝見諸藩臬入賀者至之日一謁

天子於奉天門退取所函表上之宗伯宗伯為納之

宮中留旬月陞辟

天子賜食再稽首稱謝望國門徑去如是而止耳夫

以方面重臣越數千里見

天子顧於國之大政暗無一言以返其在平時吾猶

謂踈且隱況今之行為三代以下所未有者詎能稱

乎

天子復古吾以古進古之人莫盛於堯吾以堯進不

獨義當然其可言之機亦莫有便於是公舊為御史

琅然著直聲今雖斥外久而志節彌厲階所望於豐

山者敢遂以望公矣公與先叔父同舉於鄉與階同

舉進士徐氏蓋兩世得交於公自道世胄喪不獨臣

諛其君至於朋友亦喜為諛階於公則既不敢不以

規矣公其重圖之

楊山心法引

凡言學者必宗孔子博文約禮蓋孔子之所以學也

雖然世之言博約者何其紛紛耶離之而為二則或

謂明誠知行彼此異用而先後異施矣況之而為一

則或謂詩書六藝不足以為文而誦習討論君子有

所不必務矣予以為是二說者皆不考乎孔子之過也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夫博與約對者也文與禮對者也對則安得而不二然不曰約於禮而必曰約之以禮所謂之者竟安指耶非文也乎博學於文而禮實以約之又安得而不一蓋聖賢之言有歷陳其事者矣文行忠信是也有並舉其目者矣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也有直指其歸者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也有統論其全者矣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尊德性而道問學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是也夫君子於前言往行未嘗廢多識也然而以畜其德焉其於德性未嘗不致尊也然而由問學焉其於學未嘗不博其於說未嘗不詳也然而以反說約焉是則安得而離之又安得而混之乎故強而離之者訓詁詞章之為也強而混之者釋氏不立文字之教也皆非所以語孔子之學也莆田楊山方子幼從事予是學其為心法一篇蓋欲有以發焉予嘉其志也附以所見引諸首簡嗚呼後有知我者其斯言也夫有罪我者其斯言也夫

癸丑同年序齒錄引

世澤堂集

卷二十

五

禮

世澤堂集

卷二十

五

禮

語事君矣

原

原拙贈少叅方公入闕

新安方公少以拙名其養既為給事中棘棘持正議不可屈出為廣西僉事階辱與公同鄉聞而歎曰拙哉拙哉後三年公自內艱起僉浙江憲事諸所刑賞不避怨嫌亦不隨人意輕重寡交鮮合積資二十年始擢為福建叅議階辱與公同官又數面歎曰拙哉拙哉夫拙有二古之拙拙於物外今之拙拙於謀其身故天下有大智有大拙大智似拙而大拙亦真似

智今夫世所謂智者非以能低昂揣合釣譽獵華之工耶然而其身日遠於君子而不能振不謂之大拙不可也世所謂拙者非以凝靜木訥不能為巧遷速化之術耶然而其身亦日遠於小人而不自覺不謂之大智不可也在昔孔子其徒之稱之曰賢於堯舜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而獨拙於得君顏氏孟氏其賢亞於孔子而顏拙於治生孟氏羞詭遇鄙直尋拙於謀利此一聖兩賢者拙之祖也秦漢以降士日趨於其所謂智程朱諸大儒作始復甘心於拙之為而鄒魯之世嫡於是乎在新安程朱之所自出也拙哉

原勢贈奉常傅巖王君

天下勢而已矣不識勢不足與圖治然而勢無恒在

非明者不足與識勢蓋當創業之初其民新脫於戰爭而猶時有易動之心于其時非裁之以禮則亂及既治矣民狎於德而不知畏其富者或僭侈以踰制貪者或徇得以敗常強者或恣傲以決坊弱者或惰偷以廢務而禮由是廢于其時非糾之以刑則又亂故禮廢則糾之以刑此一勢也民之廢禮也其果由於僭侈也徇得也恣傲惰偷也是刑所得施也其或不幸迫於饑寒苟旦夕之命以犯其上非刑所能制也其道在休養生息使有財力可以為禮而又有所顧忌不敢以越禮夫然後亂可無作故民窮則綏之以德此又一勢也昔周之東也惟不知前所謂勢視民之廢禮憚而莫之敢糾其後遂陵夷以及於滅秦之繼周惟不知後所謂勢而欲任刑以制饑寒犯上之衆其後遂忽焉以亡是故非有明者不能識勢之所在而應之各當也我國家稽古為治禮教之行薄海內外罔不承式蓋百七十年於茲然而極治之後所謂僭侈徇得恣傲惰偷者既往往有之而大江以南歲數不登民亦或迫於饑寒將無所顧忌以守夫禮文之舊則夫糾之以刑茲固其時也而亦豈得在刑以求濟哉識勢者其必監周秦之俱弊抑制其

過而補助其不及使悉由於軌物斯治可圖矣都給
事傳嚴王君在刑科三年數論正大獄而其爲人又
實沈毅有遠畧今年春詔以爲南京太常少卿夫
太常禮官也而君自刑科往論者殆憫禮之廢思以
刑制之乎然予以爲天下之勢方未有恆在使吾僅
識其一而輕應之則將患生於偏重變成於有激而
卒無以副圖治之心君爲人沈毅有遠畧者也予故
原勢以贈焉昔唐虞君臣不以都俞廢吁咈而晏子
對齊景公亦諄諄水火琴瑟之喻今自廟堂達於臺
省明良相逢宛然唐虞之盛非景公晏子所能望也

世澤集

卷十

无

礼

其亦有開予說而是焉者乎予因君重有覲矣

跋

跋思過冊

人莫難於知過過而能思之其有不知者鮮矣雖然
知其過矣苟徒追咎其既往而不能止諸將來是要
也不能止諸將來及其有過乃復從而追咎之是以
妄續妄也然則奚益乎是故君子之學莫若戒謹恐
懼戒謹恐懼則其靜也中立焉其動也和出焉極其
盛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過安從生此其視徒咎
之而無益者勞佚失得何如也易曰頻復厲徒咎之

者之謂歟敦復無悔戒謹恐懼使過不復萌焉者之
謂歟尤子子偉以思過名其齋予嘉尤子之志然懼
其爲頻復之厲也故以戒謹恐懼告焉子之鄉有王
君南江者深於此學者也其試以予言質之

跋敘齒錄

凡同年之序以齒崇讓也其崇讓何也士生而異其
鄉姓名狀貌不相聞知一旦同舉於有司稱年弟兄
焉其誼之重將守之終身傳之子孫非讓則非所以
爲兄弟也是故古之君子明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儀
推之至於尊賢右能師師濟濟以亮天工而凝庶績

世澤集

卷十

无

礼

讓也後世一變而驕再變而爭又變而妨賢病國不
讓之極也故讓則明義明義則和和則四海皆兄弟
也矧同舉於有司乎不讓則徇利徇利則離離則一
室之中憂喜壘笑不相及也矧特其舉之同乎是故
夫讓不可以已也丁酉江右之士旣爲序齒會示予
此錄予懼其未廣也本古之爲讓者以相之孔子不
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願與諸彥共勉焉

跋吳司寇大雅堂卷

右大雅堂詩文若干首自元季迄於今文章之士往
往而在蓋振卿之節旣偉又得司寇竹亭公爲之孫

故作者之多如此而其事因亦愈顯聞於後範養吳公謂文詞之有用信不誣也然士不幸生亂世捐其身以遂其志以顯其名雖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乃其心則豈所願哉階讀程公國儒詩至所謂雖有無窮名亦有無窮悲者未嘗不為泫然也今天下承平士負正氣如振卿者固無由自見然道豈一端而已哉進必行其學退必潔其身辭受取予必協諸義是乃所以學振卿也二泉邵公謂必養之於從容暇豫之時而後見於倉卒難危之際階不敏竊有志焉僭識卷末且示司寇公後之人使知所嚮往

世學集

卷二十

三

金

不墜其世也

跋當湖卷後

世稱隱處之樂者率以為有待於湖山以予言之不然夫待湖山而樂是樂有倚也有倚而樂必以失倚而悲譬之跛者倚杖而行未有舍杖而不仆者也惟聖賢之樂無所倚無所倚故能無往而不樂簞瓢陋巷曲肱飲水彼豈有所謂湖山哉而其胸中浩然常樂也蓋有超於山水之外者矣當湖趙公舉進士歷官都諫藩伯一旦有所不愜棄去隱湖上人咸謂公之樂在當湖而不知其胸中之浩然者實非境所能

損益也予故為發之且以告後之學公者

跋吳季女傳

光祿丞海峯吳君示予所為季女傳予讀而歎曰嗟乎古未之有也雖然其於道不已過乎自世教衰聖人之道士鮮有窺其奧而履其中者是故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蓋其去道等也然予嘗就二者較之古之失也常過故其為忠為孝為廉為節或流於驚世駭俗然而天常人紀實賴以不墜今之失也常不及故卑卑焉苟目前之得利其身圖已耳於君父之大倫安危之至計固未有益也然則過與不及在學道者之身雖均之為失而在憂世者獨能無去取於其間乎朱子曰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夫屈原者朱子病其過而不能沒其忠者也吾於季女亦云季女大父太保公昔以文行為時名儒光祿君又能守其父訓卓然自立季女之孝蓋得於家教固然吾方痛世教之衰然而猶幸家教之存於士族也

跋莫節婦張氏冊

右莫節婦張氏事見於里人所稱述者如此其慷慨激烈至今讀之有生氣也昔孔子刪詩自廊廟以及

世學集

卷二十

三

木

閨巷之間閨門之內其言苟可與觀者靡不得錄蓋婦人之詩載於經者多矣然凱風靜女之屬不下數十篇而其爲節婦作者栢舟以外無聞焉當周之隆文武成康前後繼作其仁義禮樂之化至其姜時宜未盡泯則節婦宜亦里有其人而以詩考之何其少也衛於南爲紂都其民實染紂之餘惡故其淫靡之俗在周之隆雖不敢肆而昭穆以降則遂蕩而不能止夫子之於栢舟也豈以爲淫靡之中猶有若人焉誓死以殉其夫故錄之以見周之化未嘗泯而在他方固有不勝錄歟然而習俗之易移節婦之難得則

世錄集

卷十

妻

後

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今去周益遠學士大夫習於其仁義禮樂之文居常率自謂能有樹立及利害失得一交乎前則鮮或不失其守況於死生之際哉又況於閨門之內有能慷慨激烈必行其志者哉故吾以爲節婦之事方之栢舟其益可謂難得矣節婦歿十年而其夫之季父祠祭君示予此冊君於古仁義禮樂蓋非徒習其文者予既有所感又重莫氏內若外之多賢也敬書其後而歸之

跋四德流芳卷

此卷程太史松溪題鄒洗馬東郭先生序張侍御石

磐先生暨諸君子爲之詩文卷中所稱南江君之節與太夫人之慈道卿之孝既皆近世所無而其萃於一門會於一時在前古亦未多見其信可謂盛也已然予聞

孝宗皇帝時士大夫爲直言者無不被獎擢卽不合意罪皆止竄謫復不旋踵召用未有受禍如君者當是時縱求爲太夫人之叩闕道卿之賤庸求代自不可得君在繫前後四年雖竟以

天子寬仁減死戍嶺南然亦危甚矣時之難逢也如此哉予三復此卷未嘗不泣然也君之獄成於汪銘

世錄集

卷十

妻

後

今銘旣爲其子所弒而君以赦生還其鄉道卿亦領鄉薦復榮趾美入爲太夫人壽出以爲邠家光惠逆之報真有若影響者昔人謂天定則能勝人予又於此卷徵焉顧安能摹數百通傳之四方以爲世風也道卿尚寶藏之

贊

鑑別妍媸贊

惟人有心如鑑斯明中虛以觀物無遁情衆人蚩蚩塵垢交蝕迄於其終不辯白黑爰有君子令公之胤爰復其初而以從政彼造在庭是非非是明以燭之

其狀畢具其也爲妍其也爲媿進無匿志退無異辭
人不知者率謂公神堂知公心不喪其真昔在孔子
實有明德民具畏止以遠於慝俛俛我公闕里之英
實紹聖學德乎治成後有繼者曷究曷圖有鑑在心
其慎勿汙

畫像自贊

昔我 大父以善爲樂暨于 先公以復爲學嗟小
子之固昧奉遺訓之赫若澄心克已欲趾美而未能
輔 德代 言念贖贖而多作惟乾乾持不敢怠肆
之心庶幾乎少咎 眷知而無忝於述作

世經堂集

卷二十

圭

宋

銘

屏銘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反而觀匪義曷趨屏之內肅乎
無譁我靜而存以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覽無際靈臺
洞啓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瞻必慎
必虔嗚呼屏乎朝斯夕斯我德是資我學是師豈徒
以爲儀

明德堂銘

相古之治必本諸身克明峻德以新其民德明德威
民自無訟比屋可封刑措不用嗟今之治獨求諸刑

金科玉條貴踰六經上刑日嚴下俗滋敝前茲未誅
後宄已繼維是二者豈民異心任德則古任刑則今
我爲刑官德亦靡類任刑棄德迂也實愧是用夙夜
思勵其愚曰明明德觀古以趨徙義遠利罔敢懈數
泰前倚衡明命有赫惟欲之動頃刻萬端德昏則易
德明實難吝我僚友多士羣吏尙交儆予以就斯志

忠恕堂銘

於惟聖道一以貫之爲之有要忠恕是師忠恕維何
盡已推己已無二物學無二指盡已以推恕於是行
言乎其盡有忠之名推己而盡忠於是著言乎其推
名之曰恕推之所及覃被八埏盡之自我一而足焉
是謂一貫萬化之苑君子體之達道不遠聖學易簡
俗說支離我覺吾徒作此銘詩

傳芳堂銘

有序

宋知劍州制度諸軍事朱公十一世孫成
賢名其堂曰傳芳惟公昔在劍州屢靖寇
難值宋之亡扈從入海以死忠孝之節流
芳具存嗣而傳之固賢子孫之事亦交遊
者之願也銘以勗之其辭曰

人本同性學無異師曷芳曷否繫其所爲彼佞而姦

此忠而孝遺臭流芳遂異其效芳之未植將自勉焉
矧前有芳忍隕弗傳凡作於前幸有芳烈乃後之人
或忝前哲惟前有遺咸願永存嗟芳而隕豈子豈孫
似似節制忠孝具有遺芳郁芬實啓爾後咨爾孫子
無念爾先曰孝曰忠尚永其傳

適志處銘有序

龍津黃子作堂於觀物園之後取晉張李
鷹氏所謂人生貴適志者題之曰適志處
少湖子廣其義以爲之銘曰

惟人之志本無不適逐物而動乃始戚戚惟志之適
不假外求反而作德厥乃日休是故君子乾乾聖學
仁以不憂知以恒樂彼昏不知取適名位患得患失
祇爲心累亦有達人崇山浚池適也幾何勞乃倍之
昔在顏子瓢飲簞食左結右書吾適吾志昔在周公
几几赤舄東山廟廊吾志吾適約而道泰困而心亨
適則在我物豈能撓用舍惟時廢興惟命我則常適
不容何病是謂適志非適於物無損無加不淫不屈
黃君作堂我銘揭之彼求適者式詠爾思

規條

示乙丑庶吉士

一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 朝廷作養諸士固將責
以治平之業使非卓然以古聖賢爲師修身以立其
本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於
此辨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
作爲有可觀者

一文章貴於經世若不能經世縱有奇作已不足稱
況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六經
以明義理博觀史傳評騭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
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製並聽先生日逐授書
稽考庶所學爲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幅
以習字學

一每月先生出題六道內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
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內閣考試一
次

一入館之後各宜謝絕人事專心學問以求進益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一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衡斷公視四公如軸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偉哉惟公繼楊鑄李程得成終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翼翼公祠嘉薦令芳以報以崇百世勿忘尚饗

祭了齋先生文

嗚呼萬物之在寓內咸歛盛而倏衰惟正氣之不可

世經堂集

卷二十一

一

張文

泯歷千載如一時繫先生之在宋抗直道而矢危詞披城狐之潛慝攫嶠虎之兇資悵顛沛其屢經秉孤貞而不移夫豈惟軒冕之匪圖曰鼎鑊吾甘之暨先生之終遁兆南渡之在茲撫往事而興懷至今重謀國者之嗟咨惟我生之最晚幸遺文之獲窺掩陳編而愧想見彷彿於英姿爰登堂以拜瞻益顏汗而忸怩信正氣之恒存激頑懦而羞詭隨豈如彼聲利之銷歇流睨雪而走春漸何妾婦之營營尚迷溺而弗思儼衣紳之在庭薦椒漿與明粢蓋非獨寫吾心之仰止亦將俾邦人之識所師尚饗

晦菴先生祠祝文

孔孟之沒聖遠言湮惟天之靈實膺斯人南溪之陽爰生夫子前庚後庚繼孔而起鼓篋來遊延平之門乃自厥流益探其源以承往聖以開來學儒曰大成民曰先覺功德之隆昭被萬世茲惟誕辰敢忘所自以我清酤與我明粢以裸以將豈惟我私尚饗

延平鄉賢祠祝文

於惟諸賢後先有作德業文章表茲來學我遵我豆時祭之供高山景行我懷曷窮

延平名宦祠祝文

於惟羣公來宦于茲政善澤流民具用思我裸我將罔敢或怠規矩繩衡我式斯在

祈雨告社稷文

代南原
郭伯作

某奉職無狀上干天和雨弗時行三農告病惟某有罪民則何辜是用齋沐虔告于神惟神道本承天德專育物無曰某之故惟民是矜賚我甘霖介茲百穀民之率育亦惟神休敢告

得雨謝社稷諸神文

某頃以歲旱恭禱於神自癸巳迄丁酉甘雨再零四野霑足其實不德何能感通惟神祐民賚之黍稷使

某吏士亦免罪愆功德溥將敢忘報謝惟神降鑒益敦厥休雨暘必時育我黔首奉神之祀永永無斁尚饗

祭叔父谷陽府君文

維嘉靖十一年月日姪延平府推官階謹北望號哭頓首緘詞使弟陟以羊一豕一清醕庶羞昭告于故叔父鄉進士谷陽府君曰嗚呼我叔父遂至此耶昔在庚寅階以狂愚見斥於朝叔父賜之手書且勉且慰階以為我祖考積德至深階實不肖無以承藉先澤天用降罰詘于其躬在叔父及諸兄弟當有大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亨以稱天之所以報我祖考者嗚呼詎意階罪重惡極幽囚困踣未足正天之法而流波餘焰燔灼浸淫玉毀山頽使我祖考積德之報亦未有徵耶嗚呼哀哉叔父年五十有五於壽為下去歲送階以南指酒而祝曰願汝蚤還以與我共此觴也嗚呼世之傾險讒賊不循軌者天既未能殛以示刑其次卑佞庸瑣之徒亦保護愛惜不忍少奪之算何叔父冲夷介直未登下壽言在階之耳貌在階之目而遽已不可作耶階今則未有還期誠使遇

天子寬慈哀於孤遠一賜北歸亦何由得與叔父償

此約也嗚呼天之道其遂不可測耶階自少時每侍叔父輒獲奉仁義廉恥之訓童心俗見指以為迂率意冥行日入於過近始覺悟欲一去凡陋趨於高明追惟前言翹首新誨觀有成就以無增祖考之羞重天之怒而叔父遽舍我以歿嗚呼今而後其孰有愛我畀之見聞者乎抑孰有愛我教之弗從而又諄諄焉者乎然則階雖欲少進於善其道無由信天罪階之峻重懲於往昔而又絕其自新也嗚呼哀哉階始聞叔妣喪慟哭累日毀疾未平又復聞叔父之訃竊見天之降罰於我徐氏之亟也驚而不知悲者踰旬

世經堂集

卷三

四

哭而不能食者累旬迄于今惴惴然懼天譴之不期而憂禍變之無所於避日行乎青天白日之下而崇若風霆霜雹之將交作而互至也嗚呼叔父其又何以慰吾私耶階今生三十年於人在少壯之列然而百病侵凌精血衰耗讀書作事過眼昏忘自知其材不足復用於世倘藉祖考之靈獲有北歸當即買田習耕長伏草莽以區區不肖之身塞天之怒而以祖考積德之澤貽我兄弟子孫叔父有知其尚有以相我否也階聞叔父將以九月之朔往厝於幽果然是階不獨不獲侍叔父即欲一見叔父舉髮銘旌已終

不可得嗚呼哀哉延僻在萬山之中北望鄉原千里而遠階之處此入無室家之奉出無總功之親孤蹤渺然未有住著幽明之懷寄此一慟叔父其果知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敬所先生蔣公文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諱肅如其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暨相

世宗皇帝

卷十一

五

六

武皇後先羣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龍于淵殪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光嶽維公在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其等無

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戚維公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江西會城陽明先生祠新成釋奠文

孔孟之沒學者失師博求遠取日支以離維支維離害甚楊墨彼迹易覩此機難識於維先生獨究厥微曰學無他在致良知維知本良非假外得吾致吾知萬化斯出先生之說孰昇孰傳乾坤易簡至理則然我作斯祠志明聖學尚陰陽子俾有知覺

陽明先生祠時祭祝文

維公排斥異學發揮良知繼承聖緒翼我民彝維茲

世宗皇帝

卷十一

六

仲秋謹以牲帛醴齊式陳明薦尚饗

祭潘封君文

大參模

維昔新安程朱所出道學承傳于今有赫於維先生樂道林丘誰哉爾師太中饒州爰生令子闡道南服又誰是師龍門雲谷先生已矣道則恒存外有多士內有諸孫再拜陳辭敬薦觴豆高山景行我懷維舊尚饗

祭少師蔣湖費公文

嗚呼公遽至於此夫公年二十而擢魁大廷歷仕四朝而三秉鈞軸人咸謂公之生為至榮然階獨知公

歆乎未始以自足也譽望極士林之尊仰褒卹備國恩之優渥人咸謂公之卒爲無憾然階獨知公戚乎不能以瞑目也維公之素蘊固不假華燁於科名借寵靈於爵祿而究公之爲志實將使縉紳覩德讓之風蒼生享和平之福故誠未足以悟主則雖再相再黜不以爲辱義不在於潔身則雖六月赴召不以爲速何遠猷之未試遂長往而不復蓋天下所以望公者在千百世之事功而公之所以荅天下者僅一死以殉國嗚呼茲固公之不能含笑於九泉抑豈非吾人所共撫膺而痛哭者乎階溢出門牆恩同

墓誌

卷七

七

墓誌

覆育曩君溪之追送幸瞻依於信宿顧豈意永訣之在茲肆狂言以譏觸嗟時命其奈何黯獨傷此衷曲然而生死之所懷固猶炳乎其在矚敢哭公而與誓期踐修之無愆尚饗

沈恭人遷葬祭文

嗚呼惟我與汝少各有譽兩家父母交擇嫁娶汝初來歸逮事先公盟饋起居克孝克恭維先夫人尤愛重汝曰汝非婦吾子吾女我時猶貧賴汝扶持數爲我言名貴於貲待我弟妹恩禮兼至博太慈仁恩及媵侍歲在戊子從我於燕檢身節用矩方規圓我令

于家汝順厥指我有賓祭汝敬其事衣先我寒食先我飢我或不憚震懼悲思惟我得汝肆無內顧晝夜以遊夕飽而臥惟賢宜壽汝胡不然迺甲追庚二十六年璫生甫暮封亦僅月朝猶哺兒慕成永訣憶汝臨終抗手謝予曰無慟妾善保子軀我聞斯言心胃摧陷孰忍其死而我是念汝沒未幾我狂失官野店僧廬實寄汝棺丹旛塵凝幽魂夜哭我生飄零汝死悲辱旣棺南還我行入閭窀穸之事弗躬弗親禮文苟簡昭穆失位致汝不寧維我之罪日月易邁十載于茲奔走北南改葬不時汝之德音在我心曲婉婉

墓誌

卷三

八

墓誌

祭中峯先生文

嗚呼公之績學博極群書發爲文章俊偉數腴公之裋身古訓是式以施于官廉靖正直出貳銓綜入侍講偉人胥謂公將遂有爲力抗羣姦志清王路曾未及酬遭讒以仆及事旣白薦書屢騰人又謂公將由

是升歲在龍蛇身則遘疾日月幾何計音遽及維天生才固將用之胡既生矣而尼厥施生非無心尼必有意民之窮耶道之將廢望既咸屬悲亦同情生而弗用不如無生天不可知人不可作泣銘公幽遺命是若嗟其無似何以報知青紳不負皓首爲期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宰白川周公文

吳山峨峨江水滔滔炳靈儲秀篤生人豪公自幼齡文舉籍甚再入諫垣直聲彌振爰歷藩臬爰登憲臺身之所至名輒與偕逮佐銓司忤時失位稍遷臺省

世襲集

卷三

九

仲仁

抗章乞退公身則隱公望彌崇薦書屢騰廷議食同天子曰俞人吾求舊起公于家司空是授遂總臺政遂掌銓衡中外懼呼

天子聖明維公之心皎如月日維公之節堅如金石登黜奸良將以報知厥志有定誰或撓之爰始事君身則靡愛既陟要樞益奮不懈力疾視事卒殞其身古稱寒寒倚公一人

天子勸忠卹典維厚亦有銘文以詔厥後九泉可作何怨何恫再拜陳詞維以慰公尚饗

祭葉以明文

嗚呼外朴中文色溫志厲我實知子廊廟之器言拙而直行僻而迂子亦知我山澤之癯子昔南行語我以意矯然宜鴻不可籠繫我方計日遲子來歸胡至于今望乃大違方馳而什宜壽而死天耶人耶孰使至此知已日喪我亦何聊猶笏與簪覲然在朝九原茫茫自茲永隔章江何許有淚沾臆尚饗

祭南野歐陽公文

我昔與公同舉進士公學既成我年猶穉公獨指我謂可與言扶我舊聞示之本原我賴有覺如盲得視公遂見許以爲同志嗣是相知日久益深及再登朝

世襲集

卷三

十

仲仁

異形一心意有所向不言而悟力有弗逮不祈而助我方仗公庶幾有爲歲月幾何永訣繼之謂公之生天果有意誰則使公不竟厥施謂公之生天無意焉誰則使公既貴且賢天不可知公不可起我詞有窮我悲曷已公身則往公教固存願奉周旋如在公門昔人有言生死情見尚質九原無覩顏面嗚呼哀哉尚饗

祭顧東川文

嗚呼悲夫公幼好學博通墳典志不克酬僅以賢顯公家累世裘馬輕肥公生最賢業乃日微公素敦禮

不驕不泰晚不蒙福屢經顛沛公性慈惠澤洽孤嫠身則客死葬不及時古云元吉視其所履何公之遭盡反常理我昔重公爰結婚姻公亦愛我誨言諄諄為別幾何遂嬰末疾春出就醫杭僧之室云俟秋冬來歸故川旋罹寇患東西播遷聞居于湖行李蕭索方為惻然遽已不作茫茫蒼天孰究厥因計言之至黯焉傷神惟占相臣天下一體民溺民飢咸曰山已我實無術殲彼倭奴凡公至此總予之幸哭公奠公愧恨交極惟公有靈佑予滅賊嗚呼悲夫尚饗

祭 誥封一品夫人陸配張氏文

世澤集

卷三

十一

宋

猗嗟夫人體易之順貞兼詩之窈窕孝于姑慈于子燁然垂內則之光貴不驕富不侈卓爾出恒情之表昔于歸於德門有夫子之矯矯職司禁衛官躋傳保其心懷忠赤乃邦家之楨而才兼文武實嚴廊之寶肆蒙 恩於誥封雲裾霞帔陟霄漢以徜徉復發祥於胤嗣玉樹芝蘭賁堦庭而環繞胡壽命之弗延遂淪盟於偕老慨石火與電光倏榮華之易了維浮生總盡於百年故昔人以擬輕塵之棲弱草然或短折而交盡或優游耄耄而世恨其殞滅之不蚤則壽者豈足以為壽夭者奚病其為夭是在達人有大觀焉

不必置忻戚於歲年之多少猗嗟夫人既賢淑之行聞卽生死固猶乎昏曉矧 卹典之特頒蔚輝流於宅兆夫何計過去之異於見存又安知泉臺之不同於蓬島階本無似誤承夫子管鮑之知遂以寒門僻締婚姻之好所慰藉於冥冥敬陳詞而薦藻尚忻然以舉觴往待彼瑤池之仙媼尚饗

祭北原熊公文

公之在朝善類有依

天子有毗公之在野仕者有規學者有師昔公之始去人咸冀公旦夕復用以究其設施及公之既衰則

世澤集

卷三

十一

宋

又冀公優游百年以常為海內之耆龜胡既阻於彼復嗇於此倏電滅而颺馳古人謂天有所難必理有所難規階輾轉以籌念安能已於感歎而涕淚惟階於公晚最相知公不喜人之佞已階亦不能為佞人之卑詞故階今之哭公其詞僅止於斯雖然時方乏才來者既未見其日益逝者復一去而不可追則吾詞雖寡夫固已寓乎無涯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宗禮恭將文

維君夙秉忠義兼資謀勇兵不滿千屢敗強寇食盡援絕遂殞其身計聞于 朝卹典隆渥功在 社稷

名垂汗青死重太山允惟雄傑昔君南行出自子薦
聞君之沒且敬且哀諸凡後事已為君處茲聞安厝
敬奠此觴英靈不亡庶其歆格尚饗

祭朱恭靖公文

惟公生稟間氣學有自得居俗習尚奢之地而朴素
之性富貴不移當士人好進之時而恬靜之守終始
如一蓋古所稱鉅人長者非徒斯世景仰以為名卿
耆德昔階叔父幸出公之門牆及階登朝亦嘗獲侍
教言於几席念典刑其猶在嗟儀容之永隔收絨辭
而寓奠政南望而雨泣夫豈惟鄉里後進之情實為

世經堂集

卷五

上

杰

天下而共惜尚饗

祭季泉孫宗伯文

往予以督學之節求友於浙之東公時猶舉子也而
稱公之行者謂無忝於忠臣之後其稱公之文者直
以為時之宗工顧公方北遊欲納交而不克乃遣予
弟執經以事公雖形跡之睽隔已意氣之相通逮予
被召以還朝始獲擁篲而登龍日探索於孔孟之
訓兼追逐乎班馬之蹤于時予自幸其鄙陋若木之
就矩金之在鎔而公亦辱見謂有古益友之風予盪
長於成均遂遣諸子以相從由是志之相期益存乎

竹帛而聲之相應儼墳麓之與鼓鐘比公進貳於春

曹子實叨位乎秩宗情既密於疇昔誼益篤於寅恭
竟一載以周旋克少追咎於不肖之躬忽養高以南
去嗟予獨立如籠鶴之想望於飛鴻然猶冀大拜之
有期庶幾策驚蹇以躡騏驎於康衢之中問起居於
諸子乃遽聞於遽凶胡厥施之未究倏大數之告終
表公已成之行業發公未建之事功敘世德之承傳
侈位望之顯崇述紹紳屬望之重與其慨歎之同予
既刻銘於石差足慰公知而寫予衷矣第感念生平
悲惟永訣不能禁涕泗之沾胃踞陳詞以致奠吁嗟
乎言有盡而意無窮尚饗

世經堂集

卷五

四

杰

祭大叅任復菴文

昔公在吳中其始也民苦於貪殘蓋幾不安其生公
撫之以廉惠理之以寬平於是冤濫之獄漸減汗濁
之風頓清民則戴公為父母仰公為神明矣及倭奴
之入寇民時又苦於兵流血為川積骸成城惟公忠
義激發捐其身以與之櫻躬介胄手甲兵緝絲未髮
剗膚識名屢挫衄而益厲遂振迅以騰聲斬負隅之
猛虎戮鼓浪之長鯨撲方張於虛燄回既稿於春英
董倪之荷公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而朝廷之復全

其土宇者實藉公以爲楨故公之在位士大夫咸慨歎於進用之不速而其在疚復恨不能奪公之情然猶有望於後日謂終當見所蘊之大行詎意大雲有渰而翳其施月幾望而闕其明方庶幾於再起乃遽覩大象緯之告變柱石之摧傾嗚呼天罔未欲斯民之泰斯世之亨歟何不與公以年使得策勳於旌常而進位於台衡也吾本吳人知公之賢有素受公之澤惟弘聞計音而慟哭復披淚以屏營懼天道之不可知將荆棘之滋茂而芝蘭之不竟於榮嗚呼悲哉寥寥九京誰能易公百身猶輕尚饗

世經堂集

卷三

主

祭陸武惠公文

自公之歿倏已及期中間人情之向背世事之翻覆蓋不可理窺數計舉足發慨歎而助吁噓獨幸公之諸子長者既日以通敏少者亦皆有食牛之氣玉立之姿公可固無憾於九泉而階又何必以前所云者爲公悲惟追念於舊好兼興感於歲時式陳薄奠肅表我私公竟於此知耶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海樓文

我昔與公同遊于校作爲文章見稱二妙繼同登科同官于朝公聲蔚然著於西曹于時卜居又適同里

朝夕過從談經評史公實謂我士難相知惟吾二人展幾于斯庚寅之冬我狂獲罪扶喪挈孤奔走顛沛交親滿前伴不聞知公與鳳峯峯欄不見遺我客張灣公時出使過我飲我見輒涕泗我官于閩公亦南還中間消息遂各茫然逮我召還公佐齊臬日夕翹首復與公公合公則被讒解綬東歸力莫能援竟與心違我既忝竊公以書寄規我誨我言皆道義未由起公同事

聖皇胡不少俟奄焉以亡維今之人豈無壽考彼何修耶而公獨不邈哉九原終無返期公論私情兩用

世經堂集

卷三

主

增悲緘詞致奠我懷孰語還望公廬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雙江聶公文

孔孟既沒正學失傳或失則俗或失則禪偉哉陽明妙悟卓識發揮良知昭示軌則吁嗟學者旋又失之以禪亂儒而不自知先生嗣興悼彼迷溺闢揚厥微一本諸易曰寂惟性曰感惟情能寂能感良知以名惟知之良所貴能致養寂於心應感於事舍寂言感本之則無舍感言寂乃淪於虛于時士人聞先生教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惟階不敏蚤出門牆踐修不力

白首望洋方期歸休得仍卒業忽爾棄予山頽梁折先生之行乎於神明先生之政赫赫厥聲乃其本根存乎學術充實光輝淵泉時出階聞訃音拊心長號嗟哉斯世孰挽滔滔抵奉遺言將有論撰敢發其大以侑茲奠仰愧端木六年居廬推尊道德竊比子與嗚呼哀哉尚饗

祭石川兄文

惟兄之生長我一歲兄剛而明我柔而昧暨予忝竊兄居于家力田治生不事浮奢人既於兄無怨無惡我亦賴兄以無內顧前歲之春訪我京師比歸謂我

世經堂集

卷五

七

七

後會無期我異其言而不以信豈意于今乃遂成識惟我兄弟十有一人今喪其七而四僅存聞兄之計既深悲惻俯仰思惟百憂仍集無由去此視兄之藏寓茲薄奠語短情長嗚呼哀哉尚饗

祭施雪谷妹丈文

惟君有可用之才而弗克躋于腴仕有宜壽之德而弗獲享乎永年豈重困於命之不淑抑適值乎數之偶然睠予與君為至戚嘗取友於姻黨而得君之賢昔璠兒之遘疾又嘗賴君之力以生全惟三者之在念益痛君之長逝而不還顧君二子幼而在疚見者

惻焉幸猶有可讀之遺籍可耕之薄田吾敢不以君之待吾兒者以撫以教用慰君於九泉聞安厝之屆期悵執紼之無緣特緘詞而寓奠紛涕泗以漣漣惟君有知來蒞茲筵尚饗

祭司寇淡泉鄭公文

惟交之難難於知心自古則然豈惟斯今我昔與公同舉進士獨幸辱公不我鄙棄略其愚陋謂頗朴誠諒其迂腐謂少世情爰共講求仍相砥礪期於成已推之濟世後我罪謫十年來歸喜復與公長善塞違歲月幾何公旋斥逐賴

世經堂集

卷五

八

八

上仁明不遠而復臺閭之間武接班聯方同籌畫拯溺扶顛柄臣震怒公則又斥我時孤危朝不保夕天日忽開邪伏正崇志切乎號機苦未逢去年之春事且有緒公則不待棄捐以去我心公心本若一人我身公身乃每參辰在昔睽攜猶冀復合乃茲長往孰回公轍惟天生賢固將用之胡既生矣而厄其施天不可知于茲益信嗟我誰與以佐

明聖繫官于朝無由憑棺幽明之痛彌推肺肝絨辭奠公因與公誓佩公之教罔敢怠棄期於九泉見無忤容惟公陰翊以成其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中丞凌谷趙公文

嗚呼自古大患悉以人祛禹益周公其績炳如顧今胡雛驕恣已甚宜有人焉懲膺是任惟公自許曰周我師志寧海宇氣蓋華夷衆方望公大有建立何數之乖奄然以卒昔公未生謂當有時生且卒矣復何所希昔公未召謂猶有待卒且葬矣復何所賴天不可知我心憂傷誌公奠公有淚浪浪公身雖亡公神固在幸護邦家永昌永泰尚饗

語錄

示劉生應鳳

世經堂集

卷十一

九

凡為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爲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已之時命不遇就謂善不必教子子不可以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爲善之心如范滂所云儻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今人讀書求遽熟是正強記是助丟了不讀是忘若只看着實實循序讀將去此乃所謂有事既有事即正助忘之病合下俱無矣故養氣之功只必有事一句已道盡余聞之陽明先生云

程子吟風弄月與曾點浴沂詠歸不同程子裏面工夫實曾點空疎程子是仁者事身有之者也曾點是

智者事能見得者也程子其顏氏簞瓢鼓琴之倫乎

示蕭生俊

人皆好樂而惡憂然却於所以坦蕩蕩處不肯着力於所以常戚戚處又甘爲之此乃是好憂惡樂耳余嘗勸蕭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俊父老須俊侍養卽此是學子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侍養者是如何若果能合得道真箇別無學得不然卽併此又成虛言耳勉之

世經堂集

卷十一

十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受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患難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箇仁愛也

示楊生顯

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爲己私未除自做主不起故被奪去耳讀書須切己體認纔曉得聖賢之言都是道我心上事句句是實不然鮮不以爲彼立教姑云然矣程子云既思卽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

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

示施生明

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行止非人能為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妄求求得時且未論失已不失已其實原是命裏合有非別有轉移造化之術求不得時却徒為失已也

學者尋常都解說為己為人然未有能真見破者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箇傍人好聽好看至於君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遇世

世經堂集

卷三

主

金

不見是而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却受用了許多安樂此是誰為己誰為人也

或問朱陸之學其應曰君且勿求識陸象山先認取箇真朱子朱子之學何嘗不尊德性今且道朱子著下許多書那一句是教人詞章功利尋常又說朱子在道問學上多陸子在尊德性上多不知尊德性之功何處可少却夢子而問學多處又是問學箇甚底也

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

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施處耳

示丘生舉

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為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

所謂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是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

世經堂集

卷三

主

木

動在人欲却一舉念便是放也

人心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已上着力說着克已該多少工夫在而世儒乃欲深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吾輩為善不可以年少自怠亦不可以年長自棄道無終窮進得一步又有前面一步在豈容怠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做得一分善纔與禽獸遠得一分又豈容自棄也

示余生喬

近讀龜山先生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親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吾輩所當深體也

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緣知世間顧忌毀譽隨俗習非而以詞章之工名位之盛爲大過人者其亦異乎易所稱矣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晚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彼甚也

示羅生鍾

程子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今人乃或見芻小財利便不顧廉節求之此已謂不知類間又有因求利得害者則益可悲矣

凡學貴在擴充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此最不能擴充之大者也

讀書若切已體認便見聖賢之言都是實事只替我說得不然如紙上看花皆虛文也既是虛文讀之亦有何益

予近嘗以驕惰二字戒學者黎學諭見之云驕惰雖是通患然惰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示黃生南金

說約之約約禮之約卽是一貫觀曾子所以得聞一貫者平日工夫是如何便可知所謂博學詳說與所謂學文者矣

爲善自是本分事與穿衣喫飯一般飢飽寒煖自知自受若飢寒時須求溫飽不必要人商量扶助到溫飽後却隨人笑議我飢寒也

人生資質最難得好然資質遲鈍者學多向內穎敏者却多向外觀曾子子貢可知近來經生一種剽竊之習此尤向外之可恥者慎勿爲也

凡學不進都是有箇病根在至如驕惰兩件又是學者通病此須是克去方有進益不然雖日親書冊對明師良友只是閒事

示林生應芳

多學而識與博學詳說不同病痛只在一識字上故
吾輩讀書須有講明踐履之功乃可以說約若只務
記誦無益矣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三月不違仁地
步子貢却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為顏
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為不如也

天下無不可為底事只患人不以實心為之且如一
章書草草看過全不能通着實去看却便通得此非
書義乍淺乍深也至誠可貫金石乎豚魚人事乃不
可濟乎

世鑑堂集

卷五

五

五

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此猶是大段說若論其極一涉為人合下便已
不是儒不是學矣戒之戒之

示楊生清

楊生舍傍有淫祠一區鄉人極崇信獨生贊予毀之
甚力即此一事知生於邪正之間有定見矣更從此
進學於凡名實義利所見皆如此定不患不過人也
楊生題其相間云家吾事國吾事天下吾事此意儘
好然中間須有精實工夫始得其本只在修身能修
得身即家國天下事一了百了初非別有事也觀中

庸至誠盡性章可知

為學已見頭腦便須從此勇猛求進孟子所謂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也若因循
頹惰使泉堙火滅却可惜此然達之機耳

示蔡生明

作文未便害道且看所以作文之心是如何若只欲
講明道義有何不好惟是欲借此以求富貴筆下說
義心裏却懷着利如近時行劫者挾刀劍而襲衣冠
以求入門此却害道大耳

萬物皆備於我故子夏篤信聖人猶不如曾子反求

世鑑堂集

卷五

五

五

諸已況所信非聖人者乎區區願諸君且不必跟着
人問東問西只自家着實地反求也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
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
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
字此醒酒方也

讀書須要自家有受用且如讀不憂不懼章便真箇
能不憂懼讀不愧不怍章便真箇能無愧怍此乃是
受用處其要只在慎獨不然如巧兒談陶朱之藏非
不好聽自家却只是飢寒也

示吳生浩

場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於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灌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可着力培灌得本根即花實自繁碩耳今人為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為場師笑乎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為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又孰非氣之所為也

示吳生必學

言必信行必果士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蓋承硜硜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為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存心是主意養性是工夫存心猶諺云保守身命養性猶諺云勿斷喪精神今除却勿斷喪精神即不復有保守身命之事故存心養性不可分而為二也

明善之明即明明德之明擇善固執乃其工夫擇善者所以致精固執者所以守一故虞廷孔氏其教一也

明善之善即止至善之善善即德也以其虛靈不昧而言則曰明德以其純粹精而言則曰至善能止之則明矣孔子稱為仁者明明德之謂復禮者止至善之謂克己者明明德工夫也

示張生體中

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但用之割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韓子

云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厲如此況聰明原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作文務奇怪甚害道蓋道本只是一箇中庸今却要說得奇怪須是將道改名換目如性本善須說做惡又說做善惡混又說做三品纔能奇怪得如此豈不害道甚也

示吳生詔

今人割左手肉貼在右手必不相黏皆吾肉也尚不得用況欲以他人人口頭說話移在自家身上得受用耶吾輩讀書誠不可無反躬實踐之力矣

學須是自家用功他人預力不得離婁不能代育者
視師曠不能代聾者聽雖有聖人固不能代自暴自
棄者進學也

示游生文信

孔子言默而識之又言學之不講是吾愛語若不同
而事則一蓋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
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體會而泛然
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使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
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
道一也統言其無不該無不貫則曰極於至大天下

世經堂集

卷王

美

莫能載一一指其該貫之所在則曰入於至小天下
莫能破惟莫能載故無可破之隙惟莫能破故無可
載之形而或者分大小為二物則言大鮮不流於空
言小鮮不滯於迹矣

示鄔生軒

為學先要能改過如平時放蕩便須改就拘檢平時
怠惰便須改就勤勵過既能改乃能進舍譬如人身
先去疾病纔長得精神不然雖有肥甘裘葛之奉終
無救於羸瘠也

示王生興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
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
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
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

天下原無不好底事只是人自做教不好出來且如
有司因百姓淳厚便恣行貪酷致其訟愬此却是將
好風俗做教澆薄百姓因有司寬平便恣行頑猾使
其生忿疾之心此却是將好官府做教苛暴故凡行
有不得只該自咎不可咎人也

示鄭生綱

世經堂集

卷王

手

古禮久亡世俗見人習禮反以為笑其習禮者亦因
被笑輒棄所為笑者固是無知若棄去者亦豈為有
見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譬如喫飯則飽不喫則餓
設有人擔柴運水去做飯喫因人笑以為勞遂棄不
為可謂有見乎

小學大學只是一理但小學以教於童穉之時言大
學以教於成人之後言其工夫有生熟而實則一件
事其造詣有淺深而實則一條路猶今舉人監生教
於國子秀才教於儒學童生教於鄉塾其地不同其
人不同而同一四書五經也程子曰自灑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又曰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此語當細玩

示廖生如嵩

人心苟不為利欲所蔽則天理完具隨處發見父子親君臣義夫婦長幼朋友別序信矣故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曰克己復禮為仁非能以彼物修此物也

聖道高妙何處下手博文約禮乃實下手處故曰夫子循循善誘人世儒求其義而不得強加先後於博約之間於是孔顏教學之旨廣廷精一之傳俱晦矣

示官生鳳

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又久到忍不去處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不相侵侮不相欺謾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子今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

示張生翺

程子以好書創為玩物喪志然又於作字時甚敬以為即此是學合二語觀之可見古人以書數之屬教

人固非徒藝焉而已也

示劉生文鼎

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修鍊費盡心力卒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箇妙方孟子所謂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欲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

示童生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渠不違仁處亦是渠未達一間處蓋在聖人渾然天理自無怒可遷無過可貳矣其在學者却須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然後可到顏

聖賢堂集

卷三

至

批

子地位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怒也過也乃所謂已也

示黃生應春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一理但因人高下為教故時有不同只如為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已道盡其他若告仲弓告樊遲都是非禮勿動事告司馬牛是非禮勿言事顏子天資高工夫到故語其全餘子不及顏子故舉其病之尤急處一件告之非有異指也

示郭生奇逢

近有士夫言為學只須着實踐行更不必談說性命

道德此語良足警空言之弊但學須有所見乃能行得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驟目求前也孔子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會謂知可偏廢乎

示王生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所謂仁義乃赤子之心也所謂居仁由義乃不失赤子之心也大人之爲大人如是而已不須更有增益如必待有增益而後可以爲大人則無乃仁義之外有餘理乎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集

示張生志忠

人只是一箇心心只是一箇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莫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世儒乃欲外心而求諸儀文節目之間宜其所以爲忠爲孝者不能盡歟

示賴生文理

人有常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於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要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

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示李生瀾

學問須日有進益若無進益只是自家工夫不到譬之禾稼無有不耕自穫之理今自家不曾着實用功而懸空望學問進益是其智反老農之不如也

示朱生華宗

大學以好善惡惡之誠爲自慊故學者爲善乃是自求受用與窄衣求煖與飯求飽一般今或以年長自怠則何不聞以年長而遂却衣絕食乎知養口體而不知養心不可不深戒也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集

示楊生瓊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守而未化耳至四十以後都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示楊生厚

孟子進銳退速之說蓋爲助長者言之若能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則其驟進乃是本等豈得有速退之患近見學者便於因循往往借此以自文飾幾於侮聖言矣

示林生廷試

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以明仕學只是一理優猶優於天下之優仕之優處乃是學處蓋施之當者本其積之厚也學之優處乃是仕處蓋積之厚者所以施之當也學是體仕是用觀仕可以知學觀學可以知仕非有二物也

示陳生廷器

大學絮矩只是一箇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示張生仕鶴彥禎彥初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厚人生資稟何等聰明猶慮過時如此況在吾輩乎況在吾輩乎

示謝生衷

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着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只如好善惡惡本所當誠然一留滯於胃中便是有所忿懣好樂將流入於親愛賤惡而辟故須是廓然太公

物來順應乃可謂之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體而已

與曾龍山侍御論大學語孟

大學自誠意章以後專言好惡論孟却專言仁義此非有異也天以陰陽二氣化生萬物而人得之以爲性性發而爲情情之目有七然約而言之則惟喜怒哀樂又約而言之則惟好惡喜也哀也樂也愛也欲也皆好之類也仁也本乎陽者也其怒也則惡之類也義也本乎陰者也以此好惡施之於政凡進賢賞功賑貧卹災一切布德施惠之事皆好也仁也凡罰惡討罪貶黜放流斧鉞甲兵之用皆惡也義也惟能戒謹恐懼於好惡未發之初而致其中發見之時而致其和則仁義並行國可治天下可平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盡其性而與天地參矣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二

書一

復歐南野太史

承以文錄賜教并示致知之義決迷途而道之康莊啓聾聵而畀之聞見感激感激但所謂仁義禮智渾然全具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即發鄙意竊謂此是良知本體其在初學却須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操存充擴如所謂達不忍達不為之類又就不忍不為之中去其內交要譽諸念使私欲自銷本體日復則其妙用自然充周不窮無待勉強此恐非一蹴

世經堂集

卷三

一

業

能至但須識得此意以為射者之的行者之家必求赴之久久方得純熟不識此却於理能不礙否只如此用功內外表裏能合一否階少役志於富貴三年而知其無益始刻志於文詞冀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覺文詞之與富貴均為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為終身受用之地而已虛度歲時駸駸三十所謂半路出家用力宜倍今此志雖不敢懈而工夫捍格意見乖違之處非吾兄誰則肯見教者願不惜盡言也

寄南野

兩辱雲翰受教良多階近日與朋友講論正竊見得

誠之一字於學極有力今人做不到聖賢地位千病百痛俱自不誠致之是故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只一念之發不能存誠良知便從此失去況望其能致也承諭及鄙心益用自信甚幸甚幸此間朋友階每與論說頗亦謂然但未能遽脫去舉業今亦姑就舉業中教之以聖賢明訓實體諸已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致之以復其全俟久久或當有成耳思說年兄去歲曾勞簡寄茲賤體偶不快未及荅相見為一謝之文錄專候德弘兄寄來入刻久不見到遂併向在吾兄處所得二冊亦未果梓傳倘德弘兄編

世經堂集

卷三

二

業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寂寥久矣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幸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階奔走宦途十年每見士夫以不舉進士為歉試叩之皆言人之待之猶夫人也有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未見其能不猶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可專以咎人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於人矣蘊也可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施之者又容可無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其素蘊已自過人如

階之意竊以為君子於道有一毫體之未實皆為所
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古昔聖賢皆為自待之薄
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
則所以為鄉邦之幸有司之光益又大也

與子明弟

得書審 老母康健及聞吾弟進脩之詳甚慰然君
子之為孝就養無方其為學亦深造不已願吾弟勉
之卓然成箇大儒也寄到文字此中有小冗僅閱得
數篇中間以愚見竄易數字不知果是否吾弟再細
求之區區少年偷惰學行無成近始追悔求底上達

世經堂集

卷五

三

表

而沈酣之餘未易得醒靜思反觀不任悚懼諸凡過
失望吾弟不惜盡言蓋親愛莫如兄弟吾弟又聰敏
知理道者吾弟不言則無為予言者矣傳習錄文錄
須時讀一過大凡做好人自是職分不必要與人同
亦不必怕人非笑中流砥柱視木梗之隨波者何如
留意留意

復沈雲川

不相聞頗久忽辱手教感慰可知授徒一節實古聖
賢養蒙成物之事所係甚重止緣世俗視為糊口之
圖故其為教亦遂止於功名富貴詞章口耳而於古

昔聖賢所以立教之意不復顧察獎流滋久世道日
衰可為流涕吾兄素有志願深思之凡教人子弟不
可只如前所云也吳處義塾其事甚善詩不足以掄
揚之又區區之意欲因一及教子弟之法當為作記
奉去耳

途中寄荅從游諸生

不肖辱諸君相與三年本無毫末可以補助高明過
承諸君推許聽信久而彌篤至於臨岐之別脈脈不
歡越疆之送戀戀不舍此尤近時交游所無者不肖
何以當何以當也今不肖蹤跡雖漸與諸君相遠然

世經堂集

卷五

四

字

此心未嘗頃刻不在諸君左右想諸君相知之深亦
復同此但不肖之意竊願諸君力於為學不以小得
自滿不以難成自怠使延平復有人如文靖文質二
先生者出乎其間而不肖得藉以為榮寵則諸君之
惠甚厚甚大若其徒知相念而忘自勗則後之議者
將謂不肖之交諸君以私不以道諸君之念不肖以
情不以義此不獨不肖所深懼亦諸君所不願有也
諸君其尚亮之其尚亮之

與趙生宗南

往歲備承切劘之益每念朋友間常得人如宗南者

相處當不至墜落而相望渺然為之增悵去冬接手翰知進修之詳以宗南天資明粹加以不怠所到豈可量喜慰喜慰但三復書詞似尚有畏人譏訕之意此正程子所謂有兩心者在宗南不可不亟去也夫吾人為善譬如飢而食寒而衣各自求受用而已使吾既飽矣既煖矣所受用者已足矣而傍之人或謂以為飢寒宗南試以為有損於吾否乎而顧以之介意也近世士夫誠有志於為善蒙被譏訕者然此其病有二一曰工夫未瑩徹荷既瑩徹人自信之服之如所謂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在文章

世經堂集

卷三

五

五

尚然況實行乎一曰好立門戶苟就日用間平實用功不為高談飾貌不為詆人揚己恂恂然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則人將敬愛之不暇安得復有譏訕乎區區近來所見如此所以自修省者亦只如此不知宗南以為何如也相見漫不可期有便不惜相規至望

復林次崖僉憲

遠辱惠書兼承詩文枉教六年瞻企之懷一旦披豁幸甚幸甚連讀大疏極服公經世之志然其實未易輕舉況區區島夷土地所出不過珠璣象貝國家所

缺當不在此何用殺人以求之 聖明在上比德唐虞公行大用自有夷變稷契事業可以佐時傳後樓船銅柱之勳恐不足多慕也張靜峯公平生知已聞亦嘗阻公不可不念恃愛并欲附相規之義率爾僭及不罪不罪

與姚淮安澤山

淮陽要地自昔則然其在今日所繫尤重者 國家運道出乎其間而游惰獷悍之民易聚為盜萬一有警則東南百萬之粟無由而達也頃淮南缺衆謂駕御撫綏非君不可及 命下咸用喜躍聞到郡已四

世經堂集

卷三

六

五

月規畫措置想漸有緒矣記得郡治南蕪田滿目而土實膏沃迥異吳下如召民耕作量給牛種修水利以濟之蠲舊逋以卹之而准屯田之例收其餘租則富國足民一舉可兩得迂闊之見輒敢以告知已惟賜裁度為幸

與卜監泉進士

去歲疊辱盛情入春一病幾死至今猶羸毀之甚故久未修謝忽使者奉手書辭行失禮中承此垂念感愧益不可勝矣近時仕途極難處須先置却利害一味直道而行稍加遜辭庶可免咎若曾中為利害擾

奪欲以阿媚求容畢竟到失人先已失却身子矣特知愛憎及東城今之賢者不可不一見然方處要地亦不可數往來待渠遷轉後朝夕親就未晚也

與薛方山吏部

去秋附書張白灘進士不果達春間附書使者自言近世士大夫狡獪傾險徇利忘義不但如兄所云悠悠行路之心末言建立事功惟聖人全是天理作用更不計較利害此外利害之私恐未易猝去故今欲與共事必得其人明於理道而又資質粹朴如近時所謂癡呆者然後能不顧瞻閃躲頭奉手教云只空

世經集

卷五

七

礼

函不知此書竟落何處倘不相知者得之豈不增一番笑罵乎兄近來讀何書習何事聞兄深以運道及邊兵爲念此在今日誠爲緊要然猶未是根本之憂惟兄更思之滿期在何日東遊之約千萬勿爽僕三年來所欲請教者專望此會傾倒也

與王樗菴給事

久不裁候忽枉手教感慰俱深階本迂愚奔走兩藩無一績效比參官案益非所任執事徒以知好之素猥獎借之今雖斬焉在疚未敢論及出處然竊自揆執事所謂中計實階上策持是不變庶或能之若夫

神龍雲雨則豈所敢望哉愧謝愧謝近日廊廟諸公建議備虜誠皆老生常談然更有一常談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者乃絕不一及何也今之論者大率欲備秦晉以階言之秦晉誠不可輕山東亦大緊要蓋山東南接淮徐北連畿輔萬一燕薊有警此地可以倡赴援之師可以達轉漕之粟可以護南下之使若秦晉失守可以招聚其遺民豪士進之爲恢復之圖退之免割據之患誠選用撫臣假之兵柄使積貯訓練內衛宸居外援關塞未必非策也執事以爲何如以爲何如白下所數與往來者何人中間有志

世經集

卷五

八

礼

與鄭文峯戶部

別後以初二日至姑蘇次日與衡山南岷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淪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黃門靜思邀登惠山攝衣至絕頂南望太湖如衣帶循山東下湖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鴉乍有乍無真異境也

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多不經人
道然要之不抵牾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
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牆門人吳江陰峻
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
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以賊方郎佐北雍喜
得賢僚友為滿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慎菴
董進士後峯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鷄炊
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值暮乃罷
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門人鎮江葉節推
以明來迂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歸樓觀少陽被逮

世經堂集

卷三

九

章

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敕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
與荆川別十日至鎮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
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
忽大風吹予二人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
飲佛殿觀人皮鼓鼓蓋沂東以所戮海寇王良皮靴
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
也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龐
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沂東
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囊不為國家
出死力哉予二人嘆重久之哺時鄒別駕水東同以

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
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
薄暮風雨大作留宿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
蓋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略備惜公不
同之也

與王南江大參

頃詹友至僕適病臥不得一會負兄意多矣尤子偉
每相見輒道兄進學不懈殊深敬仰此學自近世來
誠無講明然古之講學率發揮之以身心踐履之實
所謂亦足以發是也今之講學率溺於口耳而又不

世經堂集

卷三

十

章

免揣摩承襲之誤則是講而不學非學之不講也故
鄙意以為性命本體之妙不須贊嘆位育功用之盛
不須思憶只戒慎恐懼是實落工夫能於此用工隨
其生熟皆有得力處決不至口談道德而身逐勢利
如近來一二破敗者之可恥也兄意謂何如此中近
事想已得之邸報僕求去不得進無能為祇自愧赧
兄幸有以教之病困奉狀草草

與撫按論均糧

近聞郡中為均糧之舉百姓騷然病之當此凶歲流
離載途劫奪時作謂當靜以綏之不知何急而重以

此也夫今之爲均糧之說者大率有三然皆驟聞則可喜而按其實則不可行也僕請先述其說次辨其不可行而及今之所當行者以求正於下執事蓋民之求均糧者曰田一也而其爲糧或畝三斗遞增之以至五斗或畝一斗遞減之以至五升其多寡若是懸絕也是不可以不均也有司之有志利民者曰松之民其日困乏而不能支由糧重也均之庶少輕乎是不可以不均也其有志釐弊者曰松之田糧斗則繁多易於增減存糧之弊由之作焉是不可以不均也夫三說者僕所謂驟聞則可喜者也然而實則不

然蓋松之田糧其在西鄉畝自三斗至五斗而其收租亦自一石三斗至一石五斗間有一石七八斗如金澤鎮者焉故糧五斗而租一石三斗者西鄉之下田也其在東鄉畝自一斗至五升而其收租亦自七斗至五斗間有以花荳代租如十四五保者焉故糧五升而租七斗者東鄉之上田也今姑以西鄉之下田言之租一石三斗除納正糧五斗加耗一斗其贏尚七斗以東鄉之上田言之租七斗除納正糧五升加耗一斗其贏不過五斗五升是五升之贏租比五斗之贏反不足一斗五升也而況均徭之編五升田

畝出銀一錢五斗田畝僅出銀三分乎又況近例五斗田不加耗乎以東鄉之上田比西鄉之下田若此則以西鄉之上田比東鄉之下田可知矣如是而欲均之之不可也松之糧視他省誠重然其重也非自今始也在我

聖祖時而已然矣僕聞正德以前糧未嘗減於洪武之舊而其民富庶安樂正德以後糧亦未嘗溢於洪武之額而其民愁嘆困窮然則爲利民之圖者無亦務食殘之去乎不當專歸咎於糧也且夫謂均糧而糧可輕也今五斗減而五升增是朝三暮四祖公之

計耳而得謂之輕乎又況今之均糧也上鄉畝四斗六升中鄉畝三斗二升下鄉畝一斗八升併昔之所謂五升者不復見乎卽其所謂五升者三倍而取之乎夫所謂上中下三鄉者其以田之肥瘠租之多寡爲等乎則如前所均可矣如其不然其無乃求以利之而反以病之將使東鄉之下田棄而不敢耕而通賦無所取乎若是者僕未見其可也松之存糧誠生於斗則之繁多然僕嘗宦於江西見其糧額獨官民二則耳然而亦苦存糧何也松之人減則而售田故往往以五斗爲五升江西之人減畝而售田故往往

以十畝為五畝然則舉一郡之糧比而同之亦僅能使存糧之弊不生於減則不能保其不生於減畝也庸何益焉而先擾之乎僕竊聞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先王則壤以成賦國家稱土以起糧稱土者非第其銖兩之謂也讀如稱物平施之稱謂使賦之所入與其土之所出適相稱耳今比而同之無乃非則壤稱土之義乎我

聖祖疆理宇內第其賦稅以為黃冊藏諸天府有司十歲一修而上之成憲舊章燦然存也而忽焉而滅焉可乎誠使有當於義有利於民冒而為之猶可也

世經堂集

卷五

三

五

今揆諸物理既不順質之輿情又不協而獨舉

聖祖之制而擅更焉殆非所以為人臣訓也或曰子之言均糧之不可則既然矣然而存糧之害亦子之所親覩也其將何以救之曰是其說亦有三在有司者加之意耳夫松之存糧有其人已往莫可究詰里甲代之輸者矣有其人尚存欲自訴理而無其階者矣有將為增減之弊故舉往時所謂魚鱗圖冊而亂之者矣今欲救已往之弊請令里甲各疏其存糧之數籍之於官遇有新長沙塗之當起科者或開墾蕩田之當升科者或查出飛詭田地之當復科者即使

世經堂集

卷五

四

六

糧為務則其為害必至如僕前之所陳然則其當均與否不待智者而後能辨也竊惟僕力學三十餘年今祿於朝亦二十三年矣縱未能澤及天下尚冀施之一方又念執事實任朝廷付畀之重斯民仰望之勤故敢披瀝以告伏惟照察亟寢均糧之令豈惟百姓蒙福我

聖祖在天之靈亦且幸法制之不變而錫福於執事矣

與撫院論水利

兩月不奉書非敢疎慢蓋既無私事奉干又不欲作

寒暄常套故遂落落耳頃工部以吳中水利移咨左右此不獨事體當然實以此事非旦夕可了況工費所出取給侵欠而所謂侵欠者又未必皆已輸官當此凶歲流離載途劫奪時作苟無其財而遽欲興役郡縣承望橫加科差則反失沃洲公題請之意而其為生民之病朝廷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故欲公詳議審處為生民造福也抑有說焉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間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車救愈勞當今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於得土亦當

世經堂集

卷三

五

利

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澇皆有備也階素知公所志所養特異流俗近見公政事益信其然不覺縷縷古人云功不必自己出階獻言之意也又云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敢以望於下執事

復呂沃洲按院

別久無緣裁候伏深傾想承蒞事之初即以旱災入告此不獨為民即於

聖主憂勤之心做助多矣賢者作為自別仰甚仰甚災傷恩澤例不過於存留糧內蠲去二三分而做鄉

世經堂集

卷三

六

利

存留甚少於民未便有濟今民窮已極然國家實未嘗於常賦外有所增加只為貪吏及其左右老隸猾胥所困耳又今府庫空虛賑貸無措誠根究此曹傾其囊橐以惠貧民荒政之大者也此外浮費如牌坊水手皂隸長夫及郡縣供餽之屬會見蘇州王守策中言時弊甚均望酌量減革期在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至於富民自可勸諭減價出粟去冬米價今已一兩若令減作七減息貸銀律取息不過三分八錢亦未為厲之也若只令依律取息不率則繩以法而不逞之徒乘時黨聚以貧弱借貸為名以強暴劫掠為事者却須嚴

禁痛治以杜盜賊之端昔辛稼軒為閬州當因災傷
於境內云開羅者配強劫者
斬朱文公亟稱之民窮固能為盜然亦或偶相結聚
至於犯法自計騎虎者勢不得下則遂冒死肆行往
時張上恃愛敢遂僭及乞兄裁之也階奉職無狀再
疏求去苦不見從不得已暫住今惟有修身俟命一
節工夫不敢不力以負知己使還附復不備

復王藥谷中丞

前月進扇承差還會上短狀猶未知公入蜀也使者
至具聞動履兼承翰教之及感慰感慰蜀去京師遠
其大姓怙勢以虐民其有司黷貨而玩法為日已久
撫其地者不出於庸庸自保則或行之不以漸出之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七

宋

無其本故前後被謗非獨俗然亦吾輩未有其人也
公訐謨偉望久在海宇蜀之吏士固當聞風革心矣
然中間施為次第亦望公詳酌而徐圖之蓋羸病之
人不可遽食以膏粱而不中不才之子弟可以養而
不可棄公不見范富天章之召對乎苟為無漸雖以
二公之賢且居廊廟之上猶不能安處以竟其志也
恃公道義忘年之愛僭及僭及黃太守華篤行君子
也如此等輩表章一二以勸薄俗其感動當更愈於
刑罰迂疎之見伏惟試垂察焉

與翁東涯總制

盛暑尊候納福伏審巡行兩鎮旌旗改觀至禱雨一
節懇惻之意直感動穹昊況於人乎聞虜已西行不
知其將誤我抑以各邊將士皆在宜大乘虛而往也
今何由得其謀而伐之且近時防秋之師遠近畢集
老弱充數似無益禦寇而反貽疲兵耗財之憂公何
以處此幸教幸教白爵李朝陽者僕素聞其謀勇因
與太宰司馬力贊於廟堂而出之今在軍門矣然使
不用其計謀不假之權力則兩人者兩匹夫耳雖韓
白何能為昨白爵謂僕曰宣大之兵不可用求敢戰
者獨延綏兵耳誠人得三百騎將之可必有功然不
客徒手招致厚廩食之非藉公不能也朝陽曰虜衆
方盛而我兵久不練未易與敵且須修堡寨謹斥候
嚴瞭望虜至疾入保使無所掠而時以精騎邀其情
歸俟兵練然後與大戰則虜可滅矣僕甚羨陋不聞
奇謀異策驟聽兩人言以為似可採也惟公裁鑒爵
為人素豪如使往大同恐與周總兵不相下趙總兵
行時曾與論駕馭白爵之術渠甚有見公誠以兩人
付之或足紓公左顧之慮矣僕聞智之短者不謀遠
力之小者不謀大又今百司各有專職以僕之不肖
而僭論邊事於公之前於茲二義胥有違矣然而不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一

六

宋

敢默者以 國之大計在是且恃公有豁然之度超然之識苟有獻策於公者雖在芻蕘意公且將進之況在僚案之末頗亦嘗抱憂世之志者乎狂斐之言多乃益甚統惟照察不宣

復呂沃洲

數日前傳聞江南有旱災未敢以為信及奉來攷知其果然不覺憂懼之交集也東南諸郡 國家根本在焉天時既如此而執事又且代去數百萬衆誰復能視如赤子憐而活之乎此殆不獨一方之患而已雖然僕於此猶望執事委曲經畫以授代者上紓

世經堂集

卷五

九

張岐

宵旰之慮而下以自盡其萬物一體之心竊嘗反覆思之而得三說焉一曰請折色蓋國家歲運四百萬石例不捐以與民而況今日國用方詘即使以破例為言亦徒增司計者之一晒而於事不可望濟惟請折色則於四百萬石者無損也然而凶年米價翔踴率一石值銀八九錢而起運米一石例折銀七錢以過江席耗通計實為米一石七斗有奇是民以米八九斗免歲運一石七斗有奇而其受惠常與免歲運之半等也故在有司可以請而民受惠多者折色是也不然民之命縱不蒙恤而有司稅額亦何由登乎

世經堂集

卷五

二

二曰舉官糴蓋松之田稅視天下獨重每租一石率以十四輪官又以其四具衣食給婚喪應有司之役其餘者二耳往年冬災而不甚民幸收其租之七八千時雖無餘蓄而其擬以供費者固在得以節縮而糴之故去歲秋夏之間米石不過銀一兩去冬則田盡汗萊租之入僅十二三以輸稅而不足矣猶幸一二巨室有宿儲焉故執事和糴之令亦猶得以行然而米石至銀一兩六錢則其所儲之罄可測知矣今又繼之旱災竊恐明年欲復如執事和糴以備賑彼號為巨室者死而莫能應也然則民將奚賴乎誠為先事之計請發府庫贖金及官銀之可以未解者擇遺廉能視豐穰之所及時而往糴焉至明年民艱於食分遺廉能以官銀之所糴者視市估減價以糴所以糴者為欲以銀還官也糴米他境不能無舟車之費即石計銀一分則以本值如米石以五錢糴而舟車之費每錢一分糴可也而以贖金之所糴者貸之所以為民無銀可以糴也歲豐米價必賤民之貸者至冬而取之使出息一二斗因以贖諸蓄備他歲可也廉能之吏不足則舉士夫之有鄉行及大家之好義畏法者佐之身必歷村落而勿聚於城市人必先耕農而勿以資游手如是庶乎其飢而不傷矣三曰使民自相恤蓋松之俗大家有田而不能耕必以屬佃

戶佃戶欲耕而不足於食必以仰大家其情與勢不啻主僕之相資父兄弟之相養故大家於佃戶雖或不能無虐而不敢虐者懼莫爲之耕也佃戶於大家雖不能無負而不敢盡負者懼莫爲之貸也正德以前民生裕而鄉無惡俗國賦登而獄鮮繫囚由此道也邇年以來有司數下討債之禁又重之攤放之刑於是佃戶嚙然動其不義不信之心而大家惴惴焉懼入於有司之罟昔之所謂相資相養者始變爲相猜相讎不惟債不可取償而租亦多負矣債不可取償其始若止於病大家而不知佃戶無所仰給則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不免於坐斃租之多負有司者莫不欣然自詫其茹剛之政以爲前無古人而不知租無所入則稅無所出積之而久逋賦日滋刑辟日衆則已亦且受其累起而欲救之而其習俗胥已敗壞而不可猝挽矣昔司馬溫公論荒政欲召富民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而我

聖祖立法於違禁取利違約不還皆有罰焉蓋至公平也爲今之計請罷去新令專奉

聖祖之法兼倣溫公之意開諭大家使各恤其佃戶

合閭閻已離之情敦末世已澆之俗則不必糜帑藏煩吏卒而民可無失所此古之治者所以必使民有無相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汲汲然留意風俗而非若世之吏務教誨以升木也僕於是三說間嘗舉以語人其知理道好古而迂闊者率以爲然至其篤於謀身與夫疑人而自信者則拒而不納何者前一說恐言災傷以忤時次一說恐叢嫌勞以自累後一說則直指爲士夫自利之私談又或以爲庇富人而代之遊說也非執事高明磊落表裏洞然僕亦何敢嘵嘵然言之乎瀆冒尊嚴伏俟採擇苟有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分毫利於民僕志得矣執事之爲貺大矣

復孫巡撫月崖

使者至伏審籌邊良苦然此初秋涼暄靡定亦望節勞自攝也僕素迂愚嘗妄謂將官之於儒生其才局意氣迥然殊途苟得其人須稍寬假文法且無貴以禮貌若只如往年律之太嚴使一毫不得展布甚至偏裨之臧否部曲之進退亦皆不得與聞而顧欲其俯仰唯諾爲儒生之爲如此則不待凌慢困抑而一謁見之間所以挫其銳氣而摧其雄心者日甚月深而不自覺矣仰惟執事弘才偉略必不襲常套然而

區區之忱不敢不盡千萬亮之

復賈環峯侍御

承示疏草謝教謝教今天下所以未治只爲貪吏肆行而貪吏所以得肆行者良由此輩廚傳之飾逢迎之巧奔走之勤請託之衆皆足以蔽上人之耳目而移易其是非之公故前之貪者旣揚揚而去而後之繼者靡靡然流而益下也執事此舉豈惟馳聲揚激正已格物固有本原今誠得執事數十人持斧竝驅埋輪迭出治安其有望矣去稂莠者不嫌於盡苟有伏慝佇俟彈章交淺言深臨楮惶悚不備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復歐約菴撫院

使至審旌旆已抵金陵一方父老子弟幸有託矣喜甚慰甚吳中連歲被災死亡載道中間幸免溝壑苟守舊廬者亦無復耕種之資飽暖之樂在明公仁愛誠不能爲情然先輩諸公亦非不留心民隱只緣郡縣之吏各爲身圖其贖貨無恥者旣不足言而稍知自守者又務以嚴刻取名如鷹隼蛇虎以搏噬爲快恩綸屢頒臺符疊下一切視爲故紙故雖聖明在御高賢偉人相繼出撫而民之無告不減於前耳僕迂拙不通世務顧嘗見醫者於凡治病必先以藥石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良民之奉法輪稅者無所勸勢豪之憑怙不納者乃惡之挾持上下公然拖賴者奸民之花分詭寄者舉無所懲其糧里吏胥侵收蒙蔽者亦無由證驗發覺是一舉而六失也鄙意乞明公以今年爲始嚴催徵之期覈侵欠之實仍於明年夏末秋初早定會計如先輩故事而又考求文襄舊政舉而行之則財賦可清風俗可厚而於民亦不病也恃愛不覺妄及然實不敢參以分毫私情伏惟高明裁察

與馮桐岡邦侯

使至知抵任有期無任欣慰東南諸郡國用所出錢

誠得人焉撫綏其民而供其賦稅此固廟堂之慶非獨階輩有併轡之賴也伏承詢及政理所先惟階不肖何能贊助萬一顧明公虛懷盛德不容不圖所以仰酬輒次所聞具呈別楮伏惟高明俯賜採擇至幸至幸

一吳下賦役諸法皆出文襄周公所定公才既高出流輩而巡撫吳下又歷十餘年習知其民情土俗故其為法精當周悉上下皆便至於行之既久而弊或生乎其間此則勢所必至與奉行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三

街才勇於取名而不自量其中實無所有往往取前輩之法而輕變之其所自託莫不藉口為民然而病國殃民則甚矣近有書與約菴公已嘗與論此更乞公為百姓遠慮講求文襄之法而修復之則斯民幸甚國家幸甚

一今天下財賦惟蘇松為最多故吏於其土者亦惟清理財賦為最急近年士大夫務為身圖而不復有為國為民之意其於財賦或苦其繁或鄙其俗一切委之吏書不以經念於是徵派之際有災多而免少者有總多而撤少者有當輕

而反重者有陽蠲而陰科者其始不過升合毫釐之差而積之則有千金萬斛之衆朝廷之恩詔歲頒有司之文牒日報然而民不被澤而奸猾所入人不下百千此殊可痛恨也披抉宿蠹宣揚聖仁使一方之民鼓舞稱快非公其誰望乎

一階少時見里中率以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民輸稅且畢矣近年不審何故青由之散恒至歲終於是民得藉口以逋恒賦及賦入不登官司不知此輩皆豪強狡猾之徒而樂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三

以為小民拖欠不復追理於是賴糧者漫無所懲而其侵欺者因亦無自考驗發覺國家之經費民間之風俗蓋胥病焉伏惟明公考求故事早給青由嚴查侵欺則裕國厚俗之大者也

一近歲松民之病多矣而其大者莫如糧長階嘗妄謂糧長之所以病由官司律糧長太嚴而其自律太疎耳所謂律糧長太嚴者何也往時糧長當西成之後為酒餉召其里中之稍饒裕者飲食之而求助焉太約多者可得米三二百石少者百石謂之開倉糧長歲取其家之贏以貸

於民姑以法例計之貸米千石可得息三百石
謂之放債合是二者故糧長雖費而其本不傷
其力不困近年官司一切禁絕以開倉之所助
爲嚇詐以放債之所得爲擾害夫以酒食求助
於人而人自助之准諸古昔實有相賙相恤之
義謂之嚇詐可乎不可乎有無相通自古則然
以本取息猶以母生子其在律文原未嘗禁而
謂之擾害又可乎不可乎明知其不可而故爲
之必欲糧長人履伯夷之行家有原憲之貧故
曰律之太嚴也所謂自律太疎者何也階往年

世經堂集

卷五

七

金

憂居見親友之役於官者其始也有拜見之禮
自管糧以及催督查盤之官莫不受賂焉有鋪
堂之費自吏書門皂以及民快坊甲之屬莫不
索賄焉其中也有買限之錢焉有銷限之錢焉
有乞免正身之錢焉有乞追欠戶之錢焉有打
發承牌之錢焉有冬至節年節之錢焉有雇人
代杖之錢焉有杖而醫藥之錢焉有解糧沿途
供給之錢焉有解糧常例人事之錢焉傾銷則
自多扣秤頭私易成色而不足之數責以償焉
出兌則不能抑制豪軍之過取而不足之數責

以償焉拖欠侵欺則受賄聽囑漫不查究而不
足之數又責以償焉至於勸借豫徵買辦公用
等項名色紛然雜出莫知愧畏是故曰自律太
疎也伏惟明公仁惠之心方嚴之政素有聞於
時夫仁惠莫先於恤民之隱方嚴莫先於制其
僚屬吏胥使不敢肆尚幸有以處此

復唐荆川太史

朋友道喪以諂諛爲愛僕所以數欲得兄書者冀聞
過耳非敢疑兄疎我也去歲所寄華翰兩月前已到
承教義理甚大然爲之却難每讀狄梁公傳未嘗不

世經堂集

卷五

天

木

慕其爲人及觀宋儒所以議龜山者又未嘗不悚然
汗下懼磨涅之難試也奈何奈何鹿園兄舊嘗聞之
而未及識茲與講論果見所養惜猶未有權力可以
究其作爲大抵近日格例太繁既使人難於展布而
忌才害正浸以成習尤使人躑躅不住今所恃者獨
天佑 國家庶幾陰護一二善類於冥冥之中不至
墮坑落阱耳方山聞已憂歸果然否會問幸道意

與陳皆所侍御

使至知已抵河東甚慰書中所云具見謙抑人生不
聞過不進道其病根率在自滿執事卽此一念便終

身受用無窮矣僕何以爲贊何以爲贊聞池鹽近日頗多似有加課之議此等事恐增加則易減免則難於國未見大益而民之不能堪將無術以救也執事幸慎圖之

與翁東涯

承示經營邊務已有次第甚慰其慰併守之議士大夫論及者誠不能無異同但古來謀大事往往如此秦之論取蜀漢之論攻先零互相是非豈不紛然盈庭哉然畢竟有真是須久乃定公何必以爲病也計士大夫所以爲此紛紛亦只要講求真是所在非有私心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昔賢之盛德而吾輩所當法者也恃道義之愛謹以請教伏惟亮之

與王鳳泉中丞

復套之難公昔行時蓋嘗僭論頃者石塘公言之甚易而僕方在散地力不能止因亦爲漫語答之而微示意於不能贊助之愧如昨荅公者是也茲讀大疏深憂至計與報幕府狀互相發公固未忘別時語耶廷議以有任事之褒且謂選將練兵買馬積粟自是守邊常務故特從此四事而延緩師期冀得中止頓

主上明聖畏天保民翻然永懷手詔改議豈惟公得免疆場之憂僕輩實自是始能安寢矣

與周崐山撫院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賦蘇松最重今其民力已疲竭矣然而國用方詘雖欲有以休息之不可能也昔宋新法之行程伯子爲縣令未嘗格詔不行而就中斟酌民便受惠士大夫間有志於程伯子之爲而才力又足副焉者非公其誰乎新命之下聞者莫不忻忭在階可知也使者至承翰教先枉感愧交劇承以新政下問尤見虛懷階雖無所知然既辱道義之愛且糜祿未去均有體國之責不忍孤負輒舉其要者四事具呈別幅中間語意或發端而未竟或商量而未決蓋俟高明再加詢訪耳亮之幸幸

一紓督通之患

松江一郡耳而積逋至百四十餘萬卽如明旨以五分徵之爲數猶七十萬有奇今欲取諸一旦民不駭以走則死於囹圄激爲寇盜可豫策也昨督通使者行階請以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災免赦免者併入五分數中而從二十六年例徵之以足其數所謂例徵者已見許矣其前

一說未敢任也階以為使者之出以督逋為責此事誠難望其必從乃若明公則職任有間矣試籌其可否疏請焉何如

一查易米之弊

敝郡歲徵秋糧其取民之數視起運之數率餘十一焉有司使其典守者鬻之而收其直謂之易米然以其在起運存留之外也官吏之惰偷者既莫之鉤考而其不肖者則遂與為姦利故其侵匿前後計之不啻數十萬而已夫竭民之膏血輸之於官顧又不在公帑而歸諸私橐可不謂舛甚乎今誠嚴為查究取以代貧民之逋於國用時艱或庶乎兩有濟也

一除餘田之害

戰國之良臣孟氏所不道也而往時君子或慕其勲業夫民之田計其贏餘分積寸累而加之稅其有餘與否蓋特出於丈田者之意未必實也又其餘田懸於戶而不屬於畝如曰一戶其田若干若干却不言其戶坐落某處同若干餘田若干有總數無細數民徒知戶有餘田而不知為某處某田之餘也故民之貧者其實田則已鬻去而餘田猶以戶存所加之稅勢不得不出於賠納

賠納不給則徙且死徙且死則勢不得不責之里甲其為害方輾轉滋蔓未有窮也聞此以非額賦特貴院知之朝廷不知也誠破流俗之見一剷去之萬世之幸萬世之幸

一處新邑之累

青浦縣地蓋華上二縣之惡壤也往時好事者議置新邑階嘗力言其不可而不見聽今其為累上下之人則咸能知之咸能言之矣夫有疽在腹背間不一致剗剔焚灼之勇而徒撫摩呵護之終於喪其生而已此在上下之人亦咸能

知之咸能言之然而非郡縣所能任也伏惟明公留意議處有以見教階亦不敢不盡力也與胡象岡學憲

數月來以會典迫促成書晝夜不得暇問候常禮遂成闊疎然在相知之深計不以形跡為罪也恃愛僭啓敝鄉張莊簡公完名全節載在國朝名臣錄而其子孫乃無一人在衣冠之列其曾孫熙舊嘗學舉業於不肖今則已受有司之役與齊民等矣竊以為叔敖趙武仁者所憐不肖往在浙時嘗一培植楓山之子及在貴省又嘗求康齋敬軒之孫置之庠序給之

祀田君子頗謂不薄不肖之事固不足論而賢者之後流落不振何以勸善公明歲出巡乞一留念引而進之於風教未必無少補也不肖非自恃其無私不敢為此言非恃公篤於道義不敢以此言進公之側惟照亮幸甚幸甚

與荆川

後峯至知尊體已平復甚慰追憶往時兄最無疾病耐勞苦顧邇年以來頗似不及昔豈非四十以後光景固然耶再至五十其光景大約可想見乃猶未得及此時用兄此僕所以每喟然長嘆而重愧於推挽

世經集

卷五

重

之未能也 東官冊立嘗再疏以請俱留中不報蓋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比兄上疏時又益以其區區此身進退維谷止可與兄道未易與他人言也會試錄一冊奉覽又是一番人才矣畢竟不知能有幾人為國家宣力臨楮悵然

與王思質中丞

曩令郎來道尊意聞之惻然然人情遇難則避見才則忌其來已久而僕固備嘗之矣通州為京師咽喉重地虜所垂涎城垣急宜修築十九日已對兵部言令覆公前疏請敕一道凡修城守城之事盡委之於

公中間合行事宜聽公條奏不意堂官既不任事而司中掌印者又值新易故遲此數日未見覆行謹當再催之承諭節制便宜等事統俟公條奏疏至請上批行即戶工三部自不能撓沮今未易與口舌爭也

復黃竹山長史

冗病中久失裁候承華緘先及良荷記存開 魯殿下素賢今又得執事為之輔佐當遂與東平河間先後馳聲矣部中近日凡宗藩奏請行止一惟據法吏胥固不能有所左右而權貴亦不能以私干所苦惟

世經集

卷五

重

府中無賴之人指稱驕害耳煩啓 殿下切勿聽之不獨保全僕輩名節實於 殿下所省不貲也

復王東華給事

承示召募民不擾而勇銳雲集甚慰步騎相兼之說尤嘉但聞虜志在臨清不知山東之兵足自衛否天下之事皆吾事也望與漁浦一密謀之境內豪傑之士正可收拾以備南下之寇此在巡按權力計能行也吳德州已內遷不知當如何處若必用以領兵須具奏與山東僉事乃可北伐之議向來 聖意甚銳今則頗聽二三臣之言謂不萬全不舉矣所可憂懼

者自虜退後已踰三月百司因循玩愒練兵時糧一無所有將來不惟不可攻人實不能禦人之我攻也所諭胡雄縣王侍御僕亦聞之侍御當別俟機會雄縣不知執事就可舉用否晨起裁復筆凍手僵愧不能盡

與歐南野少宰

別來且一歲未由奉書亦不得兄一書每念向在都下時兩日不相見意輒惘惘若有失豈堪此睽隔也去秋之事直是已已變後所未嘗有于時

聖主震怒萬姓駭懼莫能枝梧幸仗 宗社之靈旋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五

就平定然今猶未有策可以杜虜之復來也奈何奈何弟去秋嘗請釋諸有名將官及起用雙江太華又密疏請

上還宮御朝請與陸東湖同巡視九門守禦蒙

上召對面決求貢之議堅

上城守之謀蓋皆出於不得已不意事勢稍平而怨謗遽爾紛起故嘗草疏薦兄及苑洛東廓念菴荆川諸兄迄不敢上最後議祧議附違忤 聖情自意必罷黜而復幸留此在 聖恩真可謂天高地厚矣然在淺薄當此極難為之時而處衆不與之地進不能

行其志退不能潔其身狼狽拂鬱實大可憫可懼兄何以爲弟謀之偶驚山使者行便敬布遠懷驚山來顯望數字寄惠

復張白灘諫議

別來未由通問使至承華絨先及感慰俱不可當也大疏佳甚但恐當事者非有大公至正之心終不能行耳 東宮冊立月初請而未允擬再上疏而

主上見罪以爲逼迫又命毋惑於細邪故且緩之北虜正議與通馬市暫緩入寇以爲內修之地乃僕所深恐者士大夫一得息兵便晏然以爲無事此則將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五

養成不可起之痼疾奈何奈何僕昨乞去不得然而居此又不能有爲中心憂愧頃刻不能釋畢竟未知稅駕之所兄何以詔之病脾附復草草

復趙浚谷舍憲

昨得手教具知訓練之詳賢者作用雄偉如此腐儒素餐負愧多矣負愧多矣操軍併班誤載 敕書閣中已許爲兄改正但集而後散勞費實多不知可先據部劄免調否許叅將今安在其人分數何如兄意若必欲易之可速以不到之故呈部大段此輩不難於易難在新者果勝於舊耳兄固嘗佐職方能無慨

於此乎少峯所募兵聞亦可教惜無善統之者王思質襟度志尚俱佳至於兵事恐南人終非本色望兄開心與一講究此不獨為思質亦自可得助也

復荆川

五年不得書忽奉華劄為榮為重不肖近來所大皆頗具徐推官書中生年四十九鬢髮皓然盡白兄試念此以為情況何如也此中朋友甚少大槩十數年來有意思者皆已摧折只存得一味慎默無識見之人便為高品此外皆貪佞譏險之徒其相與結納交構坑塹滿前使人一毫展布不得蓋其積已非一日

世經集

卷五

五

之故矣浚谷兄入朝其初或詆為疎狂或笑為古拙至其後則遂指為邪黨而思甘心焉故不得已姑出之於外至若用之領兵置之山東則竊有深意委曲而處焉者也近山東兵以精健冠諸軍士大夫方相與服浚谷之才而忌者又謂此兵驕橫無紀律流言喧騰至形容奏嗟乎士居今世其欲有為也豈不信難哉去歲銳意欲屈兄出山後乃未果蓋深有所懲也趙道長具述兄隱憂之詳不肖亦為言憂有出兄所云之外者計渠能口道臨諸瞻邇不一

與趙浚谷

東行不克奉送每自念安居飽食於內而兄冒盛暑身披甲握兵以先士卒愧悚不自寧然儒者實用則既已低頭拜兄矣

主上深知兄壯勇但不欲置諸無用之地是以不果留兄古北去京師近

上所注念倘賊道古北東犯冷口兄須遵 聖諭守此信地慎勿輕聽調遣負

上重委傳聞虜騎上下峻坂如履平地古北通賊之路恐非一途去年之事可鑒也援兵不可嫌其多蓋

諸兵雖不足為兄先驅然亦可為聲勢之助兄家先

世經集

卷五

五

輩充國用師大略慎重如此恃愛僭及不罪

上雙江先生論戎政

昨閣中奉諭條上京營所當改正者數事茲奉 旨朕所諭卿等所議即舉并未盡事宜兵部一併議奏施行輒有鄙見奉備採擇

一階向嘗言京營馬四萬匹宜減去二萬匹以省草料之費而於產馬地方每匹照例折徵銀二十兩以甦解俵及寄養之苦所省草料銀所徵馬價銀就可以養邊兵昨欲以此 上聞因將東瀾言管馬實無此數故不遽奏今宜查明議

減

一三營子粒銀舊屬戶部供養馬之費去歲咸寧題取作銀牌賞軍夫賞軍固不可惜財但以賞軍為名實則任意侵剋至使巡視科道官不得稽查此却非法也宜為議處

一京營將官奉 旨考選去留望力贊守朴秉公盡法以快人心三副將皆下下而李鳳鳴周徹又其下者不可容也至於他日推補尤須得人不然營政豈可得而舉 君父之憂豈可得而紓且無乃使天下有以燕伐燕之議乎

世經堂集

卷十二

五

一營中民兵可罷罷之如不可罷稍加選汰照舊統以將官而以兵部堂上官一人提調庶他日巡視九門可得用也

與連白石中丞

運道之阻此中士大夫正共憂之昨會東谷礪巷僕為言南方輸米一石入都計須用米二石每石以銀五錢計之凡費銀一兩而京師軍士得米一石賣銀不過四錢若以今年未到之糧令明歲每石折解銀七錢却按季以銀五錢折米一石支給軍士如此則每石百姓可省銀三錢軍士可多得銀一錢而朝

廷有餘銀二錢可供他用至於旗軍之行糧修船之料價又皆可省而貧軍亦藉以少甦二公頗以為然不意鄙見乃與高明偶合當為公力贊行之也使還附復不盡

復胡大尹政

承示輔兵之議具見執事志存國家僕輩負愧多矣此事若 朝廷肯主張則蠲免雜差事無難處所難者教練一節耳大抵唐漢以前民與兵不分守令與將領亦不分其責專其勢便故此易行今則守令之外不免別用將領而將領未易得人貧者謂民富

世經堂集

卷十二

四

於軍肆其科取知自利而不知教情者謂民素不習行陣畏憚煩勞而不肯教如此則輔兵雖設終不可用於戰守也即使改今之制以教練付之守令為守令者將終歲教之則太數而害於耕必待農隙教之則太疎而荒於藝且今防秋之師嘗以五六月至邊十月始罷罷則疲而不復可練矣若以此施之輔兵不惟農功妨誤亦恐無有教練之時故曰教練難也僕嘗考京營之兵凡十二萬人夫既設輔兵此十二萬人者將廢之乎則拘於法制而不敢將不廢乎則是此輩安居飽食而反驅畿甸之民代任其戰守之

勞又苦天下之民多出一番養輔兵之費恐非計也
竊惟營兵者固燕薊之產也練營兵者本將領之事
也如能為教輔兵得將則亦能為練營兵得將將既
得矣使就營兵之中擇其少壯勇健者留之其老弱
疾病者去其人而勾丁以補之丁又病且弱削其籍
而募民以充之汰簡既定然後選教師明賞罰勤而
練之則法制不必更而兵自可精虜自可禦然而不
能者其本固別有在也夫本之所在僕猶徒能言之
而不能正也況執事乎徒因來教發一浩歎而已迂
疎之言非以相訐難實欲取正賢者倘有高見幸不
世鑑堂集 卷三 四

客往復

復鄭澹泉太僕

隔遠不得時奉書計相知以心不在跡之疎密也此
中百事大略具邸報及士夫所傳弟碌碌無所建立
濫被加恩既以為愧而國本未定虜患方張人才
凋落民力困憊又種種可憂之甚日夜惶懼鬚鬢皓
然成老翁矣奈何奈何急欲挽兄過此同商量萬老
亦頗相信而事不能盡由己出故猶未得遂大都賢
不肖進退全看天意如何非人謀能勝也言及此不
覺嗚咽偏疏請建儲候旨未下惶懼莫知所措

蓋非計一身利害直恐請尚不諧耳

復彭草亭撫院

遠承翰教所謂啓沃弘禪之功固不敢當而調和苦
心則實百倍非公素知我何以能言之至是今江南
困敝公之所知然邊報甚急軍國之費歲增三十餘
萬司計者自加賦之外別無籌畫不惟民力不堪兼
恐椎髓剥膚猶不能完足此數國與民兩無下落耳
青浦勘革足為地方之幸但聞近來郡縣吏胥縱恣
太甚即如市馬段疋官價每疋已給銀二兩民間又
每疋加銀二兩而該吏與機戶通同乃以極惡濫之

世鑑堂集

卷三

四

物起解至有一疋而兩接三接者兵部驗看中發
回另買計他日買完又須重解一事而累解戶往復
三次此其為害豈在俺荅下也夫禁伏兇人所以保
安善類惟公一訪察而痛治之糧房吏書作獎尤甚
全仗公查究庶小民受一分之惠耳

復張東居中丞

虜賊西海之敗前月嘗聞一士夫言由公用計所致
茲承教具聞其詳即古豪傑出奇制勝何以加此敬
服敬服今北虜內犯與否全在奎虜東渡不東渡而
奎虜之不東渡實賴公制之震之以威唱之以利激

之使報讎於西挑之使構怨於北此其大略也望公留意若夫增兵益粟進才去貪凡有見教僕不敢不從中贊襄也

與胡暈陽侍御

承示時事具服高識 中宮冊立待 建儲後即自定今所難者 元良之請未易得從耳臣子之義祇當自咎誠意不能感格敢有他云耶加賦已有 旨罷議民兵邊戍姑俟冬初處分雖不能遽革要當減省得三分之一待過明年京兵漸強薊鎮漸實當次第放歸也此僕所自料量主張者幸且勿對人說盛暑自愛

卷五

聖

與趙浚谷

使至知駐兵通州暑雨尊候何似殊懸念也自古來清平世界率被小人受用作賊及至多難則賢者當受而已楊子近有吏部缺再三薦之萬老不敢當惟許以別部相處鄭澹泉萬老幸許推坐院矣竟為勢屈奈何奈何南野八月間纔服闋雖已差人促之計須九月終乃可到秋講不能得其相助也昨大同報虜賊犯遼東此時遼東多水未可馳騁恐竟在喜峰

兄可密差一知事人往看喜峰道路因偵其向往今年李虜不渡河其東行者只把都一枝俺答亦以病瘡不同來賊勢弱可破也餘俟再奉告不備

又

兄所領兵部中已題奉 欽依赴信地如欲少休先以公移知會太華待有警報而往可也此兵大將以與上相不合力欲罷之乃僕私計有決不可罷者因委曲調停復此後命兄宜一意撫綏教練以立奇功屯田議於國計甚有益但恐兵中多富貴豪俠之人不堪勞苦而近時士夫喜論議無識見又恐別生紛紛且請細思之俟防秋後再商量也

卷五

聖

又

承示虜賊動靜彼既相攻則我今歲似又可得僥倖無患矣近日新政計已有聞其亟收大將兵權及以京邊兵分屬二將者從僕奏也 聖明舉動如此月食之祥當別有在虜會豈足以應之耶承枉教佳篇多謝多謝連日偶過勞病未能和也新帥已點用時陳矣附告

與熊北原太宰

前月令孫至獲領翰教茲又承華劄兼惠膜儀無任

感荷近來中國困窮北虜驕橫使賈生處此計當日
日慟哭而士大夫方以納賄為能宴安為得譬如病
人內虛外感二證交侵庸醫徒見其尚能言動岸然
以為無恙忘肆一如常時此於理勢豈可望生活僕
以淺薄謬居重地日夜憂愧隨事救補非敢不竭心
力顧掣肘牽制畢竟未有裨益如近者罷咸寧之戎
政分京邊之兵權皆自僕發之

主上幸見聽矣然咸寧去而議所以代之者未必賢
兵權分而議所以處之者未必當僕極口爭之今猶
未定乃知格主之心固難格士夫之心尤不易也

世經堂集

卷三

聖

張

伏惟明公有以見教至望令弟行謹此附謝臨楮不
盡傾仰

復胡梅林侍御

承惠書陳說夷情及戰守之得失了如指掌非公固
不能知此非有公筆力亦不能寫得如此仰甚仰甚
但設兵以守設專官以督其事不審歲費幾何民力
能勉強出辦否數年之後人情懈怠備弛而費不可
獨則是利去害存也此中更別有妙處否如不設提
督官而只責成守巡郡縣可否望再教近來人才凋
落識者深以為憂靜峯公他事且不論自入楚以後

無一杷入京師數遭訕怒毅然如初只此自守之節
眼前士大夫真不能到諸凡望為保全一短本不足
以掩二長況其短者乃由於不能着力非有力而不
肯着也特知愛惜及不罪不罪

與趙浚谷

勿冗中不自記憶賤辰遠承念及兼枉高文之賜感
不可狀諸名賢勳業在淺薄誠不能仰攀然以辱期
待至厚不敢不勉惟兄終始誨教之至望大同兵先
已遣出關許璽効疏即日具覆但民兵罷留之議尚
未定故李逢時未即推補稍待防秋後處之也屢對

世經堂集

卷三

聖

張

各部言凡邊軍行糧賞賜日前奉有明旨者今不
可驟行減削恐怨歸朝廷恩權却落私室只著實
練京營之兵漸漸減去入衛兵馬則費自省而當路
者無遠見每多異同未能盡如鄙意如此節是也奈
何奈何時陳雖老近見其一二事殊有機謀兄試細
扣之如僕言不謬就望轉語太華也

與王在菴中丞

此中傳聞邳徐水災直是史冊所未嘗有當此民困
財拙之時而病民耗財之事偏出乎其間不敢上怨
天數只當自咎其所以致之者而已兄事原非旦夕

可辦書生不達好為浮言在鄙人却不敢聽如前日邸報中云云是也兄亦請毋以此自沮自惑凡事不可計利害成敗專論是非乃可耳

與張南川中丞

曩使者行附上短狀計徹尊覽延綏舊有兵二枝策應宣大今入衛之兵止是此數而去歲增兵七千俱已請給衣糧若此七千者其數果足其人果可戰則是延綏兵雖云入衛實無損舊額也但不知中間何如耳幸有以見教前書請制虜之策仍望細籌詳示之

世經堂集

卷三

七

與連白石

邳徐飢民近奉 旨賑卹地方想可免意外之虞矣但議者謂運河開濬不若舍舊圖新之足以順水勢而財力亦適相當又謂警巷所開新河必須築塞使淮流以全力北注蕩決浮沙可免停積而淮陰之民亦可免於水患不審高明之見何如幸詳議見教

與何太華總督

頃者與劉趙二總兵論營務偶及薊州事不意渠遂以奉告然此意向固已與使者面言計使者亦先以聞矣保定原屬公節制今如欲選精銳以聽軍門調

遣或具奏或徑行咨無不可者時陳一老卒耳僕豈愛之重之不欲使受公節制哉顧此乃入衛之兵非策應薊州之兵於事體未順且彼去歲曾具奏以兵守古北白羊奉有 俞旨則此與受節制者何異公何不出高才之緒餘駕御奔走之而更欲兼入衛之事使陳得諉其責哉如陳衰老不足任而別有雄才可代陳者公上為 國家下為生民當即抗疏請易將庶部中可施行他日地方或有疎虞公可無遺憾尤不當留此不足任之人於節制之下使至誤事也僕受 主恩深而於公有休戚相關之誼故不敢不

世經堂集

卷三

哭

盡其愚千萬照亮

荅孫聯泉按院

遠辱惠書知留意斯民懇切詳到至感至仰今兵事方殷米價騰貴若及此時發倉粟減價官賣之則起解之銀既可足而民亦得受一分之惠如不然就此米養兵而別以官銀代解則民之買米輸官者庶少寬一分也乃若米多則二說不妨兼舉高明以為何如海防已特設副總兵且奉尊諭用湯子矣傳聞郡中按版籍每三丁抽其一以禦賊夫此田里之民不習兵革雖多何用徒為里老開一騙局耳今湯帥

見領卽兵凡三百人若令其再於邵徐選調七百而於崇明沙上之人及各縣鹽徒中招集一千益以民快一千人共三千人配搭作十枝每枝統以把總官一員分布金山上海太倉嘉定常熟及海口要地每一處有警卽鄰近三四處各馳援夾擊如此旣可成功而亦不致大耗養兵之費也伏惟高明裁之

又

使者至再辱翰教知爲地方用心甚苦使發得公至海上經畫一年豈至無備若此哉湯帥先奉教已推用其事權具部劄頗不輕矣操江兼領海防議者謂

世經堂集

卷十三

无

非舊制故前此有旨罷給敕之議茲部中不敢復請思質兼管之說本善但思質蘇人恐於行事不便而公所謂他日之慮尤爲深長姑待再處大都平賊只兵食二事今旣有湯帥職用兵只得撫院肯爲措置錢糧使不窘於用則不必增巡視不必留操江而戰功自可成今士夫有高才大略且懇切爲國者眼中僅見公一人湯帥旣由公薦達全望公爲之主張使得展布乃有益地方而不累知人之明也外鄙見五條奉覽伏惟高明裁之

一古人有云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重介冑之士

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武臣在外其貪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吾輩扶植作興往年湯子之父嘗總兵海上其始當路諸公敬禮之則有司不敢侮而得以成其功其後當路視爲贅虎則有司亦日見其可慢可惡而卒至於罷今湯子來望戒諭有司除知府外其餘自合執屬官之禮而巡捕官尤不宜與衆官等至於文移有行慎勿阻抗庶彼得行其志而盡其力蓋此乃上爲朝廷下爲地方非故欲崇重武弁凡我縉紳只

世經堂集

卷十三

无

以闡相如之心爲心可也

一調兵格戰固總兵之事乃若糧草器械及差遣哨探人役須有盤纏犒勞獲功之人須有賞賜則全賴撫院處給古語云天下皆爲利往皆爲利來漢高祖之任陳平至不問出入若舉大事而惜費太過事必不可成且寇久不滅爲費益大望於應付常令寬裕庶彼能奔走下人而得其死力也

一湯子所帶卽兵於地方不能無擾然方資其用不得不稍寬之惟優其供餼重其賞賜然後可

責將官約束以法耳

一凡為賊作耳目及地方無賴之徒假賊名日乘機搶掠者捕得即杖殺之勿如常監候庶民有所畏而亦可陰杜劫獄反獄之端也

一倭賊破城輒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預徙村落以為逃避之地此雖非人所得已然有司則誰與共守者宜嚴禁止之

與方雙江郡侯

日者不勝鄉曲之私以撫字煩公不意乃有兵革重為公累殊不能安然今兩畿十三省之中用兵者凡十有一至如杭嘉蘇松諺所謂天堂也而盡已為戰場豈非士大夫之劫數耶惟公忍耐忍耐上海及縣海濱之民既遭焚掠復廢農工若不為蠲常稅不惟民受其敝即官府催科之責亦豈能副望申請轉奏縱不得全免或折納或緩徵俱不為無益也撫按處已有書達所望公先發之勿勿附候不盡

復趙浚谷中丞

大疏俟部中覆奏即補入 敕內至於斟酌劑量使恩威並流預杜意外之變則在兄作用昔人謂去齒以漸此良法也雙江所云荆川所擬皆不可謂知兄

然亦不可謂不愛兄逆其意而略其詞斯可矣張堅輩未奉教之先已各有 成命今難遽移姑候再處聞新補兩叅將者亦勇健請試之何如入衛之行兄不可不豫計但必賊已踰關乃可就途蓋賊將從宣大東犯兄出太蚤恐彼乘虛而西耳劉承惠既調入老營堡之守亦望留神餘不及盡

與孫聯泉

使者行後且踰月深惟公為民勤懇非不欲時奉起居而道路多梗未得便鴻又方有防秋之事遠稽問訊良用悚惕海寇據撫操所報似已就平及觀浙之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奏報叅之傳來口語又似去而未遠伏而未發不可即謂寧靖此二說果孰是也上海嘉定皆遭寇患而上海為甚以理以勢須為築城但今民力殫屈自築城外養兵造船置器諸費不一而足今當若何為處城未訖工之前又當若何為備聞董僉憲不獨知兵於民事亦甚了了鄙意欲乞檄之領兵數百人駐劄上海就委經理築城之事使人倚為長城復其舊業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地方諸臣功罪方煩公查覈聞郡縣申報多掩護之詞乞公一親臨其地按實分別輕重上聞庶後來人臣不敢輕棄其邑負國殃民肆

行無憚也向承教欲有所條陳想為操江革任總兵未到故未及具題更惟留意特知愛至厚兼以事干地方不覺縷縷統希照亮

復王敬所學憲

別來久缺通問承使翰遠及良荷不遺魏公傳之示具知微意所在魏公之功莫大於定策而其不動聲色尤難自古來能任大事惟狄梁公及公二人此固僕所學而未能者也承教感謝感謝

與解總兵

朝廷以執事有盛名簡畀將旄所倚注甚重僕亦深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三

抱國家之憂於執事有私望焉近日地方諸君所以不能取勝者其弊有四一曰駕馭無術如重邪兵則兵則又抑邪兵使二曰賞罰不嚴如先登者往往為

心各不附之類三曰分數不明如邪兵與民壯等合為

逃者不能按四曰出兵草率如募到義勇既

不容不却及至查責而其根本則在將領智勇俱乏偏裨

給衣甲器械即不奉令茲 聖明處撫臣及舊將法亦嚴矣後此地

方愈殘破 聖怒將愈不可測惟執事勉之勉之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二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三

書二

上聶雙江先生

昨得馮南江一書奉覽傳聞倭寇攻蘇州垂陷殺死同知一人又聞江淮之間倭寇縱橫水陸俱阻道路之言雖未可盡信然觀蘇松撫按自四月十三奏報後迄今踰月杳無寇退之報則事勢大畧可想也承遣李叅將選兵南下二郡有更生之望矣但昨疏匆迫處置尚多未備如云剿殺而不明言直抵蘇松則兵無定向兵五千人法當作二枝用把總等官分領

世經堂集

卷三

一

三

而不曾明言聽其徑自委用則偏裨缺人兵既分為二枝勢須得救書旗牌乃能調遣而不曾明言請給

則行事未便伏乞為補題一本其差去部官御史或

選兵畢即回或部官先回而御史比照紀功科道例

隨軍前去亦望於請差部官疏內說明庶可省彼自

題遲悞時日司中原無用兵之意昨只勉強為之所

以不肯詳思具稿老先生職在本兵志存憂國乞自

一力主張作速題請不獨二郡之幸亦可慰

聖主用心之望也情切詞直伏乞恕罪

復王思質

每聞賊勢猖獗輒爲國家及爲公憂懼然我師所以
屢戰屢敗非是無兵乃是無將豈有兵行而偵哨不
設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犯難而輕進者乎狼兵雖勇
望公審戰守之宜慎重用之不能禁再挫矣聞沈希
儀老將善用兵誠奏起之當得力又聞武義有丁森
者能知天文地理習兵事試禮致而扣之如何公今
日之事只有向前更無退後着數望悉力爲之悉力
爲之

復屠竹墟撫院

民之望公何異望歲茲聞旌節已蒞海鄉安全當有
世經堂集

卷三

二

杰

賴矣三復大疏情真語切自來中外告君未有如此
者卽公此一點實心推之寇不足平也調兵之權半
洲公已重惟公與共謀之但鄙意謂倭寇乘風越潮
去來靡定比之苗賊住有巢穴者不同況內地姦民
爲作耳目處處而是倘兵聚則避匿不來兵散則突
至肆擾然則民之受禍何時已哉故調兵不過目前
救急之事若乃經久之策不知當若何設施願公之
留意也聞地方田業盡廢流離未復果如此則今歲
常賦何從取足明年耕作又復何賴嘗奉書聯臬道
長求其下招輯之令上蠲免之疏惟此二事於公職

事更切望作速爲之若從中贊襄則僕不敢不盡力
也敝府方守廉明有爲望公推心委任草亭兄於民
實有惠愛但欠振作領兵文武吏士全無畏憚故貽
地方之害公今有旗牌事權又與草亭兄異矣竊謂
債師之臣縱未能斬首姑取具失事招由痛杖四五
十革去冠帶使立功贖罪而諸兵之首先逃潰者查
出一杖殺之則軍令行而不敢不力戰他日團結
之政亦可行矣惟高明裁之

復王思賢

承惠書知旌節將至甚慰今歲虜以相攻不暇犯我
世經堂集

卷三

三

杰

而雲中收獲大異往時公乘此及朝廷差官經理
之會一整頓戎務當卽改觀也馬芳驍將所領家丁
多健兒降虜聚則爲兵散則能作賊至於龐悍則武
人之常不足較者惟善撫馭之爲望

復張半洲總督

聞公親出督師備極勞苦主客不協未克成功而傍
觀者不相諒致挫聖心中間委曲計使者能道然
公今日受任既專則施爲自易此賊旦夕殲平論功
大拜固當不遠如目前之事不足道也鄙見一二條
附呈別楮可否統望尊裁餘不盡

一聞督府新開文武吏士只知撫按而不知有督府此須一大振作往年陸水村討流賊過江之日首斬指揮二人其下乃用命夫殺人之事本非所以勸公然行兵在威不如此則威不立又動調軍馬原奉 旨抗逆者參奏拿問公於此等處恐亦不能做人情新奉 旨責公甚重不可不仰體也

一敝鄉雖素稱無兵近來亦稍稍習武事至於沙兵又嘗用之而有効者今調來客兵原非素練又於地方利害不甚切身徒費錢糧無益戰守

世經堂集

卷五

四

似宜揀其不足用者次第罷去而加意作興鄉兵沙兵不惟眼前可得力亦永久之計也

一聞蘇松濱海小民頗與賊往來貿易賊因而賄之使爲耳目故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者夫使賊深溝高壘絕不與我相通我則無可奈何矣今既與吾民往來無間彼能用吾民吾顧不知用之何耶濱海大家久已搬入城中凡居海上者皆其佃戶家人若郡縣肯畱心就大家中訪求豪傑深結而厚勞之使通其佃戶家人以爲我用不惟可得賊情亦可使爲內應也

一任兵憲素得民心俞大猷素稱將才望公諸凡與謀信而任之母使儉人肆其譏間緊要緊要復章陽華太僕

承示地方利害讀之惻然夫將無紀律總督提督所得按法而行誅也兵不可用總督提督所得選擇而調也法孰爲利事孰爲害總督提督所得舉措而更張也今乃一切付之不聞嗟乎此何異婦人木偶人哉

天子震怒而行罰其不可謂過矣曩大疏至有增令之說議者或謂

世經堂集

卷五

五

金

祖宗之制不敢擅更或謂有吏無兵不能禦賊且每鄉而設一吏則太繁十數鄉而設一吏則與舊無異中間築城置厠添設俸米薪草費尤不貲無能措手或謂今之縣吏無不娶錢至於江南諸令倚恃進士尤多倨傲侮上虐民不可勝說今增置益多民害益甚有此三說是以僕亦不敢主張今承教當再與該部商量也使者還值有小疾附復不能盡國家事重鄉原禍切更望有以誨之

與周石厓撫院

前此嘗兩奉書并遺謝生晉謁伏承翰教具領自任

之重百萬生靈可望更生矣僕愚昧每妄論天下事以爲非中外協力不可成況江南實朝廷財賦所出僕先世墳墓所託公凡有所注措敢不力圖奉贊平輒有鄙見一二條具呈別楮惟賜採擇幸幸

一江南郡縣之吏驕怠成習於民隱兵事絕不關情向來撫按諸公又姑息太過遂益恣肆今公須以法督率之而痛繩貪暴以收人心尤爲緊要若其廉幹卓絕宜超擢者亦就隨事題請用彰懲勸僕無不竭力贊成也

一聞鄉間小民往往爲賊運新送米利其厚值不知郡縣何故不加禁捕賊既與民相通又不知何故不乘之以行反間樹內應至於團練尤不見舉行只專專坐守一城視城外百姓若痛癢

一不相聞者此弊須公一痛繩也

一賊舊在內地者既不曾退去而新至者又日增多如此雖時有斬獲豈能盡絕況賊勢益盛則我勢益弱不能敵乎今須整飭海船拒之於外而用狼兵湖兵攻之於內又鼓舞鄉兵四散翦之於中庶可望平耳

一沙民本能殺賊但爲前此供給不足賞罰不明

故縱賊不殺或反爲賊用今若優以養之之費重以賞之之格資以器械結以恩信必當得力至於鄉民斬獲賊級即時行賞毋使吏胥刁猾侵漁則明信之下亦必競奮任兵憲素爲士民所信服專以任之可也

一國家原未嘗爲幕府設有用兵之費勢不得不取之於民今士夫槩以爲非者迂且妄也但有司於民財既以不得已取之亦須以不得已用之而向者或飭厨傳盛宴會怡然若無事之時雖所用未必是前所取而民疑於其跡遂謂上

人假養兵之名爲自奉之計故夫致民之怨謗者有司之疎也今公於當用處慎勿畏避惟乞戒諭有司思所以弭謗者而改之則可耳

復張半洲

承示地方募兵已有條緒甚慰昨永保調兵之請聖意初難之僕以爲倭寇猖獗本地無兵故不得已募之邳徐邳徐不能勝故不得已募之山東山東又不能勝故今不得已調之永保若欲不調是棄此方也聖意遂回已奉有明旨矣此兵雖善戰但賊止謫詐指授方畧更望加意又各處調募之兵四集

合置一處恐互相觀望及或爭功競能釀成他患請使各詰一處自爲戰守以消前所憂而因以分賊之勢何如何如

復周觀所按院

承示大疏讀之惻然敢不力贊當事者圖副盛意聞青村失守甚駭近日奉 旨責成守令蓋因守令苟以兵事付之將官不爲處置錢糧器械有坐觀成敗之心故以責之今聞督府乃遂令知府領兵夫知府一府之主也知府既出城守必懈且知府出戰必以精銳自隨以精銳自隨則城守單弱萬一賊乘虛襲破郡城悔將若何以此奉 詔真所謂疑人前不得說夢也此事全望公明示利害使作急改圖庶幾上可全 朝廷境土下可保百萬生靈耳

復張半洲

兵事此中傳聞紛紛得華翰始知端的然竟亦未知狼漳兵何時可到賊諭詐特甚我兵所以破之者何術也承示鄉民欲假募集爲賊內應此事固不可不防然安知非賊見鄉兵漸奮縱此反間以離沮之乎若密諭所司凡募到七八等團之人只以好語遣守他處勿令入城仍令所募鄉兵什伍相結但有與面

生之人私語潛通及或倡爲賊不來攻賊不必備等說懈怠衆心者許同伍之人即時擒送官司究治奉令有賞不奉令有罰如此則患可潛消而賊計亦不得行矣伏惟高明裁之損惠厚儀在知己之賜無不可受但在今日交際之禮似且不必講輒附返璧更希照亮至幸

與周觀所

傳聞八九團之賊已漸敗去若得乘其勢衰督率諸兵一掃蕩之然後分遣文武吏士能陸戰者據海堤以拒守能水戰者集舟師以邀擊而公與撫院時一

世經堂集

卷三

九

章

巡歷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則後患庶可弭矣今農事方興小民雖欲耕田牛具穀種皆無由給若不與處竊恐蠲免之恩不可屢覲而太倉虛耗亦不能支然責官府措處又無其力鄙意欲乞公與撫院曉諭大家各收卹其佃戶許明白借貸錢米依律起利三分違禁違約各罪如律其大家有能弛利者官府與行獎賞庶幾田可遍耕而民食國儲皆有所望高明以爲何如

與俞總兵

聞執事之名甚久冗病交困未由以書相通甚愧甚

愧最爾倭寇以執事智勇當之計不難翦滅所患只是權力不足文法拘牽茲幸與石厓公同事志意相得功固可必成也向見執事與翁夢山書力主水戰石厓公既已上聞報允矣不審今海船成造約有幾何駕船之兵取之何地鄙意欲望公就華上二縣鄉兵中選其便於舟楫者教之水戰其奔走矯捷者教之陸戰如一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人者教成可用漸增松人漸減漳人庶足為永久之利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與朱兩厓禮侍

世經堂集

卷三

十

禮

相憶之苦南北情同乃弟則又有大苦者兄不能來南野不能活雙江不能留子然此身如殘蘆敗葦獨立於霜風之中此其為懷當何如也詢之占天者皆謂今當剝復之交不知果能如所云否兄亦曾聞人論及乎便間幸見示

與王思質總督

昨車從過都門不得一面領教甚恨然公之忠誠與夫經畫大畧東湖及小兒皆頗能道之而大同之政羅鎧述之尤詳殊為朝廷賀得人獨鄉邦借重也即日審虜騎已退從此春草發馬疲計必至秋高

乃復起狂謀聞屬夷哈哈赤部落盡為虜掠劫以去其地頓空此處水草甚美萬一為虜所據則我與虜為鄰無解甲之時矣往年見王中丞藥谷張兵侍頤齋云邊外有霧靈山者若據此守之則自古北至喜峯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世所謂弓弦弓背之勢也霧靈山南即哈哈赤所駐牧地向為哈哈赤之故不能取今似天以授我望公再細訪乘此時急圖之如可移兵出守則為移兵之計聞山勢高峻口子不多路亦甚狹計所當築邊牆不過三五十里只川內須築城堡以居戍兵耳若力未能移兵且招募屬夷之願居者量助築牆之費使得據守以為我藩籬此事關繫甚重但僕所云皆出訪聞未嘗實見全仗公之留意也

與龐惟明員外

南行不及屈過少坐抱歉抱歉若到家時兵事勝負必已定勝誠幸矣萬一不如意則局面方新今未能預告惟團練鄉兵一節勝負俱不可無蓋勝則當為日後之防負則當救目前之急客兵既不足用不得不仗此也自來天下無全利之事聖人不過就其間擇利多害少者為之凡團練鄉兵所謂千夫百夫長

者必須假以事權乃能約束奔走其衆權既在手中豈無一二因緣生事之人此却在上人駕馭調停不可以此遂廢團練夫因咽廢食以致饑餓而死智者諒不爲也相見石厓觀所諸公望道此意餘惟加慎侍奉爲祝

與方雙江

屢見鄉人來道公勞瘁之狀竊抱不安幸嘉興常熟兩獲大捷滅賊有期則公之去憂危陟顯融固亦當在旦夕殊以爲慰也僕兄弟父子宦遊久矣族人家輩雖屢戒之守法畢竟不知如何望時加約束至於

世學集

卷三

主

與周石厓總督

於詐冒之徒尤望嚴禁非獨保全僕輩名節公之德政亦必無梗焉者而後能沛然四達也垂照垂照自聞賊勢轉盛則已想知公之憂勞但無能爲公脫去惟有奉勸努力向前耳川廣等兵雖行調取恐道遠未能應手兼恐無以養之望豫爲之備也鄙意謂賊四出殺掠蓋欲擾我疲我今似宜飭鄉兵固守城池而以調來兵擇緊要處先行攻勦俟平一處乃再進剿一處庶有績效沈希儀何卿皆老將願以問之三人若盛名不虛仍望公推誠委任至於駕馭鼓舞

使其不妬不怠此則公所素長不待僕言若戰守機宜或與朝議不同須明白題奏

明王可爲忠言也憂懼之懷敷寫莫既照察照察

與楊裁菴總督

江南士大夫仰望兄此行久矣今雖已慰衆望然猶恨其遲譬諸治病當其初發之時精神完脾胃健於用藥爲易及其既久欲調養則客邪未去欲攻擊則正氣不能勝故用藥爲難夫不有奇病不足以見良醫今亦兄自見之日也謹側耳以聽捷奏自用兵以來當事諸公舉動可笑者多矣其大者在智謀不設

世學集

卷三

主

不

而以兒戲臨戎哨探不詳而以冥行蹈患紀律不嚴而下無畏我之心選練不素而兵無制勝之具凡此數事望兄一改而新之聖明在上謗議不足避況區區常情俗套豈足顧耶沈希儀何卿皆老將倘盛名不虛須加委任使得展布有謝秀才德行者謀勇俱可向在軍門贊畫亦望收用之事關國之安危民之休戚且侍兄素愛故不避煩絮千萬恕罪

復周觀所

承教知柘林賊巢已空甚幸此地正當及此時經理其據昨兵部嘗題奉欽依設兵屯守而又申

責俞大猷以海外之防蓋其大端 朝廷已先發之
至於條目之詳乃在督撫籌畫但今督撫皆新任於
利害機宜未必便能周悉全望公主張爲之也聞方
守欲令喬監生楊監生等各以原領鄉兵分屯八團
柘林等處官府爲選添義勇以助之出口糧以養之
又招集流亡以耕舊業之荒蕪者查撥無主之田以
給戍兵之無產者且耕且守有議在軍門似可行也
公試召而與圖之地方幸甚

復周觀所

得六月十三日華翰知官兵有塘棲之敗不勝駭愕

世澤堂集

卷三

古

金

不勝憂恐自公發書後忽又踰月不知賊今復何如
方兵之初進當事者何以疎畧如此可恨可恨大疏
論設官一節部中題覆稍有異同者一則以鎮常瓜
儀江分南北不便統馭一則以水戰之事業已責之
俞大猷故金山參將止於改設至於大猷住劄處所
未經題定者蓋以所覆既與大疏稍異則事難遙斷
故姑付之總督此却望公與一細論其間未盡事宜
如大猷所轄海面凡三百里見在兵船能否足用常
熟賊出沒之路金山參將能否管顧得及之類皆是
也鄉兵教練是第一根本之計僕屢嘗以爲言近日

吳江龐副郎去又嘗託之轉告但有司於此事率具
虛文不用心幹辦故今已兩年而器械猶不備乃若
教練可知也地方受害獨宜歸之天數哉望與督撫
公加意振飭至幸蘇人上疏乞畱公再按一年在敵
鄉之人則曰畱爲是在臺中及貴鄉士夫則曰畱爲
勞然鄙意以爲公方建磊落之業垂無疆之聞勞必
非所避也裁菴東村二公不及另啓得出此告之爲
祝

與曹東村撫院

齋奏人至知旌節已蒞海邦甚慰

世澤堂集

卷三

圭

老

主上所惡於臣下者只欺怠二字最重凡兵事賊情
公須實報勿畏一時之小譴而取重責戰守教練公
須力爲勿徂目前之暫安而遺後憂僕既辱在撫治
之下不敢不盡言以告也賊竄伏海濱者恐只是暫
避一旦窺我無備肆出殺掠將上虧 國賦下戕民
生今縱不能剿逐亦須嚴爲之防使不得騁乃善
朝廷明目達聰萬里外事無不知者公務以忠實結
知可也

復周觀所

承奏畱任兵憲此地方至計也感謝感謝江陰賊既

退則柘林黨與似益孤審已發兵船俟便邀擊甚善但聞無出洋大船恐欲去而不能他日食盡不免復出殺掠耳昨得南京報賊以五十人橫行數千里無一處能禦如此賊心將益肆明歲之事不愈可憂乎狼兵弱川兵遠誠不必調乃若湖廣土兵却恐有不容不調者蘇松賊入路徑多且去南京近似當於永順調一萬二千乃足用浙江賊路差少且去南京遠似只當於保靖調一萬蓋彼地方有廣狹故其所出兵數亦不能責之一樣也沈何二將雖老然督撫未嘗任之以事遽指而議之不惟人不肯信彼亦得藉世經堂集

卷五

七

口而不服鄙意謂每人付以鄉兵一枝使自選自練自戰自守倘彼奮發有為則地方之幸若終不振罪之未晚也高明以為如何秋氣向寒公早晚出入千萬自愛

與李有池侍御

三復來諭具見遠猷所謂燃燈佛者今安在可計擒之使為我用否乎大同家丁須馬芳領之乃善聞默齋公不以付芳蓋為其見任叅將也但兵非素統臨事而後委之恐難責効公既知芳為驍將試為題請就以叅將職銜專領家丁截殺而別為陽和補一叅

將倘家丁數少即令芳募添通查各處逃亡軍糧養之何如記得羅鑑嘗云有一相識與周原為至親可任使不知即是張蕙否大抵遣聞不妨多也此中頗聞齊韓二君不得軍士之心誠然乎抑故為此以求脫去乎七月廿四日之事其始末何如統希密示至幸

復沈希儀總兵

區區以地方之故所望於執事甚厚又念執事夙負盛名若晚節一出無所建立將舉其平生而棄之故尤望執事一抒遠猷滅此小寇而傳聞執事在軍門世經堂集

卷五

七

布袍革屨有山林之志竊疑執事身已出矣豈得復為此未敢信其然茲得書知慨然以討賊自任喜甚慰甚人生既到五十以上精力豈能如前然古之名將蓋有與疾而致勝者有不事甲冑而成功者楮末所云更望執事盡去此念執事毋曰為區區只上思不負

明主眷知之厚下思不愧荆川二十年之交足矣損惠厚儀區區不敢以諸將待執事執事乃以世情相待耶附使返璧惟照存為愛

復周觀所

承教欲急勦陶宅之賊以豫杜連合之勢甚善甚善僕屢奉書督撫諸公皆以及時勦逐爲說不意偶與高明同陶宅賊凡六百人今雖似弱蓋爲飢且病耳秋氣漸涼則疫疾必愈疫疾愈則有力出劫有力出劫則腹飽而力益強況彼既不得去有死戰之心此殆未可輕視也夫五十人者猶橫行乃爾況其數十二倍哉邇來不審用兵之計曾決否若遲疑觀望不乘其疲而擊之竊計督撫諸公將來憂方大耳獨租之請向聞敝縣杜尹有此意僕寄書以爲國儲方詘若一槩請免勢不可行必須摘出浦南不耕之地

世澤堂集

卷十三

七

西

開具常年合供起存本折數目以請乃可望從公見既與鄙人合須速具疏當爲公贊成也敝鄉士民聞公之奏院中已覆奉欽依想報到吳門當懼聲動地民心未嘗不可以德感士大夫欲得民者盍亦反求諸身哉小兒出示公所惠書似謂僕子弟家人輩頗能守法但恐士民知公與僕素厚未以情告更望詳賜體訪如有生事及外人詐冒爲惡者統望一賜禁戢此至愛也

與李有池

馬芳事緣部中誤認劉環所領卽是家丁故遂以相

易今只在總督令家丁併屬芳統領便停當矣芳旣爲虜所畏此須保護使常有虎豹在山之勢若減其兵或輕遣出邊萬一挫衄彼虜益肆不可制也首功與殺掠自是兩事不妨並言惟公更斟酌爲望

與周觀所

卽日海上用兵如何向使董海防顯顯奉軍門之令則海上與蘇州之賊至今並存而我腹背受敵也卽此可以觀得失矣此中士大夫皆稱東村爲奇功獨不當於報捷疏中遺却軍門故至於此此意倘

上知之罪豈可測哉部中雖已爲調停處分然裁

世澤堂集

卷十三

七

七

譽望不無少損也倘能從此脫然無繫於心而惟協力以平賊則庶乎善補過矣二將俱如教代何者擬用劉遠蓋前日李道長所薦畢竟亦不知如何川狼等兵不調誠是鄉兵恐未能當大陣萬一挫衄則散者不可復合少者不能遽長不惟小敵無人抵當而城守亦且無可賴于時乃請調苗兵勢甚可危也裁菴於此舉意思何如望與仔細一說獨免疏尤望速上

復周觀所

獨租大疏此百萬生靈所共感戴也已懇戶部俟東

村疏至卽覆行但所云浦東浦南之類只有地名而無錢糧數目須作速一查以俟部牒之下又敝處冊籍多有戶在東而田在西者如田在浦東南此當免者也而戶却在浦之西北戶在浦西北此不當免者也而田却在浦之東南不知當若何處之乃霑實惠願公畱意此間喧傳海上用兵敗衄而報久不至科中有疏論劾彼諸公罪無所逃矣公與玉川之疏似亦欠早發蓋自半洲及泉得罪之後兩省士夫日夕窺當事諸公長短而諸公不悟自蹈其網羅至使二公亦隱然蒙蔽護之議在諸公可謂愚謬也已冗次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三

干

不盡所欲言

照亮照亮

復楊裁菴

使至知爲兵事勞甚三復別楮又極知兄苦心愧無能助也科疏大要歸於查勘然此中議論籍籍此特其發端一着耳恐嗣後事端尙多僕恃三十年交好之厚兼念地方寇患未有了期敢直陳始末而附以鄙見款具別幅惟兄細思與幕府諸賢講求善後之策至幸至幸

人言始末

自兄受 命督兵士大夫側耳嘉謨之入告以夜

爲日後兩月大疏始至衆咸訝其遲而傳聞徘徊錢塘宴飲唯諾怡然若無事議論遂萌動矣及劾董邦政疏至衆謂此五十賊者橫行數郡震驚孝陵流劫蘇州將與海上賊合於理於勢所當急討而時兄尙在杭州陶宅進兵未有期會曹東村檄兵討滅之紆

主上之憂雪南都之恥去腹背之敵安遠邇之心爲功甚大兄乃怒其奏捷疏中不曾相及遂形劾奏反功爲罪於是議論始紛紛矣乃今直浙兵敗劾奏不入衆方譁然以爲隱蔽而大疏之至又皆敘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三

主

述往事別無奇策衆謂兄擁總督之權得斬殺不用命及便宜行事若行文所屬漫不回答官大者卽當叅劾官小者卽當拿問旣不能然又延至四月之上乃始奏聞求助兵部於義於法皆無所當且選練鄉兵茫然未有頭緒而前疏乃云鄉兵可用賊盤據海濱兩巡撫之兵皆不能取勝而前疏乃云賊已遁去又云指日可平彼此叅校動涉欺誣於是議論益不可禁制矣大抵自半洲及泉得罪後

主上所望於諸公者甚切諸大夫所責於諸公者甚

備而諸公只作尋常處之故激而至此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幸猶可追願兄之加意也

鄙見十一條

一 天下衛所軍士空虛疲弱在在皆然而江南北直隸浙江又皆有倭患湖廣辰沅等處皆有苗患即使有兵亦不暇為兄用兄今欲調而用之彼必將以情具奏如片山書中所云兵部計必不能強之使赴文書往來徒費歲月畢竟無一卒助兄戰守縱使一二果至亦只應文備數無益實事坐耗軍儲舊倭未滅轉眼新倭又至能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三

五

無誤事乎鄙意欲兄且置諸兵於度外專一選練鄉兵作養沙兵及山東北直隸之兵庶有績効不然懸想盡餅自貽飢餒恐非計之得也一觀今事勢苗兵之調似不容已但今年苗兵死於賊者不下一二千兩宣慰口雖不言心實已怯且向來功賞未曾舉行其心亦不無觖望若只泛泛調之彼遣一頭目領弱卒數千委蛇而至兄欲使之戰則不能欲放之歸則不敢欲罪之則恐生他變欲容之則恐諸軍效尤此時豈不進退狼狽乎鄙意以為宜敘兩宣慰前日之

勞請 朝廷量加恩澤而責其親領兵以來庶於戰有益至於差去調兵之官尤須有才識善處事乃可統望兄慎圖之也

一 苗兵勇悍真能殺賊但畏賊之烏嘴銳言及即召變今似當於福建選調善放銳軍民兵二三千人以為先鋒而因以制苗兵之驕於鄉兵中教二三千人專習此藝以助聲勢而因以備福兵之缺乃若禦銳之具福兵必知之多方訪求試驗豫為之備庶可以破賊之長技矣

世經堂集

卷三十三

五

一 苗兵頑犢搶奪固其性然有司於其米蔬薪菜必用之物皆不與本色折給銀八分地方之人又皆閉門罷市不與交易夫銀既不可充餓彼將束手待斃乎其肆行搶奪有司殆亦有以致之也今似當豫先計算每兵一名每日該用其物若干為銀若干千人則每月共該某物若干為銀若干責守令以出銀而分派丞簿等官其人辦某物其人辦某物各照數給之又於府佐中委一員專管其事而時遣幕府官一員驗視其虧盈美惡毋使破冒其他若居處若船隻若器用皆推此意曲為之處然後以理論之以

法禁之雖於搶奪未必盡革當亦不至太甚矣

一將才難得如沈希儀何卿皆宿將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計不能展布且防後患於是各為避去之謀或佯為喧聲求以不才効或故為偃蹇求以無狀効兵部見諸公彈章交至欲存體面只得覆行彼聞報忻然而去蓋非諸公能去兩人乃兩人能愚諸公也往事不可救矣董邦政費字雖非奇特之材然亦屢經戰陣効有勞績兄於文武吏士中未聞獎拔成就得一二人能殺賊者而獨於此輩必欲去

焉夫去此不難也但後來者未見其增而見在者日見其減兄無乃將至於孤立乎邦政今奉部符提問請姑從寬使在軍門立功贖罪稍備緩急如何僕與邦政素無交茲言非為邦政說方便乃為兄謀耳幸亮幸亮

一兵貴精不貴多江南自用兵以來今三年矣諸兵孰為可用孰不可用計不能掩人耳目惟兄細訪而調焉府庫既空民財復竭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用之兵則財不費而兵常得飽其視泛調而不能戰多調而不能養得失相去遠

甚也

一賊之所以取勝者大槩有二一曰伏誘一曰利誘而我兵所以墜其術中者其弊亦有二哨探不明紀律不嚴也兄欲有功必痛矯此而後可畱意畱意

一我兵往往見賊輒走彼蓋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賊反乘此得追而殺之不若奮勇向前上可以得功次可以保命此於事理本自著明而顧不免於走者由上官未嘗以此諭之而軍門又未嘗斬一潰卒故也鄙意欲乞兄於平時詳悉曉

告仍申明號令示以走則必斬而於進兵之時選一信實有分曉之官使專察視某陣先動某人先走及歸按而斬之毋宥如此一二次彼當有所勸懲矣書云威克厥愛允濟今有司以小嗔怒杖殺平人無限兄若不忍用刃且立威於用挺何如不然走者終不可禁而朝廷授兄以旗牌亦徒文且焉已耳

一調來諸兵宜擇城外寬閒之地以居之庶民不被攪擾不至填壅以生疫癘

一受降如受敵自昔已然況今賊多譎詐尤當深

爲之慮凡來降者姑散各鄉勿令居城中何如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而老農老圃雖孔子之聖自謂不如諸凡兵事請博謀之諸將庶得真確蓋耳聞臆度與身歷之見不同而旁觀游談與任事之情亦異不可不察也

與王思質

江南被倭寇之害極矣公上爲朝廷下爲鄉土想尤惻然于中裁蕃疏請北兵部中初議欲公於順天選二百真保選八百茲舍順天而欲於保河及真順民兵中各選五百者蓋爲薊永兵難動也鄙意謂保

世學集

卷三

五

葉

河兵亦係入衛之數公若計算邊疆無事請速如部咨行之若尚須畱渠戍守則請移文艾居麓於標兵內選五百與前真順五百轉成一千或於標兵內選三百保河內選二百亦可惟公斟酌又聞保河中軍官霍貫道標下中軍官曹勳皆可用乞就定委令揀選帶領以去其保河中軍官不知誰可用且不知誰可爲參遊總領此兵者望公擇而使之凡人在水火其號呼求救不自知急迫亦不自知非分僕今日之情蓋類此伏惟照亮

復周觀所

軍餉承爲題請甚幸甚幸兵事未見有勝局殊爲寒心川兵將到而何卿却已革職無可統者故鄙意欲公畱之庶兵將各無推諉如謂不宜擅畱則一面付之以兵一面馳奏可也北直隸兵只在旬日間南下凡調來客兵須得土人爲之嚮導及告以地利并賊技之所長賊謀之所慣乃能知所趨避去年山東兵之敗一則是貪利一則是無耳目此在今日所當痛懲上而督撫中而有司將校全望公諄復戒諭之也鄉人皆言韓教授忠勇可用如所言不謬望爲奏薦轉一府佐職銜使領鄉兵董海防人亦多稱之者昨

世學集

卷三

五

孟

軍門不該附和輕劾已寄書裁養求從寬處不知渠意思若何大抵人才難得新者未見其增而舊者日見其減此豈好事會間亦望借一言之重區區本情非於海防有私厚也曹東村方爲士論所歸大疏云云其得體昨劾之者再疏皆不行此中固是主張公論然又恐激成他釁公就其間委曲調和得彼此氣平乃見妙手聞各處城守及教練鄉兵尚多草草此事干繫至重望公嚴戒有司竭心力爲之毋自貽後悔近日禮部所奉

聖旨特出 御批能無畏乎婁宇陳習俱如公擬但

聞將官甚苦有司作賤仍望公一獎進之庶得展布
相知之前言語不覺繁多恕罪恕罪昨得湖廣汪巡
撫疏知已發永保及容美長官司兵八千赴援僕聞
保兵與酉陽世讎也見必相殺倘有酉陽兵到須告
督撫加意調護防閑隔別用之勿令相見酉陽之意
在於復職來此激而使之又用兵之權術也

與吳悟齋節推

得前月十二日華劄知賊勢益猖獗殊切憂念向者
屢奉書固當慮及此不知當事諸公何以不豫為之
備深謀忽而不聽誑言則唯唯從之如謂賊易蕩平
世經堂集 卷三 无

又謂鄉兵可用不必更調客兵之類是也所為如此
何以望有功哉聞川湖諸兵雲集此固可喜但兵聚
既眾倘駕馭無術布置無方調護不周供餉不繼則
不惟不能殺賊恐有搶殺忿爭之禍作焉此事於地
方關係甚重不知當事諸公又何以處此也十月間
曾寄軍門一書茲錄奉請教如觀所雙江二公語及
可與觀之

復周觀所

承示知賊勢益張而我兵亦大集為懼為喜此中傳
聞賊屯據福山夫福山左向則攻姑蘇右向則攻無

錫南向則由陸抵金陵北向則由江抵瓜埠為運道
之憂甚要地也賊若據此將來督撫諸公為腹心之
計且不暇況有力及海濱哉如所聞果實望王張先
合兵去此若猶未有形跡望命常鎮叅將領重兵先
據之俞大猷近為東村所論不知誰可代將者千萬
見教餘不悉

復楊裁菴

旬日間兩聞大捷忻慰忻慰賊勢既敗滅之固無難
然在我亦須防困獸之鬪乃保無虞至於明春之事
尤望豫為之備也別楮所教已領悉人言紛紛大抵
世經堂集 卷三 无

只為責望諸公太過并求速効而然非由董邦政騰
謗董一歲貢耳有何勢力能動士夫之聽士夫之所
以憐之者亦只為渠曾効勞績且鑒於羅拱辰之去
非其罪耳兄慎勿錯恠也客兵雖強終難久住數千
里徵調勢難應急願兄一面獎率各兵進剿以紓目
前之患一面嚴督有司選練鄉兵以為久遠之圖僕
今茲勸選練鄉兵猶前此勸調客兵雖與眾違見然
兄知前此之非謬則可以諒今茲之非全妄矣每念
於兄前言語過直不能自安又念待知己之義不可
避嫌而遺大計故復如此突冒統惟照察至祝

復周觀所

錫卹大疏初至時僕固已知此銀無所出而部中又恐他方比例是以不肯即從錫免竟煩再疏茲值斷常封請先行有司停徵以俟 命下也董海防承為救解具見愛惜人才之意軍門亦非惡其違節制只是欲借以奉承督察耳將如公議何軍門近日舉動多有不可曉者如何卿初則參劾之繼則奏留之今則又罷遣之賢否漫無定衡用舍皆不候 旨夫上官惡下吏之違節制是矣獨不思 朝廷亦惡人臣之專擅耶萬一以此見詰不知當何詞以對也督察已奉 旨取回方督察在彼時督撫諸公誠不能無掣肘然猶可藉口以諉其責今則無可諉矣戰守之計竟安出哉相會時望公微示此意使知警也海防同知羅韓皆可公且兼請之當必得其一至於海防副使却不必設官多本能擾民況在今時耶若欲增一金帶進士官拜揖唯喏於軍門之下增重體面則具題以俟 聖裁可也地方事惟公肯留心亦惟公才能幹濟故僕言於公之前不敢不盡惟公恕其狂妄焉

復周觀所

鄉兵誠不可不練然始則貴於選之能精繼則貴於練之有實蓋敝地之民惟濱海者可教以戰其在腹裏者雖教難成若只令里中挨戶派取據田開報使可教者或限於數而不得為兵以生他患不可教者強使為兵徒費糧餉而終於潰散奔逸皆非計也鄙意欲先定用兵之數求領兵之人議養兵之費責令其人於其處任劄募兵若干其人於某處駐劄募兵若干一皆自選自練自戰自守而使不能為兵者出錢以養之并給以器械示以賞罰庶幾教有成績惟公更裁之

復周觀所

讀大疏并二劄於 國計兵事言之盡矣茲部中雖不敢不從但聞土兵北兵稍已入境供億不給將生他虞文移往來緩不適用而決策取勝全在督撫調兵雖眾苟不能用終難成功至其根本所在則由在內者偷安喜諛在外者習為蔽欺公疏之至人心頗一警動然而疏報賊退書稱無恐者已絡繹而至反將見謂公為過憂僕為私於所好此豈非天數哉宗禮之兵僕前月奉書臺下固料其必敗今游擊尹乘衡者素以將才名望告督撫諸公一應進止勿為強

迫徒取殺將敗兵無益於事也中護陵寢 朝廷已設有專兵南京兵部亦已力任明厓公以此畱鎮致疎海上之防恐未為得計無由密語之奈何奈何貴鄉謝德行秀才與兩宣慰相識近宣慰差人入都僕亦再四以忠義激之倘有言欲諭宣慰謝生可使也

復李月池

昨承示疏草此正

上所欲聞即令使者投進已而奉 諭嘉賞董一奎之功觀一奎蒙被 特恩知公默簡 帝心矣忻賀忻賀聞地方苦於無食夏間

世鑑彙編

卷三

三

上嘗諭戶部糴麥為給軍計其後戶部差官糴麥三十萬石因見兩鎮秋穀頗登遂改給京軍月糧而以京倉米三十萬石擬兩鎮之奏計今若來請此米於理於勢皆易得也惟公速圖之又聞各城堡富民懲創虜患欲自出壯丁及備鞍馬器械為保守之計但欲得一 恩典以炫耀其鄉公於出巡之時試一詢訪如人情果願與議一條欵立一賞格具以上聞僕當為公贊成也西事審已有頭緒甚慰便中更望詳示為感

復張明厓撫院

承賜書具悉地方之事甚慰甚慰夫兵無常形要在善應弱則不得不為延欵之計強則不可不奮攻討之實當弱而用強是自促禍敗也當強而用弱是自取侮辱也吳中向苦無兵今則諸師畢集強弱之形既變於前此其應之豈容專守一說耶諒公與督府必有勝算只如向日賊窺南都今則已遁泊海涘公京口之節恐亦宜移駐上海嘉定間為門戶之防矣慮切地方不覺妄及幸惟亮之調兵事且觀日下勝負另處錢糧亦俟兵計定後再議惟公更細籌見教與周觀所

世鑑彙編

卷三

三

江南兵事此中傳聞紛紛正切憂懼得玉泉疏至正論始一伸及大疏至言此賊既已聽撫復肆劫殺於是士大夫曉然知賊罪之不可赦而撫之不可行矣茲部中已覆奉 欽依專主於勦但恐此時賊已出洋無益於事無救於誤獨有乘秋冬稍空竭力整理明歲之備乃是當事諸公補過至計而 明旨貽惠將來之責庶幾可免也相見明厓公望轉告之臨楮諄切

復黎漢門郡侯

冗病中不能時奉候承專使遠過惠以長書感愧何

量感愧何量讀議處事宜具見公爲國爲民之懇操
練鄉兵 聖明再三注意中間慮有以虛文搪塞特
降敕總督撫按令稽查上聞願公轉以此意告當事
者但操練之法須有賞罰乃可以行此却使公爲之
一處也郡中停徵舊賦已奉 敕蠲免公於撫卹之
政計稍易爲力至於被寇地方拋荒田土必須招集
流移設法開墾庶小民有所藉以生而後日國賦亦
有所望昨尚大巡行甚有志於此願公之成之也僕
承撫院檄縣建坊相愛之意豈不知感顧時方多事
民困未蘇此等末務理勢須緩若冒爲不避在彼在
世學堂集 卷三 三

與荆川

去秋聞兄入武夷期以兩年後始還故久不得裁問
茲姜生至獲備聞孝履甚慰甚慰新除計已得報兄
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
語而未易告人者然嘗觀孟子之處王驩雖比東漢
諸賢迥然不同而視孔子之待陽貨則猶未免有跡
此中更望兄深思而細察之也白儀制人還草率附

此不盡

與周仲舍工部

前月有小簡奉謝不知何時徹覽大工之建僕原議
遲之而諸公意見不一其就中調停者謂當先作門
樓次乃及三殿不虞採木辦料遂至全科而不能止
也今惟告出差諸君子以徵派銀兩分作三年庶幾
小民不甚駭懼不知能少有救焉否也臨楮三歎

與黃葵峯中丞

公高才清節縉紳所推往歲之事鄙人實自求合公
論何力之有承以爲記憶感愧殊不自勝也蜀地僻
遠自古號爲難治然大抵只是惜財尙氣以公臨之
當自帖服 朝廷無復西顧憂矣秋暑辛節宜以副
上下之望

復趙大洲光祿

承惠書獎與甚厚顧淺薄何以能當此哉惟勉奉教
言不至大貽知己之辱則或庶幾云爾所論時事一
一真切今世非無人才只爲賄賂之門未塞故往往
功罪不明賢否倒置無人肯爲 朝廷出力耳其機
固在廟堂不在諸司也今日天下之事誠可憂懼然
觀士大夫間亦稍動厭惡之心而百姓困窮已極亦

有饑渴易為飲食之勢倘得人一振作轉移之計亦不甚費力此則可竊喜者也高明以為何如行法俟命古有格言公時下且自珍重珍重

復尚仰山按院

大疏所請仰見為民至厚但部中以是額數執不肯從今止乞得許聖稅價其餘不免於糧上派徵若得於派徵中一加意使猾胥不得作弊亦所謂催科之撫字也幸與尋齋公善處之唐荆川今世人物昨雖已起用然以所薦非人尚有未肯出山之意望公為具一疏大畧言原任某官某此處稱雖已蒙聖恩道數句起任南京兵部主事緣本官尚在制中未曾赴任今已服闋乞敕吏部早為敘用之意公此疏入僕從中調維庶成就得一箇人才出為世用也

復林雙臺方伯

秋初領手教茲又承華緘之及深惟記存勤厚何以勝之何以勝之承示汴之四境歲事有成甚慰甚慰僕嘗僭論三代以前民之生係於君何者其所以養之之具甚周而水旱不能為災也三代以後民之生係於天何者其所以養之之具不備而專賴於歲豐也自近歲以來民之窮困日以益甚非天賜之豐年

其能生乎尊諭及此可以知執事心之所存政之所先矣冬寒所望為國珍攝

與林三泉侍御

三復疏草具見經濟之畧仰甚慰甚敝鄉民困至極公所素知新派大工銀兩幸得襲長科具奏停徵惟是舊逋尚有難處者蓋工部所需只料價一件而民間所欠各衙門頭緒頗多今欲槩徵則民力不堪欲為分別則原未經立有各衙門名目無從措手鄙意欲煩行文郡中備查各年民間所欠總數如三十一
年總欠銀一萬兩而工部割開欠價只六千兩則今
比欠一兩者納銀六錢三十二年總欠一萬兩而工
部割開欠價只四千兩則令比欠一兩者納銀四錢
餘皆准此行之庶工部所需可以取足而民間亦得
寬一分之惠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承諭及貴鄉之事
良用慨歎然此套數豈獨貴鄉為然薄力未能釐舉
惟切憂愧也

復黎漢門

承示知撫院駐節海上共理兵食地方幸甚幸甚大工料價既已有二萬七千其餘可緩徵矣漕糧折銀此意本欲為民便不知適遇米賤之時又在徵納之

後乃更爲擾煩憶漕運正米一石連簾耗等項該平
米一石七八斗故言漕糧一石者實爲米一石七八
斗也以一石七八斗之米易原題一石之價不知相
去尚該幾何然此一石七八斗乃在官之數民間上
納加與糧長者又不知每石幾何若欲退還小民使
糶銀以納乞爲細一查算近日兩院所留漕糧不知
與應折之數相當否縱不相當亦乞先儘此數扣留
然後將多餘者退還所謂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也
統望留意退米還民恐多奸弊且費月日不如就令
七八斗似更簡便也

世澤集

卷三

禾

北

與楊虞坡司馬

昨東湖使者行已奉狀諒悉鄙情宜大勞公親行醫
家所謂急則治標者也

聖主眷知方隆諸凡利弊及近日兵部所議戰守之
策或有未備及不可行者望盡言之其間公難於自
言者望密見示當爲轉聞所期共安此鎮以仰答
知遇也二錦衣皆素抱忠義東湖公所選擇而使有
言不妨傾倒臨楮瞻注不盡

復楊虞坡

昨奉書儲以善後之圖爲請茲承教乃知公於此首

不獨言之又已行之甚幸甚幸錢糧當告所司如數
給發偏廂車之制載在李忠定公集其詳今不知宣
府所造與之相合否試再一考以爲損益使必可制
禦虜騎如何火器火藥內府所造皆不堪用聞山西
火器最佳不識可取其工匠自爲之否有言宜大牆
堡不如延綏所築堅固可守者此由土性異耶抑人
爲異耶幸教幸教

復楊東江中丞

承示具見經濟之畧自任之重此正

聖王所深注望於公而群情所共仰賴者也三復忻

世澤集

卷三

禾

木

慰忻慰近減去標兵以期足總副參遊之所領此策
固善但中間却有機關倘處之稍有不詳竊恐新集
者未便可用而素練者已先削弱願更深思而慎圖
之也錢糧數目望計見今一歲主兵所用若干客兵
所用若干以爲綱却將屯田鹽引所入實有若干各
省所解實有若干戶部今該補發若干以爲目其各
省邊糧舊額及今累年所欠某年若干某年若干另
開一幅庶不肖覽之易曉便於入告也若夫屯田若
何可使復鹽引若何可使行各省邊糧若何可使足
尤望委曲見教臨楮馳懸不一

復楊虞坡

自古攘外必先安內來教云云此安內策也謹當贊襄必行召集義勇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禦虜遠猶無踰於此承教敬服敬服大同事通得公疏所以爲之處者無遺算矣宣府去京師視大同尤近而虜方以困右衛者謀困獨石若不速處恐其憂更甚望節鉞暫且東行一爲經畧近得朱兵憲書論宣府事似了了公試一訪之何如施霖承薦引多感但此戰將也頗有性氣不知於綏輯能否更望豫教戒之乃善

復林雙臺

世經集

卷三

早

杰

承惠書繼繼千餘言所以垂教垂愛不啻若骨肉之相爲謀尤使人感戴不能已僕雖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非特相傾之事不敢少萌於心卽尊論所謂時不能必行勢不容直遂者僕亦非敢不致其委曲惟是關繫政體之大者不得已稍稍調維匡救於其間而士大夫信僕之過者或借僕一二詞意所向以自成其不阿之節其惡僕者則指僕可否相濟之心謂爲謗誹傾擠之計根荄既植而三子者又適以形迹之嫌觸之於是始不能相諒有如公之所聞者矣此固僕信順忠敬之實有所未孚然道之行否雖聖

賢亦不免諉之於命矧僕淺薄其獨如命何哉自入夏來自計以爲固守其初則賈禍而無益盡棄其素則報於顏而不能宜於詞故日惟杜門謝客冀於人已或得兩全而又自念綸閣台司非持祿苟安之地故日夜圖奉身以退庶少全面目歸見祖宗墳墓然又有所疑畏未敢訟言中心忉忉蓋寢不甘味臥不貼席者五閱月於茲矣愧懼不已勢必成疾吁嗟此身敢望久存於世哉公清才敏識縉紳所推千萬爲國家自愛他日建立勲業垂名旂常僕雖在林壑之間泉局之下與有榮耀矣

世經集

卷三

早

杰

復趙柱石太僕

伏承惠書知不肖之身所以縈累尊懷而勞煩計畫有百倍於骨肉者感甚愧甚感甚愧甚僕於處世非自反觀蓋已極其遜讓隱忍惟是論議應酬之間不免照管理道祇畏國法初亦謂十人常事耳不意乃復緣此大致紛紜私計惟退伏山林可少避坑塹而纔及引去輒復生疑口語飛騰至不可聽古稱進退維谷殆未有甚於僕者自入夏來杜門謝客結舌苟容於身計安危未能豫必而廉恥斷喪志氣卑屈已漸不可齒於士君子之林中夜思惟誠莫知所以善

後之策也虛舟飄瓦謹奉尊教不識此外復有可見
諭者乎南望滁陽未由面請益臨楮惟切憂歎

復尚仰山

舟山隱禍僕久已憂之承示惟切悚懼幸交通之跡
漸聞蒙蔽之網漸破自此將士或肯用命收功有期
也近時士夫情態公楮中數語俱已道盡然病根有
在挽回實難即僕且歛手遜避況其他耶公諸凡慎
重慎重留得此身報國固有日也審擇守令謹領尊
諭昨奄十五日方出都大約至十一月終乃得與公
交代考察文冊須公代為填註然亦必出公筆乃得

世學堂集

卷三

聖

明當幸毋留以代之

復朱兩厓

別兄日久此中可愧可嘆可憂可懼之事亦日益增
顧積陰冥迷非薄力所能挾濁流奔放非寸膠所能
澄往積歲年竟無補益亦上懷古人中念良友下計
後世輒悚然惕然流汗浹背中夜躍起對食投箸思
振衣奮袂言返故園更觸讒鋒輾轉生誘畏避陷穽
旋復中止杜門愁寂欲得一二可與劇談悲歌之士
暫相披豁而自午山東湖外絕無其人即在二君亦
不能數見於是益信山林之高尚慨世途之卑濁想

仰風儀欲往從而無由也前日之夜忽奉手教念及
賤生嗟乎僕之譴陋自分爲高賢所棄絕矣乃猶辱
惓惓若是哉感愧感愧三復來書想見兄精神興起
不減往時天相國家意固有在佳集披閱三四篇一
一奇妙不揣僭冒擬綴數語卷末冀附名不朽容別
請教也時序漸寒惟爲斯文自攝至望

復楊虞坡

數日前聞有出塞之捷此僕平時所妄論以爲諸邊
當行而又深歎於無人能行者茲乃見之仰甚仰甚
虜賊不能深入果如公料然僕切有深憂於薊鎮不
獨入秋虜將再犯惟是在內以督責綜覈之名爲索
貨之地在外以養兵修邊之費爲行賂之資使邊備
終於不飭士氣終於不揚爲病極深極大將來不知
所終耳非對公不敢發此狂言勿罪勿罪

復李克齋中丞

承示知斬獲之多真用兵以來所未嘗有仰美仰美
所云套語誠中世情然在鄙人所聞殆不止此凡謂
誘之出海邀而擊之者此縱賊之套語也謂囑之以
利乘其驕惰而擊之者此賂賊之套語也謂舍堅避
銳俟其饑疲而擊之者此畏賊之套語也昔孫吳作

世學堂集

卷三

聖

張

兵法蓋教人以必勝之術詎知後人乃借以文過若此哉可歎可歎舟山賊巢接濟不絕廟灣窮寇素無交通其勢原不相類重以公英偉決策於上文武吏士協力於下掃蕩之功固可計日而就也嗣容專賀暑雨困人奉狀不多及

復翁見海撫院

主上舉十三大郡之民排諸有力者而以屬公此天啓聖明所以祚國家者至厚也當命下時卽欲具書發抒斯義偶有嫌當避遂爾中輟伏承華緘貴焉先及感荷愧悔俱不自勝矣書中桑梓云云及別緒

世經堂集

卷十三

書

七

所示具見公廣大高明兼聽博覽用意甚厚願僕何足以承之惟是下問之勤不敢虛辱輒據所知請教左右惟公更賜裁酌蓋僕之告公猶公之問僕原無成心於其間也三沙賊幸已遁去撫綏貧困清理財賦選練鄉兵茲惟其時臨楮瞻企不盡

一水利於地方所繫甚重先朝因有水患蓋嘗專遣大臣治之僕爲諸生時見梧山李公嘗與此役干時合十三府之力凡費數十萬金而後訖事旋復淤塞論者不究海潮多沙妄以咎作事之虛冒其後再不復議及者不獨諸公無梧

山之志亦以費鉅難處而吳人多口難調耳今吳中風俗財力比梧山時似更不類請公先計此費所出然後起而爲之也僕又記得蘇松諸郡縣原設有水利官及塘長等役今若欲大疏濬誠不易能若只令水利官塘長督率百姓各卽其田之四圍疏濬支河使寬深足以蓄水而取河中之土築其圩岸而高之使足以禦水則不必起夫聚財而於旱潦亦少有所濟且於倭寇可省由白茅入犯之防矣

一移水次倉濟農倉之說甚是甚是外城之築尤

世經堂集

卷十三

聖

七

見公爲百姓計慮深遠兩年來士民亦有以此說告僕者然動以貴縣爲比欲不出一錢甚至欲不役一夫不毀一廬舍墳墓然後快於其心僕私竊計之勢有不能而論者又謂築外城一難於取土一難於跨河寬則苦於列守之無兵窄則病於所容之不廣議多不一故久不敢以告當路諸君子今亦望公先計費之所出及畫定規制然後爲之耳

一協濟之說於理於勢於人情物力俱是近日江道長亦疏云云此可見人心之同且竊喜公之

有助也

復史鶴峯郡侯

承示敝鄉之俗事有便民而不盡協於大家者即議論蜂起誠然誠然僕諸凡兢兢業業不惟惡不敢爲雖善亦不敢顯然倡於衆者蓋深畏此但公下車以來禁革數事皆約已裕民於貧弱甚便而於豪強無損諒不致生謗願堅意行之也外城之築近日撫院嘗以見諭僕私計此役費銀甚多動廬舍甚衆而又取土之難有跨河之難今士夫進見撫院者不曾詳議始末又欲奉承撫院之意唯唯稱善若派銀之

世經堂集

卷五

奏

疏

令一下即議論便蜂起矣僕因與撫院相知不敢不實告故回書勸其先計財用定規制而後興工公於此意恐亦不可不知也移倉之說撫院但云理勢當移不曾指定移在其處今如尊諭則僕意亦猶有未安焉蓋欲移倉者爲城中渠窄也若移置遍運所及白龍寺則其前渠與城中何異況二處地基不甚寬必當毀左右民居以足其廣袤又必毀下岸民居以便其出納如此事端多矣記得白龍寺後有大水俗稱爲白龍潭潭北有空地往年商人於此開木行如不得已移置於此則水闊足以容舟而又不與市河

相涉民田可以買闢而尺寸不與民居相妨似爲稍便願公再斟酌也事關地方且辱知己之問不敢不盡其愚統惟裁教至幸

復翁見海

旬日間兩奉華翰知公經畫之詳東南百萬生靈幸有所怙矣前此數進狂言蓋恃知愛不敢不盡然亦不勝冒昧之恐伏蒙垂照幸甚幸甚臺司屢奏吳中當有大兵茲聞海中賊舟伺釁之說無任憂懼然倭寇猶自外至若饑民猾徒從中而起此却腹心之疾可憂彌大向者戶部責限郡縣催解舊逋務足九分

世經堂集

卷五

奏

之數竊惟民力既竭若此令不改郡縣之吏只爲身謀不恤民隱則是驅其善良者使就死奸兇者使作賊耳鄙意欲乞公會同巡院具言舊逋除蠲免停徵及前此督撫借用及已起解共有幾分不復能辦須自三十九年爲始每年帶徵一分庶國賦可完而地方無他患之意僕爲公從中調維得如所請是亦安內之一策也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佇俟批教

又

蘇城之變賴公威惠素孚得遂寧戢仰甚慰甚回奏大疏只在日下題覆不及俟巡院查報至矣來刺諸

疏皆快人心亦已次第覆奉 俞旨比來海上消息
如何王繼祖已推用詢之虞坡北兵無可調者任勇
亦見領兵入衛難於改調公作急催瀘敘兵以備緩
急可也梁指揮公若欲用之遇缺須一移咨兵部乃
可據以上 請昨召見其人似專歸心梅林不知中
間何故近得梅林書大畧謂江南內變外患俱屬可
憂望公豫爲之備而尤望公勿以財訕爲詞僕嘗出
與南渠昆季觀之計已轉達此中緣故亦思之未得
願教願教聞地方惡少每有思亂幸禍之心蓋民
貧既甚弱者忍饑以喪生強者冒死而犯法理勢固
然在吾輩恐須見其可畏而不可惡多方爲之去食
去酷去費去擾以綏來之公所施設如諸疏云云可
謂得其要領願持之不變乃所以上報
天子而下不負所學也

與唐荆川中丞

連日屢得海上之報兼聞地方災傷內變外患皆可
憂恐幸兄當事諸凡想各有備矣吳璵典兵朱雲漢
郝英在幕下可謂得人但邊將終不習水戰須爲避
其所短而家丁之養既不可不厚又不可獨厚須處
之得宜恃知愛僭及非敢謂有裨於兄亦聊效其區

區耳

復朱兩厓

去歲盛价行後不得一寄書方用抱歉而使緘遠及
記念惓惓兼蒙取蕪陋之辭以弁珠玉感愧真不能
自勝也憐才一念所不敢懈與居怡悅所不敢云蓋
必才賢登用無可憐之色然後與居可免於憂懼此
中機括殆未易言亦惟兄能默喻之而已近日有清
理鹽法之舉衆議僉屬兄而當事者必欲入出其門
故遂中止夫賢者必擇所從豈以一官博其平生哉
彼可謂淺於知兄矣天運有否則有亨歲序有寒則
有暑乃若人事豈竟淪胥春暄幸加意自攝以繫天
下之望

復董淑化

承示採木之艱讀之心痛然於原派丈尺尙未能合
此中正在商量或聚小以爲大或續短以爲長委曲
調停期免於復採賴天之靈得遂所圖則甚幸也

與方雙江撫院

不勝地方之念輒復以累公然公高才自常用世諒
不辭煩勞也往時軍門蓄有標兵此輩雖不免生事
然亦足鎮服群小見海公革之太盡威勢頓輕遂有

打行之侮而標兵之革退者其情已離其心已疑勢難復用僕是以謀之兵部借備倭爲名將廢棄將官使領家丁赴軍門今王鈺趙綸與未至劉莊是也望公再自計度如以爲然選民兵三千分隸三將使統而練之有警遣使應援無事畱以自衛或令分衛往戍一方或令奉檄巡視諸堡俱可若以爲無用請姑俟秋間咨送回部惟公所命也

復方雙江

水災大疏讀之惻然幸有公在上斯民或可冀於不胥溺也漕糧戶部執不肯捐再三與言今已許改折

世經堂集

卷五

事

漕糧一石連筭耗等項該上倉米一石八斗若連小民輸納加贈便得二石今只要銀七錢似可省民一石之費矣賑濟雖美事然自來皆利歸姦民而小民無霑被者且養兵修城皆費所不容已若以請畱之銀出賑別徵此二費於民是民以虛惠博實害也故部疏云云望公畱念勘災疏望速發其餘吏兵二部事皆已如公所擬秋涼惟愛身以愛民至祝

復陳鳴仲大尹

得六月二十四日書知已蒞襄城此邑部中謂爲善地不知乃勞煩如此也懸念懸念昔孟子述王政以

農者之願耕於野行旅之願出於塗並言則知飾厨傳以媚過客固非理道而矯枉過正至使客不能行亦未爲是此中全在調停斟酌而尤在積誠意以感動之使民不怨而客不怒乃執事實落學問也聞且如制入 觀奉會有期諸兄姑俟面悉

復李同野中丞

適者

皇上納東江之疏赫然欲足薊鎮之兵食僕意以爲薊鎮者國家之背也宣大者國家之右腋也均之爲重地而論者往往置軒輊於其間甚或視宣大之被

世經堂集

卷五

事

本

虜患若秦越然殊可歎可笑故因 諭及薊事請併宣大一查理幸荷 允俞但今使者之來恐於地方利弊未能周知須仗公脫去形迹與之極論以上承聖明破格之意庶不虛行也承示一鎮應處之事不止兵食俱合乘此時大整頓一番俟疏至僕當竭其力之所能以奉助也聞李賢老病已甚此當何以處之抑誰可代者統惟見教爲幸

復王湛泉

病目經年問訊疎闊承專使奉華緘遠過感愧何可勝何可勝歲月易邁各已白首芝蘭之採未克及時

區區此心惟對知己一慨歎不足道也貪苛之害不獨平陽乃其根原却在政府禍本未去縱時時剪除枝葉旋復長茂奈何奈何此中自雙江澹泉去後吾黨益孤想兄聞之當為斯民頓足時方沍寒伏冀厚自珍攝以俟天定餘不備

復王鑑泉方伯

三復來翰 聖明之世乃使賢豪懷憂抱憤至是耶僕輩之罪無所於逃矣自古賢人君子於死生用舍毀譽一切付之於命惟檢點身心則直任以為己責故其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朝聞道夕死可

世鑑集

卷五

五

五

矣公今於人言豈必置諸胷中苟無愧於心雖至罪黜猶不足校況其誣已白耶凡不能受人之謗亦是自己度量未弘

聖天子行且大用公輒恃道義之愛以此言進幸不罪其狂而聽之

復葛雙石兵侍

承示寧前之間道路已通田禾暢茂謹即以上聞賞功之費戶部亦已題准給發公於鼓舞似易為力矣募兵近如何有臺必不可無墻今欲盡一鎮而築之不惟錢糧不能辦竊恐夫力亦不能及請公且就寧

前興役其餘逐一經畫停當畫圖貼說一呈 聖覽一付鎮巡除今年外再分作二年內則逐年給銀外則逐年修築而公先具奏回京可也主兵糧價當如大疏暫為添給但不知原伍完缺如何惟再加意一查為幸

復党濟西二守

春初潘芳渚至承惠書冗病侵尋久稽裁謝良深悚惕連得舍妹大簡并小价進顯稟帖知於塘岸一事注意勤倦近來士大夫能以閭閻之疾苦一掛念慮者鮮矣如執事留情民隱豈非所謂衆鳥中之鳳凰

世鑑集

卷五

五

五

哉仰其仰甚但此役僕家業已經始為費雖鉅當積以歲年次第成之不敢煩官司幫助聞欲以今年免兌糧長出銀若如此則糧長不得需 朝廷之恩澤矣不如且仍付之小价而留此輩以充下年之役省得一番審換上下俱便也至於導河銀當此凶荒之餘恐未易追取縱使追得亦望執事訪擇可任之人使往修海塘則於禦寇利農兩有所益而僕於修築之費亦可與小价查算不至公私相混也凡此皆僕肝膈之言千萬垂聽大抵今日百姓如人病傷寒初起不惟惡事不可勞只好事亦須暫爾停閣僕家於

修築不起民夫不動民財故可爲之若在官府必望稍緩否則恐民未受其利先被其害喜者不及怨者之衆也亮之亮之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三

世經堂集

卷二十三

書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四

書三

復耿楚侗督學

邇年來吏治之壞極矣不肖妄意吏治之不淑由於士習之不端而士習之不端由於師道之不立今縉紳中誠心潔己正色直詞卓然稱人師誰如公者是用謀諸銓部舉南畿之學政以煩公及命下衆果以爲得人於是不肖又竊自幸士習之將復於正而吏治之將漸進於修明也使至承惠書審已自甘州得代南畿之士望公何異望歲文旆幸蚤入金陵公謹當自不撓公之法始照亮照亮

復楊朋石提學

久缺奉書非敢自外冗病交劇勢不能耳僕淺薄叨冒天恩踰溢涯分犬馬之齒亦遂六十每念光景易邁德業無聞中夜擁衾慚汗如注況敢受用如狂瞽者之爲耶兩厓僕平生知己重以公意其文不容不領此外厚儀敬附返璧公素高明計能諒僕鄙衷也卽日局面似有更新之機但人心陷溺已久非有重望不能轉移諸務廢弛已極非有高才不能整頓

而僕皆無之此昔賢所以有有時無人之歎也公何以見教見教昨見一閩士言公在彼獨能以法制驕兵兵亦卒無敢譁者此真實學問得力處無任傾仰但中間委曲尚未得聞便中不惜見示為幸

復張石洲中丞

僕濫叨秉政之始首請於

上以執事撫東藩每與元峯言執事才志素不類時人其政必有可觀者昨使至出空書袖中於是僕大喜以為只此一節便自過人而元峯亦稱僕以為真能知人也書中所云君親師等句句正理然此三事原只一心心苟正則事君必忠事親必孝事師必信否則作弊作姦何所不至願執事益持此心不以位高而怠不以勢便而肆則相知者之深望也齊下有養病吳中丞旺湖者乃正人致仕總兵趙卿者乃廉將閒住副使尹綸者有才畧可備緩急執事宜知之餘不多及

復陳文峯按院

得書知秋事頗登緬惟尊懷當亦少慰但恐有司一見歲豐即舉累年舊逋盡責百姓以完納如此則彼雖有粟不得食矣望會撫院訓停處之母使民豐凶

兩病乃妙鄉人來者皆云養兵之費加倍曩昔不審今所養之兵實有若干每歲實該餉錢若干若兵少而派多是派錢者之弊也若兵數派數相當而兵不足用或買放冒支是領兵者之弊也望細一清查當治者治之當論者論之又嚴杜問遺之門申明奢靡之禁節省贓罰一以助軍餉所不足一以備諸凡不測之用是所望也

復胡栢泉中丞

捧誦華臧於不肖十年來所以忍恥含垢之心即僕自言亦不能至此至於潛用神化之云即僕自計亦何能踰此感仰敬服俱不自勝也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為惟是倡率則有所在僕不肖幸風聞父師之教朋友之切磨而又濫荷 聖明之誤眷所謂倡率不敢辭其責矣乃若協心共濟非公孰賴焉楮末所及不敢聞命即辰閩廣巨寇雖已削平而吏肆民困尚未能改於舊惟公念時之難得民望之不可虛竭心為之次第以及天下則僕至願也

復俞虛江總兵

遠辱惠書甚慰懷企有漸有要之說領教領教南都亦聞時有洶洶執事今且經畧楚粵而以彈壓屬之

劉都督執事威望著於南則劉之氣勢自益增重矣
歐陽揮使此中皆知其賢即當以閩事委之使為執
事助至於譚子姑俟服滿後當以浙事委之也北事
近得馬楊姜王諸將亦差足用執事且寬憂思若夫
自任之重則既心服矣

復王西石中丞

遼左凋敝誠如所云富強之效亦難即致但此鎮所
以至此者雖曰天災亦由人事假如庫銀二十四萬
蓋百餘年所積也三五年間饋送俱盡彼受者無所
逃於天誅矣其在饋者得無亦稍犯清議乎今僕願
與公相觀法以清白相砥礪以忠誠漸次修復廢墜
填補空虛遲之二三年或有可觀也特愛且以事關
國家不避僭及恕罪恕罪

復游讓溪中丞

閩中倭寇不意猖獗至此茲已遣譚大恭戚副總助
公畢竟不知能有濟於焚溺否所留戶工二部錢糧
雖已奉有 俞旨但此尚皆在民不惟一時不能入
手亦恐兵燹之後不堪徵科無濟供輸徒促逃叛鄙
意欲公度其必不能徵者徑出告示蠲免就用招徠
從賊之民而直以無徵回奏此中別為公處給軍餉

庶不以虛名買實禍如何如何

復陸北川兵侍

承示潮州之寇大半亂民此不獨廣中為然即往昔
浙直皆若此也夫寇之已發者理勢不得不勦然所
勦多則力分力分則勝敗之算未可豫策此僕所以
惓惓欲且不挑未發之寇也惟公熟計之為祝

與張北川總督

茲

主上軫念閩事屬公總督以公才畧素優威名方振
也但在兵機則宜以虛實相參使賊不能測在體勢

世彙集

卷十四

五

宋

則宜以尊固自處使賊不敢窺僕妄意以為公且只
駐軍潮州發兵往勦而仍大張聲勢謂催調狼土兵
陸續進發則賊聞之當自破膽迫賊蕩滅公乃一至
閩會新撫上功罪之疏陳善後之策何如夫書生談
兵本屬可笑況欲代大匠之斲運庖丁之斤其不能
也明矣惟是 國家事重不敢不布其愚而部疏云
往來調度意亦有在所謂進止之宜不從中制者也
幸惟察擇焉

復周觀所撫院

旬日間兩奉教翰知於地方苦心勞力甚矣然天之

生才固爲世用況已受

聖主重委何所於辭哉置田養兵用意甚善但租米之出納難得人掌管不免欺弊佃戶之工本難得人周卹不免逃亡歲之豐凶難以豫料設遇水旱其欠缺之數不免又費處給願再細思之事只貴穩當不在急行也凡汰兵不可立汰之名但當時時操練賞其有技能者而去其不足用者則汰之法陰行於選之中留者皆精兵而斥去者亦不能爲亂矣

與陳春臺大尹

展誦來翰知執事所志卓然又讀別幅知一洗宿弊

世集卷

卷十

六

主

不覃新澤甚幸甚幸大都敝邑逋負之多一由拖欠一由侵欺拖欠不追猶曰緩於貧弱然而豪強之徒公然不納則亦不可槩謂拖欠矣乃若侵欺不究此於情於法果曷當乎今惟定分數以責其完立簿籍以稽所負則彼弊自無所容而亦無所妄覬二弊之源可漸塞矣小兒輩不讀書不識事惟執事教之以義威之以法仍疎遠之以豫杜嫌謗至望此中冬雪春雨頗各若時二麥可冀不知吳下如何有便幸不
惜示慰

復周觀所

承示義役之說知公爲窮民用意至到僕素非敢瘡

人以肥己者豈不懷仰贊但恐此法行百姓不免有年年輪納之煩官府亦於秋糧外多一倍催徵之事使當事者常得其人誠幸矣萬一守有餘而才不足則不能預徵以備當役者之請給其累不免仍歸於一人才有餘而守不足則出納之際姦弊多端徒斂一邑之財以實貪吏之橐而所謂偏累者依然無改至於士夫之不知義不畏法者卽在秋糧猶爾拖欠況欲責以輪例之所免乎且松民大苦乃在糧長此法縱行只能施之均徭不能通之糧役夫既不能通之糧役則民困終不可蘇而詭寄投獻之弊亦終不可革也請公再深思之僕久有限田之志嘗與陳尹面論公試與商量倘可施行似簡便也公爲政於蘇松而僕松人松人之利乃僕子孫之利也惟公先察鄙情在於相成而非以相左然後深究事之所終期於利多而害少則幸甚幸甚

又

一來書謂義役銀賦役冊內只三萬兩今加至九

萬兩

右問之戶部戶部云無此名色問之工部工部

云部中所派料價等銀共只三萬二千餘兩惟四十年加派冠頂并四連料銀一萬四千餘兩然亦只一年而止並不曾加至九萬望再細查要見某項銀兩賦役冊內若干其年奉某部勘合加派若干某項銀兩冊內原無開載某年奉某部勘合新增如此則二部無支調之詞而僕因得與之議減省矣至於織造太監所派銀兩自與貴院有行部中不與聞而昨與子箭等件一向由貴院徑派者宜從貴院徑自查處

一來書欲以贓罰銀留補各項錢糧

世經堂集

卷十四

金

右戶部云部中每歲該發各邊銀三十五萬而歲入只得十九萬尚欠十六萬專賴贓罰及事例等銀補贍給發工部云往年部中動輒加派自古和掌印後並不曾加派一錢而蘇松料價積欠甚多若又并贓罰不解則部中何所支用二部又云在外錢糧各有頭項不知何者要待贓罰而補若果以贓罰補錢糧不知彼所徵者又作何用此不過欲留作私饋耳二部之言雖似太過然亦各有說惟公再籌之一來書欲為僕建四世三公坊

右小兒書來備道公意及錄示所下郡中文移夫此乃公作興之盛舉僕四世榮耀之殊遇豈不忻然欲領命哉但僕年來稍稍分別人才釐革弊政中外怨恨者不少而公在吳拒絕請託禁治姦豪抑黜貪墨擲節財用中間亦恐不無怨恨者萬一借此肆其毒螫僕固所甘心矣豈不累公平公既受其累僕縱死其能瞑乎展轉思惟畏懼之心十倍忻喜故願公亟寢此舉各求少安此僕至情非欲託名於道義要譽於廉潔也賜教之後當專拜書為謝千萬照亮至感

世經堂集

卷十四

九

至感

一來書謂已減派兵餉

右軍餉蒙公減派此誠地方之幸但恐小民不知派銀則例吏書將有因而作弊者矣欲望於青由內明寫一行大畧云華亭縣上年派兵餉銀若干今減去若干止派若干通計一縣官民田若干糧若干每糧一石該派銀若干庶小民知上之派法而吏書不能欺也

復楊虞坡司馬

南部所議大段皆是但圖山把總既屬操江提督而

兵船器械糧餉成造修理等項仍令江南辦納則是以一事分屬兩人在江南者不惟休戚不相關將置之腦後而亦不能以稽察侵冒之奸在操江者縱使日逐催逼不過僅及分數而終不能免不堪之患矣查得操江軍餉既畱巡江賊罰則所云寬剩銀八千五百兩正可以供此用如不足則令江南巡撫補之如又不然則估計所費令江南如數出銀解赴操江而操江自行管理支給成造之事似稍便也惟公更裁之

復楊古巖侍御

世澤堂集

卷十四

十

中國之人叛而作賊猶在必誅況本屬夷耶若罪將官誘殺縱賊以戕民固非也然盡沒其實致有後言亦非也公只據所訪勘報而於論功之間比之大虜畧為差等則似得其平矣淺薄之見如此惟公再裁之

復周觀所

領五月二十日華翰知僕之心事曲蒙照察甚幸甚幸集眾思廣忠益僕方以此自勵故亦遂以待公期於共成天下之事然非高明洞然則固未有不喜同而惡異者矣核兵選兵之法甚善願擇一二賢有司

委以心腹與共圖之俟有成績公特疏薦引此中亦超格用之也承示及兩小兒云云果得如此豈非至願但恐公亦不免愛而不知其惡耳教養士民原是公職事然欲化行法行請皆自家下始庶可行之無滯也聞地方尚有福兵夫福兵不能殺賊而藉兵於浙天下舉知之矣彼何怯於故鄉而獨能勇於直隸耶若以海戰為說則今未聞有凌波之師亦未聞有會哨之舉似徒費財無益於事況聞所謂兵者十無四五夫有船無兵不惟不能殺賊亦恐不能守船而造之於官者將反以資賊之用也近日閩浙連捷皆不曾戰於大洋只豫飭兵將乘其初至而擊之耳今浙中福船未審有無而閩人通賊情狀亦未知比前何似望公再一查訪計處之減得一二無用兵船即省於民多矣

復王西石中丞

世澤堂集

卷十四

士

承示楊照云云此非照能進德實公能用之也天下事莫不由吾輩激成青苗之禍先儒固已言之矣領教領教東江為遼左之意甚厚但今財力方詘樽節未效若欲招徠燕粵之民人給安家銀十兩恐所司未能措處姑且招復遼人之流移者分之土田資之

牛種蠲其累年之舊逋紆其三年之新賦漸次圖之何如昨有書請東江與公細議不審曾達否更俟見教

復楊東江總督

通州之說此中無所聞不知公何自得之恐出交構者之口願更深察也永平所議兵食部中一則謂不宜定議於臬司而使奉行於戶部有乖事體二則謂兵以原額爲主是矣然不宜豫請未補各兵之餉以開虛費之門以實徵爲主是矣然不宜以新增不徵之糧槩與題准蠲免者並列於實徵之外以啓有司

世經堂集

卷十四

三

四

廢職奸人侵欠之徑其意亦只欲商量求有益非有他也熙齋官職原在公上公試思熙齋豈有利於公之去者耶僕年來欲稍稍分別人才釐革弊政爲人所不悅不相知者謗議紛然蓋不獨耳聞亦屢面受之矣獨念以爲天下事重只得隱忍既不爲之怒亦不爲之撓賴天啓聖衷眷倚不替其鋒乃始斂戢公試觀今日人心果三代否乎何得望其盡無異同也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上不敢負天子下不肯負所學蓋迂愚所自信自任者如此凡激之而卽不能堪本是學問病痛亦是輾轉增謗增

議之端公試深思之如何

復劉帶川中丞

承示疏草歸重於選將練兵此不易之論也然前此未嘗不言選將而賢否定於賄賂之有無喜怒生於跪拜之多寡則將不可得而選矣未嘗不言練兵而無實惠以結其心無實政以責其成則兵不可得而練矣今中外所望於公甚重千萬留念戶部前日之疏亦非遽欲去兵蓋聞前之爲政者不詢衆謀不考地勢輕率建設孟浪更張故墩堡築而不能守兵馬增而不足用若兵車管是也此須仗公妙用陰消默

世經堂集

卷十四

三

四

改次第爲之搗巢固是奇策頗聞鎮兵與虜交通軍門舉動卽以相報故往年同野兩出皆以謀洩一無功一大挫劬望公更察士心度兵力審慎爲之夫用兵公之所長也僕以書生乃猶妄有論議於公之前誠以國家事大不敢默默耳僕方以集衆思廣忠益圖報

明主惟公不惜見教至幸

與福總兵時

運舟舊出淮安閘止因黃河濁流灌入閘內歲常壅塞挑濬勞費故移閘以就汴水之清流然汴水遂由

此直注淮安而淮安之田盡成巨浸矣執事試測注
流高下比淮地如何詢考未改閘之前水患比今如
何及查連年之水天雨多寡如何便可得其自矣夫
不求水之自而爲之處則田豈可得耕哉又河汴二
水合流以趨於海河之濁流常賴清流之力蕩滌泥
滓故海口不易塞今汴水既分注於淮其力不能勝
濁流海口漸塞過半矣若不早處再隔數年河流不
得入海此其爲患當何如哉僕久聞此於父老顧未
有人能任者今敢以告執事望更詳訪示知之

與張大石僉憲

天下未嘗無才每爲資格所拘不能展布茲

聖王灼見其然而首試之於執事雖執事之奇逢然
後世亦將於執事較量其稱否焉是執事之用在衆
人當以爲喜在執事當以爲懼也辱惠書云云知執
事果能無負於破格之待矣忻慰忻慰夫文武之相
與專務立崖岸以自尊而不思同心以求濟亦猶銓
司之用人專務論資格以植黨而不思爲國擇官也
胡帥既善戰其氣必奮惟執事容之教之委曲成就
之心指之說其善今兵之所苦者何在當事諸公未
能盡知也尚悉數而示焉苟得所以惠綏之術廟堂

主之執事與胡帥行之 朝廷庶有賴矣偶在冗次
作狀不盡誠悃引伸類觸孰不在執事乎

復劉帶川總督

承教知公欲先今日之急務欲爲地方之永圖甚善
甚善但標下舊兵操練已成似未宜卽散遣須俟劉
淮所統者堪備戰守乃可徐議耳又劉淮所統乃保
定兵也他日亦不免有取辦衣裝之行而山東民兵
已非趙浚谷昔年之所選練此當何以處之夫閩外
之事原不中制況軍旅非僕書生所知不敢妄論惟
公深計其便爲祝

與吳子言太史

自執事行後僕憂勞如前而虜警尤出意外雖費盡
心力支撐得過然亦遂貽將來不可救之患只如錢
糧一節往往歲入比之歲出少五十餘萬僕兩年多
方節省又禁絕私饋歛賦罰以歸之官僅能足數今
薊鎮添兵添馬又平增五十萬欲加派則民力不能
堪欲不加則別無所出終夜思惟莫能處置而士大
夫或遂偃然以爲無恐或仍公然行其曾臆殊無協
心爲國之志誠莫知其所終也積憂傷心積勞傷氣
前月遂冒風寒歲初強出重復感冒至今猶伶仃不

自持雖人臣之義不敢愛身但恐徒死而無益於國耳執事何以見教何以見教家僅回草草附復不盡所欲言

復劉帶川

承教已領悉今後論功疏望勿再及內閣并直贊諸臣恐意將士之心也屢據王孟夏黃演云家丁逃入京營其故何耶又聞家丁尚未領召募之銀調遣諸兵皆不給糧料果如所言則朝廷屢次發去銀兩皆安所用之耶夫不恤軍士者將官之宿弊也各於出納者有司之常態也然而兵散士怨則公將受其累焉是以不敢不告惟公查示之

卷二十四

又

承示二帖謹已領悉蓋公於邊事籌之詳矣募兵銀法宜待結狀而給請以此意書簡直告示諭衆知之如何所云不給糧料起於昨一片石之行厥衛訪事者曾以聞於

上今不知已補給否或謂調兵宜計其自某處至某處該行幾日每日糧草該得折色若干即於起身之處一併給之不必沿途關支則兵食不乏兵行不滯而司錢穀者亦免於不給之謗此法可行否惟公裁

之僕凡有聞必以奉告必求其實者一則欲效分毫之助於高明二則欲備

上問非有所異同也幸亮幸亮

復溫三山中丞

承示各將家丁一節愚意以為家丁出力與標兵相同若不與募銀是責之者同而待之者異情恐不堪然給與募銀而另列於標兵之外則人數益多用財益廣費恐難繼不若使領標兵之銀亦即以入標兵之數總不得過三千名許將官陞遷事故之日各自帶去而以遺下名缺俟新任將官帶來填補頗似兩便惟高明更裁處之又大疏有總兵巡撫各標兵行月糧字樣然聞帶川不准各標兵行糧之請部中當安從耶望更見示

卷二十四

又

復趙劔門總督

譚二華欲得浙兵之意甚懇僕以為閩浙壤地相連若閩寇不滅浙中豈能安處則其請兵以靖閩實亦所以靖浙使閩中欲調公練就之兵或欲累公以遣兵之費則不可今閩自出金粟募浙民之堪為兵者而自練之此似可從也且兵有輪番民皆土著安知閩之教練也非代浙任其勞乎部中已題奉 欽依

惟公深計其便上運 明旨下弭來惠至祝至祝

復顏冲宇侍御

近兩奉教言知於地方計慮周詳措處精當此豈特一方之福固 宗社之休也仰甚仰甚所云枝役莊田已告戶兵兩部俟大疏至即題覆說者又謂河南拖欠宗室祿糧數多若照宸濠例拆其房屋同地基變賣之地既有王氣則宗室固不可得銀數萬兩而其財產除金珠珍寶一切違禁服器法須上進外餘物及銀帛悉奏畱布政司以補前欠則 朝廷捐不費之惠而宗室咸感恩而畏威且可以明

世宗憲集

卷三十四

七

集

主上無一毫利彼所有之心矣此說惟執事再斟酌之如使可行望併入疏內此中當協力贊成也

復吳自湖兵侍

得元日華翰并別帖所云俱已領悉廣賊起於包含之太過則其首也滋於納賄之無厭則其其魁也彼數人者壞之於十餘年而今欲整頓於一旦固知勞累執事然非執事之才實不能辦此天之生才原為世用才既在我安所辭其責哉惟執事殫力為之凡有奏請此中無不相成胡昱昨已用之於廣州矣鍾坤秀未經論罷執事再察可留則留之如不可留

速行論劾就舉亦孔昭以代可也郭成已在金山此却望執事一讓與敝地冗次附復草草

復劉淑修太守

領二月六日華翰知能使官不厲民民不病官甚善甚善至於力不能為機非在已者亦須為上言之乃克有濟前此姚守疏陳民窮之狀詞甚懇切但專欲蠲租而不言田土之荒蕪者作何開墾奸弊之叢積者作何祛除如此則租賦之蠲至何時而已而 朝廷似無淮陽一郡亦不必為淮陽設官置吏矣執事於此須一計處詳悉乃妙也

世宗憲集

卷三十四

九

集

復張石洲中丞

領二月廿六日華翰知道路之人其辭已寒而地方之人其心已安此皆公處置得宜之效也僕繙閱載籍見自古豪傑之士與奸人之雄皆為上人網羅不盡每懷怨乘風塵而起故謀諸吏部則凡監生省祭之能騎射者拔而置之邊方謀諸兵部則凡士民之能騎射者收而置之各營皆以求弭患而已然此苦心非公固莫能相亮也楮末所云容俟秋間為處此輩固不可使有怨望之意亦不願其有固結之黨中間機括公更須默會而善用之勿勿附謝不盡

復吳自湖

所云設遊擊以練精兵此地方至計戴冲霄胡良瑗已如諭用之此外再欲用人則向日遣去湯克寬者真其選矣次則解明道兵部有例凡充軍者得以爲事官管叅將遊擊事惟公所使也謝敕已如諭提問徐甫宰若欲改令分巡潮州宜一面行委一面具題安南事禮部已有咨皇太子方物宜徑摘下無礙其不堪方物且一槩解來此中另處庶不失遠人之心也

與耿楚侗

書卷之五

卷之五

手

安

春初憲節過敝郡伏承廩米之惠此禮不行久矣何幸于今見之榮甚百朋之錫也小孫赴試僕以爲公方倡明正學抑黜浮競在相知者不宜以私干遂不敢具姓名聞諸左右不意誤蒙與進濫獲觀場譬如大造雖無私於物然而被其生成者自不能忘恩感刻感刻久欲作一書奉謝緣未得可託者茲謹以附蜃川大夫區區鄙衷言語莫盡惟垂照至禱

復黃上海文煒

承惠書知盡汰無益之役痛懲假冒之弊甚善甚善謹以告當道推執事德意而廣之也愚父子往年爲

人以姓名字號詭立戶頭賴部文川一爲查革此岑少尹所知兩年來不知又復何似執事行法千萬自僕始不惟可竟僕初心亦是執事褻謗之一端也青浦田地本惡故稅糧難完立縣則徒擾而無益若置三府于此專理水利而兼督西鄉之錢糧却無不可也陳春臺之去極可惜茲聞周三泉志行絕類春臺但初至敝邑諸凡望執事與商之天下之人皆吾同胞諒在高賢當不視華亭異於上海也

復沐雲樓國公

承惠厚儀例不敢領附使返璧所冀照存執事世臣

書卷之五

卷之五

主

發

也宜爲朝廷綏輯遠人以答恩遇職業既舉則奢禮隨之若乃浚下之膏血以行賄賂借上之名寵以作威福不惟義不可爲亦乃法之所禁切勿聽左右小人之言自取後悔也僕濫在政本之地不敢不直告亮之亮之

復孫立亭侍御

承示霍徐二公開報邊銀不同之故讀之了然所可惜者此本至明白之事而前此司道諸君乃不肯言遂以明白反成糊塗甚可笑可歎也斟酌查處之說甚善但叅題似須逐節了當今年既叅則明年自不

再參亦未爲病之也責成兵備清查給發此尤久遠之計所望毅然行之未有實收錢糧今雖支用是實不知於分司處如何註銷中間無乃有不相照應重複支領之弊乎望更弔分司簿卷一查明也

復馬總兵芳

執事以名將著稱僕意以爲如執事者不獨當立功於一時仍當有以立法於後世僕偶思得選兵一策試謀之執事煩執事思其可否并增益其所未備實以見告勿泛泛答應以致誤國誤人也今自副總兵以下名雖各領兵三千其實老壯強弱互相參雜能

世宗憲集

卷十

主

七

戰之士不及一半每遇調發一枝盡行徒費供給無從實用而本城本堡又有空虛之患今欲令副叅遊擊各自挑選其兵分爲上中下三等上者給與馬疋名曰戰兵中者不給馬疋名曰守兵下者只以備雜差名曰備兵先令各官自行選定然後總兵偏歷各營覆選總兵選訖然後總督重加校閱不拘名數只要分別精當平時一體操練遇有警報只調戰兵如賊勢重大欲張軍威乃量調守兵助之亦調戰兵除行糧料草照常外量賞銀兩以示優厚戰兵有缺及或有不堪者於守兵內選補其守兵以強壯者選補

戰兵弱者退作備兵如此庶調發則人人得用城堡則處處有兵戰守兩得而錢糧亦不虛費執事以爲何如

與劉帶川

連日北報寂然豈所謂驚鳥將擊必匿其形者耶主上近屢問及公宜慎爲之備慎爲之備聞虜中有負草填壕之說輒覓得南方火箭四種共一束送上此箭迎虜騎而射之見草即燃不惟可絕其徑度亦可焚其人馬也四種之中火發有遲速火力有大小惟公再試驗而去取之去人素善製此又有火鼠者

世宗憲集

卷十

主

七

擲諸壕中亦能燎焚但可近不可遠併惟試之爲幸

復鮑思菴兵侍

承示知東方豐歉之數大畧相當甚慰甚慰節年拖欠僕久語高熙齋謂民力止能辦一歲之賦若併徵舊逋徒擾而無益又守令新任欲使前人降罰理勢俱難行而熙齋有萬一多得之望故僕言未克入今公只自作主張明示郡縣新賦一一要完舊逋悉皆停閣不許槩徵至於回答部中但含糊應之足矣昨劉羽泉赴浙亦曾以此告之惟高明再裁酌爲幸

復吳自湖

當執事初受 命時忌僕者以爲僕私執事寇決不可平也茲連得捷報僕不獨爲 國家慶實竊幸得免咎責矣喜甚感甚湯克寬若才不堪用則於委任僕不敢言如萬一有可取此執事當爲地方擇人不必問其所欲也別論引疾之說執事豈以今茲之功自足耶抑爲科中數語所激也由前言之恐於忠未盡由後言之恐於量未宏俱不敢聞命 聖明在上惟殫心力茂建勲庸以增知己之光至幸餘不多及復周三泉邑侯

世經集

卷十四

書

得所寄書知爲地方計慮至周裁處至當松之民往往田在低鄉而戶在高鄉或田在高鄉而戶在低鄉故歲值旱潦照戶而免之未有能得實者僕嘗妄謂高鄉之田宜照常造冊以戶統田如曰一戶某人田若干畝是也低鄉之田則宜另造一冊以田統戶如曰某字圩田若干內若干係某區某人之產若干係某區某人之產是也今如高明之見益簡而便矣松之花分詭寄大抵起於規避重差邇來士民極望官家行限田之法惟宦族稍稱不便若於見任家居之間就中調停得宜則田可限役可輕而花分詭寄之弊自減矣願更裁之公論在世間雖或有時而晦亦

未嘗終不明義之所在惟毅然任之至望

復吳自湖

領初冬四日華緘知叛兵已殲葉丹樓已就擒無任忻慰但大疏止及前一節豈另有待耶兵事誠知勞公幸地方已寧此正公專意撫綏之時亦養身生子之日也殺賊雖是結果一條性命然容養一賊不知殘害良民多少除却一賊亦不知保全良民多少此中天地鬼神自有明鑒惟常存不得已而殺之之心如所謂哀矜勿喜者則必無妨於陰陽也今即欲遂公高志如地方何僕非不爲公但到此却爲 朝廷

世經集

卷十四

書

之心不免重於朋友耳前日見兩溪云此中有忌者僕已豫爲公防之不足多慮所諭朝光云云已具悉浙中士夫甚惡劉顯此恐尚費一番保護也附知之復姜廷善提學

承惠書齒及新轉夫叨逾者正僕所深愧懼也況敢以辱云云耶承欲經理書院以教多士甚善昔樸溪嘗有此舉然其學專以格物爲主故諸生往往造爲難處之事以困之徒作一場笑話今不若就舉業中提掇出身心工夫如作居處敬文字便真要居處敬作忠孝仁義等文字便真要忠孝仁義之類如此則

學者無羣居廢業之憂士夫無虛談起偽之議而其有志者則自有所興起樹立成就得一箇是一箇矣淺陋之見無足採擇惟望執事更思之務求有益為幸

復尹洞山宗伯

使者至辱惠教言道理甚大然非僕所能也即如近事輕重寬急皆出聖斷僕奉行且不暇況能贊一詞惟竊仰服神聖之莫及悚然動感德畏威之心而已昨朝觀諸君入都僕覺其意似已知去惡而未必樂善故輒倡為之會又冒昧贅數語於答問之末隔遠無由請教然倘辱箴砭之賜則固所忻然而聽受也成已成物公講此素矣千萬不鄙棄之臨楮瞻注

復水南先生

昨小兒至承賜書茲又承使翰遠及感甚感甚階於親故非敢忘情但既深戒前轍之覆堅持三還之說則其勢自不能屈諸司之法守而諸司亦無肯屈法以見從者是以無由少盡其情耳非先生知階之深愛階之至其孰肯言之至此哉歸田之計階不敢阻亦不敢贊蓋階方百計求歸歸則便當杜門與世絕

欲保先生之安於仕途并庇先生之佚於野處皆非所能及也夫日月升沉寒暑代謝進之必有退生之必有死在達者視為常理固不以置忻戚而在世俗則未免視為大事晏生歌哭然畢竟亦莫能逃徒取煩惱計先生於此必有真見焉臨楮無任馳注之至不宜

復朱肖巖提學

承惠書記念諄切非僕所敢當惟切感佩所示諸賢皆嘗與陸子圖之願有未敢輕動者若機會稍可乘必不敢不着力也昨見吳旺湖言東土諸生專誦時文不惟不知身心之學即讀書二字亦不識矣夫學校人才之所出此豈所宜哉惟有以轉移振起之為望相去甚邇長善救失朋友事也更惟不惜見教至祈

復朱鎮山司空

望日前兩奉教皆以冗甚不克裁復知公能亮之十八日承示二帖其一楷書者即已上聞其一手書者所論調夫派夫雇夫畱漕糧等件俱已詳當至於查河銀之侵費懲人心之玩愒尤不得不破面為之蓋

主上責成於公甚切而幹濟存乎人支費存乎財若行姑息之政是爲人厚而爲主爲身之念胥失之輕矣十九日一帖謂先濬下流此禹治水之法也謂支河亦不可廢此前輩殺水勢及開月河之法也又謂添築長堤是疏河以後事開濬汴河是築堤以後事皆甚善甚善卽此知公於治河規模已定特須次第爲之耳賑濟蠲免及留福帥疏俱下部計彼題覆亦不敢遲福帥須徑留之不必待覆本也

復吳自湖

領仲秋華啓承念及賤降并曾孫等事公於軍旅倥

世襲素

卷三十四

天

宋

惚中猶有心力記如此瑣屑作如此好文章真不勝感荷不勝歎服也泔水諸僎奔竄屏服大是奇功二源之役使在昔人卽勸之督之尙不肯爲況如公直任以爲已責乎敢不仰贊敢不仰贊三集於法宜勦但觀所司舉動似多疎漏輕率如未經題奉欽依用兵而卽差人調永順兵於湖南是也計此舉未必成願公且專力於二源南澳而揚一虛聲云朝廷欲勦三集已畱嚴氏田宅等租利供南贛添兵之費又將嚴氏銀二百萬一半濟邊一半官用官用者將發與閩廣江湖徵兵峙糧夾攻三集也如此倖倖賊

聞送質返俘便從撫策俟二三年後閩廣水陸之寇盡平乃真用兵耳書生計兵事未知是否惟公就中更出奇畫焉

復洪芳洲中丞

三復來翰知公於不肖憂其瘠而喜其腴豈以爲不肖之身有所關繫耶不敢當不敢當查勘之舉業已報罷公可無事按微矣凶人得以病死雖未足快衆心然亦幸了得此一件公案不然彼貴尚厚彼黨尚多反噬之禍恐縉紳不能盡免也

王上委重念堂之意公已默會之數日前不肖亦已

世襲素

卷三十四

无

宋

有書與道此但羅逆原當追賊二十萬而王道長所報僅十四萬中間尚多影響其六萬茫然未有頭緒勢須設法曲處部中緣此尙遲念堂之推望寄聲速一完結至於調護則不肖自當勉效其愚不須囑付也

復冀康川中丞

李應乾謀逆二十年莫之能捕此非獨百姓有幸亂之心實由諸當事者觀望退縮無爲國家任事之志乃今就縛公之功也然此特治其標耳若論根本須有司改貪殘之習行惠綏之政使民知尊君而親上

樂生而畏法乃可保無虞也惟公留意焉

復馬鍾陽總憲

烏合之兵不可禦敵下班之卒相聚為盜此必然之理而近日敵鄉之所甚苦者也公并歲只養兵萬五千人時加選練甯其有身手者而罷其無用者甚善甚善至於徵納有則稽考有程民困可蘇軍餉亦足又善又善只如此行一二年未有民不安兵不強者也早聞熙齋下顧再三勸之已許發挑河銀助公募兵之費雖未足用請且次第做去以俟再處尊體近何如千萬為國自愛自愛

世華集

卷五

幸

復周仲含憲副

得書并二帖具悉所論人心不古其以屈法順己為賢稍不如意輒生譴訛者豈獨此一方為然在京師尤甚也今無可奈何只自盡其所當為一切毀譽禍福皆聽於天而已游憲伯還適歲暮公私冗劇附復不備

復孫槐臆按院

入春極欲一候動履兼聞敝廬特承枉顧之辱極欲一修謝惟是憲節方按行郡邑是以不敢奉書承華緘先及感愧俱不可勝也投靠詭寄等弊不獨累民

亦為士大夫名節之累子孫之憂尊翰謂民貧盜起雖有粟不得而食者此父母之心師資之訓也敬服敬服自來振頹惰之風革沿襲之弊抑自便之私排黨同之論其初皆不能不取怨於俗流及事定論明則亦未有轉怨而為德者此惟在公力持而必行之耳僕幸麓識是非向復書行臺固已奉勸斷然行之矣茲敢不勉圖仰贊哉所叅二子已奉旨下部院看詳計亦能體公之意也敝邑尚有一種花分子戶之弊夫小民之花分為避重差也若鄉宦則既得優免矣花分何為哉故凡子戶者皆投靠詭寄之別名也乞命郡縣一併查革幸幸

世華集

卷五

圭

金

與趙劍門總督

昨使者行附上數語想已徹左右今既與虜絕其勢必來侵犯而兵馬積弱欲戰未能似不如專為守計修城堡練人馬儲糧草備火器嚴哨探俟彼一入牧飲人畜堅壁清野以困之如此則縱無擒斬亦無損失地方陰受其利虜賊陰受其害而諸將官功罪亦常相准至於相機伺便襲情擊疲則又分外之獲也公於邊事詢訪諒無不周思慮諒無不悉但恃在相知偶有所見不敢不奉告惟公裁酌焉

復趙劍門

承示大同屯糧多欠各省解不及半內帑發亦不多如此邊事易由濟焉夫多欠者必有侵欠之人解不及半者必有所以不解之弊發不多者亦必有不多之故公似須詳究始末爲

王上言之乃可處也僕亦深知此等舉動乃世情所不喜但公既身任重責恐不得不然惟高明重圖之

復尹洞山

尹侍御至承賜書并示以近事僕誠寡昧不知諸司利災養亂如此而交游間亦未有以見教者於此知

世宗憲

卷三

三

公

謀其君以及其友用意至矣感激感激去歲皇上嘗降旨切責南直隸撫按至今一年未見有所作爲故邇者魏黃門激而發尊君命之疏今姑未論道義只法制似亦易知而士大夫顧猶昧焉是可慨也謹如諭具書作家事懇之徐覲何以相應聞公將以九月奏績入都侍教有日奉謝不詳備

復徐廓原京兆

使至審已抵任甚慰前此京府諸公多不理會職事奸弊紛然公今須一清刷至於明年場屋之事尤望留心蓋必弊孔盡塞然後可望得一二真正卷子以

人事君此殆其要者切勿認作弊之人以爲同輩曲加護惜自甘與不才者作伍也

復冀康川

承示諸將血戰破賊而壯夫亦各自奮此公鼓舞之力也諸將陞遷自有資序乃若壯夫竊謂宜如南方之例給與冠帶作名色把總待又有功實授官職如此破格用之繼者必當益衆矣事或須題請幸不惜一草疏

復劉淑修兵憲

領六月十三日華翰良感記存海上無訛誠爲國

世宗憲

卷三

三

公

家之福史家莊宿賊士大夫皆云得執事而平殊爲喜慰但聞潛奸伏隱如此類者尚多大率巡捕官兵利於入賄不以實告有司有司利於無事亦遂不復詢究其實致監司不及知焉每見石麓公言及此以爲大憾願執事更留意一訪也壽泗水患何如所以賑卹之策安出便中更望見示

與朱泰菴郡侯

聞執事下車首以清儉爲政夫海上之民窮困極矣更復導之以侈使強者益肆其貪殘貧者益習於奸慝其尚可望治安乎如執事今茲所行真古循良之

首務也但僕聞之不尊賢則爲善者不勸不去惡則不肖者不懲故先輩於民既率之以身矣又求士大夫之忠信廉潔者而崇獎之凡以爲民立標準樹風聲也敝鄉往時士大夫以不入公門爲高郡中亦以此目爲人物厚加敬禮近來則顏色之所向交際之所施專在旦夕奔走無恥之徒而閉門自守者其門之外乃無復郡侯之轍迹於是人爭爲諛家競爲諂士風旣日淪胥而已亦受其點汗況欲民之爲善者勸乎往時郡中每察奸吏猾書重置之法近來或縱而不問庇而不舉又或進而與之爲奸至於良善則

世經堂集

卷十四

書

元

復湯交川兵憲

承惠書知於兵食等事處置已有條理而所謂將官以冒隱爲志各兵以冗食爲心者尤得其情夫使革乏無名去之無漸則興怨造謗豈惟吳中爲然固天

下之所同也今願執事勿立汰兵省食之名只專選練賞其勇銳片其疲庸積之歲月則退者多而兵數自消食數自減夫校其藝以爲去留彼將何以爲怨兵之留者必足其食彼將何以爲謗縱使有一二狂謬者出乎其間彼理旣屈何能鼓衆彼藝旣下何能倡亂哉僕自知迂愚不識大計然恃在相愛不敢不盡言幸惟留意也

復孫立亭

承示知於救災卹患留意懇切此

聖主所深望於諸公者能如此宣上之德植下之

世經堂集

卷十四

書

章

生卽古人何加焉仰甚仰甚官中銀數旣少請且先徙縣治至於城郭則定其址而姑緩其功何如徐沛貢賦所經朝廷咽喉地也一有梗塞便爲害不可勝言安民弭盜此今日當務之急也夫民不安盜固不可得而弭然賑卹恐不能徧且不能久則豈能保無一二妄作於其間乎稽察緝捕撲之於未熖寒之於未流亦自是一種工夫未宜偏廢也恃知愛憐及惟裁察幸幸

復耿楚侗

夏間念堂至傳示尊意欲與二三同志請一郡以少

試所學僕于時深服公之切于爲民然又念以爲郡守得人其惠澤止於一方言路得人其惠澤及於天下況公方以督學爲任若成就得一番人才則後來列郡皆可望有賢守計其功效乃更十倍於身自爲之則僕所以不敢奉教之意亦正前此懇切留公之心想公能垂照也聞吳中士風承公力主正學已漸轉動但此際更須着一番提撕工夫使勿作虛談勿立門戶乃爲有益不然高論遠步其弊只與舉業等耳高明以爲何如

與洪芳洲

承惠書知憲節已蒞東藩

聖主自茲當紓左顧之憂矣今天下事誠壞於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夫揉木鎔金均之所以爲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卽成揉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今當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揉木乎願公之稍加慎重也

復李介甫侍御

用兵一事自昔所難況今彼我強弱勢已懸殊過於求全徒損士氣眼前將帥才等力齊去舊易新未必便勝若使人懷恐懼則於幹濟益難此皆可與智者

道未易與書生言也執事高識素邁輩流輕重之間願加詳審此中但憑執事勘報決無異同惟照亮荷

復楊朋石中丞

正苦不得公交代消息領十月十八日華翰忻慰不可言其尤可相慶者聖明之停止大工也此事全得幼溪災傷一疏助區區一半氣力不獨楚人感之僕先知感矣所示大工事宜甚詳當然諺云金瘡有藥不如無傷計不嫌妙策之不得試也一笑一笑昨答筆峯書中託渠致意同事諸公意在兩中貴耳達明旨妨風水此二語或亦足以寒其心惟公與幼溪再就中發明之餘不盡

復李紹庭侍御

承示稽查伊庶人財產甚善甚善此事原議除解京外其畱在本處者金銀段疋器皿以補給各宗先年所欠之祿糧田地房屋歲收租利以湊給各宗將來應支之祿糧今奸人侵隱勢豪古據二者恐俱不能無頗聞近來司道府縣官只務周旋人情不肯爲國家任事任怨須仗執事持法以督率之察其詬阿罷懦甚者劾而去之庶幾敝習可革善政可興也特

在相知發此狂論不罪不罪

復劉帶川

聞固原入衛兵馬原不甚精強而一往一來歲所消
乏甚衆無益於此有損於彼今該鎮失事前兵已奉
旨發回其明年之事若如部疏聽彼處督撫與公會
議當何時而決耶鄙意望公徑自裁度如仍欲彼入
衛則宜令彼照延綏例募添一枝以備戰守如或畱
彼於鎮則公自於遼東或保定募添一枝以補前數
及早題請庶不誤事惟公詳計而速行之

復楊朋石

世經堂集

卷二十四

天

礼

原奉 旨暫奉

神位于 純一不曾及修造則今遵 旨奉遷

神位便了事矣不必更問瓦瓦何如以惹事端倘守
備有異議則亦有四說以拆之前所云者一說也其

二說 純一不換黃瓦原有 諭存

皇考之舊今不敢違其三說 純一奉

神位出自

御批今不可顯

皇上之誤其四說 純一

神位原係暫奉換瓦當另有日 聖意於此有定見

焉今不宜逼迫昨與古和計議同是此意惟公亮之

與張龍洲中丞

西石前日書來言宣薊之守發其端而未詳昨執事
見教詳矣而未盡適會劔門乃知西石之意欲以南
山之防還之薊鎮而掣回戍兵自備戰守此於分疆
之義得矣但賊至南山必由宣府之邊而入萬一南
山失守

至上究賊所由來恐宣府不能盡逭其責也今爲調
停之說者有曰南山之外增掘一濠則薊有重險可
恃以安此其說似矣然不知有濠有濠而無兵則濠

世經堂集

卷二十四

天

礼

可越濠可塞未敢保其無患也又有曰不守南山之
濠而但發兵守濠外之連墩可省士馬不費糧餉此
其說亦似矣然不知兩墩相去三百步賊行其間矢
石不能及又每墩戍卒僅十人若賊勢重大彼且望
風而逃是在有事之時無益於南山而在無事之日
併此士馬皆爲虛設併此糧餉皆爲虛費也極知西
石此論出自毅然任事之志然慮有當周謀有當審
者總督責任比之總兵巡撫又頗不同願寄聲西石
須更詳之勿輕具奏也

復王繼津中丞

承示知虜賊雖退尙在近邊則延固之郊未可便謂無事也前日貴鎮已發去年例銀十萬茲戶兵二部又發銀八萬二鎮共之望公乘此頗有錢糧之時一大整飭也往年募兵聞將官既不得人而地方承差武生監生生員又皆得以威脅計誘捏名冒補安家之銀既落其手旋即逃去致朝廷有費錢之患邊境無添兵之實又聞張北岡募兵其法頗善望公訪求故事再加斟酌務濟實用乃為良圖此兵原以充延固二鎮之用非因入衛兵部題奏似尙欠明故敢奉告言不盡意統惟亮之

世襲堂集

卷十

早

五

復董李村按院

承示知於待士卹民用情兩至敬服敬服限田不獨小民受惠亦是士大夫家久遠之福但此法不難行於見任而難行於罷閒何者罷閒例不優免今欲免之則礙例欲不免則情有不堪而終將為所沮撓也其在見任不難行於大臣而難行於翰林臺諫何者翰林臺諫官雖要而品則卑今欲如例免之則太窄越例則衆將藉口而紛然有詞也但得執事的處其中畫定其制下之郡縣僕便當首先奉行矣所云有司以執法被謗者誰歟望指名見示庶得為之救解也

復塗任齋中丞

建縣已如尊議楊文者賄中官求遷有書帖見在僕於文非有怨讎但念以為將帥有謀身之心則必無捐軀之志有求遷之資則必無恤軍之實故欲徵究之亦公惡陳文治之意耳如公念其武勇亦須而發其事重加鞭朴使彼知有朝廷清肅之政亦知有軍門寬大之仁若無所懲一旦仍挾重賄而至遷官江浙公亦安得而用之耶惟深思豫防為幸

復湯交川

承示知已減去冗兵實為地方大幸但分班之說於鄙心尙有未安蓋下班之兵既無餉給又不能別作生計勢不得不相聚為盜而上班之兵各豫為下班作賊之地互相隱瞞不免致地方多盜且或釀禍於後耳古云兵貴精不貴多如選其有身手者雷之嚴加操練必使能戰能守而老弱怯懦者汰去之使常為民兵與民既分則盜不敢肆為地方百姓內不苦於羣盜外無所畏於倭奴而兵亦不蒙為盜之恥矣公試再思之何如勿憚往復

復洪芳洲

先帝棄捐萬國僕哀痛已無意生存惟是欲調維於

父子君臣之間兼欲稍振 朝廷紀綱活億萬民命
故且忍死然憂勞之極疾病已成計亦不久當往從
龍馭矣所示得罪諸賢謹即轉告銓部其各衛降調
官昨部中開具條件偶不及此故
登極詔中亦遂遺之當俟另處也故淚附復不盡

復王西石

聖主新嗣統曆北門鎖鑰方仗公爲安豈得言去耶
目下叨逾當去者莫如不肖然猶以付託未得人尚
爾徘徊何況公也解生昨體公意已授百戶茲當再
一陞之內外軍職冒濫者無數何惜一官以收衆心

世經堂集

卷十

聖

表

以作士氣也尤月爲巡察叅論甚重奈何奈何

復吳自湖

得季春十二日手翰知尊體已康復甚慰所云大章
老手皆非淺薄敢當至於中官用事則其機緘已見
防微杜漸甚難着力頃因病臥深冀得脫去不意
主上及部院臺諫諸君子苦若見畱而僕亦見在告
數日同志之士便已有落陷穽者惻然動心因復起
視事殊不安樂也廣中添官不便昨二華亦言之今
此事并克寬古田云云皆看二華到後如何處置僕
所願於公者惟作速赴任一節而已劔西數日間當

調北或可相約同行乘便附聞不盡

復薛南塘憲副

承惠書語及 二詔此

先帝之遺意

今皇之聖裁也僕何能焉自古有臣常患於無君而
有君亦患於無臣今則有 君矣各懋厥德以建乃
勲豈非吾輩責哉願倡於多士無負遭逢也

復王西石

承示知馬帥病痊良足爲慰但彼年已六旬亦須豫
求其代者公昔日西行僕固嘗面告矣千萬畱念

世經堂集

卷十

聖

表

買銀兩當促部中卽發歸正人應得爵賞只憑公議
上此中決不輕有異同此輩既歸之後豐州倘爲辛
勞移居則邊患恐未得寧息不知可遂襲取而據守
之否此大計奇功非公不能辦願更審思而教之也

復王養之侍御

執事筑焉在衰經之中僕未由一修問乃承以近事
特惠手書深惟記念之厚何以爲謝何以爲謝僕淺
薄處非其據既於 朝廷無所補益而又不能蚤自
引退以避賢者此罪誠有之至於守身處家則平生
所嘗致力昨言者似誤聽喉誘之說詆誅太過茲雖

幸仗部院臺諫諸公力持公論已獲暴白然仍使克位則鄙人之憂懼愈甚不能自勝姑俟一兩月再疏求去用安愚分耳特知愛豫布所懷臨楮感愧不盡

復紀省吾憲副

承示邊事之詳具見於查處能盡心力但不知各營馬疋何以倒失之多如此若不杜其倒失之源而徒務措置買補是乃所謂江河不能實漏卮也至於民運如 詔免者固可責戶部補給其在平時計所解納亦只十之五六而併欲取盈則戶部豈能任此去冬 朝廷嘗因榆林奏陳有 旨今指名叅究拖欠世經堂集 卷三十四 署

復劉帶川

近日之事不待公見教已知其誣但吾輩平素以忠君報國自期今既荷

主上見知便當含詬忍辱殫力竭謀用圖稱塞不宜只爲身計決裂求歸至於沮氣驕心自損功名自貽罪累則又無策之甚即常人且不肯爲況豪傑耶僕曩被人言比茲所以論公者輕重不啻十倍然猶感

君上之恩顧戀國家之事仍覲顏在列公雄才偉度素過於僕如彼小小冒犯直當以兒女啼噪視之何足動心也今年虜情未可知秋防方急大疏已奉有明旨惟毅然以安社稷自任懋建勲庸至望至望

復劉羽泉兵侍

承惠書記念勤懇感甚感甚僕自謂於新鄭有恩無怨不知乃相報如此蓋只爲僕不從其排斥臺諫之意故急欲去僕以行其私而彼妄噬者則又爲彼所愚所惑耳清白世界有此一番鬼魅跳舞號呼言之可歎可恨中峯老師承爲畱意幸甚幸甚餘所評皆當五臺尤多惜之蓋前日五臺之不用適僕在告而新鄭之勢方張故諸公皆莫敢異同今彼去然後公論漸出也楮末所云尤見遠識敢昧服膺趙玉泉聞以八月行公文交代計在冬初矣

復遲胸岡兵侍

承示疏草并華翰云云甚仰甚慰近日建議者謂總督不當與總兵同論功此其意本欲總督不同其失事之罰也然又云調度失宜罪歸總督則是無乃徒去總督之賞而不能免其罰歟若以罪專歸總兵而總督仍握調度之權則爲總兵者後將有詞若因不

同罰遂併調度之事使總督亦不與聞則總督為綴
沈不須設矣此等處恐皆難行公再與帶川諸公一
議具疏救正之何如匆匆言不盡意照亮照亮

復李同野太守

久不奉書承華緘先及良感記念明經館之建具見
執事為政迴與俗吏不同但所以教諸生者似不若
舉孟子良知良能及仁之實二章告之更覺親切簡
易今不指示以下手處而專使想像不識不知面目
恐將來不入於禪必蔽於蕩不能得力也特相知及
此不罪不罪

世學集

卷十四

果

復楊朋石

承惠華啓記念賤降僕自

先帝上賓恨不能自殺往從仙仗今三年之服猶
未終也忍更言及喜慶事哉長跪展緘感公之愛則
誠不可言然非所敢聞也此間中官之勢日盛近雖
沮得團營一節不知將來又當有何等謀為且不知
其時僕仍能沮之否中心忉忉惟切求去耳松人奢
縱澆偽不可以居子孫聞楚中田甚賤糧差甚輕而
風俗頗惇朴但未審數郡之中何處為最願公一為
詳訪或可同作徙居之計幸勿以為迂闊而置之

與萬履菴洪芳洲諸同志

聞諸兄為會于此僕適上疏乞休不能造領教然念
幸託同志之末又不宜寂無一言以請正左右竊惟
吾人之為學所以自成其身譬諸飲食衣服所以自
求飽煖非為人而為之也近聞講學之士頗為人所
非笑不知諸兄於此頗有因而舉沮焉者否歟亦有
因而忿懟焉者否歟夫舉沮者是自絕其飲食衣服
忍饑寒以悅人者也固非也忿懟者是舍其飲食衣
服之事犯饑寒以與人鬭爭者也亦非也蓋人之非
我笑我必不曰是能為學者也必曰是盜為學之名

世學集

卷十四

聖

而無其實者也使吾果無其實則人之非笑固吾警
省切磋之資也而何可以為忿懟使吾有其實矣則
是吾本飽而彼以為饑吾本暖而彼以為寒於吾固
無損也而何足以為忿懟昔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又曰君子遵道而行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惟聖者能之夫曰不愠是猶知有非笑而吾特不
因之以忿懟者也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優游於
飽暖之域忌彼之非笑而不見有可忿懟者也此君
子聖人之等也故僕願諸兄責乎己不尤乎人務乎
內不急乎外自出處取予之大以及嘖笑之微必求

其不違乎理自交際設施之著以至念慮之隱必求其不雜於私毋厭政事而以清談默坐爲高毋立門戶而以擇交慎動爲僻則吾所學庶幾由君子以進於聖人矣且焉知彼不將悟非笑之失相率而歸吾此學之中乎諸兄試思之以爲是否惠而好我毋靳往復

與馬鍾陽司徒

早間承教倉卒不及盡所欲言亦有難於面言者僕細觀兵部諸公原無練兵之意故於兵未練之始卽豫計練之無成夫天下之事固有爲之而無成者矣

世澤集

卷十四

果

然未有不爲而自成者也譬諸生子豈可料其不能讀書遂棄而不教耶向來補練所以不效者只爲外無實心任事之人內亦無考覈之實政耳若嚴立法程以三年爲限成則若何論功不成則若何論罪彼當事者自當知奮知懼而吾事亦不患無結果之期矣今不務此而但以錢糧不足爲憂萬一薊鎮失守中外騷動此時雖積財萬萬何益於朝廷乎又如其時欲歸咎邊臣則邊臣必以不得練兵爲解欲諉咎於戶部之吝則亦僅能挽戶部以同罪而無救於其身兵部之計恐未爲得也竊念此疏公爲題覆之

首謬恃素愛敢私布之惟公細思焉二華擬練兵三萬人三萬之中四枝原已給有全料今所當給者一萬八千人煩以此一萬八千人全年料草算計該銀若干內扣月料若干實該銀若干又以今見在馬匹每枝只二千上下及如二華初議減馬爲步計之當又省矣若又以平時操練照行糧事例半給至調遣之時方與全給當益省矣大抵練兵自爲朝廷計爲部計非爲內閣計此意士大夫似俱當相亮也

復董李村

承示草疏知執事所以爲吳人處者注情切而爲謀

世澤集

卷十四

果

詳感甚仰甚所云有司獲寬免之名百姓受包賠之苦向累在槩縣今累在收頭尤爲灼見民隱今若以張掌科之議覆請而行之未嘗不可行也丈量之說若以爲田畝之數減於往時則必丈量乃可以核其多寡復其原額若以爲田糧之數欺隱不明此却在查理冊籍於丈量無干凡官府差人下鄉未有不擾害者願更思之奏留正官此中先因王掌科之疏已有定議恐未能盡如尊意奈何奈何

復林念堂撫院

承示料理地方事已有端緒蓋以公之高明又實心

爲國正昔人所謂誠與才合者宜見効之易也所云
稅糧獨重誠然誠然但其重也若在科則則定自

國初未敢輕議若在平米則由各部加派銀兩皆於
糧內派徵以故日增日重今但於此清查去其不該
徵之數如工部因建帝真殿築外城等加派銀兩便
原說一年而止今若仍徵即當除去之類便
當輕減至於事在郡縣者此特在公禁革尤易易也
東南幸賴公庇獲此大熟而又適值 恩詔半徵之
年望卽此立法責令大小人戶必完其名下應納糧
銀則花分詭寄無所遂其侵賴之私亦當漸就哀止
但今世士大夫多不肯任怨任事竊恐公雖勞心於
上而下莫能奉行此根本所在尤望公有以警戒振
作之也

復朱泰菴

承詢及青浦應棄應置執事於松信有并州之情耶
多謝多謝此方民貧由於土田薄惡水利不通非由
無縣若不去所以貧之故而徒爲之增官愚無益於
民徒增一番擾累昔年已嘗建縣顧不久廢罷者爲
此也通判之設宜令任劄唐行專收倉糧兼管水利
但府中原有水利通判一員今不知仍在否如在則
又未可以一郡而設兩水利通判也望更詳之匆叙

不盡不盡

復郝少泉侍御

承示薊鎮失事之狀與此中所聞大畧相同竊計虜
已得利而去必益起狂謀而我兵又未能遽強亦未
能增多於舊惟有功罪明刑賞當庶可以服人心作
士氣而驅之戰守鄙見數條輒手書請教如其不謬
願畱意查訪分別以爲勘報之地也

一撥羅嶺原係某官所轄信地其官領軍某其專
守其見賊之初某首逃避須逐一查明

一原調應援將官爲誰夫虜欲犯界嶺謀報之聞

久矣其調遣也計日有無遲緩其赴援也計程
有無逗遛至於主將以上孰擁兵而不赴孰諉
諸人而不親須逐一覈實

一廿五廿六日賊拆牆出口某首先截殺某協力
攻擊某尾後觀望其所獲首級是否真正百姓
之僵屍在野者有頭無頭某係對陣所斬某係
零勦所得某係奪人之功如有首級一顆兼有
盔甲一副是強虜也如無盔甲特從賊耳餘準
此推之

一奪獲駱駝馬足除駱駝已令解進外其馬足不

知達馬若干中國之馬若干達馬腐者瞎者是虜所棄遺耳惟壯健及有傷者乃可謂奪之虜人中國之馬有印者是各營所失無印者是民間所亡必毋容欺混乃可

一奪回牛羊衣服等件若欲給還百姓徒為有力者所冒領并為委官開一利局及將官得藉口領去飾無為有張少為多耳如以憐念失主為說假令此物非賴兵將奪回百姓能取之賊手否耶似宜一切收入軍中給賞有功將士至於米麥等項量給人口資助還家仍視其有傷無

世經堂集

卷十四

聖

傷并傷之重輕以為多寡之等可也

與郝少泉

初聞諸將戰捷甚喜既而聞外議紛紛又不勝疑懼畢竟論將安定哉望加意查訪報僕嘗觀地圖以意度之賊自西徂東而遼兵東至薊兵西追則當鋒衝擊自當屬之於遼乘勝勦殺自當屬之於薊當鋒者為力難首級雖少仍當以超格受賞乘勝者為力易首級雖多只當以常格論功此在高明必有卓見特以事關激勸輒布所懷惟裁察幸幸

復楊二山中丞

承示知諸邊俱已有備喜慰不可狀偏老穉事豐歉如何宣大間屢有採田之賊頗亦苦此否趙奇者驍將也僕未奉教之前已特作書令豫選兵秣馬以備應援邊擊但恐渠權力不足耳

主上近有諭惓惓邊事此正公大有建立之秋也千萬勿懈邊圖已領賜知感

復劉白川中丞

近見公所與虞坡書已知公心茲辱惠教益加洞徹甚仰甚慰今疆場之患棘矣凡所以保國家而因庇及二三翰墨之臣惟公等是賴僕故不敢過避異

世經堂集

卷十四

聖

全

同之跡思以少助高明乃此心則固未嘗有纖毫作好作惡於其間也三復來書僕之所願幸已遂矣他復何求哉連日多雨不知邊牆能無傾頽否兵憲新任將官久習玩欺須公自一巡行庶修理之工戰守之策可得實効可中機宜望公之留意也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四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五

賦

別知賦有序

浦南公之將行也階既爲文以贈然大要
能道公之賢而於公相知之深與階所以
別公之情報公之意均有未盡者因爲賦
以申之取韓子所謂別知者名其篇云

緊默默其無語兮黯臨風而獨悲淚淫淫以消下兮
形神情其支離將攬轡以言邁兮昏莫識其所之試
內反以自求兮紆吾心之所思惟今茲之苑結兮曰

世經堂集

卷二十五

一

東

我悲之有以紛萬類之前陳兮咸仰託於知己驥或
升於天閑兮或服鹽而垂耳蘭或雜於艾蕭兮或佩
垂之靡靡物無繫於美惡兮論亦無恒於否臧知不
知其異評兮夫固視其遇將淺九淵以爲抑兮卑重
霄以爲揚幸不幸其實存兮雖賢聖亦云其徬徨嗟
我生之昏昧兮濫科名之忝竊既力小而任重兮遂
不支而顛跌念受知之無地兮面驛羞而中熱日閉
戶以省尤兮鬱予心之惛惛何美人之卓立兮獨有
諒於予衷世方棄而弗顧兮炳流盼於雙瞳界顏色
於枯槁兮回沍寒之春融朝既煦予以青陽兮夕又

披予以惠風仰崇深之被澤兮紆百憂之糾縛慰野

心於檻穽兮發清音於籠鶴悵人事之多乖兮將天

重予之虐倏相違於中道兮渺孤蹤其焉託飛黃驎

以遐逝兮材固絕乎瞻踪鴻鵠翻其高舉兮勢亦豈

能顧夫燕雀之屯如振予袂而不可從兮倚秋宇而

躊躇目既爲之無光兮髮復爲之蕭疎望帝閣其

何所兮心勞勞以增病夫豈敢怨且尤兮傷予之獨

負乎明聖聰所知之欲報兮蹇予力之不競進不

可以幸于兮退自安夫時命惟達人之大觀兮賤珠

玉而輕組纓志相許而相期兮曰矯節與令名矢吾

修之伊今兮益自勵於永貞璧既涅而不可緇兮金

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駕仁

禮以爲輿兮秉誠明以爲鞅樂真境之融泄兮窮聖

途之修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浣予懷之懣惓

頌

白鸛頌有序

嘉靖十六年夏五月西山之虞人有得白

鸛鵠以獻弋陽王者王問階曰此何祥也

階曰古未之有也以義推之瑞應圖曰王

者禮敬宗廟備於孝慈則白鳥至而漢有

集 80—146

白燕唐有白鵲前史皆以瑞稱豈不以三鳥者其族本黑而白故為瑞又鳥性孝故特為孝慈之應歟夫鵲鵲之族亦黑也今乃白且鳥之能言者也其將有文章之士純一不二心之臣奮自巖穴以副 聖天子崇儒右文之意者乎是年秋南昌之士舉於鄉試者特盛眾咸謂鵲鵲之祥果然然予以為 聖天子誕敷文教無有遠邇共惟帝臣而王又帝室之昌其為徵應當不止於一方豈以王左右詩書哉難屏翰

故文章純一之瑞首發於王歟若乃南昌之士果有人焉以應斯祥則又階之所深願也謹再拜而為頌曰

鵲鵲鵲出西極兮睨而王立百鳥不敢即兮鵲鵲鵲至王庭兮跂而人言百鳥不敢鳴兮我觀斯鳥懷若人兮孰忠而文應昌辰兮維王作圖志康濟兮志康濟兮以贊于 帝兮

瑞穀頌有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鄭府廬江王以其境內所產瑞穀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二本

二穗者六十本來獻 闕下鄭於今屬河南河南者古周之都也維周家以仁厚立國七月之詩無逸之書惓惓於民依農事及其後治成化洽天用降祥而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周公以為天下和一之占今去周千數百年瑞穀復生其土且當誕 聖之月而奏進適至夫豈偶然之故哉 皇上廸知民艱軫念耕稼報祈必謹禳禱必親憂勤之心深厚之澤兼文武成康而有之是以玄穹垂佑於屢豐黃輿薦祉於和一壽福

駢集庶嘉會同有如此者凡在詞臣義不容無紀述以詔後世而況 臣受恩深重百倍羣品其於鋪張揚厲乃敢以不肖自諉平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於皇我 皇基命宥密至仁如天至明如日知民之隱識民之依旁燭幽遐下及賤微視民如傷撫民如子工不奪時政無崇侈身處九重而心在農報祈匪懈禳禱必躬誠格具穹佑昭七政風雨以時寒暑以正百穀阜蕃歲事順成和氣充塞結為庶頑維鄭之郊爰生瑞穀駢枝擢金連穎綴玉維仲之秋誕 聖

昌期爰自宗藩來獻軒墀眷隆於天祥呈于野喜溢
簪紳輝流璧馬茲地在周實產嘉禾紀於策書被於
聲歌今千餘載穀瑞再奏獻祥於廷適會獻壽推數
揆理厥維殊祥回視有周不顯其光惟 皇之德卓
冠前聖維天鑒觀克篤其慶天人相與理則固然其
繼自今 聖壽萬年家國治安天下和一百瑞駢臻
以永終吉

顯陵甘露頌

有序 內天歌 聖旨 神座 寶地 俱用 賜劄語

我

皇上受九穹之駿命襲

世宗憲

卷十五

五

二聖之鴻庥撫景運於宸昌宜太和於遐邇天頑地

瑞所以昭示上壽者既已紛至而駢集矣

乃今年長至之日

皇上祇事 郊丘禮成遷奉

二聖神座于 象一宮 至孝虔篤恍然如見天歆

聖喜靈貺響答即以其日甘露降于

顯陵 謹按瑞應圖諸書有曰帝王體信達順天不

愛其道則甘露降有曰聖人之德上及太

清下及萬靈則甘露降有曰王者德及於

天和氣茂則甘露降然昔黃帝得瑪瑙之

甕甘露滿盈飲之而壽東方朔得甘露於
吉雲武帝以賜羣臣得嘗者老皆復少而
搖山之民亦以飲甘露並獲延年則甘露
者非獨至德之符實壽徵也恭惟我

皇上以日躋之敬昭事九穹以不愆之孝祇承

二聖道符 沖漠德協 睿慈天與

二聖之心其欲

皇上茂膺萬壽以延慶祚於無疆蓋憐憫也是以庚

寅之歲甘露已發祥於 寶地而茲辰復

見焉夫長至者六氣之始真機玄籥所由

世宗憲

卷十五

六

宜也

顯陵者王氣所鍾慶址祥源所由肇也今甘露降於

長至則天之元和於是發焉見於

顯陵則地之元粹於是凝焉較諸黃帝之所得靈奇

過之而東方朔以下有不足言者斯豈非

我

皇上行

瑤齡崇 玉算億萬年與天地相為悠久

之明徵哉 臣備員贊輔幸觀庥祚祈慶私

忱倍萬恒品是用不揣蕪陋謹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明受天命玄運隆昌於昭

二聖濟發其祥篤生

聖皇八葉重光維 皇敬天翼翼昭事惟 皇孝

親繼述兼至帝川眷綏錫以上瑞有甘者露瀼瀼宵

零天乳垂液軒轅炳靈飴醴為味珠玉為形其地維

何 聖神所宅江漢儲精衡和結脈誕啓 帝圖肇

基 皇跡其時維何一陽昌辰 皇觀 郊丘對越

惟寅遷安 神座祗奉明禋 天心鑒佑 聖情忻

喜禮成于茲露零于彼三界感通如在尺咫惟露之

甘本兆長生美哉寶甕陋彼金莖瑞不輕畀祥不虛

世經堂集

卷三十五

七

章

呈瞻茲甘露見于 寶地玉本璿源壽生所自既稟

元和宜昌而熾睽茲甘露降于一陽天開日永實肇

壽康元粹既凝宜久而長請觀自今億千萬禩我

皇御曆長生久視慶納維新庶凝滋至永曆曆數永

奉 宗祧福流祚胤澤洽幽遼是曰祥符千載孔昭

奏歌

防秋告

太廟

迎神

皇皇

祖考受天明命爰及予一人克紹厥慶維

祖考之靈陟降在茲尚保我不基肆其靖之

奠帛

束帛兮箋箋仰 聖靈兮在天鑒微誠兮來格昌運

祚兮億千萬年

初獻

昔在

皇祖布昭聖武攘斥胡元復帝王之疆宇施于

列聖克繼厥緒尚佑我玄孫以篤皇明之祜

亞獻

世經堂集

卷三十五

八

臣

維明啓祚奄有萬方文德武功卓冠百王肆予繼之

夙夜罔敢康載殲彼胡戎式顯其光

終獻

於維

祖考音容儼然翼翼廟庭三獻孔虔以格以享贊于

上玄錫福無疆王化斯宣

送神

昭格兮禮成神返兮瑤京垂駿惠兮來裔綏萬邦兮

永寧

防秋告歷代帝王

迎神

肅肅兮廟庭列炬兮孔明秉予誠兮上達迓諸帝兮
垂歆望鸞輿兮龍蹕來雍雍兮太清

奠帛

仰帝鑒兮孔神奉筐篚兮前陳運文謨兮武烈佑中
華兮保我丞民

初獻

於維義農正統攸肇逮我

皇祖區夏再造聖德神功千古有耀尚佑予一人罔

梗聲教

世經堂集

卷三

九

孔

亞獻

軒轅迄宋賢聖迭興數千百年一德相承惟中國是

又惟戎狄是懲蠢茲醜虜神其共膺

終獻

維我

祖宗紹統帝王予一人受之垂緒無疆作廟以祀罔
敢怠遑鑒茲清酤以奠我萬方

送神

神之至兮御靈風神之去兮歸天宮替天恩兮佑我

千秋萬歲兮廟祀攸崇

長短句

畫竹爲鄭劍溪都諫題

黃門種竹仍畫竹榻上庭中兩叢玉左披右攬意不
盡往往開尊繼移燭我來歎息拜爲黃門言畫竹可
爾庭可斷畫中之竹夾兩石箇箇直立如木就繩矢
就束山深石古節亦勁瘴雨頽風避不觸庭中之竹
乃橫出一半欹斜半低曲娟娟但作兒女態狎侮煙
雲媚晴旭請君亟斲去毋使畫竹辱吁嗟乎畫中之
竹材美用不得庭中之竹材不足安得天公生竹如
此畫上可以應伶倫之求下可爲鳳宿鳳也無棲倫
無遇鳴呼老淚空沾竹枝綠

世經堂集

卷三

十

孔

風雨謠

風初生雨如注風欲止雲已聚風怒雨歇還復滋一
月未有休息期我生非木復非石饑荒歲歲長相迫
木綿花貴簪笠穿何事更遭風雨厄邇聞當道多豺
狼往往攫食牛與羊有雨胡不滌濯渠肺腸有風胡
不震蕩使仆僵又聞戎馬窺燉煌壯士十出九殺傷
此時風雨胡遁藏不爲吹折匈奴斧與斯漂却饑與
糧使我戰士爭奮揚方今猷猷惟枯荻催科文字煩
仍來雨耶不可亢吾饑風耶不可阜吾財徒爾日夕

爲民災父老野哭兒嘯哀我欲上天訴天帝血淚迸
落雲爲開願言殛雨師藁屍置通衢願言執風伯繫
之東海隅不願斯世爲唐虞但願得免憂與吁蒼天
蒼天覆下土勿自爲風更爲雨

題畫二首

玉輪冉冉升東海緯宿經星避華彩蟾蜍戴角壽萬
年顧兔抱杵身千載蟾蜍顧兔遥相望貝宮珠圃飄
天香尋常月色本自好秋夜更覺多輝光人間逝景
如川注此月此時能幾遇所以停杯問月人至今感
慨留佳句我聞蟾蜍乃是陽之精三足能上霄衢行

世經集

卷五

上

五

又聞顧兔白中藥服之可以資長生安得騎蟾朝桂
闕乞取靈丹養仙骨歲歲持觴對月明不用悲歌重
問月

歲月人間去如注忽聽秋聲在春樹縱令金爲肌骨
玉爲顏豈能堪此陰陽遞鑄鑄經綸事業不易成蓬
島真仙復難遇只有山之巔水之涯採芝釣魚可以
樂朝暮吁嗟欲去願未酬覽畫神龜輒馳赴願將此
舟爲我先貌野服着其間他年寄爾西湖霜月遊觀
賦

贈馮侍御南江戍雷州

南江君謂君已死今尚生翩然過我無餘城驚呼尊
酒復自訝人耶鬼耶久始明問君何緣得到此天
王赦作炎海行我聞向天拜稽首感極涕泗分縱橫
憶昔君初繫司寇我正得罪遷延平焚香夜半跪訴
帝欲語避人低作聲忠臣自古不畏死死却於國非
祚禎聖皇仁孝冠三五慎勿以此傷其名爾來歲
律甫再換與君遂得忻將迎緣知上帝有主宰世界
不爲人謀傾持觴勸君君合醉此是異世非可輕假
令果死即長已得生今復何所營嶺南自昔佳勝地
秣田滿眼肥可耕上歌皇仁下奉母忠孝益勵平

世經集

卷五

上

五

五言古詩

感興二首

烈風振黃塵長夜何颼颼浮雲東南來各有雨雪謀
美人金玉姿筑筑倚高樓寶玦雙明珠欲致道阻修
嚴霜瘁百草荏苒歲已週寒暑互代謝日月無停輒
至理諒斯存耿耿生百憂冥冥雙飛鴻可望不可求
韶武久不作鄭衛何靡靡東南有佳人皎皎冰玉姿
被服爛紈綺當窓理朱絲清聲協宮商志在旦與夤

都人不解聽豈惜和者稀北望黃金臺悲哉路逶迤

懷母

辭家遠行適園林變青蒼淇水西北流鴻鴈東南翔
川出見斗牛客子懷故鄉故鄉不可即獨立重徬徨
常恐衣帶緩高堂倚惆悵願言加餐食相思裂中腸
相思夫如何南山可耕桑

懷南州兄子謨子明弟

泛舟清源渚長望萬里途四鳥各異棲哀哀中夜呼
一鳥毛羽衰下有黃口雛二鳥翼未齊俛身愧鵬圖
長風振林薄無乃寒侵膚眷懷故巢使我心煩紆

世樂堂集

卷五

主

安得爲比翼飛鳴與之俱

懷室人

有美孤生蘭馨香襲華滋采采攜以歸佩以長相思
南風吹客心別去忽若遺煙塵暗路欲見未有時
喟然傷肺肝淚下交兩頤皇皇原隰花亦足適意爲
涼飈易摧謝久要諒非宜努力事高堂皓首以爲期

懷友

亭亭孤飛雲來自東海隅指雲問其下無乃吳王都
我友各散處握瑾懷明珠道遠不可見慘慘百慮俱
白日忽西墮迴光照通衢願言整六翮乘時展良圖

弔淮陰侯有引

予泊淮陰觀漂母祠傷侯之功而生不獲
善其終死不獲祀於鄉以爲侯不負漂母
必不負高帝其與陳豨陰謀特一時刀筆
之吏文致之詞非侯忠信所爲作詩哀之
忠信豈不美際會良獨難功高不峻賞乃有見疑患
蓋哉淮陰侯功業多苦艱誰云隆準知甘心嬖讒頑
遂令忠與信棄置不復言我觀千金贈慷慨一擲間
託身全盛時忍爲稀布顏身死心亦晦吏文恣雕鐫
是非雜罪案千載誰能刪惜無一寸椽得與漂母存

世樂堂集

卷五

古

天命苟如此壯士徒悲歎

晉陽請

謀國良獨艱貞固在所持竿瑟各自諧豈爲好者移
晉陽保障功存趙實在茲流風被千古循吏有餘思
如何一請間兩重無等差賢哉趙簡子不願爲繭絲

二都問

西望長安城連雲亘關右一夫控其雄開門五國走
云是天府國此語諒非苟秦王背定都志亦在永久
仁義棄不事漢人獵其有誰云子房智不若西河守

梁王傳

麟出不瑞魯孔袂徒潛然所貴在知遇豈必佞與賢
賈生既出傳四載不見宣前席動清問徘徊竟南遷
阿閣三重階斥鴳集其顛慟哭猶可言天人長棄捐

千金賜

漂母昔進食慷慨不願酬淮陰千金賜高誼激頽流
悲哉一失職快快生異謀望報苦太深骸骨委道周
隆準多忌猜國士諒所仇一飯有厚直高勲無荒丘
感彼君臣間掩卷悵悠悠

畫一歌

文終相高帝爲法若畫一誅夷遍高勲往往無事實
元氣一斲喪叛亂紛四出平陽相惠帝守法能勿失
除吏惡刻深細過專覆匿五年弘此心清靜以寧一
蕭法定何如無乃襲秦律

送徐生應辰歸邵武

至理不外得多言漸支離傳神託穎素臨久訛益滋
反觀識真我炳炳窮毫絲所以君子學如愚乃吾師
見聞非所珍何用博取爲徐生富記覽亦復工文詞
問道千里來嗟予瞽何知頗疑子心中萬物咸備茲
舍己務求人無乃勞且癡木根但晦養春葩吐芬奇
請加凝歛功坐致克明期吾言今已繁慎哉勿旁馳

送李南原邦伯 四首

明月渡江渚流光滿林間念此理朱絲境遠意自閒
上絃彈別鶴下絃奏高山山高不可卽鶴飛無雙還
曲終更悽惻喟然捐芳顏

矯矯陳仲舉高標謝時流室中有懸榻獨爲孺子誨
兩賢適相遭茲事良寡儔悲哉從此別對酒不能酬
璞玉藉雕琢金賴鎔鑄居然失良工寧免廢棄懼
秋江浩無梁深山晝多霧欲從不可得徘徊自朝暮
高樓有佳人欲嫁嗟後時豈不惜顏色正恐芳華衰
傳聞西苑中鳳飛求其雌願持一寸心侑以酒盈卮

再拜煩使君爲我往致之好速故難逢莫負千里私

贈傳神蕭鴻臚

蕭君七年別來自江西湄以彼絕妙手寫我頑蹇姿
揮毫捷風雨初不經意爲須臾兩徐生並出當前楫
兒僮走相問何以更有茲我笑不爲言視久竊自悲
容顏醜如此已見猶惡之旁觀盡才俊何由使愉怡
請君爲潤色稍就媚與奇君怒不復磨我亦慚無辭
誓終抱此醜亟訂漁樵期

食筍偶作

憶昔居延平吏事謝羈束遺編恣幽討兼得養口腹

堆盤鮮笋萌甘馨勝梁肉比來官稍遷塵務乃碌碌
寅出亥半歸蛛絲鎖書屋忍貴買枯荀力煮不肯熟
強嚼觸病齒逾時痛未足人生無百年衰頹條相促
有筍不得餐有書不暇讀嗟哉竟何求勞苦日逐逐
小圃西湖濱蕭疎百竿竹冬春筍競茁頗足供採斫
非堂直其陽儲蓄亦百軸警當賦歸來聊以快所欲
贈邑侯石聰張君十一韻

散吏慕經世空談資一笑翻憐館閣貴不若郡縣要
君侯起高科出宰奉明詔邑符忻有屬人瘼吁可
弔緬惟烹鮮心想見製錦妙吹噓仁風發顧盼白日
照行春去商綢對時鼓虞調紓徐亂繩理休息百瘵
療方瞻棲棘鳳凰豈羨脫鞵鷄我性本山林衰頹愧廊
廟須君棠陰成歸來老耕釣

送考功朋石楊君赴雷都

昔人賤榮達今人慕通顯所履非有殊中得異深淺
欣戚緣感生塵幻非實踐望賒情日悲理會境俱遣
子年二十強才器重瑚璉春明去不顧此意昔所鮮
因之內自愧孱鈍玷華選會當理歸樞長嘯謝軒冕
送司封仲芳楊子赴雷都

哲人重道義朝貴不足縻丈夫志四方遠適非所悲

如何與子別悵悵不忍辭古道日淪替羣談紛追隨
子獨諒迂僻經訓相劇規去住忽以異麗澤安所資
類波無停流靈耀亦西馳感此重念子何以慰爾知
至理不外得吾心實吾師願言勵操存千里同襟期
送顧豫齋少參入粵

歲月如逝波頃刻萬里流憶與君同學在苒三十秋
周旋見伊傳豈徒誦軻丘邇來竟何成頭白顏駢羞
君今嶺南去重書導前驅天王仁聖心遠注東
南州已知職事專況復才力優乘時樹高勲素願良
可酬嗟我桑榆圖因君增百憂對酒忽成寐清夢遙

滄洲

送葉國博出判兗州

人生如飄蓬此語有至理與君昔相識聚散今凡幾
鼎鼎十年間僅足供悲喜今晨復何晨孤帆去千里
為君計還期悵悵不能已宦海多風波且願慎所履
送沈進士子善尹鄱陽

治民如烹鮮此語傳自昔邇來才俊士古訓恥誦習
譁然煩其令藉口典與革遂令田野間奔走廢耕織
朝廷念元元置吏務安輯豈意更勞擾肥身重民瘼
沈生起魏科探討遍六籍況復有家教茲義諒能識

鄱陽號樂土近稍異往日撫摩還富厚夙夜在努力
高才如騏驎千里初發迹康莊與曲徑慎哉審所適
送獻卿姪南還

我祖履仁義身不享遐壽先公秉明哲位不躋人
受辛勤積慶澤用以昌厥後我德素涼薄才亦甚凡
陋誤蒙

聖主眷腰玉齒動舊深惟涯分溢夙夜懷內疚邇來
苦愁病頭白肌肉瘦方虞朝露晞豈復戀章綬爾叔
國之華聲名出吾右近亦患火毒藥石當糧糗我亦
念物理兼自省愆咎悚然汗浹背恐遂蹈傾覆爾曹

世經堂集

卷三

九

藉先業衣食兩豐厚且各有巾裳楚楚隨彥秀正宜
共戒懼庶以延福祐汝弟幼失教頗聽羣小誘茲年
已增益既蹶寧可又汝生本適長資性近醇茂幸為
訓汝弟毋俾速顛仆怨深不易解敵衆不易鬪勢重
不可返禍成不可救譬彼禦洪水貴在塞泉竇假令
波滔天有策安所售我言非相恐亦非恣昏謬中心
愛爾曹忍病啓老味行哉倘相念作善願加懋

贈別陳石陽

秦炙有同好楚芰亦偶嗜蘭臭誠可欣瑟棄未足異
我生抱迂癖啓口蒙訕議君才雄且達咳唾珠玉媚

云胡乃相入竟夕語不寐仁智繫所見至理本無二
見殊或害道理一未爲比君今遠行邁誰當共斯志
徵書下有日懸河遲君至

送施雪谷妹丈南還

別君十二載相見各歎愕我髮白已盡君顏亦蕭索
人生幾何時逝者不可作感茲命尊酒深夜恣斟酌
君賢宜用世五十困丘壑邇來始冠服區區藉醫藥
買舟復南還蕭然只空橐故鄉近被兵何由飽藜藿
持杯送君行念此淚雙落山川三千里炎暑況酷虐
寄書莫厭煩歸鴻幸堪託

世經堂集

卷三

十

贈子進弟

古人事積善乾乾法天行朝兢夕復惕日邁月斯征
非邀人辭貴惟以奉天明伊周坐廟堂佐時致昇平
顏曾迄不遇被褐臥荆衡窮達雖異途千古同垂聲
人生會有盡賢哲畱其名願言崇令德皓首以爲盟

示瑀姪

恭維我祖考種德在丘園辛勤百餘載始克大厥
門澤流被汝曹食旨衣輕溫又復忝冠裳楚稱公
孫此福難久叨念之傷神覓瞻彼千丈松下有百尺
根根培日以固枝葉乃益蕃願言慎厥修庶以保安存

送徐諫議儀岡終養還衡州

人情無定好適意卽爲懽顏生日鳴琴手操瓢與簞
東郭歌雪中衣敝履不完中固有至樂外物那能干
徐君三衢彥握瑾懷琅玕明時故難逢諫議亦美官
胡爲數棄去澗壑甘盤桓曰有白頭人倚門望歸鞍
翩然就長途風霜正初寒緣知世所苦君意乃獨安
念君不能留淚下雙泂瀾天定會有時願言且加飧

送趙甥赴衛輝幕

汝母予之姊六年長于予予昔生十齡夜燭誦詩書
汝母執女紅竟夕與予俱茲事四十年想像昨日如

世經堂集

卷五

主

主

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隅每懷骨肉情中宵起嗟吁
春來獲見汝差足慰煩紆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愉
汝本故家子書香襲巾裾予衰愧忝竊早晚賦歸歟
汝宜兩念此奉法保民譽祿養倘能久庶報生汝劬
舅甥共休戚贈言不以諛曷哉萬里程夙夜慎所趨

七言古詩

遊子歎

長安陌上誰家兒紫駟玉勒黃金羈曉來騎向青樓
女翠箔重門不知暑腰垂寶玦雙明珠笑倚琵琶浪
相語高歌細舞爭爲歡歡聲上徹青雲端頓令蒲柳

生春色輝光日射琉璃盤籬邊老翁年六十獨抱斜
陽倚蓑立乞取筵前冷炙回逢人未語先垂泣自言
我本良家子少年俠氣傾閭里曾持短槊隨金吾又
向侯門躡珠履東風射獵若庸前長弓大箭珊瑚鞭
左手縑鷹右攜兔歸來一飽錢十千誰知金去不復
返昔時朋舊皆疎遠帝閭深深不可呼遂逐蓬蒿甘
偃蹇晚年力短智亦昏歲凶不辦饗與餐受侮幾回
慚欲死更憐窮老無兒孫含羞行乞青樓下猶見當
年歌舞者往跡淒涼難重陳默然回思淚盈把吁嗟
老翁識未足白頭空有窮途哭百年禍福相推移少
壯弗惜今訴誰青樓歲歲長安道樓上遊人骨枯槁
覆轍縱橫不解悲今日笙歌猶自好老翁老翁勿復
言此輩應須困窮蚤

送朱鶴坡侍御

朔風吹雨天冥冥驪駒在途不忍聽欲把吳鉤挽行
轍路長釣短心斷絕憶昔從公汗漫遊手招黃鶴窺
瀛洲聽雷亭下詩千首瑞應堂前酒三斗江城送別
不勝悲卒卒半載空相思此行公復何時返天寒日
暮憂思遠請公且勿颺輕裾再拜贈公尺素書上言
欲獻監門圖下言願保千金軀子雲宅裏相過少大

世經堂集

卷五

主

主

被高眠不知曉北書何日到山村我今側耳聽扣門

送客入都

凍雲飛盡雪欲晴梅花半發臨江城此時送客一回
首南枝北枝俱有情客舟遠涉三千里直上金門見
天子十年戎幕多高勛應逐諸公曳青紫北風蓬蓬
山月孤藥裏書齋慚病夫明年草發西湖曲春到鄉
關書到無

題贈御史一田方君却金卷

世人攫金君却金金非有二人殊心想當此心見金
動鎔銖直抵丘山重一朝見義金即輕千鈞萬鎰皆

世集卷五

卷五

五

五

虛名嗟君治心與人異不見黃金惟見義平生濟物
無餘貲況肯邀取蠅頭爲天子善人昌厥後南臺王
立邦之秀絲綸地下霑恩波金邪義邪得孰多君心
見義非望報我特因君著天道吁嗟世人何大愚攫
金往往亡其軀

客至用所贈韻述懷

暑雨山齋此何夕金玉輝輝見佳客客行幾時度長
柳爲數郵程三十日天炎道遠情實那小筵病酒開
涓滴人生百歲何所須日飯三盂衣五尺我知不蚤
自作孽顛沛空貽鬢髮白山林廊廟兩邊阻舉足塗

泥靡所適去年雪裏客見懷十紙煙雲寄芳壘今年
我思正莫任忽漫相逢劍江側飲酣擊筑歌且舞更
復因之動悲惻天時人事夙有常適也何爲渺難測
我愁我病已骨立客亦支離少顏色俗眼昏瞢肆無
忌當面指朱呼作碧縱橫畛域各自好慟哭無由破
阡陌成都君平卜入神我欲從之問長策天耶人耶
會有定俟命修身此其極尊中濁醪幸未空深夜無
煩三歎息

用前韻自勗

百歲人生等朝夕萬物乾坤皆旅客客辛勤獨有名蹟

世集卷五

卷五

五

五

存樹立應須惜時日我昨承恩侍玉宸擬向崇深效
埃滴蹉跎八載廢廩稍僅養頑軀長六尺謀謨豈直
慚皇憂詞藝實先輸甫白棄捐遠作南劔遊萍梗風
濤迷所適阨窮猶不深自懲厭畏文書苦繩墨黃堂
日出丈五紅布被高眠竹牕側吁嗟少壯名無稱老
大莫須空惻惻鼎常勲業信難期學海津涯或可測
堯文桀跡非性殊始也同形亦同色踐形濟惡各異
心品類遂分白與碧不聞良田遭情農轉眼蒿萊遍
阡陌不聞駑馬趨長途抗武驂騮在鞭策丹書敬怠
只兩言作聖工夫已該極念茲逝景矢自強法取天

行常不思

題鳳鳴朝陽圖

丹山初日揚輝光煙霧滅息風雲藏乾坤此時正清
泰鳴舞嚶嚶來鳳鳳鳳自昔稱神鳥降精鷄火非
尋常九苞六像且敷甫不獨五色誇文章分明陽德
兩相感鼓翼引頸鳴高岡音同笙簫協金鼓云是賀
世兼歸昌當年黃帝欲致此天老開說聲浪浪齋居
法宮蔽日下東園阿閣徐翱翔帝堯命夔作六樂搏
拊受擊交鍾鐸鳳時聞之又一至玉繩金檢呈嘉祥
吁嗟聖王久不作圖記雖在成荒唐宣尼歷聘無所
遇懷古歎老徒傍徨只今

卷五

畫

金

遇懷古歎老徒傍徨只今

天子明且聖離照炳炳臨萬方崆峒訪道靈秘啓制
作禮樂鈞韶張蓬萊爲官閣苑園梧竹況復森成行
鳳兮鳳兮吾遲汝衡圖授璽同上

萬壽天子之明堂

題畫竹

我昔結屋西湖陬琅玕萬箇羅四周長梢拂雲影匝
地六月涼甚如深秋故山一別今十載將寐我屋歸
無由風塵荏苒何所就髮白把鏡徒睥羞朝來登堂
忽見竹我屋恍惚當吟眸短長疏密各自好頗似初

植臨前洲薰風徐來月東出誰哉對此仍歌遊吁嗟

我生本麋鹿所好自合依林丘主人蟒玉居禁近手
握樞軸司皇猶何爲大軸亦畫竹意共寒士耽清幽
主人曾中富道義澹然於物無所求日斜焚香坐小
閣古訓萬卷窮爬搜偶誦毛詩得淇澳矢志直擬追
前修磨礱辛勤老不厭又懸此幅堂東頭晨披夕翫
在進德不爲取適如王猷假令竹只娛耳目何異張
樂儲琳瑯蘇公作詩計俗瘦語意雖俊理未優七賢
高標衆所慕於世畢竟有益否我因此幅更三歎王
人卓犖非時流門牆考德肯見許從此便合躬趨樞

卷五

卷五

宋

宋

題畫

太液澄波漾空碧萬歲山頭霜月白芙蓉花繁香自
遠蘆花叢深露轉隔羣鴻能識春與秋鳴棲來自北
海頭豈惟稻粱飽所欲卑羅矰繳俱無憂我 皇仁
聖嗣膺服地效禎祥天降福九塞塵空甲士閒百嘉
歲稔人民育丹青此幅用意精寫出熙熙萬類情太
平有象非虛語展覽終身戴 聖明

秋塘歌

月明白露凝清秋芙蓉半落塘水頭西風挾寒作微
雨詩人骨立山鬼愁塘前有客身姓王離騷夜讀聲

琅琅興來開卷作奇字墨花亂洒芙蓉香滄洲落霞
五侯死富貴神仙皆妄耳青鞵我欲從君遊踏遍秋
塘數十里

恭題

宣宗皇帝欽繪農樂圖

黃雲覆野秋日晴築場打稻喧有聲田畯東來載色
笑指點倉庾忻歲成農家歲成洵可樂勤苦須知是
東作一從幽雅廢不奏九重誰解憐民瘼

宣皇明聖古莫倫繪得西疇樂事真小臣拜觀三歎
息想見淵衷常在民

世宗皇帝

卷五

七

送潘子芳赴東陽簿子芳者少宗伯東洲崔

公督也

我初識君自崔公冰玉照坐輝光同得君高文不能
薦俛首簿領山縣中人生仕宦如艇子東西總在風
濤裏篙工舵師好身手要使風濤爲我使古今貴賤
同一丘獨有賢者名常留如令人頌東陽簿此事應
輸君一等

題澹泉精舍

道人昔居雲水鄉閉門獨理還丹方清泉白石生計
足黃菊紫芝滋味長道人今住京華裏絕憐意氣當

年似肥鮮不慕五侯鯖繁華恥逐三千假問君終日
何所爲答言無慮亦無思澹然與世相忘却此是吾
生最樂時

題畫馬

周家八駿世無有渥洼之駒骨亦朽此馬何來特神
俊牽出六駟紛向後肉驥隅目青連錢賜名曾近玉
階前松陰意態更橫出血汗細濕紅羅韉我聞房星
蓋王馬至今伯禱遍天下星存駿馬豈獨絕但恐世
人無識者此馬雖材遇實良蚤登天廐隨龍驤心思
山澤鹽車底多少騏驎志未償貳師宛馬昔所刺燕

世宗皇帝

卷五

夫

昭築臺亦多事我有奇策君試聽重駿輕金馬當至

送呂生需往宣大

呂生身長五尺餘眼底詭偉空囊區戲攜文章走都
下相國一見驚且吁白玉之堂承明廬朝夕延致期
與俱呂生不顧更西走欲結壯士誅單于腰間寶劍
自鳴躍風雲彷彿隨馳驅人生意氣誰似此班超王
猛真同趨方今武事漸不競患在統絀持兵樞行間
豈無韜與白浪寶燕石捐璫璵茲行得士願速返我
欲以應明時須

送曹堯佐丞瑞安

船頭擊鼓催征人岸上遠雞初報晨風塵作客情已
惡能復觀此曉行頗君本儒生新拜吏凌雲尚有當
年志文書薦鷺紛紛前行想見垂頭署名字浙中山水
多清幽武林之下稱東甌作官何必盡通顯且得閒
時爛熳遊

題竹窓圖

高人結屋如斗大日抱遺編掩關臥邇來好竹忽成
癖手種琅玕三百箇綠陰覆窓山雨晴四顧炎天米
雪生不圖對此仍大嚼自許貌瘦心神清林間月出
煙光動此際幽懷更誰共王猷徑造誰可憎乞取須

更容二仲

題畫

高堂巨軸鋪雲霞絳英綠葉紛交加云是芙蓉出秋
水天然富貴非凡花林臯昨日西風急蕭蕭萬木無
顏色惟有茲花耐得寒凌霜爛熳江之側茲花歲晏
雖自奇嬌妍尚帶兒女姿請看陶令籬邊菊素質幽
香晚更宜

送呂生時行還塘棲

呂生呂生短且臞惟哉性與人殊人皆惡勞生獨
否風塵遠涉千里途人皆爲身生又否布衣有志西

吞胡我才拙劣苦多病日夜夢想江與湖生爲大言
恣激發使我氣作張眉鬚

天王神武將士健今秋虜不窺邊隅我揖生言合歸
去飽食魚米陪妻孥生真不答更謂我明年六月當
來俱呂生呂生莫可測古有王猛疑其徒猛當亂世
猶自見境遇

聖主如此乎何由用生聽我去勇怯各得遂所圖雙
江先生天下士以此試問當理無持杯飲生生勿怒
寧死爲驢不爲鴛

述懷示呂生用前韻

我生本是山澤臞智能不與常人殊誤蒙

聖主借光寵濫以短力趨長途平居奉法且不任況
欲安夏驅強胡往年作亭號漫興頗聚竹石臨西湖
乞歸未遂歲屢易滿眼霜雪侵髭鬚今年欲去不敢
乞冀少自效綏疆隅素餐荏苒又一載畢竟束手慚
妻孥

天王神武既絕世宜有豪傑出與俱何爲高官與厚
祿養庸鈍如吾徒此時乞歸又不力貪鄙無乃非
人乎生多奇謀達世務爲我畫取必去圖大都富貴
總外物廉恥一日不可無安能飽食不一騁俛首樞

下如疲驚

送宗伯礪峯康公赴南都

潞河過雨波正平煙花夾岸黃鸝鳴此時畫鷁中流
發何異神仙天上行畫鷁主人玉堂客新奉 綸音
拜宗伯文犀爲帶錦爲袍廿載承恩鬢未白南宮地
位近黃扉況復才名世所稀祗應秋月生江渚向北
仍看畫鷁飛

題方朔偷桃圖

王母王母羣仙宗玉樓瓊閣瑤池中池邊蟠桃手親
種萬年僅見花三紅東方先生本仙吏偶以疎狂謫
人世隣家咫尺不可窺偷桃浪憶當年事異人天下
豈盡無往往埋沒終泥塗漢皇若不逢王母那識東
方非俗徒

題冶山卷

高人身訂泉石盟歲久盡識山水情晚來更得真仙
術變幻妙捷不可名偶向庭前聊一試手疊峯巒七
十二上窮煙雲下盡木姿呈態露皆瓊與遊人共訝
洞庭山何日移來到此間豈知胷中有爐鞴冶出神
奇如等閒媧皇昔煉石五色補得天成立蒼極君於
此術能解無我今欲學憑誰覓

卷二十五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六

五言律詩

賀知章故宅

汶水孤帆遠任城四望開風流賀監宅寥落李仙杯
樹色含秋瘦泉聲帶雨回金龜復何在慷慨有餘哀
夜聞吹簫

風急鴈飛高星寒夜動搖亂山千里月獨客一聲簫
別淚懷鄉國私心憶 聖朝鬢華易零落何日更聞
韶

夜行安山道中

木落境蕭蕭殘燈照寂寥病驚時日暮愁厭客途遙
急澗聽逾響荒村語不驚月明如有意深夜伴歸橈
瓜洲風雨不克渡江

未遂歸來願空驚歲月奔布帆三日雨茅屋數家村
山氣遙連海江聲近在門無緣得飛渡東望欲消寬
送顧起元甥督之京

病中愁送客況復是殘年雨雪三更夢江湖萬里船
天垂龍塞沒星接鳳城懸到得燕山路應書數字傳
贈朱繼筠

石逕綠江渚秋筠帶草堂人傳王子癖居似武公鄉

已識清陰逼還看奕葉光此君吾亦好何日共徜徉

同劉鎮江登甘露寺

翠嶺鬱蒼森澄江鎖貝林潮聲過灘急帆影逐雲沉
閣迴煙霞入城危雨露深所希吾道泰尊酒日登臨

清河見月

明月生東海有懷湖上田天應其南北地已隔山川
骨肉書真斷豐凶歲異傳時有言吳下被水者不眠聽風浪雙
淚落燈前

沛徐道中

白日下平原蒼茫野色昏水深孤嶂沒土瘠數家存

北征集

卷五

二

庚

雨意衝寒急風聲入樹喧夢寬不知險夜夜到鄰園

送王國完東歸

春色千門柳歸航兩月途歲更鄉夢切客去草堂孤
會合期猶阻翻飛意不無瑀湖煩問訊松菊恐荒蕪

上元夜對月憶去歲於西湖張燈賦詩頗隔

一年感賦

燈火西湖月春風又一年蟾精渾易老兔魄自重圓
影入高齋獨光流故國偏行吟無限意遙藉素娥傳

送張行之僉憲兵備陝西二首

粉署聲名早干城簡命殊風雲開絕足日月仰高衢

古塞旌旗合重關堡堞紆共傳新范老風采動邊隅

開道關河成連年戰未休寂寥經國淚浩蕩及春愁

神武今無敵才名爾實優祗應千羽舞坐看百蠻柔

夏日吳侍御邀遊通惠河二首

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竹密雨聲多
熟果當尊落驚禽拂棹過柳陰催繫纜欹枕聽漁歌
落日舟仍泛微風坐不覺樹迴雲影沒花度夕陰移
野興幽人得清遊醉夢疑祗應驄馬客爲卜後來期

送張子器歸江西

爲別何草草相逢良苦遲酒深杯重把語密坐頻移

世集

卷五

三

宋

詞賦題橋手風流絕世姿南州倘存憶爲寄碧山詩

題西莊卷

問訊高人第城西莊更幽竹深秋靄合花重夕陰開
滴水斜通柳雲峯曲抱樓不知塵世外何處有丹丘

題竹泉卷

高人有新卜近竹細泉分曲徑延秋入寒流雜雨聞
過橋幸泱脈移榻攬停雲美爾幽棲地慚驅鷓鴣群

雨中褚芝泉過訪

一雨竟十日憐君來玉驄坐深秋夜短話久客愁空
簡畧俱蕭索飄零任雪濤自今情好密莫愛數過從

中秋對月

對月寡相恤停杯深抱愁人間別有夜天上本無秋
漸促年華暮虛瞻霽色流瑁湖何日去吟笑逐沙鷗

中秋對酒

虛簷寒露集對酒迴添愁簾捲爭延月杯乾半失秋
擇枝鳥未下應節火頻流世事無端甚真懷海上鷗

小至夜贈芝泉

時被謫

至日明朝是寒宵此最長遣愁聊笑語算別重徬徨
劍影燈前獨歌聲酒後狂百年青眼客念爾未能忘

吳木田沈風峯唐黃洲過訪各贈一首

世學集

卷五

四

本

歲暮勞相訪淒然感昔遊乾坤共漂泊時序幾淹留
南北書休斷田廬計早求囑君吾止此大白且須浮

右贈吳

罪廢人幾絕風塵子獨來意親千里近坐久百懷開
未厭彈齊瑟頻傷倚郭臺多言吾豈敢欲侑掌中杯

右贈沈

有美蘭臺客攜尊兩度過迹疑閒處數情似別來多
不寢聽高論忘形發浩歌世途方冷煖念子欲如何

右贈唐

芝泉送子抵灣用小至夜韻爲贈

歲月天涯暮雲山客路長每因情繾綣倍覺別徬徨
彈拙慚新調歌衰失故狂音書藉相慰莫遣暫時忘
廣信阻雨有懷子明弟

山國夏多雨冥冥氣不分石田寒貯水松徑濕蒸雲
灑密愁仍見聲微醒故閒西堂何處所知共惜離羣

望閩中諸山

閩中望不極渺渺接蒼冥崖谷陰晴變峯巒日月停
出雲期未遠過雨色終青最是悲壺役登臨思稍醒

夜贈張太室同年還朝二首

太室時校文閩中

竹冷霜初合山高月欲留憑軒一以望秋色未勝愁

世學集

卷五

五

本

渺渺雲間鵠飄飄水上鷗相違直容易何日更同遊
相會亦草草君能幾日留未嗟行道遠真避別時愁
落月孤山欲微風散水鷗所祈太室夢時作劍津遊

哭費鵝湖閣老二首

憶昔東山臥爭傳一老遺豈知登用喜翻阻太平期
天定還誰待人窮已莫文傷心求舊詔一讀淚雙垂

山斗瞻非遠驚呼忽計音死酬明主遇生負濟時
心啓篋空遺墨登牀只素琴門生幾親幸流落倍沾

襟

同姚明山陳芹山焦黃山張五山藕莊燕集

限韻

偶逐青雲侶言過白鷺洲問山時放艇延月更登樓
風息波心定雲移樹脚浮未須辭酌此地足淹留
贈高東莊兵憲還鎮

一語連三日交情見爾真還歸山鶴怨暫住海鷗親
雄劍看頻動朱顏漫自珍何時更相晤腸斷玉珂塵
萬松書院次顧東橋韻

異境開仙府春遊快野情潮聲松共入山影榻同橫
形勝東南盡風煙日夜清醉忘歸路黑坐待月華明
送趙東竹少參赴貶

世經書集

卷十六

六

聚首初三月分飛惜羽毛暫淹才固在寡和曲彌高
水閣迷愁望囊輕便客舫尺書須不愛早晚夢覓勞
豐城對雨

臥雨淹江閣居然歲月遷綠歸新竹澤青入小梅圓
職業迂無補方書病有緣已甘終畎畝彌覺懶相便
豐城久雨

抱病行江縣經旬雨不乾擁衾防夜漏圍炭怯朝寒
官豈憂勞得人真高尚難侍兒顛倒甚催促簿書看
哭鄭劍溪給事四首

逝矣黃門客超然志不群顛危仍節槩東餒亦歡欣

化劍今長伏延平晉雷氏失劍之所猗蘭昔太芬傷心人物傳
誰為續雄文延平志蓋劍溪所修

憶昔鍾津別丁寧各自珍不才猶荷祿高節竟亡身
籍甚虛名譽悲哉奈窶貧時看舊詩翰一字一沾巾
客歲傳書劄驚看語不祥去歲劍溪寄書有抱病事日深從此永訣之語
今知有識理實訝非常埋骨貧誰託銘幽義敢當痛
餘何以慰如玉見賢郎

都門昔邂逅去住各艱虞予庚寅冬補外劍溪以跡病起過期而歸下待助跡
近言因合交深見益迂死悲君太蚤生念我誰俱道
義心盟在終身慎所趨

世經書集

卷十六

七

寄顧豫齋吏部二首

尊酒吳山驛分攜忽四年含愁時北望抱病復南遷
白髮生相續丹心拙自憐謀身只肥遁已辦釣湖船
驛騎通宵至聞與六月師石田勞聖眷磨室歎時
危才謝相如檄囊空卜式貲許謨問朋舊勿遣外人
知

寄顧左山僉憲

別恨何能已溪山望不窮切磋良友益康濟古人功
戎馬愁方重詩書業舊同未隨時上下應任跡西東

寄子明弟三首

聞汝城南住經年獨下帷劬書世味薄悟道習心移
南國初征伐中原復亂離蒼生藉匡濟須及壯行時
夏熟不可受高堂思正深顯揚賒後望甘旨失初心
顏色知肥瘠音書恨杳沈承歡仗吾弟聊寄夜烏吟
南遷今二載病骨轉支離未有歸歟日空懷作者思
遺愁詩不厭行藥睡常遲世事紛更甚浮生安用爲

茉莉

茉莉來南粵開花盛暑中氣清偏得露香遠不須風
半發珠微爰將殘玉暈紅所嗟炎熱態不與嶺梅同

寄子進弟

世經堂集

卷五

八

九

憶昨西堂別無端歲律遷約萍風不定在畢月重圓
仕學憐予拙藏修美爾賢經綸丈夫志愛取髮毛玄

漫興亭自述

寄跡煩茲地爲歡亦偶然念深成獨往機息已多年
題詠詩篇外觀遊法象前琴中吾趣在正復不須絃

生辰題宣妙寺壁

古寺出雲岑十年今再臨笑談三世具人境百憂深
舟楫衰難理泥塗晚易侵衣緇稱弟子茲事實吾心

登金山作

嶺樹鬱重重江流接太空下臨三楚盡平挹兩都雄

寺古坤靈護潮生海脈通無勞問天慙萬國正來同

送余司訓克遷

聞道山齋裏頻年賦子虛薦揚吾重愧寂寞爾能居
地幸當文獻官仍謝簿書談經有新得魚鴈莫教疎
元日得雪

子夜雲初合凌晨雪遂飛點衣花薦瑞着樹玉成圍
曙色開晴旭寒光駐夕暉 聖心齋禱數茲日美無
違

哭太宰白川周公三首

司馬初當軸黔婁忽正食木冰妖果踐昨歲至日本有冰占者云

世經堂集

卷五

九

九

大臣星隕禍頻侵先是十日御史大夫南培植三朝
意瞻依四海心誰教兩孤負涕淚滿衣襟

古道今寥落斯人復九泉生無愧心事死乏買棺錢
公卒時囊中只餘金百五十金品藻羣賢奮封章隻其子加賞三十金乃克置棺

字傳夢周那可作中夜獨潸然
徐孺山林士陳公蚤見知形骸忘爾我志意共艱危
吐握頻無倦吹噓死不遺公垂絕猶命其子謝予云云傷心流水

調絃絕爲鍾期

送曹一坡判辰州

衡嶽已無鴈辰陽吁可知未愁會面阻豫計得書遲

屯戍煩兵力流亡苦歲饑若爲宜 帝澤遠慰故人期

送張石溪還莊簡公曾孫

潦倒攜多病衰遲竟不逢幸存宜孟後猶阻叔教封詩酒閒邊趣江山夢裏蹤李鷹自高蹈靈復怨秋風

送同年李平崖叅政補任滇南

一官淹十載況復向蠻夷月黑猿啼數雲深馬去遲積薪時自笑叱馭不勝悲獨有丹心在憑將結主知

送客赴雲中

世澤集

卷十

十

詩

霜月滿層城憐君事遠行平沙百戰地羸馬一書生漢戍雲邊色胡笳雪裏聲相思堪涕淚送別若爲情

送韓春江倅邳州

南人爲北客寂寞意何如地僻宜高枕官閒得校書林花紛映榻澗水靜鳴除志適卽云樂休嫌鄉信疎

寄題十一弟翠微草堂

三十謝朋舊蕭然此卜居避喧因養性破產爲收書猿鶴時來往煙雲任卷舒獨餘四方志人擬孔明廬

少坡弟初至

爲別忽十載天涯今始逢論文忻意合經世愧才庸

歲月雙殘鬢心情一病容持杯且求醉行止任蒼穹

奉和南渠相公同過東湖太保西第二首

有美當朝彥何年此卜居種花能滿徑引水漸成渠

室有仙人酒時索飲得麻姑泉門無俗客車並遊忻御李下

楊愧名虛

爲愛名公第因隨上相行琴尊醒俗夢泉石締新盟興到真忘我詩成重有情不知何歲月還得繼歌聲

送司訓石與拙

暑雨濕離筵文星引去船世方隆化理地適當才賢

桃李秋成蔭絃歌日滿前誰云廣文冷自足度年年

世澤集

卷十

十

詩

冬夜贈別陸南門

士衡不可作此日見雲孫上下心千載悲懽酒一尊竹間能徑造琴裏自忘言安得常冰雪淹留南去轅

寄五兄

憶昔楓橋路曾同醉別卮歲華真冉冉鬢髮各絲絲乞去嗟無計相過幸有期時兄有見已知南望苦莫遣北來遲

送沈少南

十載各西東長安一笑同不辭談麈尾爲惜別匆匆故國雲天外征途暑雨中誰能慰離索賜酒映花紅

送邑博王檢齋赴餘姚

振鐸專師席攜書出 帝京官因談道重化以際時
行梧月當塔靜芹風入座清塵心都遣却知不慕公
卿

送陳南田表弟判嘉定州

兄弟情先重過從跡更親祗期會面數豈意別愁新
久識能為政兼聞善處貧願看膺 召拜還共醉長
春長春者上所賜酒名也

送姜廷善王少潛二太史出督學

行乘使者車宦轍四方初名自 朝廷簡才經館閣

書經集

卷二十六

主

凡

儲入門盡桃李滿案只圖書此去知不惡無勞戀石
渠

病起寄諸姪

淺薄虛台席棲遲憶故山未由隨鴈去空爾美雲間
病久身逾瘦愁多鬢斑題詩寄羣從應共念衰顏
正月十七日同元峯太保直中小酌有懷南

渠少傅

禁旅寂無聲宵籌報二更死雲燈外煖官月酒邊明
春倚逢 眞主提携藉友生獨憐舊時伴猶滯越王
城

五言排律

送少傅木齋先生謝公致政

旌蓋催晨發煙霞入望新寵恩黃閣重心事碧山親
司馬真辭位畱侯早乞身繁維虛夢寐瞻望渺參辰
大節全終始神功付隱淪鳳飛元快覩鴻舉定誰馴
柳足龍泉雨花明羅壁春笑歌淹日月步履出風塵
勲業清明範文章奕世珍高標振遐軌懷企獨傷神
端溪王公由少宗伯遷南京大司徒公前輩

君子也予因取老生語為詩以贈

國計重司農掄推士論同榮恩八座裏燕饒百花中

世經堂集

卷五

主

凡

民力江南盡軍儲塞北空職思吁可懼制用貴能通
厥歷才原富寅清望更崇知將制禮手暫建阜財功

題前峯卷

高人愛山居前峯住更好千林儼陪從曠野渺迴抱
看雲眠不礙得月秋常早樹古識地力花發見天藻
吁嗟世人愚貴耳覺蓬島

送兩崖宗伯南還次端溪宗伯韻

暮色忽在望臨岐情若何已知異朝野況復隔山河
舟楫凌新漲風塵暗遠坡遣愁思縱酒悵別畏聞歌
漫說賢為寶虛誇禮作羅每因才不試彌使恨難磨

勲業終飄瓦光陰本擲梭悠悠何足問去矣臥雲蘿

五言絕句

次芹山憲伯贈沂東都司

將軍再分閫重地得吳越行行何所作醉弄金山月

壽袁育菴四首

一自辟榮祿今來已四秋喜看強健在常作赤松遊
白髮已種種心猶似少時誕辰罷高會獨詠蓼莪詩
賀客填門至庭除乃寂然王人何所作祝 聖禮金
仙

誕日庖廚裏縱橫杞菊英性原甘淡素不是慕廉名

世學堂集

卷五

古

七言律詩

橫溪爲彭允禎賦

橫溪東去水迢迢虛閣重簷共寂寥山外夕陽低度
鳥雨餘春渚暗通潮寒空落葉書聲靜秋草孤帆客
夢遙欲徙西湖湖上石爲君乘月更吹簫

和答雙江先生

風雨禪林憶對牀若爲尊酒送歸航離筵語惜花陰
短客路愁從舞曲長日晚雲山圍 帝闕春深煙柳
臥江鄉好懷欲寄無魚鴈日繞星河正渺茫

沛縣

帝子雄圖何索寞百年風日自津亭春深鹿走秦關
險夜靜龍歸泗水腥極浦淡煙連紫塞荒城疎雨下
青冥寒蟬處處悲鳴晚湯沐恩濃未忍聽

劉南坦中丞以扇索詩題贈時中丞以引疾
歸

宦海鴻名四十年江湖歸計蚤春前自憐白髮尋勾
漏不向朱門草太玄郭外看山朝過雨庭前種竹煖
生煙遙知適意應如許欲寫新圖繼輞川

渡淮夢同雙江先生導

駕用贈詩韻奉寄

夢裏相隨捧

御牀覺來蹤跡尚南航六年誼重春

世學堂集

卷五

五

七

明近萬里羈勞夏夜長步倚斗牛看海嶽望窮魚鳥
滯江鄉何時立遍臺前雪消息無煩怨渺茫

時久不
得書

苦雨

決旬寒雨晚猶急萬里陰雲去復來詩句總隨農業
廢梅花聊對客愁開江湖賸苦催租吏廊廟偏宜濟
世才永夜有懷成不寐春明門倚碧天隈

臥病有懷朱鶴坡侍御

故人西上闔閭亭寂寞山居但草青夢裏有情來舊
雨望中無計覓文星匡時策短心逾苦抱拙愁深鬢
已零雙鯉不逢人臥病夕陽尊酒未堪醒

送陳三守歸槎江

碧山行色苦匆匆感泣旄倪入望同物理也知成卽
退人言須信久還公一尊喚鶴亭前酒千里平湖閣
下風聞說賢郎解傳業此身何必問窮通

試茉莉茶時有鄭三守之招不赴

絕域花來本自珍露芽江水亦新分香浮石鼎沉沉
縷清映冰壺細細紋靜聽幾迴翻白雪徐看一碗簇
春雲風生膾有盧仝賦未許山翁席上聞

句曲道中

天外孤峯富馬頭竹邊泉石細分流風清夾道松聲
世經集

卷五

去

九

遠月滿深林樹影稠野屋機絲新有淚山田禾黍舊
無秋往歲江南苦旱何當乞取茅君澤爲洗閒閨萬斛愁

中觀望三茅峯

草色松香遍野坳却從孤嶼望三茅青天似與諸峯
接碧澗平看幾道交雲裏石牀春正煖日邊丹井夜
新跑上頭昏黑誰還到一醉仙人白鶴巢

自三茅歸渡澱山湖卽事

梯雲磴石興逶迤華舸平川晝漏遲花底鳥過輕落
瓣柳邊風弱細垂絲隔江榜子魚爲飯近水人家櫓
作籬春賞此時渾不惡獨和松露寫新詩

渡泖後微雨疊前韻紀事

草深幽渚路逶迤短棹疲僮去每遲春盡幾虛花下
酒雨微時見竹間絲雲埋古寺苔生砌潮打荒村水
滿籬聞說此中猶菜色坐憐民瘼罷題詩

雨後觀白牡丹

小園風日鬪清嘉夢斷揚州又此花欲買也知金有
價細評應說壁無瑕粧憐漢女啼前見臉愧唐妃醉
後誇看到子孫須解取玉堂元不似姚家

題顧野王宅宅東有沈亭翁書樓感賦一律

野色春香次第搜海雲江月共遲留荒碑雨過苔侵
世經集

卷五

七

本

宇古寺煙深樹隱樓龍去尚看池水黑鶴歸應弔草
堂幽亭翁亦是清朝彦倍覺臨風動遠愁

張疊齋邑博和予白牡丹詩用韻奉答

雨洗水綃十倍嘉綠雲深綴玉爲花漫憐冶色能傾
國自識芳心不染瑕清影月移當澗落暗香風遍隔
林誇芙蓉未覺無雕飾却笑高吟亦大家

再答疊齋

春到名園曉更嘉石闌輕霧淺籠花品須芳德當爲
佐色恐茶縹尚帶瑕披拂有情瓊欲舞剪裁無計絲
絳誇歌成白雪誰同調南粵今有作家

三答廖齋

靜倚危闌玉色嘉平章應未見茲花徙臨漢水渾無
影攜上吳牀兩絕瑕賞極毋愁開欲盡詩成終信語
非誇直從富貴看真隱浪說終南別有家

胥溪

草堂清夜雨初收水碧沙明兩岸秋石底潮通青海
脈檻前雲護白蘋洲風生野渡松花落月滿空山黛
色流欲弔子胥嗟獨晚淡煙衰樹總含愁

安居鎮晚泊

風急山村聞暮砧雙飛越鳥入雲深登臺誰定千金
世權世權堂集卷五十六

卷五十六

太

金

直懷土頻懸萬里心北去筋骸霜雪苦東來烽火帛
書沉百年行樂渾何處蚤晚孤舟涕泗侵

寄題嚴學士鈴山堂堂在學宮之右

百年勝地誰爲王五畝新開學士宮曲徑影來青嶂
月短牆香度紫片風泉聲細應絃歌入樹色輕含煙
霧通海內出雲元有望西垣指笏思無窮

送錢上舍一之歸

離歌一闋下津亭赤日炎風未忍聽塵土斗牛虛劍
氣江天雲霧隔文星秣田秋熟杯時泛花塢春深屐
自經聞說屠龍猶藝在百年相見眼終青

送客

紫霄風露白紛紛九月都門此送君秋盡關河秦鳳
香夜深舟楫楚砧聞樓遲未許歸王粲寂寞誰還識
子雲遙想到官無一事祇應重著過湘文

輓張練川

同年張仲立父

溪風蕭瑟雨聲多猶憶高人一曲歌形氣有窮終物
化文章無命欲如何釣臺秋月虛猿鶴吟社春雲鎖
薜蘿不盡楚招千載意夜燈碑碣細摩挲

輓湯大理乃子

埋玉山深煙霧凝百年湖海客愁增衣冠泉路風流
世權堂集卷五十六

卷五十六

无

素

盡顏色空梁夢想曾陳榻有期誰復下郊舟無興若
爲乘憑君莫漫歌蒿里落葉啼猿正未勝

送胡雙洲按河南

清宵執法動星躔龍節緋衣照別筵天外鳳翔心共
遠日邊鷄鳴夢猶聯三川春散梁園雪萬壑晴含魏
寢煙揚激此行須念取漢廷方倚寇恂賢

寄答聶一川先生

煙波渺渺一舟行却算遊程歲屢更疎懶若爲酬問
訊浮沉猶自愧科名新詩浪擬張平子文賦休傳陸
士衡正是春霖人望屬時京師久旱臥龍滄海可無情

五塢山房爲盧師陳題

茆堂四面倚層峯曲磴迴巒路萬重
宿書由春煖倩雲封畫圖彷彿容旋馬蹤跡分明識
臥龍我亦舊懷山水癖上居何日定相從

除夕同李正之述懷

蹉跎十載壯心違修綆無緣繫落暉
聞道倍嗟茲會晚省愆真悔向來非
孔顏授受無多訣舜跖中間有要機
新歲自新新約在敢將衣馬戀輕肥

出京日作時謫延平

閩山燕甸拂鞭分南北相看盡入雲
萬里客身真擾

世經彙集

卷三十六

干

亥

擾十年國事浪云云朱顏暗逐風塵改
清蹕時從醉夢聞流落此心終不悔
迂疎獨恐負明君

寄張水南太史

小牕深夜憶論文抗手雲泥事已分
問訊枉煩青鳥使棲遲眞繫白鷗羣
珠還道左誰將引劒合期賒只浪云
兩地一燈知不寐哀歌未敢遺君聞

抵郡作

涓埃無補聖明朝玉署清華歲月叨
省罪久知南竄晚感思遙戴北宸高
狂心子夜渾忘寐病骨炎

嗽不任勞畫虎幾時成彷彿狎鷗從此謝風濤

九日登芥氏池亭次壁間韻

三年登高苦無侶此日浩歌雲水清
歲華數去一笑足世事看來雙眼明
黃花遲發漫索價好月驟出良多情
呼童秣馬且恣睢我欲醉傍中宵行

壬辰九日感懷

鄉國京華各路長客中今日兩重陽
登高未辦公餘屐却病聊開戒後鴈
蒲質細看真易老菊花頻嗅漫多香
從知杜甫常愁思不是無才作孟狂

送何復所方伯赴湖藩

仙帆渺渺隔天涯一望秋風思不支
閩渚有龍遺劍久楚山無鴈得書遲
論心漫憶陳蕃榻揣分真慚鮑叔知
已向丘園懷舊隱彈冠直恐負深期

棟塘爲李侍御尊翁題

小塘雙棟夾幽棲高下爭看一字齊
疎影碧流時近遠好音黃鳥遍東西
花遲暗數風前信根淺親培雨後泥
春興近來聞頗劇酒尊詩冊夜深攜

後橘植後圃

小圃松篁野興長更移疎橘助幽芳
欲栽預聖爲藩地已植仍披種樹方
影近石壇思倚月枝低茆屋畏

逢霜多情却抱他年慮定否傍人比召棠

望康山作

翠崔康山湖水中

祖皇曾此蕩羣兇風雲尚擁旄頭白崖壑時存戰血
紅勲業萬年歌定鼎艱危一倍泣遺弓若為賦得當
年事續取幽風獻九重

夜宿山川壇有懷延平之道南祠

道南祠屋郡城西三載神遊路不迷江閣抱雲春獨

臥石壇乘月曉誰躋祠下有石壇予在延平時所築新移徑竹知猶

短舊植庭松想漸齊頭白擬終供灑掃結廬常對九

聖王

翠樓祠前為九峯山

三月二日西湖泛舟

出郭尋芳嗟已遲惜春聊趁賞春期輕寒絲鷁朱簾

捲過雨紅粧錦瑟移柳暗忽開天竺路花深不辨六

橋堤明朝祇合扶殘醉重上飛來欸淨慈

和答五山泛湖之作

湖邊草碧花復開異境不受纖飛埃放船狎鷗麾不

去舉盞鳴鶴招初來日斜沙頭舞影急風歇樹杪歌

聲回人生此樂莫輕負已見白髮紛相催

滕王閣送別驪山侍御時按江西未訖事謫

司刑韶州

高閣樓煙濕不收東風送客迴添愁山連甌窰窮南
服水遶匡廬阻北流得意野禽時共語失群汀鴈竟
何求春明自古天涯隔淚滿青衫迴白頭

送別戴東石時被論當調

落日亭亭春樹低楚江越嶠此分攜杯傳舊雨心同
往帆引歸雲望漸迷抱璞幾人明玉石寄形隨處總
鴻泥細思一詠添雙淚適意真懷松菊畦

五月五日懷太恭人

端陽再歲畱南浦佳節懷人望北堂却病徇時聊佩

聖王

艾承歡何日定稱觴風波畫隔三江遠天地陰回五

月涼時天氣涼甚對食更思衣厚薄客愁真共髮爭長

重過東湖書院

名區近市人知少堂構新成我數來春雨靜倍沙鳥
坐日長閒數砌花開樓遲宇宙容微品康濟朝廷屬
異才鬢白眼昏心萬轉散愁且盡掌中杯

送王在菴少叅

麗澤經年慰所思江城送別使人悲論交直恐相知
少請益先愁再會遲矯俗未能回古雅談經猶自困
支離明春擬屈西湖棹西湖予所居明春予滿三載當遂乞去故欲在菴過予於

此共畢師門未了期予嘗與在巷欲取陽明先生傳後學未就期以明春共成之

夜坐閱卷書懷

長篇小楷三千卷深夜丹鉛次第看末技豈期趨者衆游言獨覺辯時難支離世抱談經癖功利誰開業舉端欲挽頽波嗟力薄揣心惟有乞歸安

贈同年張立齋水部

十年離合意何長一笑燈前忽累觴擢第蚤聯龍虎榜登朝還接鴈鴻行題詩自喜能同調看劍誰悲各異鄉珍重司空濟川具共持忠赤奉明王

世經堂集

卷五十六

五

宮寮燕集二首和答太宰松臯許公

西山晴色藹蒼蒼東府晨開上客觴佑啓共瞻周典盛都俞真有舜臣良身依日月來天表地接蓬瀛近帝傍燕樂已徵休德協佐時應見駿圖昌

宮雲苑樹鬱蒼蒼此日羣公醉羽觴豐甘有人歌燕翼翼翼無士歎畱良星占奎壁遙相映序列圖書儼在傍勝會敢忘恩寵及小臣端擬頌明昌

送同年王臯南守武岡

悵別遙瞻雙去輪楚山燕甸足風塵論交不獨雷陳舊知己兼憐脣鮑真盤錯聖朝資利器焦枯遠地

憶陽春經綸自是吾儒事真遺襲黃解笑人

題近田卷

避俗聊尋稼圃師葦茅新得傍東窗臨秀麥春雲繞戶引流泉夜月移十歲再勞徵魯史觀風還擬獻幽詩遺安我亦先廬在耕鑿何年遂所思

贈沈鳳峯守寧波

玉立西曹舉蚤聞高篇時出沈休文春葩秋實誰兼美卞璧隋珠自不群笑詠陽和隨鼓蓋翻飛羽翼際風雲臨岐且勿輕爲別明日論詩隔海濱

題趙大參當湖卷

一竿東去意何如蘭芷鷗鳥共隱居晦迹久焚封事草遣閒聊註攝生書鶴歸人識林逋宅龍臥時方葛亮廬我病正牽泉石念從君端欲謝簪裾

贈張兵憲西墅赴漢中

長安風裁昔乘驄仗劍今來節槩同秦郡被邊官獨重漢關當險地猶雄霜清鼓角三更肅塵淨江山四望通樗散十年慚筆研請纓從此願隨公

送羅閣齋赴廣西省幕

當年才子不如君歲晚猶隨燕雀羣遠地直知朋舊少論心難遣世人聞三江處處皆夷語五嶺朝朝足

瘴雲傳道交州仍議戰祗應投筆建奇勲

贈許太宰松臯卷

崇關東下古秦墟結屋臨關河作渠地勝時時占貴
氣家貧事事卽山居避人几榻雪長宿悟道庭堦草
不除兩世渥恩那易報覽圖空憶臥龍廬

生辰述懷

長安秋望思依依苦憶江南未得歸天迴去鴻霜後
少塞寒鳴杵月中稀阮生性達誰能奪賈傅才疎世
所譏已辦一竿終遠去不須五十自知非

和答鄭文峯戶部

世澤集

卷十

七

謀國無書可借秦私憂常得淚痕新卑棲自作鷓鴣
計抗疏誰稱骨鯁臣周士本來慚賤士杞人兼不是
迂人司徒清鑒懸明鏡好爲 皇家網鳳麟

病中和答文峯

空山臥病幾經春伏枕秋來又決旬書卷久拋知蠹
集丘樊稀過得猿嘯遠時敢恨青衫舊覽鏡深嗟白
髮新一語故人差可慰幸存七尺報君身

山居述懷用文峯韻

竹裏松邊一徑開水禽山鳥日徘徊生就野興宜長
往病畏浮名幸不才任懶併於詩盡廢嫁愁聊藉酒

爲媒祗疑寂寞江天外處士星明動上台

秋懷八首次文峯司徒韻

病夫生事只山林竹樹秋來幸鬱森花露滴枝晨細
細洞雲垂地晝陰陰時移妙達循環理歲晏偏傷伏
枕心夜漏漸長愁不寐更堪江渚拂清砧

山亭睡起日初斜獨倚涼颺惜歲華燕塞正肥南牧
馬楚江猶滯北歸槎離心鎮日悲風葉清淚中宵感
戍笳何物年來慰幽寂紫萸黃菊有寒花

寥落江天隱夕暉碧梧庭院景霏微林臯霜露玄蟬
泣關塞風塵白鴈飛多病久拚人事絕短才那恨世

世澤集

卷十

七

緣違歸歟賴有城南徑不盡春來筍蕨肥

江閣新涼看奕棋蕭條不似昔賢悲三吳黍稷初豐
歲萬國車書及盛時偃仰儘能容我懶迂疎終愧報
君遲西風一度催衰白却望層霄動遠思

十載馳驅憶故山結廬新寄九峯間樓雲石竇寒猶
往得月松門夜不關徑竹蕭疎餘晚節江花寂寞帶
春顏翻思往跡堪長嘯一事無成兩鬢斑

文淵秘閣殿東頭一別今看已再秋白玉地高真盪
跡黃金臺古不勝愁飛騰老愧蠅隨驥放浪心憐鷺
與鷗聞說 儲君近前席夜來清夢繞 皇州

三年經幄漫無功撫事都歸感慨中
緡稅已虛傳漢詔授衣誰實獻
幽風天寒戍雪先秋白月盛邊烽竟
夕紅眠食兩忘懷聖王眼枯頭禿併成翁

京華北去路逶迤潦倒歸來木一陂
入夜帆檣悲露次後時花實戀霜枝
丘園多暇身差健溝壑雖衰志未移
却惟杜陵如宋玉傷秋吟望各低垂

生辰題宣妙寺壁

少年讀書動希古此日四十猶無稱
歲華已知去不返世難何事來相仍
春明沉沉煙霧隔秋色黯黯風塵增
禪房幽清頗慰意便欲疏乞為山僧

世澤集

卷十六

天

京

題寶光菴兩栢

空庭古栢雙陰陰云自陳隋傳至今
風雲接地白日靜霜月在樹青山深
護呵直應煩鬼物賞眺還復傷我心
浮生那得似此久好使塵土蒙衣簪

送張鴻臚荆原

客裏逢春鄉夢頻都門送別自沾巾
愁多倍覺煙霞勝病久偏驚歲月新
黃閣麒麟渾浪語碧江鷗鳥故難馴
煩君為過長橋曲訪取漁翁舊釣綸

送何瑞岡尹新昌

尊酒長亭夕照前宦情離思總悽然
身隨客路三千

里名在鄉書二十年作吏漫嗟山縣僻
安民實藉長官賢願從冰蘖艱難地
重聽甘棠蔽芾篇

送同年王省齋尹甌寧

金陵秋月鳳城春憶共遊歌十四人
嘉靖壬午予與同領鄉薦今存者半耳
客鬢弄綠輕別改交情偏向暮年親
江帆盡日凌炎瘴瘴火通宵報虜塵
想到前程望南北祇應去住各傷神

送楊細林司刑延平

卑棲羽翼世同憐得郡差堪慰惘然
俗朴到庭文牒少山深入饌薇薇鮮
精光風雨騰雙劍香火春秋禮

世澤集

卷十六

竟

業

四賢往事因君重記憶卜居曾結九峯緣
卜居歲請其土俗有移家之約故云

送太史熊君實奉使江藩便道歸省

南浦西山隱舊居綵衣歸去意何如
談經暫輟承明直持節新乘使者車
天迴佩聲塵外落春回柳色堊中舒
前驅負弩渾常事美爾庭趨樂有餘

述懷次張白灘韻

十年猿鶴夢寬偏高蹈誰同魯仲連
三殿珮環愁裏月五湖舟楫望中煙
林棲倍覺早枝穩棋局真輸勝著先
浮白莞然聊自慰古來顏禹各稱賢

立春日蒙 恩賜食春餅用前韻恭紀一首

春盤晨下闕門偏拜 賜千官几席連日暖城旗初
拂露風輕宮樹總含煙儀文未改昇平舊恩澤端於
侍從先不奉 聖顏今十載回天何以贊時賢

用前韻寄子明弟

虛庭樹影坐來偏每對流光憶惠連人世行藏俱泛
梗宦途名蹟幾凌煙丹心欲語嗟誰共白髮相侵恨
獨先年四十遲爾不來魚鴈隔扁舟彌愛昔人賢

孟夏十六日 詔立御女文氏為敬妃用前

韻紀事

世經堂集 卷五十六 手

綵輿雲索殿東偏黃蓋前頭節冊連春入鳳韶皆應
律晴歸鶴鼎不飛煙朝儀幸際清時肅 王化恭聞
治內先豫擬鷄鳴毗 王聖蚤從窈窕識妃賢

送舒憲副雲川之滇南

城雪巖雲慘不舒都門分手各躊躇遐荒未返高賢
轍當宁猶懷正諫書舒在臺中數齊楚豈惟工者寡
楚珍原自世緣疎因君重引江湖興歎惜春來尚曳
裾

和康太史礪峯元日候朝二首

魚鑰金門報啓扉在東箕尾互輝輝高城漏轉珂聲

急深殿簾垂燭焰微萬國瞻天同向闕 九重問夜

正求衣豫傳景象朝來別鍾動春陽氣已歸

曙光初動掖垣扉庭燎成行尚有輝雲擁 帝居瞻

日遠是日雪留文陛得春微丹衷謾憶能旋軸先是
不報 素飽深慚未拂衣聞道仙郎詠朝賀徘徊肯

禁不知歸

送王鶴泉光祿赴南寺

鍾山雲日鳳臺煙目極雷都思渺然西掖觚稜餘制
作南宮劔履憶周旋仙槎故出星河上官署仍存雨
露邊世美古來那易得承家今日羨君賢

世經堂集 卷五十六 三

對雨有懷朱兩厓中丞

柳條蕭索雨中看二月燕臺氣尚寒體弱自懷初服
便途危誰念獨行難停杯白日心千里撫劔清宵意
萬端煩憶中丞舊同調幾時林壑共盤桓

送萬治齋司寇赴南都

金陵佳勝帝王州廿載西臺續舊遊載酒應過躍馬
澗題詩重上閱江樓官曹信有神仙住節槩曾聞諫
草留擬逐南帆吾分薄晚春彌自憶滄洲

送沈宜山赴福建藩幕

青山羸馬鬣如絲千里風塵歲晏時抵鵲已憐投壁

誤烹魚兼恨得書遲官閒只好遊鳥石才妙應能譜
荔枝厚祿故人慚薦達送君惟有思妻其

送子明弟奉使還

力辭館閣儲才選暫擁江鄉使節行登第爾真稱有
子妨賢吾重媿爲兄西堂風雨經年約南國雲山兩
月程莫遣音書成阻隔老來離恨正難平

寄壽葉鱸江姐丈七十

一別吳門四載餘隱君秋興近何如棲遲故有林泉
癖問訊新傳邵國書藥製詩篇供暮景黃花翠竹繞
幽居百齡願取長康健遲我歸來共釣魚

世宗集

卷三

三

送陳玉泉食憲赴江西

陳將分

憶昔爲郎賦白雲省中才子不如君登臺自擅千金
直鎖院仍收五色文天際鳳鸞看振羽日邊鸞鷟惜
離羣祗應滕閣徐亭裏亦復懷予坐夜分

送陳少尹督餉還華亭

每嗟廉吏人間少羨爾官貧志不移獨鶴階除鳴自
苦長松澗壑節原奇炎風朔雪淹留地細雨孤帆遠
去時此事豈惟增感慨薦賢吾實愧銓司

送水南沈先生分教貴溪

子虛詞賦少時聞垂老身同鄭廣文首肯自應忘世

味芝蘭誰爲惜幽芬天空別鶴驚秋露日晚歸鴻下
朔雲受業幾人房杜侶升堂彌愧侍河汾

次張龍湖吏侍院中觀蓮四首

水面紅英入望多瀛洲清夜雨新過涵濡御澤依瓊
島披拂宮雲下玉河花樹設勞誇剪綵仙衣真許見
凌波溪毛自昔堪時薦獨攬幽芳意若何

曲徑方池列館東荷開殊勝昔年紅虛瞻玉井肯冥

上似觀金蓮紫禁中佳實豫知深雨露苦心原自耐

霜風亭亭獨立煙波冷肯羨春華在漢宮

鳳凰池沼俯蓬丘長夏名花滿上流天近彩霞圍紫

世宗集

卷三

三

本

閣風輕香霧繞彤樓枝穿細荇翻雲出葉陰澄波載

月浮黃蘗芳菲容易老一尊深擬共清秋

十丈芙蓉白玉堂寶樹金榜共輝光摘文似出天孫

杼象物宜登帝子裳窈窕深宮有試舞風氣秘殿憶

飄香徘徊不盡臨池意更倚層欄坐晚涼

兩崖中丞和予觀蓮詩首章有欲借爲裳之

句次韻贈答

積雨紅芳落漸多玉堂清曉獨來過日華未尚臨朱
檻雲氣愁仍繞絳河寂寞芝蘭同晚歲浮沉萍藻目
秋波聞君近有紉裳興刀尺寒生欲奈何

送劉帶川兵憲赴延綏

笙鼓喧喧秋宇晴，擁旄持節美君行。
城臨漢戍河山壯，路入秦川草樹平。
隨陸當年真不武，范韓今日蚤知名。
祗應談笑清沙漠，長慰中興聖主情。

生辰書懷

長安九月肅秋陰，潦倒偏嗟暮景侵。
霜冷漢關閑落葉，風高秦苑見驚禽。
詩書自抱窮年癖，弧矢誰憐少日心。
四十五齡渾一夢，豈應衰劣戀朝簪。

送京兆張文洲謝政

都門送客日風波，羨爾投簪暫未皤。
兩世國恩皆致仕，文洲尊翁願拙。

卷十六

重

五

仕文洲尊翁願拙，百年家學遍登科。
名完豈慕朝紳貴，身健偏增野興多。
我正悲秋懷舊隱，幾時煙月共漁簑。

壽胡止菴

清泉白石繞山堂，修竹幽花駐夕陽。
景物亦緣名蹟勝，光陰端向隱居長。
林間猿鶴時相狎，堦下芝蘭晚更芳。
從此百齡綏福履，耆英知復借輝光。

送鄭于野通政赴南都

帝鄉山水總宜詩，況值南遊荷主知。
地望共推三省貴，風光不似六朝時。
花明禁苑官曹接，柳暗汀洲

蕭舫移誰復，神仙兼作吏。送君彌動秣陵思。

送孫龍江南還

春風江上幾人歸，拂袂憐君志不違。
梅柳競迎青雀舫，煙雲遙護白鷗磯。
浮名塵世嗟何有，大藥仙家見亦稀。
便擬抗章辭北闕，相將同採故山薇。

送周萊峯知平度

出守青年誰似君，錦帆東下況逢春。
騏驎汗血才元別，鴻鵠凌霄志漸伸。
井竈幸窺蓬島近，絃歌兼與魯封隣。
遙知登覽多佳興，時有新篇寄故人。

八月廿三日分奠帝王廟之東廡感賦

世聲堂集

卷十六

重

礼

明月初臨殿廡東，君臣此際裸將同。
風雲尚想遭逢盛，俎豆欣瞻禮樂崇。
一代生才真不數，百年垂範共無窮。
思齊已見神如在，況復馨香幸感通。

和答龍湖太宰河上見懷

十年心事同平子，一代人才屬孔明。
看劍正懷匡濟業，得詩彌重別離情。
紅蓮病裏開仍落，白髮愁中鑷更生。
無路從君憔悴甚，益知金馬是虛榮。

虛榮

送晁春陵太史奉使周藩

雪晴官路不飛埃，梅柳津亭淑氣回。
雲擁漢宮龍節

下日臨梁苑鳳綸開疏封自識親侯意專對還資用
世才營洛周公遺跡在觀遊豈獨慕鄉枚

送顧龍泉進士使金陵

身持龍節下明光衣惹爐煙細有香士習由來尊擢
第使華仍復羨還鄉秦淮泛月忻時泰鍾阜瞻雲識
運昌遙想茲行多逸興好憑回鴈寄篇章

送進士劉朝宗出宰瑞安

談經舊業傳諸父擢第新恩荷 聖皇千里驥羣才
獨異九霄鵬翼路初長秋高塞北風塵接歲苦江南
井邑荒珍重他年醫國手安陽聊試肘間方

世經集

卷三十六

送

七

送張石潭謝瀛洲二諫議分使 宗藩

九衢風日試春晴冊節從天次第行專對諫垣初並
命能文翰苑久齊名分攜漫惜仙槎遠敷奏猶懷彩
鳳鳴豫擬還朝奉 清問盡陳民隱慰 皇情

送朱太史文石冊封 襄藩

梅柳江堤引畫船路人誰不羨真仙登瀛望重由前
代使楚緣多自舊年文石去歲嘗攝使楚入國定應不果行今竟得之
窮勝覽過家猶及啓春筵新詩此去知多應歸鴈遙
憑次第傳

題西湖小景

西湖一別幾經秋畫裏分明見舊遊花隔六橋天乍
遠松園三竺地偏幽官槎到處笙歌擁野寺連宵節
蓋留何日 王恩寵報塞結廬終老白蘋洲

送石渠諫議赴貶內黃

都門桃李鬱重重春色偏增別恨濃郢曲調高宜寡
和吳姬貌好自難容層霄禁闥孤臣夢下邑塵塗逐
客蹤賴有 至尊仁且智莫因暫蹶壯心慵

太史浚谷先生練兵東藩詩以送之

翩翩白馬出番楊長劍腰間百寶裝報 王豈辭親
介胄為儒原恥就詞章風雲萬里軍聲振日月重霄

世經集

卷三十六

送

七

國運昌淺薄廿年同意氣送君彌自慕鷹揚

送諫議謝瀛洲張復菴冊封

玉堂青瑣沐 恩同建節相將出漢官屏翰 朝廷
情獨厚山川秦蜀地俱雄清風驛路開吟幌佳話鄉
原繁使驄郡國近聞多水旱願垂片語問民窮

送任給事奉母還蜀

遭時共羨題橋起奉母兼看擁傳歸萬里榮光生組
紱百年燕喜集庭闈心懸 帝闕雲霄迴行近王春
雨雪稀莫以孝思稽北上 九重求諫正宵衣

送袁裕春都諫出鎮建寧

都門春晚氣猶寒送別持杯黯不懽聞海風波何日到武夷煙月共誰看良工自識操心苦直道寧辭行路難賴有 聖明恩拂士未將衰淚向君彈

送唐子崇進士宰遂安

名家海上世同聞美爾才華更不羣久識芝蘭深雨露喜看鵬鶚際風雲絃歌暫試當年學鍾鼎還銘異日勲相送故人情不盡一杯重爲立斜曛

送藍松坡王陽岡李義河黃少岷四諫議冊

封 宋藩

鳳綸赫奕頒王國龍節聯翩出帝城夜燭禁垣停

卷五

美

札

草疏春風驛路引華旌已知使事因人重更憶官曹

以諫名郡國煩君問民瘼歸來次第獻 承明

送程松巖吏侍改官南部

與君故有歲寒期豈謂春來遽別離南北路岐原不定浮沉身世轉堪悲金臺對月徘徊處鍾阜看雲嘯詠時預識難禁遠相憶未言先已淚雙垂

送太史姜晉齋冊封 楚府因過鄱陽

身依香案玉皇前建節遙臨漢水邊禮重甘肅承制遣恩深 賜第憶臚傳才名轉爲留題著 聖德還因問俗宣却笑相如使印祚只將負弩耀當年

病起書懷

禁廬孤坐日斜時病起形神倦不支老去倍憐平是福愁來彌覺退爲宜黃花欲發還誰賞白髮增多祇自疑已定明春歸隱計好傳消息海鷗知

送龔大行方川使 徽府

擁節乘春出鳳城雄藩千里路岐平禮因特奉 王言重身以親承 使命榮觀洛自應思禹蹟遊梁何必羨枚生諫垣烏府明年事願爲咨詢少注情

送林雙梧尹永寧

青衿往日同遊彥歲晚都門獨見君忝竊毋慚推厚

卷五

卷五

美

札

祿激昂猶憶誦雄文遺時今古真難得薦士公卿亦浪云迢遞一鞭山邑去悲歌重爲立斜曛

送內兄顧龍山尹建陽

文章鄉國譽同歸出宰山城衆望遠路隔青雲心尙壯調高白雪和原稀絃歌湯試平生學銅墨聊更舊日衣 聖世祗今崇治行終看鵬翼九霄飛

送司訓文三橋赴嘉興

嘉禾地接闔閭城來往風帆一日程几杖高堂常在望文章鄰郡久知名談經士服傳家學請外人憐陟帖情遙識茲行能自適廣文何必羨公卿

送李中翰葵陽奉使湖廣

才名籍籍少時聞詩擬黃初字八分驥足渥洼原有
種鳳毛池上自多文趨朝劔佩聯三省捧詔衣冠
下五雲南去湖湘四千里路人誰不願逢君

送馬應圖王子忠吳子言三太史冊封宗藩

藩

偶從文字識羣英喜見詞林各有聲冊節暫煩將

使命舟霖原自注皇情勲名故與人高下官職誰

關世重輕我病已無經濟志願君蚤爲致昇平

送王道克梁乾吉二諫議冊封宗藩

世集

卷十六

卑

礼

清切同登獻納司多賢爭美集昌時分行次第依

龍袞奉使聯翩下玉墀一代遭逢良不偶百年忠

蓋自相期祗應禮就封藩日歸奏嘉猷答王知

送劉沂東郡侯赴調南康

長林葉落水流漸悵別都門馬去遲十月風霜千里

道一麾江海六年期桓公故有臺中譽何武真留去

後思公論聖朝終自定不須把袂重嗟咨

送張一梧

憶昔膠庠同學時文章誰不羨君奇高才豈謂終淪

落晚歲那堪更別離蕭傳已甘流俗笑王陽猶負故

人知都門相送情無限不是逢秋浪自悲

閏月廿七日自宣城宅移得牡丹芍藥各一

本植之庭中漫賦

臥病懷歸思不禁種花聊用擬山林移來灑露分秋
色栽處輕雲散夕陰燕雀本無千里志鷗鳬自識半
生心祗祈明歲芳菲日身在西湖得醉吟

送子進弟南還

深秋驅馬出長安誰共持杯伴歲寒古道直應心自
信時文更覺老羞看人間富貴多陳跡世上年華只
逝湍千古簡編尊獨行九峯隨處足盤桓

世集

卷十六

里

志

示瓚姪秀才

身是三吳一布衣幸逢明聖到黃扉已緣多病思
辭祿久厭浮華學息機韋氏一經時所羨謝家諸少
世還稀願從勤苦承先業竹看重霄六翮飛

寄子德弟

清湖一曲抱茅廬我祖西來半此居常以辛勤躬稼
穡獨甘籠羈事詩書名齋憶奉詒謀在祖題所居傳
世忻承積慶餘努力願同培福德却教子氏美門閭

賀王白谷大叅連舉二子

聞說君家谷水濱秋來湯餅屢邀賓人間信有雙珠

蚌天上初分兩石麟松菊一丘堪自老芝蘭滿座不
勝春豫知七十稱觴日雨露庭槐澤正新

九日送別茅練溪

曾勞把菊送行舟屈指今經十六秋每憶舊遊能幾
在翻令佳節迥添愁文章美爾終當達忝竊憐予合
蚤休南去有人如問訊爲書蚤晚到滄洲

送院判東渠李君赴南京少保殿學南渠公
弟也

梅柳沿堤江水平春風南下客帆輕三遷共羨新恩
渥九轉曾聞大藥成調膳暫時違壽母賦詩多是憶

難兄願看明歲開燈宴金紫重趨五鳳城

送少宰午山馮公弟穉山金吾奉使湖南

文章舊識小馮名衣錦新看擁傳行未羨題橋似司
馬直將投筆擬班生荆門月霽千峯出漢水春深百
澗平遙想題詩見歸鴈祗應北望重含情

送郡憲龍津姚君赴廣信

朝承恩命丹霄上夕引征帆潞水湄悵別自摩千
里夢論文猶負十年期科名誰謂能傳世學術須知
貴濟時願以赤心酬

聖王蚤看勲業紀鍾彝

壽王白谷六十

前身猿嶺本神仙暫請來居谷水邊心厭金緋成勇
退手輪庚甲記初圓癯同野鶴形偏健靜對庭松節
正堅欲把一尊稱上壽不堪瞻望隔山川

送郡博林雙梧赴虔州時以作縣改官

酌酒送君暑雨中客蹤何事逐飄蓬風波世上自難
料竿瑟人間誰果工來去有期憐社燕翻飛得意愧
冥鴻故園咫尺隔萬里安得行吟時杖節

送楊南溟太僕赴南寺

君到淞陽幾日程遠衝暑雨出神京身因旅寓悲輕

別路向炎天悵獨行朝籍漸稀同學彥故山難定共

遊盟一尊相對須成醉白髮醒時恐易生

送楊石南司刑廣平

才名少日滿吳中豈意霄衢晚未通心事直應悲市
駿客蹤還復歎飛鴻却金舊有傳家訓獻璞終收遇

主功已傍栢臺營小廐他年與繫候朝驄

送潮州司憲鄭子懋官石埭尹江子懋禮赴

任

曾從文字識才賢忽漫相違二十年鸚鵡善題虛有
賦明光並入竟無緣升沉已信皆由命宦學終期不

愧天試向循良問軒冕幾人聲譽到今傳

送憲伯楊朋石入閩

才賢海內交遊偏歲晚鄉邦得子雲能以詩書忘世味獨持忠孝奉

明君過從正喜言相入去住那堪迹遽分明到延平尋往事道南應復有人云

壽鄒東郭先生七十

提珮曾同上赤墀門牆一別歲頻移每欽述作空前輩獨喜精神似昔時隱處自收朝野望老成真可帝王師七旬莫謂能高臥聽說蒲輪訪漢儀

世襲集

卷五

五

五

送秦鳳樓使河南

三年端笏奉 明恩兩度中州駐使軒懷古每勞臨洛水爲文不羨賦梁園流亡似說春耕廢烽火猶聞夕報喧想見憂時偏咨訪歸來有策獻金門

七日以詩代簡邀少坡弟過直廬小酌

客中時節常多感爲客憐君尚布衣未辦文章邀乞巧且將尊酒慰思歸風塵黯黯迷征蓋江水茫茫沒釣磯時吳中大水念此更添寬夢惡不知何以得忘機

送別馮午山司寇

纔看曳履上彤墀歎惜投簪鬢未絲行止世途真有

命愛憎今古幾無私滄洲畫省原皆寓白壁青蠅浪爾爲論定他年堪一笑虞廷依舊鳳來儀

送于醫士友琴冠帶南還

北來行李只方書南下金門已曳裾漫說世間仙有路久知名下士無虛杜陵抱病惟須藥張翰逢秋正憶魚何日扁舟從汝去烹鮮服朮老樵漁

送趙津南丞浦城

高才接踵據通津匹馬憐君遠入閩譽重豈嫌官獨下數奇信有美長貧吟依廳樹連流俗笑指庭槐屬後人已見文章傳鎖闥終期鵬鷺出風塵

世襲集

卷五

五

五

寄壽石川兄六十初度

高人結屋枕長河六十年來一釣簑扣角每慚歌白石濯纓時復引滄波家貧載籍藏偏富齋小琴尊趣自多無計與君同老此壽辰相憶意如何

和答王西崦

故鄉千里望常懸猶自萍蹤滯一天尊酒漫邀龍浦月蘿衣虛帶鳳山煙久知多病宜辭祿況愧非才欲避賢寄語能詩王處士蚤春歸興已翩然

丁卯

世廟忌辰

法駕朝元已一期仙凡迴隔世長辭修真漫憶延年
訣感 聖空鑄頌德詩龍下鼎湖原不駐鶴歸華表
竟何時獨餘白首孤臣淚遙望 橋山日夜垂

過朝天官識感

祈年曾此禮清微隔歲重來事已非形本有窮宜變
壞法誰無礙可飯依哀號淚應經聲落慨想神隨篆
竊飛安得道慈垂接引一瞻 天上袞龍衣

戊辰元旦早朝二首

金門曉闢動朝鐘劒佩紛趨觀 九重風度仙韶來
舞鳳雲依 法仗護飛龍履端正啓 皇圖泰恭己

真瞻

卷五

真

聖主容幸際時昌頭已白衰庸何以答遵逢

蒼虬駕輦出深宮 袞冕端臨玉殿中旂影未舒猶

泄露爐煙直上靜合風簾紳就列千官肅玉帛陳庭

萬國同廿載曠儀今再覩老臣悲喜總無窮

正月二日紀事

宸遊清曉向南城 鳳輦龍輿作隊行光泛 御袍

知景麗聲和韶樂兆陽亨承恩侍女行觴數得意中

官策騎輕海內治平

明主樂

先皇應慰燕貽情

上疏乞休呈館閣諸君子

封章曉上乞歸休長跪緘題盟手修衰病詎能忘
社稷迂疎原合老林丘正籌國事同家事敢以身謀
誤 主謀願得此心天鑒取彛容簪笠返滄洲

用韻謝南明學士和章之辱

竊祿黃扉老未休勲名無一似前修論才久已宜耕
野抱病今還憶首丘自狎鷗鳬雲水伴豈懷鴻鴈稻
梁謀歸航幸有高篇賜滿載文光到海洲

上疏後報達齊弟

卷五

卷五

上

頻年夢想在山林此日應諧乞去心吟對晚天神共
遠坐觀春水趣同深種花已辦新耕地沽酒猶存舊
賜金預擬子由時過訪笑歌相倚碧梧陰

乞休未報

連章未遂乞休情猿鶴誰尋舊日盟鄉思難消如帶
酒客懷靡定甚懸旌虛傳大隱居朝市實恐微才負
聖明欲作家書頻閣筆歸期何以報江城

乞休不允

一春歸計又成虛奏草空裁二十餘竊祿良看支俸
籍勞生羨讀鍊形書孤燈照雨嗟難曙短翼凌風歎

不如強飲濁醪求暫睡夢竟偏到舊山居

耕藉

青旂夾道引 龍輪萬乘于田及仲春日爰四陽真

有象風輕千畝總無塵周旋未報儀文舊歌舞村田
曲調新聞說萬方猶菜色願崇恭儉庇耕民

扈駕祀

永陵

一載不瞻 陵殿樹去歲三月以恭題 神兩年聲

斷 衿衣琴恩同雨露春猶渥望入雲天曉更深對

越敢云誠可格攀號惟有痛難任豈辭一死酬 知

聖鑒

卷三

哭

遇輔理親曾奉 玉音先帝嘗賜諭云卿可少 應政件輔理非輕

送對山林少宰赴官南都便道省覲

官府神仙屬舊京分曹況復是銓衡衣從進講凝香

異馬為乘春就道輕覽勝總娛千里目寧親端慰十

年情獨餘啓沃心常在寃夢中宵繞鳳城

三月十二日 文華殿朝賀 東宮紀事

冊立之次日也

春霄霧散日華明是日釋以巳時出受賀 版轎西來

輦路平輦出 寶善門由 簾捲朱絲瞻 日表 東宮

廣額豐下印堂甚闊兩 扇分翠羽見 龍行輦將至 御道

額俱高聲色瑩如玉

西下轎步行自 文華左 千官繞仗 容常泰時朝 門入疑重安詳見者咸悚 執事者幾萬人 三字開編誦已成 廣旨諭階云我請 顧盼了無怖色

連荷 睿音垂勞問初諭階等云先生每辛苦者三 生每回 老臣懼戴豈勝情

七言絕句

渡淮河

日晴風細不生霾白舫青簾晝渡淮千里故園今在

目兒童便覺語音佳

得家書二首

久客懷歸意萬重一封書喜渡江東萱花棣萼渾無

恙此日扁舟任轉蓬

十幅鸞箋字未乾曾從夢裏報平安得書此日還疑

夢攜向燈前仔細看

題露筋烈女祠三首

露筋祠下草離離祠上閒雲覆短碑一片貞心誰共

語碧流千頃自相知

曹母書成業已勤中郎阿女枉能文孤高獨有祠前

栢猶帶清風倚白雲

陰陰夏木重門靜杳杳滄州夕照多聞說祠中人似

玉綺琴休作鳳凰歌

許聖關征商非古也又課皆有額而世或以

多取爲賢感之賦此

海內租徭困未舒征商何事更舟車爲關欲識先王
意莫漫逢人說美餘

戚倖曾糜百萬儲區區何必算舟車生財有道君知
否欲獻曾參數卷書

和答周午谷

鶴亭龍浦三秋別谷口湖邊萬里雲日晚相思不相
見臥看黃葉下紛紛

贈別陳子新同年予時方臥病子新自餘姚

卷五

辛

來訪畱一日遂上春官

江村車馬總無緣有客初來載酒船此意欲言言未
得燈花落盡不成眠

扁舟十月下吳淞風雨弗堂一笑同莫便尊前話離

別故人今在寂寥中

萬里西風足馬輕曲江春色候行旌班生自是登仙

客多病誰還憶長卿

題春陽卷春陽者楮煉師宗義也

山居深夜寂無聲曲曲泉流共月明莫向紅塵枉奔

走春陽元自靜中生

題芸軒卷

小堂卜築水雲鄉玉軸牙籤夜有光昨日東風出門
去青袍猶染翠芸香

病中新米俱絕戲成一首

江村地僻相過少藥餌琴書自歲年聞說近來香稻
熟幸無煙火惱人眠

復經龍潭有懷朱鶴坡侍御

一別心知路渺茫古槐疎栢自蒼蒼多情獨有庭前
菊依舊花含醉墨香

九日聞鶴坡遊洞庭

卷五

辛

洞庭風細水悠悠九日聞公向此遊薄暮愁雲暗西
北望來何處是蘇州

雲陽道中時出遊句曲

路轉平岡石磴斜碧流深護萬人家青春何處堪行
樂千樹棠梨遠近花

邑侯滇南張鳳
神有善政故云

劍池

吳王有劍果難當一斬荆曾再伍郎池水未乾讎夜
入鎖鄒何事竟埋藏

悟石

生公高論薄青冥揮塵壇前石解聽却笑法貽人去

遠虎丘如舊石無靈

出迎霧迷失道

水雲空霧曉濛濛失道號呼遠近同一自指南人去
遠世途誰不誤西東

題芝田卷

道人元自客蓬瀛冠劍何年下鶴城種熟紫芝三萬
畝也應常得濟蒼生

題八駿圖

瑤池蹤跡已塵埃駿骨空貽後世哀何事漢皇猶未
悟萬人纔博數駒來

聖賢堂集

卷五

七

七

題同年宋質夫扇景

武帝開邊志未摧乘槎有客使荒回可憐萬里星河
路只帶葡萄踰罽來

贈賈元禎

江城漠漠柳絲輕尊酒悠悠繫別情一片春愁何處
所滿天風雨落花聲

題畫馬

紅纓低綴紫絲韁汗血驕流細有香鞭策未須頻側
目壯心元自憶王良

華山歸後漸羣空閒傍花陰戲晚風遙識吳官最愁

思清時不數二師功

黃金駿骨本來珍展轉秋郊更有神正是國人勤拂
拭莫教輕染碧山塵

春滿郊原首宿長短嘶輕步逐斜陽西隣聞說猶烽
火應有馳驅念未忘

題美人倚竹圖

舜駕南遊久未還湘雲寂寞鎖空山遙知倚竹含情
處不爲窮年惜舊顏

題讀書臺

聖遠文繁義漸訛汗牛充棟欲如何憑君莫漫誇多
讀六籍中間話已多

聖賢堂集

卷五

七

七

說食談衣枉自工爾身依舊餒寒中于今欲得真溫
飽兩字思誠好用功

萬物分明備爾身苦求聞見失天真莫將迂拙看完
養卽此中涵化與神

爾身原與聖人同爾自昏迷物欲中試拂塵埃堪一
笑光明只是舊青銅

題畫

過雨澄江春水生扁舟江上往來輕濟川擊楫俱陳
跡却憶滄浪倍有情

飛泉百丈落雲端林壑無風白晝寒記得當年窮勝
覽鴈山終日倚松看

山上寒雲凝不飛雪深山外夕陽微真嫌此日孤裘
薄猶有征夫未授衣

雪擁遙山失翠岑風高茅屋晚寒侵世人盡道高眠
樂誰識袁安砥節心

口號奉邀芹山五山二憲伯

謀婦春醪滿眼開課童畦菜摘初來雨深門巷無人
過爲乞車輪破碧苔

用韻奉謝二憲伯枉臨之辱

書

卷五

雷

未

湖山春霽一杯開草閣輝光二妙來已分醉從花底
臥石牀安穩淨無苔

庭花紛映曲欄開江月兼隨憲節來相對夜深情不
盡酒杯隨意坐蒼苔

三月二日過蘇堤見桃花作

湖上春雲生畫寒落花飛絮各漫漫六橋東下桃千
樹獨倚斜陽仔細看

題放鶴亭

孤亭突兀倚層城千古猶題放鶴名山下霸王爭戰
地暮雲衰草自縱橫

憂蝗口號六首

麥熟蠶成酒滿尊東隣歌舞接西邨朝來一事九堪
賀處處遺蝗長子孫

海鄉農父獨辛勤晝日爲田繼夜分近喜蝗虫相恤
甚新苗食盡免耕耘

男持肥犂女持漿拜上蝗神泣數行願貸殘苗三四
把秋來聊備上供糧

朝憂賦役暮憂貧辛苦從來爲有身拜乞蝗虫食
骨免教號泣向秦人

傳說驅蝗竟杳然羣飛羽翼盡漫天公若解官家
意應悔生蝗晚數年

海上蝗虫舊日無邇來人見互驚呼橫飛恣食公然
去好似前身士大夫

長陵九首

長陵

南巢牧野事艱危塞北崩年更可悲此日何人頌天
作小臣陵祀淚雙垂

獻陵

仁皇恭儉古來稀昭后憂勤佐萬幾端拜寢園尋
往事益知王化始宮闈

景陵

高皇開運本明昌四葉

宣宗更富強何事治功猶愧古至今匡濟惜三楊

裕陵

復辟身曾致太平回思北狩事堪驚誰將

景帝功全黜似重君恩社稷輕

茂陵

紫雲重疊護平岡東下之玄水脈長二十三年儲慶

澤更鍾靈秀誕

今皇

景陵

景陵

景陵

景陵

泰陵

衆山窮處啓幽堂風露凄凄草樹黃瞻拜小臣紛雨

泣

孝皇弓劍此中藏

康陵

往年有議罷武皇廟祀者

內廷遊燕畏人聞笑斬權奸淨虜氣廟樂夏侯休晏

議建元原是漢英君

鞏華城

城本爲朝陵而築城成後朝陵之禮久不舉矣

宮殿重重鎖夕陰朝陵曾此翠華臨垂衣自是

明王事孤負山人望幸心

玄福宮

宮建於弘治十七年俗呼回龍觀

十丈穿碑百畝宮曾因道謁軫宸衷居民不自知

宮額亦解逢人頌

孝宗

送萬治齋宗伯考績南還四首

宗伯才猷海內稀君王圖治正宵衣誰教生履仍

南去悵望風帆倚夕暉

醉向東籬嘆落英爲憐晚節倍鍾情多君氣味能相

似莫訝離觴盡日傾

高唱由來寡和音迂疎亦復少知心送君此別三千

景陵

景陵

景陵

景陵

里誰共雄談坐夜深

燕臺衣馬秣陵船南北相看正渺然莫遣音書成間

阻久將隻字比韋絃

送何秀溪赴建寧幕二首

膠庠風雨昔同遊俛仰髫年總白頭此日長安又分

手柳條隨處綰離愁

建安文獻舊知名祠宇今猶滿郡城莫爲官卑頻歎

惜燕堂原不到公卿

寄題春雨樓

杏花村巷碧苔新結得樓居遠市塵却恨醫名滿湖

海南中猶有扣門人

送屠德宏主事華正夫凌正伯二節推三首

青春花柳擁行旌共道神仙出鳳城誰識亨衢千萬里此時纔只是初程

爲儒舊習宜居訓擢第新承 聖主恩報國直知心

最切莫將幼學付空言

年來鬢髮總成絲厚祿深慚負盛時憑仗高才策勲業更流光彩到相知

寄沈虛明

虛舟飄瓦心無競明月清風興有餘爲問松江沈徵

士人間誰是地仙居

種望江南一首

年來白髮轉鬢髮病骨愁心總不堪夢想故園歸未得寄情時種望江南

送江峯姊丈南還二首

別日無多兩鬢絲相看成喜又成悲不知後會還何似手把離尊淚自垂

當年意氣欲云云頭白嗟猶未有聞却羨君家九峯下了無煩惱看山雲

贈沈少會內弟有懷柘山外舅

君家原住芴湖西喬木陰濃一望迷往事祇今那可說數株衰柳夕鴉啼

高才淪逝幾經秋棄讀遺文淚便流徃復老天應有意鳳雛連出舊丹丘

送唐止泉進士知將樂

城頭華月帶行旌馬背京塵雨後生願以秋光資政理邑人隨處戴清明

道南蘋藻昔周旋立雪儀刑尙儼然會得聖功非口耳應知腹坐是參玄

丙寅除日

風雪瀟瀟歲律終傷心一倍泣遺子兒童不解滄桑變猶問何時赴直中

丙寅十一月三日奉

先帝賜諭有卿可少慮政件輔理非輕之云蓋隱然顧命也茲啓讀不覺慟哭詩以識感

政件曾蒙屬老臣龍山恭啓墨猶新不知輔理成何狀能備他年對 仗陳

改 實錄稿識感

竊祿黃扉又一年感 恩無路可攀髯獨將血淚磨丹墨點竄儒臣 聖德編

萬壽節

舞隊縱橫列兩墀歌工都肄萬年詞

君王獨切劬勞感 詔却 儲闈上壽卮

口號二首送姪孫肇復南還

連章未遂南還計遠別尤傷北客情欲賸推衾還屢

起一燈風雨坐深更

哀年盡謝人間事惟有家門念未忘好去下帷溫舊

業與翁他日繼書香

樂府

張叔夜

集

卷

李

宋

金人再舉陷太原真定詔天下帥守入赴

難叔夜首以兵至都城南營於戴樓門外

欽宗親幸南城慰諭且除爲僉書樞密院

京師失守虜趣立異姓叔夜力言不宜廢

趙氏虜索赴軍前竟死之

胡塵北來暗京闕君王望救眼如鵠張公首至戴樓

門城上慰諭天語溫一朝黠胡移宋社感激君恩殞

身謝吁嗟乎童梁王蔡爭雄奢此時那有張叔夜

撤黃屋

金人遣使再邀欽宗出議和欽宗有難色

何巢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爲無虞遂復

如青城虜畱不遣歸後召欽宗至虜營纔

出門忽有撤黃屋者暨至則遂宣詔廢立

數金酋擁欽宗乘馬去逼使易服若水抱

持而哭虜擊殺之

撤黃屋黃屋一撤不可復君王驚憂侍郎哭當時誰

勸辛青城吁嗟乎不哭求和哭易服

孫傳

傅字伯野欽宗再如金師命知樞密院事

兼太子太傅及虜執欽宗盡索皇后諸王

集

卷

李

宋

妃主傳畱皇后太子不遣謀以黃金五千

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貌類太子

兒并宦者二人擊殺之送胡中給以宦者

竊太子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

太子云自初七日至十二日莫肯當之者

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於是

吳并真僞督魯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

吾爲太子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

當俱行遂從至虜中死之

嬰杵無寸資慷慨植趙武伯野捐千金趙孤竟爲虜

宋家養士二百年臨事獨得儔與升拜送舊君立新
主豈如傳也北望空潸然

百姓救我

皇后太子之如金師百官軍吏奔隨太子
號哭太子車中呼云百姓救我

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身辭王官俘道左百姓欲救力
不能陌上車中淚交墮我策癡兒聞不聞勿呼百姓
呼道君符籙一設空虜塵區區豈獨全爾身

宋宗室

金人索諸宗室盡從南薰門出赴虜營龍

德蕃衍六官爲之一空

南薰車馬何續紛隨鑿遠幸金人軍就中族屬半疎
賤此時幸識君王面蔡家父子昔承恩朝朝夜夜奉
至尊可憐末路不蒙澤南閩北燕永睽隔

三御批

欽宗在虜嘗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
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王宗沔持御批賜
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誤勉事
新王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
爲渡河之費又齎到御批祖宗創業幾二

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

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誤煩內藏假錢

一萬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付幸甚幸甚

休思舊王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

春暄付尚書時雍

某宗廟公等誤下項物煩應付黃河迢遞燕山高生
平豈識蒙風露書名押字付尚書悲怨雖深不敢怒
尚書自解事新王那用慙慙寄毫素

曲

壽湯沂樂大理有引

大廷尉沂樂先生湯公以其初度之日召

賓客而宴焉華亭徐階素重公之賢而又

樂公之壽也爲初筵醉止之曲俾歌以壽

公其辭曰

公初筵坎擊鼓雜殺羞兮湛清酤公之坐兮中央眼

如星兮隘四方金爲帶兮雲錦爲裳擷瑤英兮蕙圃

吸玉露兮芝房抗直道兮三黜綺之山兮申之浦狎

猿鶴以徜徉

公醉止日之夕亂朱絃兮間瓊瑟公之壽兮百千顏

渥丹兮髮重玄鏗無聞兮回不永年浴沂水兮春風

抱蓬萊兮霧煙儼于門兮高大蘭之孫兮桂之子驂鸞鳳以翩躚

詞

減字木蘭花贈別高平涼貞菴

平涼何處疋馬紅塵悲遠去薊樹秦雲何日論文更對君邊城非惡利器盤桓剛遇着看取功成政事文章二美并

玉樓春贈別陳孔振邑侯

憶昔論文幸識君果然鵬鷺在風雲重逢無力畱君住慚愧相知總浪云千里萍蹤頃刻分離尊未倒意先醺聖明此日求才急好趁青年早策勲

千秋歲賀陸母七十二初度

試問蟠桃何日花開遍算年華猶未晏七十度春鴻纔兩回秋鴈喜才今後身阿母人間現子孝真堪羨稱壽頻開宴玳筵前雲日爛有上台華衮侑取霞觴薦笑瑤池幾人曾譜新詞獻

阮郎歸贈別太和李子

昔年別子吾猶壯志氣雲霄上而今頓作衰頽狀送子添惆悵道難聞心易放聖域空瞻夢當仁願子休多讓吾事堪懲創

阮郎歸贈張生還雪川

一春歸思美冥鴻青山在眼中無端秋色又丹楓滄洲路未通搔白首望長空徘徊意萬重持杯看爾去匆匆心隨江水東

中秋無月作阮郎歸

廣寒宮殿鎖秋陰咫尺隔層岑乘槎蹤跡杳難尋銀河幾許深停玉盤罷舞今潛思淚滿襟不愁光彩竟銷沉愁孤此夜心

十六夜對月用前調

昨宵待雨意如癡平添萬種疑今宵對爾喜還悲清

光已後時

聽夕漏數秋期慙數寄小詞永輪幸勿便西馳畱照掌中卮

漁家傲送別同蓮登子

歲月人間如走舸相逢白髮俱多夥錦袍玉帶偏愁我雙眉鎖三臨何日重安妥浮華碌碌何須數要令勲業輝千古送君拂棹歸江左相思阻山林廊廟心同苦

世經堂集卷之二十六終

姑蘇高洪寫袁宸何一金等刻

世經堂集二十六卷

安撫巡撫
採進本

明徐階撰階所編武穆集已著錄是集文二十四

卷賦頌詩詞二卷其中敷陳治體之文皆能不詭

於正餘則未見所長

少湖先生文集七卷

〔明〕徐階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宿應麟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少湖文集

七卷》提要

叙少湖先生集

古今作詩文者多矣作詩
文而刊者亦多矣而有傳
不傳何也作非難作而根
諸道爲難也作而不根諸
道譬之剪綺布繡圖水繪
山雖盡巧極妍而非其真
者徒足以眩俗目駭童子
而已耳識者爲之一笑欲
求其傳不可得也作而根
諸道譬之真花木真山水
不假雕飾而其踈密含吐
紆回曲折皆造化自然之
妙人孰不知愛之欲求其

不傳亦不可得也少湖子之作其根諸道者乎子學聖人而有得者故其爲文也直寫胷中所見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刊而去之每曰文若此得無戾於理乎其爲詩也本諸性情而不入纖巧藻麗門戶每曰詩若此得無失其正乎其訓諸生也則因病設方隨問而對亦每曰言以人異得無激而過高抑而反卑乎故誦其文者喜其可以明道也詠其詩

者喜其可以驗性情也讀其語錄者喜其可以反已而自攻其失也少湖子之作其容不傳乎哉延之士初則人錄所得同志遞相傳寫病不便且不廣乃始謀諸梓焉予覽之終卷作而嘆曰詳而匪贅深而匪鑿淡而匪近則而匪泥其少湖子之作乎其斯爲根道之言乎其斯爲發聖人之蘊乎是編也必將與四書六經並傳無疑矣或者以漢唐以下文章家目之

豈爲知子又豈足與語道哉予言僭叙諸首亦或因附以傳云時

嘉靖甲午歲夏四月吉日

奎湖張真書于延之棲鶴堂

少湖序

中

少湖先生文集叙

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前儀制郎中龍津黃焯譔

龍津子曰言曷以文也道也道以淑於身文以鳴乎道文自不可廢也道固人人具也後覺者無以文也斯先覺者不能已於文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是則文也周子曰文以載道而李漢亦曰文者貫道之器又以傷夫文之弊而歸之正焉者也夫六經文之

少湖序

五

至也六經不可以擬而續也後之文者舍六經而奚以哉乃若考求六經之緒餘追復人心之正理根之道而發之文使天下後世被吾有言之教斯蓋成已成物之學而固六經之用也昧焉者終畔於道以剽掇爲能以富麗爲工故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亦何貴於文也嗚呼弊也少湖徐公登名進士傳臚及第以文進也官翰林

國史編脩以文爲職也且賦之溫粹之資充之以純正之學故其文不畔於道而皆可以爲教也今讀其文郁乎有章渢乎有餘味有溫柔淳厚之氣而無詰屈聱牙之失有光明正大之體而無穿鑿傳會之病文之則也余嘗語人曰規矩準繩之行布帛菽粟之文公也公居延三年延多士奔走執業多獲成立公以文爲教者著也比其去也思慕追攀各極其誠慮

無以日接于公也顧惟可
以師法者道若文也乃相
與哀集得文數卷授梓以
傳庶羨墻之念久而益勤
也公之道得行於延者亦
因以不墜也公名某字子
升華亭人以編脩謫延平
推官轉黃州郡丞未幾而
拜浙藩視學之
命其人與政多如其文功
業漸著當自有傳也而亦
何取於余也余徒以文而
文公之文似亦文之贅焉
者也

少湖文集叙

畢

少湖序

九

少湖先生文集類選目錄

卷之一

序類

三才圖會
讀書圖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具慶圖序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絃誦餘清序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椿庭日永詩序

知己贈言序

甘霖雁禱詩序

三瑞詩序

送羅君經筵錄序

壽王母劉太孺人序

楊且人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送參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朱水竹小集後序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壽寒溪林先生序

送郊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送國子生王汝激歸省序

贈邑侯方公考績復任序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卷之二

序類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女君子詩序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西隱詩序

一松詩序

贈元簿何君懷珍序

金精吟社序

百竹詩序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贈建寧二守李君致仕序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贈建寧守詹公入覲序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新泉問辯序

學則序

志節遺哀詩序

卷之三

記類

坦庵記

華亭縣脩學記

泰亭縣重建察院記

水樂軒記

讀書臺記

慰思冊記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南平縣蓋里社學記

觀瀾亭記

雨觀樓記

友菊記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泛栢堂記

觀闕榮還圖記

重脩啓賢橋記

方齋記

海槎記

曹氏義田記

鶴山記

竹村記

望雲記

懷遠縣禹廟重脩鍾鼓樓記

孫氏先祠記

飭軒記

竹溪記

偕壽圖記

蕭南康孝義記

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祭了齋先生文

晦庵先生祠祝文

鄉賢祝文

名宦祝文

祈雨告社稷文

得雨謝社稷文

祭叔父公易府君文

祭董約庵文

祭蔣敬所閣老文

祭楊宜人文

墓誌銘表

承事郎陸君原道墓誌銘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銘

貢奎鳳樓孫君墓誌銘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存養齋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周公墓誌銘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卷之五

贊類

鑑別妍媸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故知解州益庵林君像贊

順庵公像贊

銘類

屏銘

忠恕堂銘

適志處銘

頌類

凱旋圖頌

賦類

別知賦

明德堂銘

傳芳堂銘

先菊庵銘

引類

奉椿思萱詩引

說類

弦齋說

辨類

學則辨

對類

養蒙對

解類

養蒙對解

書類

書徐鎮之卷後

書類

復歐南野太史

復潘樸溪提學

寄歐南野太史

與子明弟

復定雲川

春亭詩序

虛白堂說

劍溪草堂解

復陸石溪憲副

寄游行簡進士

寄程松溪太史

寄劉子嵩都諫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答延諸父老

卷之六

語類

卷之七

詩七十九首

少湖目錄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登北固望金焦詩序

詩若干首松大夫士之所作也嘉靖甲申春監察御史會稽王君持節來北固望金焦而有作焉既至松則以示予予因為賡其韻諸大夫士聞之者又皆壯君之遊也相率倚而和之聯而什之以成冊予得而讀焉颯颯乎諸體備矣夫長江之勝自昔稱之而金焦實居其中兩山相去蓋不下數里而望之若倚而立者晴雨晦明千態萬狀斯固天下之奇觀也然予嘗聞之天下之所以為遊者二而地不與焉一曰人二曰時有其地矣苟無其人則不能賞有其地又有其人矣苟無其時則夫居江湖而憂其君居廟堂而憂其民固君子之所為心也而暇遊乎哉方今

聖天子興化致理於上群公卿協心贊理於下薄海內外帖然以就撫馭無饑饉亂離之苦而君以蓋世絕倫之才乘駿衣繡翺翔其間事治而不煩從

容而不勞則殆無適而非可樂者而况於地之勝哉是故君之斯遊也北望

神都翼然天表足以爲四方之極西望淮揚商旅輻輳士民之居其所者安居樂業而無憂南撫江流知天塹之固東望三江以及於海思禹績而念周功重嘆夫翁河之盛則固有心曠神怡以見夫金焦之爲勝者矣而豈獨有取於山哉抑君之自金陵而下也仰舊都之雄傷六朝之敗吊世忠之功而惜其不終崇山迅流相與環帶有不待望金焦而得夫地之勝者自北固而東也觀德於季子太伯之閭飲三高之風而悲二陸之不過則其感物寓懷又有金焦之所不能盡者非君之賢適與時會而獨地之勝哉昔人謂天下事有幸不幸金焦之獲賞於君與君之得以遂其賞者謂非有幸焉不可君既還金陵屬予序爲書此歸之以君之賢諸君子之能賦而予得布詞首簡又豈非幸哉又豈非幸哉

具慶圖序

具慶圖者雙江聶公之所作也公舉進士四年令華亭又四年而父水雲翁母歐氏方強人咸以爲慶嘉靖癸未公績上銓部居最得以例封翁如其官母太孺人明年春翁復來自江右於是翁夫婦既奉

明詔具冠組而翁父子又久別而遇其慶有大焉謂不可無述則始悉其里居與其家之所有繪圖爲壽其屏門下士因得而寓目焉方極華簪掩映江渚崇山茂嶺環繞以居其地靈故其人多俊傑遠城市商旅不通俚言鄙詞不入於耳其聲靜故其人多廉曰頭緋衣端處其上子孫鵠立而無滯心其教嚴故其人多敬少長有序登降有容穆穆棣棣各極其理其儀備故其人多文有田可耕有書可讀無汲汲於富貴無戚戚於貧賤其傳正故其人多賢矣君子之生斯世也非壽之難而享壽之難非有子之榮而賢子孫之爲慰翁夫婦所以擇地而圖居審習以貽後修教以養蒙斯儀以垂範正傳以育德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享其壽者蓋

可知矣是故觀於知翁夫婦之爲壽焉雙江公承其居安其習體其教式其儀守其傳而俊而應而敬而文而賢若是乎皆具也而所以順乎親者蓋可知矣是故觀於知雙江公之爲子焉爲之親者得以享其壽爲之子者有以順其親則雖布衣窮居其慶莫有加焉者而况於享尊榮之報乎今而後公之位日升德日益著其諸兄弟子姓相繼而起以增光於聶氏之廬則其爲慶豈不益底於全而翁夫婦之樂不亦滋哉其既以今之所有爲公賀又以其在後日者致頌禱之私云

送郡守何公入覲序

聖天子御極之四年乙酉冬十一月當天下入覲之期郡守順德何公率其幕一人承若尉各一人以行於是公守吾松八月矣松故爲吳下名郡自正德已已迄嘉靖壬午上下十餘年間水之爲害者四旱之爲害者一風雷顛騰之爲害者三民就窮而歛命急耒耜之利薄而漁鹽之盜興焉歲癸未汶上路公北村極力拯救民用忘其貧閭一年憂

去民思之若喪慈母又一年公以名御史繼北村爲政始至案吏之不瀆與民之暴橫者數人既乃弛厲禁省刑罰緩征科節冗費自身以下凡利民者靡不悉舉境內貼然以安文物彰而頌聲作茲其行君子相與餞於郊小人相與送於途老幼羸疾攀轅號呼願公且止者前後若出一口於是某詢於衆曰自吾童時至於今二十年見前守行者數輩矣諸君留之未若是其切也公去當復返胡茲眷然而不能已耶衆曰吾屬昔賴路公以生此去吾以爲不復有如路者乃今得我公吾方托以終焉而復有茲行以公之賢當

天子夢寐豪傑之際吾知其必不返也夫上者民之所必欲托也失其所可托而以其必欲托者責之他人吾懼其無以副也是吾之所以眷然而不能已也某又曰公今見

天子將爲爾陳一方之利害其居大位必將以其所謀謨措之政事與天下共之然則公雖去其惠澤固存也衆曰吾固知公去而惠澤存然未若其在

吾松之爲切也人之於父母也嗜欲疾苦呼之而無不應至適百里之外則固有不聞者矣負暄之樂夫人之所同然其去日近者與去日遠者淺深則有間矣吾松我公知其必有以及吾人惜吾人不能朝夕見而呼之以訴其不足也於是其無以應具述以語公且請於公曰願公請於朝擇守之賢如公者以慰吾民之思可也公曰諾遂書以爲贈

絃誦餘清序

以湖文集卷六

六

絃誦餘清一卷槎江陳信卿之所蓄也信卿家世文學其父竹坡君以有今名判吾松有善政信卿頃來省予見諸宦邸奇其狀貌既叩其所蘊淵乎以深浩乎以充儻然直竹坡子孟秋之朔訪予江上出所謂絃誦餘清者觀焉中爲畫二十三凡山林川澤人物器皿且得其狀予時方卧病翻閱竟日沈疴頓減既歸信卿春然不能釋諸懷也後數日信卿復至請予序之予因誦蘇子所謂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者語信卿曰留

意固非抑獨知寓意之未爲可乎君子之生斯世也有天下之責者也其於觀物蓋將資於用焉是故於其意不於其迹於其迹則雖天下之尤物祇足以爲耳目娛玩之須於其意則雖天下之微物皆足以反諸身心驗諸行事以爲建立推行之具故寓意者得其迹而資於用者得其意者也夫得其意與得其迹二者其初同也其資於用與否是是非之別也予觀所繪山林川澤有晴有雨有寒有暑其爲器皿人物有大有小有悲有喜誠於其意焉求之可以起爲霖之思可以考若時之政可以知器使曲成之道可以審勸懲興革之宜凡推行建立皆將於是資焉彼徒得其迹者其於用可知也夫寓意且不可況留意者耶留意不可況作無益以害有益玩細娛而亡遠慮者耶信卿其圖之於是信卿歸質諸竹坡謂是義也宜書諸首簡遂爲之序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劉侯允卿之將入覲也以書告行於其朋友於是

予師沈先生即其道路風景繪爲八圖且徵曹進士諸君詩爲贈而有序其首惟侯之政績先生述之甚詳而一時登覽觀遊感慨激烈之意諸君所以賦之者幾乎盡矣予不敏以文學爲侯知乃爲申入覲之義以告曰覲之爲禮尚矣昔在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成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有朝有宗有覲有遇然其義非以嚴君臣之分竭奔走之誠而已蓋將於

小湖文集卷十

七

是親政焉是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五王陳詩以觀風俗陳物賈以觀時好陳宮室車旗之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以觀從違陳名山大川宗廟之祭以觀孝敬蓋古昔帝王知天下之不能獨治則以責之人臣知其臣不能自治又或有所欲爲而不逮也則於覲焉考之將以懲其不恭而助其所不及故朝以圖天下之事覲以比邦國之儀宗以陳天下之謨遇以協諸侯之慮凡以爲民而已方今

聖明在上中外之吏各舉其職法制典禮之大秩然

燦然靡有違者獨其間張弛損益之故蓋有欲爲不逮者存焉古之諸侯於其國也刑賞則專廢置則專興革則專擇其中大且要者然後以聞之於上今之州守裂千里之地而君之固古諸侯也然一有舉動必以請之於郡郡猶不敢專也必以請之監司監司不敢專也必以請之

小湖文集卷十

七

天子報可而後行焉其論議相違意氣相失州沮於郡郡沮於監司監司沮於政府者不在是夫其沮而不行不足言矣縱有行焉其文移往來動涉歲月後時失事使民不獲即蒙其澤者又豈徒一二哉故有志之士恒有所欲爲而不逮也東南諸郡財賦之所出也文教之所先也頻歲荐饑民敝且僞酌斟劑量以備若時之政抑揚高下以成化俗之功在劉侯必有舉於中矣然亦有沮而不行者乎乃今見

天子正可有一時也劉侯言焉

天子聽焉下之方達之天下舉以爲式侯之入覲斯不爲具文爾矣侯濱行東滄士大夫皆有詩父

老子第貲涕泣以別予以為一方之事未足以盡
侯故欲其以言及天下侯之位方日進其他見諸
事業者將徐考其成焉

椿庭日永詩序

椿庭日永者徵士王君子寧壽其父慕雪翁而作
也先是數歲子寧居京師每翁生辰輒以不得奉
觴為恨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三日翁壽七十子寧
亦適予告乃遂率子弟戒賓友相與為翁壽且析
焉邑士夫聞而榮之曰翁可謂有壽且有子矣少

必湖文集卷一

宗伯東江顧公首賦詩一章刺史約菴陳公刑部
郎北野周公董若千大相繼為之詩歌總若干首
於是誦椿庭日永之詩美翁之壽者洋洋乎載途
矣予始不識翁讀其父雪航先生詩見所謂月麗
丹青花明紫禁者歎曰今縱不能得是人與相論
議得見其子若孫其亦可慰吾思乎後數年識子
寧於庠序又數年復與翁接其恬靜清脩之志退
然若無所能而其中又歛有所得也夫自視退然
則於物無競無競則欲心平中有所得則於物無

慕無慕則躁心釋欲釋躁平故以之養身則神完
而氣舒以之處事則順應而情適予蓋竊知翁之
必有壽也迄於今果然翁又不以老自懈日閉門
讀書思益大雪航之業其有視愈虛而所有愈富
然則翁之壽詎可涯哉聊以椿庭日永之詩兆之
也予忝從諸士夫後愧不能賦一詩歌以為翁壽
輒以子寧之意次第所欲言於簡首後有賦詩壽
翁百歲者尚當有所獻焉

知己贈言序

必湖文集卷一

贈言古也言以知己名又言之善者也善言以為
贈贈之厚者也厚以為贈相知者之所願也雖然
今豈易相知哉迹疎則不及知道殊則不與知志
異則不能知夫迹其粗也道與志其精也迹疎而
不知者眾矣淳于髡與孟子同仕於齊其迹不可
謂不親而猶有先後名實之疑是其道殊也冉求
師事孔子其道不可謂不同而猶有為衛君之問
是其志異也故君子之相與處也必有道同志合
而後迹不能拘孔子之於程子無一朝之分而傾

蓋如素知其於文王相去伍百餘歲而一鼓琴之間即有以得其人焉非其道與志有所默契然哉世教既衰士相與遊雖或號為同志而主之以不信則外若相知而中實離持之以不固則始雖相知而終必戾至迹踈道殊益有不足言者矣大史毅齋孫先生與邑士吳君國用桑君朝輔幼相交好迄今三十年先生既已舉進士官翰林名滿天下而二君猶困場屋其時異其軌殊而意氣不替往昔其每造先生二君者未嘗不在其言論風旨

東湖文集卷十

十一

不見其不相入也蓋其迹親道合而志同固已久矣嘉靖乙酉冬先生當服闋人咸謂先生恬靜冲素將不樂北行某曰先生非不欲仕特惡無其時耳昔在正德群小用事先生引疾歸者數年今既非其時當不忍遽舍天下間以問二君二君曰然明年丙戌三月望日果以行告於朋友某非能知先生幸吾言之適有合也垂別二君各賦詩為贈而其序諸首其有和者附諸卷中

甘霖應禱詩序

嘉靖丙戌夏松有旱災郡守順德何公既禱而雨諸上夫耆俊相與賦甘霖應禱之詩於是某為之序曰凡大人之政三能事神之謂禮能和民之謂樂能禦災之謂仁若我何公其可謂具茲政矣方歲之旱也公索鬼神祀之牲酒靜嘉主璧孔虔進退降升罔敢不肅自天地杜稷東海之神下至郡厲莫不顧享審視却聽若見聲色不謂能事神歟早既甚公率僚從具微服徒步拜禱憂勤之容達於面官民相率恃公無恐前此小有災輒歸罪有司至是素宜公之政無怨言不謂能和民歟禱之五日丙子兩越二日戊寅又兩已卯大雨田用霑足禾乃勃興穡人歡呼吏士胥慶謂公父母降茲黍稷實生我民不謂能禦災歟舉茲善政萃于厥躬危能使平憂能使泰以人謀抗天道而能有濟禱此應彼機發於一念之微而福被於民物之衆非大人其誰為之嗟乎松民之困自正德以迄于今極矣使茲政也在已巳庚午之初得人焉行之民當不至於困在已卯庚辰之際得人焉行之民

東湖文集卷十

十一

當不至大困以無重公之憂而奈之何其不然也
後有能繼公者民其庶有瘳耶然而未可知也則
吾人能無懼諸是詩之作雖體製各殊工拙亦異
要皆以識公之美傳諸無窮觀者如有思焉政其
庶幾矣

三瑞詩序

嘉興海內壯郡其有事茲土而賢者晉安史君
以下可數也嘉靖初今桐城蕭侯始以刑部郎來
為邦伯披蠹剔奸蠲暴廢貪不期月而其刑清損

水湖文集卷十

古

費節勞石本抑末比再歲而其民又興學樹教貴
德上齒凡三載而莫士勸於是和氣嘯頌聲作天
降休祉秀水之異嘉禾瑞蓮之產相繼互發庠序
之士與其父老聚而謀曰吾屬以嘉禾名郡以秀
水名邑蓋其為瑞久矣而吾未始覩也至蓮之為
瑞又吾所未始聞也乃今皆有之我邦君之政殆
不可誣又曰向吾見為政者聞瑞焉輒欲致之然
而潤下失常稼穡殄瘁草木之妖往往而作惟是
邦君其心若虛其貌若愚康慈愷悌與民安之政

成惠乎而瑞應焉我邦君之德殆不可無頌相率
為之詠歌凡若干首予聞而歎曰懿夫諸君之言
可謂覈矣惜猶泥於迹也夫世之所謂瑞者豈徒
物歟有莘之氓商用以帝渭濱之叟周藉以王故
金鈎黑玉不足以為祉赤烏白魚不足以為祥亢
旱不足以為災龜焦著折不足以為怪得人焉則
興失人焉則亡賢人君子是天下之太瑞也蕭侯
之守嘉興君子得以師小人得以依

水湖文集卷十

十五

天子得有毗倚以無南顧之憂豈為一邦之瑞大矣
懿德既闡不休式彰吾意山川草木之植將必有
踵而至者三瑞何有哉侯之屬桐鄉今董君子同
年友也實有善政克協于侯聞而是之歲丙戌侯
考績如京師俾遂書以為序贈侯之行

送羅君克深歸慈谿序

予往年則聞羅君克深名於其鄉之諸大夫今年
春外舅拓山沈公與其弟九枳公延以教諸子獲
讀其所為文雄才逸氣有卓乎不可及者作而嘆
曰慈谿為縣二百里在浙西諸邑厥惟中下九峯

五弱晉濟永明之秀萃而爲文人學士振古以來
不可枚舉其在

國朝有若正字桂公祭酒陳公今都憲姚公其子
狀元公前後輩彬彬盛矣乃復有若人者出於其
間山川精淑之氣孕而不窮發而彌肆如此哉夏
五月提學憲副萬公校文慈谿萬公之校士嚴又
素以文稱士經品題者皆蔚爲時望既合慈谿之
士若干人試之得其最優者幾人君名在第三公
加賞異焉關萬松書院使與諸豪傑居之於是君

火湖文集卷一

七

聲籍甚予雖不能文然自謂能識君又幸得萬公
而吾言以信至其所深望者則固將與館閣諸公
驗諸他日而猶未敢言也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君
別予西歸將就書院卒業焉夫國家養士學校其
選重矣近世君子申之以書院之教而其與是選
者又必皆一方之良若今萬公之遇羅君可不謂
榮乎萬公賢者也而君得而師之又得與時之豪
傑討論萬松之下可不謂樂乎以君之才而榮且
樂如是則所以張其氣而昌其業固當有日改月

化而莫知其然者矣吾之所深望者其信可無負
也既以自慶退而爲之序贈君之行

壽王母劉太孺人序

嘉靖丁亥王母劉太孺人壽七十七五月十二日
其誕辰也太孺人有丈夫子三長卿次卿又
次爲吾郡憲君曾卿郡憲君之官于松也太孺人
實就養焉故吾屬大夫士得登堂爲太孺人壽云
郡憲君之爲人庶而恕易而則始至而賓僚咸喜
政舉而士民胥附居二年而部使交薦吾郡伯何

火湖文集卷一

七

公雅敬禮焉故太孺人之壽也郡伯公率二守楊
君張君別駕鄭君郭君柴君相與稱觴爲祝其得
而觀之喟然曰合一郡之人與一時之賢長佐進
以爲親壽太孺人之福祉郡憲君之賢德具可謂
至焉已矣雖然太孺人之壽未有涯也易有之天
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謙何爲者也
有其德與福而歎焉不居之謂也太孺人之始殯
於王能以禮相木軒公木軒公以易課諸子嚴甚
然未及見其立也太孺人實克成之以迄於今而

太孺人無矜容無驕辭飲食服御不少有加於昔其誠郡憲君動必曰深刻以刑人苟得以自汙非王氏家法吾不願有此子孫也又曰吾行時族人謂吾與汝且享富貴矣乃今所見殊不逮吾知汝之能守也吾心安焉有其福而不居者歟郡憲君少以文稱仕以政顯行將被顯擢陟華要而其志愈虛其貌愈恭明刑慎罰之心惕然其未已有其德而不居者歟審如是其爲天之相焉者素矣而太孺人之壽詎有涯哉抑其聞木軒公秉道履仁而其壽弗稱太孺人之貞淑也老始見其子之有立郡憲君之賢也舉進士五年屈在外僚未獲拜貤封之典天之外王氏所以嗇其前而豐其後固當有百倍於斯矣非太孺人其孰承之郡憲君之未舉進士也卒業少司成三汀陸先生之門而基又與君爲同年友於太孺人之壽考有深願焉故三汀以諸士夫之意爲文以壽而其以伯公之命申其不腆之詞若夫郡伯公僚案之誼下賢之心與其平日政教之美相謀度以底於成者尚當

松人頌之

楊宜人輓詩序

楊宜人輓詩若干首作者皆吾屬大夫士也其出於鄉垠野叟者不與焉嗚呼盛矣夫人之相與處也生有慶死有吊至其心之所敬恭愛慕則沒而哀之詩而輓之若黃鳥薤露之屬皆出於情而不可禦是輓之有詩吾入之情也古稱婦人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故其德不外見而世之爲輓者亦鮮及焉乃或舉郡之人相與哀而輓之若今楊宜人者得之尤難是宜人之有輓松人之至情也宜人歸一守公若干年能一佐之以禮公既貴不廢紡緝暇輒課童種蔬曰官卑祿薄此亦足助君守也至於松猶然松素以賦財甲天下天下之稱奇物者於茲聚焉而民又甚醇凡吏茲土者苟無志於仁義隨其所欲可以計日取盈而又無患故雖其天資之美知所自守而內助或非其人則耳目之所玩好朝夕之所求責亦足以潛移其志而不自知一守公之蒞吾松今且七年矣常祿之

外銷銖靡取清白之操說者謂校諸往昔不替而逾尤宜人之助爲多是宜人之有輓又松人之公論也夫論公則可以勸勸則可以傳之於久以至情焉藉公論乎發之天下之欲相其美者可以聞而勸矣是詩也其殆可以傳乎古者大師氏採詩以觀民風今觀風之典雖廢使詩可以傳後世常有採之者矣其不敏辱與吏事有賢如宜人者固吾職所當書而詩之採否又不足計也然則是詩不可無述作輓詩序

六事脩職序

嘉靖甲申有命徵今闕里郭侯於無極

天子知侯賢將置諸臺諫而侯與魯藩爲婚姻例不得內拜乃以爲松江府倅侯之初被召也無極之人議挽留之既又曰侯茲行且將大用則且將福我一邑不足淹也比聞松江之命則又相與憫惜以爲吾屬望侯之情其寃乃至矣侯而不可復求所以致其拳拳者因列侯治績繪圖爲贈曰青衿有作曰白屋無驚曰鑑別妍媸曰衡調輕重曰三

農樂業曰百室來休總而名之曰六事脩職非以諛侯蓋將誌侯之實以繫其思而因以諷諸繼侯者耳侯暇日出以示予予既雅重侯觀茲圖而益有感焉作而言曰侯之治其有本乎夫守令之選自昔重之顧兩漢以前以民爲務則政舉而澤流兩漢以後以官爲私則政僨而澤闕今天下之民敝日甚矣所以致之者治無其本而以官爲私也夫私非有之之謂也有之則求以稱之矣惟夫私其名以媒進也於是簿書之務急而學校之教微催科之政工而撫字之心怠私其奉於身也於是苞苴之門啓而衡鑑之公廢碩鼠之刺興而流離之望缺鞭笞之虐肆而潢池之釁成其不爲國家蠹者鮮矣况於六事者乎侯之家學既有所自而密邇聖人之居又有所觀感而自得者其心虛以明其行廉以潔其爲政無近名無徇利其視民之欣戚俗之純僞惕乎若有關焉是故其先之也有則其勞之也有道其理之也有具其役之也有等其所以戡治而輯寧之者有威有惠卒能使士興

於學農樂於耕刑無冤濫役無獨勞以至盜賊息而流離復者此豈人力所能爲哉本立而效隨之矣夫水之有本也由盈科以達於四海木之有本也由拱把以密廟堂之用天下一邑之積也君子之治天下不異於一邑而天下之應君子亦不以遠近異其心故夫有本之治雖達之天下將無不可而獨六事之脩得以試於一邑哉吾以是知本之不可不立而深有望於治平之君子也侯自無極蒞吾松今甫二載六事之脩又已班班可觀惜其地偏而力有所不得盡也予位卑不能薦乃告諸大夫士曰侯之治吾松與其所以治無極者一也無極之恩侯與吾松人之所以戴侯者亦一也無極有圖而吾屬暗無詩歌其可乎遂相率爲之詩而予僭序諸首至其不敢諛侯者則竊以附於無極云

送參將陳侯汝玉濬河通州序

嘉靖丁亥秋沛縣河再塞

天子軫念漕運之艱旣命官往治又詔濬通州河以

紓陸輓來可董是役者大司空以勇果帥陳侯汝玉對

天子雅聞其賢命充參將奉勅往蒞其事蓋於任專矣惟濬河之難有二亟役則病民玩事則罔功今天下之民胥趨於敝產薄而困於役則惟燕薊爲甚故其民之食力者日夜恐其上之人奪而用之至漕之利病非所計也歲凶而困於賦則惟東南爲甚故其民之輓輸者日夜異河之速就以省費至役之罷勞非所恤也二者之情雖皆出於私而

聖人有所不能廢何者愛其力與愛其財彼固求所以生而非以爲梗要在順之而已今之言順民者曰役之以時緩之以惠勸懲之以道斯民不困而功可成此其意誠善而其事亦若近而易行然考其功效卒莫能如其言者未必皆厲民以從欲徵發或非其期則裹糧而待事敝其力而無所用也綜理或有未周則吏胥因緣爲奸財費而民不被其澤也視聽或有未融則功罪混淆賞罰徒嚴而無以服其心也夫奪民之時而委之無用聚民

之財而以為奸吏之資枉其實而以為立威之具此民之所以重困歟古之立大功者必有惠慈之心貞白之操而又有聰察強毅之才見利可以守指麾應變出之而不窮然後可以顯名於天下漕運國之大計也蠲弊而宜民將必待若人乎此天子所以難其選而皇有望於侯也通州去京師六十里陸輓之勞若於民不其費

天子猶毅然思舉而去之明作之志子惠之仁有能體而行之可以董是役矣侯少讀書嘗舉軍政備

東湖文集卷十

詩

倭楊州葺學校汰冗兵不以為怨又嘗以參將佐漕運濟河之事蓋其所素聞者而自南都受勇果之命振揚威武人咸畏且愛焉吾知其能奉

天子之意無所愧於任使也於其行為之序以張之

朱水竹小集後序

水竹朱君彙故所得詩若文若干篇以授諸梓其文有序有記有贊其詩有古風有近體有聯句為體凡六而莫有弗工者焉其作者若鄉先進若同年若僚若友若屬為類凡五為人三十有一而莫

有弗聞者焉其得之也於燕於吳於閩於粵為地凡四相去數千餘里而其為頌君之美莫有弗同者焉嗚呼盛矣夫君子之立身與其所以為政皆非以為名也然而名有弗能違者何哉其誠意之招徠華藻之流被惠澤之漸溉猶諸金王之為寶蘭桂之為馨雖不假於言而人稱之無異詞舍是則欲竊名焉而莫之與也余生後君二十餘年自始有知識即已得君之為人於叔父谷易公外舅柘山公每望見顏色誦所為場屋之文心竊慕焉

東湖文集卷十

詩

比君舉進士後六年余亦繼忝進取則又得君所以治閩粵者有愷悌廉潔之稱益愧歎以為不可及以余之重君知諸君子交將之素而又親被其澤者揄揚詠歌之不能忘固其情也君則無意於名而諸君子亦豈以君之為名而為之哉然則梓而存之可以見秉彝好德之公可以見一時縉紳相與之誼彼為名而反失之者抑可以愧矣自秦漢以來古文歌詩表功述德顯書深刻者何可勝數然皆不能以久傳何者其稱之過而無以信於

人也是錄也以余觀之頌而不諉美而不益即其詞可以想其政即其政可以想其人以之加於君無愧心以之示諸人無疑色苟人心之公百世無間吾知其信且傳矣書諸後以俟之

送經衛顧文明予告歸華亭序

顧君文明仕爲騰驤左衛經歷垂九載矣勿引疾乞去鄉大夫士相與惜之然予於君獨有取也今天下士風之不競久矣其始也有僥倖之心焉是故嗜進而忘其才之弗逮問之曰我能是我能是究其實有能副焉鮮矣其終也有懷祿之心焉是故可以去而不決去問之曰吾將以有爲也究其實能不以利焉鮮矣夫始之以僥倖之心則居位者未必良終之以懷祿之心則居身者無其地居位也未必良故

朝廷無善治居身也無其地故山林無名德余蓋竊有慨焉而每愧於力之不能振也君少習法律積年與勞以有今官而與人恭執事慎其心力亦且未衰奏績天官當書最以起而毅然請去有達

官大人所不逮者其於終始蓋庶幾焉莊生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予於君也能獨無情乎予家西湖之濱與君居僅阻一水君茲歸爲我謝仁壑之靈退而觀松菊之屬苟有存者其灌溉以待予歸而勿以懷祿爲訕也君行既有日宮允毅齋孫公而下若干人各賦詩爲贈既又屬予言况之嗟乎如君者固予所欲言也夫固予所欲言也夫

送封經歷東庄金翁歸華亭序

嘉靖戊子秋

天子以大禮告成加惠海宇爰命廷臣七品以上歷俸一年無過者得封所生於是羽林右衛經歷金君清夫例當封尊翁東庄如其官吏部以請有詔報可而翁適以有司之役至遂具冠服拜恩闕下居一月而歸鄉大夫士相與豔翁之行也屬予言爲贈惟人子之於親莫不欲假恩命以爲榮又莫不冀旦夕早得以致其養然而遷轉之靡常事幾之弗值則固有不可必得者其甚也或歎歷中外

致位顯融而不獲一被絲綸之寵或興懷風木終
其身以爲憾而君之所以爲榮爲養者乃獨得以
畢其私而無負則固可謂難矣雖然是猶出於數
之或然也抑有難者焉我

國家惜名器重爵賞至於今

天子尤不少假借是故貤封之詔不徒勞之錄也而
必責其無過蓋覃恩之下陰寓夫考績之法矣推
是意也今之君子得無有顯名科第而檢持之弗
至使其親不獲沾明時之盛典乎君起身刀筆仕

火湖文集卷十

廿八

爲衛幕階爲從七品上之人所易以責備而清白
之操旌於公論翕無異詞遂得與達官貴人同荷
殊典之及以副其榮養之志蓋君所以守身而顯
親者如此是乃所謂難也嗟乎今冠帶之士服有
官守言責者何限苟念其親即守其身則所以爲
忠爲孝豈假外求哉而

國家之所賴者又豈淺也乎專領館職凡事在激
勸皆義所得書故於翁之行也叙其封之難者爲
世風焉

壽鄭母俞太安人七十序

嘉靖戊子夏同年鄭君淮惟東旣以南京戶部主
事奏績於

朝得贈封其父若母乃十一月二十九日適太安
人俞氏七十之期君率子弟戒賓友奉所得

勅命冠帔之屬進爲太安人壽其族之黃耆舉觴
於太安人曰太安人飲是維淮少而孤以育以教
以至今日太安人力也又舉觴於君曰子飲是維
我鄭宗躋而復振晦而復彰乃茲奉觴之辰明命

火湖文集卷十

廿九

在庭衣冠在列使吾族人亦與有光者子力也既
又舉觴於太安人揖君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則可
謂榮且樂矣雖然吾願子之進之也夫親之於其
子也莫不願有顯者焉是故幸而祿於朝其位升
則其心怡然以適矣莫不願有賢者焉是故幸而
齒於縉紳其德升則其心怡然以適矣

國家以九品制官自六曹之屬歷十餘級而後至
於公孤保傅而君子之脩其身也由善與信歷數
等而後至於聖神蓋皆非苟焉者能爲也子其

勉之德與位升而壽母之心適矣於是太安人訖
飲顧謂君曰謹識之君再拜受命大夫士之得於
觀者述以語予予辱交於君久見其才行之良進
脩之果每竊重君之賢而意其不能無所助乃今
聞黃耆太安人之所以命君者則遂歎曰君之所
以勗其德者信有資也夫方以衆宴而黃耆者不
以頌而以規此雖有侈心誰得而乘之太安人之
聞正言也不以怒而因為教此雖有傲心誰得
而生之家庭之告戒其親於方冊之爲訓而嚴於
師友之切劘多矣君之賢也以是相之德其有弗
升乎

少湖文集卷一

世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百執事相周旋於下方度德命
官求古所謂吉人君子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
以是應之位其有弗升乎然則太安人之心吾知
其可以無不滴而君之所藉以爲榮且樂者不啻
今日焉爾也遂大第其語大書以贈之使異日戎
有徵焉

壽寒溪林先生序

南有隱君子曰寒溪先生林公少業舉子弗就退
而耕於野於世所競趨而爭逐者泊然無所慕因
自號寒溪以見志云先生年四十七其子君儀舉
進士閱二年君儀拜禮部主事又三年嘉靖戊子
君儀奏績於

朝封先生如其官乃己丑春二月君儀以使事適
閩將覲省焉蓋君儀去先生六年而先生壽五十
三矣孟夏八日維先生初度之辰君儀預圖所以
壽者謂予曰子不可無言也嗟乎先生孝友之德
宜於家惠慈之澤被於物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
鄉評儀刑於士類者人人能言之矣而君之歸也
奉

少湖文集卷一

世

王命之重出則建旄秉節翱翔容與使鄉之人政觀
而爭睹入則擁笏垂紳奉觴爲壽使先生不知老
之將至而樂其子之爲賢畫繡之榮家庭之慶又
人人能言之矣予將何以頌哉顧予能言先生之
必壽也古今嚴穴之士其高風勁節既足以振動
一時而凡稱壽考者復往往歸焉至或托諸神僊

如鬼谷希夷之類雖其說不足盡信而於理有可徵者何也其疑澹玄默之志足以養其神而弗害也夫天下之事無窮而神之得於天者有限無窮則應之易困而難周有限則用之易敝而難繼是二者交而神能弗害乎孔子之論書曰仁者靜靜也者蓋所以養其神也而莊子不達顧以樗爲喻則所謂壽者必皆不材者歟先生之才足以用於世今之世非不能用先生然先生少而其隱至視天下之物一無所動於中此其所以養神而全壽者未可以易窺也且夫閩天下佳山水處也而莆又閩之佳者也清和明粹之蘊發爲人文而氣之瀟散剛特不可羈縲者又輒鍾而爲高人逸士然則先生者殆山川之所注情也其獨能無壽耶予不能通神仙之說竊以理之常者知先生之壽日進而未已也君儀再拜曰是可以頌吾父矣請書之子與君儀仕同年學同志先生之壽若蓋所深願也遂次以爲序俾歸獻焉

送郊進士薦和使山東遂歸省母序

夫越鳥懷枝因風激響海鴈失侶見月摧心故戀土惜別雖志士未能忘情感物含悽在遠人有所不免予忝竊科第久羈京師白頭在堂友于睽隔思欲一謝軒綬言返丘園而

天門九重烟波千里未嘗不瞻雲搖恨對雨歎息賴茲朋好相與慰心今年己丑仲夏望日同年郊君薦和式奉

王命適徂於齊使節儼其在門僕夫戒以晨發四方之志蓋其素蘊八鸞之駕惟時所榮且將取道青

徐歸省吳會舟楫戾止霜風獻秋慈母倚閭朋舊迎道詠棠棣之佳什間皇華之首章山川爲輝草木動色而予素願未愜良友復邁征轅不駐撫盃盤桓俛嗟彈鋏之艱仰羨着鞭之早指點故國如在目前轉盼清塵漸落天外炎風赤日愁聞別鶴之聲苑樹江離盡是驚猿之處同遊諸彥相率賦詩授余首簡著雨時作慎哉此行明歲之春俟我江許定省有暇當與君棋虎丘上玄墓泛兩洞庭之奇勝攬七十二峯之精英激昂風流睥睨塵世

快斯志焉

送國子生王汝激歸省序

昔在正德間大盜南窺吳會遠近繹騷巡撫都御史東莞王公繕城練兵申警作情盜不能有所犯謀拙力罷節制陸公遂以主師旬日蕩平其衆說者謂是役非公保障之力雖社稷之靈勢在百勝而吳人仁革之禍有未易歲月弭者公之庇吳人於是爲大古稱有功德於民者必食其報公之才自足致高位其功德在吳者後之人殆將有繼而

以湖文集卷一

廿四

興乎其後十餘年公歷南京以司寇晉大司徒蓋吳人之料公者於是爲驗然猶未見其後之興也今年春子始識公之子國子君汝激愿而文遜而有禮貴介綺紈之習不獨不見乎其貌將併於其心無之所謂繼而興者固於是乎在而落落未有合乃夏五月乞省母以去豈其興也不可期歟抑有所俟而適未值其時也吾聞物之積不厚則其發不大澍雨決而澤流土膏沃而生茂積焉者固以資其發也王氏之福履司徒公厥既受之而君

愿以基焉文以守焉以遜以禮培焉殖焉蓋庶乎積之厚矣信有俟以大其發歟君茲歸定省必慎以慰母心又肆其餘力績學藝文以充其有雖莫爲之先其興可必也矧有所藉焉者耶余不能無望也子吳人竊受司徒公之惠澤而友人王子寧雅善君子之識君自子寧氏故其行予以子寧之請爲序云

贈邑侯方公考績復任序

湖南方公始令華亭披蠹黜奸約費裕財法所不

以湖文集卷一

廿五

可不以勢休不以恩管肆其餘力興學右文閱三年嘉靖己丑士歌於庠民樂於野乃八月乙亥來告成績銓部謂賢將留以爲御史給舍

天子若曰惟

天惟

祖宗昇子天下惟是蘇松諸邑賦財俊髦胥此焉出苟非其人孰相予治乃復還公華亭一時縉紳相與仰歎

聖天子愛養黎元崇重守令明示意向以爲化始治

安之基與天罔極喻月戊申公既辭行其從邑士大夫餞諸郊外酒半公執爵言曰何以教子坐有應者頌也而公蹙然規也而公躍然比語訖公聽不怠痕相與竊歎公之為政績效既彰而心不忘降以為民主華亭之民其永有賴於是其言於眾曰華亭僻在海隅去京師三千餘里謠謠亦子遠其慈父疾痛狂愚孰究孰問政偷俗故其勢則然惟

太子仁聖不遺吾人惟公之賢式克用又出諸塗泥

濯以清水煦以春陽將俾斯人歸於至理惟

天子之澤非公島布惟公之賢非

太子烏知君臣之間協德一心以竟厥施茲豈惟華亭之休固天下所共嘉賴也而噤無敘述則奚以

侈華亭之遭張

國家之盛列之詩書以為後則衆魚謂然既乃屬其序曰子職也不可以辭某曰諾次其事述而贈之

送侍御馮南江赴南臺序

國家肇建兩京並置監察御史以司糾繩將察之事其為職蓋同而南臺御史數常不滿二十人公卿大夫之相臨者亦僅得北臺之半故其尊顯獨異諸司而又無朝謁供奉之勞無出按之專責無四方奏懇之擾其所舉刺北御史率先發之故凡為御史於南者往往羨慕以為神僊然南都祖宗根本之地百司庶府錯列其間文武大寮握重兵保釐於其上而隔遠

神京其勢不可無所制數御史者

太子實寄耳目焉是故南臺之選似逸也而實要也似冗也而實重也苟非有聰明強毅特立不群之才其孰能任之南江馮君以進士為行人三年

太子擢為御史於南君之官吾所謂重且要者也而君博學有志節每論事是非利害臧否人物不美惡髮君之才又吾所謂聰明強毅特立不群者也古之君子有其才則思日暮用於世矧為

天子所簡擢巍然任其重且要者乎然則君之南其殆不宜徐徐而行也士大夫從君遊而相期以事

功者相率爲歌詩以贈予最後推其意序之若夫
畫繡之榮迎養之便鄉之人所詫以爲難者則固
可畧云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世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送別駕張公董餉還松江序

余少時則聞董餉之難以爲急則厲民寬則債事
二者無一可者其後入於

朝而判府襄陽鄭君實董餉事事集而民懷之縉
紳能言之徒至爲一舸清風詩以贈則妄以爲易
明年繼之者敗官以去竊復以爲難然而不能無
疑焉二君者其位同其民同而毀譽成敗異也嘉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靖戊子己丑秋別駕關中張公連二歲董餉於北
吾松人之從者目不識簪扑之威耳不聞追呼之
擾而自始廢以至都下期之無後期者今之無違
指者僅閱月遂以訖事余將斷以爲易而莫測公
所以致之就其從者問焉僉曰公自奉約其率吾
屬以來每食飯一盂肉與蔬不求備衣服用器僕
從輿馬之費不煩吾屬一錢則始歎曰公之所以
得民而集事者其在茲哉然則餉固不難董也夫
民之所吝惜者財也顧其在郡縣也征之惟恐其

不盡也輸以歸於庶府也收之惟恐其不厚也而苟直之入又不在是民之財一而取之者三雖或寬之猶不免於病也矧殘之以刑者耶及其窮而無所於出雖或急之猶無以應也矧持之以不斷者耶如是而以爲難豈不可也仁人者作體其情不竭其有制其用不私其贏夫苟不竭其有民則何敢愛其正之供不私其贏民則何敢怠其役之常若公今日之事雖以爲易又豈不可也松自有郡以迄於今繼今以及於無窮其董餉者前乎公

或湖文集卷二

二

余不能盡知後乎公余不能逆知然使前乎公而能是則所謂難者安從始後乎公而能是則所謂易者其有終乎余不能無慨於前而深冀於後也雖然松一郡也董餉又特其一事也今天下民就窮而賦亦不登於舊治乎君子蓋每病其救之難矣誠推公之意而處之庶其有濟乎公以名進士歷官十餘年聲稱彌著固將有天下之責者然行之自一郡一事始吾聞松守熊公仁人也舉松之利弊相與斟酌而罷行之使後之人罔以松爲難

治其不在公耶於是士大夫致私願於公者各以詩而余爲之序且以廣清風之義云

送少尹王君董餉還華亭序

丁亥冬今少尹咸寧王君董餉將還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余實僭爲之序每歎曰茲舉也前此所未有也今年冬君再董餉於北比訖事予既從士大夫餞且賦詩送之而從事其輩二十人復請余言爲贈則歎曰茲舉也又丁亥所未有也華亭人之於君顧可謂無情哉惟華亭之俗世之論者蓋

或湖文集卷二

三

或喜其醇又或病其訐矣以余言之二者之論皆非也夫所謂醇與訐者非以其有愛惡耶愛惡之情雖殊然而順其欲則愛生拂其欲則惡生猶之赤子然其啼與笑情雖不同而皆非有意爲之也華亭人於其長吏自余所聞知固有所同惡如某某者數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未順焉者耶有所同愛如前邑侯江右聶公今湖南方公少尹關中楊君與君四人焉其政存也其於民之欲得無有不忍拂焉者耶民之欲莫大於養生

送死安老而慈幼惟其不克自遂而始以望於上
之人上之人南面而蒞之食其財而役其力苟違
其望雖欲其無惡不可得也不然雖欲其無愛亦
不可得也故自其有惡也可以爲計而實非讎之
也自其有愛也可以爲醇而實非私之也夫其愛
與惡苟皆非有意爲之則愛公也惡亦公也其愛
也吾將同其樂而不獨以爲喜其惡也吾將反其
政而不敢以爲病蓋長人者若是而止耳而暇計
其醇與計哉君之前後董餉也廉潔慎勤之政具
見於士大夫之詩余獨慨大世之論者不知自反
而徒責諸人其志之所期往往出君之上而卒無
以得民也於是乎言

女君子詩序

予少讀詩考后妃之德於關雎得其幽閑貞靜
於葛覃得其孝敬儉勤於樛木螽斯得其逮下不
妬忌以爲文王之化后妃所以爲之助者蓋如此
然竊怪詩人之詞於其所謂不妬獨累言之若宮
人之私則然者既而觀周之子孫繁衍明聖有作

有述有君有臣以定蒼姬之業至於其後亦屢不
屢振久然後亡於是知不妬之功之大而詩人之
累言之者非過也國子生寧都曾君信圭始未有
子其配賴爲置二妾居數歲竟無子又爲置二妾
已而得子三士大夫爲賦女君子之詩夫方信圭
之未有子也信圭少賴亦少苟懷妬心則不能使
有妾雖有妾或不能使有子有子或不能撫字之
以底成立而獨能忘其私以爲曾氏子孫之計屢
置而愈勤曾之宗祧藉以弗墜其功在天氏與后
妃實同特大小異耳士大夫詠而歌之固樛木螽
斯之意乎而以是稱女君子於時其亦可無愧矣
然予又聞之后妃之德文王脩身正家之效也文
王之聖雖非後之人所可企及要之欲正家者必
有本焉予嘗見李正之言信圭之先世皆有懿德
至信圭尤端厚好禮果如是彼所以正其家者豈
有素乎古詩人之詞體物連類舉一而徵百其微
旨往往在言語之外若此詩者邇而求之以得夫
不言之意是說詩之法也予故爲著之且以諷乎

正家者女君子名愛邑之清泰鄉人詳見正之所為傳

贈沈君建之赴寧海序

五年春今寧海太守沈君建之為光祿掌醢署正天子將重守令之選詔百司舉其屬之材者以聞於是光祿卿上疏曰臣伏見署正臣鉉在位六年勤苦脩潔不替益固而綜理區畫每有餘才為守其可

天下下其疏吏部及是寧海守缺君適以九年考最

少海文集卷二

六

司銓者曰寧海地僻而貧不治已久撫而輯之非沈君莫可使者即注君寧海州除目始下大夫士交相謂曰是往年光祿所薦耶可以為寧海矣君故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公之子母張淑人於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為姑常

孝宗皇帝時沈氏之貴重聞天下然公為人疑遠端慎在通政敷奏出納詳審明雅人自謂不及階選級進以至卿佐不專為恩其教諸子尤有禮法故

君之少與其兄尚寶卿抑之則既以良子弟稱於戚里公歿若干年抑之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司丞再晉今官而君亦遂以薦起兄弟並為大夫君之行意歉然若不勝任者子走謂之曰今天下仕宦子孫不難於為政而其所共以為難者二其一世其家之難其一忘其有之難子之先公天下所謂賢也子之兄又賢也子居賢父兄之聞而程休潔譽卓然無愧色不謂能世其家乎子之為子弟為掌醢則有聞比得州又獲重語於大夫士而意猶不自以為足也不謂能忘其有乎進能世其家退能忘其有二難備矣夫是之謂敬德敬以事人則上安其恭敬以使民則下服其教審如是豈惟寧海雖天下可也子其行哉於是君再拜謝曰鉉實不肖無以為

國家役至於敬德則固聞命矣請書之遂次以為序

送汪君淵之守永州序

永州去京師六千里而遙汪君淵之自都水即擢

爲之守或曰當路者忌之也或曰君之爲都水疏
別垢弊怨說交積當路者思以全之也予謂不然
君之爲都水誠賢耶當路者自宜禮而任之雖謗
不能爲之惑雖怨不能爲之動何必置諸遠郡而
後爲全之也然則忌之歟今天下之用日患其多
而財日患其不足

聖君賢相早夜圖以節之又冀得大善節財者用之
而君固其人也其將薦而起焉其尚忍忌乎予蓋
反復之而得其說焉士大夫重內而輕外久矣况

在永州之遠乎往年

天子屢詔重守令然而詔愈勤而守令之輕不減分
毫於昔何者計資而授焉則得之輕指疵而出焉
則待之輕二者具而其勢自不得而重也當路者
思所以奉

明詔則思反其政思所以反其政則思得人焉先之
而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永州之爲遠夫人所
知君之爲賢都水又夫人所知以君守永則凡臺
諫部寺之災聞之舉將曰若是乎其不輕授人以

郡也一時之爲遠郡者聞之又將曰若是乎其不
輕出我於遠也外者安其官內者樂於行推之於
今莫不皆然其勢有不期重而自重者是故注君
者當路之所借以爲重以祛天下之惑而非如或
者之說也君將行同年友咸爲詩文以贈予懼君
之意有不釋然者故爲著之若君都水之政則奏
疏案牘可考而知而其爲必當守而不可變也良
有司或自能究君之志乎可畧云

西隱詩序

客有示余西隱詩者予讀而歎曰夫隱居之樂易
言而達人之心事難窺也古今稱隱君自許由始
由之爲介雖一瓢之小猶以爲煩而必欲去之而
堯廷諸臣所以相堯以爲治安者汲汲焉窮日夕
而不倦後世不詆由爲矯而亦不病堯廷諸臣爲
貪何者達人之視天下猶其身也是故方其未治
且安而回視世之人乃未有起而救之者則不得
已攬爲己責以全吾天下之身堯廷諸臣是也苟
既有其入矣則固可高隱不出以全吾一身之身

由之不臣堯是也故以形而論天下大瓢小以達
人之心而論則天下一身而瓢猶身外之物瓢可
棄天下不可棄而由棄而隱焉者有堯廷諸臣在
也此其心豈可以仕隱二之哉是故達人之心事
難窺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比隆帝堯中外材俊之士講論道德
挾持藝能欣然立於其位而又搜訪遺逸敷求
異人不少厭怠雲龍風虎以爲交都俞吁咈以爲
治無異堯廷諸臣于是時有伏而在下姓名邑里

少湖文集卷三

十

不一被於薦書光彩文詞不暫登於

天府自非其人真無足爲世用且不屑以爲而介
直有行義如西隱君者獨爲之不顧其心或者以
在位諸君子遭逢

明聖殫忠效勞自足致治安垂永久故慕由之風思
全其身之身功不必自己出而其爲樂乃亦在
雍熙太和之外而不徒泉石之湛耶不然君之所
以爲隱其亦非其時而不足與語君臣之際矣達
人之心事其信有難窺者歟客喜而謝曰茲義也

某未之聞也請書之遂次是說使歸質君梅江之
上君姓葉氏名廷矩其爲人予得之友人李進士
正之云

一松詩序

弘選李先生築別墅於郭西數里所植松其間顧
而樂之因自號一松客有過而言者曰先生進無
所求退無所慕卜居於野將以自娛而草萊僅闢
荆棘粗剪兩楹爲室一松爲徒上者不能爲平泉
之富貴輞川之佳麗其次亦不能少假人力累石
爲山引泉爲池雜時佳卉攬幽以時自適其
何以慰寂寥而老歲月歟先生笑而應曰客少吾
松耶然客知吾松之寡而不知吾樂之多也吾昔
觀於貴顯之人顧已發輿較量俯仰嗟嗟戚戚日
不自堪擬其所處若榮若華其中所操如在牢狴
心竊傷之退而居于野寵辱黜陟不聞不知意之
所是與之而莫吾貶意之所非罪之而莫吾能行
無趙趙之憂止無拘迫之患日晏而起以邀以嬉
客以爲吾之樂何如也夫樂在我者也物在外者

少湖文集卷三

十一

也樂苟具矣何物之須抱明月於座隅挹清風於
天末身之所在樂即隨之而況松花可採茯苓可
斲其植可以爲材其陰可以憩息者乎不然後乎
外未免勞乎中悅乎形未必娛乎志乎泉輞川其
始也僅以供耳目之餘歡其終也反以資高人之
一概又奚足慕乎故吾之爲此竊自詫吾樂之多
而不知松之寡也客少吾松耶客無以應述以語
予予嘆曰先生可謂善爲隱者矣古稱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又稱獨寐寤言永矢勿諼世之人重慕

小澗文集卷二

十三

外物而必欲求其樂於衡門寤言之外故其勢自
不能隱其欲隱者亦必有以自給然後可以徜徉
而無憂而先生之樂乃不遠於一松而得之天下
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宜先生之能養高以全
其身而使頑夫懦人有所激焉以興起也於是士
大夫知先生者相與賦一松詩而余爲之序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凡天下之能所有樹立垂聲不朽者其果在人耶
位耶有其人矣無位則不可成有其位矣無人則

不能自成然則二者之中孰爲要曰人爲要天下
之事有有其位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其人而成者
也吾於上元簿何君懷珍有感焉君始爲廣之白
沙巡檢白沙負山濱海寇出沒無常君時能捕其
酋佛朗國人以蜈蚣船入寇船制上廣下銳環植
以木百夫鼓柁倏忽去來矢石不能破又爲鉸大
小相貫着鐵丸其中每發可二百步殺常十許人
吏卒莫能禦君間行誘其黨盡得其法以歸因以
其技攻之賊不敢近廣人用寧嗚呼君巡檢耳其

小澗文集卷二

十三

於位非有藩臬牧守之尊其於資格非有公孤卿
輔之望而廣之寇盜上之人所不能制者君獨能
捕且却之其誠有不繫於位者耶自有廣以來寇
盜之患非一日吏於其土非一人而卓然有所樹
立使後之人歌其功而不墜者至於君始一見吾
未足爲重輕佛朗之禍可謂亟矣使其時非君出
死力以圖之其能遽就寧乎吾是以幸廣之人獲
受君之庇而又惜其不幸而不得置君藩臬牧守

之位使盡其才以衛其民也今

天子明聖治安之念日久不忘於懷自廣之吏以及天下聞君之風其亦有惕然於中乎夫苟惕於中則必思以名於世果如是吾見治安之功不難致矣請爲天下賀之君名儒懷珍字江西寧都人其將赴上元桂鴻臚輩若干人謂予曰子素知何君不可無言以贈予曰諾爲之序風於縉紳焉

金精吟社序

寧都金精山舊有集作於邑人曾蒼山黎月潭而

少湖文集卷三

十四

訂正於董文僖胡諫議凡談金精之勝者宗之其後三十年諸公相繼淪沒詩亦散亡考文徵獻之士往往致惜然未有爲之繼者繼之自今謝懶夫輩始懶夫輩之言曰吾屬幸而生治平之朝無饑饉流亡之苦又幸而能文辭而又幸而密邇夫金精之勝不有賦詠則何以振昔人之遐軌倡後學而教之文也於是結爲吟社月必有會會必有作其詩遂傳人亦借以償舊集散亡之感諸君子於茲良可謂苦心矣雖然諸君子之苦心將以振遐

軌倡後學也然而有大者焉其請爲訓之

國家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專以文辭爲登用之途士之生者不患其無文患其無行詩又文之一也其學傳與不傳無足深論諸君子猶不忍坐觀其然至道學不明里無善俗寡庶鮮恥以利爲義近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嘗思以倡之乎倡之如何脩身以及人篤近以舉遠善者與之又從而進之惡者懲之又從而教之積之以歲時感之以誠意則人心之天復而俗可自敦俗敦而其用普矣區區文詞之學徐而議焉可也其不敏方悔舊學之謬思進於高明故敢因吟社以告諸君子其重圖焉

百竹詩序

淮陰王時雍雅好竹植百竿於其居之後因自號百竹而徵言於予予曰竹中通外直後凋而多材植物之可好誠莫如竹然而好者有僞有誠子誠好竹耶願聞所以爲好者曰其於竹培植必親灌溉必親終日對而忘倦曰是王子猷一日此君之

意耳得其迹也未足爲誠好也曰某幸藉先君子遺業諸凡服飾飲食之奉力可少自致而其一無慕也惟於竹若有契焉曰是蘇長公人瘦人俗之云耳得其似也未足爲誠好也時雍瞿然起曰某昔居於鄉鄉之人謂某有竹癖進以語大夫士大夫士胥以爲然惟某亦自謂溺於好也而先生猶以爲未誠何居曰子不聞衛武公之於竹乎蓋昔君子之好是物也將以勗德焉非徒爲玩適之資而已是故志於隱逸則好菊而卒以成其隱逸者

少湖文集卷三

十六

陶淵明是也志於君子則好蓮而卒以成其君子者周濂溪是也衛武公之於竹觀於其始生也而以學問自脩焉觀於其盛長也而以飾其容服焉又觀於其堅剛茂密也而以成就其德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焉故吾人之於竹下者不知好其次好而以爲玩適之資其上則借以爲勗德之具觀乎竹反而省乎身猶之西門氏之韋叟氏之弦武之几杖而湯之盤也其斯可謂誠焉已矣子誠好竹也觀乎竹而自省焉夫亦思所以虛其中直其外

乎夫亦思所以抗其節蓄其藝乎夫亦思所以進於武公而不徒子猷長公之慕乎不然子之爲好猶之嗜五穀而不能食悅文繡而不能衣於子之身無益也無益則謂之不誠亦宜於是時雍復瞿然起曰某之志始未及於是聞先生之教願有學也抑某將乞詩士大夫請書之以著某之志焉子辭不獲則又思曰時雍方有志於學吾姑附淇澳詩人之義以勗其成可乎遂爲序諸首簡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少湖文集卷三

十七

今士大夫仕於時喜有賞怒有罰自農桑學校以及錢穀甲兵刑獄之務咸得考稽而振舉自藩臬以及郡縣之吏咸得刺察而黜陟惟御史之出按者爲然故士大夫欲行其志莫如御史雖然御史非行其志之難而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爲難藩臬郡縣之吏其事御史也貌非不肅而或屈體以爲容則有不用敬者焉言非不遜而或詭辭以爲佞則有不用愛者焉諛謀於一堂之上非不懇且至而或揣摩觀望以爲媚則有不用忠者焉三者

具而民隱有所不聞闕政有所不知賢不肖有所
不辯御史者始孤立於上欲行其志而不可得是
故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為難也古之君子將大
有為於天下也其明足以燭幾事之微其剛足以
勝剴繁之任矣至與人處則必自貶以下之誠心
以求之虛已以觀之夫是以人有所畏而不敢匿
其情有所感而不忍不盡其情盡則私屏私屏
則道合道合則凡聰明才力吾咸得取其有以為
吾用蓋公之欲行其志者亦如是而止矣涖川廖

火湖文集卷三

十一

君以御史往按山東君為人明而不恃剛而不有
宅心乎其大而不可以非禮悅所謂古之君子於
是乎在而其能得人之情以行己之志有可以預
必者乎不佞辱與君友幸山東之人將被君之惠
澤而吾黨亦借以為榮也於是乎有以贈君

贈建寧二守李君致仕序

新會李君朝光以鄉進士高等歷判衡湖松三大
郡晉二建寧守居甫期再移文請致仕當道未報
允君即先遣其孳而固請以行蓋中外縉紳未有

如君之能去雖去未有如君之決者嗚呼難矣哉
夫天下之途二義與利而已徇義則妨利徇利則
於所謂義者亦不免委而棄之蓋二者之相形也
不啻白黑之不容混也其不可以並舉而互存也
不啻南北之不容以並而馳也而不察者每汲汲
於利之為圖銖積寸累貪而不能去其欲去利以
就義又每顧瞻前却戀而不能決故方其貪而不
能去也若游大川而莫或為之援也戀而不能決
也若被疾疾而莫或為之療也其卒也不溺則病

火湖文集卷三

十一

予雖未更事竊嘗見數人焉皆所謂聰明才俊者
也皆貪且戀困於利者也而君之去此獨若脫敝
屣而祛浮埃然用能全出處之義以自卓立於流
俗此其為勇誠有賁育不能加而其素所養殆孔
子所深歎惜於剛之未見者歟吾雖欲不謂之難
不可得也君始判三天郡皆有聲比佐建寧所靜
悌愷尤為民所愛信法當至大官頃年

天子詔銓部用人惟其賢不問其格勢又當得驟顯
夫有利在前能不擠其儕而爭之耶不可謂不仁

能不迂其身以求之即不可謂無恥矣君乃復去而不顧若不知利為何物古稱大大七十致仕君之官應古大夫而年去七十遠甚是二者吾益不敢不謂之難也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世其尚有頑若懦者耶抑無其人耶聞君之風可以勸且愧矣君將行予適赴貶與君會建寧之郵舍予立

朝無所成名又不能早自引去迄今竄斥而去猶未能決也所謂頑若懦徇利而妨義孰有甚於予

者乎予言知不足爲君重而君之賢不可使無聞也爲之序以贈之

贈邦伯南原先生李公入覲序

其昔在翰林嘗取近代名公卿而品第之以爲某廉吏而處已或傷於峻某能吏而持法或流於急峻則失禮於君子急則失心於小民九天下之未治不必皆庸人之罪諸名公卿亦與有責也當時聞者率以爲然其後往來南北求所謂廉能之吏亦且不可多得頗自悔所評之過而仰歎夫全才

之難然文竊疑之

聖天子在上明作厲精夢寐英傑將興唐虞三代之治其風聲意氣之所招徠不亡併兩漢諸君子之聲績無聞於下今年春即貶於延見南原先生李公之爲政然後知抱全才以佐

聖天子復古之治者固有其人特其所接未廣也公爲政於延一年筦庫之役凡省供億餽遺之費數十百金積遺宿弊清舉釐革者百有餘事匪能之譽振於閩中然與人處恂恂于于雖童子必以貌

哀矜鰥寡明慎庶獄戚然有殺一無罪以得天下不爲之心此其視兩漢諸君子所爲誠未知所先後顧某與公生同郡叔父谷易公文與公同舉於鄉而某至於今而後知公也則其向時之論雖或不爲過而其病於所接之未廣不已甚乎其於是

有深以爲懼者矣雖然公今入覲聖天子詢且考焉知公之爲全才也進公勞苦而大用焉四方之吏聞而興起者其將不日異歲殊乎然則由今而後苟某所見聞縱未必如公賢亦

公之徒也某固當以多才爲

聖世賀而所接之未廣有不足懼歟夫詠歌太平述名哲以詔後世吏臣職也某雖已不在位而意不能默焉於公之行姑次以爲序

贈建寧守詹公觀序

今天下之吏惟守令於民最親雖然情抑而弗通冤閉而弗洩號呶叫呼而莫或聞知吾未見守令之果親其民也言焉而弗信倡焉而弗從詠歌唯諾於公庭之上而怨且詈於其室吾未見民之果

少湖文集卷三

三

親守令也然則守令之於民將遂踈乎民之憂樂在下而樞機在上民非欲與守令踈也理之而非真有心以爲理字之而非真有心以爲字文具自歸而勢日以隔心日以貳故非民之踈守令守令踈之耳古之爲親民之政者其言曰若保赤子人之所最愛有甚於子者乎而保民以保子之心有弗得養者寡矣抑某言曰惻隱乃身人之所必愛有甚於身者乎而保民以保身之心有弗得養者益寡矣是故必有子民之實而後民戴之爲父母

必有天下一體之實而後民奉之爲腹心大學之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其論明德曰在誠意嗚呼盡之矣建寧居閩上游城之內爲都司一爲衛若邑四廩祿之費歲若干千而民困於賦人之居者無農工賈雜而民黠於訟士大夫東西過建者迹相接於途而民疲於役番陽詹公作伯三年樽節休息以諭以殺不動不變困者蘇黠者敗疲者安政令之所加民率趨之無意入覲之日相與詩而送之無間言公之於民何相親之深也公爲人忠厚敦朴其貞德實意出於文具之外者固所謂不賞而勸不嚴而理者歟莊子曰天無爲得以清地無爲得以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故觀於天地而君子之明德親民者可知也予始赴延議公建寧之郵舍今茲行其同僚高君羅君遂遣知事王曉屬予言爲贈公之惠政建寧人述之盡矣何所庸予言哉然公之所以能與民相親者世未必知也故爲著之如此

少湖文集卷三

三

贈建寧郡伯詹公考績序

番陽詹公守建寧之三年將以其績上于銓部客有贊公於其者曰公之在建也省刑罰罷科條蠲滌繁擾與民休息自始至迄于行之日若不見其行所爲者然而觀於野則有餘蓄焉其惠可知也觀於庭則無留訟焉其政可知也觀於校則士興於仁義焉其教可知也無赫赫之聲而有醇醇之實公之績也信有成歟又有賢公者曰公之在建也其言常曰君子之治猶婦女之績也夫績順

少湖文集卷二

四

而緩之則理拂而亟之則勞民之於好惡有同情焉其不猶績之可順而不可拂者乎上之人欲行其化必有漸焉其不猶績之可緩而不可亟者乎而吾君得而遠之故公之爲政罔拂百姓罔求近功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卒以有成效公之績也其真所謂績歟其曰二君之論於公之績緩矣未足盡公之賢也夫喜名譽而樂仕進非士人之恒情歟凡有爲於天下一不試輒懲則沮衄不能自振甚或改圖以求售非士人之恒患歟公始爲政於

建上之人群而笑之旣而毀之又旣而摧抑之于時爲公謀者僉以爲宜少變以應時好而公獨無所動於其心其於笑也容之若海之納細流而不怒也毀也視之若飛蠅之過前秋雲之倏幻倏滅而不驚也摧且抑也處之若乘安車以履周道而不憚也于然日行其志以徐觀其成此其德量之宏操持之固薄名譽仕進而信道篤豈世楚楚子子之徒所可矯而能哉公之賢於是過人遠矣客以爲然退以告政和令潘侯邦相侯於公爲屬

少湖文集卷二

五

贈邦伯南原李公考績序

善爲政者不遠民以得治而不善爲政者每求治而失民是故善爲政者之於民也因其生植之而已不必有以益之也因其財節之而已不必有以與之也因其分時使之而已不必有以助之也夫

是以上無舉措之勞而下有康阜之實不善為政者日焦焦然徇私見以繁其令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情之未順則適以為擾守陳言以議興革文曰吾能利民矣而不知時之未合則適以為病夫是以上有不暇給之名而下有重困之歎此其得失豈特倍蓰十百之相懸已哉延平故文獻地也然為郡山多而土少其產薄故其生艱自鄧茂七之變以來其經其變特數故其財匱頃年饑疫相繼其生齒日耗而賦役不少減於昔故其力疲上

永湖文集卷三

廿六

海南原李公以大理評事來為邦伯一見歎曰是病羸者之狀可以休息不可以藥劫也於是省文書緩刑罰罷非正之供止不急之役訟之至者平其忿不訐其私民之麗於法者正其罪不追其往耕耘種植之務導之以勤不強其地之闢冠婚喪祭歲時之費示之以儉不責其俗之同津梁道塗之政要之無厲於眾不求其觀之羨人之視公若不見有所為而行之期年而民生遂又期年而民財裕民力完比三年而告訏之俗易禮讓之教行

寇偷之警弛絃誦之聲作駸駸然復古文獻之盛有不知所以為之者蓋公之為政因民以致其養若橐駝之種樹然不必益之而實潛恃以為立不必與之而實陰受賜以為富不必助之而實深有所藉以為安彼其友之者則是孟子所論宋人之樞苗非徒無益又害之者也公非所謂善為政者歟乃秋八月公將以績上于

天朝大叅龍津黃君都諫劔溪鄭君夏官主事枸山田君相與謀為公贈而屬言於其其既辭不獲因

永湖文集卷三

廿七

念公昔蒞延十月其即濫佐公刑獄以迄于今雖甚不肖無所贊翊然於公之政聞見特詳故輒序其不遠民而得治者如此若乃

聖天子陟明之典延士庶去思之情則大叅都諫之作言之詳矣其可無贅云

贈方伯浦南胡公赴江西序

正德庚午某叔父谷易公與今江西右方伯浦南胡公同舉於鄉某時尚幼獲以通家子姪侍公几筵之間叔父嘗指公謂某曰此所謂崇山大河能

任重澤遠者也其謹唯而識之其後數年公舉進士拜刑部主事遷四川僉事其亦繼泰進取官翰林往往從蜀薦紳聞公聲藉甚又後數年公遷湖廣副使歷廣西叅政遷福建按察使而其先一歲謫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得親公政事之詳其條理精密而規模弘遠持已甚介而與人不疑法之所在不可以私屈而不爲苛急廢瑣不可近之行因追服叔父所以評公之審仰而歎曰

國家自正德以來政之弊可知矣顧一時君子有

少湖文集卷三

八

志振作者旣多畧於大體而汲汲文法條目之求其自謂老成安靜者又一切沿陋習非苟幸無事而不知變夫是皆非

祖宗之治之舊也有能知所以復古以佐我

聖天子精明惇大之業者其在浦南公之徒歟居二年江西之

命下則又竊幸望公者之不孤徧以生業所往來者曰術家謂六十子之運數窮則復豈不信然哉浦南公且大用天下自茲太平矣夫古君子之生也

得志則自以其身任天下之重不得志亦庶幾有大人焉主張於上以自效於百執事之末其誠不肖無能有所爲然其心願有以自竭也於公之遷也獨能無少覲乎公行旣得日謂某宜有贈於是某序公之賢以爲天下賀而因及其私

新泉問辯序

君子之學一而已矣一者何也理也理也者人之得手天而具於心者也天不二則理不二理不二而君子之學獨有二乎哉是故君子之學一而已

少湖文集卷三

廿九

矣雖然天不二也而或爲日月星辰之昭布焉或爲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焉或爲春夏秋冬之迭運焉是數者非天乎曰天也日月星辰之昭布者天之象也風霆雨露之鼓舞潤澤者天之氣也春夏秋冬之迭運者天之時也合而言之天也是故曰天不二也其在人之心仁也者理之愛者也義也者理之宜者也禮智也者理之敬與辯者也親義序別信者理之著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者也出處辭受舉措刑賞極而裨讓放伐萬

有不齊者理之散見於事爲者也合而言之

是故曰理不二也理不二而有仁義之屬以至於萬有不齊者何也此正理之條理而孔子所謂文也夫文非緣物而始有也理之在人心也渾然無象而條理森然具焉是故理在心不在物由乎中而應乎外其未應也未嘗無其已應也亦呈露其本有者耳昔者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不言博文而孔子言之此非有異也博所以致其精約所以守其二故夫博者精之謂也約者一

少淵文集卷二

學

之謂也而禮也者理也非有異也後世理一之義不明於是學者因應物之迹而誤以理爲在物擾擾焉欲四逐以求之是猶見影之在地忘其本吾身之所爲也而曰某地有影焉其長短小大曲直之狀如此遂欲求影於其地嗚呼此豈非義外之說孟軻氏所深辯而力排之者乎而欲以爲學謬矣其泉先生講學新泉之精舍其門人周君通輩彙次所聞以爲問辯錄若干卷先生之言固皆粹然出於正然其大指則惟以發明夫理之本一故

於體認天理蓋屢言之至其曰天理是一大頭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事更無別事者則又喫緊明白獨紹震廷孔氏之正傳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也然則學先生者其尚可求之二哉同僚林君彝卿嘗遊先生門將梓是錄以惠學者其不敏竊有志於學誦先生之言恍乎若有見也僭爲之序因以質諸先生

學則序

少淵文集卷二

世

古之學出於一而後世之學析而爲二是故古之道問學以尊德性而後世欲舍尊德性以別求所謂道問學之事古之尊德性則必問且學而後世欲舍道問學以別求所謂尊德性之功偏曲固滯竊似亂真而精一傳約之傳自子思孟子沒而遂絕矣周衰迄于宋季千有餘年晦庵象山兩夫子出相與切磋論難以得夫真似之辯而其學粹然惟一之宗蓋嘗即其言求之朱子之教人曰求放心曰爲己曰持敬曰操存曰辯義利而亟有取於程子涵養進學之說陸子之教人曰親師友曰觀

書冊曰講明曰理會曰諷詠而謂學問固無窮已其端緒得失則當早辯朱子之於陸子兩稱其肯講學而陸子之稱朱子曰英持曰高明曰泰山喬嶽朱子之責門人曰只成說話曰多不得力而陸子之斥釋氏曰利曰和曰崇朱子於程允夫之名齋易道問學以爲尊德性而陸子於傅子雲周清叟李伯敏詹阜民諸人每告以讀書之法蓋兩夫子之學同出於一而精一博約之傳絕而復續者實在於此至所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其平

朱子集卷三

世

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者則或朱子一時答問之語未可據以爲終身之斷而其謂道合志同是乃兩夫子之深相契而相許者也顧昧者不此之察既謬以爲二而其間號爲有識之士亦僅以爲如輔車之不可相無而不能究其本一則又何怪其學博觀遠取自以爲宗朱而玩物溺心實戾於朱子瞑視却聽自以爲宗陸而談空守寂實與陸子背而馳也哉某不敏竊爲此懼日與多士論兩夫子之同出於一者使嚮性焉既又恐其聽之未

審也因取兩夫子言之尤喫緊者得書七十有八銘三講義一論二語錄二十有四合爲一編以授之而名之曰學則鳴呼兩夫子之學自其生存以及今日未有定論而其獨比而同之某之爲此誠可謂不自量然學者苟按是以觀兩夫子之學則可以諒某之非妄而即是以致學焉亦庶乎其不詭於聖人矣

志節遺哀詩序

朱子集卷三

世

歐生廷材其故父國子君夙有大志未及仕而棄廷材於繼緼配林孺人携廷材依其外氏以居里豪某恃奪之節孺人晝夜哭者累旬里人義其爲某不敢逼卒撫廷材以存歐氏之宗廷材文行且大顯於時而孺人又棄廷材於庠序廷材之言曰世固或不幸而孤歟未有如吾父資其志扼腕而沒者也世固或不幸不獲養其母歟未有如吾母之苦節而不及食其報者也於是廷材既釋服其哀如初喪士大夫爲賦志節遺哀之詩意將彰國子君之志與孺人之節以慰廷材之哀者廷材稟

次之而以序請予曰諸君子之有言也將以慰子之哀也雖歛子之哀在子之心其究也將沒子之身豈人之言能慰如可慰也可忘也吾又若之何爲子言之廷材曰金梁之哀則何能一日忘諸心惟以爲吾父之志生既不獲試而沒又不克使有聞吾母之節既不獲有以養而又不克使拜一言之重於君子則金梁之哀雖死弗釋也是所以乞言於先生也予曰子將恃予言以爲子之親不朽計耶夫世之公卿貴人計以煥耀其親者進之有絲綸之褒退之有金石之刻彼其意固自謂可傳之無窮矣然而其後未有不泯沒者今自所睹記者徵之可知也子獨欲恃予言也夫廷材駭且泣曰金梁始計不及是如先生之言然則金梁之哀將遂死而弗釋也予曰子無憂是在子之身而已天下有爲善而不足以顯其親者乎昔之爲人父母而不肖未有若瞽瞍者也然以舜爲之子則至於今人能言之而伯牛之父亦賴伯牛以著况有志節如子之親者耶魯孔氏閔氏鄒孟孫氏

宋程朱氏此於其親皆非有假於人言之重而道之所在人自重其親不棄其次忠孝行誼以及文章政事一節之士爲之親者亦往往因之以名當時而唐後世夫舜與孔孟則不可易學學如閔冉氏程朱氏又降而出於一節苟有所成就其親之美未有弗彰者也斯其爲子之親計不朽乎廷材勉之予言非所急也已於是廷材再拜曰金梁不敏敢不惟教以致吾之所以哀吾親予亦善廷材知用其哀且將勗其成也爲次所相告語者書於

詩之右方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坦庵記

御馬少監宋君取君子坦蕩蕩之語題其居曰坦庵而語其徒曰吾昔讀是書以爲聖人之教姑云然耳至于今乃知坦蕩蕩者非君子果莫能與而夫人之自役於戚戚也夫所謂戚戚者非必禍與患之云也凡天下之物莫不有主其大者莫如名與利而必欲過求焉則憂求之而必欲固守焉

以湖文集卷三

則憂守之而必欲傳諸子若孫則憂是三者循環於胷中而始不能一日自脫於戚戚之境惟君子者無欲也無欲則虛虛則靜靜則平是故無得無喪無寵無辱雖欲使其心一日自脫於蕩蕩之境而亦不可得是故地一也君子爲易小人爲險遇一也君子爲樂小人爲憂夫固有以取之矣吾於所謂坦蕩蕩者雖未之有得然而竊有志焉苟非所可冀雖或與之弗敢受也矧其敢過求耶雖或得之弗敢有也矧其敢固守之又思以傳之耶故

吾進無以踰人退而有以適焉其言如此予以爲世之戚戚於名利者勞頓憂瘁旣非人所能堪而其所求亦互有得有不得得之者旣自以爲能而忘其心之累不得者每自咎其謀之弗至夙夜焉益以累其心至其後或終於無得而彼得之者又或不久而失之是其向之戚戚祇以自病其心均之於身無益也宋君鄙戚戚以爲不足爲然予聞達人大官苟見君者必以爲君子有欲薦賢而用之者必惟曰宋君其入君之心寂乎無所慕而名

以湖文集卷三

日以振位日以升無入而不自適焉然則君子小人孰得孰失抑又有辯乎是可爲世勸也予故爲記之庶後之人觀於是而有動乎心焉

華亭縣脩學記

雙江先生宋豐誦公知華亭之二年百廢具興上下胥悅乃脩學宮葺故創新具有成績

天子徵公爲御史又晉公作伯於蘇而於時尚未有刻石識者以爲憾已丑春姚江陳君徠以卿進士乞典學事君之始拜命也某爲言公作學勸導士

懇有古循吏之風君歎且慕久之比至肅瞻廟宇
周視黌舍旁稽載籍詢黃耆進諸生沈東輦謂之
曰雙江公之功也前此有之乎曰無有後此有繼
焉者乎曰無有雙江公之成果無有也諸生則能
忘諸曰諸生則何能忘顧公之功非文無以紀而
諸生非其人也乃相與礱石構亭謀徵文史氏而
未有所屬今年春某以謫歸乃幣而請曰子昔言
雙江公作學之勤導士之懇也徠今得觀而考焉
其工後艱其經費廣其綜理密其督課勞信哉勤
矣乎脩大成殿以崇本脩明倫堂以立教作名宦
鄉賢祠以端軌作講堂作號樓以居業信哉懇矣
乎知雙江公者莫如子子無用辭某昔為諸生受
業公之門又親見公之脩學及官翰林嘗欲為公
作記而公以書止曰是有司之職不足以示今傳
後惟仁義忠孝五顯子朝夕所議論者苟無負吾
言則所以為惠也某拜而識之不敢忘夫仁義忠
孝豈獨某有是心乎公之為政於茲也亦豈獨為
某言之乎而其所以作學而導士者又豈有他指

乎凡有是心而不知求與戴公之功而不知服公
之教皆非善事公者也然則窮碑峻址不足為公
榮深刻顯書不足為公悅某不佞無以塞陳君之
請輒敢申公意與邑諸彥友而求焉公名豹字文
蔚正德丁丑進士脩學之歲為嘉靖改元焉

泰寧縣重建察院記

我

國家簡命御史以察於藩臬郡縣故其官獨以察
為名其所居之院因之曰察而其為制亦必廣嚴
邃密然後可以遠外譴飭內閑澄慮巡觀以秩憲
度而揚風紀非徒示崇重也邵武之泰寧故有察
院嘉靖丁亥燬於火御史按部至者率就藩臬之
分司居之庚寅辛卯間知郡事丘君激中以為弗
稱議即故基重建焉會入

觀不果壬辰春御史虞公蒞邑歎曰吾之至於斯
也九政之陳將察而舉其良乃公院宜苟畧之安
以為愾首耶吾奉

天子命而來將察於有位使官居其職民居其業而

若其身者非其寓也則無乃邇之弗察耶議如丘
荷之指以告分守參議王公公贊其決乃以役屬
典史金基而命推官吳君其綜其成工且舉邑人
其等相與言曰御史公之爲院志在察也吾屬能
無念諸旣又曰郡憲君率吾尉以親茲役凡以成
御史公之志也吾屬能坐以視諸第其貲之贏輸
金二百六十餘兩請貸有司之費吳君重其義許
而授成畫且勸相焉閱若干日院以成告周垣重
門上堂旁宇後寢下舍遊息之所蒨茨之具弘規

少湖文集卷三

五

織理罔不精備邑吏庶士聚而觀之由外以闚其
中穆然以深由門歷階以望其堂聞然以肅登堂
以覲其左右却而顧其後斐然以整廓然以容并
然以辯蓋隱乎見御史之紀度而震懾於其察焉
又不獨居之者可以遠外譴飭內閑澄慮而巡視
也御史之有院與院之以察名俱可謂稱矣於是
丘君屬其記其素陋無聞知不能言御史之所以
爲察者書之院壁以少飲群公之美獨嘗思之察
非明不能明者宜必貴察而昔人之論乃以謂明

可有察不可用明之與察固亦有辯而御史
之爲察必有道與明而不敢以臆而決也爲誌院
之成遂以質於君子

水簾軒記

封某官水簾王先生憫俗之汶汶也士大夫之耳
柔而不足以與立也思易之以其道耕於安成之
野藜藿布素若將終其身間語其子今方伯兩洲
公曰水天下之至清也人之心亦清也而欲汨之
則日昏聩天下之至苦也人之情畏苦者也而欲

少湖文集卷三

六

乘之則日流是故君子動心忍性之功不可以已
也又曰水清也然而物之寒者莫求若也簾苦也
然而擊之良者莫襲若也夫苟清之慕則何所辭
其寒苟良之求則何所辭其苦吾之志辯此也久
矣子其勉之旣方伯公舉進士拜司寇爲改官銓
曹先生數以書申昔所告語者于時

武皇帝在御多權貴人縉紳之士不折於勢則沒於
利惟公教然無所汙屈

今皇帝嗣位公自內艱起司銓進退黜陟不可干以

私自文選佐兩京太僕改貳太常俱假論事與當
軸者意不合立棄華顯來爲此藩然議再轉至今
官天下益以公出處大節知公能自勵不移於俗
而因以徵先生之教曰先生是可謂水儼者雖然
其聞之五音比而後和五味濟而後調濁不可與
清對而太清者隘之弊生焉其不可與苦對而過
苦者節之凶出焉是故古之君子將大有爲於天
下能使頑夫廉懦夫立而不廢其歲垢納汙之量
能使盜言醴交無所於售而和風甘雨之度人亦

少湖文集卷三

七

愛且慕之不衰蓋所以用其清苦者如此方伯公
律已嚴缺與人和取善恕士始見公者不敢懷非
義之心退而罔有怨惡所謂善用其清苦者非耶
然則非先生不能成公之高非公不能究先生之
大信先生之父子賢於人者遠也於是先生作水
蘗軒成而其爲之記

讀書其記

讀書以爲學也學也者以學爲道德也雖然讀書
以學爲道德而道德者非待書而後有也其所謂

道與德亦非有二物也夫所謂道者非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耶是倫也生而所必有者也
所謂德者非仁義禮智之性耶是性也生而所固
有者也是故道也德也非待書而後有也道之行
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也其藹然有恩者是
之謂仁其截然各得其宜者是之謂義其燦然有
文昭然有辯者是之謂禮謂智而其合而名之也
謂之德恩也且也文也辯也隨其倫之所在而各
著焉以篤父子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位夫婦以

少湖文集卷三

八

合朋友是之謂親義序別信而其合而名之也謂
之道是故道也者德之散見於五倫之間德也者
道之全體於一心之內者也非二物也而世之讀
書者習其詞旁通其訓詁會奇務博以爲德道獨
存乎簡冊之間而不知其舉吾所有者以爲訓句
爲之析字爲之辯支離穿鑿以爲此道也不可以
言德彼德也不可以言道泥其名之異而不知友
其實之同嗚呼此其自誣也不已甚哉而尚謂
之學乎古聖賢之有書也始於唐虞終於孟子舜

之命契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親義序別信屬之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身而又言道而不及德學之言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而又言德而不及道孔子生乎其間子述其意而為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然則所謂道德者斷可識而凡讀書者亦可以得所學也已大參龍津黃君作樓於其宅讀書之故地儲書以遺子孫而仍其舊名曰其室屬予為記予既病夫世之讀書者往往入於自誣而君之子應春又方從予學故為言所以讀書者如此今而後凡嗣君之緒登君之樓思讀君之書者苟有省於予言其於書也庶不為徒讀矣夫

慰思冊記

願庵林子手一冊授予中為像四曰建寧司訓府君者願庵父也曰益庵指庵漸庵者願庵兄也願庵之來倅延平也司訓府君既已捐館舍而益庵先生亦卒官解州太守其存者指添刺全州漸庵

居台為學官弟子皆與願庵相去千里而遙願庵以為沒者不可復作也仕者居者遠而不可以致也則肖其像以為此冊而時肅瞻焉曰吾思吾父與吾伯兄而不可得見覩斯像則沒猶存也吾思吾兩兄者而不可得見覩斯像則遠猶邇也於是題其端曰慰思屬予為記惟人之大倫五而父子兄弟獨為天屬沒而思相離而思此人之情也思而托諸像以求慰焉又願庵之至情也然予以為沒而不可作者形也遠而不可致者迹也貌其似而未能悉其直者像也曠百世而相授受越千里而相契合生為心術之蘊而死為精神之著者道也願庵之思曰侍四先生也求諸形與迹而不可得矣退而求諸像則猶得其似也如欲得四先生之真也亦務求諸道乎是故以施於教則府君之長育成就於建寧者可求也以施於政則益庵之所以尸祝於解指庵之不有其身以利全之人者可求也以施於家則漸庵之周旋綜理使鄉黨宗族無怨者可求也事而求諸道道存則精神心術

存精神心術存則府君益庵固日臨之在上也斯所謂沒猶存也已損庵漸庵固日聚於一堂之間以相師友也斯所謂遠猶邇也已以是慰思也其庶可慰乎雖然思而求諸像固不若求諸道之爲直然觀其像則求道之心生焉求道之力勤焉是冊也亦不可謂無助予與願庵同志於道故因有以勗願庵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徇國

少湖文集卷三

十一

之臣薄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憤怒忘而氣亦素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沮矣矧撓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

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爲右司諫以論蔡京下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惠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又以子正柔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已尊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所不屈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遏之而必逝流離困踣人以爲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爲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者可同年而語哉其每讀先生書沈文自警詩論子姪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先生之獨立不懼遜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

少湖文集卷三

十二

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其地有司者未之能其
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位將出月俸之廩
稍修飾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膳直鄉紳紳會君
侗等各請以其貲為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會言卿
撤而新之以為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
十月乙亥予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興伐石請紀成
事其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
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
具碑陰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為像祀之
里楊生贊亨毀以為社學既又病其卑隘即祠之
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
息於其間者既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
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
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
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
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謀道者儒之

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謀食不
可為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為儒乎自三代之
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
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
苟有正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
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
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
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
其名曰儒其實實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
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
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脩其
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
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
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脩其身而舉
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故曰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
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
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

與農之爲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將
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鏡諸石附
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講道者也

觀瀾亭記

故判聲慶公君景從有池在郡東郭之東其於其
上取孟子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補之曰觀
瀾之亭君卒若十年予來佐邵刑獄南平劉生應
鳳從予遊而君之子相娶於劉氏劉生待讀其
間因以觀瀾之亭請曰瀾可以觀道乎曰可夫道

水湖文集卷三

三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自天之
覆地之載以及日月星辰之運山之峙川之流焉
魚之飛躍草木之生殖皆道也故君子於道觀其
高明者徵諸天觀其博厚者徵諸地觀其始終不
窮者徵諸日月四時觀其靜而正者徵諸山觀其
流而不息者徵諸川觀其充塞無間發見昭著者
徵諸禽魚草木瀾川之屬固所以觀道也曰瀾即
道乎曰即道也易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器與道不相離可以言形而上下而不

可分上下爲兩物蓋形而上者以其不可見聞而
言也形而下者以其可以見聞而言也可以見聞
者固即其不可見聞者之迹也曰學道者先之觀
瀾可乎曰是未可易能也人之於道必有所見而
後能以意觀否則窒必有所契而後能以神觀否
則滯彼能觀瀾者其於道有所見而契焉矣曰然
則能觀瀾者其學至矣乎曰未也夫山下出泉靜
而清者性之初也泉之始達擴而充之者善之幾
也原泉混混盈科而進者學之事也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者聖之德也德聖則與道爲一而學斯至
焉矣曰在吾人則何以爲力乎曰吾固已言之擴
充其端進而不已斯其方也於是劉生戚戚然若
有動於中又欣然若有得焉起謝且言曰請以記
於亭予曰諾

水湖文集卷三

十六

兩觀樓記

西湖稱絕勝於華亭亭世家湖上自少時即得而
恣遊焉然猶未知湖之勝也少長始或偕友朋具
尊酒飲於湖上醉而歌而釣而操舟以漾於其中

自以爲極樂然人猶得而共之又或得而指議之
他則豈若兩中之爲觀乎吾嘗登吾樓雖樓之大
不過十六椽而湖之勝則一望而皆得其繁方其
陰雨四凝其雨將注耕者休漁者走舟行於其間
者戴笠荷簑以俟鳬鷺鷺鳴呼而往來紛然各
出其狀而吾得靜而觀之及其雨也水流不波岸
無飛塵縹草佳木若醉以卧若俯以聽菱荷蓼茨
若歡以合若怒以離旁有奇石若洗以淨田有蓄
水若爭以馳幽鳥悲鳴若有所訴錦鱗躍出若有

少湖文集卷三

七

所慕四無人行而予也方啓南牕掩遺冊獨坐
而觀之東有古剎西有山四五點隱隱與吾相對
在天惟兩在地惟吾會而爲四以享斯湖之勝而
人莫或與焉則其爲樂豈不滋哉又樓之建也東
西北三面皆木鑿牖惟南則六牕洞然自與湖接
故其情取親雖頃刻不能舍去而自今年來具冠
帶與俗人語者日每居其大半則始不得登是樓
與湖相親如平時幸惟雨中賓客遼絕乃復葛巾
野服洗心澄慮從容其間以恣觀夫前之所云則

凡吾之爲樂孰非雨之賜哉故因名其樓爲雨
以見斯湖之勝吾固將專之而又有所冀於雨也

友菊記

菊之好自晉陶淵明以後未有聞乃今見友菊項
君蓋深於好者也君名異字同甫世居歙南之富
溪性儉朴他無所慕惟對菊則終日言笑每秋至
聞有異本必厚價購之至則命童子守之或失去
耿耿不樂客有貽君菊者君笑曰子固知我取酒
劇飲醉輒卧其下天少寒移置密室加帷幄焉春

少湖文集卷三

十八

深擇沃土分執其上躬親灌溉盛暑不輟有病其
勞者君曰子知農夫之於稼乎耕耘收穫歷三時
矣然後享一飽之樂吾非菊無以樂吾心故吾之
於菊有甚於農夫之於稼也夫欲享其樂尚安所
辭其勞乎每出遊必挾以往嘗過松訪於少湖書
舍予問所俱來曰黃君子華予因請見君碩從者
取黃君比至則菊也一日有急出童子忘携焉薄
暮行百里許夢狐裘人告曰吾與子友二十年今
遽忘我耶君覺索菊不得即命停舟取之是夜復

夢孤裘人揖而前曰辱君不棄我於百里之外故來謝君擁衾起坐對菊賦詩其喜津津也嗣後童子皆解君意至有舍餼糧爭携菊者君於菊以是益親凡憂愁抑鬱感慨無聊之意舉托以自解焉君常謂吾之好菊得之於心非聲音笑貌所能矯飾是故久而不衰嗚呼世之以面交者平居相飲食嬉遊若可托以生死一旦臨小利害輒反面若不相識視君之於菊其賢否何如也君他事予不能知獨此謂可愧世之爲友者且淵明之徒也記之以爲勸曰後之人欲從淵明遊者無視去其友不如菊也

華亭縣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華亭名宦鄉賢故未有祠祠之者今監察御史邑侯永豐聶公也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來尹茲邑見其民有不獲所者爲節冗費抑蕪併發倉庾以賑其窮見其民有信鬼好訟不率教者爲脩學宮立鄉社禮儒生以振其衰又見其有不率者喟然歎曰聖人之道遠而未易求吾即其近者以勸可乎

乃傳采史乘參互舊聞得前尹某輩宦之最有益者幾人其官其輩鄉之最賢者幾人將祠諸學官之東西以風勵民俗而歲適大侵費無所於出公自捐俸若干鳩工始事大學生陸岳金山衛庠生劉因聞而奮曰茲義舉也成之在我即公所規地建祠二間左爲名宦右爲鄉賢棟榑櫺門檻之屬煥然以新丹漆粉繪塗墍之屬爛然以章蓋瓦級磚土石之屬翬然以整而二祠之前舊有隙地復就其兩旁各建樓五間爲絃誦遊歌之所閱五月工用告成時嘉靖癸未仲秋朔也季秋之望公舍奠祠下禮虔肅雍品物明備一時吏士得於觀者莫不鼓舞振作政有勗以舉其良德有勸以底於成而邑之父老子弟亦莫不瞻望欣喜私相戒飭以無負公之教蓋一舉動邑幾化焉閱一年公以擢去廩膳生沈某輩若干人相與思公乃合而謀曰華亭東南壯邑名宦鄉賢代未始乏人碩湮沒百年而始祠於公又其義有以感人其教有以化俗皆盛事不可無記徵文於某某公門生也於

其崇重嘉重之意漸摩最深近嘗登鄉賢祠見其東隅有就圯而莫知葺者益歎公之賢能舉斯祠於久曠之後而後世或不能守之於既成之餘則二祠者將遂廢也用刻石以記曰後之人將爲葺公者耶不爲葺公者耶其可鑒矣

泛栢堂記

先君子官寧都時嘗登泛栢之堂考葺節婦李氏之行退而謂某曰此邑之烈女君子以比共姜者也後十年節婦之孫一川先生其師也出所爲節

婦狀暨別駕蕭君傳示某乃益信節婦之賢而先君子所以稱美之者不誣作而言曰今天下稱節婦雖地不乏人然其所處有難有易則宜間蓋有優劣焉夫人情有欲不止則流所持以爲之坊者禮與義也顧貧者富者以其分殊壯者衰者以其年異子之強者弱者以其地分族黨之賢者不肖者以其勢判饑寒之害切則淫僻之心生歲月之感深則苟從之念作繼承之望迂則遷就之私勝野廣之誘行則廉耻之節變守禮與義禁其欲而

不肆者寡矣况當其難者耶方節婦之歸大弘年甫十七比其寡纔二十五長子崇仁七歲仲子崇義五歲耳家貧無以爲生其諸族黨又皆欲奪其志於力於年於地於勢無一足以守者可不謂至難乎而能卓然不爲之動歷三十餘年卒以成其名此其自守之堅真有若砥柱之於中流松栢之於晚歲非共姜孰能配之抑泛栢之詩共姜所以自誓也共姜之年之地之勢率與節婦同至其力相去遠甚然猶必自誓而後其志行以是知節婦之矢心忍性因而不躓仆而不僵顛沛流離而不失其正視共姜爲難彼徒處其易者不足言矣堂之以泛栢名也夫亦得其粗哉某自先君子沒今且三年追惟庭訓隱隱在耳恨不能嗣登斯堂拜節婦之像至節婦之行實不願使就泯泯乃敬述而書之後有觀民風者或可徵於斯文矣

觀闕榮還圖記

右圖爲姑蘇邵相筆醫士李壤微以贈維揚邵相易公曰觀

闕榮還誌其實也嘉靖丙戌當天下入觀之期公以故事將行民相率挽而留之不得也公守維揚三年有善政例宜寵擢適

天子軫念東南諸郡乃復還公維揚圖所載高冠太衣兀然坐車中者謂公也公將至之日郡父老子弟欣然往而迎之圖所載前驅之人暨其餘護且從者有少有長有武有文或躍以趨或儼以待或相顧言笑忼舞其色若有得焉者蓋公至而民樂之其狀然也維揚多佳山水圖所載諸山又皆秀

少湖文集卷三

廿三

偉明粹望之如列黛焉者蓋公既至則山川草木精神自倍有固然也所載旗幟之屬燁然以新劍戟戈矛之屬翼然以整車馬之屬秩然以同蓋公政教法度素備且明故其見於事者然也所載宮闕隱隱霄漢間者即今

天子所居公之所觀而還也丹青之工亦畧具矣雖然圖所具者迹也以予觀之賢如公者其足迹之所至有餘思焉論議之所及有餘旨焉心思之所注有餘惠焉丰采之所被有餘光焉聲名之所屆

有餘馨焉慶澤之所流有餘愛焉百姓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言也而况於丹青者耶予雅辱公知又李壘者予姻婭也因其請輒爲之記且以頌公之美傳諸四方

重脩啓賢橋記

去郭西六里有橋曰錢涇水出橋下者蓋自湖歷泖迤而東行道今啓賢橋折而南出錢涇與秀州塘會又東入於浦其北通九峰之陰遂抵上海其西則適越與蘇者驛程在焉故啓賢雖僻其舟楫

少湖文集卷三

廿四

徒負之所往來與他要衝者等嘉靖乙酉冬恒雨爲災橋故伐木爲之日就圯毀過者咸戚刑部主事李君尚綱召其父老而告之曰是橋不脩且壞且吾聞不一勞者不久逸也請易以石何如衆僉曰然倡諸里人得粟若干石將遂事復以告郡倅東魯郭侯侯方攝水利曰吾職也當爲成之明日至橋下審方計役課食募工與石取鍛功既肇興侯捐俸若干勞諸勤者小大胥勸橋用告成始於丙戌二月十二日終於是歲三月望日高一丈

二尺廣如其數長倍之其壘構密規制之良成功之速詢諸黃耆未或前聞也於是李君徵予文爲記予嘗見李君言

國初錢涇未有橋民相與築堰居之有術者曰政堰作橋茲上當大盛至成化間尚書文通錢公謂茲太邑之郊而無橋梁非所以便行旅張城邑曰于官作所謂錢涇橋者里中遂興其亦幸舉進士乃今啓賢脩徙而居者益有加焉術者之言如信嗟乎天下事豈不誠有數耶方術者之欲改堰而

少湖文集卷三

廿

橋人固未以爲然也自文通開之至於今李君謀之郭侯相之橋用繼作而里亦以振夫二君子其生不同時其居不同地其仕不同官然於是二橋經營康治之意若相謀者卒於里有功焉里固當興歎何其能與二君子遇也雖然數以天啓功以人濟二君子猶生於鄉者也郭侯宦於茲土乃能於啓賢究心焉勤官而敏政其可謂尤難矣侯名允禮字節之李君名曰章尚綱其字童是後者老人王貞塘長張林助而成之者許震輩若干人皆

刻名碑陰云

方齋記

倅吾郡湖南鄭侯名其居曰方齋取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侯少有大志年三十領鄉薦學肆以充行脩以潔毋舉動輒問義可否不隨俗俯仰於是鄉之學者信侯之能方也相與稱方齋先生云既五試春官弗得志謀於其叔文選公公曰君子貴行道耳必皆進士耶謁選拜今官就公求所以治松者公曰子無忘其方足矣又嘗指車而

少湖文集卷三

廿六

語曰輪之所以能運者以其負也箱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方也非箱曷任非輪曷行雖然非箱無所用輪也負其外而方其中柳子有成說矣子其圖之侯奉命惟謹既至松益自裁以義視其貌溫然不見喜愠之色而其中所以自守者確乎不可使遷而就也侯職在治農有以利弊告者侯曰是能使上下四旁舉無病乎倘有不足非絮矩之政也其精慎類如此嘉靖乙酉部使賢侯所爲命董京餉侯首號於衆曰吾與若實有一日之分今茲行

也如家人父子然非有大小非有疎戚惟是

朝廷之法在吾人之囿於法也猶木之從矩也不可以踰吾食不過一豆衣不過裘葛吾皆足以充焉寸縑斗粟惟爾司之吾無爾侵也聞者盡竦嘗署事上海又三署華亭一以方行之有諷侯少自貶者侯曰吾不能詭以媚人吾惟履方而行焉庶於心無愧也於是郡父老子弟皆信侯之能方相與稱方齋公云嗟乎方之爲義不明於世又矣物有則而不過是所謂中也情有制而不流是所謂和也中和者聖人之大德也而方有焉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方者聖人之所俛焉而終身也侯其志於聖學者耶侯名直字子敬夫以敬直其內而以義方其外其所以用方者蓋有道矣今年春予旣爲侯銘其齋侯復欲得予記噫方如侯者固予所樂言也

海槎記

海槎者王君靜之之所自號也君世家上海觀於海而有感焉喟然曰夫海水之宗也道斯焉至德

斯焉極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乎海之似聖人也退而覽乘槎之說則又喟然曰吾得從張騫氏以浮於海則吾大觀之萬一於吾生足矣旣徙居華亭華亭去海遠而君之思益甚因繪海槎圖朝夕覽焉以自適客有過君者指而問曰子之有取於槎也豈將逃塵俗而游冥漠者乎夫道之在人與水之在地非有異同滌渠川瀆要之皆水日用飲食要之皆道大小差焉爾故行潦取於康公川流稱於孔子華亭之西猶而爲湖滙而爲泖衍而爲川其爲道之寓也多矣苟有可觀皆有可樂豈惟海耶君何慕之深也君笑曰子之言知道矣而未知所以求道也夫道與水固無往而不在然而求其全猶恐其失之也而况於其散焉者乎今夫江不可以言廣漢不可以言水舉其一而遺其一道之所以失也昔者三千之徒蓋嘗登孔氏之門舉道之全而識之矣其旣也得其一體而不足故君子之求道自其全者始以其全者主之而以散者充之此吾之所以志也

海而有取於槎也且子以吾之槎為何物也哉槎靈物也而人之心最靈者也吾將虛吾心以觀吾道之全故槎者吾所資以入於道之具也吾豈欲逃塵俗而將冥漠者哉於是客無以應予聞之始而疑終而若有契焉造君請記之君曰諾遂書於其上云

曹氏義田記

有義舉焉其澤可以及民而又可以便有司裨國家其功甚鉅茲豈非人所樂為者乎然而歷數十

少湖文集卷三

九

年里之富貴顯融之士更數輩矣而後有為之者何也欲勝而義微簞食豆羹見於其色然則自簞食豆羹而上宜其有深靳而不為者與松之南干巷曹氏巨族也太學生子勵君賢而能文章性又喜施予里人姚信者死無後存糧若干石里之民歲為輸之或值凶歉民無所於出輒負瓦樹木鬻子女以應催科之命蓋有司者每病其賦之後期而為之民者又每病有司之莫予惜前後數十年富貴顯融之士未有能救焉者也君獨以為已任

割田若干畝俾里之長者歲取其入以償公賦賦時民又而有司無督促之煩吾所謂澤及民便有司裨國家者君一舉兩得焉不謂能好義哉於是里之黃耆與其子弟相與名其田曰義昭君懿也夫松賦財之所出也八口之家耕耨之所入率以其半輸賦而不足重之以存糧代償之今民滋病矣不有好義之士出而救之民其能有瘳哉松為里千四百有奇使里得一人不獨可無逋賦以煩有司而民用輯寧實國家之所深賴義之為澤不可勝用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至於今為頌蘇松壤地相接君之斯舉似亦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至於推族人之愛以及其疎無其位而行其志於勢為難使當范公之時得不為所與哉予方學公而未能重君之能義遂書其事刻之於石與同志者勉焉

少湖文集卷三

三

鶴山記

楊氏故有聞於曹涇至鶴山先生有德而隱嘗謂人曰古今知名之士其在山林不下廊廟吾迂且

僻無所用於時山林吾分也又曰天下之物其清
遠閒放者莫如鶴夫人物之靈也而或苟得以害
仁怙寵以忘義得無愧於鶴與因累石爲山養鶴
其下合而自號曰鶴山君子曰先生富而不驕貴
而不有居東海之濱而足鮮趨起之迹心靡請謁
之思其貞似鶴磊落負氣節不隨俗偃仰又不可
脅以勢其介似山斯可謂善取類矣遂相與稱鶴
山先生云先生有子孟卿實以文學有聲於時先
生又每以所自況者改而語之曰所貴乎鶴爲其

少湖文集卷三

世

善鳴也所貴乎山爲其能爲兩也今國家之盛非
文易鳴民之趨於敝也非澤易濟子其勉之孟卿
奉命惟謹君子曰孟卿之文暢而腴易而理鏗鏘
而不激蓋善鳴者也其爲人直而溫仁而斷恢恢
乎有餘量能爲澤者也其真鶴山子與夫天下之
道二出與處而已出則以其文其澤濟時而鳴世
古所謂伊傅之徒是也處則以其貧其介脩身而
抗名古所謂巢由之徒是也蓋伊傅之具既素存
於耕築之時而巢由之節又益重於敝屣天下之

後今先生有其節而孟卿有其具不可謂賢哉
且鶴與山物也先生得之以爲處孟卿得之以爲
出天下之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有資於吾
人者多矣予舉進士五年既不能高山林之節至
所謂濟時而鳴世者又力非所任也於鶴山願學
焉遂爲之記併以自警云

竹村記

竹村先生少讀書長以家塾業去晚課其子紹先
監先學厥有聞矣喟然嘆曰吾以業付吾子茲其

少湖文集卷三

世

遂可隱乎買田構廬居涿溪之上率溪之許植竹
萬竿清陰素波相與環映課耕之暇卽而憩焉俗
輟不至惡聲靡聞觴詠琴奕以時自適乃進二君
謂之曰樂哉吾竹之爲村乎彼汲汲榮利之圖以
自貽戚於車塵馬足之下者其爲心何如也又曰
竹君子所以比德也是故中虛以崇智外直以端
軌後凋以砥節吾老矣不能進於是矣樹高標而
揚不聲其在子也耶於是二君述以語余請爲之
記余曰懿哉先生之志與何其與世之爲好者異

也古今稱好竹莫甚於王子猷子猷之言曰何可
一日無此君而東坡蘇子嗣爲之說其意乃在清
俗肥瘦之間他未暇及也先生靜淵以知事木訥
以近仁貞毅以固守休德令聞擬諸所好可謂協
矣而復拳拳焉惟子之繼承是望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懿哉先生之志與能穀其子者也彼王
氏之槐實氏之桂所以望諸後人者其無乃陋乎
昔伶倫氏取嶰谷之竹以爲黃鐘之宮而樂是用
興又竹鳳所棲也鳳之出天下以爲瑞二君之文

水湖文集卷三

望

使遇伶倫焉薦而起之協而奏之固將以鳴國家
瑞天下而得先生爲之父信所以爲棲鳳之地者
與和棘乎異矣然則覽德輝而耀九苞之羽其殆
可必也夫先生姓張氏名應祥字子善邑大夫士
因其居而稱之曰竹村云

望雲記

國子生項君汝清過予言曰其不幸數歲而孤又
不肖無以養吾母吾兄漢汝潔者遊江淮間母之
養資焉顧其心未始以爲安也蓋嘗語其曰吾非

遊無以養吾母然遊非吾好也吾聞古狄梁公者
望雲而思其親吾僂焉事商賈之業於茲有年矣
山川之登眺道里之經歷不爲不多雲之接於目
者其亦屢焉爾矣吾之心每有見焉雖不敢自附
於公然未始一日忘吾母也又曰梁公之於唐猶
仕而顯其親也吾生也賤不獲顯吾母又舍而遊
焉吾之心夫豈獨弗忘而已將愧報答嗟而不能
釋也因自號曰望雲見雲焉感歎涕洟或竟日不
懌其徒之從者見其然也相與慰之慰之弗能得
也則相與詠歌而稱道之望雲之名徧江淮矣其
重愧吾母之不能養而吾兄之念母者不置也乞
言以爲之記夫天下之事苟有所限皆不可以強
能其根於性無問智愚貴賤賢不肖皆可學而至
充其量皆可以無愧於心而名後來者惟忠與孝
爲然梁公之忠著於反正之舉而其孝也著於望
雲之思固卓乎不可及矣世之人弗能於忠則每
以不得位爲辭至於孝宜無可諉又輒曰是愚不
肖弗及爲賢矣智矣貴有位矣進之無聞於忠退

水湖文集卷三

望

之不能自致其孝猶夫人也視其貌安焉問之若有所限而弗能爲者豈非梁公之罪人哉而汝潔之遊以爲其母至所以念其母者又每於遊廢之此其心固可進於梁公之孝矣有援之使仕忠或可幾也然則雖布衣何貶焉用書其事規於有位者

懷遠縣禹廟重脩鐘鼓樓記

懷遠縣禹廟故有鐘鼓樓歲久漸圯嘉靖乙酉秋七月司禮少監魏公達以使事道淮按圖考誌謂

水湖文集卷三

其樓曰神禹氏功德萬世永賴今其廟去此七十里而近吾不可無謁遂趨拜祠下願瞻歎息晉其邑令其諭之曰邑有聖人祠而鐘鼓樓乃壞弗治今之耻也蓋圖諸歲適告侵費無庸於出公則損私財若干鳩工庀材易敗以堅飾漫以文閱若干日工以告成規制藻彩不廢益新邇人聚觀山川改色乃依崖石屬三爲記惟我

國家報功崇德於凡古昔帝王常有常祀又孟秋遣使奉香帛祝冊命有司祭諸陵寢其遺之也

天子御殿百官朝服齋戒而後從事載在令甲其禮甚虔然則祠之在郡邑者時而葺之以昭裡祀有司職也懷遠古塗山氏之墟禹之所娶又其治水先焉自漢而有廟以迄於今禹績之思其在人深矣而使之弗治則豈徒令之耻哉

國之祀典不可謂無廢焉矣公之新之也其有慨於是耶夫君子之事神與其治人其理一而無二是故報功所以勸忠崇德所以翊教禮嚴於往昔乃所以振勵乎今茲祀典之脩化理之助也公之斯舉民其有感而興者與今而後吏茲土者登斯樓覽斯文惕然惟化理之念而勿以有司之闕遺仰中貴之使則二樓者可以弗壞而亦不徒爲具文也已

水湖文集卷三

孫氏先祠記

孫氏先祠者碧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某字某世爲上海鉅族今去邑二十七里所稱孫家灣者蓋先生高祖某以上皆居之後燬於火而曾祖某始徙居邑治之南歷祖教諭某者其以迄于先生

之兄弟父子乃復大振然祠猶未備也正德丁卯先生以居讓其兄司憲鶴而徙居其右里許越十有九年嘉靖丙戌謀新焉進其子鄉進士繼祿謂之曰吾聞君子之營居室宗廟爲先蓋其重也昔我曾祖續先緒之微茂功遺澤我後人至于今是賴而祠獨缺時則力未逮其心未始忘也君子於其先也將繼志焉矧其重如祠者耶遂即其堂基之東構祠三間高深廣各如其堂之度中列四龕左右以藏祭器率無踰制朴無廢觀成而奠焉裸

獻祝侑一準諸古邑之俊彥聞而善之曰先生於是其禮矣夫禮理也事得理而後成是故禮之亡也語遠天下失其紀焉語近一家失其則焉其存也天下且猶順之况一家乎古者聖人之制禮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是故時而祭時而思所以教孝也過而趨入而肅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教敬也孝敬具而家之則立矣家之則立而天下之紀繫焉夫世教既衰禮之爲學弗而不治好古君子蓋嘗病之願其弊莫甚於吳而不克

於今日夫自庠序之士以至舉於鄉沾一命於朝皆古所得立廟者也祠之設固廟之遺也而吾屬士大夫侈其室而略於祠者間有之矣則豈非古之爲禮也自天子達於衆庶而今也或不能達於士大夫與且夫君子於其親不敢有死心者也是故象其有養也從而爲之祭象其有居也從而爲之祠祠弗備則祭弗虔祭弗虔則祭之禮亦且隨廢循是意也生事之禮能久無失乎予蓋竊懼夫禮之就亡而君子之教家以及天下者無其具也

先生茲舉也信有禮哉先生方以世家爲時望繼祿亦磊砢能文章將策名大廷躋膺仕使邑之人於先生或有化焉而繼祿又孰是以爲政則所謂天下得其紀者固可以推之而無難也予故樂爲記其事云

鈔軒記

唐君清之以適名軒既而曰夫適未易言也有周公之聖而後亦烏几几無失其常有顏子之賢而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也何以能之惟古之君

子不忍一置其身於有過之地而欲寡過又非樂放肆而畏拘檢者所能幾也吾惟志於飭焉使無陷於大戾其可乎遂更其軒曰飭大書以揭之朝夕以視之曰苟忘吾飭是負茲軒也君故都憲公從子門閥亂祚甲於他族然能敦素以樹名恭儉以其德讀書藝文以世其業士與君遊者素已知其能飭比君以名軒也惕然益過差之爲慮每一言出輒曰是無乃與道悖乎道苟合矣又曰是無乃與時忤乎以至於事無小大皆然於是邑之俊

水湖文集卷三

卅九

彥相與稱曰飭軒君真能飭者也予聞而歎曰君豈獨真能飭哉乃善爲適者也夫天下之途二理與欲而已理勝則心常虛虛則舒以泰欲勝則心常窒窒則窘以懼是故君子坦蕩蕩其理勝也小人常戚戚其欲勝也君惕然日過差之慮積而久之理常勝而心常虛有不怡然適者寡矣昔周公稱克念作聖而自謂若游大川顏子之學曰不二過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用力於飭者豈其微哉知周公顏子之所以能適則知君之爲飭非迂也

異日以語君君笑曰有是哉遂書以記諸軒下

竹溪記

松水秀而地多竹許君惟德居黃泥漕之陽其水特澄冽可鑑而君之性尤素好竹沿漕而植焉以萬計因自號竹溪予嘗過而憇焉烟霏之狀交乎前風雨之聲交乎耳蓋水若益秀而地若益勝喟然歎曰樂哉是居乎吾所願徙而家也退而考君之履其鄉之叟曰君故鉅族席富厚然於物澹然無所欲獨時時至竹下咲言詠歌以自爲適有古

水湖文集卷三

四十一

高人逸士之風則又歎曰賢哉君乎吾所願從而遊也此官於北北土寒雅不宜竹間或一見蓋蕭然數竿耳而水固不可得兼或兼矣其主人非戚里之豪即黃冠緇衣率無足與語竹溪之勝未嘗不往來於懷而未由一舍此以去戊子秋君之子本中來與予會居一歲而別將歸所謂竹溪者益悵然懷之史事方殷欲去不可嗟乎今世所謂至樂者非以能適志耶予之志在溪山竹石之間而此身顧不得一日自出於塵埃紛擾之外然則予

之適與不適可知矣茲豈非重外物者之爲累與
予於君又不能無愧也姑託諸竹上俟獲去爲君
賦焉

借壽圖記

嘉靖庚寅六月二十五日橘軒朱君壽五十配夏
孺人長君一歲踰月十七日又適其始生之辰於
是賓客朋舊婚姻族黨少長邇遯不召具來以祝
以賀歡聲四聞閭里歎慕其子鴻臚行甫繪爲借
壽圖而予著君夫婦之賢所以獲有壽考者以爲
記其詞曰惟朱氏世有令德施於橘軒繼繼承承
不替益光一門之中同爨異服左右圖史不畜玩
好以貽子孫夏孺人恭敬慈惠以贊以助內外協
德家以順化登君之堂日見禮讓于子翼翼董爲
大和天降祥福式康以壽食有高廬居有夏屋城
府之事不聞胥吏之辱不加旣軒而興朋酒斯舉
坎其擊鼓白鳥來下庭有馴鹿若牯若舞若企若
慕余謂壽徵於斯爲著里人乃言天道伊邇惟德
不爽以受多祉里人乃言往最爾德惟君孺人惟

爾之則惟德在身惟化在人壽考之休豈惟其躬
乃述所聞揭之斯圖尚俾來者知借壽之自

題蕭生祖南康孝義記

右詩若文若子篇大夫士爲蕭南康而作南康位
不顯於時贊不聞於鄉而其孝友之行能使名公
鉅卿如劉司空黃太史董咸樂爲之詠歌敘述德
之所在固不以貴富賤貧爲重輕也哉然予聞士
之生莫爲之前雖美不彰其爲之後雖盛不傳南
康之盛美諸大夫士則旣彰之其嗣而傳諸無窮
予於南康後之人不能無望也兩中得考誌所載
南康傳因書此諗南康之孫引焉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祭文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視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斷公視四公如軸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備哉惟公績揚鑄李程得成終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四公之功皆公之有翼翼公祠嘉薦今芳以報以崇百世勿忘

祭了齋先生文

嗚呼萬物之在寓內咸歛盛而修衰惟正氣之不可泯歷千載如一時繫先生之在宋抗直道而矢危詞披城狐之潛隱搜嵎虎之兇資悵顛沛其屢經秉孤貞而不移夫豈惟軒冕之匪圖曰鼎鑊吾甘之暨先生之終遁兆南渡之在茲撫往事而興懷至今重謀國者之嗟咨惟我生之最晚幸遺文之獲窺陳編而愧想見彷彿於英姿爰登堂以拜瞻益顏汗而忸怩信正氣之恒存激頑懦而羞

詭隨豈如彼聲利之銷歇沅沔雪而走春澌何妾婦之營營尚迷溺而弗思儼衣紳之在庭薦椒漿與明粢蓋非獨寫吾心之仰止亦將俾邦人之識所師

晦庵先生祠祝文

孔孟之沒聖遠言湮維天之靈實牖斯人南溪之陽爰生夫子前庚後庚繼孔而起鼓篋來遊延平之門乃自歎流益探其源以承往聖以開來學儒曰大成民曰先覺功德之隆昭被萬世茲惟誕辰敢忘所自以我清醑與我明粢以裸以將豈惟我私尚享

鄉賢祝文

於惟諸賢後先有作德業文章表茲來學我遵我豆時祭之供高山景行我懷曷窮

名宦祝文

於惟群公來宦于茲政善澤流民具用思我裸我將罔敢或怠規矩繩衡我式斯在

祈雨告社稷文 代南園邦伯作

其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兩弗時行三農告病惟其有罪民則何辜是用齋沐虔告于神惟神道本承天德專育物無曰其之故惟民是矜賚我甘霖介茲百穀民之率育亦惟神休敢告

得兩謝社稷諸神

某頃以歲旱恭禱於神自癸巳迄丁酉甘雨再零四野霑足其實不德何能感通惟神祐民賚之黍稷使其吏士亦免罪愆功德溥將敢忘報謝惟神

永無斂尚享

降鑒益敷厥休兩賜必時育我黔首奉神之祀永

永無斂尚享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維嘉靖十一年月日姪延平府推官某謹北望號哭頓首緘詞使第某以羊一豕一清醑庶羞昭告于故叔父鄉進士谷易府君曰嗚呼我叔父遂至此耶昔在庚寅某以狂愚見斥於

朝叔父賜之手書且勉且慰某以爲我祖考積德至深其實不肖無以承籍先澤天用降罰訓于其

躬在叔父及諸兄弟富有大亨以稱天之所以報我祖考者嗚呼詎意其罪重惡極幽囚困路未足正天之法而流波餘焰燔灼浸淫王燬山頽使我祖考積德之報亦未有徵耶嗚呼哀哉叔父年五十有五於壽爲下下去歲送某以南指酒而祝曰願汝早還以與我共此觴也嗚呼世之傾險諛賊不循軌者天既未能殛以示刑其次卑倭庸瑣之徒亦保護愛惜不忍少奪之筭何叔父冲夷介直未登下壽言在某之耳貌在某之目而遽已不可

作耶某今則未有還期誠使遇

天子寬綏哀矜孤遠一賜北歸亦何由得與叔父償此約也嗚呼天之道其遂不可測耶某自少時每侍叔父輒獲奉仁義庶耻之訓童心俗見指以爲迂率意實行日入於過近始覺悟欲一去凡陋趨於高明追惟前言翹首新誨覲有成就以無增祖考之羞重天之怒而叔父遽舍我以歿嗚呼今而後其孰有愛我界之見聞者乎抑孰有愛我教之不從而又諄諄焉者乎然則某雖欲少進於善其

道無由信天罪其之峻重懲於往昔而又絕其自
新也嗚呼哀哉某始聞叔妣喪慟哭累日毀疾未
平又復聞叔父之訃竊見天之降罰於我徐氏之
亟也猶而不知悲者踰旬哭而不能食者累旬迄
于今惴惴然懼天譴之不期而憂禍變之無所於
避日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而凜若風霆霜雪之將
交作而至也嗚呼叔父其又何以慰吾私耶某
今生三十年於人在少壯之列然而百病侵陵精
血衰耗讀書作事過眼昏忘自知其材不足復用
於世倘藉祖考之靈獲有北歸當即買田習耕長
伏草莽以區區不肖之身塞天之怒而以祖考積
德之澤貽我兄弟子孫叔父有知其尚有以相我
否也某聞叔父將以九月之朔往厝於幽果然是
其不獨不獲侍叔父即欲一見叔父垂髫銘旌已
終不可得嗚呼哀哉延僻在萬山之中北望鄉原
千里而遠其之處此入無室家之奉出無總功之
親孤蹤渺然未有住著幽明之懷寄此一慟叔父
其果知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董約菴文 鐵橋之父

惟公子子而行侃侃而立善耻無聞施若不及緡
紳高溫石之風宗閭飲郭范之澤肆庭訓之有自
爰大成於今子倅輶而遷佐延而理享繼坦其在
前駿足倏以千里胡哲人之遽逝鬱素望之未償
郡惜循良之去鄉悲典刑之亡數則誠不可知理
亦似淪其常惟我同僚欣戚爲一哭死吊生情倍
悽惻踴陳詞而致奠聊寄哀於冥默尚享

祭蔣敬所閣老文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
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肅肅如其容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
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聲相

武皇後先群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
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間

國方遭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

龍于潛殲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相功

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

姚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纏氣收光嶽維公在

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其等無以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戚惟公行知

鑒此衷臆尚享

祭楊宜人文

惟靈貞順儉勤君子是宜亦有善訓今子是師君子之政庶平惠慈顧茲別駕未罄厥施今子之才藻麗瓌奇發爲文章見者皆靡靡明薦勳力將有期胡不少俟而止於斯君子之吁邦人具悲今子之慕邦人具思况我士類君子所知托交今子猥以文辭傷悼之情其曷有涯生芻既將酒醴既醴尚其鑒止式慰我私

墓誌

承事即陸君原道墓誌銘

嗚呼此承事即陸君原道之墓也陸故爲吳下著姓其居崑山者機雲以後衣冠之盛莫或先焉原道之先世別居墩上村自其曾大父道清大父興父禎夙有令聞以及原道益能大其傳而不幸以死予於是知物理之不可常壽夭之不可期也予始不識原道自爲諸生每接其里人問有隱君子乎首以爲對後舉進士見都御史豐城吳公自言

少湖文集卷四

尹崑時邑中之好義無如原道者最後見鄉進士楊君儒所稱述尤詳予於是知原道之善聞於人而悲其不幸以死也楊之言曰原道富家子然多讀書好賢下士出於至誠少孤能悅其母與弟原性交愛無間言女兒歸朱文傳者相繼淪沒能恤其孤孤死又恤其婦女弟歸某氏者能矜其窮楊素長者其言可信予每欲一見其人未果也今年嘉靖乙酉六月二十九日聞原道喪越三月其壻諸生纂復以楊所爲狀來徵銘曰原道個儻多

大志御家人極有法以輸粟授承事銜嘗董鄉賦有荒田千餘畝民病其賦重者為請諸有司率蠲其半華老未有嗣日縱飲為適卒以酒亡其身子於是益知原道之賢而深悲其不幸以死也嗟乎賢如原道使幸而不死當必有嗣使其少知自愛雖未即有嗣當亦不速死顧劉伶阮籍之徒以酒全其名而原道獨惟其禍豈非命哉原道生成化癸巳五月七日距其卒享年五十三配沈氏既疾革以從兄子鸞為後女三長適庠生周南側室陳氏出次即贅諸生沈氏出季適鄭雲側室馮氏出孫男二長靜次郊女一原道名天秩別號橋林卒之年閏十二月十三日葬鷄鳴塘先隴之次銘曰才足以世其家而弗克享其有善足以及於物而弗克以庇其後豈造物者之難謀乎吾聞原道卓有令名百世之下可以不朽

明故劉君應賢墓誌銘

故劉君應賢字華亭令體乾之父也體乾舉嘉靖癸未進士尹龍舒部使者薦其才政華亭未期遭

君喪以去嗚呼自君之亡而鄉里之後生失其所師資矣其諸君子無所與遊以上下其論議矣體乾去而華亭之民不獲蒙其惠澤矣惜哉體乾嘗為予言尹龍舒時取道歸省後當行君持杯酒為餞且祝曰吾願汝一不負

朝廷責汝之意二不負父母教汝之心三不負祖宗清白之傳四不負君長斯民之實體乾奉四不負以為政故所至皆有聲云君幼聰穎為中丞貴溪江公所重弱冠補邑庠弟子自累困場屋因棄

去肆力課諸子比體乾兄弟皆有成立鄉邦翕然賢之性喜施與尤加意族屬或值空乏至節衣食為助家居督僮僕事耕耨聲色勢利漠然無所動其中每生日輒不舉樂其孝友廉潔之行類如此歲乙酉體乾日報政貤封有期而遽以疾卒痛哉君生正統乙亥正月二十日卒是歲九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一諱增哲應賢其字先世居潭州九世祖文誼遷荆之石首家焉子孫今為石首人曾祖諱永清永樂甲申進士翰林侍講廣東石布政

使祖諱東耕以子貴封刑部主事父諱熙砌成化甲辰進士刑部主事配魏氏先卒若干年繼張氏皆有令德子男四長欽承歸庠廩膳生次欽順體乾名也魏出次欽受邑庠生次欽善尚幼張出女二早夭孫男二淳化淳脩女四欽承輩卜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塋君某之原予體乾同年友也素高君之爲人且重體乾之請叙而銘之銘曰於惟劉氏在潭而襄繼徙荆南五世三顯侃方伯文章鉅儒施于刑部以曄以敷猗嗟應賢生不祿仕抑欽埋藏闡揚者子斯銘之揭非以示私美矣哲人吾道之悲

明故左孺人劉氏墓誌銘

故孺人劉氏今蘇郡節推左君晉卿配也嘉靖癸未節推君舉進士其秋拜官于蘇孺人隨以行明年甲申正月十八日卒於官舍越三年丙戌十有一月節推君治蘇有成政將朝

京師便道奉孺人以塋乃以戶部員外周君少安所爲狀來徵銘予君同年友也習聞孺人之賢銘

少湖文集卷四

十一

少湖文集卷四

十一

其可辭孺人諱其東昌之丘縣人父鑑以善聞於鄉里母苗氏伯父銘乙卯鄉進士仕爲代府審理兄弟三人一補國子生其一邑庠弟子員稱邑鉅族孺人之生也貞慧淑婉鍾愛於其父母少長精女紅讀書通大義審理君奇之謂不可與凡兒偶故孺人之未許配也有令譽焉年若干歸於左氏時節推君尚家食而尊翁倅遼州西墅公治家素嚴孺人以孝故事之州倅公謂賢左氏雖世仕宦然州倅公居官廉節推君又方以讀書爲業故其家無厚產孺人躬績紡績服食以相之節推君用能肆力於學或時事嬉遊孺人必正言以勸故孺人之爲婦也節推君之進取有資焉節推君既貴孺人無矜容每勸以樹立比疾革猶以爲言故孺人之卒也節推君哭之盡哀州倅公與其配太孺人哭之哀家之大小內外族黨哭之者亦無不哀其夫之朋友相與走吊悼惜其友而厚者爲節推君哀焉嗟夫是可以觀孺人果能賢矣孺人生弘治壬子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三子男一爭光

女一愛貞俱幼塋以丁亥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
原銘曰生而賢其譽已馳長而歸其歸也時今德
與儀君子是毗宗人是宜壯而榮益虛以卑燕而
規其言可思不幸而死吁其訶何以慰之芳刻此
銘詩

貢士鳳樓孫君墓誌銘

鳳樓孫君既卒之三年將以某月某日葬其弟文
米率其孤子孝奉沈君舜臣狀來徵銘嘉靖壬午
南畿之試予與君同舍時君既父負時譽又以行

少湖文集卷四

七

優為提學御史蕭公先生所賞名益籍甚予以為
必取高第既乃不得志越三年而貢又一年而卒
於太學予固悼君之不遇者銘其可辭君諱德章
字文斐鳳樓其號世為松江之華亭人曾大父諱
文亮大父諱士亨皆種德弗耀父諱敬義授承事
即賢而喜施予今其鄉人所稱雪軒翁也雪軒年
五十未有嗣配碩孺人夢異人出棗啖之曰是當
得佳兒遂生君君少有異質每夜讀書碩孺人輒
縮其膏油君不為廢又善屬對嘗從雪軒遊小亦

壁有試君者曰晴峰列翠屏君應聲曰秋水涵金
鑑人謂孫氏有子弱冠入郡庠益通群籍毋私試
輒取時輩石君壯而雪軒已老思以祿食雖為造
物所抑然實能得其懽心君子謂以善養云碩孺
人嬰耄疾幾十年君視藥石惟謹飲食必祝曰天
乎其相吾母寧速咎於我躬比歿哀毀如禮從兄
永昌貧周卹之無倦色女弟歸李千戶玠中寡撫
其孤恩義兼至幼與文米君友善長而彌篤嘗諭
之曰所望同心亢宗無辱我先人耳文米君用是

少湖文集卷四

七

策勵名日相上下正德庚午歲大禋鄉人多賴君
舉人有憾不能償者立取券焚之其孝友惠茲類
如此初君入太學大司成以下咸器許之予謂士
有所蘊雖底於窮其價固在太學賢士之聚也君
乃今得定價且將有遇焉矣方以為慰而詎意其
卒也哉君卒以乙酉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一配
王氏有內行子男一即子孝墓在白龍潭西原雪
軒翁之昭位惟君介介整懷奇氣不肯隨人
後而竟以不遇且其始生之祥終莫之徵豈後世

必有如子雲者乎銘以俟之銘曰祥無徵耶文與
譽歸祥有徵耶志與遇違我聞令名不朽是資後
有知者祥其在茲

明故九江太守王君墓誌銘

九江太守王君諱惠字吉甫別號迂齋其先青州
銅川人宋建炎間有諱憲者從高宗南渡始居慈
谿傳十幾世至君曾祖願族父益大願生璵璵生
二子長暘次暎兄弟並以文學有聲暘君考也君
生而穎異嘗從司訓錢本深教諭孫文元學二君

少南文集卷四

十五

大奇之邑處士翁梅軒先生將嫁其女曰此吾所
愛不可以與凡子謀壻於錢遂歸君今翁宜人也
由是君聲籍甚二十舉成化癸卯制江鄉試閱六
年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營繕主事督
磚臨清悉釐去宿弊奉其父以居能以色養人至
今稱之甲寅改刑部湖廣司主事尋遷廣東司員
外廣東於刑部事最劇君蓋以才舉云己未遷廣
西司郎中父喪去官卒喪改司陝西癸亥以母喪
去再起改山西司君在刑部前後七年法習聽審

嘗治獄昌平時逆瑾用事意有所左右故先是累
訊不決而有司以忤瑾相繼得罪君往一斷以法
文辨情覈瑾亦無以加後歲餘始誣以他事罰米
三百石蓋其介如此正德丁卯擢守九江九江素
難治前守以刑繩之益肆爲訟不可禁君鎮之以
靜撫之以慈興學校崇禮義表先賢之祠在境內
者或相告訐徐以理論之皆頓首解去訟獄遽省
寧庶人之未敗也每有求索君采拒不與族衛斯
役少憑藉恣睢輒以抵法故其民獨不知有庶人

少南文集卷四

十六

之害嘗擬擢湖廣副使不果張采以君同年居選
部初賢君所爲欲引之嚆君不附已亦不果辛未
春竟以怠去其所署考曰才長於治郡禮拙於逢
迎云幼善詩家居十餘年日與朋舊吟詠爲樂不
一問外事嘉靖乙酉六月十四日以疾卒於正寢
距其生天順甲申正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子男
四言玄京高言京皆邑庠生玄都司知印女二長
適翰林脩撰姚君惟東次適鄉貢進士袁在孫男
三天保天慶天佑女一言輩卜以丙戌某月某日

葬君貴縣里三峰山之原乃奉脩撰君之狀來徵
銘君孝友脩謹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至臨事則
慷慨奮發必行其志予往年讀方伯楊公司業陸
公子淵贈君文詞則固已知君而脩撰君予同年
友也得其狀益詳爲之銘曰王氏之南自宋歷元
間有作者未大厥門譬彼桐梓日培其根君一發
之以曄以繁君生恂恂其言溫溫乃若其中有剛
者存仁以爲基義以爲藩翼翼堂堂縉紳所尊如
何不弔梁折棟燔有莪者仞三峰之原我銘揭之

貽厥子孫

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汪公墓誌銘

南京戶部署員外郎主事汪君漢淵之卜以嘉靖
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其考贈承德郎主事公於某
所蓋公之卒至是二十有三年矣始予見淵之誦
公遺事未嘗不泣以爲是父子之情固然比見其
鄉人言及公者率歎惜歔歔而不能禁而人之聞
之又莫不慕企慷慨若其生而一欲見之也嗚呼
賢哉公諱某字克寬先世居歙系出越國公之後

宋末徙皖入

國朝徙懷寧聚其族成鄉焉今猶稱汪家團再傳
至公曾祖某族散而始微祖其父某皆不果振公
四歲失母能又一歲失其父育於他姓九歲邑長
者丁濬求得撫之凝重軒豁不與群兒伍識者謂
汪氏有人長好客遊每出輒獲厚息業用是興然
不爲私蓄賂遺賓客周卹貧弱治杠梁川塗盡力
乃止嘗以錦綺若干寄金陵某私之詭以盜對
爲券期明歲償公公信不疑比往其會以他累貧
竟不責約而返又嘗遊江潯見覆舟急命僕援之
出者九人自言舉子當上春官時天方寒公延歸
親爇火燎衣留數日人贈衣一襲白金一兩易舟
遣之略不問姓字或言公當問者嘆曰吾行吾義
耳何問爲又或言公施太厚色赧然不敢當且自
以爲未足也嗚呼今天下淺夫鄙人視捐毫髮利
可以取義寧失義無所與又其甚者利人之危而
奪之而公之所以爲義者至不欲知其人而責之
報此其視利何如也揆諸古其不猶在先生長者

之流與育其沒而有遐思也已公生正統甲子六月八日卒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娶錢氏繼娶今贈安人詹氏有懿德實生淵之淵之幼從吉水謝履素學歲時問遺必豐於諸生蓋以公之賢而孺人又克相之淵之所以有今日也女三長錢出其一詹出壻曰葉裴袁伯郭山孫男一器予與淵之同舉於鄉既又同舉進士而濫以文辭為職業遂叙而銘公銘曰惟人有言生則必亡乃如其終亦繁否臧彼死而晦此久而彰繁

少湖文集卷四

十九

者江中實異歲倚嗟汪公好義慷慨流風逸響沒世不忘身則已矣其存者長改卜而安奕世其昌

封太安人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陳姓諱某其世曰寧國太平人曾祖某祖其父某皆以隱德稱於鄉其歸曰封承德即主事焦公志剛其子曰南京刑部主事燦次燦次烈最少庠生煌壻曰里之人陳祿孫男曰廷翰廷珍廷爵廷瓚廷宣廷堅廷璧凡七人孫女曰某又四人其生曰天順甲子某月某日卒曰嘉靖戊子十

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七其墓曰某年某月某日地曰某山之原其行曰事繼母孝事姑如其母事封君禮敬如賓處妯娌無忤言亦不為比教諸子耕讀皆有法煜既貴迎養宦邸每戒之曰無怙威無濫繁法無以喜怒重輕凡深故之報不干爾身必于爾子孫煜奉以周旋安和明慎有聲南都素勤儉至拜封命猶日事紡績曰以是相吾子庶且使勿懈也嗚呼是可書矣予與煜同舉進士遂按車駕主事鄭君室甫狀為之銘曰翟之初初象服之宜子而斯材功也緊誰封之翼翼之宅之恤是曰今終維內之則

少湖文集卷四

十

何孺人朱氏墓誌銘

鴻臚何君文瑞配朱孺人南京天策經衛橫溪公之女其祖鈍庵仕為山西副使伯父旅溪至禮部尚書門地甲諸族孺人生而哲敏然不能以貴富驕人被服飲食如出寒素祖母王恭人愛之嘗語經衛公曰此恨不為男勿與凡子公亦雅欲為孺人得佳壻求者繼繼率不應最後姪者言文瑞善

讀書又其祖父皆世仕宦公欣然曰吾固聞之退
以請於母嘗贊其議龜效其吉遂命孺人嬪於何
既入門女工婦職上交下字不爽其宜閨中之中
斬斬翼翼文瑞就外傳每歸親輒促之行後遊邑
庠卒業國子燈火之費皆出孺人謁選之日戒行
李待發不煩一言文瑞年四十未有嗣為博求媵
妾曲體隆遇諸所數近尤加勞獎常曰子不必自
我出要不可使何之後自我無傳故今文瑞側室
之子疊然一人焉孺人力也嘉靖八年文瑞既拜
官遣使迎孺人二月二十七日未及行以卒享年
四十八女一嫁為庠生張朝售妻朝售大司馬莊
懿公之孫刑部檢校起雲之子孺人所自擇文瑞
卜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孺人姚溪祖塋之次
屬子銘孺人弟婦曰沈者孺人姑也慧而有禮
外舅兄弟並以文學有盛名然家政必咨之每語
決即令子姪曰汝姑云云諸少莫不唯唯予蓋素
賢之而數見其稱孺人謂其他可能至不妬非人
所及然則銘孺人子不得辭也銘曰詩稱婦人無

非無儀其在周南詠歌螽斯匪儀弗臧不妬其
德踐儀備是惟內則吁嗟孺人德儀具有我銘其
幽以誠不朽

封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太孺人唐姓諱某贈文林郎南京雲南道監察御
史石公克寬之配御史瓊之母唐氏京師巨族其
女之嫁者處者行輩率十餘人惟太孺人明敏惇
厚愛於父母雖諸女亦自謂弗及也弱笄歸贈御
史公公固長者事親孝與朋友有氣量太孺人能
一順其志居常斗粟尺帛不妄費而賓祭醕醢之
奉必具珍美公其宜之公以常業舉子以家累棄
去數謂太孺人曰吾生也晝晝果自樹有子必使
讀書其後子環生次珍次今御史君生則皆使就
學太孺人益自任家事削衣貶食以造諸子比公
沒不懈三子者卒相繼成立環補順天府學弟子
貞珍為耀武營掾而大發於御史君君之言曰不
蓋孤其至於斯也吾母氏力云嘉靖戊子秋
天子以大禮告成覃恩海內太孺人拜今封千

史君方以風采論議震動兩都既貴且賢而太孺人固在食其養故人僉謂太孺人爲榮已丑御史君以巡江復

命奉太孺人北歸六月二十一日舟至淮陰疾作以卒距其生正統辛酉三月一日享年八十九矣太孺人二女長適李瑞次適龍驤衛千戶劉升孫男三濬濬濬孫女八曾孫男女五御史君卜以卒之歲某月日塋于都城南八里庄之原乃奉同年御史司馬曾瞻狀來徵銘銘曰有封有年有孫有子

而塋以時吁嗟乎安只

存養曾君墓誌銘

成化弘治間寧都之小源里有隱君子曰存養曾君諱某字某其先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壽官某世以種德爲務然未有顯者壽官生五男子君於行第四警敏峻潔壽官奇愛之令就外傳年若干讀書知大義見者謂將亢其宗矣已而以家蠱華去云君壯每自以失學惴惴恐行不立事壽官夙夜弗懈得其權心與兄弟處無忤色從子婦李氏早

寡竭貲力撫之嫠居五十餘年不知有喪置祭田立家塾以祀以教咸有法度歲饑

詔民入粟賑濟未有應者君奮曰已有積不能散忍吏違 詔以自殖耶即輸粟五百斛于官有司以聞賜冠帶題其居曰尚義之門郡嘗募民脩城脩養濟院鑿天柱灘之險暨今邑學之建君皆捐金爲助意氣慷慨若家事然晚好山水與賓從遊歌釣奕瀟然塵表至其獨處則整冠危坐終日無惰容曰以是存吾心養吾性蓋君天質之美捷見

少湖文集卷四

廿

妙悟不事章句而於爲學得其大端生平行實多可書者實本於此故其自號曰存養而士大夫之知君者亦皆以存養稱之弘治丁巳六月二十一日壽七十三以卒子男三長信古次信時次國子生瑄信時配李氏出信古瑄側室仁出信時生一歲失其母仁實字之君繼娶危氏而子女婚嫁之事多仁之助君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仁卒信古輩下以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葬君里之新田坑遂奉仁附焉女二婿曰胡奇朴義官賴廣仁孫

男七其其女四曾孫男十四其其女六玄孫男一
其女三君之塋至今嘉靖庚寅又二十八年矣瑄
謫選入京師泣謂予友鄉進士李正之曰瑄葬先
君子有年而墓中之石未刻意實有待今不幸卒
未有成立竊恐先君子之行不聞於後也敢丐狀
焉將徵銘於史氏正之曰諾為狀授瑄而屬予銘
瑄故與正之友其從子思復受學焉夫交人父子
之間於其世德必有徵乎予故按狀而銘之其詞
曰去聖既遠空言繁學士往往失其源離心去性
爭逐喧寶拾土直捐瓊瑤儻哉曾君扶其昏曰性
吾養心吾存君不可作誰與論刻銘墓中示後昆
彼往趨者回其轅

光祿寺寺丞周君墓誌銘

嘉靖己丑七月二十日光祿寺丞周君卒于京
師明年庚寅其子國子生文采匍匐迎君喪以歸
將以其歲某月某日塋奉吳固始子南狀來徵銘
予生晚不及與君同

朝顧君歸休尋以親戚相來往比再入京師予往

候時予方病起意拳拳以強食為囑後數過予見

予色稍克意輒大喜不啻其口出則予於君之卒
能遂愜然已乎為按狀而銘之君諱時勅字欽甫
別號古山其先汴人宋高宗時有諱友德者仕為
將仕郎屬駕南渡占籍華亭之舊溪子孫遂為華
亭人高祖諱汝明仕元為千戶知元之將亂退儲
書教子弟鄉人謂賢曾祖諱仲肅祖諱潛考雪坡
公諱庶務農尚義

詔授七品散官君雪坡長子少聰敏好學尤善楷

書伯父少卿寧齋公奇愛之年若干應儒士之選
郡守鄢陵劉侯以為第一名翕然起弘治間累舉
不第會

孝宗皇帝徵能書者俾直

文華供內制君嘆曰是獨不可致身耶因以書進上
大夫評之者謂道勁有古法造詣無虛日名又翕
然起

武宗皇帝初與脩通鑑節要韻府群玉成授鴻臚寺
序班內直如故己卯脩文獻通考成特遷光祿寺

丞

賜五品服一襲君既於京朝為堂官又日侍

秘殿從容翰墨之間足之所履有士大夫終其身所

不獲至而其所事有公卿大僚所羨慕以為清華

而不可及者雖不克一取科第其亦不可謂不遇

矣嘉靖壬午謝事歸與朋舊吟詠為樂得詩若干

首戊子秋北上居京師一歲而卒距其生成化戊

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二惟華亭居東海之

濱地僻以下然而才俊之士往往生於其間姑論

以書起家者爾沈學士夏太常朱京兆父子張南

山尚書皆顯名一世說者謂吳之多材猶驚之有

裙信然今數公者既皆不可作而君復繼以逝錦

函寶帙藏君

天府長篇廣額流落人間百世之下所共愛慕為子

孫者其又可不思所以尊而存之也乎君配楊安

人有懿德子男一即文采女二長適南山尚書之

孫中書舍人張明師次適東海先生之孫庠生張

其權孫男一其墓在其鄉之原銘曰周故世族光

祿佳士義文不酬乃以書起肅肅

文華日侍其間鸞群鳳朋鵲鷺之班嗟嗟周君可謂

遭止我銘揭之以慰生死

明故宣城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宣城伯夫人姓張氏華亭龜蛇人父登仕至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有聲

孝宗朝贈太子太保諡莊懿父景以尚書蔭授福

寧州判官病不果往為詩又自娛終夫人生而娟

好又性儉素諸所被服不慕華羨尚書愛之携以

自隨口授女誠能通其指由是滋以為慧必欲使

為貴人妻年若干遂歸衛氏配今宣城公於勲衛

和順端恪勤華矩度閨門之內不聞忤言公祖壯

勇公性嚴毅雖處父子如在朝廷下至飲食亦務

精潔夫人代姑顧夫人綜家政輕重高下不爽銖

兩躬執事無懈事承其權每有約束壯勇公必問家

人是新婦畫否曰然即笑行之食上必問是新婦

調否曰然即畫贊之如是以為恒壯勇公面謂夫

人曰新婦賢善事我宣城公父子亦因禮夫人有

加後遭三太喪相宣城公襄事戚易如禮公既嗣伯允佐以道間有諮議輒對曰妾聞之吾祖云云諸子侍側數正色語曰吾昔見吾祖言五侯家子弟好奢逸鬪鷄擊鞠走馬辟劍以蕩凌德卒致傾敗心竊傷之汝曹幸有世祿惟日敬畏可以久存如五侯家所為慎勿學也諸子咸奉教戒不敢以過失聞嘉靖甲申拜伯夫人封唐寧春

皇后親奉此郊

特詔充三祭命婦禮成

賜衣二襲其夏

上作園丘命公知營建提督神機營如故公退朝夫人迎賀曰

上知夫子實深以有茲選惟妾亦以夫子之故獲有事公桑

國恩至矣妾則無以為報夫子其重圖焉秋九月邁疾公日往視辭曰夫子有國事毋以妾為憂比疾革語終不變公涕泣領之既卒哭之慟為不再娶亦不畜婢妾曰以是下報夫人嗚呼女德之助

其來尚矢傾在統綺以及閭巷徂安習惰局見

聞雖微美必彰而植立彌寡若夫人明於理道脩

身飭辭卓然自出流俗以與古名姬淑媛上下休

稱豈不可謂偉哉宜宣城公傷之深也夫人卒以

十月二十九日距生成化丁酉二月十一日享年

五十四歲辛卯某月某日塋都城西翠屏山之陰

所生子男三人長守正次守忠又次守信女二人

長適楊司空子右府都事木次適游都尉子錦衣

百戶鉞孫女二宣城公謂葬宜有銘而子嘗執筆

水湖文集卷四

中

隸史氏又與夫人之弟刑部檢校啓雲好也遂奉

李正即尚綱狀以請予不得辭銘曰張氏世德龜

蛇之原施于尚書不替益敦尚書之教被其女孫

其中旦旦其容溫溫女孫未歸元勳之門不忝不

驕以封慶源慶裔厥躬將畀後昆曰忠於

君遺言則存凡後之人其永勿諼

明故竹賓吳君墓誌銘

竹賓吳君屬鄉前一日既經紀其家事乃以書

屬其友黃子龍津鄭子劍溪曰臻死必于首伏

而請以湖子銘君卒且葬莫子請以子交竹
賓檢於我孟狀諸於是鄭子為狀而僧黃子請予
以銘請如君言始予與君處重其教朴謂有古
長者之風乃歲九月予許以文為君七十壽未及
期君病度不可作則又心許銘君然則予今不得
負也按狀君諱臻字至善南平之晉安里人其先
世號審律先生者有重名於宋十二傳至通直郎
奎又幾傳至君曾太父董三董三生仲祥仲祥生
仲純皆克嗣其德仲純三子君於行第二仲純擇

火湖文集卷四

世一

而教之未冠補郡弟子員歷二十餘年貢入太學
卒業主峰羅先生之門有能文稱弘治辛酉領北
畿鄉薦為正德甲戌謫選試高第拜縣之無為知州
州故濱江多水災君堤防賑貸具有條理又為釐
馬政之弊葺學舍建鄉塾表士之賢者與宦之有
聲緒者若干人民歸其德既兩考以無子不樂仕
嘉靖壬午疏歸其鄉悅梅山之勝徙居山之南麓
今所卒處也君為人不外飾貌笑貌仰如其所懷
不隨人作悲喜每與人語雖極小事非親見不敢

言亦不能為巧譬曲喻為酒食召賓客營治累日
必豐潔乃發書書必閱數過然後以授使者其居
介郡縣治之間雅自重寡與縉紳相接一時樂媚
佞喜華侈者亦多不愜君所為門之外極落寞君
終不變予既佐延刑獄亟過君乃以予為知己然
禮貌亦不有加於其素嗚呼以君之敦朴使久存
於世豈不足少勵薄俗哉而不幸以死是可傷已
君生天順甲申三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二月五
日官止進階朝列大夫葬以卒之某月某日墓在
普安鐵場之三垵田君再娶初娶官氏無子繼娶
王氏側室陳氏魏氏竟無子乃以兄輝之次子鐫
為嗣君引且發而鐫卒今奉君以死者輝之長子
鐫銘曰慨世趨下溺其逝川孰返之荷卿之多賢
有人顯顯寡咲與言不豐其華而全其天後學有
瞻不幸而死典刑焉曷傳墓之石良文以堅我銘
是鐫以此塞悲兮吁嗟乎其然吁嗟乎其然

墓表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偉字士美大原定襄人始司憲濟南
即有聲居四年通判順天府又有聲秩滿同知松
江未幾年董餉都下卒松之長挽而從者具棺槨
歸其喪葬所居村之西原君居濟南順天其政之
詳予不能知而松予所生其董餉之事有可稱者
遂書以表諸墓曰松賦財所出而人又甚畏其上
有司歲董餉將行長稅者輒以羨餘歸之其辭曰
贖比至都下將賂遺所知識長稅者又輒以幣帛
資之其辭曰贖仍之既久莫或能革合而名之曰

少湖文集卷四

世三

例雖費累千百親見其民鬻子女田宅以供命弗
恤也嘉靖乙酉郡倅湖南鄭君始却去之丙戌君
繼行時君素貧衆以爲鄭之志且將大殯君却益
堅日蔬食布衣怡然自適曰使我無饑寒足矣餘
非所願也都下士大夫每往見不持一物費用大
省人亦益賢君既卒無以爲斂而民有餘貲財者
嗚呼其可謂廉也已矣君之設官以爲民也官之
植廉以事君也顧古之爲廉也以德是故約己以
裕民非以干譽也賤貨以砥節非以要爵也今之

爲廉也以法是故行脩而賞隨之是以賞爲善也
政儉而罰隨之是以罰遠惡也法又不行於是無
可言者矣予觀君之位弗稱其守又每見君恭慎
質朴退然若無所能人豈以德爲廉者耶何其不
大用以卒也今天下之民日趨於敝松蓋其甚焉
者得如君數人者字之猶懼弗足乃有一焉而弗
克究其澤其能遂有瘳乎予是以爲松人惜之也
君生天順庚辰八月十三日弘治戊午舉於鄉卒
以嘉靖丁亥正月七日享年六十八大父諱鐫考

少湖文集卷四

世四

諱華以君貴贈順天府通判妣王氏贈安人子男
二長九章寧河王府典膳配劉安人出次九成側
室齊氏出孫男一鳳喈葬爲卒之歲九月二十八
日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贊

鑑別妍媸

惟人有心如鑑斯明中虛以觀物無遁情衆人蚩蚩塵垢交蝕迄於其終不辯白黑爰有君子令公之胤爰復其初而以從政彼造在庭是非非是明以燭之其狀畢具某也爲妍某也爲媸進無匿志退無異辭人不知者率謂公神豈知公心不爽其真昔在孔子實有明德民具畏止以遠于慝儼儼我公闕里之英實紹聖學德孚治成後有繼者曷究曷圖有鑑在心其慎勿汗

故建寧司訓林先生像贊

行絮以方氣豪而正位不滿德吁也其命化被多士法垂後昆君子之澤奕世則存

故知解州益菴林君像贊

維州有牧曰以庇民惟儒有學曰以求仁倚嗟解州其學不負生有絃歌死有俎豆

顧菴像贊

顧菴介介其容恂恂體陸之正法程之純養蒙有說新泉有序啓我瞻瞻羽翼道緒

。銘

屏銘為張奎湖作

屏之外坦乎亨衢我友而觀匪義曷趨屏之內肅乎無譁我靜而存以思無邪屏之未設且覽無際靈臺洞啓孰交孰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瞻必慎必虔嗚呼屏乎朝斯夕斯我德是咨我學是師豈徒以爲儀

明德堂銘

相古之治必本諸身克明峻德以新其民德明德威民自無訟比屋可封刑措不用嗟今之治獨求諸刑金科玉條貴踰六經上刑日嚴下俗滋敝前姦未誅後尤已繼維是二者豈良異心任德則古任刑則今我爲刑官德亦靡類任刑棄德迂也實愧是用夙夜思勵其愚曰明明德視古以趨從義遠利罔敢懈數參前倚衡明命有赫惟欲之動頃刻萬端德昏則易德明實難谷我僚友多士群吏

水湖文集卷五

尙交敬予以就斯志

忠恕堂銘爲管生見作

於惟聖道一以貫之爲之有要忠恕是師忠恕維何盡已推已已無二物學無二指盡已以推恕於是行言乎其盡有忠之名推已而盡忠於是著言乎其推名之曰恕推之所及覃被八埏盡之自我一而足焉是謂一貫萬化之苑君子體之遠道不遠聖學易簡俗說支離我覺吾徒作此銘詩

傳芳堂銘

宋知劍州制度諸軍事朱公十一世孫成賢名其堂曰傳芳惟公昔在劍州屢靖寇難值宋之亡扈從入海以死忠孝之節流芳具存嗣而傳之固賢子孫之事亦交遊者之願也銘以勗之其辭曰人本同性學無異師曷芳曷否繫其所爲彼佞而姦此忠而孝遺臭流芳遂異其效芳之未植將自勉焉矧前有芳忍隕弗傳凡作於前率有芳烈乃後之人或不前哲惟前有遺咸願永存嗟芳而隕豈子豈孫侃侃節制忠孝具有遺芳郁芬實啓爾後咨爾孫子無念爾先曰孝曰忠尙永其傳

水湖文集卷五

適志處銘

龍津黃子作堂於觀物園之後取晉張季鷹氏所謂人生貴適志者題之曰適志處而屬以湖子廣其義以爲之銘銘曰

惟人之志本無不適逐物而動乃始戚戚惟志之適不假外求反而作德厥乃日休是故君子乾乾聖學仁以不憂知以恒樂彼昏不知取適名位患得患失祗爲心累亦有達人崇山浚池適也幾何

勞乃倍之昔在顏子瓢飲簞食左絃右歌吾通吾志昔在周公几几赤舄東山廟廊吾志吾通約而道泰困而心亨適則在我物豈能擇用舍惟時廢興惟命我則常適不容何病是謂適志非適於物無損無加不淫不屈黃君作堂我銘揭之彼求適者式說爾思

先菊庵銘有序

大理丞石崖先生林公以其生先菊一日題其居曰先菊庵其公門下士習見公之操履竊謂公清

水南文集卷五

五

節素心於菊不知所後先者乃誌其事而系以銘其辭曰

翼彼庵斯三山之麓何以樹之煙燼其菊庵有主人林公夫子剛毅靜蘆黃中通理公昔始生菊擢其英帝賞命之菊弟子兄公生寡合惟菊是友二十餘年以左以右既入於朝迹是遠而公心念菊寤寐見之曰菊與余氣味實類侔索挈芳無使或愧乃董事政乃佐廷平擇言而言擇地而行衆所唯唯義則未可塞裳去之若將免我衆所斷斷義

則固然奮袂趨之如渴赴泉清節素心金完玉輝公耶菊耶其德惟肖非清則辱非素則汙凡百君子式慎爾圖

凱旋圖頌有序

弘治己酉故工部侍郎弘毅羅公以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會哈密戕其帥公用降虜益以我師攻其城破之斬首二十級拔故陷沒者三千人以歸因作此圖以識一時之績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某始獲從其孫元凱觀之蓋公既已久不可作而哈密亦浸強盛爲

水南文集卷五

木

朝廷西顧之憂其竊壯公之列傷今縉紳無若公文武者爲

明天子翦此虜以綏中國也追惟之頌見區區之懷焉其辭曰

惟羅公武且文遭

王明策奇勳歷四遷存存有聞暨奉

命撫西土咤爲靈唾爲兩威所加莫敢侮嗟哈密不自虞益弄兵速天誅額米歸公曰吁汝予降予

汝主戈如林栗萬便惟汝資於我取泉角稽嘿以
騰爍哉師鼓以乘百尺墉一躍登取彼殘斧斷首
血模糊繫左肘殆爾前笛爾後奪彼車歸我俘西
人迎夾道呼父有子妻有夫惟此虜世驕悍憚公
威罔狎亂七尺軀國昇輪視茲圖旗雲張馬龍趨
千百年識公謨

賦

別知賦

浦南公之將行也其既為文以贈然大要能道公

少浦文集卷五

七

之賢而於公相知之深與其所以別公之情報公
之意均有未盡者因為賦以申之取韓子所謂別
知者名其篇云

緊默默其無語兮黯臨風而獨悲淒淒以潛下
兮形神悄其支離將攬轡以言邁兮昏莫識其所
之試內反以自求兮紆吾心之所思惟今茲之苑
結兮曰我悲之有以紛萬類之前陳兮咸仰托於
知已驥或升於天閑兮或服鹽而垂耳蘭或雜於
艾蕭兮或佩璆之靡靡物無繫於美惡兮論亦無

恒於否臧知不知其異評兮夫固視其遇將淺九
淵以為抑兮卑重霄以為揚幸不幸其實存兮雖
賢聖亦云其徬徨嗟我生之昏昧兮濫科名之忝
竊既力小而任重兮遂不支而顛跌念受知之無
地兮面驛羞而中熱日閉戶以省尤兮鬱予心之
惛惛何美人之卓立兮獨有諒於予東世方棄而
弗顧兮炳流盼於雙瞳界顏色於枯槁兮回沍寒
之春融朝既煦予以青易兮夕又披予以惠風仰
崇深之被澤兮紆百憂之糾縛慰野心於檻狴兮
少浦文集卷五

八

發清音於籠鶴悵人事之多乖兮將天重予之望
倏相違於中道兮湫孤蹤其焉託飛黃騁以遐逝
兮材固絕乎蟾蜍鴻鵠翮其高舉兮勢亦豈能碩
夫燕雀之屯如振予袂而不可從兮倚秋宇而躊
躇日既為之無光兮髮復為之蕭疎
帝閭其何所兮心勞勞以增病夫豈敢怨且尤兮傷
予之獨負乎
明聖聰所知之欲報兮塞予力之不競進不可以倖
干兮退自安夫時命惟達人之大觀兮賤珠玉而

輕組纓志相許而相期兮曰姤節與令名矢吾脩
之伊今兮益自勵於永貞璧既涅而不可緇兮金
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駕
仁禮以爲興兮秉誠明以爲軌樂真境之融泄兮
窮聖途之脩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況予懷之慨惻

奉椿思萱詩引

中翰何君天際喪其母二十有三年而尊翁巡檢
公以八十食其養康強與少壯等喜其父之壽也
痛其母之亡也爲圖曰奉椿思萱以示以湖子或

以湖文集卷五

九

曰君因思以爲奉又因奉以爲思也其心誠乎曰
誠因思以爲奉則知終身之思爲無益而其奉不
容懈也因奉以爲思則知一日之奉爲可樂而其
思不容遏也夫鳥得而僞諸有已乎曰無已因思
以爲奉則凡思之日皆其致奉之地也因奉以爲
思則凡奉之日皆致思之地也夫鳥得而間諸於
道近乎曰近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大
孝蒸蒸五十而慕者舜之所以爲舜也君生三十
有六年奉其父其德而思其母不置苟能終之於

道何遠焉然則何君之學遂可謂成乎曰未也殫
之事其親其大者在於順之以道而孔子之論孝
亦以立身揚名爲終君之所以爲奉與其所以爲
思苟非徒甘旨之養而涕泣之哀則庶乎可語學
之成矣言者唯唯而退於是君方徵詩士大夫而
與以湖子同史事因次其說書諸圖之右方爲群
王先焉

春亭詩引

寧都陳君迪正額其居曰春亭邑之後生遂相與

以湖文集卷五

十

稱春亭翁然未有爲之咏歌者也今年春君之友
卿進士雲山李君爲徵諸士夫得若干首率與寄
悠遠足以發一時之勝稱其爲春亭詩也予以待
先君子官寧都知迪正之爲人夷而婉康而和
優柔敦厚而藹然不見其有可畏惡之色夫虔故
多抗志勵節之士其不學者或流而爲勁捷又其
甚者仇健輕生之氣亦間有之若迪正非所謂出
於風氣者耶而又得李君爲之友亦固賢者鼓春
風而導和氣其功居多方二君之相與遊也披煩

襟於琴書之間走俗狀於湖山之外谷風徐來好
雨初霽偃仰笑傲使人望之而得夫溫然之光油
然之趣如是而亭以春名何不可也諸君子掄揚
而頌美之亦其所哉予既以不得登斯亭為恨又
值病不能賦一詩與諸君子參遂上下輒以李君
之意備為之引浴沂有興尚當為君記之
說

弦齋說

君子之學克己而已矣已也者私也理之反也理

少湖文集卷五

上

之在人心也其喜怒哀樂有節焉其出處語默辭
受有則焉其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
莫不各有度焉夫是之謂天然自有之中非吾所
能置緩急於其間也而或有緩與急焉者是私為
之也今天世之人見事焉亟圖而亟為之者非其
利於己者乎不然則褊且躁不暇思者也見事焉
委之而弗為為之而弗勇者非其不利於己者乎
不然則柔且惰苟以求安者也是利不利之擇也
褊且躁也柔且惰也皆吾所謂私也緩與急所由

以生者也猶之病然私也者其寒熱燥濕存乎中
而為根者也緩與急也其汗懷疲煩見乎外而為
症者也善醫者不治病於症而務去其根是故君
子之學克己而已矣已克則理復理復則其心廓
然而大公物來順應而喜怒哀樂以時發焉無弗
中於節也出處語默辭受以時行焉無弗比於則
也輕重遲速常變大小一切應酬之事以時施焉
無弗合於度也激之不能使之急牽之不能使之
緩蓋有千萬人獨往而逡巡退讓於禍寬博之前
臨財見得畏縮不敢進而慷慨決烈不可沮抑於
伏節死義之際夫是之謂時中而吾儒之實學也
胡君子剛病其質之緩以弦名齋將矯之以急夫
不務去緩之所由生而獨欲以急矯之緩其可去
乎矯之之過其無乃去緩而得急卒戾於道而不
自知乎予故申克己之說以相之將為君去其緩
且以坊君之入於急也

虛白堂記

天下之物自一芥以往莫不以其形見亦莫不以

其情見夫苟以形見也則遇之而皆可以得其象以情見也則即之而皆可以識其所終識其所終則其象也著其象著則其大者不足為吾懼而小者不足為吾惑昔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顏氏困陳厄蔡簞瓢陋巷而不憂此其故何哉聖人之心未嘗有物以為之蔽故其體常虛其體虛故其用常白而其光常普其光普故其視天下之物亦皆有以洞燭其情而彼自不能違雖達之至於天子窮之至於匹夫以至困其心辱其身而聖人者方

東湖文集卷五

三

且以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飄飄乎無所累也其富我貴我貧我賤我又皆止於是而不可以有益也非徒得於其象進之而識其所終矣而復有能動其心者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吾之身亦物也彼徒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則豈必達如舜禹窮如孔顏而後足以動其心哉雖簞食豆羹亦將有見於色者何者簞食豆羹先有以實乎其中也是故天下之物其大極於宇宙而其量未始不可盡也其小極於蟻蟻而其端未始不可窺也惟有物以實乎

以湖文集卷五

七

其中則物之在彼者猶未以其形見而心之在我者彼先得以蔽之賢賢焉知物之大而不知其量之可以盡也則懼生焉知物之小而不知其端之可以窺也則惑生焉惑與懼交而終身行乎蒙昧之境則何虛白之有哉故夫物之遇於聖人與遇於我者迹也聖人之明足以及物而吾不足以自照者心也聖人之心未始有物而吾人之心物於物者也嗚呼此虛白之說而聖愚之別也雙江薛先生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邑素多事而先生處之寂乎其無有也聲色勢利雜然交於其前而先生莫之動也蓋其心不物於物而足以通天下之情久矣堂之以虛白名也宜哉其聞先生之教有年其知先生不可謂不悉樂先生之堂之成也於是乎言

辨

學則辨

其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

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會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尊舍尊德性而求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

少湖文集卷五

主

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

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開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

少湖文集卷五

主

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二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其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其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原本自曉白蓋不徒

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少湖文集卷五

十七

對

養蒙對

黎學諭瞻以督學樸溪先生之命問養蒙之方於某某告之曰以正曰以正如曰收放心收放心如何曰心也者合性與情而言之者也其初也無弗正也是故以言其性則仁義禮智純粹至善者也以言其情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者也無弗正也然而有弗正者何也放也

其所以放者何也蔽於私又牽於物也蔽於私又牽於物是故或不能用其愛而仁放焉或不能用其宜而義放焉或不能用其敬其辨而禮與智放焉或有所分慊恐懼好樂憂喜而喜怒哀樂放焉皆所謂放心也心放則邪收則復於正聖人者知其然故養蒙以正而教之以收放心唐虞夏商所以教之之方觀於命契者可以推矣周之教散見於三禮之間而會萃於論語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宋朱子之作小學文推本立教之意以為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此其於孔子之言非有異也事親者孝之事也仁之實在事親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仁之放焉者也敬長者弟之事也義之實在從兄而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放焉者也洒掃應對進退隆師親友者謹信親仁之事也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之辨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禮智之放焉者也即其行是數者而教之以

少湖文集卷五

十八

循循焉屬焉不敢作好作惡以肆其愷喜憂懼之私所以收夫喜怒哀樂之放焉者也皆所謂收放心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純然復於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自其收夫仁之放也則所以長人者存焉自其收夫義之放也則所以利物者存焉自其收夫禮智之放也則所以嘉會幹事者存焉自其收夫喜怒哀樂之放也則所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者存焉而凡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此之積也天下之能事有不畢乎是故養蒙以正以正者收放心而已矣雖然此非某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然則收放心者非小子之事乃大人之學也雖然亦非孟子之言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易固已言之矣

解

蒙養對解

其既作蒙養對或曰子明言收放心矣而復以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言之然則是數者即心乎曰即心也夫心者非其塊然在中者之謂也是眾理之總名也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者是心之條件也何也仁也者心之愛者也義禮智也者心之宜之敬之辨者也喜怒哀樂也者心之感於物而各應者也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喜怒哀樂總言之則心也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而古昔聖賢之論或言心或言仁義禮智或言喜怒哀樂者何也或舉其總名或言其條件也夫既曰眾理之總名也則其存也非有所繫也即理之存而存焉耳其放也非有所往也即理之放而放焉耳而可以一之也乎二之則夫所謂心者亦其塊然在中者而已矣塊然在中者果何嘗一日躍而出於軀殼而有待於收其放也是故心也仁義禮智也喜怒哀樂也一也吾所謂收放心者亦總言之也收其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放者亦分言之也一也

劍溪草堂解

干將鏐鏐之爲寶雖見於傳志百家之書而著於晉豐城延平津之事然其爲物不常有其埋沒歷數十百年僅一顯而又化去以復於晦豈物之寶者理固宜然耶抑顯晦有時雖寶如干將鏐鏐不能遠也方斗牛間紫氣之見人蓋其知其爲寶劍之精獨張華氏疑之又得雷煥氏決之而雙劍始出以顯於世然則干將鏐鏐雖寶苟不遇二君吾知其晦焉止矣若是乎遇之重也夫延平津之化

以湖文集卷五

廿

去距豐城始發之時無幾也顯之難而復晦之遽非地誠愛其實則史氏之言不可信吾於是竊有感焉古今稱張華氏博物洽聞雷煥氏妙達縉象二君沒而干將鏐鏐化其或者始以二君顯後以非所托而遽晦歟夫苟以有人顯以非所托而晦雖微紫氣之祥化龍之異信干將鏐鏐之爲寶矣諫議舜祥鄭君家延平津之上扁其居曰劍溪草堂君才行寶於天下而一時所遇多銛鉛刀者君亦厚自寶不求售其事有相類焉今世無華若煥

書徐鎮之卷後

氏不能知干將鏐鏐再顯之期然天下無干將鏐鏐不害於治而一日無賢人君子即漸亂以入於亡審如是而欲求寶焉而寶之者其必於干將鏐鏐也夫其不於干將鏐鏐也夫吾重有感於斯堂鎮之之將歸也得文於吾師水南先生得詩於同門諸君子嚴毅而訓厚重而則先生之爲文也道存焉思而不過愛而不傷諸君子之爲詩也義存焉夫教以道立者也仁以義輔者也道以綱之義以紀之持是歸於其廬日誦而夜思交身而益懋信所得於沈氏之門者富矣鎮之其寶諸書

以湖文集卷五

廿二

復歐南野太史

承以文錄賜教弁示致知之義迷途而道之康莊啓壘曠而畀之聞見感激感激但所謂仁義禮智渾然全具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即發鄙意竊謂此是良知本體其在初學却須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操存充擴如所謂達不忍達不爲之

類又就不忍不爲之中去其內交要譽諸念使私欲自銷本體日復則其妙用自然充周不窮無待勉強此恐非一蹴能至但須識得此意以爲射者之的行者之家必求赴之久久方得純熟不識此却於理能不礙否只如此用功內外表裏能合一否某少役志於富貴三年而知其無益始刻志於文詞異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覺文詞之與富貴均爲外物欲求吾心所固有者以爲終身受用之地而已虛度歲時駸駸三十所謂半路出家用力宜倍今此志雖不敢懈而工夫杌格意見乖違之處非吾兄誰則肯見教者願不惜盡言也

復陸石溪憲副

前日辱手教未及裁謝茲又領教翰欲其爲正學書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過承獎與曾其所任世之學者趨附功利遺棄身心爲文日工去道日甚茲弊也豈惟高明憂之其亦憫而思救之歟矣願以爲端俗必先端本正物必先正身如其者謂不甘心流俗有志於端且正焉則可謂已端已

火湖文集卷五

廿三

正而可以端俗之未端正物之未正豈惟某自知不能雖執事過信溺愛亦知其然矣而可冒而爲之上以負樸溪老先生之意下以孤闕多士之望乎且今之俗誠未端物誠未正然有識者猶庶幾有人焉端且正之也如以某之淺薄冒而爲之及教無所成彼碌碌之徒將遂不計爲之者之非其人以爲俗必不可端物必不可正而吾儒端本正身之學舉爲虛談是其爲正學行反以滋學之病而樸溪老先生拳拳作興之意適以絕有識者庶幾之望也某尚可冒爲之乎凡人之言以無爲有者不足道惟有若無者乃謂之謙而其無爲無者直可謂之實說其今謂不敢當任蓋道其實非以爲謙執事方謂其能端俗正物必不至不信其斯言之爲實伏其與樸溪老先生再加詳議務在得人以成盛舉非直闕多士之幸惟某之幸莫有大焉于冒尊嚴無任惶懼萬惟昭亮至感

復潘樸溪提學

姚生至伏領教翰學之不明久矣乃今得大君子

火湖文集卷五

四

毅然思闡揚之所以嘉惠後學左右斯文甚大其
敢不拜賜但欲以講學之任遂委之於其則其自
揣不敢奉命蓋成已成物雖吾人實學然必已既
有成斯可成物若其所病正在未能成已夫已未
能成而遽欲成物將何以爲成之之具如已未能
成而妄謂有成則是自欺語人曰已成則是欺人
執事固將教斯世以實學也而容以自欺欺人者
爲之則乎執事此舉必得其人斯可有益其竊爲
執事謀欲得人於師帥則莫若石溪老先生欲得

火湖文集卷五

某

人於鄉士夫則莫若前太守黃前御史朱高

郎中林欲得人於諸生之中則莫若林

執事誠禮而致之其雖不敏敢不率先延士承
教門下如必責其肩爲之是執事不欲爲多士得
師而不肯自成此盛舉也其實不敢且重爲執事
惜凡某之言皆出誠悃非爲遜避姚生所知執事
尚垂亮焉于昌尊嚴無任惶懼伏惟宥罪至感

寄游行簡進士

延平科第寥寥又失得執事振起之豈惟鄉邦之

幸實有司者之光也喜甚慰甚其奔走宦途十年
每見士夫以不舉進士爲歎試叩之皆言人之待
之猶夫人也有蘊而不得施也及究其自待則亦
未見其能不猶夫人也未見其果有蘊也然則未
可專以咎人也今執事舉進士矣人之待執事異
於人矣蘊也可以施矣其所自待者又容可薄而
施之者又容可無其具耶執事平日純靜端謹此
其素蘊已自過人如其之意竊以爲君子於道有
一毫體之未實皆爲所蘊未富有一言一行不如

火湖文集卷五

某

古昔聖賢皆爲自待之薄願執事更充之使人曰
延平復有士如文靖文質者則所以爲鄉邦之幸
有司之光益又大也其妄恃於執事有一日之雅
又見執事之謙虛樂善故輒布其區區如此萬惟
不罪時下初暑動履自愛尤祝

寄歐南野大史

丙辱雲翰受教良多某近日與朋友講論正竊見
得誠之一字於學極有力今人做不到聖賢地位
千病百痛俱自不誠致之是故謂誠者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只一念之發不能存誠良知便從此
失去況望其能致也承論及鄙心益用自信其幸
甚幸此間朋友其每與論說頗亦謂然但未能遽
脫去舉業今亦姑就舉業中教之以聖賢明訓實
體諸已由良知一線未泯之明致之以復其全俟
久久或當有成耳思說年兄去歲曾勞簡寄茲賤
體偶不快未及答相見爲一謝之文錄專候德弘
兄寄來入刻久不見到遂併向在吾兄處所得二
冊亦未果梓傳倘德弘兄編輯尚未有緒就望見
示庶得先梓此二冊也王生 行力疾附問王

寄程松溪太史

去歲辱手教又時時從東崖侍御得承起居甚慰
其幸於吾兄處聞致知之方迄今兩年雖猶未有
所得然覺隨事隨時有實用力處不落空虛不假
外索而向來學術未有若此之真切簡易者

兄之賜何敢忘何敢忘近日更有新得否有之願
不惜見示王生 行敬此布悃王生頗有志於
學嘗從其遊然而淺薄不能有所開發也吾兄俯
爲成就之何如病中不一

與子明弟

得書審老母康健及聞吾弟進脩之詳甚慰然君
子之爲孝就養無方其爲學亦深造不已願吾弟
勉之卓然成箇大儒也寄到文字此中有小冗僅
閱得數篇中間以愚見竄易數字不知果是不否
弟再細求之區區少年偷惰學行無成近始追悔
求抵上達而沈酣之餘未易得醒靜思爰觀不任
悚懼諸兄過失望吾弟不惜盡言蓋親愛莫如兄
弟吾弟又聰敏知理道者吾弟不言則無爲予言
者矣傳習錄文錄須時讀一過大凡做箇好人自
是職分不必要與人同亦不必怕人非笑中流砥
柱視木梗之隨波者何如留意留意

寄劉平嵩都諫

劍浦之會受教實多爲別匆匆喜不勝恨也講學

之行過承獎與但某反求諸已真自見淺薄無足
爲多士開明遂堅辭避茲樸溪已檄張教授
輩往任其事矣凡天下未平治雖若在位君子之
責然其病痛乃在乎居講學不正不精聰明才識
一句就功利詞章浪用浪費爲力滋苦爲蔽滋甚
竟使所建立一無足觀執事素養端毅靜密望進
常士之有志者與共講究爲天下啓太平之基也
母靳母靳其業師沈先生雅慕執事欲一接道範
敬此先容阻隔不任馳情幸惟自愛

復沈雲川

不相聞頗久忽辱手教感慰不知授徒一節實古
聖賢養蒙成物之事所係甚重止緣世俗視爲糊
口之圖故其爲教亦遂止於功名富貴詞章口耳
而於古昔聖賢所以立教之意不復顧察弊流滋
久世道日衰可爲流涕吾兄素有志願深思之凡
教人子弟不可只如前所云也吳處義塾其事甚
善詩不足以掄揚之又區區之意欲因一及教子
弟之法當爲作記奉去也水南先生先行先此裁復

幸惟昭亮

途中寄答從遊諸生

不肖辱諸君相與三年本無毫末可以補助高明
過承諸君推許聽信久而彌篤至於臨歧之別脉
脉不歡越疆之送戀戀不舍此尤近時交遊所無
者不肖何以當也何以當也今不肖蹤迹雖漸與
諸君相遠然此心未嘗頃刻不在諸君左右想諸
君相知之深亦復同此但不肖之意竊願諸君力
於爲學不以小得自滿不以難成自怠使延平復
有人如文靖文質二先生者出乎其間而不肖得
藉以爲榮寵則諸君之惠甚厚甚大若其徒知存
念而忘自易則後之議者將謂不肖之交諸君以
私不以道諸君之念不肖以情不以義此不獨不
肖所深懼亦諸君所不願有也諸君其尚亮之其
尚亮之千里之懷懇欵惟此北風有便無忘惠音
餘不備

答延諸父老

區區處此二歲無一善政可以及民過承諸父老

相待若此甚感甚愧無以為報獨願諸父老上守朝廷法度下教訓子孫使此邦常不失文獻之舊則區區所藉以為榮寵實多惟諸父老望留意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廿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六

○語錄

示劉生應鳳

凡為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為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已之時命不遇就謂善不必教子子不可以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為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

今人讀書求遽孰是正強記是助失了不讀是忘若着意實循序讀將去此所謂有事既有事即正助忘之病合下俱無矣故養氣之功只必有事一句已道盡余聞之陽明先生云

程子吟風弄月與曾點之浴沂詠歸不同程子裏面工夫實曾點空踈程子是仁者事身有之者也曾點是智者事能見得者也程子其顏氏箴瓢琴瑟之倫乎

示蕭生俊

太平之時正是難得蓋太平之時百凡為善都容

易右遇亂世便有無限費力難處底事出來五輩
生在今日可謂大幸不可不淬勵為善致負太平
也

人皆好樂而惡憂然却於所以坦蕩蕩處不肯着
力於所以常戚戚處又且為之此乃是好夢惡樂
耳

予嘗勸諸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俊父老須俊侍養
即此是學子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侍養者
是如何果能合得道理箇別無學得不然即併此

文成虛言耳勉之

少湖文集卷六

所謂世家者非謂能世產業乃謂能世禮義之教
且人未有禮義不脩而能保其產業者乃知不務
世禮義之教而懸空欲世產業以求稱世家亦不
可得也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為之差等
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
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患難却濡手足
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

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
物總言之又只是一箇仁愛也

示楊生顯

學已見頭腦即此勇猛求進以卒前功孔子為山
章孟子掘井章開示極懇切不可不服膺也

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為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
便諂者日為己私未除自做主不起故被奪去耳
讀書須切已體認纔曉得聖賢之言都是道我心
上事句句是實不然鮮不以為彼立教姑云然矣

少湖文集卷六

程子云既思即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靜
不知此乃是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

示施生明

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
行止非人能為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
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妄求求得時且論失已
不失已其實原是命裡合有非別有轉移造化之
術求不得時却徒為失已也

學者尋常都解說為己為人然未有能真見破者

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箇傍人好聽好看至於君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遯世不見是而無悶雖不得市童謗羨自家却受用了許多安樂此是誰爲己誰爲人也

或問朱陸之學其應曰君且勿求識陸象山先認取箇真朱子朱子之學何嘗不尊德性今且道朱子著下許多書那一句是教人詞章功利尋常又說朱子在道問學上多陸子在尊德性上多不知尊德性之功何處可少却此子而問學多處又是

問學箇甚底也

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施處耳

示仁生舉

凡爲善畏人非咲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

非咲直至冒刑辟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所謂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是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却一舉念便是放也

人心虛靈感應無端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稿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已上着力說着克已該多少工夫在而世儒乃欲深居

默坐自謂主靜乎

吾輩爲善不可以年少自怠亦不可以年長自廢道無終窮進得一步又有前而一步在豈容怠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做得一分善纔與禽獸遠得一分又豈容有怠也

示余生喬

近讀龜山先生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親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

在吾輩所當體也

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緣知世間碩息毀譽隨俗習非而以詞章之工名位之盛爲大過人者其亦異乎易所辨矣

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晝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於不敢安逸之工豈不負愧罪於彼甚也

示羅生鍾

程子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今人乃或見此小財利便不顧廉節求之已謂不知類間又有因求利得害者則益可悲矣

凡學貴在擴充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怠惰不甘之意此最不能擴充之大者也

讀書若切已體認便見聖賢之言都是實事公替我說得不然如紙上看花皆虛文也既是虛文讀

之亦有何益

予近嘗以驕惰二字戒學者終學諭見之云驕惰雖是通患然情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示楊生濬

草木至微然猶且有滋長至吾人學問却常只如此甚者反加荒落此乃草木之不如也

既做秀才便須專力問學不得又務治產今人所以汲汲治產者只爲要求富不知富自有命非舍

問學而務治產所能求也

示黃生南金

說約之約約禮之約即是一貫觀曾子所以得聞一貫者平日工夫是如何便可知所謂博學詳說與所謂學文者矣

爲善自是本身事與穿衣喫飯一般饑飽寒暖自知自受若饑寒時須求溫飽不必要人商量扶助到溫飽後却隨人咲議我饑寒也

人生資質最難得好然資質遲鈍者學多向內類

敏者却多向外觀曾子子貢可知近來經生一種剽竊之習此尤向外之可恥者慎勿爲也

凡學不進都是有箇病根在至如騎脩兩件又是學者通病此須是克去方有進益不然雖日親書冊對明師良友只是閒事

示林生應芳

多學而識與博學詳說不同病痛只在一識字上故吾輩讀書須有講明踐履之功乃可以說約若只務記誦無益也

小湖文集卷六

顏子之學全在心上用功所以到得三月不違仁地步子貢却只以聞一知十推遜之此豈獨不能爲顏子併顏子亦未識得故孔子斷以爲不如也天下無不可爲底事只患人不以實心爲之且如一章書章章看過全不能通着實去看却便通得此非書義淺深也至誠可貫金石穿豚魚人事乃不可濟乎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此猶是大段說若論其極一步爲人合下

便已不是儒不是學矣戒之戒之

示楊生清

楊生舍傍有淫祠一區鄉人極崇信獨生替予毀之甚力即此一事知生於邪正之間有定見矣更從此進學於九名實義利所見皆如此定不患不過人也

楊生題其楣間云家吾事國吾事天下吾事此意儘好然中閒須有精實工夫始得其本只在脩身能脩得身即家國天下事一了百了初非別有說也觀中庸至誠盡性章可知

小湖文集卷六

爲學已見頭腦便須從此勇猛求進孟子所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也若因循頹惰使泉堙火滅却可惜此燃達之機耳予往歲不知學得歐南野同年爲予解學字明白始日從事身心之功人生信不可無發然待友而不能聽信則又與無一耳

示蔡生明

作文未便害道且看所以作文之心是如何若只

欲講明道義有何不好惟是欲借此以求富貴筆下說義心裡却懷着利如近時行劫者挾刀劍而襲衣冠以求入門此却害道大耳

萬物皆備於我故子夏篤信聖人猶不如曾子友求諸已况所信非聖人者乎區區願諸君且不必跟着人問東問西只自家着實地反求也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

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讀書須要自家有受用且如讀不憂不懼章便真箇能不憂懼讀不愧不怍章便真箇能無愧怍此乃是受用處其要只在慎獨不然如正兒談陶朱之藏非不好聽自家却只是饑寒也

示吳生浩

場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於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灌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計着力培灌得本根即花實自繁

碩耳今人爲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爲場師笑乎

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則謂之行耳近有人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生而不窮者皆是氣之所爲也

示吳生必學

言必信行必果士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盡承硜硜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爲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存心是主意養性是工夫存心猶諺云保守身命養性猶諺云勿斷喪精神今除却勿斷喪精神即不復有保守身命之事故存心養性不可分而爲二也

明善之明即明明德之明擇善固執乃其工夫擇

善者所以致精固執者所以守一故虞廷孔氏其教一也

明善之善即止至善之善善即德也以其居靈不昧而言則曰明德以其純粹精而言則曰至善能止之則明矣孔子稱為仁者明明德之謂復禮者止至善之謂克己者明明德工夫也

示張生體中

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但用之割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

朱熹文集卷六

主

韓子云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况聰明原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

作文務奇恠甚害道蓋道本只是一箇中庸今却要說得奇恠須是將道改名換目如性本善須說做惡又說做善惡混又說做三品纔能奇恠得如此豈不害道甚也

示吳生詔

今人割左手肉貼在右手必不相粘皆吾肉也尚

不得用况欲以他人口頭說話移在自家身上得受用耶吾輩讀書誠不可無反躬實踐之力矣以酒漬面而不為紅飲酒入腹面却發赤故讀書非有得於中而欲英華發外與既有所得而欲禁使弗童者皆不可得矣

學須是自家用功他人預力不得雖要不能代盲者視師曠不能代聾者聽雖有聖人固不能代自暴自棄者進學也

示游生文信

朱熹文集卷六

主

孔子言默而識之又言學之不講是吾憂諸君不同而事則一蓋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體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使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工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

道一也統言其無不該無不貫則曰極於至天下莫能載一一指其該貫之所在則曰入於至小天下莫能破惟莫能載故無可破之隙惟莫能破

故無可載之形而或者分大小為一物則言大鮮不流於空言小鮮不滯於迹矣

示鄭生軒

初學最不可耻從師韓子云師之不從則惑終不解今有兩人焉一闕明一迷惑不知孰可貴孰可耻乎而顧耻一時北面之禮以蒙終身之惑也為學先要能政過如平時放蕩便須政就拘檢平時急懣便須政就勤勵過既能改乃能進善譬如人身先去疾病繼長得精神不然雖有肥甘裘帛之奉終無救羸瘠也

示王生興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理在上在下也天下原無不好底事只是人自做教不好出來且如有司因百姓淳淳便恣行敗軌致其訟愬此却是將好風俗做教澆薄百姓因有司寬平便恣行

犯法使其生忿疾之心此却是將好官府做教苛暴故凡行有不得已該自處不可咎人也

示鄭生綱

古禮久亡世俗見人習禮反以為笑止習禮者亦因被笑輒棄所為笑者固是無知若棄去者亦豈為見得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譬如喫飯則飽不喫則餓設有人擔柴運水去做飯喫因人笑以為勞遂棄不為可謂有見乎

小學大學只是一理但小學以教於童穉之時言

大學以教於成人之後言其工夫有生熟而實則一件事其造詣有淺深而實則一條路猶今舉人監生教於國子秀才教於儒學童生教於鄉塾其地不同其人不同而同一四書五經也程子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又曰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自然必有所以然此語當細玩

示廖生如嵩

人心苟不為利欲所蔽則天理完且隨處發見父

子親君臣義夫婦長幼朋友別序信矣故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又曰克己復禮為仁非能以彼物脩此物也

聖道高妙何處下手博又約禮乃實下手處故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世儒求其義而不得強加先後於博約之間於是孔顏教學之旨虞廷精一之傳俱晦矣

示官生鳳

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

少海文集卷六

七

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久久到忍不去處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不相侵侮不相欺慢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子今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

示張生翱

程子以好書札為玩物喪志然又於作字時甚敬以為即此是學合二語觀之可見古人以書數之屬教人固非徒藝焉而已也

示劉生文鼎

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脩鍊費盡心力卒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箇妙方孟子所謂寡欲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慾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贖卦之義亦如此

示童生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柔不違仁處亦是柔未達一間處蓋在聖人渾然天理自無怒可遷無過可貳矣其在學者却須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然後可到顏子地位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怒也過也乃所謂已也

示黃生應春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一理但因入高下為教故時有不同只如為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已道盡其他告仲弓告樊遲都是非禮勿動事告司馬牛是非禮勿言事顏子天資高功夫到故語其全餘子不及顏子故特舉其病之尤急處一件言是非有異也

示郭生奇逢

近有士夫言爲學只須着實踐行更不必談說性命道德此語良足驚愚言之弊但學須有所見乃能行得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瞋目求前也孔子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曾謂知可偏廢乎

示朱生曰恭

古今天下只有一箇學尊德性是也而世或以詞章訓詁並而言之又或以刑名功利雜而言之學之本旨至是不明極矣可慨也夫

示王生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所謂仁義乃赤子之心也所謂居仁由義乃不失赤子之心也大人之爲大人如是而已不須更有增益如必待有增益而後可以爲大人則無乃仁義之外有餘理乎

示張生志忠

人只是一箇心心只是一箇理但對父則曰孝對

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莫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世儒乃欲外心而求諸儀文節目之間宜其所以爲忠與孝者不能盡歟

示萬生金

作文當以理爲主理到則詞自工近時學者乃欲舍理而專務工其詞如此苟有以天爲博厚地爲高明而詞工焉者亦可以爲訓矣六經語意並列之文種種具在今且道孰爲聖人之言孰爲叛道之言乎知此當知所以作文也

示賴生文理

人之常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於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况能有至乎故學須要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示李生瀾

學問須日有進益若無進益只是自家工夫不到譬之禾稼無有不耕自獲之理今自家不曾着實

用功而懸空望學問進益是計智友老農之不如也

示朱生華宗

大學以好善惡惡之誠為自欺故學者為善乃是自求受用與穿衣求暖與飯求飽一般全欲以年長自怠則何不聞以年長而遂却衣絕食乎知養口體而不知養心不可不戒也

示楊生瓊

孔子三十而立此時聖人德業皆已完具特字而未化耳至四十以後都是化底事凡事理當然者可以言行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非立後纔有知也

示楊生厚

孟子進銳退速之說蓋為助長者言若能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則其驟進乃是本等豈得有速退之患近見學者便於因循往往借此以自文師幾於悔聖言矣

示林生廷誠

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以明仕學只是一理優猶優於天下之優仕之優處乃是學處蓋施之當者本其積之厚也學之優處乃是仕處蓋積之厚者所以施之當也學是體仕是用觀仕可以知學觀學可以知仕非有二物也

錄程子語示程生綱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性字不可一槩看生之謂性正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示陳生廷器

大學繫矩只是一箇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示張生仕鶴彥禎彥初

讀書須趁三十歲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

減人事漸多不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
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厚人生資稟
何等聰明猶慮過時如此况在吾輩乎况在吾輩
乎

示謝生衷

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着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只
如好善惡惡本當至誠然一留滯胷中便是有所
忿懣好樂有所親愛賤惡而辟故須是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乃能為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
體而已

少湖文集卷六

七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六畢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七

○詩

寄北村

別來渾漫爾瞻眺獨躊躇有夢依雲樹無緣問起
君殘燈清夜裏啼鳥好春初曉微甘棠頌潛然淚
滿裾

賀知章故宅

汶水孤帆遠任城四望開風流賀監宅寥落李仙
臺樹色含秋瘦泉聲帶雨回金龜復何在陳旣有

餘哀

少湖文集卷七

題張茂思山亭

白日林居靜清風小院偏鳥啼涼影外花落舞觴
前古洞憑神鑒懸崖入畫傳夜深餘興在乘月倚
山巔

夜聞吹簫

風急鴈飛高星寒夜動搖亂山千里月獨客一聲
簫別淚懷鄉國私心憶

聖朝鬢華易零落何日更聞韶

夜行安山道中

木落山蕭蕭殘燈照寂寥
病驚時日暮愁厭客途
遙急澗聽逾響荒村語不
驚月明如有意深夜伴
歸橈

彭城時黃河水溢壞民廬舍風景比上時
頗異

客思經春盡孤舟此復來
川原迷舊跡鼓吹發新
哀白日波間見黃河樹抄
回不堪風景別獨立重
徘徊

必湖文集卷七

十

瓜州風雨不克渡江

未遂歸來願空驚歲月奔
布帆三日雨茅屋數家
村山氣遙連海江聲近在
門無緣得飛渡東望欲
消魂

送顧起元甥塔之京

病中秋送客况復是殘年
兩雪三更夢江湖萬里
船天垂龍塞沒星接鳳城
懸到得燕山路應書數
字傳

得兩上何郡伯

救旱憂勤切終朝雨澤滋
誰云天道遠頗覺化工
移異績真堪紀神功自
不知傳霖還有賴慰此萬
邦思

贈朱繼筠

石逕緣江渚秋筠帶草堂
人傳王子癖居似武公
鄉已識清陰遍還看奕葉
光此君吾亦好何日共
徜徉

必湖文集卷七

三

邠南朱氏自瞻綠竹居以
來夙有令望至繼
筠君能世守之君之子鳳
如學於吾師水南

先生年少善屬文予意其
宗之益振也賦此

贈之

贈別吳生

生休寧人能詩喜施予

閱客歲年暮憐君湖海英
詩多生草句家有散金
名日落黃龍浦風高白鶴
城悲秋無送別尊酒石
為情

同劉鎮江登甘露寺

翠嶺鬱蒼森澄江鎖貝林
潮聲過灘急帆影逐雲
沉閣迥煙霞入城危雨露
深所希吾道泰尊酒日

登臨

清河見月

明月生東海有懷湖上田天雁共南北地已隔山
川骨肉畫真斷豐凶歲異傳時有傳吳下被水者不眠聽風
浪變淚落燈前

沛徐道中

白日下平原蒼茫野色昏水深孤嶂沒土瘠數家
存雨意衝寒急風聲入樹喧夢魂不知險夜夜到
鄉園

少湖文集卷七

送王國元東歸

春色千門柳歸航兩月途歲更鄉夢切客去草堂
孤會合期猶阻翻飛意不無瑁湖煩問訊松菊恐
荒蕪

上元夜對月憶去歲於西湖張燈賦詩頓
隔一年有作

燈火西湖月春風又一年蟾精虛易老也魄自重
圓影入高齋獨光流故國偏行吟無限意遙藉素
娥傳

送張行之金憲兵備陝西二首

粉署聲名早干城簡命殊風雲翳絕足日月仰高
衢古塞旌旗合重關堡堞紆共傳新范老風采動
邊隅

又

聞道關河戍連年戰未休寂寥經國淚浩蕩及春
愁神武今無敵才名爾實優祗應千羽舞坐看百
蠻柔

夏日吳侍御邀遊通惠河二首

少湖文集卷七

五

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竹窗雨聲
多熟果當尊落驚禽拂棹過柳陰催繫纜歌枕聽
漁歌

又

落日舟仍泛微風坐不辭樹迴雲影沒花度夕陰
移野興幽人得清遊醉夢疑祗應驢馬客爲下後
來期

送張子器上舍歸江西

爲別何草草相逢良苦遲酒深盃重把語密坐頻

移詞賦題橋手風流絕世姿南川倘相憶爲寄碧
山詩

西庄

問訊高人第城西庄更幽竹深林靄合花重夕陰
留澗水斜通卻雲峰曲抱樓不知塵世外何處有
丹丘

題竹泉卷

高人有新卜近竹細泉分曲逕延秋入寒流雜雨
聞過橋尋狀脉移榻攬停雲羨爾幽棲地軟羈鴉

火湖文集卷七

木

鷺群

雨中褚芝泉過訪

一雨竟十日憐君來王驄坐深秋夜短話久客愁
空簡略供蒲笋飄零任雪鴻自今情好密其愛數
過從

中秋對月

對月寡相恤停盃深抱愁人間別有夜天上本無
秋慚促年華暮虛瞻霽色流瑤湖何日去吟笑逐

沙鷗

中秋對酒

虛簷寒露集對酒迫添愁簾捲爭延月杯乾半失
秋擇枝鳥未下應節火頻流世事無端甚真懷海
上鷗

小至夜贈芝泉

時被謫

至日明朝是寒宵此最長遺愁聊笑筭別重傷
惶劍影燈前獨歌聲酒後狂百年青眼客念爾未
能忘

吳木田沈鳳峰唐黃洲過訪贈一首

火湖文集卷七

歲暮勞相訪凄然感昔遊乾坤共漂泊時序幾淹
留南北書休斷田廬計早求囑君吾止此大白且
須浮

右贈吳

罪廢人幾絕風塵子獨來意親千里近坐久百懷
開未厭彈齊瑟頽傷倚郭臺多言吾豈敢欲侑掌
中盃

右贈沈

有美蘭臺客携尊兩度過過近疑閒處數情似別來

多不寢聽高論忘形發浩歌世途方冷暖念子欲
如荷

右贈唐

芝泉送余抵灣用小至夜韻爲贈

歲月天涯暮雲山客路長每因情繾綣倍覺別徬
徨彈拙新調歌哀失故狂音書藉相慰莫遣暫
時忘

廣信阻雨有懷子明弟

山國夏多雨其氣不分石田寒貯水松逕濕蒸

火湖文集卷七

雲洒密愁仍見聲微醒故聞西堂何處所知共惜

離群

分水關

峻嶺開關服重關限楚氛畢隨分野異地漸煥涼
均人語聽難辨山名得未聞所嗟南逝水不似白
歸雲

望閩中諸山

閩山望不極渺渺接蒼崖谷陰晴變峰巒日月
停出雲期未遠過雨色終青最是悲牽役登臨思

稍醒

夜贈張太室同年還朝一首太室時校文

閩中

竹冷霜初合山高月欲留憑軒一以望秋色未勝
愁渺渺雲間鵠飄飄水上鷗相遠直容易何日更
同遊

又

相會亦草草君能幾日留未嗟行道遠真辭別時
愁落月孤山狄微風散水鷗祈祈太室夢時作劍

火湖文集卷七

九

津遊

何郡伯徒步禱雨十步輒拜聞諸父老不
見此舉又矢賦詩誌之

朱夏苦亢旱秋來仍未休亦知財賦地深繫老成
憂奔走渾忘倦囊殫不自謀戴星頻下拜辨物迫
添愁政豈焚巫似心應救渴俾此生有賢守孤病
亦何求

梁王傳

麟出不瑞魯孔袂徒潛然所貴在知遇豈必佞與

賢買生既出傳四載不見言前席動清問徘徊竟
南遷同閣三重階片鷄巢其巔慟哭猶可言天人
長棄捐

懷母

辭家遠行邁園林變青蒼淇水西北流鴻鴈東南
翔月出見斗牛客子懷故鄉故鄉不可即獨立重
徬徨常恐衣帶緩高堂倚惆悵願言加飧飯相思
裂中腸相思夫如何南山可耕桑

懷南州兄子謨子明第

少湖文集卷七

泛舟清源渚長望萬里途四鳥各異棲哀哀中夜
呼一鳥毛羽衰下有黃口雛二鳥翼未齊俛身愧
鵬圖長風振林薄無乃寒侵膚眷眷懷故巢使我
心煩紆安得爲此翼飛鳴與之俱

千金賜

漂母昔進食慷慨不願酬淮陰千金賜高誼激頽
流悲哉一失職怏怏生異謀望報苦太深骸骨委
道周隆準多忌猜國士諒所仇一飯有厚直高節
旣荒仁感彼君臣間掩卷悵悠悠

懷友

亭亭孤飛雲來自東海隅指雲問其下無乃吳二
都我友各散處搔理懷明珠道遠不可見慘慘百
慮俱白日忽西墮迴光照通衢願言整六翮乘時
展良圖

感興

韶武久不作鄭衛何靡靡東南有佳人皎皎冰王
姿被服爛紈綺當憲理朱絲清聲協宮商志在旦
與夔都人不解聽豈惜和者稀北望黃雲臺悲哉

少湖文集卷七

路逶迤

晉陽請

謀國良獨艱貞固在所持竿瑟名自請豈爲好者
移晉陽保障功存趙實在茲流風被千古循吏有
餘思如何一請問兩重無等差賢哉趙簡子不願
爲繭絲

二都問

西望長安城連雲亘關右一夫控其雄開門五國
走云是天府國此語諒非苟秦皇昔定都志亦在

永久仁義棄不事漢人獵其有誰云子房智不老
西河守

畫一歌

艾終相高帝爲法若畫一誅夷遍高勛往往無事
實元氣一斷喪叛亂紛四出平陽相惠帝守法能
勿失除吏惡刻深細過專覆匿五年弘此心清靜
以寧一蕭法定何如無乃襲秦律

示張生巨川

蟋蟀鳴前除白露沾我衣東園莼李花冉冉委芳

朱湖文集卷七

七

姿日月各異行會合諒有時功虧在一簣九仞安
爾爲中夜耿不寐玄覽紆遐思渴飲白石乳饑殮
青雲夢至寶不自愛棄置通路衢悠悠荆山泣于
載有餘悲

感興

烈風振黃塵長夜何颼颼浮雲東南來各有雨
謀美人金王姿乳乳倚高樓寶玦雙明珠欲致道
阻脩嚴霜瘁百草在再感已週寒暑互代謝日月
無停輶至理諒斯存耿耿生百憂具具雙飛鴻可

望不可求

懷室人

有美孤生闊馨香襲華滋米采携以歸佩以長相
思南風吹客心別去勿忘遺煙塵暗岐路欲見未
有時喟然傷肺肝淚下交兩頤皇皇原隰花亦足
適意爲涼飈易推謝久要諒非宜努力事高堂皓
首以爲期

介福堂爲徐吏傳崐西題介福者取太安

人誥中語也

朱湖文集卷七

十三

檠戟名公第簪纓積德門北堂多父祉西掖久承
恩出入瞻佳氣逍遙奉重尊地隣蓬島勝人荷王
音溫賜服金緋麗寶筵笑語喧暮齡締鶴筭餘慶
及蘭孫天接卿垣近春蠶洞府暄潘輿情不極萊
舞若爲言

送木齋閣老致仕

旌蓋催晨發烟霞入望新寵恩黃閣重心事碧山
親司馬直辭位留侯早乞身繫維虛夢寐瞻望渺
參辰天節堅終始神功付隱淪鳳飛元快觀鴻舉

定誰馴柳是龍泉雨花明羅壁春笑歌淹日月步
履出風塵勳業清明範文章奕世珍高標振遐軌
懷企獨傷神

吊淮陰侯有引

予泊淮陰觀漂母祠傷侯之功而生不獲善
其終死不獲祀於鄉以為侯不負漂母必不
負高帝其與陳稀陰謀特一時刀筆之吏文
致之詞非侯忠信所為作詩哀之

忠信豈不美際會良獨難功高不峻賞乃有見疑

文淵文集卷七

中

患盡哉淮陰侯功業多苦艱誰云龍準知甘心嬖
諛頑遂令忠與信棄置不復言我觀千金贈慷慨
一擲間托身全盛時忍為絺布顏身死心亦晦吏
文次離鏡是非雜罪案千載誰能刪惜無一寸椽
得與漂母存天命苟如此壯士徒悲歎

寄谷聶一川先生

烟波渺渺一舟行却算遊程歲屢更踈懶若為酌
問訊浮沉猶自愧科名新詩浪擬張平子文賦休
傳陸士衡正是春霖人望屬時京師卧龍倉海可

無情

五塢山房為盧師臣題

郊堂四面倚層峰曲磴迴巒路萬重吟揚夜涼邀
月宿書函春暖倩雲封畫圖彷彿容旋馬蹤迹分
明識卧龍我亦舊懷山水癖卜居何日定相從

除夕同李正之述懷

嗟距十載壯心違脩綆無緣繫落暉聞道倍嗟茲
會晚省愆真悔向來非孔顏授受無多訣舜跖中
間有要機新歲自新新約在敢將衣馬繼輕肥

文淵文集卷七

十五

出京日作

閩山燕甸拂鞭分南北相看盡入雲萬里客身真
擾擾十年國是浪云云朱顏暗逐風塵改清蹕時
從醉夢聞流落此心終不悔迂踈獨恐負

明君

寄張水南

小恣深夜憶論文抗手雲泥事已分問訊狂煩
鳥使棲遲真繫白鷗群珠還道左誰將引劍合
餘只浪云兩地一燈知不寐哀歌未敢遺君聞

九日登高次余氏池亭韻

三年登高苦無侶此日浩歌雲水清歲華數去一
笑足世事看來雙眼明黃花遲發謾索價好月驟
出良多情呼童秣馬恐恣睡我醉欲傍中宵行

抵郡作

涓埃無補

聖明朝王署清華歲月叨省罪久知南竄晚感恩遙
戴北辰高狂心子夜渾忘寐病骨炎旤不任勞畫
虎幾時成彷彿御鷗從此謝風濤

少湖文集卷七

六

畫竹爲鄭劍溪都諫題

黃門種竹仍畫竹榻上庭中兩叢王左披右攬意
不盡往往開尊繼移燭我來歎息拜爲黃門言畫
竹可留庭可斲畫中之竹夾兩石箇箇直立如木
就繩矢就束山深石古節亦勁瘴雨頽風避不觸
庭中之竹乃橫出一半欹斜半低曲娟娟但作兒
女態猗侮烟雲媚晴旭請君亟斲去毋使畫竹辱
吁嗟乎畫中之竹材美用不得庭中之竹材不足
安得天公生竹如此畫上可以應俗倫之求下可

爲鳳宿鳳也無棲倫無遇嗚呼老淚空沾竹枝綠

客至用清湖阻雨韻述懷

暑雨山齋此何夕金玉輝輝見佳客客行幾時度
長邛爲數郵程三十日天炎道遠情實那小筵病
酒開消滴人生百歲何所須日飯三盂衣五尺我
知不早自作孽顛沛空貽髮髭白山林廊廟兩遼
阻舉足塗泥靡所適去年雪裡客見懷十紙烟雲
寄芳墨今年我思正莫任忽漫相逢劍江側飲酣
擊筑歌且舞更復因之動悲惻天時人事固有常

少湖文集卷七

七

邇也何爲難測我愁我病已骨立客亦支離少
顏色俗眼昏情肆無忌當面指朱呼作碧縱橫吟
域各自好慟哭無由破阡陌成都君平卜入神我
欲從之問長策天耶人耶會有定俟命俯身此其
極尊中濁醪幸未空深夜無煩三歎息

用客至韻自勗

百歲人生等朝夕萬物乾坤皆旅客辛勤獨有名
蹟存樹立應須惜時日我昨承恩侍玉宸擬向崇
深效埃滴蹉跎八載廢廟楮僅養頑軀長六尺誰

謨豈直慚華髮詞先輸甫白棄捐遠作南劍
遊萍梗風濤迷所適阮窮猶不深自懲厭畏文書
苦繩墨黃堂日出夫五紅布被高眠竹窓側吁嗟
少壯名無稱老大莫須空惻惻昂常勸業信難期
學海津涯或可測堯文桀跡非怪殊始也同形亦
同色踐形濟惡各異心品類遂分白與碧不聞良
田遭情農轉眼蒿萊遍阡陌不聞驚馬趨長途抗
武駸駸在鞭策丹青敬怠只兩言作聖工夫已該
極念茲逝景矢自強法取天行常不息

壬辰九日感懷

鄉國京華各路長客中今日兩重陽登高未辦公
餘屐却病聊開戒後觴蒲質細看真易老菊花頻
嗅漫多香從知杜甫常愁思不是無才作孟狂

會講堂次韻

陽回寒谷草仍青雲散中天雨脚停真性自隨平
旦發廣居苦爲客私局莫求聖學千年秘但養良
心一寸靈到得光明應一笑蘄原知苦桂知馨

送何復所方伯赴湖藩

仙帆渺渺隔天涯一望秋風思不支聞渚有龍遺
劍久楚山無鴈得書遲論心漫憶陳蕃榻揣分真
慙鮑叔知已向仁園懷舊隱彈冠直恐負深期

送徐生應辰歸邵武

至理不外得多言漸支離傳神托韻素臨久訛益
滋反觀識真我炳炳窮毫系所以君子學如愚乃
吾師見聞非所玆何用博取爲徐生富記覽藻藻
工文詞問道千里來嗟予瞽何知頗疑子心中萬
物咸備茲舍已務求人無乃勞且痴木根但晦養

春葩吐芬奇請加疑飲功坐致哀明期吾言今已

繁勉哉勿旁馳

送李南原邦伯

明月度河渚流光滿林間念此理朱絲境遠意自
閒上弦彈別鶴下弦奏高山山高不可即鶴飛無
雙還曲終更悽惻喟然凋芳顏

矯矯陳仲舉高標謝時流室中有懸榻獨爲儒子
留兩賢適相遭茲事良寡儔悲哉從此別對酒不
能酬

璞玉藉雕琢金賴鎔鑄居然失良工寧免廢
懼秋江浩無梁深山晝多霧欲從不可得徘徊自
朝暮

高樓有佳人欲嫁嗟後時豈不惜顏色正恐芳華
衰傳聞西苑中鳳飛求其雌願持一寸心侑以酒
盈卮再拜煩使君爲我往致之好速故難逢莫負
千里私

題八駿圖

瑤池踪迹已塵埃駿骨空貽後世哀何事漢皇猶

未悟萬人總博數駒來

題美人倚竹圖

舜鵠南遊久未還湘雲寂寞鎖空山遙知倚竹含
情處不爲窮年惜舊顏

題讀書臺

聖遠文繁義漸訛汗牛充棟欲如何憑君吳漫誇
多讀六籍中間話已多

說食談衣枉自工爾身依舊餒寒中于今欲得真
溫飽兩字思誠好功用

萬物分明備爾身苦求聞見失天真莫將迂拙看
完養卽此中涵化與神

爾身原與聖人同爾自昏迷物欲中試拂塵埃堪
一笑光明只是舊青銅

棟塘爲李侍御尊翁題

小塘雙稜夾幽棲高下爭看一字齊疎影碧流時
近遠好音黃鳥遞東西花遲暗數風前信根淺親
培兩後泥春興近來聞頗劇酒尊詩冊夜深携

移橘植後園

小圃松篁野興長更移疎櫺助幽芳欲栽預舉爲
藩地已植仍披種樹方影近石壇思倚月枝低苑
屋畏逢霜多情却抱他年慮定否傍人比召棠

贈楊節婦薛氏詩

有寶世無價從天墮人間萬夫守不力一女抱以
還含精慰饑渴挹潤滋容顏深藏不自耀輝光照
塵寰萬夫浪鬚眉泯沒同草菅暴棄則在人天賦
孰厚慙題詩詠貞節聊以警其頑

芸軒卷

小堂下築水雲卿王軸牙籤夜有光昨日東風出
門去青袍猶染翠芳香

寶應湖即事

官程一雨淨無埃汀草汀花細作堆落日波光迷
遠望空江月影墮深杯山應有約移舟近鳥爲忘
機向客來一片閒情誰與共醉斜烏帽倚雲隈

題同年宋質夫扇景

武帝開邊志未摧乘槎有客使荒回可憐萬里星
河路只帶蒲萄葡萄來

贈賈元禎

江城漠漠柳絲輕尊酒悠悠繫別情一片春愁何
處所滿天風雨落花聲

雨中見遊山人有感

東風尊酒有餘歡入夜笙歌雨不寒正是海鄉民
菜色欲憑書作畫圖看

秋塘歌贈沈子威今岳

月明白露凝清秋芙蓉半落塘水頭西風挾寒作
微雨詩人肯立山鬼愁塘前有客身姓王離離夜

讀聲琅琅興來開卷作奇字墨花亂洒芙蓉香滄
洲落莫五侯死富貴神仙皆妄耳青鞵我欲從君
遊踏遍秋塘數十里

橫溪爲彭元禎賦

橫溪東去水迢迢虛閣重簷共寂寥山外夕陽斜
度鳥兩餘春渚暗通潮寒空落葉聲靜秋草孤
帆客夢遙欲從西湖湖上石爲君乘月更吹簫

喜雨歌上路守北村

松父老今再生宵來一雨江南道桔槔不動耕耘
早路夫子真神明昨夜憂旱今宵雨禾黍宜其遍

江詩

聖朝疆域盡九州歲事半出東南暇

秦陵寂歷生春草連年水旱滋窮愁前年已卯秋八
月驟雨飄風互排突良田沒盡官不知猶自催科
震刑罰薦書蕭蕭秋日寒盡今所取輸入官大家
亦貧貧者死呻吟入夜天漫漫去年夏旱秋復雨
滿目汗菜半無並收成百一餘中鄉已是春來倍
辛苦今年米貴民莫支夜深獨理機中絲織成欲

賣賣不得空山日落兒啼饑兒啼饑麥未熟道傍
聽得行人言郡裏使君新有弼強扶老幼俱入城
自喜平生一充腹布穀啼來桑柘陰使君更有憂
民心開倉發粟具牛種農歌續續青春深誰知三
月雨既絕抱甕謀疎潮亦竭頓今畝畝飛黃埃幾
何雲霓自啼血路夫子憂心忡遍陳圭璧祈蒼窮
慇懃附耳東南風爲我謁帝蓬萊宮天門西北飛
庶通帝憐夫子一寸衷詔書疾發呼群龍吸取海
水萬斛蘇疲瘵呀呀頭角凌長空慈雲半掩旌旗

火湖文集卷七

七

紅奔逐電母驅雷公滂沱一夕驚頑龍歡聲夜發
清晝同西成奄忽誇年豐億載天子多神功公生
我子樂我終公恩千載思無窮嗟我欲記安得筆
力如坡翁

寶應湖阻風呈陳靜齋少宰

日日扁舟風打頭江湖何處共夷猶百年鬢短鄉
心苦一月衾寒客夢愁北極諫書還欲上西山戎
馬未全收強歌清淚如鉛水獨倚豐城望斗牛

得家書二絕句

久客懷歸意萬重一封書喜渡江東萱花棣華渾
無恙此日扁舟任轉蓬
十幅鸞箋字未乾曾從夢裏報平安得書此日還
疑夢携何燈前仔細看

三忠祠別雙江師

高談初喜共禪床公入京寓萬福寺予與相見數日而別行色明朝
又短航千里夢魂飛鷁遠六年情事引盃長予自
從公遊迄
今六年芳春蔓草悲遊子落日江雲憶故鄉莫
何離愁問踪跡年來鴻雪更茫茫

火湖文集卷七

七

雙江師和予三忠祠詩再韻奉寄

風雨禪林憶對床若爲尊酒送歸航離筵語惜花
陰短客路愁從舞曲長日晚雲山園

帝闕春深煙柳暗江鄉好懷欲寄無魚鴈目繞星河

正渺茫

沛縣

帝子雄圖何索寞百年風日自津亭春深鹿走秦
關險夜靜龍歸泗水腥極浦淡煙連蔓草荒城疎
雨下青冥寒蟬處處悲鳴晚湯浴恩濃未忍聽

遊子歎

長安陌上誰家兒紫駟王勒黃金羈曉來騎向青
樓女翠箔重門不知暑腰垂寶玦雙明珠笑倚琵琶
浪相語高歌細舞爭爲歡歡聲徹青雲端頓
今蒲柳生春色輝光日射琉璃盤離邊老翁年六
十獨抱斜易荷簑笠乞取筵前冷炙回逢人未語
先垂泣自言我本良家子少年俠氣傾閭里曾持
短鋌隨金吾又向侯門躡珠履東風射獵居庸前
長弓大箭珊瑚鞭左手鞔鷹右携兎歸來一飽錢

火湖文集卷七

七

十千誰知金去不復返昔時朋舊皆疎遠帝閣深
深不可呼遂逐蓬蒿甘偃蹇晚年力短智亦昏歲
凶不辦饗與飧受侮幾回慚欲死更憐窮老無兒
孫含羞行乞青樓下猶見當年歌舞者往迹淒涼
難重陳默默回思淚盈把吁嗟老翁識未足白頭
空有窮途哭百年禍福相推移少壯弗恤今誰誰
青樓歲歲長安道樓上游人骨枯槁覆轍縱橫不
解悲今日笙歌猶自好老翁老翁勿復言此輩
須困窮早

劉南坦中丞以扇索詩題贈中丞以卷

歸

宦海鴻名四十年江湖歸計蚤春前付憐白髮尋
勾漏不向朱門草太玄雄知進而不知退郭外看
卒至投關悲夫山朝過雨庭前種竹暖生煙遙知適意應如許欲
寫新圖繼輞川

渡淮河

日晴風細不生霾白舫青簾渡淮千里故園今
在目兒童便覺語音佳

火湖文集卷七

七

渡淮夢同雙江師導駕用三忠祠韻寄詩
夢裏相隨捧

御床覺來踪跡尚南航六年誼重春明近萬里魂勞
夏夜長步倚斗牛看海嶽京師左環滄海右擁太行望窮魚鳥
滯江鄉何時立遍臺前雪消息無煩怨渺茫不得

書

露筋烈女祠三絕句祠在湖中

露筋祠下草離離祠上閒雲覆短碑一片貞心誰
共語碧流千頃自相知

曹母書成業已勤中郎阿女總能文孤高獨有祠

前栢猶帶清風倚白雲

陰陰夏木重門靜杳杳滄洲夕照多聞說祠中人
似玉綺琴休作鳳凰歌

濟寧張生巨川力學苦行有年矣今年春

謁予舟中與談竟日予深器之但其文或
過高遠作歌贈其秋試因以戒云

張生有筆長如杠張生有才浩如江文章一一鳴
琳琅字畫落紙墨色光何爲三年未得意嘯呼偃
蹇山之傍邇聞伯樂來下驥驕此日應增價願

少海文集卷七

廿八

君自愛千里蹄勿遂駕馬空驅馳拂拭毛骨多光
輝蕭然獨向長風嘶嘶聲勿太驕或以生人疑嘶
聲勿太卑恐損千金家但能育才才弗露此是君
家石頭路

許野關 征商非古也又課皆有額而世
或以多取爲賢慮之賦此

海內租徭困未舒征商何事更舟車爲關欲識先
王意竟慢逢人說羨餘

感倖曾靡百萬儲區區何必算舟車生財有道君

知否欲獻曾參數卷書

和荅周午谷

鶴亭龍浦三秋別谷口湖邊萬里雲日晚相思不
相見卧看黃葉下紛紛

贈別陳子新同年予時方卧病子新自餘

姚來訪留一日遂上春官

江村車馬總無緣有客初來載酒船此意欲言言
未得燈花落盡不成眠

扁舟十月下吳淞風雨茹堂一咲同莫便尊前話

少海文集卷七

廿九

離別故人今在寂寥中

萬里西風馬足輕曲江春色候行旌班生自是登
仙客多病誰還憶長卿

送顧文明經衛之京

凍雲飛盡雪欲晴梅花半發臨江城此時送客一
回首南枝北枝俱有情客舟遠涉三千里直上金
門見天子十年戎幕多高飭應逐諸公曳青紫北
風蓬蓬山月孤藥裏書齋暫病夫明年草發西湖
曲春到鄉關書到無

題春陽卷

春陽者補鍾繇宗義也

山居深夜寂無聲曲曲泉流共月明莫向紅塵枉
奔走春陽元自靜中生

苦雨

夾旬寒雨晚猶急萬里陰雲未復來詩句總隨農
業廢梅花聊對客愁開江湖勝有催租吏廊廟偏
宜濟世才永夜有懷成不寐春明門倚碧天隈

風雨謠

風初生雨如注風欲止雲已聚風怒雨歇還復滋

少清文集卷七

三

一月未有休息期我生非木復非石饑荒歲歲長
相迫木綿花貴簪簪穿何事更遭風雨厄邇聞當
道多豺狼往往攫食牛與羊有雨胡不脩濯渠神
腸有風胡不震蕩使小僵又聞戎馬窺熒煌壯士
十出九殺傷此時風雨胡遁藏不爲吹折匈奴斧
與折漂却饑與穉使我戰士爭奮揚方今賦畝惟
枯麥催科文字頻仍來雨耶不可充五饑風耶不
可阜吾財徒爾日夕爲民災父老野哭兒嘯哀我
欲上天訴天帝血淚迸落雲爲開植言越雨師燕

屍置通衢願言執風伯繫之東海隅不願斯世爲
唐虞但願得免憂與吁蒼天蒼天覆下土勿自爲
風更爲雨

壽何郡伯

五正城郭近蓬壺使節東來樂且都風裁獨看周
柱史循良元屬漢諸儒百年地合因人重三壽天
還爲國圖歌罷南飛共稽首小春長得慶懸弧

病中新米俱絕戲成一首

江村地僻相過少藥餌琴書自歲年聞說近來香

少清文集卷七

世

稻熟幸無烟火惱人眠

京口歸縣送朱鶴坡侍御 有序

京口歸縣者述公之去而復返也公去爲乙酉
二月距其來總歲餘夫賢人君子居是邦也非
徒其民樂之雖山川草木亦樂之矣顧其來未
幾而遽舍以去獨無所動於中哉公予知己也
別離悵惘之情視他泛泛者尤不類爲之歌凡
二十句

朔風吹雨天冥冥驪駒在途不忍聽欲把吳鉤挽

行轍路長鈎短心斷絕憶惜從公汗漫遊手招
鶴窺瀛洲聽雷亭下詩千首瑞應堂前酒三斗江
城送別不勝悲卒卒半載空相思此行公復何時
返天寒日暮憂遠請公且勿賜輕裾再拜贈公
尺素書上言欲獻監門圖下言願保千金軀子雲
宅裡相過少大被高眠不知曉北書何日到山林
我今側耳聽叩門

九日聞鶴坡遊洞庭

洞庭風細水悠悠九日聞公向北遊薄暮愁雲暗

西北望來何處是蘇州

卧病有懷鶴坡

故人西上闔閭亭寂寞山居但草青夢裡有情來
舊兩望中無計覓文星匡時策短心逾苦抱拙愁
深髮已零雙鯉不逢人卧病夕陽尊酒未堪醒

芝田

道人元自客蓬瀛冠劍何年下鶴城種孰紫芝三
萬畝也應遂得濟蒼生

復經龍潭憶鶴坡

一別心知路渺茫古槐疎栢自蒼蒼多情獨有庭
前菊依舊花含醉墨香

送陳三守歸槎江

碧山行色苦匆匆感泣旄倪入望同物理也知成
即退人言須信久還公一尊喚鶴亭前酒千里平
湖閣下風聞說賢郎解傳業此身何必問窮通

試茉莉茶時有鄭三守之招不赴

絕域花來本自珍露芽江水亦新分香浮石鼎沈
沈縷清映冰壺細細紋靜聽幾迴翻白雪徐看一

碗簇春雲風生勝有盧仝賦未許山翁席上聞

送顧希呂卒業北雍

五茸城外鬱寒煙送客新潮滿目前友士綴歸天
下盡好文爭說故家賢萬方禮樂頻蒙薦千古宮
牆日月懸此去大觀知不負壯遊詩就合先傳

商隱

小結茅堂倚石峯宜飛應採紫芝翁日晴花露香
逾遠風細山烟翠且重靜掩柴門春鮮合高吹玉
簫暮雲空居便却咲終南隱猶自塵埃滿目中

休寧吳君隱商山間予聞其名舊矣茲命其子
遠過悵然有懷賦商隱詩告知君者

怡菊贈童山人

秋來種菊滿江濬陶後風情屬此身習靜也知無
長物居貧宜覺有餘辛泉通小徑澆花便山擁踈
籬對酒頻市隱百年良不惡強吟猶自愧綸巾

水南師招飲韻奉謝

清尊茹屋雨聲偏茗碗仍分曲澗泉花下幾陪今
夜席洛南猶隱濟時賢門無俗轍侵詩興坐有春

及湖文集卷七

世四

風憶往年此後同歡更何所禁蘆鐘鼓王堂前

從陶良伯乞四面蓮

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兩葉垂垂泉明酒思瀟
溪癖憑伏盆池借一枝

太華峰頭笈裏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四面花邊看白鷗

雲陽道中時出遊句

路轉平岡石磴斜碧流深獲萬人家青春何處堪
行樂千樹棠梨遠近花

邑侯洪南張鳳翀有善政故云

句曲道中

天外孤峯當馬頭竹邊泉石細分流風清夾道松
聲遠月滿深林樹影稠野屋機絲新有淚山田禾
黍舊無收在歲江何當乞取茅君澤為洗閭閻萬
斛愁

中觀望三茅峯

草色松香遍野均却從孤嶼望三茅青天似與諸
峯接碧澗平看幾道交雲裏石林春正暖日邊丹
井夜新跑上頭昏黑誰還到一醉僊人白鶴巢

及湖文集卷七

世五

劍池

吳王有劍果難當一斬荆苜再伍郎池水未乾仇
夜入莫鄒何事竟埋藏

悟石

生公高論薄青真揮塵壇前石解聽却笑法窮人
去遠虎丘如舊石無靈

度廬山湖即事

梯雲磴石興逶迤自三茅歸故云華舸平川晝漏遲花底
鳥過輕落瓣柳邊風弱細垂絲隔江榜子魚為飯

近水人家僅作籬春賞此時渾不惡獨和松露黑
新詩

出郊霧迷失道

水雲空霧曉濛濛失道號呼遠近同一自指南人
去遠世途誰不誤西東

度郊後微雨疊前韻即事

草深幽渚踏逶迤短棹疲僮去每遲春盡幾虛花
下酒雨微時見竹間絲雲埋古寺苔生砌潮打荒
村水滿籬聞說此中猶菜色坐憐民瘼罷題詩

雨後觀白牡丹

小園風日闌清嘉夢斷揚州又此花欲買也知金
有價細評應說璧無瑕粧憐漢女啼前見臉愧唐
妃醉後誇看到子孫須解取玉堂元不似姚家

用韻答唐鈔軒

國色天香本自嘉淡粧兼得似梅花何郎貌美元
非粉越女名高不受瑕風細霓裳輕欲舉日晴仙
羽淨堪誇西香寂寞沈香遠異種分明別有家

過亭林觀野王洗硯池因登先妻祖沈公

讀書樓感賦一律

野色春香次第搜海雲江月共遲留荒碑雨過苔
侵字古寺煙深樹隱樓龍去尚看池水黑鶴歸應
吊草堂幽亭翁亦是清朝彥倍覺臨風動遠愁

張登齋和予白牡丹詩用韻奉答

雨洗水綃十倍嘉綠雲深綴玉爲花漫憐冶色能
傾國自識芳心不染瑕清影月移當澗落暗香風
迥隔林誇芙蓉未覺無雕飾却笑高吟亦大家

答高小峯先生

林壑烟消曙色嘉最先春日上名花光侵匹練應
全勝貴似連城亦掩瑕枝弱每驚珠欲墮辦飛還
與雪同誇分明西子甘常素莫漫臨粧說內家

再答登齋

春到名園曉更嘉石闌輕霧淺籠花品須爲率常
爲佐色恐荼蘼尚帶瑕披拂有情瓊欲舞剪裁無
計綵徒誇歌成白雪誰同調南粵于今有作家

再答登齋

靜倚危闌玉色嘉平章應未見滋花徒臨漢水渾

無影拂上吳林兩絕瑕賞極每愁開欲盡詩成終
信語非謬直從富貴看真隱浪說終南別有家

胥溪

草堂清夜雨初收水碧沙明兩岸秋石底潮通青
海豚檻前雲護白蘋洲風生野渡松花落月滿空
山黛色流欲吊子胥嗟獨晚淡烟衰樹總含愁

安居鎮晚泊

風急山村聞暮砧雙飛越鳥入雲深登臺誰定千
金直懷土頻懸萬里心北去筋骸霜雪苦東來烽

少浦文集卷七

廿八

火帛書沈百年行樂渾何處早晚孤舟涕泗侵

送倪天相赴唐山幕

微名歲晚逐飛蓬疋馬山城朔朔風雲堅定誰憐
隱豹雪泥聊復寄冥鴻心馳

魏闕無多路化憶堯封有故宮西去莫教消息斷

加餐真欲與君同

寄題嚴學士鈴山堂

堂在學宮之右

百年勝地誰爲主五畝新開學士宮曲逕影來青
嶂月短牆香度紫簫聲細應絃歌入樹色輕

合煙霧通海內出雲元有望西垣檣笏思無窮

三山堂爲鄭惟東作

草堂遙寄碧江湄檣笏三山對不移雲黑夜光時
隱見月明涼影共參差千年石洞藤蘿沒萬壑松
蘿鳥雀悲東去蓬萊渾咫尺鳳簫黃鶴野人疑

題畫馬四絕句

紅纓低綴紫絲韁汗血驕流細有香鞭策未須頻

側目壯心元自憶王良

右立馬

華山歸後漸群空閒傍花陰戲晚風遙識奚官最

少浦文集卷七

廿九

愁思清時不數貳師功

右殿馬

黃金駿骨本來珍輾轉秋郊更有神正是國人勤

拂拭莫教輕染碧山塵

右衮馬

春滿郊原苜蓿長短嘶輕步逐斜陽西隣聞說猶

烽火應有馳驅念未忘

右嘶馬

送錢上舍一之歸

離歌一闕下津亭赤日炎風未忍聽塵土斗牛虛
劍氣江天雲霧隔文星林田秋熟盍時泛花塢春
深破自經聞說屠龍猶藝在百年相見眼終青

送松滋尹二尹

紫霄風露白紛紛九月都門此送君秋盡閑
鴈杳夜深舟楫楚砧聞樓遲未許歸王粲寂寞誰
還識子雲遙想到官無一事祇應重著過湘文

松滋丞尹君素以學名於鄉予方冀其大用
焉而僅得此惜才戀別爲賦一詩士之所以
不朽固不在位之高下君其或者能自慰也

挽張練川

溪風蕭瑟雨聲多猶憶高人一曲歌形氣有窮終

少湖文集卷七

物化文章無命欲如何釣臺秋月虛猿鶴吟杜春
雲鎖薜蘿不盡楚招千載意夜燈碑碣細摩挲

練川張先生業舉子弗就隱居川上日詠歌

爲樂比見其子仲立舉進士官地曹又未及

拜封以卒予與仲立同年也竊深悼之敬賦

一章爲挽歌者助哀云

挽湯大理乃子

埋玉山深煙霧凝百年鄉海客愁增衣冠泉路風
光盡顏色空梁夢想曾陳榻有期誰復下剡舟無

興若爲乘憑君莫漫歌蒿里落葉啼猿正未勝

壽湯沂樂大理曲 有引

大廷尉沂樂先生湯公以其初度之日召賓客
而宴焉羣亭徐某素重公之賢而又樂公之壽
也爲初筵醉止之曲俾歌以壽公 其辭曰

公初筵坎擊鼓雜般羞今湛清醕公之坐今中央
眼如星今隘四方金爲帶今雲錦爲裳櫛瑤英兮
蕙圃吸玉露兮芝房抗直道兮三黜綺之山兮申
之浦狎猿鶴以徜徉

少湖文集卷七

四十一

公醉止日之夕亂朱弦今間瓊瑟公之壽兮百年
顏渥丹兮髮重玄鏗無聞兮何不永年浴沂水兮
春風挹蓬萊兮霽烟儼于門兮高大蘭之孫兮桂
之子騅鸞鳳以翩躚

送胡雙洲案河南

清宵執法動星躔龍節緋衣照別筵天外鳳翔心
共遠日邊鸞遶夢猶聯三川春散梁園雪滿堦晴
含魏寢烟揚激此行須念取漢廷方倚寇恂賢

贈少湖徐子北征

皎皎東山月流輝照襟裳我懷良依依憐彼孤蟾
光奄忽度南樓清影那可常豈無蘭膏媚要非心
所望何當復中天旁燭普四方因之被景曜濯我
顏色芳薄帷尤恒滿庶以慰衷腸

客從遠方來遺我珠篋開絨星月輝入手冰霜
徹客去珠亦去求之不可得市上握靈蛇匹夫懷
美璧所寶鉅能久暫得還復失抱茲燕石居寧彼
砂礫匹悠悠歲華晚使我心惻惻

寒余寡所好言有綠綺琴琴聲亦何良鏘鏘鳳鸞
吟歲晚彈向君一彈一沾襟君今別我去撫絃恨
何深感茲米王操懷哉歲月侵幽幽千古調此意
誰復尋置之黃金篋還以俟知音

聖王撫鴻極鳳凰集高崗群鳴八音諧一鳴獨南翔
南翔夫何爲

帝眷此遐方高覽德輝下雲儀耀晴光今復振羽還
百鳥遠送將上林有瓊枝鳳歸當朝陽嗟我蓬雛
鷗俛仰徒自傷

右四詩余贈

太史少湖徐子以延郡推官秩滿北上所作徐
子曰吾與君數年道義之交盡於是矣余謹
謝不敏徐子既去其館下諸生謀梓其所爲
詩文以垂訓焉復屬言於余余曰夫復何言
無已則有四詩在此徐子所謂盡焉者也夫
復何言於是諸生請以刻之卷末余愧不獲
辭因以遺之使知余與少湖之交亦若是焉
爾已

嘉靖甲午秋七月上泮叙溪鄭慶雲謹識

少湖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少湖子集後叙

少湖子集之刊非子意也
少湖子嘗語願菴子曰甚
矣多言之害道也近代益
盛故吾於諸家之集一切
束而不接於目非以爲盡
無足觀爲道慮也以是知
非子意也然則孰刊之曰
延之二三子刊之也二三
子從少湖子講聖賢之學
三年知所向往矣懼其去
而無所取裁故刊而讀之
如日侍少湖子也非子意
也吾嘗推子之意若欲盡

廢其言者而言不可以盡
廢也使聖人廢言則群賢
曷述群賢廢言則後世曷
傳今之有志之士所由以
知學者獨賴其言存焉耳
子蓋病夫今之習支離於
詞章訓詁沿其流而莫之
止激之而過者也是集也
子以爲贅二三子以爲的
而後之知子者又未必不
由是也雖然二三子緣是
以求少湖子可也求少湖
子而止於是豈少湖子意
又豈二三子意哉

嘉靖甲午孟夏乙丑臨海

顧菴林元倫書

少湖文集後序

終

刻少湖先生文集跋

少湖徐老先生文集予得之南宇高太史氏拜而讀之皆發前聖之蘊信其言之載道而傳之可永也廼重梓之以與同志者共勉焉同志之士苟讀先生之言而有得其尚服膺勿失也哉

嘉靖丁巳三月甲子知嚴

州府事門下晚學東

萊宿應麟謹識



少湖文集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徐階撰是集乃階外謫延平府推官時三年秩滿北上延平士人哀其前後諸作爲之付梓凡文五卷語錄一卷詩一卷大都應酬之文十居六七皆不足以傳特用誌遺愛云爾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歐陽德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歐陽南野

集三十卷》提要

南野先生文集序

明賜進士出身順天涿州人歐陽南野先生沒之二年晉江中丞蔡公撫江右不崇正學從其家彙先生遺言三十卷檄沐校而刻焉刻成有叙叙曰道術之不明也其起於立言者之過乎夫心理流行貫徹充溢未嘗一日息於天地之間則夫所謂學道者亦即心而得之矣然其間操揉之有厚薄之染始於稍偏積為沉痾者萬不能同則夫聖人之所以為教於當時而著書以俟來世亦不過使人從其途去其病以合於大中而得其心爾

歐陽南野先生集

孔子之教莫詳於論語其問問仁問孝圓活遷變移合於問者之所當不拘一法即日用之近而授以克治之方雖其所謂幽遠深微者不外乎是然俟其自得焉聖人不遽道也至於中庸則凡天命鬼神之幽鳶魚發育之神以極於無聲無臭莫不畢闡此子貢之所不得聞者比其孫子思而後其書始出此豈有所愛哉以學者之不能而後有教教必顧其安而學要於义二者相待而後成故饜於糟粕而後可通於神化洽於象器而後默識於意旨此物之常然也不俟其自得而投之其穎者未及而懸於慮則入於見

解鈍者不知而出於疑則怯而無所守而教以廢孔子不倦三千善問闢中庸之幽遠深微以俟於後而親執論語去其病以合於大中知道之不可分而其言未嘗合教固如是也自孟子之沒論者始爲一說以盡其旨此其意亦寧盡叛於聖人然道之本體無所損益而機緣化導未能盡夫參差之見不齊之悟出其一說以齊天下之力使之畢舉而不顧其文盡道其幽遠深微而遺其日用自奇其一時偶得之意象而欲槩天下之道以故近或淪於訓詁而玄或淫於老佛增龐益贅說未盡而執之堅是雖有張皇吾

歐陽明先生集

本

道之心卒以榛蕪而已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仁智之有見而其鮮於君子之道僅同於百姓故曰道之不明立言者之過也道患於無志志矣已嘗出其力以張之而覆用爲病道之難任也如此我朝陽明王先生得於挺生悟於患難之後盡脫俗陋之支離而直指本體明白簡切所自爲教鍾爐變化其歸使人自得其心學者翕然向焉可謂有功於聖門然今既沒三十年而傳者已不能無疑於迂徑頓漸之際矣南野先生固王氏高第風抱異質從其師說而守

之以信本則自得而非一時之意象循循善誘雖不出中庸之慎獨論語之改過流轉對治量其人之力而後授之以其當間譬道其幽遠深微而未嘗遺其日用繼往開來囊括萬物其言明白深粹受之無不得力而無一說自主之病見於展布自一州之守以比宗伯之大其道無所不行而皆足以垂於後世予謂先生之教之書則固不貲孔子之家法未喪斯文其在茲也已嘉靖丁未沐調先生於司成庚戌遷官廣西別去丙辰再移江右則先生已沒追惟親炙粗能道先生之意以序其書沐不敢辭然實相是役者

歐陽明先生集

序

三一

則守臨江沈君科南昌陸君九成贛州王君泰復吉安黃君國卿南安丘君玳皆嘗及先生之門者也嘉靖丙辰七月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序

昔陽明先生倡明聖學以自性良知爲宗悉破傳註支離之失其言徑截簡易直趨聖途一時經生宿儒見詫爲異然先生負才超軼雄思煥發爲文疏暢闊深旣足以追古作者而經綸康濟之業戡亂定難之功又煒然震耀當世故天下之人於其學也雖疑信者半而莫不成稱其豪傑之才自陽明歿而其學敝矣學者假竊近似爲爲玄虛而遺棄物理

歐陽南野先生集

序

四

乖違行實出之言鬱而弗章授之政聞而弗達判然名實不相副於是師經質行之士率視講學爲讐疾而陽明之學漸失其真矣歐陽南野先生自少聞陽明之論學即慕悅而往師之研窮剖析盡得其蘊而體悟充廓涵浸有年旣歸而與學者質疑扶異探幽索微無非闡發良知之旨不驚虛遠而充然有當於人心一時學士爲之靡然歸嚮於是向之疑者解信者堅而陽明之學益以大振於時

南野先生之力也然先生賦質完厚操履純固尤通練時務洞晰事幾比爲大宗伯每朝廷大禮下議皆取具一時故牒罔稽先生則斟酌裁答悉合典章而默當

宸慮或大事下諮公卿糾紛疑沮至不可決則徐以一二言定其議而鑿乎可從至於事勢橫流政關大體殉之則貶道執之則忤時先生乃於屹然不拔之中有調劑變和之用卒之事行而人心以安蓋先生之才其大者如

歐陽南野先生集

序

五

此至於文章雖未嘗見其屬意彫琢然粹雅勁健發明理奧冲然足爲大雅之遺音有非組繪剝剝所能至者故嘗謂得陽明之學而兼有其才者惟先生而已嗟夫才豈出於學之外乎伊尹傳說周公備大聖之學而翼戴有商弼亮成周之業煒然彪炳百世伊訓說命周書雅頌之什著辭爲經後有作者莫尚焉故必有聖人之學而後有聖人之功業文章其出之固有本也先生之學固粹乎有得

於道其於著作經濟雖皆緒餘然一本於心
神之所流通精華之所著見亦皆足以媿休
古人而傳後世故學非徒言說之貴也平居
勦撥辨論夫誰不能惟夫行脩道立而於事
濟生辭示訓而足開於人則學始為有用迺
可貴于天下譬之金玉圭璧珠璣象犀惟其
足以成器備用故天下傳而寶之彼其號為
知學矣而考其行則垂施之用則窒索其言
昧雜而離誕漫而滑於道亦惡取夫學而稱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一

六

之故先生之學於其用而知其大也予獨惜
其

上方嚮意柄用先生天下顒顒亦相期入輔

明聖以興德禮之化而先生不幸逝矣其所經

綸匠贊雖厭眾心猶為未究其用於戲學者

觀其書其亦識先生之學之大乎集書辭記

序碑銘題疏詩九若干篇刻置南昌郡齋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三月既望門人豐城徐

南金拜撰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目錄

門人王宗沐編校

不肖男餘慶紹慶手抄

卷一

內集一

書始嘉靖己丑至甲午

答章介菴

答陳盤溪三

答劉道夫

答傅石山

答周陸田

寄京中諸友

答王大酉

答羅整菴先生三

答陶鏡峰侍御

答徐少湖四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寄黃父菴

答周良卿

寄柯雙華

答問五條

答友人

答胡仰齋

答柯雙華

寄雙江二

答歐夢舉二

寄夏東岩

寄何益之

寄王鯉塘

答王克齋三

寄周崦山

答曾龍江

寄徐芝南

寄沈石山二

嗚呼先公之弱冠也慨焉以聖人為必可

至走處臺上書陽明公請學發憤至忘寢
 食糜飲終歲未嘗少懈用是孳孳一生卒
 克竟成其志今彙次遺稿首論學諸書若
 序記等作無亦曰求先公之志者庶幾於
 斯也云尔書斷自已丑以下蓋是時不肖
 與家兄始從侍宦遊乃稍稍留意收拾前
 是十數年間篇翰頗多皆為門人持去以
 故往往散失訪求所得僅序記一二篇耳
 若所上陽明公書尤膾炙人口而當時在
 門諸徒今湮焉淪謝此稿遂無從問為可
 恨矣然已丑後行李南北即不肖耳目所
 及親記者亦復十軼二三則又豈止一書
 之恨已哉嗚呼學貴心悟天道何言顧茲
 警歎既遠即又不能無望於言之多傳也
 尚俟博訪諸同好者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卷二

內集二

書始嘉靖乙未至丁酉

答王鯉塘

答馬問菴

答郭中洲

答陳明水

答鄒東原三

答林子仁

答高公敬
 答張卿理二
 答項甌東
 寄魏水洲
 答李古原二
 答萬五溪
 寄羅念菴
 答確齋兄
 答方三河三
 答王在菴
 寄唐荆川二
 寄徐少湖
 答戚南玄
 寄橫溪弟
 答歐夢舉二
 答薛中離三
 奉甘泉先生二
 答洪峻之二
 寄曾宗堯
 寄孫蒙泉
 答楊方洲二
 答王士官二
 答王心齋
 答裘魯岡
 答高維蓋
 答霍渭厓
 寄沈石山
 寄王龍溪三
 寄聶雙江
 答季彭山二
 寄何善山黃洛村
 寄呂涇野
 答教純之
 答錢緒山
 寄劉晴川
 答聶子安
 答友人
 答蔡可泉二
 答谷龍崖
 寄汪道甫

寄江尚賓

答項曉東

答劉生

卷三

內集三

書始嘉靖戊戌至乙巳

答季彭山二

答張紹中

答嚴節推二

答王仁仲二

寄沈石山

寄聶雙江二

寄吳伯升

答戚南玄

答林子仁

答張維時

答陳盤溪

答友人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四

寄王遵若

答魏莊渠

寄橫溪弟

答王湛塘侍御

奉井泉先生

答朱芝山

答陳復賢

寄徐少湖

寄劉三峯

答曾雙溪

答友人問

答李古原

答孫蒙泉

答王鯉塘

答李克齋

答楊子大曾伯慎諸友

答補之玄畧純甫思畏

答王龍溪二

答友人

答劉晴川

寄黃父菴

答友人

寄羅念菴

答人問學經

答王蒙泉太守

答何善山

答曾思極二

答魏水洲二

答戚補之三

寄教純之

寄蕭文奎

寄張仁伯

答劉夷讓

答吳蘇山

答周良卿

答陳明水二

答徐波石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五一

答張維時曾思極

答程松溪

答聶子安二

答唐荆川

寄萬鹿原

答彭雲根

寄蔡可泉

寄李汝貞

答張士儀

寄柯少海

答希冉

寄袁督學

答劉成卿

寄貢玄思

卷四

內集四

書始嘉靖丙午至辛亥

答教純之

寄唐荆川

答曾思極

答陳豹谷三

答王堦齋二

答何益之

寄聶雙江三

答萬安徐司訓

答應傲菴

答閻啓明三

答陸王政子翼

答王新甫督學

答朱鎮山督學

答楊汝容

答王武陽

答周以介

答湯繼寅

答項甌東

答湯懋昭

答孫宗禹

答毛伯祥沈惟順

答鄭元健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六

答陳復旋

答馬州守

答沈思畏三

答王汝學

答翁東崖

寄張浮峯

答柯雙華

答劉華峰

答顧日岩

答章希文

答徐波石

答貢玄畧

答陳明水

寄李子質

卷五

內集五

書

姑嘉靖

寄王龍溪

答殷時訓

答梅純甫

答陳督學

答沈思畏侍御三

答陸汝成秋官

答黎本靜僉憲

答朱子和

答錢緒山

答周以介

與鄭篁溪二

答葛子才

答項甌東

答聶雙江二

答陳華山

答朱鎮山

答楊武東

答賀龍岡

答曾雙溪二

卷六

內集六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家書抄

嗚呼先公與叔父家庭師友怡怡孜孜具見此書也叔父曰吾自少受學於兄片語隻言奉爲嚴師於是不肖輩因得傳抄旦夕祇勗乃今書抄空存而卒莫之克由視伯魯之簡其去能幾嗚呼儻我來裔有能敬脩此道而無若今茲二三不肖者之荒墜先訓也則猶足逭家學之咎也已則是書焉可無傳也雖然遵是脩焉篤其近而可遠者在茲將於斯文其庶幾哉則又豈直足觀我後之侗已耶爰取寄竹山弟姪書并

卷七

序

付梓人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內集七

送許廷陳歸省序

巳丑

呂巖野別言

巳丑

贈鄭室甫序

庚寅

徐子別言

辛卯

贈麥元實序

壬辰

蔡道卿贈言

癸巳

醢鷄見序

甲午

贈茅稚卿序

甲午

刻薛先生約言序

甲午

南江子贈言

乙未

壽槐軒易翁序

戊戌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八

贈鄒東廓召宮洗序

巳亥

送劉晴川北上序

壬寅

諸儒理學語要序

乙巳

繆子入觀贈言

丙午

椿萱並茂圖序

丁未

別楊季御序

戊申

贈陳司訓之常執序

戊申

使汴贈言

戊申

送李子督學山東

贈葛子序

巳酉

贈青崖胡子督學江西

巳酉

卷八

記

送王新甫督學廣西

庚戌

內集八

復儒林書院記

巳丑

壽州學藏書記

癸巳

大酉洞書院記

癸巳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乙未

維揚書院記

乙未

英山縣重修儒學記

丙申

六安州龍津精舍宗賢左記

巳亥

泰興縣重修儒學記

巳亥

集義堂記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九

樂昌縣還復舊學記

丙午

益菴記

戊申

汀州府崇正書院記

壬子

嘉定縣重修儒學記

壬子

卷九

內集九

雜著

從叔格菴先生別言

巳丑

贈徐遠卿

庚寅

書柯行可卷

癸巳

答董兆時問

癸巳

贈陶仲良

癸巳

書朱徐二生卷

甲午

書贈蕭子羽

甲午

徐任夫贈言

甲午

書劉子卷

乙未

贈鍾生賈 丙申

書贈張生賈 丙申

耐軒卷 丙申

樊存智明卿字說 丙申

吳伯敘卷 丙申

教思益窮卷引 丙申

書蒙汝化卷 丁酉

書感慕椿萱卷

聽鶴對

平易解 壬寅

書贈鄒氏昆季 丁未

卷十

內集十

雜著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目錄

林平泉贈言 戊申

王汝文贈言 戊申

二子贈言 己酉

贈張德卿守雅州 己酉 贈畢介卿 己酉

送魯伯慎令招遠 庚戌

宜生橋義塾警語 庚戌

洗心箴 庚戌

易說 庚戌

九卦說贈蔡衡州 戊申

策問南雍諸生 癸巳

聖人之心無窮論 庚戌

性學策 庚戌程文

卷十一

外集一

奏疏 翰苑應制

郊祀議

敬天監以昭聖德疏

靈雪詩有序

進昭格賦疏

昭格賦

內訓講章 四條

女訓講章 四條

內訓詩 四首

樂章 七首

卷十二

外集二

奏疏 大慶日恤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目錄

二王禁中成婚

二府職官不必繫設

冊二王妃并授妃父官

請照戒詞

請冊立東宮儀注

二王應行禮儀

大廟遣代祀查例 二王講讀

聖節乞許二王慶賀

裕王暫免出講

元旦日食次日賀正

康妃杜氏喪禮

再上康妃喪禮儀注

康妃賜醴焚黃儀注

請特造康妃墳園

卷十三

外集三

奏疏

宋蒲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

鄭府管理府事

僉陽王訐奏代王

睦泰男越關

安撫男越關

都昌王風顛行撫按勘處

安次女越關

晉府晉慶等女封恭勘

安潛請名查勘

將軍規肱私出全州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一

加杜子女不准封

周府安湜男名封

周府安沼等奏給口糧

覆給事徐綱遷代府議

表觀越關

襄垣府子女名封過期

襄垣長子諭祭遣官 周府朝禮等越關

崇陽王子英獎不准襲爵

安置都昌王

晉王表棺互相奏訐

卷十四

奏疏

宋蒲

外集四

覆御史蔡朴請 勅代王

中尉女授宗女宗婿

經苗等越關請建開宅安置

靈丘王奏克姚行勘

慶王請復父爵給卹典

永新王長子乞贈母妃

崇府懷安王內助不准繼封

江西王府廟祀

韓王襄陵王爭奏樂戶

紹興王母妃祔葬 樂昌王奏遷蔚州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三

勤烘等越關

襄垣府婚配過期

襄垣王奏族人成銳花生子女冒封

祀典

黃河祭告諸神

城工告廟

柳將軍建廟

祥異

類奏災異

王喬齡奏瑞瑞

科舉

增進士名額

進士姜雲鴻乞復名子羔

卷十五

外集五

奏疏 邱典

指揮黃世勲乞假祭掃

侍郎衛道祭葬

侍郎嚴時泰祭葬

府尹孫懋祭葬

尚書唐龍祭葬

右都御端廷赦祭葬

副都御史張愚祭葬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

尚書翁萬達祭葬

大理寺卿葛浩祭葬

尚書王以旂祭葬

孫堪母夫人祭葬

伏羌伯毛漢祭葬

都督俞事孫堪祭葬

尚書張潤祭葬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十五

古

河南董綸陳聞詩祠額

官政

山東巡撫請減徵藥材

再覆山東停徵藥材

覆府尹雷禮條陳

萊戶額辦

申明會議建言民情

外夷

朝鮮王請收買律管

勅諭倭夷

朝鮮擒獲倭犯

旌勸

六安州誌

旌節婦以勵風俗

行移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祭文

宗聖孫乞增祠祭

交城王奏討樂戶

大監李向等姪請給田房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

卷十六

外集六

奏疏 賀謝陳乞

賀九廟成疏

皇第一子薨逝奉慰疏

上兩宮徽號賀疏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十六

古

皇太子冊立賀三宮疏

賀皇太子冊立疏

皇太子加冠禮成賀疏

賀皇太子加冠疏

賀靈雨疏

又賀靈雨疏

賀瑞雪疏

賀聖節疏

賀長至疏 肥

賀加冠啓皇太子疏

賜大狩龍飛錄謝疏

遣祭三皇謝昨疏

春祈遣祭都城隍廟謝疏

遣祭三皇謝昨疏

遣祭都城隍謝賜表裏疏

地震遣祭延福宮謝肸疏

帝社稷陪祀謝欽遣疏

歷代帝王分奠謝欽遣疏

遣祭三皇謝疏

謝兼學士掌詹事府疏

皇太子加冠謁奉先殿頒賜祭肸謝疏

祭都城隍頒素饌謝疏

遣祭都城隍賜彩段謝疏

永明後殿代拜先聖先師復命疏

永明殿代拜謝欽遣疏

先聖先師堂代拜謝欽遣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禮部尚書到任謝恩疏

禮部交代謝疏

謝仍兼翰林院學士疏

裕王率妃謁奉先殿頒祭設謝疏

遣祭先師孔子謝疏

頒告東嶽廟祭設謝疏

遣告東嶽廟賜鈔幣謝疏

歲時告廟頒賜祭設謝疏

謝賜大紅獅服疏

謝遣中官賫賜問疾疏

患病乞復原職放回調理疏

乞罷不職以弭災變疏

乞養病疏

再乞比例送親還鄉疏

傳稱禮防未然嗚呼先公之在南宮也矻矻夙夜所以調紆將萌防杜未然者誠頃刻不忘於懷蓋事在細微而慮存深遠體

關重大而語不張皇機難將順而直為剴

衡與凡相時損益灼微委曲有心思彈竭

而文之所不能推見者今所存奏草公

移蓋不肖竊諸案牘錄藏于家而當時表

疾昏瞶行李倉皇以今思之其遺佚者

又多矣嗟乎意之所存文不能宣乃文又

缺漏焉不肖之罪也夫不肖之罪也夫

姑梓其存者不肖男紹慶百拜謹識

卷十七

別集一

序

送太宗伯嚴公赴任蜀都

送周君南喬判太倉州

送胡子南遷

送涇野呂先生考績

送從姪仁註選南還 兩浙南關志序

敘羅半窓先生別

送吳君東原節推郎陽序

香泉志序

送吳梅山地官考績 送東塘毛君守平陽 送吳孫塘守襄陽序

同年履歷錄序 松岡詩序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送廷尉周公北上序

送湯洞西序

卷十八

別集二

序

贈琴溪陳公致仕序 沈南山調任北上

南陵尹張君考績序 侍御仰山宋君考績

送操慎齋食憲廣西序

送李前岡知辰州府

送喬君擢陝西叅議序

費子比召序

太宰介公序

地官林硯山北召 顧左山食憲山東

樊九圖知漢陽府 白氏世恩圖詩序

劉忠愍公年譜序 池南唐君考績序

勵齋劉君判長沙府

王節婦劉氏旌表序

卷十九

別集三

序

慎齋李公總戎貴州序

周硯峯考績序 祝岫嶠興學序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吳慎齋侍養還姑蘇序

大司馬鳳山秦公七十

吳雲泉知興化府 胡西村考績二

俞湯和考績 馬石渚守汀

劉愛山知登州 周虛菴守思州

大中丞訥菴吳公撫蜀

地官馬三湖考績 朱芝山考績

芝山呂翁六表

卷二十

別集四

序

家宰整菴羅公八十壽序

袁氏譜序

橫塘張氏族譜序

清溪蔣氏重修族譜序

我田朱氏續譜序

楊氏世澤序

沙里張氏重修族譜序

贈陶滙溪權戶部序

壽節婦蕭氏七十序

大中丞虞公巡撫江西

常溪歐陽氏重修族譜序

任官坊集序

贈郡侯白坡何公序

歐陽南野先生集

八目錄

三

永豐蕭氏族譜序

族父飭菴先生八十序

贈何白坡之官山東

南雄守胡項泉入覲

浩溪羅氏重修族譜序

卷二十一

別集五

序

東崖虞公權廷尉北上

封翁王醒菴八十壽序

少司馬劉良所公考績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

趙益齋文選赴任

劉又洲之承天府

柱史方君西川考績

少司徒二河及公北召

送廷評羅君使蜀

石峯李君擢山東大叅

湛江王君知尋甸府 南宮疏畧序

太宰龍湖公之官南都

刻西關志序

陳公獻擢貳守順德序

歐陽南野先生集

八目錄

三

李子守思南贈言

度朔仙霞圖序

三峯鮑先生擢江西大叅

壽馬翰林母許氏八十 碧江劉氏譜序

卷二十二

別集六

序

賀元輔介溪嚴公七十二

送大宗伯程齋盛公致仕

慶沈母崔太孺人七十

送大廷尉後菴李公致仕

賀家宰石塘聞公七十

送都諫羅君參政山東

賀御史大夫屠公七十

中丞盧公提督四省軍務

贈河間太守徐君入觀

西昌楊氏重修族譜序

會試錄後序

廬陵黃氏通譜序

慶李侯優獎序

慶賓武先生七十

贈惠州守金君序

金溪黃氏統宗世譜序

壽蔡中丞母太安人七十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三

卷二十三

別集七

記

輓菴記

安豐書院記

瑞金縣城隍廟記

廬州府題名碑記

良牧圖記

董氏立宗子記

同心堂記

永寧縣覈田記

羊角水堡記

繼述堂記

吉水富溪王氏始祖祠記

樂安招携譚氏祠堂記

穎江書院記

朝宗堂記

慶徵堂記

江陰記

南寧新建興隆市記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記

兵科題名記

山東道御史題名記

禮部儀制司題名記

江西清軍察院題名記

嘉義庄記

蘇山吳氏重修祠堂記

通津橋記

卷二十四

別集八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三

墓誌銘

大司空楊公墓誌銘

少司馬中川王公墓誌銘

贈戶部尚書夏公墓誌銘

贈泰和伯陳公墓誌銘

按察使毅軒羅公墓誌銘

大光祿張公墓誌銘

大光祿項公墓誌銘

盧公偕配合墓誌銘

戴公偕配合墓誌銘

上察御史車公墓誌銘

知府南州張公墓誌銘

朱君偕配合墓誌銘

封君薛公墓誌銘

洞西湯君墓誌銘

東峯曾公墓誌銘 胡祖母蔡氏孺人墓誌銘

卷二十五

墓誌銘

族兄西洲先生墓誌銘

譚封翁墓誌銘

歐陽南野先生集

七洲曾君墓誌銘

清樂劉公墓誌銘

郭翁履素偕配合墓誌銘

能君鑑湖墓誌銘

郭翁培齋墓誌銘 劉玄洲墓誌銘

矢齋王公墓誌銘 康闇齋合墓墓誌銘

封君然齋王翁墓誌銘

杭平王公墓誌銘

龍洞王君偕配合墓墓誌銘

張翁偕配合墓墓誌銘

趙君偕配合墓墓誌銘 梅軒羅翁墓誌銘

卷二十六

墓誌銘

雪峯陳公墓誌銘

李母朱氏墓誌銘

方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胡母蕭氏孺人墓誌銘

旌貞烈鄧氏墓銘

樂母歐陽孺人墓銘

副使閻山馮公墓碑

歐陽南野先生集

水雲聶公墓表

贈尚書李公偕配合墓墓表

贈郎中高翁偕配合墓墓表

泉嶺阡表

封君朱公墓表

東厓羅公偕配合墓墓表

卷二十七

雜著

石江兄行狀 大司馬翁東厓公傳

一田翁傳

內範述

虞山陳公去思碑

鉛山令黃侯遺愛碑

重修東嶽廟碑

繼善堂銘

貞訓堂銘

潛翁頌

陽明公判爲胡君跋

文皇帝宸翰後恭題

跋穎濱手劄

林肯先堂碑

卷二十八

別集十二

歐陽野先生集

目錄

十六

雜著

題贈劉明華

題贈盧生

逸齋說

張聯卿字說

冢宰介溪嚴公像贊

追遠圖贊

賀西山金憲贊

龍門曾先生像贊

劉觀菴夫婦贊

外祖外祖母贊

四舅江隱翁夫婦贊

春菴康翁夫婦贊

祭先師陽明先生

天真書院祭陽明先生 文缺

祭魏師顏

祭薛東淑給舍

祭致齋黃公

祭王心齋

祭薛中離

祭戚補之

祭戚南玄

祭劉晴川

祭易鳴和

祭趙梅潭

祭費湖東公

祭王仁錫太尹

祭王御史封君

祭醒菴王公

祭同年陸本坤封翁

歐陽野先生集

目錄

十七

祭湯卓翁

祭傅淑人陳氏

祭文夫人李氏

三品秩滿贈恩告祖

祭松溪蓮幕兄

祭侍御碧溪兄

祭恭簡石江兄

祭康母劉孺人

祭四舅

祭外祖外祖母

祭外舅外姑

卷二十九

別集十三

詩

有梅五章

送介溪嚴公奉使湖廣

送紫巖劉公任南宗伯

和馮三石

送劉桂洲考績復任金華

送徐朝車同知鎮江府

和鼎御史雙江見懷

治父山次聶雙江韻

香社寺次雙江韻

論學次聶雙江韻

送韓苑洛庶子謫南僕丞

陽南野集

目錄

天

為項本仁乃祖襄毅作

送李本陽知涿州

送介溪公之南宗伯

送周貞庵公之南大司寇

郊祀和桂洲學士韻

郊祀和王惟賢韻

送白宗大遊太學還南

題周弓岡三窮圖

送張有源分教漢川

壽侍御碧谿兄

送俞子南歸

送徐南洲

謝侍讀侍親還越

送李君掌教沙縣

送黃鄭南知滕縣

送某將軍

送湯希恕

別鄭通判

挽俞子有

房母李氏挽詩

壽京兆戴公七十

廷尉石泉潘公北召

榮壽為周正郎題

壽沈雙槐母九十

壽朴翁

和紫巖劉公郊齋夜坐二首

贈紫巖劉公郊齋夜坐

陽南野集

目錄

无

送浚川王公北召

贈秦鳳山公北上考績

次周直菴公壽旦述懷

贈張中梁公考績北上三首

送顧新山公考績北上

秦進士輓章

送西麓吳君知景州

一泉為曾君賦

贈治齋萬公致政

贈同年朱春亭守叙州

贈胡九峯奉常北上

送賓州胡子守大名

贈周陸田侍御二首 挽詩

和紫巖劉公誕辰有感

上元日功臣真武二廟次紫巖公韻

贈貞菴周公奏績

南莊為給舍王君父題

送河石湖公考績 瀛洲雅會限韻

送廷尉陳宜山公赴召

和劉平萬祀先師齋居有懷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三

送胡九峯改太常少卿

送大司寇貞菴周公致政

送遄東阜京兆謫河南參政

和紫巖公九日病中別詞林知舊韻奉賀令

郎魁捷

玄菴奉常公宅脩瀛洲會

方山中丞公宅邀集

函谷許司徒公宅邀集

銀臺介立公宅邀集

壽整菴公七十次韻

贈我峯潘公召兵侍

靜齋陳公生日述懷見寄用韻奉壽

送陳虞山公赴虔臺

送大廷尉厚山周公北召

送穆玄菴公致政二絕

和鍾石公喜雨韻

屠竹墟入觀過金陵阻餞

陳棋庄入觀過金陵阻餞

送石塘聞公考績 送甘泉公考績

送蔣石菴公考績 送王南阜公考績

歐陽南野先生集 目錄 三

和鍾石公齋居喜晴

送秦鳳山公謝政

和韻送秦鳳山公

和介溪公元旦之作

人日宴采南塘公宅和韻

新正十日宴北湖公宅用韻

和侯北湖公新歲韻

老父生日有感

靜齋書院和韻二章

贈紫巖公北召

送同年須子金憲陝西

贈涇野呂先生赴召

送李燕崖考績

和秦鳳山公四首

詞垣舊意贈紫巖公

送宋仰山知真定

卷三十

別集十四

詩

費湖翁伉儷齊壽

和介溪公生日自述韻

送王輿浦公考績北上

歐陽野庵集

目錄

三

送唐西洲公北召

送郭雨山京兆北上

送江瑞石京兆考績

送潘我峯公北上

贈錢淨窓掌科

贈江介谷掌科

壽王輿浦公外舅

壽西玄公外舅

送徐楓岡大理考績

贈朱雲巖知松江府

雨中訪高祠部初識面在新詩次韻奉酬

贈周白川公考績

贈王南渠公考績

送吳訥菴公四川巡撫

贈乙峰公考績

姜石泉少僕赴滁

宴鍾石公室和韻二首

送侯北湖公北召大廷尉

送石門太守黃菲菴之官

送順慶太守趙白泉之官

奉和鷺湖相公秋晴試舟韻

題朱諫議芳懋堂

歐陽野庵集

目錄

三

憑虎閣中邀集諸公限韻

介溪公懷寄甘泉公奉次

送林次崖廷尉考績

送林次崖北召二首

介溪公爲真作奉和二首

別崇寃弟兼寄郎襄諸昆從

二錫錄同諸公爲潘公賦

期舍弟偕計不遂用韻寄慰

靜齋儀禮之貺寄謝

用中元韻寄弟

三日宴介溪公第和韻二首

古祥寺赴同鄉諸君宴用韻

張節婦詩

又張節婦一絕

送人致仕

祥蜂

醒齋東樂軒

送繆保溪少參之四川

趙清獻公焚香告天面

樂間居士近體三章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四

三

壽胡封君正菴翁

參戎笄山賈君督餉歸淮

贈春岡劉公赴留臺

贈袁爾極兼為尊甫壽二首

贈李繼之司務

贈南渠公之南大司成

贈孟君子莊判鄆陽

奉和元宰嚴公祇事山陵

奉和元宰嚴公天壽山馬上作

送李平崖參政滇藩

送馬子調官鷄澤縣

送馬子知高陽縣

送國子葉先生判光督賦

次龍湖太宰河上見懷韻

帝王廟分奠感賦次少湖公韻

玉簪花次石淵司寇韻

恩賜鮮藕次少湖公韻

送新軒侯子食憲山西

送程台山掌科使崇藩

送晁春陵太史使周藩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四

三

奉壽介翁七十

贈大宗伯程齋盛公還湖陽

送王子忠判延平府

送白洛川守廣西府二首

送張直卿督學廣東二首

和李忠定公題應廟詩寄趙祠下

介翁松間小影次韻

送王憲副整飭洮岷兵備

味東方朔偷桃圖

送大宗伯端溪王公考績還南

大宗伯教齋孫公致仕

大廷尉後屏盧公擢少司寇之留都二首

宮保顧公奉使有事太嶽

元相介翁一品五考

贈呂和卿太史詩有序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目錄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今日錄

三六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

內集一

書

始嘉靖己丑至甲午

答章介菴

教諭懇至非深愛篤念何以有此今之君子道義自命者惟一身名檢事業之爲務其於朋友故舊之善惡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憂喜於其心而猶以爲自脩自道而不知蔽於爲我之私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豈所謂有不忍之心者耶吾兄切切惻惻惟恐僕陷於不善亟欲振而出之仁人君子之道固如此耳感謝何可言所論今日學者之於道非不能言之弊不能行之弊也又云良心所發何處無之然發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充者多矣誠然誠然夫人之學所以必致其獨知無自欺而求其自慊是以知行合一言行相顧意誠心正身脩而明德明於天下矣吾兄又引頰舌之病好爲人師之患舍田而芸人之田之病以爲戒蓋深懲徒言之失而恐講學者出乎此此正不致其良知之弊敬聞教矣乃僕之底裡抑有欲陳於左右者敢不自竭人之心各有所明各有所蔽古之聖賢亦必親師取友好問好察然後能去其所蔽以適於道助我之憾啓予之喜孔

子猶有望於其徒而離索之父子夏不自知其過況
吾輩乎僕自問學以來誠賴朋友講習切磋而後此
心之是非義利公私邪正取舍漸明而克治漸密故
嘗自念人不可一日而不求友故凡士君子有意於
僕者未嘗不相勉以學其始往往因僕而感發而其
後反甚賴其相長之益自謂不如是豈惟鄙心有所
不嫌而離索孤陋之損亦又甚矣雖其拒而不信反
從而笑且毀者亦多有之退自思孔門之學用力於
仁弟子始教猶曰汎愛故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
孟子於齊王好樂好貨皆與百姓同之況人心同然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

二

之言而曰人不足與言乎相與未久誠意未孚遽望
其翻然而悟且信固有所未可況趨而避之者孔子
猶欲與之言而當時毀且沮者何限終不以棄其汲
汲之心茲非吾輩所當學者哉安得避毀譽利害之
及而潔已以自爲也是以常不敢不盡以爲是所以
爲求仁之學者也惟其泛然而交粹然而遇者則亦
不敢強聒而力誘之如來諭所云耳若假借以資口
說獵取以濟奸私則良知之明誠未忍自欺而今天
下譏妬勝忿之私交馳並作即有言行相顧知行合
一直誠惻怛視天下爲一體者猶未必遽能消其鄙

詐之心而動其公聽虛受之誠况脩辭不立其誠以
言不言飾人者而能有所濟耶此則僕之決不敢也
僕非不量已而徒以徇人者顧其心誠知取友之益
自用之損同人之善自私之非故必如是而後自慊
而又思夫人之譏妬勝忿而無有公聽虛受非講明
良知之學亦不能使之自知其非而舍之以歸於是
此鄙心所爲惓惓者也愛念之及竭盡其愚仁爲已
任非高明孰與共此固否因徇人者之非而并廢與
人爲善之學也如何如何典禮之疏深愜輿論逢怒
遭譴身困道亨惜相去遼遠未由親承來諭所謂明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三

誠兩盡敬義夾持之功耳夫明致則誠復敬立則義
形深造自得必有可以見教者無惜時誨以策蹇劣
萬幸萬幸

答陳盤谿

奉手教兼誦高文皆切實踐履之言非泛爲論說者
受教多矣中間所引孺子入井之惻隱哮喘之食之
羞惡達於面目之泚觳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爲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
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
靜語默行止又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

所爲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鑒其天命耳矣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不常而本體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靜常動動靜無動靜而無靜故凡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良知心之神明妙萬物者也體用一原動靜無端者也知此則知致知之功矣來教謂無將迎無

外動而別有靜也故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故君子慎動來教所論動靜雖以所遇之時言然而良知之全體大用毫釐不察則未免微有動靜先後之殊而精一之旨未免微有差失更願取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文錄中答倫彥式書一觀庶動靜合一之功不爽毫髮矣仙釋之辯甚善甚善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惟夫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滲蕩遺棄人倫焉耳文錄中山陰縣學記親民堂記辯別甚明亦願一熟復之風便不吝詳教荷荷臺章波及自有公論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聞欲勇於一決此固執事之素心更望從容裁酌卽此是學也

二

其歸計無奈披晤未期程竹素來辱翰教恍如相接也承諭象山語錄中詹子南所記公都子問釣是人也一段竊意此自是子南入頭處慈湖集中所載炳

講師求訓一段今無其本勢難記得亦是此意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為之粗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恒真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為為應迹明覺為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夫人者天地之心故萬物皆我天地一身故格物所以致我之知

歐陽聖集

卷一

六

親民所以明我之德合內外動靜之道也若愛憎取舍於其間即是以己性為有內外矣鄙劣所聞者如此高明幸有以教之

三

披讀翰教確有定見且皆得之真實踐履而非揣摩想像之所及敬服敬服道之不明正惟學不知心之良知而張儀然求之於外既聞良知之說矣又或混於見聞知識之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為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妄

之可言而真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故近世學者聞而不信信而不盡其蔽蓋在於此能信其說者又不知有格物之功不能真實懇到為其善不為其不善故或恣情縱意而旦晝所為有以格其知而亡之或恬淡虛靜以為圓融瑩徹而人情事理偏枯缺漏則亦不足以致其知要皆良知本體見之未徹而未免安於意之所習道之所由以不行也乃高明所見迥異於是大道晦冥又矣超脫積習直造本真百年僅見豈惟非劣者仰藉沾溉無任慕望惟弘毅體道任重致遠不枉為此一大事故出現於

歐陽聖集

卷一

七

答劉道夫

論及良知雖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能行而致之則難稍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即是良知之蔽故致知之功直是意必固我消磨得盡始為真切甚善甚善但謂三子不得為聖之時蓋其心未免有蔽既有所蔽則不得謂之精明既不得謂之精明則其知亦不得謂之良此則求良知似太深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已則昏者

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而況於三子者乎
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
人者而施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而即此一念
可以不異於孔子而況於三子者乎三子之蔽蓋其
氣質之所重然其萬物一體之心未始與孔子異昔
人所謂四時之氣者也四時之氣不可不謂之元氣
三子之心不可不謂之聖惟其氣質之所重消磨未
盡故不得謂之時也況三子之蔽三子之良知自知
之亦自克之其所以為聖者在乎良知之能致而不
繫乎氣質之所重故學者之希聖亦惟在乎不欺吾
之良知而不必希高慕遠謂必如何而後為良知也
知即行行即知本體固如此此二字本以功夫言先
師所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又謂知
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細
玩此語尊意乃更親切也學力有覺誠為難得從此
日就自己知得善不善處毫髮不肯自欺遷善改過
懲忿窒慾自然日進高明矣願望願望

答傅石山

論及知行合一於日用應接之間恍若有得足見近
來用功真切忻慰忻慰夫心之良知之謂道心雜以

私意之謂人心知也者致其良知於人心道心之間
而不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實懇到恒久而不已
也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
不足謂之知言實致其知於人心道心而不已焉即
所以為行苟不實致其知則亦不足謂之知此聖人
致知之學最為緊切所以異於後儒者也後世棄其
良知從事於外知之之功茫無下落尚安有所謂行
哉來論謂並進交脩之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近
之矣然謂之並謂之交猶有二也二則不能無先後
也若無物不實致其知無時不實致其知則一而已
矣孰為知焉孰為行焉而何先後之可言哉來論謂
行先於知心有未安誠未安也夫知行合一者也不
可先也不可後也君子無時無物不致其知語默如
是動靜如是學問思辨無不如是故無時非行無物
非行而無時無物非知矣若謂知行略有先後而行
不可以先知則二之也是其用功猶非精一於人心
道心之間者也來論謂日用應接講求有不到處便
不能免於悔尤其間亦無私意亦無客氣如何不能
中道夫悔有二有悔其心之不善者有悔其行之不
得者悔其行之不得者又有二有察見其非心者有

習情於順逆者此人心道心之分也夫君子誠致其知而不已焉則凡當講者良知自不能不講也講求未到者良知自不能已也凡當講而不講當講求其至而不講求其至即此一念已是怠意已是忽心是自是自足之蔽其為私意客氣莫大焉其可悔者蓋在於此而不在於行之不得也凡此只是不真實致良知之故實致其知無此悔矣若謂既無私意既無客氣而猶未能中道猶以為無无理也是殆比擬於形迹也是殆留情於順逆也夫實致其知而無私意客氣則中道矣如是而行有不得無可悔也如是而悔則將違良知以干百姓之譽此後世求可求成之私也然未有致良知而行有不得行有不得要之良知未致耳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十

答周陸田

來教示以所疑是知別來用功精實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矣其固所知識姑就來教以請夫心無動靜動靜其應迹也來教所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骸體而非勞

也然思慮處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淨處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為得來教所謂興革一念不能少置是未免倚於動矣既倚於動則非良知廓然大公之本體如是而復求動中之靜復求順應不擾則愈動愈亂安得而靜安得而弗擾又舍其動應而求之則如來教所謂欲求心逸日休之美而於熟思審處之功覺有間斷者又有所不能免愛憎取舍相尋無窮非良知大公順應之學矣宜其以順應為大賢以上之事而別有一段下學功夫又別有一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十

段上達本體此所以不免於想像太高而日致踈漏其原蓋始於動中求靜而未能動靜兩忘求良知於動靜之間而未能循良知之動靜也夫功夫本體非有二也良知者心之初心真實無妄明覺自然本自大公本自大愛凡此思慮學問斟酌無非妙用不假私智循而失之謂性之失而復循是謂反之反之之謂工夫性之謂本體其為循其良知則一而已非判然二途也夫循其良知則其於為政也知利之所當興而思所以興之弊之所當革而思所以革之皆良知之自然也何必興革一念不容少置此

念既息則良知常動常靜何必動中求靜良知常思常逸何必別求心逸欲求不擾反以爲擾欲求日休雖休非休故循其良知之謂大公順應之謂居敬行簡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尚何踈漏踈疎之足患哉執事但息其憧憧之念得其孩提之心隨事而辨其是非因物而審其可否則可見心之良知本然完具如尺度盡天下之長短權衡盡天下之輕重規矩盡天下之方圓自然事事見得事理簡要蓋莫非良知之流行變化而良知之外別無理之可見別無簡之可執者審如是則中人以下者雖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主

愚必明况執事之高明哉舍是而求見理則必爲非理舍是而求行簡則必爲居簡之簡此後世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也高明以爲何如

寄京中諸友

別久未緣脩問惟時聞諸兄切磋不懈慰浣之極末習澆浮吾徒耳濡目染久矣所不可變者惟有獨知一念循此而致之方是去僞著誠而論者顧疑其僞則亦見之未審耳雖然吾徒果能自信其良知而循之而無欺之者乎然則世人之論固導善之師規過之友而豈可惡哉君子之志於道循之飲食夫知饑

而食知渴而飲皆吾心獨知所不容已者不爲人信從而爲而豈因人之疑議而沮惟其念天下之同饑渴而將與天下共飲食之則不能無望其信吾之所謂飲食真足以療饑渴耳使吾徒飲其食鑿膚革充盈信吾說者亦飲食之而充盈則疑信半者必信吾說而飲食之而疑者將亦不能堅其疑矣然則吾徒欲與天下同歸於善舍獨知又焉所致其力乎某顧瞻時勢未見可行之機老親踰之望去秋迎至邸今春復還亦有感觸思戚然惟念四方之士群聚南雍觀少遂平生求文之志萬一終無所發則亦反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主

歸林壑進無補於時退幾有益於道耳

答王大酉

往在京師過辱深愛雖未得傾承教益然親炙沉潜端重之德所以矯輕警躁者亦已多矣近日同志君子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名利之私刮磨不淨所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未有專心致志能如此者則所謂良知者亦其名焉耳豈赤子純一之真體也其弊蓋始於恐墮二氏之偏而以中正之說自持不知裡許盡是塵心世緣割截不斷何緣見所謂大中至正者耶承委書院記因書卷末

不以仰窺高明之志輒述鄙見請正文詞燕區非謬
計也惟執事有以教之

答羅整菴先生寄困知記

披讀大篇明暢痛快溫潤精密使人起敬起慕昏瞶
警發鄙吝消融有道者之言其感人如此而況於親
炙之者乎承翰教奉引誘使盡其所欲言以求歸
於是其無似先生長者不鄙其愚俯就曲成感幸何
可云喻顧嘗聞學不躐等故古之學者有聽而弗聞
某罔所知識何足以承先生長者之教然隱之於中
有未能渙然而無疑者謹誦述所聞惟執事裁教焉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一

古

竊觀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
於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傳習錄中云吾心之良知
即所謂天理也謂此言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嘗聞知
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
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
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
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
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
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
致知云者非增廣其見聞覺識之謂也循其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知而擴充之以極其至不使其蔽昧
虧歉有一念之不實者所謂致曲以求誠故知至則
意誠矣此與佛氏所謂圓覺所謂含藏識者既已不
同而其功在於格物益與佛氏異矣物者事也思慮
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酬酢之迹者也上而天子之用
人理財下而農商之耕鑿貿易近而家之事親事長
遠而天下之正民育物小而童子之灑掃應對大而
成人之變化云為莫非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酬
酢之迹皆其日履之固然而不可易者然而有善有
惡有正有邪格物者為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一

五

隨其位分脩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
虧歉者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
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積月累
日就月將而自有弗能已者不如是則旦晝所為格
其良心而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格物者聖門篤實真
切用力之地沒身而已者也彼佛氏以事為障以理
為障既不知所謂格物而其徑超頓悟又焉有積累
就將之實哉某之所聞如此竊考之於孔曾思孟濂
溪明道之言質之楞枷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
異同頗覺判別然而尊教云云是以不能渙然於中

也惟高明幸終誨之又觀記中有云厭夫學問之繁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某嘗聞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之類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夫學者學其所不能良知之用至博皆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所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故學也者學其事而能之脩其善而去其不善格物之功也然有蔽而後有學則其善妄錯難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矣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直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焉耳學而能之則善得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故曰五者廢其一非學果能此道而後本然之善全體明淨查滓渾化而無有蔽昧虧歉者離本然之善則別無可學可問之事舍學問之繁則別無至易至簡之功也讀書亦問辨之一端也者紀人心善惡是非之迹者也古人善惡

非之迹亦吾心善惡是非之迹也從其善學者或取決於師友或考正於詩書其要去吾之不善脩吾之善學而能之而已故曰學於古訓是故道積厥躬而德脩問覺也故古訓非外身心非內也讀書非先脩身非後也後世未免岐而二之二則離離則遠其於不遠人以為道之旨似覺微有小異耳惟高明幸終誨之某竊惟教學之興蓋聖帝明王憂民之欲動情勝其良心五品失序百行乖錯相戕相賊罔所底極於是勞民勸相匡直而輔翼之使之自易其惡自盡其性當其時教無異學學無異習不但養於庠序者知實用其力農賈置免之微亦各安其業而敏於善君卿大夫各循其職而盡其心上下之間皆以實德實行爲學而不驚於論說之繁知見之多百僚師師比屋可封非苟然也世衰道微諸子百家不知循其天性之真而各以其意之所見者爲道爲我兼愛縱橫術數兵刑名法寂滅虛無之習紛然雜出然皆力行深造斐然成章故足以亂實學而溺人心聖賢者作而拯人之溺亦惟示天性之善而道以日復之功慎念慮之微而決其蔽陷之端使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各循其本心而已非多爲論說

人其知識於外也厥後學諸子者往往通其說以求其義以立言其流為訓詁為詞章以諸子為名而浸失諸子之宗為聖人之學者亦復博通道德仁義之意貫穿諸子百家之旨相與並駕其說於天下以為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庶乎其學之不差其設心未為不善也源遠末離枝盛本披為說愈繁為道愈難農賈豈有所不能及天子諸侯有所不暇為雖學校之俊秀亦往往汨於論說蕩其知識依擬形似矜飾功能非徒真切篤實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達之天下是故知德者鮮矣先知覺後知先覺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一

六

覺後覺固當有任其責者仰惟先生大人正己以率物明道以淑人實德實行鬼然後學山斗之瞻自任之重宜不可得而辭某寡陋無聞固願日操几杖親承無行不與之教時勢牽縲莫之能遂而徒託之簡札言不盡意尚賴教思無窮誨迪不倦庶以成痿不忘起之志耳臨風南向無任耿耿

又

今月十九日拜領八月朔日教劄及復傾竭惟恐後生小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誨之詳愛之真佩感感激何有窮已某嘗莊肅前後書記心性理

主要欲學者識取本性體認天理而知所用力此子思原天命孟子道性善之意大學止至善之教也每祇奉至言以為聖人所以正三綱而敘九疇其精神命脉端在於此顧恐頑鈍寒劣未能服膺而弗失耳又嘗自念孟子論性善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言程門學者亦以乍見入井其心怵惕為天理之自然所謂良知者也故竊意良知二字正指示本性而使人知所用其力者其為繁詞以演高聽非如尊教所謂桷鑿不入蓋恐千里之外詞不達意使長者無所施其裁成則非請益之道故意之所及不懼瑣瑣惟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一

九

懼不盡耳伏讀教劄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知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知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

實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其字之義竊意焉蓋所謂本然之善者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若楞伽所謂真識則非孟子之所謂良者其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乎何有宜不得比而同之矣教劄引知性知天等語謂凡知字皆虛下一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三

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不可以用爲體某竊意字義固有兼虛實體用言者如止至善之止爲虛爲用知止敬止之止爲實爲體知字以虛言者如教劄所引知性知天知此事覺此理皆言其用者也若良知之知明道嘗言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日習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上云良知下云此心似指其實體言之大學致知之知與身心意物爲類似不得爲虛字而與知性知天之知同爲用也然體用一原體之知卽用之知則亦本無二知殆立言各有所當耳教劄謂某前書隨其位分脩其日履

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以某所聞實異乎是凡所謂日復者吾心良知之發於視聽思慮與天地人物相感應酢者也夫人所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復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却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一

主

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脩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人或動於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其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教劄又謂某所論學問思辨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爲之方先後緩急

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
功夫居後後則可緩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功
夫在先先則當急又云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礪入
細所賴者經書而已善讀書者莫非切已易簡之妙
於是乎存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乎然某
非以學問思辨為後而可緩但謂學問思辨者學問
思辨其良知耳善讀書者開發良知之聰明而磨礪
之日精日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
累則大訓古典莫非切已博識泛觀莫非易簡非外
讀書而別有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之道然必
直能於讀書之際念念無自欺而求自慊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乃可謂之開發磨礪不遠人以
為道者而無先後緩急之可言也教訓謂有物必有
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
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
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聰明之德孝慈之心所謂良知也天
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
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
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

致知也天理之則民之秉彝故不待安排而錙銖不
爽即凡多聞多見其闕疑闕殆擇善而從者秉彝之
知其則不遠猶輕重長短之於尺度權衡舍此則無
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非所謂不遠人以為道者
矣教訓謂某前書所舉不及伊川晦菴二先生疑因
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而然非敢然也昔人
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一言不合
遽分彼此是誠何心况晦菴百世之師後學之稟承
聽受宜如何也以某所聞於晦菴所論格致之功未
嘗少有遺闕其曰事事物物擴充其良知無自欺求
自慊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者雖非晦菴格
致正訓然皆古聖緒論而晦菴所祖述焉者則亦未
至於有礙也惟是濂溪通書首數章及聖學章明道
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諸語諄諄懇懇指出本原
無異於大學知本之教明道表章大學雖頗有更定
未嘗補格致之傳竊意其或以獨知為知以無自欺
而求自慊為致知而別無下節之說者故因論格物
致知而以濂溪明道為言非以伊川晦菴為可外也
使二先生如在尚恐受教無地不足以從弟子之列
然而異同之論則雖面承教授親為弟子亦豈可不

盡其愚蓋二程亦時異於濂溪而游楊諸子亦時異於二程古之聖人亦未嘗有都俞而無吁咈不如是則何取於講學何貴于親師取友此某之志也銘感厚德極欲勉承鐫輸庶或寸進誠知無已之愛不倦之教必不以其愚而遂棄之顧塵鞅驅馳又文詞無穢不能宣悉萬惟推見至隱啓蔽發蒙不勝幸甚

三

閒坐空齋靜撫蒼檜追思手植之勤若德容之在望也披誦手翰兼承精力清健且感且慰載道之作竚竚垂教嘗聞古之學者友天下之善士尚以為未足

歐陽野文集

卷之一

書

而三人同行猶能得師矧某之寡陋辱獎借接引恒惴惴焉以學問不博不足以成德為懼苟有益於救失長善則莫非我師而况有道者之言乎擇於同異乖合以為取舍豈惟負長者獎引之意亦非某之所受於師者也尊諭所及輒布胸臆惟終教之幸甚

答陶鏡峰

比承翰教兼聞會友取善切磋不懈甚幸甚幸來教知為心之本體格物無間動靜從事格致而誠正功夫合下俱了此易簡之理俟聖無惑然誠敬存之勿助勿忘而物來順應無所用智則夫學問思辨篤行

之功正戒懼慎獨有事焉者其間必有體認漸次廣大精微而卒未可以一言一時籠罩者也此皆真實踐履之語而非想像揣摩之所及敬佩敬然細究尊意似未免疑良知過於簡易致知涉於籠統須有所裨補增益然後足以盡其全此則殆非所以論良知也良知者性之昭明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處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亦良知也良知者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

歐陽野文集

卷之一

書

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已千無非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內而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內與以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間及乃如此故用功於本體與用功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良知者貴有辨也誠敬存之之言亦須善看不然則亦有以敬直內之病矣故君子之學念念致其良知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非徒以一言籠罩以取一時之捷也夫念念循其良知則無忘念念循其良知而無忘末之加焉則無助勿忘勿助云者欲學者惟

知之猶必有事焉而不墮於忘助之病耳非致知之功猶有待於勿忘勿助以裨補增益之也有所裨補增益則為助助與忘等而其害甚之矣夫物來順應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而不用其私智良知之所是則為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之學其體段本至廣其功用本至精其積累自有漸來論所謂體認漸次廣大精微此皆良知之所固然而不容已者故致知焉盡之矣不待裨補增加之也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

歐陽學集

卷之二

五

全矣道遠未由親承因傳論所及聊盡臆見非謂能有以當執事之意少效切磋之義云耳倘有未安千萬傾示

答徐少湖

承惠學則蒙訓諸書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真聖門一以貫之之旨至所謂君子終身踐行無往非學允足以砥近時空言無當之音育而詞旨煥然讀之者皆知入門下手無所疑惑蓋本諸深造自得而立言其入人自別也良知二字未見數數提撥豈尚有疑於此殆亦言各有當而偶未之及耳此二字是吾人

精神命脉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被其良心者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舜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蓋其端其微人多忽而不察而致與不致之間聖愚懸絕矣大學中庸必以慎其獨知為言蓋必毋自欺而能自慊然後為能極其至外此則無以見其所謂德性者而亦無所施其學問之功矣近與諸生講此愈見的實所愧功夫未能精純尚賴吾兄切磋庶克有濟身任師道以覺來學繁兄是望

二

歐陽學集

卷之二

五

兩浙學政好音日聞今之志於學者往往多談繁說而於真心實地上未能著實磨礱鍛煉去偏祛蔽故施為往往乖戾反啓人疑學道之無益如吾兄所至使人欣服真所謂以身垂訓而身教之行有日矣區區之私豈但為年家勸率也哉某道不加脩旁無強輔明昏起什日負初志者便使不吝規誨古人所謂三益非吾兄其誰望也

三

承諭致良知則自無不誠不必更別求誠足知吾兄用功真切洞見頭腦明白大抵後世之學只緣不自

知知之良不自信其獨知之良以爲此外別有一功
夫雖其所論用功處亦不容不用着良知然終是求諸良知之外夫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故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真致其良知者也吾兄洞見及此須有須臾不離之功自然道明而德立矣道遠無任相期之意望之悵然

四

使至知三函並微記室爲慰伏承寵答詞旨暢達如獲面承期於斯道千里同心斷金如蘭永矢弗諼惟

歐陽野集

卷之

天

吾兄不鄙愚謬使終受直諒多聞之益區區之望良知二字近日有志之士似頗厭苦其說以爲數言近貼專言近泥不若隨方設教使人易曉然孔子稱求仁子思道中庸孟子道性善彼豈不知隨方設教者耶其亦良工苦心也已且將使學者曉暢經術乎依文闡說可也如欲其切近精實知所用力而外此以爲說是誣之矣卽如來教所謂認意見爲良知以任意所適卽爲合道入於空虛便於偷惰者此等學徒依傍語言附託門牆滋功利之心長虛浮之見雖親承孔孟實業經訓終成墮落然其不得真實師友間

歐陽野集

卷之

天

莫顯之幾誠之不可掩也惟其平日所學不知此爲精神命脉苟於動念處認取補塞罅漏是以或作或輟乍昏乍明終無可據蓋良知二字講之不明其弊至此是以不得不厭其聒且泥也來教謂欲令學者且絕談論且勿揣摩一味於心地上着實體認先識取良知面目庶不錯下功夫此真實懇到對病之藥然學者必問於師必辨於友談論亦未可廢顧恐未必學之於已思之於心而徒嘵嘵問辨空言無益誠學而思之則凡所疑所悟而不能自安者良知自不容已於問辨而不問不辨亦非所以致其良知矣然

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以為何有於我而學者所視以為的不外乎此然然而識之則學而不厭學而不厭則誨人不倦矣默識誨人初無二致而吾兄宗主斯文尤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如何

寄黃父卷

新攢蓋 聖春所注喜慰何可言但今日事勢有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轉移而闔闢之者要在執事誠心實意乘機邁會操舍急緩隨乎時利鈍成敗付之天而無一毫求可求成見小欲速之心則凡百施為拍拍中節天下可幾而理矣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狀陽野集卷之二 卷之二 三

已荷任之當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機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向蒙垂論謂必須一分曉不可放過此自君子取友輔仁之方恐未可以為因才器使之則也如何正億弟遠來諒自有處分既在彼中更須周慎無使女醫之徒得以出入無使游偵因而有所媒孽此是第一義諸僕久無紀綱須時借威重根究警察庶幾不至日後不可收拾耳王明谷須留在彼中即以此事託之俟洛村至更代乃善餘來者能悉

答周良卿

所問良知明誠之說周知天下之務之說大人不疾赤子之心之說蓋以周知庶務為良知而不知是非之心之為良知也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者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與其為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婁師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為主故支離決裂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為主則皆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非之心無所蔽之謂明無所欺之謂誠故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吾人平生安身立命只此是非之心是個根源此心一蔽則顛倒錯亂莫知所極此心不欺則千變萬化

無不在道誠知此理雖今之世俗人情亦莫非然
而况先儒之所論種種色色者乎

寄柯變華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
自慊之為難也吾兄於此磨鍊精切功力百倍矣好
善不擇小怨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
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
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吾兄以為
何如

答問五條

歐陽明集卷之

卷之一

三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心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即是一
齊放下的功夫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若善用之即
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說苟不善
用即流於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者
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是情順萬
為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情順萬
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說之所能盡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良知是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
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為二不能合一矣

宜體驗之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
功慊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
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
照妍媸者得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
明矣用功克治即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只是為道之志不切若為道之志如取科第之
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為心矣此學者深痼之
病宜實體察

歐陽明集卷之

卷之一

三

答友人

向承翰教知與諸友切磋不憚其勞今世學不明於
天下人人以為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
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
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
無異歸也正聰弟避今上嫌名改名正億向承諭
蓋傳聞者過今想漸知其詳矣此事實有不得不然
者俟相見盡之

答胡儼齋

來教真切痛快乃知於吏事倥傯之中而能實用其

力此格物致知之實學與億想談說者迥不侔矣。顧
美所論比來同志但講良知而遺却致的意思。是蓋
億想談說而未嘗實用其力者。正恐良知亦未能知
得耳。夫知良知而後知所以致良知。良知與知識有
辨。知識是良知之用。而不可以知識為良知。猶聞見
者聰明之用。而不可以聞見為聰明。此毫釐千里之
分。比來同志恐亦只講箇知識耳。夫知識必待學而
能。必待慮而知。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者。而人為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良知
之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
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云耳。孟子言
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
使人達此於天下。夫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則念念
真誠惻怛矣。念念真誠惻怛。即是念念致其良知矣。
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
良知。即不是致知矣。此千聖傳心之學。先師喫緊之
意。執事於此。當已洞然承教。輒及之。亦欲執事致謹
於毫釐之辨也。

答柯雙華

讀翰教至。誓將與此生俱斃之語。為之惕然。若沉冥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書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書

答聶雙江

久不奉教。然聞朋輩翕聚磨礪。日精光輝。潤澤所被
多矣。青原之會。一時風動。然欲篤實切磋。須彼此神
思精專。乃能有益。群則難聚。泛則難入。其勢有不得
不然者。鄙意執事與東廓諸公。時尋勝境。一遊居止
旬日。諸友之深造者。先後繼至。相與真切砥礪。既則
各於其鄉。隨機接引。自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矣。良
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功夫。直是切實著明
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

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爲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傳聞朋友議論往往不一殆一時激勵頹惰之言未必其深造自得之道也高明以爲何如

二

聞欲與東廓爲青原之會甚善其善道之不明大率朋友離索之故二公會於青原四方同志必聞風而來豈惟自成自道將其所及者亦廣矣但須常常提撥良知頭腦使諸友日就平易簡實無浮泛論議曲折蹊徑乃爲有益惟執事圖之

答歐夢舉

伏承翰敘謙虛下問僕罔所知識而賢者不見棄如此慰感何可當也雖然執事豈真有所疑殆欲以發區區詞之所未達者耳僕前書謂良知與知識有辨執事不以爲非獨未能釋然於其體用無二之說凡今疑此者寔多而未察夫言之各有所當也請以水喻皆水也其源一而其流清濁異清者不失其本源濁者失其本源雖失其本源然不可以濁者爲別一

歐陽聖集

卷之二

五

歐陽聖集

卷之二

五

源雖則清濁未始異源然不可不知其源之本清也是故不可混也亦不可二也良知與知識何以異於是良知至善者也知識則有善有惡不知所辨則認知識爲良知而善惡混矣岐而二之則外知識以求良知良知何從而見哉此源流清濁之論也來書云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不慮而知繼之者善而此知已具由於義理之性者也知識者喻利喻義隨念而起成之者性而此知方萌由於氣質之性者也又云喻義者根於良知體用同也喻利者滯於氣稟體用異也夫既以喻義爲知識而又根於良知則非二知矣獨其所謂滯於氣稟體用異者語意頗覺未瑩若以喻利爲非良知之本體則可若以爲別一體用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繼之者善善卽性之體成之者性性卽善之成道一而已豈容有二故先儒論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二之則不是人但於其中要識其善端而擴充之耳來書謂僕於致知之要有引而不發之機殆執事好學不倦惟恐言之有未盡耳豈固以爲然哉夫大學論學之道自天下國家而歸之正心又舉正心之功而歸之誠意舉誠意之功歸之致知已是發露無餘故致知者學之要不容更復有要

而別有可發者也。今姑就大學所言以復夫所謂誠其意者在慎其獨知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者致知也。凡人意念之善惡無有不自知者。善則慊不善則不慊。雖小人之爲不善無所不至而其消沮愧悔自有不能慊於心者。此良知之不容自欺所謂誠不可掩者也。小人猶然況衆人乎。夫良知不可欺也而顧欺之欺之則有所不慊有所不慊則有所不致矣。良知不可欺也而不欺之不欺則無所不慊無所不慊則無所不致矣。程子云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堯舜之所以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者也。致知在格物格物是致知之所在非外致知而復有格物之功。物者良知之感應酢醢實有其事如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待人接物皆是也。良知感應酢醢皆有其事而人未必皆循其良知不循其良知則知善或不爲知惡或爲之甚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而事事不善矣。循其良知則知善必爲知惡必不爲而事事善矣。爲善不爲不善者格物也。事事善則物格矣。事事善則無所不慊於心而知致矣。昔者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仲弓以主敬行恕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與其告諸弟子者不一而足。蓋皆格物

致知之實學即精一之傳也。來書所論格物致知之功蓋僕未盡其說而執事以舊聞通之故中間微有隔礙。執事誠於事事物物無自欺而求自慊以致其良知則孔子之本旨衆說之紛紜皆不待辨析而自明矣。來書云考聖賢之經傳參事物之散殊不過以資吾心之知識豈藉此以收致知之全功哉。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以資知識而已也。學者誠能於事事物物之間念念毋自欺而求自慊則凡考經傳參事物莫非畜德之學致知之全功苟以資吾心之知識則亦不得謂之致知矣。

二

承下問欲僕揭示要領僕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執事非真有深疑而不可解也。亦知今之學者未能無疑而求相與講明之耳。則僕亦何敢不盡其愚夫致知格物之學先須體認良知明白而後有所用其力。良知與知識有辨。知識者良知之用而不可遂以知識爲良知。良知者知識之本體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故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敬兄而見孺子入井者不待安排皆有怵惕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見君子而自厭然而行道之人皆不屑睨

蹴之食此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蓋其心所獨知
自上智以至於下愚其體一者也然而有聖愚之分
者致與不致之間耳致之云者充之而極其至之謂
充之而極其至者實爲其良知所欲爲之事而不爲
其良知所不欲爲之事如知愛知敬而達之天下無
弗愛且敬焉怵惕入井而不以內交要譽雜之焉見
君子厭然而因以盡改其不善而不詐善以掩惡焉
不屑蹙蹴而不以宮室妻妾之奉喪失其心焉蓋卽
吾心感應酬酢之事而循吾良知之是非非者而
格之以充其本體之善非若後世懸空擬議於形迹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聖

之粗以爲格致者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伊尹
孔子之取予久速非決擇於其良知則將何所取正
非卽禪受放伐取予久速之事而實循其良知而爲
之則亦何以致其知耶阿意曲從割股以爲孝者果
嘗精察其心之是非公私之間於良知毫髮無所欺
也耶故知良知之所以爲良知則知所以致知知所
以致知則知所以格物知所以格物則致知之功切
近精實知行合一非若後世之廣其知識見聞使初
學之士泛濫而無所歸者比也執事於此固已實用
其力僕何敢贅聊因虛懷所及而陳其所見以請正

早

寄夏東巖

王順渠示執事所惠書云近世講學者好舉良知作
話頭第轉脚處頗與先儒異某讀之未知尊意所在
敢具以請良知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夫自念
慮之微以至於喜怒哀惡視聽言動之發綱常倫理
禮樂刑政之達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散殊出是則
入非出非則入是而人心是是非非之良知有耿然
不可昧者凡愚不肖之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蓋欺其
是非之心而不致聖人正心脩身以明明德於天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聖

蓋致其是非之心而無所蔽學者之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而篤行之其功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亦惟
不欺其是非之心以充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講學常
舉良知爲言者正欲學者知學問之所用力如示農
夫以穀種而使之栽培灌溉不然則彼將焉所種焉
所培植縱復培而溉之焉知非稂莠蕪稗何以成收
獲利養之功也某之所聞者如此嘗以爲循此而脩
下焉者可使由之上焉者可使知之庶幾徹上徹下
之道自顧用功不精又無緣親炙大賢受鞭策滋灌
之益耳良便不惜鐫誨至望至望

寄何益之

此聞益之丁大故想孝心純切創甚痛鉅卜葬之暇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蓋心體一差哀痛未必中節凡所以用其情者必多所缺漏古人所以居喪而讀禮也誠者聖人之本故聖學以誠意為要意之善惡雖小人無有不自知者慎其獨知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知至而意誠故良知二字是聖學命脉外此即無可着力處想益之近日體貼愈親切矣

寄王鯉塘

歐陽聖集

卷之一

聖

去歲因差更便奉書吏方渡淮而執事已出京矣顧道長來承翰教志益真切學益懇篤敬服敬服良知二字吾輩終日講之不盡似是贅說然凡運用應酬善惡紛紜正惟良知昭然確然不可欺昧乃有依據凡良知之所欲為者必善其所不欲為者必惡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為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善惡錯雜則無以用其致之之功良知所謂誠無為者也無善無惡而能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以意念知識為良知孟子謂

不學而能不思而知正以其不離於知能而不學不慮者乃可謂之良知良知能耳高明於此固已洞然便中而幸賜教聞彼中有陽明公祠諒有作新亦振起之一機也

答王克齋

歐陽聖集

卷之一

聖

承翰教及履曉譬惟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而欲求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今之君子愛人以德有過於執事者乎而其憫念不肖欲振勵而匡翼之有過於執事者乎感刻感刻然鄙見本不異於執事而其說小異惟執事微察其意耳執事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隨感而應則自然有親疎內外之分動於意乃始不得其理而紊其本然之分者故君子慎動僕則曰人心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隨感而見則親疎內外各有條理動於意乃始有親疎內外之分而失其本然之理鄙見以理者天之理分者有意於分之也不動於意而循天之理則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有意於分之則所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者學者之學莫先於天理人欲之辨雖困勉之極其學問思辨之功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莫非所以循天之理而不可

以人之意然其幾乃在毫釐之間故人不可不用其精明果確之力也僕蓋有志於此而未能伏承盛愛因欲求箴切砥礪以幸有造焉而執事果不鄙其愚開其誠而教之僕乃今益有望矣甚幸甚幸執事又引第五倫事以爲欲忘親踈一內外意反動而不得其故者夫人心親踈內外本有條理而欲忘之是忘天之理也天理非人之可忘而亦不待人之分之蓋皆未免於有已克已則復禮矣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語亦須善看蓋循天之理而不雜以人之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一

四

化豈人所得析且合者亦不待先析之而後合之也文詞拙訥不能達意又匆遽不盡所懷惟執事裁教執事貴而能貧習俗紛靡而能不淆其所自立每私竊敬服非中有所主胡能至是顧合併無常未緣承教恒以爲歎向者鄙說聊以求正代而質耳此承開示慰幸何如來教謂此道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踈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踈内外之分恐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謂之意動或者非歟此數語精明的確執事蓋實體諸心

而自得之誠若是則雖有親踈内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實未嘗有親踈内外之分雖則吾心不生親踈内外之分而等殺又未嘗不行其中蓋無所分別者然後能全其同體之心而親踈内外各得其理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故一念分別百種病痛皆依以生此念不作亦何至混親爲踈混外爲內蓋天理流行條理自然有不容昧而後之分親分踈者皆未免爲蔽耳區區之愚詞不達意倘不棄孤陋推誠見教感激無任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二

五

歲中故舊書問一切踈濶實是求歸不得慰親無計心緒常自惘惘益增懶漫耳執事寧以爲踈乎論及明道術以正士趨誠是急務仰賴高明率作驚者十駕以追不敢自廢唯是用志不一精神心術未有轉移變化之實而徒脩語言傍文貌未足動人戴胥及溺近方悔艾甚幸臣救無謂不足以承鐫誨而姑循誘之也前書奉答尊教詞不達意然却是學問中一段疑義心有等殺者天之理意生分別者人之欲人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寂然不動然後能通天下之

故某自覺日用酬酢率由意想未契本心因以就正有道庶幾學必講而後明耳

寄周崦山

久不奉教言想將迎煩冗政事倥傯執事臨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者以義制事古人格物之實學然必本諸良知之所慊而不以一毫自欺然後可以言義想近日學力益造精純良便幸有以發我胡東衡遭無根之議見聞幸寬譬之毋以此動心

答曾龍江

來教舊染未得潔淨種種應酬未免作好作惡未能

歐陽南野文集

卷之一

哭

大公順應又謂工夫賴人幫扶非是自家立定脚根此數語足見體察精密矣夫作好作惡未得其平只是浮氣妄動志者氣之帥也古人自持其志終日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故志定而氣從之中有主而夾持自易爲力吾輩爲氣勝習奪只可責志而已依違夾雜有物足以尚之即不可以言志如三軍之帥并心一力鼓勇衝鋒求全於死生之際乃足以言志志定欲忘廓然大公然後物來順應僕蓋愧此而未能者敢竭其愚以求是正惟俯賜鑄誨幸甚

寄徐芝南

澄清之政威而不猛甚盛甚盛世季俗薄吏或詭遇民或巧持二者皆足以亂常三吳民俗監司猶或難之河流趨下恐未可專非吏道之類也如何如何學莫大乎志志不精純則生理息滅乍斷乍續乍昏乍明茫乎未知所際僕近乃深識此病時與諸友下榻道院就實料理說到精專純一人人酸澁難受乃知自己亦是放過未曾酸澁中討滋味也聲聞非遠惟時賜警策鑄我頑鄙

寄沈石山

仕途如風江潮海吾兄今小泊洲渚矣自此整理舟

歐陽南野文集

卷之一

哭

楫堅牢自濟濟人幸甚幸甚金陵去嘉禾非遠拉伴微行爲牛首燕磯之遊僕當携榻相就領教旬日但不入城諸公自不相聞自無許多紛擾千萬一來扞格外物亦是聖學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尚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闕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相與薰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如何

二

去歲小僮賁請告疏北上謂當過貴治附書奉訊未

達而返奏疏諸公持不肯覆不知執事何以能得請也吾輩幸賴師訓知學之方然此事須從冷澹寂寞中磨煉蕩滌一番俗情欲根消拔都盡乃有其意發動乃有生生不已之機仕途擾擾欠此一着執事先登于岸矣朋友中器足以任重志足以道遠鮮有如執事者自此精詣深造又焉可涯哉瞻望山林清致益增飄泊之感今京中無一人可託欲俟黃洛村會試之便專以託之第恐渠不能了此則明年夏間給由徑歸矣浮雲外物枉却爲此一大事故出見於世豈僕之志耶因風附告想所欲知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一

哭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內集二

書始嘉靖乙未至丁酉

答王鯉塘

永論日用間舉足啓口莫非良知一不檢點便有差失不能檢點之時不識此知汨沒在何處夫良知雖不待檢點而有而檢點卽良知之用一不檢點卽不用其良知矣然而良知未嘗息也所謂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然而明未嘗亡也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檢點毋自欺而求自慊則舉足啓口莫非良知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吾輩今日不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檢點耳執事高明斷斷無此卽如來教亦可謂檢點極精者矣永間漫及之

答陳明水

屢辱翰教知離流離顛沛哀痛荒迷之中而功夫日進其所以鞭策駑鈍者多矣讀吾兄與緒山別紙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認氣習爲本性者誠然誠然吾兄謂須有以救之若不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

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功夫本體流行亦只是好善惡惡耳故在今日良知二字尤須緊要提掇也如何

答馬問菴

屢辱翰教慰浣良劇示及異同之說要之不足深論

陸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二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全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紛之莫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而去之則遠矣吾兄以爲如何慈湖論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俟他日更盡之承下問草草奉復

答鄒東原

來教所論數端皆學老實病因之省發多矣象山先

生云千虛不博一實有真實志念得真實朋友切磋磨見自着不得揔是學未靠實悠悠可愧耳鄉中向學者鶴鳴子和之機皆盛德所薰此中諸生雖日進講終是勢利場中真實切磋者寡南鄉馳神若在天止不得掉翅相從耳

又

近閱邸報吾兄得返初服士或以爲戚而同志莫不爲兄喜戚者未忘世俗之念喜者可知也童冠浴沂無適非學誠使此學日明是身退而道亨豈非吾儕之願哉聞吾兄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非某竊以爲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懲忿窒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爲猶不免爲第二義耳如何

又

吾鄉同志得兄爲之宗盟又得松谿極意鼓舞疇昔無聞者皆翕然向風誠爲大快乃今松谿內擢豈非好事多乖耶然在今日非聞風嚮慕之爲難必得真實爲切身明斯道者乃有靠託此須二三君子精誠字格不徒在風聲意氣之間所謂寸鐵不掛斷咽絕呢者也若羣趨隊習恐祇成知解宗徒究竟無益耳

某時遣家僮具疏請告杜門兩月矣。聖部中持之未
覆。且晚當用疏。倘遂所請。得相從於青山綠水之間。
傾承至教。甚幸。先師文錄序發明精到有益來學。甚
善。甚善。但辯疑解謗。似畧費詞。儻未入刻。得稍刪去
如何。

答郭中洲

承諭良知之學。同志講得甚明。但覺致字全無下落。
某竊謂致字無下落。卽是良知講得未明。良知果明。
致字卽不容無下落矣。聞近日同志往往以爲善去
惡無聲無臭。二語各執所見。以爲捷徑。積累之別。鄙
意人心着不得一毫意。必惟念念爲善去惡而已矣。
雖念念爲善去惡。然本無意必之可着也。何嘗不徑
捷。何嘗不積累來教。亦是有感於二者之說。細玩答
龍溪東泓諸書。別釣州諸作。警發同志良多。然而於
徑積累之非。二稍覺未曾拈出。不知如何。

答林子仁

辱手教。諭以比擬知識之病。此後世學術所以自作
障礙者也。透此一關。則如來論所謂綿綿密密平平
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
則正念長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就此靠實磨礱。毋自
欺而常自慊。易簡又大可馴致矣。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惟子仁留意焉。

答高公敬

昨承翰教。過自謙抑。謂常以去病爲心。而未能又謂
覺時則無病可去。不知何以爲砭劑而使之永不萌
者。僕何知。何以仰承垂問。雖然執事固言之矣。夫覺
則無病可去。然則患在於不覺。正當覺則常無病。常
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然覺
有徹底者。有不徹底者。立志精切。凡天下可忿可慾
之類。見聞不染。知識不萌。紛紜交錯於五前而吾心
昭然。坦然纖毫無所動於其中。此徹底者也。外染聞
見。內萌知識。習以成心。潛混真志。雖警惕嘗存。而無
掃蕩廓清之力。此不徹底者也。真覺徹底。則心常無
病。雖習氣間乘忿慾。或作慾之室之。如烈火燎毛。太
陽消冰。蓋不覩不聞。而莫見莫顯。尚何斯湏之能忘
而亦安待於把持而死守者也。苟立志之始有所未
徹。則雖時時懲忿窒慾。而惡根本拔。徒刈其苗。所以
生東滅西。乍縱乍緊。竟墮意見。終非實際矣。中離第
三義之說。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

人心無聲無臭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
執事所見已非中離所謂到此正好着實用功吾輩
德不日進正坐始志不精後功不繼拖泥帶水悠悠
玩日徒憑一知半解依傍聞見以自附益古人所謂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吾輩殊未
見此等作用尚何望化氣質之偏而成中和之德哉
細讀來教固將進僕於是矣謹當服膺以求無負

答楊方洲

承罹禍後手書氣益壯志益堅真所謂弘毅之器任
重致遠者也幸甚幸甚良知二字是千古精神命脉
歐陽先生集 卷之三 六
聖人之學莫要於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
不欺其知以致乎其至也學者莫不講此而反觀內
省未能澄堂融釋自慊於中則亦不免於自欺而已
矣誠不自欺則知至意誠而無所不慊孟子所謂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學至於誠且樂而凡榮辱得
喪之繫乎外者舉不足以嬰其心反覆來翰其殆進
於是矣伏惟日新又新區區之望

二

自吾兄罹患以來屢得翰教確乎獨立不懼遐世無
悶之志警發良多誠如是則凡利害得喪交錯於前

而此心畧無沾帶如浮雲往來於太虛倏聚忽散而
不能爲太虛之障礙也誠如是則凡應事接物種種
作用莫非根心生色不假智慮安排不待意氣激作
所謂君子所性之學誠有不言而喻者矣想吾兄數
載所造當已達此惜無緣飲河充鼯鼠之腹耳

答張卿理

承手翰貶損刻責惟懼學之日退足占卿理之日進
矣君子用力於學仕途之視平居其難百倍然而未
肯百倍其功者非自怠則自足其病皆始於自欺卿
理不自欺且不自足矣其能自怠乎世情險巇可畏凡
浮沉俯仰與縱誕抵觸者固不足論有志於學者往
往操心勵行以求免於人夫操心勵行則是矣而求
免於人則大端已失大本已蹶縱使深造實詣卒歸
於作偽而已矣蓋學者當使此心如石不可轉席不
可卷利害得喪之途止幾矣乎

二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
於太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
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卿理
雖然在疚其所以扶植培養者何如求友納誨想不

容緩矣便中幸示所以處此者區區近約王龍溪相與幾切砥礪始知向來參漏錯誤大抵皆欲割截不盡其機無由活潑也

答王士官

執事理此劇邑繁雜倥偬而初志不替日見其進真可謂造次必於是者矣人情物理變化無窮惟不失其初心因時因地斟酌變通日煉月磨自然文理密察今之俗情世態雖未必盡是然究其本亦入道之常即如市上接下送往迎來於官政最爲末務然道亦不外乎是諺云獅子捉兔用全力捉象用全力獅

歐陽野史

卷之三

八

子之力不擇於兔象君子之心無間於事之大小一盡百盡一虧百虧洒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事化民善俗古人以百年必世爲期其間弛張損益省方觀民月異而日不同今守令三歲而已遷然寬猛操縱之宜所當隨時變易亦不可定於初政而有所意必乎其中大率蒞衆之道多所縱舍使人得舒肆游行則上下之情浹洽而可久也

二

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簡重者不待着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

作一善何嘗鶻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防此數語者足知執事舊學日新緣平時以猜測意必爲學勞心竭慮未有得力乃今既悟其非若披雲霧而見青天矣然須實有得手用力處兢兢業業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乃爲實際若以意見承當恐未免認賊作子漸流入縱恣怠緩去也執事未有此聊以相警耳夫志真則不但不至爲惡而猜防之念亦無自起然真未易言也夫萬緣放下乃可隨緣順應然

歐陽野史

卷之三

九

平日愛憎取舍習染成性放下未易言也要須從血脉骨髓透出乃能契合此語不然恐未得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猶未免爲意之也昔孔子十五志學此志從血脉骨髓透出謂之真志亦即是真體積累之久至七十而後不踰矩今百姓日用不起不作亦未嘗鶻突亦即是真體就此積累日精日熟亦能立能不惑馴致知命從心否吾儕爲學只如百姓日用不起不作亦即是血脉骨髓否凡此皆不可不辨也承論輒復以請惟高明裁教

答項甌東

論以橫運突來初問甚覺費力惟以古人自處乃知
真能動心忍性真是法家拂士幸甚幸甚是天所以
王執事於成而執事可謂善承天意者矣然既費力
而後覺而後以古人自處猶是執事前此功夫想
造淵入微見在一念可以配天地質鬼神可以考三
王俟後聖無古無今無覺無不覺縱有千妖百怪猶
之薄冰見日飛蛾撲燈已耳何足介無我之懷也夫
賢愚之辨野有公論朝有公論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君子固有舉世不見是而曠懷以待於百世者況一
夫愛憎之口而四方清議自昭然乎來教謂量不足
容誠不能動所致反已自脩固常如此然亦不必以
此繫累及使心地不坦蕩也

答王心齋

永論友朋中有志向者往往有討求之苦僕所見誠
亦有之君子之心毋自欺求自慊而已誠求自慊則
雖困心衡慮勉強其所不逮究極其所未至莫非自
慊而何至於苦學而至於苦只是認良知不真非毋
自欺而求自慊之功誠非自慊之功則雖樂其所樂
亦非良知之所以爲樂者矣彼中友朋切磋如何得
吾兄點撥提省宜各有得力處也

寄魏水洲

久不聞起居想待養日歡且得求友於青山綠水之
間慰幸何如近日當路稍稍加意於講學諸人議者
輒以爲躐造於連年諸疏夫躐之所起則誠有之矣
然道之廢興自有天命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
則止若脂韋俛仰媚世以爲容而曰吾將以行道則
所喪多矣惟是吾儕接人處事有多少不盡分處則
可因之以自省學問之功亦緣是而日進矣先師嘗
教云惟有允恭克讓是自己本領功夫不問朝市山
林不可一日而離焉者也若緣此有所驚動悔改以
爲隨時變易之道固常如是縱足以自信自安終歸
於私而已耳未由披晤良懷耿耿行且投袂振轡望
雲壑而依歸當相從以聽春鳥之鳴也

答秦魯岡

論及告子之學所以警發某者至矣即其言曰性無
善無不善而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亦以
爲可則告子豈真悍自用者真悍自用而能不動其
心則後世孰非不動其心者哉愚意告子蓋有見於
性之無善無不善吾惟得其性而已凡求諸心求諸
氣以爲義者皆不得爲善學也此其見豈不高明超

脫而何物足以動其心耶然有見於無善無不善而不知善不善之莫非性也有見於後世求諸心求諸氣者之未爲善學而不知性之未始外乎此也其自信以爲自得其性而不知其陷於意見不免於正助之欲矣以告子之高明超脫猶未免於意見之病然則吾輩之所以自陷溺者可不思所以自拔哉幸有以教之

答李古原

承翰教諭以知行合一之說此固今之君子向所共疑而近乃釋然者也敢述以請夫聖人之學不失其

歐陽野集

卷之二

上

本心而已心之良知之謂知心之良能之謂行良知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運用而知也者行之明覺精察本合一者也知而不真切運用是謂億度非本心之知行而不明覺精察是謂冥罔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友讀書講論而知行合一則畜其本心之德以至事物細微無往而不知行合一則無往而不盡其本心之條理曲折此合一之學所以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

而不知終入於億度冥罔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心之精微言不能宣何時披晤傾竭所懷

又

向承翰教諭知行之義雖微覺小異不害其爲相發然鄙意以爲心之所同者是非非之知學之所同者致其是是非非之知致知之功一念不欺微疵不行則雖制行殊方立言異說庸何害其爲同雖然誠致其是是非非之知則知行固合一以進而不容頃刻先後之矣大辨別精明之謂知作川真切之謂行故孟子以巧力譬之然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張弓而射巧力俱到非力則巧無所著非巧則力無所運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命中此合一之說也微有先後則兩無着落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高維蓋

比承教劄諭以立志尚行之說非獨今世學者對病之藥實進道之要也書中詞意懇到尤見近日深造之實披讀數四益我良多人心純粹至善本無許多偏邪回曲學者必纖欲不留得其本心種種榮辱得喪欣戚喜懼世俗情態無能干撓此心直是其介如

歐陽野集

卷之二

上

石一切應酬皆是真心作用方可以言尚行此念
切方可以言立志朋友講習所貴觀省覺察謙虛受
益究極病源痛自刮磨庶幾所謂麗澤兌者不如是
則所志所行皆為苟道而凡曉曉想度爭較於異同
之辨皆不免為自暴自棄者也僕悠悠歲月學道無
成病正坐此仰承傾教輒以所自悔恨者奉復庶幾
相與共勉此學不負初志耳

答萬五溪

比奉書知前此短牘已徹尊覽且有取於鄙說而進
誘其進某無似豈敢望執事之訓哉每自念古人之
學以自慊為至以毋自欺為功然而求之未能圓
融澄澈快足於心只是為知識聞見以後習染迷蔽
雖覺其非只在迷蔽中刮磨洗濯如何會得潔淨若
能及本窮源覺悟初心不涉聲臭不屬思為兢兢業
業自強不息方是一塵不染萬化從出之門而力不
逮心終未知所濟高明以為如何

答霍渭厓

承示復湛甘泉先生書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實創制
垂憲前古無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眾
不同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孔子立教垂憲皆常事也

血手莊誦無任悚惕自與學術不明人多依違苟且於
俗情世態之間詭詞飾行曲遂其私既非聖人心術
又焉知聖人力量仰承教真所謂震雷驚霆警世
聾聵非但依經闡義而已所引證周人改子月為歲
首而不以子月為正月春秋書王正為寅正而非以
夏時冠周月反復詳盡覺我未悟然徐而思之猶有
未盡領畧者經書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成公十年二月無冰
皆紀異也周不改月則冬之雨雪春之無冰固其常
候矣而何足為異元史授時曆法上推往古下驗方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五

來考左傳所載日南至者三獻公十五年僖公五年
昭公二十年皆正月朔則皆改月也以曆法推之皆
合經書日食三十六以改月推之合者十七先一月
者六失閏也先兩月者二再失閏也若不改月則惟
再失閏者兩月可合而其餘皆不合矣豈曆法盡繆
乎古今制度雖時異世殊然朝會大事必於歲首經
書公即位者八其七皆在元年正月周不改月而以
子月首歲則即位當在冬十有一月孔子書王正為
寅正豈取子月之事而繫之寅月乎凡此數端嘗稽
訂紬繹竟未融會某又別有疑義并附請教今傳經

者發褒貶之說立正變之例竊惟聖人作經以立教其所褒必其可以爲後世訓者其所貶必其大本足觀而小節未盡者春秋載五伯之事莫盛於桓文桓文蓋無父無君之尤亂臣賊子之魁其行事之可稱者猶不免假仁濟私爲三王之罪人而何足褒之以爲訓夫亂臣賊子無君無父則大本已失亦奚待事而貶之今考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文之命秦穆之誓衛武抑戒賓筵之詩皆可以爲訓者則筆之於書取之於雅而葵丘五命首止盟辭皆削而不錄聖人之情殆可見矣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凡今之所詳皆孔子之所不欲道而傳者也孔子不欲傳之懼滋亂賊之惡後人頌繁衍增益以爲春秋之義如是或者其未然乎夫亂臣賊子之所爲泯而不傳猶懼其傳直斥其無足道不足置褒貶於其間猶懼人之喜談而樂道之若不正其本而徒取其彼善於此者而是非曲直加焉亂臣賊子將有所藉口矣故某竊以爲詳載其事爲萬世訓者書詩之旨盡削其迹示萬世戒者春秋之義也高明以爲如何某不敏竊有志師友講習之益而荏苒歲月未諧素心仰惟高明振斯文以覺來學伏

惟不鄙俯賜啓迪幸甚幸甚

寄羅念菴

久缺俯候殊歉大學言致知之功毋自欺而已矣吾輩皆知此義然而未能不傳於意見也當其意見所及雖古訓格言或反以附成其蔽惟有親師取友日琢月磨庶幾蔽徹而疑亡耳然無緣促席柰何欽之諸友想時相聚講習之益便中不吝見教幸甚

寄沈石山

久不奉瞻色笑然能知執事進德無已者真根必發真源必達不可遏也學之大患在立志不真凡心洗滌不淨却將一種道義見解脩補破漏彌縫缺失心造真善真惡忽而不察却莽莽蕩蕩揣料談說以自附於慎思明辨者此等學問縱是日積月累終不能凝結聖胎到得堅定成熟亦只是光飾凡夫而已比來深覺前非方圖改悔更望石山有以教之

答確齋兄

日詣姪齋至手教體認真切進脩不懈甚感甚幸所惜隔遠無緣披對耳去惡爲善自是格物致知真實功夫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而恒自慊者也然而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意乎其中而日好

色必好惡與必惡惟有感乎外而好惡自應之蓋良知之靈如此去惡爲善者亦若是而已矣其要只在慎獨非意之也諸兄言去惡爲善者滯於有心殆亦爲滯於有心者而發非必謂去惡爲善者皆滯於有心也滯於有心則與惡惡臭好好色者異不得謂之良知亦不謂之誠矣孩提之愛親者良知也而亦有惡怒其親者則不可謂之良孟子之言蓋謂良知自孩提而已有以見知之本良非謂孩提所發無非良知而無復不良者也良知自孩提而已有故人皆可用其致知之功然自孩提所發已有不良者矣故人不可不川致知之功此聖賢教學之意也魯點之狂蓋其心無私累不爲利害毀譽所苟不爲信果適莫所繫庶乎待其本心矣然無聖人戰兢惕勵之功故未免少失之肆所謂罔念作狂者也若其克念則作聖矣故狂者聖之基若今之學者則未免以蕩爲肆而所謂戰兢惕勵者又未免局於利害毀譽繫於信果適莫亦非廓然大公之學也勿遽占復不盡欲言惟實用其力久當得之

寄王龍溪

淵明訪道吳門遠想仙踪飄然自恨宿無靈骨不得

陪奉言笑浮瀛身世閃電光陰眼中色色種種豈有一毫干涉凡情不能割舍真是自愚自累即今斷髮多岐踰路實地深思猛省縝密精專庶幾不負尊教耳程松溪到數日矣約遲遲迎心齋荆川枉教弟悉心齋有老親荆川不肯入關塲耳南玄亦約相過然世緣未盡但能作倏忽遊焉焉地幸兄徹骨一鞭也

二

中離此來且得與諸兄翱翔台蕩收拾精神完養性命了此一大事此日不再此會難得蓋僕今而後悔之晚矣十月間想同過金陵附近同志諸兄期於牛首燕磯弟恐不能久居中離來時當別作期會也老師年譜宜乘時脩集然前輩脩譜自有法度須相倣效不可自出意見譜無法言無文其傳必不遠成稿幸商訂入刻未可草草也廬陵作宰數月真可使民無訟昨畧節序入未盡事情江西之變獻俘北上蓋恐西北撤備東南耗財倘患出意外幾不可測直欲止

親征爲社稷計逆知

上意必怒諸奸黨必訾而不暇顧也親行以當之又

先題知以杜諸奸之口中間遣回旗牌不奉大將軍鈞帖皆有曲折得宸濠賂覬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十數輩來詰過諸鎮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義理其人羅拜而去竟以此爲諸奸所沮不得見

上初欲乘機遣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諸兄當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証未及序入幸商確何如也紀講學一事所貴簡要包括孟子七篇有發明宗旨處有辨析異端處即此便可爲法向見象山譜亦畧得之猶有未盡諸兄細加裁教當不爲苟作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答方三河

政學本非二事學以求盡其心故真誠惻怛充周徧滿其臨民也生養安全非以市恩懲責督罰非以示威其與人也遠而不勢適而不棄非以用知恭而有禮非以納交嚴而不怒非以寡怨毀譽不驚利害不怵非以作氣無所不盡其心而已矣執事之高明絃固不俟瑣贅然平日相與規切之義舍是無所自盡者高明以爲何如

二

執事謙光下問雖邂逅傾蓋者猶感盛意况素辱相信相愛如鄙人者乎嘗聞古之君子視民如傷故能愛用財如已出故能節見不善而內自省故能怒心如太虛利害毀譽如浮雲故能應常應常定故動罔不當此非戒懼謹獨精一之至者未易言也疇昔相與切磋此道今執事對局臨境正受用得力之地千萬慎重千萬慎重百凡惟稽故事順民情大度長才遊刃其間自有餘地承愛念之厚恨未即傾倒然皆執事素諳熟習復瀆言之譬之勸加餐者不能別具異品惟俯鑒幸甚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三

手翰詳詳問道於盲摸索之見敢不自盡夫人本有真誠惻怛之心故能脩慥弟之政而民受其福心有誠則雖文章數度周詳縝密猶未免爲徒法而況未必能周詳縝密者也故君子之學莫大於立誠凡榮辱得喪之交錯乎外而感乎其中者如水入湯如雲過虛堅疑靜定無所妄動然後爲能誠是故根心至色盡已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否則種種作爲或生於榮名功利較計論量之私心勞日拙無以結民心而終成善治矣纖息幾微之間執事蓋已洞察惟目

精日一區區之望

寄聶雙江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者所謂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
超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
功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
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此某之所深悔而
痛懲者惟執事有以教之

答王在菴

承翰就慰浣之劇所示莊子語足知吾兄簿書倥傯
而好學不懈若此莊子雖未能無蔽要從自己實踐
中立言五章因其言以求入種種嗜欲不全放下終
難泊泊直須胸中打疊潔淨不著古人一語而心心
相契乃是至章真實命根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者也
近覺學之不進皆由談說想像糜費實踐功夫每一
思之真是耳熱汗下良朋日遠何以教我

寄李彭山

敝府多有志之士然講習既久似頗有以見解為實
際者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未
免一轉兩折不得親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稍作障

礙也哉東廓諸兄相與切磋於下執事倡之於上多
士之幸吾道之慶也

二

頃承翰教有未了然者不能一一姑俟面請執事意
惟恐學者淪虛墮空甚盛心也然救人之偏而自已
栽根立命處未免微有繫著則亦將有浸漬滋蔓而
不自覺者細讀尊教語意中已微似有之執事功夫
日精當不俟贅吾輩今日之學宜當如世上未有言
語文字自已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
精用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
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
未免沾泥帶水也明當還南浔承傾沃

寄唐荆川

執事才識節操卓然足以名世乃盡棄所有從事於
道舍世之所謂醇醪炫耀而樂其所謂淡泊寂寞者
誠古之大勇末代英豪不足言矣日來匆匆焉別自
後與龍溪聚處未嘗不念未嘗不慨然也孔子之德
矯矯難尚然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其洗滌煅煉豈
一朝一夕之故雖其精一之功非夷所及然而助發
精采取諸人者亦多矣吾輩以中人之資仰賴高賢

區濁而音容疎遠無緣取善受益若之何其能盡削
浮華長養真機也夏秋間能惠然命駕好聞至教虛
懷以俟

二

頃承手翰真意藹然中間下問數語皆毫釐千里之
辭整疊良多僕近始深覺億想頓悟爲道之障非痛
自洗刮欲求真心實智終不可得大學言知止而後
能定靜安慮止之一字湏是真心承當乃有根基方
猛省痛懲旁求夾輔而龍溪忽又別去如荆川不鄙
其愚時惠教言以振頹墮千萬之祝

歐陽野集

卷三

十四

寄何善山黃各村

近得與龍溪同宿數時頓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
到澄瑩精純便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真機活潑不
知裏許盡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
說皆爲戲論今湏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溪直
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煅煉人相與切磋直是心心相
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所不及然
亦不敢自諉而不自盡也

寄徐少湖

上夫自浙來領面談者知吾兄職事所繫亦煞有難

道之不明人人蔽於所私是非愛憎靡有所定病
日眩蒼黃俚耳混雅鄭何足怪也故君子立身於毀
譽利害之外而寂然無所用其心種種施爲如身之
飽煖寒燠必求自慊而後已故獨立而不懼競趨而
不徇羣而諛之而不自信羣而謹之而不自廢所望
於吾兄者如此吾兄之所以自待者亦如此復何言
哉復何言哉堅志熟仁爲大受遠到之地千萬自愛

寄呂涇野

歐陽野集

卷三

十五

近於邸報中獲觀奏畧末世守官君子多依違於簡
陋之政縱人自便以苟寬大之譽法度且無所持循
而况善教之入人乎六館諸生改觀易聽此其漸矣
昔陽城先生一言而多士興孝信在言前之效大率
如此欣忭欣忭經筵勸講近復何如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念之悚然微執事復誰望也

答戚南玄

虛懷之教非其所及然不敢不自勉也古之人富貴
利達名勢紛華淡然不入於其心其學之所至至矣
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然孟子以爲猶有大焉者謂其
遷善改過猶未免以己而足也大遷善改過以己與
之猶未足以爲太足也若夫富貴利達雖未如世之

沉溺而幾微隱約猶有未能忘情者其遷善改過所謂泥裏洗土塊何足以與於古人之虛懷者耶近得與龍溪切磋而後知猛省欲根澄潔心源仰冀惠然枉教庶幾有寸進耳

答教純之

承純之手書慨然欲脫去舊習期於斯道一日千里甚幸甚幸中間推許太甚殆過於相信愛而不知其惡然敢不自勉以副盛意所惜往時相聚未嘗直從心地真切砥礪拔去私邪而徒口吻談說未有定靜安慮之實則區區自誑誑人負諸君多矣雖悔何及

歐陽學集

卷三

三

來書謂天下事理本諸吾心而自足君子之學求其放心而已此數語者真聖學要旨又謂素性喜靜人事職業兩并殊覺此心未有脫然之時此殆用功未精未得真靜故也人心本靜只緣名利兩端變出種種得喪利害榮辱毀譽貪愛憎嫌誚迫苦惱之私君子學以致道誠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一切情欲真如解枷脫鎖此心真是其介如石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百端作用皆是真心發見不染私邪方是求其放心方是真靜故灑掃應對對莫非實學造次顚沛莫非樂境人事職業目能担

蕩矣不然未免徒爲戚戚流浪光陰頹純之努力自愛無若僕之時過而悔也

寄橫溪弟

前答涓厓書曾爲轉致不意雖直致而詞亦婉曲但恐高見已定舍已從人爲難耳近與王龍溪信宿山寺頓覺舊習之非私意不淨種種作用雖未必苟同流俗然毀譽利害得失窮通終未免沾帶不了譬之煎銀不起金花終非足色也諸友書來皆道賢弟不替初志甚慰甚慰俗緣易染光陰不待萬萬努力萬萬自愛

歐陽學集

卷三

三

寄鐵緒山

近得與龍溪兄聚處盡覺舊習之非此心未到精瑩澄徹種種識鑒運用總是自私用智總是浮飾始信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心體本是如此未能充實必無光輝分毫假借不得自今勉力儻有進步處幸吾兄惠教之

答歐夢舉

泉翁三言之教執事推行其義累數百言體究精詳發明透徹深服才識超邁然區區之私不欲以是爲有道者頌也聖門之學以德行為務縱汝訓詁便

第二義德行者根心生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之
實學者於此心善利之間毋自欺而常自謙以
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實是謂實功自古聖賢
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
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
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執事之學已
得其大者然此等處更願詳察庶幾精專瑩潔耳

二

來書惓惓下問以先儒居敬窮理克己反躬之言中
庸學問思辨篤行之訓足知執事謙虛受益而所以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吏

啓教僕者亦不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孔子傳
易之說窮理者盡性至命之功也明道云只窮理便
盡性至命者性之原性者理之體理者性之理離
性則無從求所謂理者但不知窮之之功將何如作
用便可以盡性至命若如後世所謂先窮理而後盡
性恐非惟與聖門之功用不同而所謂理字
恐亦未有着落也學問思辨行皆誠之者所以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即所謂性即所謂理而非博
學則無以明之故君子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學者
字其所不能學而能之而後已也聖人所能者安在

善輩所不能者安在如何可以學而能之讀書者
皆問辨之事知學則問辨思始有根據不至於茫
遠思勞而無功者矣孔門以不求安飽敏事慎言爲
好學門人之好學莫如顏子不遷怒貳過非禮勿視
聽言動其功也是故可以時時習之若後世所謂學
與聖門時習之旨却恐未相脗合凡此皆僕所疑而
欲以請教者使旋適倦且病草畧不暇脩辭惟執事
求之言意之外有以見教幸甚

寄劉晴川

某近來始覺從前學力踈繆種種作用盡非精實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吏

切私邪往往弄奇作怪視世之不學者雖發念有粗
細轉念有遲疾其爲未得真根真種則一而已向時
以爲功夫未熟所致自今觀之根種不真縱冀多力
勤終爲英稗自須洗骨滌髓庶復天元一氣耳吾兄
此行得與中離諸兄真切砥礪幸推新得以沃鄙吝
千萬之望

答薛中離

久別稀聞教言忽承手翰喜可知也某近來始覺師
友離索工夫踈繆私邪剝不盡便起種種作用終
非真體精神活潑盡是浮心習氣依附知見自謂圓

運應而不知所喪多矣今當盡其辭再復渾淪
庶幾可望充實耳新錄見教多所警發意既精真詞
亦明達殆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問覺有未圓融處恐
是鈍根省悟不及然梅子黃熟中邊皆甜間有酸澁
終不失爲真梅也龍溪有天真之約專望一來某非
又圖南還當相從以卒歲耳

二

水手教鑿鑿精確皆從實際裡地說法非可以虛見
與受也敬服膺矣天之真精聚而成人人之真精變
化而出萬事此中豈容挽和得乃今種種挽和種種
虛假天真日以斲剝夫積習之汚非積習莫之能去
所望交相警發交相薰染隔壁交談固不如覲面真
參也承有意杜敬敬造奉迂塵網羈絡不能擺脫相
就牛首燕磯之間坐待傾沃耳

三

奉別且十年真朋離索所與講習者彼此根脚不實
精神虛泛意氣浮動漫濫相扇淪胥以溺去歲龍溪
相處逾月始覺舊習之非新春移居道院日與諸友
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
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蔽種

歐陽竟無集

卷之三

三

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

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
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諸友相與者亦有數輩漸造
真實悔舊尚新乃知成已成物實是一事從前誤已
誤人悔之已晚惟兄不棄而教之承文旆抵浙即遣
書到天真尋訪不得復以書還此會可謂樂事無涯
所願諸兄不護已私不執已虛心開懷相薰相摩
不枉此百年勝事也年譜當及時成稿須用考亭象
山二譜作樣大書分註各有法度畧摘書疏中語須
文簡意盡於道有足發明使人不必求全文而大端
已自可見乃善門生似不必附入前輩無此譜例且
恐同志或生諍論無益有損種種神異似亦可刪無
已則別爲紀異錄乎然聖人所不語者何爲割捨不
得也譜中已稍附鄙見隨處批註尚俟 尊裁

答聶子安

聞邇來上下相信足見明善誠身之實政自此順而
易矣然君子之心不爲順遷不爲逆移不爲難沮不
爲易肆惟自己真誠惻怛之心未充滿處日求充滿
未精純處日求精純少有順逆難易之見即未免流
入彌縫粉飾子安於此幾微之際想已洞察等素愛

歐陽竟無集

卷之三

三

聊致無虞之警耳

答甘泉先生

近日士夫論致良知之學往往補良能一語以爲良知猶有未盡某竊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爾也然大學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愛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愛知敬即是能致此知即是成能即此是學而問思辨者問思辨此學而已勿忘勿助者勿忘勿助於此學而已不知先生尊意以爲何如

二

倏忽間蒼狗白衣之變如此太虛無體豈以網緼蕩

陸陽野集

卷三

三

泃於外者爲損益哉聞暫住維揚疏且再上士夫之論或謂因人言引決疑於激未奉溫旨疑於望或謂鳳山之決衆所高也然某以爲聖賢求無疑於其心而已矣道非高世亦豈以爲高者樂行憂違公固有確乎不拔者在淺學不足與知也唯是數歲間公在兩都一時志道之士如偏裨士卒望大將旗鼓邁往直前其氣百倍公得歸計衆人能無失望乎然道之不明正爲勢利場中學者植根不固搖奪種種未有深造自得之實公歸卧烟霞四方來學不見異物而遷於斯道豈曰小補之者西樵大科之麓築堵支那

也
隨地皆可其不能負春先行然而荷春從公固所願

答友人

昨承教未便裁答謂當面悉竟以冗奪未遂承柰何近日朋儕中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學然須識取良知着落則致知功夫始更精切不然未免撓和兼搭只到門外不到門內也孟子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又引孩提之童作箇樣子已是大段分曉了而學者往往識取未真則亦不可不察其蔽之所在來教謂致便是本體本體果時時存即是致學者只致不必理會本體反復此語良知二字似未見着落孟子言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若識取赤子之心而曰此心時時存即是不失則可矣若曰不失即是赤子之心却恐別有說也如何如何

答洪峻之

往歲京師之會峻之志懇意篤懇發條者不少愧未有以相益也此來方覺少進真峻之亦更精明而彼此相違無緣頃刻披對少効切磋徒耿耿耳致知之說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爲真知揣料不可以爲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淨良知未到圓融瑩徹

陸陽野集

卷三

三

未能自快自足而徒於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爲物格知至其爲自欺大矣朋友中幸以此意默相規勉亦輔仁之道也鹽法想既有次第其大者僕所未知第聞掣放貴有時貴有定數節量遲速使不至壅滯斷絕自然無甚賤甚貴之患商民兩便而趨者衆矣此唐劉晏之意而前輩行之亦有明驗者尊意以爲何如

二

來諭今日之學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更無別法誠然誠然蓋昔者曾子之戒懼也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強其心以戒懼而自不容已者志切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凡今從事於學而不能日新只可責志志微且耿而分奪之者甚大且衆蓋有浸漬撓和而不自知者峻之特立之志僕所不及第未知戒懼之功猶有作輟斷續否儻未免焉則所謂未能如臨深履薄之真者隱微之際不可不深察也

答蔡可泉

企望日久知執事拳拳於僕猶僕之拳拳於執事也正喜密邇而濫叨新除又將北趨行且齒南第恐執事復北召也相求之殷而相遇之疎能無慨耶朋友薰陶之益卒未易得公餘且可稍親簡冊亦足以發更望時時進庠校諸生一講匡輔他人亦以自輔然須彼此俱有忠信進德之心乃能有益不然談道說理只是時文套子也

二

僧寺之別忽忽餘年近來無大長益惟是志益加切身心病痛一一檢點不肯放過大抵學不知病則洗濯無由妙詣玄談總來無益故曰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執事何以教之

寄曾宗堯

聞尊翁之計時方請告謂必歸山撫棺一哭以泄深哀而竟不果欲作書相慰憤悶不能爲言比承手翰有淚潸然同輩零落如此縱得歸誰與優游况康強者且不得其壽孱弱者又可望悠長哉莖宅固須佳山然不可用計用數強所難求取非其有非性損德抑且速禍侍旁善自怡愉以悅慈顏諸弟慎擇師友

毋使狎比匪人啓家門將來之譽一舉而兩得一事而兩全
日至切至要然致知之說口耳流傳以爲常談求立
志果確真能毋自欺而求自慊亦鮮矣所以精神心
術未見轉移但於外面事爲上彌縫補綴把捉不定
遂以墮落反借說以文之其爲自欺也亦甚矣相知
中幸默以此意相規然須含蓄優柔不可責人太備
若自處則絲毫不可放過也還山非久諸遲面旣

答谷龍崖

來論獎借過甚非所敢當殆誇之而欲其至於耶
則不敢不勉矣爲學爲官本非二事子夏事文學故
學而後仕

卷之二

三

有仕優學優之說孔門學求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終始典學而造次不違此豈非執事所及
求而自得之者耶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
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
躋斯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
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凡以人情世故難處
爲慮者恐不忍之心尚未能真切懇至而然苟真切
懇至則凡危懼毀辱皆所以自盡其心固未有安心
快意而能躋斯民於生養安全者也執事以爲何如

寄孫蒙泉

徐德深行曾致書并附模溪手卷想已覽存家兄按
部還知曾相接初頗動意徐遂釋然矣事上官固不
必趨媚以爲恭然孔子閭閻侃侃自有其度色勃足
躍亦非苟焉而已蒙泉以爲何如舍親劉掌教書報
知蒙泉銳意興學斯文之幸也僕近覺人心良知誠
不可昧鼓舞作興亦不在急惟出之以誠直從精神
心術幹旋轉移優游涵泳久自得益因思前此虛談
泛說自己未有道學自脩怕慄威儀之實而徒以意
氣語言動人使有志者習高談而驚外無志者疑實
行而生厭誤已誤人罪不可追近方深悔痛文日征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

三

月邁但有惻然蒙泉何以教之

寄汪道甫

去歲聞遭變士夫莫不懷忿含慙小醜逞凶毒辱衣
冠至此人人欲得而甘心焉徐觀事勢爲道甫深遠
慮乃皆自解化謂迫困獸而激之聞友致自戕此皆
愛道甫厚者乃有是言其他休戚不相關者則皆漫
然洶洶忿懣而已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
之事缺何罪可引何慝可負以爲毫髮有所未盡猶
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后世咎
禁庭之慘蓋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道甫愛不如

舜而已矣彼罪惡貫盈天誅固不能逃道甫何患焉人惟不見未形之禍故亢而有悔故智者不窮忿以及身仁者不固敵以危已道甫鑒古達今區區之言或有合乎

寄江尚賓

石玉溪蔡可泉以公事寓此因與松溪兄數下榻鹿亭翠菴諸處諸公猛進虛受皆不可及但不殺慚負爲多耳大抵精神滲漏意氣發揚則不得歸一沉著有欲罷不能之勢千頃之水漫流滿地則悠揚散渙歸之一渠可以轉石此致一之驗也想尚賓于此必

歐陽野庵集

卷之三

壬

有獨覺其進者矣

答項甌東

披讀條約躍然以喜喜故人有善政舊民得所庇也中間數端往往鄙意所及殆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耶銳意興學尤是切務道不遠人童子可喻而知然須學者立志真實直從精神心術轉移變動乃能深造自得其從前空談漫說未有至誠動人兩下虛負念之惘然根心生色大畏民志非執事吾誰望也承諭相國之云某豈足以辱執事之薦豈足以辱相國之知執事蔽于所愛不知其惡某雖欲欺人寧

龍自欺也耶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憚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如某者何足以辱執事之薦相國之知也第恐相國之意異乎某所以自期執事愛深望切遂謂其果如所期而不察其所至者也感荷盛德莫知所云惟日俛焉以求其至抑亦期執事共至乎是庶以爲報而已矣

答劉生

堯舜之學只是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孔孟求仁養性同此道也當時雖有多識立言之士上焉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其次猶知有本原以此事爲傍門漢唐以來豎起作正門正路而精一之學遂行爲講說矣今日迷蔽良知妨廢格物之實莫此爲甚辭而闕之而後可以適道每與友朋談此往往安於所習惑而不信亦其未有真造於道之志然也

歐陽野庵集

卷之三

壬

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
嘉靖乙巳

答李彭山

承示揚龍諸說僅讀一二過諸生轉相傳觀併其本
亡之尊意慮今之為學者淪於空寂甚盛惠也夫良
知常寂常感無為而無不為淪空執有要皆失真應
之誠是也第未知執事蓋常淪於決濟虛蕩識其病
而亟反之故為是誠耶抑亦逆料其必至於是而預
誠之也今之學士僕未見其能盡除情欲之累而入
於空寂者也若其誠蕩不羈則是志未篤切縱恣自
是恐未可以此為淪虛之似至於執有而不化者則
居然可見矣執事其何以救之

二

往歲朋友喜聽吾丈敷析經義然亦有以是病吾丈
者僕竊意喜者固未為得而病者亦復失之吾丈講
經本是發明此學使人知所用力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日進於道非但為經書添註脚立新論以資學者
談說助其文詞已也而學者乃以為談說文詞之資
如是而喜則已外矣有志實踐者所貴問辨討論明
是非善惡之實無徇偏見無蔽曲說然後可以造道

以經為病則將任其廢之所致幾何不須於此
而去道愈遠耶此僕所謂喜者固未為得而病者亦
復失之者也然吾丈於經義自童年時已能深思
悟有出於舉業之外者既知學脉引伸觸長精研
諸所自得者益多然則精神之所流注恐未免習心
根據其中將有潛滋密變為廓然太公之累而不自
覺者亦未可以為小小疵病而不之察也吾丈臨政
處事光明磊落自是學力所到至於時以才氣智識
挽和未能純是性靈作用或亦緣此堂下之言不足
以仰契高明聊效芹曝之私亦渴欲聞教庶以來吾
丈之盡言云耳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二

答張紹中

僕之學何足以為人師而紹中為謙執下僕亦冒然
當之不辭以紹中真切懇到之意不可虛且不可道
大學莫大於真切懇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
其真切懇到故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真切懇到故也
悠悠虛度言行不相顧表裏不如一則不能真切懇
到之為病耳紹中寬裕溫柔仁者之度而或者謂寬
濟之以發強剛毅鄙意以為只真切懇到致其良知
則自然弘毅足以勝重任而遠到矣惟紹中念之

答嚴節推

先儒論人之不幸以無耻與不聞過爲大夫過未易聞雖有告者未必能盡古之聖人設誹謗之木欲盡聞過而已故謗者聖賢之所幸至於聞譽則惕然如負芒坐針以爲未能無一毫之不稱也知耻故也僕每當毀譽之際亦自動心但提越此意便覺有進步處此未足爲執事道聊效進修之助耳今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寮宋之間欲求一德一心傾竭肺腑豈可多得但在我者坦然蕩蕩如天包海涵使皆囿于其中則莫不樂爲我盡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亦其常也

二

朱書恣喜怒播威福之說足知哀矜惻怛異乎深文巧詆者也斯民何幸斯民何幸萬事皆本於心凡法官心刺則法刺心恕則法恕心精法精心粗法粗推之又不但用法爲然故心學不可斯須離也然今世有志者少志純潔疑定者尤少執事之志卓立如是更加純潔更加疑定前書所謂未發以前氣象有不思而得不言而信者矣

答王仁仲

往時承面談似謂政事繁冗不得專意於學此恐諸之未明或泥於後世之說耶大學之教只在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用爲事事得其當爲格不得其當爲不格當與不當在獨知欺與不欺之間故無政非學無學非政顧恐志不專確時或出入此在仁仲內自鞭策而已願望願望

二

心無動靜學亦無動靜惟是志向堅定真實則雖紛紜膠擾如有拖之舟縱遇風波搖蕩一掇便轉矣用力與靜時難易固有不同然官職既脫謝不得且須隨分如此若待靜而學則虛靡歲月多矣高明以爲如何各以事牽未及款承然此事不在多言但辦得徹底真心卽無適非道惟仁仲念之

寄沈石山

日病尚未愈幸不加劇耳然視物猶若隔烟霧或謂須服硝黃之劑今屏居寺中避遠人事少待病勢如何靜中殊覺滋味深長乃知從前踈漏多矣古稱朝聞夕死聞道直是抵得一生拚得一死吾儕於種種外物可欲有輕於生者猶自貪慕可惡有輕於死者猶自割捨不得豈能扎定脚跟立得命脉耶

寄聶雙江

數年間吾鄉賴諸公率作文風大振今東廓不免一出青原主盟執事與念菴諸兄有不得辭而亦吾鄉諸同志之所屬望者也親民是心之本體本體如此功夫亦合如此常善救人則無棄人常善救物則無棄物所以親之也棄而不救救而不善是亦自棄而已某每覺與人猶自別擇同異以此欠真誠惻怛未能親得在雖徃徃自訟終未造實際乃知聖凡只差毫釐之間而相去天壤矣周崦山卓然自樹又能虛已從善朋儕中所不可及此來必有相長之益便間示知之

歐陽南溪集

卷之三

五

兩奉書皆謂兄之謗可以無辨讀罪案始末則真有不待辨而明者君子能以身死天下之事而後足以成天下之事設身死天下之事矣而是非未明朋諛紛議又當誰爲辨者某每當謗議之來念此輒自悟來教所謂氣定乃見本來則又有進於此者矣凡今之謗議者亦其未見本來而動於氣者耳氣又自定則雲開日見萬象各復其常有不一一剖剝者矣然辨案一出將使同志之士知謗議自外誠有所不

可避而亦不必避益以堅其行法俟命之志又知奸惡不平能使白黑混淆是非顛倒如此益以消其作好作惡之私則辨案之有益於同志爲不小矣面承有期不贅及

寄吳伯升

書院想已結期近日諸友精進何如朋友羣居貴開心相告虛心相授乃能有益古人脩身如今人業舉業舉者欲其中選脩身者欲其中道欲舉業之中選則必出其所業與朋友商之一字一句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中選者欲身之中道則必吐露真心與朋友商之一念一言務求極純無疵而後爲有志於道者近世學者於舉業亦不肯傾心商量少被指摘便赧然憤然不能堪受故人亦曲意阿承相與爲諛而已至於心之病痛逾加遮飾掩護不肯吐露故見人之過亦姑與之遮飾掩護如所謂恕已量主者蓋其心惟恐人之報之以忠告而自已無所躲避也此正切要之病幸相與共戒之

答戚南玄

賤體外強中乾老親又久羈宦邸日切鄉思請告疏離蒙諸公見亮是天所以憐不肖者深矣君子不易

歐陽南溪集

卷之三

六

乎世不成乎名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爲龍
德未至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爲能見能躍者耶昨
心齋過此極承砥礪之益亦恨不得南玄同會約待
僕行時復來南玄不能過金陵不妨同遊於金焦之
間款承傾竭庶愜夙心耳龍溪歸自白馬備言南玄
愈加平實沉默真能退藏於密者此外又更有密意
乎

答林子仁

承論本性自然合下便是不容人力直指真際啓我
多矣古人所以兢兢業業終日對越在天文理密察
陰陽聖集
卷之三
七
絲毫不肯放過正是此體所愧僕未有深造自得之
實恐於尊教未免謬指爲月要不敢不自勉耳亦望
凡事日精日一非又合并沃枯焦而潤之幸甚幸甚
答張維時

書至知得與波石諸君常聚甚慰一真一切真此雖
佛氏語然聖學亦不能外也志向真偽毫釐之際精
不二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不在我種種外慕
只是不真一真則萬偽消除矣惟及時自強不懈因
風有以助我區區之祝

答陳聲溪

良知二字朋友講說日精求其真實擴充盡釋塵累
真得赤子未有學問思索見解知識以前純一無偽
之心亦未見有承當得起者靜思厥由則如某漫談
無實徒以意氣爲諸友倡欲人務實而反道之虛過
惡滋大矣乃今循省知懼入路日見明白第氣習纏
繞不得了手耳聞公德學日進斯文主盟非公其誰
無由縮地但有悵仰幸有以教之

答友人

明日東行今日促裝方遽忽拜翰教喜慰無量來教
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
歐陽聖集
卷之三
八
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
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遂旋自解必無盡脫之
理要得脫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
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旦晝所爲多
是牴牾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話言自欺莫甚歟某歸
來應俗始知學力未至嗣此當別求實地穩步惟兄
教之

寄王蓮巖

過杭讀執事天真祭文棄故如蛇向道若趨非振古
豪傑何以有此過省適旌旆東巡無緣披對以卒所

諸君何如同仁諸友賴數公相與匡輔振作精采一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為發憤以談說為問辨以億度為思睿以把捉為躬行與真志作用尚隔一層執事道義先覺幸有以警發之也

答魏莊渠

向承示六書精蘊首卷數十字發明古學皆平日所嘗聞教意思精到渾成不假安排嘉惠多矣第其他未緣遍觀盡識竊意古人制字本少後來增廣日多作者未必皆有至德所作未必皆根至理今欲一一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九

發明以意逆志恐未能盡如首卷數十字之渾成無暇也故鄙意以為此書不必盡備執事推自得之實以淑諸人莫如別為論著如體仁說等指示學脉開闢路徑使人實踐而深造之要之此心此理自可俟後聖於百世縱使前聖之精制字以示後聖之蘊不必因字以發亦未為不可尊意如何某困學無聞唯是粗浮病痛日漸體察明白乃知真根真命之學誠不容鹵莽滅裂聲音笑貌為也執事不棄愚陋有以教之

寄橫溪弟

常州不得會荆川乃緒山亦先過二日矣王龍溪宿而別從前過失更煅煉一番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剗定得安望其有成也願與賢弟共相鞭策時光不待人矣

答王湛塘

近來學者心口相違固多有之然教衰道微苟有一念相尋已是難得其間賢不肖固當有辨然亦須并包兼容有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之意所謂常善救人則無棄人不然則自戕自賊末如之何雖惡絕之亦無益耳執事以為如何

奉甘泉先生

數年間雖未得朝夕領教然沾溉所被亦既多矣郭外之餞水次之酬且感且佩誓當無負也聖門惟顏子不違曾子一顰目餘諸子於夫子皆不能無異同然則師友之間固不可以同聲相和為貴非分彼我也而人遂因之有他說豈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耶某嘗謂朋輩不得因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然後此道可明因尊教輒及之知雲臥之志日切

儻可得遂某當於白鹿青原之間奉迂歸棹也

答朱芝山

伏承手翰謂此學却是失真却難得真意思訓詞精切感激佩服但謂良知無下手得力處稍得萌芽又被挫折而況果是萌芽否耶此却恐求良知太深是以自信而復自疑也良知即是獨知顯淺易知簡易易從蓋雖童穉愚蒙獨知未嘗不明雖放僻邪侈獨知未嘗不良雖昏迷蔽昧獨知未嘗可以自欺孩提知愛敬乞人不屑躡蹠之食小人見君子而厭然況學者平慎其獨知日精明五常百行皆由此出

歐陽學集

卷之三

十一

苟自欺自迷則旦晝所為皆之反覆雖其事親從兄亦義襲而已矣故學問之道惟此知最真最近不假強為不待遠取上智下愚皆可持循吾兄猶謂無下手得力處何耶夜氣之說是為已斷喪良知者指點端倪使旦晝有用力處故曰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佳章所謂非待夜始清者也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着落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是老氏宗旨老氏致虛守靜竊冥玄默夫杳冥玄默則不可言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聖人之學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曰言顧行行顧

言而已曰言不盡意不言而信而已豈若老氏所得者耶老氏所得在此所蔽亦在此其流為為我為自私亦不可不察也

答陳履賢

履賢資質甚美志向甚正惟是求之急迫是以欲速不達急迫與立志真切不同急迫只是私己反為不誠來書所謂憤激病重者既自知矣惟憤激故不能慮以下人不能慮以下人故種種拂亂而矯偽狂妄之譏皆所不免夫譏者固不能亮履賢之志然志既未誠則固有偽妄在到此不痛懲偽妄盡檢點平生

歐陽學集

卷之三

十一

大欲洗濯滂滌使德盛禮恭可以養人於善而徒委之魔業付之無可奈何則終於不誠而已矣誠則動靜合一細微曲折心無不到而亦自脫洒磊落又焉有牽纏架漏之病誠則常精常明又焉有當局則迷事往則悔之病履賢欲求深根固本只在立誠來書所謂將虛與認作堅志正是以賊為子此憤激所從生而百種病痛所由出也消此一病則無適非道然非師友夾持恐不能以離索之力消磨得也

寄徐少湖

頃得閱北江書知已過浙想今綵侍歡娛之日久矣

喜與東廓念菴荆川諸兄先後彙征朝家之慶第南都失友江右失所師資然豈敢以偏而不咸之情致私憾於盡取也功利之習入人已深居養於人猶能潛移默奪而况羣衆相扇成風以吾兄精明之志堅定之力周旋其間必且化人而不受化第無虞之戒諒亦未能忘者養晦所以順時然養之云者養力而使之足養氣而使之充養心而使之壯此中作爲固未可泰然晏然而已也謙虛自牧與獨立不懼二者固並行不悖惟兄念之

寄劉三峯

歐陽堯集

卷三

七

書院中朋友聚散何如道學志切則會友自不容已然數聚數散而於身心病痛包藏掩覆不肯指點洗刷善善之言不肯虛受則猶之無會而已矣古之人去不善真如惡臭之著鼻如疾病之在身志不如是則亦只是改換念頭病根依然俱在如此悠悠蕩蕩而欲心體瑩徹是拂浮塵存積垢而望鏡之明也朋友會聚幸爲致此意相去千里無任拳拳

答曾雙溪

執事與商甫同官于浙皆有政聲學問之力不可誣也然精神須用完固功夫須是嚴密近日有志之士

亦有於世情上調停得無病痛時調上補湊得無缺漏亦能有益於民然只是調停世情補湊時調的心亦即是調停補湊的學問此中多少漏泄多少放過須是以真誠惻怛之心行真誠惻怛之政然後能內省不疚想執事正如此因論輒及之

答友人問

善者人心所同好惡者人心所同惡學者誠能於日用踐履間著實爲善去惡改衆人之所同惡脩衆人之所同好鄉人將薰其德而良焉何一齊衆楚之處苟未能著實爲善去惡徒以空談拂俗則於忠信篤敬之道既有愧矣而欲望州里可行乎哉因問畧及之

歐陽堯集

卷三

七

答李古原

來教謂儒者專以著述爲務其教人又專以存心爲言不知已馳心於言語文字之末其所著述非其所急務誠然誠然著述所以明道豈足以害道然專以爲務則務外矣存心是聖賢第一義君子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而孩提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大人者不以貨色名利自私自用智斷喪其赤子之心者也如是而學是謂身教徒以爲

言則非教矣夫道由之而後知知之而後言億而知之億而言之則於已於人皆不足以達道故好學則無物非學言語文字亦學也身教則無行非教言語文字亦教也來教所謂即行以明理因心以爲學僕何足以及此而亦安敢不自勉哉甘泉先生諸著述亦各發其所蘊吾輩治身心之病諸書皆如藥方取其對證者服之則邇言莫非精妙不然則五經四書未必爲功也何如

答孫蒙泉

近日江陰之政上下交贊甚慰然而謙虛下人猶若

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十五

未盡以與執事雖世俗溺於所見然吾輩反躬之學亦不可不自省也來教絲毫假即全體假無此絲毫即本體直達警發多矣說到此須造到此始是脩辭立誠不然總是虛見虛談無益於學朱子抄未曾詳觀大意疏先師采刻定論同意而序中發明却似未盡末後引朱子新得數語其命意發端猶是舊學以此爲定見恐未足破疑解惑而反助之波也以合之盡其大爲存心朱子意本不如此異時恐有援此爲辨者省去文字休養靜觀亦起人疑學得其道多識前言往行亦是畜德苟失其道雖休養靜觀亦去文

字亦未有人手處也專意如何以通其故一語下不相承註述二字古不並用此猶是小疵凡此等論學傳世之文前輩往往反復商確不肯輕出今即入刻猶可及改否然語意雖容氣象寬大殊無矜逸猛隘之態足知近來學力所進而觀者之所感必深矣中間數覺有局縮處却恐是氣習消磨未盡而用意收斂調停簡擇不得矢口而發故爾以此益見得學尚有可進步處須精義乃入神也道遠無由面承語多直致諒不以爲罪

答王鯉塘

陽明先生集

卷之三

未

來教謂千病萬病皆軀殼生出誠然誠然夫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今脩身學道者要得自家種種皆好似是爲已而究極根源未免猶是務外好勝裏許盡軀殼之私須是善與人同方能脫離軀殼不然却恐七重鐵城內天君出頭不得也如何如何

答李克齋

執事到任未及兩月而四境之民歡若更生士大夫皆以爲數十年僅見皆有愛莫助之之意此雖飢渴易爲飲食亦誠之所感然也昨奉告輯閱光采愛養

精神自是積誠之道而謂伴世情亦在其中矣末世學術不明人心憤妬成性尊貴者至與下賤爭能而況此有齊驅者乎況法行豪家必多所不便萬一乘嫉妬者之繫指摘其中一二峻切處相與騰播反使良法美意因而阻閣故僕以為才人志士雖深自韜晦頭面已不可掩苟非盛德若虛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在克齋固可以意會也諸生固當兼收並畜雖牽纏文義者亦須假以詞色不可峻拒含文義則諸生無學可講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然亦須擇其中可與者於血脉骨髓處提撥一番此意又不拈動恐自誤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七

已亦日漸生滋亦漸漸流入文義科臼中而不自覺不可不察也萬萬慎自愛重

答楊子大魯伯慎諸友

諸友手狀至中問悔恨真切足知志不少替然只如此數數悔恨亦未必有益須真見得良知是自己性命真實自致將去種種富貴利達真如浮雲種種凡情俗態真如毒藥自然陷溺不得自然無祇悔不知諸友於此却何如也相去遠徒以筆札論心不欲為浮泛之說故語多直致知能諒者

答補之玄畧純甫思畏

得書知補之病痢初愈玄畧遭大故兼承保蓄之論極荷眷念大抵喪中亦須常得朋友提撕不然或哀傷大甚或牽泥浮文皆足以耗斁精神而所謂必誠必信者反有所不盡勢則然也古人居喪讀禮亦是涵養孝誠玄畧於此想自分曉補之諸友却須時常相過無使玄畧寂寥也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真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則亦無復可言純甫思畏書中所謂習心乘間竊發而不自知覺而悔之則已無及者恐亦只是欠真實之故不可謂有真心而舊習猶爾也不自慊即是自欺此中容分毫解說不得區區草土餘生無復他志襄事後即為深林長谷之計儻不即死為諸友作異日匡廬主人也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八

答王龍溪

遭喪以來精神大覺耗損靜居點檢半生種種作用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者寔相背馳如之何其能有諸已如之何其能克實輝光夫志專之本也慈念翁之賊也一放過則無學可講一透過則亦無學可講要須直實朋友夾持乃不虛浪往在南雍兄奉奉拯我藥我當時自是心勝未有以承之乃今又不得朝夕繼見念之悵然儻便差南來索我於浩溪幸

甚

二

久聞衡山之遊蓮書本促兼請因過匡廬青原之間
披對一兩月遂了先師年譜不知俱曾達否夏間還
自青原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脚根下檢點將從前
種種世味濃慶冷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
自平易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目
今懺悔頗深日望枉教倘遂能發山陰之舟甚幸甚
幸

答友人

歐陽聖集

卷三

九

自先師提撥孔門致知二字士大夫始諄諄然良知
之學相傳浸又其說不既其實知字或未有的確
若之何致之蓋孟子良知微諸孩提言赤子之心也
吾人爲赤子時意慮不作慾習未染愛敬中出是非
內明不由學問匪涉思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博學此力行行此問此辨此思此得此聖功也而
或意必內萌功利熾然離真起偽日迷以迷覺而脩
之所貴息黜補剝復歸其真而顧憑其意必不淨之
體輔以聞見思索之知展轉混惑各安其習語上達
者淪虛語實踐者逐物雖復適性篤切要爲假借近

似歸于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今之真見良知者
寡矣故或失則忽或失則滯或失則無忌憚或失則
多顧慮皆起於功利蔽於意必根基穢雜知見雜
迷似爲真離本愈遠既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誠可
懼也

答劉晴川

邇來深悔昨非與諸生想南明痛懲宿習頗覺心地
日有發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輩赤子
時心念何如因何失却今如何不失得非頓息諸愛
從前種種起作一切忘却恐去此日遠也先師云致
知存乎心悟某以爲了此即轉盼可了不了即是拖
泥帶水纒繞動動懇懇慾慾空慾遷善改過亦終未
有了期兄以爲何如幸數教之

寄黃久菴

某去冬關服後新春會東邸念菴諸兄於青原尋同
遊石屋玄潭夏初始歸與諸生栖息南明靜專切磨
頗覺心地日有發明第遠遠無緣就正疎切悵望耳
彼中從遊爲誰渴欲知之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脩爲盡是勝心
浮氣私智小慧講習之餘頗覺昨非而未能返也

事有以教之

答友人

近與友朋講習始覺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獨知耿耿誠不可欺然志不立則亦因循爾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執事作興文教此處更須提掇志立則道不外求君子愛人小人易使所以成政者也惟執事念之

寄羅念菴

歸來承諸友相尋日相與切已點檢從前只於嗜欲上轉換粉飾不曾徹底息滅於世間種種淡然無復滋味所以合下不是赤子之心種種講說持行只成畫餅炊沙耳九月三日為先君忌辰須忌祭後乃可盥合并共究此懷風便先有以教之

答人問學經

承下問孔顏之學幸甚幸甚蓋堯舜相傳曰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孔子得其道以教當世其答顏子之問曰克己復禮為仁仁道心也夫道心之微也而克周不可窮故行之而千變萬化不可勝用言之而五經四書不可勝載五經之言旨其行也教人行之非教人言之也由漢以來講五經四書精研其義者為不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以矣然而如孔顏之自得者或未之見何也求之書

不求之心言其言不行其行蓋孔子之學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父之辭夫居安乎易之序而後能樂玩乎父之辭矣世之學經者能如孔子之學易者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之學經者其果求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學之不講數百年於茲矣今世通患大患無志有志矣患無師友講明安於所習自以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自知其違道遠矣凡執事所以致力於孔顏之學者何如所得於經者何如能一來講求其志幸甚幸甚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答王蒙泉太守

來諭有提掇大端大本之說大學止患大端不明耳良知之靈於義利公私誠偽分毫不可欺蔽某嘗謂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入利矣一體萬物則通體是公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是誠稍有起作即入於偽矣大端既明則禍福利害莫之能二二則間不二則無間來論謂中間遭值不偶吉凶禍福死生利害以之此殆大端既明之效耶又謂志不篤行不力而間斷居多則恐所謂明者尚未能澄瑩精一抑執事望道未見之心也良便尤望

惠教幸甚

答何善山

得書知上下相信可以觀政矣高蹈之志且未宜動
古人內度諸已外觀諸人得則行不得則止若人無
所忤已可以自盡卽不必屑去也有此一念亦足以
累心病政如何如何君子隨其所至遇惡揚善順天
休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
判爲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
或失則踈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來教以幾微
作用不能潔淨精純爲懼足知用功精一意必不能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三

爲蔽宜其無不達者矣

答曾思極

來書皆從身心踐履體貼發問非苟爲浮辭飾說足
知爲學不鹵莽也喜慰何如所謂中無定主馳騁紛
華學脉病源已曉然明白僕何言哉夫良知本靈良
知本誠下變萬化中主常定非強作之也毀譽榮辱
得喪禍福牽誘於外心生愛憎情存取舍自蔽其靈
自賊其誠故主宰搖奪而內多疑沮如來書所謂心
有所不屑爲而事不得不爲有所欲爲而勢不容以
爲此正是良知本靈是非本明而未免爲毀譽得喪

愛憎取舍牽制搖動凡此只緣志不真切之故苟有
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
於死者死生大矣欲惡不存而况毀譽榮辱得喪禍
福之小者果孰爲可愛孰爲可憎者耶無可愛故無
可取無可憎故無可舍愛憎取舍兩忘故心同太虛
常明常定千變萬化真實無妄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又何疑沮之有來書述僕嘗言
心有不善事無不善夫事之不善皆生於心不善則
自無不善之事故曰事無不善非謂心既善矣則百
無所擇而可以無所不爲也若一心有所不爲一心
爲事不得已曲爲之卽此曲爲已是毀譽榮辱得喪
禍福所牽已失其有所不爲之心矣心曲事曲事曲
心曲未有隨俗習非而良心昭然獨存者故大學言
身心意知物一是都是一錯都錯所言格致誠正脩
一了都了一不了都不了合外內之道者也夫抵學
莫大於立志孔子言志學志仁志道匹夫不可奪志
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陽明先生言志者人之命命
不續則人死病源學脉端的不外乎此千里拳拳言
不盡意願思極無忽乎其志而已

二

立志之說雖淺近語却是吾人制定脚跟實着志即
良知精明堅確之體立志即致知精明堅確之功學
問思辨已百已千只在此毫釐間精純於此有立自
然神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不然則種種講究
種種脩飾參往稽來準今酌古只成得曉了時務調
停世故底人不可與入道也

答魏水洲

來教知同此懷慰浣之劇示以痛處知痛非是未發
功夫功夫只在已發處用已發似為成男成女非無
極太極混然之體又云一二論篤知已不免義外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論又云接引固盛德事然舍已從人何時得超彼岸
珍實際足知兄所悟入不淺淺也第根尋語意猶未
免以動靜內外人已相待為二猶未能澄然兩忘如
來教所謂常一而止者雖與事外者病證不同其為
未得良知本體則一而已然來教却已入微當是靜
養中得之惟是毫釐之間不精察明辨則未免一塵
之蔽爾幸更垂教

二

往歲令親以兄所作行狀來索鄙文知兄文學大進
想心學亦如此矣兼聞從事玄牝之學此與吾儒功

稍同而志迥異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可不察
也數歲不得一會良以為念青原螺渚之間幸數與
東廓念菴諸大求切磋之益望兄不至未嘗不增慨
也吾輩開山法主豈可使木魚絕響如此其久先師
如綫之脉將誰續耶悵念悵念

答戚補之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
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
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補之日侍
東廓龍溪計於此當有掃除廓清之功無緣面承附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致區區

二

初聞海塩之除頗訝補之乃不得府倅縣令而顧得
丞既又思此念猶是計校崇卑習氣所發孔子乘田
委吏丞不猶愈乎則又為補之喜官愈卑則所事愈
多佐令以治一邑則民之求望者亦不少所事者多
則容有難事易說者參乎其間不容不思其難而徒
伺投其所易求望者不少則親之不親治之不治立
之不立道之不從不容置之弗問而漫焉以尸乎其
上然則所以誠之於身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何如必不容以虛見虛說謬悠苟且而可以
治民者也僕所以爲補之喜者如此想補之心
亦無異於僕所云也梅純甫推台州劉虞讓今慈谿
周良卿教平湖得相聞否緒山龍溪石山荆川時相
過否學無朋友之助則平日凡心習氣消磨未盡者
不免潛滋暗長以是行乎毀譽利害得喪之途將有
陰移密陷日戕賊而不自覺不可不警也千萬自愛

三

來書謂涉歷得喪死生之際外面雖若整暇而透裏
檢察終有不受貼者在足見補之用功細密不苟且
陰陽野史集 卷之三

放過也凡私意甚微處却甚真却是聖凡大界限然
須從根本究竟始得昔人謂齊得喪一死生者言得
喪死生皆循其良知耳良知本體生亦自愛死亦自
惡得亦自喜失亦自憂皆其虛靈之因應變化如太
空浮雲起滅無礙卽是死生得喪處之一也今俗人
以死生得喪爲心固有所著然以齊死生得喪爲心
者亦是從死生得喪上發心亦有所著有著卽是作
好作惡卽是凡情惟循其良知無所倚著卽是真好
真惡卽是王道卽是天則此須立心之始有著無著
一一分曉則凡情自別天則自見若只於不受

洗滌却恐是支流弊濁清也來書又謂官極小精神
力量須極大此是補之仁爲已任之志然就中亦須
檢察若從官大官小處發此心則猶是凡情俗根也
此根不拔宜其於叢脞之中利害安危倉皇縣閃如
來書所云者皆枝葉之發生有不容自己者耳到此
更不可於倉皇縣閃處着力揚湯止沸不如火滅而
沸自息矣相別之後相念益深來書脫樊籠就陶冶
以了平生幸甚幸甚然亦不必以此累心卽當官有
種種不誠處矣乞休之舉恐亦未便得間則脫屣而
往耳用志精一則無地非陶冶自作障礙則無地非
樊籠此亦不可不知也
陰陽野史集 卷之三

寄教純之

別純之甚久數從洛村諸兄知京中相與講學之詳
騁驥奔軼駑駘望風長嘶矣學思無志有志矣思不
知良知不足以適道大爲大患者志不精一而遂以
意見爲良知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吾輩講習日久
豈不各見大意然於世俗富貴勢利之習雖未嘗沉
溺根著而隱微之間要亦未能盡忘則亦豈得爲精
一之志而意見之爲蔽亦不可不察也自謂寬裕溫
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欺

自於近齋莊瑣... 辨離真愈遠居之不疑則欲反無由矣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者純之志道篤切又得良友之輔行著習察深造自得幸有以助我

寄蕭文奎

移舟言別擬夜泊荒濱對榻論心而事勢左阻惘然分袂茲承手書謂離合忻戚有主張之者非惟不當容心抑亦不必容心此聖神所以樂天哲人所貴知命者也又謂吾輩受用只是此學更無分毫可疑幸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元

甚幸甚夫學以性命為宗然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君子不謂命何則天人一體性命無二謂性者以強力必致為功故不足以知天而盡性謂命者以縱任無作為賢故不足以知人而至命凡此各有所倚未免二之意見為蔽迷本喪真矣昔子思語盡性而察為魚推鬼神闡隱微之旨蓋言命也孟子語知命而遠巖牆避桎梏立順受之教蓋言性也道不可以用智求理不可以無心得故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而未嘗有所容心所以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豈容毫釐倚著將遂千里謬迷矣把玩來教因編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三

示朋儕莫不勝發醒解深省惕然第稍疑執事不容心一語似有所倚得無深信乎性之有命而微忽乎命之有性耶知容心為病遂并與盡心為疑耶夫強力必致非所以言學懲此不為將入於縱任無作蓋存懲而輕將有激而重其勢必然其寃且踈脫缺漏因循玩弛故兩忘則無事矣然豈易言哉今執事種種醇醪視文理密察強毅齋莊者如何及省精思則頭足竿頭豈更無步可進耶蓋孔子四十而後不惑然猶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況吾儕乎便中千萬裁教書末閱時艱危至欲流賈生之涕此亦在吾輩

寄張仁伯

別來相念甚切每朋友會未嘗不歎仁伯之相遠也中間得一書甚慰然無便裁答計仁伯自此遂入仕途則後會益未可期矣立志雖淺近語却是真實根脚稍種結稻種稗假托不得也來書所謂友朋喪敗亦只是此處欠分曉耳敝府士夫如曾愚極周賢象皆志學懇切而敝邑新舊諸舉亦皆可與同學者幸相與商之無徒塵埃中滾過幸甚

答劉虞讓

政繁而敏臆之才何施不可想平日講學亦當大有得力處箕子言無作好惡大學言有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言易發難制惟怒為甚第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古人格物致知真訣也病泄草草不盡

答吳蘇山

僕自歸來友朋時集得數數商量舊學但真實有志者固少而微悟良知者尤少中間世情遮迷猶易警發意識觀貼卒難破除因思吾儕雖與後來諸友精粗淺深稍有不同然不免落此二病其為不徹悟良知則一而已良知不得徹悟縱有格致功夫終是影響蘇山以為如何登壇開講雖非巡按事然時從講論及考校中畧發端緒為汗中諸生種後來善根鄙人至望諒蘇山廣教之志於此當加之意矣

答周良卿

兩得書及畱說知進學不懈為慰士之學教官之教猶農之耕田畷之勤相不力則民失其所以為生然世之人去農而業商舍五穀而事羹糲誤已久矣今欲盡去其所誤以歸於正非大勇不能所幸良知在人無有提而不悟呼而不醒者然須真有為聖人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三

志直截將有識以來種種習氣徹底勘破全體放下則赤子之心本自光明瑩徹本自充拓變化如日中天如水行地真不假知識湊泊意氣幫助者想良卿久已洞然於此比來磨礪煅煉新得如何千萬寫示

答陳明水

去夏承面教茲復辱手翰深造自得真意盈溢讀之雖然受益多矣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當體即直纖塵不染不由解悟不待思惟真如赤子之初然後種種色色莫非真覺莫非實用却愧從前浮想認假為真往在大學徒以口吻動人畢竟無益始知知見談說非成已成物之實也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三

二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故古聖有精一之訓若認真念上知識為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為神發知知神之為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為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謂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

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學苟知本但當於日用實履處蕩滌習氣盡其本心居處必於是執事必於是與人必於是自然上達天德矣兄謂如何

答徐波石

別來十年殊無進長愛根未斷凡情不除俛思聖訓良用慨然青原玄潭小聚亦不能久大抵哲人既遠微言湮晦人各以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剪融習心一着皆不敢自謂能瑩徹也執事何以教之書末險僻機阱之云已領惟虛心應之而已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三

答張維時曾思極

兩得書知雖在仕途能奮拔自立慰甚慰甚人自生以來心識浮動加之事物牽引繫累天真不胥而泯滅者幾希矣君子洗心退藏反之未發之前以得吾赤子之初而真見夫良知之體如太虛之冲漠無朕種種事物如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初無所礙則凡世俗所貪好慕戀者何啻流霞浮彩過目而不可留情欲染汙何啻穢臭之沍體其戕賊吾心何啻蠹毒之害命所宜大愧大懼務絕遠之爲安然後爲匹

夫不奪之志然後爲見大心泰之學想二君反觀默識當已洞然於此矣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水仕途水之海也漬足不已遂至揭厲揭厲不已滅頂爲凶矣可不懼哉

答程松谿

自頃奉手翰并二疏之教嗣後邈不相聞矣每念哲人云遠微言日晦朋舊四方星散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見者爲學無緣聚首以砥偏去蔽雖同志如吾兄自金陵下榻之後不奉色咲者五六年矣南鴻北鴈悵望何如凡有教言幸附東厓便使當不滯也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三

答聶子安

承貴治諸友拳拳極深感念別後能數相見否沉密謙虛最學者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腦然常提省此意尤覺得力朋友互相規切湏是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善道如僕資質駁雜子女却不妨痛加箴砭無所忌避自度頗能堪受得也

二

玄潭之會過承虛聽第愧無能爲益耳子安天性豪邁自是任道之器又學有師承知作意矜持之爲病不至墮落第二義者第未知且晝脩習果如古人所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與否亦不可不自省也子安
若只作後世豪邁人則更無可說必欲追踪往哲則
百尺竿頭豈無步可進也亮之亮之

答唐荆川

往歲兩奉書問不知達未憶南都領教嘗談及慈湖
先生之學兄直謂曉解不得某嘗聞諸師友慈湖有
受病處亦有得力處想比來精思妙詣必得其所謂
受病者何如與得力者何如幸不惜遠示近日友朋
中有謂古今學術與我相牴牾大疑難處須將較訂
一番彼已端緒畢見庶不至於自用某嘗以其言爲
然兄謂如何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寄萬鹿原

不奉教札忽忽兩年馳仰何如聞西遊還造詣益精
惜無由請教耳往來幸真之論敬佩至言但人自有
知以求動習於妄非致精一之功則認習爲性者有
之此某近日所自覺者執事以爲何如便風不惜遠
教至望至望

答彭雲根

某於執事未嘗瞻奉顏色而相聞有日殊切馳嚮遠
勤翰教獎借過情非所敢當然頗愜因之警發不肖

百朋之賜矣致知之學傳自孔門而後世求之聞
見知識以影爲形先師陽明公闡慎獨之訓而爲之
言曰獨知也者良知也戒慎恐懼毋自欺而求自慊
所以致之也於是學者恍然知明物察倫精義妙用
不遠於心而得之然邇來亦未免求之講說想像亦
歸於聞見知識而已矣人心虛靈雖小人閒居爲不
善者與聖人同然涵養擴充不以欲蔽使虛靈之用
火燃泉達足以保四海則君子之所以克念作聖者
也擁爐諸作皆執事精詣之見既聞教矣更願靜觀
默識姑置古人種種論議如生在未有文字以前直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從自心虛靈獨知涵養擴充以得其惻然不可欺勃
然不可已者則凡荀程歐子之言其精純者皆發吾
心所自有而其疵駁者亦足以知其受病之所自以
爲內省之助此固古人多識畜德之道計執事用力
於此既深當有以教我也迫冗占復瀕面承盡所欲
言

寄蔡可泉

南都別後忽忽數載訊牘且復踈闊况望促膝款承
念之殊惘然也頃聞督學敝省私心願見如渴顧執
事有公期而僕又不能遠造馳切何如昨辱馮午山

使翰僕復之書云滴俗莫挽志士寔同此慨然須自
世人心髓入微處撥轉亦須自自己心髓入微處精
神透出此天德王道之所以貴慎獨也所欲與可泉
相砥爲益者亦不出此便間尚幸有以教之

答周以介

東唐藩臬諸公相會者能道以介政聲甚嘉良慰遠
懷方特之操在宦途愈礪雖居今之世不無矯拂其
視隨俗浮沉者相去遠矣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
雖善亦未有着處於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舐稜
內不失已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者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矣如何如何

寄李汝貞

儒佛異同之辯不必急急於此而彼之言說近吾儒
者亦不必故加排斥以求異要在念念不欺良知自
強不息到得精義入神則千古是非只在目前毫釐
彷彿如見黑白矣不然流入意見想像終無自得也
治心病如治身病紛紛衆言莫非方藥惟對病求方
苦口服藥則適言俚語無不爲益況其近道者乎方
非對治藥不猛進則聖人經訓徒長意識況其不出
于聖人者乎來書所謂時時內照惺惺不昧果能如

此致其良知喜如此怒如此哀樂如此目于色耳于
聲口鼻四肢于臭味安逸莫不如此則五賊不能爲
盜七情不能爲翳莫非吾良知之用矣來書謂敬字
不如覺字喫緊此恐是泥文着相意見所蔽心常惺
惺卽覺卽敬不敬則亦不得謂之覺此亦不可不察
也

答張士儀

來書極是懇切讀之警策多矣虛浮傲物是人生障
道因緣然傲非必以輕忽爲心肆陵侮之行而後謂
之傲也見已之是而不自見其過見人之不若已而
不見其勝已不能善與人同而樂取諸人皆傲惰之
心也故虛浮之氣日隨知識以長而不自覺今士儀
自覺其傲則傲不能爲士儀病可知矣然僕豈敢謂
吾輩精神志意果無纖微之近乎傲與虛浮而謂士
儀之言爲無病認病刻責過甚者耶昔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故知之未嘗復行今吾輩誠能于已之不
善知之者則不復行如是而致其知則凡幾微隱伏
必不可得而欺亦如顏子之未嘗不知故非謙則不
足以復而非深自刻責則不能謙願士儀益勉之甚
允草草作復諸友相見出此見意久不得玄畧書殊

懸念便中亦望道此

寄柯少海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友身內省莫非進德之地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亨非自外也處險而說者也說非有假於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謂道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往歲固常與少海切磋此學別雖久知少海用功加密矣豈以外至者爲輕重哉世道日降爲治者不務於遏惡揚善之實而行其苟且驩虞之私有志之士又往往加以憤世嫉邪之心而少哀矜勿喜之意是二者均之

歐陽野文集

卷之三

元

答希卬

來書謂欲因事勉強收拾放心何爲事至之時將欲勉強者又不能自致而此心茫然不知所之足見別後省察不懈然亦是學問頭腦不甚分明所以有此夫心者仁義之心放其良心者不仁不義之心收其

放心者去其不仁不義以復其心之仁義蓋已所自

有而自得之者也夫學道莫先於立志苟真切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欲仁斯仁欲義斯義矣凡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者志不真切故也希卬去吾千里之遠然志欲通書便能通書豈有自己仁義之心不假外求顧欲勉強而不能自致耶於此可以責志矣明德者明其明德於天下國家親民者親其天下國家之民民非對君而言如務民之義民可使由之民即人也如必對君言民則庶人豈復有親民者哉夫言親親仁民愛物則民與親對物與民對若專言民則

歐陽野文集

卷之三

早

寄袁督學

別後靜養功夫何如督學校文未免勒勞夙夜求靜恐不可得周子以無欲爲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故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也幸體驗之

答劉成卿

來書足見爲學真切然尚有可論者謂良知之學無間動靜則誠然矣謂隨事精察觸處皆理暇則靜坐更覺此心靈瑩不昧却似微有動靜之分也夫意念之知覺爲感知覺之感應爲事覺接人即意在接人是爲接人之事覺靜坐即意在靜坐是爲靜坐之事故事者非他意念知覺之感應者也靜坐非暇接人非撥靜坐非無事接人非始有事也意有善惡故事有格不格格物致知者良知文理密察知善必爲知不善必改是謂各得其理是謂靈瑩非有二也今往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聖

往二言之恐是語病然毫釐不察則接人與靜坐有兩種境界各得其理與此心靈瑩有兩種功夫其於精一之旨將不免於千里之謬矣

來書又謂學者所以疑良知之說皆習見口耳之知遂以爲外初不知達天德之知誠然誠然口耳在外而知即天德之知也無天德之知則口耳無知離却口耳之知亦無從而見其所謂天德之知者故知而已矣無內外也無自欺以自慊其知者亦一而已矣亦無內外也今之疑者恐未嘗有正心誠意之志尚何內外之能辨哉

來書又謂浮氣橫生遇事過於慷慨峭而不裕益無柔克之道知峭而不裕爲浮氣即是良知既知之即警惕懲艾氣自不浮即是柔克即是致知然浮氣亦只是好勝與功利之私根着於心故感觸則勃然而動能蕩滌好勝與功利之私浮氣自無由生所謂持志以養氣者也若不知於志上着力而別求柔克之道恐未免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着一邊矣先聖工夫嚴作復草草

寄貢玄略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聖

二生來得手書兼悉尊堂高壽不能遠出前周仲舍行曾附數字相期今乃知不可來也悵念悵念致知之學本自簡易明切但吾黨未能毋自欺未能恒自慊耳事事慊於知之謂格是謂知本念念不欺其知之謂誠即是無念人已本未主宰流行本非二事近日言人人殊只是牽於意見文句未能身心實體徒多言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自無此病矣諸友每會望以此意警之敝邑諸友亦不時來會東廡諸丈以暑暫止秋涼當往南明小館其時敝邑諸友當有久住此館者矣想欲知之

答郭平川

武功勝會欲徒無由示以講習所疑警發良多感服
感服性有七情欲居一焉欲也者性之情天之理也
循天之理是謂道心惟微動於意必至於不節而縱
是謂人心惟危危微之幾如水湧為波波平為水間
不容髮室慾者警省戒懼室其意必之萌以不至於
縱而無節致知之學也知之本體本自文理密察本
自齋莊中正本自發強剛毅警省戒懼者密察莊毅
之本心也此心晝夜不舍至於終月三月無終食而
不於是則良知常致而意必無由萌欲無由縱如是
而曰欲本無根當下即是不必外取不假遠求是謂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四

切近精一善學者也如其乍警乍怠乍省乍忽乍戒
乍肆乍懼乍逸意動而心覺覺動而意止止者忽復
動動者忽復止如是而以暫止暫覺之間謂為無根
謂為即是則足以滋息忽肆逸之私而非所以藥外
收遠求之病敦切近精一之功矣夫精切懇到乃又
以目前為不足而未求之或遠與警怠無恒乃遽安之
而謂不可更事他求二者之失其本心則一而病則
有間聖賢立言如良醫立方要在因病投藥若不察
病症執一而用則未免因藥生病夫求教諄諄切實
祇領佩服聊述所聞以求嗣教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大邑南野先生集

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內集四

書始嘉靖丙午
至辛亥

答教純之

友朋間亟稱純之之學識其大者喜慰無任嘗聞白沙先生云分殊處更須理會蓋謂識其大者發盡精微而道中庸君子之所以致廣大而極高明者也純之深造自得便間有以示我因此得各盡所懷商之

寄唐荆川

違遠不得時承動定尊體想願養完固龍溪金焦之期曾一踐約否自入京益覺善與人同之難平居所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一

與遊處志同氣合相敬相愛自謂有根心生色之實至遇齟齬拂逆未免憎嫌又自以爲好善惡惡之本心而不知黨同伐異是已非人固已潛滋暗長乃知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真大舜之所以爲大然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亦未易以深造乎此也日月于邁白髮披髯主盟斯文在二三君子向見思齋寄書念菴銳然於此道過從間爲道瞻企

答曾思極

仰齋還承手翰論及近功足見冗不廢學甚慰遠懷

茲檢查原書偶不見略記憶大意似謂處俗事多生厭懌所與共事者非吾黨易動客氣夫厭懌非必因俗事而後生也要之有厭事之心故遇事輒發耳客氣亦非必非吾黨而後動也吾心客氣本未消除故拂意斯萌耳苟心不厭煩則無事非道安有可厭之事客氣消盡則衆寡小大處之如一又安有動氣之時故曰與人忠執事敬此仁者之事變類可行思極試驗之此心以爲如何風便更希往復

答陳豹谷

唐照磨來承教翰腴腴慰無任良知之學來論所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二

謂篤志用功死生一念者既盡之矣審知是自能毋自欺而常自慊自能見過內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自能精義利用窮神知化今之學者卑之則泥于粗淺形迹之末而不足以致精高之則玄悟妙詣未免流于意想知識而無補于實用要皆未嘗篤志用功死生一念之致然也如是而欲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猶之却步而求前也夫明其慊慊羞惡之德于天下而仁義不可勝用明其恭敬是非之德于天下而禮智不可勝用故近之爲愛親敬兄遠之爲仁民愛物本皆實事莫非躬行非志篤而不

以爲二其心者不足以與此執事師帥一郡身教
言當與諸共學者立志處警者提撥使之自成自
道正恐志之一字未有著落則所謂篤而不二者俱
成閒談而凡識見之所到思索之所及俱爲捕風捉
影竟無着實跟脚也僕近日所身親試驗者如此惟
高明念之先師倡絕學之緒所賴以承傳不墜翳三
同志是望惟高明念之鄧仲質不及作書幸出此見意

黃生來展手翰鉅峯龜峯諸作子游子羽之誼於斯
見之喜甚慰其論及盡力民事稍稍就緒而士民安

臨高野集

卷之四

三

靖講習舊業漸漸開明而入聖有徑又云良知二字

非既竭心力下死工夫終不易得足徵新得日益吾
道幸甚古之人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從事於格
物致知之學故時時盡力民事即時時足良知妙用
根心生色如斯而已者也外此無所謂政亦無所謂
學矣執事深造自得惜無緣面請入聖之徑爲耿耿
耳尚希教之苦志用功近日同志正少此吾以此知
鄧子駱子進矣相見爲祝無懈不及另書

三

執事仁民一念悠久不息自然政善事理德博而化

所謂優游寬裕毋以欲速之心乘之欲速之心生則
優游寬裕反而爲怠緩不振然精竭神疲則倏忽之
間易流於苟且而不自覺其妨政害事視所謂怠緩
者反有甚焉矣承委記文正欲因之發明此學第平
素拙於文詞又繼治寢室獨勞心力坐此無暇豫紆
餘之思其中義理不明詞氣不暢者幸不惜批抹更
煩一使見教所貴啓今覺後改定而後入刻未爲晚
也某嘗以爲君子之學貴不自足而受盡言不自足
則日知其非受盡言則互諒者至願與執事共進此
道倘不以爲非情乎

臨高野集

卷之四

四

答王端齋

兩承手教謂良知之體未能洒然謂心不專一爲事
所亂足知執事學以致道內省精密如此幸甚慰其
夫良知至虛至靈是是非非本無方體本自洒然者
也忽而不戒私意時作於是拘牽變繁而有不得洒
然者是是非之心一而不二雖事物紛擾而是非常定
所謂道心也戒而不精人事時雜殆有不能專一物
交而引而爲物所亂者孟子言思則得之思也者戒
慎密察之謂精之功也故能得其本心而物莫能奪
一之用也物莫能奪故是是非非圓神不滯無往而

不洒然者精一之極也故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戒懼慎獨之外別無巧法矣然非真有志於大人之學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不足以語此故莫先於辨志志精斯精志一斯一夫用志精一而氣習意見消融不盡力不逮志者有矣未有志不精一而能精義入神者也執事天常甚厚往歲傾嚮誠切而欸會不數未卒所請至今常以爲憾連發兩緘良切得朋之喜輒此奉答尚竢來教

二

示以續疑數十章及復潛玩知皆體驗所得而非若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五

世之入耳出口者也然其中亦有沿習舊聞察之未精者鄙見所及不敢不盡輟因良便粗陳梗槩

疑云意者心之發未發之時本體常明非意也以意爲心則心常有意有意則有所意之發以時是常無意也常無所也又云心者知之體而寂感有時意者感之始而變動不一

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爲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卽懼意也卽發也雖憂患不作而恬靜自如卽樂意也卽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而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伊尹任的意思在是所重在救民故不得爲聖之時蓋異乎無所重滯而時出之者耳故有所者意有所重非謂常有意爲有所必有時未發有時而發然後爲發之以時而無意無所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六

疑云世之言正心格物異者格物之說紛然而不得其本既知其本而又過於合一不言先後其於格物之際猶未喻也又云心與萬物同行而感居其中聖人患人之不能常寂有感累之故獨致意於感曰先誠其意意既有所累非由心之本體則不誠矣故誠亦正也又患人以其出於心者爲誠而有我之心非心也必其本體之常明至虛至明而後謂之心此誠之所自出本體常累意不可得

而誠也故曰先致其知致亦正也誠意者正心之中舉其尤要者言互爲先後體用一原之道也

大學言先後蓋秩然有序而不可少有交互者今夫心之不正由其意念有妄非但邪妄俗情也凡遲留重滯而有所着與墮墮斷滅而無所在皆妄也心無妄念則得其正誠者念念不妄正心之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則念念無妄誠之極矣故意誠而後心正此正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知也者大人各正性命誠立而神發者也故莫神於知亦莫誠於知雖小人習爲不善而其厭然之意誠中形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七

外自不能已故意本誠其不誠者自知而自欺之耳致其自知之不可欺者而一毫必無所欺誠之功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如是則內省自慊獨知之明無少虧歉而意無不誠致知之極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又秩然先後之序有不可亂者也今日聖人患夫欲正心者不知意感之始心體易累尤爲切要故示之以誠意而意非心體則不誠誠亦正也又患夫欲誠意者誤認有我之心不知常寂而至虛至明者乃爲本心故示之以致知致亦正也如此則是就正心工夫中提掇兩種收病之要其於先後可

以交互爲用未見其秩然不可亂者此恐是泥舊聞之辭若經文却是就身心上遞遞指出用功切實處以見其所當先又從用功上遞遞指出得效處以証其必在所先簡易明白無牽纏繳繞艱難險阻之態夫人皆可用力而所以救兩種之病者亦未嘗不在其中也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八

疑云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特於形體則不能相通故時靜而存時動而察誦詩讀書考其道於古講習討論質其道於人無非欲使其心與天地萬物同流貫徹而毫髮無間是謂真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不惑是也真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知命是也如是則不以物爲外以心爲內合一不二至於物也至於物然後無往而非寂矣格物學者事也知至而意誠盛德事也故各有先後

格物雖未嘗離却天地萬物然却是身心上踐履立誠功夫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強恕而行以至於誠者也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哀樂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

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格也者循獨知自然之則視聽格之喜怒哀格之以至於曲折細微莫不格之改非禮以復禮改過不及以就中然後能慊其獨知而無不誠事親從兄如此即是格事親從兄之物親師取友如此即是格親師取友之物讀書學文如此即是格讀書學文之物事神治民如此即是格事神治民之物自家以至於天下自天下以至於庶人自始學以至於成德不可須臾離者故格物之功於身心則切近精實於事爲則周徧詳悉於天地之間

陸南堂集

卷四

九

則格矣今以天地萬物爲物以靜存動察考古質人真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感知命内外合一然後爲格至於物然則農工商賈必有所不能爲而何以誠其意何以修其身况不感知命豈初學所及又焉有不感知命者尚未誠意而意誠德盛者乃遂無格物之功乎若意誠心正者格物之功猶不可廢則所謂先後者特未定也大學心意知物四字正爲後人差認謂動有意而靜無意故外意以求心而正心之功幾流於禪寂謂見識爲知而外物爲物故卽物以求知而格物之功不得以着已格致誠正其功

既異則如適遠者水陸山途舟車輜輶之用雖道歸於同而或交互相爲非必秩然有序者矣或者謂道同功同則惡有先後何必序言夫得天下在得其民得其民在得其心得其心在聚其所欲違其所惡大學之所謂先亦若此矣君子深造以道則居安居安則資深資深則左右逢原大學之所謂後亦若此矣豈聚欲違惡之外別有得心得民之道而深造以道然後用居安資深之功耶亦可以知大學本末始終先後之序矣

答何益之

陸南堂集

卷四

十

頃承翰教恍如面對數年間四方學者益衆講說益詳然究其爲功乃非反身切已相與磨礪粗厲蕩滌邪穢而其爲說亦非汲汲於志行公私義利誠僞之辨而鶩於廣大微眇之論自以爲超詣獨得理明義精而於忠信進德之道日益以遠則豈非吾徒爲之倡者躬行不逮所致然耶近聞京師文會頗不如往者之密乃今有望於執事矣甘葉林壑實以八旬老親菽水繫念耳乃承知舊諸公猥眷欲汲之同升第恐才不適用終負知己執事其何以教之

寄聶雙江

昨承枉教正憂懷無緒倉卒舉所聞中和之說知是非之說以請正於左右而執事以爲或失則太精或失則太粗未蒙肯肯付測尊意必以知是非者心之用也感物而動莫顯莫見者也心體貞靜隱微所謂未發之中不可以知是非言者也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而是是非非各中其節不得其體而從事於用則未矣執事蓋操存涵養實見此義非得之吾耳想像者故叅稽證據自信而無疑某之所聞無以異此然亦微有未盡協者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則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四

士

二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應感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貞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道至其答蘇李明之問謂知卽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李明欲求中於事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及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旣而李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正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夫體立用行靜虛動直者蓋聖人內外兩忘一以貫之之學而端倪微差未免於二之則雖與後世是內非外及內外交養者不同然其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秋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四

士

二

王生手得抵舍佳報令姪至備悉水雲起居喜慰無任來書軋軋惕厲謹聞教矣天佑斯文置公於背水陣使盡察其平生招譏致嘖之所未盡者而益進其格物之功以自得其亨困貞屯之道種種世情乘危幸禍若古人所憾溺復然之灰書羅雀之門者一切

勘破不能作纖埃於太虛之中此其爲堅志熟仁之助良非小小豈將以公爲虛舟載道而泛於無涯以待後之學者乎實惜寸陰與二三朋輩了此大事知公所惓惓也何承論未發之中昨來未得卒請程子謂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心如赤子乃能漸近方有更進步處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涉意見安排去實際益遠反作良知障礙矣高明究竟何如幸有以教我後進中有志何者幸循循引誘養之以善古人着誘字養字直是意味深長從此玩省進德仁知將不兼盡矣乎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三

誨諭詳切皆深造自得之言其中有小異於其所聞者於吾輩學問頗緊要關係執事皆援據先師訓語而推極其蘊然或未盡先師之意也敢具以請來教云先師謂良知是未發之中此是骨髓入微處若從此致之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便自能三字先師提點人免得臨事揣摩賺入義襲科臼誠然誠然便自能之說其義有二如曰視能明便自能察五色聽能聰便自能別五聲體用之義也先師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未嘗別有未發者存無前後

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如曰能食便自能飽能飲便自能醉是執事所主功夫效驗之義蓋微有先後之差而異乎體用一源者矣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即喜怒哀樂而求其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底一段境界一種功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夫念念有事毋自欺而恒自慊卽是集義卽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四

是致和卽是致中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也二之則所謂未發者或近於二氏之虛靜其發而臨事或未免以揣摩義襲爲感通順應而不自覺亦勢有必至者矣來教云虛靈知覺自全體不得岐而二自功夫又不可混而一要之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又必虛而後靈也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可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也耶夫知覺一而已常虛常靈不動於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者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而不虛不靈亦

人以言覺故不可缺而二然此皆為後儒有此
字而為之分疏云耳若求其實而質以古聖之說則
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
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
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
內外本無彼此焉有虛而後靈與夫能知所知種種
分別也凡種種分別者蓋未免因數字之義依文生
解展轉附會非從一念之知徹底直透而不見有所
謂體用先後者以執事之高明未必有此然毫釐之
間亦不可不精察也周子立無欲之旨動靜皆無欲

歐陽堯美集

卷之四

五

也程子所謂無事蓋情順萬事而無情內外兩忘而
泯然無事者也有動靜內外之分則用功未免有取
舍有先後雖未必是內非外然要之未能兩忘則一
而已來教又謂以能知覺為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
所知覺為良是宜以格物為功夫此執事自謂推見
先師之意而不盡同其說者然恐未然也夫知以事
為體事以知為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
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後為全功後世
以格物為功者既入於揣摩義襲而不知有致知之
以致知為功者又近於圖覺其空而不知有格物

之知及其宛轉湊補斐然成章愈習愈熟去道愈遠
矣故格物致知之學既不失於揣摩而亦不墮於空
虛此先師所以發千聖之秘者也而尊意則稍異矣
雖反復究竟自以為說異而意同無乃意有所主可
以推而同之而非必自然契合也耶惟濯去舊意姑
無自信以為同也姑自疑以為或未能無異也則千
聖之秘昭然矣執事力行卓識非其所及而某必竭
其愚若無所讓焉者望執事為吾黨宗盟不敢自外
姑聽其小異而遂已也東廓念菴諸兄望傳示相與
裁訂見教幸甚

歐陽堯美集

卷之四

六

答萬安徐司訓

頃聞諸生亟稱盛德殊切企慕茲承遠使長箋拳拳
問學謂學者學為人而已矣切要切要又書中反覆
推說復之為務口耳談說之為戒與世之空言無實
者大淵懸絕敬服敬服但謂六經四書皆為人之法
度學為人者按其述而學之却恐未及深考六經論
學宗趣未盡古人為學之道此則僕之所願聞教者
也大堯舜精一於人心道心大學定靜安慮以止至
善中庸戒懼謹獨以致中和至善得中和致則大本
立道行此古人近裏切已道更不離之學而

之弗能辨之弗明則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不能自
已者不知執事所謂學爲人者其亦若此也乎則不
當徒按其迹而已也卽如來教謂論語中弟子入則
孝一章甚明甚近只一二時講之便了而未有能盡
行之者又謂孝第中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
面之類易知易行而未有能盡行之者矣夫甚明甚
近易知易行又孩提之所固有而卒未之能行亦可
以深思其故矣此豈非少艾妻子種種外慕有以奪
其根心之愛耶夫人子非深愛根心則於溫清定省
之類雖一一擬古迹而行之猶未足言孝而况外慕
既奪其心則雖欲擬迹古人必不可得譬之風寒痰
濕戕賊元氣筋節痠痺支體本強則揖讓拜起周旋
進退雖欲學無病之人勢不能矣故道有本學有源
古人踐履之爲養性以達道根心而生色其親師取
友如病就醫審問明辨如飢求食如渴求飲彼誠有
不能自己者而故堯舜君臣之間都俞吁咷自相師
資如恐不逮孔子憂學之不講喜起予之益發憤忘
食不知老之將至子路顏淵親老家貧從師於患難
之中幾遭死亡而不舍此非用力於仁既竭吾才真
孔道之無窮真知己之不足者未易以矯強爲此也

凡來教中僕所疑而欲請者尚多第以踐履二字世
所常言然往往未究其義未盡其道且又來教中所
奉者故卽此奉問以爲與古人所謂踐履者何如
夫爲學如樹藝知田之所在種之所宜然後耕播皆
有實物培植灌溉皆爲實事日事耕播灌溉而田與
種之不辨雖與談禾說稻者不同亦無益於得食然
未有真事耕播而田與種之不辨者田與種之不辨
則亦意在耕播而未嘗真事耕播終亦無所耕播而
已矣意所欲盡言不能宣尚需面承得遂傾竭惟高
明亮之

答應做菴

承手書教以學問之道幸甚幸甚且復拳拳以不得
相與講明爲憾鄙心更切也謹略具請教惟高明裁
焉來教謂陽明公道學自修之功未嘗有缺又謂孔
子教顏子以博文約禮其他如問仁問孝之類皆因
材而篤未嘗輒語以高遠之事誠然至謂陽明公教
人略下學而語上達及門之士能者從之然不能者
則多矣此殆承傳之誤未盡公立教之旨也公之教
本之大學其言曰學莫要於致知知也者已所獨知
誠不可掩不慮而知者也應物處事慎其獨而毋敢

自欺格物以致之也至於事事物物能循其知而自慊焉則物格知致而意誠矣小人見君子而厭然若人之見其肺肝其獨知之明誠中形外至微而顯者由此而慎乎其獨改不善而遷於善則亦可以爲君子蓋古之所謂下學者如此而陽明述之雖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亦可使與能焉執事乃病其略下學語上達而及門之士有能與不能殆徂於後世以心學爲上達而專謂讀書考古者爲下學歟審若是則凡所謂道學自修博文約禮或未盡先聖之旨矣敢并述所聞以請夫學者學其所未能修者修其

陸學集

卷之四

七

所已學良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人皆有之不學而能之也欲動私勝而後有所未能故學焉以求能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處事應物慎其獨知而不自欺者學之功也讀書考古則所以問辨其所學而亦博學之一事問生於有所不知辨生於有所不明有時乎爲之學則無時無事而不習焉者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燦然有文者也於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已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禮者學禮於文文不可

陸學集

卷之四

七

窮也故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謂先博文而後約禮孔子無是言也謂通古今達事變爲博文尊所聞行所知爲約禮謂格物致知爲博文克已復禮爲約禮孔子無是言也皆後儒以己意附益之也今之學者習於附益之說牽聖訓以就之者不少矣其爲教謂必求文字索講論以明其知而後慎獨知以誠其意若秋然有條然獨知無間可息不可得而後也文字講論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慎獨之所在不可得而二也其流以知識爲良知知識其廣而良知之蔽日深以詞說先踐履踐履日表而詞說之文日盛執事所謂兢華忘實者亦嘗深察其端識其重而反之乎來教又謂宜使人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庶幾士有實用而淳厚之治可復嗟乎執事及此言也斯民之幸也然自三代而下亦居可觀矣要之格物致知之道不明而浸淫以至於今先講說以廣知識漢人之蔽也而今則以爲聖學之宗務踐履以克良知孔孟之教也而今則以爲近日之特倡二者孰實孰虛孰淳孰漓宜若黑白之易辨者其在高明當既有定見矣惟無惜諄諄誨誨之祝

答問啓明

使至得書知抵家及入陝消息爲慰承論客况頗足
願靜淵默中覺有春意遇事叢遽亦順應得去不至
動意念今益決志守師訓以此學時時覺照更有滋
味不識此意流通既久便可語廓然大公便可語良
知否又云關中無可語此者間與儒學師生一論意
頗懇切思欲鼓舞數人以共此學然亦不過唯唯未
見其出而辨論者及覆披誦知別後進學不懈內以
成已外以成物使朋輩皆能若是善人不浸多乎幸
甚幸甚其間功夫有當商量者輒因來論及之良知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五

未嘗不靜然不可專求順靜凡感應酬酢紛紜軫輻
良知昭然不動於邪妄莫非靜也淵默中固有恬愉
春意然七情感發喜怒哀懼各有所當得其當良知
之所自慊莫非春意也順應固不至大動意念然事
有當熟思審處者雖至於困心衡慮夜以繼日亦良
知所不容已非自私而用智莫非順應也要之良知
一念覺照卽一念大公順應念念覺照卽時時大公
順應在志之決與不決何如耳啓明既決志則其深
造自得安居資深非難矣良知人所同有孩提之童
皆知愛敬見孺子入井皆知怵惕後長皆知徐行喟

蹠之食乞人猶知不屑放僻邪侈者見君子猶知慚
悔相師以及階及席卽墜子爲之無以異於聖人凡
告人而唯唯無辨安知非至易至近之道有以感其
同然之心也耶然亦有蔽於舊習之久而茫然不知
所謂如醉迷強奔忘返其家雖告之諄諄而聽之藐
藐者惟先覺者真誠惻怛誨語不倦旣其醒然以悟
則問途求導自有所不容已而精神之所風動日遠
將不但師生數人而已卽如來書所謂省刑薄賦與
民休息荒餒作急處賑番夷內寇常費議處未敢安
枕而卧卽此是良知怵惕惻隱敬事好謀之念循此
知而充之實爲其事卽片格物致知之學與有司事
此卽是與有司共學與將校事此卽是與將校共學
推而達之將無不可與語此者矣承啓明遠問不覺
縷縷然心之惓惓猶有非言語所能盡者惟啓明亮
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五

襲承差遠當附答來教茲領華翰知尚未達同儕中
好學篤信如啓明者誠不易得每一接書輒用增快
來書云立志向學期以此生志乃作聖根本孔子由
立以至於不踰只是志到極真純處顏子欲罷不能

亦是志不能孔子稱顏子未見其止亦是志不能止
惟益厲此志日加精專如三軍不可奪帥即學問思
辨種種功夫此日有不容已者矣風便不惜時示新
得幸甚地方饑饉想發賑之後民瘼漸蘇衄血之病
多因過勞惟少加節息是祝僕去秋偶患胃痛兩旬
始安承遠念輒此附謝

三

承示賑濟及墩堡諸議委曲詳明救時急務經國遠
猷為之有序成之以漸足徵明德新民之實學幸甚
慰甚君子隨其所居之位事物物循其是非之知

歐陽野史文集

卷之四

三

毋自欺而求自慊所是必為所非必不為果斷縝密
無所不盡故物格而知至此知是心之明德是天理
之昭明靈覺處知常不欺即是天理常流行知致於
事事物物以達之天下即是明德明於天下啓明謂
日用動靜先明諸心以致良知本體務使念念覺照
天理流行既得之矣又謂有未能豁然處還須指點
方得通快無乃自生疑貳自作滯礙乎凡人心疑貳
滯礙未能自快皆未免功利之私牽制顧慮雖與顯
顯自欺者不同然亦未得為無自欺也啓明於此更
加斬截當無不豁然者矣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伊川

先生此語意亦未瑩明道先生謂明得盡渣滓便渾
化却與天地同體然則不力行者豈得謂明諸心乎
啓明引用此語意思何如毫釐千里亦不可不察也
心之精微言莫能宣加以筭及之餘語無倫次萬萬
心照白崖道長僅出此商之

答陸主政子翼

昨者竟日淹留然鄙懷尚未盡也格物致知是吾人
日用間身心上著實踐履功夫心必有意意必有知
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感應酢酢若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之類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知也者自知之

歐陽野史文集

卷之四

三

明視聽言動之非喜怒哀樂之不中節一切善與
不善誠密察而不自欺則莫不知之所謂物之則也
格如格其非心之格是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凡感應
酢酢察其自知之不可欺者物物格之視聽言動去
非禮以復於禮喜怒哀樂去過不及以中其節一切
事為必不肯掩不善而著善使吾自知之明常自快
足極乎其至而無有厭然不滿之處於身如此是謂
修身於事親從兄宜其家人如此便是齊家於事上
臨民錢穀甲兵用人立政莫不如此便是治國平天
下吾人舍此一段工夫更無安身立命處然非真有

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亦只是空談子翼明敏特達僕
所望於子翼者不但爲一代名世偉人然名世偉人
事業亦不能舍此格物致知別有著力處也先師大
學古本提掇此事頗明今往一冊觀之請於日用間
切已體驗必有所得亦必有所疑更能迂程過我信
宿而別則後會雖未可期亦庶幾不負子翼拳拳之
愛矣

答王新甫督學

王節推來領手書講義及祭陽明先師文知別後新
功精進且啓迪諸生大有發明夫如是德安得而不
隆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五

日樂業安得而不日廣也喜幸之餘聊因來書所及
少效區區以助進修來書謂官不得暇未能以心照
事纔煩輒有靜想靜想既生惡外之心益甚病痛自
覺然終不能強大自覺則不待強不能強則覺未必
真切也蓋猶是厭煩想靜之心覺厭煩想靜之病譬
之夢中輕醒與寤後尚有聞耳夫厭煩始起於以心
照事乎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
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以心照
事則未免有內外動靜之分必以爲非靜則不能照
非暇則不能靜事煩則不得暇而愛憎取舍轉相

尋爲病矣夫官不可以求暇也民未遂其生與未復
其良心何啻水火之焚溺治民者將以救焚拯溺也
爲得厭煩厭煩求靜得非救焚拯溺之心有所未切
乎新甫誠體察此心之或未切與以心照事或未能
無內外動靜之分於此得力則厭煩想靜之病自當
釋然無有自覺而不能強矣來書謂此心本體原自
與天地上下同流一着念起旋爲障礙而本來分量
有未能盡誠然誠然心之良知本自真誠惻怛於親
本自能親於民本自能仁於物本自能愛此真誠惻
怛周流於親親仁民愛物之中而變動不居皆其本

隆陽明先生集

卷之四

五

體之自然而不容一毫意必著於其間真如天地之
覆載而與之同流稍着意必便不能周流變通而克
塞天地矣所謂上下同流而着念旋生障礙者如此
近時朋友乃欲於自心體認個上下同流體段而應
用隨作應語隨答任運騰騰無作無住以是爲見本
體爲無障礙恐駸駸流入玄虛濇蕩此固非新甫所
云然亦不可不知此蔽也來書謂孔孟所謂致知所
謂盡心工夫只是去私如磨出鏡之本體則萬物靡
不停當此是合下自得自悟決非湊泊襲取如是下
手則本體原自高明廣大功夫亦自切實此論極精

當然須知得良知是個真誠惻怛溫恭退讓的心五
倫百行皆此一念故致者致此盡者盡此而所謂自
得自悟高明廣大者原無毫髮不切實也來書謂後
進其聰明但卑弱不敢承當病深入骨髓近聚百
餘人於省下教之必拔去其根方有可進凡不可承
當者必以為高遠不可幾及故耳夫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語人以堯舜孔子
或不敢當若語人以愛親敬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又何不敢當之有故夫子循循善誘而善教則無棄
人新甫念之來書謂誠未能動任性往往桷鑿甚至
有已行而思之久而自慚者足見體察之密夫性無
不善故其發無不惻隱無不恭敬所謂良知者也念
念任其良知而無不致則愛人而人恒愛敬人而人
恒敬故凡抵牾桷鑿者或未嘗念念致其良知者也
誠念念致其良知又焉有已行而後思既久而後慚
乎此可以知未能動物之故矣講義有寫自心所見
於學者極有益有篇聲色之非禮自外來此殆亦
相沿之誤蓋孔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者乃視聽之非
禮已之私也如聽法語而弗從弗改聽異言而弗悅
弗繹即是已私即是聽不由禮視之非禮亦如此類

勿者勿此非在外也他篇亦有欲論者且未能一
姑俟後便新除殊出意外辭疏發已月餘倘更有嚴
命則服闋後戒行遂不敢緩相見未期凡可益我者
寄書示知幸甚幸甚

答朱鎮山督學

鎮山以作人為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鼓舞之者
何如此世道治忽生民休戚所關故僕嘗謂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者其本在於督學鎮山諒亦謂然
也官各有體末世歸以世情而自信以為達道惟世
情絲毫不染則本體自見矣倘因便見示作新之方

幸甚

答楊汝容

抵家凡兩承手翰知貴恙已平甚慰第念別久不得
一會耳世路難處自古已然孔孟所以處難處之時
者禮行遜出甚有委曲然以義為質信以成之蓋利
害毀譽不入其心則本心自有妙用雖至於舍生取
義非斯於立名至於安身存位非期於為利故未嘗
違心以從人亦未嘗拂人以從己毫釐善利之間更
願體察精一有以往復甚幸所論時事足徵留心自
此將有不能委者幸珍重商之

答王武陽

得書知近况爲慰且聞彼中士友向學者衆雖大邦自宜有此亦吾兄有以感之也近日東廓晴川諸公枉會南明小館留十餘日兩邑士友聚者數十人卓然者不少反復講習甚受麗澤之益昨有患私意不能消盡者僕告之曰志不真則放逸而爲私意志真則不放逸私意無由生矣其友乃自叙立志未嘗不真卽今親師取友與凡應事接物莫不專心致志而放逸竟不能無宜別有消除之方則喻之曰今人行康莊坦途固未嘗不專心致志然而行歟不險徑者則心又加嚴矣若夫羊腸鳥道左右深淵全生殞命係於慎肆之間則其專心致志比之歟不險徑者已自不同回視康莊坦途則幾於無所用心者矣今諸君亦嘗以心之存亡爲軀命死生乎則其專心致志恐未必如行羊腸鳥道者之戒嚴而凡所以放其心者間隙未嘗窒塞其與所謂無以尚不可奪者相去何如恐未得遂謂之志真聖人言戒懼毋自欺言見賓承祭臨深履薄已是進修要訣外此別無方法可設也其友曰心體平易如此却似意必則告之曰君子必誠其意必慎其獨亦是意必乎以此爲意必邪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元

恐以急緩縱弛爲平易則終於放逸而已矣時諸友皆惕然有省今耶在會中告行輒書奉聞或可爲彼中切磋之助也諸友向學得力者爲誰便中幸示知馬獅山兄朱損巖年兄見聞幸致萬一意

答周以介

頃承枉顧以迫歲除不能久留鄙心殊未盡也來書謂主宰流行真念起念心意志氣本是一物而二視之日用變化似不相合夫性一而已惡得有二然危者爲人心微者爲道心危微之幾如水湧爲波波平爲水間不容髮則亦不可以其本一而不精察其所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三

以二者而致之一也吾黨爲學須要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就身心感應處物物格之德忿窒慾改過遷善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而求至於自慊然後能止於至善後進喜脫略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或粗有志而撓以意氣認爲真志志旣不實則其以妄念爲真乃是自迷自悞恐未如來書所謂異端啓之也

答湯繼寅

陶新岑鄒東廓相過亟稱愛民之政知繼寅之所以獲於上下者如此今人動稱作縣之難殊以爲苦然

古聖兢業克艱何敢以易心乘之而未見其苦者何也蓋其所以不敢易者精密於人心道心之幾知好生之德有未易盡而功利在所不計乃今之所以難者則皆功利之私而於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或忽而不察是古人難今人之所易而今人易古人之所難也僕於繼寅蓋不徒以今之能更循吏相望輒效此致愛助之忱

答項甌東

頃者陶新岑遣使以尊教至立候占復既卒附短狀矣所示地方事宜皆切民隱私錄警發尤多第二

歐陽堯美集

卷之四

三

修謂能知能行方是學又歷舉諸書如學於古訓之類皆兼知行如學問思辨好學近智之類皆單主讀書屬知而言鄙心切有未安者夫學何爲者也人性本善故其知本良自親長之愛敬以達之天下皆良知本然之用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必學焉以求能學焉以求能者去其蔽以復其良知之本能者也故學者學其所不能必無時無處無事不用其力其用至博而學之弗能則弗措焉學而有所不知則問問而不得於心則思思而不明則辨誦詩讀書者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者問辨於今人篤行

則學問思辨而不已焉者也問辨者學之一事讀書者又問辨之一事而曰學問思辨單主讀書竊所未安者此也孔子稱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又曰知及之仁守之而其論智則曰不惑其論惑則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論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然則無纖毫忿惑惑乎其心而後可以言智必不以纖毫忿惑惑其心而後可謂好學而後爲知之功讀書則就正之事問辨之謂也力行則學之不已篤行之謂也仁則智之不息及則守之之謂也知及而仁不能守則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必得之而後可以言及矣夫道豈有未行而能得者未有所得則亦安所守也則孔門之所謂知行所謂知仁斷可識矣而專以讀書爲好學近智竊所未安者此也學古訓之說始於傳說昔者高宗恐德弗類恭默思道蓋師事甘盤既知修道修德之學知思道之功受師友之益矣其命說曰納誨輔德曰爾訓朕志予邁乃訓蓋以甘盤望說也故說稱學於古訓以對訓志邁訓之命若曰維古有訓匪說能訓蓋不敢以甘盤自居云耳然必如古人之訓而學焉自修其道自修其

歐陽堯美集

卷之四

三

德孫志時敏終始典於是而巳然後道積厥躬德
修罔覺故曰古訓是式則說之所謂學古訓者然也
與孔子學詩學禮學易之說一也夫學詩則可以言
是故必有興也學禮則可以立是故必有立也學易
則可以無大過是故必居而安乎易之序也不然則
三百之詩不達於政不能專對蓋知誦而不知學雖
多而無益如此則古之所謂讀書亦不輕矣而後之
所謂讀書則通其詁文識其意義而已矣以是爲知
不亦輕乎於是以存心讀書分先後內外而不知其
非二也不知其非二則將二之二之則失其道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矣夫存心猶之乎養生讀書猶之乎
飲食也養生飲食果可二乎果有先後內外乎飲食
以養生或失其道毋寧反以喪生乎此不可不察也
道學自修博學反約諸說及吾兄何時答李三洲格
物之說僕皆欲別有所請而使人行迫不能一一又
答三洲書檢尋未得更煩寫示一通幸甚幸甚蓋僕
所欲請者皆身心功夫幾微之辨而非徒文義訓詁
之末正吾輩講習麗澤之道也千萬垂教錄中所載
敝縣楊東里公女必嫁解公編置之男本無此事不
知兄何所聞又王忠肅公卒於成化丁亥未嘗爲弘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三

答湯懋昭

頃當路諸公過我亟稱懋昭政事有條而尤切望其
有終苦塊中聞之亦爲解顏蓋古人之論齊家曰宜
兄宜弟論治國亦曰宜民宜人其論人情曰虐我則
仇其論虐則曰剛而無虐曰善戲謔而不爲虐然則
必以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道必
不過用其剛雖辭色之間如戲謔之可以傷人者亦
在所必察然後爲能無虐此僕所學焉而未能願與
懋昭共勉之也往時貴同年諸君問僕以爲政寬嚴
之宜僕舉成王之誥君陳者告之其曰狃于姦宄敗
常亂俗者不宥則未狃與未至於敗亂者猶在所可
宥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則不容不足以言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三

德而不忍不足以濟事故辟宥必求厥中而作威以制必在所戒此寬嚴之宜也諸君徃徃以爲然今所愛助於懋昭者固不能有以易此懋昭其亦亮之乎

答孫宗禹

來書謂終日百爲此心少有蔽翳便有可悔真覺志學之密不可以造次鎮沛或離又謂毀譽一念尤爲大病聲名其實輒不免於動心此皆近裡著已實語但不知宗禹所謂志是何等志志既辨則學無蔽病所覺自別蓋古人之志欲明其明德於天下明其明

德於天下者欲發揮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德於天下

也故隨時隨處隨事無非學盡其親親仁民直誠惻

意間之仰中心耿耿真如塵沙之翳目如楔石之蔽

寒口鼻必去之而後爲快蓋終日兢兢業業臨深履薄者以本心之存亡爲生死惟恐私意微動卽陷溺以死而不復可救也故凡毀譽之來皆益以感動其心曰是告我以過而導我於善者川益省其所未至而不放足乎其所已能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學正已而不求諸人者如此諒宗禹旣已昭徹懇到聊因

問及述所嘗與諸友切磋者云爾

答毛伯祥沈惟順

二君書中謂斯道聖凡無所加損而愚夫愚婦可以與能謂處身勵行當磊落軒豁皆慨然自任甚幸甚懋人之身心自朝至暮視聽言動之感應喜怒哀惡之醇醪或作或止無非事物然念有善不善故事物有格不格而獨知昭然不可欺也君子身心之學於凡事事物物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做得恰好到極處以自慊於其獨知方是格物致知方是誠意如此則事上使民錢穀訟獄無非實

學而二君慨然之志始不孤矣

三

三

答鄭元健

業者榮上未幾聞爲政尚嚴頗有病之者僕以爲豐城之縱弛久矣非加之絕檢雖有惠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爲嚴之過至如信賞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想元健固有得乎此也比聞上下交孚知政體必久而後定化理必恒而後成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聖人不我欺也凡百惟敬慎齒之以永終譽區區之祝

答陳履旋

來書謂應酬過多輒自厭煩既覺不免降心順俗食
覺不靜是盖有意求靜故厭應酬之多厭之而不能
去故降心以應而靜意未嘗忘也故愈覺不靜周子
云無欲故靜今有意求靜欲也厭煩又欲也勉強順
俗又欲也心惡得而靜哉又云不知未感之前還須
用功抑仍在事上磨練使之慣熟以至自無煩惱而
後已如此則是別有無事之時而所謂事上磨練者
只作得半截功夫非大學格物致知宗旨也夫身必
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
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
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
感之前又焉有還須用功之疑耶夫格物致知者就
身心意知感應之事精一於有過無過善與不善之
幾無過則已知過則改無不善則已知善則遷於以
自慊其獨知而未嘗有意必固我於其間夫改過遷
善以慊其獨知則物格而知至未嘗有意必固我於
其間則意誠心正而身修此古人孳孳爲善必有事
焉之功也故雖紛紜勞擾而不以爲苦雖淵默澄靜
而不以爲樂盖此心之知無間於紛紜勞擾與淵默

陸南野集

卷之四

三

澄靜不可得而厭不可得而貪故惟日孳孳斃而後
已不容以意之所便爲取舍也承問學拳切軼述鄙
見以復

答馮州守

來書云心齋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此其不由
文字而頓悟者有天資之高則然其次聞見亦不
可無某以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聞見
之知卽所以致天德之知

陸南野集

卷之四

三

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猶聰明
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莫非聰明之用心齋傳習師
訓必不至專以天德爲知而惡聞見專以天德爲知
而惡聞見是以聰明爲聰明而惡視聽矣吾又謂
天資高者可無聞見而其次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聰
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次則不可無視聽矣夫良知
者見聞之良知見聞者良知之見聞致其良知之見
聞故非良知勿視非良知勿聽而一毫不以自蔽致
其見聞之良知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而一毫不以
自欺是致知不能離却聞見以良知聞見本不可得
而二也然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則以聞見爲主
而意在多識是二之矣二之則非良知第一義盖已

著在聞見落在第二義而爲知之次矣今謂天德之知與聞見之知初無二理謂聞見之知卽所以致天德之知是知其本無二然於所謂第二義者或未深察而語意之間猶有彼此則於所謂本無二者亦未免察焉不精至謂天資高者頓悟不由聞見其次必由聞見則已居然二之而究其實則有大不然者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耻蹣跼皆不由學慮而自知豈皆天資高者耶伏羲至聖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萬物之情耶先師云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吾契但於居處執事與人之際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三

視聽言動之間念念慎其獨知無自欺而求自慊則良知一以貫之有不假言說而自明者矣

來書云諸生讀書作文不可謂之非學不可謂之非良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故皆以格物致知爲本而隨其位分各有其物物者事也讀書作文者諸生之事猶知人安民爲天子之事耕田鑿井爲農夫之事制器通貨爲工商之事洒掃應對爲弟子之事皆其意之所用者而意有善不善故事有正不正惟慎其獨知而格之必盡其本然之善而正其不

正以歸於正幾微之間一毫不以自欺則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而况於讀書作文苟自欺其獨知不盡其本然之善則雖一匡天下民受其賜猶不得謂之仁義不得謂之學而况若今之讀書作文以功利爲心者乎明道寫字時其敬曰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其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及上蔡舉史書成誦又戒之曰玩物喪志吾契試以此二事令諸生於自心精察如何謂之學謂之喪志則讀書作文便可到聖人事矣

良知解云陽明不宗於堯舜而宗乎孟子蓋以孟子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早

子歿而聖人之道不傳故從孟子說起以明聖人之道又云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此知行合一之說言良知而良能在其中矣

陽明先師本大學格物致知爲教因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貌象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却大學本旨故爲之說曰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獨知之知孟子所謂良知是也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哀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必循其本然之則至於其

極以自嫌於其知如書言格其非心之格是也蓋先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而引孟子以正後世之誤近時乃又有不及良能之疑又失却先師言良知之旨矣舉良知則良能固在其中然非別有所謂良能而故以良知該括之也能者知覺之運動知者運動之知覺舉良能則良知亦在其中如孟子言降才爾殊不盡其才則又言能而不及知蓋身心工夫一真俱真一得俱得若不於功夫上求實際而於文義上求分曉則將有無窮可疑而辨之雖明亦無分毫于已者矣近日學者固已皆知有知行合一之說然皆未

次陽理學集

卷之四

學

常用知行合一之功故精一之旨終亦未明夫人惟一心心惟一念一念之中明覺精察之謂知真切懇到之謂行知不能真切懇到是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即是病即不得謂之知行不能明覺精察是行而不行知行而不知即是病即不得謂之行故心之知行本一而人之不能一者失其本心者也故學之道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然後為道心精一之功讀書如此即是讀書知行合一應事接人如此即是應事接人知行合一蓋心體本如此學亦如此非若後世以讀書考古為知應事接物為行判然二事而

欲合之一也惟慎其獨知念念毋自欺而恒自嫌則知行無不合一者矣

同志約中云靜中觀良知本體如何驗諸天理動處果從良知發見便是自然天理有物有則至易至簡若有造作安排則是自私用智支離駁雜非良知也

良知即是獨知獨知非閒居獨處之謂也靜亦此知動亦此知雖稠人廣眾中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紛交錯應而此知之明是是非非毫髮不能自欺即是獨知此是良知本體從慎獨不自欺處發用即是良

次陽理學集

卷之四

學

知發用即是天理物則雖至於勉強困衡亦不為造作安排若專於靜中觀察本體又於天理動處驗其果為良知與造作安排與否却恐認虛靜為良知以動念為天理以不費心力為無所造作此或語意未瑩然亦或良知有未徹處幸更察之

答沈思畏

來書謂區區常言格物之功不問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夷人之難處易處皆可以用其力是真實不誑語足見思畏體驗所得然必立心之始不見有所謂順逆難易可以取舍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

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然後爲能與於此苟分別種種順逆種種險夷種種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而主宰不亂精神亦凝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况遇逆且難支吾牽強意興沮撓尚何格物之可言乎譬如惡筭穿地不務去其竹根則堅實之土雖筭不能穿不得謂之無筭而虛疎之土必且茁然有萌顧以磚石軋之尚得謂之能去竹筭使不穿地者哉來書欲脫泥淖以就清冷此是順逆難易之心分別去取此意熾然則

歐陽聖集

卷五

星一

思畏以意會之可也

二

未嘗檢察病痛精切足知進學不懈知病是藥但不得輕放過卽此是毋自欺矣所云潔身尚志有所不能隨世逐塵有所不忍而取譬籠鳥左羈右絆不得振羽雲霄凡此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丁卒歸於隨逐而已矣不若兩忘之亦不必羨慕高潔亦不必卑鄙塵俗只不欺獨知是是非非處直而行之卽身未嘗不潔而世亦未嘗不諧矣

三

來書推究立心之始受病之原與功夫未能真切之實此正思畏虛心體察不自滿足故能自覺自脩如

歐陽聖集

卷四

星一

此學者大病只緣自是故有病而不覺故進修不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是顏子已復後自覺功夫然未復者復以爲基謚以爲柄亦未有不自觉而能復能謙以進於不遠之復者也思畏既覺吾是以知其必日進矣時勢之難僕已知之惟是至誠動物無意必固我尚未能如來書所期者然亦安敢不自勉以副思畏之惓惓也聞有論劾之疏而部中不以爲然此間只見報略未見疏草之詳便中尚幸寄示此亦來論所謂時勢之難者矣瓜期想不遠相見可跂俟諸邊面旣

答王汝學

別久渴思一會去夏得榮擢之報甚以為幸而叨轉北來又甚悵然成已成物原是一事學於已者不厭即是不倦之誨故孔子云無行不與良知後此完具欺嫌之幾人所易知易能精專在我則人自應之將有不言而信者此謂以身教者從也聞與三溪諸君常尋鷄鳴之會茲幸渠復南朝夕切磋於此當深造而自得之矣迫除多冗聊此布謝

答翁東崖

襄邊園孔棘恃公為長城豐功慶譽簡在帝心嘗

歐陽野集

卷之四

聖

叩之當塗稽之輿論無不敬公者坦懷展布罔失法度天休將自至近事無足介介也所論莊生齊物要亦近吾儒見大心泰之旨惟其縱恣脫略不知致知格物之實故未免於有蔽而後之用其說者或生于憤激而假以自寬或取諸見解而非其自得故亦未足以窺莊生之至如公學有本源功有實地見大心參于已取之齊物未足論也使還草草布復佇俟來教

寄張浮峰

僕往歲家食則浮峰在諫垣此出山而浮峰正分守

改邦南北相避如此嘉會信難諧耶但有悵望南都按去春翰教謂數年涉事對境覺意見想像毫髮不得力上用酬酢只是是非非兩端感應無窮自知自覺自省自改極是有截極有精微所患只恐欲不能割纖微苟安俄頃變換平直之中便多窒礙乃假玄虛粉飾暗昧日進退于意見之中積歲累時總無日新之益此其病甚于自畫者矣誠然誠然僕以為欲不能割更別無可解說只是志不果確志確則止止則感應酬酢湛然虛靈寂無所動於世間種種色色澹泊無味不見可欲又焉有欲不能割者近時有謂見本體則欲自消但不知見本體之功如何作用又有謂有所作用即非本體者此語雖未為無見第恐法無可入誤已誤人不淺也浮峰倘得其意幸有以教我

答柯雙華

別來忽十五年殊用飢渴展翰如面為一浣矣宦轍所至得友知執事學日益進何時一遂傾竭耶學無頓漸慎獨為要根無上下善友為良而遭變故罹排置正辦于困之時然非復以自知鮮有不欺其獨者龍平定見定力猶云收之葉榆無亦昔人五十而知

昨非進學不已之心耶願示我新得幸甚幸甚外疏知有所感既反復籌之可以勿行當路果不相信即疏行亦無益徒增猜忌而已如已稍釋則先舉反動人心而部中又添一疑不若泯其迹而以無心處之君子行法俟命之道固如此也千萬珍重

答雷古和

聯達兩月無任悵念忽奉手書恍如面即書中所稱天地逆旅升沉浮陰榮名委脫好毀幻劫而人以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者此心而已此古和超然之見非世俗所可企及者也夫人未有不見其

卷之四

四

四

人而可與其學未有不贊致其知而能立乎其大者心之良知本自虛靈本自高明廣大不自欺而常自謙則虛靈之用克周而不窮故於其身也見善如不又見不善如探湯而未嘗有所激作也其於人也尊貴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而未嘗有所忿嫉也其於得喪毀譽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不能爲碍若鳥首之過耳別擇分明而未嘗有所留滯也其撫世酬物是是非非隱微之幾莫見莫顯如權衡之推移而輕重各得其平也古和於此庶幾近之矣劉元城所

評停之說殆亦有見於虛靈之用如權衡之於輕

言者然而未易言也故學莫大於無欲聲色貨利常情之所溺而志士所不屑然志士之志直欲行高一世名垂不朽則亦未免於意必之累而激作忿嫉交關於中亦足以汨其虛靈之用以古和之高明世俗嗜好自不足以干之然而志士意必之累則亦不可不察也庠士談經之暇有可以助我者無惜遠示庶因之效其一得以相切磋耳

答劉華峰

一別甚久張翰教如對面談浣慰可知漸脩頓悟理本無二而悟非可以曉解言也譬如人在夢中諸景

卷之四

四

四

見前紛紜雜擾既覺即景相盡滅湛然澄寂如是而後可以言悟徒事曉解未有不涉於想像者矣簿書期會卽此是學古人立斯立而道斯行亦不外乎法制禁令之間故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顧恐道心未能精一則無往而非俗矣來書脫去時俗效法道化之說亦恐外俗以求道未得爲一貫之學也海門上地冊沒人民迯移生養撫輯正賢者別利器于盤錯之秋其要在愛民之心真切懇到而已來書文法拘繫亦恐是此心未能真切懇到之故今人誠于求名誠于趨利者雖有文法莫之能拘曾謂人民誠

切而文法又能拘繫之也相見未期輒因使還少叙區區

答顧日嚴

金陵數承切磋之益方以爲快遽尔逃隔俛仰增慨使至領教翰謂蔽習深痼明晦不常存亡互勝在執事未必有此聊以自警耳然古之人云惟聖罔念以聖人或未能無罔念則執事所云殆亦自覺其有近似而非故爲泛詞可不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歟夫見其過者知也內自訟則若兩造之求勝而不容有所掩匿覆蓋故改過必力遷善必勇慎獨致知之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四十九

功也夫良知未嘗不明也忽而不察則有時而或晦耳亦未嘗不存也舍而不操則有時而或亡耳雖有時或晦而未嘗不知其晦也察之斯復明矣雖有時或亡而未嘗不知其亡也操之斯復存矣僕以是知執事之決非明晦不常存亡互勝者也決非蔽習深痼者也殆亦以是不忘其臨深履薄之心耳當以尊教徧告諸同志庶幾各有警焉以不負執事之遠念

答章希文

別來十餘年音耗都不聞頃者小兒與令弟爲文會始知希文已入仕知濮矣然無緣一通尺牘爲耿耿

也來書謂良知於事上磨鍊頗見端緒足徵邇來切實功夫所謂磨鍊者若磨鏡鍊金去其塵垢查滓而求其明瑩精純者也人在仕途毀譽利害窮通得喪之念皆足以惑其心則凡應事接物其趨避取舍未嘗不精且明而實則良心昏雜卒以速毀召害則志之不一故也故士必有真明德親民之志而後能盡磨鍊之實此固昔日相與諄諄言之者希文今有所試矣努力自樹三軍莫奪區區之祝

答徐波石

披誦手書如奉面對所諭淑人者忘已爲先能自得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五

師則可以師天下望之厚而教之至知感知感夫人莫病於自見其善莫善於自見其不善自見其善則謂人莫能已若自見其不善則與人莫非我師然見過內訟孔子發已矣之嘆以爲能此者或鮮則豈非真志未易立而勝心之易爲蔽歟此中會友拳拳以真志勝心爲言僕誠賴諸友交警互惕相與各自見其不善而自勉焉所恨會聚不能數講習不能繼故未能大有所發耳來教謂相逢莫非友相觀莫非道僕以爲勝心除而真志立則於斯其殆庶幾雖未之能亦安敢不自力也披晤未期有懷耿耿何時台并

慰此傾渴

答貢玄略

耿生至得手書知玄略進學不懈又知連得侍龍溪之教受益不淺喜慰喜慰書中所論功夫病痛皆朴實真切非想像語足徵近功學問功夫唯當於知上理會此一點靈明即性命之理萬化之原此處不欺即種種皆真此處一欺即種種皆假還來想於此有得力矣初望玄略士儀得第後為京師聚會乃復不偶。本期珍重是祝諸同志相見間皆為道勉學

答陳明水

歐陽南野集

卷四

至

出山來不覺三春矣塵緣冗冗與日作息又復不逢臨川之便遂不及一通音問徒有馳騁耳詹生來領手教兼承惠寄大作三復無任喜慰來教謂覺妄滅妄不論遲速已與先師無照無妄宗旨尚隔幾塵此吾兄省察至密處教我多矣然既知得無妄無照之良知則覺妄滅妄亦即是無照無妄古之人知過即改知非即復從就就業業不顯亦臨中來是良知本體如此則亦常常是個就就業業不顯亦臨底良知亦即是無過無非無改無復本體功夫原無有二後之不知良知而覺妄滅妄者意見所蔽自不能不二

之耳吾兄學日益精未緣面承尚賴嗣教助我着鞭也願望願望

寄李子實

初聞子實得第既甚喜比得及第報又甚喜非為子實喜得美官也此官清閑無他責任惟有預養天德自成其才以為大受之地想子實所以自慶自許者亦如此此境難得慎勿蹉過也喜仁伯同登而趙大洲教純之王子難諸君皆為同官旦夕切磋日就月將當於此學益精益求精矣第區區之私所望削盡見角聞識直從心地上改過遷善此君子慎獨之學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至

天德王道之要也然須真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以語此今初入仕途種種意氣種種激作感憤未可便認為真志更須靜思而精察之根本既立自凡培壅灌溉之功庶有實用若但從富貴中感發意氣轉換念頭此與真志大有迳庭譬之植桂枝於棘稍其葉養慕而枯槁隨之不足恃也子實舊學既有得力此等處諒不待贅所願常以此意與諸君相砥礪彼此當日進無疆矣拳切之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書如嘉靖
多至甲寅

寄王龍溪

聞辭攸之變先師遺稿并作煨燼良可慨也洛村匡廬之期久候不至何耶昨過此佳數日期七月復來佳廬之興未已兄能不孤夙期否東廓去冬來會南明直是功夫縝密須更不離朋友中往往起發然求其真辨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未可多得譬思譬之行路吾輩直須穩步疾走作後來人引導此實切望於兄而弟亦不敢不竭力撐持也良便布此不多及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答殷時訓

得書知近况極慰所云比年以來惟知天地間止有此學一生止有此事又云不全放下終難湊泊可謂用志不分必欲纖塵淨盡一疵不存者矣甚善甚善又云世間一切無益可省之務盡欲屏指而矯枉之過漸成迂陋此則有可論者夫一切世務知其無益而可省者則省之誠是也此正格物致知之學不得謂之矯枉若以矯爲心則於事物之應雖有益而不可省者將爲矯之一念所蔽或一槩屏而不自覺感

覺其過而又不肯勇改此則於物爲不格於知爲不致未免有喜靜厭動之偏矣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非他也良知是是非非其則不遠不待睨而視之彼者也事事物物循是非本然之則而處之必得其正爲之必用其極則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出處進退皆有實而不容以任意爲之此僕所願與朋輩共勉焉而不舍者因便附致區區幸與諸同志商訂如何便中還示知之

答梅純甫

純甫外補後選部傳來一二誹謗僕爲之愕然多言爲躁而簡默則又以爲厚貌雷同爲比而謬謬則又以爲好高士大夫誠難於今之世乎然在吾黨聞謗則喜正可因之爲切已受益之地想純甫亦真能如此矣來書謂民風士習朝夕疚心知風之自內省不疚則化民有出於聲色之外者矣純甫乃歛然自謂師正無本僅惟守法信度節用愛人與斯民享和平之福安靜之休夫守法信度節用愛人必小心翼翼而後能與斯民和平安靜非自致其喜怒哀樂之中和不足以及此此正格物致知之實學而純甫猶謂之無本然則外此而別有所謂本耶道不可湏臾離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二

學不可須臾離龍溪諸兄諒相與切磋不懈萬自愛

答陳督學

比聞銳意興學士子翕然向風得書知創建書院選士而教之誠可謂拳拳於此矣近時士大夫雖名為有志於學者未免藏頭改面不肯直下承當其稱名借號以爲但當潛脩默進不必立此名色不知裏許盡是媚世趨避私意果何所脩而亦何所進也故僕嘗謂爲小人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小人爲君子而有忌憚則不能爲真君子如來書所云可謂直行不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三

忌者矣近日王新甫督學廣西其邁往亦如此誠得督學如二君者十數輩又何患此學之不明善人之不多也科舉仕宦猶之舟棹將以載濟人之物而布之四方者故舉業之學脩之於身則濟人之體立達之於政則濟人之用行顧恐學之者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耳如即舉業之物循其獨知而格之必蘊之爲德行而發之爲文辭必以行吾之志而非以爲榮身肥家之計則亦所謂洒掃應對便可到聖人周程復生其道必不易此由此而推之凡爲書期會稅歛刑罰亦莫非格物致知之功蓋

善惡邪正不必應物其要只在定志志邪而物邪志正而物正矣凡此諒已曉然明析啓迪諸士之餘因以自考幸甚幸甚

答沈思畏侍御

傳習錄得廣布之甚幸序文發揮明白且平正通達非苟作者矣朋友中欲易投戈二字亦知思畏本諸操戈而反用之不易亦無害第以其疑於投戈息馬之云未刷者得易之尤善也所論日每悠悠亦若無大惡者然德不神明則知齋戒功夫尚未能耳誠然誠然夫警惕是良知悠悠即非良知非良知即是昏昧昏昧即是惡今既云悠悠矣豈得謂無大惡耶又云費盡氣力病痛愈多却不如侍師側時雖若不甚費力意思反覺妥帖此似是厭困勉而樂順易以能無病爲心體而不以能覺多病爲功夫即是一念亦是悠悠縱令時時妥帖未必真洒然無累之本心也然費力亦是病蓋古之欲明其明德者其志意誠切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雖用力困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皆心之所自慊未嘗費力故凡費力撐支只是此志未能誠切之故費力撐支其病小所以費力由未能誠切其病大最宜精察也書末所云當時傳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四

聞之快或亦疑似億度之詞耳然其人亦云失不在
思思但鄙意却恐思畏自反無失未免少動故以消
除客氣致無虞之微耳聞士向未知學今得思畏道
之朱憲副督之但數與提撥良知工夫自當有進進
不懈者承欲此中擇一人往彼主會思之不甚穩便
且亦未有可往之人鄙意思畏當身任此事方便說
法其二司及太守中往年嘗與其學者時一叩其操
志用力視舊何如因托之分教一方未必無一倡群
和之助也

二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五

來翰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功夫果若
是將駸駸不貳過矣中間有箇意思為主是學利困
勉工夫與生知安行不同處然却是良知覺得必須
如此如睡者欲醒眼自不容不睜扶病者欲行足自
不容不撐拄既自不容不如此則勉強亦即是自然
若只以不費力為自然却恐流入恣情縱意去也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何嘗不用力然皆良知自覺自脩
作用何嘗於本體上添得此子又何嘗不自然今人
不知良知則自然亦正是安排耳愛人不親及其仁
禮人不答及其敬無一毫門面客氣見之詞色

四端七情之發其輕重厚薄良知各有自然之則致
其良知一毫不以自欺則隨其輕重厚薄莫非真切
莫非懇到不必皆厚且重者而後為真切懇到也即
如父母之喪自初喪而既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
殺而未嘗不真若必以厚且重者為真愛則小祥大
祥之哀皆不得為真愛乎孺子入井自父母而旁親
而路人莫不怵惕然輕重則有間若必以厚且重者
為真切則旁觀路人皆不得為真切者耶隱微之過
不甚耻固非勇改之心然形顯之過甚耻亦非務實
之志務實之志薄則勇改之心微耻形顯之過則隱
過必不甚耻其病一也惟致其獨知而不欺則諸病
皆去矣致其獨知而不欺便是自反來書謂當事之
時自反此心却似別起一念此念起則念念係縛四
端七情不能曲暢旁通以盡其本然之則不免自生
疑惑或者由於此乎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七

來書云敬者主一無適只主一箇天理非是讀書
則一心在讀書上作文則一心在作文是矣然凡
如讀書作文之類不專心致志則不可得然專心
致志幹此一事又似逐物若曰只在此間去其欲
速為人一切雜念則此心亦不免着於其上籠日

間所行之事夜夢仍復來擾則此心不能無着於此專心致志又能無着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獨知獨知不欺心常惺惺之謂敬獨知惺惺私欲不雜之謂一凡讀書作文專心致志獨知惺惺更無私欲之雜是為格物致知稍不惺惺私意萌動乃是逐物乃是有所着而蔽其知非專心致志便為逐物也程子云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正是此意夜夢煩擾固是心有所着然亦不盡是日間所行之事但日間惺惺工夫不曾真切故心常浮動則夜間偷盜浮動矣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人

來書 良知之本體處事之尺度規矩達之天下更古今而不易者也寵於日用間亦只憑此作主然其所為之事有昨以為是今則覺其為非已以為是因人講論則又以為非者若謂或為毀譽得失之念所蔽則如迎送賓客發落事務細行小事其得失毀譽亦無上念然亦有見得前後不同者何也又如一事自見未當必須考証講求然後停妥則良知猶有不足乃待於外面幫補耶且伯夷伊尹柳下惠已造聖人之域良知豈不能全却各見一偏者何也若謂其稟賦未得中和則三子

不能變化氣質何以謂之聖人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為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為是而因人覺其為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証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今朋輩中致知之功未甚透徹者正緣不知良知變動不居而以為有方體有人已內外之分故聞良知之說者亦遂疑其專持已見不復講求而以致知為虛語也只是良知通明不雜於欲其氣質偏陋處却有化得盡與不盡者所謂未純乎天道如夷惠諸聖是也雖未純乎天道然不害其為聖雖不害為聖然不得為純乎天道之聖假之以年功深力到則亦純乎天道矣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九

來書云克己工夫必拔去欲根方為實學是矣然自有此身則有此根故佛老之學因其根之難拔將一切人事俱從斷滅今聖賢之學正要人事上用功則飲食男女俱不可去者既為此事故拔此根則實不能也如何則可

要去此欲之根便將此事斷滅然則要拔去好生惡死之根亦須從性命斷滅耶佛老恐未必如此欲亦

是七情之一循良知則爲性之欲不循良知則爲私欲如飢欲食渴欲飲良知之本然也甘食甘飲則動於氣而不循其良知矣故拔去欲根在致其良知而不動於氣其要只在慎獨

來書云致知工夫不論有事無事造次顛沛只是一箇天理爲主是矣然無事之時則覺此心精明靈爽事物紛擾不免撓亂縱使用心省察亦不能虛明平妥且如臨深蹈險或意外變故心卽不免驚動必是強制雖則強制亦難安穩況強制又非致知之學耶若曰死生得喪俱有定命何必如此則又自爲解說自生枝節非良知本體不知何如而後可也

良知有不思不慮時亦自有千思萬慮時但千思萬慮而此心是非文理密察則紛擾卽是精明靈爽卽是虛明平妥今以紛擾爲撓亂而惡之此是好靜厭動乃又用心省察以求所謂虛明者却似捏日生花而又搖頭以避之也臨險而驚與臨事而懼皆是良知本體但恐吾子之臨險而驚或動於氣而失其本體未必如孔子臨事之懼耳謂臨險驚動爲非而強制以止之則非致知之學惟念念致其良

知則氣不能動而得其驚懼之本然卽是虛明平妥矣

來書云師云學問費力亦不是工夫且如好好色惡惡其何曾費力亦卽是志不真切是矣然好色惡其一到面前自然好惡今好善惡惡之心汨沒既又自覺不甚懇切不能自然如寵之不肖一宜過惡必須痛自起責以爲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如是則可以爲人不如是便是禽獸費多少周折若不如是又是悠悠不知好善惡惡如何能如好好色惡惡臭之不費力也

用力與費力懇切與迫切相去只毫釐之間同一開眼也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者故費力亦卽是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謂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此等處良知一一明白則自了然矣

來書云知行本體原是一箇陽明先生以飲食痛癢發揮已甚明白矣但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夫曰始終則不免有先後曰巧力則不免

爲二事不知孟子之意何如抑別有說耶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二心也金以始王之振王以終金之聲無二條理也巧者力之運用力者巧之克拓引弓發矢巧力俱到而後可以中的應事接物知行合一而後可以中道然必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篤實乃爲合一始以此始終以此終無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孔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先儒謂聖人深見易道無窮言人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是矣然聖人心與造化爲一其無過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上

固不待學易而後能然學者欲寡其過不在此心天理人欲上用功如何學易便能寡得若曰學易便是存天理去人欲便是趨吉避凶則功夫何如着力若只看其文字自爲學者則又不止學易便能如此且伏羲畫卦取陰陽奇偶文王重卦是加一倍法不知如何本於圖書若謂不過只是陰陽則人心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已卽是矣何必仰觀俯察圖書之理雖不外於陰陽然其交錯變化之妙則不能知吾人學易不知亦當究竟否也

易變易也良知消息盈虛變易無方聖人先得良知

之所同然者於是立象以盡意係辭以盡言皆所以發明良知消息盈虛變化無方之妙故象辭亦謂之易致其良知循其消息盈虛之理盡其變化無方之用是謂居而安乎易之序如此則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自不能已是謂樂而玩乎爻之辭此君子學易之道也良知本無過而人之消息盈虛則雖上聖未必能盡循良知變化無方之妙非獨孔子爲然也故孔子發憤忘食齋戒神明而於象變辭占韋編三絕其學易之功頃臾不離以求免於大過如此知孔子學易之功則凡觀天察地遠求近取與夫則圖書極著數其功皆可得而推矣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答陸汝成秋官

往在京師相與究格物致知之說愧未能盡然知汝成真能用心於內不徒以鄙言爲足悅而已也鄙人亦安能不拳拳於汝成乎夫格物者卽日用踐履之事物而格之必循其獨知務極其當而不雜以私意之謂也致知者致吾獨知於踐履之間必自慊而不自欺之謂也卽以簡刑言之動於賤惡忿疾之意則有當而不宥動於親愛哀矜之意則有不當宥而宥動於憂患恐懼之意則或有或有不宥皆不得其當此

惟吾心自知之故必循其獨知務求其當而不
私意然後爲能格簡刑之物各極其當而無私意之
難則獨知始快然滿足而簡刑之知致夫然後仁
之德克明於簡刑之中矣由此而推之欲明其德於
天下者其道誠無以易此所望汝成加意體念終身
由之誠有不能盡者沈思畏道長談間亦曾商之衆

答朱本靜僉憲

曩得外補之報心頗疑之曾二守轉致手書始知爲
高堂計此區區瞻昔崇念故知本靜情所汲汲必如
此而後慊而其他非所計者別來許時每念不得與

歐陽學集

卷之五

十四

諸君朝夕論心輒抱耿耿乃今幸本靜官此近地猶
得書問相聞也象山先生謂爲學在人情事變上用
功自事親以至治民皆事變也愛親信友與夫忠君
仁民之心皆良知之發至善之情也如本靜今日卽
事親之事而格之千思百慮無所不用其情則事親
之良知始慊而無少虧歉愛親之善明諸身而無不
誠矣推之信友獲上治民無不皆然則物無不格知
無不致而善明於天下此正仕學切實功夫而今人
或視爲長物故別求當官之法當官之法豈有更
於此者哉向與本靜拳拳言此想今亦自覺果有實

用人便適病然草草裁答有新得不吝遠示得因教
切磋也

答朱子和

來書謂蒞任以來未嘗得一日休暇以從事於問學
足知子和好學之志念念不忘然猶講之未明未免
如子夏所謂仕優則學云者夫子夏以文學爲學故
必如來書所謂得休暇以從事若孔子之學所告顏
冉諸賢者可見矣居處執事出門使民州里蠻貊造
次輿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此豈有待於休暇哉來
書所謂體察此心以求無負正是孔門求仁宗旨既

歐陽學集

卷之五

五

知此意便當時習而說又何至以案牘之事爲高日
薰心者乎僕亦頓先覺啓迪真見此學是萬事根本
是生人命脉苟有不可須臾離者正欲與子和諸賢
時復商訂顧未緣面晤有耿耿耳儻公程之便一枉
敝廬庶幾盡所欲言

答錢緒山

先師格物之學真是如古人切磋琢磨瑟僖惻精
粗表裏密切周遍然皆良知本來如此未嘗於良知
上增添得此海內同志如兄與龍溪數公真是如此
用功近來朋友却是看得忽易其嘗謂舜格事親一

念不能無而着不可有此亦毫釐之間不可不精察者也書末所論虛玄易惑而忠信難入此最近來好尚空談不務實行之深病然高明中庸本無二致則吾黨實學全功亦不可認忠信虛玄爲二或倚於一偏也

與鄭篁溪

執事主盟斯文固將以文進多士而教之僕竊觀近日敝邦之文殊切疚心而未知所救固知執事之疚心有甚於僕而必思所以救之者也夫修德於身而吐之爲辭如居燕而談京華之壯麗居越而談湖山之明秀莫非實履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其與善爲說辭者固皆不可易及而實學文之準則也若程試之文前輩工爲之者其學亦自可見蓋猶欲往燕越或慕說奇勝日從其嘗往返者參稽圖誌問辨而思索之必審必熟如是而立言亦往往得其近似乃近日則直取近似之言剽其緒餘以爲圖誌所載京華之壯麗湖山之明秀盡於是矣則惡能有萬一得其彷彿者乎象山先生嘗自笑只關得時文然象山蓋闢其挾功利之心而工於文藝以濟之者也若志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進如陽明所謂修

東陽野集

卷五

七

欲自明其明德於天下而以舉業進如陽明所謂修

見君之贊者則孔孟之所貴又惡得而闢之故僕以爲救時文之弊必使士子修德而講學蓋導之實往燕越則其稽圖考誌審問熟思自不敢苟而其言之似與不似亦將自求而自知之若徒咎其文之繆由於經之不明而不率之以修德之學則終將各以其意治經而未必經之明各以其意作文而未必文之則也弊滋甚矣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使還領手札知諸生奉白鹿之教幸甚幸甚論以良知自無不能誠然誠然自無不能者乃其本體擴而充之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弗能則弗措者乃其功夫大學所謂毋自欺而求自慊中庸所謂己所不欲者勿施於人孟子所謂推不忍以達于所忍推不爲以達於所爲則擴而充之功也蓋孩提能知愛親敬

東陽野集

卷五

六

兄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夫子之忠恕亦惟推所求乎子與弟者以事父兄耳及其至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非至近而至遠者哉執事天常甚厚誠于此體驗擴充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有不假外求者矣

答葛子才

來書謂前書憂懼之說非爲毀譽利害而然蓋懼其事之有未當而憂其心之有未盡夫如是則卽戒懼謹獨之功格物致知之學矣然亦有疑似之微不可以不察者夫懼其事之有未當則求當其事而已憂其心之有未盡則求盡其心而已求當其事之謂懼而未嘗有所懼也求盡其心之謂憂而未嘗有所憂也故其心常如臨深履薄亦嘗如鑑空衡平故戒慎恐懼亦卽是不憂不懼不如是則未免爲有所憂懼失其大公順應之體而涉于自私用智之蔽雖其屈伸往來之常而毫釐倏忽猶不免於利害毀譽之雜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九

矣子才誠於此益加精密如古之所謂切磋琢磨者固區區之所深望也相見未期有懷耿耿

答項甌東

來書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在所當格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豈能盡格之也惟或爲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便不可以不格如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曰仰觀則天文是吾意知中一物矣觀之而必上律天時焉或躔次之失其度惟戚戚焉修省而無一毫怨天之意此卽格吾意中天文之物也曰俯察則地理是吾意知中

一物矣察之而必下襲水土焉或崩騰之失其常亦惟戚戚焉修省而無一毫咎地之意此卽格吾意中地理之物也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是格天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也

程門論格物有謂物物致察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來教正亦相似然物在彼而格在我猶有彼此之分也夫意用於仰觀則仰觀爲一物意用於俯察則俯察爲一物同一觀察也而用心不同有鹵莽滅裂者有沉溺倚着者有以盡職業者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十

有以謀功利者有以爲恭者有以禦暴者有如來教反身以修德者蓋敬怠善惡異而格與不格由分其心之獨知有昭然不可掩者卽觀察之事而格之主敬勝怠改惡從善正其不正以盡其當然之則然後知至而意誠是觀天察地亦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蓋意卽觀察之意知卽觀察之知觀察卽是知之事來教所謂格者格吾意之所注知之所及者之一歸於正非格大地鬼神鳥獸草木之不正以歸於正者得之但上文語意尚未瑩耳

來教云朱子解格字已不同而又謂必欲盡格天

下之物如今年雷從何處起吾聽其起處起可也
又何必格之况一草一木其榮瘁開落始終本末
之故吾又何能盡格之格之又何用哉是不求於
內而求於外不求諸心而求諸物此陽明所以有
格者正也正意知中之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之謂
也

意用於播穀種樹芟草斬木則播穀種樹芟草斬木
爲一物即播種芟斬之物而格之則於草木之榮瘁
開落始終本末一一用心講究以盡吾播種芟斬當
然之則然後吾之知始自慊而意無不誠如此則講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主

究草木亦是誠意正心之功非不求於內而求於外
不求諸心而求諸物者蓋所主不同作用自別推而
至於士之讀書作文商之通功易事仕者之事君治
民童子之洒掃應對莫不皆然程子云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正此意也故播種芟斬亦即精義之地蓋凡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莫非吾良知之事格吾盡人盡物之事
以致吾良知仁知之用合內外之道也又陽明所謂
格物者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意知物爲一今云
正意知中之物着一中字似未免爲二幸更察

來敘云若指物字爲視聽言動便屬身字指爲意
怒哀樂便屬意字指爲身之所以接乎天下國家
者便屬知字矣

身心意知物雖各有所指其實一好惡而已矣好惡
根之心著之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知即好惡之知物
即好惡之事格好惡之事以致其好惡之知而後好
惡之意誠故逆推功夫則自修身而本之格物其用
力於好惡一也順推功效則自物格而達之身修其
收功於好惡一也名言雖殊實體無二若泥名執言
則無由得其實矣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三

來敘云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正以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
其理皆備於我也如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爲聖
人之道以鸞飛魚躍察于上下爲君子之道則何
一物而不備於我者耶若及身而誠便是聖人窮
理之學強恕而行便是君子格物之學所謂格者
非止講究思索之謂所謂物者非止視聽言動喜
怒哀樂之謂也

天地鬼神鳥獸草木莫非日用身心性情之學前觀
天察地一段既略言之茲不必復論矣夫道基乎天

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
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
我而知又萬事之所取正焉故曰有物有則知也
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
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卽人之
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焉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
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
流貫徹作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
體故也故格吾則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來
教謂反身而誠便是窮理強恕而行便是格物又謂
格非止講究思索者皆得之至謂物非止視聽言動
喜怒哀樂却恐未然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
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哀
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哀者有見於神通天
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哀者有見於形對天
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來教謂知行合一先因陽明之言而僭爲之論自
謂愚者之一得先後二字如志至氣次二字之

非今日知之明日而後行之也若謂君子隨時隨
處隨事念念明覺精察念念真切懇到纔是知行
合一此與陽明所謂知是行之明察處行是知之
真切處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終等說亦似不同蓋學問宗旨在先
德行而後文藝學問工夫必先講學而後自脩
尊意似主先儒所說以講論文藝爲學問爲知以執
事與人爲自脩爲行以講論自修先後相資爲知行
合一此說之蔽久矣而後世心學不明有志者方汲
汲於讀書以廣其知識爲首務不知讀書乃問辨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五
一事問辨乃學之一事而學之全功固有所在也故
其蔽不能以遽解夫聖人之學精一於人心道心而
已矣故必一念之中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
足以有別乃爲知行合一之功夫執事與人必有講
論必有文藝講論文藝亦必與人蓋莫非吾心視聽
言動之用而豈有知行之分哉惟講論文藝時吾之
用心或純乎道或雜以人必於二者之間致其發強
剛毅文理密察知行合一之功然後講論之物格講
論文藝之知致然後念念精而不雜一而不二意誠
心正而身修如此則文藝亦卽是德行講論亦卽是

自修不然則未免於二之非精一之學矣

來教謂聖人論學如曰學而時習之是便專言之而包力行在既以自修對道學以力行對好學以篤行對博學以尊德性對道問學則所指便不只倒一邊矣今曰始學之謂學加功精密謂之修然則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力行固可謂加功矣好學亦可謂始學乎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好學其於門弟只許顏回為好學然則孔顏亦為始學而未及於力行乎雖其所謂好學者皆專言之學非如學庸所舉皆偏言之學然若以好學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五

為始學不宜聖人立言如此之不倫也且學便是行則好便是力如何却舉好學而歸之智舉力行而歸之仁也

中庸言博學之而學之弗能弗措審問之而問之弗知弗措孟子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皆以學屬能以問辨思索屬知蓋良知本能愛親敬兄本能忠君信友汨於私意始有所不能必學焉而後能夫學所以求能其事而人未有不行之事而遽能者夫不行不可以求能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矣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問辨思索之功學中

之一事廢其一則非學故學偏言則對問與思如論語學而不思中庸道問學孟子學問之道之類是也專言則兼辨問與思如大學道學自修論語學而時習及好學力行之類是也偏言專言雖異而皆未有不以篤實踐履為學者今謂專言則包力行殆以學屬知而不屬能沿後儒之悞而非先聖之旨也夫始學謂之學加功精密謂之修有味乎學謂之好悅親信友事上治民無所不學謂之博學而時習謂之力行有味乎學則得其本心是謂知及及之者得之者也學而時習則無復私意之雜而本心不息是謂仁守守之者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得之必失之夫謂之得則行而有得謂之守則守其行之所得然則知及豈未見於行仁守非始見於行矣知仁始終之義知行合一之功豈不昭然矣乎

歐陽野集

卷之五

五

來教謂孔子三知三行之說其先後固昭如也

三知三行孔子常言之先知後行未嘗言也若謂序知在先序行在後遂分為兩事而以為功夫有先後然則經傳所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忠信行篤敬義質禮行孫出信成之類先後

序言不一而足其功夫亦將有先後耶細詳尊意切切於知行先後之辨似疑恐缺却讀書一段功夫然不必疑也讀書考古親師取友皆博學者問辨之一事讀書考古是問辨於古人親師取友是問辨於今人誠學之斯問辨之矣故學作詩則自然誦讀古詩與質之善作詩者學作文則誦讀古文與質之善作文者況誠有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之志而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其讀書考古其容以自已乎惟讀書考古亦必如前所謂格觀天察地之物格播穀種樹之物格講論文藝之物格而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必念念發強剛毅文理密察盡其知行合一之功乃為讀書考古之學蓋孔子所謂知及仁守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知行所謂學詩以言學禮以立學易以無大過者如此而非若後世之讀書者也

答聶雙江

伏承翰教反覆諄切惟恐吾黨迷繆失却先師宗旨幸甚幸甚然鄙見尚有欲請者敢粗陳其略來教謂立本之學傳習錄中自有的確公案不可以其論統體景象效驗感應變化處俱作功夫看以此作功夫看未有不著在支節而脫却本原者又云以知覺為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良知是以已發作未發以推行為致知是以安排為溫養其於公案不但閒幾重而已也竊意本體功夫效驗誠不可混然本體是功夫樣子效驗是功夫証應良知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自欺而恒自慊功夫亦須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果能戒慎恐懼無自欺而恒自慊即是效驗矣良知本文理密察物物各有其則即其則即是效驗矣良知本無少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功夫亦須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果能無偏倚乖戾無內外動靜先後而渾然一體即是效驗矣故不用功夫即是不循本體功夫不合本體即不是本體功夫用功不能得效亦即是不曾用功故用功以本體作樣子以效驗作証應而不可遂以本體效驗作功夫以本體效驗作功夫是謂知能自致也感應變化固皆良知之物而不可遂以感應變化作功夫以感應變化作功夫是謂物本自格也則是道能弘人非人弘道也此豈惟着在支節脫却本原而已耶夫良知之感應變化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無良知則感應變化何所從出然非感應變化

則亦無以見其所謂良知者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也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以懲其忿窒其慾遷其善改其過如孟子所謂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然後爲涵養本原之功然後良知無少虧歉無不快足而能極乎其至故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然皆循其明覺之自然而非以意見安排布置者也先師大學古本序中謂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其動也物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不事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務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此正來教所謂多少體驗多少涵養多少積累多少寧耐若謂知覺所發卽是良知推而行之卽是致知此豈但不得爲涵養設知覺發爲縱恣亦因其所發而推行之必且爲無忌憚之小人亦惡有所謂安排者哉知覺固是發然非別有未發固未必皆良然良知亦不外於知覺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卽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

有名可名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知之用也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發之時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傳習錄云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言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之謂也以知覺爲已發以良知爲未發以發上用功爲安排以未發用功爲涵養却似微分動靜幸更察之來教引考亭晚年有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爲已發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數語雖似是然却自是考亭之意蓋考亭分心與理爲二以主敬爲靜養爲存心以講究思索爲格物致知爲窮理以誠意正心修身爲反躬實踐爲力行其本原功夫已自不同則其所謂以心爲已發者既未察識其未發之體如晚年之所自悔而其所謂涵養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者又或以發與未發爲二亦非所謂一原無間者也
蓋先師之所默契往聖而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此宜
不得比而同之矣來教舉考亭引程子云未發之中
木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
而發者自然中節又舉考亭言延平先生每令於靜
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
則無不中又舉先師謂位育只從未發之中養出來
此言誠是矣但不知所謂敬持所謂存所謂養作用
當何如耳存養二字本於孟子存對喪而言養對害
而言人之所以喪其良心者且盡所爲多欲措之所
以害其良心者行有不慊自反不直故也則夫所以
存且養之者亦惟反其所以喪且害之者耳蓋顏子
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之如見夫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
格物以致知此正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靜者也來教
謂復生於坤震出乎艮巽辨於井蓋以爲動根於靜
之證然坤六二之傳言直內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艮豕傳言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九卦之序履以
和行謙以制禮而後能復能恒能居其所則主靜之
功果專在於靜耶後儒所謂靜而存養者果孟子之

歐陽明文集

卷之五

三

所謂存養者耶夫程李二先生所言未發之中亦只
是二先生之意未必子思旨也子思以率性修道爲
宗獨知其本體也慎獨其功夫也中和則其效驗也
慎獨之功念念無間則良知念念精明其未發之體
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用之節無少乖戾故謂之和
稱名雖異其實一獨知也言良知則中和在其中而
不可遂以中和爲良知程子所謂猶稱天圓地方而
不可遂以方圓爲天地者也故觀乎天地則方圓可
見致其良知則中和在我矣乃二先生獨提出未發
之中使人反觀內省蓋亦有爲言之然自此辨說紛
紛又添出已字以對未字遂破碎分裂謂致中於未
發以立大本致和於已發以行達道既以遠於子思
之旨其後又或以未發字對中節字而深求其義以
爲未發不可淺言也必若所謂寂然不動無聲無臭
云者而後謂之未發夫無聲無臭豈外乎嘆上天之事
寂然不動蓋替嘆至神之變化不離變化與事而聲
臭俱在猶之曰大而化之化不離大也辭若玄而義
亦不甚深也乃若未發之云則本無深義而又鑿之
使深乎遂使聖門明白平易之學反成晦僻難曉故
先師於答問中發其義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正欲

歐陽明文集

卷之五

三

人知致知即是致中破前此深求之蔽易爲通曉
幾念念慎其獨知文理密察無自欺而求自慊縱令
精詣深造亦只是於獨知精詣深造靜時此密察動
時此密察靜時此不欺動時此不欺即靜亦此知動
亦此知涵養養此體驗此擴克克此窮神知化窮
此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而聖人所不能盡者矣
若謂未發之中是良知常存未發氣象是致良知會
得大意即順說又說無不可者然比之慎獨却似反
更深奧何如何如來教疑心無定體與有定體之說
竊意形生之後神發爲知所謂心也此知因應變化
故謂之易其變化不動於欲不礙於私故謂之寂然
謂之感通夫有變有化有感有通則固有用矣有用
則必有體有體則必有定然其體神也其用易也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其定體也私欲渾化常察常通其
定體也定體無動靜故精義入神以致用隨時變易
以從道其功夫亦無動靜來教謂定體炯然在中寂
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是涵養所得非若空想虛談
者乃略不言及感通却是專主靜養鄙意微有未協
耳然體得未發氣象炯然在中恐亦未可遽謂之中
如前所陳敬持存養却自是致中要道到得動靜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心內外兩忘不見有炯然之體則真炯然矣允執厥
中矣大學或問引延平先生言爲學之初且當常存
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復推
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以進別
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其
云且當存心勿爲事勝殆所謂靜中體取未發者耶
遇事究理殆先生格物致知之功耶此雖與大學本
旨未盡脗合然其就日用事爲上磨礪煅煉循序積
累消化氣習破除意見以求融釋脫落胸中洒然亦
可見其不以靜存未發氣象遂爲立天下之大本盡
性學之全功矣居處執事與人何處無視聽言動何
處無喜怒哀樂何處非格物致知何處非存養未發
之中也如何如何來教謂明水駁辨甚嚴未蒙寄示
無由得知其說近讀前輩一二辨駁之書往往執已
非人殊甚不安嘗謂人之爲學但當各自立個欲明
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各以修身
爲本各務親師取友求啓助之益凡有問辨各務相
下相師見善思齊聞過則改其於他人所見苟有未
協則陳述所疑忠告善道而不敢遂以爲非己之所
見苟有自得則傾吐底裏就人求正而不敢執以爲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是非故爲是不情也。自大賢以下學固未必盡是。不善固未必盡知。過固未必能盡見。而內自訟所資。私問辨者。正惟在此。非必以己爲權度。而一天下之長短輕重也。況至於詆謫辨詰。如訟如仇。此中不無亦有心病。故嘗疑魯論攻乎異端。一語恐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志同學。而端倪必不能無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長已見爲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使天下之人無志者得藉口。以自委。有志者亦皇惑而莫知所從。此其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歐陽野史集卷之五

有此故。聖人言此以警之。其在吾輩。則朱陸以來。爲鑒固不遠也。此雖鄙淺之見。然或慮一得公以爲可采。幸爲告諸同志。倘勸言得借重。以取信杞憂。將因之而頓釋。豈非幸歟。

二

翰教及後。諄切展玩。至再乃知前書尚有未盡尊意者。然而翰教云。則又未盡劣者之意矣。朋友輔仁。有相同而相助者。有相異而相發者。凡某所聞其偶同於公者。既皆默而識之。聊述其小異者。以待公之發。我公或及求而得其所。未盡則亦足以相發。庶幾

不失輔仁之道。然尊教皆是從隱微處。伐毛洗髓。胎換骨功夫。是先師所拳拳於我後人者。大本既同。小異自當歸一矣。

末教云。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心主乎內。應乎外。而後有外。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遂外以求心。故學問之道。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察而常定。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譬之鑑懸於此。而物來自照。此謂無內外動靜先後而一之者。也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有能感而遂通。便能自能物未順應。又云。祛除思慮。令此心光光。地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寂然不動。

謂良知本寂。又謂感於物而後有知。則寂無乃爲無知耶。夫神發爲知。主於身爲心。自生至死無間。可息無知。則無心。無心則無寂之可名。又焉有所謂感也。又謂心主乎內。應乎外。不可以外應爲心。而遂外以求心。其以所應者爲外耶。以能應者爲外耶。譬之親親長親長。在外親親長長之心。有內外乎。心之良知無間。可息。惟動於欲而後不良。不良者爲不寂不

通不虛不靈不中不和精一其知不動於欲斯復其良良者爲衆爲通爲虛爲靈爲中爲和故寡欲養知是爲無動靜內外而渾然一體之功來教却似以靜爲功而動爲效功在內而效在外兼功夫效驗而渾然一體尚覺小異也所引師說意旨似亦未協蓋師以思慮無邪光是心之本體爲中爲寂爲公尊教以祛除思慮心光光地爲中爲寂爲公然既曰心光光地則有光光地之心有心必有知則中寂不得爲無知知非感物而後有矣師嘗云無有作好作惡方是心之本體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七

誠意裏面體當心體鑑空衡平便是未發之中夫本體只是好惡無作鑑空衡平只是誠意裏面則中不當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矣師答汪石潭書謂君子之學因用以求其體謂非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謂且於動上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此可見致中功夫不離乎喜怒哀樂而所謂中立和出者體用一原非若標本源委有彼此之可言也

來教謂其良知感應變化之說似以原泉爲江淮河漢之所出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其所謂原泉

者此非鄙人意見也夫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首尾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知之感應變化體用無間故致知者致其感應變化之知致其感應變化之知則必於其感應變化而致之猶之曰達其流之水則必於其水之流而達之若曰濬水之源必於其委而濬之寧有可通者乎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七

來教云人固有時乎不喜亦有時乎不怒感物而動與化俱但安得遽無未發之時哉今日未發非時也言乎心之體也猶云喜怒哀樂之本體謂之中也誠若是則致中焉止矣乃謂中非體也致中非功也而於致中之外別提出一箇獨知爲頭腦而於子思之意微有不協樂是心之本體先師嘗有是言言雖喜怒哀樂而心之本體脫然無所累至誠惻怛動以天而不雜之以人非對喜怒哀樂而言之樂也父母之喪赫然之怒尚能閑靜虛融哉執閑靜虛融以爲體未有不流而爲佛學之無

情也

鄙意謂性之七情更互而發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此知無形無聲故謂之不睹不聞非他人所與而各各自知故謂之獨此知體無偏倚用無乖戾常存戒懼則念念精明復其本然之體用謂之中和中和者獨知無偏倚乖戾之名知者中和之實舍知則無從求其所謂中和者故慎其獨知爲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堯

致中和之功精一於危微之間爲執中之功也其於子思之意本無不協尊意不以獨爲知則見其有所未協耳慎獨之說始於大學謂誠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所謂自欺者欺其知自慊者慊其知也欺爲自欺慊爲自慊而知爲自知自知而謂之獨者對共指共視而言獨不可以訓知而實以言知也

來教云歸寂之功本無間於動靜而動靜一以歸寂爲主寂以感應自有以通天下之故應非吾所能與其力也與力於應感者憧憧之思而後過與

不及生焉是過與不及生於不寂之感寂而感者是從規矩出方員也安有所謂過與不及哉而不免於過與不及者規矩之爽其則也今不求天則於規矩而卽方員以求之宜其傳愈訛而失愈遠也何如

鄙意亦大同小異聊一述之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甲

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此知精明不欺而偏倚無從生矣或乘間生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偏倚以復於無偏倚此知精明不欺而乖戾無從作矣或乘間作焉而精明不欺者自知之則去其乖戾以復於無乖戾致知以致中和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不用之時是爲格靜之物大學所謂瑟僖惇惇中庸所謂齊明者也精明不欺於五官並用之時是爲格動之物大學所謂赫喧威儀中庸所謂非禮不動者

也。動靜皆有事。皆即此知之感應變化而用其精
明不欺之功。格物以致知也。規矩方員之喻。誠然然
規矩出方員者。心之本體。方員不踰規矩者。聖人之
得其本體。即方員以求規矩者。棄內逐外之學。離方
員而得規矩者。虛寂遺物之學。求得規矩由之以出
方員者。內外二本之學。不離爲方爲員之際。而員必
不違規。方必不踰矩者。內外動靜一貫之學。然此喻
猶未也。規矩方員有彼此者也。方員有時乎不爲規
矩。有時乎不用也。若知之感應變化如水之流澄之
而不使其沾泥帶沙。平之而不使其觸石起波。導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聖

而不使其泛濫橫溢。無彼無此。無時不然者也。然此
喻猶二也。流者水也。澄之平之導之者人也。若知之
感應變化。則自得自失。自知自修。一念精明。萬物皆
倏假。喻以明未必切。當知道者默而識之可也。夜來
其此數條。後曉起復有他事。家僮行則已。迫復欲作
他書。故來教中所欲請者。遂不能一一然。鄙意未欲
述所聞。以就正。聊藉來教啓端耳。則雖不必一一而
鄙見亦略可推矣。仰俟裁教。

答陳華山

承翰論簿書之間。庶務叢委。無非實學。惟洗滌舊知。

舊聞種種。向外精神。打疊一處。直自獨知一念。根實
理會。即物致知。循吾本心。以往立見。真體期無負於
門牆。而未能也。幸甚幸甚。夫人心獨知。萬物皆備。是
是非非。應感而通。各有自然之則。惟且晝所爲計。功
謀利。向外馳求。即自作欺蔽。而不能自慊。故無以致
其極。而陷於不誠。此亦只緣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未能真切。以致如此。今能以真志真知於事物。物
打疊種種。向外功利之私。而一意於正義明道。信乎
簿書叢委。無非實學。一切舊知舊聞。自不致流爲虛
見。虛說。又焉有期無負而未能之慮也。惟是志難立
而。易奪難精。而易踈良心難純。一而私僞易以掩和
此僕所深病。而願與同志共勉之者。千萬毋忽。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聖

答朱鎮山

鎮山與沈思畏同時按閩。亦是斯文一大機會。鎮山
又官爲督學。開場演法。正是職業。但不求近功速效。
直從自己獨知精實。不欺處。隨才接引。因機開導。則
良知人人固有。當有勃然興起。莫之能禦者。近時學
子大患。未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明德吾心之良
知。是是非非。虛靈不昧。衆理具萬事出者也。誠欲其
昭明暢達於天下。則必隨其所出之事。循其所具之

理一切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居處執事與人皆不敢苟焉自欺以昏放其良知夫然後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變化云爲達之天下者莫非良知之發見而明德無處不昭著明察者矣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蓋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爲之主宰也苟無主宰則物雖與格知誰與致而種種講說總是聲音種種事爲有同咲貌矣故今日接引開導須就學子真志提醒所謂殺人從咽喉着刀也承欲躬行有氣魄者大聲詔告開示蘊奧此正今日鎮山所能自任者尚可諒之何人乎僕早歲願耽靜養一意省事便覺事事非我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望

答楊武東

頃嘗寓書自林縣承轉寄不識曾到否仕路誠易溺人承來翰所謂不敢渝者心知武東於此有着力處幸甚自愛危微之幾不能以髮君子所以必慎其獨知也維時思極諸君商量何如便中不惜示教願企無任所論事機要亦在得人以乘之治不由道則將

驅人而納之苟且趨避矯僞文飾雖機之可乘者未免當面蹉過所從來久矣轉移變化豈一二人之力一朝夕之故哉所願同志如武東諸君俱真實辦個欲明明德於天下底心從格物致知上真實用力則轉移自我變化及物佛氏所謂一身清淨百身清淨一世界清淨百世界清淨苦惱境翻爲極樂國矣如此則僕得養拙一丘所蒙已厚豈復更有他望然武東所期於僕者亦安敢不自勉也

答賀龍岡

來教皆切近精實體驗所得受益多矣幸甚抑其中有欲請者敢布其略良知本虛致知卽是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故格物致知則至虛至靈皆我固有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蔽障程子謂橫渠言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此亦不可不精察也凡事求討格子固是舍本逐末然心之良知怵惕必於入井慙憤必於噤蹴恭敬必於賓祭雖屢變而不亂至於凡事莫不皆然謂之有格子可也所謂有物有

則者也然變易無常惻然而怵惕矣忽報然而慙憤又忽肅然而恭敬雖不亂而屢變至於動靜有無莫不皆然謂之無定格子可也所謂無方無體者也夫動靜有無亦是良知變易之名紛然而錯擾者良知之動而有然未嘗增也凝然而專一者良知之靜而無然未嘗減也動極而靜未嘗有靜有靜則不復能動矣靜極而動未嘗有動有動則不復能靜矣故有見於動靜則動時無靜靜時無動物則不通者也有悟於良知則常動常靜而無動無靜神妙萬物者也周子言有無動靜本誠神以爲言猶大易言神而不言有無若諸子執動靜有無以求神易則失大易之旨宜橫渠以爲陋矣來教謂無動無靜爲虛虛故靜無而動有有無二者循環於一虛之中故虛能通有無貫動靜而神語意似未甚瑩幸更察之來教舉近時同志元來渾成不用功夫之說而闢之以聖賢非性生必寡欲致之之說甚善甚善然又謂堯舜以後渾成之聖賢爲誰却似未盡夫良知本自知愛本自知敬然必擴而充之然後能火燃泉達故自本體而言則平旦之好惡小人之厭然何嘗不渾成自擴充而言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無功夫不用功夫

卽昏卽放所謂渾成者安在然離却渾成則亦何從而用其功也吾兄好學不倦每得一書輒用警發承下問不覺喋喋青原夏會未能領教蓋府縣諸公俱未謁謝然不可以麻桌入公門也

答曾楚溪

頃辱枉教匆遽未得款承殊抱歉學耆勝心與真志相爲消長志真則自能見過內訟真見良知之無窮無體無二無我自不至求勝亦自無勝可求第真志未易言耳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吾黨但當念念在此此外別無巧法捷徑矣如何如何苗事甚欲備聞少釋杞憂有書見教幸付張綏寧炫寄來含姪在彼訓其子當有人還往也

二

別父曷勝馳企尊教數條皆切實語見兄體認功到也僕每欲有請而多冗未遑輒因來誨附請數語幸與王新甫同商之何如

來教謂嘗讀先師惜陰會序有云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也愚初意運動之氣恐未可以語良知本體及後體驗日久乃知理氣

原不相離真是真切混一故自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自理之運行而言謂之氣氣卽理理卽氣匪有二也故孔子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知此則知吾心運動之氣精精明明條條理理卽所謂理也何者天以輕清之氣運浮於上卽所謂天道人得天輕清之氣以爲吾靈明之氣是氣卽天之氣非有二也直是與生俱生其生生不息之機化化不已之妙有難以顯言者是謂之亦者則猶二之也其旨始明矣

歐陽野矢集

卷之五

里七

天人理氣本一尊見甚是然不必如此一一分疏却未免泥着文句學只要念念皆知刻刻皆知卽此心精一無二矣

來教謂嘗聞先師有云不覩不聞是良知的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則功夫始有着落門人有執此爲問者則曰須要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覩不聞上加得此子若見得真便謂戒慎恐懼爲本體不覩不聞爲功夫亦得蓋亦得云者良以道理本是活

潏潏地見得明時橫說豎說皆得近時遂舉此以教人乃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顯今用功淺者驟聞駭異致生疑惑無所依據無處下手又云戒慎恐懼二句與視之而不見二句語意相類其中各有轉語二三字則明以戒懼爲功夫尤爲易知易從也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卽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來教謂嘗聞先師有云本體要虛功夫要實茲

歐陽野矢集

卷之五

里八

言不知何爲而發也但以本文推之亦只謂良知本體原無一物何等虛明但致良知功夫須得懇切篤至使吾良知本體無有夾雜方是實落此乃一連說下來也近時同志有謂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似以良知格物天則分爲三事合并相助乃爲協一也是良知尤須格物幫補而天則始見將以本體原無格物天則之說湏待參入乃始有耶恐非一貫之道究竟其意亦因先師前言而分拆太過耳俾學者驟聞駭異以爲良知本體尚有缺漏殊不知萬物皆備何嘗有偏

耶蓋良知本虛本實一虛百虛一實百實初非有待於外物相參而后全也若云良知是虛致良知以格物却是實則亦不啓人之疑矣其下二句旨意稍殊固未敢以爲確論也

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知之用所謂物也知無體以物爲體無體者虛有體者實虛實一原顯微無間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也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語雖未瑩然其意本謂用格物致知功夫則良知日精日瑩似未嘗分爲三事如何

來教謂致良知以格物則於事宜無不盡心矣但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究

事當冗劇亦容有照管未到處惟於靜時體驗則見良知本體炯然明白固已識得本來面目須得常常如此無有夾雜乃成片段但默坐久之亦有纖毫浮念隱隱飛過覺得不相染着後來良久雖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淨昔延平有云人於惡念易爲驅治只是一種閑思雜念未易掃除耳觀此則知病根未盡拔去有時露出端倪蓋由功夫不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耳若能養得此心如明鏡止水然則動靜皆定內外協一矣

冗劇照管不到只是不照管未有照管而不到者念念能照卽是念念皆知念念皆知卽是本體炯然此功夫無間動靜非靜時體驗得成片段了冗劇自然得用也浮念卽是染着若謂浮念飛過覺得不相染着是二物矣又謂良久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淨却似有個明淨的本體又起善念又參雜念是三物矣此雖語意未瑩小疵然於精一之旨未免有毫釐未徹不可不察也功夫未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此真實不誑語敬聞教矣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內集六

家書抄

一 壬辰正月二十九日

二子姻事須仔細斟酌可來則來不可則止早遣書至可定歸計也田租所入約可供三十許人則吾歸無衣食之慮矣不然亦當散遣人口節縮費用但免凍餓即可終身安能舍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以奔走於風塵之中使進不得行道於時退不能明道於身擔閣此生辜負壯志竟何益哉吾弟高之

二 壬辰十二月十一日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來書援溺之說吾豈溺而不援者吾其豺乎若其播弄風濤死而無悔者固將百計而登之岸固忍成之哉吾恐淪胥以溺而莫我拯者夫大恤人之貧解人之困謂之援溺可也其他則昏溺而已耳無謂為迂老親平安時談二姪事令人不覺忻慰無道之以機械無教之以紛爭至望至望品兄未得奉書然亦無可言惟願諸兄勤生節用相親和睦耳望以此告之并告早昇諸兄也

三 癸巳五月晦日

歲家庭鄉黨六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

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未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日動尚在衙欲為覓生計猶未有處可報老伯父慰之

四 癸巳八月朔日

吾弟今來所與切磋者為誰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著此最不可不察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然知微之顯然後可以入德非精一之至不足以與此凡事奇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為難能也不知近日所見如何此中諸生勃勃有生意為之一喜

五 癸巳九月朔日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既深克治倍難矣程子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吾弟試體驗如何乃能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也某處紛紛若此殊足為戒所惜此輩不知持盈刁風日長恐向後善人難立脚耳

七月五日

當柄之臣初甚重陽明公已而漸生弊端蓋始而薛中離繼而唐子忠朱子禮魏水洲諸人皆不利於柄臣黃致齋王定齋又嘗為水洲解怨於柄臣而水洲竟有論劾遂併疑二公相黨以相害諸公皆陽明之徒也忌疾競進者因而進讒將以抑人之進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復醞釀其間故諸公皆落職近日為鄒東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併及南禮部行勘不報追罪黃父菴季明德皆外補父菴乃柄臣之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

歐陽野史集

卷六

三

於中而有醞釀之者耶况鄒季二公又皆吾黨素中又以學為言其意居可知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恨無間可乘苟有間吾即為投簪之計若吾弟得捷則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即不得捷歸計亦未可緩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况吾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向時徒以仰事俯育牽制乃今則可以無累矣復何所係哉對江海智寺傍近不妨買一庄吾將於寺中杜門謝客須有所資賴乃可宜早為之

八月七日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其喜其弟尤宜善為

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為處昆弟鄉族之道若曉曉揭揭辨已之是非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為切要和妻子翁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勉之勉之聞家中疑某其說云云亦未必盡然宋景文公論治民云吾與之生故能為吾死吾與之樂故能為吾憂吾常謂御僮僕處鄉隣莫不皆然不足疑也四隣皆火不及吾家誠可堅為善之志睦宗恤隣亦不可後矣念之

九月十九日

連得書甚慰如此處事庶幾平實精練者矣然鄉族中未肯遽以此四字歸吾弟者豈舊習未盡除耶不可不自盡也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已之

見自是學者病痛惟聖人爲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
恂恂似不能言者石江兄可時相親雖吾弟明敏然
一人之見鄉俗薰炙人情物理未必能盡宦達者歷
練更多虛心聽之可也差徭既有新例但當從衆龍
瑞之業苟善消息之此外節齊家用常如平時差亦
不能累矣二姪及早教之使稍知人道久則習而安
焉不至爲浪蕩者老伯父近日安好何如諸昆弟叔
姪友于之情何如便中示知

十甲午八月
十三日

舉業二篇俱佳讀首篇竦然動心其所以規切我者
亦至矣豈但文義之工敬佩服吾弟誠如此用心
使吾不出家庭而有尚友之益程氏昆弟獨不可追
及也哉答某書甚是老親誠休休若是爲子者可幸
免於罪乎老伯父安否何如聞品兄近亦多疾念之
悵然爲一道善自保養也

十一甲午十一月
十二日

得失但當付之命來書雖頗能自遣然皆以怨憤之
意而爲和平之詞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
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爲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
收宜猛省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

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
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恒近世欲以此爲干
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
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
此強恕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
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
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恠人恠人防人慢人之意一
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
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畜臣妾之道規矩貴嚴
情愛貴厚檢責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
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十二同前
月日

用人不必其才之備可任耕種雜役可當門差可使
商販各節取其長惟總領提督者更難得其僕此時
不免吾弟身自總之異時子弟長大隨擇一人不惟
其長惟其賢但量其資不能讀書卽可使治家合眾
人之中而擇一賢合眾人之方而理一家雖使之世
世可也然規模須自今爲之若求備則不能皆得其
人用不當其才則不能皆理其事而提督非人則不
免有一國三公之患此一僕誠不可不擇其餘但器

使之可矣姊家零落念之悵然家中須時時濟之遠不能為力也

十三乙未正月二十四日

星岡叔平生孝友之行散長上以禮訓子弟以義今不復可見吾欲作一墓表以寫予哀且使後輩子弟知前輩有此風也墓在何所寫來聞家中於某頗有芥蒂此大不可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家中歲用有常者定擬於何項取辦不測之用以何項待之皆須酌為定規更取義門鄭氏家範觀其量入為出及分職課功之道稍與斟酌損益使後有驕怠陵蕩者不得自肆亦所以納之於善也一姪宜漸使知禮義矣

十四乙未二月初九日

吾家於府縣官事之殊簡略豈惟官為然雖吏卒亦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為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惟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惟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

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可奈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非此心精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十五乙未七月十三日

伯父喪墓賴吾弟周旋聞鄉人以爲榮幸豈知吾之悲哉十三日午後聞伯父訃臨三日始設祭中元之薦以有喪移之仲月之吉蓋罹宜也鄉間水患異常隣近諸省旱蝗相厲今南都米價踊貴後此恐更可憂民貧盜起雖富足之家其能獨利吾家今歲租入須稍減時價糶之以惠鄉族貸者可輕其息佛經以

十六乙未九月望日

吾弟今歲共講者為誰文須語瞻意明骨肉勻稱為上諸家文字宜從容諷詠到讀得多後下筆又長一格凡接人處事亦因見得多後別有會意處乃知古人學與年進真不可誣也吾弟勉之得付屬家事一味理會學問又有勝已之友自然日進無疆矣

十七乙未十月十六日

其書至甚稱吾弟爲謙此固其德進亦足以驗弟之進德矣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不亦因體廢食乎如其避匿不見殆亦惡諂忘謙者矣此公性雖不常而雅好禮名士大抵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弟年已三十正當洗濯澡雪順尔成德無若兄四十無聞也前書云云此等事只隨時應酬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有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爲善耳

十八丙申二月十七日

近來深思猛省頃覺舊習之非原平日此心定靜之力未到澄瑩精純纖欲不留便起種種作用言說以爲真機本自活潑不知裡許盡是粉飾鋪排未有根心生色之實可謂四十無聞半生精力陪奉種種情欲究竟無益自今酒當下徹始有根基可培植也吾弟勉之了得真心自能處已處人無不當可自能須臾不離前後書詞所論事體皆可以不言而喻家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九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十

業漸放湏痛戒種種熱鬧并忍恬淡寂寞非必強爲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衿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者也吾歸興已動蓋不免今是昨非之感家中內外大小浸滯薰蒸頂踵骨髓莫非富貴氣習吾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脚根亦湏就平地坦放幸早整葺廬舍不必華美但求墻垣堅實免風草觀觀耳

老親歸計當在冬春間其勢湏自待行吾亦自覺外強中乾欲因此暫息肩其傍寺之業宜早計跋扈上花廳可拆來樹在新買從學基地上賓朋至可以停頃此空留之彼則無用此地新造則不能移來則兩有益無牽繫爲藤不斷也思童行存初意以昇凡當有所濟欲假此爲名今既如此但可遣還親戚骨肉之間彼有惡不怨此有功不德然後能彼我一體共享和平之福不然則一榻之外皆胡越自家亦不得安枕而卧矣君子之學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然非

此心如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此賢者之事愚者不足貴也

二十
丙申六月
初五日

細觀前後書到心平氣和言語自別此所謂通人之過今想洞然矣凡處事不可作奸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事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如某末後乃幾於相誑而不自覺何耶此可見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學之爲益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士

大矣擇友須勝已古人耻爲鄉人吾弟居鄉所與真實切磋者爲誰恐未有能知切磋人者與弟遊處而凡相與朝夕遊處者皆鄉人不已若者也東郭水洲洛村諸君吾所領從遊吾弟亦不得數承欸教外此未孰爲勝已者耶然勝已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遇諸兄真實歲歲始知取善之難非反身脩德之志切未易言也到得志切處同行莫非我師雖與鄉人處告善規過者亦不少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
丙申八月
十六日

老父近日兩足通痛老堂亦腰痛許時雖不甚重然

長節踴躍老態畢見如此吾尚忍一日離侍傍使獨往來江湖耶家事吾弟夫婦自能料理吾更不究心但操心行己之道得則無施而不可刊落浮華真寶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每書來不見問及自己身上事雖尋究語意頗見端倪然不敢驟斷便着一針通人之病要之當自悟耳

二十二
丙申九月
二十五日

鄉族諸人須寬着心忍着忿乃能全姻睦之義此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爲己任未可草草於世俗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看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士

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槩無纖毫著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矣此不可以意氣激作須貼底真心踐踏實地乃有出頭處不然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杜門三月前日始出酌應人事辰出西歸甚勞倦

二十三
丙申
九月

再疏請告諸公見教尚未行俟兆元歸議之今幸石江兄復起爲操江待渠到畫策耳石江此擢非但門戶之光然衙中長幼無不懽然相賀豈非一體之感

然耶老親自身欲歸又不欲吾棄官昨始徐徐
親年八十子年四十萬無親南子北之理且衰態歷
歷可見兄何所持以安心而能久官於外所持者朝
夕不離目前耳縱有弟男奉迎以歸然旋踵兒亦且
歸侍自此以後出處視親之衰健何如豈當復遠離
膝下老親聞吾此言懇切雖陽若麾之而其中惕然
曰動今歲商販頗得利人情事變亦大長進但得渠
猷然不自滿退然若無能則大幸矣曰尊尚有童心
奈何其婦頗知事蓋貧家曾經淡薄此一舉亦甚費
財費心有難盡言者但念全體安樂而一指獨痛亦
微心肝雖有種種可惡可怒念之輒化為悲憐矣

臨陽集

卷之六

三

二十五
丙申閏
月三日

吾家畜僮僕病在不寬夫強奴悍僕張威福以恣叱
咤者可責惰奴盜僕不足責也不盡人之力然後能
得人之力不盡人之情然後能得人之情此語其實
可行非虛文也又苛察以為明亦非美事人君有此
則群臣百僚不得宣其職家主有此則諸僮群僕不
得效其能惟其假借威福者不可不知耳如玄閨者
張為館駟諸猾所用過客畏吾家而不敢言而吾家
實未之知此正張威福以恣叱咤寧有盜臣無寧有

此僕凡過客雖承差軍舍其勢甚微亦不可易之要
之館駟事雖親戚亦不可使之依勢此事最宜留心
凡養人須寬腸大肚半痴半啞乃得其力若銖銖而
秤之寸寸而量之賢者且不堪况愚人乎惟使之各
稱其才則愚可使貪可使詐可使不必皆賢與之各
以其誠則怨可使叛可使不必皆親此須自作主宰
豈婦人之見足以及之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
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
也念之念之吾言無倫次而心無不盡慮無不周亦
是學問就實經歷世事所得與一種高談闊論迥異
無易聽之也

臨陽集

卷之六

古

寄竹山諸弟姪

近聞諸弟姪頗因小忿彼此不協甚乖區區之望家
在遠鄉正宜相友相助以共扶門戶豈可蹈自侮自
毀之覆轍耶夫人但知爭之利而不知讓之利但知
使詐使術之為巧而不知誠心直道之有益試舉往
事觀之其利害昭然可見蓋爭者非惟不得利而搆
結所損未有不於大失利者使詐使術非惟不得
為巧而人以機詐報之未有不於受害已者但求
之思耳故相帥以仁讓相與以至誠則省事息爭守

分遠禍其得利反多而和睦所感不但可相助以禦外侮而外侮亦自少矣然所以不能仁讓者惟自恃其智能足以自立視至親若無足倚賴但有怨忿輒成秦越遂至幸災樂禍或坐視不相救援或反陰圖潛算唆人而與爲敵及其計行欣然自以爲得至于唇亡齒寒則雖悔無及矣今願吾諸弟姪惟相勸於仁讓敦睦之平日或尚氣好勝即自克以恭讓或好用智術即自反以真實或骨肉之念少緩即務篤於友愛誠如此則百人一心可以當千雖在遠鄉無異聚族而居不然則舟中敵國不但異鄉得侮之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六

五

聞科舉與者八人此良可喜然鄙心所大喜者尤在前所期耳昔冉求爲宰未嘗曠職獨以得罪夫子之教遂鳴鼓攻之故在此不在彼今諸弟姪慎無墜前人之遺德庶不致鳴鼓之絕也矣所欲傾吐者盈懷恨不得聚諸弟姪出肝膈相示不得已諄諄于紙筆之間如此惟深體此意使鄉里咸稱頌前人慶澤有延豈不快哉念之念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內集七

序

送許廷陳歸省序

已丑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蹟必鉤其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日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若契焉若疑焉曰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史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知而有知有能矣乎雖然多知多能非所以語良知今夫目不眩於朱紫曰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不及見者耳不爽於雅鄭曰聰無不聞矣天下之聲固有不及聞者良知不惑於是非公私曰聖無不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曆象稷不審八音夔不明五種孔子於禮不如老聃於官不如郊子射御軍旅詞命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大過於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徧物之力窮必不可徧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許子曰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奚以應變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七

一

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靜專動直五氣布而百物生良知靜無動有四端見而萬事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本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往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宇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言往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夢說而審象象說也得說忘象可矣謂所夢所象與說三也則人孰謂之知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說者寡矣不爾則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二

執象以爲說者也許子豁然釋然喜憐憫然相與切磋而不舍居久之許子歸省告行於史某因請書以爲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呂巖野別言已丑

巖野曰子往公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辨而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執德之弗脩而政有成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學盡其心

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之子西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也慈母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三

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而聖人固大之譬之庠序棖棖豈有秘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術奇侈譽夫速化之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旣而嘉卉在庭琴瑟在凡良馬在廐隣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

其忠信于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志于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贈鄭寧甫序 庚寅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於外外襲愈精去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執柯伐柯者彼此之間耳猶以爲遠况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者乎於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外鑠故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

歐陽南榮集

卷之七

四

人猶爲未充其類矧曰尚同以爲中潔身以爲正崇勝以爲強逆億以爲明刻責以爲公微以爲知計以爲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日精日一須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某也有志于道無助爲懼乃得吾幼淳室南諸君子者日異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能而室甫又請告以去吾何賴哉夫至道難聞而舊習易狃獨知難慎而半途易改故室甫之別不容無言然道一而已亦不容外良知而有言也

徐子別言 辛卯

心之良知之謂性循其良知之謂道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故君子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視之無觀聽之無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君子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勿之有昏昧放逸 文已所不欲者勿施於人所求乎人者反求諸其身

昧放逸者以之而明則誠矣是故君子慥慥而實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自慙於其良知者也夫是之謂遵道而行是之謂依乎中庸子寒劣志於道而未能頃入史館得二三君子者相與期於深造而少湖徐子子升復別予以去徐子與予志

歐陽南榮集

卷之七

五

相屬也言相發也思相啓行相翼也君子以友輔仁徐子行吾無所取爲輔矣能無戚乎徐子之行也謫也言不用也徐子未始戚戚於謫然而孝子欲得其親忠臣欲得其君徐子則拂其所欲矣而又憂子之失其所輔而且自憂其憂也亦能無戚乎徐子艤舟潞河以待水泮李子正之於子二人友也而戚子二人之戚者也省徐子信宿焉相與倡和者數十篇皆期致乎其道且悔其覺之晚又恨其時之邁而別之遽皆發予之所欲言者雖然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苦其心志拂亂其所爲奪其所欲而投之以其所悔

恨蓋動心忍性憂患之所以生也夫人之所遇凡其可驚可愕可憂可懼可喜可恨者其果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其果生於吾心之驚之愕之憂懼之喜恨之而後見其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凡驚愕憂喜之生於吾心也其能若太虛之浮雲倏而有忽而無者乎夫視驚愕憂喜者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後無所昏昧放逸於其心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良知本體之自然而非待於外者也夫良知本體之自然塞四海亘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故先覺非早後覺非晚也聚樂非聚索居非離也何後時之足悔

無補之足懼雖然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滿故離群之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夫今溺人者莫大於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知所貴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取友今日之言尚無忘之哉

贈麥元實序

壬辰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欸也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

而后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夫學學爲仁也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於人之善也開導誘掖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惟恐其弗遷於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而教之弗失人之不善而教之遷於善乃所以盡其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仁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夫學非強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在人猶疾病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不待學而能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自然而不蔽於有我之私已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知不假言說而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即之至近而克之不可窮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家將惠貽荒服

亦吾子之澤流矣

或道卿贈言 癸巳

晉江蔡君道卿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司徒而下皆賢之未幾乞便水土改南京刑部大司寇而下又皆賢之癸巳秋九月復調官於北僚友交惜其去謁予贈言相與稱不容口曰端曰慎密曰謙曰老成典則曰篤厚曰不事矯設凡皆君子之德也夫便優皎厲者難與適道若道卿所謂任重致遠之器其志又卓爾不群雖未吾與猶將因諸君之請而進吾說况與之久而信之深耶願吾與道卿言屢矣茲復何言

歐陽南野集

卷七

八

道卿常謂靜以成學請言靜之道可乎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相授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學之源也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孟子稱仁人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學問之道求無放其良心而已精一之功也濂溪承先聖而有主靜之論夫心無動靜動靜時也時動時靜而無動無靜是謂主靜主靜者無欲也故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人極之所以立也主靜之學不明故遺外累泯思慮以求靜於內者其蔽也自私非所以立感通之本以心觀物即事求理以矯靜

之失者其蔽也用智非所以達順應之用靜中有動

動上求靜以為克協於中者其蔽也二本非所以為

內外兩忘之道是皆不知動靜之體精一不二而意

所謂動靜者而學之故其端微失其流靡極學不可

不慎也道卿之學既識其大者吾已無所容言然端

必辨而後明學必講而後精則亦不容於無言也嗚

呼吾豈但為道卿言之而已乎

醯鷄見序 甲午

述史五十四篇始天皇紀迄周敬王之朝剖疑訂舛必析其微贊善絀惡必放於義蓋歐君憂舉述其讀

歐陽南野集

卷七

九

史之所得者而名之曰醯鷄見致書予曰頭奪一言之教使有聞也予雜學罔知君所述論啓予多矣尙何言哉自書契作而紀載悉追述或罔徵博綜或罔訓其甚者疑耳目蕩心志矣孔子剛脩之以納民於軌則謂結絕以往冥遠難言抑其時如童真稚齒倥侗顛懸雖靡所裁賊而典要踈矣東周以降雅頌不作王者迹息齊桓晉文亂賊奸宄之魁其事無足道者無寧使後世傳焉以滋口實是故稽唐虞述詩書鴻荒削而不錄春秋錄而不詳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如此學之者約情和行迪德正志罔淫於荒誕機詐

則其所薰者然也今所傳百家史其善者附益經訓而或駁焉其他聖人所削與其所不欲道而傳者則脩矣予以爲君子正義立教明孔子之道以道之百家在所存乎在所廢乎雖然苟資於辨惑修慝以畜其德亦聖人之所善者百人入市各以貨還而精粗美惡貴賤或相十百千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矣故君子必慎其所志君好學致書下問者數矣其詞旨視述史諸篇尤見其近裏著已之志焉其剛健篤實輝光者耶充其志極其所求日新其德也孰能禦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七

十

贈茅稚卿擢刑部主事序 甲午

性也者冲漠無朕而變化行焉百慮殊途其致一也誠者盡性誠之者修其性而復之故知性而後學問有所措茲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之道曾子爲得其宗故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性之德也子貢多學而識蓋蔽於所見者至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於是群疑亡矣故予嘗謂道之不明非明之難也意見易滋而習心難覺枝詞易淆而微言難擇君子取友貴乎直諒多聞者能相警發有相之道存焉耳予頃在京師得從大夫君

子遊皆益我者也而茅君稚卿最契予來南雍君爲六合數見於金陵若有數焉君之學識其大者故漸進而數變逾久而彌精比歲蓋確乎若得所操汲汲乎若趣所歸坦乎若履康莊而不踐岐徑予寡陋罔知得良朋疆輔賴以無恐而君擢刑部主事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夫學苟有見於性克覩厥一雖變化萬端寔同其歸惟默而成之自強不息則四海相違千載相望心志恒融通焉何愛於一別惟夫任重道遠未知所際乃奪予所輔而遠之是故不能以無懼焉耳諸生金鴻史銓輩皆承君指授知所向方者率厥同學來徵贈言夫贈者增益之也性一而已豈復有與義他道以相增益而予望君之助則有甚於諸生者嗟乎君其何以裨我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七

十

刻薛先生約言序 甲午

約言者薛西原先生所著其曰約惡夫言之侈也夫言有屢出錯陳不病其多而一詞以爲贅者譬之笑歌悲啼鬱於中斯泄於外出之也不妄斯聽之者不厭若夫狗人而不由其誠縱意而不循其則是邪淫之道也言之無物者似之夫言始諸嬰孩啞啞呢呢相命以聲茲性情之端言之祖也宣之詞以相酬書

之備以相告而言有章矣。聞難顯之情，開未達之意，近加一時遠播百代，及其至動天地而感鬼神，惟不失其赤子之初者能之。故曰有德有言，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初先生爲考功郎，以儒術知名，當世旣移病歸，毫杜門謝紛，大肆力於學，其學以志意威儀之美爲疏節，以知其性而養之，退藏於密者爲至德。綜六藝，覈百家，卒會於所歸，嘗集解老子，推無爲無欲，見素抱樸之旨，以爲不繆於聖人。蓋其深造之道如此。夫學一其志，竭其才，研磨剔濯，以適於道，而年富力，賡作之不止，其可涯也哉！其可涯也哉！先生病世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三

儒託聖言而疑真，競浮文而無實用，是以正學微而世道降。以爲賢人君子宜道而反之本，故約言以見志。嗟乎，茲其有所鬱而泄之者耶！沱濱賈子東陽先生，門下士也，隆師重道，尊其所聞，故刻以傳焉。

南江子贈言

乙未
南江今改號遵巖

南江王子思道蚤以文學知名，當時嘗爲司封郎直，行不忌，坐調常州，別駕攝守未暮而政令大和，稍遷南主客郎權。山東督學僉事人謂南江子非但文學之精，其節操政事無不可師者。南江子曰：噫，是世之所務者也，非聖哲之所崇。吾聞於大道師聖哲而未

能而能爲人師乎？某曰：南江子可以爲師也已矣。夫文學節操政事修之而未至，猶有翹然自多而好爲人師者。南江子旣竭其才精其能矣，而慨然以爲未達於道，欲改途易轍，以遵聖哲之軌，夫爲而不執，成而不居，世所共寶而視若土苴，廓然大虛而形色貌象聚散往來於其中，無能爲礙，距逸馬而障奔湍，不足喻其勇矣。其於作聖也不旣幾乎然？猶曰師聖哲而未嘗外世之所謂，自知不足者，南江子哉！抑子聞至道者，脩之以成能，徇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三

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遜世，可與遜世者非世所聞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爲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遜世之德而已矣。世務豈足病哉？南江子行龍溪子曰：山東孔顏之鄉也。南江子將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子何以贈諸某？曰：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若是足矣。又何言之爲？贈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援，徇世易群而嚶嚶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然則交儆相翼乎？於南江子有深望焉。又惡能無贈乎？授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嗟乎南江子其亦無愛於瓊瑤也耶！

壽槐軒易翁七十序 戊戌

漸水易子文訓汝式備計罷還卒業南雍見南野子問事親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身可以事親矣汝式退而思其身肢體髮膚也受之父母者也弗可傷也性情道德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弗可虧也令聞廣譽也以顯父母者也弗可損也蓋惴焉以濱於危戮爲懼乃見南野子問治身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親可以治身矣汝式退而思其親睦嫻慈讓悖族恤鄰仁可宗也扶顛拯難有功而不德義可由也軒岐倉扁以成其業瘼厲虐而全夭枉術可擇也典謨訓誥

歐陽修文集

卷之七

五

以名諸子尊帝德而崇王道志可則也蓋俛焉以忝於繼述爲憂乃又見南野子問事親修身之要南野子曰要在致知汝式退而省其獨知微而顯隱而不可欺至虛而萬物備至靜而百行出泯其私智以全天真皇皇焉惟日不足蓋去親遠遊且餘半歲未皇歸省曰吾乃今知至德之與乃今知仁親之爲學敬身之爲孝乃今知師友之益庶以是養志乎於是尊甫槐軒翁七月二十八日七袞屆誕告歸爲壽且曰向也猶將假外物以爲懽今而後知其果無待於外也然將若鄉人之情何南野子曰壽者天之所篤也

孝子壽親以爲樂樂天者也故君子樂親有三而富貴不與焉靡乎其無累澹乎其無營心融神泰親與之化一樂也莫孥莫如昆弟翁如家庭穆穆而親以無憂二樂也施愛人愛施敬人敬鄉黨歸德宗族稱仁尊榮逮親而留害不至三樂也此三者君子之所以樂親者也得其樂斯得其壽人道盡而天道從之矣汝式歸也賓筵有秩遽豆旅陳親戚伊邇州里具在人人所慕望以爲悅者匪勢伊榮汝式所志謂何忍胥溺也與哉其亦以君子所以樂親者與人同之乎則庶幾爲能錫類而槐軒爲有孝子矣

歐陽修文集

卷之七

五

贈鄉東廓召宮洗序 己亥

是歲春二月 上行幸承天 冊立皇太子監國詔慎選官僚於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 召爲太子洗馬將行門人程原靜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未知所言願敬從先生悉聞其說子於東廓有回由贈處之義茲之別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况二三子之請也夫宗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可不豫然而未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傳齊語者引而置諸莊嶽非貴乎薰習之多且又歟宮中府中內外相隔進講有時情曲不浹頑鄙雜侍奇裝靡禁

君之何其能薰薰不可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子者固求諸已古之至人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以和物被若風是故以身薰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而遠醜夷相薰滂及其上王豹善謳變河西綿駒善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况至德者乎夫莊嶽者一齊之倡也東廊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也已矣抑予乃有大患學之爲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年於愛愛致於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也其純不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勤歟然而罔敢弛矣思弗精歟然而罔敢踈矣知弗辨歟然而罔敢淆矣行弗

歐陽野集卷

卷之七

七

力歟然而罔敢畫矣則何爲其然耶功利之習淪浹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汨氣移匪直意念知識顯顯班矣已也虞廷養胃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脉流通動盪然後爲至故學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之中酒者之期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矣而榮衛經絡餘醒浸清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也如此辨志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寧智明無思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于病茲久矣固欲庶幾焉而未知所進二子其以前所陳者爲

予致贈以予後所患者請之東廊其亦何以處我而胃子之教亦在其中又子所以贈東廊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壬寅

陽明先生倡學慶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是時默坐澄心游行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壤朋侶離索晴川子既卓然有立矣而其猶故吾也自孔孟闢致知之教灑洛諸儒衍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蘚固將與

歐陽野集卷

卷之七

七

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民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予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遁矣晴川子亦有槩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曰晝以爲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勒垢垢稍除光彩漸發雖與瑩徹者相遠然且以爲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瞶亟沃面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醒浹肌淪髓然且以爲醒矣凡情世界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

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惕爾汝慚忿以至親疎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不學而能者也動于欲而後有不善則雖愛親敬兄之理孩提所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尊尊於善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

歐陽聖集

卷之七

九

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脩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爲至然謂空爲真諸相爲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燦然倫理之知世儒以物理爲功然謂物爲外謂理在物毫分綫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故佛氏卒淪於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之道或幾乎息矣予友曾明卿氏采有宋以至本朝諸大儒語爲理學語要一編將以順性命之理明精一之學也夫濂溪明道之言見於通書遺書者純粹精矣其

嘗以爲士有志乎窮理而從事於學問者六經四子之外如二先生語固宜樂玩深造身體心會而沛然自得然後旁觀諸子百氏則精粗淺深昭然自別其醇者固同道足以相發其未醇者亦足以考見吾心疵駁偏蔽之微以致其精固不必去彼取此莫非畜德之益是編於諸先生語皆有所擇而取之殆以其語入德之門者於始學爲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即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北何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辨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

歐陽聖集

卷之七

十

凡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要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步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茲固采編摘取之意歟然爲卷如干爲語如干亦既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其於是編亦請濂溪一語曰無欲爲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於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顏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爲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爲泛遠而不得其要者矣

繆子入觀贈言 丙午

政與學有二平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於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爲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居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於外者雖衆人亦無以異於聖

歐陽先生集

卷七

主

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慊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爲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道術不明爲吏者徇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爲無益於政爲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惑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洲繆子時化之遊南雍也子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爲未足舉進士來知子泰和子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爲淵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子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所疑於學也未道必徵之不爽然後行之益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

今吾邑禹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懼戴爲德者非心所自慊者乎自不能慊顧能欺民而強之懼樂者寡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於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忤於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無欺顧能內慊而無愧作者寡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慊根心而生充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於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爲何如也繆子行丞金子清亦子門人也與邑簿張子某以寮友有相贈處之義來徵子言子襄與繆子常言之今不能

歐陽先生集

卷七

主

有加也爲致其丁寧之意以復抑繆子所以處二子者宜亦無以易斯矣

題椿萱並茂圖序

丁未

銅仁陳子珊奉其母王孺人寓金陵是歲上春官罷歸其友翰林編脩張子春以書爲容問學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夫學孝焉而已矣問孝曰夫孝學焉而已矣敢問何謂曰孩提知愛其親斯長也知敬其兄學之爲大人也德加百姓教刑四海其本則愛敬盡於事親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知孝斯可與言學矣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凡事君不忠蒞

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不得爲孝而脩身行
道成名以顯親斯爲孝之大者故知學斯可與言孝
矣于時謝亭市碧溪翁罷京陵丞家食以某月某日
屈從長王孺人之誕則某月某日蓋並躋六泰矣陳
子將奉其母歸銅仁並尊甫爲問所以悅其親者
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安子之分順親之志而已矣蓋
吾嘗求之聖門得四人焉百里之外爲親負米子路
氏之所以爲悅者也禮不齊三釜養必有酒肉微必
請所與子輿氏之所以爲悅者也簞瓢僅足而從師
遠征畏匡厄陳而不愠子淵氏之所以爲悅者也老

歐陽野集

卷七

重

母躬機織而遊學不返者七年孟軻氏之所以爲悅
者也數子者之於養或仕或不仕其於親或離或不
離其安分以順志則一而已吾子曷擇而從之陳子
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既乃持椿萱並茂圖來請
曰碩微惠一言將以爲高堂歡夫孝子知所以悅親
故親樂樂故忘憂忘老之將至夫自悅親而達之而
仁不可勝用故德成而名立名立斯傳傳斯永八
十歲爲春秋未足云也是之謂椿萱並茂之道陳子
復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遂書以貽之俾歸爲壽

別楊季卿序

戊申

脩德以志爲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於人大矣然豈
易言哉夫與人相偃倭盤折爲禮側足隨行踟躕不
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口即有辨詰逡巡而不敢
質蓋亦似矣然而其文焉耳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
其本則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爲其友言之也士之
自脩者若曰吾將以能問於不能則既自以爲能自
居其有矣如是而惴惴款款若無若虛無乃爲僞乎
蓋君子之志於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盡其心故常

歐陽野集

卷七

書

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
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
知其所不盡而常求所以自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
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爲已能而好問已有而若無
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
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
無疆矣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
自以爲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祗載以見於瞽瞍
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
以誠動而友已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爲

能謙然焉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嗟乎豈易言哉人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爲累勝心忘則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爲我師樂取諸人而常以人不吾與爲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常以獨居寡與爲快故凡自用而不能群大率勝心持之爾非將日長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楊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謁子言別因以平日所告其學諸友者爲贈且因季卿以告其從父明之明之亦嘗問子學者也投匭報李其將有以復我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七

三

贈陳司訓之常執序 戊申

永豐陳君廷言選授訓導常執學將行踵子言別且曰官以教爲職綸將奚用爲教矣嗟子何足以知教然君之意誠不可虛也請誦所聞而賢者裁焉夫教者導士於學使各尚志悖德修其仁讓忠信廉潔之行行成德立布諸庶位以行其道於天下者夫仁行則民相親讓行則民和睦忠信行則民無僞廉潔行則民不貪去貪僞之習興仁讓之風教其本矣教得則師道立而天下治茲豈易言哉夫師之言帥也帥之也者身之也故王豹能以河西善謳綿駒能以齊

右善歌身之者也况道得志行非有諸其身而能帥諸人者乎故爲師者愛士有恩休戚胥共可以教仁恭敬搏節先彼後已可以教廉夫人神智交物斯感而動動斯變變斯化聞鍾鼓管籥而幽鬱生權見干戈劍戟而懦夫作氣動也况仁讓忠信廉潔之道言於斯行於斯故聞之莫不信之見之莫不悅之其感動變化奚啻樂律解慍威武起懦然者故知學斯知所以教知脩身斯知所以爲師矣陳君躍然曰綸乃今益知身之爲本請書諸軸日懸之堂壁以代座右之銘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七

三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嗣旦暮侍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茲使事南行便歸于蜀期而後返於京去師遠且久誠懼夫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南野子曰子奚懼爲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無自寒焉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果有須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之不啻晝夜抑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食之頃本不可離而無待於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

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須更不慊於其心而其爲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寡矣子欺其良知而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須更慊於其心而其爲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非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能爲子慎而慊之哉昔者堯舜身作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去孔子百餘歲私淑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而已矣子自京而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七

汴而蜀而返於京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百人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己之善而知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己之不善而知改焉是子一行而得數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携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道布氣期而寒暑溫涼成焉地道產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媾精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吾願聞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適觀厥成將具體而微不異矣

送李子督學山東序 已酉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溫之斯日新敦之斯日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茲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經四子爲說雖不一然精一於心以達天德而脩人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說上也循其說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爲訓詁詞章實未至而說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爲說或并失其實斯爲下矣 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於文而其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通而信其實之能脩非徒以訓詁詞章爲也降本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爲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之顧其所自養或曰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七

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
加當年而澤流後代則身作之教然也今天子統一
天下而無異術憲臣奉 聖書秉政權簡脩進良黜
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其鄉之士謂
其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
關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爲主客郎
察文稱其能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接吏蠻戎駱朝
貢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
以施於政而非徒善於其說以美其文詞而已者耶
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興學禮可以立學易
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養
者李子爲之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
以山東爲古鄉魯無異矣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
弗一而變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多則司徒爲
職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爲職
故於李子之行有厚望焉予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
之命曰宜有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世所稱善於
其職者曰明曰公曰寬嚴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
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乎然言黨所以厚望李子者如
是而已乎抑予豈徒厚望於李子而已乎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七

元

贈葛子序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予言別問所以爲政子曰
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
敬事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於廉學廉而民罔
不畏矣貴惠惠生於恕學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
生於斷學斷而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
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顧聞所以守約子
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能慎其獨知而
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於極之謂
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窒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或
亂焉斯應矣知作惡之過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溫柔
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害毀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
之斯良知發強剛毅無或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奇
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先生時其可語而時教之無
我遐棄也既而數月則聞儀封有牧馬之議有治河
之議有賦稅徭役荒政軍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諸
議上官咸建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
者何鮮也咸報以溫詞而責其實効又數月則聞儀
封馬政有條河功有成太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
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行事不違言如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七

元

何鮮也咸獎以羊酒絲幣令校官弟子導送
於是撫按藩臬亦知葛令不徒侈於其言而止
不能慎終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
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
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此也哉他日葛
子以書詣予曰某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之
過情也而嗣音久不聞其無乃以爲不卒而遽棄之
嗟葛子誠所謂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於人求行
之於身而已矣無憂名浮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
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三

過非必吾友也夕聞而夕改之斯諛倭不至而規箴
日來茲其於言也不徒以辭求之於身求之也已有
稱我者曰非義雖千駟弗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
伊尹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
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飢猶已飢之民溺猶已溺之則
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禹稷者成其如
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於名也無往非
實也已邑庠王生在予同年中川司馬之子也述士
民之情謁予文以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言者復之蓋
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人未有不忠而

能無倦者襄子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之道也
子無棄斯語也則知予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崖胡子督學江西序 已酉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
湮更離可離非性而奚喪乎目之喪明也膜翳之刮
之淨而明復矣翳有生滅明非得喪良知亦若此耳
然翳之與明猶二也而刮膜者有待於外心無二者
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流動
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慎而有所著斯或過
或不及而姑息隱忍卑諂畏葸爲疑參和雜出
矣覺而慎之動而無著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
汨之而渾渥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待於外乎哉大
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物
皆備於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
故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
動似是必辨而不善必改順民彝循物則以極其虛
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外也明明德於天
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於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有
外也歟哉世之學者顧疑良知爲不足而求之外有
知其無外而不假他求者又或未有必爲聖人之志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三

以必明明德於天下爲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
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成是踐履未至論
說已詳故不能深造自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
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已者也夫
誠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能反求諸已孳孳反求而
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
喪其本心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可不慎歟
屋胡子仲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
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
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於法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書

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反已之
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
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
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昔月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
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
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廣西序

廣成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
之且爲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
新甫學于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焉憂師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書

次日建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誠
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爲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
以爲師矣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絲毫而明
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於欲之
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微之
幾猶水湧爲波波激爲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既知
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道道勉勉不已其進於立與
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取諸已而已矣人之言曰
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
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於杪忽
人莫不知其爲心之病而未有不爲其所病者試語
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爲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
確然以爲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
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爲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
弗能矣豈惟弗能豈有陰蔽默奪弗自知其弗能而
願以爲未嘗有好焉者矣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
然則士志於道者雖未必必意爲僞然志未切察
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於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
焉者歟孔子稱見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

德既復且恒而後能異以行權蓋得其精純之心而盡其通變之用非自外也此義不明求道於述者或迂而不達故建功廣業之士以為不足學始用其知慧圖轉給捷以為非此不足以達權而濟事不知其心非道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權求權於術者既謫而不正故奉法循理之士以權為不可學始執其意見方格重滯以為非此不足以立德而通變不知其道非心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立故精一之學由之大做新甫勉哉由前之欺必也深察其微由後之蔽必也深究其端則學與教兩得焉矣凡今為新甫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喜者若曰精一之學行於遐方斯師道立而善人多誠若是則豈但足為新甫喜焉而已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內集八

記

復儒林書院記 乙丑

嘉靖己丑夏四月鉤州復儒林書院元州人楊可道建者也孰復之知州事劉君煥吾用元郡守門信麗澤堂址也而堂并復焉始堂廢為道宮其前楹祠所謂三官者道士屏聚奸法君還諸編氓撤神像祠二程配以魯齋鉤邇伊洛魯齋鉤密產也有關邪之功焉初君為州布其紀綱和其法禁示民寧戢既而曰多禁多惠弗循本也人心弗正法乃滋弊是故復書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八

一

院進諸士於學夫儒學失真猶之曰儒居之為淫祠矣諸士亦思其所當復者乎心之良知之謂性率而達之之謂道是故孩提知愛知敬乞人不屑嗟蹴之食是是非非行道之人皆有擇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慎其獨知弗蔽弗鑿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以順父子正君臣和夫婦敦親睦以經綸上下長幼貴賤親疎以言乎天地之間倫矣先王之世政教學術百姓日用莫不由此故曰升於大猷王迹熄而霸功興儒學晦而詖行作聖人作經以明道撥人心而反之正也學之者淪於漸習而失其本真下焉者

必信必果硜硜然小之爲道不足以光輔聖業上焉者假道德之末襲仁義之迹皇皇然思以易天下反以浚功利之流而助之瀾詁訓之徒又多識爲賢泥文爲精枝詞蔓說寡要而無功浸淫爲詞章微榮干利崇私積嫉視四民相濟以生何啻五穀稊稗然猶自附於儒誣也甚矣今學校遍天下明倫爲教書院之立其惟曰古者有正業必有居學亦曰教弗教學弗學矣新耳目作氣志庶有興乎是故祠正學示所興也魯齋淑諸程門二程受之濂溪其曰靜虛動直無欲爲要其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學也大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八

二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有正蒙社學蒙養而禮義出故曰義路曰禮門禮義不可以無友故次之麗澤堂朋友講習麗澤允也其凡以在內方外致其良知已矣故齋曰敬義曰格致知致焉至矣故終之曰會心處合而名之曰儒林書院儒學脩矣諸士慎哉孔子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脩道以仁不可以不知天良知天德也諸士慎哉是舉也劉君以請巡按胡公汝愚提學楊君達甫督率作之藩臬諸君亦罔不省成孟子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劬上之教化勸迪若是鈞之士其興也勃矣

壽州學藏書記

卷之八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八

三

書之所載人心醇疵貞僻之迹具焉貞僻作於心動於言行而載之書讀之者感乎其心隨所薰而化矣故善學者博觀而慎取精研而自得雖然未易言也洙泗群賢親承夫子而炙之然惟顏氏終日不違曾氏唯一貫之旨自餘諸子或疑而未達或不悅於其所爲至以爲迂及其涵養深厚而後各有所聞况未見聖而得之書其果真知默契者乎楊氏墨氏子莫許行固學於神農堯舜之言而自許以爲不畔者其意見所及未嘗不傳於大訓其於所謂自得者何如也夫人之心未至於化其聰明各有所蔽其蔽有淺深其用力於祛蔽有精粗其聞見同其契悟異矣傳曰視斯明聰斯聰聰明者人心之靈也惟精惟一不以私意自蔽而凡耳目親記方策紀載醇疵貞僻莫不有決擇取舍浸灌磨礱之益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嗚呼非剛健篤實輝光者其孰能與於此國家以經術造士使各致其聰明以利於用學而不知所自致致知而不能精求於書者悖而得之者淺士之咎也知致其精而所謂經史百家所以爲浸灌磨礱之具有所未備造士者之事也壽州學舊有

事經閣閣頒降經籍而諸史缺焉御史李君仲謙校
壽以爲是諸士畜德之資也發贖金令募之南雍州
守王君某雅意興學曰是不可後使魏生圻董其成
事請予請記未成而王君遷去李君得代代者御史
何君道亢始成之時督學御史聞人君邦正方汲汲
以興賢育才爲己責諸君者皆予友也皆篤志古學
而以訓迪諸士凡聰明之通蔽致精之功畜德之道
蓋嘗爲諸士言之矣諸士其慎思之其無求之悖得
之淺也庶不負藏書之意矣乎

大酉洞書院記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八

四

大酉山華妙洞在辰陽西北道書所謂二十六洞天
者相傳洞中石室穆天子藏書處山巔水壑張果煉
丹池也今居民斲地往往得丹砂滿缶而書不可見
或云往有樵夫取書出洞口見風輒應手成灰矣莊
子讓玉篇舜讓天下於善卷卷辭曰吾冬皮夏葛春
種秋歛出入息逍遙天地之中心志自得吾何以
天下爲哉遂不受逃之枉山枉山即茲山也莊子蓋
寓言以明其志非必實事然可見茲山爲至人高士
慕寂寂神者之所羈縻其來遠矣予友山西金憲王
君晉叔辰陽人也未仕時構書院於山與遠近來學

其中其堂曰讓王曰逍遙本莊子善卷事而名
之君爲孔氏學者也孔老不相爲用學孔氏則斥老
莊告而取其說而題之堂豈非以其解內膠釋外累
絕欲無營泊然而往以全其性命之真聖人所不能
違耶故老莊不可以名斥而宗孔氏者不可不旣其
實傳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志也者學之實也孔子
之言志曰志仁則無惡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未
足與議夫耻非必深懷慚憤若無所容蓋緼袍狐貉
並立而美惡之念或未能忘耳其於道心若杯酒而
投涓滴之燭全體皆毒矣志可不慎歟昔者舜飯糗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八

五

如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有天下而不與靡然兩
忘而無所累乎其中道心精一如此學之爲志求如
舜而已矣苟以有累之心而自附於孔氏吾恐其名
則似而其實不爲老莊之所謂者幾希故予嘗謂士
不求其志云爾苟求其志則不暇言老莊而且自嘗
不暇病其忘世絕物之偏而且自反其後役於物未
能遊世無悶以爲心病將苦口於對證之藥而豈以
知見意說彌緣文飾自說於中道哉予無似恒懼夫
志未精專僕僕焉繫世累以決其難思所以自立而
未之有得因君屬記而推其所求事志者以實

使登斯堂者知君不以名斥老莊所以既孔氏之實也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乙未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歿青陽南境巒嶂迴複奇秀盤鬱稱江南名勝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履茲山幽探遐覽動彌旬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偏與諸生講業其中前御史柯君喬始從鄉賦告諸縣令祝君即其處成講堂三間堂後闢荆榛莽夷阜爲原構亭曰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君詮奉木主於亭庫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同知池州府

歐陽某

卷之六

木

任君杜改作爲祠其間架視講堂而闕麗有加廡序門垣固不完美唐陳堦圯罔不應飭贍祭有田奠獻有儀以爲公所卜地神或眷茲且使受學於公若感而興者藏焉脩焉庶幾嚴奉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也公倡道南服本良知爲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鑠者蓋自善繼而性成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爲性命之靈德行之則也雖淫邪無忌之尤者其掩惡翫善若或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明內融潛伏孔昭若此精一執中造端於茲矣而五性感動悟之反復迷其喪本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也

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示乍見之怵惕踴躍之慚念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達之足以保四海亡之不遠於禽獸周子稱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大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然予猶懼其聞辭弗章而無以消天下之疑沮者夫良農之子南畝成粟田卒汙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寶倉傭積而沽諸市則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揚師訓罔有深造自得之實則有以異於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拒而弗信無恠也故某以爲脩公堂宇貴脩其道依公宮牆貴依其教闡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慊之幾默而成之邇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於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篤興者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乎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說吾黨其可爲也講堂成於嘉靖戊子秋改亭爲祠成於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緘陸君岡通守徐君子宜聞人君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冬十月門人南京尚寶司卿泰和歐陽某記祭田祭器識諸碑陰

維揚書院記 乙未

嘉靖乙未夏御史芝南徐子理饒兩淮成維揚書院
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贍之廩
既置田畝以爲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
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維揚徐子賓諸資賢堂
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庶幾信宿微
惠一言以迪茲多士予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
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爲教
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爲業旁羅深挾曉暢義趣其發
爲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世所謂精於其業者如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八

十

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稿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
未論矣公習之久以爲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
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
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
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爲猶苗之秀秀之實師友
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植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嘉穀不播惡草芽孽則藎多力勤者豈
惟無益毒之滋也文詞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
實而美於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
而行違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躬之不逮君子耻

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於所惑
以戕其天性徐子爲不徒勤矣乎維揚書院自前侍
御覺軒雷子廢東嶽觀因之草略未脩繼漸荒頽巽
峰陳子稍稍加葺徐子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
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曰資賢賓至
館之左右翼室燕寢在北西曰志道學舍旁列講業
者廬焉各有門金舍歸於一重垣周繚緯楔外標規
制完美教學始待而興矣徐子病夫不能兼收並廩
恒以爲歎雖然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
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倍豈必人賈之勇哉是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八

九

舉也協相經始則揚州府通判譚君其推官徐君其
其程功慮材替胥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君延賓
終始之徐子名九臯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英山縣重修儒學記 丙申

英山縣儒學舊在縣治西北隅地勢僻仄風氣渙漫
不足以孕靈毓秀今數患之葉君邦榮爲縣進吏民
語曰今以阜民興賢爲職也而儲賢之地若是夫尼
丘毓聖嶽嶽降神沃壤敏靈苗斤土萎佳木地道也
不徙不可乃相得稍東寬平環會之區勾稽得積通
餘千金請諸當道而成之閱數月廟廡堂齋廨舍門

垣巍然秩然既完且美山擁川迴獻社發祥士學於
茲意氣勃如咸相謂言侯甚盛厚德育我於成思周
慮遠靡所不至宜有紀載以志事始且俾休嘉後可
考見於是學生程謨陳偉輩奉學諭簡君宗儀狀謁
記予諾之而縣令某增脩加葺與訓導某輩申予舊
諾咸請有言以訓諸士予惟人生而善天之性神發
而靈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地氣所鍾清濁
昏明相十百千萬而良知不容有二由致與不致而
善端通塞彞倫叙數聖愚賢不肖非天地所制而致
其良知者所以輔相乎天地良知致而天地之道立
人之能事畢矣藝文官業莫匪良知之用然必根諸
心得乎其寶而不徒習爲其說襲取其故則未有積
而不光者本之不務而末是苗其成焉幸也其無成
焉分也而謗諸土地之興廢然則申侯孔子不世出
豈崧嶽尼丘遽失其靈也耶孔子之好學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夫軀命莫切於食情莫
甚於憂而老者死生之際三者能忘則無所弗忘用
志精一如是是以德成道克周不器之用然而曰地
之靈爲之也無乃誣聖人且有誣矣乎雖有沃土種
之嘉穀然培壅灌溉之不繼而以天澤地利爲足賴

人未有不誦其惑者上之沃也而嘉穀不播日規規
而望之曰粒食產乎是則其爲惑也滋甚嗟乎入斯
學者務脩其身以成德嗣爲斯縣者務脩其教以成
人之德上下交脩庶幾勿壞前人之績不負茲山之
靈也歟學徒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嘉靖十五
年八月朔記

六安州龍津精舍宗賢庄記

己亥

龍津精舍在六安城北龍潭之上宗賢庄去龍潭里
所而近不易之田可百畝歲任上農而入其租精舍
云初尚書郎林子華謫倖六安成精舍集諸生講業
其中考郡之故程伊川先生長子端中嘗知六安軍
以死勤事於是祠二程子爲先師所宗也以知軍從
祀焉所因也買田一區以供粢盛而學徒廩既若吉
凶補助咸於美取之歲推擇諸生佐鄉士夫參主出
納州大夫與知焉而不主義不制於官也知州事姚
子璋實贊厥成相與取定性書雜諸格言揭之壁曰
性學充塞久矣良知虛明靈覺常應常用智自私
乃汨厥靈故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茲二
程子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吾將與斯民宗二程子之
道庶無負於居斯食斯也與乃頌其祠曰宗賢而庄

之名從祠焉凡以志精舍所有事者云爾精舍自嘉靖丁亥某備員六安時改淫祠爲之會選官功未及竟已而督學御史聞人君銓擢知州韓子某完葺之名懋中書院載在徽志至是姚子林子交倡協作撤舊祠新乃以地名而鄉宦給舍潘子子正進士丘子玳暨文武庶士捐貲出謀翕然脊和舍基中高厥趾四頽斷頽而夷之基若加崇趾若加廣齋寢門垣亭臺翼室增故所無又斥其餘財以置斯庄而後大備斷土得斷碑蓋宋神霄玉清萬壽宮址而庄則道士齋糧田也衆愕且喜自有茲地幾世幾年而淪入異

臨南野集卷之八 主

教又幾世幾年而田歸農民宮毀爲祠卒復於儒鬼神蓋有待以遺其人乎乃咸曰讓舍之復也俄頃耳歷十有餘歲以逮今茲志同力并而規制始成而田始復茲田之復也俄頃耳茫茫宇宙所望於後來者其詎有涯言其可已乎於是州學師生謂其與開始事必也終之而周生傑章生宗竟寔來嗟夫地之復人猶胥快焉况所復有重於地者耶良知在人如明在目瞋而張之晦顯頓殊矣復果難乎雖然去眩眊羞澁之積還清朗瑩徹精鑒洞臚之常非一旦一夕醫藥之所致也復果易乎功利瞋心神知眩瞋自已

覺非馴致於蕩釋昭融亦若此矣故志貴專篤道在積久忽易者輕憚難者惰警惰矯輕者激而銳進或速達之爲快而小成之爲安是故居之不弘不弘者自用而狹人則寡助而罔功有志於道者觀斯舍斯庄之復可以鑒矣

泰興縣重脩儒學記 已亥

泰興縣儒學在隆興橋之東蓋自宋紹興間縣徙今治學與俱徙徙所從莫可考矣元季兵燹蕩盡明興復創建嗣而葺之規制猶湫隘正德丁丑知縣鄭君浙撤而新之稍移易位置宏敞矣嘉靖癸巳朱君

臨南野集卷之八 主

筮復闢地爲講業肄射之所增故所無顧地勢下或傾之多窪三面環渠潮汐日再至嚮岸岸故善崩丙申夏大雨雹屋瓦毀落柱欹墻剝日甚越四年巳亥春正月壬午有事重脩秋八月旣望告成大率用鄭之舊學門稍東移夷高堙窪培塿以當潮衝築土爲岡樹木其上殿厥後於是學基周正負山臨流陂陲起伏之勢視舊規爲偉師生歡然適厥攸居若工有肆矣夫肆以成藝學以成學藝弗脩肆爲虛學弗講學爲虛士無學國家爲虛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大夫士莫不曰子學博誦廣演探賾鉤玄道稱堯禹文

規周秦談政之經若鑿鑿可續曰學於古訓云爾而其志或異然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仁也親親爲大親親至矣親親之至匹夫不獲若病厥躬古之人所以格於皇天由此其志也古訓訓之者也利徇私謀式賊厥志將父子寡恩矧有能念於邦人胥感格言閎論則足以自文而已矣故志不可不慎也說命曰爾惟訓于朕志予惟克邁乃訓是故匪志曷訓匪克邁雖訓無訓曷云能學訓無乃爲言說學舍無乃爲談場矧曰其以敝終是役也御史覺山洪君垣允學諭陳九達之請出贖金百兩爲費御史疏山吳君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四

梯來代允知縣高策之請使任人而督之成高子殫厥心視如其家之塾費不啻再倍皆出高子書凡諸君惓惓其亦曰爲國興賢育才譬爲百工肆將取器乎是而督學御史午山馮君天馥身迪諸士成其器時而出之嗟乎多士念諸其以是學爲談場使繼今者謂無益而弗之省也厥惟多士其以爲蔽器之肆使求利用者必之焉相與時萃而不忍壞也厥亦惟多士志哉可不慎歟從予學者蔡生勳券將高子命曰願有詔策將率師生乞蹈之子曷敢多言惟是令誠能率師生誠能蹈志若是古訓不啻足矣

集義堂記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百慮殊塗充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爲不必屑者若曰心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於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爲至將以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付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夫聖人之盡性也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而告子則未免於二之大本既乖其究是內非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爲蔽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里者哉當是時佛未入於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爲幻不假修證頓契真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學自告子既

萌之芽而集義之訓孟子所以有告子者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懽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是而正他道之非也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祿見利忘義以性命為無益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為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為細故而莫之辨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况徇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

歐陽野集卷之八 去

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洲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為之閣為中堂為東西堂皆東向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金午錯會歸於一綽以周垣前為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廢為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為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徇利者又昏瞽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友求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

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為無益不學為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憐惓乎

樂昌縣遷復舊學記 丙午

性者心之生理也其虛靈明覺酬酢變化而愛敬隆殺之等是非好惡取舍之分有條而不紊所謂良知也孩提之童未嘗學問思慮而親親長長有觸斯動若宿火之必燃小人習為放僻欺已罔人然往往慚沮內作若人之見其肺肝然者良知誠不可掩明不可息如此學之為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提不失其養無所誘於外以動其欲圓神方知藏往知來而不窮是謂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汚而洗濯澡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昏迷未遠而清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謂困知之學其用力有難易而其知不二其致之之道同其於盡性一也先王立教群士於庠序學校和之以歌咏舞蹈弦誦之節肅之以升降俯仰揖讓進退之儀觀之以憲老鄉射飲賓獻酬獻囚之禮習之以于戈羽籥琴瑟弧矢俎豆之器游之以文字訓詁

異數詞章之藝迪之以師輔之以友漸磨之以古訓
皆所以發其志意暢其精神閑其邪僻蕩其穢濁其
要不失其良知而已及其至也自親長之愛敬而功
加百姓恩及殊類無不洽比自身之是非取舍而人
倫物態天地鬼神之情古今往來之變無不明察是
謂德立道達教學之成也今學校之教雖不盡古若
然隆師親友誦習古訓猶夫古也顧士所資於古訓
者異耳博誦詳說曉暢義趣以美其文詞則往往矣
學之身心考正其踐履之實以自得其虛靈變化之
理服之膺而弗失蓋亦有之乎附益已見輔行意說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文

亦豈少哉蓋高朗者之言知性也曰真性無體真情
無所故有作為妄而無妄為真沉潜者之言明理也
曰理散於物知涵諸心故真靜立本而閑見發知凡
皆依良知以為功祖古訓以為言然各因其質之所
近或失則內或失則外或淪於空寂而無用或流於
知識而迷真非精一其心者惡能明辨似是於毫釐
之間哉嘉靖丙午韶州府樂昌縣學成知府陳君某
使來請記且曰願有以進諸士學初創自宋東去縣
治千武而近山水迴復武溪橫亘龜峯扼其下流桂
山後峙文峯前聳足稱勝地國朝洪武間始城樂昌

而學在東城之外正德間峒徭騷動士弗寧厥宇徙
學於北城之內湫隘宜囂恒病弗稱數十年來文風
湮鬱數欲徙之舊弗果陳君始至縣教諭陳其董事
諸生以請君與其僚相地度役請於撫巡若督學諸
君僉議宵協復舊為宜乃以夏六月甲子經始為大
成殿為兩廡為戟門為櫺星門為啓聖祠為明倫堂
為兩齋為道義之門為敬一亭為諸生學舍為教官
居室煥然更新而無侈於故費取諸羨役取諸傭踰
月而工次第告成是歲當大比比士於新學秋八月
上丁秩祭於新廟咸欣欣色喜謂風氣宣暢人文將
為昭焉夫學宮徙非其地則知病之不憚勞力費財
擇所宜處而亟復之舊學失其宗性失其真擇善而
遷之以反乎其初財力無所勞費顧置之弗思猶有
待於人也與哉遷學之說田萬歲帝申尼丘毓孔固
也然孔子十五志學忘食忘憂忘老之將至稱無求
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為好學其達於知命耳順
從心不踰者蓋在此而不專在於彼也天地真精人
鍾其秀智水仁山不遠於心良知至靈萬物皆備師
友道立古訓具在某不佞願聞諸君子所以教諸士
子所以學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文

益菴記 戊申

益菴虞部郎正江鄧子名其尊甫崇仁翁燕處之亭也初翁構亭居室之左日游息偃仰其中而未有名居常念殖貨而不能用徒以爲身累非智昆弟親戚胥遠而有無不能相通非義見人之急漠焉不加欣戚於其心非仁以告語子姓日諄諄焉其治生不席世資不苟非分之得勤劬膏縮身致贏裕然舉以濟物殊無難意宗族貧而負官租者代爲之輸先世堂室屢肆悉讓諸弟之孤以善其後歲大侵發粟助賑不待徵令小飢則折券已責曰度吾力可及者爲之

臨陽野集

卷六

三

虞部承考用德篤志求仁之學念翁志意行業思章往詔來乃以益菴名亭因追稱翁益菴來謁記曰先人生平所爲損道也然其志殆肫肫焉益人爲悅故見人之可益而莫計其所損苟有見於損則將重自爲而輕爲人或莫之能益矣名也舍曰損而曰益我後之伺務焉庶無墜先烈云爾嗟益之時用大矣而出之有本益道乃行夫人者天地之心心之虛靈其真誠惻怛與物同體始於親長達之天下無弗愛焉而非以爲德無弗敬焉而非以爲恭故分人以財非以爲惠教人以善非以爲忠推有餘而不知其損已

補不足而不知其益人誠感神應若血氣周流於四體百骸而渾然無間者也忿慾萌孽仁義充塞懲之室之以全其虛靈之體極其真誠惻怛之用而明德旁達光被四海其益無方矣故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已德之立人德之達也弗脩弗裕弗立弗達翁所自脩與其所既立予不得而見之得從虞部聞其塋第者如此故述焉以記其亭陟降斯亭者於翁志意行業常有見焉以動其心而深明乎損益之義廓然人已之間將斯亭也其不爲天下之廣居矣乎

臨陽野集

卷六

三

汀州府崇正書院記 壬子

汀州府城外新山莫千巽隅書院巽然臨於其上負離向坎枕岡面原爽塏高明於附郭稱勝其地舊爲東禪寺僧徒零落寺就圯知府陳君洪範還殘僧於農請改爲講學之所選府縣九學俊士聚而教之時提督都御史張公烜巡按御史曾君佩暨藩臬諸君咸重興學急育才合詞報可而曾君行部至汀適觀厥成名之曰崇正書院嘉闢邪也督學副使朱君衡謂諸生始學宜如古者釋菜先師移書考求前哲得郡人楊澹軒方爲朱晦菴高第弟子文丞相文山嘗

門於江並祠三賢用示標的祠及講堂及號舍
皆陳君搏節區畫飭故增新費省而民不勞山之東
麓有洞呀然峭壁奇石錯峙環立是爲蒼玉洞洞之
上築映溪堂皆覆以亭洞與講堂之前皆跨衢爲坊
山洞前直衢橫折而西又斜折而南則歷階以登堂
徑洞左登堂則磴道逶迤西歷三賢祠西達于堂凡
諸生講習遊憩與夫進之仰止者亦既畧備夫儒佛
邪正犁然辨矣而儒有所謂小人者何哉夫豈放僻
無忌胥滯於邪而正道大悖者耶無亦所務者小不
能志乎大人之學而見乎其大者耳昔者子夏名能
文學乃其爲人篤信謹守必信必果而第孔門諸賢
者以爲僅得聖人之一體况文非游夏又未嘗脩諸
言行而規規焉執以爲學其於大人之道不逾遠乎
雖然浮屠之宮地與廬無改於舊且易其人而暮即
友之儒儒之爲大人也豈必改廢舊業哉亦志焉將
移旦暮之間而已耳夫讀書纂文儒者所以應舉蓋將
明其明德於天下道固如是也而或情存榮肥見局
近小則陋乎其爲志於道悖矣儒名也道實也設科
求儒豈其曰惟名是畜而不期乎其實必不然者今
儒之求仕殆急於上之求儒然或未知所以反求也

誠自辨其志以明德親民爲道其讀書以誠諸身以
興以立以寡其過其爲文必根諸心可學可教可適
於用則雖三月遑遑未爲已急茲三賢所以震耀百
代而曷嘗不自科舉進耶故志不可不辨也晦翁嘗
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言則廣矣大矣而豈遠人以爲道者人者天
地之心仁則人之心也以仁存心則天地賴以立本
生民恃以立命此古聖所以開來學而施太平於萬
世蓋雖耕稼陶漁者可學而至而况讀書纂文者哉
於是御史君移府遣教諭郭文達來請予記夫知體
仁而後知天地之心知天地之心而後知崇正之義
嗚呼教於斯學於斯者誠知崇正之義斯知書院所
係之重矣

嘉定縣重修儒學記

主事

嘉靖壬子夏嘉定縣重修儒學知縣事萬子思謙請
於督學御史黃君洪毗巡按御史徐君洛而成之者
也學之建莫考其始國朝百八十年間屢壞屢脩而
頃歲乃復大壞歲庚戌萬子來爲縣諸所振頽舉敝
而於學尤加之意屬連歲大歉萬子欲阜其民而後
用之民既欣欣然樂生矣乃進諸生相與脩其學業

而後程工慮材飾厥宮宇時公帑不盈民財猶匱會
有僧以富干法而刑疑宜贖萬子執而諭之行其義
罰使損財爲費工成得釋於是自先師廟以及兩廡
若櫺星門若啓聖祠自明倫堂以及東西二齋若尊
經閣若敬一亭自教諭訓導宅舍以及應奎典賢育
材諸坊凡材木之朽蠹者覘斃之毀裂者砌破之隳
施者圯墁之漫漶者歌者圯者缺漏不葺者咸易而
新之祠若宅舍位置失宜人情未愜者更而置之自
始事至訖工不踰時煥然偉觀學校師生咸謂邑侯
斯舉寔同華造而官不知費民不知役乃撰事狀謁
予記族兄訓導某代申其懇而萬子亦以書請訓學
所以明倫今學舍備矣而明倫之道不猶有崩壞未
脩者乎脩將自今始願聞所以脩之之要夫人倫非
自外至根於心者也心之良知至誠至明愛親敬兄
孩提不學而能所謂仁義之實也大舜明物察倫亦
惟率由仁義非能增益其孩提之初者故致其良知
而火然泉達燮倫攸叙矣孔子之道已不欲勿施
於人其事父與兄則其所求乎子與弟者也凡人之
所求與其所不欲雖愚不肖者無異於聖人良知無
二故也願愚者求諸人聖人脩諸已斯日見其不足

而有不能自已焉茲孔子所以爲人倫之至而能祖
堯舜述六經以垂憲於後世致知之極也今學之堂
以明倫名廟祀孔子以及其徒祠申不先父食之義
閣尊六經亭揭 皇上敬一之訓匡有輔翼之具亦
云備矣親師於斯取友於斯必反諸其獨知求其所
以爲賢爲才上應奎壁而無愧於出入道義之門者
蓋其用至遠而功至近其道甚大而其端甚微不假
勞力費財而其深造也由已其自得也無待於外願
保其立志何如耳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夫是之謂志茲固萬子之
所經始而將與諸君通觀厥成者耶於時黃君遷秩
趙子鏗來代趙子蓋志於學而有得焉者固將振起
南畿諸郡縣士脩正學之廢壞以復其初師道立而
燮倫明豈獨是定有足望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內集九

雜著

從叔格菴先生別言已丑

從叔格菴先生懋之試松陽學教諭時石江兄崇道以少常遷光祿卿而南登乾沙兄崇亨橫溪弟崇儒胥以別言屬某某曰何言哉至愛無文文之盛情之衰也敬述平日所請於先生者以志不忘云格菴之學日見其進試春官不偶不以為困而以學弗明為懼志亦篤矣夫孔子之志學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故學必無以尚之而後可以言志親師友惟日不足而後可以言志志哉學之樞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九

一

學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者也後世學失其真而堂名明倫猶餽羊之存焉摯名索實可矣夫倫非外也良知於父子兄弟師生朋友親疎上下感應酬酢燦然也是謂天敘或欺以私或蔽以偽倫弗倫矣雖然弗慊於中顧安之乎抑其所求乎人者則如何是政所不安弗為也所求人以自求也而人倫庶物倫於我矣是謂善學是故聖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彼未

學而自謂其能不學而自謂不能者味之思也

今之學曰讀書考古而已矣然未探其本也嘗聞學詩之道於孔子矣曰可以興與其良知也可以觀觀其良知也是以能群能怨能事君父是謂讀書也子曰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之制聞其略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仁天下之心若飢渴之不容已者是謂考古故致其良知則無適而非學不然非周公孔子孟之學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九

二

有德者必有業脩業以脩德也舉業業也良知出言而有章者也是故知孝言孝知弟言弟雖然亦嘗試之矣乎夫誠立而辭達辭不盡意者有矣未有意弗誠而其辭美以愛者故脩辭立其誠是謂致知是故善學舉業大人之事備矣

良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豈有妬善嫉惡矜能耻負之意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入於善然後為致其知是故師友之聚日進無疆

良知是是非非不容已也君子是其是非非其非學而
不已達之天下是謂致知惟致知者為真知彼聞而
省焉見而覺焉思索而明焉固有真切懇到不能自
已之實而曰知也然則見君子而厭然者亦謂之知
乎善乎程子曰知道必如知虎故見善則遷聞過則
改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後為知之功是故知行合

一
人弗道夫人耻之然而言道學則退然遜夫道者性
也人之良知也率之而喜怒哀樂達故曰達道是故
易知也易從也遠良知以為道則難難斯畏畏斯弗
學弗學弗道耻曷已諸故君子致其良知以致道也
是謂易簡之學

贈徐遠卿 庚寅

徐子遠卿知信陽縣二三君子過予曰贈言道歟曰
道也雖然議不達於事文不根於情如無贈耳子惡
夫偽也乃類平日相與講學之言以贈遠卿其無忘
於學

大學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親民而已親也者身親之
也書曰惇惇乃身是故止至善而已至善良知也一
體萬物莫非已也致良知而民乃罔不親是謂明明

德於天下致知治之樞也

言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未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
下一家是故痛思摩痒思搔疾思藥饑寒思食衣勞
思逸憂思釋樂思達淫思節田疇思易垣墻思固外
侮寇攘思禦是故才智罔不周彼以才智而已者多
見其為偽何以親民

人有恒言曰末世滋偽夫良知之於情偽險阻也如
目於色耳於聲是故無庸逆也無庸億也逆億故憧
憧憧憧靡定不足以燭物視眩者色迷聽亂者心亂
矣日中天不懼屏伏不索幽隱敬業者趨作慝者息
彼以逆億為先覺何啻千里

欽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民之多僻非其性也氣蔽習徂迫勢而動弗得已焉
耳人之言曰惡惡若有疾是故求其標本緩急而理
之生道也不然剛愎褊隘視民之不善若不欲其生
夫投之無所往而欲民不忍於為惡難矣書曰無忝
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

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天道也天道四時而成歲功易
田疇者播耒耨既日至乃孰茲提之而耨摩抑搔飲
食衣服之既而總角既而弁矣欲速助長未有能濟
者孟子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政貴宜民痛痒之摩

極饑寒之衣食慊焉止矣是謂達道達道以干譽者
泥古以咈民奚其宜奚其宜故周公志兼三王有不
令者日夜以思思合民情也民情土俗聖人不能豫
待事豫則立立誠而已入野問禁入國問俗有所誠
然者耳是故立誠者爲能宜民故君子慎其獨知
民習於故而不臧清政乃弗達然良知弗可息也覺
之則明士者民之耳目覺民其自士始矣故善政者
明教以達政善教者因政而寓教教哉政之機也
守官者曰苟無過焉而已其上者曰有述焉而已利
害耳毀譽耳夫人者天地之心萬物其身也心不體
天地不足以爲人利害毀譽以爲趨避特也其矣夫
趨不可就避不可免者命也矧萬物云云各歸於自
利是耳目手足不相爲用能獨存乎是故知命者安
知勢者全知天者樂致知焉盡矣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五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艱然矣
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爲艱故曰功崇惟志志
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孟子曰
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此之謂失
其本心是故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
必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

此謂知本

書何行可卷癸巳

長樂何行可求見南野子而問學南野子與之言致
良知之道行可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明
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居頃之辭歸省出卷請書
教言以爲別後之警南野子曰子遽歸乎吾數爲子
言致良知之道子以爲奚若行可曰時偕已知之已
信之南野子曰子自信其知致良知之道而信之也
然吾未能知子誠信其良知而知所以致之也盡試
爲我言之行可於是自述其視聽言動之能由於禮
也富貴貧賤之能安其素也得喪榮辱之能不累也
聞善見善之能樂從也南野子默然良久曰子之言
固自信其可以造於聖人之道者也然古之聖人見
其所未能而不見其有所能見其德之未成業之未
廣而汲汲焉求以進德而脩業今子之言蓋德之成
也而未及夫所以進其德者也蓋業之廣也而未及
夫所以脩其業者也無乃與聖人之心異乎吾子志
於學聖人之道而乃異於聖人之心則無乃與聖人
之學異乎然則子之所自信者無乃所當自疑者乎
行可慨然曰先生則何以教時偕南野子曰子自信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六

其心則無所用其學矣而人何所施其教子盡自疑其有所未能也而後知學者有以爲學而後人有以爲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而言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以復於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細微曲折無不自見自脩而況其顯顯者乎遂書以復听以爲別後之警

答董兆時問 癸巳

良知即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正故學者能依着見成長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七

中失正即是不曾依着見成長若謂依着見成長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右是理乎大杖則走可以施於必欲殺子之父而不必施於愛子之親可以施於父盛怒之際而不必施於親微怒之時此等因應變化良知自能知得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飛鳥猶然而况人乎此心所謂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者也只是人不能一一依着耳曾參本可愛之子曾曾本愛子之親而誤斬斥根亦非可以盛怒之事曾曾建杖而擊曾曾參想亦薄示謹戒其斃之者誤過於重耳若非誤過於重則頃刻之間

不復能甦矣此等情態曾參當時良知自是知得明白若知其可以不走而不走正是依着見成長良知雖誤而斃之不失爲中正也若其父建大杖含盛怒以行重譴良知亦自能知得然而不走則正是不曾依着見成長知而不得謂之中正矣孔子所以責之蓋示意其或出於此若必以大杖則走爲中正而不依着良知因應變化則今之蔽其良知不受父譴而走者皆可以謂之中正乎中生之事可以類推矣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八

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夫生知者以其生而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則學知者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亦惟困心困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上學而知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者也蓋不蔽於私者復良知之體知古今事變則良知自然之用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今不憂私意蔽其良知之體而憂良知無通達事變之用亦鮮矣故君子之學惟務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

大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則於公私理欲幾
似未明不得於心者自然知問知思知辨自有不容
已者故學問思辨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求去其
私意以不蔽其良知之本體而已不然則所學所問
所思所辨者果何事耶夫學問之功夫以不蔽其良
知則雖未純乎良知然蔽漸去而知漸復矣故曰好
學近乎智由是而力行不已則良知無復私意之蔽
矣故曰力行近乎仁今之學者汲汲於知古今事變
而不學致其良知卒至於泛濫無歸乃是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不可以不察也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九

贈陶仲良 癸巳

誠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於心其
達於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
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
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必性無不盡
安勉之間而已矣是故念必真事事必實物物必
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必充周徧滿然後為能致曲
而有誠誠則其體而微故形則微而顯故著明則
渾融脫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
所致然其造端立基非全體真實不足以言具體而

亦無所用其積累者矣後之學者園莽滅裂斷續作
綴種種踈漏缺失而瑣瑣於一端一節以為致曲之
功如是其於盡性也不亦遠乎而泥於求之聞見知
識之末者也陶子仲良蓋不以聞見知識為悟而以
真實懇到為功者遊太學歸請予益言其友趙性甫
定林德溫文瓊徐孔霖鄒劉一舒祖孟伯生源伯通
津楊子大宇施邦大偉魯伯慎機垣維起鵬湯應天
夢鯨出軸請書遂書以贈之

書朱徐二生卷 甲午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十

此卷請書教言生之志亦既知所向方矣請於人亦
已屢矣人之教之亦已詳矣予復何言道者人之本
心坦夷平直無所回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人病不求耳然世固有求之而不得者必蹊曲徑
亂之也夫旁蹊曲徑之於大路其險夷迂直通塞廣
狹則有辨矣行路者苟足目俱到問聽必審蹊徑豈
得而亂之故凡為蹊徑所亂者皆未嘗實用其力者
也生勉哉至德至道根諸心性聖賢經訓具在方冊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願生自求之者何如耳生勉哉
吾亦何以教生矣

書贈蕭子羽 甲午

蕭君子羽有志進取而折節為掾以干於有司君涉獵羣籍學為古詩文蔚然有章數從名士大夫游故士大夫亦多知君秋試連不捷論者惜其數奇而君恬如也予以為名位繫乎天道德存諸我學古人之文必規規焉而擬之學古人之心無待於外不失吾赤子之心而已君如其道則可以邈世無悶而世之榮名豈足道哉索子贈言書此答之

徐任夫贈言 甲午 三條

學莫大於主靜非虛靜之謂也無欲之謂真靜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種種世情不作於意故其止也廓然無體其出之也根心生色如草木之暢茂如機緘之發不假造作是謂動靜無心凡動靜未能無心者猶是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為之礙也正當洗濯蕩滌得所謂真靜而無靜之可得方是真實安身立命處矣

仁者萬物一體與人無智愚賢不肖是非美惡同不同相薰相磨相取相受同歸於善是非同異之意作則物我立故擇可而同而不能大同以善服人而不能取人為善賊仁莫大焉仁者人也不仁則不人其端甚微可不慎乎

道體無盡心體無盡故無所得故學問無盡古人親師取友磨礪煅煉耄期不厭有以也覺有得力處則不見無盡足以懈精進之志滿虛受之心道之害也目翳微膜則與重盲者等重盲者知懼能充養元氣忍受金篦之刮微膜者或忽焉嗚呼茲其可忽哉

書劉子卷 乙未

劉子提孩失恃鞠於祖母以長以立以既有室而祖母字之猶孩稚也晨出必問夕歸必勞旦日而不見必使人覘之雖徧慈諸孫而莫劉子若者劉子於祖母雖有室猶孺子慕出必告行恐相問也歸必告寧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主

恐相勞也間日必使還報恐覘者之不時也諸孫罔不眷眷而亦莫劉子若者夫至情不可加損者也然亦有激焉而過其常者客鄉加密艱險加親疎遠者且然况骨肉患苦之際乎李令伯於其祖母韓退之於其嫂情有所鍾者獨劉子然哉劉子游太學離祖母且再春間勞省候之使交往數還朋游聞而歌之積成奏帙而告於南野子曰某辱於先生久先生則何以教夫歌以道人志而勸之勿壞者也祖孫至情又結於患苦之相激宜有加無損而何事於勸者然昔子以為父子之不可解也而移於妻孥奪於仕宦

能終身慕者何少耶故德未有不以交脩成者宜諸君之歌之也劉子念哉無祖母誠無以至今日而諸父諸昆孝友藹如祖母所待以卒餘年者則有所分矣子獨孺子慕爲常也與哉夫幼而待鞠長而自鞠待鞠者慈於人自鞠者自慈以慈人是故慎其身至於細行必矜終身不違而其爲鞠也大矣存其心至於斬一樹割一獸必以其時而其爲慈也廣矣是謂以自成爲悅是之謂大人之道膝下繫恋者小子之事未足爲劉子言也

贈鍾生貴

丙申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七

鍾生貴業南雍歸請予致知之說予告生而勉之學且三十年矣復何說哉夫致知者誠意之功其在大學曰必慎其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毋自欺求自慊以致乎其至者也雖小人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其掩惡飾善若無所容良知之不可已者如此故小人而能慎其獨知則知至意誠可以進於聖賢君子不慎其獨知則格之反復將不遠於禽獸生行矣以獨知爲嚴師遷善改過不顯亦臨庶乎其可也其無求之言說之間哉

書贈張生寅

丙申

張生寅業南雍將歸因之論責善之說曰親戚不責善全恩也朋友相責以善行義也然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俱陷於惡生竦然以爲當服膺吾言臨別請教言書此以贈之

耐軒卷

丙申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十

耐者忍也勤勞困苦拂亂湮鬱無不能忍者也耐之品有二其義亦有二志於功利者忍人所難然後才通慮精可以成其私志於道者忍人所難然後志堅仁熟可以成其德是謂二品以志耐者有動於外必剛制其中境隨事遷吾志不撓焉以道耐者物無所好中不爲之動境隨事遷吾心無與焉是謂二義州倅鍾君某以耐名軒其子太學生貴請言於予予欲貴知所擇也爲是說使質之君君其以爲如何

樊存智明卿字說

丙申

西安鄭子粹來遊南雍其徒樊生存智從子粹日聞南野子言致知之學退語樊生生恍然若有覺也異日以生見南野子南野子曰吾無以益其說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生竦然又若聞所未聞也生將歸子粹申生之意請命之字而教之乃字生曰明卿而

申其說曰智者是非之心所謂良知也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榮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耻傲情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而凡昏塞之極恣爲邪僻者人苟以其所惡加諸其責人亦曷嘗不明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五

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慎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充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歉而求快於已明之功也及其至杏澤渾化而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夫卿者古之尊稱又六官之長曰卿所謂大人者也命生以明卿蓋尊其字嘉其有成期其爲大人之事也生勉乎吾所以告生者亦無所益於平日之說惟生實致其知無漫談焉而已於是子粹顧生拜教且起拜曰先生之言有志於進德脩業者其胥聞焉豈獨以訓樊生

吳伯敘卷 丙申

先師陽明夫子講學于虔發明靜專動直之旨然聞其教者或各以其意爲學而未究見夫所謂真靜真動者人有本心渾然天成功利之欲不萌得喪毀譽利害成敗之見不作好樂憂患忿懣恐懼之私不熾其止如水其介如石其應物也行止疾徐如鼓荅桴親踈厚薄情態曲折如孩提之語咲非由經營非由慕羨是謂真靜真動是謂天德君子終日乾乾乎此是以廣大生焉吳子伯敘昔在師門最稱篤志時或凝然端坐若澄神內惟然者朋友疑其偏靜比歲會諸南雍則吳子已改其舊轍非復是內非外喜靜厭動者矣夫真靜真動之學吳子其誠能終日乾乾矣乎欲根不斷則種種活潑莫非私智其亦驚懼於此矣乎吳子歸書此贈之因問訊同志諸友信以爲何如也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六

敘思無窮卷引

丙申

敘思無窮卷者其泉山書院諸士贈鶴阿高子公敬者也鶴阿教授維揚諸士受學焉既遷爲刑部咸惜其別謀贈以言以申師弟子之義子惟學術謬而師道廢士習爲文詞百家習爲技藝相訓相督則立之師而明道解惑稱師弟子云者或駭然怪其所爲其

亦恃矣百工衆技其志將以謀食士事道者也弗志於道則其文干祿之藝已耳師之設獨爲謀食干祿者耶道之不明惑之不解文未有能至焉者導其流觀其源求其華實不泥其根吾未見其爲善教與善學也而以明道解惑稱者文詞進取之心或未能忘則默成自得邈世無悶之實虧其爲恃也滋甚有如鶴阿之爲師弟子者斯其無愧焉爾矣鶴阿學于甘泉先生其於諸士未嘗外文詞以爲教而非教人以文詞未嘗不欲其進取而非以進取爲悅者夫古之人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其畜也厚其發也時其數納以言也根於心可試於功者也故學非以爲文而詞無不達文非以爲舉而舉賢者求之茲鶴阿之與諸士所以教學相長渙然其相得者歟在易澤上有地其卦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澤漸漬而能入地䷒通而能受其入也匪思爲其受也匪知識性神相契混融而無間者夫如是又奚屑屑於離合遠邇之間哉雖然凡以物相酬者必書之質劑將徵信焉師友交脩以道其爲物也大矣臨別之言重質劑也子不敏辱諸君命何敢愛言然竊懼夫徒言之而未能無愧焉嗟乎鶴阿其亦無忘脩我也哉

歐陽聖集

卷九

七

書蒙汝化卷丁酉

盛玉華公呂涇野公真蒙汝化之能慕其親也勉之以曾參孟軻之學夫子之慕親非以報德非以飭行而人之貴之亦非以其能報德飭行爲孝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生性曰愛匪愛弗慕生之性息矣桃杏之核之仁其性息則根幹枝葉無從生葉爲空殼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具而枵然空殼也則如勿生而已矣故君子察此養以弗二弗二斯一以貫之浩然塞乎天地斯固曾子之所唯而孟子之所爲難言者也汝化請益於南野子南野子無以益之爲

歐陽聖集

卷九

大

申玉華涇野之意

書感慕椿萱卷壬寅

予讀周君所爲感慕椿萱詩蓋傷其祿足以養而親不逮也豈不悲哉夫父母之愛天性也幼而純長而遷以雜甚或邈焉忘之矣然及其身都富貴則莫不悽然感於其心而或無以繼之亦終於泯滅而已矣周君之詩其亦思所以繼之者歟來請予願聞一言之教往歲門人有以是問予者則問之曰父有別子乎曰有有昆弟乎曰有有別子若昆弟之子乎曰有母有諸舅乎有從母乎有從母若諸舅之子乎皆曰

有則告之曰父母雖不逮也而以養父母者及其所親則猶之逮也已矣曰雖然終無以盡吾心則告之曰子謂親沒而無以自盡則萬物收藏而天地之心遂息乎夫親親始於孩提達之足以保四海故曾子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斬伐草木不以時為非孝而孔子稱不毀髮膚立身行道貽父母令名者以為孝故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立身知所以立身則焉往而非自盡哉是時門人唯而退今於周君之請不復能有易說也輒共以告周君其亦有唯於斯言乎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九

聽鶴對 壬寅

聽鶴先生過南野子講德既退客有問者曰王君何規規焉惟鶴之聽以其鳴陰而和鳴臯而聞也耶聲萬不同豈獨無加於鶴者南野子曰客何王君之訝也昔者孔子歎逝川子思子詠為魚豈規規於川與魚道匪外至學貴神悟感於所遇會心焉耳矣故觸目皆川觸目皆為魚然則謂王君所聽無非鶴也不可乎客曰有心哉聽也已固南野子曰心不可有也而亦弗淪於無子謂孩提之愛親敬長為有心者耶無心者耶知此則知聽鶴之心

平易解 壬寅

張子奇之令南海也石江家凡詮五難為贈子奇嘗學於子告行而申其說曰夫五難人情事變略備矣其難豈其難乎人惟自難故無往弗難致平易之道無弗易焉者矣人有恒言曰平天下平者平之者也未有已不平而能平人心不平而能平政者夫心本靜而易搖得喪稱譏交構而勃鬪喜怒憂懼中炎而外熾故施用乖戾其於人也欽怨作仇蒙莊有言平者若停水內不搖而外不蕩思靡側邪行無險陂為上易事為下易知臨之者不疑事之者不怨上下交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十

與而政治四達矣皇極之敷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言平心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言平政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下平也五難其難乎曰今之以平易為政者事不亟集而民多玩之傳戒水弱易善威如奚取為平易者大道匪平不立匪易不行達之人心而同放諸四海而準施諸後世而無弊者竊似以冒真蔑實而蒙名鮮不藜矣而顧以病道夫古之平也清省以直內而今則頽靡不振而已矣古之易也簡直以宜民而今則縱弛無條而已矣古之威也靜而正不惡而嚴而今則苛猛殘刻而已矣論官方曰廉

斯生威夫廉匪直不貪得已也精淑慝之分嚴趨舍之辨意不苟思事不苟爲故神凝而完志定而恒氣純而守故好惡不汨而公生是非不惑而明生賞罰不撓而易生勢利不奪而威生平者公之至也威者易之極也致平易之道而人情事變有難焉者鮮矣事不亟集而民玩之吾未之見也甘泉先生與先師陽明公友也講平易之學以淑諸人者子奇日造而問焉其於仕也優乎

書贈鄒氏昆季 丁未

多文足以喪志多財足以損志二者德之害也君子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主

質直以養心志乃寧澹泊以養神智乃明養而無害德乃大人之言曰文無溺焉而已矣財無貪焉而已矣志道之士皆曰貪與溺我無是也夫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自謂無田獵之好所以十二年而猶未忘也可不慎歟

右敬甫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良心人所固有孰爲無諸已者耶本有也動於欲而亡之若無矣亡非實亡也水動爲波而水體失焉耳既亡矣不動於欲而復存焉若有矣存非始存也波澄爲水而水體復焉耳感物者爲耳目口鼻物之感者爲聲色臭味動者以

此不動者以此動不動之間志其極乎故學莫先於定志

右信甫

天地之道不一則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成性人心之善不一則亦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盡性故君子定志以致一時敏以持久二三其志或作或輟欲與天地合德難哉爲大人之學者棄童子之習有四方之志者無房闔之戀繼用勉之

右繼甫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主

雜著

林平泉贈言

戊申

平泉林子之志於學也適往篤行弗極弗已予驚勞
得林子而益壯茲奉使而南索予言別嗟予何言哉
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良知無言而四端
充焉萬善達焉故致知所以希天知至而與天同德
矣林子其將求之言哉雖然相要以言而徵諸悠久
亦君子之道也予竊能默於林子然亦惡能有加於
疇昔相與常言者乎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心之虛靈明瑩性之
德也親民其蘊也以親民之心行親民之事自家而
國放乎天下無弗仁且愛焉而明德昭著無遠弗被
大人之所以爲大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志乎
其大而脩之自身斯能充實而光輝小之爲志者脩
身則同而其所脩者異小人儒也已矣
夫學學爲大人而已矣大人以萬物爲一體非本二
而故欲一之也天性虛靈感應無心何人何我何者
非一意動而我立人已始相形爲二蓋生於有心之
私而非其虛靈之本然矣致其虛弗汨其靈則視人

足以言志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休戚無不在已故於身未嘗自有其善於人未嘗不
欲其入於善然非悻悻焉以已先人若將驅而納之
也脩善於身相養以成而已是故脩吾之愛以愛人
而人莫不勸於愛脩吾之敬以敬人而人莫不勸於
敬愛敬出乎身而仁義達之天下故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脩其身是之謂志尹之志學顏之學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
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
則說異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
爲未如之何者何哉故非知耻發憤學之不厭者不
足以言志
脩身之要致知而已矣致知之實格物而已矣致知
非增廣其知識之謂也不欺其獨知而內省常自慊
焉慊斯致矣格物非泛觀已往懸擬將來而講說思
索之者也吾心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感應酢酢之物
一循其良知之不可欺者改非禮以復禮節過中以
就中而無不各得其正焉正斯格矣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而能致顏子不
遠之復也小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故措亡其知而終迷於復然則知過弗改知善

弗遷者迷復之道猶之乎弗知也已

獨知一也小人不慎故有待而發君子戒慎故無時而不知今于學知所用力矣然親師友則惕離則或少弛焉無乃猶有所待而異於慎獨者乎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不以出門使民而少忽不以大賓大祭而加嚴是之謂無待於外不如是而能致其知者鮮矣

性之靈明為知知之聞見為識執識為知者誤影為形舍踐履而言致知者迷夢為寤於明德也遠哉然而言踐履者或亦未離於識則豈非志之弗篤而虛

歐陽先生集

卷之十

三

浮積習之為深痼也歟

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為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為波波平為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

思索豈足以了此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絮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為學者以知識為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

歐陽先生集

卷之十

四

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開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而言博學所學何事學失其道而問辨思索孜孜不厭雖依於謨訓然於身為已遠謂之切已近裏得乎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一斯無外二斯外故謂多學而識為求之於外者言乎未知致一之道二而外之也非良知之有內外也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寒衣饑食道

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爲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爲波波平爲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歐陽野集

卷之十

五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爲學者以知識爲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問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

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於勝心而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爲末也哉

王汝文贈言 戊申

曩王子汝文家食問齊家於予予與言致知之學曰事事致其良知而家齊矣茲往推池州府刑獄問政於予予復與言致知之學曰事事致其良知而政理矣蓋常官之道曰清慎勤理刑之要曰中正明達果斷凡人有不致其良知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乎有致其良知而不中正不明達不果斷者乎汝文往哉其以學爲政予且因政以觀子之學於是申平日所與汝文語者爲贈願夙夜無忘之也池陽爲先師陽明公過化之地九華山有祠在焉士之被教者遺風猶未泯也汝文時拜瞻祠下進被教諸士述予贈言商之常若今之握手而談也於政萬一其有助乎

二子贈言 己酉

陰子子寅令餘于高子以達令海寧問政於南野子南野子曰愛斯民附廉斯民畏任斯民任焉雖然未有不愛人而能廉且任者亦未有不學道而能愛人者曩予嘗語子以學矣茲其爲爲政之本也已二子

者曰二三子受先生之教誠願學而特習之茲懼其遠而或數也曩王子鳴臣佐也熊子琦守滁先生有訓辭二子者書之冊以自隨願請所以訓二子者揭之以觀省焉庶幾若先生之臨之也南野子曰聖人之學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教亦保子懼其或數欲聞予言而若臨之其卒以無教也已遂書所嘗語二子者貽之

贈張德卿守雅州

政與學有二乎哉學也者盡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者也政也者行其親親仁民愛物之事者也未有無其心而有其事亦未有不行其政而能盡其心者而後之言政與學者二之始未得其道矣人心良知虛靈明瑩知愛知敬匪學而能務自慊而毋自欺斯愛敬四達克周不窮故致其良知而明德明於天下學政人已兼致矣

贈畢介卿已酉

畢介卿將奔其繼母之喪還楚何國珎高以達爲之請曰介卿以聞教未久而別之遽也誠懼夫日就頹惰而不自知願奉一言以朝夕警發常若師之或臨之者二三子將亦與有聞焉嗟數子者可謂焉信好

學者矣因書以贈之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充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爲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酢醑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爲硜硜信果者也其究爲小人儒也已矣

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則不私有已而心公矣以不欺其獨知爲慊則無所作僞而意誠矣公以誠舜之徒也出於公必入於私出於誠必入於僞私以僞蹠之徒也舜蹠之分毫釐倏忽間不容髮故志不可湏臾不辨而獨知不可湏臾不慎蓋不忍以其身湏臾而爲蹠也

志不致雖小數不能有成矧曰其克
人之學昔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至於不知老之
將至則無所不忘矣孔子既沒其徒依家場而學者
蓋三年六年而後歸嗟夫非用志不分而其他或有
所未能忘亦安能學而不厭若此也介卿居父母之
喪前後廬墓者六年推此於學則專心致志之道得
而誠立明通可必致矣

道無窮盡雖才力足以居卒論之亦不致毀六十
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皆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
心之所安變動不居果有方耶然自七十以往以至

於未斃之年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心之所安皆
有足以自致者果有窮耶君子於道知無方則形迹
度數矣之能礙知無窮則謙虛受益惟日不足有非
勉強以徇外而爲人者矣

送魯伯慎令招遠庚戌四條

學以志爲本而志不可不辨也古之人以明明德於
天下爲志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
也克其不忍人之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以保乎四
海光輝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志乎此
則凡貪忿悛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滅賊吾心者必

無滌滌纖毫之不留念念如是而後可以言志故心
無私雜果確悠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
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貪忿
悛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
況能仁民愛物乎然方其徇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
然不自嫌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
知滅私去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
詩書研摩師友講論皆所以辨別其公私善惡之端
蓋有察克治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如療病而問藥行
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
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
心之事猶爲泛遠而況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
不切思之近不近當於其志之篤不篤者辨之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
猶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
欺耳矣於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於吾身雖
大且顯者或未嘗惡也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
己小人求諸人察己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
也察人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

聞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已以自盡廢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爲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爲入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深淺不同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脫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既已容留潛伏而未有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爲自是好勝而已耶

陸陽齋集

卷之十

士

宜生橋義塾警語 庚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弟子之職孝弟先於學文庠序設教尤必申以斯義其極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昔孔子大聖也猶曰謂事父事兄有所未能然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則又豈有甚高難行者故聖人者惟不失其孩提之心而童蒙養正則作聖之功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潘子闢義塾蓋將使斯民爲堯舜之民教於斯學於斯者舍堯舜之道奚以哉道不遠人童蒙之良知與堯舜同

無以欲勝義無以文先行惟在所養何如耳

洗心箴 庚戌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污無污奚洗汚之所由意必潛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好惡靡作自憐罔欺喜怒哀憂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萬象無爲執方拘象以心洗心瞠目而視欲見其睛不可見目失其常遂令懲嗜餐廢卒狂聖訓孔昭繆迷厥指齋戒神明敬哉勿二

易說 庚戌

陸陽齋集

卷之十

士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故重卦居上經兌震巽艮下經之主故重卦居下經乾坤六子之本交於上經六子乾坤之用交於下經乾坤交六子者各十二卦惟兌居上體巽居下體者居下經兌巽皆陰卦兌主上巽主下也坤離重陰之合亦在下經乾與艮震重陽合也而乾上艮下則陰在內象巽乾下震上則陰在外象兌亦在下經其餘皆在上經震艮皆陽卦震主下艮主上故震居下體艮居上體順也除重卦及反對卦餘皆在上經艮居下體震居上體陽失其所主逆也皆在下經巽兌皆陰卦故兌巽交六子者皆在下經惟巽風居下山澤之氣上騰兌澤居上雷風之氣

下降陰陽之交也則在上經坎離惟重卦及交震艮
二陽卦者居上經交震則為上體交艮則為下體震
主下艮主上也其餘皆在下經此二經卦之分也
乾坤純為上經之始乾坤交為上經之中兌艮震巽
初交為下經之始再交為下經之中坎離純為上經
之終坎離交為下經之終上經首乾坤繼坎坎陽中
也坎合震艮為三陽始交震主下故居下艮主上故
居上坎合乾為男從父合坤為母從子皆自內而外
從之之道也次乾與四陰卦合合巽則居內合兌則
居外五陽包陰兌外巽內則不包也合坤則三陽三
陰迭為內外合離則五陽包陰自外而內包之之道
也次艮震合四陰卦合坤則艮下震上五陰從陽自
下而上也次震合兌居下艮合巽居上震主下艮主
上也震艮既合坤兌巽而三陰復合為震艮故兌居
坤下象震巽居坤上象艮也次震艮合離震下艮上
外陽包陰艮下象上則不包也次艮合坤居上陰截
陽也震合坤居下陽主陰也次震艮合乾震下艮上
四陽包陰震上艮下則不包也次艮震自交兌巽對
而坎離終焉下經兌艮震巽初交繼以乾坤離坎乾
兌則艮下陰在下且象艮也合震則震上陰在上

且象震也坤合離為母率女自內而外率之之道也
離合兌巽上兌下從長女則為之下率少女則為
之上也坎合艮則艮下合震則震上外陰包陽艮上
震下則不包也次艮兌震巽再交次乾坤坎離交於
兌巽兌主上故皆居上巽主下故皆居下次六子用
事而二老不用始震艮長少二男也次震艮合巽兌
艮下巽長女上也震上兌少女下也次震艮合離震
上艮下離為中女處長少男之間也次巽兌長少二
女也次巽兌合坎巽上兌下坎為中男長女上之少
女下之也次巽兌自交震艮對而坎離為既未濟終
焉此二經卦之序也

九卦說贈蔡衡州 戊申
白石蔡子子木守衡州將行過南野子論九卦之義
南野子曰夫德非踐履不進而履必謙以持之履也
者非徒正行檢立事功脩飭於形器之末已也人之
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性之德也慎其獨以致之立
愛立敬達之天下斯用利而德日崇故踐履之於崇
德如堂之有基矣夫謙非徒恂恂煦煦於容貌色辭
已也以行檢事功為學者日積而加多故有視常有
餘而其進易以怠致知之學謹其精神心術之微日

新而無窮故自視常不足而其修益以密故謙所以持踐履之志於不墜而爲之柄者也謙以持志志以正履而良知始復矣天地之復也一陽初動浸浸而長充而至於六陽其機莫之能禦誠故也人心之復也善端初動生生而不能已充而至於五常百行其變化莫之能窮誠故也是謂天下之大本本立則不息不息則又久則固而後能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蓋良知既復則凡忿慾之萌過失之遷如湯消冰如陽明之破陰翳異乎未復者之懲窒遷改矣是故可與處困困剛揜也良知天德至剛順逆

歐陽聖集

卷之十

七

通塞無所著於中雖頓挫拂鬱而不見其有所謂頓挫拂鬱者故心不失其所亨非若中有所著者困鬱之來內懷憤懣而奮志以勝之抑意以待之者也故困可以辨德德立而後能達養人不窮如井勿幕良知之達也達而無執過而不留旁行曲暢周於萬變無所擇也而無不各盡其精微無所不入也而無不各得其至善故曰巽德之制復之極功也良知未復意必未融而隨事以求可因時而處宜多見其爲機變之巧而已矣大哉復乎天地之心見矣顏氏之子所以其殆庶幾者也非復而能謙惡足以與此夫復

知足之踐路自趾至踵無寸膚不着於地夫謙如谷之虛而容如海之下而受故一念不實非復也不虛不下非謙也自賢非下也自是非虛也昔者孔子自謂道有未能而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故發憤至於忘食自賢乎哉書稱舜之謙謂負罪引慝夔夔齊慄祗載以見警聵自是乎哉舜與孔子猶若是而况困知勉行者復不必如孔謙不必如舜乃欲復其天地之心以造於巽制而不流其將能乎蔡子曰善哉復如孔謙如舜而良知不復者寡矣良知未復而能巽以制事不入於機變者亦寡矣吾安敢不勉

歐陽聖集

卷之十

七

且戒以無忘先生之言於是蔡子行遂書以贈

策問南雍諸生 癸巳

昔者孟子息邪說以正人心其所以闢告子者尤爲費辭豈非近似亂真而有未易辨者耶夫學必有所主而後能有所造告子學至於不動心可謂深造而自得者故能與楊墨之徒並駕其說以鼓天下楊主爲我墨主兼愛許行主無爲鄉原主媚世其端易明惟告子則有難言者今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就其言而推之其所主者安在其於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所謂以人性爲仁義似若

各出而互異然則無乃二三其主者耶夫二三其主而何能至於不動其心先儒論告子曰冥然無覺惛然不顧夫冥惛自用而無所主則不足以惑世而鼓之從而世之稍知自立者苟不至於冥惛自用則其過告子遠矣而學道者豈至於爲其所惑而孟子顧屑屑而開之不亦舛乎夫辨異端而不得其所主則將惑焉而不自知不自知則亦異端而已矣諸生有志於孟子之道則於孟子之所闢者不可弗之講也

聖人之心無窮論

與成會試程文

聖人仁覆天下而未嘗足乎其已能故自視常未盡

歐陽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自視未盡斯其爲盡仁者乎夫仁天地之大德而性於人人所以體萬物而爲天地之心者也其爲道至大而至近至微而至神并包兼濟被於天下也莫得其極而溥博淵泉出於人心也莫覓其所際是故於物有濟可以爲仁而有一物之不濟未足以言全一念公溥可以體仁而有一念之或間未足以言純聖人安仁無違者也而天下之大未必能兼濟而無不及故常以其所不及爲未全而未嘗以其無違爲已純茲堯舜所以上下同流而猶以脩己安百姓爲病也故曰聖人之心無窮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于

此人之言曰凡人所華華而不敢苟止者蓋事可能而已有未能雖未之能而必不可不能者也脩己之道其事爲視聽言動其情爲喜怒哀惡皆於身取之夫人可以與能者聖人豈猶有所未能耶天下之老百姓至衆也欲盡舉而安之勢有所必不能豈聖人顧汲汲焉必能之也噫聖人之於百姓豈敢曰勢不能盡安遂委之於不必能耶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其安百姓蓋安其四體也委四體於不必盡安惟不仁其身者能之仁者之心固宜有汲汲不懈者矣則夫脩之已者亦豈敢曰吾已盡已能而不復有所進邪

歐陽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

七

夫人以脩己爲易能易盡也蓋以身爲己而未嘗於其感應者觀之也今夫視聽言動之用喜怒哀惡之情凡接物而應焉者已也而莫非物也微物則惡所視聽而好惡喜怒哀之哉親踈遠邇智愚貴賤與夫貧窮窮獨凡對已而感焉者物也而莫非已也微已則惡親其爲親踈與榮獨者哉故聖人之於天下視惟明聽惟聰而休戚誠僞之隱靡所不周言忠信行篤敬而順逆睽合之志靡所不通喜怒哀不遷好惡無作而愛憎取舍之情靡所不同茲其脩之已也皆合乎民而安之者也其於百姓惇親及踈篤近舉遠皆在

所懷而各得其敘貴賤下賤尊賢容衆皆在所愛而各得其辨老老幼幼恤不辜矜無告皆在所慈而各得其所茲其安之也皆出乎身而脩焉者也故脩己者脩安民之道於已百姓安而後已之分盡自脩之事畢矣聖人有見於感應之一也以爲已之分無時而可盡自脩之事無時而可畢何也百姓之衆惡能盡舉而安全之也夫天地之大也而萬物有未生育人不能無憾於天地聖人之大也而百姓有未安人不能無望於聖人而聖人豈能自安於其心哉昔者堯舜大聖人也其明德以親民者蓋至於萬邦協和而四方風動矣然其訓迪庶官勸之勿壞與其所以慎脩思求者孽孽爾也蓋舜之稱堯也謂舍已稽衆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能之則知人安民之道矣而禹又以爲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雖帝亦難能焉豈非道未易盡而堯之所能者堯亦有難焉者哉則舜之所以孽孽如堯又可知也矣故當時之戒群臣也曰弼違曰無而從曰汝爲汝翼汝明汝聰群臣之進戒也亦曰怠曰傲曰違道干譽咈人從已喜起交脩時幾交勅昌言交拜惴惴焉若勉脩其德而未能若經綸屯否而未底其績者此豈不見天下理亂之

形而故以爲未理不見已心危微之幾而故以爲未盡哉心同天運無有止足其視天下之大也阻饑之民豈盡康食五品豈盡逸五刑豈盡措典禮豈盡敘神人豈盡和蠻夷之猾夏者豈盡率服鳥獸草木上下之物豈盡樂生則吾之所以明峻德於天下者猶有未至而豈能泰然忘戒也夫堯舜聖神與天合德其必不至如禹益諸臣所戒也夫人知之矣然未能泰然忘戒也則惟諸臣知之諸臣之克艱與君同心其不以無虞而忘自儆也堯舜信之矣因而致儆其君之所或未儆也亦惟堯舜能行之推堯舜之心卽庶績凝萬物咸若矣然所以制未亂之治者猶未可以已也况天下之大必有不能盡備者耶推諸臣之心非不知帝德廣運萬邦作又矣然所以致無斁之保者猶未可以已也况人心靡常有未能必正無動於罔念者耶故唐虞之德光被上下真如天地之化雖未能無一物之未生未育然不害其爲無不生育而其屈伸往來闔闢變化則未嘗因物而有所加損蓋穆然常運而不已也是聖人之心也聖人豈有特異於人者哉亦曰純乎仁而已仁者心之德也人心虛靈天地合德其真誠惻怛明昭不昧一夫

不獲惕焉惘然於厥躬而一念必謹戰戰焉若未淵之臨是心體本然聖人無以異乎衆人者也衆人之異於聖人則自雜之也是故物我相形私利相奪忿疾暴慢猜疑刻忌紛然交作故不自見其過而常自覺其所能則其於人也寔見其可惡而不盡見其可愛見我之愛人者無不至而人之不蒙吾愛者爲自絕而不知愛人之心久矣其窮也矣然其始蓋亦善端之動而過焉者意有所向忽而未察其究也浸淫固滯日入於頹側而罔覺爾聖人純乎仁而不蔽於我者也無蔽故常覺無我故常愛故不待熾然之過

歐陽學集 卷之十 主一

而能密察其意向之萌兢兢業業日乾夕惕若有追乎其中以追及乎其前雖欲已之而不得者蓋不徒以已之未易盡百姓之不能盡安而始汲汲若是也其常覺而常愛者無待於外也故聖人之心非譬之使無窮仁本無窮也脩己以敬之極也仁道不明外安民以脩己者是內非外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外敬以安民者徇外遺內而不知強恕之本諸心是皆未得夫精一不二之道縱使作之不怠然有所舉者必有所廢有所作者必未能常而無輟即斃而後已猶未足以語聖人無窮之心未仁故也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爲上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事親者安民之始知人者知仁者也雖然仁亦惡可易言者何也仁者性之生理非有聲臭方體可求而執一者也無體故無盡無可執故無爲而成人之道也天之命也詩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緝熙敬止者也故知天斯知性知性斯知仁知仁斯知道斯知所以脩故戒慎不覩而常若有覩恐懼不聞而未嘗有所恐懼此篤敬之奧修己以安百姓之要聖人之心所以純乎仁而無窮者也

歐陽學集 卷之十 主一

策 庚戌會試程文

問性者德行之本知性而後不謬於學知學而後可以成德則性之實誠不可不明辨也然孔子而上性說甚略而士多才賢民亦渾樸孟子而下言性善者寔詳寔明蓋皆左右孟氏之說昭然而行之矣然人才民俗寔不逮古豈性說之明固無損益於世道之隆污邪然則惡在其能有助於聖門也其他紛紛駕說者各有所見其用歸之從善背惡於民行良非小補乃不得

孟子同功顧辭而闢之無乃執其說之異而未
既其用之同邪諸子之學所習各異然摩頂放
踵以利天下者豈無見於性之善而能然乎乃
無救於其習之偏者何也夫言必稽諸致用而
後可以審其是實用不究而槩之空言則雖性
善之說折諸所謂不論氣者得無有所未備而
何以異於紛紛者歟故願與諸士深究其實也
性貴盡也非貴言也其言之者示人盡之之功也言
貴行也不貴辨也其辨之者欲人行之無惑也蓋人
性本善而或牴之聖人有憂焉於是言其所深造自
得者牖人心而反之善故其言非使人通曉辨說已
也欲其好學力行得之深而居之安故言必可教教
必可學學必可以成已成物而徒言非所貴也蓋嘗
觀古之言性矣言乎若性而有恒焉言乎節性而日
邁焉言乎率性以爲道焉言乎誠善以盡性焉凡以
教力行也教慎習也蓋聖人恒其性之中矣欲夫人
若焉而無敢戾致其性之和矣欲夫人節焉而無敢
縱盡其性之善矣欲夫人率焉而無敢賊全其性之
誠明矣欲夫人思誠而無敢妄不戾不縱不賊不妄
而聲色臭味得其正喜怒哀樂中其節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盡其分習與性成教之極功也道與時
降勢以時異堯舜文武之時教立於上而君師之道
一道德齊禮而人莫不敬應故行有杖葉言略而功
倍孔子孟軻之時教立於下而君師之道二百家殊
方而人各爲異說故辭有枝葉言詳而功半蓋至於
言詳而德行之教衰意見之習盛於是人才風俗寢
不逮古矣嗟乎三代而下何其紛紛也孟子道性善
而群喙競起衆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
惡各有定者曰無善無惡者各是其是互相評議其
意則皆欲人爲善易惡者也而孟子闢之不遺餘力
豈好爲號咷者自今觀之孟子之言善也本之天命
微之正情若曰能率其性斯無不善不可反其性而
爲惡也諸子則或離情以爲言或雜以爲言若曰
人當治其性以爲善不可以其性入於不善也故孟
子之學順理而無爲也若決江河以注之海而無汎
溢焉雖困勉之功至於人十已千皆無爲而爲性也
非意也諸子之學刻意而有作也若堤江河而鑿之
道使無汎溢焉卽功力之熟至於不待思勉皆有作
而成意也非性也夫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
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

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習本末一原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性成而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為善斯慊不善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易乎其常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別也孟子承之謂善端為固有謂得之失之出於求舍謂之倍蓰而無算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諸子則迷其本始故混其順逆而以為皆其常然者以是為教而道人於善其究也反害之矣何也意見作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重

而天性賊也夫楊朱無見於性之義則取為我以為義畢翟無見於性之仁則兼愛以為仁子莫無見於性之中則執一以為中告子之不動心鄉愿之德許行之無為皆無見於性之本故以其意見者為學而思以易天下使天下皆能為我之義兼愛之仁執一之中猶未免為矯情鑿真况必不能為也必不能為而又不知所為則恣情迷直者仁義充塞中庸晦蝕而天下日入於亂譬諸養生然黍稷稻粱其常也而必能蹠履唇以充膳豈惟自伐天和將世之不能自得者有坐而甘餓或相食以斃耳至是而後知諸

說之紛紛不啻驅人於溺而率之左袒而孟子之論所以距詖行正人心者其為實用真足以比功禹周非無益之空言也矣後人又推所未備將以輔行其說乃以善歸性以不善歸氣質則信辨矣然氣之冲和偏勝也質之剛柔明暗也本天命之流行凝聚纖善而成性者也故曰性相近言其成性小異而皆善也有不善則判然如寒暑晝夜不待習而已相遠矣故不善者習之所成非氣質之本然孟子所謂弗思弗求者也故又不可不慎其所習習於善雖柔且暗善也習為不善雖剛且明不善也故困而不學者然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重

後為下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未嘗不可使由之也後世徒見自幼而惡者疑非習所成而又不可以汚性則推之於性習之間曰此氣質也云爾蓋徒知視聽言動之習而未知不視聽言動之習也知有心之習而未知無心之習也居養之移氣體胎有教而子多才此其漸習豈以心思耳目哉知胎之教與居養之移漸染之習則自幼而惡者皆成於習而非天賦之一定故無不可反之善者士之自成一自道無所可諉矣若曰氣質所成也則言非禮義與自謂不能者且諉於天之困而堅其自暴自棄之心又何教之

立哉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而紛紛者不得行矣明
問猶反復辯詰豈非示承學以不謬所從且使慎乎
其所習以見諸實用而不爲徒言矣乎愚也何敢以
自賊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

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外集一

奏疏 翰苑應制

郊祀議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勅諭議 郊祀大禮
令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庸愚何以對揚竊惟二
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
太祖皇帝兆園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
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 大祀之殿定合祀之
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 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
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 太祖非無爲而變 太宗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一
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 國典不
敢易言耳茲遇

陛下博稽古典先定 睿志大小臣工何容異議雖
然古不可恃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在
陛下聖明而已况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
略而後效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園丘夏至方丘可以
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
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
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

袞祭社希見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

歐陽修集卷之十一
三

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恃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為貴可也臣請備言之臣按闕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為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無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于丘可也于屋亦可也况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聖祖已成之制也

陛下孝子慈孫之心宜未忍有他議聖意慘慘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聖祖之初耳雖然古者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復矣而聖祖更定古制固將求為可繼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各為壇以從於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為壇以從於客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聖祖之制亦不廢矣議者以為祭於屋親之也人道也於帝則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豈言類于上帝詩言上帝居歆皆天之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祭則於郊因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為識別耳况後世尊卑非人道矣屋何為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內聽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殿以專祀不以聽政而具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為尊臣代觀聖祖有云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臣頌

歐陽修集卷之十一
三

陛下率聖祖斟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為仍大祀殿以祀帝而別兆闕丘以祀

天臣以爲嫌二壇也夫祭莫尊於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尚不欲數而况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原廟祀天可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國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餼於是故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觀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議齋戒之期 聖祖諭之曰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慮其驕而不精乎臣頌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一

四

陛下法 聖祖防怠致精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冬至祀圜丘季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享則用冬至也何居臣竊謂 大祀殿非明堂也稽明堂川屋之義耳况冬至亦據一時言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夫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爲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况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

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觀 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臣頌

陛下法 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日月山川一也我 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社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爲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 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臣頌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一

五

陛下法 聖祖去繁就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享時絀則舉贏非宜陛下視今爲絀耶贏耶損耶益耶夫敬 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仰惟 皇天享德勿問可知惟陛下臣心民瘼惻隱在身

陛下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 天心深致舉贏之戒下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必脩而三代之

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惓切恐懼之至

敬天監以昭聖德疏

臣伏覲

陛下以雪澤愆期齋戒躬禱魯未浹辰靈應沛答

陛下昭格之誠天地祖宗仁愛之至誠宜紀述

休徵以詔無窮顧臣愚陋何能少贊其萬一臣竊惟

天人感通捷於影響蓋神氣充塞兩間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在人爲心人君一心天地鬼神民物之主也

幽獨動念神明效靈桑枯於朝雉雖於鼎其端甚微

其應至著故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

歐陽野史集

卷上

六

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不顯而人莫之見然鬼神聽之

不可忽也占先哲王兢兢業業顧諟明命以承上下

神祇其弗率者或慢神而廢享或黷祀以徼福理亂

所由分矣臣又觀古之陳說於君告成功於神明者

如書無逸之篇詩七月之風楚茨大田雲漢之雅臣

工載芟良耜之頌皆言天子公卿大夫憫農重稼以

不懈於位蓋民爲邦本食惟民命民食足而驅之善

則將有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缺鉞者矣仰惟

陛下敬天恤祀勤民重農雖善頌善禱者無能對揚

况臣庸謏萬萬者乎敬撰古詩一篇十章上座聖

覽雖詞慙大雅而志效微誠伏願

陛下勿替欽若之心懋昭勤恤之德立天下之大本

贊天地之化育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植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臣愚不勝惓惓奉

聖旨詩留覽禮部知道

靈雪詩有序

明明敬天監也聖德昭升靈雪應禱天人之際

歐陽野史集

卷上

七

感通之幾可不敬歟謹稽首頓首陳明明十章明哲

士之道焉詩曰

明明在上天監不忒保茲

天子永綏四國綏之維何稼穡如茨保茲維何庶徵

曰時

歲云暮矣嗟其候嗟此田功皇心如疚曰予

無良無以萬方以齊以稷以對於穹蒼

避殿徹縣膳夫不舉省觀于微陟降帝所吳

天上帝庶無悔怒豈曰予躬下土之故

乃詔司空馳道勿除乃詔僕臣勿輅勿旗匪

安匪舒業業就庶士烝烝丕命其承

月離參井昱彰將中肇稱 禮祀自 郊徂 宮

遊筮賈時禮儀卒崇心之惕矣無伴民恫

維 皇時邁有愷其星于邁于壇載陽載陰我將

我享于以十金載拜載興玄雲既疑

雲之同矣雨雪灑灑下土是冒如瓊如璫雨澤其

雩農人之慶四國歌謳

天子降康

群工稱慶 皇讓弗有曰予弗類 天維純佑齋

舞笙鼓以答 高厚咨爾無疆

歐陽聖集

卷之二

八

昊天曰明 皇德惟馨 皇德之馨匪今斯今仇

雝燕民 皇曰予飢寇攘弗靖予政之貽

臣拜稽首惟 天輔德惟謙受益惟 皇作極 臣

拜稽首敬天之佑粒我烝民

天子萬壽

明明十章章八句

進昭格賦疏

今月初九日欽蒙出 鄭府所貢白鶴於 左順門

令百官環觀者 臣獲觀奇瑞欣歎盛美仰惟 皇上

純誠敬 天精白不緇 帝心悅豫瑞應益至惟德

動天昔聞斯語不謂今日親觀殊徵 皇上恭承

靈貺仰思配答必無所不用其極群臣眇昧何以對

揚臣竊惟 皇上事 天猶群臣之事 皇上也

皇上眷恤庶僚恩禮浹洽凡百有位豈不思靡身殞

首不足為報苟不昭厥德徒思無益終不能為篤恭

之純臣然則 皇上敬答 天休迓之無疆者匪昭

德亦何以哉古之聖君堯舜性之而精一於人心道

心之幾成湯反之而顧諟明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無非內省不疚自昭明德是以好惡不忒庶正惟和

皇天降格申命用休也 臣叨塵侍從日親 明哲之

歐陽聖集

卷之十一

九

光愧不能有所獻納以贊 皇猷敬撰昭格賦一篇

陳昭德格天之道文詞蕪陋不足以鋪張 闋休而

區區之心無任惓欵伏願 皇上存堯兢兢法湯栗

栗無為而治誕保 滋至之祥不易惟王光昭可繼

之統謹繕寫賦詞隨本親賫奏 聞

昭格賦

聖皇迪哲兮誕思道而恭默精白秉心兮莫予觀

而翼翼約情以歸性兮遵王路而作極 淵衷洞

其炳煥兮契往聖之懿則惟古祀事孔明兮肆式

禮而莫愆兮吳蕩其難名兮肇園丘以報天地順

承而養生兮乃瘞埋以致度日月運行歲功兮
坎共其豆籩紛叔代之無稽兮視古朔而弗類
后土並昊天兮奚取夫幽明上下之義羅百神而
列六宗兮曾弗思其瀆易重華邈以遠兮焚罔中
而焉視 帝眷皇明兮闢千載之鴻荒兆四郊兮
啓嘉績于 高皇 神孫亶聰明兮稽逸緒而用
張謂恤祀爲大兮詎莽鹵其敢康相古典之昭昭
兮矧 高皇之初迹作龜策于 祖禰兮播朕志
于百辟卜吉土爲丘兮因下濕以爲澤二曜貞明
兮壇壝有奕離坎震兌兮位莫陰陽數度比類兮
高下圓方物色區分兮赤白蒼黃尊天親地兮禮
隆殺而卒度 宸謨廣運兮咸飭新而靡故允離
照而乾斷兮雖僉謀其奚助乃耀靈南至兮氣潛
萌于黃宮穆端玄以齊絜兮耿精誠其上通 法
駕邁于南郊兮舞雲門而奏園鍾肅顯相以將享
兮 帝儼雅而雍容 皇若時以克配兮育初陽
之中融旣日經于北陸兮始一陰之肇滋乃時邁
于方澤兮奏函鍾而出陰祗崇厚德以載物兮戒
冰堅而陽疑攝提貞子卯酉兮春秋茲其中分春
朝日於東郊兮秋夕月於西門剛愆祀之歲周兮

儼乎顯之存存旁作德以迓衡兮協大道於典墳
肆 親藩之貢珍兮雙鵲嚳嚳而禱祀宗伯按圖
考古兮偉古昔之稀奇惟約已而弗侈兮敬宗廟
而尊者誕至和之寘感兮肆休徵之在茲古姒
氏之克艱兮孝鬼神而卑宮室文無淫而即康功
兮皇懋德而作匹彼鳳儀九成之庭兮白雉來于
重譯寬嘉瑞不虛生兮洵昭德之攸格惟圉丘兆
報兮零寶露于禰陵乃靈鵲駢祉兮 六龍初駕
乎夕月之乘信天道弗遠兮古聖懷其履冰矧鵲
匪思而知來章大智之弗鑒也色不泯而應乾表
天珍之弗琢也超乎世類昭純德之首出也產于
中土徵中和之洋溢也 帝懷明德兮特敷錫此
休祥 皇撫冲而弗假兮企遺軌于明王憶旅獒
之貞度兮勤一簣以無荒詠鳳鳴之遂歌兮逝豈
弟以爲綱定基命于永孚兮續 祖考而有光
· 講章
文皇后內訓
逮下章第十九 九四條
逮是及下是衆妾后妃不得專其室寵令衆妾與
已一般進御於君這便是逮下這內訓第十九章

都是說這逮下的道理故川逮下做總名

君子爲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爲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不獨任已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

這是說后妃當逮下的意思君子指天子說宗廟是祭祖宗的太廟神靈是祖宗的神靈蕃衍是衆多的意思似續是繼續自家的子孫說傳序是代代相傳的次序哲是曉道理的薦達是引進的意思貞是正淑是善都是說製妾德性純良的茂衍也是衆多的意思來裔也是指後來的子孫說慶

澤是福澤 文皇后說道君子有天下之大爲宗

廟的祭主奉祖宗神靈的統緒關係這等重大正當廣立官嬪世婦之類蕃衍子孫次序相傳沒有窮盡纔是大孝故夫婦之道爲要多子多孫世守祖宗祭祀是第一大孝上古哲后賢妃都明曉這箇道理沒妬忌的心推恩愛與製妾引進那德性純良的使他承事君子沾被恩澤不專專任我的情固我的寵所以後來生的子孫衆多流的福澤綿遠都是這后妃的德行漢朝明帝的明德皇后愛嘆皇子未廣引進左右衆妾惟恐有不到處

後宮有進見的便慰安容納他正與我 文皇后

一般繼哲后的賢德今有望於 中宮

周之太姒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履之詠螽斯揚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支綿固宗社三王之隆莫此爲盛矣

這是取古賢后能逮下的來做法則周是國號太姒是周文王的妃樛木是樹枝屈曲向下的福履是福祿螽斯是蟲名這蟲成群和集一生九十九子振振是盛的意思樛木螽斯都是詩篇名都是文王的衆妾頌太姒的詩一篇說樹枝屈曲向下

文王後集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葛藤使都纏着他太姒小心逮下福履便都綏着他一篇說螽斯和集成群便這等滋生蕃盛太姒寬和逮下便這等子孫衆多本是嫡子支是庶子宗是宗廟社是社稷三王夏商周三代之王降即是盛這說道上古哲后賢妃如周的太姒貞靜寬惠心不妬忌衆妾皆進御於君有這逮下的恩德所以衆妾和樂作樛木詩歌詠他頌他有福有祿作螽斯詩稱揚他願他多子多孫一家這等和氣故文王十有六子似續蕃衍嫡子世世爲天子庶子世世爲諸侯宗廟社稷綿遠鞏固至八百年之

父夏商周三王雖都有賢妃以致興隆然莫有過於太姒的 文皇后明曉這道理配我 太宗皇帝無愧太姒所以誤這說話教訓后人今日慶澤長流傳序無窮 中宮正當取法

故婦人之行貴於寬惠賤於妬忌月星並麗豈掩於木光松蘭同畝不嫌於俱秀
寬是寬大惠是慈惠妬是嫉妬忌是忌刻月比妻星比妾並麗是月星都依於天象妻妾都依於夫掩是遮掩木光是星的微光松比妻蘭比妾同畝是松蘭共一畝地象妻妾共處一家嫌是嫌疑有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古

相妨着意思秀是顏色新鮮這說道婦人的德行可貴重的在寬大慈惠可賤惡的在嫉妬忌刻且如月與星並麗於天月這等大明也不遮掩那星的微光又如松與蘭同栽於地蘭那等小草自不妨着這松的秀色這等看來妻與妾雖同依於夫共處一家然妻不掩着妾妾也不能比着妻爲妻的正當寬惠取人的貴重何苦妬忌取人的賤惡

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靜寬和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蔽衆下之美務廣

君子之澤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源實肇於此矣

士是如今官人每庶人是百姓每大孝之端指承繼宗祀說君子指夫主說上是夫主下是衆妾蒸如火氣蒸蒸融是蒸得透的意思源源是相繼的意思肇是始這說道上自后妃下至官人每與百姓每的妻若果能貞正幽靜寬大溫和這等好心沒此妬忌知道子孫承宗祀是大孝的端推廣恩愛下逮群妾不專徇一己的欲不隱蔽衆妾的美使他每皆得進御使君子的恩澤所被者廣這等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古

賢德婦人夫主自安他衆妾自順他一家的人和氣薰蒸的融透沒有間隔似續定是蕃昌福祚定是綿遠慶澤這因婦人賢德所致所以說善慶源源實肇此一婦賢一家和 中宮帥天下以婦道則天下太和矣

章聖太后女訓

慎靜第十一 九四條

君安寧也戰戰乎如蹈虎尾兢兢然若履春冰 奉危於平若將傾焉擇地而旋若將陷焉所以慎之至也

這是章聖慈仁皇太后女訓第士章教婦人慎靜
內道的道理安寧是平女的時節戰戰是恐懼就
象如今說害怕一般蹈虎尾是蹈着虎的尾兢兢
是戒謹就象如今說小心一般履春冰是踏着春
月的冰危是酒盃傾是履擇是揀擇旋是脚步旋
轉陷是墜下去這說道婦人之德要緊的是小心
謹慎便是平安沒事的時節也要謹慎謹慎怎的
樣心裏戰戰兢兢的象如踏虎尾怕虎傷了一般
路春冰怕冰融了一般奉危怕酒傾了旋轉怕地
陷了這都是心裏極謹慎的模樣所以說慎之至
也婦道關係一家 中宮關係天下尤當加謹
是故不惰於冥冥不驕於昭昭行之以誠持之以敬
念慮有常動則無失思患預防 則無禍此則良婦
之靜德貞女之幽行也

情是懶散宜真是暗處驕是樁大樣的意思昭昭
是明處誠是誠實持是持守敬是恭敬念慮有常
是心裏念頭沒雜亂動是舉動這說道人多在暗
處懶散明處却樁大樣謹慎的人隨處一般行的
真實沒此子虛假持守的恭敬沒此子放肆念頭
定定的沒雜亂舉動便沒差失思量有禍患預先

防備着便沒禍患這等謹慎纔是良婦的靜德貞
女的幽行大凡女子婦人最要心裏幽靜所以說
靜德幽行若一念躁動便是不謹慎的

苟或一息不慎災害攸萃少有一失損德終身雖至
靜之中若十手之所指至幽之處若十目之所視中
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誠能慎之
如此則百福來臻矣

一息是鼻裏一呼一吸時萃是聚將來的意思終
身如今人說一生中庸是前代賢人子思做的書
不睹不聞是指心地說心地是眼着不着耳聽不

着的處所來臻是來到說道婦人要常常謹慎若
是一息的時節不能謹慎便惹着災害都聚將來
了一事少有差失便損着德行一生補不過了因
此雖至靜之中便沒有指着我的我心裏常警覺
象如十手指着一般至幽之處便沒有看着我的
我心裏常警覺象如十眼看着一般又如中庸說
自家心地眼着不着也要戒慎象看着的一般耳
聽不着也要恐懼象聽着的一般這等謹慎便事
事合理百福來到自家身上那有災害那有損傷
的事

九發一言行一善爲一事皆要和平使夫婦子妾太
小上下相安如有不和則調順之夫主之怒則勸解
之若群小之微過則隱藏之使內外大小相安此爲
賢德之婦與

和是和氣沒忤逆的意思平是心平沒計較的意
思群小是衆服事的人這說道做婦人的凡發一
言語做一善事都要氣和心平沒此忤逆沒此計
較纔是家和如有不和順的便要調他和順若夫
主有發怒時便與他勸解免他忿忿不平若衆服
事的人有小過時便與他遮掩待他暗地自改婦
人這等小心使內外大小都沒有忤逆沒有計較
大家安好這纔是善理家的賢德之婦這說話句
句都是婦人做得的句句都是家道有益的 中
宮爲天下母儀正當以身率先

內訓詩 四首

地道無成婦德惟順欽哉二女猷訓事舜帝子弗驕
同居無怨克諧在茲協和啓勅
長舌厲階婦言勿易思齊大任克敬克忌教無出口
道必正事文德不取微音可嗣

執禮莫忒婦容斯臧穆穆姜后不仰有常永恭請過

威儀靡忘周室中典內相孔章
婦無公事婦功斯寅懿彼太姒夙夜惟勤爲締爲綌
采繁采蘋南國烝化王業肇新

樂章 七首

萬寶告成惟神敷祐式陳明禋無德不酬再拜稽首
庶幾來觀祥風颺颺雲輿弗驟
百卿就列華樂在庭寒泉旣冽嘉茗惟馨酌言薦之
以通仙靈明神陟降光景熒熒
神旣寧止穆穆皇皇酒醴維醕訥訥令芳綏綦旣舉
初酌用觴若聞其聲或見其嘗

歐陽野集

卷之七

九

昔酒思柔三爵旣羞願拔鸞馭於焉夷猶神之聽之
若留綬我百祿以嗣春秋

奉觴再進清酒旣旨笙鼓悠悠將將其儀辰良日吉

嘉事孔特眷言胥顧神豫以嬉

靈寶是享千穀千饌禮成無斃庶徹不二樂舞祈祈

威儀遂遂言俊之餘以沛大惠

無來弗往無迎弗將旌麾冉冉天際其翔金石在懸

邊豆載藏嗣歲匪懈報賜有常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奏疏

二王禁中成婚

查得 大明會典 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
皇城內 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 知至日 妃家備鼓樂迎
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 闕西 妃母或親
戚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 皇城外府
第 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 臣等
看得 親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
歐陽冕集卷之三
緣我 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 禁中成
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 孝宗敬皇帝以兄皇
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 皇上
德配 皇祖 天錫純佑 二王睿質夙成選婚協
吉 皇上以父皇為子納 妃蓋自 太祖 成祖
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
間皆以兄皇為弟納妃事體既殊禮制自異 臣等竊
惟今日 二王婚禮似當從 皇祖之制鋪房合奩
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 聖明裁
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謬嘉靖三十一年十一

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二府職官不必繫設

照得 親王成婚先設置 王府文武職官例應本
部欽奉 勅諭轉行各衙門銓選及照 裕王 景
王節該工部奉有 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一王留
京一王封國欽此仰惟 聖諭明析 二王事體既
別 臣等竊惟 王府官僚蓋建國奉藩則拜進表奏
開讀 詔赦及廟社祭祀官員朝賀刑名聽斷等項
必須專官職掌而長史典寶典儀奉祀審理儀衛等
員皆有不可缺者若留在京師則一應禮儀護衛等
事統於 朝廷自有本部及鴻臚寺錦衣衛等衙門
分掌比之建國奉藩須備官以行者事體不同况
聖諭所稱留京蓋待以繼體之重比之暫留京師後
復就國者尤為有間前項府僚似不必一槩設置仰
惟 聖謨淵宏籌慮至熟見今婚禮將舉 勅諭將
頒 臣等職司典禮不敢不預以請伏乞 留神裁定
庶臣等欽奉之日不至急遽煩瀆嘉靖三十二年正
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這執事官役且着各衙門取用

冊二王妃并授妃父官

照得 二王成婚先應 冊封二妃及授妃父官職
以便行禮查得先該本部欽奉 勅諭選婚選得錦
衣衛百戶李銘女李氏應配 裕王太醫院醫籍王
相女王氏應配 景王今照例李氏封為 裕王妃
王氏封為 景王妃該用金冊冠服冊文儀仗等件
通行各衙門撰造完備至期遣官 冊封行禮所據
妃父李銘既見任錦衣衛百戶似難擬授別官合無
移咨兵部題 請量加副千戶於原衛帶俸王相合
照例授以兵馬指揮職銜移咨吏部銓註衙門 臣等
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

請醮戒詞

照得 二王婚禮已行欽天監選擇各項大吉日時
去後所有儀注例該開具上 請及查 累朝婚禮
數有攷定今日所當參酌者更有數事如親迎醮戒
詞當有擇 廟見先後不同 朝見盥饋時殊事異
回門未有定期俱合議擬 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所
載醮戒之詞有二其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為承

宗者言也其一云往迎爾相用承厥家為承家者言
也前奉 聖諭一王留京一王封國是留京將以承

宗封國所以承家 戒命之詞伏乞 聖明裁定
廟見古以三月後世以三日蓋首日告祖考而親迎
合卺成其為夫婦又明日始率以見舅姑又明日盥饋於
舅姑成其為婦又明日始率以見祖考先後之序如
此 累朝率與合卺同日至成化二十三年 東宮
納妃儀始改從古禮今宜以攷定者為正 朝見盥
饋 先朝有太皇太后有 皇太后有 中宮儀文
各異今 二王率 二妃詣 皇上前行禮之後宜
於各 母妃前行禮以章婦順又會典載 東宮
不回門 親王回門然亦未定期今宜待之國時
前一月擇日而行已上數事皆 臣等參酌古典遵行
未敢擅便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二
日奉

聖旨既曰王禮便當依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
必欺擾君上如五臣奏議急速擇日降勅命官奏告
祭告冊立太子分別成婚舉事御殿等項勿煩朕躬
一切該行造辦即日各各具奏便行

請冊立東宮儀注

該本部題為婚禮事奉

聖旨既曰王禮便當依典制行又何不同之有今不必欺擾君上如五臣奏議急速擇日降勅命官奏告祭告冊立太子分別成婚舉事御殿等項勿煩朕躬一切該行造辦即日各各具奏便行欽此欽遵即行欽天監選擇吉日徑自題請外其冊立頒詔等項儀注恭候降勅之日具題今將一切該行造辦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皇太子金冊金寶冠服皇太子妃金冊冠服等件并各合用儀仗行內府各該衙門成造一奏告祭告南郊陽明東嶽

卷五

五

北郊大明夜明天神地祇太廟

太社稷帝社稷祭品通用酒果脯醢南郊北

郊加一牛行太常寺辦告文行翰林院撰一皇

太子皇太子妃冊文行翰林院撰一詔告天

下并報知各王府諭朝鮮國用詔書御書

行翰林院撰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具題二

十三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二王應行禮儀

仰惟皇上茂膺天眷慶流胤祚茲者二王殿下既成冠婚之禮當備成人之道一切應行禮儀

等謹按舊典議擬開坐上請伏乞聖明裁定勅

下遵行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一日

奉聖旨遵批條行計開一講讀先該本部題

奉欽依於奉天門西廡右順門之北及照

二王府各有書堂三間但不得在一處今春和時候

正當講讀之期合無仍於舊所惟復於各王府書

堂乞命內監官整理早請二王務學奉御批

著各府書堂於三月中旬行一會典開載凡各

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一拜叩頭禮及查得正旦

冬至東宮親王及妃俱于乾清宮朝賀則

親王常朝亦當在乾清宮茲者恭遇免朝二

王殿下官中每日常朝之禮似應暫免惟聖節

正旦冬至及每月朔望雖當免朝之期合於乾

清宮前如儀行禮畢退詣母妃官中行禮其母妃

及二王殿下生日禮儀臨期奏請奉御批大

朝常朝都暫免只於朔望入宮拜見生母生母并王

及妃之生日也入宮於生母前行禮未可免湏重父

前着具皮弁一會典開載凡進賀表箋皇太

子親王松天子前稱曰長子某第幾子某王某今

照二王殿下官中朝賀似不必更具表箋奉

御批此不用 一會典開載凡 上郊祀 皇太子
留宮中居守 親王戎服侍從雖不陪祀一體齋戒
今照各項祭祀齋戒歲有定日太常寺合行內監啓
知一體齋戒奉 御批依典禮 一會典開載洪武
二年 詔太廟凡遣 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
稱皇太子今照 二王殿下或遣代祀亦合稱第幾
子某勿稱某王奉 御批還查親王遣例來看 一
會典開載永樂間命 皇太子躬代郊祀禮畢遣本
部尚書復 命今照得彼時因是兩京隔遠所以遣
官復命今 二王殿下或 命代祀應合面復如遇

密甯野集

卷之七

七

免朝具本差內官齋起 御前投進奉 御批依典
禮如今擬 一 正旦 冬至次日百官具常服於
奉天門東廡朝賀 親王今 二王殿下既出府第
合於各府行禮奉 御批朕御殿受賀此禮行遇暫
免都不可行

太廟遣代祀查例疏

先該 臣等議擬 二王殿下應行禮儀開坐題 請
奉 聖旨遵批條行欽此恭覲 御筆批條內 太
廟遣代祀一條奉 御批還查親王遣例來看欽此
謹欽遵查得 會典所載止有洪武間 太廟遣

皇太子行禮永樂間 勅皇太子攝祭 宗廟 社
稷等神而未見 親王遣攝之文緣當時 親王雖
皆 皇子然其分不當越 皇太子以承 遣攝至
宣德以後則 親王又皆冠婚於 凡皇之朝未幾
即遣之國不得久在京師故亦未有承 遣攝者臣
等竊惟 二王殿下今日事體似與 累朝不同一
應禮儀仰煩 皇上聖裁即著為今所謂可以義起
而不必相沿者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二十四日奉 聖旨太廟 奉先殿遣代俱候命下
遵行祝稱未可用皇太子例比仍用分封之爵稱之

密甯野集

卷之七

八

二王講讀

看得 二王殿下講讀合於五月初旬輟講但今春
有閏三月立夏在閏月中旬今歲四月即是常年五
月入夏浸深天氣浸炎合無不為常規暫於四月初
十日輟講內侍書官每日啓 二王殿下將讀過講
過舊書次第尋溫仍照常或用影本或對法帖日寫
百字送內閣圈注及照業精於能勤學進於有勸今
二王殿下荷蒙 皇上慈教又睿智夙成宜不待程
督自能勤學但講讀侍書等官數月不接似非日益
之道合無行各官每半月恭詣 各府啓請訓書有

無精熟講義有無浹洽及影本應否更換因致勸學之意如 王欲別授新書別進講章及質問疑義字法等項各官亦因得以自效其於進學不為無補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

聖節乞許 二王慶賀

該本部題 二王殿下遇 聖節 正旦冬至雖當免朝之期合於 乾清宮如儀行八拜禮節奉 御批大朝常朝都且暫免欽此今照 萬壽聖節在邇臣等仰惟 萬壽聖節大小臣工莫不懽呼慶忭祝延 萬壽與天無極每歲雖遇暫免 朝賀猶懇請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二

九

皇上容令於 奉天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少盡愛君微誠及照 二王殿下祝誦 父皇之誠不能自已宜有切於群臣者今 乾清宮大朝既蒙暫免合無容令就 官前行四拜禮庶俾愛 親至情得以少伸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二王非群臣比但茲歲初次且未奉 廟殿之遣權免明秋行

裕王暫免出講

題為傳奉事臣等看得講讀例於二月初旬即今正及其時但裕王殿下主生母懷莫尚未百日講讀日

期似應別請合無行講讀官每十日一起 府起居仍撰講章一篇進 王睿覽少寓納勸之意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暫免出講

元旦日食次日賀正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正旦令節例該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先於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俱赴 朝 天宮習儀至日早行慶賀禮案照先該欽天監手本開稱是日申時日食查得 本朝宋樂宣德至正德等年凡遇 正旦日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十

俱免 朝賀百官具服於本部救護及照來歲 元旦天下諸司官員入 覲比與常年不同除救護如常外所有慶 賀禮儀應否照常題 請案呈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敬 天致誠凡遇災眚 寅畏警戒不寧夙夜矧茲歲朝日食正 皇上避殿徹樂申飭百工省愆修政之時伏乞 勅下本部通示諸司是日免行 朝賀俱赴本部救護仍各齋沐省躬齋正靈輿以仰贊 皇上警畏 天戒至意及照一歲伊始臣子感戴 聖恩各欲少效 覲祝微忱天下諸司來 朝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至日數千里外尤

有不容已者合無容臣等於正月初二日比照上年題准事例文武官及來朝司府州縣官各具朝服是日早恭詣奉天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則皇上警畏天戒之誠既仰伸於上而臣子覲祝稽父之忠亦少盡於下內外大小臣工不勝倦倦至望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聖旨上天示戒百官免朝賀各赴救護依擬次日詣門行禮

康妃杜氏喪禮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該左順門遞出揭帖奉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十一

聖旨康妃杜氏今日申時薨逝着查照例行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朝及近日薨逝諸妃其薨祭儀節無大隆殺然或木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就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今日不同又查成化十一年六月內淑妃紀氏薨逝所生皇子倫序居長正與康妃事體相類但彼時皇子年幼而今裕王既已成婚應成服主喪送葬出城禮節亦不甚同臣等謹查照諸妃薨逝事例畧加議擬除葬所及發引啓土安葬掩壙日期另行題請外所有一應應行儀節開坐上請伏乞

聖裁等因奉聖旨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擬的俱非禮正再遵旨酌議來看

再上康妃喪禮

先該本部題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該左順門遞出揭帖奉聖旨康妃杜氏今日申時薨逝着查照例行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朝及近日薨逝諸妃其薨祭儀節無大隆殺但事體不甚相同謹查照諸妃薨逝儀節畧加議擬開坐題奉聖旨輟朝五日不合一切擬的俱非禮正再遵旨酌議來看欽此又節奉聖諭該斟酌賢妃鄭氏歐陽野史集卷之三十一例行欽此臣等謹欽遵備查賢妃舊儀再加斟酌增以裕王祭奠送葬等儀開坐上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遵行謹題請旨奉聖旨且都依擬行輟朝着十七日始焚黃定制命非王可行仍用常例謚字如例擬請

康妃賜謚焚黃儀注

先該臣等議奏康妃焚黃儀注裕王詣靈前行禮節奉聖旨焚黃是制命非王可行仍用常例欽此臣等因思皇妃焚黃禮節一向錯誤蓋自先朝或所生皇子及親王行禮或司禮監官行禮

皆拜而獻酒跪而讀祝乃奏用上尊謚之儀而未思賜謚爲制命其祭文稱

皇帝遺諭與上尊謚不同也今既奉前項 明旨其行禮儀節亦當更正臣等議得 賜謚當如賜祭上香奠酒讀祝宣冊者皆立乃於禮制爲得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奉聖旨是着著爲令若非賜謚則臨期另擬

康妃墳園

照得 康妃葬所應合預定先該臣等議奏喪禮節奉 聖諭斟酌賢妃鄭氏例行欽此查得 賢妃葬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終

三

孝潔皇后陵寢左近其神主附于后之享殿今 康妃葬合照例本部及工部各堂上官一員帶領欽天監官前往 孝潔皇后陵寢左右相看風氣完聚吉地奏請 欽定其附主一節臣等看得 諸妃無子者歲時一體 御祭則并附爲宜其有子者每御祭外其子俱別祭一壇或有事親詣墳所告系以申其私若附主一處恐於行禮不便今 康妃墳園合無照常蓋造 享殿奉安神主所貴 裕王便於行禮得盡子情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外集三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後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 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爲 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一

之印不可毀乃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 親王轉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 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奉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爭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友者干涉各有

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家 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
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 朝非若將軍中
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
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
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為得權宜之道矣但
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為何府之事是顯除其
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
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 親王
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 臣等所謂名不
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
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
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為說猶恐意不
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
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
之此 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 朝
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
勢已定事機又可測知且 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
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
顯然者 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
辭矣伏望 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會同

肅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 交
城 襄垣 慶成等府事例將 建安 樂安 弋
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
請名封等項其冠帶 石城王未奉 明旨復爵難
遽比照 郡王行事當與 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
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 鍾陵與建安為
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為近合無
將 鍾陵一府分附 建安 石城 瑞昌二府分
附 樂安 臨川 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該
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賀救護隨府
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覲覲之漸
可杜大親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大宗廟祀
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 欽
定一王奉祀 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
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為順再照各該府
并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
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
郡王鈐束關防其 樂安 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
信行事 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 進另
行具奏鑄造 弋陽王印候 冊封之日 頒給中

間 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
速回奏以憑題 請施行 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
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干 宗室
予奪出自 朝廷 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嘉靖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
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擾奏

鄭府管理府事

竊惟 朝廷睦親之恩以明倫爲重而世及之義以
與子爲先故 親王有罪自非謀反大逆必不遂因
監國聖集 卷之三 四
其父而并廢其子 世子既封自非不才無道必不
遽棄其人而復議其他今據撫按官所議 鄭世子
載堦於其父本無干連而世務又頗諳習在 聖心
或未忍遽廢 盧江王祐棹賢能雖亦可取而倫序
既已稍疎則輿情或未必盡歸先該本部備查 岷
庶人罪廢其府事以 世子譽榮管理 慶庶人罪
廢其府事以 鞏昌王寘鏞代理然管理者終自有
其國而代理者國終歸於人事體既異則已之所以
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亦自不同故 慶府後以互
相攻訐竟歸其 世子舊續管理而後已人情事勢

亦自可見今撫按官保奏雖以載堦祐棹並舉而參
詳語意則皆歸重於載堦似亦有監於此但事干

宗室 予奪出自 朝廷所據 鄭王府事或用

世子載堦管理或用 盧江王祐棹代理伏乞 欽

定一人恭候 命下之日本部請 勅一道前去令

其脩舉一應事務鈴束闔府宗儀庶國事不廢而爭

端可杜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

奉 聖旨載堦雖與厚烜無干乃係父子不許管事

府事着祐棹管爲勅與他敢有爭辯奏瀆者罪之

饒陽王訐奏代王

監國聖集

卷之三

五

看得饒陽王充結所奏八本除今奏及乞 查書籍

二本外其餘六本內二本係與 代王及各 宗室

爭辨祿糧又三本係奏訐 代王罪過及辨明 代

王所奏伊不忠不孝等項事情又一本引 祖訓親

王來朝爲例奏要詣 闕面 君內稱 代王訐臣

細務臣亦當分理以明心迹前後情詞俱爲 代王

而發奏內開稱差人奏 聞不獲 明旨誠恐 代

王差人中途謀害或於鴻臚寺買職等語則其用意

甚深行據該寺查無前項月日該府所差校尉王

接通奏本其情亦自可見蓋欲爲訐訐張本雖步

於欺罔而不顧矣及照 賜書係出 特恩原無郡
王奏討事例其奏要面 君一節臣等伏讀 祖訓
既無郡王來朝之文况欲假此辨誣又豈臣子尊
君之禮所據充燕本當重行參究但因 代王參劾
中懷憤激急不擇詞情出有因除今奏并乞赴 關
及賜書籍俱該本部查無事例相應立案其餘奏詞
係戶刑二部掌行者俱粘抄移咨各該衙門徑自參
詳事情應否施行外伏乞 皇上俯念親親寬貸充
燕姪戒令安分守禮以保爵祿無得冒干 憲典自
取重罪傷 朝廷悖睦之恩 代王亦乞諭令包容

陝陽野史集

卷之三

六

荒穢以全大體毋得忿疾已甚致相攻訐失上下維
持之分等因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
二日奉 聖旨是充燕姪久訐奏有失大體姑且不
究事干違法的着撫按官從實勘明來說

睦禁男越關

看得 周府汝陽王府已故鎮國中尉睦禁嫡長男
先次違例越關蒙 恩克宥宥伴送回府奏詞備行巡
按御史查勘蓋以本男奏稱年已二十餘歲而 玉
牒冊內睦禁位下並無娶妾高氏及生有本男名位
必係姦生或花生之子故須行勘明白而後可以照

陝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七

遷延二載以致本男仍行越關上累光祿寺之支應
下不免於有司驛遞之需索玩法長奸莫此為甚宜
併行令巡按衙門將經該查勘人員從重參究罰治
以為怠慢不職之戒其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從沿途
軍衛有司各失盤詰本屬有罪但本男既非 宗室
則覺察為難似合一體姑宥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
十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安黑男越關

看得 周府汝陽王府奉國將軍安黑第六男越關
奏乞 賜名一節為照 宗室子女奏報名封各有

定制中間往往年歲未足那償身請希圖早封者有之未有無故踰時而不請者今本男據奏則生已二十五年按冊則方纔八歲既大相矛盾長男乃嘉靖十二年生而第六男又稱在七年生尤為悖妄况奏內止云家口衆大用度不給是安濕既無死喪輩罰違碍之故而該府亦無抑勒稽遲之由何故坐視其子之窮困而不為陳情耶不特違禁犯法揆之事理似非安濕之男所據越關情罪難以照常叅題合候命下本男劄送順天府嚴差的當人役遞回該府交割監候一面將奏詞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衙門作速備查安濕第六男的於何年月日何母所生越訴之人是否安濕之子緣何奏詞與冊背戾逐一勘報若止係姦生花生之子追究明白比照 隰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鐵庶長男浩淵事例着落有司收管當差如係棍徒詐冒宗支名色即行從重問擬奏請發落及照安濕所生七子據冊則第一子係嫡生見年二十一歲尚未名封第二子係庶出及得受封鎮國中尉第三第四子與母而同年同月同日生已二十歲俱未請名中間非母之來歷不明必子之生育有碍亦要備行該府教授拘集親隣知證人等嚴

陝陽憲集

卷之三

八

審各男有無覓在的實具由回奏再照該府輔導等官失於防阻彼處該日守門人員沿途經過各該衙門失於盤詰均屬有罪合候本男勘明之日一併叅來處治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

安濕女越關

看得 周王奏稱據昨城王勤燁啓奉國將軍安濕聽信起滅詞訟生員秦釗等捏寫虛詞撥置有奸刁婦馬氏引領伊女越關赴京及鎮國中尉睦楹原犯持刀砍毆嫡母生母打毀父柩該府拘問抗拒逃避陝陽憲集 卷之三 九 關截問官捏詞越關煩奏等情各一節為照安濕始以逃罪越關有違 祖訓蒙 恩姑宥奏詞行巡按御史查勘繼復阻撓會問毀辱 親王長惡不悛該周王叅奏則來本部題奉 欽依先將安濕革爵叅詞併勘去後未經回報乃敢又令幼女赴京奏擾及照睦楹先次越關擾奏該本部照例叅送高牆荷蒙聖慈止罰祿米半年差官伴回正宜感恩悔罪乃以朝廷寬宥之仁益肆欺玩持刀砍毆嫡母生母毀父屍棺既該 周王據啓查勘亦合聽候處分乃敢仍將原奏改換殊語添捏虛詞希飾已罪再犯越關肆

行瀆擾俱屬故違訓例參照將軍安淚中尉睦榘等
出宗藩叨膺厚祿不知安分守法却乃恣習頑流
即其抗違明命蔑棄法紀則周王所參敗倫傷
化致死人命等情可據非誣若不重加究治無以警
戒將來伏乞聖明特賜乾斷先將睦榘送發
高牆居住安淚事情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披
處巡按御史作速查勘叅奏送發奏內撥置之人務
要嚴提問遣其安淚幼女係父使令難以加罪本部
查有公差內官伴回再照輔導官既會律檢舉相應
免究其沿途經過軍衛有司等衙門各失盤詰俱各
嚴罰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十

有罪轉行巡按御史照例提問發落嘉靖三十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睦榘罪惡
深重大違祖訓着送發高牆居住安淚事情巡按
御史作速查勘具奏

都昌王風顛行撫按勘奏

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屠大山會同巡按湖廣監察
御史胡宗憲題稱荆府都昌王因忿喪心風顛不
已各官勸阻弗聽又非法紀所絕欲乞皇上天語
丁寧荆王善加約束勸諭務要都昌王載塔省
悟回府若本王有別項抑鬱及欲有所陳不能自

達等情聽親王照例轉奏各一節為照宗室私
出禁城國有明例郡王將軍而下聽親王約
束祖宗定制今都昌王屢肆出城本應重究但
稱因忿風顛情有可原先該巡按御史胡宗憲題稱
輔國將軍厚燾計告擄財僭產致生心疾合行經該
官司作速從公勘處及照荆王有鈐束之責平時
既不能約諭事後又不復奏聞輔導等官俱應治罪
合候命下行移彼處撫按衙門將長史承奉等官
提問發落仍乞皇上天語叮嚀切責荆王務令
善加約束及省諭都昌王即行改悔毋蹈前愆如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十一

晉府奇濠等女封參勘

看得輔國將軍奇濠第三女節年冊俱開夭亡今乃
以死作生奇濠第八女冊開第五妾元氏所生今乃
冒奏第一妾劉氏所生顯是該府輔導等官徇私納
賄通同奏請希圖冒濫恩典法屬有違相應參
究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

史將該府輔導官等并節年造冊經手人員行提到
官逐一查勘奇濠第三女節年冊俱開大亡緣何復
稱見存奇濠第八女冊既開第五妾亢氏所生緣何
今奏稱第一妾劉氏生中間受賄扶同情弊審究明
白奏奏 定奪其將軍奇濠始既縱恣私情濫收妾
媵終又故違憲典冒 請婚封亦應照會山西布政
司轉行該府教授具啓 西河王嚴加戒飭其庶第
八女止該給與婚嫁之資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初
十日奉 聖旨這開報所生女前後不同該府輔導
官并造冊人員着巡按御史提了究問明白來說干
礙奇濠奇濠一併叅治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安潛請名查勘

照得宗室所生之子三日後即當奏報五歲 請名
十五歲 請封選婚此累朝之明例而宗室所共遵
守者今安潛第五男既在嘉靖十年所生乃至二十
三歲方與 請名及行駁查又復遷延至今若非其
來歷不明遽難抵飾必出於保勘人員索賄留滯應
行參究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河南巡按御
史即行彼處分巡道嚴加查覈其始之稽誤奏請與
今之遲違勘報中間情弊詳審根究務見真的如果

無碍而該府長史教授等官故行抑勒耽滯名封經
該人員固為有罪合行照例提問作速回奏以憑題
請施行若本男原因來歷不明係花生乞養等項而
納賄行私通同作弊即將前後遷延回護事迹從實
追究如律應發遣者徑自發遣應罷黜者叅奏罷黜
仍將安潛叅究前來以憑覆 請罰治以為玩法肆
欺者之戒伏乞 聖裁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初九
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

將軍規貽私出全州

看得 靖江王叅奏奉國將軍規貽等私出全州等
處遊蕩經摠等不行盡押俱抗違 勅命乞要究治
一節為照 宗室將軍中尉各聽本王鈐束 祖訓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甚嚴明例尤悉正所以防縱恣之漸杜凌僭之階今
規貽等乃不守祿位夥衆私出鎮城規貽倡率尤難
輕貸經費等各恣情宴安不赴朝 賀盡押各於
訓例有違既該 靖江王叅奏前來委應究治伏乞
聖明先將規貽為首者革去爵秩降為庶人約謂經
誦等九人各罰住祿米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彼處撫按衙門作速差人分投尋訪追獲回府
監禁具由叅究以憑題 請處分如越關至京之日

不拘事情輕重俱聽本部參送高牆居住以爲將來之戒其餘抗違 勅旨不赴盡押如經據等至糾眾五十餘人群黨習非其漸尤不可長合行撫按官查究省諭如果恃頑撓法蔑視本王明白具奏前來通行降革重加懲罰如經據等有能悔禍思過聽受餘束則 朝廷有宥罪之恩 靖江王亦宜洗心包容毋偏忿疾以全 國家敦睦之義不然則相怨一方猜嫌兩積其於人情 國體所關不細伏望 聖明裁斷不惟少杜奏訂之端亦所以保全各 宗之祿位矣再照該府輔導等官并守門人役及沿途經過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西

旭柱子女不准封

看得刑部咨稱 韓府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旭柱休買勝妾陶氏係長安縣流移民人陶春妹冒作平涼縣人陶梅之女劉氏係邠州流移失記名姓劉人女冒作 縣民劉千里之女及行該縣申結並無陶梅劉千里姓名陶氏所生子融燦劉氏所生女及子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五

融燦應否 請到食祿查例奏 請定奪一節爲照宗室越境選婚禁例甚嚴旭柱休違例收買流移民女爲妾又敢欺隱朦朧捏報戶籍已經刑部題奉欽依將旭柱休革去祿米三分之二長史錢錫問罪教授史官革職爲民以難再究其陶氏劉氏既冒籍是實例該革退但成婚年久似應免革及查冒籍選婚事例止罪營求撥置保勘人員所生子女未經議擬題請今據融燦等欲照不良婦女所生削去 玉牒徇情則似非其倫欲照例內妾媵所生仍 准請授官職則違例冒籍之人無以懲戒合無比照擅婚事

周府安廷男名封

得 周王奏稱昨城王府鎮國將軍安廷弘治二年授封正德元年選配郭氏起結問安廷風疾正德十二年成婚嘉靖十三年生長男十五年安廷病故乞要 賜給名封一節為照 宗室子女名封婚配各有定期俱合奏 請豈容擅冒今安廷婚配郭氏於正德十二年並無奏報申結到部已屬擅婚又稱久患風疾本無生子之理乃於嘉靖十三年遽生一子計時安廷年已六十歲矣却於生子之後又不及時奏報造入冊內縱令所生長男果出安廷已難免於擅婚之罪况又來歷不明顯有奸生情弊今乃妄捏侍奉湯藥并前疾稍可浮詞希冒名封混亂 宗支情法難容若復據奏行查則縱長奸欺何所不至及照 周王不審虛實據啓轉奏顯是長史等官受賄扶同朦朧奏擾事屬違法亦應究治合候 命下將安廷長男照成欽奸生男浩淵事例行令有司收籍當差其長史等官各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提究有無受賄扶同等情問擬應得罪各照例發落庶奸欺知警 天潢不亂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

周府安治等奏給口糧

河南都御史謝存儒咨稱議定 宗室例花生例後傳生口糧題 請遵守一節為照花生例樂女并不良之婦所生而傳生則花生者所傳子孫也正德四年禮部始 請歲花生之禁五年復會議題 准自本年以後違例所娶樂女等項花生子女者例不 請名不許造入 玉牒悉聽生理自便其花生於五年以前而傳生於五年以後者止許一請給名糧不許 請封自此遂為定例至嘉靖二十七年年禮部覆給事中李珊之奏蓋專指例後花生例不 請名者而言故不許其朦朧比例奏討名糧

隆慶元年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年戶部覆鎮國中尉陸棟長男勤煥之 請乞則指例前花生例後傳生例許 請名者而言故許其口糧得減庶人之半也及查口糧之給據各省造報糧冊往往多寡任情事體互異誠不可及今定議者 等查據節年原議凡傳生者則減庶人之半擅婚者則減庶人三分之一皆以庶人為降殺之則今庶人口糧之議先後相懸奏擾未定故傳生者無所據以為準亦得各 王府奉國中尉每年該祿米二百石本折相兼實該支米一百石今庶人口糧若據成化十三年戶部題 准庶人及妻妾每月

步米三石事例則一歲所支多至二百餘石少亦不
下一百四十餘石比之中尉祿米乃反過多若據嘉
靖四年及三十一年戶部題 准庶人及妻妾每月
總支米三石事例則一歲僅支米三十六石似乎
減損太驟 臣等竊以爲庶人口糧當準中尉應支本
色以爲等差在中尉減支本色米一百石而安人服
妾及所生子女未出幼者衣食皆在其中未嘗計口
別給在庶人相應減中尉三分之一歲實給米七十
石亦通運妻妾子女及使女名口衣食皆在其中亦
不必計口支給庶人口糧既有定則則擅婚者減庶
人三分之一歲實給米五十石傳生者減庶人之半
歲實給米三十五石降殺有等損過中無容再議
矣但妾媵之制若不爲之處裁則其獎又有不可言
者查得嘉靖三十年該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禮部
議 准郡王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其妾足四妾將
軍中尉年三十五歲無子者方許其妾將軍娶足三
妾中尉娶足二妾又查得 大明律一欵庶民年四
十以上無子者方許娶妾欲此今庶人出幼之日即
許一妾於分於律俱爲未可 臣等竊謂庶人年四十
以上正妻無子者方許查照律例具啓 親王轉奏

准娶一妾其正妻有子者不許娶妾乃爲得宜然議
者又謂限其妾媵不如限其子女乃不至以花生瑣
作妾生以抱養捏作親養息冒濫口糧之奸免瀆亂
天潢之弊 臣等又查得嘉靖九年該豐林王台瀚奏
要限定 宗室子女以杜詐冒其多寡以爵爲差數
內者照舊授封其餘止給冠帶榮身隨其農商自便
又該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題稱 豐林王所 請
當行但其中湏更加寬厚稍增所限之數多餘者雖
無爵祿仍各月給食米二石該本部覆 請會議奉
聖旨是這事情且待朕從容審處欽此 臣等竊詳二
臣所奏未必得中然其意亦見 宗室蕃衍而土地
財賦未有加益其勢必不可繼故不得已而爲此言
但欲限及 親王 郡王子女義則未安若在庶人
及花生等項則似有可議者然限其人數不若限其
口糧合無備查見在庶人傳生等項食糧名數自今
爲始除子女未出幼者從父養育及女將出嫁者給
與嫁資從夫自贍外其子已出幼成婚應 請口糧
者查其父生子多寡三子以上者則不分長子衆子
各與減半支給若止一子二子俱給口糧全分傳世
以後原係減半者即照原減半之數支給原係全給

者仍查其父生子多寡照前定擬庶幾下有一定之志上無難繼之恩如蒙 聖明俯從今議 容臣等恭候 命下行各王府欽遵此後敢有違例奏請名糧奏買妾媵等項即將該府輔導等官坐贓重論其各該庶人并擅婚花生傳生子女名數各府務要查攷明白分別條欵備造文冊一様五本一本送宗人府二本解戶禮二部一本存留該府一本送布政司收貯各條查考如該府仍將花生傳生子女擬作庶人該布政司仍將擅婚傳生子女擬同庶人支給者查出聽 臣等從重奏究禮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有 王府地方撫按衙門行令各布政司轉行各王府長史司及教授等官遵照題 准事例啓 王知會仍嚴加約束各庶人等俾各安分守法毋得妄希 恩澤如有仍前不遵禁約越關違奏者至京之日通政司鴻臚寺連人開送禮部比照 山陰王府成獄第八男姦生之子事例徑送順天府嚴切追回奏詞照例立案其在各省敢有故違告擾妄生事端者布政司具呈該省撫按官參奏前來以憑題 請處治及照安治等奏稱一向俱照庶人事例月給口糧三石被布政使曾鈞無故停革今據該省造報該

冊自嘉靖十五年以來傳生子女本身并妻俱止照庶人減半支給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開有安治等名數乃敢妄肆援引越關奏擾本應重究但已奉 欽依姑宥伴回難以再擬亦合嚴加禁諭庶法制嚴明人心知畏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要給事徐綱遷代府議

看得禮科給事中徐綱題稱將 代府所屬十三郡府量移一二府於別地方聽其自便一節為照 宗支蕃衍地方狹隘 代府尤甚今徐綱所奏量遷三郡府建置別地不但預為遠慮實是切防近憂但本部於二十四年因 代王及總督官之請已經會議題奉 欽依行移彼處鎮巡等官及令該府長史啓 王查勘相應改遷 宗支并堪建府第地方尚未回報查與今奏事體相同別無議擬相應查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大同撫按衙門仍行 代府長史啓 王知會各查照先今奏內事理作速查勘回奏撫按官仍將各項事宜參酌人情時勢妥無窒碍一一區處停當議擬明白具由奏請定奪毋得仍前遲延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其則二十日奉 聖旨是

表觀越關

竊惟 宗室來京不論事情輕重俱送發高牆奏詞立案此本部節年款奉 欽依也立法未免於過嚴故其後或不能盡法抄奏到部酌量行勘然後請旨罰治及送發高牆此因該科之奏而覆議也行法漸至於過寬故 宗室之越關日衆甚者樂於遊蕩聽信撥置之人撥拾浮詞假此出城然事當查勘姑宥伴回出京之後無賴棍徒投充跟隨傳行牌面所至地方有司驛遞衙門奉承稍緩極其凌辱夫馬酒席廩給鋪陳俱需索折乾每處不下數十餘兩已而復將馬匹鋪陳強挾而去驛遞無可奈何有司不敢聲言及撫按行勘事每寬假縱有罰治又從未減計其道路需索所得比之一年祿米反為加倍此 宗室之所以無所畏憚越關而至如表觀者絡繹而不已也至於因此縱恣必貽將來大患猶有不能言者臣等以為事貴執要法當用中自今以後各 宗室有越關來京者已是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合先革為庶人差人伴回然後將所奏事情應行查者轉行巡按衙門查勘如果情出迫切事非得已自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王轉奏而輔導官刁難曾具告守巡等衙門而各衙門阻抑則罪當歸於刁難阻抑之人而出城越關之罪猶有可原合與題請 恩宥叙復爵秩仍行沿途巡按備查經過府州縣驛遞衙門若有需索折乾挾去馬匹鋪陳等情爵秩雖復祿米仍須減革以示懲戒則法行而恩亦篤如或情非迫切事本得已既不啓 王轉奏又不曾具告撫按守巡輒便聽信撥置越越赴京或犯有別項情罪應合革降送發高牆等項悉照節年題 准事例施行則仁至而義亦盡及照表觀所奏明是擅婚所生之子既不啓 親王轉奏又不具告撫按會奏妄引事例冒請名封據法即當送發高牆但據奏稱始因知矣誣捏及暗差伴當拽車詐娶以致逼迫成婚後經按察司勘明呈詳察院及經撫按行布政司行查一十三次俱稱明實又被知矣阻撓劫脅若果有此事則雖不能免於擅婚之法猶可少諒其赴京奏擾之情未委虛的相應行勘合候 命下將表觀姑依今擬革為庶人差官伴回待查勘明白應否叙復及送發高牆等項悉依節年事例奏 請定奪該府輔導等官與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沿途經過軍衛有司等衙門各失覺察均

屬有罪相應併行各該巡按御史通行提問照例發落以警將來臣等目擊諸宗室縱恣紛擾若不申嚴禁例非惟目前多事實恐後患難言伏乞聖明俯賜裁允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是表觀革為庶人各官役人等都着巡按御史提了問欽此

襄垣府子女名封過期

看得宗室子女名封婚期法制明倫今襄垣等王府將軍聰灝等請各子女名封却乃過期太父臣等竊詳其故必是宗室貧難而經該人員索財不遂

襄垣府子女名封過期

卷五

五

任意刁措或係宗室子女有花生姦生抱養等項又或其生母來歷不明有碍啓請一向延遲暫圖今方用賄彌縫意圖冒濫此等情弊相率貪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衙門將襄垣等王府輔導官行委該道守巡行提到官查勘果

有前項索財刁措及受賄彌縫等弊即便從實叅奏

如無違碍即與明白聲說過期之故取各府縣并各

地方兩隣人等并宗文五位結狀作速回報以憑

題請及照此弊不但襄垣西河等府為然合通行

天下有王府去處今後宗室子女年歲及期應請

名者除照常啓奏外仍各差人呈告撫按衙門巡撫先咨本部知會仍行布政司案候巡按遵照先年題奉欽依即行按察司轉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府

縣官查勘各子女果無花生姦生抱養等弊取具各官并收生媒證地方兩隣人等并宗文五位無碍

并結在官按季類奏本部備查題覆如巡撫知會文移已到而王府題奏延久不至必是長史教授等官

需索刁措如王府題奏已到而巡按御史勘奏未至

必是長史教授等官彌縫冒濫本部查明轉行巡按

衙門勘實叅問果被刁措者即與奏請名封冒濫

者即照花生姦生等項事例施行庶宗室無緣曠

之人天潢免瀆亂之弊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初三

日具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襄垣王長子諭祭乞遣官

看得各王府喪禮遣官致祭其親王世子以布

政司官郡王長子與親王同城居住者以王

府長史官降殺有體上下俱安今襄垣王與親

王另城居住其長子聰灝祭禮不得遣長史而以本

藩陪臣掌行是以本王再行奏瀆蓋王與其教

授之心必交有不安者但分守乃布政司官所據奏

要道祭長子於分非宜合無止遣蒲州掌印官致祭以後分封另城郡王長子病故遣祭者准此爲例其同城居住郡王長子原有長史行禮者不得妄行援比奏擾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聖旨是

周府朝壇等越關

有得革職送發高牆庶人子女例不准封其未輩以前所生者例應開具伊父罪犯奏請上裁如朝廷憐准授以官封則自有本等祿米若罪重延罰從父輩爲庶人則子得歲給庶人口糧而女得及時招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選庶婿今朝壇兄弟本部先因周王請封太蚤伊父方纔送發難遽題請及其越關齎奏前來去伊父受罪之時已及五年當即題行該府長史司查勘蓋以恩威予奪朝廷自有定裁而子女婚封本部須當覈實該府官却乃淹久不報以致男長女成不得其所冒犯明禁亦非道路殊失朝廷所以優恤宗室至意所據朝壇等情既迫切又無官職可革合差官伴回啓王戒飭所奏事情合咨都察院行彼處巡按御史條查紀善張誼有無刁勒索財情弊朝壇等男女四人是否伊父未經革職之前所

生查明奏來以憑題覆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條查朝壇等沿途經過府州縣驛遞衙門曾否需索折乾等項具奏前來題請定奪其輔導官與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經過軍衛有司衙門俱失覺察均屬有罪相應通行提問照例發落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聖旨是

崇陽王子英襲不准襲爵

該禮科參看得宗室罪犯深重降革爵秩者郡王將軍不得冒亂請封所以嚴遏惡之義也鎮國將軍英襲生雖在子例前但經該部法司會議降封擬斷合平衆論就奪取自上裁法從重典理難輕議宜從抄出查處施行等因又查得奏內所比仕壠鍾鈺彥汰當沂事例內彥汰係詔書復爵難引爲例仕壠賜死本支子孫不得承襲鍾鈺當沂子孫承襲者原係送發高牆不係賜死况鍾鈺受罪奉有宗皇帝聖旨鍾鈺打死人命數多革去冠帶祿米着戴頭巾閑住欽此當沂受罪奉有武宗皇帝勅諭罪止當沂一人並不及於子女欽此今顯休前項罪逆賜死正與仕壠子孫不得承襲者相同與鍾鈺當沂前例不合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崇陽王子降封

鎮國將軍英襲襲祖爵一節既經該科叅出前因該司查出前例且係十惡者子孫魯經法司會題明旨降革別難再議伏乞 勅下楚王戒諭英襲不許再行妄奏如再瀆擾聽本部從重叅革再照祖訓累朝政令郡王無嫡子者許令庶子襲封絕嗣者其宗支止許以本等官職奉祀管理府事遵行已久及至 襄垣王仕壻其父襄垣恭簡王係 太祖高皇帝之孫又係分藩蒲州始封之王仕壻既以罪死子孫削籍若恭簡王之爵不繼則將軍中尉儀賓無所統束故本部題請 聖裁比郡王無嫡子事例

附錄野史集 卷五 天

許令恭簡王第五子仕壻襲封又有交城懷仁二王故絕其宗枝亦得襲封蓋交城分藩平陽懷仁分藩霍州皆與 親王另城居住事體不得不然若郡王與 親王同城居住故絕者其宗枝自奉 親王約束故止許以本等官職奉祀惟河清王嘗朦朧奏准襲封既而會議查革雖蒙 特旨宥免而此後並未准令比照承襲者蓋宗儀有 親王管束郡爵不須復繼亦事理當然者也近來往往妄行瀆奏率比襄垣等王爲例如英襲者不止一人蓋緣不知例本不合或明知不合而意圖僥倖又或本府投托之人

希求齎奏赴京指稱打點得肆誣騙而長史教授等官貪圖賄賂曲爲啓奏事雖不行而紛紛不已若不申明禁止無以杜絕將來合候 命下行移天下各王府今後凡郡王故絕與 親王同城居住者仍遵累朝政令止許宗枝以本等官職奉祀管理府事不許奏請承襲違者聽本部該科叅題投托誣騙及貪圖賄賂等項人員從重究治若分封別城而故絕其宗枝奏請承襲者仍行撫按官查果宗儀人等別無統束脩奏前來本部查見故郡王果係 帝孫或去帝系已遠止係 王孫酌量親疎或准繼爵或世授

附錄野史集 卷五 天

嫡長或庶長一人爲鎮國將軍 頒降勅書令其管理府事約束宗儀其次子止授以世次本等官職不得貪緣逾陞前項親疎隆殺俱臨期議擬脩開題請取自 上裁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英襲着楚王嚴加戒飭再不許瀆奏今後郡王故絕與親王同城居住的不許承襲分封別城的奏請定奪欽此

安置都昌王

看得 荆王奏稱都昌王狂行狂言已極悖戾但奏內所稱據其行已爲長心察其辨又似洋狂及僞充

奉 欽依載容父死不顧婚利是圖事母逼索囊藥
打死關使扶人眼目好生有違 祖訓又稱 本主
殺人敗倫神天共憤不敢顯言其過以傷親情則本
王素行原是未易誨化之人 臣等切思王果風病則
雖諭之以禮非異言之所能入若是伴狂則當制之
以法使邪念不得自逞且前此解慰省諭至再而及
今悖戾愈甚又似非盡出風病今不禁制誠恐後來
禍出不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湖廣
撫按衙門行令都布按三司會同 荆王府承奉長
史等官前去宣諭載容無得悖違 祖訓伴狂自恣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手
其第一子亦無得藉父風狂相助為非就於本府內
擇嚴密宮院一所安置本主令妃妾宮人伴守外鎖
宮門使不得放縱內去其傷人器械使不得逞覓其
府第大門 荆王府差內外官校關閉護守無得縱
容奏內所稱買刀等人私自出入其一應護守事宜
及傳通內外言語接遞本主服膳俱要處置得宜務
令安便無致窘迫所貴足以制本主狂悖之行而亦
不失 朝廷親睦之恩其該府教授官宜令加意輔
導長子飭躬勵行用蓋父愆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
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

晉王表摺互奏行勘
看得巡按監察御史李一瀚題稱 晉王與中尉表
摺互奏情詞干連人衆欲得專官勘問及 晉王奏
稱表摺蒸淫故兄表微妾打死腰妾并中尉表摺
奏稱承奉張堂與已死 端和王宮人尚氏私通事
干宮闈乞差內官并法司官各一員前去勘處又該
晉王奏稱乞先將表摺照例送發或移置別所仍行
巡按御史作速勘明處治各一節為照 宗室許奏
必宮闈大變人証俱存事有左驗者方得請差內臣
又必犯在大逆干連地方非撫按所能勘問者方得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手
請差法司今表摺所奏尚氏私通承奉張堂之事理
所必無 晉王所奏表摺奸淫兄嫂之事則迹屬指
姦且証人已死俱不必查勘其餘情節則俱非撫按
所不能勘者已經本部題奉 明旨着巡按御史從
公勘明具奏使承問官員果能秉心公直不畏強禦
則是非曲直推極至當下可以得各犯之情上可以
服 宗室之心復何俟於專官勘問為哉但據稱表
摺手持利刃挾制勘官抗違 勅旨毀罵 親王占
恡人犯不容問理又且家產耗蕩居無定止內無妻
室輕生犯法每不惜死則表摺之素行兇悖有非勘

官遽能追究問斷可知今該、晉王參奏前來俱應
議處合候 命下先將表摺革去官秩咨行都察院
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行守巡等官將表摺妥置嚴
密處所委官防守仍查照本部先今題奉 欽依事
理吊提人卷於隔別府分親自勘問如果是實併將
越關情罪叅奏前來以憑題 請處治仍將撥置之
人嚴鞫究問從重發遣如或仍前占悞有名人犯及
挾制勘官等項許據實申呈巡按御史奏 請送發
再照 朝廷之於 宗藩恩禮至厚而 宗藩之於
國法奉行當謹然有等無賴棍徒投托跟隨教唆撥
置無所不爲而 宗室之中亦有縱惡逞兇蔑棄法
紀敗倫傷化樂於誘引者一 親王鈐東遂至捏
奏 親王一被撫按查究遂至捏奏撫按已而題奉
欽依委官勘問乃復逆探同官意向多方羅織挾持
搖撼或親自出名或左使他人掇拾危言設計誣奏
務令勘官畏縮牽制不敢追問得以恣行兇惡無所
忌憚而後已也前項刁風實不可長仍乞勅下法司
及都察院等衙門今後凡各 宗室有互相訐奏行
勘未結而輒誣奏勘官及以不干已事捏奏撫按者
不論事情輕重一舉立案不行仍將資奏人員從重

究問庶 宗室之僭陵可杜 朝廷之體統益尊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集四

奏疏 宗藩

覆御史蔡朴請 勅代王

看得兵部咨稱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蔡朴題稱代府宗室驕縱不檢聽信撥置濫放錢債非刑逼取致傷民命乞 勅代王鈐束叅究一節爲照 代王分封歲久 宗室繁衍其恪守 祖訓樂善好禮乃其自求多福却乃驕淫縱肆蔑棄禮法多收投充之棍徒深聽撥置之巧語廣放私債收息違例逼取無償輒用酷刑甚將有隙之家無故扳引准折肆行致鬻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一

男女慘毒不可勝言民命深爲可惜而被告法司復爾窩占拒捕法守不振士民含冤誠有如御史蔡朴之所奏者竊惟大同密邇強胡居民多占軍伍特封親王於此地者蓋欲鈐束宗室爲 國家建屏翰也宗室之中不知自愛者 親王當訓教而嚴束之教之不從當據實而叅究之必使其畏法守分乃於祖訓無違若因強宗肆拒違刁捏奏之故遂并其當爲防檢者一槩寬縱萬一民不堪命因而別有疎虞其爲 國家之害當何如哉所據御史蔡朴具題前因無非保愛 宗室以全 國體之意委應議處合

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請 勅一道齎赴 代王

其戒諭各該 郡王宗室儀賓今後務要仰體 聖

心恪遵 祖訓追訟既往之愆以求自新之實如有

仍前濫收私債酷刑逼追准折子女扳引傍人等項

許被害之人具告按察司一面啓 王從實叅奏處

治不得徇情故縱一面呈撫按官咨呈都察院查究

其撥置之人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嚴加拿問

照例發遣各該 宗室敢復有窩藏占恠即是抗違

國法許撫按官指名叅究將本爵本職祿米停革俟

罪人既得之後果與宗室無干奏請關支庶幾 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二

法嚴明而宗室亦各知所保全矣嘉靖三十二年十

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中尉女授宗女宗婿名號

切惟 國家大事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窮

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照得 郡王孫男

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

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 祖訓於

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獨缺略

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

給以祿秩非惟執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者此 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米僅比六世孫 聖祖深遠之處可推而知矣况女既有歸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為恩固不必強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末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為多也而當時祿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四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又嘗於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日衍稅糧有限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遠為之慮者如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莫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

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此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欲富而為此言哉蓋以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觖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國計無由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為兩利也夫 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林王尚欲為裁限况中尉之女在 祖訓所不載乃當祿米無措之日而欲於 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徧給廩祿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為 皇家祖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
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

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 聖恩授以宗女
宗婿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婿視文職宗
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共給銀
百兩猪羊各十隻出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
共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
品并婚資共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隻俱行各該布
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 王府冠帶謝 恩不必
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眾朝參有司以禮相
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
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蓋 郡王子孫 祖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五

訓猶許其出任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 祖宗有限
之制而溥 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窮而盡變通
之道 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 奏府奏 請鎮國等
中尉秉樞等各女婚選如蒙 皇上允 臣前議裁為
定制容 臣欽遵題 請施行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
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議行

經藩等越關請建開宅安置

看得魏國公徐鵬舉奏稱 靖江王府今革祿奉國
中尉經藩私赴南京欲照知疾事例差官送回廣西
識認一節為照 國家之待宗室極其優厚然各該

宗室聽信撥置往往不思 祖宗創業之難茂業興
法不體 皇上好生之德虐害小民捏奏赴京絡繹
道路利賊物無所不為前此本部欲請送發高牆
但念廣西七八千里之外差官取押往復騷擾民甚
不堪况鳳陽守 臣又數告高牆供給缺乏以此數次
止請革為庶人使圖省改不意其稔惡不悛以為
朝廷之法止於如此益加恣肆重為民毒廣西委係
撞搖出沒之地恐將來事出不測如 代府克灼俊
桐等之謀投廣趙府載堦等之謀從賊者亦難保其
必無又不但如巡按御史陳善治之所叅者也合候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六

命下行移南京兵部將經藩查照知疾事例差人押
送廣西并咨都察院備行撫按衙門轉行該府輔導
官啓 王知會識認果是經藩即查照本部題准出
城越京近例革為庶人仍遵奉嘉靖十五年欽奉
勅諭內事理將經藩經排經費邦萬先行拘禁及行
三司官會議於該省城內擇空閒寬敞地方一處蓋
造開宅一區其中多分院落多造房室及備一應合
用并灶家火四周繚以高垣外設總門嚴為扃鑰啓
王將經藩及經費經排邦萬移家安住其中王府差
委內官校尉有司差委的當官員防禁仍封閉宅門

伍日一啓巡風人役晝夜守護不許其私自出入交通外人日用飲食查照本部題 准庶人口糧事例支給毋令失所若能悔罪省愆改過自新輔導官啓王及呈撫按衙門脩行守巡府縣官審問果能去惡從善事有証驗會本奏 請釋放此外如有不服鈴束或劫掠財物打搶平民假借奏事越關私行等項一應背違 祖訓罪犯頗重如經舊所爲者聽 王及撫按官參題前來本部覆 請照經舊等例送住開宅都察院通行有王府去處撫按官行各輔導官啓 王 體欽遵會議蓋造施行南京守備衙門此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七

靈丘王奏元燬行勘

查得嘉靖十五年八月內該本部題各 王府宗室不守禮法肆意遊蕩不服鈴束者 親王及管理府事郡王拘收本府監禁一面參奏處治奉 聖旨依擬欽此及查得充燬等係 皇家祖免以下

親俊擬係充燬等小功尊屬臣等伏覩 大明律八議條一曰議親謂 皇家祖免以上親十惡條七曰不孝謂居父母喪身自嫁娶八曰不睦謂毆小功尊屬八議者犯罪條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今充燬等既非應議之人乃敢蔑棄禮法恣惡逞兇將堂伯採頭毒毆搶去金冠居親喪包姦樂婦開場賭博又犯十惡之科况其占奪嚇詐違法多端情尤可惡即今

宗室日繁恣肆日甚若不重加懲治切恐倣效成風既該 靈丘王聰涵參奏前來委應查究伏乞

勅下本部移咨刑部轉咨都察院脩行山西巡按御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八

史行 靈丘王府教授啓王遵奉嘉靖十五年 勅

諭內事理將充燬充燬先行拘禁巡按官仍將儀賓李拭等家人李芳等查提到官將奏內所開各項事情取具衆證究問議擬應發落者先行發落應參奏者參奏定奪其充燬等及李拭等應得祿米即日住支候取 旨另議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慶王請復父爵給卹典

看得 慶王奏父冠帶閒住台滋病故乞要賜復原爵及祭葬諡號一節爲照台法先饋真鐸銀幣以助

道繼欲謀殺撫鎮以成其私又復溺愛少子賤
長男節經多官會議請 旨革爵降為庶人遷置省
城居住其後回府冠帶閒住蓋 詔書曠蕩之恩非
以其能改過而宥之也先年本部因弘農王台泮等
奏保復爵題請革罰祿米提問輔導官負蓋以台泮
所犯若非 朝廷俯念宗室則律令昭然妻子或不
免於緣坐安能保有其身況又請復其爵乎今台泮
病故止合撥地一方循安葬革爵庶人之例但先年
賜葬伊妃王氏已曾併造大壙既予之 恩今難道
奪似應 容令合葬不廢 朝廷已成之命若其夫
匠料價不許煩動有司其掌行喪禮不當差遣行人
止令布政司委屬官一員會同該府官扣支慶王祿
米買辦雇倩整理開塋 命自上頒得蒙 恩於
君財自已出以致孝於父慶王亦可無憾矣其奏內
援引岷王彥汰等後爵賜謚為詞雖事體間或稍同
但賞善罰惡予奪自 上若比例陳乞是 朝廷之
恩可以循例而得也所據慶王輕率陳奏輔導官不
能以理直正俱應參究但念子為父乞急不擇詞况
身蒙 聖恩得襲祖爵為王而父罪未釋仍稱庶人
書寫銘旌題主入廟俱有未便則其不得已之情

似亦有可察者但台泮生前未有改過之實身後豈
得蒙赦罪之褒及照慶王舊例襲封伊始雅意為善
如蒙 皇上俯賜矜察姑用父以子貴 恩典追贈
台泮封號以伸人子不容已之情仍申 勅慶王益
加勉勵用承 恩命若善名靡終父愆罔蓋則 國
法可畏 天寵無常再照 朝廷睦親之恩固不可
以不隆而罰罪之義亦不可以不嚴查得魯王檀伊
王樞俱 太祖高皇帝之子生前素行不飭薨逝之
後 高皇帝賜謚魯王曰荒 文皇帝賜謚伊王曰
厲 二祖創業垂統不以父子兄弟之親而廢法者
如此伏乞 皇上仰體 二祖賜謚之意 勅翰林院查謚法字
義與台泮素行相應者擇取數字奏請 欽定一字
賜與台泮為謚庶幾 祖宗之法不以恩廢而國人
之論不以情奪矣惟復止許開壙合葬其謚號一切
報罷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台泮准追贈并開壙合葬謚號所司史擬字
義來看
末新王長子乞贈母妃
看得末新王選配黃氏先以不係本土人氏不准封

妃今其所生子女既已授封而長子戴璫他日又當承襲王爵黃氏縱係妾媵亦有母以子貴之義況原係奉旨選配又非妾媵之比其不係本土人氏之禁所以約束宗室無得選婚他境不致擾害多方今黃氏本是選者之罪却與婦德無干所據生前不准封妃以正婚娶違例之罰身後似應追贈以伸人子孝思之情祭葬不宜濫與而名號猶可假借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便伏乞聖裁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土

崇府懷安王內助不准繼封

看得 崇王奏稱懷安王厚嫌內助周氏生有二女今周氏病故乞要比照襄府襄陽王妃單氏例委於事理不順 祖制有違既經該科叅出所據懷安王厚嫌應合戒飭罰治該府長史教授等官應合查提究問但緣 祖制久未申明畫一以致率意演請伏乞皇上姑宥其罪聽臣等再加議擬以塞將來煩瀆竊惟 親王妾媵有所出者得稱夫人乃我高皇帝稽古定制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其後親王生母得請

封次妃 郡王子將軍生母遂得請封夫人黃氏恩定從茲始如單氏子為將軍而得請封繼妃已是大踰典制乃至生女之妾亦遂援比為例以圖僥倖則益甚矣今不申明後將無紀合無今後親王之妾有子者許請封夫人其子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為次妃郡王之妾其子襲封郡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為夫人仍照例請 勅知會不給誥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葬此外不許妄意濫請違者聽該科叅出本部覆請從重究治庶名分正而 恩典益重矣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奉聖旨是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 土

江西王府廟祀

看得禮有常變因事而制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江西寧府親王以謀反伏誅而大宗祖廟已毀然郡王將軍等蒙 恩昭雪而小宗支屬猶存其始封之王不可無祭而已毀之廟不當復建此所謂禮之變而當議處者也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行撫按官勘議獻惠二廟每一易世 欽定一王奉祀蓋即本有之廟而定其祭祀之禮以息覬覦爭競之私耳今撫按勘議未報而諸宗室各執一說紛紜奏擾雖其言各有

據然皆不知毀廟無復建之理而郡王有不可踰之分蓋溺於情而蔽於私不可不斷之以義者也臣等竊惟獻惠二王墳所各有享殿而樂安弋陽建安諸府各有家廟合無每歲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節諸府總遣儀賓一員就享殿致祭其祭品各府輪流供辦而祝文序列諸王之名則祭既不黷而追遠之孝各伸惟獻王則每歲立春用古者祭先祖之義諸府各設位於家廟致祭而以始封郡王配食其祭儀當用生者爵祿不得僭用親王禮樂則情既得盡而郡王之分不踰其原設齋郎鋪排屠戶厨役及

欽此

卷之五

七

聖旨是欽此

韓王襄陵王奏爭樂戶

查得正統元年英宗睿皇帝復襄陵王書內一款欲添校尉云比年旱灾流民未復兼以邊境多務民無暇者安府原有典仗王隆校尉一百名及女戶七名見在平涼衛帶管今令於韓府長史司帶管食糧仍供惠園祭祀及洒掃墳園閑暇則聽叔祖使令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八等年該韓王襄陵王各節次奏計至三十二年四月欽差內官張朝會同陝西撫按官勘報刑部覆題奉欽依將韓王侵占及受人投獻地土各退給業主各僧人初建寺院各拆毀入官有罪人犯各分別發遣及請勅省諭韓王正身循理勿蹈往轍切責襄陵王并戒諭諸宗室改過守法聽王約束又查得近該韓王奏稱襄陵王恒添修縱等情該本部議得各處絕嗣親王墳所並無郡王奉祀及照彼時莊穆王以文皇親弟韓王之子奉文皇帝親弟安王之祀情理順當今既族屬疎遠而校尉出一時特恩且召釁起爭合將惠園比照各處絕嗣王墳事體不以郡王奉祀仍行陝西巡按御史將惠園供祀樂戶看守校尉一併議

欽此

卷之五

七

擬具奏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前因臣等看得 襄陵王融焚所奏參詳前後年月 安惠王以永樂十五年薨逝王府官屬盡行搬取回京存留典仗王隆弁旗校女戶看守惠園供辦祭祀附籍平涼衛帶管此舊章也其後二十年為正統元年襄陵莊穆王始奏奉 勅諭將王隆弁旗校女戶改入韓府長史司帶管仍供 安惠王祭祀洒掃墳園閒暇則聽其使令驕縱之端寔自此始後四十二年為景泰五年莊穆王始奏准督辦祭祀後一百餘年為正德十二年襄陵王徵鈴始奏查撥樂戶又奏准原蒙 欽降附籍野集集 卷之四 王 與安王旗校巾帶爛壞自備工價脩補夫巾帶既經百年豈有存者名為脩舊實則新製况守墳辦祭何用巾帶假借僭踰其所從來有漸日淫月侈非復祖宗舊章矣先該本部查例題 准惠王墳園不用郡王祭祀今據該司查得先年 英宗皇帝復莊穆王書內惠園供祀校尉一款止云閑暇則聽叔祖使令蓋優待叔祖 特恩原未奉有永遠該府供役聖語則莊穆王子孫自不當世世僭用况可因而製造巾帶擺列儀仗僭踰禮制乎前後事情既明合就議擬上 請伏候 命下脩行彼處撫按衙門將惠

園前項校尉查照永樂宣德年間舊規附平涼衛帶管食糧就委武職官一員專督令其看守墳園供辦祭祀莊穆王以 文皇帝親姪 睿皇帝親叔祖一時 特恩聽其使令非為常典子孫自有郡王體貌不許借名僭用其惠園四時例祭韓王每次遣儀賓一員行禮及撥樂工一十二戶作樂原設樂戶各回原籍當差不許占留隱蔽布政司仍轉啓 襄陵王欽此前後題奉 欽依恪守 郡王禮制官居簡出無得僭踰有違 祖訓及照 萬壽聖節襄陵王執稱避害不赴 韓府一同朝賀但 韓王止與 襄陵王相構未必有謀害闔府宗室之意而 襄陵王約束闔府宗室輒於該府行禮似有自尊威柄之情再照 韓王既奉 勅省諭自合洗心省愆若果如襄陵王所奏則於勿蹈往轍之諭有違身既未正何以率人 襄陵王既奉 勅切責自當畏罪安分若仍如韓王所參則於聽王約束之諭大悖法既不守何名改過使天下親王郡王接踵效尤則 祖宗典制 朝廷紀綱蕩然陵蔑誠非細故也合行巡按御史查 韓王前奏及襄陵王今奏內事情逐一勘問將主謀撥置之人從重擬罪干礙 韓王襄陵王

併奏請定奪各奏內稱有打點人員在京潛住合行
緝事衙門嚴加緝訪得獲拷訊下落請 旨究治以
正 國法嘉靖三十二年二月 日具題奉
聖旨是

紹興王奏毋妃祔葬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蕭端蒙奏稱紹興王妃周
氏不得祔葬於莊王之墓係是 准王通信祖妃傳
氏之言別無撥置離間合令於莊王墳右隙地祔葬
及叅各府長史教授等官鄒楊潘佐等不能匡正俱
合提問及乞 天語戒諭 准王紹興王一節爲照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七

厚燠之許奏 准王蓋緣情切爲毋而不知事由於
祖妃厚燠之聽周氏別葬止因命由祖墳而不知有
違於 明旨今該御史蕭端蒙勘稱 莊王墳右尚
有隙地可以啓遷周氏祔葬並無撥置離間等情具
題前來叅之情理委爲詳盡別難議擬及照長史鄒
楊承奉張淮職叨主輔不能諫阻典膳正等官余梧
等既知奉有 欽依乃敢承順故違雖無撥置之情
亦有啓釁之罪 紹興王府教授潘佐典膳俞道中
火者夏琳俱有輔導之責全無諫正之言兵馬指揮
周文獻不能以理勸諫又不行啓 王寶奏妄引已

結之事情致王攻訐之過甚原情固無離間論罪亦
失救正以上各官俱屬有罪相應究治合候 命下
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照依原擬轉
行該府長史啓 王知會將繼妃周氏行令改遷祔
葬於 淮莊王墓右長史等官鄒楊等行提問擬應
得罪名照例發落仍乞 天語叮嚀戒諭 准王紹
興王自今以後各宜捐棄小忿以全大體毋得忿疾
攻訐殘傷骨肉重干 憲典則 朝廷敦睦之恩兄
弟孝友之情均得之矣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
具題 日奉 聖旨是周氏着改遷祔葬厚燠等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六

樂昌王奏遷蔚州

看得 朝廷議分徙宗室於寬鄉計慮甚遠而宗室
之願徙者或未免規圖便利人各有心若非區畫詳
悉安敢遽議遷移今樂昌王府一遷九十七位雖稱
搬移營建自係諸費不勞民力但府第及各將軍等
官堂宅基址蔚州城內曾否相有空地九十七區若
官爲處給勢必不能若自行價買中間或礙民居官
令應否聽其擇取另行撥住改建又營建之際各管

事人役收買諸種物料應否差何項官員監臨鈴束
禁革奸弊搬移之日脚力雖各自備自大同至蔚州
三百餘里官眷人等晝行夜止作何頓宿防護各宗
儀九十七位即今應否一時同遷或且先遷郡王及
將軍等三五位其餘待此諸位安居之後隨年豐稔
陸續遷移本部前奏行令撫按官參酌人情事勢區
處停當正要一一明白奉 旨之後不得別生事端
致有窒礙今據巡撫都御史侯鉞所奏兵備守巡等
道所議一切事宜尚未詳盡及照 宗室房屋係隸
工部掌行合候 命下本部咨行該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各撫按官務須酌量事勢參會人情委曲計畫
區處詳明具由奏 請定奪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
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

勤烘等越關

淮鴻臚寺主簿廳手本送到勤烘等五位前來已經
送赴會同館安插光祿寺支應外看得所奏開稱被
布政司各官辱罵鎖禁各郡王具啓 周王轉奏訖
又稱各官恐其申奏預先妄捏參誣今查得先該
周府汝陽王府奉國將軍安鴻等奏行法司與勤烘
等事干一連該 周府奏爲檢舉宗室出郭事內稱

歐陽野史集

卷之四

九

丰

郡王

安鴻等先因祿糧具啓宜當守候代奏今乃私自出
郭於例有違乞要戒諭及將輔導等官寬宥並未奏
有司官毀辱等情又查得巡撫河南都御史楊宜泰
爲歲存稅糧不敷祿糧歲支乞亟 賜議處等事因
稱欠少 宗室各季祿糧因連歲災傷庫藏空虛稍
待處補雖宗室不時擁門遮道亦不能神運鬼輸以
速副其意備行長史司啓 王知會戒諭訖仍乞戶
部會官議處亦未曾指名參奏顯是勤烘等遮擁人
衆未免紊亂過甚既而自知其非內懷疑懼抑或利
於沿途需索借此爲詞及查得見行條例凡 郡王
將軍中尉故違 祖訓親身赴京奏擾者原詞立案
不行長史等官通行參究又查得本部議准各 宗
室越關來京者已是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合先
革爲庶人差官伴回然後將所奏事情應行查者轉
行巡按御史查勘若果情出迫切事非得已合與題
請 恩宥叙復爵秩如或情非迫切事本得已聽信
撥置驀越赴京或犯有別情應合降革送回高牆等
項悉照節年題 准事例施行今該前因看得 周
府鄆陵等王府輔國等將軍勤烘等止因兵荒之後
欠缺一季祿糧自宜稍待處補果有應奏事情亦須

啓 王代奏聽候處分今乃結黨成群赴京擾濟則周王且不得約束又何有於撫按有司也哉 周王一府宗室儀賓四千九百餘位去京僅十二三日之程若相率效尤則縣驛騷擾無已司府政令難行非細故也所據勤烘等本當送發高牆以爲累警但念荒年歉缺情或可矜伏乞 俯賜寬宥容本部查照近年題 准事例將勤烘等革去官職移咨吏部取差辦事官二員送至前途府分交割迺相接送回本府收管取文回繳一面移咨戶部轉行巡撫官將拖欠祿糧作速處補其巡撫楊宜奏請議處事理另行

歐陽尚書集

卷之四

主

議奏一面咨刑部將勤烘等今奏同安澤前奏移咨都察院轉行河南巡按御史查勘中間若果有迫切不得已之情應與題 請復職者卽徑自題 請若有別項情罪應合叅問者徑自叅劾若別無應 請應叅事情止應立案不行者徑自立案具由回報再照該府輔導等官既與 周王先奏檢舉事干一連亦應免究其彼處該日守門人員及沿途經過衙門各失覺察均屬有罪并令勤烘等回府沿途有無需索等弊亦合通行各該巡按御史照例提問發落及查勘回報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

具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勤烘等着革去官職該府輔導官既檢舉免究該日守門併沿途經過人員都提了問

襄垣府婚配過期

看得襄垣王府輔國將軍聰范等陶莊鄉君等已該本部題 請選婚今乃有過七八年而猶不得配者良由軍民之家將子女避匿不肯報選而宗室又棄貧慕富選擇過嚴以致嫁娶失時怨曠年久委應急處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嚴督蒲州及縣所掌印官作速選取如有將子女隱匿

歐陽尚書集

卷之四

主

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叅奏者指名叅奏仍轉啓襄垣王戒諭各宗室毋得貪慕富室揀棄貧家以致失時難處及照民間避匿子女不願與 王府結婚者一則以仕宦不得選除京職如襄垣王所奏一則宗室於結婚之後往往恣意求索至或盡其家產而奪之故民間相戒以不婚王府爲幸而不以連姻帝室爲榮也合無通行天下有 王府去處今後宗室虐害婚姻之家及吞騙其資產許呈告撫按及具啓 親郡王叅奏前來先將撥置之人問擬克軍其 宗室聽本部會法司酌量所犯事情輕重奏

請罰住祿米或降革官職庶幾人不畏避而樂與爲婚其王親不許選除京職一節容臣等另行議奏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襄垣王奏庶人成銳花生子女冒封

照得宗室違例濫娶樂女花生子女不許冒請
名封節有明禁今革職庶人成銳違例擅娶樂婦呂
石姐女張美兒爲妾所生子女孫一十五人已朦朧
冒封七人歲支祿米三千二百石未封八人將來冒
封歲支祿米二千石共歲支五千二百石以歲計支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重

祿米幾十萬石今日冒封一人將來繁衍不知幾千
百矣天潢之派豈容紊亂既該襄垣王成銳違
例舉奏前來委應查革合無將聰濩瀑聰沱俊徽
俊棟并商縣縣君等及儀賓王良載等俱照例革去
名封職事聰濩第二子等未封者俱不得朦朧冒
請名封及照革職庶人成銳違例濫收樂女例應革
罰但係庶人原無職祿可革相應免究合候命下
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御史即行該府教授再
查成銳違例娶張美兒果係樂人張諒妻呂石姐所
生女是實即將聰濩等削去名籍有司收掌當差以

杜將來及照各王府管理親郡王將軍俱如

襄垣王遵例查舉則冒濫可杜而天潢之派不敢
瀆亂合無通行天下王府長史教授具啓管理
親郡王將軍如有濫收妾媵并乞養過房來歷不明
樂婦花生傳生子女捏作嫡庶所出冒請名封查
出從實具奏以憑題革長史教授知而隱匿不舉本
部查出及被人奏告事發定行叅究罷黜庶法禁嚴
明冒濫寢革而宗藩之派得全尊貴之體矣嘉靖三
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祀典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重

黃河祭告諸神

看得黃河舊稱神河以其或淤或決倏忽有神往歲
興工疏淤寒災必遣大臣祭告仰祈神明默相今
次大工尤須仰藉聖誠感孚庶幾神效其靈人
宜其力所據大河之神東岳泰山之神東鎮沂
山之神徐州洪金龍廟及呂梁洪神廟清河
天仙水母廟邳州河神廟俱應祭告臣等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備辦香燭帛選差
該寺屬官齋捧前去本部移文漕運都御史連鑛管
河都御史曾鈞山東巡撫都御史沈應龍轉行各該

有司動支官錢買辦牲醴祭品各該都御史務要齋戒擇日各隨所近地方分詣竭誠致祭其徐邳沿河一帶靈感應祀諸神仍聽各官脩奉 欽依分委府州縣正官一體竭虔祭告仍將祭告過神祇各另具奏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是

城工告廟

題為欽奉 聖諭事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十五日伏蒙 召臣某等至 迎和門該司禮監太監王利傳奉 聖諭朕惟城工之建其工非常必告聞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五

祖考遣元臣公希忠行禮欽此仰惟

皇上建重誠而設險保兆民以安邦四面周羅協

聖祖之初制百世宏遠樹 神孫之不基十良日以

苗功 遣元臣而告 廟萬邦永賴 列聖咸懽臣

等恭捧 聖諭無任忻戴謹此欽遵即行翰林院撰

告文太常寺辦祭品及行公希忠於是月十九日卯

刻恭詣行禮外原有 聖諭一道理合進繳謹具題

知

柳將軍建廟

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曾鈞奏柳將軍之神原無廟宇

祀奉相應建立以便供祀仍乞 勅賜廟額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看得秦內未見明開柳將軍之

神生前原係何代人氏向於地方曾否著有靈應見

於河道有何利賴有碍題覆咨行查報行准本官咨

報柳將軍之神查係姓柳名圭原籍山東人宋時因

從軍陣亡以故英勇之氣未散父老相傳從來血食

沿河地方自許建廟供祀之後愈加顯應如六七月

間天雨大作河流暴漲勢衝新築缺口堤壩幾潰本

院晝夜督夫捲掃堵護不住焚香竭誠懇祈護佑果

獲天雨稍霽湍流少息夫力可施幸保無虞且近日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五

往來糧運商販船隻經行到彼有感必通實於河運

有賴煩為查照題覆等因看得柳將軍之神該都御

史曾鈞查有前項名籍况係宋朝從軍陣亡英氣未

散既合以死勤事之義今又能效靈著應使河道安

流而往來舟楫經行無滯又有禦菑捍患之功委應

祀典所據建廟奉祀并請 賜廟額似應 俯從合

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擬額名上請 欽定仍行

工部轉行本官如擬於新安鎮適中處所建立廟宇

如儀致祭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

奉 聖旨是

祥異

類奏災異

仰惟 皇上饗 帝事 親曲盡仁孝愛養黎元惟恐失所一切召和致祥之道固已無所不至而臣等內外臣工不能致身竭力為 皇上分猷任事以仰贊 聖神功化之萬一茲者一歲之間四方所奏地一日而動者數處一處而動者數次至若颶風雷雨流火之異其焚燒漂溺為害尤烈此皆臣等內外臣工奉職無狀于天地陰陽之紀以貽 皇上宵旰之憂夫復何辭惟 人君事 天即子事親以祥見為親喜災至為親怒誠喜矣不敢謂喜自己致猶深察其德之未稱苟怒矣不敢以怒或難回惟痛省其職之未修皆所以仰承 天意而不敢有一之或忽者所據前項災異合無容臣等恭候 命下通示內外大小臣工各齋沐修省深思微隱之隱詳察明顯之非凡邇年以來官爵濫而吏道淆財貨耗而民膏竭威愛倒行而武備弗振情法混施而刑罰弗清工役失調度之宜商賈乏懷來之道官邪徇而不糾讜論懷而不盡凡可以致災召變者一切猛省痛革無或因循苟且益重前非如臣等職司典禮不能更清風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三

夜以致神人弗治上下弗和尤當矢心澡慮修應格非仰體 皇上敬畏 天戒之實而不可徒恃詞文者尤望 皇上以唐堯舜之心修商湯責已之政德已至而益求其全 功已盛而益責其備則天心仁愛鬼神效靈自然災異日弭瑞應迭臻昔武王枯桑穀於七日齊景退葵感於一言矧 皇上聖德格 天其感應尤當其速而臣等內外臣工奉職無狀之罪亦仰賴 聖神功化庶幾得以少逭矣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上天示警各處災異屢見朕切祗懼着通行內外衙門官員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不許徒恃虛文

歐陽南野集

卷之四

天

王喬齡奏鴉瑞

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王喬齡奏云臣等仰惟 皇考獻皇帝至德得天 皇上繼承益茂用集大命遂能紹隆 祖烈追古帝王之盛傳稱五百年而聖人出誠非偶然也一時禎祥迭應蓋先儒所謂理之先見信有不可誣者前此史官紀載如黃河清之類適當 皇上肇生且曾經奏報者則書於實錄如靈芝產之類適在 皇考藩國且奉有訓

詞者則備於實訓其餘或在 皇上未生以前感非
皇考封藩之地且未經奏報未奉 訓詞則略而未
錄如王喬齡所奏者宜不少矣夫鴉鳴固是常事然
龍江乃 聖祖肇基所在又當 皇考泊舟之際萬
餘來集向舟鳴噪禽鳥得氣之先不可謂無所感者
本官以比之玄鳥白魚奏要宣付 史館昭示無窮
蓋感仰 君德而推原 天命乃臣子忠愛之心似
應俯從所請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翰林院存記以
脩編纂仍行本官益殫忠赤觸類而長凡闕吏治民
隱諸事遇便次第疏陳以罄愛 君愛 國之忠本

歐陽野先集

卷之百

三

部仍照會江西布政使司轉行知會仰悉 皇上優
獎至意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科舉

增進士名額

為照 國家求賢惟進士之途尤重而牧民則州縣
之官尤親近因邊圉有警內地多災財貨匱乏民生
困感而進士所治州縣緣其自待不輕而上官下民
視之加重志氣不懈法令易行故其政事猶多可觀
於是中外臣工皆謂宜多取進士以脩守令之選今

尚書萬鏗等取給事中賀湮御史樊獻科吉澄趙宸
朱綱等先後論奏為之反復申說無非欲奉 聖
意軫恤民艱誠為救時急務況會試取士原係臨時
請 旨用之多則取宜加多非若鄉試有一定之額
者伏望 皇上俯採尚書萬鏗等所議今科取士合
無查照永樂二年或嘉靖二年名數以脩選用庶邊
方緊要及腹裏疲敝州縣舊選科貢者今亦得間選
進士宜於治理有補民生多賴及照奏內要將所增
之數以十分為率北卷取五中卷取二南卷取三蓋
為邊方守令須得籍貫相近者為之庶風氣相宜土
俗易諳誠亦劑量通融之道但額數原無預定今日
取自 上裁難以定擬若干名外為所增之數其南
北中分數合無仍遵 舊制不必增減均乞 聖明
裁定勅下遵奉施行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照嘉靖二年取四百名南北中
分數如舊例行

進士姜雲鴻乞復名子羔

看得進士姜雲鴻奏稱原係紹興府餘姚縣人幼名
子羔先年曾與伊同高祖伯父姜立為養子今思伊
伯已有一子二孫乞要復名及於登科錄內開寫本

生父祖各氏一節為照禮經立後之文為其無嗣

朝廷養子之律許其還宗今姜立既有親男壯而也

子况雲鴻上有老母貧而寡居於律於禮雲鴻自不

當曲徇姜立而不歸侍其母姜立亦不得強留雲鴻

以苗必遂其私况雲鴻十八歲時乃養於杭城而三

四年間即薦於浙省比與自幼抱養長育成就者尤

為不同雲鴻自謂德不敢忘蓋禮義出由賢者所以

從厚姜立如或心有所蔽則法令守在有司豈可徇情

所據雲鴻具奏前因又該同鄉官保結並無別項違

碍相應准行合候 命下行令雲鴻復其幼名子羔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及將原背本生祖父各氏開報本部以憑登錄仍咨

吏部及照會浙江布政司改正施行嘉靖三十二年

四月十一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集五

奏疏 卹典

指揮黃世勲乞假祭掃

該錦衣衛帶俸指揮食事黃世勲奏稱乞要比例回

籍祭掃等因查得本部節年事例 皇親等官祖父

母父母病故者准其給假安葬祖父父母父母先日

葬淺土及舊塋被水衝泮等項係出情不得已者准

其給假還葬並無給假祭掃事例又查得嘉靖二十

六年該黃世勲奏稱祖黃約在籍病故奏乞給假安

葬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准給去後今該前因看得

黃世勲奏要給假回籍祭掃既經該司查無事例况

本官曾經給假安葬一次今復奏要祭掃其奏內又

有爭競訢訟之情不無乘此妄生事端難以准允合

候 命下行令本官知會不得再行奏瀆嘉靖三十

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

侍郎衛道祭葬

題為懇乞 天恩照例俯賜祭葬以光泉壤事看得

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衛道致仕在家病故伊男知

縣衛東吳陳乞祭葬一節本部查有 會典事例合

無照例與祭一壇翰林院撰祭文河南布政司轉行

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照本官行已無站從征有勞所據葬價例應半給別無議擬合行工部如例施行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侍郎嚴時泰祭葬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以卹補報事者得南京工部右侍郎今故嚴時泰歷俸三品未經考滿該減半造葬雖經論勅止論其衰老過恭別無他疵跡其平生清謹且有白草番都蠻功除餘廢移咨吏部參詳外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減半造葬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府尹孫懋祭葬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賜給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看得原任應天府府尹今病故孫懋伊男孫炤陳乞祭葬贈謚一節除謚不敢輕擬及贈官隸屬吏

部掌行外所據本官歷俸三品後以引年致仕未經考滿例應 賜祭減半造葬及照本官剛介有稱進退無議例所應得者別無議擬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員致祭及行工部照例減半造葬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孫懋准照例與祭葬謚罷

尚書唐龍祭葬謚

看得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後為民病故唐龍既蒙 聖恩察其真病不欺又曾有邊功准復原職正與楊一清事體相同及照本官雖兩經論勅止云處置未善防範不周而官箴士行未嘗有議所據伊男脩撰唐汝楫奏乞 卹典於例別無違礙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合無照例依楊一清前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木等項造墳安葬再照本官學有師承志存經濟功著邊圉望重 中朝易名之典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 朝廷 臣等未敢擅便伏

乞 聖裁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五日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

右都御史端廷赦祭葬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賜給祭葬贈謚錄廕以

光泉壤以高補報事案呈到部除謚號本部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不敢輕擬及贈官錄廕係隸吏部掌

行外看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端廷赦在任病故

伊男端欽陳乞 卹典一節為本官曾經論劾但已

奉 旨勘明無碍及准推用累官二品又一年有餘

是前之心迹既明且後之勞勩可錄所據應得 卹

典似難減殺合候 命下查照盛應期事例與祭二

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直隸太平府轉屬支給官錢

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

造墳安葬但 恩典予奪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

擬伏乞 聖裁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具題十

二月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副都御史張愚祭葬

題為邊臣死事乞 恩優恤以慰泉壤以勵忠勤事

看得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愚在任病故

係兩京文職三品官員合照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

院撰祭文直隸河間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其葬價未經考滿例該減

半但查有前項邊功該總督尚書王以旂具奏前來

兵部查覈是實比與趙載事例相同且又以死勤事

尤宜厚加優卹激勸邊臣雖先經該科論其原任金

事時督理錢糧不嚴然於行檢無干况又勩勞已著

一應 卹典難議減半合無 俯從所請查照趙載

事例給與全葬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

便伏乞 聖裁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具題

二十四日奉 聖旨張愚准與全葬并祭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蕭端蒙題稱已故大學士

楊士奇建祠崇祀已被褒恩而名額祭文未膺備典

乞要比照劉翊等事例議 賜祠額祭文一節為照

已故大學士楊士奇學行名德照耀當時其在永樂

年間所以佐佑 文皇經綸草昧輔導儲貳調攝危

疑者世皆得而知之至正統初年承平法弛主幼權

移其陰翊密贊維持國是猶有簡冊之所未得載者

巡按御史蕭端蒙稱其勩存 社稷委非溢美先該

本部覆題奉 欽依建祠致祭而祠額祭文未曾請

給實是缺典既該巡按御史論奏前因似應 仰候 聖明裁定勅下本部行令江西布政司轉行吉安府泰和縣查照遵行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

尚書翁萬達祭葬謚

看得已故兵部尚書翁萬達奉 旨復職卽同見任原係二品文官雖未如王憲等加有 太子太保職銜然已經考滿並無論劾又非趙載之比其應得二品 卹典似難別議合候 命下與祭二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廣東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照本官壽邊著禦廬之績體 國家盡心之褒 賜謚易名似亦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

陸爾野集

卷五

六

大理寺卿葛浩祭葬

題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看得大理寺卿葛浩持已有恒守官無議所據伊男葛臬陳乞 卹典難議減革及照本官自嘉靖六年

十一月起至嘉靖十年六月止由南京太僕寺卿從三品歷兩京大理寺卿正三品級正從不得通議滿而實歷三品之俸將及四年似與其他未經滿者稍異而與副諸事體相同合無照例與祭一壇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其造葬合無行移工部比照陶諧全給惟復減半給與祭葬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准給與全葬

尚書王以旂祭葬謚

陸爾野集

卷五

七

題爲比例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錄座以光泉壤事看得原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王以旂在任病故除贈官錄座移咨吏兵二部施行外合就照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轉行應天府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造墳安葬再照本官飭行有恒守官無缺勤勞著於督府威望重於邊疆體 國悉心殞身勤事所據 賜謚易名似亦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

與他謚

孫堪母夫人祭葬

題爲比例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泉光壤事看得
署都督僉事孫堪奏稱母夫人楊氏病故停柩在邸
乞查例 賜葬並祭伊父併給驛還鄉除給驛移咨
兵部查覆外其乞要 賜葬一節既經該司查得楊
氏當 賜葬伊夫之時止封宜人不應祭葬未曾行
令并造妻壙今已授封夫人查有節年題 准二品
文官妻三品文官母已授本等封者祭葬事例似應
俯從所 請合無恭候 命下楊氏照例與祭一壇
陞陞聖集 卷之五 八
伊夫孫燧列名並祭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
司轉稿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
帶工役祭及行工部查照葬例於伊夫塋內造壙
合葬以後文官之妻若例應造壙安葬而夫故之時
已曾併造及雖未曾造壙而例不應祭葬者俱不許
妄行比援陳乞以重 恩典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二
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
伏肅伯毛漢祭葬
查得 大明會典凡公侯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
若管府事有功績加 太子太保以上及守備南京

者公侯祭十六壇伯爵祭十五壇伯年幼襲爵不久而
故者祭一壇葬禮照依定制爲事病故者祭葬等項
恩典俱無凡公侯伯母妻俱祭二壇看得洪武年
間公侯祭葬之典蓋以待開國功臣故其數甚隆至
永樂年間始令承襲而年幼襲爵未久者猶與祭一
壇病故者與祭二壇所以貴其爵也若管府事有功
加 太子太保以上者各有加祭則所以勸功而爲
事病故者祭葬 恩典俱無則所以罰罪罪功兼錄
勸懲有辨 會典所載已經詳傳惟爲事二字臣等
反覆參詳不得其說若以被劾開任爲爲事則都督
例與祭六壇後開任者與祭二壇而侯伯乃祭葬俱
無輕重似若不倫又本以才能可用推舉管事既經
論劾其爵祿未嘗革朝請未嘗絕乃不惟革其管事
所加之祭遂并其本爵應得 恩典而盡削之反不
與無才可推不得管事及年幼襲爵未久者爲比論
罰似若太嚴若以犯罪參提爲爲事則犯有輕重勘
有虛實 恩典一槩削奪論罪似若太混及爲事者
之妻若并革其祭則罪非身造 命未追奪不革其
祭則本從夫貴而妻獨蒙 恩情理似若未安且
會典原未開載亦應并議竊惟 恩施當乎人情少

可守為常典合無今後公侯伯管府事有功被劾開
住者止削其管事有功所加之祭仍與本爵應得例
葬并例祭二壇若參提罪重勘問得實果於倫理有
碍行檢有干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如其罪
狀頗輕勘問無實者當與閒住同論若未經勘實病
故減其半葬止與祭一壇其夫人 命未追奪者似
應不當并革其祭而祭文內亦應許并及其夫以示
恩從夫得庶幾祖宗貴爵之義與罰罪之法並行
不悖矣及照伏羌伯毛漢雖被參提未經勘實如蒙
皇上俯允 等前議裁為定制則本爵應得減半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恩典合從今擬施行 臣等未敢擅便嘉靖三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准議行

都督僉事孫堪祭葬

該署都督僉事孫堪男孫鈺奏乞 俯賜卹典及容
令給假歸葬以盡子情一節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
例署都督僉事病故祭一壇無葬又查得先該錦衣
衛都指揮使王佐病故該兵部題稱本官禦侮以勇
折獄惟公懋著勤勞極圖報稱奉 欽依准贈後軍
都督府右都督移咨前來該本部議得本官才職敏
練謀慮深沉漕渠之績効既多禁衛之忠勤尤著受

知 聖明切圖報稱其身後卹典似應優厚等因覆
題奉 聖旨祭葬照石都督例給與欽此又查得錦
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陸松病故該本
部照例題奉 欽依與祭五壇造墳安葬去後今該
前因除贈縮假移咨 兵部施行外為照致仕署都督
僉事孫堪孝友篤於家居廉勤著於官守誠武臣中
之難得者今伊男孫鈺奏乞比照王佐陸松事例給
與祭葬但陸松係都督僉事原非署職王佐乃以勞
勳蒙 特恩照贈官給與祭葬本部不敢援比為例
所據本官今照 會典事例與祭一壇行移翰林院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五

十一

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
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但本官先荷
皇上俯念伊父忠烈其敘蔭之時即蒙 特旨優厚
准令見任管事不以尋常敘蔭今其病故合無量與
加祭一壇以示始終優厚之恩 臣等未敢擅便嘉靖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准與祭二壇

尚書張潤祭葬謚

題為比例陳情如乞 天恩俯賜贈謚祭葬以光泉
壤事看得已故三部尚書督理西北農事張潤係二

品文官致仕在室病故合照例與祭二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山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照本官屢乞身而未俞參論殊非其實後蒙恩而得謝 聖明既諒其誠況素履廉正有稱而邊陲功勞尤茂所據乞要 賜謚似亦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 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准照例祭葬還與他謚

董綸陳聞詩建祠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主

該巡撫河南都御史楊宜題稱逆賊師尚詔率領賊衆擁入歸德府檢校董綸督令家丁對敵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與伊妻曹氏姪男童達家人董路俱被殺死乞要贈官廕子建祠以慰忠魂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官題稱歸德府柘城縣舉人陳聞詩亦被虜脅從行旋即縊死被師尚詔用火燒屍乞要將陳聞詩量贈一官立祠歲祀仍優免雜泛差役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題覆續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查勘失事地方官員分別功罪以昭 國法以副人心事內開檢校董綸素懷

滅賊之志竟成死事之忠被執而罵不絕口致身而禍及一家舉人陳聞詩被脅不屈慘至焚屍俱應褒恤恭候 命下將檢校董綸照先年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事例贈官賜祭廕子仍照例入祠將舉人陳聞詩量贈官職與之同祀以勵人心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董綸贈本府同知照例廕子立祠 賜祭陳聞詩贈鳳陽府同知並祀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有得檢校董綸舉人陳聞詩身家之慘良可憫恤而節烈之高委應褒尚既經奉有 欽依追贈官職立祠 賜祭並祀合行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備行河南撫按衙門轉行該府動支無碍官錢建立祠宇歲時並祭其合用羊豕品物俱令該府出辦就遣掌印官行禮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官政

山東巡撫請減徵藥材

題為地方異常饑荒議處糧賦以安生民事為照額辦藥材係備 內府供應之物本難缺乏但據巡撫都御史沈應龍所奏前項地方災傷比之往年尤為重大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

彼處撫按衙門將兗東二府所屬沂費等州縣嘉靖三十一年分歲辦并三十年以前拖欠各項藥材俱暫免徵解姑候豐年照數帶徵庶災傷之民力可紓而供用亦不致缺乏矣三十二年閏三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再覆山東巡撫請停徵藥材

照得藥材係內府供用難以缺乏兗州東昌二府近該都御史沈應龍奏已經本部議覆將嘉靖三十一年分歲辦并三十年分以前拖欠暫免徵解所據今次本難再議但據奏二府災傷計至八分之上民只無以自存豈能有力辦納合無將三十二年分藥材仍行暫免連前通候豐年照數徵補其濟青等四府損熟相半地方難以一槩停免致使藥餌之供有缺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聖旨是

覆府尹雷禮條陳

該順天府府尹雷禮條陳八事奉聖旨這所條陳各該衙門看了議處來說欽此查得八事內與本部有干者有蠲歲派省雜徭二事除省雜徭近該兵部覆題將不係欽差取用皂隸即行咸革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無容別議其蠲歲派內開乞勸各部以後一切額外加派止行各省外府不及順天府所屬使得休息案查本部所派該府除御用女轎夫太常寺告祭免隻俱難定數亦難分派外省光祿寺麪料麥穗蓼芽欽天監燈油木炭曆日版片太常寺倭猪糠麪蘆席常火把國子監紙劄白麪香油俱經先年題准定額各無加派難以查減惟光祿寺供應牲口銀兩近准戶部咨於原額外加派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兩七錢五分以補供應不敷之數看得加派錢糧合因正派原數酌量增加但順天府所屬虜城殘破之後繼以水患委的災重合無將嘉靖三十二年分加派牲口銀兩暫行分派各省并直隸府州免派該府少紓目前之困以後仍與各省一體通融加派亦庶乎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八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菜戶額辦

看得菜戶呂文等所奏及該寺所查報一則謂取菜過多辦納不及一則恐納菜減少供應不敷本部便欲議覆但不知各民儘足地畝所產果穀辦納而該

寺未經題 請所取應否酌裁合創本寺會同巡視
科道及上林苑監掌印官從公議處據實斟酌務要
計日所需與民所堪議為中制使供需不致有缺而
辦納不致稱難開報前來以憑題 請遵奉又據各
菜戶口稱種菜地土見有妨占納菜雜費又多濫泛
儻因釐正其宿弊所積自可取盈於惟正之供行據
該寺備將與上林苑監反覆駁辨及會科道巡視官
酌議緣由開呈前來大要謂各菜戶實在承種當差
地九十二頃五畝有零每畝辦納各樣菜一百四十
六斤八兩各樣菜五個總較前項地畝所產菜蔬斤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六

重除供應外該署尚有餘剩本寺各處解到俱係牲
口果品雜糧等項原無買辦米蔬銀兩等因隨審據
各菜戶又稱地有肥瘠歲有旱潦況進菜雜費甚多
委果艱難以致人戶逃亡嘉靖十二年因是不堪虧
苦奏 准日減二伯斤後該寺又題 准日進青菜
九伯斤先進六伯斤次進三百斤此雖加添止復舊
額至嘉靖二十六年又加添青菜四百斤原為一時
權便今遂沿為常例委的辦納不前等因 看得光
祿寺取菜以供 上用用如可省則掌醢之官豈敢
濫取上林苑辦菜以納地租租果發納則種地之人

豈至逃亡是取菜者誠非得已而納菜者亦非易辦
也及照原取之菜本有規則而一旦增加則未免煩
言然添取之數各有事由而一旦裁革則何從補湊
是菜戶之難固所當恤而掌醢之用亦不可不議者
也合候 命下之日備行光祿寺將因事添取菜斤
過事止即便住取無得執為常額又於數外加添仍
行上林苑監令菜戶添辦菜斤待住取方許免辦無
得藉口舊額輒欲於數內告減各項進菜雜費合行
巡視科道官加意查革以蘇菜戶之困嘉靖三十二
年 月 日題奉 聖旨是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七

申明會議建言民情

該通政使司題湖廣等布政使司武昌等府大冶等
縣民盧俊傑等各奏緣由看係建言民情事理合着
禮部會官議處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 大明
會典一款凡天下官吏軍民人等建言民情每歲本
部會官議定可否俱赴 御前奏過其間可行者移
各衙門施行若泛言不切立案不行又一欵洪武二
十四年令在京衙門奉 旨為格為例及重事須會
多官計議然後施行又一欵景泰四年令建言者該
衙門詳細參看果有利國利民可行則行有假以言

事報復警怨者具奏治罪欽此參詳例意前後互發
蓋凡事體重大及應該議擬裁斷著為格例施行者
然後多官集議凡建言民情亦須各衙門參詳應該
會議之事然後本部會官定議非不論小事一槩會
議及未經各衙門詳看而輒會議也近來各處建言
有稱撫按見行要得久遠遵守者則不待議有須行
撫按勘報乃知的確則不能遽議有累經題奉 欽
依著之令甲難以變更者則不當復議若槩行會議
似涉泛濫與先後例意不合及照洪武年間有直陳
得失無事繁文之式永樂年間有葛越合干上司徑
赴 朝廷干冒之禁通令申明合無今後凡有建言
民情本部即行各衙門參詳條撫按見行小民稱便
者徑行查照遵守應該撫按查勘不能遽議者徑行
勘覆累經題著令格不當更改或中間稍有損益者
徑自題覆違式違禁挾怨者徑參治罪其事體
重大應該議擬裁為格例而一向未經題定或雖曾
題定而時異勢殊應更革者然後回報本部年終會
議取自 上裁其各該衙門參詳過經行徑覆經參
等項事件亦隨報本部年終俱節畧開坐題知庶幾
會議不濫事體可久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五

文

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是
外夷

朝鮮王請收買律管

准朝鮮國王李峒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
常寺申本寺原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
相和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 中國近來訛
誤居多無從校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
愍王移咨都省乞於 中國樂工內擇取精通衆音
者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着將合用樂章令習學
人親齎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因
際南野先集 卷之五 九
宗廟祀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齎價當蒙本部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
蒙慶朝 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既多
所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入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
官前赴京師校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
名齎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
特許收買及行太常寺選取樂工校定以同 聖朝
律度量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峒
咨稱律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
爲照朝鮮之事 朝廷職貢甚謹 朝 待朝鮮

恩禮素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
太祖成祖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於今
日且正朔所及量衡必同而况管籥音律為禮樂之
大者豈敢不請 聖朝擅自制作所據陳 請似應
俯從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
通音律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
律管合無 俯從收買惟復 特恩頒賜以示優禮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律
管着賜與

勅諭倭夷

歐陽雲集

卷之五

年

臣等者議得聖王馭夷因時制使各有攸宜日本於
國家雖非請封受冊 頒曆朝正之國然自永樂
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
蒙 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峰潛藏彼國糾引
夷醜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
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 勅
旨責諭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叛華之
賊一則欲絕其封貢震以 天威使殄殲猾夏之夷
蓋目觀事勢急迫多方消引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
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審

果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
必受受而必達及查 祖宗朝未有 勅付隣國宣
諭之事防微慮遠蓋有深意又日本素稱不校習為
悖驚 先朝數因事頒降 勅旨曉諭俱未見輸誠
悔謝之奏至嘉靖初年貢使宋設搆亂擄我職官宋
璉等以去 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為之
懇請荷蒙 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彼王亦未曾將
宗設等縛解宋璉等送還上據夷使呈稱諸人俱已
遭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言語化誨而震懾之者夷情叵測國體攸關臣等
參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既退似可且
停合候 命下俯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謫
詐反覆即今但申嚴 祖宗備倭之法其 勅旨宣
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舊例合待日本貢使至
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 等奉 命查議不
敢不竭其愚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

該朝鮮國王李暉奏奉 聖旨禮兵二部着了來說
欽此 臣等謹欽遵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有
金都御史王忬題稱倭寇流劫閩浙沿海地方又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薦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寇登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行
沿海地方嚴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
內該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 上國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
曹叅判成洗昌賁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搆亂
懼罪奔逃朝鮮國邊臣擒賊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
國王李懌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
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
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
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
領兵官蘇洗讓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取各
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賁去其餘從
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
察院擬罪來說欽此又該禮部查無外國獻俘賞例
止查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 欽依各陪臣恭

賀至 欽賞外刑曹叅判賞緞金紵絲衣一套縹緞
四表裏折鈔絹布各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素紵絲衣一套縹緞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
今該前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
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
刑曹叅判李澤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
高彥名金希緒吳洗良軍官洪守護呂門望唐彥弼
睦諄鄭壽聘李礪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
石伊莫同李漢務孫李源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賀冬至今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
倭奴無道寇我海濱朝鮮國王李岏一聞 賀節陪
臣傳說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既擒獲
倭犯及銅銃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 獻
仰候 朝廷處斷具見本主王恪慎守藩忠誠效職伏
乞 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旌奉藩之忠領
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贊金鏐李善源金
仍慎之祥或指授方略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
押功曹叅判李澤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
紵絲靴襪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

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
例加賞段絹靴戰合候 命下禮部開赴 內府該
衙門開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委官於賞房前唱
名給散其 欽賜國王并 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
澤賚捧回國啓王祇領其賞者領兵官者亦付李澤
順帶啓王 頒給仍備云會議緣由一咨法司將望
古三夫羅等犯并銅銳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
自奏 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
王忬益嚴查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
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是

卷之五

五

旌勸

旌節婦以勵風俗疏 六安州上

臣伏觀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 詔書內一款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跡奏聞以憑旌表不許
里書人等勒措刁難致令展轉無由上達若中節年
久果有貞節實跡例應旌表而身故者一體奏聞舉
行其已旌表年及六十孝子冠帶榮身節婦照八十
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欽此欽遵外本年十一月十
六日奉本府帖文該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東批

卷之五

五

據本府經歷司呈蒙批仰該州徑自奏 聞至日本
院據此嚴實查覆施行此繳案照先據本州儒學申
據興詩等齋廬增附武生員黃牧等呈切見本州南
隅居住已故六安衛軍餘何珊妻冷氏係本州故民
冷福次女成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憑媒慕蓮
行娶過門恪守婦道成化二十三年何珊隨伊叔何
淵任山東臨邑縣儒學教諭次年五月內何珊回至
途中病故遺冷氏在家時年二十四歲懷孕六個月
後生一子衣食不克惟以針工紡績繼終養舅姑
親族隣里憐其少而執義貧乏難以自存諷令奉志
本婦抱孤大慟哀毀骨立絕而復甦者數次斷髮閉
戶誓不再醮遂撫遺孤漸長立名何金嚴訓不怠伶
仃孤苦貞白愈堅誓言及夫哀慟迫切路人聞之莫
不嗟泣迄今守節三十九年閨門清潔人無間言見
年六十三歲始終一致士夫善之贈有永節孝思詩
文先該本州前任知州姚嵩體勘是實備辦節義牌
匾羊酒花紅督率僚屬師生先行獎勵及該本衛奉
例纂修實錄亦將本婦節義緣由造冊資府類報外
緣本婦委的志行卓異堪以旌舉等因呈學申州行
據本州儒學師生及該衛官吏旗甲并隣佑人等各

勘得冷氏夫故之後委的志堅冰藥以勵婦操盡無遺孤以續夫嗣家貧而清德愈彰年老而初心不憚志行卓異無玷鄉閭實堪旌表等因各另結報前來由府駁查無異回呈定奪去後今奉前因合行遵依具奏臣竊惟節不必異惟其堅貞不必徧惟其當今何珊妻冷氏不貳其德從一而終方其夫死而孕安知其必得男也及其子生而孤安知其必成人也成人而貧安知其必可賴以終身也苦其心于啣嫗之勞忍其性於貧窶之迫而忘其前後左右之無可顧藉以有今日其節不可謂不堅夫堅而不渝可以勸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五

忠死者不悖可以勸義託孤而有成可以勸仁有勸之行可以永賞興行之賞可以光化伏乞皇上察操持之不易念風化之所關特勅該部將冷氏照例旌表豈惟勵女流自立之節亦以作凡民維新之志而凡無文猶興不賞而勸者益將精脩於風移俗易之中矣

行移

大學士楊士奇祠額祭文

為乞全褒祀名臣 恩典以彰激勸事該本部題云等因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本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歐陽等具題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續該翰林院具擬祠額一名崇功一名褒德奉御批可褒功欽此通將欽賜祠額祭文一併抄捧前來等因案呈到部照得祠宇係先朝勅建而祠額又欽奉皇上御批聖意至隆非同常典禮儀貴備乃稱殊恩為此合就速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轉行本府縣欽遵明旨仰體聖心製扁務求渾堅書額頂極端楷仍行分守該道親詣懸掛就舉秋祭所貴朝命初頒而方面大臣躬執裸將庶足以彰我皇上褒功盛典以後春秋歲祀本縣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五

掌印官按時舉祭如儀則加隆以重始而簡便以居常其於典禮斯為得宜仍將舉行過緣由回報查考計開一祠額名褒功一祭文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某日某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于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公曰惟公先朝碩輔名世偉人學裕經綸功茂社稷表範具存裡祀宜舉時當仲春爰薦常儀公其來歆以風永世尚饗

宗聖孫乞增祠祭

看得臨川縣儒學生員曾傳奏稱系出宗聖欲要比
照孔氏朱熹兩地增建祠官一節本部查得宣聖祠
繼本宗子扈謁所寓文公祠建安乃生前遷徙之鄉
比之曾傳所奏事體不同今宗聖山東祠墓已經設
校五經博士主守其臨川係子孫避地所居似難再
行題請設官祠祭但據奏稱不煩官財創建祠宇
而本生冠帶主祭以明曾氏之有後此則撫按所宜
酌量作興而不煩題奏者似可俯從為此合咨前去
煩為轉行江西撫按衙門酌量作興以廣朝廷崇
重儒先之意

歐陽野史

卷之五

元

交城王奏討樂戶

看得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另城居住獨無樂人
應用及稱各樂雖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
遞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
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
則不特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
典禮又樂戶郭義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
豈有王府管束便能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
戶去處往往致各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

歐陽野史

卷之五

元

弊徑自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圖招引無賴就本
府教授啓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
撥送亦要著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
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
府迎接詔勅拜賀節令及冠婚喪祭等禮合用樂
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
遇緣由回報以憑施行一咨都察院

太監李向等姪請給田房

為懇乞天恩比例供奉香火以圖補報事祠祭司
等官案呈湖廣承天府原任太監等官李向等下姪

等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顯
隆祠祭署故官舍人張泰等奏稱 先帝憫給田房
養贍隨任家口各官在任陸續病故正德十六年四
月內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推恩群下將故官張良
等 賜祭追贈令臣等以舍人名目衛護顯陵侍奉
香火續奉 特旨給臣等每名地五十畝房一間住
種乞要侍奉隆慶殿香火該本部題奉 欽依依擬
送府內供役欽此案呈到部看得張良等係 先帝
憫給田房及奉 皇上賜祭追贈其張泰等給與地
畝房屋住種係出 特旨今李節陳貴馬喜李完李
經等未審是否原任太監李向馬俊李文學何富等下
姓孫其李向等隨侍 先帝之國曾否效有微勞
先帝有無憫給田房 皇上御極之後曾否追贈李
節等應否張泰等事體相同見今有何空閒田房堪
以撥給本部漫無可據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湖
廣布政司轉行守備衙門逐一查勘明白議處停當
具由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令占惡竹奏先
於宣德二年奉 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玉杜馬林等

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 勅建寺院一所給
與護 勅二道 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
本衛撥發軍匠劉友弟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
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遺 鑾
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存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
有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
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
寺看守 鑾駕供器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
係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三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
信帖文存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吏孫大
經于文周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 朝廷勅諭勘合
朦朧往往攪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
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玉徐來保等一十四
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
匠無人修補殿宇有壞 鑾駕等物是令占惡竹等
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 鑾駕勅書等
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辦伏望 皇上
恩念 太祖舊制 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
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

勅建寺院臣等僧衆稅延 聖壽撫化番夷等因
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
成化年間 欽賜護勅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優示
柔服之意所據令占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事在
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爲此合咨 貴院轉行彼處巡
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爲看守其
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碍徑自酌處或照舊
額一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
在處置得宜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
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由
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外集六

奏疏 賀謝陳乞

賀九廟成疏

伏以 聖人有作道允協於三王 清廟時成法可
傳於萬世幽明畢洽 謨烈重光恭惟

皇帝陛下好問用中 典學遜志事必師古耻後代
之因循 禮有貴多及是時而釐正乃稽 九廟都
宮之制半變同堂異室之規定 聖志而斷以必行
同人謀而成之勿亟 廟桃式序 昭穆有倫

高皇正 太祖之尊不戴鴻烈 文皇奠 太宗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一

位永綏燕詒 獻考啓祥於中興 新宮作卜於吉
壤 祖宗異區而相望子孫奕葉以同瞻文必稱情
祀無豐昵誠倫制曲盡而尊親兼隆者也乃者馨鼓
戒嚴於東壘 裳衣暫設於 內殿虹流電繞屬當
聖壽之辰華祝嵩呼峻却 明堂之賀是以士不戒
而競勸功未暮而有成臣某職繁留都躬逢 盛典
旅楹挺桷氣象宛瞻乎輦飛執豆奉璋班列莫陪於
獸舞伏願肅肅在廟 湯敬日躋濯濯厥靈周邦咸
喜 神明感格惟 至治之馨香 世德作求俾緝

熙於純嘏

皇第一子薨逝奉慰疏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朕
第一子十月初十日夜丑時以疾薨禮部知道欽此
又該本部於內閣抄捧 聖諭前日朕速親作旨曰
初十日夜丑時今思十日之夜四鼓已合曰十一日
丑時令禮部改正欽此臣等駭聞驚惶忽如昏瞶捐
身莫贖墮涕無從仰惟 陛下軫元良之不淑念
慈聖之嬰懷 宸衷鬱悼倍萬常情臣等瞻望 闕
廷兢惕曷已竊惟 皇天眷於有德聖人壽而多男
載徵前古如持左券 陛下道冠群倫仁懷庶類至

歐陽南楚文集

卷之六

二

上兩宮徽號賀疏

伏以奉 先禮隆 曠典紹休於千載 尊親道達
徽稱崇極於 兩宮萬邦維懷一人有慶欽惟
皇帝陛下 安安堯智日照月臨 夔夔舜心天明
地察 典博自我得萬國之懽心立愛惟親究百王

之理本 商廟七世禮既洽於 湯孫周寢三朝

敬益隆於 文母載崇 慈號式表 徽音惟 昭

聖恭安康惠保 皇躬以嗣 帝圖惟 章聖貞靜

慈仁生 聖人而作民主 末綏燕喜並集鴻禧吉

日上儀 寶間交輝乎 蘭殿清時盛事 泥書遙

下於 鳳墀 尊尊親親 恩推有等樂樂利利福

錫無疆臣某瞻望 楓宸恭摠 葵悃戴文武之德

達乎卿士庶人仰姪姒之風行於閭門萬國祝 慈

壽後天不老頌 王猷與日俱升

皇太子冊立賀三宮疏

歐陽南楚文集

卷之六

三

毓育 春宮奉 皇圖而作之武荷休 慈極承

帝祉而施子孫 盛美丕昭慶山 親始詢謀僉協

善則 尊歸茲蓋伏遇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

后陛下 秉茂含章保純履素蚤承 乾道播母儀

於四方晚翕坤貞歛 皇極之五福歷年高而慮彌

遠涉事多而智益明重念 先朝恒虛 守祧之位

忻逢 今旦蚤正 主鬯之名是以因人望之攸歸

贊 聖志之先定爲民立命匪夷所思臣等瞻 佳

氣鬱鬱葱葱五百年 聖人之瑞想 慈顏融融洩

洩億千倍恒品之情樂與昆蟲共際洽 賀同燕雀

爭噪呼伏願 優游爾休等岡陵而朋壽柔嘉維則
齊日月以流輝 天子萬年孝養殫九有之貢 聖
孫千禩共歌衍四重之章

伏以 禮秩 東闈 元良莫四方之本祥開 中

禁 文母奉萬年之懽凡厥恒情孰不樂乎有後雖
甚微物猶將遺於厥昆矧秀挺金枝 寅承寶歷

道百萬國 既協三靈茲蓋伏遇 章聖慈仁康靜

貞壽皇太后陛下 儀慎溫恭 問流聖善和順中

積 輝光日新輔佐 先皇鶴鳴臯而聞野擁翼

今上龍躍淵以飛天 履盛彌謙政不制於房闈

歐陽修集 卷之六 四

持盈是懼慶華集於 宗祧用啓 有道之孫曾長

初陽而出震爰受介福於王母麗重明以繼離臣等

敬仰 娥娥肇 殷武詒孫之緒永惟莘如衍 周

成績 祖之休萬里 尊宸瞻禧綸而生色 九天

慈極馳函錦以摠誠伏願 長樂晝間勤問豎之栗

栗 承華春煖觀 齒胃之雍雍陋彼含飴之娛惟

事姑息稽古虧膳之教以相義方

伏以 青殿儲英 紫庭凝秀鼎器必歸於 震長

坤貞克替乎 乾剛喜溢 長秋萬椒塗而並穰澤

覃函夏逮藿食以同懽敬惟 中官皇后殿下 教

萬思謙 含弘體順 敦先種稔淑問川流 故始

絃縱小心米履衍螽斯之繩整則百斯男比鳩鵲之

均平弗二其德 最率 宮臺從 王事而無成端

處 禁闈知 邦本之攸重仰恭 宸斷俯協師虞

元良萬國以貞 宗社億年之慶臣等遙瞻 璇

極如拜 玉除兩曜重光戴照臨之罔極萬物並育

資 博厚於無疆庸展蟻忱式申 燕賀有子為樂

與四方陳菜苴之風生民厥初願奕葉綿瓜瓞之頌

賀皇太子冊立疏

伏以 弓綢啓祥誕啓 神明之胃 匕鬯承重靈承

歐陽修集 卷之六 五

天地之心震一索而得男名尊六子 離重明以

麗正光被四方華夏懽騰臣民抃蹈敬惟 皇太子

殿下 睿資天挺 淑度幼彰 岐嶷邁倫 覃訏

載路 玉質謝江漢之洗濯 龍種凝造化之網緼

元德足以有臨 宸衷眷於克類仰遵 慈諭曰

受祉而施孫俯察輿情咸懷忠而後后庸建 元子

用弼丕基 巨冊鐫金紫諸炳丹書之訓高榜題碧

青坊依 皇極之尊惟 高祖創業傳家符三代夏

商周后惟 獻考詒謀燕喜萃一門文武成王是以

天紀叙而人倫明 邦本定而民心一誠休明之景

運聖哲之今猷者也。臣等心戀 東華職原南服。鸞旌雲擁，真陪鶴選之雅雅。錦星馳過，騰駕之翼翼。伏願年所多歷，哲令自貽敏學。惟時春夏，誦絃而不怠，懌成厥德。禮樂內外之交脩。

皇太子加冠禮成賀疏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勅舉 皇太子加冠禮成。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景協昌辰，春先四序禮隆。元嗣服備三加，賴一人之燕貽光。九廟之鴻烈，萬方歌重海之潤。二聖慰在天之靈，恭惟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皇帝陛下稽謀自天，敬德作所。膏澤漸濡於下土，馨香昭格於上。玄長發其祥，克昌厥後。仙源羨錫，奇表顯瞻。屬當齒胃之年，誕備成人之禮。文謨不顯，飭仁義而戒怠驕。啓賢教承，謹令儀以順成。德神入于焉嘉樂，天日爲之清明。臣等職忝 儲闈躬逢 熙典冠裳，瞻濟叨陪小相之班。弁冕巍我快親大君之子，美貴文之中節。喜倍鶴行，懌震密之得人。抃先獸舞，伏願 聖教日躋。天休滋至，光華旦而復旦。德業新以又新，鶴禁春熙。茂衍百世之胤，龍樓畫末長奉 萬年之觴。

賀 皇太子加冠疏

碧鍊青宮，宿隆元胄之望。朱纓玉藻，誕備成人之儀。服允稱身，禮正及候。仰惟 皇太子殿下溫安天挺，淑質神扶。日未動於扶桑，已蒸雲而成五色。鳳尚潛於丹穴，卽舒翅而揚九苞。屬此茂齡，顯膺元服。皇州春滿，太史贊時月之良。幄次香清，元宰勤奉將之節。袞葳蕤而映日，晃差峨以切雲。顯顯昂昂，居然帝子。皇皇穆穆，允矣邦基。千官儼瞻視之尊，九重釋顧復之念。臣等職忝 宮屬，喜倍廷工。往切傾心，徒聞若干尺之服。今諧快親，允卜千萬世之基。歡忭實深，揄揚莫既。伏願 棄幼志以從規矩，出大廷以就師資。日有就而月有將，繼承千聖之統。威可畏而儀可象，敬慎萬福之符。

賀靈雨疏 已酉五月

邇者時入首夏，雨澤少降。皇上懇祈 玄潤，遂獲霑濡。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聖德昭升，上帝鑒精明之愀神功。溥博下民，荷優渥之恩。仰一人之焦勞，康四海於粒食。澤流遠邇，惟溢蒙區。恭惟 皇上道洽神人，德參覆載。視民猶子，爰迪知其所依。天如親臨，誠感而弗屆。乃者自春徂夏，

甘雨愆期暢 皇衷而靡寧謂民命之攸繫早非湯
代 憂勤已切於桑林民匪周黎憫惻獨深於雲漢
天聽不遠 靈貺孔時 皇上念膏澤之未周期
隆之畢殄 旰食宵衣虔脩匪懈連旬踰月冥感既
通油然而作雲觀絪縕之條忽沛然下雨忻霑足於
史榮生稿芟潤回枯壤彼雨珠雨玉曾無益於衣食
卽遊鳳遊麟何足語於禎祥信 天佑勤民之誠而
皇敷建極之福者也 臣等慙莫助於 昭格幸竊沐
松 生成和上苑之鶯聲同矜 帝力與中原之草
色並育 皇仁伏願 堯德競競於傲予 文心翼
翼於臨女時暘時雨省惟歲之庶徵多黍多稌歌屢
年之大有

又賀靈雨疏 壬子

恭遇 皇上以早霽虔禱甘霖隨降 臣等謹稽首頓
首稱 賀者伏以 聖德升聞允隆格天之實 皇
穹降鑒聿昭時雨之微慶實賴於一人惟已騰於六
合恭惟 皇上道高邃古神游太初德洽好生矜匹
夫之不獲仁垂憫下與萬方而同憂協氣暢宣屢兆
嘉祥之應 淳風沕穆長迎豐樂之休乃者逾春未
雪啓無雷禱已竭於桑林憂隔深於雲漢爰廛

聖廟問事虛文既奔走以徧百神特齊戒而事
帝祇祈明貺敷錫蒸黎日東廈恭雲切層霄之望
天回昭應風生少女之占青睞普垂誠旋乾而致福
早霽如掃卽轉沴以爲祥入夜滋生正值向榮之候
無聲潤物共慶甘澤之時萋萋有渰於堯天祁祁盡
沾於舜畝三農滿慰已占大有之秋五穀咸登因識
太平之象臣等無功深慙於飽食際時竊幸於豐年
均動植以涵恩固乾坤而戴德伏願 道洽政治雨
暘微若叙之常 天清民寧海宇蒙乂安之祐 聖
壽綿於有永 皇澤被之無疆

賀瑞雪疏 壬子

仰惟 皇上以雪祥應念但尺瑞猶慙顧帝抒誠爲
民請命茲者 靈澤大降四郊盈積 天從 聖願
人感 神功 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皇穹錫祐鑒 一人昭事之誠 嘉瑞應祈啓四海
豐登之兆信無高而不格蓋有願而必從慶溢 堯
衢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神通 玄極道濟蒼生念
稼穡之艱難異兩陽之時若 轉祈孔風競業無忘
頃占嗣歲之豐預卜隆冬之雪將求 昊賜日軫
宸衷屬 聖意之方萌荷祥霽而徧灑連霽寸積

人蓋惟 帝命之不違在至誠之無息寅詠良且
式登初忱既躬叩於 殿壇復徧告於 宮廟精禋
斯徹 靈貺大來始霽罪以瀾空條堆積而匝地飄
颻琪樹恍上苑之飛花煥映 瑤臺儼清宵之朗月
大寒節後增漂冽之威以滅蝗嘉臘旬中助潤滋之
澤而消沴式顯太平之象允彰豐稔之徵百物咸嘉
萬民交喜自非 聖德潛孚之素易致 天心響應
之神臣等幸際 昌辰叨塵近列均霑 瑞澤慶忻
定倍於尋常普戴 皇仁梵頌無能於萬一伏願
帝眷永隆 天庥滋至 玄機默運四時行而百物
生 大化旁流萬國寧而九夷服永迓無疆之慶益
綿有道之長

賀聖節疏 已酉八月

伏以 盛德在秋太和保合之候陳常時夏 聖人
震育之辰鞮譯來同衣冠忭舞恭惟 皇上文明濟
哲 中正齋莊 神穆穆以淵潛與道為體心乾乾
而夕惕事 天如親化日舒長方中照天之下皇風
清穆無為象帝之先敷五典於蒸黎開八荒之壽域
春秋鼎盛 天地泰來頃大火之既流玉律應於南
宮屬新涼之初動珠斗建於大梁吉日維丁 遐齡

伊始筮疇福欽 康寧壽考之徵 禹會儀隆玉帛
梯航之貢粵自黃流澄徹河伯效靈於西津乃者朱
曜晶熒老人薦瑞於南極寧美電虹之異將觀龍馮
之圖蓋神勞 豈弟以作人 天佑 君師之建極
者也臣某樂熙皞於 堯年瞻光華於 舜旦金鏡
唐臣之錄莫助 熙明玉卮漢殿之懽恭陳頌禱伏
願 鴻禧天保 龍德日新四海永清億萬年如日
月 百祿是總八千歲為春秋

賀長至疏 已酉十一月

伏以黃鍾應律元氣潛萌於地中 紫極迎祥
帝德光昭於天下道逢來復之候物對起元之初萬
邦咸和 一人有慶恭惟 皇上溥博堯仁慎微舜
典齋戒以神明其德兢業見天地之心 御六龍以
乘乾靜專動直撫五辰而履泰小往大來戒冰堅於
霜凝噓陽和於陰沍聖文廣運動康衢擊壤之歌神
武布昭鼓邊圉抱樸之勇嘉禾呈兩岐之瑞甘霖應
三日之祈五行賴以財成二氣在乎掌握時維冬仲
運際天開斗柄貞於玄枵歲功伊始日躔極於南陸
陽德方章開闢以養微萌掃地而崇大報播 皇風
之浩蕩迎化日之舒遲闔闔九天玉帛冠裳之人

航重譯元龜象齒之琛臣等猥以凡愚叨塵禁近
芸芳荔挺忻萬物之昭蘇獸舞鳳儀快四方之來
賀心懷補袞况逢添線之辰情切垂衣恭申獻履之
頌伏願 王道與天同大四海一腔 聖壽如日方
長千春寸地君子道長多士為姬周之楨 皇極福
綏萬年寶軒轅之鼎

賀加冠啓 皇太子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歐陽
等謹啓為禮儀事該臣等奏該禮部題稱本年三
月十五日 皇太子加冠次日文武百官於 奉天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六

十三

門前稱 賀行禮畢就詣 文華殿行賀 皇太子
禮奉 聖旨是都准擬行欽此查得舊制凡遇行慶
賀禮拜進曆進春等事本府例該啓 皇太子知必
先奏 聞俟得 旨方 啓本進今照前因臣等應
合啓 皇太子知等因奏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
道欽此欽遵臣職忝輔導理合具本啓知
謝疏

賜大狩龍飛錄謝疏

嘉靖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南京禮部轉賞到 御著
大狩龍飛錄頒賜臣一部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竊聞 王者省方必觀民而設教 聖人垂裕爰相

命以為經蓋惟有德而有言是以可法而可則恭惟
皇帝陛下 王道登三 帝德成五仁及民而愛及

物誠饗 帝而孝饗 親乃者黃 二聖之玄宮戒

群工而 星駕惟 承天舊邸 龍飛虎變之鄉而

純德名山鳳舞鸞翔所萃肇基 元后寔眷 先皇

自京爰徂涉漢千邁庸快爭覩永綏 孝思告報祇

脩先 上帝而徧群祀 訓錫迭至自 宗藩以逮

蒸黎樂作明堂舉周室配 天之禮詩成大雅陋泝

臺歌風之章地察天明於昭 舜德乾經坤綿有煥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三

堯文固將徵諸庶民必先由乃在位用播 中興之

丕烈以垂後嗣之嘉猷 帝與祗承俯愧皇謨之贊

王言莊誦仰歌 文德之純以身率先與庶民式敷

皇極之訓服膺弗失願與世同覲 天子之光

遣祭三皇謝昨疏 丁未十一月

伏以 禮嚴暨祖牲牷申特薦之誠 恩重秩宗朕

膺兼庶品之資臣欽承 綸命叨將事以為榮肅拜

匪頒慚 荐恩之多辱仰惟 皇上道系上聖心契

高玄 大德難名卷八荒而開壽域 神功不宰撫

五辰以凝天和凡厥有生均臻勿藥臣與萬物而並

育荷 三錫以難勝贊禮無能夙夜敢忘乎清直引
年勿替日月永祝於升恒

春祈遣祭都城隍廟謝疏 戊申二月

恭遇 皇上軫念黎元躬舉春祈吉典伏蒙遣臣於
都城隍廟告祭謹欽遵候初九日子刻具服行事且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惟辟奉天而司
牧厚下土萬姓之生惟皇歆福以錫民嚴 上帝百
神之祀濫叨分遣感懼交并誤荷 殊恩捐糜莫報
恭惟 皇上智周八極道洽三靈物與民胞唐帝仁
深於覆幬服卑食菲周王功卽於康田時維仲春念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古

東作之伊始所其無逸祈西成之有初 昊天孔昭
額 穹隆而請命靡神不舉飭臣庶以同寅臣盥手
孚顙敢對揚於匪懈秉心淵塞庶奏格於無言伏願
聖德日升幽谷猶蒙其光被 天休川至槁壤恒漸
於閭餘時和歲登四海忘帝力而誥耕鑿民安國泰
萬年作神主以潔粢盛

遣祭三皇謝胙疏 戊申二月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八日祭 三皇于 景惠殿
欽蒙 遣臣行禮禮成以收回牲醴脯果祭品 頒
賜到臣臣稽首頓首祇領者伏以 三皇與天無極

開養性延命之方五禮自我有庸脩崇德報功之典
聖薦修榮於再命朕膳祇荷於豐頒稱塞惟艱省循
彌厲恭惟 皇上道追隆古爰邁五而登三 德洽
好生允得一而康兆念醫之濟物甚博老與安而少
與懷原聖者先天弗違前有作斯後有述式陳裡祀
孔惠孔時飭遣儒臣有嚴有翼臣尸官多懼贊邦禮
以無能受 命滋恭紆 皇眷而莫報謹承爵莫在
廟儼古聖之臨腥薦熟普闔門榮 大君之賜伏願
仁風廣被庶微叙而百草蕃壽域弘開一人慶而兆
民賴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古

春祈遣祭都城隍廟謝賜表裏疏 戊申二月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躬舉春祈
吉典伏蒙遣臣於都城隍廟行禮禮成欽蒙 聖恩
頒賜彩段一表裏鈔五十錠及臣謹稽首頓首祇
領者伏以文織發王府之藏于焉章德寶鑑拜金門
之賜所以勸功兼茲 寵頒實惟殊遇無功可錄何
德能勝此蓋伏遇 皇上仁急惠鮮心存懷保祈年
孔夙粒食重萬姓之天感神至誠齋心徧羣神之祀
無文咸秩奉綸遣以將虔有事為榮承匪頒而滋懼
感逾庶馬裁而服之以昭 恩珎比朋龜襲而儀之

以待匱伏願峻德克明于四表海宇同春鴻禧永集
于一人脩和有夏桑麻徧野天降康而人皆煖衣貨
貝流泉民藏富而家有餘錫

地震遣祭延福宮謝昨疏戊申七月

茲者恭遇 皇上以京師地震 帝心仁愛於嘉靖
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寅刻欽蒙遣臣宋于顯靈宮
臣德于延福宮各祭告行禮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
回祭品 頒賜謹稽首頓首祇領者仰惟 皇上禮
隆秩祀德懋應天萬靈默佑天地爲之清寧 五福
用敷海宇于焉康乂臣等肅將懼忝於 綸命寵貺
祇荷於 神饒省災所由知奉職之無狀洗心自效
承 誤恩而若驚臣不勝感幸惶悚之至

帝社稷陪祀謝欽遣疏戊申八月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致祭 帝社帝稷合用
陪祀大臣該太常寺題奉 聖旨遣公朱希忠代祭
張溶侯崔元伯陳總王瑾焦棟輔臣嚴嵩尚書聞淵
費蒙夏邦謨孫承恩侍郎徐階歐陽德陪祀欽此臣
謹遵恭候行禮外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舉鴻儀於禁苑報祀隆土穀之司效駿奔於壇
壝寵光祇綸綍之重榮叨有事感極誤恩恭惟

皇上德配上玄仁覆下土周王無逸其康事夏后克
勤於田功東作西成欽若昊天之道六府三事爰知
小民之依御廩御田耕欽時省 帝社帝稷祈報有
常頃者雙穗之禾垂及百本允矣一人之慶施于萬
邦臣德忝貳秩宗愧直清惟寅之職快瞻殷禮陪肅
雍顯相之班庶奏假於明神用對揚於休命伏願庶
徵惟叙遂及於私田嗣歲以興恒裕乎公廩千萬斯
祀典神天而潔粢盛億兆有民忘帝力而誥耕鑿

歷代帝王分奠謝欽遣疏戊申八月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祭歷代帝王該太常
寺題節奉 聖旨遣侍郎歐陽德分奠欽此臣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鴻儀孔時 崇百代
帝王之祀駿奔在列荷 九天綸綍之溫戴德難勝
省躬多懼粵自書契以來神聖代作威垂衣裳而治
德業日升肆 皇祖繼天肇開殷祭之典凡宗臣翊
運亦載成秩之文 皇上禮法地卑行同天健 宗
軒祖昊道隆五帝之先越宋超唐治追三王而上
眷惟古聖佑啓後人爰率彝章作清廟於京邑 申
嚴夷夏黜穢德之胡君監薦式陳春秋不忒禮樂明
備觀聽維新臣肅雍秉文懸顯相之濟濟禩將分

命仰 聖謨之洋洋敢不齋戒一心儼衣冠以執事
虔恭群辟于俎豆而得師伏願 帝德光天 皇躬
作極天地治神明至用咸五而登三府事脩功叙歌
允得一而康兆

遣祭三皇謝疏

戊申十一月

仰惟 皇上道契 聖神明禋式陳於冬仲禮隆
飭遣脰膾過及於春曹臣奔走裸將黍 王言之已
重拜登 寵錫叨神惠之且多荷 優渥之并恩自
天有隕循耿綿而滋懼躋地難勝品嘗以頒魯論不
宿之義腥熟而薦周雅既醉之懷仰 皇上上協於
域弘開

歐陽野集

卷六

太

謝兼學士掌詹事府疏

己酉二月

該大學士嚴 題為印信事奉 聖旨歐陽德政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欽此除赴鴻
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邦禮清曹愧 隆恩之未報儲端重寄荷 簡命之
復臨責任倍逾於前地望迥崇於舊寵將榮至感與
懼并仰惟 皇上乾坤為度日月同明深觀治忽之
原永念 宗社之本宜資廷彥用長宮僚蓋惟脩正

通方之人庶裨恭敬溫文之德如臣者文墨徒持
句自守駑駘下乘徒能飽秣於豆藿樗櫟散材何足
沾濡於雨露 皇上特加剪拂班諸天廐龍種之間
曲賜裁成置諸斤斧絕墨之末然馳驟豈能追驥雖
驥斷未必中楹官貳天卿循名難於稱實秩兼翰長
揣已愧於先人而况將脩齒胃之儀待啓橫經之幃
豈庸虛之克贊詎優渥之能承敢不畢力酬 恩矢
心竭節期於一物斯行而三善皆得嘉與二坊同寅
而百辟咸懽伏願 駿德光天虞帝尊富而多壽
燕謀翼子周文作述以無憂海宇蒙 熙皞之休國

歐陽野集

卷六

十九

家賴靈長之慶

皇太子加冠謁奉先殿頒賜祭胙謝疏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皇太子加冠禮畢謁

奉先殿收回猪羊 祭胙奉 聖旨三臣每一卓內

閣禮部詹事府共四卓分賜到臣謹稽首頓首

祇領者章服咸加 神孫脩謁祖之典蓬豆有楚

聖皇廣逮下之仁慶 宗社之靈長幸瞻禮儀之備

蒙 天地之高厚叨餽神嗜之餘在列無能戴恩有

覲先嘗以飽祝鴻烈之彌光既醉而歌頌 燕謀之

益遠

祭都城隍謝頒素饌疏 已酉九月

本年九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欽舉秋 報大典蒙
遣臣於都城隍廟致祭行禮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
回素饌 頒賜到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丹悃宵
嚴肅奉絲綸之重素饌畫 錫祇承蓮豆之餘豈
神惠之是珍惟 聖恩之罔極先嘗知味頒親舊以
分甘徒飽懷慙敬 君事而後食祝 天地之長乂
民乃粒千萬年沐 雨露之沾濡心敢忘于一飯臣
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遣祭都城隍謝賜彩段疏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干

伏遇 皇上欽舉秋 報大典蒙遣臣於 都城隍
廟行禮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臣彩段一表裏鈔五
十錠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者文綺輝煌色奪丹霞之
彩寶鏤綿麗光耀蒼龍之紋畫錫自 天水兢無地
恭惟 皇上乾行廣運 離昭文明 唐帝敬乎人
時周王重者民食爰 苾祀于上下恒匪懈于春秋
雨暘寒燠以時庶徵來備鳥獸草木咸若六府孔脩
乃者內苑呈祥外田多稼 皇上奉若天貺對揚
神休無德弗酬恭脩 報崇之典靡神不舉分將謁
告之虔臣夙夜在公薰沐從事方懼絲綸之來遽叨

筐篚之頒惶汗浹淪豈直溫逾于挾纁僣躬負載奚
啻重倍于兼金服以文身彌切鮮衣之感推而濟物
敢存懷寶之私伏願 帝鑒有嚴 神聽不忒萬年
佑于一德彌壽而康五福 錫厥庶民既富方穀

永明後殿代拜先聖先師復命疏 已酉二月

題為復 命事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該 內
閣通出揭帖二月十五日望日 永明後殿 先聖
先師堂用果酒 上尚黃袍行禮奉 聖旨着侍郎
德代拜欽此臣謹欽遵恭詣行禮畢理合復
命謹具題 知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六

主

永明殿代拜謝欽遣疏 已酉二月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永明後殿 先聖先
師堂上香伏蒙 欽命臣德代拜臣欽遵恭詣行禮
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尊道崇師肇脩曠
典因時隆禮祇奉 溫綸戴德難勝省躬滋厲仰惟
皇上制心以禮執中惟精 嘉孔樂周浸邇三王而
上 宗軒祖昊直追二帝之先睠惟書契事典聖神
代作暨乎刪述斯定啓佑攸存往行前言默承師資
之益 禁庭秘殿虔脩瞻奉之儀臣忝貳春曹惟寅
夙夜宮牆快觀企清霄以無從俎豆榮趨荷 鴻恩

而有惕焚香拜起仰古聖之洋洋退食思存慕秉文
之濟濟伏願 古訓有獲相 上帝以作師大猷之
升本 皇躬而建極六經教衍彝倫厚而禮樂興允
敘功歌天地治而神明至

先聖先師堂代拜謝欽遣疏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永明後殿 先聖先
師堂上香伏蒙 欽命臣德代拜臣謹欽遵恭詣行
禮具本復 命仰惟 皇上德運聖神紹前王而立
極 教闡精一相 上帝以作師肇 先聖寅奉之
儀舉曠古闕遺之典臣曩承人乏幸瞻望於宮墻茲
荷 睿私復肅將於 綸綍進思由 聖之訓退慙
致 主之心祝 聖壽兼總於義黃作人有造願 臣
工效法於周孔事 君勿欺

辭免陞禮部尚書疏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咨文該本
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歐陽 陞禮部尚書守制
滿日作速赴京供職欽此 寵命遙臨驚悸莫措伏
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飛龍之期叨承 臨
軒之問既又超越常調 簡列侍從長養培植凡三
十年於茲頃者備員卿佐四歷歲年 皇上頻有使

歐陽崇憲集

卷之六

三

卷之六

三

令優示 眷遇每自循省草木至微能欣欣於陽春
之澤犬馬何知猶戀戀於豢養之恩而臣虛糜廩祿
荏苒歲月未嘗少效尺寸仰答 鴻恩乃今復叨
寵渥晉職邦禮而又 俯察其為鳥之私仍令終制
供職誠踰涯分之常特出意望之外 聖恩天高地
厚臣何功何能荷蒙 曲成如此竭力以報糜隕為
期臣之分也亦臣之心也顧惟今之禮部古宗伯之
職天工時亮寔難其選矧恭遇我 皇上德兼堯舜
敬脩人紀禮樂明備率斷自 宸衷而默契於往聖
文思淵微皆根諸 聖學而垂範於後王所謂
神聖之君其臣莫及雖有博達之士對揚尤難而臣
才識淺陋學術迂疎豈足以堪任使夫人臣之義力
能任重則委身致命而不敢以避難才不稱官則推
賢讓能而不敢以冒寵臣雖愚昧自量已審伏望
皇上念官必得人而後可以熙績察臣本量才而非
故為飾詞收回 成命簡畀賢能容臣終制之日仍
以舊官俟 命則於臣愚分庶幾獲安臣不勝受
恩感激隕越祈禱之至

禮部尚書到任謝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 恩辭

免重任事奉 聖旨卿學行兼優秩宗重任特茲簡用着照前旨米京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欽遵無違前來於九月二十九日到京十月初二日朝 見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中和建極六官

嘉起之朝 上下永休三禮重寅清之選詎期

甄錄誤及凡庸榮極愧增 恩深懼集仰惟

皇上峻德克明光被乎四表 神功廣運賴及於萬

方 明物察倫追虞帝而獨盛 制禮作樂紹 皇

祖而有光 統緒萬幾用成凝於庶績 俞敷九德

以允經於百工惟奉卿掌治神人稱職非易乃 宵

旰旁求俊乂授任不輕臣博學未能躬行弗逮徒持

文墨無益事功幸當五百年見 聖之期荐蒙三十

載 作人之澤涓埃未效通顯躋躋遂於詢岳之辰

濫膺谷伯之 命俯垂 慈軫曲全烏鳥之私仰奉

嚴程祇戴 絲綸之重懷淵冰而中切敷幅臆以

上聞荷獎答之彌溫豈綿薄之能副 天威赫其孔

邇敢俟駕以遲回 帝載期於惟熙念負乘而戰栗

誓當效十駕而策蹇竭千慮以懃愚宣清穆之 皇

風川移民俗贊馨香之 至德以格 神明伏願

聖壽無疆 皇圖孔固萬年禮樂節民性而和民心

百世本支崇 天道以凝 天命臣無任瞻戴感激

之至 禮部交代謝 恩疏

臣某謹題臣猥以凡材誤蒙 聖明卽家 召拜今

職仍命大學士徐階署掌部事以待伏惟 天地之

恩超逾涯分之外捐糜百軀豈足爲報臣下情無任

感戴激切之至除具本廷謝外恭詣 迎和門叩頭

謝 恩謹具題以 聞

謝仍兼翰林學士疏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該吏部題爲到任事奉

歐陽南野集卷之六 卷之六

聖旨歐陽德著到任管事仍兼翰林院學士欽此欽

遵臣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蘭省清華之司

繆膺 特簡玉堂侍從之職復荷 殊榮感 澤恩

之荐加揣涯分而逾望仰惟 皇上道同上聖 德

配重玄合庶類以兼容念中材而曲貸遂令凡品累

被 恩私臣識闇會通緣忝春曹之選文慙經緯虛

叨翰苑之名徒比天喬並育 乾坤之覆載詎云燭

火能裨 日月之光華誓當擲千一之愚庶幾圖尺

寸之績 皇猷期秋毫之或補 聖壽祝朝旭之方

昇

裕王率妃謁奉先殿頒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伏蒙 皇上以裕王率

妃謁 奉先殿收回祭設 頒賜到臣謹稽首頓

首祇領者 廟見禮成 神孫重人道之始胙頒

恩渥 聖主優秩宗之司嘗饌品之苾芬拜牲體之

肥腍臣霑 賜單厚相禮無能徒懷後食之心彌切

素餐之耻 天休茲至祝 聖壽於萬年胤祚彌昌

綿本支於百世臣無任

遣祭先師孔子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祭 先師孔子該太常

寺題奉 聖旨遣尚書歐陽

行禮欽此欽遵備行

到臣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聖主隆師興上

丁之秩節禮臣承 帝舉令甲之鴻儀 溫綸風拜

於 明堂文範宵將於 禮殿顧慙弗稱感激良深

仰惟 皇上德奉三無 功參二極恢弘化理 經

緯人文 天載無聲幹神機於不測 道心惟一入

聖域而獨優壽考作人庠校日新於吉士齋莊恭已

羨璫時見於 先師 文華肇朔望之曠規大學謹

春秋之盛典臣繆緣邦禮祇奉 王言學俎豆而未

能豈堪小相儼冠裳而有翼恐負 殊恩念生民以

才六經垂憲莫盛於孔由列祖而上五禮和衷莫備

於今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惟 皇上冠百王而道

出 神孚曠代明薦賈時 顧大人典禮樂之期宜

辨賢而序事矧 天子建中和之極多顯相而秉文

將 命為榮詎意凡庸之忝竊得門或寡仰瞻 高

美以凌競趨進不遲省循增懼臣敢不嚴惟 寵命

懷見聖克由之心欽若 休光勵事君勿欺之訓伏

願 帝懷明德 天保 聖躬作君作師五典弘敷

於四海遵義遵道兆民永賴於萬年

頒告東岳廟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伏蒙 聖恩遣臣某告

祭 東岳廟禮成賜臣收回祭設臣謹稽首頓首祇

領者 岱宗有赫瞻 庭廟以伸虔 報典惟時執

豆邇而趨事方懼 綸言之辱遽叨俎實之頒祖考

薦嘗昭天寵之既渥妻孥厭飲頌 帝德於無疆願

山川之效靈庶徵時序祝 泰華而等壽萬福來同

臣無任

遣告東岳廟賜鈔幣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伏蒙 聖恩遣臣 告

祭東岳廟禮成 頒賜綵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謹稽

首頓首祇領者 服勤乃職將 命為榮 神惠光
沾已慚素飽 天休滋至益荷 洪仁錫出寶源寸
朋踰龜貝之重 幣頒 玉府七裏絢雲霞之章載
以為衣拜 天庭祝延於萬 壽推之濟物願
聖世藏富於兆民臣無任

歲拾告廟頒賜祭設謝疏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蒙 聖恩以歲
拾先期告廟收回祭設 頒賜臣等一卓臣等謹稽
首頓首祇領訖馨香分 神饌之餘優渥荷 皇慈
之被烹腥以薦正席而嘗祝 神孫受歲拾之釐而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天
綏和於 萬壽承 聖祖致時雍之治以覆育於九
圍臣等無任

謝賜大紅獅服

禁庭倬直瞻儀鳳之餘光絺繡榮 頒捧威猷之異
綵懼生拭目感極銘心恭惟 皇上至德憲天覆萬
方而育物至誠享 帝歛五福以錫民澤及饑寒靡
匹夫匹婦之不獲道尊慈儉愛一笑一顰而罔輕臣
謬膺三禮之司忝預五臣之召如聞獅吼每撫躬以
若驚載詠鵲濡慙其服之不稱詎意鮮衣之登祥象
出綈之溫藻麗煥煌機杼自天孫之素手毛群辟易

金網絕域之殊姿豈有功能輟冒寵渥茲蓋伏遇
我 皇上人文經緯乎天下施五彩於九章帝德覆
被乎域中視群臣猶四體遂使周行之末品濫叨殷
笥之奇珍身若弗勝既曳婁而多懼力之不逮祇偃
僂以滋恭雖慙博象之能無以報德苟效辟蠅之助
敢或愛身伏願 廣運皇仁嫗民生於挾纊永延
聖壽昭治象於垂裳貢通重譯之琛道洽百獸之舞

謝遣中官賞賜問疾疏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伏蒙 皇上遣內侍官
郭宦賞 賜臣鮮羊一羶酒十瓶白米二石甜醬瓜
茄一罐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切念 聖明
叨承 眷遇每期委身以自效不意福過而灾生上
厪宸衷特垂憐念珍品蕃錫充溢私庭視勲輔之
寵數顧何功以克堪 高厚之恩實兼覆載體恤之
慈不啻父母臣感極涕零身雖在恙而心戀左右思
捐糜未足為報也臣昨初十日幸得遍體大汗傷寒
之疾得汗即可保生全此皆荷蒙 皇上恩庇非人
力可致者醫謂自今調理更須加慎每日止可啜米
飲數口不敢過多又數日乃可用粥亦不敢過多恐
傷胃氣而臣神氣奄奄尚不思食惟當益加慎調早

熾然復速出供事仰寬 聖懷此臣區區不敢恣逸之愚所以上答 洪造者也臣無任

陳乞

患病乞復原職放回調理疏

臣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授直隸廬州府六安州知州嘉靖六年陞南京刑部廣西司員外郎調刑部廣西司便道歸省七年正月內領到吏部劄付奉 欽依在京在外各衙門有堪任翰林官的吏部便會禮部都察院從公選取具名奏請簡用務要衆議協服勿得苟且充數欽此會同推舉題

次陽野集

卷之十

手

奉 欽依既會同選舉停當吏部還酌量各官年資歷擬定擬改除職事來說欽此該吏部擬改臣前職俸給服色俱照原品題奉 欽依黃紱等都依擬改授在外的行文催取着上緊前來供職欽此欽遵備劄到臣量才不稱慙懼實深素患羸病輒欲跪乞休養誠恐 皇上未察臣才之不逮而謂故違新命大夫士不諒臣心之不安而目臣立異好奇扶病前進沿途醫治以四月到京謝 恩供職靦顏在列詎免追隨延至今春咳嗽大作卧病兩月旋幸小愈隨該大學士楊一清題 准臣經筵展書及纂脩

大明會典力疾供事不意八月初旬偶感風寒助發火邪胸膈熱結連吐血塊血絲給假調理間該官以改選翰林事體未便及甄別欠精奏蒙

陛下下吏部查奏謂臣學識可觀伏荷 優容令臣照舊辦事臣病伏床枕感 恩不勝竊思兼收而不遺者 聖主之仁自量而不欺者人臣之義敢以心所不安者爲 陛下陳之切惟性各有近資各有能翰林編脩等官號稱儲養養其學以資啓沃養其識以達政體養其才以代王言以任史事必其資性近似乃克有成臣自試已久自知甚明任之史事或可

次陽野集

卷之十

手

自強如曰儲養備用譬之局藝之工雖日立工輸之門終不可以代大匠斲臣之不安於心者一也資格用人聞見已習 陛下舉 祖宗立賢無方之典正宜其難其慎不及匪人則上不累美政下不啓私議進者無愧群工競勸今同臣改官者皆極一時之選獨臣名實未孚負乘爲羞况不在選者清才遠識數倍於臣臣之不安於心者二也服采用章食祿有差翰林院大學士學士俸給服色僅止五品皆積累數十年而得之臣七年甲第初任館職俸給服色亦冒五品無所事事居然享此况資望既深猶有未得者

乎臣之不安於心者三也人臣事君必信於朋友臣與致仕尚書桂夢皆江西人也既同鄉里卽涉親舊素無雅望忽進清階臣心不能自信何以見信於人臣之不安於心者四也臣懷此不安之心而又抱未能卽愈之疾重念父母年皆七十展轉病困必須回籍就醫方可獲痊但非分之官外慚朝士歸愧親朋詎敢昧死陳請伏乞 皇上察臣之心憫臣之病特勅該部仍復臣部官職銜放回醫治草木重魚猶泳 聖化臣固愚昧敢忘 曲成之恩病痊之日卽當超赴 闕庭畲效涓埃臣不勝感激祈懇之至奉

欽陽書集卷之十六

乞罷不職以弭災變疏

聖

聖日歐陽德係纂脩官者照舊供職不准養病

頃者南京 太廟火臣某已附部院諸司疏 聞群

臣退自戰兢仰思 皇上仁聖之德內檢百司弛慢之政正惟有君而無臣足以召災而致變者也顧臣品秩雖卑而官居太學職聯祭酒凡士習罔中學政弗舉祭酒提其綱固不若臣理其繁者之尤爲疎曠也 陛下惕中脩政則汰邪黜濫實爲首務臣某奉職無狀伏乞 寬其誅貶賜之褫罷下以懲怠廢之愆上以裨脩弭之實臣無任顙越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奏爲懇乞 天恩調理危疾保延殘喘以圖補報事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授直隸廬州府六安州知州陞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調刑部廣西司改翰林院編脩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嘉靖十四年五月陞授前職臣粗知章句素乏才能遭逢 聖明洊叨侍從進貳壁雍冒榮符省十餘年間徒尸官祿曾無涓埃可以裨補惟自甘糜殞以荅 鴻造臣之分亦臣之心也顧臣於去歲勞傷過度致有怔忡眩暈之疾日增月劇元氣虛弱醫者謂臣宜解官靜居壹意完養療理否者且有後憂臣玩忽其說謂未必然以致病患浸深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兩眼黑花昏跌仆地喘息斷續久乃醒覺如死復蘇自後眩瞢恍惚往往失後忘前不知所爲又左足痰濕遇天陰又雨卽麻木縱緩寸步難移摩熨踰時稍知痛癢旋復痿痺臣竊惟人臣效忠 國家所恃以奔走運用者外之筋力內之心神而臣內外俱傷狼狽不支如此及今不亟投閒靜調養平復將來氣血愈傷醫藥益難殆死亡之無期寧生全之可望雖欲捐軀報 國其道無由臣二親年且八十

欽陽書集卷之十六

乞養病疏

聖

叨竊倖廩得遂迎養每戒臣致身 明主無以鄉園
為念今見臣病勢亦復憂嗟羸瘠僅臣乞身圖報將
來情事迫切甚非得已如蒙 勅下吏部容臣回籍
調理苟未填溝壑是

陛下賜之餘生誓效犬馬以畢初志死無所恨臣不
勝戀 恩感激懇迫祈望之至

比例送親還鄉疏

奏為懇乞 天恩俯矜下情比例送親還鄉事臣原
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歷陞今
職猥以凡材誤蒙 器使職思效力詎忍圖閒不意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書

今年五月內舊患痰火眩暈濕痺之疾復作內外俱
傷狼狽不支臣父封六安州知州庸臣母封宜人蕭
氏父從迎養已動鄉心忽感憂危益切歸思寤言夢
想無日能忘伏念臣父年七十有七臣母年七十有
五扶節緩步衰容倦態臣今朝夕侍養稍足自慰而
父母父客懷鄉志不願留夫志所不欲而固強之非
所以為悅南京去家可二千里非老人所能獨行且
親念子病子念親衰而親南子北不相扶勢亦遠於
人情甚矣查得近年光祿寺丞彭黥行人司行人
魏尚純俱奏乞送親荷蒙 矜允臣情慘懇迫過於

二臣如蒙

皇上憐察大布典孝之化曲全戀親之私 特勅吏
部容臣比例給假依限供職臣二親衰暮幸保餘歡
於丘園百身捐糜莫酬 鴻造於天地臣無任迫切
控籲之至

再乞比例送親還鄉疏

奏為懇乞 天恩比例送親還鄉事臣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進士先任南京國子監司業臣父庸母
蕭氏去鄉未遠因得迎養前來及轉南京尚寶司卿
朝夕相依凡六年于茲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六

書

陛下孝理之賜天高地厚不可名言者也頃蒙
欽陞前職臣父母上 感隆恩亟命促裝偕行懽然
忘其鄉土之恩而益勵臣犬馬之志不意入夏以來
臣父忽嘔痰數升加以泄瀉頭目眩暈左腿麻木調
理踰月未獲痊可竊念臣父今年七十有九比于少
壯之人不同欲奉侍偕行則老病侵尋已是可畏欲
就寓留養則方寸糾紛不能自解查得翰林院編脩
鄉一統具奏送親還鄉蒙 恩俞允臣之東情寔與
相同伏望

皇上憐臣父母年老察臣兩難之情乞

勅吏部寬臣赴任期限容臣就便送父母還鄉備未
卽顛隕臣尚當兼程赴

闕效用臣不勝祈望控籲之至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送大宗伯嚴公赴任留都



介溪嚴公之爲大宗伯南都也自少宰遷焉陟六列
典三禮厥惟重矣始天子咨諸大夫以南宗伯諸
大夫僉推擇可者上聞凡再上再弗可天子若曰
宗伯重任其罔曰南都其惟資望并者慎以聞諸大
夫僉乃頓首群臣愚誠如聖諭莫臣高臣若水宜
者上乃詔吏部左侍郎嵩可南京禮部尚書
上方典禮樂蓋重禮也而公前爲國子祭酒數進講
經筵遷侍郎禮部典禮多所與議者進吏部會吏部
缺尚書公署篆數典選諸所蓋有當上心者上
所簡注云乃朝士則顧胥噴噴如嚴公爲冢卿爲相
詎不可者而陟之南耶夫禮達之國國理於天下天
下均南京南國紀也大夫士於焉聚民所瞻也而嚴
公前以翰林侍讀綰院章南京當是時植身者法其
端與物者樂其弘持論者尚其大履事者服其鎮雖
未顯陟人業以慕望嚴公夫慕者興於德者也興者
感於入者也惟德茂者能入周之隆周公爲政召公
敷化於南卒禮樂旁達黎庶敏迪則召公入之也

天子蓋命公以召公之事矣夫禮者體也情著文順時理事猶其有四體也文匪情根事靡時宜枝指贅疣者也夏殷殷忠有周監之損益惟時出之以情情衷而弗二文儉而弗浮事時而臧簡而易從逮其季文郁郁乎彌矣文彌罔情罔情罔事當年不能殫其禮累世不能究其學故夫子夏殷思焉而秦漢以降日毀裂趨之苟且則亦彌文敝之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君子敦厚以崇禮乃介溪公秉心仁厚事必由衷不矯飾爲文貌而隆殺卒度所謂古之達禮者非耶是故乃克欽

歐陽野史集

卷之九

二

天子命矣夫計要散量遐邇恒品之慮也無散弗要惟其職無遐弗邇惟其共貞臣之義也遠而弗忘可以觀忠孚而遠可以觀德故欲近其人試之遠欲尚其德艱大焉投驗之孚達

天子之明也乃介溪公則可以南矣鄉大夫士聞之僉曰公可以南矣相與餞公于郊再拜而道之

送周君南喬判大倉州

嘉靖戊子冬十有一月周君南喬選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忤旨詔補外得判太倉州人謂其南喬愠乎哉或曰無之也志士撫壯棄穢耻脩名之不立默以爲

塞穢莫大與苟其有迷又何愛焉抑君父也天也冰火浮沉之惟命曷其曰容有弗敬矧曰其有適然者善巧不能爲之所奚敢意必於其間哉抑人之言曰君子耻爲之而無成故日月以告君覲達也齋戒以告鬼神覲格也孚而弗達心其謂何某曰其愠乎其弗愠乎其愠而弗愠弗愠而愠乎夫棄穢可與立名矣敬今可與行義矣順適可與知命矣要成可與圖功矣抑亦南喬之心乎哉夫君子之事君其愛之若愛其元也故其憂國若股肱腹脅者也其論議國事若疾痛之號呼其宣力若撫而摩之也其敬以承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七

三

若耳目臂指之相聽其安于所遇若暮即枕而早作也無非慊其不能自欺之心焉耳夫心欺之逆也慊之順也是故君子無適不順善學者也

天子聖明納天下於皇極維茲誕告有衆庸詎不曰勿欺乃心南喬之志固宜終有所遇乎行矣天無絕物父無棄子任重道遠士之職有孚光亨需之貞惟弘毅者能之某不能自盡於師以自盡於君所謂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者有覲視人南喬則實覲之匪躬之脩而猶騰口說焉誠懼夫弗盡於友抑亦以爲報也

送胡子南遷

嘉靖己丑冬十有一月壬子調兵科給事中胡君子中補外以言譴也上初即位聽言無忤即未可猶容之溫語大禮大獄之議上意言官有所希合數黜謫之乃曰自今無黨無忌無事浮泛是秋用言者策免二相論議遂紛紜上惡之會有白二相者遽罷首相復二相因詰責言官未幾以軍變罷雲南撫臣六科合詞請不許皆奪俸尋相繼言事不稱旨者亦奪俸而御史劉君汝勉又上言用明用察之異上以爲市直付詔獄特子中爲兵科僅一月上疏論救畧曰古者聖王有誹謗奚取焉以來天下之善耳昔禹以倣虐戒舜說以從諫訓武丁豈二君假德無虞不忘儆也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安之心誠有不得已焉者耳疏入會勅誠言官遂併逮治人曰是婉切可省殆薄震之將與御史竝宥乎竟坐貶汝勉典史餘于子中簿攸縣或曰子中無乃舛乎智士先務爲急誠貶秩而已矣有大焉者即指畫索言之不可乎繫御史奚論焉抑機會以順成也寧未見顏色耶而又戾之或曰子中愠乎父母具存馳封可覲矣或曰此大資也可以得志先聲達矣其誰不舉與可舍也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五

四

惡用愠某曰子中何可舛也夫言適弗用耳如用之主心悟士氣作其細故哉仁人之志豈其不貴悟主而徒以爲直夫順成言乎其利耳如以利何所不至忠告善道順莫大歟且榮親是覲而枉道爲容三年之辱亦以久矣夫是故孝子成親也夫子中寧愠於致孝抑君子立其道不市其資正其志不求其得慮以下人不患其與篤其實不侈于聲奚所取舍焉語曰慎厥終惟厥初是行也既基之矣夫大道既隱人各以其私君臣上下之志弗交大夫卿士弗既厥心群黎百姓弗軌於則志士皇皇莫之救也故孔孟急於明道而二三子者相與切磋不舍終身誠知本乎哉夫道不明於天下欲拯其邪說而正之猶治洪水者不事決排而徒堤堙焉弗可得矣身不行道欲人之明也猶越人下貨以禁其逐利弗可得矣志不一也欲道積厥躬猶之左畫方而右畫圓弗可得矣夫君子所欲所樂所性不存是故根于心不願乎外致一也致一而後志精志精而後道凝道凝而後化神化神而後性盡於敬敬哉善利之道晦明通塞之幾子中知之知而弗去之謂一體物不遺之謂精故曰格物致知言精一也古之人燕翼其極而齊魯爲歸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五

五

五穀不熟而穢稗爲食者吾聞之矣豈其志不欲以易天下玩物者喪得言者迷潔已者賊用智者鑒之爾於戲子中敬哉一致焉百慮大公而順應

涇野呂先生考績序

君子博學以畜德其施未行則厭飫優柔含弘深厚而資之者不匱山下出泉停而爲泓渚而爲澤放之四注川澮皆盈灌溉洋溢萬民以利久畜之効也是以君子貴之涇野呂先生始舉進士第一人及第爲翰林脩撰充經筵講官上書

陛下言政事闕達臣職在勸講不能以道悟主罪當

歐陽學集

卷之七

六

黜陟職判解州遷南京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居三年循例考績人謂先生昔在講筵以正心誠意之學陳說納誨婉切明暢有足感悟人者當是時百僚動色稱嘆今乃知論道之功非作事者所及先生亦慨然以格君行道爲志逮今十年尚在散地謂宜且久召還禁近庶以行先生之志答大夫士之所望者子姪曰大受教于先生偕同門諸友問其說於子子應之曰先生之志則焉往而不得矣今夫澤匯則旁浸決則遠播其致一也先生充養完實溫藉閑深而好學不倦往在解解之士薰其德而興並近郡縣聞風

來學隨材啓迪皆能有所開明比至南都四方就學者日益衆僚友朋儔相與考德而問業上公鉅卿時就而咨謀焉源泉混混隄而陂之演迤汪濊其決彌遲則其畜彌大其浸彌廣而其播彌遠固不必以速決爲快也憶子會試禮部今國子司業西玄馬公得子試卷謀於先生先生謂是子蓋有志於學者宜置上第竟以對策未徇主司意格不果然先生所以期子者意已獨至故因諸君之請述澤之說以爲先生賀且欲諸君知滌源瀦流之道而無快於決之速也則先生之施益不可窮矣

歐陽學集

卷之七

七

送從姪仁註選南還

子隨計北上子兄浙川掌教先生送子江幹握而酌之酒誨之欵欵望之惓惓洎子授官還則兄疾革時或報予成進士矣便欲強起爲賀家君固止之乃止嗚呼此豈可以貌爲哉予

召直史館先生仲子仁應貢來自竹山予別仁餘十年矣思先生而不見見仁如吾兄見焉仁循謹知大義進與語依於孝友慎長幼之節明義利之辨視其他橫決浮蕩敗禮陵德者不相爲謀予心重之仁去子卒業南雍註選吏部將歸省址隴需次於家而予

適承乏南雍思吾兄喜予之有成而不及見其子之
成而予乃見吾兄之子之成爲之惘然慨然而告仁
以君子之道夫道根諸心心立而道達競利尚勝乃
賊厥其君子操其良心勿之有賊故出有惠政居有
仁聲達之徵也捨而弗操所以賊其心者滋焉讐欽
敵召州里不可行矣仁念之我祖觀瀾先生當元之
季累善植德悖信明義遠邇著聞我松坡先生革除
間殫謀盡策忠於所事得罪靖難之朝今吾宗蕃碩
人胥謂君子之後其積慶食德如持券取償固當如
是此仁所聞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吾與仁均
有以爲耳矣仁歸見吾宗子姪其遂以是諭之

歐陽修集

卷七

八

兩湖南關志序

予同年薛君尚遷旣成兩湖南關志馳使示予關始
成化間主權徽嚴金衛之材木貨于杭者以及清江
衛河二場漕艘之費若官府百器之需事領之都水
使者而兼督兩湖造船之役則自近歲始始漕艘分
造于二場民運賦粟以入淮徐諸倉卒受之艘而轉
輸于京師其後漕卒以艘就民兌其粟而漕焉而大
江以南始遂便置場矣艘之賦八十七軍十三已乃
議取於權惟逐便造者賦如故然或輸將后時又役

歐陽修集

卷七

九

無稽責又乃滋弊故浙之艘監權使兼督之立之程
限嚴其出納察其堅窳誅其不用命者功始有績君
子是以知事之難故餘十年間集衆思通時變而漕
政始得其理其可苟哉其可苟哉予聞權之說曰取
諸農不若取諸商而苛者民以籍口夫權課重則物
價昂用物者獨非農耶吾未見農之獨益也艘之法
禁日許以密然獨不聞執事者私用無窮則官物堅
完乎故予嘗謂天下之事成於相資善於相利民出
粟漕卒出力商出材木匠出技凡事事者出勤勞皆
有所利于官而官以其所利利之故相濟而不匱苟
而綴之而維以微繹鮮不覆矣非察於民之故者其
孰能與于此故志不可以已也將使後人循其故求
其所以利收而變通之可無稽乎薛君當監權倥傯
之餘而留心于志嗚呼可謂遠慮者矣

叙羅半窓先生別

予曁時得文一帙讀之雄深雅健力追秦漢子意浮
文熟爛之餘而有好古博雅若此者想見其爲人或
曰羅半窓先生作也先生是時官省署已乃出守歷
袁贛兩南康四郡遷江西副按察使飭饒州戎備

士民往往道先生才識天授每訟牒滿前剖
詰折若不經意頃之庭無留迹公移獄牘下筆立就
其文竊睨之縮首吐舌相戒不敢舞文縣都賦役幾
是而下而約爲中制民便其法乞乞久久不變與上官
論議獨持侃侃可否是非堅不可奪坐是多齟齬而
先生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章乞侍養未報揖上官徑
不歸人莫能留故士大夫知先生者率稱其文章政
事節義氣槩以爲賢予官南雍謁先生於家則見其
淵懿曠遠即之粹如而慷慨磊砢若將抗埃壘而孤
厲者視所與游久菴黃公涇野呂公鶴田王子九峯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七 十

大涵無際小德川流成章而達先生行也登泰嶽而
觀溟海無負於仕孔孟之鄉在此行矣

送吳君東原節推鄖陽序

君子內畜厥德而外慎于行非求爲可用也盡已而
已矣而脩日詳日見其不足是故宅心私而習事熟
其動也罔括其酬物也不滯故君子之盡已也而用
在其中矣於予觀天下凡建奇樹偉垂無窮之聞者
率歆然若無退然若拙兢兢然若不能集事恐恐然
若將墮之而凡用壯用罔自視有餘忽易世事以爲
無難焉者鮮有能濟者也故良賈若虛良士若愚東

原吳君之爲南臺幕也於茲三年矣上自御史大夫
下至諸道監察日相與周旋罔不承獎交贊而無有
訾病之者君淵衷恭慎不事表暴美辭翰富才術而
未嘗掛諸其口非與之久不知其有所負挾也遇事
可以立剖然嘗周回顧慮懼有所不盡幕中諸務雖
米鹽瑣屑一經綜理罔有疏漏其縝密性成凡勉爲
之者皆自以弗及也是歲冬君擢爲鄖陽府節推鄖
號難理而節推推鞠爲尤難昔賢有情僞微晷之懼
然知君者以爲必能善於其職譬諸花不待蓓蕾灼
燦觀之根荄校葉而其品可知矣君去南臺予兄石

江先生來為中丞不得與君共事而吾宗徙居千鄆者縣有之父兄子弟得君為司牧以有所庇覆乎既以失之於此為憾而又以得之於彼為喜因監察諸君來徵贈言而述情之所屬者如此以為諸君之憾且喜宜有甚焉者也於戲君其念哉

香泉志序

香泉山北去和州一舍而遙下有香淋湯泉迸珠沸鼎隆冬可浴相傳梁昭明太子嘗浴乎是因名太子湯其後鰲池引泉稍區別之以便浴者泉傍有香社寺有書院有堂有亭歷代創構增飾浴斯憩斯題詠

歐陽野老集

卷之七

三

簡章日富而未有編載以傳者和州去南都百里縉紳大夫或不知有此泉無論遐域巔泉胡君曰文選可已也自古天下大故文籍缺畧而湮微弗顯若此泉者豈少哉巔泉篤志古學自司寇郎謫倅和州將崇文立教接邦人於道也則姑與脩香泉志以為之端而士未知其誰與也訪於屬邑得太學生劉子良習則姑以脩志為羅羅而致之又將因以為媒以盡致其他可與者與講業焉劉子慕賢使君學道興化日幾其成也則躬示率作以濟賢使君嘉惠邦人之心志成來謁子序夫湯泉或水性有固然者後世鬼

物之論怪誕不經獨所謂其下有硫黃丹砂者近之然亦揣摩想度如日中之烏月影山河漱茫冥昧莫得其真乃必欲究極其故而為之說然則火井鹽池黑水弱流將有無窮可說者耶子以為雖聖人有所不知殆此類矣凡浴泉而詠者莫不為說心澡德之言夫詠以宣志言以表行不可苟者也蓋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與日俱新觸物滋警於是有盤銘銘宣徒焉已哉學之患大率索隱以為之脩詞不立其誠故曰悖於道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茲致道之要聖功之本

歐陽野老集

卷之七

三

也誦說志義詭經判訓其文存其實則湮微而弗顯其可患乃有大於文籍缺畧者巔泉其亦有感於斯大夫將與邦人共學而適道既發其端固且有以繼之子言其萬一有取焉則茲志也非但使茲山茲泉有聞於人人而已矣

送吳梅山地官考績序

謙其至矣乎夫謙君子所以厚德載物者也地附山澤而載之天包地而載之謙也者下也人道所以配乎天地者也物之情下體博以大樹之根山之麓百谷之海皆大者也地之於山澤天之於地愈下斯愈

大謙也者豈非德之至大至大者歟夫人而能謙也豈不謂之大人者歟雖然未易言也昔者孔子蓋無所不能而曰我未能一也無所不有而曰於我何有也由他人觀之孔子謙而弗居也然孔子之心誠以爲無能無有也夫誠以爲無能無有者而後能謙會子之論曰能而問於不能有而若無犯而不校爲他人言也君子之心苟自謂云爾也則其滿也甚矣故君子者不自能不自有者也夫不自能不自有者而後能謙嗟乎豈易言哉豈易言哉頃歲傳石淵爲御史按南畿爲子言宿松吳令賢也曰其政渾渾實惠

卷之七
古

其民而廉於取譽已而吳子入爲南司徒郎察采咸曰梅山子故厚德人也既其實不耀其文循乎內不炫乎外予心識之於是吳子考績其察呂君輩來徵贈言予請問吳子之政之績則皆曰宿松之聲諸大夫聞不聞然吳子常歛然以爲何足道云爾吳子爲郎三年廉勤公慎諸大夫聞不聞然而常赧然曰拱辰何以免於尸祿尸官者也予乃言曰茲吳子所以底績也夫吳子所謂不自能不自有者夫是故視已常不若人而視人無不已若者也反已常若不盡而視人之不盡皆已之不盡也茲吳子所以能下而

厚載之也歟易卦六十有四謙最善其繇曰不富以其鄰曰利涉大川曰可用行師夫德孚於鄰而涉川行師時乃罔不利況其他乎吳子行也慎斯以往吾將見其君子之終矣

送東塘茅君守平陽序

山之西平陽爲上府地廣千里州縣三十有五其屬知州以下大吏數十小吏數百編戶十餘萬丁中任職無慮百萬餘庠校俊秀幾千百人郡守臨其上而君長之重矣然亦難乎東塘茅君新之自南戶部郎中擢守平陽其僚安君子靜輩謂予曰重若是難若是又堯舜禹故都也民風猶有虞夏之遺治將若何予曰堯舜禹故都而民風猶有虞夏之遺治之則固不遠矣而又何求鄉有善士化去千百年而入其野者必問過其閭者必式覽其遺迹必思其儀刑如親見之而况大聖人乎蓋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事君不如舜治民不如堯者以爲上慢而下賊况官其國都感其流風者乎今人謂聖人不可幾及亦未旣其實耳典謨所稱曰欽明恭讓曰溫恭允塞曰勤儉不伐皆世所謂經德庸行豈有絕智異能非民彝所秉者耶其授時秩事任土作貢制器利用敷教慎刑官授

之職而屢省其成茲百世所因而今之郡縣率焉
程卒未有異焉者至於失法度淫佚樂違道干譽
民從欲聽言罔稽用謀弗詢怠荒傲虐從逆與戎
心未嘗以爲無復可戒則亦猶夫人耳而顧視敵
若將絕望使賢聖衆庶如水火各一其性而古今
政若冬夏寒暑不相襲也則何如其可也無乃自
諉不能畏難折枝而坐嘆脩途者耶故君子志大
心小期於高遠而行自卑近故德立而政無不達
君嘗語人曰某何知惟是先大父檢菴翁先父南畦
翁之訓奉以周旋罔敢墜也自入官所事所友下逮
所臨禮

歐陽野史

卷七

六

之問弗答法之罔弗從以幸不大戾戾惟先訓是賴
今位任益進然其道宜異哉大檢菴翁約也以約
鮮失也畦也者稼圃之外罔敢知也先人之志也
約心無放約身無佚耻素餐而息外慕慕所以繼
先志者如是而已矣嗟乎士所以希賢聖者亦不
過如是而已矣而凡務外自高者身都貴顯其祖
父隱約輒自賢自用狹小前聞以爲不足君稱引
不出家庭而遠大之期於是乎存充是心所謂徐
行後長而可以入堯舜之道者非歟往也平陽之
民且以爲父母且以爲保而政不足成矣

送吳燕塘守襄陽序

是歲春三月上行幸承天襄陽守坐不恪罷吏部
奏以南京儀部郎中吳君仲敬往補其缺承天
上潛邸 皇考妣陵寢在焉襄壤地接又水陸道所
由出 上孝思篤至其視襄重固當異他郡君名
上即 報可是必有當 聖意者人情樂暇逸而惡
勤瘁一不適則懼懼則罔或謂君如居震屋下將無
索索憂憂者歟君顧曰人不知懼故計慮不周以墜
於不恪誠不恪微寒豈有免乎吾今知懼矣雖然臣
子事君獨奔走爲能也與哉吾亟欲聞襄之故其孰
以告我於是同寮會君某輩使余言之夫襄亦多故
矣君不以奔走爲能則所當懼者宜進於是而子何
足以知之蓋嘗有感於羊叔子之事矣晉吳交爭叔
子厲兵羸糧驅罷敵之民以控強敵折柳樊狼一不
戒即風霆雷雨在几席下豈非至危事哉而叔子乃
輕裘緩帶登山陟嶽置酒高會無異平時又何暇也
人之生利害得喪其伏也若符而判其至若約而期
無所逃焉有動其中必搖其神神蕩而失守則萎
縮脫足以償事速戾而已故懼患而怯者與禍爲招
無休於物者臨事而能戒茲叔子所以爲善道者今

之與叔子蓋不同日語也

上給復全楚當歲租五之二凡以園邑故爾其視吏亦有以異乎哉雖然天下事弗懼閭閻戒弗戒罔濟而君子嘗悲其過而快也君知懼故廣之以叔子之事其以此思暇矣

同年履歷錄序

江西正德丙子同年舊有錄越十餘年而出處存亡東西南北日踈迭矣嘉靖己丑春試禮部者入覲者官朝著者皆會於京師俛仰興嘆昔之日大同以為志世講以為信而至於出處存亡或不相知也

陽明野集

卷之七

七

何者乃識刻復歷錄命某為序是歲李邦吉胡思貞第進士思貞以其暇采集之而序未及作弗果刻壬辰春復會時會者餘二十人而以覲至者三之二李可受自閩李應元陳德徵自浙蕭鳴卿傅天祥甘夢徵自楚胡立之自廣黃文翰自河內李本陽夏廷又王如晦自畿輔陳佩之黃元靜程文純思貞自南幾同年同覲之盛前此未有齊顧憐以為奇且胥責序不亟錄不能以時成為某罪遂各捐金為梓費而某適承南雍乏且因以梓事兄委時徐九達為學正黃正之來卒業胥在南雍乃屬二君集所未備偶

鳴和刺諸繁昌以成諸君之志夫諸君之志則善矣然某竊有望焉自昔為同年者其所自許孰不曰大同孰不曰世講其既也或人各有行或躬自為濟未有績實以要之悠久凡以未知其本也夫人之所

同者良心如目同明如耳同聰故五色異而天下一視五聲異而天下一聽其聰明不待強之然也故得其良心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為行不同然其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后聖有不可得而異者失其良心則私偽交錯情態紛糾室分戶牖工專枘鑿有不可得而同者得其良心則始於家邦施及蠻貊被諸草木禽獸罔不並生並育引養引恬况其情義相維者夫其良心則氣通呼吸情均休戚猶胥戕胥虐不相為謀况其以義合者故良心其本也凡我同年撫錄而與思慨往而創今慎終以酌初必自良心始無侈意氣無勝口說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茲錄也不但為吾輩講好之資而已矣

松岡詩序

松為木黛色參天而結根失所則拳蹙而不遂故於平岡廣阜為宜岡雜植凡卉則穢翳榛寒無足適者故亦以松勝灌溪尹君備用負岡而宅宛延數里植

松成林日考樂其間栖遲偃仰自適也因號松岡居士或曰君奚取此名無亦以自光耶尹茂族也先宮允公以詩書發家以忠孝飭身禮義之澤百年十世鄉人猶襲餘休矧曰託於厥宗茲其爲岡也將萼梧雖鳳于彼朝陽者耶抑松有君子之德六柯葉貫四時樛密之蔭酷陽暑雨可依而庇也微風過之聲音和切律呂凝脂零露餌之者引年僊禽相而栖焉其才大可棟小可榱君貌古而莊語簡而和瞻之威如匪其人莫之能即然良夫端士狎而聆其論說有味乎其言之也身自植立蔭庇及遠施始諸比捐發無

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七

所愛居常若從風婀娜至其矜重然諾庶幾凜凜有霜之姿或違衆持議而卒以立事雖有巧慧莫之能奪人曰如君謂棟隆不撓可矣夫仁者於山知者於水惟其似之是以樂之君之於松亦名其所以者耶若聞之曰松若是予何敢比德抑予猶未免爲凡植依倚長養已矣於岡無乃爲尋旣又曰松哉松哉徂徠之巔曳萬牛而求之乃區區一隅混蒸穢之間爲或告以蒙莊樛櫟引年之說笑而不對君以子妻吾兒紹慶癸巳春過予南雍邸第諸從君遊者贈之詩歌詞賦如千篇其言松岡之遶備矣君聞謂吾兒

尊公能無訓乎傳稱百仞之松其下必深入厚壤盤屈糾結言綿密其枝葉在本根先植也旣培旣溉枝且爲柯葉且爲幹須材者且相尋而至茲岡且培美於徂徠不異矣萬蘿之施尚亦永有賴哉

送廷尉周公北上序

慷慨激烈直色正詞苟可以利國家弗恤其患者節之厲也炳幾囑遠剖紛理劇苟可以濟民生弗憚其難者才之達也節以立義才以行智出之以遜成之以信而其用不窒德之裕也吾觀士君子砥廉隅矜氣槩寒寒而不失其正自愛者猶將能之至於明敏

陽南野集

卷之七

七

疏豁隨試而輒效者何寥寥也備有之而能將之以德尤鮮矣哉厚山周公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恤刑閩中已隱隱名動京朝武皇南巡令羣臣敢言者罪無赦公率僚輩上書留駕詔獄械繫廷杖之幾斃謫永嘉禁終身於是直聲震海內然而懷抱磊砢未有所試也今上錄用忠諫超拜韶州守居三年韶民惟恐旦夕去公走常路上狀乞勿以公考績竟留弗得行而人望益有所屬矣尋遷憲副憲使陝左右轄歷巴蜀晉秦治行顯於西上廷臣交薦公謂可屬大事當邊圉重寄遂以副都御史撫遼東布德

宣威中將死令蕃戎死要東部寧焉公堅貞挺特然
慨然坦于不爲瑣細鬼岸樹奇設巧以自表揚宜其
授之所如罔不有濟蓋所謂遜出信成不室於用者
歟癸巳秋進佐南院督江洋操備衆方仰公先事制
防建宏久遠之規而公被命入爲理卿理卿古廷
尉正執法典以聽獄成下與士官相可否上與天子
相重輕者也廷尉首稱張釋之釋之事漢文帝帝納
其言止不拜上林齋夫即召驂乘徐徐行問秦敞其
受知既深矣及其當犯罪盜環者罪帝大怒釋之反
覆陳對至免冠頓首謝帝猶持之良久與太后言之
乃許廷尉以帝之寬仁當其意有所怒雖深知篤信
者反之若是其難然則廷尉天下之平可易易言哉
釋之對辭今具可謂說慎斯術以動主聽其能必有
濟乎未可知也嘗觀釋之稱絲侯東陽侯長者言秦
俗急疾苛察亡惻隱之實公卿廷會善黃老言者王
生顧謂釋之結機輒跪而結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塞
而能愛朴直而能恭其悟主以濟幾事固有出於言
語之外者耶公行矣德盛者其光遠誠積者其動速
天子仁聖知公非一朝一夕也矣艱大豈足道哉某不
佞惡能贈公以言北湖侯公暨其同鄉諸公固以

其也故不敢辭

送湯洞西序

洞西湯君鳴和令繁昌二年將入覲繁昌士民相與
言曰湯侯吾父母師保者也侯於民賦之若恐匱其
財役之若恐竭其力刑罰若恐戕其生聽斷獄訟若
慰諭同室之闔於士禮之恩意訓之行藝若養其子
弟之才賢吾儕誠不能以旦暮遺吾所父母師保者
侯今入覲其往以六月反者也反又將奏績於朝孰
能使侯今弗行者吾與之邑幕何君經世大學生徐
渡汪儒具以告予予與湯君同舉於鄉喜君能善其
政以得民心而又惜夫士民之情無以達於上也述
職考績皆帝王取臣之柄然用其一足以綜核功能
黜陟幽明而兩行之以煩動群衆乎嘗稽虞典周禮
所載參稽其制意古者考績以廢置朝廷之卿士述
職以誅賞邦國之侯牧其用各有所當豈後世循習
而一施之乎當時諸侯世守其國聖人猶恐其道
弗息曠廢民事而使方數千里數易之守宰三
如京師往復數數政未及成化未及洽而會期
奚取於張官爲民者也然竊觀 聖祖創定經制列
聖潤色祖烈其初令百司歲朝九考績者必注代親

上狀考功部覈遷調焉後更三歲一朝長吏任淺者勿親朝直楚遠特免其朝凡朝還而當考績或踰其期者若須南五品以下一考再考者俱勿如京師所司受其功狀以殿最聞蓋亦漸變之簡以追古帝王之道如前所稱殆有意焉而未之及將使後有作者善繼其志乎有如因人情事勢稍酌地里遠邇品從上下歲月久近以制其疏數其於舊章古道宜亦無悖而如前所稱者庶幾免矣予是以惜士民之情未達於上也雖然湯君亦寧為徒行者自金陵至京師幾郡縣百司長貳集銓部者幾百千人民情休戚歐陽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言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別集二

贈蔡溪陳公致仕序

始蔡溪陳公以南司業在告用薦起改官于北子聞公久至是始識公坦坦于于不見崖畛不矯為文貌其出詞傾竭底裡略無停蓄遑顧以揣迎希合子意公蓋率真任質無所設飾者耶視世之顯示寬博淵藏阱毒語笑說秘不可測識相去何遠矣然而俛仰故吾恐其未能有所遇也居久之公簡擢大司成子亦承乏司業相從而南未踰年公竟致其事而去公居常有飄然脫屣方外之想論者以謂公初予且南來人謂子必將導諸生以道進之講而教之學蔡溪公將不相悅子聞而疑焉道者人之良心非外鑠也率良心而之焉而後人倫無不盡庶物無不理欲動私勝而良心賊矣夫理欲公私之間其能幾何是惡可以不學學惡可以不講茲孔子所為憂也聞蔡溪家食時厲貞介之行樹孝友之聲此其人豈其悅孔子之所憂必不然矣已而日侍公訓迪諸生啓以經訓文詞而未嘗不依於道德心性忠孝廉

節之義子日集諸生而申告焉公亦不予非也乃益
訝人言之未悉徐而究之公非不悅學也惡夫高虛
而無事實好勝以張門戶立異說以詆先儒者也夫
君子之學以存其良心根諸性而非高微之事業而
非虛剖藩籬破形骸取天下以爲善率天下同歸于
善而無門戶之可分上之神聖下之芻蕘善惡同異
無弗愛且敬焉而無一人之可詆不若是違心執其
歟夫違心者亦違人違人者人亦違之然則琴溪所
惡固予所同惡予所好者未必非琴溪所同好而何
其知琴溪者淺也豈率其任質者求過於世卒亦未
易哉雖然物之不齊亦物之情以一說而欲定天下
之同異以一端而欲一天下之從違聖人弗爲也此
予所欲盡於公而未盡者而公行矣惡所用予情吳
門號山水之興烟霞泉石真樂融融有道者惡能以
彼易此而有所慕戀然以予不能已於公而知公亦
或有不能忘情於我者書以贈公以繫遐思異時從
公爲荷衣竹杖之遊當畢其說

沈南山調任北上

南山沈子明仲其器渾渾爾其容溫溫爾其與人恂
恂爾欸欸爾從沈子遊者遠而彌親久而彌愛莫不

曰沈子君子云沈子幼從所生命爲叔氏後歲癸未
會試禮部中甲科時所生親在攢命舟亟歸人胥謂
沈子卽奉廷對歸未晚何遽也止沈子沈子必不可
人曰孝哉沈子篤恩義而薄仕宦沈子令豐城豐城
故劇邑上官過客水陸並奏視厨傳爲好惡令往往
皇遽無狀邑民習爲椽起家椽無慮數十百輩善以
文法攝制人令畏其口語則屈已下之沈子爲之三
年潔身執禮愛人奉法卒無所撓人曰貞哉沈子守
道以守官沈子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小大之獄必極
其情求生於死致哀矜於不可不殺廷尉評所讞罔
有冤稱人曰恕哉沈子不以法爲虐歐陽子曰夫孝
道之本也夫貞事之幹也夫恕仁之方也凡皆心之
德也君子孝以達道貞以幹事恕以行仁凡皆心之
用也夫心本一而不雜動於欲則雜而不一方其未
雜德不學而能用不習而利既其雜也學以一其心
而後能達於用故君子致心之學則無往而弗臧是
歲秋九月沈子自南刑部遷武庫於北同官諸君子
問予贈言則以予所常言者復之異日沈子過予辭
問何以爲武庫則又以復諸君子者復之予鄙人也
予言通言也尚無曰有是哉迂也問贈言則曰心學

問所以爲武庫則曰心學而遂置之而姑聽之而姑察之而可矣予鄙人也誠知夫心弗學弗立心弗一弗達弗立弗達弗利於用是故不能外心學而有言也

南陵尹張君考績序

進士張君顯父爲南陵三年而政成將上之太宰以告于

天王乃請諸當道當道曰政如南陵盡心焉爾矣俱報可先是綉衣使者行部交薦南陵令或曰豈第或曰恭儉曰誠曰公曰有執曰輕徭曰蠲劇曰却金之

陰陽野史集

卷之六

四

心如水之譽予聞之曰嘻未有令如此而政不逮者也南陵廖丞惟學予鄉也予問焉丞曰思不知其他今始至百姓懍懍公度無宿粒今儲粟以石計者五萬有奇卽歲有不虞吏民恃以無恐今始至民故羈悍今訟鮮謫狙闖罕凶獮行獄爲之一清今始至庶民遊冶今畊織相尚土賈脩業鮮以燕辟于度者令始至進諸生于講課而教之今彬彬鄉風講誦之聲相聞令始至躬先儉約今篋笥不增於其舊家無衣帛之僮予曰嘻未有政如此而民不懷者也至是行李旣戒士民相與謀曰侯善治我民曷告

天子天子念間閭祈復界我侯或曰天子側然求賢如侯者朝奏績而暮超拜者也侯故慈我固留侯侯將無舍去或曰奏績典也用人道也我民不得遽留侯侯不得爲民遽留留乃相與請于廖丞丞既諭止之而以書詣予求文以贈予曰嘻未有民懷如此而令聞不上逮者也夫大道之世君以民爲心其仕者亦莫不以君之心爲心視民所好惡若赤子之飢飽寒煥心誠求之而不忍拂民悅其上誠以爲安養生全之所從而舍之則無以爲命上官視庶僚猶其充家之子弟獎勵翼惟恐弗成其美以不能肥其家

陰陽野史集

卷之六

五

是之謂一德一心後世人滋僞習仕慕速化煦煦以結百姓之驩噉噉以苟一時之譽雖僅而有獲然隱諸其心有耿耿不能安者况人之心而能要之久乎吾觀南陵其士民之懷僚友之孚若出於其中心之不可渝失是以顯名而獲上是故有不苟然者蓋孔子論治必本諸誠身故思誠之學不可一日而不講也張君蓋思誠者繼自今位且顯陟志且大行因已試之効期無窮之休必能信予言之非謬矣

侍御仰山宋君考績序

嘉靖甲午春二月仰山宋君獻可爲御史且四年矣

始上其績於朝先是君言事忤旨詔獄逮繫數月而後釋無何有巡江之命替而代復於

天子還而後奏績以是緩臺長與浦王公察君飭躬脩職振綱直度書其覈曰端曰恪曰肅曰公平考最吏部覆實以開初

天子用廷議重江洋之防令南京御史巡上下江者簡其人無泥資次賜璽書出居所按地無徇故常下江御史奉璽書居鎮江府自君始吏民聞君至相戒曰是嘗巡京城劾罷貪穢中使

天子嘉納者也不可犯時方嚴番漢互市而民有貨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六

過羅諸國道海歷閩浙以入江者巡徼守禦諸司弗何也君廉得捕繫繩以法上章曰利重人所趨今弗戢後致眾啓釁蔓難苗矣而沿海諸臣略無所省請一切按治之於是風聲震動海道江都肅然知戒脩焉及代條上四事皆經遠高久先幾制防識者知君通達大計至是聞臺評罔不稱允而僚友猶嘖嘖嘆君被逮時卧病已數月人栗栗爲君危而君入憫大孺人出對詔使無幾微見於顏面已而奪俸一年囊篋蕭索未嘗有窘急意能堪人所難者以爲賢子觀自古哲人貞士其器度才識凝然廓然足以樹業垂

休播之無窮者往往困憊拂亂震驚脩省定其心而

義精挫其說而氣冲深其慮而智遠堅其忍而量宏

而後投之所向無不中節天若有意乎其間者君幼

孤母太孺人尚少大父代府長史公既老君勤身

績學于茹荼集蓼之餘何所仰賴以觀成立其操心

慮患亦既危矣逮成進士授大行人主事驅馳周爰

諏度險阻更嘗益練益裕而後進之臺憲人徒見右

施張建白轟訇燁燁而不知憂患相嬰艱大相投去

之孤筴之迹其與幾何是天之所以王君於成宜其

器識才猷有以度越等夷而其進未有艾也夫驅千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八

七

里者慎餘軼三載考績仕之發軔也車堅馬良則積載可任遠道可致吾於君有望焉耳矣因其僚友之請序以爲贈

同年操慎齋僉憲廣西

同年仕同地志同方相滋以學相切以義其倡也相和其規也相繹其惑也相析以解相勸於檢心制行脩職不怠罔有猜嫌垂異好乎其間故聚則恒樂久而彌篤此人情所同欲也而時數有不可期者曩子自史局承乏南雍時慎齋操君廷節爲水部郎石淵傳君朝晉爲巡行繡衣使者先予來南繼之者水部

梁定齋方靜臺蔡朱南泉朝章比部高苔塔弘望王脩齋如悔而石淵還朝復擢光祿以來數人皆正德丙子同舉也時時舉酒相屬以敦夙好未嘗不述前所稱者以爲庶無媿乎則交傲而退蓋往往自許自幸而他人亦罔不許且幸之今年冬慎齋擢廣西按察僉事以去同舉九十五人二十年間得爲按察者才三人其擢自南曹者自慎齋始蓋美遷也而和顏不能無少望者合離遠邇之感於疇昔相許之意爲可慨耳僉事以廉訪激揚紀綱百度爲職隱奸宄必詰而禁之大殘巨蠹心擊而去之况夷獠盤結之地鼠伏狼跳以畜毒扇虐者其捍禦乃在呼吸雷風之間謂宜敏給多智乃能善於其職然君子以爲某重任當方面爲重臣非以躬自集事爲能開誠布公和合衆志不大聲色而幹旋闔闔有餘地焉此道之所貴也慎齋精練以藝廊達有容蓋能務所貴而不失其所重者其行也南泉諸君不忘疇昔相滋相切之義請贈以言謂子齒差後使執筆而書之

同年李前岡知辰州府

政治之不逮古昔也豈時勢異然哉古者政立而教行焉後世則徒政而已矣民稟天性蘊靈含粹或能

於所習以失其真故有淑慝貞僻而藝倫紀綱風俗之數叙臧否繇之先王殷阜其民帥之鄉州黨族之長育之塾校庠序之師習之冠婚喪祭飲射之禮擾之觀象讀法狗鐸之事閑之儀文度數之節勞來誨化勤且至如此是以前政不肅而成上易知下易使也後世長民者賦稅獄訟追胥期會之務非異於古然所以道民於德術已踈矣民之回遘倣上從康相效成俗於是治有所不行而綜核刻責操切之法起法窮則頑鄙其民謂不可治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顧謂迂遠不切棄而任法以至於此惑矣漢之文翁非有殊絕藝能其爲蜀郡蓋僻陋之邦文翁欲誘變其俗擇遣蜀生受學京師躬自飭厲勸相不怠蜀生競相淬濯比於齊魯然文翁所教蓋文學律令已耳其所擇遣又必開敏有材者習之數歲而後成惟其識達緩急而難易又近不計竟以決仁聲樹嘉績名循吏於後世蓋古之爲政者其遠覽計謨率若此已辰州楚南郡志稱地連溪峒俗近巴渝然予嘗接其仕者往往好古敦行聞其民多質直閑粲可與興善前岡李君仲復擢守於茲始君自東莞令累遷南京戶部郎中中外駭歷民情吏治周練洞知

所先務者也如是而爲民師帥隆古之治其庸可並乎君行或言用君於遠郡非所宜嗟夫苟有志於興道致治而已矣辰州豈遠於蜀也於是諸同年僉謂予曰善乎子之言請遂書以爲贈

同年喬君擢陝西參議

國家乘邊塞要害樹堡列屯以控制戎虜轉內郡粟給餽餉專官督之而陝西甘肅莊浪衛設分守參議蒞焉甘肅古河西五郡地橫貫虜中離其交合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內通蘭靖洮河諸州莊浪爲之咽喉夾莊浪肘腋間皆番戎巢窟參議職餉亦陰贊武略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十

異時簡廷紳忠果才猷者往踐厥任蓋重之也子同年喬君伯藏擢自南道御史以往君在南道且十年老成之譽隱然動臺省巡江洋數樹奇功監內藏中貴歛戢考課百司臧否必當前後舉刺建請率愜輿論而驕縱者尤多所彈壓中間忤旨逮繫詔獄然不少挫衄最後匡時政四事

天子嘉納焉迹君所爲其於大受遠猷有餘地者矣然則善其職以光簡擢其果無足異乎於是同年仕南都者屬予贈言予惟勾稽節量之政苟有心計焉而可矣然君子恒病夫會之大悉且懼非制勝之全

也蓋李牧帥鴈門幕府贏羨恣費無忌故能結士心而激作之趙克國戍金城使糧穀焚藁可恃以持久用揚威於諸羌卒之單于遠塞羗虜坐降今邊餉歲取僅足耳日屑屑校斗斛計銖兩猶懼弗繼持此以作士氣威敵情其將能乎然則審聽孰慮盡建末利以亮采熙績者將若之何若曰正出內帑盈縮而已矣他非所敢知茲固守職者之常而世亦莫之異者其於經國之猷何如也於戲君奚擇而處此

費子北召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十一

少湖費子將赴職方之調鄉人仕南都者崇酒敬而餞之相謂曰盍贈以言或曰贈者增也增其所不足者也費子無庸增焉耳矣費子多學而能擇文思敏贍溢出英年巍科首中秘之選四方名俊瞻乎其後乃退然自牧若無所介恃者自歛已以下敬承謙受猶恐不至爲郎南省歲餘始此調非所宜居一不以屑意其疏暢明達夷行浩博不可涯者如此方今庶常在官群士師師尊人少師公秉迪哲之道宅表正之位百僚嚮風承休竊慨餘潤往也稽德於朝式訓於庭吾儕淺聞其何言之爲贈予曰不然荆榛盈庭而梗柵豫章大數圍而未已銖金一錢無益於貧富

而良習積累不厭夫材有所縱器有所不易盈元夫碩人所以蘊藉深厚樹立閎偉者也如費子者吾見其尚往未艾深藏若虛苟一言之幾乎道其能舍諸夫朝者上之聚傳曰入治朝則德日進磨濯薰陶之者衆也君子求多益必於所聚然猶懼夫忠告鮮聞而諛佞繁至法語難合而異言未易繹此德業消長之幾也常談習聞未足爲益然鄉黨貴情以土物相爲問遺而不實異國之琛苟有取焉其於土物也或幾矣乎於時諸君皆然予言謂宜書以爲贈遂書之

太宰介紹嚴公奏績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文之道豈易言乎纂言紀事闡發幽微剔抉要領區分義類窮極情態所以昭信辨惑惇德行而秋典禮美政俗而隆氣化故曰載道之器也六經孔孟之言至矣自屈賈馬班下逮歐曾諸子各以所長立言名家其於道淺深精粗殊致亦煥乎一代之文哉明興百有餘年摘藻鑄詞者彪炳浩博郁乎盛矣比歲某始讀介紹嚴公之文如從冠冕巨人聽其法語如覩卿雲輪囷條忽千狀不可象物其簡健鎮密紆餘瞻蔚大抵章程古學而各極其趣其於彝倫政化之叙數臧否其稽經揆道不詭於聖者矣公生稟

殊絕爲兒童出語已驚其長老舉進士首中秘之選日從名公大儒與之上下其論六藝之宗諸子百家之贖鈎玄索粹擇之犁如畜之廓如故其出之也躍如沛如探囊倒篋上規古之作者有餘力焉儒之論文曰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嗟乎孰能信斯語之非誣者可與從公矣某嘗以爲文猶百穀之實心爲之種道爲之精精氣弗克是秬稌也種實弗食是莫稗也得其嘉種樹之沃壤天時人力兼至交濟既秀既粟而利養厚生賴之然則公於斯道其果有濟於斯世矣乎公自少宰陝南京宗伯太宰歷卿二曹敷政三襮奏其績于 朝進而亮樞機密勿親見其道之行有日矣鄉後進諸士罷試春闈卒業南雍者來徵贈言者蘇子稱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世往往病昌黎之道而疑蘇子之言雖然君子豈誠以爲邈然不可幾及也哉某不佞敬述爲贈蓋諸士所慕望於公亦公所以自待者也

地官林硯山北召

古者聖王厚民生而正其德禮樂兵刑曆數土穀咸分職課功使各盡其經緯條畫之能任其職者蚤夜孜孜操諸心藝諸事更嘗練習審處熟慮以各極其

理當是時道揆法守一德同風上下師師而無有異
政異學雜其間者其所務者實也六經之說可見矣
德義道廢百家並起競馳論說互相異議秦人盡滅
先王之迹以苟且之政同天下使學者師秦吏習法
令師師非度至漢始表章經學以承先王然其流為
詁訓文詞後世談儒學者弗達於政談吏治者不本
於學則秦漢之習雜之爾故學不可不講也得其所
操能精一而不雜者寡矣而况未知所操者也予同
年林君大和始舉進士京師予望見儔人中恂恂雅
飭不苟為學吳意其中蓋有所操者已而今西安果
隱居野叢
卷之十
南
能善其政政成而民親之遷南京戶部主事刑部
員外郎是時呂涇野先生在符臺君北面執經請業
日精其能宦達而事師吏治而資經訓吾見亦罕矣
君蓋有志於先生之道者乎君遷戶部郎中於此蓋
下大夫之秩古者四十強仕德足以長人始命為大
夫猶日宣日嚴學而不厭磨以歲月涵浸淬礪之久
德與官俱懋進而經邦弘化變理宣亮其道不窮其
積學致然也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予不
敏願請事斯語而未能因君察案之請述以為贈且
因以自勵云

顧左山僉憲山東

今仕宦為大吏揭揭自樹流輝赫之聲然而惠懷子
達或不能無愧其何故也自三物之教廢而士薄鄉
行平居或弛肆無檢及其宦達始皎厲外脩於是有
過焉而遠於人情者豈非誠之不立而意氣激作之
為疵耶夫子論獲上治民必誠身信友以為之本夫
士之脩於家者其可苟哉左山顧君伯從松江華亭
人也予往從少湖徐子聞其闔閭樂易內無崖畛居
家孝友恭儉不苟謁有司者見其恂恂侃侃無
所挾以自大無所阿以自屈雅敬憚之子竊慕其人
隱居野叢
卷之十
主
殆所謂貴德而好脩者歟比承乏南雍識君於儀曹
而益信所聞於徐子者非妄也今年冬君擢為山東
按察僉事山東夫子闕里其士民多忠信質直可與
好義而揭揭然者非所以臨大聖人之鄉僉事貞肅
百度弼成五教使奸慝望而銷阻柔良恃以安全民
命休戚風俗美惡之所繫非細故也然則固宜如左
山者為之矣乎人之言曰按察惟聽訟為難謂情偽
微曖未易窮詰然夫子欲使民無訟所貴與道正德
格心而歸極也夫視民道德而納之極豈不欲自其
鄉始左山脩夫子之道誠諸其身信諸其友其舉而

措之也其自夫子之鄉始矣於是山東諸士大夫宦
都者徵言贈君期之治行子慨時之散推君素履以
爲外脩者無益前定者不窮欲君敦本尚實無忘其
初焉

樊九岡知漢陽府

士之仕其猶農乎受地同樹藝又同然獲有盈約食
人有多寡蓋視其糞與力以爲上下故農與其地廣
也寧以力浮惟仕亦然任不滿其才謀不盡其智是
故整暇而有條寬綽而不困予同年九岡樊君季仁
敦慎溫塞周練敏達以其才投之艱大雖賈其餘可

歐陽文忠公集

卷十

夫

也然自始仕爲舞陽則二千室之邑遷車駕屯田主
事郎中皆在南京南曹號簡靜又執其要會以聽於
卿貳無所出謀發慮中問奉 單書清屯地牧場又
與御史參決不專其成凡君所至罔不茂著名蹟然
君子考德程能皆謂未足以盡其用日遲君專方岳
復嚴劇庶幾觀其揚厲閔偉者焉今年春擢守漢陽
漢陽湖藩輔府枕帶江漢控引梁蜀異時稱荊豫間
要地不同僻左然所轄二邑邑之編戶視舞陽蓋相
伯仲至於賦艱役疲務繁獄滋吏民險健舟車旁午
弊智竭才日不暇給今之所謂畧且劇者如此而漢

陽不與焉然則平政清刑安民阜物致承宣之道君
其果有餘地也哉雖然守亦重矣有以承乎上有以
令乎下上焉者畫而後裁下焉者決而後行無問郡
劇易皆然也當其所易出之以優裕之才譬以一夫
之力受餘夫之田事不勞而功倍然君子常懼夫徂
於其足以勝之而罔思其重且難或弛張之失其道
易曰大復貞厲傷於所恃者如此蓋良農不薄其力
之所勝者爲不足治善其所以耕耨而已矣於戲君
豈以漢陽爲可易也哉同年諸君爲予贈言遂以所
望於君者書之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六

七

白氏世恩圖詩序

君子履平若登危處盈若涉水非故爲懼也業成於
積慎志怠於功崇衆熙所狎獨見其微故遠計深思
而弗敢以肆蓋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予每讀至小
民勤勞稼穡而其子孫縱佚侮厥父母以爲罔知未
嘗不嘆夫豫不期荒豐不期驕服田之子宜知所戒
而况貴顯尊榮之家乎予同年南京刑部郎白君應
衡氏鑑家世晉人其高祖 楚府審理公舉孝廉顯
洪武間委社稷休代有令人御史君侃文選君思明
給舍君思誠暨君先後以進士顯而父母皆以子貴

或封或贈感膺 誥勅於是君曾祖考妣而下稱命
夫命婦者凡三世而皆自孝廉啓之其祥發裕垂毓
秀產彥尚未有艾噫盛矣蓋無逸之訓周公惕盛滿
也其曰卑服曰不遑暇食曰無滯於觀逸曰小人怨
詈無敢含怒諄諄乎勤儉謙抑之節而於富貴崇高
之勢忽如忘之何其畏也而又作七月之詩以備朝
廷工瞽誦訓之箴其詠郊民衣食耕桑寒暑作息勤
勤警惰先公後私之情態若身歷而自言之者又何
備也後世或因詩而繪之圖小民起其勤業向善之
心以不卽於惰滯君子作其思艱圖易之志以不溺
於耽樂實有賴焉者其忽而不察則覆轍隨之然後
知聖人之善道而爲慮遠矣白氏自 國初至今餘
百六十年貴顯尊榮勿替益茂夫其或爲之前或爲
之後樹德種善以行其慶懋學飭行以顯於庸殫智
據忠以能其官秉謙履順以宜乎人自今觀之猶秋
田之稼人見其與與翼翼而安知夫耕芸芟柞糞擁
溉灌者之終歲勤動也應衡繪累世衣冠爲圖題曰
白氏世恩若曰此天之休上之賜也將使後人思得
之之難保之之不易者於是告士大夫而厲之言予
媿不足以發然大篇累帙必有能曲盡其服勤之蹟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六

持盈之心者異時固將有圖而傳者乎則豈但白氏
之訓抑邦家之光已矣夫勸舉重者呼邪許八音將
合祝先擊焉故簡首之詞予不敢辭

劉忠愍公年譜序

國初吾鄉儒碩輩出好古敏學爭相濯磨用能明義
立德贊嘉謨於昌明抗直志於否塞若贈翰林學士
謚忠愍劉公兩谿先生亦其人也公筮仕爲禮部主
事已鬱有聲望大宗伯胡公薦之 英廟詔入直

秘閣勸講經筵尋拜翰林侍讀日見親寵公據素所
蘊敷經納誨又數建白政事劇切治道慨然致主正
時爲急闕人竊弄威福有犯所忌折其奸萌遂構愍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六

凶至今聞者罔不嘆憤激昂慕公之烈公平生雖通
言細行施之家庭鄉黨罔非厚倫美俗耿耿足述不
但立朝磊落大節而已茲豈聲音笑貌爲之者哉公
曾孫督府經歷持善編公年譜示其序之某浣閱三
致思焉公自二十舉于鄉三十第進士四十而後入
官家食之歲往往闢室聚徒羅百籍其中相與甘寂
味淡講學明道如是者餘二十年嘗作書室箴謂書
吾道器不極不止此其志也自古踰厲邁往致志以
致遠者吾聞其人矣由公觀之又惡知其所後志哉

夫學道譬之琢璞利其器以善其事績密精專而光彩宣著雖藏之部屋毀之汗漬其騰漢徹霄者終不可掩其不斂竊謂觀公之大當因其學因復持善并致高山景行之意如此於戲世道升降人紀脩廢之幾聞風而興者可以深長思矣

定遠令池南唐君考績序

理劇邑爲難劇而敝又其難者也力疲財匱矣而事有所不可已用有所不可缺非夫深仁弘智誠與才合孰能兼濟而兩得哉定遠舊爲中都富庶邑南北車馬四交之地自頃流寇充斥兵旅繹騷歲仍飢疲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六

序

民多草徒畎畝汗萊蓋藏空竭令拊循之不暇而凡壇廟置郵學舍公府又皆剝落頽毀神祀弗嚴講肄弗肅亭卒僦居實至無館日顧瞻咨嗟莫能措手而定遠稱難爲矣池南唐君子薦來令定遠適當其難至則罷行利病疆本節用異時民惰於農渠堰慢廢弗脩擇建其長躬行勸督而責之成民有訴訟或使持其牒徃呼與俱來卽剖析而罷遣之無令廢業邑之百需賦民供辦者爲之均融歛散十損其舊七八已而流移四歸生事競勸積歲頽廢次第脩舉還復舊觀倉庾儲峙新陳充實足支凶歲而民莫知財用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六

序

之所從者暇日誨誘諸生以興文學開亭館以待賓客賢士之游從而欵洽之觀德義焉入其境者忘其爲劇邑且當大敝之後也君之於民能殉軀而覆育之阜其財力而用其餘故其政不勞而成如此於是上官行部先後薦君宜簡擢者七人而君亦當奏績于朝矣予姻家定遠司訓梁君方模狀君治行走南都定遠仕南都者地官郎張君崇禮業南雍者葉生欽俞生倫咸來謁予言爲贈予觀唐虞之理天下堯若昊天以授人時東作西成咸在平秩舜命九官播時百穀而後敷教明刑工虞疇咨先禮樂納言之選禹脩六府惟服食器用九功惟叙勸用九歌故聖王之政可知也而今世爲吏慕奇節者卑生養之道微名高者亟文物之脩卑卑於刀筆篋篋者諸皆謙讓未遑而民罔所恃賴故凡敝日以甚而劇益不可理豈盡時勢之難哉有如唐君而後可以無憾矣或曰君嘗禱雨者再禱雪者一貶損悔艾卒獲其應民間相傳以爲異績嗟夫君之異乎人者民豈盡知之也觀其小試徵之大受必有同予之言者夫

勵齋劉君判長沙府

安成劉君孟純自南光祿簿擢判長沙過予言曰先

恭襄公撫湖藩也賦稅惟長沙之爲慮湖藩凡府州十八賦額餘百萬長沙不啻半之或曰國初因仍爲漢無所降或曰今田有未墾而爲賜田皆昔之則壤也長沙雖得歲徵科時而理賦入恒後逋負日滋然民已不遺餘力矣况有出於常賦之外者乎而小子待罪催科當先公之所難何以戡之予曰先公難固宜君則易力可爲矣夫擬議興革制定經制以利民行遠者其勢由乎上均融調劑相事所敝趨民所宜輔經制之所未及者其勢由乎下賦法行有六十餘年重輕緩急誰能異議先公之所難也均融之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五

術顧有司何如君有志焉而才智足以濟之故曰易於是同鄉諸君來徵言贈予惟先王之制民財民力十一上供十九自贍譬之泉灌溉餽餽皆用之不可缺者後世取盈於漑而又花畦竹徑溝行渠達奪漑所急以資浮泛館之用或幾乎涸矣至於防畛穿潰竅穴滲泄則漑與餽俱無資焉或浚井而求之數鮮不病者劉君以名卿子入官能清苦刻苦厲同寒士在光祿六年不以家隨祁寒暑雨不廢在公民輸將力役於官者恤之百方光祿故多靡費且關通中貴有法所不能維者予凡石江先生爲卿稍稍裁節大者

驛聞小者簿正而君敏練堅悍其始謀卒議贊畫居多而凡側目張喙者無所窺覘以爲憤懣則君能自檢飭無漏失之所攷也君往矣慎飭躬之道存浚泉之戒相時趨勢行均融調劑之術將必能善於其職不召恭襄之所慮者矣

王節婦劉氏旌表序

王者旌別之政表它里以樹風聲而於貞節獨數數然者豈不以閨中之妹非有詩書師友榮名清議漸習維持之力而能從一弗二或慨然引決畢命自全或從容寂寞幽獨之中金堅石確之死靡悔此非根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六

五

諸心而無所待於外丈夫猶或難之者耶嘉靖甲午詔旌表王岐鳳妻劉氏貞節之門劉故大叅公黃石翁之子今刑部郎中範東先生其弟也十六適王氏六閱月而夫見背矢志從姑指膏沐毀容飾仰事重閨俯慈立子集家茹荼辛苦安之姻戚憐其如此衆口喑喑時相慰問退未嘗不潸然也然敬憚風操無敢以改適諷之至是年踰五十有司以聞臺察覈實旌門給復如制嗟乎人生百年爲期十五童孺十六成人之始也由十六而視百年其日之始旦千里之跬步矣乎婦恃夫爲命以終其身授綬未幾而遽背

之旦而絕其終日之資適國而喪朋於門此不皇皇而求則索索而靡耳固守以待哺獨往而不疑者不亦難哉而况堅持屹立姑息之愛無自施惑志之言無自入如火斯烈而氷雪不能近之者此其志操何如也黃石翁遭凶豎播威範東爲御史忤時皆能安義命孤危之迹而不肯詘道以信身徇人以失已所以使節婦篤孝慈惇貞義而忘其爲寡家庭世德濟美有相之道焉古人剗鼻割耳斷指剪髮以免於逼奪至於行全而形殘節成而身毀節婦視之固有餘憾茲豈非天昇其完也耶使世之爲士者樹不拔之節而莫敢浼以非義惇同體之愛而相養以日進於善有如節婦父子昆弟間也則雖比在封可矣予固有感於茲因範東儒言而述其可以勵世者爲旌節序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六

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別集三

序

都督慎齋李公總戎貴州

四方無虞上下習於恬嬉熊羆之士干城之將折節爲雍容儒雅而相尚以文詞藻繪加之恠賞而苛法策大勲者或摘其微疵負一眚者或掩其衆美使人重自奮而偷自全嗚呼兵始難言矣慎齋李公之爲將也武而不張閒雅而不弛讀書有文而不刻意翰墨之娛平居輕裘緩帶投壺散帙清致流發及赴危蹈難身先行伍冒矢石鋒鏑慷慨引義不恤其他結髮爲偏裨荐陞元戎歷湖廣廣西貴州諸鎮所至屢樹奇功號稱良將於是擢爲南京大都督府督水軍備江洋人謂蓋將重慎齋於茲矣未幾都勻土夷叛復命公總戎貴州討平之南京根本地水軍重務江洋要害邊夷之携來膚革疾耳取之此而錯之彼豈以威名素孚抑醫家所謂酌緩急而治標本之意歟夷性安於其俗不可以中土之治治之治之以中土之治抵速其叛譬麋鹿野禽檻而畜之有觸柱而殞放之几案尊俎間必跳躑狼籍駭焉而不靖其常也至於繫命吏以要君則已甚矣甚而不問效尤不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九

一

思如參虎於庭違忤其欲使怒而攫人又不格而磔之是遺患長毒也後雖欲羈縻馴狎豈可得乎雖然大勇無力大智無名法無驟正慮貴及遠非忠勇悖朴忘已徇公展布文法之外惡能動中窾卻不遺餘笑也哉慎齋行督府諸公徵予贈言予慨夫治兵御夷之難知慎齋之將不負簡命也書以期之

周峴峯考績序

考績古也後世無改焉然古者上下協心同底於治下不欺於其上上無疑於其下後世則上以名求下以文應歸於彌飾而已矣惟學職殿最黜陟視選士

歐陽堯集

卷十九

二

多寡為課綜核名實獨稱近古然而人猶有所憾者不視其所作視其所成視其所作故德行道藝誨化勸率懲不恪而簡不變曰教者之勞也賢能賓興而功歸焉視其所成則教無所聞直以選士為績而已矣其核實也乃所謂求其名也耶南京武學群武臣子弟而育之有將材舉有進士舉進士業經史將材業韜鈴騎射庫部郎督之朔望省月試大司馬春沐閱三歲大比如制學官朝夕訓練磨濯豫以待事學校之政有實不徒建空名也此為最近者歟然君子謂才藝末事也文武之士康濟一世智勇以為用立

誠以為本今夫勉而負重壯士若弗勝奪其所愛則懦夫奮氣誠斯勇矣為人謀哲夫多缺畫拯子於溺愚婦有奇計誠斯智矣勇斯力智斯巧故誠者才藝所出而教學弗及焉其實也乃所謂其文也耶子嘗深求其故教人者必以已所學不以其所未學教於人者必從師所能不從其所不能學校之師學而得其本者或寡矣又何疑於其教峴峯周君鳳鳴訓導武學九載考績君嘗聞陽明先生之風而興者其學思誠為要日有孜孜弗得弗舍者也故其為教習之才藝而立之誠諸生出其門而仕者往往也固勞於為教之所成乎予是以知君之績務本者也有實者也不飾文為欺者也慎斯以往有於天下者也教授王君率諸生徵贈言書以復之

祝响嘯興學序

太平府重建儒學明倫堂若齋舍既成師生合口言曰學有茲堂百七十餘年卑隘逼塞而一旦改高明廣大之觀維我郡侯祝公據諸竭智以焚巡按宋公之議至於景方攻位慮才程庸細大兼綜不遺餘力蓋侯自蒞任未嘗一日忘斯乃今克成厥志而又不有其功吾輩不知所歸德是自昧也於是教授前進

歐陽堯集

卷之十九

三

士鄭君富率學生何銳輩謁予序予惟堂齋之建侯
豈徒厭舊之隘塞而欲新之諸君亦嘗試探其志乎
自儒學化爲詞章利祿之區明倫之學久輟不講而
堂猶存其名入日由三綱五品之中豈皆昏然無所
自盡然忠信之心彞倫之本匪忠匪信邪暗塞也孔
子脩道盡倫猶以慥慥爲未能今之人果皆能充實
而無所歉乎無亦其名焉耳郡守將率士民學乎其
實而講學之堂未厭瞻望譬欲善工商之事而不究
美其肆豈所以說民志而鼓之是故撤舊構徙新基
卑增爲高隘闢爲廣迫塞擴爲闊故豁達將使教者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九

四

學者知人心廣狹通塞存乎善變有如此堂故隘塞
變爲廣居而出入升降焉者莫不令儀私蔽變爲大
公而五常百行出焉者莫不至正明達此豈非侯之
志而諸君所感念者乎夫感人則思其報知所感之
實則其爲報也不虛侯愛人以德諸君爭相濯磨而
承之以德亦其志也然道心微密其機乃在有無之
間匪覺弗悟匪迪弗從匪侯將誰賴焉昔者先王旣
設市肆又布其治教明其政刑平其量度一其禁令
下至歛賂質劑皆曲爲之制而後工商信度不奸厥
職侯旣作堂齋以奠師生則將闡明倫之學數振德

之教匡直輔翼使人知所從事而後堂不爲徒建此
豈非師生之望而欲達於侯者乎夫興學以造士者
郡守之德志學以有造者諸士之事承上德而致之
下以正士習者校官之職上下交盡然後人倫明而
小民親予不佞宣徽猷以贊嘉績義不得而辭焉侯
名詠字鳴盛號峭嶠山人

文選吳慎齋侍養還姑蘇

孝莫大於養養莫善於養志孔子稱父在觀其志言
人子觀察父志而善承之也然堯舜不得於子禹不
得於父能成者不亦難乎夏四月南京文選主事慎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九

五

齋吳君仁叔以尊甫大宰白樓公高年家食疏乞侍
養詔許之臺省寺監耆碩俊髦咸嘖嘖嘆美謂公
山林晚節聰明輕健而有子如君侍几杖於風晨奉
笑歌於月夕泮渙優游足以自老慎齋英年亨路橫
鶩高翔而能遺榮急親怡曾氏之甘旨戲萊子之斑
欄左右先後靡所不至凡今爲親者得如太宰爲子
者得如慎齋庶其無遺憾矣乎於是蘇之士大夫榮
君茲行來徵贈言維太宰公所以休享恬佚固無待
於子而其憂存王室惻切生民豈不欲其子經營四
方而晨昏煦煦之爲悅韓子謂有離憂而樂無離憂

而不樂相去千萬里且然南宮密邇姑蘇寒暄色咲
之候視膝下幾何慎齋豈不能承父以德而汲汲於
細娛殆不然矣予意太宰公博簡重顯然台輔之
望苟行其志謂宜坐銷浮劇躁競紛紜胥騷天下陰
受墨墨之禍乃年未七十而遽謝歸不於其躬斯期
於其子而慎齋早以英才知名當世簡諸館閣盤旋
外郡晉陟南省平生踴厲迅發視天下事若反手掉
臂不足歷吾力既而閱歷更嘗慨然以崇德廣業爲
憂懼龍泉太阿百鍊百淬飲鐔藏鋒以養其斷蛟刺
犀之銳待一朝而出之傳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茲
歐陽南野集卷之九 七

大司馬鳳山秦公七十

國有良工明藏竅色脉之變察砭熨攻療之宜則上
下惟然膏慶永保綏之以相恃爲命航海而濟必

其習風水者爲之導師歷年愈多則得之愈重彼誠
存亡安危之所繫非苟然者惟仁賢之於國也亦然
任重圖大之器更嘗閱歷造理精而居德弘然後君
子所依小人所排而人望之不啻海導國醫至爲祝
遐福而祈永年懼失其所賴無以圖存全也歲丙申
秋九月十二日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秦公鳳山先生壽躋七袞公早負異才文學政理咸
精其能徊翔省署藩臬間已顯然公輔之望擢御史
大夫鎮撫湖南歷兩京四部尚書而留鑰重務以懋
簡師錫凡再蒞焉歷仕且五十年晉陟九列餘二十
歐陽南野集卷之九 七

載中間山棲林卧亦且十稔物情時態得失之故理
亂之端批卻導窳迎刃曲中故凡考德問業蒙休希
庇其疇昔倚重如海得導如逢續命之醫至是南都
卿士自府部之長下逮庶寮咸忻慰贊賀齊民衛卒
亦罔不舉手加額頌公眉壽而公方引年求釋重負
同留務鎮遠侯顧公偕督府衛尉諸僚徵文致卿士
庶民瞻望頌禱之意某竊聞昔者漢營平侯年七十
餘矣先零背畔宣帝問可將者輒自言無踰老臣宋
富鄭公未耄之年雖蹈危機猶不去其位且耄矣始
力辭使相歸臥西都疏陳利害知無不言是時文潞

公留守西都與鄭公年相差次並稱耆英然猶鳬勉
在官以繫屬時望士庶飽德尸而祝之矜瞻之堂輝
映今昔古之大臣不嫌自薦不求自全安民爲悅憂
國靡忘進退出處一惟其時若此公精勤未倦進德
彌邵天子采輿論以膺簡畀管平之志潞國之勳今
非所謂其時也耶若夫鄭公之道豈惟非今日所望
於公遲公耄期杖而立朝且將詠淇澳歌有臺以致
國人之惓惓公其以爲倭乎

吳雲泉知興化府

古所謂善於其職者非必有奇能異智霆擊颺馳者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九

八

也人自盡其心以左右民視民無高卑幽顯富強貧
懦柔良桀黠咸若父兄弟之親戚民之戚而保惠
綏輯若理其身之飢寒而勤勞瑣屑於耕鑿蠶績之
務誠中形外庶績用熙豈有擇於贊毀諸忤若便利
之圖也而后之稱善宦者異焉成其名而後動安其
身而後作政盡於國罷之而弗利於躬弗罷也事宜
於人舉之而弗利於名弗舉也可以全軀則徇俗尚
同不爲污違衆立異不爲乖也可以延譽則抗議高
明乃爲直震威蒙右乃爲公也於是有苟安之政有
矯激之事有詭隨之行有深刻之法誠以不忍人爲

心而能若是乎哉雲泉吳君近光歷仕兩京皆爲兵
部屬時承久安法守滋弊吏或有所偏主要未免焉
四者之失君稽據典章往往原本反始深究弊端相
時勢所宜民所利病以贊大司馬經邦之治或詠而
撓之卒莫能奪然未嘗激而作之求以自異也如君
所謂子視其民而惻隱乃身者耶盡心職守無意乎
毀譽利害者耶於是大司馬浚川王公紫巖劉公鳳
山泰公咸委重君寮友亦多諮君以行而吾鄉稱任
重致遠者胥屬望焉丙申秋自駕部郎擢爲興化郡
守駕部主事林君郡人也悵君之別靡所諮決而又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九

九

喜郡人得其所庇乃與同郡仕南都者謀必得知君
深望之切者一言爲贈而以委予予惟天下之治所
以日趨於壞依違苟且者庸庸以保身其敝頽廢不
振懲而振之者又揭揭以干譽亟疾操切不勝其苛
乃有號爲老成持重者起而抹之以渾厚卒歸於依
違苟且而已矣張弛非度慢殘相尋民亦何賴於此
故世所謂難得者敏贍明決疏通強忍之才既得之
所患無志得之且有志矣本之以仁出之以誠日磨
月練然後德成才達道洽政治而民實受其福君更
嘗練習有素矣自茲以往愈練而益精久大之德業

其肇基於茲乎予非能知君然而屬望之切誠有之
君行也郡蒙良牧之澤則鄉增多賢之光予惡得無
言以孤諸君之請雖然予豈徒幸鄉不乏賢郡不失
良牧而已乎

胡西村考績

問政所宜皆曰莫若寬然有以嚴得民者無他公於
其用而已矣問民所懷皆曰莫若惠然有匪惠而懷
者無他公於其情而已矣夫公者物我一體者也君
民上下如股肱腹心虧盈損益要趨於平故上之人
雖誅鋤搏擊非毒乎其下之人雖困踣沮鬱不以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九

十

對乎其上一體故爾大道既隱人濟其私下挾之以
爲恩怨上徇之以爲威惠於是有煦煦之政有昵昵
之感直道以正法者不謂刻薄則曰乖異嗟乎豈非
升降隆汙之機而不可忽者歟若西村胡君之於常
熟也其有足以起予者歟君去常熟五六年而爲刑
部郎爲郎又三年矣常熟懷之不替也問其爲縣威
嚴無所私於富強擊斷無所假於豪右請謁無所徇
於貴勢皆敢於任怨之爲受其濡沫者貧弱耳矣而
君考績北上湖湘士夫徵予贈言曰吾鄉也常熟士
夫亦徵予贈言曰嘗豈弟我者也問其人非向者貴

富之族則亦其婚友相聯皆濡沫所不及者然則煦
煦果不足慕而直道正法豈盡見惡於人哉用是
以知爲政而常熟士習民心他郡邑或未之能先者
抑抑士所樹立銳於非或頓於晚無待而興或有待
而阻君子以素履往繩墨不改廢焉是謂厚終茲豈
足爲君誦然愛人以德固諸君報賢使君意也

又

刑所以禁暴者也而刑濫反以爲暴先王禁刑之源
故制民生業申以禮教室其欲而息之爭牖其性而
道之親睦弗率則有常刑而入刑者寡矣後世生業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九

十一

不制教化未脩以法御民如銜如轡其源莫之能塞
則不濫其流以趨於平而已矣而慘戮少恩者蒐摘
隱情加峻於法外以爲懲奸冗然也而深文已甚嗟
乎流之不濫亦既末矣况又深之民安得不思古之
人耶胡君西村爲南京刑部郎凡所獄決虛而聽之
若未盡也曲而當之猶懼過峻民上服下服帖帖而
退罔有怨言廷尉受牒得其所罪不待覆劾知其必
不冤也夫刑之毒也能塞其源而措之乎則無復論
矣塞之不得而求平也巧抵非賢溫良惟賢如君其
猶有古人之意夫何世人趨舍之異也君初令常熟

以憂去起復爲深水常熟之政主擊斷以行撫綏其於法也必信深水之政主撫綏以行擊斷其於法也必盡其爲南曹則棄其故而一以哀矜行之道有正時自適歸不忍毒民而已矣君三載考績同鄉龔君正告輩徵子言以道其行予往在大學與常執琴溪陳公爲僚琴溪每憤惋守令無良人未易當其意者獨稱君不置是時君在深水石澗傳子以御史按縣輔持風裁舉劾不輕特薦君畿縣之良子知君於今久矣於南曹又數有徵焉樂誦其事以告典獄而文不足以張之姑以宋諸君愛鄉人之情云爾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九

三

俞涉和考績

予年十五六時好惡未省所徇獨竊鄙夫馴愿而向同者以爲近媚孤特忿戾不能爲容者心竊慕之及見踴躍揭揭寡合而鮮成也而人率謂之乖方顧不若愿且馴者多與而有濟微憾之譽日至焉因以爲未若用柔之爲得矣徐而究之彼踴躍揭揭寡合鮮成則誠足病矣然能自拔於得喪利害之途不失乎其貞世之所與以謂微懿者臨小患害僅如毛髮往往陷穽詘辱靡然無所持歸於苟焉而已矣予是以流信初心之可貴而世之贊毀未足據也嘗自念剛

中者不可得而見得見孤特忿戾者猶愈於柔乎此歲承乏符臺留守五衛九門千戶所吏目以典司宿衛職事相屬察其才皆可人也嘗稱之廣坐中以爲使遇趙文子宜有如筦庫之舉者出其間乎顧獨疑其過柔大司空石菴蔣公稱所知姻家子俞生曰設也剛予禮而進之其言侃侃可聽問其世曾大父由武庫郎擢守衡州大父令曲江尊人爲九江府幕儒門之裔也蚤業儒中歲以從事發家事太宰白樓公大司馬紫巖鳳山二公咸子弟畜之有所委用善能綜理克稱公意不失儒之舊焉未幾其衛之長相與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九

三

有所爭持不決欲以危懼動之真萬一少假借竟不爲訕會當考績坐稽延數月而後得行論者因謂此小節不足爲意何矯矯自困如此相訾以過激門人凌生啓俞出也施生偉有姻好焉相率問于請一言以贈予慨夫道日趨下煦煦昵昵俛首脅肩詭心以媚世事小者謂不足執其艱且大又不敢執然則何所不至耶故凡紀綱淪替而莫之能振則煦煦昵昵者所使爲之過激何足訾也五金鐵最頑鈍錫稱柔美矣練可爲鋼化可爲金惟鐵之求而錫不與焉古所謂可與裁成者非激之徒歟雖然人恃以立者正

氣也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猶水也有所發而不涸有所御而不溢然後能有功而可大可不慎歟書以復二三千使知用剛之道且因以自厲云爾

馬石渚守汀

閩東南與瓊汀閩連區也崇岡複嶺崖谷斗絕巖嶽潛孽出沒推剽健民狡卒往往窺入其中蓄毒以逞故凡言治汀者必曰軍旅之謀于戈之習以爲時勢所急而予竊病其未知本也民情首無憾於養生爲已足矣雖至頑梗其樂蹈危亡以作奸利必不然也政刑不脩衣食不殖賦繁役重強暴不禁生不足

歐陽野集

卷之九

古

樂趨亡爲幸於是始背上忘親行險以徼萬一故寇不繫於氣質在政威不專於殺伐在德政和德洽百姓親附犬羊豺虎之徒緩其能來驅其逆命率錢縛組豆之人而已矣仇民而速之救滋寇而助之族猶額額然欲以軍旅干戈張威而已亂不亦外乎同年馬君石渚先生自南京刑部郎中擢爲汀守人曰石渚其無難於爲汀矣夫石渚仁且才多識而練石渚之宅心也易其於人篤情隆禮異詞愉色坦坦于于豈樂可親人罔不悅而與之以是知其仁也石渚嘗爲司馬屬左遷府倅晉南司寇屬中外敬歷所至善

於其官以是知其練也是故曉暢兵端知武之所假明達獄情知訟之所息疏通民事知民之所定志樂仁執識遠才裕以是知其必能布德和政而綏輯之易也汀嶺壤接予吉郡當嶺下流二郡弗靖吉受之其寧輯則亦與有庇焉汀有賢使君子將與邵人偕樂其樂也已因同年諸君之屬贈言遂以是書之

劉愛山知登州

國家承熙洽之運休養長育物阜民殷宜也然四方郡邑率多蕭索困踣疲無聊之狀此其故何也賓旅供饋賦役調發獄訟耗費浮侈糜費貪暴指效以

歐陽野集

卷之九

十五

致然乎數者有一焉而民受其痛矧或兼之宜乎匱矣登州古嶠夷地東北薄海乘傳之賓無故不入其境朝廷賦歛仰東南出海外者無幾民利魚鹽俗尚儉朴脔割剝斂貪暴之殘亦不數數也他邦之民慕爲樂土然嘗宜遊其地者往往舉顧而憐其民此又何也劉君愛山先生被命往爲司牧夫握章綬綬而千里之內奔走後先若崩厥角非苟導媚使君也望其能拯而生之也朝廷重方面大吏豐之祿秩隆其體貌非苟優異之也懼民無所存濟而分之憂勞焉者也位高貴重目擊民痛濟者漫焉不省

者省而弗達情者苟安縣者巧避其善者補罅塞漏以糜歲月矯飾表暴以求速化而民亦何賴焉君嘗爲鄞縣善於其政縣之民至今思之爲御史建白舉錯犁然當乎人心恬進取不肯苟事趨謁人或問之曰非不欲也蓋嘗爲之而慚不能行行就道矣慚僕夫而返復往就次又慚其關人而返自念天賦之質多慚如此然則豈但得之不得爲有命雖求與不求亦命之所使爲之吾敢違天逆命乎子敬服其言以爲類有道者其不爲外飾以徼時譽篤其志必盡其才求民之瘼而善爲之其可知也矣然則郡人之積困而始得君其亦有命也夫苟安巧避者亦可以愧哉君行臺端諸僚微子贈言愧無能爲役而義不可辭也遂書

周虛菴守思州

天子將有事於南夷博選群才豫以待事乃添設雲貴廣西藩臬佐各一人異時邊郡守或僅取克位令推擇其人稍更置之於是思州守得謝周虛菴先生擢自南主客郎往代焉蓋先生爲御史嘗按貴陽所部轄郡也其陽夷叛御史獎率諸士昭布威信募戢定之績江西已卯之變函逆甫平軍旅繹驛間井蕭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七

歐陽南野集

卷之九

七

御史遷少參藩鎮撫綏輯流惠懷之澤其所嘗試而輒效者亦畧可觀矣夫師未易言也易地中有水師六五柔中容民九二剛應而懷萬邦故利執田禽地中有山謙六五不富以其鄰九三勞謙而民服故利用侵伐無保邦之志罔容民之政之以衆之德鮮下人之恭苗其民而吊人之民携邇而務來遠國何賴於茲先生自蚤歲志剛氣邁謂豐功大業猶反手也壹時聲光赫奕不自韜閤猜忌擠斥蹶而復振頓挫堅忍持養磨淬垂二十年今觀其猷然之容冲然之色廓然之度蓋自擊道存所謂保邦而下人者耶而先生豈遽以爲至也昔者禹征苗益贊之道警賁之事夫警弗字厥子無所不至矣舜致孝無所不至矣卒以負罪引慝允若頑嚚而苗民不恭自賢以至於人棄天怒者也弗與舜同德斯與苗同事間不容髮可不慎歟先生行過明山書院異時與汪雷峯周玉巖講學於茲俛仰之間浮生有涯而感慨繫之矣故君子之於學如薄夕陽而馳千里奔走喘汗猶懼其弗及也其求友也若履畏途而相援以濟惟恐其弗廣也其受益也若絕糧而或餽之漿無微弗納也其不佞自辛巳春獲奉言咲別十有七歲始一會都

下再會金陵乃未幾而復有茲別情隘意感不能爲寬博樂易之談亦惡夫繆悠緩漫歎於無實者也先生其有以諒我矣於戲其亦何以處我

大中丞詔菴吳公巡撫四川

蜀西南雄藩也控西戎襟南詔蔽荆襄屏閬陝地方數千里三司使所聽治郡邑衛所百數軍民府宣慰安撫諸司蠻僚所部亦不下百數地大民雜化有所難及令有所不可齊吳詔菴公簡推僉都御史往撫其地巡撫總制三司諸所事王司弗敢決具爲書曰巡撫所可者敬承約束行惟謹所不可即禁不得施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九

大

而巡撫實不親事事正其要會程其功能以第舉刺以詔誅賞廢置其任重且尊政行而致之下其當則基福也其弗當則殃殃則友民離心福基則頑獠懷德人不曰三司使曰巡撫其責大且艱而吳公昔歲以副都御史撫河南道治政治厥有成績今往也舉而措之爾矣初公在河南以法糾正宗室當路借爲名排擯異已因并斥公公坦然不爲意也凡四閱歲歷浙江參議江西參政應天府丞復進九列撫蜀一方然品秩高下地方遠邇有間矣吾觀善宦者巧逢密結歲月無何而飛騰變化莫測矣而公留

滯若此是以知公不希苟合不取速化見其履而政可知者也而人之言曰守身小節也濟世大猷方不可執經不必徇智之所貴者非圓乎道之所貴者非通乎是則然也不曰行欲方乎不曰大亨利貞乎夫拙已者不可與信道謀身者不可與利物務進取者不可與圖康濟可與有爲者有不爲者也故直躬非小物曲成非詭道伊尹一介不苟取子故能任天下之重拯民於水火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能事秦穆三置晉君一救荆禍顯名於諸侯而功利之徒猶嗷嗷然以爲割烹要以爲食牛進假道自文誣聖賢以濟私獨孟子闢之曰鄉黨自好者不爲聖人者歸繫其身者也嗟乎吾乃今知戰國所以危亂孔孟所以匡救躁進恬退世道隆污升降之幾決矣公行庸學學官諸生言曰盍以贈公乎庶幾公亦有以處我乃相率謁于予掇公大節諸可訓式者著於篇公以是仕學官諸生尚以是學

地官馬三湖考績

南都大夫士考績京師則僚友若親厚者爲請贈言循以爲故莫之改也予竊疑夫請者曰故而已矣者亦曰故而已矣聽者亦曰故而已矣無乃未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九

九

益而徒爲冗長也耶故於三湖馬君之行陳古之義以復其同鄉諸君之請夫贈者增也相益以道相輔以德而增之高大者也馬君前爲嘉定令惜費而敦愛懲奸以惠良庶政用熙民用寧輯遷南部爲司徒屬監督倉場權務出納惟平公無虧責私無苛怨三歲有成績焉大受遠到譬室有基譬垣有址楚士夫咸喜曰吾鄉可謂不乏賢也乃予何所增益於君以謝楚諸君子蓋予觀於出納而知致理之原焉觀於鄉情而知大公之道焉凡賦於官者不欲重而藏吏惟恐其不重受於官者不欲輕而藏吏惟恐其不輕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二十

人各有心弗可徇也故立之監而爲之權量之制爲之多寡贏縮之數以平其欲而不得恣權量之制謹多寡贏縮之數同而人可持循已矣然不使藏吏若賦者受者自執而用之必監之爲聽彼放利而專之已此導利而均之人專利誨爭均利誨讓惟讓可以已爭惟不自利者爲能以義制利故此致理之原也夫鄉人非若父子昆弟血氣之屬亦曰同爲吳人同爲越人耳然非天生之爲吳人生之爲越人也畫壤分民而命之曰吳越云爾其國之南裔去北裔何啻千里其人邈不相聞然或逆旅邂逅則相慶相恤綢

繆如宿好心無別異故也吳越之交民巷陌相比言語相通耳目相屬而猜防嫌忌惟恐不深別異之爲之也志睽則邇人作敵情通則遠人爲黨故此公私之幾也學絕道喪民賊厥衷乖違隱權咲之間利害較毫末之微是以士鮮成德世無善治非有道者不能識其重而反之正馬君其亦有意於茲乎君嘗監出納而平之脩諸身絕私利之萌措諸天下息攘奪之端舉此而已矣鄉曲之情夫人所同亦曰克之而通乎四海何必楚也君其念之諸君子愛人以德而君毅直溫恭可與適道予故效切偲之義竊比於成人之美者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九

二十一

朱芝山考績序

嘉靖丁酉秋廣德守芝山朱子三載考績州耆宿秀民走撫巡當道持牒伏庭下無慮數百人合口言曰自州有使君而民不病於賦役不殲於刑不困於贖使君約已裕人庭不聞絃歌之宴鄉不聞追呼之騷市不聞鼙鼓之音爲使君僚者罔不崇儉悖愛以成使君之德我等小人厚生樂業惟使君之賜願留使君無行以卒惠我民乎不可則又歸而懇州倅諸君諸君謂曰此國章也吾輩樂有賢長官願留不得

况能爲若等留耶或以告歐陽子問朱子朱子曰吾
民非能有以利之能勿擾而已於察非能有以率
之能勿欺而已賦役有與非能省也均之而已刑罰
有常非能廢也矜之而已興作不可以已也節量緩
急之而已愧未有體民之政猶不免爲拂人從已者
也民不見譬而顧以爲德愧不已甚乎歐陽子曰嗟
吾未或見從政者體民爲悅而拂人爲懼者也吾未
或見知所不足而內愧焉者也有常言理官如家
然而乎代父事家固其家也視父之自理猶有間焉
甥代舅而委之家興替休戚相關也而弗若厥子矣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九 圭
甚者煦煦以結惟皎皎以干譽徇其文不旣其實其
究外飾自利庸有之矣名實之際義利之問今之君
子何居焉芝山子之爲州也民懷之而猶愧焉蓋安
養之實而世所誇詡矜重以爲能者無所成名可不
謂知所擇也已乎將去此而民之思之未有窮也寧
獨今茲芝山子同年蔡子道卿以刑部郎謫爲州倅
率其寮僚子贈言夫勿欺之謂誠勿擾之謂易簡聖
人所以無爲而理者也道一而已得有淺深精粗而
政從之芝山子進而所理者愈大矣深造自得日新
而未已者吾願與二三君子樂觀其成焉

芝山呂翁六奏

道德之意微而勢利之習日新月熾奮而不止士能
詰訓詞章輒沾沾自喜挾以干時如抱荆璞取必於
所遇如責右契出而仕則晚視通顯可以躡躡銳進
捷取猶恐身自濫廢而人或先之乃有不暇內顧而
薄其父母之墓者故夫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吾
見亦罕矣而浙新昌乃有芝山人呂翁中遂父子云
翁記誦兼人悟性亦穎脫早歲務涉獵該博讀史書
或夜分乃罷晚獨好易旦旦浣取著草左右排扞視
其數畫之壁間久之壁間乃盡列上下篇卦爻矣每
默坐諦視若有所思子弟趨問所以笑不答第揮之
使去時携壺榼山間觴詠竟日遇夜輒旅宿不期所
如所作古今詩若樂府雜文無慮千餘篇皆藻麗有
思致獨不喜爲時文竟舉人謂翁殆遺世獨往時務
無所省知者至其子信卿服官數舉所聞庭訓云云
乃訝翁通曉不窮如此竟莫識其意焉信卿爲溧陽
子數聞當路往往稱溧陽今意其爲時能吏已而交
於信卿乃慨然以學古爲志以聞道爲憂數誦述乃
翁恬淡冲漠之趣自愧其不類其心若無所樂乎爲
吏獨揚名顯親有不能忘者子用是知翁所以遺其

子甚遠信卿所以仕其亦未易窺也翁以戊戌正月二十九日六奏初度信卿方入覲不得歸爲書謝于養養若大有所失者徐乃逡巡語故頤微惠一言曰吾翁所嗜鄉人視以重也吾惟藏器斂才不屑與時競逐豈待於外以爲重信卿守義達道有以樂親亦奚藉夫文詞然猶僕僕焉以爲親所嗜者必致之若信卿則可謂養志矣嗟乎事親若信卿者可也道德之意其不中微乎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

三

歐陽南野先生卷之二十

別集四

家宰整菴羅公八十壽

往歲整菴羅公躋上壽時其承乏南司業踐公舊職奉先人於公迎養之邸蓋相後餘三十年而公所植檜當邸閭者拱矣菴翁蔚霜雪凝沍不能改其色因賦詩壽公有蒼檢禁寒之語明年得讀公所著困知記奉青請學公還茶詩悉誨諭獎掖備至私心感幸庶幾有諒未艾時從考德問業以卒有聞會

上采廷議即家徵拜家宰公引疾固辭 上不能強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一

詔有司致月廩歲祿昭異數焉卿大夫乃咸曰家宰紀綱百僚翁敷九德典司入柄微公誰與奮廢帝載者且知分者蚤止是德者遂遜成功者過往兄幾者勇決四者公何當焉公學足以弼主遠文足以緯邦典議足以定國是節足以鎮浮競然自官翰死貳南雍奉常晉陟九列大半居散地曾未得盡摠素抱懋著對揚之績上方薄銳進顧者俊虛心嚮用行且參密勿掌綸綍坐而論道當調變寅亮之重顧進遲坐令天下失望焉於是數奉 詔求遺逸必推爲舉首章前後數十上而公年至矣猶相與問精神氣貌

飲食步趨交薦不置期公必行曰大享上玄酒而貴
體薦合是則奚用為享者乃吾鄉人士則又相謂曰
夫完人亦難矣秉心不塞者華其言無取於其行飾
之官莫掩於其家執德不弘者飾於躬或滯於用故
局於受大泥於致遠而元大碩人操勞日久秉權過
隆則其措事揆物必不能盡厭眾欲默當上意故或
以垂時隕望或以忤主行譴竟亦無大補於世故曰
自周有終公少靡子弟之過長隆鄉曲之譽其立朝
溫良能斷強毅不矯數上言關國家至計生人大經
侃侃無所隱狗遭權閹之禍既斥復振竟屹立守義

歐陽野史

卷之三

二

不少貶挫晚歲終養家食日杜門讀書沉潛聖業闡
性情要與嘉惠共學之士敦身教以訓家中鄉約以
淑俗至使閭閻子弟下逮童僕罔有以侈靡相先狼
傲相加含饴相殘恣躡行請寄於郡縣里閭之間
此豈聲音笑貌為者故今鄉邑以達朝廷仰公如
祥麟威鳳為邪者憚義聞而自沮修正者託風聲以
自壯

天子春秋日盛方將厭煩動亟疾之務修恭儉玄默
之化眷耆老成之典刑思黃髮之靡愆即不煩公以軼
而此大政典大疑議必且下青索對或遣使即問國

之謹言欲論將援倚為重則公雖不立朝著然以其
修名雅望輔世致理愈於身都宰輔而垂時忤主者
遠矣私心喜幸公優游閒曠保耆天和庶幾永綏難
老德音靡敷上以寧王國而下以儀吾鄉是歲為嘉
靖甲辰冬十二月八日公壽八泰學諸生白縣令郡
守上狀撫按官以聞時仲氏憲長先生白首相歡
叔子太守珮得請歸養問里嘖嘖以為吉人繁祉邑
後進數十百輩蓋所謂幸私淑而藉以自壯者相率
登堂稱壽謂某侑之以辭前期十日日南至

天子大報成禮錫命在庭與共履長之慶言長日方

歐陽野史

卷之三

三

至來慶與日浸長云爾某不佞惟古之頌禱者必曰
日升松茂松檜類也疇昔之言既云徵矣公眷在帝
衷而鄉邦祝延之情蓋未有已爰本帝眷申之以方
長之日

袁氏譜序

袁氏居鍾步者與襍塘橫岡同出邑後街四宗聲望
相埒也舊嘗合譜其後子姓蕃碩各譜其宗而皆推
原所自以為漢司徒安之後隋左衛大將軍溫五世
孫滋相唐憲宗朝累封淮陽郡公淮陽家蔡州朗山
其子耶用庵叙刺史吉州時淮蔡阻兵因留家蔡和

義街其墓也子孫相便分徙所在成族鍾步者
曰震於刺史爲曾孫鳴呼遠矣予讀唐宰相世系表
左衛出漢司徒滂滂與司徒安同祖淮陽蓋安族裔
云淮陽之子炯江陵戶曹參軍寔河中功曹參軍均
太子典膳郎都右拾遺郊號州刺史而耶獨不表見
或曰郊與耶字相似號州殆吉州之訛或曰淮陽公
嘗貶吉州刺史寓家於吉者公耶當其徙義成節度
時耶淮陽本傳載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而無
所謂炯與寔與都者表傳並作一時乖訛乃若此故
家譜爲足徵也譜所細故哉夫譜之爲教一章
德善表休烈弘績述之緒者取諸史法其道尚賢故
遠者不遺明本支別昭穆敦雅睦之風者取諸宗法
其道尚親故近者致詳鍾步之譜遠之標準陽以泝
司徒近之祖刺史而宗震詳本宗而繁諸宗其教可
知也司徒行誼動烈照耀當世百代而下遐方殊類
聞風慕德況親爲族裔者乎淮陽寔惠簡靜所去民
思至有尸祝之者與人善愠不形而洞見肺腑叛賊
至感服恩信可不謂厚德長人者歟是故作善之祥
遠延厥世天之道也隣有嘉樹借餘蔭者尚加培護
况永依庇覆者乎二公遙遙千載之上尚追想企慕

不忘所自山宗親盡服窮猶曰同根共氣牽引以和
萬而況里居族處合祠共祀休戚相關慶吊相及者
乎夫賢賢而民興行矣親親而民興仁矣茲古之道
而諸君所爲修譜之志也歟於是袁君泮暨其弟澤
其從子桓來謁子序益倡其事者二三君也因推其
志之所存如此庶幾以倡其族人云爾

橫塘張氏族譜序

往子偕朋從游衍入萬安之境陟嶽東望群岡疊阜
宛委頓息其下堂構翬簇簷牙交錯喬林茂樹翳翳
雲蒸人曰橫塘張氏之宅也宋迄今餘五百年矣遭
時宣力代有偉人談經講德騰聲實於庠序國學者
相望入其門父兄翼以訓勸稱古昔子弟稟厥資
恪恭乃事罔有習爲偷窳者既著既富卒澤於詩書
藹如也子習知其然心竊異之山川炳靈不虛哉乃
予觀張氏之譜張之先渾產也馬氏之亂參政公去
楚仕南唐罷居金陵其子古州公國亡無歸留州城
西街再世播越弗寧於厥守及曾玄之代萬安作邑
始相徙西涑而卒莫於橫塘日行月暢式昌厥胤沒
而豐草漫而昭融高朗乃罔不嘖嘖曰地有待而靈
由君子觀之根溉實食或司其契而平陂往復之數

有適會者矣是故封植 拜賢令德以爲寶 康食思危循而脩之世 以永存可也人心靡恒 未嘗不兢兢玩夷弗戒乃 逸乃誕務多於前人賤 勤鄙渾樸弱靖共惟儻 之爲賢德是以滔滔斯 傲傲斯忿斯懷一蔽其 性而天親非親氣脉弗 屬放利濟私邈不相收 恤德以賊賊德而滔天 所棄也人伐其澤地闕 其靈而將隨之矣故君 子敬德敬宗脩洽比鄰 睦之行敦厚禮讓之化 以有辭於世則則有所 標樹昭訓譜及用作張 氏譜當元之季作則興 尉廷瑞公 明初立雪公 慎藏之奔走行役必挾 以隨得不毀百八十年 來生齒日蕃親屬日遠 諸所顯著之跡日幾於 湮矣靜軒公採撫參訂 續厥休緒公績學喜吟 書不釋手究心茲編餘 三十年矣於是公年踰 八十伯允湛夫翁垂九 十皆巍然以耆碩望於 鄉族潛夫之孫而舉進 士歸省謀諸宗人幸及 二老刻之兩將有事於 四方是舉也其曰陟遐 自邇庶相勗帥以保大 持盈矣乎工垂畢奉二 老書來徵序民有秉彝 克念於作德俄而曰倡 予和女作予翼女則有 待之辭也其咸曰是誠 在我則幾矣雨嘗就予 學與吾兒紹興 締子女之好翰也稚其 終能不辱

清溪蔣氏重修族譜序

門倩平爲蘿弱樂得所施予 公松之日茂也是以云 清溪邑西地庶姓錯居相 望最繁民以氏繁地誦 爲恒言諸蔣異所自出 出茶陵守公輔者最著邑 昏憐擇閭媒蔣氏必曰茶 陵公蔣耶非此莫科焉予 從女兄夫王君仁鰲得其 譜云茶陵之先蜀漢錄尚 書事宛爲湘鄉人至隋萊 州司戶啓肇開萊族唐吏 部侍郎欽緒之子況觀察 湖南開湖南族五代末茶 陵公避亂清溪開清溪族 公一子七承事澄二孫朝 東朝南朝南之胤宅於淮 南惟朝東號海翁者世家 臨南野集 卷之十 七 清溪日蕃阜華腴昌熾矣 爰爲譜祖茶陵宗海翁自 別於諸蔣禮也馬氏之亂 湖南應扇波蕩士大夫亂 潛鳥竄不殄喙息爲已足 矣乃至延若是蕃若是殷 阜若是才俊文物若是曰 委祉紹休世篤弗忘火燎 斯焚泉濬斯湧有不期然 者爾夫燎之揚繼乃灼誕 固厥防盈乃弗涸可不念 歟夫屬當愈肅防防眈眈 賊思財阜滋侈侈防僭僭 敗度蕃上強力相倚爲驕 驕防暴暴殘民多俊彌文 華乃淪淪質淪防僞僞爽 德德爽原華故悖之以朴 民殘原故訓之以謙度 敗原侈故約之以儉思賊 原疏故睦之以親親睦

防儉約僭防譙訓暴防朴悖偽防故能保豐萃漢式
私厥慶由此其道也夫國有政必作之君家有教必
宗之長崇長明宗立教收族莫辨乎譜牒而收之存
乎其人蔣氏譜凡四修元季則賢可教授成可長者
與才學錄與明照曆經厥始 國朝永樂中則煥章
尚信景泰中則廣德知州鐸寔續厥緒今脩則文遂
文訓廷修爲之倡盈不易持防不可緩蔣氏世有人
哉凡同斯譜者無誕無驚無自作悞無驚於醴醴日
相輯以恩漸之忠信允迪禮義茲惟善持善防譜是
用脩

歐陽野史

卷之五

八

我田朱氏續譜序

同年南屏朱君懋章捧南寧之檄訪予浩溪里第出
其家譜言曰我朱氏所自也遠今安成城南蓋先受
文公徙自前塘前塘先明德翁徙自廬陵我田我
田譜苗曰孟可者祖也章甫父也翁徙前塘當元成
宗大德二年至我 明正德間蓋二百餘歲殊地異
邑危亂不相收慶吊不相爲代遠彌疎矣 今上嘉
靖初族叔庠生罕利來訪城南比歲黼謁祖我田而
昭穆復通爰本譜圖參訂續編敢微惠一言以幸我
族人予讀元圭齋承旨序我田世系祖廬陵參佐銓

而宗樞密使元圭參佐蓋徽國文公孫樞使日曾孫
也語曰孰不思吾民鮮克述之徽國之業可知矣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道也蓋終其身
華華焉後之人將戕性賊情矯爲仁讓而弗能則不
可幾矣如曰愛敬根心達之自孩提則崇德廣業祇
適前聞其孰能禦之今夫百畝汗萊咸謹爲敗子孫
所受也梓匠不能世其藝不齒於厥黨惡辱先也而
况其大者今問其人曰我祖也問其業我弗知也若
是者弗念厥紹其名曰罔之生夫譜原本始莫世系
叙昭穆聯戚疎敬祖睦族其究仁覆天下是故宗遠
以統同樹表以章訓南寧由御史出綰郡章方且修
仁覆之業而汲汲於譜觀其所表足以知其訓之所
存矣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歐陽野史

卷之五

九

楊氏世澤序

龍陽金牛楊子受易武陵吳蘭齋先生之學於陽明
夫子也篤志力行以聖人爲必可至謂驕侈逸遊蕩
情牴牾務自刻苦離寒暑荷蓑笠親耕牧之事其與
人均休戚通有無相視一體故遊其門者往往勤勵
抑畏飭已而愛人楊子訓導泰和學予數從游衍時
習疎然如聞齊見也楊之先故豐城人其如徙龍陽

圩堤者曰大有公自大有至仁智其間代次名諱無考莫知所爲徙或曰徙必商非商且安上重徙矣然圩堤土壤衍沃宜農里中老長者言仁智生義崇翁翁之配宋媼也外內協德輯睦隣比歲時茗飲酒漿與田叟媼婦勞苦如家人故知楊氏徙圩堤世藝農蓋祿末業適樂土重本務者耶義崇子如臯縣丞春以三考掾選冠從都官 文皇朝其始推擇爲掾避不肯就隸跡之田牧所疆攝之去蓋用農民起至其孫成都衛知事昇曾孫隣水知縣儀始稍稍用儒進矣如臯督賦應平秩滿輟奏留留十有八年致其

歐陽野史集

卷一

十

事歸知事浮湛戎幕從儕輩給事撫鎮府獨不羣嘗承鎮守逮富人富人故罪薄畏中官輕榜掠人死匿不就逮前承符數輩往輒受金詭爲地怒益激知事諭富人與來械入見卒慷慨引義營解百說脫富人富人幸完身家厚賂餽一無所受由此知名上官然雅不能趁時會隣水公鄉薦遂解職上官知不可奪津遣以還而隣水公爲縣數歲念父春秋高亦懼告還侍矣楊子曰先祖父世農以故不樂久宦竟棄去明農乃一中身靡孳祿心未嘗不在畝畝也南野子曰孔子稱齊魯變而之道有難易言政俗淳澆異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士

沙里張氏重脩族譜序

所由來漸矣楊氏棄商而農浸而爲士仕宦不大顯然皆矜節槩不失行義至楊子乃慨然有志於道傳稱積善餘慶言漸染薰習日以滋甚不虛哉夫農非力不食故知勤知稼穡之艱難故知儉不靡不蕩故率質弗渝其秀者爲士文之以禮樂必足賴也古者適南畝承髦士有以也夫夫士起自農故其爲官也如爲農是故勞已以養人者其於人將無所不至矣後世經生學子賤農而慕高貴故其爲官也幸免爲農是故貪位以逸已者其自爲亦將無所不至矣予從楊子游考知其世究閭閻之志作楊氏世澤序通古今之變者得以覽觀焉

沙里張氏以蕃阜文物著聞鄉邑里中語曰沙里四叔四叔者宗武公仲子之子四以叔字者也蓋自其上世皆產甲厥區洪武間爲區長坐督賦後期謫戍沒入其產宗武收殘拾燼復造有家四叔昌而大之再傳而臨安同知君煥舉進士入官經術文學士踵武起聲華日彬彬大抵皆四叔裔也而以其族顯故里人語如是乃予觀沙里譜張之先青產也後唐時德廣以清遠節推鎮永新彭玕之亂回家鎮所名頌

嗣興尉為慶門曰綱仕宋淳熙慶元間累官知郴州
所至有惠政脫民於死曰坦翰林檢閱文字從文信
國起兵勤王城陷闔門逢禍獨伯子鑑身免間關南
走開沙里之族夫仁人義士天道固將百世佑者耶
顛木之由蘖冰霜復瘁之根茲不斬天篤其培浸而
拱把扶疎殫英食實日至固有時也與哉樹德務滋
福不期至承休務德慶不期集譜首載慶源苗末附
周益國章兵侍所為郴州府君銘表其於標往揭訓
備矣而傳自鑑汧節推十四世宗武公因之為譜汧
鑑十世臨安君與其從弟庫生旅郁參訂續編舉凡
立例盡譜法其從父義官佐伯實協贊之臨安之言
曰前乎沙里為永新東門左官山族為永寧新屋定
里族為安成書岡茶陵月岡族後乎沙里為麻陂族
為南安南康族為湖廣沔陽咸寧監利諸族敦叙無
遠譜必合未就而臨安謝世其姪庫生元亮元壽元
芳元恩元溥元棟元良元楠謁予以告夫志則廣矣
大矣雖然仁義根諸心而愛敬四達將異類象煦矧
矧曰遠而厥宗故因文與情攝渙貴物者存乎譜敦
本由衷睦遠自近者存乎其人

贈陶滙溪擢戶部序

今上方興禮樂弘制度脩廢舉遺功役序作水衡無
見儲輒取給度支度支所領其大者軍儲歲給諸邊
鎮有常頻年虜數深入寇掠數召募餉饋征戍無常
營繕復取給歲入且不文故守其官者稱尤難何則
不量而賦民或不克供將靡然騷動稍節量則見以
為沮格怠廢不奉職矣如是者難耗蠹多門卒有邊
鎮告乏或疆圉不靖兵興不解饋餉不續將見謂乖
調度以僨事誅矣如是者難十餘年來尚書戶部獨
稱梁儉菴公公躬行廉儉欲以施於國章程品式稽
據有恒莫之能奪也 上初惡其固罷之尋追念不
置特召復其官公執德無渝 上亦寵任不衰士大
夫以是知固者非必明主所棄而竟亦未易為固焉
當梁公時太倉之儲可數十百萬他司財物充牣庶
邦猶惟正之供即稍恣何害而梁公拘拘乃爾以為
不若是則從已徇人者何所紀極故公之慮遠矣子
部諸郎贊襄以法不怙不吝可不謂精白同心者歟
滙溪陶君之擢戶部郎也 其尚書則蒲澤王公王
公以道事君者也今公私此 頃日匿賦外徵調日湔
公豈能或忘於隱憂滙溪 籍鎮密溫良能斷內察

而外悔其明往梁公固多賢屬由滙溪觀之其才智
奚所不逮也然則稽諫典章致廉儉之道替精白之
政義立孫行以恭承休德詎出梁公諸子屬後上負
王公耶今巧宦者顧相戒不利為固固誠足病然培
克逢迎不猶愈乎財培民離君誰為守身且與危矧
祿之能持士大夫亦何利於此者鄙語曰何知忠義
公家幸甚休我厭菽粟而已矣君子謂小人不可使
無聊也其窟斯靡所不至滙溪由省郎調蜀郡司理
移俸吾吉今奉檄還滇南拜家慶走楚韓趙魏之郊
以上京師徘徊梓里轍跡半天下聽之乎君子曰詳
察之乎小人日親進而替歛財以邦經贊制用以邦
式然而萬有一病梁公為已固者乎請為言所見聞
閭閻情狀若此郡二三大夫顧畏民畧以申贈滙溪
僚誼也謂予抱病林卧近民屬予信其說

壽節婦蕭氏七十

蕭婦節萬安藍田巨族子也年十四嫁為泰和逢原
尹君朝吉妻尹君辟書掾邑居也妻留家侍姑則善
侍姑姑所欲先之所愛敬厚遇之細巨靡不當姑意
者年二十有九寡矣又殤其仲子諒無何伯子詔夭
折獨保持遺腹孕兒誕與相守時夫從祖祖父少保

澄江公憲副南原先生得謝族人席門陞徽榮利輝
赫焜煌妻孥生色而節婦家鮮丁男僅僕四坂田園
無不理生事日蕭索旁舍嘖嘖謂將不可堪然視之
色愉容之意適屏飾茹糲銖銖纖查以贏他日別構
廬引兒出居之諸女公奴婦等相過勞問何用棄彼
擇此必取寥寂為快耶於是澄江公勅門戶諸役無
得關通寡婦用相寵慰乃節婦矢志自初匪有待而
堅矣誕既成立日諳練振迅規恢有家節婦白髮種
種綜理弗衰誕率其婦子先後相協甚懽也時從老
長者追談往昔則又慘戚嗟悼母氏劬勞不謂猶有
今日於是誕語人曰爾孤遺何所恃賴猶得此數
於人得守先人故廬以養以祀乃今或淪胥謂他人
父依倚門庭而弗能有也伶俜贅寓懷霜露之感彼
獨何人耶而誕寧非幸歟乃碌碌靡自樹罔克見於
時母苦心立節孰為章之哉是歲秋七月二十五日
節婦躋七袞誕從子良桂子內子之姪之婿也介誕
以其從叔父朝華狀來謂為言欲得子文為壽其情
如此人之言曰婦節非必矯矯撓不可折即選懷愿
慈苟無變意易慮而已矣此孰與抗志畢命難夫易
遷者情難持者志席月悠長憂畏感迫君子何道而

行尚或中廢謂何容易司馬氏傳已寡婦清列之貨
猶謂以財自衛不覺侵犯彼誠有激然時勢亦可觀
也蕭節婦獨抱區區立蕃豔盛麗之間縞綦蔬水母
子相弔至相從厥居將絕遠紛華內寧其志其自爲
閑衛雖古之勞面髡髮者堅決豈大異哉子孫誦說
永綏難老天道不章章較著矣乎夫女德常故丈夫
正位婦節明故士人知耻勸相有道故禮義勃興故
風行而俗美矣子推澄江公寵慰之意祝節婦黃耇
無疆德音是茂然予聞逢原今蓋有三節婦蕭與兩
郭氏三也郭氏其一思弘妻蓋澄江公曾孫婦年十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七

九寡其孤今受室婦年垂四十矣一大智妻初撫其
子以長子夭即又撫其孫今年八十寡時才念有三
云二婦子若孫知楊顯自身飭厲靡怠誕亦無忘勸
率以類求錫不匱也於母不彌有光哉

大中丞虞公巡撫江西

慶禱頌贈情之不可已者也施於上官則或以爲嫺
嗟古之人固嫺乎又焉取開誠布公也與哉大中丞
東厓虞公之簡擢撫江西也自提督四省軍務遷焉
汀漳潮惠諸府爲已別矣南顧猶屬也乃顧令俞子
大本瑞金令趙子勲相率請言以贈曰二三子之辱

於公也舊亦矢心效力終不敢有愧官箴以苟負公
愛自以爲於公無可嫺者爾夫二三子亦猶行古之
道也夫公所以感之者深矣惟贈者增益之也黃土
以增獄杯水以增河則吾豈敢襲子與公同舉進士
相磨於古學而求友索朋莫知所擇公於輩行中示
子可與不可與者數人從後驗之凡振勵策勲名則
公所稱可與者也其喪敗則所稱不可與者也子數
語趙子輩謂公知人蓋有所試之者乃予得免於匪
人繫公之教公實益我而我何以益公乎公之令萬
安子家比壤請然子牧之澤河潤九里不啻也公當
去邑中數百千人走當道乞留不得則又相與走送
數百里外依依牽戀以別至今猶追慕尸視示子孫
無忘焉人曰東厓公蓋古之惠人也乃子數從南畿
入閩士大夫遊問知公以御史按兩地時綏良剪奸
獎能汰冗植廉善黜貪暴剔民蠹而布之利大者驛
聞小者立斷蓋前後監司稱嚴重不可犯者必曰東
厓公故官各有方政各有體公豈專於惠者耶公以
提督來過我林丘曰提督之績陽明公爲不可尚矣
必也修公之政然異時盜根蟠藪萃故不得不草薶
而禽獮之乃今撲遺燼無俾延熒札餘孽使不至尋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七

芥柯此固於時為少異者於是日蒐卒伍簡軍實謹
方畧緝遺誅已乃城黃鄉堡羊角水修復長沙屯營
三年而四履大靖居民樂業則公審時布政推心任
人之效也夫治知體則不繆知時則不窮知人器使
委任而責之成則勸功慎斯以往可矣而予又奚用
為益也然二三子之意不可以虛曰無亦以慶乎夫
世之不理豈盡積蠱毒使然哉上之人識不足以
盡藏否則疑人察不足以盡利害則疑事上積疑以
待下下設詐以應上猶豫嫌疑之間沒情實而存形
迹政是用陳吾觀公能使上下情交而孚樂豈獨於
常溪歐陽氏譜序

常溪歐陽氏譜序

予歐陽氏渤海長沙之世遠矣唐天寶間琮刺史吉
州始開吉州之族故居吉者咸祖刺史而支分派衍
所宗各異文忠公譜沙溪宗安福縣今高常溪子蜀

江所自出三都尚書彤按譜刺史七子家吉至尚
書三世世居郡城西尚書同產兄彪遷廣子澤灤始
徙城南永和鎮居二世潭州守勳復依宗人家長沙
又三世當宋之初太尉梁國公忠與其弟勳復居宋
和而太尉尋復常溪太尉上沂尚書凡六世不常厥
居者百六十年下逮今餘二十世居常溪者世六
百年矣世雖故家大族非以其久且蕃衍富強以代
有哲人載公德而垂休聞非寡與貧之為患患德之
不立夫積厚享薄皇皇求益惴惴恐匱之不如食力
而施施衍衍者之為裕也千人千心不如一人同心
之為衆也故富不以財而以安強不以衆而以和夫
務厚積則不憚削人以自封削人以自封者其心貪
以忍甚者德色於父誅語於母兄弟之不如蹈人者
無幾况宗族踈遠者乎樂食其力則務善其身無求
於外無忤於人故此間相恤隣里相友喜相慶憂相
唁離散相收病相扶而難相救踈遠且然而况其親
戚者乎故譜昭先烈以勸好脩明一本以勸敦睦然
修弗修睦弗睦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蓋忿爭生於
貪戾貪戾生於慕富強而鄙貧寡慕富強而鄙貧寡
者自修之蠱爭奪之源也反之則恭儉淳朴之

忿戾暴悍之氣消愛敬和睦之風成是家之寶也譜之實也常溪譜蓋先太尉台宋初傳之長沙而宣和間太尉六世孫提舉毅與魯六世孫監丞珣續修者譜載刺史入官時代下逮元世數與沙溪譜不合先德祖府君於提舉為從兄弟南渡間徙蜀江錄副以來傳至國初有塾師閱譜謂不當與文忠異改竄以從沙溪而初本存常溪者賴繼明長者保之大尹思文先生續之不失其舊先憲副雲莊先生廣修蜀江譜得有所據以復舊因考証沙溪之誤而釋先輩之所疑於文忠者蜀江譜梓行而常溪猶為寫本克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七

克先生桂謝與安尹歸如率宗人續所未備梓之某慨世之慕富強而鄙貧賤者馴至於垂爭凌奪而不自知失譜之實徒存虛器以矜高門地而反為門地之辱故舉所謂昭先烈明一本者以告宗人相勸於好修惇睦而幸其不至於彼也嘉靖丙午秋九月吉太尉二十世孫某敬書

任官坊集序

始任子舉進士奉 大對敷陳政務愛時悼俗憤頑嫉邪剴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日召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郊數揚子實卿唐

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予因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憂憤熟數上前者往往兄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慷慨三嘆也任子操珩砥礪其交遊必類已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匿軀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世資者相笑視如讐於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 太子司直國書檢討官 上駁駁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病林卧為憮然莫知所為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摘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為恬夷或曰任子殆與世抹殺而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構無所迫聞其中故氣得其養乎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世之士其志羣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諸眾不可與入德翫世之士其志達故行靡檢桢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狷其詞隘可與震俗不可與興化仁以為志道以為體渾然同物廓尔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七

不馳用志精一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志與其辭也寧矯矯而反之且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況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在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季刻之有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任子名某字某西充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參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贈郡侯白坡何公序

今天下放漕粟數百萬給京師於國計非細故也吏催科或不惟大計藉口政拙為賢便其弛惰朝廷

臨南野集卷之十

卷之十

序

歲遣度支郎奉 圖書行督因課盈虧第殿最以詔慶讓其讓者至於貶秩奪俸其慶者下尚書省移御史堂檄所司具儀校官弟子導送用樂視古增秋賜金籠鼎惟均矣或以其故不用德而務操切以取盈民覆毒之嗟乎非仁且明庶公有威者惡可與治賦哉是歲吾郡守白坡何公用部使者課最被慶典吾泰和令繆子某謂予文稱賀曰休命弗揚盛美莫章夫功懋懋賞不虛哉予默焉久之謂繆子曰功者末也 天子寵異優勞匪功斯懋惟用德斯勸蓋子觀於鄉而知賦之難也貧民一歲耕不足一歲之

食或甫畢鉅艾而蓋藏半罄矣不及此時徵之逮食費且盡官符始下甚者無田而負虛賦故輸者病民貧不能輸又頑抗抵冒奸詭影漏乃皆責之徵者故徵者病徵者既困正賦官又問其賦之羨史胥旁緣朘削百出又催符交下承符人視賄為操縱耗蠹半正賦則徵者益病於是徵輸未七八而公期已嚴則出空牒趣運者赴嚴期運者不能支又諸所耗費無藝則有稽逋而已矣故難也治賦有道時其緩急惟正之供庶奸頑而正之罰法貪殘以祛之蠹滌除煩苛諸旁緣漁獵者無所得行斯賦集而民不毒是故

臨南野集卷之十

卷之十

序

非明罔察非仁罔恩非廉罔威故德者本也今何公蒙被上賞

天子若曰征不失節故期會靡後民不病征故賦入無虧是其政緩急有程者也是其耗蠹必祛奸頑必懲倚法侵削者必不得逞也是能以已格物威加於所制與我共理者也故曰昭德之賞也諸君子承式何公無徒操切之務唯德以為訓是故居身庶則下不敢貨文法簡則漁獵者無所緣藉明以行斷則幽隱達而奸慝不得容威以布仁則殘蠹者遠慎此以往將庶政咸和何賦之足治於是繆子悚然有聞曰

致固

天子寵異何公之大也歟哉予曰未也夫賦不易盈故主計者準式以制用功不徒立故經邦者敬德以作人是道行而後天下可幾而理矣

朝廷表郡守治行高等者往往存陟顯階何公爲吾郡三年於茲茲表之必且陟之藩臬晉之朝著必且贊

天子理財用人之議爲我謝公無忘賦之難無替德之用式克對揚休命夫是之謂大有慶者

永豐聶氏族譜序

永豐聶氏族譜序

卷三

志

聶之先自衛大夫夷食邑於聶以邑爲氏故晉陽霍州地其後昭爲代王大傅良爲漢潁川太守友爲吳丹陽太守皆居晉陽晉太寧中達義尹新淦棄官居琴埠聶氏始有族江南浸散徙清江永豐諸縣南族尤蕃永豐始祖曰四十四郎亦稱四十四評事傳數世爲奇甫文甫世居磊源而恭甫衡甫自其父徙家下市磊源下市諸宗舊各有譜載評事以下名諱世數參錯互異而上世源委率多闕畧蓋後人追譜其先代懸文缺各本其家之所傳聞者憲副雙江先生文蔚始者訂合之以爲永豐聶氏族初雙江未仕時

先大夫水雲翁授譜一編三致意焉譜蓋宋時爲本載受姓所始及新淦以上十有七世視諸譜獨爲詳備雙江於是據宋本述譜原以卒翁志告始祖啓視瑋誌以正諸譜名諱之誤其諸譜異莫可考訂並著之篇以傳疑而譜圖則直以四甫爲一世若曰聶居永豐其來遠然其可次序爲圖者此其一世云爾參酌歐蘇而不盡用其法其書字書各分註生卒嫁娶行畧各有義例以示軌則終之以外紀以譜戒其於莫世系序宗法明一本昭先烈或幾於備矣夫譜之爲教興孝以續祖興讓以睦族振德勵行引宗人於道此其大致也然人之良心非時警厲省日漸月磨則不能惕勵而彌新故譜必有以繼之而後足以盡其用老泉譜亭若將有意焉然歲旦一會訓誡爲已疎矣蓋先王文人情節禮樂使民日周旋游泳其中故敏德而不自知後世禮法廢殘然往往知尊祠而重祭雖有傲惰侈肆者即其位莫不肅然以敬既徹而燕雖有暴詐強悍者獻酬交錯莫不雍然以和肅敬雍和之心生則視精聽審示之事而易警曉之言而易入如制其月祀時享歲祫疏數之節儀簡而燕親因以所謂明一本昭先烈睦族續祖振德勵行之

道著爲詩章訓辭工歌祝誦乘其機而入之習見厭聞久而不違譜之教其將可幾乎嗟乎非博覆薰容善誘而不求備見人之可與而不見其未易誨化惡能復而不厭勤而不倦若此雙江固將以道化天下其拳拳於譜戒之諄諄以爲陟遐自邇而造端於斯也繼之禮教以風化四方固雙江不厭不倦之志乎因序其所以而樂觀其成焉

族父飭菴先生八十

嘉靖乙巳族弟崇儒尹應天且暮矣數念父飭菴公春秋高欲歸會考察京朝官上疏乞罷不許是歲秋

卷之十

卷之十

手

十月二日 上以廟建功成沛恩宇內兩京文臣

予誥勅貤封有差府尹秩正三品得封贈祖父母父母於是飭菴公以前山東都轉運使封通議大夫應天府尹如子命下會公屆八袞其壽期九月六日也吾宗人將進爲壽謂某有言某惟今之頌公者咸曰飭菴公可謂備福已矣父子世進士身致通顯轉運使祿秩視外臺憲長乃今留壽崇封雖秩與使等然京尹班列及諸所恩禮視六卿之貳凡以子貴者同其拜蓋身爲憲長者猶不得望焉矧 降詔適會誕辰若預爲期以榮公之壽者又筋骸清健子姓蕃碩

卷之十

卷之十

手

遠古弗論 明興百數十年大江以西不僅僅見哉公之樂此者何如也是則然矣然公所以樂與其所以榮者其亦知之乎公二十舉於鄉其志尚已兢兢不群掌教應城學檢身迪士勸德陳藝不啻家塾之師士由此多顯達有聞一時論教學能舉其官者用爲稱首兩聘典文衡皆以學行見推並稱得士尋舉進士歷南京工部吏部主事郎中所建白今皆著令甲擢知金華府調漢陽而遷山東所至有聲其居官臨政大率秉心明達主之以沉靖飭躬端謹行之以平易慮事精密出之以仁恕其爲民推害致利休戚若已其狀貌固肥胞長厚人也至抗折摧璫辭遜而厲色莊而和使不能僭禮擅威平日剛勁自命者顧跼蹐退讓焉凡公不怵於外以得行其志者此類矣乃予聞漢陽大別湖今有歐陽公堤蓋民被全活者識公所築以示易世無忘金華民樹碑紀遺愛當公解組時矣此其結之於心豈可以聲音咲貌爲者家食二十年日維繙經史檢古醫方歲節集子姓茶會雜用雅俗語說古今嘉言善行鑿鑿皆事實割腴田數十畝以資義贍踈戚咸利賴之夫辱莫大於身處穢憂乃叢集樂莫甚於內自懽榮在其中矣以公所

爲又奚所政而弗憚者公子孫鼎鬲其不仕者猶能
敦信明義樹風聲於鄉閭仲臺李璧強學以待用府
尹方撫時宣力繼公未究之志夫進則澤民退則淑
俗爲善之緒垂諸其後公之樂乎其心豈以外至者
爲榮觀哉故公之壽夭也其榮且樂則自有而自成
之非天也然心泰故神和而氣暢居易故人與而天
助雖謂壽爲公自致亦奚不可者惟先大夫同高祖
兄弟若而人獨與公相得甚親然氣質高朗沉潛殊
異也亦槩之德義有契合者耶某與府尹並官南都
時數舉二父相勗蓋心所信慕者如此故茲賀公之
壽不能有加舉昔所交最者與宗人胥慶焉若曰老
成典刑巋然在望矣

贈何白坡之官山東

何白坡先生守吉安垂五年有傳擢廣東副憲使者
或曰叅藩也旣而皆不信人謂白坡以御史謫四遷
至今官理劇郡支歉歲奏最課焉其遲之擢也固將
有待謂憲副叅藩爲未足耶君父之則聞陟山東都
轉運塩使檄且至矣子瞿然訝之以爲殆道聽塗說
者也佳府橋西劉君攝署萬安來徵贈言曰信矣或
之者歟公爲政吏不得竊弄文法

與奸爲市豪右不得以請苟苟免跼蹐不敢肆其行
已耻自卑屈即口語可畏人所諂事者不能降意交
權士論以是高之然何以不免於訾也嗟夫焉知土
論所高非公所以不免者耶人之言曰事得於親觀
論定於蕪聽言毀譽之難旣也蓋昔者子聽於官謂
訊鞠稽留故民積憤忿獄訟彌滋聽於鄉則謂府公
詳讞緩議務盡獄情使險犍者無所伺隙而巧脫之
二者子將焉所聽而定哉乃子宿鷺洲書院聞講誦
洋洋而喜士興於學降自府堂出其儀門訪府倅諸
君新署而喜其分曹勤政請事者各有所歸門禁爲
之肅靜行於城警備柵門火具戎器畢飭而喜禦患
有備亦旣觀之而以爲規畫繕脩有以矣及聞之白
坡則有以是爲之罪者好惡殊情而美惡易位然旦
暮倏忽何足計也人無問智愚未有舉世是之而莫
之非亦未有舉世非之而莫之是者紛紛騰交勝得勢
者行然驥不可爲驚鴟不可冒驚伏之而塩車垂耳
颺之而雲達振翼卒無損益乎其間故君子之道足
乎已無所待於外憚於心不必悅於人不榮右職不
卑冗官合詞讚之不加揚衆口誹之不加沮誠視如
陰晴晦明旦暮反覆而已矣夫有以自重而後無所

不輕有以自立而後物莫之能奪茲非志士仁人所以垂休百世者耶予始交白坡京師別十餘年來守吾郡而予得承奉色笑者無幾乃今又遷官告別予惡得無言況重以橋西之請也故舉所期遠大者申久要焉若夫論遷拜之久近校階秩之優亞非予所以聞於白坡者

南雄守胡嶺泉入覲

嘗稽古考績述職之法意考績以取畿甸述職以取侯國內外遠邇疏數異宜而後世一施之傷煩複矣吏三歲再如京師一歲在官一歲在道路雖有循良不能以朞月下渥澤成久大之治有如指通其變酌地里議品秩差次疏數吏民幸甚而相沿莫問也今嶺泉胡君之入

臨陽野先生集

卷三

三

覲也予重有感矣太守於所部統御維約有君道訓誨程督有師道長育惠鮮有父母之道法不正不稱其為君德不尊不稱其為師惠不孚不稱其為父母若是者在郡民奚以忻去郡民奚以戚泛焉爾矣嶺泉廉以律身公以勅法德藝以造士禮教以泝俗恭儉以率僚勞來勸相以成化除民之害而致之利若藥其躬之疾而求孺子之乳哺也至或忤其勢拂上

官危辱遠身無所顧南雄之民洵以為嚴師洵以為慈母一朝而離之皇皇焉決其所恃以為命者能無睹乎雖然

天子惟吏道冗雜無狀三歲大覲群牧今吏部都察院核名實黜陟事至重州縣吏最親民關閭休戚切甚而太守近簡察臧否為詳故州縣吏賢不肖進退聽之太守太守為

天子沙汰失職祛民之蠹雖遠去所部不得覆軀其德澤甚大坐與民相守煦煦利濟恩惠及小民不思其大區區慕戀無為也於是嶺泉將行保昌文學稼

臨陽野先生集

卷三

三

世鳴將別駕張君命來索贈言予惟古之陟明也致慎其始後之黜幽也致精其末末之難圖久矣農夫耨不擇種耨不盡稗稼登於場粒納於廩始厥除惡雜用力重則美粒俱棄輕則雜粒俱存雖有巧慧莫之能善也語曰棄穀寧存稗傷嘉種之不食也蓋予學稼老農而聞其說云爾然得無近苟道乎嶺泉則將何以善此

浩溪羅氏重修族譜序

往先大夫言先百歲翁晚以齒德重闔族昏嫁必請一時崛起貴盛之家翁所弗可者弗敢婚也然數婚

浩溪羅氏羅氏仕者官才爲學論非有崇階等爾可
以傾動鄉閭其諸力田服賈者亦未有鉅貲如所謂
等千戶侯而能與崛起貴盛者埒也然先翁所可在此
此不在彼非以世族爲足貴耶乃予觀羅氏譜其先
自楚徙豫章以豫章爲望諸議參軍金生忠義顯晉
唐武德間諸議十一世孫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
州刺史思榮秩滿過泰和相潮山家焉刺史十世孫
士明劍南道川押衛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
子賓客兼御史太和中徙居羅團生太子贊善載
道贊善孫萬里沅州判官其第三子桂林錄參德衍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三

皇佑中始徙浩溪再傳爲豐城尉晦生父欽州巡檢
大肅巡檢生均儀均書始析上下二宅歷宋迄今垂
如千祀矣源遠派分族屬日蕃譜故數修宋寶慶間
脩則茂慶茂淮元至正間修則迪吉與其姪仲和德
慧國朝成化間修則本端與其姪孟倫本端子通
城學諭寧學諭子碩孟倫子亨暨貴讓孟安輩先後
胥贅今脩則以惠以念一躍也譜法參用歐蘇而均
儀之裔有無嗣立後者代遠傳訛文缺無稽故疑於
其昭穆而闕之以俟其他則備矣譜成謁予序夫譜
以教親親以教賢賢自鄉重世族而崛起者率附焉

往哲以列名宗殆起於勝心之相激然世族亦未免
相矜以譜曰此吾所以異於崛起者也非譜意矣遂
古生民中古受氏曷嘗有二本惟元夫代作能以其
族顯子孫雖沈晦猶慨焉思紹人曰斯其所從來者
古故曰世族乃其人功德靡立卑鄙固羞浸遠微
忘所自出晦闇彌久而後有顯人者出則徂於習見
者目之崛起自今先民有言以前則古爲古以後則
今亦古矣誠使顯人者父事子沐祖武孫繩昭德以
世今聞延遠則將自我作古焉知後起者不有欲附
以爲重者乎乃世族之裔或蔑棄先烈摧毀前聞淪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三

墜卑鄙弗念厥紹安知浸頹浸夷不有欲附冒人而
不可得者乎故古今者連顯晦者時貴賤者人明貴
賤之分知趨舍之途者學蓋孟子所賤者不仁不智
無禮無義謂之人役其稱人有貴於己者曰飽仁義
而廣聞譽故曰莫富於畜德莫貴於立名莫賤於不
知耻故尊仁上義於人無弗愛且敬而能以身下賤
者脩可貴之德者也貴貧尊爵勝人以為能下人以
爲懷者趾可賤之行者也故自貴其身者貴以其身
由於禮義自貴其族者貴以其族興於禮義克賤之
實處貴之名殆辱及之矣凡有謁於予者輒以是告

之於羅氏不能有加辭焉二三子不予迂也播諸其族
人使知所自貴則遠之於刺史光祿近之於錄叅
巡檢將無忝有光是之謂譜之善物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三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別集五

序

東厓虞公擢廷尉北上

君子未能一日以位爲樂而忘其憂畏豈欲遠於人
情哉位愈高天下之望愈重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曩東厓虞公以右僉都御史提兵符於贛居二年進
左副都巡撫江西公廣博明恕所轄吏悉鑒其才鄙
勇怯而兼容并包咸懷以恩佑賢獎能振怠起懦董
其不恪教其不逮吏莫不感激思奮宣力效謀以底
有成績贛地連四省之陸環五嶺府州山數盤互異
時負險爲暴者不得芽蘖其間江西連旱曠亦地相
望歲災而不害則公作人有道之致然也人情好善
惡惡各有所重驚於好者其心愛其惡惡也恕故不
能者容嚴於惡者其分明其求善也備故賢者猶未
易稱養士道廢吏道雜而多端巡撫坐殿一方文武
吏無慮數百非所自辟置賢不肖淆亂御之不得其
道則無足指使乃孤立而莫與爲理東厓公以豁
達之度鼓舞衆職咸樂於見容而無弗稱之懼財匱
兵弛還爲富強然自公視之猶以爲補敝興滯收效
於未非本志也

天子公卿明精一之道立教興行養士而材諸位則人無倖進俊又在官由是修恭儉之德以表廉靜之風則百辟承休庶民樂業公私饒足由是率樂生之民敵王所愾則不令而從不怒而威此所謂端本理要力省功倍然有非撫臣所得爲者矣於是公被簡擢爲大理卿人謂公鎮撫一方功立名達

天子召置四隣清光密邇公宜有樂乎此者予以爲大理蓋古廷尉正職叅掌邦禁聽讞獄成糾其不允自昔稱善於其職者非惟沉悍陰鷲吏不得巧文周內雖人主亦不得以喜怒爲辟宥故曰天下之平而

歐陽野史集

卷三

二

邦治邦教邦政皆得與職其事者圖可否釋庭言贊廢興且將進而專掌焉噤昔所謂端本理要非所得爲者乃今得言之將得行之公往也爲天下深憂長慮方自此始蓋君子志在濟時故樂得其位以行其志子是以知公樂以其身憂天下而非徒以位爲足樂也

封翁王醒菴八十

王醒菴翁之就其伯子養於潯邸也居二年念欲東歸仲子海陽令言上官曰父老矣兄貞吉守潯潯方有師旅海陽幸無事貞善請解官奉父歸養叔子亟

正之貞譽獨不能養耶海陽竟行其請上官許之曰孝哉令仕不忘親又明年嘉靖乙巳翁年八十潯守請得以考績便還爲壽因留侍上官不許曰諸郡守治行潯第一今民安其政山猺峒獠畏且懷俛首就約束願列編氓請事搖搖獠而拂民心不可今列狀上守最績矣守必無行翁聞亦遣使諭止之曰吾安爾弟養獨不聞祿歸于親身歸于君乎上官乃戚曰賢哉翁隱不忘君使還而翁誕期已屆秋八月四日叔子率季子若孫稱觴爲壽而宗族子姓來

治尚書爲博士弟子舉不第

無他營人曰得無戚乎翁聞之曰君子戚不學不戚無營有子戚不能教不戚莫遺之金乃今我何戚矣既二子先後仕宦用貤封有官名階秩冠服有煒叔子幹疊用祿諸孫或名邑校或薦鄉書而翁南北迎養倦遊來歸則幼子童孫皆能就傳學經紹業箕裘矣人曰醒菴樂乎翁聞之曰君子不求足欲不羨多捷夫榮弗能稱謂之辱子孫蕃弗克若德謂之獨富弗能濟貴弗能下謂之溢安樂靡戒多行可悔謂之天奪若是者慙憾內生愆尤外至氣用弗愉志用弗

寧故曰樂自己求累由心作我乃今滋懼矣於是族
子姓咸曰翁壯能擇所愛而賤貧不與焉老能得其
樂而貴富不與焉具以告其某惟先王之敬老也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立朝則杖有罪不刑從鄉飲則
坐之而薦五豆九十者 天子就而問焉以珍從此
其故何也德以積故成智以練故達與出謀謀則臧
與軌俗俗則淑故在國國重居鄉鄉重故愛之而逸
厥躬敬之而隆其禮凡以致重也如翁豈徒於宗族
鄉黨爲足重者夫行砥於躬好脩者勸焉教成於子
垂裕者慕焉慕斯做斯風吾鄉故尚德貴士王氏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 四

家之情也

少司馬劉良所公考績

國家徙都燕薊議法頒紀自北南都諸部寺釐務號
爲簡矣兵部職留後張皇戎略所理要且劇其政脩
則先聲煒赫足以彈壓奸萌南服倚以爲安其所頗
至重嘉靖丁未夏良所劉公爲兵部侍郎於南三莽

月矣部之政其要尚書掌之其凡則所屬職方諸郎
分曹承式公貳掌率屬其間上之諮議參決以弗爽
於謀下之勞來綜核以弗曠於事其休有成績發是
南邦其致此非易也於是公以五月甲子奏績北上
公始舉進士試補館職 今上嘉靖初以 太子中
允論經 講幄 上脩 祖宗之舊侍從諸臣稍稍
補外歷試諸難須其德美有徵而與之任重圖大一
時諸賢翩翩出禁署布藩臬然或違其才之所習與
其意之所便輒飄然棄去其就職者又或弛然自廢
或矯然思欲自異顧拂經遠艱卒以債事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五

上心弗克當矣公自湖廣右叅政歷河南左右布政
使所至毚勉在官節吏以儒祛民病而致之利風久
不敢懈政是以又民是以和用屢薦召拜光祿卿尋
改太常擢貳六列儲之南省積日累月以有名實於
上下士大夫由此知儒者之學非徒議論文墨要在
利於用士之策勳垂聞者非必禁近侍從要在能其
官

天子由此知才貴器使道在交脩上不以能順爲賢
蓋公之績其陰移士習默牖

帝衷遠識者所知之凡今治狀可指陳者非必其至

者也

天子眷公舊學嘉其不績必且留置左右任之重而遺之大諸部院寺監同官於南者瞻望弗及誠有贈言官保南山胡公謂某嘗踵公為館職使以屬某某何足以申諸大夫高義請相陳職事所及者公底績詰戎而某承乏典祀二者皆國之大事語曰能足民然後能足兵故安撫之道恭儉為本能事人然後能事鬼故鬼神之本民義為急是道也某與諸大夫固願身親見之公行矣明堂報政 宣室待問某不佞願從公竊聞其緒餘庶以答諸大夫之惓惓者

大廷尉魏公沒齋考績

大理寺古廷尉正職覆讞刑部都察院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非所許允雖笞杖至末不得輒加諸民蓋本以相濟也而其後覆以相病曩子貳南雍數聞南寺之屬往往詫曰某獄疎吾糾之密某獄繆吾糾之正疎容奸繆播雪不爾奸雪無乃滋乎已又憾曰某也固屢駁而後竟予從也部院之屬則憾曰某好異而駁所宜允已又詫曰吾守法不頗駁至再三而竟莫予能奪也持論棘棘若相為警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是蓋兩病之夫風始於相激成於相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一

七

翫然而率屬者布公開誠固亦有所未盡歟子家食數歲復承乏容臺而淺齋魏公為卿大理時部寺之屬有嘗學於子者意其風猶曩也固將有以告之間過子言則與曩異矣為寺屬者曰吾虛心以聽部議議得則從之有失而駁焉求其是焉已耳人豈必獨非也為部屬者曰吾虛心以聽寺議駁而當則改之非所宜駁而復焉歸於當焉已耳是豈必在我也事睽志通若翼若啓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非蓋兩是之矣子於是知部寺多賢由公率作以身故能以其屬適於道若此初公由行人選補御史擢丞大理累御史中丞撫汴督儲晉長九列所歷率憲職法曹嚴而能恕明而用晦長厚博大而不務為亟疾苛察故所至寮屬向休罔有以詭激相高者然則謂公在南都民鮮冤苦失職豈不諒乎夫惡莫大於求勝善莫大於交愛勝斯違違斯爭斯訟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言違為訟始也愛斯下下斯和和斯同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言同以異合也訟始於相違而聽訟者顧求勝以違其類以訟助訟訟且日繁及其道下人以廣愛公立而和違異而弗違訟乃無端於是魏公為大理三年

將奏績於上君子曰公之績也其近也獄得平也民鮮冤也其遠也和相薰也公道溥而訟端絕也其嘗觀天下之勢大率勝心熾然和德衰薄故險穢相傾不獨在民嘗自惟滌除有我廓乎大同有位者當身其責而學之未能也於公之行因其僚鳳岡沈子之請申大司馬諸公之意以某所願學者爲贈本諸其近而要之於遠

趙益齋文選赴任

語有之德積斯孚言誠不可不至也豈不諒哉宋濂溪先生司理南安軍轉運使欲文致大辟棘棘持不歐陽南野集卷之三
八
可至以從違去就卒悟其意或說之其使趙清獻公公臨之甚威既同官於賴執視所爲乃執手喟嘆以謂幾失茂叔凡此非積誠之感然歟而要速契於旦暮之間室則阻達則志得以怠何謗謗也益齋趙子德光爲推官贛州也政以廉成三年於茲矣所摧擊豪勢人煦植其寡弱者前後直誣逮得不濫戕者若而人踈脫幸免者摘發誅之權兩關無橫征督傍郡積逋盈數巨萬凡操縱舒縮不主故常上嘉下悅莫或齟齬其間者異時我師桀驚衛卒憑籍漁獵今一切法之皆俛眉抑首帖帖不敢怨當路舉才會議

推良士擢爲選部郎於南由遇合觀之志乃大得已矣夫趙子豈一朝一夕之積其亦有不能自怠者耶濂溪之學乾乾不息於誠故其德優柔平中其政精密嚴恕其所務知本也淳氣日漓士習爲彌文緣飾私智各是其非莫知自訟而趙子率真任質當事不苟規避日惕焉懼陷於邪惟過之欲聞語曰何知志士氣習不能移茲其於立本也幾乎南都佳山水地四方士咸集文選清曹主事臧易稱曰有餘閑者往矣親賢而取善游衍以樂性研幾以存誠古今人神識一也豈其用力而有不至于時賴士夫問予贈言歐陽南野集卷之三
九
賴故濂溪過化之邦也祠在鬱孤麓趙子耳目所逮以興以觀且久故予不復遠舉舉近爲的以成尚友之志

劉又洲之承天府

承天故安陸州地頃歲以皇上潛邸升州爲府割隸旁近諸縣表以嘉名與順天應天京府並稱皇考妣陵寢在其域內歲節乘傳侍祠有故謁告往來相屬將迎勞贈諸費他府尤劇而中貴奉璽書守備若皇陵皇庶諸使皆有長有貳役服之屬寔繁有徒各得任其威權行其胸臆民用重困太

守將藉息其民然位有所不能令禁有所不能加勢將不行又震撼擊撞紛至錯投處失其道將身陷危辱竟睽視民患莫能爲之所以故號稱難爲然予嘗念之逆順者勢也通塞者人也蓋古之君子恭儉惟德於法不苟失尺寸以從已於民不苟拔一毛以傷廉害義此其危行既足以樹風聲折邪萌而其凝重恢廓鎮定茹納撼之不驚激之不怒用能正以持法孫以行正外不忤於人而內得達其志故凡覲德嚮風者回心隆禮不忍橫戾恣睢以賊害仁人之民是君子正身悟物守約施博之道也以是爲政其將無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十

難乎是歲夏承天守闕南都諸大夫以予前所稱者求之庶僚得可爲守者數人既而又洲劉君可全被命以往則諸大夫所議以爲者也君筮仕尤溪令擢比部郎左官推徽州府稍遷文選郎於南其施之有政所試輒效諸大夫蓋有所徵之者子用是知銓部薦君於承天非徒石秤丈量蓋得其輕重長短於銖銖寸寸之間而君之往也風聲所動其志必行將且樹休垂烈以其官與京尹並重皇上加意窮民思周海宇而潛龍舊邦尤軫淵衷吏治民隱數重清問凡民所以困與君所以蘇之之難必且

上聞吾黨又何慮矣夫食食憂憂受牛羊而善其牧芻仁人之志也慮深言切相責以難朋友之道鄉人親睦之情也守之職莫切於與民蘇息其道莫難於正身以悟物而時勢非所論者凡茲欲贈君以言皆自託於輔仁之義而所以爲君慮者如此故予代之有言也不及乎其他

柱史方君西川考績

曩子友西川方子言呐呐若不出既從觀諸所著作則皆能昌乎其辭以達乎其意若沛江河若震鼓鏞有足相發者方子嘗令貴溪桐鄉二邑豈弟之政蔚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十

有聲稱用薦試御史南臺臺察職風紀而剴割已甚者或失則威方子居其官直而不訐廉而不劾所按糾未嘗崇苛亟威犁然當於人心一時稱臺端能達遠猶持大體者必歸方子子既得乎其言又徵諸其行固且相觀交脩以深造於道而方子謝病西矣方子既家食日從朋舊徜徉西川之上觀逝波之靡息嘆源遠之無窮大夫士相與考德問業咨政訪道者罔不樂爲之盡鄉之人相與安其响嘔忘其貴勢恒恐不能卒得其所依以爲戚蓋身退道進有足以入乎人心者夫君子陟降斯世苟非秉心弘毅則其所

操脩未必由中，方其相激以名相維以勢，則皆矯矯矜持，燁若有聞，及其得肆輒渝乎？其貞是謂飾之昭昭敗之，冥冥其志不足稱也。故子於方子晚乃得乎其志，而其為交也益親，則自其家食者觀之，蓋古之為大人之學者，心同天地，身體萬物，天下休戚莫不在已，視人之不善若已驅而納諸阱穽也。視已之不善若抱石自沉而牽人以胥溺也。志之所存若是，故其為功也始諸其家，本諸其獨，獨者顯之微，微者遠之近，近易肆微不可欺者也。致其不欺，謹其易肆，果確而靡渝，然後能明其明德於天下，故曰功崇惟志。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一
志其道之本而學之樞乎？於是方子復官南臺，考績將行矣，猶疏劾守備閹官奸欺刻害奉 聖旨無狀。上覽疏曰：御史言是令褫黜閹官編役。孝陵衛卿大夫由此益賢方子，不以官成，念官臺端諸君以僚友贈處之義來屬予言方子之績，其可考者既章，章在人耳目，其根心所生非耳目所見聞者，雖鬼神且莫窺其際，固將於已乎？自考之此子所與方子切磋焉而不舍者，亦諸君子所欲為贈者乎？方子行哉，其所以處諸君子者何如？將亦無異焉，其所欲贈者乎？然而有不徒在於言者矣。

少司徒二河及公北召

戶部職度支正邦賦以制邦用，各有品式載之政典而邊餉為尤急。往歲太倉儲銀無慮數百萬，然餉邊歲才數十餘萬，舊儲未沒新賦既入，故內不憂匱中，益令下商爭走諸邊，芻粟米立致充盈，故外不慮不給。自餘鹽利興，益出差倍，故額而取夫不加多，商困積滯，抑估以取售，然輸官之價無所裁損，奸冗耗靈莫之能禁，故息入微薄，樂趨者寡。縣令招募其來徐徐無益，緩急又虜數深入屯，廢兵增轉餉滋多，而管繕祠祀諸費日興，政典無文咸仰度支以故餉常不繼而儲亦告乏。為戶部者不亦難乎？夫事未有極而不反，法未有不通其變而能久者，故子於二河及公之行竊有望焉。公由給舍歷知寧國鳳陽懷慶三府，遷浙江海道按察副使，陝西督儲叅政，山西左右布政使，晉南院右副都御史，督江洋操巡跡公所至其於閭閻賦徭艱窘之情，邊儲盈虛消息之數，士馬勇怯盛衰之故，揔筭通塞利病之原，豈徒耳目覩記，蓋往往身親試之，根極領要矣。於是公召拜戶部右侍郎而尚書浦灣王公左侍郎樸溪潘公皆隱憂以須，時公叅會協贊其將遂有濟乎？夫理財猶之漕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一

水農商賦稅其源也故取從其薄所以阜商供惟其
正所以厚農農阜商裕各勸其職故賦入有常所以
通源滌浮滯之蠹止無益之作故費出有度所以節
流流狹源長財乃日益是道也夫人知之然未能卒
行者何哉裁禁損益動改常怒衆之戒違上之懼
賢者或不免而見小忘大親近蔽遠者多言亦可畏
也夫惟犯難而不顧其危者爲能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嗟乎茲豈易言哉公入仕餘三十年盤桓外省尺
攀寸躋艱棘靡渝譏嫌罔避君子以是知公之所存
道之必將得行也於是御史大夫苑洛韓公合南都
諸公先集

卷之五

古

送評羅君使蜀

曩予里居數念不得從鄉邦游宦諸賢共學以適於
道比入京則諸賢往往會燕笑晤言無浹辰之隔
志相砥行相翼默相觀語相發者戀綢繆相懼也以
諸賢玉質金相殆礪石硯子故即焉而不欲舍予以
頑鈍從時髦猶驚入駭羣來引後先齊驅並馳忽忘

其力之不足與千里之遠即終歲相依猶爲未足
未踰時而兩華羅君銜命使蜀別何遠耶君爲廷尉
屬其使以明練老成推美譽也奉 重書昭雪冤滯
布

天子欽恤之仁大事也吾黨膏慶慷慨言別然顧若
有憾焉此豈非所務猶有大焉者歟人心虛靈智周
萬物學之道智應而不用智斯義精而入神然施之
獄決談非容易何也聞獄成祇見其可惡求之生道
祇見其可矜意見內作物態外交即得情謂之億中
君子不貴也乃予所目擊則又若有異然者甲殺乙

卷之五

古

而毀其骸坐十餘年矣忽自明日乙之人毒我也匿
乙於遠某自某氏之家而誣我以殺官亟錮乙之人
密跡某氏得乙遂脫甲而不知兩家脩睦解怨和同
設飾以賣官也張自殺其人以誣李所司簡核數歲
獄歸於張李出則生業蕩然矣歲饑輒乞假族姻以
赴期會族姻積久厭苦之教令勿往張乃有辭於李
曰亡命矣且曩嘗賄我官使人捕李至不施一鞭遽
引服賄張而亡命族姻交怨之第瞠目竟莫知其故
予初駭愕其獄情微暖變幻即虛心應物若水鑑不
遁秋毫者莫之能明耶將數人者情狀色詞蓋有可

察識者以得情自喜忽而弗覺耶夫自喜得情猶足自蔽至於殺非辜而失不經矧曰成敗乎其他故事由心出而累心者事情根心生而蔽心者情善學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精義之要也君行矣有情無情之間誠得其幾將盛德大業可致豈徒曰獄以無冤凡茲同贈諸君皆相與務乎其大者也一駿獨馳羣不得尾躡然聞嘶風之音望逐電之塵且驟首振鬣將追奔千里之後領迅奮以先之

石峰李君擢山東大參

頃予代匱貳邦禮數緒往牒得邇年禮科參駁諸所

歐陽野矢集

卷之十一

七

陳乞僭濫法明義正足以折邪心而奪之氣者聞諸人曰科長石峰李君德言嘗為行人兩使親藩能以廉儉簡重風示王國使知朝廷敦親而尚賢士大夫貴禮而賤貨蓋其筮仕已操持如此尋選授工科給事中遷刑科右轉左晉都禮科官禁省者六年不貳其操居常若無所自異論事之難當機剖決不大聲色而讜言欲議持論者倚為從違所建白往往當事切理

天子嘉納施行裨於治體蓋匪直章奏參駁有所彈壓已也予心偉君意其人必也稜峭提給未易狎近

及按面故溫恭退遜詔若不出夫悻悻者內或在便便者中未必了辨藏於訥健養於和若君殆全而不形者耶是歲冬十月簡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山東為邦畿左輔漕河經其西四方運綱貢使下至更益商販取水道達京師者必經焉民苟失職或萬一卒有不靖此豈惟肘臂偏枯且喉吭哽噎憂將不可極其地至重先是妖賊起曹濮至連兵以殄河決單鄆壤城堤蕩屋廬千里之間原陸為湖

天子公卿宵旰憂勤以圖善後之策其時勢又至艱

參政佐其長使奉承德意布之郡縣在他省猶為要

歐陽野矢集

卷之十一

七

職况當重地艱危之日茲之往蓋有所擇而投之豈徒以穹秩厚祿於君資序為宜也惟吾黨誦法孔子而山東其鄉也孔子稱為國以禮而今之論治者曰吏道清雜故法令弛慢賦繁役重故民無聊而樂禍財匱兵弱故戎心起而無所忌然猶曰禮云禮云無乃迂乎夫孔子豈故欲以揖讓救焚溺者蓋嘗聞之矣率屬以禮則下知自愛大吏盡心小吏盡力上下隆禮則法簡政清費用有程征徭有藝庶政由禮則民心和一誠於親上勇於敵愾故禮者政之紀根心而達非舉禮而能立者誠未易語從政也君擢自禮

官頃同考禮部貢舉所選拔率秉禮知名之士欲知其學視其所舉欲知其政視其所嘗習往矣其必能徵孔子之言而無愧於宮游其鄉茲同官諸君所爲贈君之意也

湛江王君知尋甸府

頃臺諫言邊徼郡縣去京師或萬餘里民利病卒不得上聞宜擇人委任責成之邦乃作入今數用治中土不勝任者徃非奉天惠民意也有如邊徼不靖將耗盡中土以事之股腓指腫腹心爲恫輕視之重者且與俱傷

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一

六

天子及公卿大夫皆以爲然於是銓曹選吏諸邊郡不敢循常調蓋益重之是歲夏都勻守王君賢卿除母喪謁選衆謂君前在都勻垂三年而薦君賢者三人徃今應山倅叙州薦者前後十餘人廟建之役督材使者上君勞績優異詔進擢一等以旌功能今之除必置諸名藩大郡以需超拜於才與績斯爲稱會雲南尋甸守缺銓部謂排效素著者不足以幸惠黎元仰承德意副宵旰側席之求遂以君薦于時士大夫咸知當路所以重君於尋甸良厚謂君無薄尋甸君亦慨然知

天子留神邊徼思有以自效獨不能無憾於民難變不得盡用中土之法以盡行其志爲軼轍者予以爲天地之性遠乎蠻貊言不通欲惡靡二故生欲無傷斯惡虐力欲無窮斯財欲無匱斯惡橫取此雖雕題辨髮不能自足於冠帶之民如爲之法曰施若所欲還若所惡雖舉軼轍將翕然不應不如是而徒謂蠻貊有不可行無乃厚誣天性耶尋甸小於都勻數倍君率其所以爲都勻者爲之力且有餘惟是西去都勻尚數千里望鄉國益遠不能以家隨豈得晏然無繫於中者然予聞仁者急君憂閭民艱不以私先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曰國爾忘身君寧以是爲大言無當者予與君同鄉同舉茲同寓京師而有萬里之別無以致同心之贈爰歌皇華四牡用壯行色

南宮疏略序

少師大學士嚴公既集其南宮奏議三十卷以編帙頗繁乃節取之別爲疏略八卷初公官南宮時上方定禮樂修政教秉遠覽之智銳意師古歎下禮官集議而衆論盈庭諸曹無故牘可以援據一話一言悉出公叅決敷奏寮屬莫之能贊焉今讀其疏考

其時事擬諸其規。然後知國政揆策若是乎不疑也。夫士平居未試侃侃持空言謂如破竹析薪乃疑難紛錯。雖然莫知所裁者何哉。義不精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氣。不充則憚不和則激學不該洽則罔所徵信才不敏贍則不能取具倉卒達其意之所欲往。若是者蓋自昔難之公諸所敷納質古驗今酌人情審事勢闡義以正辭遜志以和義直而不倨渾厚而辨用能悟淵衷折清言或始拂而終俞或暫睽而竟協及禮明事定上下晏如矣。嗟夫被文綉底室廬而組績之工締構之勤果孰為知其所自者公嘗語某學文曰文辭藝也然必神凝志定外物不入而後能深於斯道。矧曰斷國謀王而叢疑積懼或拂亂乎其中心其克有濟哉。公昔選補館職引疾歸卧泯意世榮殫精古訓專割席之志發下帷之憤探賸鉤玄積深養遂出而弼成大典諮決大議理錯解紛當人所難顧負重若輕綽有餘裕最諸至足流於既溢前定不窮其所培者本也是集為類五曰秩禮曰秩祀曰省災曰登政曰馭夷合之凡若干篇視奏議此僅十之二三然而禮樂之情大人之故社稷之本學校之政安攘綏懷之道亦既六備覽者能究觀公所以

培本達枝則知國莽則窮果不足與成學小智膚識果不足與謀大也矣

太宰龍湖張公官南都

頃龍湖張公語予大學之道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明德明於天下矣予悚然起敬揖公而復之曰大哉言公求念於茲黎民尚亦有利哉公還以相勉且自謂學而未能相與喟然嘆者三焉聖人遠而道術裂學者競務於知慮聞識自謂不窮之用孰有專精凝神於心術之運以謹其好惡之萌而默識其條微忽危聞不容髮之幾者大道湮晦故善治不與公之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三

及此言也於斯道也深乎公明達剛毅該洽今古凡天地人物之故群分類聚之情富教綏動之方安攘威懷之略食貨兵刑之制禮樂文章之數無所不窺聽其指授汪洋浩博根據條析鑿乎可見之行事以底成績故一時稱抱負經濟者往往歸公異時問罪安南公以翰林學士輔行既晉陟少宰還館院章而士望益隆每省卿虛位推擇其人誠簡擢謂必弘才博識昌乎其氣非徒持文墨議論者蓋未始不心儀公也然予以謂公固將進而論道弘化者此豈足以盡之譬之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射御者之事而

虞人或兼能焉於虞人非必為有無也苟田者以是
名虞而虞者亦以是自能則將失其所以為虞且胥
而入于林中然則世所稱公以謂足以踰人者殆其
緒餘土苴乃疇昔語予深造自得人或未之知也公
顧默然自視猶曰予未之有能焉嗟乎學而不及望
之未見其斯以為能之者乎人之言曰天下之患莫
大於民貧而無以為生故治道莫先於富民民富斯
樂生而興善圖永安而厭始禍故可與親上敵愾而
不可與為亂言則似矣而未探其本也夫志定于上
斯風行于下不疚其心斯無害於政故好惡於人大
矣率性而無作故循物而有恒無作之政簡以肅故
民有餘力而無泰志相勸於勤生節用之業有恒之
令舒以貞故士忘畏忌而樂展布恣行其奉法循理
之志如是而民富可幾矣斯道也雖聖人復起莫之
能易如公殆將身親見之而予得席餘庇學稼圃以
養樗櫟之不材豈非幸歟於是公簡擢南冢宰
夫子蓋漸崇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翰林自元宰嚴
公而下咸有贈章屬予為序夫先公而達者須之翼
後公而進者須之倡而予則恃以苟得其欲而須之
庇者須公彌眾故望公逾厚然予未能他有以益也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主

節疇昔語予者則既備矣進而論道弘化以答群情
之望其大者固無以易此

刻西關志序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險固以限備
夷虜而保奠

皇極者也斷岡陜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閔戍截
過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
昔慎之矣唐唐關北枕京師迤西而南為紫荆為

倒馬為故閔閔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閔並稱
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閔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主

實禁奸釐弊興滯舉廢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
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強胡內逼陵寢都城及畿甸
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閔舊有圖按而索之
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
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略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
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緒纂牘茸四閔之故著西關
志四閔各為卷而冠圖於卷首終圖冠居庸之首諸
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米微予序閔之設以地制勢
以勢制勝而儒者之論謂威敵固國不必在險蓋焉
高臨深而民或罔固志荷堅執銳而士或無圖

至莫乘而粟積無用則仁義不孚寡助之致然也故
安內攘外貴德脩人和而凡因天因地無足以徒恃
者雖然一夫扼險固距則萬夫環睨莫之能奪違天
失勢器不服習則如林之旅不能為勇天時地利所
以堅人心而作士氣脩德以和衆者莫敢忽也志所
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
馬倉庫教場征徭歲用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
察祲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
奇犄角之機以考察保綏懷調度富疆之略而制勅
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
陽南野集卷一 卷之十一 五

陳公獻擢貳守順德

陳子公獻之爲景州也三年而政成部使者言景州
治行最所部章前後十餘上
上寵嘉之擢同知順德府事子時公獻重去其寮切
切焉求助以圖新政州判官王子克服輩樂有賢長

官能相資以成德業亦皆純終惜別挽之既莫可留
而愛之又莫爲助也則相與謀所以贈者克服嘗學
於子乃馳使函書來請子文且言公獻往謁子南雍
而別之遽也常快快以未卒所請爲憾願有所裨益
二三千庶亦致其輔仁之情焉夫以公獻之有意於
子遺憾於相遠而不能相卽也吾固將有以答之况
重以數千者之請乎頃克服考績至京爲子言公獻
爲政本之以慎出之以恕成之以勤勵績密其於民
爲之均徭薄歛惟恐其財力之或匱也爲之除奸禁
暴惟恐或殘虐靡爛之也於士勸誘程督惟恐其業
荒而行墮也於寮開誠布公惟恐不足以率之與同
寅而協恭也米鹽諸務靡不殫心雖厨傳亦加之意
焉惟恐賓旅厭於吾土地而不願出於吾途也子既
喜聞公獻之政又嘉克服好賢揚善固樂與士大夫
道之况公獻求益於我亦惡可以虛辱夫府與州異
勢長與倅異位異權然撫民則親羣之則警不以勢
異也正身軌物則不違先彼後已則不爭不以位異
也盡其分之所得爲竭其力之所能爲則隨試輒效
已不勞而人易從不以權異也公獻之爲州其於分
所得爲者既竭其力矣其倅順德也其於力所能爲

者其隨分自致以熙嘉績而流鴻名其亦可知也然猶切切焉欲裨益之豈非以其所至者為未足耶夫不足於其所已至故視民常若有傷而自視常若無能苟公獻果進於是則無往不可得師又奚取助益於子也乎哉予比年始有聞於良知之學反而求諸其獨有以見其至隱至微而見顯不可掩無方無體而克周不可窮蓋無妄以為至而不欺以為功昔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若無而實若虛此其本也公獻能自知自強則望道未見謙卑受益將日進無疆而予之所以為助有不待言而顯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李子守思南贈言

傳稱孔子欲居九夷說者謂傷道之不行於中國非本志也愚竊以為不然聖人之心以萬物為一體夷獨非物耶豈中國得行遂棄之不復置念則將不與並生天地間乎故居夷者聖人天地之心也夫夷之可陋云者好聞嗜殺得戡伐賊而非徒衣冠文物不足於華也息聞止殺去殘賊而相生育聖人所萃萃焉者奚擇於華與夷哉貴州古西南夷部于今為中國郡縣之地思南其北郡東去辰沅六百里而近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人荆南李子幼徵自虞部即擢守于茲人或謂思南何足以辱李子乃賢者而授之邊郡乎幼徵顧大喜以為郡近吾鄉且非若他艱險繁劇未易與為理大懼忠信篤敬之不脩為思南負思南豈子負者嗟幼徵其知孔子居夷之心者歟夫思南雖邊郡視滇詔邕桂猶為內地設文物衣冠誠野且陋矣而忠信篤敬漸近中土之習猶不得輒夷之也況其直性淳氣中土咸莫之逮而其文章物采去卉服椎髻為已遠若是而猶然陋之則孰為不陋者矣今夫溪峒山谷其民惛惛貿貿孰與都邑城市華也然而機變敦厚異情侈靡儉朴殊習由君子觀之又惡知其所貴者今有人貴溪峒山谷而厭都邑城市則人必且以為賢季子喜思南而安之其不賢於人遠乎昔者韓子刺潮柳子刺柳皆不鄙夷其民而約之於法制道之以禮義用能流惠澤而垂令名然二子之往也謫也又西北東南去家萬里二子者蓋鞅鞅不無少望既慨焉因俗致治竟能使州人尸而祝之以名於無窮今李子守思南也擢而往也又喜而安之無天涯惻惻之思吾固知其必能以思南如潮如柳而二子有不得專美於昔者矣幼徵行哉天德王道要在慎獨

舜所以協和萬邦此其本也思南壤地猶足視
子男之國慎斯術也以徃其無曰割鵝焉用牛刀

度朔仙霞圖序

太子贊善雲泉吳君曰靜寓京師也數念母朱孺人
春秋尚欲歸或曰子宮臣也

皇太子且出閣將大備宮僚必不得請且序進可待

階秩將益崇母孺人宜欲之遲之數月大封

宗室奉冊副節使以行竣事便歸是兼得也君

喟然曰吾不暇念乎他矣即日疏曰臣母今年七

十有七而臣待罪在公定省又曠晝念殮忘夕念寐

廢

皇上仁孝理世乞予假令臣得歸省盡一日養不勝

烏鳥私情惟

上憐察上惻然許之時子方奉母宜人養於京邸

錦衣使伯泉孫君與其弟仲泉中翰季泉官乞並官

于朝亦奉其母夫人與居伯泉工繪事而吳君與季

泉同甲第同官於是謁伯泉為圖奉以請予請發圖

意歸為母壽且曰以公與伯泉有老母也能獲我心

而二母耄期之年體履康寧冀吾母或庶幾焉抑母

之壽繫子之福福也者吉人所以得天者也山是以

敢微惠於福人曰不敢不勉予展圖閱之海波浩渺

島石礧礧上有佳樹垂垂其實蓋所謂東海度朔之

山有蟠桃根盤三千里花實以三千年世未嘗見而

傳之志惟之徒者也孝子事親凡世所常有人所能

得者雖勤身疲力致之尤未足以滿其志至於可為

也未必可成可求也未必可獲用力千百無一二儻

幾焉者心未始不皇皇然幸其或可及也故凡為之

祝願必因其所求而益張之以至於未必可求可

為者以為猶有進乎其自期然後孝子不敢以其

職為能供心為能盡而常歆焉以終其身夫孝自服

勞顧養以至於繼志續緒自恭順愉婉以至於尊顯

成名自體髮罔虧以至於百行皆藏無貽之辱其端

由孩提知愛敬者達之耳以孩提可與知也而孔子

大聖猶自謂有所未能則道誠有未易致而分願誠

有未易足者君年垂五十仕宦餘十年而慕親一念

視古負米弄鵲諸人汲汲若不及根心而達孝德無

疆將以其親有辭於後世其為壽豈直三千年矧耄

期之足羨壽筵弘啓賓介秩秩有問度朔安在蟠桃

之實何如請從尊俎間觀之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

類

三峰鮑先生擢江西大叅

鮑三峰先生自刑科都給事中陟叅政江西輟諫議之職以替承宣之司若曰諫官采四方吏治民情詔廢置興革則必能奉將德意布之乎一方董正庶吏以勤恤民隱昔言之今能行之進而任大負重由此無難焉者甚厚望也人或謂某先生蓋有深慮焉曰江西生齒蕃而地產薄卽其豐歲猶仰他邦以爲足况年不可知又賦徭脫漏隱射奸欺者多彼損此益積而偏重民力大不堪况徵科日新也吏不能愛顧墨以殘民無足論矣否者侈厨傳豐餽問賴於上下

歐陽明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或好大喜事餘耳目所屬以矜能炫功此其費皆出於民民賦陰加故奸宄滋甚上之人立平賦方田之法以興利釐弊善矣吏奉法無狀轉相謾託利未及興弊未及釐而民先被其擾夫政在養民民不得其養政之失也能無慮乎予聞而喜曰先生憂民若此吾邦之民可以無憂也已矣聞之善制法者不闢地而民阜善作人者不變法而政成善興化者不易吏而心華人有天性好德畏法其常也惟慎其所以感之者是故帥以廉則墨者畏帥以仁則暴者馴帥以澹泊則奢者儉帥以正直則媚者耻帥以簡靜則煩

擾者息故吏道清而興釐之政可舉政理賦節民安其條各竭力任職樂其生計供其貢賦雖至愚冥豈好爲奸欺以冒法禁必不然也故曰政有本治有要身脩而百姓安矣先生以春秋魁南畿鄉薦讀其文偶詞比事有法旣成進士以大行人使四方識王人之體爲戶科給事中遷兵科左右晉都刑科其叅駁論劾彰善癉惡直而不刻按事西陽明功罪賞罰犁然當於人心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以先生往事徵之蓋深於其道先行而後言之者耶再用是竊爲邦人喜幸非敢有所譽焉爾也諫垣諸君子謂先生之官將問俗於民不遺遐僻而其林日夕得山谷田野者宜多來徵贈言先生與今少宰樸溪潘公皆徽產也吾邦於徽接壤潘公嘗以左叅實昭臨之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而先生又深於春秋之道是行也嗣潘公而起晉階六列以圖天下之政請執春秋以往其何所用爲贈矣

壽馬翰林毋許氏八十

漂陽馬子應圖旣舉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居久之念母太夫人許春秋高跣乞侍養語人曰人之生也母慈之父嚴之保保之師成之而吾母兼焉義先大

夫官諫垣謫宦閩浙權守邊郡播越于滇南不以家
隨者如千年祿入往往於官中盡之家之有無子之
長育成就皆有所不暇顧念吾母拮据卒瘞以贍給
家衆而祀饗問贍若賓師館穀諸費豐約有度一龍
始就外傳即多疾既弱冠瀕危者再毋慎其交游時
其勞逸程其功課警其惰弛有師傅所未及慮而起
居飲食禁戒調攝周防曲護醫蓋有不得而與者既
幸有今日而毋老矣古所謂二人相依爲命乃今而
後知之於是人皆賢應圖而陰養其成以故遂得所
請應圖與其從祖子刑部主事國華嘗學於南野子
歐陽南野集卷之三
既出都使國華謁謝未得從宣力於朝南野子曰
應圖其可與事君也已矣明年冬使者函書幣國華
爲導言太夫人以己酉春正月八日躋八袞內外姻
戚稱觴迭進願徽惠一語華於賓筵亦太夫人所貴
重以爲光榮者先生惠許之是憐其承懽無將而錫
之百朋也南野子曰應圖其可與誠身也已矣國華
訝曰聞之致君者不顧其私脩身者不務其華將毋
之急也而曰可與事君文之華也而曰可與誠身敢
問所謂南野子曰夫陟遐有不自邇者乎愛敬一也
而親爲邇愛立於親然後能愛君以及乎君之所愛

而無弗愛焉斯可以安天下敬立於親然後能敬君
以及乎君之所敬而無弗敬焉斯可以理天下故忠
也者資諸事親而移焉者也抑孝子尊親之至莫大
乎榮名故不敢卑其行於可賤穢其道於可辱小善
弗曰無益而弗爲小過弗曰無傷而弗去其內盡諸
身者蓋將以其親顯名奕世爲快至外備諸物則雖
纖微瑣屑亦無所不用其情克是心也况親所貴重
以得之爲榮者乎應圖之志吾於茲乎觀之爾矣古
之忠信進德者累十年而一變太夫人享年彌高則
應圖資孝彌深其移忠彌遠以是爲祝非太夫人欲
成其子之情乎國華喜曰先生於弟子也已厚遠而
不遺祝不忘規
歐陽南野集卷之三
碧江劉氏重修族譜序
碧江之先宋景定間漁隱公存玉徙自淇塘至今餘
三百年傳十有四世而子姓浸蕃枝分派衍若近之
龍山臨溪遠之遼廣衡桂諸處所居成族文事武功
顯名於時通籍於朝者後先相望彬彬乎盛矣漁隱
本蘭溪曾氏出贅淇塘爲外舅劉公文昌後而從其
氏既乃使伯子彥明復氏曾歸奉蘭溪之祀季子子
高從氏劉以祀所後若曰吾何忍自絕於翁也子高

嘗修蘭溪譜 國朝成化間裔孫日堅續脩之尋構

武城書院於碧江之上皆志欲復曾不果蓋重遠漁

隱公而以無改其道為孝者弘治間始專譜碧江不

系蘭溪淇塘而斷自漁隱為初祖首列總圖二一自

鄒世子傳至萊蕪邨國二公下逮漁隱父子為碧江

源流之圖一自長沙定王傳至夢國揚州諸公下逮

碧江之析居龍山臨溪洲尾遼桂諸處者為相承分

徙之圖蓋譜法之變要以其明其所不忍忘厚之道

也民生本厚物或遷之乃至敗倫傷類未必親盡服

盡而已途人相視矧曰其能不忘於遠君子敦厚以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崇禮愛溥而分殊故近篤而遠靡遺曾子曰忠恕而

已矣此其本也夫曾子非譜圖所列以為碧江所自

出者邪其為訓固易知易行者誠永念厥祖欲無改

於其道則當自曾子始矣譜初脩憲副王公樞為敦

幾序日隆自序諸首冢宰此川周公用時為給事中

善遼東派錦衣衛指揮使瑄暨姪敦善為序諸後嘉

靖辛亥藩相君鏗鑣與其弟姪某輩協議再修而錦

衣之孫都指揮使文明自遼歸展丘龍刻日成之乃

率羣從來謁子序久之奉劉虞部臈川先生後序來

告梓人峻工專需首簡文明願有所藉手以還遼且

問氏未復則如之何曰兩篤不忘可矣而灼婚則不

可消以曾灼劉苟非淇塘所出實可委名不可稱也

以劉灼曾則雖蘭溪所出於稽其實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也皆對曰不敢不慎碧江之徙景定甲子譜序

謂于高卜築於茲圖註因之漁隱記以為存玉公別

墅豈漁隱之志于高經營奉父以居而序記各書所

為作者歟劉祖定王發曾祖萊蕪侯箴定王自漢景

前元丙戌封長沙至宋嘉定戊寅漁隱始生之歲千

三百七十三年傳四十三世由戊寅上溯曾襄丁巳

萊蕪始生之歲千七百六十二年傳三十四世何疎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密相懸若是也豈世數舛誤或合二為一或析一為

二而後世踵誤為據邪然此其小者也蓋先文忠自

脩宗譜猶且未能無誤是故貴慎圖其大者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別集六

序

賀元輔介谿嚴公七十

自昔命世元臣為嘗不關天運鍾地靈而其綏之眉壽也豈非以佐皇作極錫多福於庶民也哉我國家景運初隆時則有若三楊弼成祖締造之基文貞起家泰和實誕育於袁天錫難老久於其政以有成逮我

皇上撫運中興而袁有今少師大學士介谿嚴公乘時以出翼嘉靖之績德業文章於前烈蓋有光焉袁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一

之山川來自衡岳逶迤磅礴千里而遙自文貞至今百有餘年靈秀清淑之氣積久而發其鍾為人傑必也堅凝悠遠古稱岳降神而市幹周天純佑我

皇篤公而培之其可知也已公自為禮部尚書即受簡注日與二三輔臣入侍禁直恭密勿之議禮樂政教多所釐定至於討不庭懲不恪兵刑之事非禮官所職亦下公條畫以行尋拜亞相仍兼綰部章數越首相而召對晉首相則數虛亞相以專其委任咫尺俞咈若家人父子之間密札溫諭日或至數四蓋靡事不諮而公稽古義舉輿論所擬多見信用其

視國初內閣職視草備顧問而軍國政務則諸卿各以其職仰贊

宸斷而閣臣或不盡預事體既殊

皇上至明至剛同符成祖如日月雷霆照無幽隱恩威不可測至銳情遠覽慨然欲脩飾明備復古三王之盛以作新民德視末樂間乘更革煩動之後務遵畫一約束以寧一衆志時勢亦異故議者謂公之為相尤當其難然敬事後食代終而弗收成寵利思畏威福思懼因機納說樂取善以廣忠益公實兼之用能調幹匡替遵蕩平之道敷優優之政使卿士大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二

夫得展布無忌以成明作之功而寬平惇大晏然不見操切之迹上嘗賜公銀章其文曰忠勤敏達忠言德勤言勞敏言才達言識量茲公所以默當

上心而能易人所難者也歲己酉春正月二十二日公壽躋七袞朝野翕然願公慎綏福履以篤棗無疆庶幾永有庇賴而公自謂年至將乞身於

上某惟昔召公既輔成周之治而欲請老周公留之謂天壽平格以保乂王家宜末念於茲以有天之固命召公有味其言而為之留弼亮再世弗祿彌康衛武公為周卿士其抑戒自警之時年九十有五矣

而猶身在王朝蓋奉於覺德行慎威儀質人民謹
侯度順四國邊蠻方而無一語及於自暇國人誦之
爰有淇澳之篇公頃歲所著志別號記愛賢日鑑思
勉諸堂澹平抑戒之義今進於衛武之年猶未及
者其不佞從二三鄉黨敬賦淇澳以侑新觴蓋嘗侍
公燕閒竊觀其微以為切磋琢磨之學金錫圭璧之
德實歸于歲至和之光誠先得我心之所欲言而召
公所以格于皇天者內此其道也永念天命以迓茲
至之休公其將誰讓乎

歐陽野史

卷之三

三

今少師史部尚書大學士介谿嚴公自宗伯入宅端
揆既八年為嘉靖己酉之歲而公壽躋七袞其誕辰
正月二十二日也某以鄉晚進忝忝邦禮既受簡於
同鄉之同朝有綴詞為壽而禮部僚屬義有祝也宗
伯教齋翁復以委某誠懼其再則為瀆而有不得讓
者我

皇上哲命天貽乾行獨運慨焉興隆脩廢增補遺缺
以成一土之法百司庶政靡不周諮而禮樂之事尤
多大小臣工奔走奉若未易克當
聖心而禮官為尤難公自戊子以來十數年間為左

右侍郎四年尚書七年召參密議而猶委重典禮樂
攝入且半年所建履率 制制雖而未舉古義閣而
弗繹與夫前所未有而

聖志先定根於仁孝誠敬之不容已可以義起而無
所考證者于特內則密承札諭督促疏對畧漏未移
中使立候或咫尺

天顏反覆詰難相可否於立談之間外則百官集議
發言盈庭折其淆亂以協于克一此豈循常襲故所
能周應不窮者耶公精白堅凝稽今監古叅之人情
以求其安揆之時變以從其宜于以贊

歐陽野史

卷之三

四

宸謨諸輿論典制由是始定自今觀之其大者足以
昭道揆垂世範而其小者亦足以存法守考官成六
下之人仰頌

聖裁曲當後有作者殆弗可及因知公彌成為勞然
而當聚訟之劇承 獨斷之剛不動聲色調劑鮮
使君臣上下默然交泰以不底於睽離而委身宣力
無復畏忌此其所全者尤大而公變理之道實亮之
業聖明之所眷倚朝野之所庇賴寔於此乎基之矣
凡我僚屬憐憐於公以為舊德可觀成式足訓師其
意可以制義循其法可以慕過匪有承乎其後

官職之情已也而某也若之何其爲祝嘗讀詩南山有臺一篇稱無疆維壽而必曰邦家之基稱保艾爾後而必曰德音不已因之深有慨焉古之君子終始典學故識度宏遠以爲廣才裕猶身邦家之重而猶攝謙不盈用受益於有恒詩人所爲頌禱者也今朝著之閒求足以當之而卿大夫莫不屬望於公者公少壯學古者年弗倦議事以制灼理亂之原而不迷於取舍之途降禮降辭以下人唯恐聲音顏色或將距之片言可采而不敢不置舊惡弗念廓焉如忘志士才人曲意培塿使之陷阱加滌濯焉故人莫不樂爲之盡蓋自卿大夫視公宏度遠識熙績殿邦其於追蹤古人有餘力矣公乃自視歆然謂有志尚友而未能顧嘉恭近代一二元宰以得我師又有望於朝之彥士聞過告善資勲澤之益而增其所弗及蓋名其寓邸之堂曰愛賢而自爲之記云爾公之謙謙自牧茂德音而基邦家者若是乎其不已也其無以願與二三僚儔以古之事君子者事公爰稽謙受之理申保艾無疆之祝天地神人之故可徵不誣也雖至再公其以爲瀆乎

送大宗伯程齊盛公致仕

程齊盛公再召入京也三四年間請老之疏五六上上數賜溫諭弗許嘉靖己酉春公年躋八十上始察而許之卿大夫咸羨公體力猶健得及今從朋舊沐聖澤以順天年樂莫有大焉者然予以爲或非公志也天子建官保王躬而傳德義者其用不同其效忠不容有二皇上念身繫宗社之重圖惟康理以幸惠天下謂公講帷舊臣通神農皇帝之言而深於其道故卽家徵拜禮部侍郎尋予告歸復以大司空徵至則擢大宗伯食其祿而不煩以務寵遇甚厚公外無勞累內無疑畏固將委其身終焉而日求所以自效者夫虛融淡泊神完而不耗安閒恬靜精疑而不竭樽節退讓福方至而不盈上古神聖所以保合天和無爲而理由此其道也公自少既有志焉三十舉進士改庶吉士輒引疾里居居十年始起授翰林檢討未幾以浙江督學僉事終養今上嘉靖初起官南符臺召拜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累御史中丞督儲南都又致其事以歸歸十年而有今命再徵再應志意翛然未嘗不在烟霞泉石之間則其所以自養可知已眉壽康寧殆非以他道幸致之者

今之難立不曰

明主可爲忠告而道未易以空言曉則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歟而豈切切焉自爲樂也惟好德風微人名挾其才藝以干主甚則離堅白者接跡而言神恠者搔腕大抵自銜自售以要寵利而非必忠愛之實由是人主輕士而自用則士之自輕者啓之故君子遺榮避寵使上知敬士斯尊德樂道之風行巧趨競進之俗易而後可與致理是道也公且將於身見之矣於是翰長閑五塘先生暨御史陶君輩公督學時所造士也重公之行來謁贈言予初補館職適與公同被召命尋待公於南乃今從祖道都門得窺公進止之義竊聆士大夫之言而有榮於衷也公行過齊魯吳越之郊有訝而問者則將告之曰聖王躬恬澹崇靜退故老臣得自便也士聞風而興向德承休知所以自重則其所動者遠矣

慶沅母崔太孺人七十

嘉靖己酉夏四月二十七日御史沅子思畏母封太孺人崔氏壽躋七袞初思畏起家令獲鹿迎養入孺人於邸尋以政成馳封會徵拜御史又迎養於京師時同召爲御史者十有三人咸曰友之義喜則同

者也必將之以物達之以義於是相與譚于文致觴之祝始太孺人督其子於學也艱棘自持所不放知曰將必及其有造乎乃學成入官陳力叙功友四方之賢俊正色立朝而太孺人方當七十之年于子衍衍食其祿養享其榮名精力弗衰神氣彌壯滋至之祉未涯也思畏又能迎其意而順成之日奉太孺人勤儉慈廉之訓操諸其身而脩之有政亦旣效矣乃今訓飭加嚴操脩加敬同德之功加親太孺人樂其志之靡違而忘其老之日至焉諸君與思畏以職業道義倡和後先交相濯磨所望太孺人康寧壽考

嘉靖

卷之五

人

易帥有恒庶幾其子不以內顧二厥慮不以宣成忌厥脩專心一力惟國家之念而爲之友者得其所資藉推挽進而任事遂以無負

天子之任使蓋其愛思畏以及其親匪直區區燕昵之情者予於思畏有一日之雅重以諸君義重情至拳拳若是祝其密已乎夫不隕之孝錫乎其類而後可與事君勿欺之忠信乎其友而後可以悅親茲非疇昔與思畏數言之者耶由其道則太孺人之教無忝而壽爲有光然則予之祝也已久其情無窮其辭正於是焉爾矣而猶有加焉者匪後則支其於立哉

也不已薄乎以諸君之拳拳也予曷敢以侈言支說使諸君不誠於其友

送大廷尉後菴李公致仕

嘉靖己酉春三月大理卿後菴李公致其事而歸先是公以御史中丞撫晉移疾里居撫按官疏請召用時遼東被虜患即日徵中丞撫遼至則緩輯其人繕城池謹烽堠簡技擊峙糗糧張皇武備未幾虜深入大掠督兵決戰遂以捷聞公是時既召拜大理卿猶申飭諸備得代而後入朝居旬日或言大理卿老矣惟上察其倦不任勞休之公亦有陳疲瘁不敢貪主

歐陽野先生集

卷之三

九

恩曠官事願錫骸骨歸子晉謁公公語子所嘗經歷時勢事情益聽而忘倦不覺席之彌前也退謂人曰所貴乎壯者不曰作而行之湏其力乎如圖政揆策多歷而備嘗精練而洞達壯執與老今邊圉多故有能臨事好謀而應卒不眩者即儼其謂宜厚以祿秩不煩以政優暇之以待客謀況老而未衰如公者耶大理職受獄成而讞之為事簡由評事上達人盡所見卿總而裁之為功易即當其劇視舊選猶為優暇以公智慮精力將遊刃恢恢人買其餘可也休之為已多矣而又奚倦焉既而公竟不可留時方覈遼捷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十

若寇所殘傷者公辭子慨然言曰入官垂五十年矣遽者未論卽近歲同謫戍者若而人或不生還或還而擯棄以殞獨苟全視息齒士論陟九列進覲清光而退返初服不可謂非幸商賈撫壯遠遊垂老猶思其鄉身非任天下之重不能辭避顧以官為家不亟尋童子遊釣之侶以樂餘年不可謂智歸矣復何望獨遼陽之議不能無望於大夫君子者夫公豈復幸功賞有他覲哉我知之矣朝政得失人心所由怠勸草莽猶知慮之謂非細故况大臣與圖其事者哉進不辭艱退不忘世茲公所為耿耿爾也公始舉進士授縣令召拜刑部郎中出守東昌常州青州三府晉憲副飭戍淮徐才名動一時尋叅藩浙江擢山西按察使年總四十餘以其才志及其強壯直而遠之無有齟齬摧抑又惡知其所際者乃陟中丞撫甘肅問大用矣大獄起追逮謫戍遂十餘年赦還川薦撫晉復向用矣病免又數年然則安得不老而子亦安能無憾於用之未盡也雖然古者卿大夫致事則以德行道義教其鄉之俊秀而昔之賢人居閒不仕或倡民友助以相親睦或勞來匡直使疆善而畏不義皆足以裨於治理公歸也其志猶足以自致其用未為

卒不得盡予亦可以無憾焉爾矣

賀家宰石塘聞公七十

仁賢必任之久而後成功然有繫乎天者未必可幾也國初尚書吏部久者蹇忠定公義三十有三年其後王文端公直十有五年忠定請老不許詔解煩務以待咨謀而別設尚書專釐部事文端請老

詔放常參第朝朔望侍經筵召對無時而部事則增設一人與之協理故忠定竟不復請文端年垂八十乃得謝義結於心身非所敢有也某嘗謂宣德以前主上辨人才審治體竭情以告其君而君能受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上

之以虛故前政垂裕而可恒後政紹休而鮮失則公卿久任之效然非錫福自天降年有未雖欲馴致崇高荐積功能昭令聞紆深眷以久安其位必行其志其將可幾乎故眉壽無期然後能為邦家之基嘉靖己酉秋七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塘聞公初降之辰時公壽躋七袞而晉柄銓衡繼再替士大夫每憾其不早及觀公神氣清裕筋力康強耆年者或未之逮而聰明智慮視強壯時殆益精密則又相與羨其盛福且占其未艾而崇功廣業非晚也四明在朝諸公以鄉黨姻戚謁文為賀夫公豈直鄉黨

姻戚為賀哉公渾厚沉毅鎮定恢廓執義而遜器物而辨震之弗懼而激之弗抗自為文選郎已凝然公輔之望今上嘉靖初由京兆尹太常卿晉刑部侍郎秩三品者九年擢尚書歷南北諸曹十有二年於是聲實浸流屬望彌切每推擇冢宰以名上者數矣頃歲始陟自司寇加之宮保

上嘗因他事降旨謂公素稱公正蓋歷試深知非朝夕之積者夫人主於大臣知之斯而之將敬其言議而不輕於自用重之斯信之將專其委寄以盡其所欲為故庶僚有所恃進而宣力為邪者無間可乘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上

退而息心茲理亂安危之幾也天道好理安而厭危亂消息盈虛有握其機然則公之壽宜天之所保矣其進進彌增遐方至之祉樹無窮之聞其詎可涯乎其竊聞弘治間臺臣米輿議薦冢宰以待卜相

敬皇若曰此吾蹇義王直也吏部贊董正庶官謀無不聽非相耶冢宰由此知

聖意所以委重感激倍於他日頃者會推公入叅內閣聖衷眷倚上符

敬皇由近代而觀殆忠定文端曠世之遇也非歟人才治體孜孜為已任而祇承德意必盡其力敷納

獸必竭其情者。蓋期不憚于位忘其年之及而不
敢自有其身。茲昔之仁賢所以積幹王國。近承天保
久而有成者也。於公且復見之矣。其不佞敬用爲天
下賀。豈直答諸公之惓惓而已乎。

送都諫羅君參政山東

富強國之所務。然阜民而取其餘用之。有節斯國以
民裕用民而不問其不足。取之必盈。斯民以國病。此
又務富強者之所宜省也。今天下民財民力可知矣。
山東王畿左掖六國時齊。以其地稱伯富強。甲他國。
謂今宜倍昔而乃大。有不然者。土瘠而賦重。元耗而
役繁耳。一夫有畝。獲不能自解。然芻粟遠輸。先於四
方而萃牧之。征洪開。疏濬之役。又他邦所無。而獨有
之。民窮而徙地棄。而無於是。根著之家。倍賦倍役矣。
而又上下所需。科條百出。往者沿舊而苛。貴所不及
來者日新而未知。所底止得無重其困。而驅之流徙
也乎。羅君子文往參藩政。以收民爲職。而長育蕃息
之者也。然當此摧剝衰耗。其將何以復之。昔孟子告
齊王憂樂以民之道。謂春秋省發補助耕歛。使有積
倉。裹糧而無怨女曠夫。是時齊民蕃庶。雞犬相聞。惟
上之所富之耳。乃今時又有間矣。羅君按行所部。試

卷之三

三

求丁之散諸四方者。田畝之卒。來者與夫饑弗得食
勞弗得息者。爲之休養生全。爲之勞來安集。苟法制
自上非所得。爲猶不可。遽委曰難。而況所得自盡者
夫。倡僚率屬。樹廉儉之風。使聲聞所暨。如古所謂滅
音樂。解印綬。事廢或見之。則民志固而徙者且復然。
後富強之策可得而施。以予觀羅君爲此。非難者。君
嘗爲大行人。使四方。擢刑科給事中。歷吏科兵科左
右。給事中。進都科。四方民瘼。與所以救之之術。蓋咨
詢既熟。騰章于上者數矣。昔聞之。今親見之。昔言之
今得行之。東土之民。自茲其有瘳乎。諫省同寮。謀以
爲贈。謂人情虛聽其所慕。而愛深者能爲切言。相率
以問。子予聞豫章先生之言曰。治在道。而不在法。貴
實而不貴名。又謂多憂者善。心生多樂者怠。心生而
天下治。亂由之。先生程門高第。君同姓也。言莫切於
此矣。而君溫恭易直。言必其可行。事必其可成。不皎
皎于譽。而恒惴惴焉。懼職之不舉。其於名實之介。善
急之幾殆。察之已審。然君子不自盈。其所能而聞言
必省。其所未盡。況若先生之言。君豈曰子既已知之
矣乎。

賀御史大夫屠公七十

嘉靖己酉十一月三日御史大夫東洲屠公懸弧之辰蓋壽躋七十而釋褐入官亦且四十年矣公始以御史按江西既而守保定守延平參藩廣東土旬宣閩廣宦轍幾半天下徵拜光祿大理進貳刑曹陟司寇于南寧復北召久之擢西臺中外敍歷官前後十數遷凡耳目覩記朝政得失之端國計民財盈虛登耗之故人心從違吏蠹叛伏之情主威潛移默復之漸國勢尊安危弱之機往往身親周旋其間而得之非徒道聽而臆說者夫國之欲昌則朝多老成閱世久而練事深斯量宏識遠志定義精而出謀發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慮能審時達變以不窮於用士大夫望而歸心焉如公非天之所樹以昌我國家者耶公秉德溫良持之以毅宅心簡直出之以孫與人不設城府持論率切事近情未嘗務為皎厲而邪正是非不少貶徇趨舍避就有斷斷不可渝者蓋更嘗諳練自成與年俱邵非朝夕之積而繫屬人望固已久矣故方詰奸刑暴明邦禁以倡藩臬之治任非不重而人心未但已也莫不望為臺長臺長統諸幕寮掄選以詔署署考覈以詔黜陟儀刑表正清官邪而肅吏治任非不益重而人心猶未但已也莫不望為冢宰由往者

推之即公進而操八柄以馭百官人之望之其容有已乎公季第文卿從子國望皆舉嘉靖癸未進士時同舉四百人今從公于朝者八人公愛且教之視同朝加厚而其亦忝竊數數焉爰相與謀祝公壽謂某有言夫天之生植雷動風拂日暄雨潤其行無心其施非有所擇也而櫟樟榦楠凝精含液獨得其盛及材之既盛為櫟為榦為棟往往旦千年非如他木中櫟楠者易蠹而速朽謂天漠然無所厚之也殆非然歟公於今棟樑也以人事而徵天道將進德未涯受祿無疆有不待於祝者凡吾黨所為惓惓者若曰同庇於大厦而技柱亦與有焉故有不能自已云爾豈徒曰通家之私情已乎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六

中丞盧公提督四省軍務

贛州當江廣湖閩四省之交弘治間建巡撫憲臣行臺轄汀贛潮郴諸府州奉

璽書行便宜以弭寇安民任至重正德間陽明王公始受命提督軍務又假旗牌令文武大吏在軍前者聽以法而相沿益重矣寇初起撫臣謂民久不兵不可驅羊以搏罷撫之便而頑猾負固侮慢不畏戢未幾輒復出掠若驕兕餓虎不可馴制且日益滋蔓圖

之浸難王公始申賞罰別堅瑕撫其懷福者制而用之以誅其挾詐反覆者然後冠弭而民安人謂用冠攻寇能使之畏懷踴躍竭力効死師出有期人若罔聞兵臨寇境寇猶未知所備沉幾勝算不可測識然自今言之蓋用志不分顯顯焉軍務為急自餘庶務撫按諸司既或治之者即未嘗兼綜而徧察其愛民誠其慮患深故神敏智周好謀而成若此是歲春三月簡命後屏盧公虔臺提督公昔在諫垣壯猷弘議聞於天下晉通政擢太僕卿人視為間局而公奉職恪勤凡可以格致剔蠹宜民而足國者無蹈故常必既厥實以是占公之任重致遠蓋有餘力而四省之人思王公而不見者其殆有慰哉虔臺自王公平寇之後四履寧謐遂以為優賢養望之地而為提督者亦因謂四履可必無虞五兵可必無用故庶政無所不問至軍務或少緩焉然識者以為殆未可忽也疾病既瘳良醫者為時其起居慎其食飲以保無後患山居之家機弩常張弓獲常設而虎豹不敢突其門操舟江湖者時時備器具齊人力則風濤卒至而不驚故善養者不藥善威者不殺善成者不敗雖有勇智失此三善將能無害耶盧公其必有以善此矣夫

陽明公持危治亂貽四省無窮之安及逆藩平定社稷竟賴之則以有素也今承平餘三十年殆不可常恃矣社危亂之萌增光前烈而賴及邦家非公將誰望也予泰和在提督四履之內昔者陸震河潤亦既可視矣乃今幸倚公為安固將以閭閻之情熟數公前況重以太僕諸君之請容無言乎

贈河間太守徐君入覲

大郡猶繁族也守備繁其僚案其眾兄弟官屬丞吏其任事子姓民庶家累之恃長為安者也諸兄弟弗得其職眾子姓民庶親恩在其為長故必郡守鎮忠恕之道而後僚屬有安平之政僚屬有安平之政而後丞庶蒙輯寧之澤蓋聖人所謂一體者如此河間畿輔南郡當天下入京師五達之衢廐牧河防諸役又江南諸劇郡所未有者故所領二州十六邑徃徃民窮賦重或有水旱意外之患乘之益以不聊故理道視別郡為難郡倖若輩下若所屬吏分理庶務視守為伸縮守舉其綱為左難徐子道行以名進士為郎有聲憲部出守是郡至則裁濫費平經賦絕侵貸清壅闕隆養士之禮廣平糴之法敦大體不為苛細故自同案以及州縣之屬言則得盡其謀行則得

盡其力以共成一方之治由是百姓愛慕上官交薦而河間守岳岳起矣夫開誠布公節用愛人事惡其不能集也不必自已民惡其不能寧也不必泥故而又鎮之以廉靜出之以簡易即進於守宜無異道也寧獨守優稱賢哉日余從子乾元以河間同知入賀萬壽回余亟自忻幸得徐子為長有所視而無所撓庶幾不隳於其職士大夫道河間入京其言小大吏所忻幸於徐子者猶吾從子也以是占闔郡之民其情可推知矣徐子且入覲諸同官稱士民之情微予贈言子何言哉惟理官家者休戚莫不在已故見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五

九

義必為非仁無行而未嘗私于其躬長以是率僚屬以是應為之民者亦且以是事其上將仁義四達其理效可還致而立臻矣夫奏言試功車服以庸虞典也我明述職之制同符唐虞賢者有

殿廷之宴有錫幣之錫半醴之資而徐子之賢表表若是然則章

聖君賢賢之節使四方大吏因之益勸者必河間守也徐子先世自餘干徙居遼東絕數世蓋余於柴梓之誼亦與有慶焉爾矣

西昌楊氏重脩族譜序

家之將昌必有元夫碩人秉德宜猷乘亨運以贊嘉績國賴以寧而家亦與蒙其休故盛時多巨室故國有世臣而名宗令族往往與大運隆替殆乃天之所篤者歟楊氏關西裔也自南唐虞部侍郎輅始家廬陵其子徙吉水又六世析居泰和宋室之盛蔚為慶宗元季漸就衰落然詩書禮教不廢宿業逮天啓我明而楊氏若嘉木春回慈耆扶疎欣欣然不可禦矣少師文貞公受

文皇簡眷參預機務炳亮隆治之治

仁宗嘗賜璽書期以子孫永世與國咸休夫王者之

言豈不參合天地感通鬼神也哉蓋至於今不獨公

子孫蕃衍多賢其諸宗析處者亦皆彬彬爾彭彭爾

若或陰騭而默佑之仁義忠信之習不獨出而事君

至晦處猷畝者亦罔不飭躬謹節奉以自淑其富者

罔敢以富勢加宗族暴鄉隣即貧矣猶知所擇不辱

與吏胥黠猾市井駟僮者游閑為食君子以是知楊

氏世濟其美稽天道徵王言其將與我

明景運俱隆無異也族舊有譜刻石延真觀元季毀

於兵燹求樂戊子文貞公脩之正統丙寅評事德敷

復脩之其意則蘇文公所稱族儔疎遠懼其全入相

視示之一本以興其孝弟之思者今餘百年枝分派析彌遠彌疎其爲可懼也彌甚族之長少協謀定議續成新譜其義例一遵文貞之舊蓋不能有所加也論者狃於所見乃謂古聖經訓時王政典猶未能人興善懲惡譜區區未必爲益夫亦弗思爾矣離遜他邦者聞鄉音而喜邂逅相犯者俄而知爲同姓遽慙悔自釋况譜之爲教萃之於未離和之於未墮比於鐸狗箴誦不猶愈耶茲文貞公所爲拳拳者乎公曾孫行人海玄孫選部主事載鳴方續承先德奮用於時中興休運又將競起而翼襄之以益昌厥家於

歐陽聖集

卷之十一

三

是譜以族人之意來徵其序嘗觀公自序家乘論義利君子小人之判而望其後人力學奮義以無忝於清德之世夫人未有放利而不相怨徇義而不相親者茲非惇宗睦族篤近舉遠之幾也哉予蜀江歐陽氏與楊世姻往歲成蜀江譜請序于公公稱引先文忠先監丞自序云云且告曰仁者之言人所共師况爲其族之子孫者今其於楊氏亦云蓋之言至矣願後人力行何如某不能有所加也

會試錄後序

嘉靖二十有九年春會試天下貢士臣治臣德奉

上命典試事事竣爲錄以獻臣德陸辭入院竊自念論士猶之取材將使山無留良工不乏湏其職也然松檟杞梓長短小大惟山所產故養之必豫而後取之必得臣嘗官大學職養士未能對揚文教振翼士行惴惴爲懼茲被

歐陽聖集

卷之十一

三

命掄選稱寒彌艱懼滋甚矣夫所貴乎士者不周身自謀而後有匹夫不獲之思故能委命而徇主不師心自用而後有稽古識時之知故能審事而制宜不見小欲速而後有博大悠遠之圖故能長慮而建業以是望之必以是求之臣嘗莊誦洪武庚戌我太祖高皇帝開科之詔有曰自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又曰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洋洋聖謨知人安民之道斯其至矣維時聖祖開天肇紀聲教未訖然一時藝舉言揚者奮庸勵績輝赫相望乃今三歷庚戌恭遇皇上憲天疑命仁義禮樂漸摩龐洽卅三十年於茲孔子稱王者必世後仁茲其時矣遐方殊類回應嚮風而况窮經待用之士乎以臣所校閱諸士三試之文往往義不畔於經事必稽於古凡皆三十年間

淪汰 嘉靖之化者也爰擇其尤者取之曰庶幾明
經脩行先行其言者乎庶幾執古御今以義制事者
乎庶幾才德君子保惠庶民者乎亦既矢心竭力不
敢苟焉矣然取材於山必察其質幹膚理繫以尋引
尺寸而後見其松檜杞梓長短小大之實乃取士則
惟於其文非若古之敷納者親即其人得其精神器
識於言論之外以是而知人直意之耳而臣猶區區
自信者非敢謂鑒別不繆擇取果盡其良足以必中
任使當

聖心也惟 聖人建極風動海宇菁莪樂育有士如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三

林智慮聞識審時達變或未必同而志在於君憂在
於民宜無或異足以恣臣簡擇登進為臣幸也抑又
有大幸者傳稱入治朝則德日進益明良喜起百僚
師師有薰而化焉者也

皇上至德淵微躬體堯舜小大群工精白祗承如臣
寡陋得之觀感猶不敢輕自棄焉矧諸士方忝忝然
沐 勲華之光者乎域樸之雅曰倬彼雲漢為章于
天周王壽考邀不作人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
我王綱紀四方臣不敏誠快觀

聖壽無期作人彌遠諸士仰承

退琢方就相磨淮

以副器使惟

聖人所綱紀之臣掄選以獻者豈惟可幸無責實與
有慶焉爾矣

廬陵黃氏通譜序

廬陵黃氏通譜總城北諸宗而譜之者也黃氏上世
居秀州秀州以前邈不可考矣唐初由秀徙發者曰
縈之諸孫有徙洪之分寧者肅宗朝分寧三世孫節
度軍頭官中孚言事忤旨始避居吉其子文卜城北
菰塘家焉今所祖也文伯子嵩仲十崇各相便分徙
而嵩孫璠當黃巢之亂即所徙地築城捍賊鄉里賴
之因名其地曰義城今為義城宗崇徙館前為館前
宗惟李子巍世為菰塘宗數世之後浸蕃浸析環數
十里間若蔣湖西偏公閣官塘什沓凡二十餘所徙
徙成族子姓蓋無慮數千計科貢薦辟顯名於時者
先後相望凡皆三宗之析一人之遺也而代遠勢渙
各宗其所出各譜其所宗於是昭穆不相次慶弔不
相及甚至字名面貌不相聞識其視異姓獨婚姻不
通為少別耳夫父一子三而蕃若是碩若是多才賢
若是寧非祥儲慶衍之致歟乃渙焉幾若異姓則惡
在其為蕃碩而所以承祥襲慶之道無乃未盡乎凡

宗子姓隱於厥中不能以自安宜非獨賢者有是心矣然數百年來竟未有會而一之者見聞既久習故爲常視復初顧若更始而人各有心莫或先之亦其勢然也嘉靖初督學憲君國用始以諸事謀於一二賢達未播於衆而憲會卽世譜不果合已酉秋

附錄

卷之三

五

國奎桃源尹時康胥以觀至授之入梓謂予宗與黃連也相率謁序惟近世譜法宗歐蘇而蘇公之法小宗各自爲圖冠太宗之圖於其端而豈以必合爲貴况親睦之情仁讓之實豈必有待於譜而后敦者雖然黃之諸宗其渙也久矣譜不合萃渙無端夫名者實之賓而循名可以責實文者情之華而因文可以動情若此類也已足亦惡可緩哉惟祖本一也而渙惡乎始殆親盡服窮會逢喪亂偶不暇顧惟其一開遂至各親其親而潰散不復相收渙既數百年乃一朝之間一倡群和翕然復集不戒而自至

而自固豈非天親天性根心若宿火蘊隆蟲蟲而得薪則傳醺遂弗可撲耶夫察始之所以渙則末其終者不可不預室其隙思今之所以合則善其後者不可不深培其本於戲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若是其庶幾乎

慶李侯優獎序

頃歲虜寇犯順皇赫斯怒整六師以行天伐饋餉召募爲費不貲所司請遣官督積歲逋負以充度支郡縣守令視所完積逋多寡課其殿最部使上姓名所司綜核以詔賞罰于時袁州守雲亭李子以課最蒙

附錄

卷之三

五

優獎諸令丞追憶往事咸喟然曰始部使之來非不念民瘼也然而國用匱矣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逋非歲入之常乎况有藉名而乾沒之者然而不問是長奸也故雖知徵輸之難而責之愈峻我令丞非不念國計也然而曰民困極矣

朝廷節一日浮冗宜足當一邑逋負且積逋併徵豈易乎况有人亡而人代之輸者然而不察是播虐也故雖蒙督責之嚴而徵科猶不忍急當是時小民日惴惴懼逋之弗克完也曰鬻產無所愛毋寧貽我邦君僂吾儕亦日惴惴懼民之不自聊也曰寧譴毋寧

使吾民無以爲生既而 皇德至民情獲督者閔窮而不苛輸者急公而固後寔惟我郡公劑量而先後弛張之仁溫於春肅於秋由是民信上之厚下以安它而不諱其胥吏官諱民之恃上以爲命而不虞其難使故吾儕幸免於戾而民亦自以進不重邦君之憂退不負頑嚚之號欣欣然喜色相告也蓋上下之間不自意其有此非事之大可慶者耶分宜今湯子日新子校文溫閣所取士也使來請文爲賀且曰我郡公蓋不負其所望乎公者是以更願有聞焉子惟事當爲之勢難爲而力猶可以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自致者蓋存乎其人而人或未之慮耳夫賦入寡而費用侈則財不足故上策莫如節費不得已乃督趣以繼之然非有以獲乎上則費或未及節而主議者先受其禍非有以孚乎下則道未必能完而隱憂有不可言者此其勢不亦難乎惟臣以事親之心事君則君信官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懷是道也非從政者所宜自致而可以及難圖之勢者耶顧世之脩政者或不知由其道而學道者或不足達於政則學之不諱之爲咎也予往在南雍蓋爲李子數數乎是而李子莫予違也李子官內臺謫外郡晉倅吾吉又晉

而守袁考其爲政如湯今所謂不負所學者豈直可行于一事施于一郡已哉進而任天下之重凡勢之難爲而猶可以自致者誠盡其道而無所愛於其力則其所濟將有大焉者其爲可賀又豈直蒙上賞而已耶爲我問李子曰予言儻試之而可效乎視往歲所聞于南雍者今何如矣

慶賓武先生七十

嘉靖壬子春正月念七日族兄賓武先生躋七十族衆將舉觴爲壽會先生迫公事如贛盛夏始歸歸則炎暑毒甚長老言前所未有於是衆謂宴會非便而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先生亦欲遲其之除服以與于會也及是衆尋初議且相率徵言爲慶某惟先生之壽奚獨先生之慶哉夫家有老成斯子弟得所矜式昔石江兄撫南畿時嘗語某曰子幼敏弗力於學先大夫弗問也予兄賓武晝理家夜即移榻就予館程督備至過乙夜乃寢予文稍可觀先大夫喜兄即顰眉言童子何知大人遽盈溢其志推兄之心使予驕怠於學不能蚤有就將寢不安席矣予益仕爲行人日從良朋講古學費廣而祿不給兄區畫以繼之已而爲省郎爲郡守爲憲副徃徃忤權豪陷危禍自分必不能以官爲家然

未有見息又無紀綱之僕家亦莫能省也及歸自光祿而兄既經營以待推兄之心使予有內顧而貶道以徇時或骯髒罷歸而無所賴以自老且食不下咽矣今人謂兄殷富為有藉於予而不知予之藉於兄也某聞而識之他日西還石江以時勢齟齬便欲掛冠託為告之先生其意若將待報可而後行者因念石江高明其進退宜斷之自心乃咨決於兄如不敢專甚矣其恭也而先生友愛之誠能使其弟靡事不咨雖出處大節亦取裁焉是弟是兄吾輩不足法歟先生理家未嘗亟務多積也第量入為出省約以致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贏其於宮室衣服飲食器皿取蔽風雨禦寒暑飢渴待賓祭而已不敢為華也其貸人以田貸人以金而收其租若息必酌其年之豐歉人之盈虛而緩急之不遽取盈也故平日不以譎詐刻剝速人於訟人亦未有以譎詐刻剝訟焉而速之獄者茲其所省視俛有拾仰有取拮据卒瘁者所贏不尤多乎故蚤歲出入稱既富而歲贏十五六末歲乃十八九則不侈靡不譎刻之所致耳夫世未有侈而不匱亦未有譎且刻而不致訟訟而能厚積者也夫先生之所可法者茲豈其細歟於是族眾咸曰善哉今勢利交親骨肉

疎薄詐以相高侈以相誇罔取以相吞啗世家右族或所不免故風俗日淪於汚世道日入於亂如賓武所為槩以老成典則其於吾宗誠足為大慶也已先生冢子艾率其弟國子生芬縣學生蓋復來徵文則以族眾之情與所以告族眾族眾所以復者語之且曰二三子何以為若翁壽其惟克肖乎夫孝友大倫也廉儉美德也處者脩之則鄉無涼德里有厚俗出者脩之則民被潤澤身享榮名艾也處芬與蓋將出而仕脩其身以肖翁出處豈異耶翁無疆惟壽其將在茲可不勉哉三子唯而退曰正懼弗克肖也族眾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聞之曰知懼斯知所以肖矣夫典則既貽之三子矣浸而達之疎遠賓武之壽豈獨於吾宗為足慶也歟哉

贈惠州守金君鑑濱序

國家三歲一觀群牧考察功能大明黜陟甚盛典也嘉靖癸丑大觀歲惠州守鑑濱金君前率其屬應行者如京師赴期會子姻家興寧令黃子國奎從君于邁來謁贈言夫考察之法尚矣然古者論定而後官後世乃任官而後察夫農之播種也始擇必精無容淆以稗故擇脩功省而易力播不擇種莠不盡莠及

稼納千場粟脫於穗乃箕而簸之用力輕重之間秤
或未必去穀或與俱汰矣故善于其事為難而太守
一郡表率由俸以降賢不肖黜陟部院咨撫按撫按
各藩臬藩臬則必於守焉決之謂守於群吏尤親敷
納其言而試以事知之宜真也然自今觀之果盡真
知也與哉故太守為尤難然予以為非人之難知知
人之難也取人以身之難也君筮仕為淮安府推官
能以明達斷獄貨米不能干姦黠不能逞情偽微暖
不能蔽微拜南道御史釐弊條蠹論奏無所避舉刺
所部犁然當於人心及為惠州舉其所以為節推御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史者損益施之而取吏尤加之意焉凡縣官志在脩
政校官志在興行者皆獎誘振勵以須其必能有成
翼其不逮而不求其所未備故士民日有蒙焉而莫
之能忘由君率屬自躬而有志者樂為之盡也如君
非誠以安民造士為心者哉人固未易知然以是為
心以是求人不惟其文惟其實則夫浮飾而見售敦
朴而弗顯者要之亦寡矣予又以知君必足以善於
其事而增重茲行也君往哉凡士民願君行者曰賢
否其不淆吏道清而官政又平然而願君無行者亦
不少矣曰父母師帥奚可以一日離於茲土也若是

者君將何以慰之君且曰若輩無戚吾行且復來
然未必可得也君守惠三年聲譽日起考察之典幽
者必黜明者必陟君猶能專顧此郡乎惟古之人志
欲為而未竟事已為而欲求者皆垂可繼之統以待
其人君行不復其庶幾無忘于茲

金溪黃氏統宗世譜序

黃黃子之後以國為氏國在今河南光州南連湖廣
德安黃氏散居其地漢尚書公香邠鄉侯瓊德安產
也德安於時為江夏郡故黃以江夏為望東晉時其
裔有避地入蜀者唐上元初諫議大夫昂始入閩居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浦城溪東溪東去浙遂昌金溪百里而近諫議十一
世孫元贊金溪祝氏從婦翁家焉由溪東析為九里
清湖仙陽何付諸宗由金溪析為東積高瑞東川平
坦諸宗各有譜溪東譜宋紹興間再脩脩者袁州
通判某萍鄉丞升元大德間續脩脩者文慶金溪譜
明洪熙間脩者澹泊軒鐸弘治間脩者朴菴汝楠其
序入閩事或曰諫議避蜀亂徙安陸安陸再徙或曰
黃在蜀族姓繁衍分徙北州固始劉展之亂諫議避
之徙閩或曰光徙信信徙閩大族繁分徙必不遠去
其鄉謂宜有所避則蜀當天寶間最全其無他禍亂

劉展以江淮兵亂東方陷昇潤蘇湖宣舒廬濠諸州
與蜀邈不相及安陸蓋德安府在唐爲安陸郡與光
皆東接廬濠避展者宜從其地以西顧自西來徙又
出入寇境去之閩耶意玄宗西幸時蜀中騷動諫議
不在其位故去蜀東來而來者非一人或居光州或
居安陸與其宗族相依其徙信殆三節度會兵安陸
討末王璘時當非以展故旣居信始遇展亂宣信鄰
震乃避徙浦城耳譜各本所傳聞諸參錯互異類若
此者金溪十四世孫御史中謀於其從叔父公校公
梅統諸宗而譜之宗各爲圖圖五世一易大書名分
書子行生娶卒葬以奠世系以序昭穆而於明嫡妾
謹繼正昏嫁大義尤嚴圖凡一十四卷又纂世宦若
藝文若祭田若時規祠訓爲譜錄六卷合爲金溪統
宗世譜二十卷其志則昔人所謂興孝弟之思使不
至相視如塗人者夫良心人所固有而通蔽靡常平
居父子祖孫昆弟伯叔喘急呼吸體睽而氣通其相
爲休戚不待圖說而喻一旦蔽於忿慾則面目對觀
而爾汝立分雖古聖經訓時上法制道之以師父勸
戒之以賞罰猶或不能回心而易慮譜之教不已緩
乎蓋道有本化有機先王之於民制爲友助保恤洽

歐陽修集

卷之三

三

此親睦之禮申之以立愛立敬之義預養素迪勗帥
自身而凡維持警省以畜其邪妄發其蒙鄙者又備
物而多術故譜者牖民之一物道德齊禮其本也御
史嘗學於予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先自其宗始其
所以立本亦既有素予是以知其教之易行矣金溪
之先有仕元爲提舉者曰愈之鄉里賴以舉火子道
傳道俊道侔當元末群盜起建寧兄弟散寓金募死
士襲擊而俘之所保全生靈蓋不但一二郡邑而其
爲國忘家厚祿高位者或愧焉行省上功授道傳邑
巡檢道俊也簿道侔松楊副簿也簿歷江山尹建寧
判棄官歸養
國朝洪武初用誠意伯諸名公薦起爲襄陽同知尋
乞便養承末豐稱黃判丞判丞以誑誤逮繫
詔獄其子爲巡檢後者曰原照譜
闕想鼓下事白而判丞卽世竟以喪歸終身廬于其
墓番二十年夫忠孝仁義世濟其美流風餘潤薰漬
四遠而况爲之族屬爲之子孫觀於斯譜其沛然而
不可遏者宜何如也
壽蔡中丞母太安人七十
封太安人包氏今御史中丞可泉蔡公之母前教授

歐陽修集

卷之三

三

湖州勉菴公之配也予未識勉菴識其子中丞君乃
習聞太安云初中丞君舉進士居郎署時予自翰林
編脩爲國子司業中丞每就予學講學以道相期
此其志固已遠矣已而督學江右余梓里也會見其
校士上德下藝先實後文士風爲變以是益知君之
學爲有用乃今則晉陟九列且將以壯猷殊勳昔無
窮之聞而太安人目覩其盛於戲休哉嘉靖甲寅太
安人壽躋七袞夏四月十有四日寔維始降中丞若
門下士相率請予言稱賀予於君爲道義交二子偕
出君門下義至厚其可默乎夫年躋七十從古爲稀
感勵前賢集卷之三
况生人之途順逆拂交互並至世所謂嘉祥善事
恒僅僅焉其自全者蓋鮮矣而閭閻之德又非有所
表見於當世者乃今太安人始以勉菴公顯名於郡
繼以中丞君顯名於朝當是時門內之貴如太安人
者亦罕矣方今春秋尚且康強無恙諸孫林立
此非天授之全生人之上願耶吾聞太安人性澹泊
御家有法黜華操約化膏爲裕當勉菴公未第時嘗
脫簪珥爲資以勉承厥志夢方訓子愛而不溺中丞
君學成而仕道明而錫類者衆茲其德豈有窮耶中
丞有前母二兄太安人撫之不啻已出此尤人情所

難太安人內德未可一二數其獲福之全有由哉樂
羊之名成於妻孟氏之賢出於母若太安人者殆兼
之矣夫執德以成其夫貞也處豐不忘其儉敬也敘
其子推及于物仁也公其愛無間於彼已義也體以
率敬達義廣仁善累而日積慶必有餘天人之際可
知也人亦有言種苗者秋獲種樹者歲實太安人之
慶於其身而已乎其後且無疆矣

因基拓址攻位書役材集力齊事用速就室東向西
向爲講學者舍南向堂爲董公祠爲巡撫唐公生祠
位置俱如舊高垣周繚三門洞開表之綽快弘敞堅
良視舊有加士民樂其適已不戒競勸役未踰時勞
費罔聞焉州學生郝立高輝輩具狀走金陵請記于
惟先王聯比其民而迪之德義間整黨庠相望弦誦
俎豆威儀數度相觀而習凡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
心志維茲萬家之鎮邁會脩遺肇此堂室作者之志
其可知也已古者入學必祭某先師示所效法然咸
國無其人而合之隣國今夫處則悖德砥行脩孝弟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三

瑞金縣重修城隍廟記

明稱秩百祀府州縣祀城隍神與雲雨風雷同壇位
山川神下又建廟設祀禱饗縈衿必之焉史始至齊
三日祠以少牢矢厥辭而後臨民視事月朔聖僚屬
耆民盥藝肅拜退而聽治歲索享群厲神攝召鎮控

爲主重矣而廟之崇嚴係乎吏吏皆窳玩惕弗
問或務侈侈餽餽恭才美厲人事神神弗休
惟賢者用德是故誕作神主瑞金城隍廟在縣
治西舊廢記莫知所創卑下湫隘陋甚數葺率
襲舊爲功莫或改明興餘百七十年今前後無
慮數十人恤此者奚鮮哉嘉靖戊戌龍江王君
自民部郎左官茲也祠神而誓動色興嘆令與
神表衷陰陽佑助下民者也廟若是頌弗若令
之堂今之堂爽間宏觀故足以重威肅政神道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三

卷之三

四

則有以異乎時方理敝蕪蕪緩弗即焉明年季
夏惠信通浹人士協和爰始營才鳩工庀徒揆
日培卑爲高闢隘而廣崇棟宇桓楹桷楠周
垣重門噲噲噦噦枚枚如也時維秋仲刑牲瀝
酒與衆落成士庶駭觀疑昔無廟神若飛動有
風颯然君自始暨今日乾夕惕進致其虔如將
質之退平其政如或鑒之策珍劇冠計擒大猾
或逢機遣會觸撓投羅若啓若翼若奪其魄頻
歲山水暴漲稼不爲灾蝗旱疫癘匪驅而除冥

感昭格厥類惟彰於是校士鄉耆合口言曰棄祀履殷忘祀興周不虛哉夫寅其迓祥悃慢遭凶其孰能遠之抑敬神勤民相因慢神虐民相因是故帝臨無二神格靡斁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興道致治者弗紀後曷示矣乃相率徵文鐫之問財費所出相視莫對蓋民觀其成不知其役於是乎可以觀政後之君子愛人敬事鬼神其依而玩而竄而侈而飾則將奚賴焉廟規制工役實同新創然基仍其故故曰重脩龍江

蘭野集

卷之三

五

名某字某閩人舉嘉靖己丑進士今茲三稔擢知東平州名位將日進云

廬州府題名碑記

國家畫地理民司府州縣大小相隸而畿輔諸府直隸京師重王畿也官之長曰知府統總要會而同知通判推官分職圖功以爲之貳上不侵細下不憚煩同心一德如身手臂指之運是以政乂而民康時降詠垂上下志睽於是專擅之忌侵撓之嫌有冗散之厭叢脞之疚譬之操舟撓櫓帆檣篙工枕師不相爲謀雖狂奔盡氣無收於胥溺矣臯陶曰同寅協恭

和柔哉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古之善則也

豈弟君子以殿邦臯民爲心鑒戒存而理道得矣廬州南畿輔府地大民質可與爲理異時長成竭才智懋功勞要其心志睽協而綱紀叙數由之失得之間理效殊致後之人所宜討今昔之故究善敗之端然而其名罔聞其實曷從稽焉燕谷王君汝節守廬績前守高君之緒始樹石題名屬記刻之君端繁敏達刻滌蠹弊畫建便宜敷立第之政舊所廢墮次第規恢闕遺未備自我作古是舉猶非其大者然捐往哲而身比之仰思紹烈俯思垂休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嗟夫協審宣力惟和惟序綱舉目張之道同舟共濟之功嗣茲土者亦將有感於斯焉由洪武庚戌以來若干年知府呂君文燧而下同知許君榮通判張君文進推官萬君仲寬而下貫址科第除拜遷擢歲月履歷咸備來者無窮虛以俟之

良牧圖記

陸君所默先生由尚書憲部郎中出守池陽歲承積歉民鮮樂業君至之秋雨暘罔愆野無蠹蝨力作孔時田穀大熟民相率懽譴使君之德有慶自天縉紳先生曰嘻池陽之慶也匪歲斯慶政實其慶君庶晉

愷易濯滌民瘼而咻噢拊摩之緩刑慎罰輕徭薄征
猶懼有所嘉殘晝焦而求夕顓顓而思蓋視民如
傷歟乎其為志焉夫上務綏懷則下蒙庇覆即有天
作之孽淫威卒殫民依於仁不見其威故旱魃非虐
猛虎非毒孽猶可違而況降之祥乎考君之政民實
怙之日用飲食無所不歸德者故曰匪歲斯慶政實
其慶者也於是陸君秀卿美君善始而期之克終作
良牧圖以寓其意節推良齋米君仁夫屬識一言圖
為馬者三印立者倪而飲者繫於樹翹首顧者為牧
者二倚馬立牽且摩者索背執俯飲馬者柳陰茂密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七
水草膏便而各適其所也噫圖所示者深矣予何言
予聞古有董父者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而為之飲
食龍多歸之有梁騫者養虎有法不投之生全之物
懼作其怒虎胥近焉龍神物所暴獸也知好惡之情
達順逆之機可擾而畜之使若羊牛然然而情不可
常機不可執庸詎知馴且狎者倏忽不若帛與龍邪
故曰知牧者其知道乎誠立神存無矯情無用智內
忘於已外忘於物故能盡已而循物故曰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慾古之聖人所以
無為而治者也以所默之歆然於斯也故予復言之

以有求助之志乎嗟夫東寒淵而驟忙蕃思無
邪而馴壯臧子且觀德於池陽之民矣

董氏立宗子記

宗法所以聯戚疏隆愛敬厚人倫美風俗者也古者
冠昏祭薦有事于廟必宗子主之宗子為士庶子為
大夫以上繼祭于宗子之家宗子有故族人為之服
齊衰三月重宗道也其畧具于戴記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其說曰諸侯之庶子之別於正
適者若異姓公子別於其國而來者若國之庶姓起
為卿大夫而別於其族者皆為別子別子無所祖故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八
為其後世始祖而子孫之長適世繼之與族人為百
世不遷之宗所謂大宗者也其庶子庶孫枝分派衍
則各因其親屬為宗繼禰者昆弟宗之繼祖者從父
昆弟宗之繼曾若高祖者再從若三從昆弟宗之而
皆統於大宗五世則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所謂小宗
四與大宗而五者也其法不知何所始意古者九職
之民皆聯于比閭族黨使之困窮相賙患難相救善
相勸過相規惡相糾相生相養相親睦睦以美其俗
公卿之族下不列於齊民上不可以無所統故聯之
以大宗小宗以行其賙救勸糾之義以成其生養親

睦之仁比閭主治而敦養之政行宗法尚親而君師之道兼比閭不上乎公族宗法不下於庶人其所以厚人倫而美風俗則一而已後世禮法不脩非惟公卿之族渙而無紀而庶民亦徒有聯屬之吝而無復生養親睦之風儒先諸君子嘗欲以宗法行之天下蓋因時之政寓古之道與其愛敬易其習俗亦古人意也而卒弗之行者則亦教化不明人心不厚故耳樂安董氏仕族也其先五司徒生四司空四司空生三明法七屯田十校書十六道者顯于宋紹興之間其子孫蕃衍顯者後先相望族故有祠祀司徒而下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九

三世及其族之顯者合食焉時祭行尊而齒長者主之既有年矣嘉靖甲申董氏之長謂古有宗子法先儒嘗欲舉行而未果行之自吾仕族始謀諸族人長幼胥協推尋長適得三明法之十九世孫承立為宗子作堂以居之割田百畝以贍之將使世繼而不遷焉董生燧卒業南雍請記于予予曰仁哉董氏諸君之用心也固將合渙致愛相調相救相勸相糾以厚倫而美俗乎宗子誠不可以不立雖然渙合矣必行其調救勸糾之道以各安其養各教其善使倫厚而俗美然後宗法不徒立也因以語燧使歸而饒之石

其族之人其田之頃畝堂之高深割田者字勒于碑陰

同心堂記

同心堂者維揚下氏之堂也蓋下氏同爨合食五閱代矣翁和洽比不替彌惇有司義而聞之

天子表厥閭其復名茲堂者勸有恒也民性好生至於夷蠻戎狄昆虫草木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乃族屬未遠親情未盡而門分戶割罔克胥依以立胥臣以生容有坐視顛隤而莫之能援者恒心幾乎息矣故同居所以同心也乃或乖戾潛滋恩禮寢薄貌群而

歐陽野集

卷之三

十

與心不相為謀雖有善者莫能萃其內渙之勢亦終必剖裂而已矣故心同所以能同居也子獨竊異天先王周防曲制納民於極而畫野授田比閭鄉黨之法何不導之為同顧區別若是夫愛敬有倫天之性也材質有宜入之道也親疎相形厚薄相議勞逸相望榮鄙相較婦言是聽乾餱以愆昆弟諸父懽然終其身者寡矣矧敢知日更數世群數十百人而能輯睦無間然耶故先王區生分類以辨異也開未變之志絕携貳之端也而使出入相保憂患相恤有無相通德藝相勸以統同也統同辨異足以能理政之

物也夫合食其統同之遺乎其政廢俗弊督者陰翼
默移以義起者乎夫樂群者情乎難羣者勢乎情不
可已勢不可逆善爲之者蓋有道是故族聚而別之
宮一總統而莫之宗同財異分以勞均通力殊業以
器使故勢順而可聯也體貌隆殺而慈愛一儀童差
等而敬讓一嘉善容衆忍忿寡怨故情洽而可久也
先王所以能以天下爲家其機如此於是下子罔請
曰堂之名也何以教何以學子慨世同宗相視或如
塗人嘉卡氏高義而幸其能厚終也原先王之道告
之蓋昔者壽張張氏九江陳氏浦江鄭氏嗣世多賢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七

用能祗成先德輯寧厥家卡子羣從數輩皆質美好
學有民胞物與之志續緒垂休其將在此乎

永寧縣覈田記

度地以制畝則壤以成賦貳之以圖參之以籍古法
也阡陌既壞廢圖而任籍買田者衆人之急公抑損
畝分籍無所於考賦則輕重相懸至一倍再倍避重
受輕則陰損其半又歸賦從戶展轉推移不以保爲
域飛詭懸掛緣起弊滋不勝故或耕無賦之用或輸
無田之賦籍顧爲奸府莫可窮詰智者思反本揅末
莫良於度田然或節目踈闊覆容奸隱或繳繞苛細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七

人不得用其情甚者貨調公行故民未覩其利先受
其擾績未及成而怨言叢之乃謹然諱曰度田非良
法則亦不考於事實也已嘉靖癸卯浙梁子某令示
寧旣孚和其民始議度田是時諸郡縣往往度田或
不能善於其事垂成中廢永寧令始度田也正其疆
域表其山溪脩其溝塗土名互復標之字號不得相
淆亂選疆敏堪事者若而人給器脩簿曆羣分而班
之職立之防禁避遠關節定田爲二等曰高曰平凡
田各揭竿懸牌書其字號丘畝主名而虛其左職丈
布尺職數命笑會其積實職書者書之左又書於曆
如牌刻期納曆官積藏之錄其副沒其主名覆覈磨
勘用副參伍相稽人不得爲私置經緯冊經冊界田
爲圖丘畝鱗次系以主名緯冊摘主名爲戶括田歸
之田兼他保者析戶以就田考縣之故田一百九十
二頃有奇夏稅百二十石有奇秋糧萬一千六百石
有奇乃以高田載夏稅平田載秋糧糧分官民二則
盡削除繁細一十八則計畝均敷裁取適足不溢其
故乃豁虛負平戶徭躬自簡節布其勞來安定之政
彌數月而流亡復業者五百餘戶未已縣舊戶凡五
千二百餘蓋昔之亡今之復不啻十一矣旁近縣咸

龍譚相傳永寧度田有法予以爲法非足盡賴也作
室底法千家一揆梓匠經營異巧斤鋸斧鑿異利執
技承指使異材則美惡堅竅或相千百而無美雖有
良法不能自行尚矣非志存溥濟視民惻隱若集於
厥躬而精神智慮流行於數度禁令之外足以鼓衆
志而黜羣邪惡足與用法哉梁子將報政邑秀士耆
民羣謁子南明之館出巨帙紀二十四事曰邑大夫
梁使君理行也使君飭躬奉法約已裕人祛民殘蠹
致其所利度四之從悅近而來遠百世賴者也今行
矣願記顛末刻之石以彰往垂後增修弗壞子教國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十三

子時梁子齒曹在列相與講尚志之學明興化致理
之本乃今以愛人之政感易使之民其可謂無負也
已子是以樂道其成且以詔來者知古法所以行而
無以徒法爲足賴也

羊角水堡記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
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沒剽劫而安
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
襲長沙營掠零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此則攻會昌
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

卒緣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
相爲聲援蓋古者遯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
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
家數遭毒害守備官葉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茲
土旣擒捕諸縣逋寇乃修復長沙營使守備官部兵
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民群聚來訴願言出力
築城爲衛而官重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
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君相去里
所綏急非益聲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如
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籍卒爲壯小警自
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
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
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
勅所司并心一力敬湏公畫乃使守備官謝勅賴推
官林天駿度地計功未行而民操畚鍤板幹俟矣已
而本工以尋引斧斤至石工以椎鑿至磚埴諸工亦
各以其器至採山伐谷陶澗之濱木石瓴甃自餘諸
物不督咸集公出米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
之傭物給之直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十四

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關門三面公館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唇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主人脩門言無及也斯民蓋常傷於虎者智人覩未形况灼灼若是乎雖然弗專弗察弗斷弗果故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 聖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常畧以爲兵機戎政 聖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桂撓於參尸惟東厓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蒐卒伍申賞罰相機宜摘發奸慝落其牙距薙厥由藥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顛顛以求若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幾灼情動罔弗時撫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

邁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聚於參數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誦其成以爲理國者率是道而由之庶績可幾而疑非謂東厓之功爲極乎此也

繼述堂記

藍田蕭君英當既成其燕居之堂顏之曰繼述謂其子曰昔吾未有斯堂也常懼夫構之之難今既構既成又懼夫保之之不易也小子念之於是伯子昌舉仲子昌薦呼其季昌立曰鵠也來乃趨進跽曰大人安矣鵬鶚碩鼎力葺理以無壞前功曰非是之謂也我祖陳留公丁靖康之難以身殉我上元公冠蹕南來尉於茲邑是肇有家如綫之脉僅僅不隕沒而旆綿蔓衍蕃生厚植非天篤忠義然歟然四百年間積行累義以培以溉亦既勤矣故吾朝夕兢兢於茲懼弗克恭厥紹以遏佚前光而况能有茲寧宇夫孝慈所以移忠也友悌所以崇義也忍情抑忿推財均利所以敦睦也孝友慈睦宜民宜人所以遺慶也我先人既休有令緒矣若作堂既築之基曷使勿夷既樹之垣曷使勿殘棟宇真曷使勿摧小子勗哉惟

時其保之矣三子者跽而受教退而私相約仲氏以季氏出從師友學經講藝伯氏入治作業調度徭賦各竭其才恪恭於厥職門庭之內規不廢愛恩不掩義分嚴情洽無悖無褻無惑婦言以戢天彞於是伯以幹聞生事用裕仲季肆力經術補博士弟子有司者給徭復隆恩禮伯亦與有慶矣蓋三子者胥匡以濟家室具宜矣猶日惴惴於斯堂若懼其糠粃棟橈垣圯而基頽者仲之子一誠從昌立來學問曰聖人以繼志述事爲孝先人邈矣志將焉所程事將焉所則曰子欲求其志與事於先人乎是憶而疑之也

夫愛可有也志亦可憶而得也影可執也事亦可疑而效也子將繹夢而逐影矣乎今天天混混一元而日月雷電風雨霜露寒暑晦明歲以繼歲不改其度此豈有憶念而模擬之者草木之實桃復爲桃李復爲李則有根之者也投核於地枝葉花實色臭香味無變焉仁在其中矣子之心有炯然獨知不學而能者蓋自其赤子而已然慈仁之理天德之靈根諸性者也揆之千聖而若一於諸四海而皆率君子慎獨以凝志斯宇太而天全體仁以建事斯根心而生色若是者稽德於前德則不繆協義於古義則不悖茲

其爲繼述之大者乎於是昌立請書爲堂記

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記

先王之制天子至於官師廟有等祭之世數視其廟始祖之祭達乎諸侯高祖不及於大夫或曰廟以分制祀以情權服未斬者情未盡無貴賤一也四代之祀通乎上下惟始祖不得通祀士庶人無百世不遷之宗乃近世故家大族蕃衍貴盛莫不追感所始弗祠弗報弗恤其心之源遠派疏萃渙合離莫大乎祠故儒者之論曰聖人之道三及本以教孝也收族以教睦也或曰偕乎曰祠而不廟牲牷弗具庶羞特物

薦而不祭奚其偕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臨安太守竹齋先生諱佐暨其子雅州守諱栢率族人成之者也其先蓋右軍五世孫洪守虔州子敏常因家寧都木瓜園敏常子唐御史大夫文廷嘗官吉州遂家吉水廬堯虞堯中徵竹軒府君噓枯吹燼由此顯融暢達與宋俱隆元季播遷竹軒七世孫叔昭翁卜得富谿以從弟叔仁叔正徙居之獨叔恭留廬堯堯主管祠祀祠毀於兵世亦微臨安於是有富谿之祠祀者蓋六人臨安公曰祖一而已何六也蓋吾宗有三始祖焉御史大夫吉水始也竹軒中興始也三叔富谿始

也併祠叔恭何其世微矣而嘗爲盧堯主五忍忘盧堯乎三叔忍忘盧堯乎君子曰臨安公可謂仁至義盡也已矣祠成於成化戊戌今六十年而臨安之孫浙都司斷事君洙疑其位以問於某某曰未之前聞也請億而言之乎七龕三級大夫公中龕最高左右稍卑竹軒虛左居右四龕又卑四叔以序凡主櫬而藏之皆南向蓋古者本廟各專其尊之意出而祀之堂大夫公南向自如竹軒西面四叔稍降東西面若古祫祭之位今制四代之祀亦如之君曰祠祀歲月羨租存之日溢移之他費或謂不可何居乎處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某曰以爲墓祭以爲族厲祭因以合族以爲鄉厲祭因以合鄉又推以食族之貧者敬其所尊斯愛其所親孝之至也君曰善於是請記其故以訓示後人且曰洙耄矣庶幾以成先子之志也

樂安招携譚氏祠堂記

譚氏自楚劬肇基雲蓋引水季子延翰徙招携清里派遠益分皆不出招携地初隸吉永豐宋割置樂安縣隸撫州而譚之徙也舊莫知其歲按楚劬祖全播居虔佐盧光稠平寇收地功多累官梁檢校太保卒漢乾祐末延翰曾孫景忠宋紹興間爲劍騎破金兵

於宋隆興年代引水蓋當周宋之際清里其宋之隆平建我明弘治乙丑諸譚族居蓋五百餘年矣而招携始有合祀祠焉夫蕃衍殷阜如譚其於爲祠且暮之間者也然有待而和相視莫發故攝渙舉曠莫難乎圖始維時洪俊洪畧旣定厥志謀之洪興本明而協谷之益華魁冠而允乃與洪範洪範卜舍南之麓負峻面夷環岡中衍溪流襟帶陰陽咸和厚本厚能厚昌志槐輦一口贊央相與底法攻位聚金湏材方土慮役程功均稍而旭昇文獻榮周夔冠諸人實董作之秋役冬成功不踰制堂曰合族寢曰棲神兩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序翼翼繩巷相依周垣環繞綽綽外標顏之曰譚氏祠云享祀有時昭穆咸在講德而退秩禮莫愆如是者餘三十年而祠久日敝嘉靖庚子魁冠率族之耆正葺而新之君子謂續舊易力也然人情銳始而浸惰銳氣盈惰氣竭鼓竭鼓惰倍難於厥初譚氏世有人哉其子弟知慕古學師事董子兆時因以謁陳明水爲大書扁揭乃謁予記問棲神合族之道夫神無不在者也聚之斯聚火鑑射日而艾藁方諸向月而津注各從類也人積誠凝精天地將爲昭格矧分之一體匪彼我之間者是故誠之爲貴心誠斯

如不作威疏兩忘忘戚故罔比忘疏故罔不周周
故兼利兼利者不自利故無交害故其怨寡其愛悖
是故可與睦族可與佑神夫禍之言思也思誠而神
存則其著之心也固文之爲記爲已外矣

穎江書院記

韶城西北五里所枕皇岡臨武水蓋有穎江書院云
穎江先生符氏名某字某江西新喻人也居穎江之
上攻六藝學日有所自得從尊甫活溪公宦四方明
練世務筮仕判韶徵典太常簿丞太僕復擢爲韶州
守在韶前後六七年人安其理相與立祠尸祝之謂
歐陽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主

太守聞得無不可者於是爲書院知臬趙君奎耆民
彭世祿輩實董之成太守從客過問所以建父老數
十人前頓首對言山谷老農遭遇使君興化誨誘諸
生甚厚老農子弟勝受事已上頌從供洒掃承色咲
使君不鄙夷時戾止于茲老農言觀其旂聆思樂之
頌死且不朽太守心知其意弗能禁也趙君使請記
必得使君素所稱說慕望者而世祿之子陰陽正術
措以鄉進士譚子紹松狀如歐陽氏譚子曰曩使
判韶以惇大和易贊守爲理溫雅有緼藉然武健
事嘗提兵深入殲翁源巨盜民謹言微公吾屬

廣矣建驛傳糧復法省民財歲數巨萬計會攝守民
日夜望其歸尋徵入號泣遮留公奈何去我北聞部
符復來咸牽携裹糧逐數百里絡繹不絕守固前悉
民利病政務所宜至是益根極罷行之以爲吏二千
石不當媮取目前易辦爲稱塞退託所難堤城東壩
岸扞湏水之衝鑿龍石韓子所謂險惡齏撞者殺其
湍悍平之煨湏陽峽壁通牽挽路如千里舟行卒失
勢有所措手大振文教關學宮隘塞以宜風氣增築
號舍督課諸生講業飭風度樓揚曲江公休烈時從
二三子登陟論說因以動之士由此知古學夫平寇

歐陽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主

偉矣諸所功德甚夥鑿龍開峽百世賴者也教化其
深乎書院置贍田爲久計今異時不得奪廢之韶人
拳拳如此歐陽子曰子讀前史兩漢循吏傳至蜀郡
桐鄉九江南陽咸奉祠其守長而嘆夫錯項椎鉞朴
擊賣請之倫亦奚取爲此也彼其性豈樂乎憐覈與
人殊以爲威不立令不行奸不得懲事不得集不勝
任矣夫循吏非不務集事懲奸然思民所患苦不忍
輕刻轢之民揣知上意往往急私事惰慢公期故常
受嚴譴嚴課下與而上不與名位不驟起吏守道不
固轉相戒爲操切矣矧吏治日峻課功程能以辦給

相高爲循吏於今之世者不亦難乎然所在民戴所去民思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不仁不可以子民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言毀譽終不失也由韶人觀之豈不諒哉士大夫明先王之道學周孔之業適於茲堂無忘誦說斯言庶幾懍懍不疚厥心矣

朝宗堂記

梁氏居白沙爲舊族中軒翁資厲梁之彥也率其族人爲蒸嘗之祠旣而曰祖考之洋洋也而焉忍遽諸吾不能以三日不至祠下而心猶若有缺焉者吾將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五

面祠爲亭曰朝宗之亭吾將遊於斯息於斯依祖考於斯庶以慰吾私亭未構而翁疾革將屬續語語其子必成吾志君子曰梁翁不忘其祖矣其子方泰方且旣免喪將建祠祀翁曰父命之謂何志不可違祖不可遠然而亭不可以祀乃面祠爲朝宗之堂或曰震父之何背地勢得無逆乎曰地道無常順吾父以面祖爲順吾以不逆吾父爲順嘉靖庚子冬十月堂成龕藏二主磨石請記并集諸名公文凡爲翁作者碑之龕之下君子曰梁子可謂不背其親矣姻家周君汝思翁甥也間問予不忘祖順乎曰誠立斯順達

矣不背親仁乎曰誠立斯仁行矣誠可得聞歟曰誠者成也赤子之於祖也嬉嬉愉婉莫知其他也其於其親也依依慕戀莫知其他也故曰誠諸心不可解者也周君曰誠矣又何加焉蓋梁氏嘗聞孔子過庭之訓矣是以有詩禮之堂聞爲政之論矣是以有孝友之堂夫詩禮之漸孝友之習則遠矣於立誠也幾乎抑梁子之名堂也豈以爲文亦其曰日警於厥中以先生之辱也蓋之嘉訓庶有聞于警南野子曰詩禮之漸孝友之習以言乎訓則備矣夫誠不學而能無爲而成孩提知愛旣長知敬誠者也弟子入孝出弟餘力學文誠之者也是故知弟子之學文者可與言詩禮矣知孩提之孝友者可與言誠矣夫誠其至矣益之則僞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言不可復益者也爲我語二子者存是心無愧是堂

慶徵堂記

慶徵堂封御史寒泉張翁所構其名慶徵言善積慶餘於是乎有徵者也自封君父祖以上世秘其才不試而皆強力爲善飭諸躬罔敢歛於其心措諸事罔敢厲於其鄉之人鄉之人愛旦敬之至推以與高官廩仕者比德較功焉蓋其積非一朝夕之故矣封

君有子丈夫五人伯雨舉進士今清豐爲良牧徵入諫院爲名御史貤封翁以其官方蔚有休嘉名位未艾而衆子皆明經續文業進士名庠校人之期之謂將繼伯子而起以顯聞於時致此非難者於是咸擬封君陳大丘寶燕山之倫且幸其積久而始發也是歲封君屆六耋而堂構新成御史適嚙

命南歸得率諸昆弟稱觴於堂姻友胥會相與陳義而名之遂以揭諸楣人或謂子封君得無嫌於美辭自名乎子惟名之義有二謂餘慶自昔而徵之於今往辭也義主於頌謂慶積自今而垂餘於後來辭也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義重於禱故居往善而有之者自畫者也勸來善而相之者自脩者也奚其嫌抑人之志各有所趨衆庶於福利明哲於仁義罔不惟日孜孜以求得爲悅造端異而究極遠矣夫志於福利以仁義致之得福斯信不得斯惑徵諸天者也志於仁義而福利隨之福得自信不得自信徵諸已者也夫志未有惑而不怠自信而不勤者辨之早辨可矣茲固封翁欲以訓示後人於無窮者乎御史嘗學於子吾兒得締姻好相爲休戚視鄉黨尤篤也推頌禱之情申勸相之意記堂之所以名且告之曰善以漸進慶以恒積故

相安友恭相好兄弟父子相薰而後能溥之四海流於奕世易曰子克家長子之道也詩有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倡和之謂也人且於此乎徵之矣

江隱記

往歲先大夫與舅氏談江村林壑勝事甚歡也吾母宜人爲停茗碗側聽動色津津然先大夫少壯學四方暮年與吾母從寓宦邸倦遊矣是故羨生於不足舅氏則優斯游斯久而安焉有味乎其言之也舅氏家萬安九都瀕於潁江先大夫因號爲江隱而里族中稱者年諳練五六十間風俗隆污變倫叙數操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脩戚否究竟成敗興替若官府政令便不便關生民休戚能歷歷如指諸掌者必曰蕭江隱公有大事咨公以行諸族姓競相長雄訐擊糾紛必求質正排解得指畫鐫論帖帖或剛愎不聽受卽後有大悔竟亦服公先識焉今

天子詔優老里族以公應先大夫令某具紗帽束帶敬上爲壽由此縣令永簿尉戚往徃知公矣乃縉紳大夫行過九都都內富勢人一無所問獨先問江隱壽官公禮於其廬焉夫古之隱者其道德足以經邦弘化而遵時晦養斯重於天下其次行義足以悖俗

輓物而量分止足斯重於國至其重於一黨一里亦必其才請能有所濟素隱不可以竊名久矣故吾觀於舅氏而知先大夫非阿私苟與者也公既顏江隱於堂命某記吾母同產五人今獨公高年清健歲時來視吾母歷談往事使人增慨方將抱真卧詠稿羽歌伐檀入奉菽水出從公杖屨於江村林壑間以追先大夫風向來者或可幾乎愛記公所以成名以見某之欲似舅而未能者如此

南寧府新建興隆市記

南寧嶺海之會號南方壯郡宋懷志高稱亂據邕州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卽其地也時王師斷其城圍之其後民往往取土墜中日穿月浚下及清泉遂成大壑而正當郡後議者謂斷絕地脉不利其人然莫有畝之者由宋以來積五百餘歲矣

今上二十七年脩齋王君爲是郡郡人相與語曰是前守潯州惠政在民民至今思之者也吾郡之民尚亦有利哉君至章條教脩廢墜苟可以利民專心一力惟懼弗及蓋暮年而庶政有序民頌四起則又相與語曰吾郡自有守以來子惠我民如今侯者蓋鮮矣惟是城北之塹地脉斬伐冲氣散越歷世以來則

有昏札人才弗興以俟之仁惟弗言言之其有弗戚且畝之者乃群起踴躍庭下君喟然曰太守承

明命爲民牧惟是夷害聚利曷敢弗勉然大役也勞若力費若財若等誠無憚吾其具畚鍤以倡聽若自爲民乃懽呼日集數千人延壤延石爭先恐後逾月而成巨堤因令民列肆其上表以二坊而識之曰興隆之市於是民遠近偕來扶老携幼嬉遊縱觀咸仰而嘆曰美哉市蕩蕩乎今日之夷行而寧復前日之荒崖斷岸也累世之議成諸一旦幸而鍾和孕秀如堪輿家言則吾子孫孫子將世世賴之侯之大德焉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天

其可忘爰走數千里來京師請記於予予惟士君子有志當時欲興利除害建事立業然往往以財力勞費誇尤之招則憚焉而中輟有懲其不果者無復牽顧冒而爲之而民果眊眊焉其旣則怨謫群作鮮不及者此無他彼其所建立誠勞力費財非必民所甚利或民利矣乃時詘舉羸不勝其興事之心務功出於已用自矜高必強民以速成民未受其利而先見其害卽一時屈勢從令不敢作應其於宜民之道何如况民情又有必非勢所能抑者故曰順民者可與善政因時者可與緒功南寧古百粵之區於今爲遠

徼其民朴野少文若難與興事地理之福又茫昧未
可期今君率難使之民建難成之役以興遠未可觀
見之利而民乃不督而自集不省而自勸豈所謂因
時乘勢與民宜之而非拂民從已者耶蓋民惟恐君
之不爲倡而況有不和者乎是故興隆之役君子可
以觀天下矣君名貞吉字如悔與予同舉于鄉居常
訥訥言若不出口而仕宦所至皆能得民心成美政
予又以知喋喋利口果不足賢而剛毅木訥者果足
以任天下之重也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記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五

都察院月委御史一人提調牢獄之事間以首領諸
官攝焉其署曰提牢廳御史始選入院必提牢一月
而代而未有不蒞事於茲廳者院之獄分理於十三
道而繫囚出入皆茲廳蒞主之凡局鑰啓閉鈴柝警
巡桎梏微纆食飲藥餌下至溷圉滌除繫猥諸務無
所不問所理若細事而操舍之間失道得道所係至
重有不可易視者蓋聖人繫民於獄也以苦其形而
動其心庶幾小懲大誡遠罪遷善不敢以小惡爲無
傷而弗去雖其刑入於死者苟悔過而畢命猶愈怙
終以就戮蓋皆未嘗欲賊之也故大辟雖當論決猶

反覆疑讞求得可生之道以幸無死而况忍使至於
無聊而速斃焉然則制獄之意其不可知矣乎而提
牢者寬過則縱而無所懲嚴過則虐而有所不堪忘
以疎則弊滋嚴啓不免意外之患矯而密則瑣瑣爾
矣惟子惠庶民者其於罪囚若其子弟之癡癡狂迷
赴湯蹈火而惜於所爲也其拘繫束縛之使知悔改
若加之針艾投之瞑眩之藥欲其恍然以悟冷然以
醒而與之並育也是以寬而有制嚴而不害適操縱
疎密之宜而卒以無他是謂生物之心宜民之政其
道將優於天下而况牢獄之事乎廳故有木版列前
人氏名創自弘治間御史趙子秉倫厥後增置續附
懸版浸多所列自成化癸卯七月御史李子經而下
若干人一一以歲月先後爲序攝蒞者附註其官以別
之然其間或多闕謬至是御史劉子崙始蒐補考正
易以石碑於是數十年來諫院諸賢凡其立節朝著
振風幾旬貞度方岳肅政邊圉以至陟藩臬晉臺省
樹偉績而垂休聞者其氏名茲皆可考見焉才以年
練德與歲成功以時崇名以漸達而規摹所就政體
失得則往往於初試旣足占之故小者大之基也遠
者近之推也謂遠大是而近小不足務非知木者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三

也可不慎哉共成斯舉者御史朱子有孚宿子應泰姚子一元陶子欽臯蓋章往詔來論世尚友將於茲乎在謂陶子嘗學於予也相率請文紀碑之所始

兵科題名記

六科各有題名之石不得樹之禁署則於其待漏之廬樹焉而兵科獨久缺也都給事中胡君叔廉始謀於同官諸君子成之爰稽往牒得遷都以來都給事中倪君峻而下若干人左右給事中樂君惲黃君仕雋而下若干人給事中單君浩而下若干人區別其官序次以年而各虛其後以待來者蓋所題者名也

歐陽先生集

卷之三

主

而監戒亦既大脩自今觀之有舉其名而咸願爲之執鞭者有因名起問而感憤思齊者有國人莫知問之其鄉人而後知者有鄉人亦莫之知或有所諱言故諉於不知者其取舍相懸低昂不啻銖兩之間如此蓋自

國初置源士八十一人日給事禁中以爲庶政臧否此其源也其責望甚重尋改給事中分爲六科以六部之名名之又增置都左右焉非若部有分職而凡敷奏

命下科受之以達於部亦各有司存故六科與六部

罪
衣裏而糾繆繩進獻可替否公卿或杜門而待

天子或動容而改命其稱責塞望甚艱况兵政有繫國安危於呼吸之頃者其重且艱不尤有甚焉者乎吾聞君子通天下爲一身故愛君如親慮國如家言必可行行必可達其次則志於策勲垂聞各因其質之所近力之所及而溫厚明辨強毅激直各有所濟其下則修仁義之似以濟其富貴之欲無足算者是故正其志而後能篤其實盡其道而後能成其名凡登名斯石其逝者已矣由後以觀者誠思夫設官之重如此當其時所以動於天子公卿如此苟身世未遠鄉人莫知或知之而自諉於不知則雖至懦之性將有因之而蔽然思奮者茲固樹石題名意也與胡君同事者左給事中呂君時中右給事中俞君鑑給事中杜君汝楨劉君體乾張君廷槐文君方楊君允繩皆一時之選而顯然有遠志焉嗟乎使後世舉其名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彼獨何人當仁者將誰讓乎

山東道御史題名記

山東道公署有監察御史題名之石書其姓名若歲

時世里科第以章往詔來者也御史分十三道員有
多矣而山東道定員惟十自永樂徙都百四十年遷
改選補去來久暫而後無慮數百人姚子一元曾子
佩沈子寵蒐閱故牘得弘治壬戌以後云君元而下
百有四人辛酉以前歲遠牘殘無稽焉乃皆喟曰夫
近者不日遠完者不日殘乎夫百有四人性行各殊
其賢者直而能恕寬而不弛才高而畏行飭而弘往
往德立而功成友是而福心自賢恃才多恣沓沓爲
寬揭揭爲直躬之不善而求人已嚴其究也損德敗
官隨之前事失得後事之鑒而名之莫稽實將焉考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七

勸戒於何昭焉愛壘石刻之相率請記夫諸君固將
慎擇樂取若孔子所謂三人我師者歟甚盛心也道
莫貴於擇得所從而脩之有本操之有要凡茲百有
四人損敗者無論矣予耳目所逮二三賢者蓋有逮
繫請室積月累歲瀕絕而不悔有斥罷廢窮而砥
行以儀其鄉有按行所部捍禦大勳勤其事而野死
朝有贈恤民有尸祝皆臺端所敬慕以爲必如是而
後可與效忠守義可與致主安民者也亦有早負奇
氣三進三黜而文章節槩顯於天下及登崇臺省浸
怠浸淪而壯志晚節殆若二人非諸君所共歎惜

宜勸其壯志戒其晚節者乎然予以爲取人者以身
慎終者於始夫知識童氣之用矜持激作之行非若
精神心術存養擴克者待深而居之安故始志貴自
擇而擇人次之孔氏之學好仁以爲志其於善利誠
僞之間致精不二其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莫非精
一輔仁之實而非徒有待於外斯有終之道也已數
君子者由乎其道省心不疚而主善無常則斯石也
誠顧謏天明之助其於進脩不凜凜乎戶牖之銘哉
嗣而來者亦將有感於斯夫

禮部儀制司題名記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七

儀制爲禮部首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
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辨其名數者也夫自朝廷以
至閭閻達乎蠻貊各以分殊事與時異儀飾有經物
采有章辭令有式書文有體宗子爵封子奪隆殺之
度學校貢舉程藝論才之紀以至優老恤幼之恩旌
善達隱之規官方民僞之察腐身熏子之禁所以明
等威別嫌疑遂良禁姦悅邇承遠篤親養賢其所係
至重所務至繁也故必明達端潔精敏恭慎之士循
儀式修章程執典要以不失乎其守而後能善於厥
官然猶未也儀章以定志而淑俗宗法以樹屏而固

本學以育才以幹國禮之實也實之弗至則雖文
備法行君子有餘慮焉嘗味而思之應文者苟具
歟承式而頒之者偷窳歟議法闕畧創始而未覩其
終沿故而未究其變歟若此者蓋亦有之然非獨此
其咎也教弛道微學不率德故檢制周而仁義漸磨
之意薄積習風成莫知所救然則雖有明達之才出
之以端繁行之以精慎儀式章程執而不失猶未必
盡慙於志矧踈怠曲徇私窒賄成則又何賴焉頃予
佐部時官儀制者張仲玉子瑄唐景文穆章懋實煥
鄭元侍廷鵠未幾章調稽勳鄭改給事中唐以憂去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手五

代之者王道元惟中尤汝白瑛劉原靜斯繁數子皆
海內俊茂其資性明達各有所至其於端繁精慎則
日孜孜焉已故事凡有奏議尚書謀之侍郎以授于
郎中郎中受而咨于其僚乃屬草以待脩潤予每讀
之輒嘆其揆義酌情正名辨物能發予之所欲言至
於所謂有餘慮者未嘗不相與內歎于心日思其救
之之術而未能也君子之於天下審已度勢未易直
遂則奮其志以有待惟所得自盡者無間巨細罔敢
不至焉斯亦可矣司永樂以來郎中官外郎主事各
若干人仲玉始集其氏名邑里歷任年歲區別其官

次第而刻之石其間致位通顯為時名臣必所謂明
達端豐精敏恭慎可以為後人法鑑者也來請予記
予惟仲玉于其職所得盡雖細弗遺此足徵之矣為
紀事始且以見百司庶務舊所未備者皆有待乎後
之人非獨題名然也

江西清軍察院題名記

軍脫伍而後清理之法立

國初未有特設官也宣德間始遣給事中偕御史分
行按覈法制浹詳正統庚申御史始專奉 聖書行
事權任自是彌重矣江西稱大藩地廣民衆故按覈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手六

茲土者必推擇以來以為非其人或用法無狀則更
奸播毒視他藩有甚焉者矣人情規避從軍如逃寇
敵交關胥吏譎詐百出緩之則詭秘之迹浸微寔滅
簿書緣絕莫可究詰急之則休戚者妄承而挾怨招
賂者乘人所苦誣無為有縱行橫逞倚法以削弊所
從父矣是故重於上者寬而有制承於下者詳而有
要而後能善於其道然而未易言也夫上提綱以待
其下下吏或昧政體計分數盈歉幾免譴讓甚或妄
付上官以為被

命事事意不能不有所重故傳致疑似求當其意既

上官欲加擬議而無間可得則奚從而用其寬也嘉靖辛亥御史聯泉孫君來按江藩時邊圉孔棘軍旅凋耗清理之令正嚴吏民日岌岌而聯泉視以常度錯綜參伍有法幸免濫及有禁其語人曰一人幸夫人微幸微幸滋奸然而失一軍得一民猶可言也懲之過而網寢密必苛且濫邊未必實而內地已虛荷戈執戟未必得其用而未耜棄牛犢賣本實先撥矣于時下吏顧然無敢以刻覈為能者蓋觀感有出於聲色之外而非徒令之從也聯泉既建請所宜罷行咸著令甲又將考舊政擇取其善而姓名莫之知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七

嘉義正記

溧陽城西北半舍許有窪池曰沙漲渰玉陽山人史君恭甫嘉義在建焉渰渰水倍旱潦而泥沙淤塞又嘉靖癸卯大水甲辰乙巳荐旱歲則大侵史君三捐賑粟前後七千五百斛粟盡而半麥未秀日至之時遠待哺者日噉噉也爰相渰東南隅曰鑿於是築於是堤而圩之可池可田可樹可屋也古有以大後救荒者今不足為歟乃召僦人日給銀米薪芻令以米之半易菽麥和野蔬煮之一夫可食三人為之芟倉携卒費且息畫地分工併力皆作八閱月而功成中為內堤堤外為外池池外為外堤堤池各四周名各從其方內堤之內築基十有五畝中構書院門堂燕室左右義倉實實枚枚基三面臨池北屬於堤池廣十二尋有半深四尺曰內池周池田百二十畝堤為之域曰中圩內外北堤之中有中堤其南為中池北則北池也北池廣倍內池中堤如之五分損二以為諸堤之廣倍堤廣以為諸池之廣堤高七尺如池之深高深相臨尋有六尺其長外堤倍內堤內堤東西千尺南北加三百惟中堤則千有八百尺兩端不屬池水四周宛若洲坻池畜魚種菱茨蒲菰堤種豆若諸果竹樹而外堤周遭芙蓉葵焉其外東圩田百七

十畝南圩百一十畝綠堤盤折名以其方最外四周
鑿溝廣三十尺護以小堤植柳固之暴漲壯濤不能
為患橋於南池直巽之隅建坊當橋關門塗以屬南
圩之畛出入往來於是焉通合堤池魚果諸物易稻
并圩田所獲歲以七之二輸賦其五入義倉池水清
而散之溉田四千餘畝役始於乙巳八月三日訖功
丙午四月初旬會年麥有秋民乃康食鄉人謀曰乙
未之菑史君發八千斛食我合今蓋萬五千斛有奇
德甚厚茲倉歲儲谷斛千賦入預備倉者又四百積
十年且萬數千歉歲可活若干人池水所溉中人五

臨南野集

卷之三

三

十畝之夫恃以無菑者若干家利甚博且遠名坊必
有所標表以致吾情史君不可曰先大夫之遺際何
有焉鄉人又曰甲申之賑大夫捐米事聞

天子褒之曰行義可嘉名必取於是章

天寵以無忘大夫之德以昭史君善述乃顏其坊曰
嘉義而書院若倉若橋亦以名焉君又割腹田三百
畝以待書院之來學者於是大江以南咸嘖嘖曰仁
哉史君濟人不有其功成善不居其名種德累行以
顯其親昔蘇文忠守杭請募開西湖因以賑荒范文
正捐祿賜買義田以濟群族之人百世之下聞其風

昔莫不興仁悻義由史君觀之孰謂古今人不相及
哉君以才進士為吏部郎改擢官寮其所素蘊有待
而行乃垂翼屯膏為可憾者雖然創之斯或繼之失
之亦或收之抑君子志學致道其所務蓋有大焉而
不以窮達為增損茲非君所以自待者耶緒餘土宜
宜未足為君道之聊記其成使後人無忘焉

蘓山吳氏重修祠堂記

吳氏居貴溪蘓山自唐末至今餘六百年矣舊有祠
堂莫知創建之始元季毀於兵燹

國朝天順戊寅僉憲公大本始倡族人拓舊基脩之

臨南野集

卷之三

早

奉安昭穆神主有堂貯遺書祭器有庫治有核桑盛
有厨膳事有田考祭酒陳公敬宗之記諸所畧備矣
正德己卯盜起饒信所至焚掠吳氏合族且千室鞠
為灰燼而祠堂獨存然歷年既久木蠹中空叩之逢
逢有聲風雨暴至榱桷瓦墜柱歌壁頽歲歲補葺幾
不可支又子姓浸繁隘莫能容憲副山泉公道南喟
曰祠不足以妥靈揭虔如無祠矣銳意復脩畢卒官
不果其象嗣光祿少卿春乃買地以廣祠基又捐金
百兩為功費而族人各量力出貲以繼之鳩工集材
量事計備經始於丁未六月明年四月告成後為

前爲拜廳各五間東爲庫西爲厨各三間重門周垣
規制大備其視舊祠高廣有加而軒豁堅致不啻倍
徙過之其奉主則自某公以降昭穆具在沿其舊也
夫古者祖廟之制高曾祖祢各自爲區而卿大夫士
隆殺以官士不及其曾祖大夫不及其高祖數之等
也涑水晦菴二公變廟爲祠始倣古同堂異室爲之
其得祀四代雖非先王之制然體悉人情爲之節文
議禮者猶不謂爲非及至近代五宗之主合爲一祠
而親盡不祧者踰十數世則又非二公止四代之義
矣然君子猶有取焉者非以是爲中於禮也貴其能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聖

尊祖而合族云耳夫祖孫幽明異而其神同宗族形
骸隔而其氣通此體之所以爲一仁之所以周流無
間者知仁斯祖宗族屬通一無二故上達下達旁達
而仁不可勝用矣祠廟蓋古者萃渙之道所以帥人
於仁非精一其心者孰能與於此予聞吳氏祠堂始
成有靈芝生於棟宇傳稱芝草爲延耆敬老仁慈之
應王者之休祥也光祿君帥族以仁仁慈薰蒸醞爲
太和必將達其道于天下以佐王而瑞世氣機之動
草木旣先得之矣於是光祿來徵予記且讓之族人
曰二三父兄力也族人又讓之山泉公曰公存而有

志歿而有子也嗟乎一家讓一國與讓一家仁一國
興仁吾於吳氏焉有望矣

重修通津橋記

通津橋去萬安西北兩舍許界勾溪新樂二鄙間跨
津東西虹亘龍卧以其當兩京道關廣之衝名曰通
津津水出於諸山澗壑合流逶迤數十里至是始
益大下流里許入于贛江春夏暴漲舟子乘急爲虐
隆冬揭厲輾轉有難往來人觀西岸砌石知舊有橋
莫知所興廢也或謂曰宜橋而功巨費殷莫或倡者
正德間有僧勸修橋之會盜焚萬安僧蕩其勸金不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聖

果橋人由是往往藉口息心焉嘉靖丙申海智僧才
興者中溪劉氏子也祝髮斷葷酒脩因果法復銳意
圖之秋七月始事冬十有二月橋墩成丁酉夏四月
湔潦至墩圯遠近譙傳地不可踏膠口莫破而才興
募閭工卒成之閭工曰是三墩塞水道且根底不實
圯固宜改作二墩與東西岸墩而四當墩之處剡松
株爲樑推入地中攢數十百樑廣長如墩截其末平
之加重松筏鍊鐵爲釘貫之釘長二十寸重數十兩
者筏百餘枚乃壘石石之縫灌以粳糜固以鐵錠墩
成若砥水漬不滲墩長二十有九尺減十尺以爲中

廣而銳其兩端疏洩水勢崇視長有加如廣所減架木其上縱橫參差若鵲之巢鋪板為梁橫長垂三百尺覆以亭與梁竟與徒絡繹如穿樓閣戊戌冬十月告成庚子夏五月大水懷襄橋屹不壞以是知其可永賴也凡鐵石木瓦工賃薪米之值以金計為兩千三百有奇蓋才興四方勸發民氏先後胥贊而蕭文敏者則奔走戴負有勛焉南野子講學南明之館率二三子往觀橋勞僧曰夫東志作事必工致為上夫果確無難不虛哉二三其心苦窳之績者如為而已矣僧跪曰茲神之德十方信施之功也始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聖

僧聞春清者爭舟胥溺見婦冬涉而股戰以跽心若痛焉此鄉有高丘之神數著靈異常勸發橋西陂而弗及通津僧與愚徒私歎於室異日神降鄉巫詰私語而屬之橋僧不敢違以告里中大姓大姓胥諾則因秀士以達于縣學諸官長首捐之金乃奉神以行虔臨九江諸郡惟所如金銀貨貝薪米諸物惠施多寡惟人財小集即散故行無守藏之慮工徒商賈直必稱事給不後期故募材材得人樂勸役無或稽停以日有功緒蓋自始作而圯圯而復作贊者無幾何人而愚僧弗疑弗沮若或使之殆千百信施宿植善

根陰感神靈然耶不然老衲惡足辨此南野子顧二三子曰彼學佛人也而慈惻濟利惻隱乃身勞而不弛非以為已成而殆者不以矜人彼豈有爵祿之慕者士志于道而心或少異焉將不愧於聖人之徒與彼一念作善如海浮漚而鬼神不能違千里之外應之況其有大焉夫惡不在大亦不在小其應亦如此矣二三子惕然而興曰乃今知天地人神通徹無二獨知誠不可欺乃今知一體之惻乃今知殃慶影響自私自利以戕生敗類者幸而免也於是才與祠橋旁樹四石碑宇下鐫善施姓名因二三子請記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聖

生忍為篆額書并俾刻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墓誌銘

大司空楊公墓誌銘

嘉祐戊申秋九月二十四日南京工部尚書四泉楊公卒於位事聞 詔賜祭葬如制公平平生交遊見山桂文襄公桂洲夏公見道公疾亟其孤紳尚幼移書為之鍾石費交連公已而費公亦逝於是後事無所托公子姪鄉進士周生錄謂同鄉同宦久莫予若者乃以紳謁余意欲為狀徵銘於予明年周生夫婦相繼基卒紳復來促銘嗚呼予無銘然豈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四

足以知公之大者予始識公京師親於幹農中獨肯出望之昂然宜若不能俯仰而與為 偃僕磨折委袖至地暴慢者為之改容速予賓 僕必恭承以進諸客固辭乃已猶跼蹐在位惴惴者相唐突者報之稱不稱畧無所計其後每見公率如是以為常他人勉學之卒莫能及也以故於人寡怨人亦鮮怨之者當途或以其交遊故有所移怒辭亦自悔蓋自卑尊人躬厚責薄之所致云公諱麒字仁甫號四泉姓楊氏世廣信上饒人由曾祖以上多弗耀祖諱某父藍山丞諱某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祖母某氏母徐氏前母王氏娶徐氏繼娶毛氏贈封皆淑人初藍山公禱嗣於衡岳感異夢若有送麒麟者已而公兄弟生遂以命名公生而穎異始能言授之書應聲成誦八九歲能暗誦五經稍長兢兢自愛步趨率有繩尺靜夜閱書盈帙每誦諸葛公澹泊寧靜語惕然自勵而性亦近之正德丁卯舉於鄉今上登極始舉進士授知長樂縣丁徐淑人憂復除潛縣前後皆以廉惠稱而覈田牧馬貴強不得敗制潛氏尤賴之流移還復而甦麥有秋民歸諸德政之應焉召拜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尋補外為福建按察使事飭建寧兵備時宰有欲庇其親故者書考無所假借人服其不撓晉南京通政叅議應天府丞南京光祿寺卿調光祿寺晉貳工部 太廟營建上嘗召公卿董者面對目公為工部長侍郎事竣賜白金綵幣俸級章服視尚書居久之有扶鸞降神請修良鄉河橋者并署督修官姓名以 聞上皆許之既頒 勅復追改特以 命公蓋於是意有所注矣公之才始試於縣今繼試於憲僉他所歷官皆事任不專未有以自見至是日接中貴及工商雜役應酌冗瑣而能以溫恭長厚不苛不激為眾所與

料多損削督辦尤嚴而人無敢怨怒費省而功倍

上嘉悅賞賚有加明年真拜於南人以爲且將大用而公遽不可作感惜其未究厥施云公於二姊及其弟麟友愛篤至甥男女婚嫁如已子爲麟翰贊補官以慰大淑人之意麟卒官漳州府同知又撫其孤純以長今與紳相依爲命者純也公長子某徐淑人出早殤紳毛淑人出蔭補國子生論者謂藍山有惠政而公繼以謙德世載仁厚有待而發其將在茲乎公墓在某處負某面某之原塋之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三

於四泉公自牧以卑卑而愈高高而不危始宰劇邑僚吏師師入官郎署出食臬司惟敬惟慎政用無疵晉參銀臺少尹京畿大官是長司空是毗與翼翼南北具宜耀貌脩幹有恪其儀重瞳垂盼大事爾咨 帝營宗廟 列聖隆禧 帝梁洪河九達之達 帝曰欽哉汝往汝授公拜稽首夙夜夔夔量事計庸靡激靡隨數奸竄蠹成息其機事省功倍 帝賚孔時擢卿留省隆眷自茲寢疾弗悟天不憖遺 卹典優渥既亟不遑世德未食公有佳兒寔昌寔明視此銘詩

少司馬中川王公墓誌銘

嘉靖辛丑少司馬中川王公自南都入賀 萬壽還道病就醫於鄉冬十一月五日卒於儀封之里第事聞 詔守臣諭祭遣官營塋公釋褐即官禁近荐被恩 寵前後頒賜白金文綺 御製記頌箴銘詩歌及明倫大典大學衍義諸書往往視九列至是卹典優渥而遺官尤異數云公諱教字庸之別號中川其先良鄉人元季兵燹上世譜亡曾大父士賢有隱德大父斌由鄉舉選授鴻臚寺序班終光祿署丞正統己巳避兵河南占籍開封之祥符尋徙家儀封父鶴

歐陽野史集

卷之三

四

質直好義以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氏贈孺人加贈宜人公幼穎敏日誦數千言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博極群書文詞落筆立就嘗過湯陰作賦吊岳武穆王書之祠壁安陽崔文敏公銳見而奇之名由此起與伯兄天敘稱中州二鳳然數屈於有司正德丙子始領鄉薦時年未四十而人顧以爲晚成蓋聲望蚤發遲之爲已久矣嘉靖癸未中會試廷對賜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公在翰林爲時輩推重自丙戌後同考會試者三所得多知名士冊封周

藩諸郡王充副使峻郤餽遺諸王大加敬禮丁亥充
經筵展書官尋敕內書堂諸內豎望之顙然無敢
弗率者己丑重修大明會典充纂修官庚寅應

詔上郊祀議無所徇己復條陳十二事皆切時政辛
卯冬九載考績遷侍讀壬辰攝司經局癸巳充經
筵講官公久在講筵雍容凝重進退有儀班行屬目
及進講至存養省察之方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反復
陳說必盡其誠上為之注聽甲午遷左春坊左諭德
兼侍讀掌南京翰林院事丁酉遷國子祭酒申學規
以一衆志撰箴銘以示向方議薛文清公當文廟從

臨陽野史集

卷之十四

五

祀以昌篤行己亥冊立皇太子慎簡官僚兼左春
坊左諭德庚子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會南京戶部尚
書缺公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
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
議疏為令疲瘵用甦公志存經濟而詞林無職事第
於章疏中時見端緒及講筵國學稍據所蘊以措諸
用雖未離文墨議論而功用殆有出於修政立事之
外者晉貳省部名位彌崇人方企其大行而公溢焉
逝矣公生成化己亥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蓋六十
有三公為文春容瞻蔚出入選粹然母率意成篇志

不求工其應制若恭和敬一亭詩恭撰宴兩宮皇
太后致語中宮女訓雪壇樂章及瑞雪靈鶴諸賦
頌盛典麗清婉渢渢乎盛世之音而未嘗自以為至
也嘗致撫臺書請改大道宮為義禹廟大梁書院為
見聖書院吹臺為來賢書院事未及行而人亦未喻
其指公既卒諸孤集遺文僅存者若干篇所致書在
焉大意以圖書闡天地之秘卦疇發神聖之精木鐸
起儀封之敬靈臺肅梁惠之衷皆在此邦而源遠流
分天德王道之教息詞章功利之習熾宜有標表以
樹風聲於是士大夫竊窺公識慮宏遠思見其所以

臨陽野史集

卷之十五

六

繼之者而不可得未嘗不喟然三嘆焉公元配扈氏
封孺人加封宜人子男四在娶省元李東熙長女任
娶典膳侯來貢長女仕早卒仵娶國子學正李廷璽
次女女一適和穎庠生孫男三貞明娶光祿卿張公
原明孫女貞觀聘中丞劉公大謨孫女貞吉未聘孫
女三一適封監察御史胡霽孫女大慎一適劉中丞孫
若恣一許監生張澤男曾女孫一公塋以癸卯冬十
二月三日墓在縣東黃岡之原既塋七年諸孤亟魚
寧季君川甫狀走京師謁銘余與公同舉進士從
公詞林父又嘗同官南都追憶往昔考德論心不啻

昨日欲從問義禹孔孟之道而公不可作矣為之銘曰

維中川公學識其大文思浩博泉湧江沛公曰華哉童子雕刻壯夫弗為於道奚益慨焉有懷德業經濟講惺虎闢百未一試馬良車堅萬里自茲孰云中道速斃而惟公示其鄉古之懿矩爰從孔孟遠游義禹曰我邦人無迪不適庶無淪胥以返淳質志未及竟命不可延於

皇靈寵三錫自天黃岡之原吉氣茲鍾永蔭爾後介福來崇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四

七

贈戶部尚書夏公墓誌銘

公諱友綸字孟綬戶部尚書夏公邦護祖也厚德繁祉壽考令終年蓋八十有二卒之明年尚書成進士後三十二年為嘉靖己亥

天子有大事於郊廟覃恩宇內尚書以藩司使得馳封祖父母又十年己酉尚書歷兩京戶部三載考績皇上嚮庸嘉勞遣中官賞賜羊酒寶鑑申錫恩命於是公自贈通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進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沒世榮名泉壤有餘輝焉公先世廬州英山人高祖顯一元季始避亂徙蜀居巴縣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四

八

曾祖普隆又自巴徙涪遂為涪人是生朝佐朝佐生輔輔生公家世力田不慕榮進至尚書始以儒顯蓋闕父乃發善積慶餘有自云公天性孝友異母兄弟八人於次為仲以幹局獨為父所任每事召與決計而責之成公亦憂憂祗服不辭獨勞不畜私貨竟能以其家裕而退然一兄弟安之終身無違言失色者群從子姓隨才不強其所不能故無廢命無違教亦無棄人旁引日譬論人於善視所為義不義策成敗利害屢中或加之悖逆寬意容受未嘗見厲色出惡聲嘗稱引古訓無以惡小而為善小不為謂悖逆作非者曰天道好善即不懼人非如天道何蓋其志之所存而性亦近之中歲習為澹泊戒性殺斷葷腥衣無繡帛村居不入城市以終其身卒之日時方酷暑人咸懼色毀氣變既而三日始殮氣色如生豈善養者身無穢濁固爾耶鄉人皆惜異之誠足異矣公生宣德丙午七月廿七日卒正德丁卯六月廿七日配李氏繼配熊氏贈夫人繼羅氏高氏子男二長彥肅娶王氏次彥策封某部主事累贈如公女二長適魏本學次適庠生胡玘男女長者李出次者熊出孫男六人邦烈邦勳邦宴次即尚書次邦功邦問

太學生女四人曾孫某某及見者幾人玄孫某某公
卒後二年某月某日葬宅東東園之岡熊夫人與羅
氏附至是當改題墓碑尚書幽其鄉人督學憲俞胡
子汝霖狀徵銘且槩公平生而嘖嘖歎息曰自愧不
似不能盡道其行也惟淳龐木訥寬柔長厚古所謂
近仁者非耶是雖其子孫蓋有喻諸心而其能言者
某又何足以發之尚書溫恭端慎為時聞臣光大前
休於是乎在銘曰

夏自淮南適於西土於巴於涪於時廬旅爰有土
田墾身力穡以至於公不二其德榮華楚楚視之
駉駉聲稱藉藉聽之颺颺渾渾大樸不加雕鏤無

懷葛天心逸日休發祥委祉文孫載啓維國之楨
之綱之紀

帝命三錫曰乃祖父弗耀於躬言篤其祐文孫翼
翼祗承以德以光祖休沒世餘烈鬱鬱佳城東園
之岡神斯護斯終焉允臧

贈泰和伯陳公墓誌銘

贈泰和伯魏川陳公諱誌字稽古其先燕人

國初令民內徙公高祖諱宗道始徙大名遂為大名元城人宗
道生得名得名生鳳鳳生敬敬以正統丁巳正月念

一日生公少有器度以經學名庠校成化辛卯薦於
京闈六舉進士不第弘治己酉授山西崞縣知縣始
至能以簡重質直息民罷訟前政積壞祠廟解宇頽
廢弗治學官弟子膳廩 晉王府屯租率緩不問若
將以是私其民者顧又多泛征公察民所苦首裁焉
丁加派之濫已乃量時度工漸新頽廢則又示

國家惇親造士之道令民及期率職輸所宜供於是
士得其養感奮興學 晉王亦禮敬戒其人無敢撓
賢令法禁者妖民扇亂伏誅得其私籍有姓名數萬
裂而燬之曰此輩豈盡亂民耶株連緣絕眾乃大定

尋發其藏金帛他物不籍者甚夥即會衆檢入公帑
錙銖尺寸必籍之幕僚坐捕妖黨受賕覺罪且不測
亟為申救僅褫職人謂公活非辜過亂萌潔已恕人
寬平長厚後嗣其寢昌乎在崞六年致其事而歸優
游林泉垂三十年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二日以疾卒
於正寢元配劉氏卒成化戊戌之歲遺子二萬言萬
鍾繼配楊氏鞠而長之視已子萬鑑加慈焉而子姓
日振振矣嘉靖壬午

孝潔皇后正位中宮萬言以 后父封泰和伯推恩
三代追贈公伯爵如子劉氏伯夫人楊氏封伯太夫

人貴顯赫英聞於天下人以爲漢昌之徵戊申冬十二月二十四日楊太夫人卒公曾孫書以聞

上悼惜賜祭葬如請公初與劉夫人葬邑舊城北至

是詔遷合祖塋之次且得并祭蓋異數云公享年八

十四劉夫人年三十九楊夫人年九十二二氏脩短

不齊然皆勤儉孝敬協德媲美並沾恩數人咸曰宜

公子男三人泰和公娶異氏封伯夫人萬鍾娶田氏

萬鑑娶李氏楊氏俱國子生女三人適國子生劉淳

恩榮官錢溥庠生李准孫男七紹祖尚書丞紹中紹

先紹科紹芳紹恩紹光孫女六 孝潔皇后其一也

次爲清平伯吳家彦夫人曾孫男三長即書都指揮

同知食俸錦衣衛次詩次禮女一適國戚慶陽伯長

子錦衣衛指揮夏時正玄孫男女俱幼公初去嶧嶧

人多繪像私祝之及聞公卒詣 闕請立祠祀春秋

蓋庶幾古之去思者錦衣君讀書好禮有遠志嘗上

封事言鹽法軍政皆切事情公未斬之澤於是乎在

既奉詔歸葬卜已酉九月襄事先期國其鄉兵科左

給事中呂君時中狀來謁予銘于於泰和公雅故因

善君不可辭銘曰

九河綿絡魏爲奧區胡公之裔自燕米居四世百

年弗二厥德以培其根遂視既發魏川之澤崢人

是蒙士勸以興民樂康功妖童叫囂黔愚爲惑職

爾渠魁火其名籍又側爲安亂萌式遏豈惟萬衆

賴之全活天道好仁長世令名倪天之妹於京曰

嬪 皇眷既渥祖孫曾玄太丘有後方至如川周

原撫撫豐碑屹屹魏川之丘過者必式淑媛任只

先後濟美異室同歸永隆後祉

按祭使毅軒羅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岡里

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

垂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

親間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咏自適也

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客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

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終然公廉靜寡

慾自足以含和葆貞術非其所屑事者也公將葬其

子璫孫儋奉狀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焉先人不

朽者其將在茲敢徵大惠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

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清松臯許公譜角川張

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

與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覆公乞休疏有廉

潔廉明之獎兩敘

制辭有抱忠思孝勇退玄脩之褒無間識不識皆以爲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爲不朽耶雖然孝子之情不容辭也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習家缺城數傳徙今西岡公諱某字某縣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果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舉進士第二人及第翰林編修理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年十四五隨果齋

南寧軍集

卷之四

七

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已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爲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驕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祛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爲貨致居久之遺事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啓齒勢豪冒盜禁莫之何問聞公被委掣盤急鑿其艘沉之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人不調已已墜

嗣帥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遷浙江布政

司左叅議盜起饒撫間逼常山開化公與分巡僉事

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近癸酉秋入

賀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明年春會當述職

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十有六人

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璽書

巡海道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除

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寬

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用

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慘嚴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不

許丁丑入覲歸即移書巡按御史稱疾卧家情詞甚

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令有司時其疾愈奏

請召用蓋異數也嘉靖丙戌璽書即家拜湖廣靖

州整飭兵備按察副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

堅卧懇請朝廷知不可強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

謝絕造請惟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

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齋翁

或不悅輒長蹠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

几杖慰悅百方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

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

嘗爲製布履既貴猶儉藏之提覽輒摧痛不勝臨終
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過勢利未嘗掛口聞
奔兢及陵轍人者則喟然大息因以戒其子孫且曰
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無忝所生此吾志也
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漚道人所著有浮漚
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公資性近伯然讀其
詩文酌答知遇禮際親故詞旨溫然不見其斬絕羣
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先貽公詩云迹同康
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人以爲善狀公而公指
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似仙非仙似佛非佛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主

之語殊莫測其意焉子男二長即編脩程先卒僭其
子承重者也次即璫女一適楊忝孫男五長個次即
僭次侃次備次供個僭庠生女二曾孫女一公墓在
三十都桃岡文家垵首未趾丑元配封淑人康氏先
卒塋後山蕭八坑至是啓而合焉禮也葬之日壬子
某月某日銘曰

矯矯毅軒介近仁彼巧且令我拙無能靜居簡
出匪曰成名無渝吾質以賊吾真孰謂康節孰謂
希夷仙耶佛耶我似而非仙惡乎非佛惡乎似斯
人同群奚觀其異異若所趨趨若所避曷違曷從

自求其是無然涼涼無然蹢蹢嗟爾愿人無以爲
刺勇退玄脩孝思忠抱

天語皇皇奕世有耀

大光祿張公墓誌銘

余官南都時梅江張公知南陵縣余姻黨有爲丞者
爲子言民俗健訟善訐吏御以機智益詭猾難治梅
江率其實直不任鉤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縣以無
事部使者僉上南陵治行召補內民不能留相與尸
祝之余以是知公而期其遠到此余北召公以光祿
卿致其事而歸光祿職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主

上膳饌及宴享諸務與中貴相涉檢押少疎即耗蠹
無紀不可勾稽稍正色其間輒叢怨納侮譴禍隨之
公旣去而僚屬咸思以謂裁節得宜乃中貴亦帖帖
無所怨者於時公年纔五十有八余數從公弟翰檢
君思訪公病狀謂且復召乃嘉靖癸丑翰檢君以死
馬卿入 觀率公之嗣子昭萊經謁予銘公墓蓋壬
子四月某日公卒矣余知公昆弟不可辭公諱忠字
顯父別號梅江世居河間任立長豐里高祖諱丙領
洪武丁卯鄉薦授都察院司務奏對數稱旨曾祖廣
有隱德祖政父轍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光祿寺卿

祖塋圖冊徐元配章贈封並淑人公自以穎慧強記
經史成誦即不忘九歲爲文有奇語補博士弟子督
學御史課試數取冠傳輩及見公狀貌凝重進與論
古今事理人物往往切當益異待之舉嘉靖己丑進
士爲主考大學士羅峯張公所器西樵方公稱其文
積學有得者由南陵令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
司歷稽勲驗封員外郎遷考功司郎中時考察京朝
官凡流言所毀及當路所不悅必覈其實以贊冢宰
去留擬改文選郎中因辭擢通政司右通政掌清理
武臣貼黃正訛補漏不苟尸其官遷南北太僕寺卿

歐陽雲集

卷之五

七

馬政多所修舉尋轉光祿將晉陟九列而公謝病去
矣

上厲精綜核庶群臣推謹前後引疾者數被譴斥及
公得請人以爲忠實之感云公昆弟五人其季則翰
檢君子一人卽照於補國子生克承家學公研精經
學爲文不事雕琢所著有四書釋義詩辨疑及玉林
集若干卷自未仕時遠近問業者聽承指授往往成
名翰檢君卽公所造就者敘述公行實爲詳予擬其
大者誌而銘之公墓在某處某山之原其葬爲某年

月日銘曰

恂恂令其德之惇汶汶令其政之淳肆起敬於公
碩兮亦無惡於宵人乞身遂志芳躋立樊有弟
有子兮慶衍高門刻銘貞石兮告爾後昆

大光祿項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秉仁項姓其先蓋汴人從宋南渡居嘉興
者諱秀公十世祖也入國朝祖太保襄毅公忠以
文武累官大司馬功在史氏公高祖吳江不拜曾
祖衡皆用司馬地恩贈左都御史父經仕至江西右
參政公幼敏讀書慨音記時學憲祝虛齋先生致仕
告河上有幼女襲毅公造其廬求聘焉且曰吾孫可

歐陽雲集

卷之四

六

教也遂學春秋於虛齋虛齋精研理奧而公潛心師
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爲文詞俊雅親切虛齋每喜項
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德丙子以太
學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舉進士授今建陽建陽
閩劇邑稱難治公恭儉愛人敦崇風教臺臣交薦賢
能擢刑部陝西司主事究心法比傳以經義聲著西
曹戊子請告歸侍養政公養終丁艱服除補刑部福
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公自代者公
遜謝之語浸聞於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丞父
之晉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卿居三歲晉南京光祿卿

先嚴職內鑄鑄以好義為司相曾公稱欲別
逸口輒相蟻時宰適不悅公坐免歸公初拜命即欲
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既得謝築室郊墟榜其堂
曰歸來傍水丘林壑間多植花樹時時肩輿小艇惟
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不
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公孝友篤至八歲時嫡母
趙淑人生母王淑人相繼卒哀號若成人諸長老慰
令稚子無過苦弗能止也叅政公方由南臺守姑孰
召公撫於田淑人至則牽衣哀言毋棄去狀哀感左
右他日喪田淑人如喪生母繼母王夫人卒公年六
十矣衰麻哭泣不異少時夫人命遺賢歸公公悉推
與妹其處人倫之變含容異順尤有人所不能言者
子弟有過諷諭使改未嘗顯斥歲時宴會必述先德
及虛齋經義爲訓虛齋後裔稍不振數數周之仍置
田以祀宗子元淳有貞疾以孫某後之復撫其弱弟
周防曲護憂勤萬狀蓋發之由哀父而問倦與人恂
恂抑畏城府蕩平懷德忘怨不稍長而數短有先民
長厚之風焉嘉靖癸丑閏三月六日以痰疾卒距生
弘治庚戌十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四配祝氏封宣
人子男三元深國學生元淙舉人元沐女二長適祝

世系幼未聘孫男四道亨國亨時亨臣亨孫女一元
深等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思賢鄉先塋之次
匍匐至都下函以司寇鄭公狀請余銘余與鄭公皆
公同年進士同仕兩都知公爲深且鄭公言尤可信
乃銘曰

項爲世族從宋南遷赫赫司馬 昭代稱賢駿功
鴻烈潛發其源篤生光祿玉潤春溫質直好義木
訥近仁循良子牧明允祥刑存歷卿寺慎恪艱貞
施用未究退遜立園夙心弗替古道寔敦人欽邁
德天不假年有來蟄蟄玉樹蘭英盛美世濟先烈

歐陽野史

卷之五

年

祇承後有考者視我斯銘

盧公偕配合葬墓誌銘

梅軒盧公都憲後屏君勲之父司寇郎點其從子也
先世自永康徙縉雲東鄉族最蕃衍而居竹川者尤
稱善門多富室公自髫年智計復出既恢拓先業不
啻倍蓰益務脩禮義崇儒術捐百金助建大宗祠買
田供祀以合族敦睦興仁讓於家交際賢士儀物兼
隆寧紹台發儒生授徒遠郡塗出竹川者必招延款
臚敬父不衰以故名稱日遠遂益以竹川顯及都憲
君舉進士給事黃門友天下毫俊前後蒙

王恩公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進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少卿配應氏封孺人進贈恭人由是朝野間往往知有梅軒公矣公諱懋字時勉梅軒號也甫晬而喪其母黃事繼母呂竭力致愛與弟栢軒君某總角白首懽如一日性率直不立城府獎誘為善過惡無所記商家子陳祐蕩費資金流落吳門鄉人共賤之公曰少年一失計忍令狼狽至此且彼豈不欲厲行而懲其道無繇耳招還為償所貸更資之使復為商祐竟感激自樹公既篤恩惠又包容涵育不輕絕人故多親而可久台人季義越郡來從賃作老猶感戀不肯去親戚強之還怒而絕之曰死生恩我猶有若公者乎終其身以公為歸恭人宋少師孟明公之裔在室以孝友聞既歸移其所以事父母者於舅姑移其所以愛昆弟者於夫之昆弟姑所遺二膝養生送死曲有恩意妯娌有無相通分勞讓美視其子猶子也與公倡和相隨外內翕然無間生六男一女女適童太守孫劍男燭耀煩煉杰李即都憲君也孫男十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外孫男四人女一人歲節訖就遶膝鄉人莫不喟美盛福初恭人育子必自乳請乳母謝不可曰何忍餒人之子以自逸也

稍長教以端容止慎唯諾公為擇師傳嚴軌範且常警飭之曰所樂乎子者弔勉令名母貽羞辱若徒食我肥甘衣我輕煖非吾樂也既納婦恭人猶未嘗有所姑息子婦有過正色對之改即色霽終不出一語故盧公家法甚整子孫轉相漸習無有自廢於繩檢者公生正統乙亥二月四日卒嘉靖丁酉九月十有七日年八十有三恭人生先二年癸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先一年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年八十有四都憲君既奉以合葬於後渚鳳凰山麓負其回某之原函狀謁銘公大父諱守義翁輪賑粟千二百石英宗皇帝義之旌以璽書父諱世熙翁愛人善施鄉黨共稱曰存仁先生公績承先緒汲明汲昌發廩賑饑折券已竟長育孤遺為娶婦置產而還之宗又振其贏羨施及沙門所謂世載仁厚善積餘慶宜有德業聞望者出乎其後以大亢朕宗都憲君節儉正直顯顯於時未涯之慶衍之無窮其將自茲始為之銘曰

翻者雖亦傳於天有竹盈川有梅盈軒君子之澤何千百年

戴公偕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丁未茂軒先生戴公年九十有六矣父亞中公母安人劉氏卒既數十年而公觸事猶悲哽若孺子慕是歲夏月某甲子安人忌祭公感愴甚又聞祠拜起成禮不以老休明日遂不憚語人曰吾其與月俱盡乎晦日晡盥櫛正冠脩然而逝先是辛丑夏五月壬寅配宜人杜氏卒宜人嚴事舅姑翼翼與未嘗苟訾笑姑歿所常坐處避弗敢居歲時享祀祿濯烹飪必親蓋敦行孝敬與公同德者卒之明年十二月庚寅葬桃源鄉送嘉橋之原至是卜戊申十二月壬寅奉公合葬禮也某與公仲子福建左叅議鯨同年進士於是叔子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賢函九山全大史元立狀來徵銘公諱檀字育之別號茂軒戴氏系出宋戴公漢興大小戴傳三禮學東晉時安道隱剡溪其後散處黃岩諸處宋嘉泰間石屏先生式之見重真西山諸公其從子陽徙居鄞高岡義不仕元高岡之戴自陽始五傳為敬六府君愛人喜施生始稼處士丹承志濟美雪中登樓四望炊烟未起者就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三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五

遺之粟作祠堂率族人行朱子禮生承德公鍾鍾生亞中公浩公考也亞中白東昌判擢守雷州復除永州改肇昌致仕進階亞中大夫所去見思率祠諸學宮用東昌時最績贈父承德郎東昌府通判母袁配劉贈封皆安人公生景泰壬申八月三日癸亥而封給事中杜公謨宋相祁公喬也其配張孺人以癸酉十一月七日巳未舉女是為宜人給事公為通渭學諭時私覲肇昌官舍奇公幼慧許妻焉公讀書根極領要作為文章淳泓涵畜督學憲使大器之應鄉舉中選者再會沮格不得薦晚膺貢授福建興化府學訓導甫士遠經術異時師不必賢於弟子徒建名位公學行為諸生敬服橫經問業常數百人攝仙遊學諸生師之如背已又攝其令疏滯斥浮民用不擾以理行稱時奉詔蠲閩南被寇州縣賦莆仙遊以寇未大掠不得視諸縣公謂除器築城勞費等寇掠請併蠲之由道如公請後甫以徵賦幾至騷動咸服公先識無何遷連城縣學教諭時長子鰲起家進士為興化縣令擢累南京刑部員外郎奏績既封母杜氏宜人如制公亦自表免歸封奉直大夫官如子嘉靖改元

恩詔加四品服人謂公所能自致者宜不止此而惜其未大行焉初亞中公析授諸子產公檢校受分引齊推股以與廢兄相易既而廢弟補掾多貸富室子錢公代之償而女兄適鮑氏者縣督其子官逋急又捐貲免甥於繫分業鬻者殆半而宜人叙創簪珮整歸子錢家貲用浸不充乃至校徒爲養而其肯必備又與宜人伺候顏色竭力所能內外順承惟恐少不當意亞中公夫婦安之優游晚歲以上壽終既游宦歸老生業故不厚而周窮助乏孜孜靡懈即服用諸物甚愛者舉以濟人弗爲靳訓諸子入官則口苟念

爾祖無肆於民上而私爲身圖庶以報國宜人亦切戒省刑慎罰其迎養興化謂鰲曰民安爾政吾斯安爾養諸子自官歸省必歷舉耳目覩記貧窮鰲獨以告族有貞節婦不能自存語及倍悽楚既諸子亟爲表顯奉詔旌問則又使經營周備俾卒無憾當是時長子既擢知尋甸府歸養次子鰲補宣義郎少參都憲與季弟都水主事鰲先後舉進士列臺省子婦五人其四爲命婦女適薛咨諸掾既長兒息孫男十有四人無妄無咎國子生士光士良士克士完士文庠生士元無悔無尤士宏士榮士章皆有職業孫

士人未行者一其姻家若都御史王公應鵬侍郎李公某張公時徹按察使呂公克忠給事中董君濟御史王君杏行人楊君某皆世族鉅公其婿國子生王伯夢王元道庠生董沂呂舜臣李承憲張邦仁皆名士曾孫男二十人曾孫女若干人其幼者亦並岐嶷歲卽家慶金緋珠翟盈庭子姓外姻迭進爲壽無慮百餘閭所造士往往致位九列司府大吏皆諸子若諸姻家朋輩使者候問相踵門地益尊顯而公抑抑畏歛即燕坐未嘗中席人無少賤必與鈞禮揚善匿惡惟恐傷之家人還得偷兒憐其無賴盡畀所盜物慰遣遁去終不發究布衣徒步一童自隨非公事不輕至官府有造請稱疾迴辭毋晨興宜人躬洒掃執麻杓公閉門讀書賦詩著茂軒稿若干卷竟以是終嗚呼古稱鄉先生歿可祭於社如公所謂其人也非耶都憲少參皆嘗官江西久大惠吾民而某以通家子聞發幽潛義不敢辭顧無足重且欲遲遲有待而都憲數使來告曰石旣礪矣爲書前所封號曰明誥封奉直大夫戴公宜人杜氏合葬之墓系以銘

戴自劉漢禮樂儒宗英賢代有厥望彌隆宋社既

屋義士激衷耻栗井薇晦跡甬東世邁種德發於
亞中公績休緒浸明浸崇敷教攝政四術允章道
未卒施寧必自躬荷美淑嗣叩叩顯昭溫恭朝夕

殿

天子邦維公教忠公有顯相局不肅雍于邦于家
亶相之功辰彼令德後也良朋永安茲丘流衍龐

洪

監察御史車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春正月十一日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

史良齋車公卒於博羅里第公生成化丙申十一月

初七日年蓋七十有三先是其子御史某奉

國恤又河

修畿輔屯政念公春秋高欲歸養會有

上震怒不敢以請計至哀不自勝予往吊問故曰公

居常無恙是歲元旦盛服見子姪賓客為禮竟日靡

倦二日三日徧走謝親友四日宴宗族歡甚五日而

疾疾作亟飭敦匠治棺刻之期令勿緩及期棺具而

卒子嗟異久之門人大理評事經子曩令博羅善公

父子御史數問學於予退與經子輩砥礪甚力經子

數言御史篤信好學因及公之賢曰彥采始得博羅

謁公京邸談民事利病罷行鑿鑿皆事實尋受官歸

杜門謝客未嘗以干請跡縣庭建祠合族申義助明

禮教相戒勿犯於有司無後者約不得窺利其產以

昭穆立之嗣創塾禮師群子姓教之煦濡之惠沾溉

鄉隣獎善覆過坦懷容衆賢不肖樂親焉昆弟析產

推讓便利不以多寡鄉稱孝友雍睦者皆自以不及

也縣修古鄉約以禁奸厚俗築龍堤堦灣池以完蓄

風氣民踴躍四顧難與慮始公開諭倡率不遺餘力

公為諸生時嘗建請毀學傍僧寺移郵驛扼縣下流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四

夫

士民習知公急義有倡必從卒樂其成焉其漸於御

史非朝夕之積矣予既備經子所稱又御史曩疏發

巨奸直聲大震以故公之名顯聞朝著至是御史將

葬公於鄉澹塘山之原函經子所述行狀介之謁銘

予於御史道誼之雅且知公義不可辭公諱霆字時

動其先閩縣人五代時有宦廣南者始徙循州至宋

小八朝奉遷博羅崇美鄉而循州為惠州故今為惠

州博羅人也曾大父愈寬大父教父廣運世積善行

稱於鄉里廣運以伯子某府同知露貴贈奉直大夫

橫州知州配張繼鍾俱贈宜人公兄弟四人行第二

自幼彊記異群兒年十三充校官弟子文思泉湧伯
舅少司徒張公甚奇之督學官課試數冠諸士林南
澗先生關崇正書院魏莊渠先生聞敦本尚實之教
咸器重公經承指授學日有造然屢舉下第竟充貢
卒業大學選福建布政司都事引疾不赴公元配黃
氏繼韓繼周子男即御史黃出女某妻生員何銑周
出孫男聘臣女某嘉靖乙巳 廟建成

臨高野史集

卷之五

元

人以合於公黃孺人尚書度支郎日齋先生女兄也
生成化甲午三月十三日卒正德戊辰十月十四日
年僅三十有五貞淑莊懿與公媲德喪四十餘年舊
姻老嫗談之猶有泣下者銘曰

藏器弗試以遺翼子正色立朝侃侃御史不闕其
光千家于鄉或沾以足亦薰而良澹塘之山鬱鬱
葱蔥佳城茲啓女士式從婉嬖女士婉德濟美爾
後之休刻銘以俟

知府南州張公墓誌銘

公諱元春字幼仁南州號也姓張氏其先河南祥符

臨高野史集

卷之五

三

人元季有為袁州宜春令者因家洪城遂為南昌人
也父瑞以公弟元龍貴贈奉政大夫湖廣荊州府同
知母梅氏成化乙酉正月一日生公未訖母氏見背
大父竹石翁升奇其穎異親撫教之治春秋胡氏學
多自得選補邑庠生督學官課試輒優等弘治己酉
領鄉薦上禮部數屈壬戌第進士癸亥授浙江山陰
知縣正德戊辰擢知滁州辛未同知蘇州府乙亥擢
知廣西梧州府己卯丁繼母高氏憂庚辰報罷歷官
皆劇地所至有聲然未究其用士大夫莫不惜之公
在山陰加意興學於是學諸生連舉省元前此未有
也瀕海地苦潮嚙堅築堤陂免民昏墊方田覈稅富
強不得欺隱賦役以均委掣鹽疏滯釐弊有法柯亭
隙地當五達之衢勢家爭欲得之列屢居賈征租以
備賑覲覲者息民家其利淮甸大侵道殍枕藉設方
畧賑濟滁人多所全活巡撫晉溪王公下其法所部
為式滁衛使窺州官淺深為敬怠終公之去不敢自
肆蘇為賦數豪家巧逋負痛繩以法輸無後期盜起
燕齊間抄掠而南以入於江沿流將犯蘇公守太倉
常熟誓以身殉民賴底寧梧州文武大臣開府建節
號軍門會兵與公承檄綜理咸得其宜軍門有疑議

至待以決捷 聞進階三品兼銀幣之 賜於是撫
按交薦公可大用而以憂去既罷咸莫知其端或曰
植弱惠良則豪悍者誅布公明法而私邪者譏嗟夫
民鼎果足畏哉公家居垂二十年未嘗輕謁公府就
訪以民事則對不及其他嘗榜於燕坐有求國是愛
鄉評之語人以是知公所以自重者云公卒嘉靖丁
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吳氏繼江
氏子男四召啓登賀召四川按察司經歷啓歲貢生
肄業大學登有子貴賀光祿寺署丞女四長適南昌
衛指揮使方印沒主事今南京右府都督恩其子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主

次適山東叅政熊公桂仲子煥次適南京兵部尚書
胡公訓伯子溥次適翰林檢討熊彥臣孫男六仲嘉
靖癸卯鄉試第三人甲辰進士即登子貴者也仕作
庠生位佩化業舉孫女十二諸孤以乙巳十一月一
日葬公於南邑陳家橋之原仲與其女弟之大御史
徐子南金學於予至是徐爲狀仲來謁銘公與予族
父京兆府君同鄉舉同舉進士予與元龍同學於陽
明先生因善登不可辭銘曰

予讀陽明先生贈言稱公令越有去思民口徯其
守郡乃從蘇貳而權梧守故慰其淹滯賢勞期其

志行才展不謂或尼之止抱器以逝也跡公解組
家食後素弗渝殆不爲昭昭伸節冥冥行類耶
吾聞統之垂也可繼爵之發也彌光公子孫振振
秀者蘭猗聳者鵠峙視履考祥其將在茲乎

朱君偕配合葬墓誌銘

君諱金字宗麗姓朱氏先世居宛之寧陽有諱興者
永樂中以功歷陞千戶宣德間調守漢陽因家焉君
高祖也曾祖瑛祖貴父璽皆世其官君少治經學游
庠校慨然欲以儒自見父卒襲武蔭非其志也年總
四十即謝事日緝經史督課諸子業儒嘗曰至樂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主

莫如讀書教子時從經生學士與論數千載興亡理
亂君子小人忠佞之狀歷歷如指掌風清月霽則携
散人數輩棹小艇泛漢江浩歌長嘯興盡而還以此
自老嘉靖癸丑某月日卒於漢陽里第年六十有七
君好德本之天植蚤歲與二弟分異弟皆廢也武弁
家故習嫡長倍取爲常君不可盡父所遺三折之時
家產既薄祿入不豐漢陽多湖池力能擅其利以致
饒而君弗之擅也清約自持蕭然若寒士顧又好施
見貧賈即惻然賑給盡力所能歲饑疫野多暴骸倡
於衆築漏澤園收瘞之務令寬廣費已貲爲多君氣

者至速君於訟官聽之其直在君又多君能讓其產
今受產者耐值贏百金君不取其贏歸之學宮以買
田贍士其誼退好義類此故士大夫喜從君游與連
姻締非獨以其世胄也元配宜人張氏都指揮某之
女性淳厚不樂華靡事舅姑盡孝事夫極謹子孫夜
讀即躬致菓茶喜而不寐家道之昌翊贊有力焉其
卒前君十年年若干葬於某處之原至是奉君柩合
焉禮也將葬子監察御史寵屬吏部王主事秩函李
給事幼滋狀謂予銘三子皆學於予不能辭也君子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墓

男四官千戶寅廩膳生寵即御史皆張宜人出其甫
四歲庶出女四千戶陳欽百戶張羽庠生李廷琛及
吏部其姪也孫永年廩膳生鶴年萬年俱庠生次彭
年孫女六長適舉人張遂其最幼者許聘給事之子
曾孫男三銘曰

崇山有梓澄泉有芭良士不顯仕施於孫子子孫
繩繩義問日起既觀厥成以多受祉祁祁碩人徽
柔婉美同歸茲丘垂休無浹

封君薛公墓誌銘

薛公諱王字廷璋大名魏縣人也其先自高祖以上

元季牒亡莫可考知曾祖十七公生涇縣令諱文惠
涇縣生公考諱嵩有二男子公爲季以仲子鑒貴初
封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進中憲大夫淮安府知
府仲子累官兩淮都轉運使叟子煊今爲南京戶部
主事名位方升薛於是始大公生有異質弱不好弄
惇謹飭修華質兼茂恂恂誘掖道民興善忿爭辨訟
者造庭求直曉譬懇惻徃徃釋憾而去鄉人慕賴焉
初里中子弟肄學無所因循廢業公爲闢塾禮師群
而教之自此誦習講說連牆比舍書聲相達彬彬多
文學二子得所資益造就致位通顯里人咸謂自公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墓

興學而子孫饗之至今舉以勸相爭自奮濯公早失
父昆弟分異非其志也獨奉母李氏與居生養死哀
備物隆禮又繪田氏紫荆圖樹之門屏訓示其後迎
寡姊館膳終身人有難公者公曰吾恐異時欲涕弗
及耳伯兄矜意氣與物多忤公每事諷止外不獲戾
內能使伯氏降意安聽卒無所拂其孝友之節多類
此蓋天稟所厚非強學也性喜涉書究心西漢史及
先天圖其他陰陽占筮象緯青鳥之術專門者每屈
服其言儒者亦莫能非之然不由師指皆其所自詣
者公嘗遣子遊學語之曰遠覽者無局見近柄者靡

避觀小子宜勿事一室母費之爲計公之識度其
恢宏曠遠亦畧可見於茲矣其樹善表則遐齡介祉
疇類宜不敢望焉配李氏累贈恭人側室潘氏栗氏
子男六長斌次都運君次成次主事君次煥次彩女
二長米行卒次歸廣平王貴孫男十三某某皆邑庠
生某某女五某某其婿也曾孫男女八人皆幼公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七十有七葬以某年月日
墓在某村某原從先兆禮也主事以其友吏科給事
中董君某所狀事行乞予銘銘曰

薛當季元根菱僅存

皇明斤斤微莖其芬孰暢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四

五

孰播顯允封君封君恂恂關塾興文祁祁祔祔作
者如雲爰有良子學優登仕昂實雉膏 誥回鸞
紙列烈家聲泉溢風起封君暨暨薦親明義敬恭
所生慈和共氣砌沆謝蘭并繪田荆貽爾執則念
斯枯榮薛興不遲如取如莠如木斯樹惟德務滋
既隕彌光樂丘歸藏永昭幽閔刻此銘章

洞西湯君墓誌銘

洞西以嘉靖己亥秋九月八日卒於夏陽里第庚子
冬崇魯義經請銘將以十二月廿七日葬某山之原
從先兆焉嗟嗟悲乎予乃遽銘洞西墓耶頃或傳洞

西病肺瘠而驟予私念洞西素壯善攝心弗謂然也
乃今然耶洞西爲繁自撫按官薦者章五六上予讀
姚明山謝仁峯諸君頌述未嘗不躍躍以喜同年有
蹶焉興者位不滿望而又齎之年嗟嗟悲乎君自正
德丙子鄉薦業太學嘉靖壬辰授知繁昌甲午冬入
覲乙未春自京師奔父喪歸由此遂授散學古且

壯年入官僅再朞知君者有餘憾焉始君謁選同年
交止之君笑曰以一第故六入京師倦游矣吾豈樂
乎爲官少自效歸明農耳既免喪介溪東塘公促之
北上君過予曰人生有涯僕僕奚爲者未幾竟從所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四

五

好子始訝君亟仕蚤謝以爲遽也由今觀之仕無乃
已晚謝不早則以旅櫬還矣君悖愛以宜家軌德以
淑俗居常稱說必依於古訓時雜出佛老語令易知
要歸無競以忿謁者懷退以爭廢者平退成日用洞
西言而亡身及親者鮮矣卒之日內外親若鄉隣爭
者皆哭盡哀曰善人不盡蓋君生弘治庚戌九月廿
四日享年僅五十云嗟仁暴壽夭之數誠難言哉如
洞西謂敦仁者非耶繁昌之政刑省獄薄賦無苛獄
勵奸剔蠹與民遠害以其餘力與諸生說書訂文日
欸欸也巧宦者持衡繁昌視昂舉影攝焉而區區

爾張節婦宋焦狀元坊此何氣勢者雖事之末然足觀其志民叔姪爭爲人後豪奪賄延立折之服蕪湖稅場使者黷謂繁昌產竹地竹工飭化市粥椎當如商君力爭得寢骨潤博清焉敏惠之材相義而動諸所嘉績若此此皆不足以永年耶而弗永彼賊盜狠毒戕人以自利者及盤固麗眉後死天道詎可問也君諱某字某別號洞西其先晉荊州刺史殷仲堪裔避宋諱改氏湯由安成徙永新錢市由錢市徙今夏陽父卓齋翁諱某益王府教授教授父某某父某皆不仕卓齋再娶晉劉氏君前娶第二子也伯兄

歐陽野史

卷之十四

七

早卒存者後母弟三人外內翁如君娶葉氏鄉進士雅望女弟生二子崇魯崇寅皆業進士曾邑庠生嗚呼洞西蓋有子矣銘曰

井甃泉冽食或汲之幕弗汲矣下土其之井堙可塞泉不可竭掘之及矣乃繙之出嗟爾行人無爲心惻魯也挺挺實也發發平陂往復吾以觀其達

東峰曾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丁酉曾公東峯先生卒於月岡文水里第冬十有二月丙申葬於宅南油槽里負土而丙之原公諱康氏中牟教諭弘庸公女涪州

歐陽野史

卷之十四

七

學正良材族姑也於是諸孤才淳才澄奉學正狀來徵公與仲兄桂陽令西澗公憲先大夫友也西澗子茶陵知州才漢與子共學公諸孫往往從子學而金壇教諭子于堅子友婿繕部郎于拱吾兒餘慶姻也某數從諸子者聞公世次行實與狀合月岡之先蓋泰和城西文溪曾氏後徙檀樹巷遼海公子永徙幸家巷皆在城西遼海生某某生士敏始買田月岡之麓徙耕焉而號耕樂翁生沅州守素菴公瑀徙旁近寬平田兩水交流處而稱其地文水公素菴第三子也母蕭氏用素菴公知光化最績封孺人蕭孺人以天順己卯十月某日生公於光化任中名任自幼疑重嗜學冠而賓祝之曰仁爲已任字汝勉仁某弟角德先大夫邑校則聞曾勉仁先生治程朱周易旁涉百氏以考文優等廩數歲矣其後數從提學官試先生輒優等而省試數不第後十餘歲某成進士歸省而先生猶爲廩生未第然業已構堂而東峯自號東峯居士嘉靖乙酉應歲貢第二人其第一人龍君進也貢法試兩人而拔其優者提學官既試曰曾文優宜貢固讓曰進素不劣任今劣偶也且進年差長願先進於是卒貢龍而龍當大衆中籲天爲祝禱乃郡

邑諸貢士咸知泰和讓貢曾先生矣竟後三歲戊子先生始以貢入官訓導清遠學清遠士不發科者餘五十年至則振行興禮講業校藝贈給貧生程其功能作勤警惰日孜孜匪懈居久之士翕然嚮休而潘臬長貳銓品所屬必稱清遠曾訓導乃監司數檄訓導攝縣篆訓導輒辭縣有關征無文也上莫知廉問視篆者以實私索下亦不謂墨也訓導聞益固辭縣令衛使由此咸敬重訓導稱東峯先生他日使與令隙將交訟乃咸訴東峯先生先生為諷解皆慚悔奸如初及先生謝病歸咸走送郊垌踟躕眷戀若違所

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三

親諸弟子罔不涕淫淫垂也已而孔昕黃士謙舉廣東甲午鄉試每語人謂曾先生育之成云東峯歸足跡不濡城府世故泊然如忘獨祠祭墓祭必親雖疾必扶以從往歲嘗割腴田贍小宗祠又範金為鑄設之大宗祠至是益加意諸所務為豐潔然奉身殊儉朴衣粗食糲曰侈用不可繼也至閔艱恤匱贍昏助喪捐發無所吝他姓遠戍歸而家人避匿弗應者為資遣卒戍不言歲饑貸不責息糴不增價有納糴金歸而暴死者竟物色其母姬給之故卒之日族黨哀悼鄉隣嗟惋蓋公享年八十有五猶未厭衆心焉元

配康氏先卒繼以陳有子四人才澄某某女二人婿楊溫蕭榮袞也皆康出孫男九人子寵于烈某某某其女四人才澄于寵于烈皆邑庠生曾孫男十人女四人歲節髻鬟繞膝或誦詩書佐酒聲琅琅足歡云夫恭讓儉惠美德也壽富多男厚祉也而公庶幾兼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非耶銘曰

曾先生貢上京師時某為翰林編修謁之旅邸為設南向坐退就西南隅席先生咲言今新學以文遇有司即見謂老邁相凌駕矣太史將校貢生文稱舉主顧謙謙若是然卒不辭讓席降撫予席為

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四

四

禮子開先生讓貢辭攝篆何退然也今人行坐必固遜拱揖聲折若無所容此豈近於人情者乃聲利之際智斂力攘錙銖不少假借何相悖之甚先生於所宜居不為說遜其所必辭不為虛讓人無妄說行必由衷嗟前輩風流如此哉

胡祖母某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蔡諱悅秀子門人胡直其孫也胡世居義禾里宋朝奉大夫行之後直高祖王父寶城訓導曰哲生子爾極娶桃源彭缺女弟而生行恭未晬而孤彭君憐之曰吾女吾甥而女故里中蔡吉女也母蕭氏

繼室彭君故其長育行嫁皆自彭君慕故世族宋末有登文文山榜進士累官湖南安撫使者曰源

國朝與劉槎翁齊文名者曰敏則則吉所自出也至吉而慕微又天折鮮戚屬故女既歸胡生三子一女咸莫知黨慕竟以彭為外家伯子曰天鳳直考也治毛詩補邑博士弟子仲天驥季天鵬皆早卒於是女夫南溪蕭胤仲與伯子相表裏依附以立無何伯子卒直二弟諒問皆幼獨直罄竭為養孺人時年六十餘獨與冢婦居日以所聞古今孝義慈和事為諸孫若孫婦誦之嘗勸直曰自吾入門惟聞乃先世行義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及見乃祖乃父業儒績學動專矩矱恬澹謙冲閑淫於凶德乃今連蹇不震身世卑薄天其或者自爾昌之勉絕今緒且遇降祥後十餘歲為嘉靖癸卯直舉於鄉孺人大悅又二年乙巳秋九月念九日疾卒其生成化辛卯十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孺人之初歸也年才十八遭家中替舅沒姑老夫強學外遊獨以少婦當室乃躬執炊爨字收紡績勤生縮用外資遊學內供膳羞賓祭問贈罔不絮齊姑卧病三年與夫相扶抱夫出即屏息竊侍急呼未嘗不在側所需即未能卒致未嘗稱乏竟後無有倦容慄色焉伯兄名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二

訓飭直者如此心竊賢之會直來報計將以某月日奉葬於某處負某而某之原且以狀來乞銘乃為題其碑曰胡祖母蔡氏孺人之墓而為之銘直承重故稱祖母又母能訓子以及其孫直能祗訓繼孝成其為孫大之故稱祖母是時直有子一人曰某女一人曰某是為曾孫身及見者三世福亦備矣銘曰

求富無屢執謂之非貧處歟靡戚孰謂其弗贏順以有恒安牝馬之可自慈而能訓匪禽犢之為思嗚呼曷嗣於徽音曷不延於孫曾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別集九

墓誌銘

族兄西洲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亥某遭先大夫喪里居而先生以陝西苑馬寺卿光復除遼東明年庚子擢廣東道故里過基別喟曰昔老宦遊旁無侍子吾何樂於此行時伯子蘭天仲子博士諸生薊夔室王氏才有女曰京紫男曰文載皆幼元配劉安人女妻庠生周循理薊同產妹妻劉生超焉者皆歸矣夔當家不能侍行與其生母相若先生以繼室楊氏往故怏怏無怍若欲歸歸休者辛丑遷福建右布政使薊婦誕子文軌楊氏亦產兄兒尋薨乃先生益眷眷故園矣居久之後疾慨然欲西會與御史忤御史以爲爲已發者固無留竟卒官豈其志哉嗚呼叛夷安全之變挺身出嵩明城撫賊賊加刃批肩挾肋破肌流血憤仆危死矣賊中有大呼者曰此歐爺非王僉事也羣擁入城遁去藥四旬乃有瘳此所謂大難不死者而胡寧止是今科第二十年往往內貳九卿外長藩臬矣而自戊辰至癸卯官不過右轄或曰先生簡亢不畧爲矯飾以故知已者寡嗟知已可易言哉憶某生纔九年而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一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二

生中弘治甲子鄉試又十有四年爲正德戊寅歷官南虞衡營繕主事員外郎謫倅澤州遷辰州府判過家某始識顏面然未款則日聞鄉人論先生者云云庚辰晉同知夔州府嘉靖初擢四川按察使事某始舉進士接四方士夫則日聞士夫論先生者云云庚寅以雲南按察副使函表入賀萬壽節明年復入覲某僞員史館得款晤京邸然後知世之淺深先生者亦異矣寡默似簡斌媚形亢顓侗僻陋與沉厚疑重者有間而言貌揣取意見相懸孰爲真知底裡定論者哉人之言曰先生以虞衡郎分署其州時六卿大貴人至不遠迂聞不得擅啓江干上謁輿從金扇委蛇雍容自如坐間或寒暄起居道古今不休獨默無一語以是得罪既下遷澧州會湖廣鄉試執事外簾御史屬簾外官校試卷臺本與內簾參定至取舍異同以去就力爭辰守缺承符攝署府察有駕言位次先自攝者實以恣其墨符至餉項輒從奪之印璽守自尊大倖以下坐之隅獨頽發於面長揖不即席退引疾自免守爲謝後不如是乃起雲南副使分司署與清軍察院比御史從暫借署罕垣內通以宿吏胥籍諸司會要抗執不可廣東按察司官塘勞

宦家請之從提督府下書索報又因貴要人爲言竟不報嗟此非習傳聞以謂簡元者歟質有所近志有所不爲其諸競競法守人以桑廢我以剛植執爲傳之矣乃福建庫官之貧憐其非罪多方積羨金爲補虧耗又何恕也士大夫能無諒其衷耶先生官遼東時蜀士之朝者言今蜀吏多墨往東西川吏獨畏歐陽食憲食憲守身嚴持法正不可干以私時九卿長貳寢多先生舊寮而故吏亦多位通顯者咸公言西洲長者可與父要不可與苟合使服大寮必不以法徇人先生以故連陞而前此副使轉馬卿者往往遂歐陽南野集

生諱席字崇珍號西洲與鴈齋仲子吏部侍郎石江先生鐸同舉正德成辰進士於是王父用石江貴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慎菴用先生初仕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妣劉與元配皆封安人蓋儲休委祉發之積餘者至先生與石江始大而其用皆不究官雲南以討安全功廣東以平交功凡再錫白金文綺乃作酒器刻識今世實之以無忘主恩其望之後人者遠哉喪還自閩御史江陵李君遂按江右弔祭賻贈良厚問知未有塋兆而西鄉柳條寺廢矣令變以其意請入價且盡與隙地

銘曰

乘機撻泥寸前尺臍憲臺徽省孰曰差池直道于世世寧其知直以誠成績以久輝漸磨其衍鴻翼

於垂遠道中廢谷也誰歸挺伯子蘭君之仲也斐斐杜其秋而葱猶玉樹種德之遺培應以需雨露孔時

譚封翁墓誌銘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十二日譚封君北窓翁卒於里第是時其子試監察御史學用皇子誕生恩得真拜於是翁當封文林郎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如子元配鄒暨御史內子曾當封孺人才上諸會翁計至御史令武義固請翁就養弗許曰潔已愛民毋務肥家以陳官為養多矣及徵拜南臺過家請留養又弗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五

許且教曰鷹鸇鸞鳳有當母欸欸以媚母揭揭以仇國仇與仇民媚與媚揚名顯親在茲行也御史不得已乃行居常恐念翁之教方奉以周旋而翁不及見其成矣御史哀號踴躍瀟灑復蘇函狀請銘往歲陽明先生行縣御史以諸生進誦音吐洪暢議論敷析先生亟稱於予謂非凡子子緣是託交契焉數欲奉為翁壽而御史亦有意予文子心許之嗚呼乃未壽翁而遽銘其墓也耶翁諱昇字重器號北窓先世長沙茶陵人也曾祖諱承宗始徙廬陵祖諱文振考諱某咸惇德種善衍有慶緒翁續迂前休幹畧弘

襟度冲曠鄉黨慕重焉祖父世雄貴產翁與伯仲氏三析之肥磽新陳多所推讓而日更饒裕倍徙於初受人喜施或貸弗能償即置不問傾身卑禮招羅名士士亦樂為之盡故御史蚤有顯聞其季曰瑩曰覺曰亮曰贊今皆為博士弟子有聲德業盖有勸焉翁生天順壬午十二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五配鄒通判南源公姊也子五人皆鄉出晚有側室子名晚孫男十二人成慶鹿慶蘭意桂慶鯉慶麒慶能慶豹慶梅慶珠慶玉慶庚孫女十人翁塋以某年月日墓在真若山之麓某何銘曰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六

譚翁爽閣幹局恢恢匱囊括莫掩瓊瑰戶屨日塞巷車數迴以成其子才俊多有侃侃柱史執邦之紀振振諸季藏器以俟南有嘉樹其實維梅實之食矣樹奄為蒼真君之麓弗伐伊培後有條肆與山崔嵬

七洲曾君墓誌銘

嘉靖丙申秋八月八日七洲曾君以時卒先是戊子春君成新第有鵲巢於廊壁君語予曰是何祥也先潮州公以此領成化甲午應天鄉薦然占書忌之此又何耶後六年甲午君長子子欽果舉於鄉又二年

而君亦捐館嗚呼異哉君諱百潮字一龍改字以時
先世自萬安大廖徙泰和長溪二世祖戟宋童子科
狀元所居故有神童洲洲西環小洲七君因號七洲
主人曾祖諱仲顯國朝成化間以禮經教授金陵有
名生七品散官諱正元室予族祖姑散官生潮州府
推官諱達娶於陳弘治庚戌十一月十一日生君於
潮潮州公子歐陽出也故君謂予外昆弟而年差予
長稱兄云君蚤歲銳意科第謂可俯首拾取予戲
時同寓城北道院君手鈔程文戲提予耳指首擢者
氏名曰孺子無嬉與若寧當後斯人耶建書舍日夜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七

志焉君奉母致孝衆母第一夔早喪厚撫其孤訂族
譜慎所自出當祀必齋沐盛者不敢弛勞采司馬程
朱及義門鄭氏祭法嘗謂昭穆不秩無以萃渙宗子
不立無以統同著家訓有八要八法八方以養老慈
幼教子尊師喪祭宗法嫁娶調恤爲主又欲置義田
義塾未就而卒卒之日顧其內子以不得終養老母
爲恨嗟嗟可謂仁人孝子之心矣哉君娶山田尹氏
禮部郎中南山公之女有懿行子男四人長即子欽
次子鎬子鏐子銳子銳後君三月殤女二人長適鳳
岡蕭朝欽次聘陂邊楊某孫女二人子欽卜戊戌十
一月十八日葬君於孟家山酉山卯向之原以鄉進
士王貞善狀走書金陵屬銘而予適南還予嘗聞教
以身立政由俗成淑身莫若德善俗莫若禮德之不
修禮之不行久矣如君後十年而無死庶幾相與推
汲復見古政教之盛而遽不逮也幽明之間可不謂
大哀矣乎泣而銘之銘曰
丘園閒閒兮豈細娛之爲志有子善承兮奚予躬
之必試孝友亦爲政兮用範厥家志未卒就兮嗟
命不遐山有神兮川有靈終允臧兮曾子墓耶
清樂劉公墓誌銘

清樂劉公謹字子用南京刑部郎中以大汝觀之
父按察會事東泉公藍之兄封刑部員外郎諱拱政
其祖贈大理評事諱相其考刑部郎中思誠公諱某
其世父都御史雪崖公孟府同知平湖公子明御史
適齋公其諸父昆弟也劉氏自晉安成州守還始
居高街里再徙下村樟塘宋龍雲先生著作佐郎弁
以文顯知融州事子薦死德祐之難語在國史元季
諱仕節者徙今浮山及公五世詩禮忠義之澤盈膏
駿發一時顯融赫奕甲於他族公席寵門緒而退然
若無所憑與人親側和易城府洞達觀者樂親里族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九

有聲勢自豪者每鉅鉅以義常貧弱疏屬恩禮加隆
或度力所能業之爲生後相背負亦不爲怨也惡少
數穿垣窺藏庶知不發因以其藝招致厚給之直爲
畫生計卒感悟其人焉語子弟必曰孝弟立本忍
成性欺心蔑理舞智任氣非夫也服其教者族幾
庫有德讓之風傳曰維其植之誰爲培之劉宗猶水
艾哉公賦資穎異稚齡能日記千言塾師摘難字
札倒授之輒倒誦如流負外公嘗指雪厓適齋及公
等五兒語王宜人曰昌吾門者此乎稍長業進士學
師逸功倍思誠公呼問義響答有條受室於隴寧外

歐陽野集

卷之三

十

舅教諭顏公使共宿學諸生講業益進既數從鄉試
日駸駸然會伯兄某私所蓄出分公謂曰詎可以感
吾翁因輟業當家挾子母錢如桐城衆刻取爲廩公
更薄息緩責或竟折之券時問所爲貸喻止之人以
爲長厚相告從公舉錢積入自倍於是俯仰贍克賓
祭洗腆騰遺三妹如禮諸所問贈拯恤咸得盡力東
泉幾沮志廢學日慰勸資藉之每客歸盡解橐中裝
恣之擇取百需必給得專精卒業焉及僉廣東憲固
要公俱往致養曰成我者兄也嘉靖癸未以大第進
士知鄭州迎養於鄭尋官南省馳封公南京刑部員
外郎人謂公所宜自致者竟乃得之而公不樂以官
稱第稱清樂翁云晚歲盡讓故廬舍什器與伯與季
而別爲堂構以居中治小室顏之清樂日與親朋墨
客觴酒賦詩時指點諸孫文課自娛郡縣舉禮禮虛
西北之席令躬請始一赴後不復往竟以是終公於
弟妹蓋隱然有父之重已又植厥孤嬰禍犯難多費
無所愛伯始欲自肥家顧日落春禮益厚且暮饌設
旬時饋遺有常伯福急顧往往呵斥公如童兒時第
嬉咲以承恬不爲異也利之溺人吞啗不擇齋糜飲
不吐餘身足肥輕而同產有菜黎如公蓋能以義制

者耶茲其所澤於詩書者深乎公在桐城數念評事
公及母顏太孺人春秋高輒快快欲歸一日心動即
行而評事公果固病舟泛鄱湖邂逅報者僮時風帆
瞬息滅景遇無前期人尤以爲異亟取捷陸走得侍
湯藥者數月自此留侍太孺人不復出觀其所感而
公之於其親者至矣公生天順甲申三月十五日年
七十有四微疾卒卒之夕與以大縱論諸事如常漏
下廿刻刻睡聲漸微頃之遂絕嘉靖丁酉冬十月十
八日也是歲十二月廿一日附本里南邊管宅後上
水魚形祖負外公墳右寅山申向墓遠從陰陽家言
歐陽野史集卷之五 士

有用世之才淑人之德而不得其位壽不滿望不於
其躬於其後未食之餘其將任茲乎銘曰
材奚而成志奚而奪公不以柱亦聳於壑其根旣
培是繁厥枝承承靡竭其滋之靈液入土化
爲琥珀有燁其光牛斗之側舍南之原泳鱗沂江
皇祖焉依千禩茲藏山輝川媚其旁燭無疆耶
郭翁履素偕配改葬墓誌銘
優素翁者諱誼字忠言姓郭氏泰和高平里人也父
慎齋先生諱榮字紹明於陳而生翁慎齋母康氏
與劉尚書廣衡夫人楊同知憲祖母兄弟也皆通經
歐陽野史集卷之五 士
史文翰其母先石塘公女也故慎齋好我又比鄰親
而石塘兄孫曰歐陽廣浹以隣好故女厥子是爲翁
元配於今繕部郎烈爲姑於某爲族祖姑生南寧同
知治邑庠生沃南寧領鄉舉十年當正德丙子歲而
母卒葬之下陂下陂墓濕啓而攢諸燥嘉靖己丑翁
卒卜墓龍嶺坑奉母合焉南寧爲鬱林州州民龐松
者善覆墳壘龍嶺坑形勢示之曰無蟻而有水發視
信又啓而攢諸燥南寧大痛曰葬以寧體魄而予親
一再遷乃卜東塘壠負癸而丁之原以癸卯冬十月
二日奉二柩塋焉而函繕部郎時川劉君魁狀爲某

盛南寧曰治不幸始有祿養而母已不逮逮事先君然猶未逮也先君以嘉靖癸未迎養孝豐縣令衙甲申南還丙戌得脾疾治艱告歸養不得丁亥遷嵩明知州戊子春抵舍疏乞留養不報家宰公曰第往且移近地便養矣秋九月迫遣如嵩明年冬十月計聞計六七年間得朝夕侍者將有半耳先是七月治連得先君手書治喜且訝曰積書細字用歐虞筆法如常又精神流動無衰態然語我歸計曰無若致仕父誠欲兒歸耶乃去秋迫遣何嚴也今無乃故為重言塞我歟而前書何又索披襖父素不索官中物

歸嵩集

卷之五

七

往在孝豐薄暮言歸詰旦即發不可留曰政恐汝辦裝取土物勞擾耳道他縣他縣民有德我而餽父金者指肯委而去即馳賫孝豐必召其人還之其嚴峻如此一襖家非乏而從兒索之萬里外將無嚙指召兒意耶治由此忽忽不樂時怛怛若驚惘惘若有所失或淚潛潛交頤不自覺也亟上書乞罷而當道詰責嚴出印綬付諸寮寮憐治色慘神瘁封閣以須莫知所為乃先君以是月八日卒矣病革數慨歎我訣長兒遠遊既絕目不瞑親感環呼撫之猶不瞑或呼曰嵩明未訣乎撫之乃瞑嗚呼寧知怛怛惘惘是

歸嵩集

卷之三

四

父不瞑時乎念先君督治學學罔明訓治作官罔顯生不得養歿不得侍雖謂父無兒可矣乃父之事先大父也靡不至自先大父任無為訓導起復改茶陵考滿陞四川大寧教諭歷三州縣數往復京師父未嘗不從也先大父曰我金陵遇暴風呂梁舟觸石破得誼以不獲溺死流賊劫太寧我携挈老幼從避山谷陳瑞人危病卧官舍得誼以不驚怖顛越死我子四然計獨誼子耳由今視之治與沃猶足稱子為先君有無耶而沃又不幸逝矣維下岐之荏歐陽石江少宰狀鄒東郭司成銘龍巖坑之荏曾前川給舍銘今之荏華託子不朽是憐治而道之死也其受狀不敢辭念裝時未及見祖姑然嘗侍翁翁長身廣額音吐洪亮禮讓廣坐談說理致人莫能難也剛果好義不以分寸却於人又面折不少假借恒以嚴見憚乃鄉族老長者咸稱翁侃侃然猶有父風父風謂教諭公也教諭公府百廢所徇在大寧時嘗於宴會間諷令立撰殺所畜雞孔雀女婦舞刀之戲令自御史謫而倪然為教諭屈無難色及擢守贛州數使即家存問取稱教諭剛正云而教諭公謂誼也類我獨鍾之愛以及我祖姑我祖姑亦婉婉克祗順於舅姑又善相翁理家輯和上下撫子慈而義齒二婦

顧氏陳氏其愛均初二婦既入門或風祖姑分異立
光之退曰勿散吾家元氣故南寧睦厥弟顧氏亦克
諧於陳姊嗟元氣聚散豈不大哉而婦人能知之偉
矣偉矣今南寧有子曰貞貞一沃有子曰貞貞貞
良有子曰某某貞元有子曰某某嗟嗟乎亦知元氣
無散之說乎狀稱慎齋父曰顧軒公承祚十二歲而
孤母劉鞠之以成顧軒父曰禹洲公大瑞四歲而喪
其父希泰母蕭鞠之以成郭氏是以有雙節之堂蓋
雙節之後有康氏又其後有子祖姑銘曰

人言實乎神司吉地胡翁一再遷乃得卜於是神
陰陽集卷之五 五

昔何須神誰為私穿不及泉同墳異墓匪後利是
觀寧親是為神聽孔真經老于之志

能君鑑湖基誌銘

君姓熊氏諱輝字國光新建界檀人也熊之先遠有
代序而始君界檀者曰明叔明叔豐財喜施置義渡
一十七所割贍租餘千石事載省乘四世孫一中生
子紹子紹生義泰義泰配高安大成藍氏成化丁亥
九月廿六日生君君天性穎異覽書輒成誦師事豐
城楊文恪公學程朱周易選文邑博士身寸為舉子
文厭剽竊必出已年十九考補廩膳生已衰然出

輩謂省試必第然不第自後課試輒上第而六試省
闈六不第貢上京師試京闈又不第乃絕意不復應
試卒業太學而還嘉靖壬午謁選衆心儀熊君非縣
正必郡倅也而竟得丞丞宰波定海始至督諸縣漕
粟餉丹山衛所官軍曩歲府倅往會衛使監收而使
驕卒且悍黠藉口米濫以譁民多方納賄增加斛斗
還回旬月厲階浸長乃定海丞承檄行則謂民曰以
賄金多市米精之米無濫又焉用賄謂卒曰斛斗增
加非法也且得多執與得精於是輸者受者斛者粟
者咸帖然衛使拱手聽五日而返未三月丁父憂去

陰陽集卷之五 六

乙酉復除山陽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軍事輒集使
理訟訟允民投訴牒府者皆喧呼顧下山陽丞未兩
月丁母憂去元旦奔喪民縞素填巷高公問知民為
山陽丞也破格例給路費論所屬曰卑官不當如熊
丞耶戊子服闋補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久莫問
也乃憤曰遠怨避讒以自為計若曠官何力主浚浦
港閱兩月功成田穀大稔侯仲金冠海上焚聚落戕
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沉之
詔捕勦以 聞而捕盜簿預規避金壇簿禦寇死撫
按官會委常熱丞承募兵得千募舟得百挺身出屯

海口潛往見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暈跌不能舟況能持戈且無節制非素練急恐逸爾請禁瀕海州縣商航無入海洋却我兵數舍賊入海無所掠且岸掠陰遣人焚其舡賊失勢成禽矣竟用丞計殲賊捷聞部議以功贖罪蓋不知丞職水利誤以爲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而撫按乃咸謂能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而坐之不辦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乃咸署熊丞上考而丞居四歲不調壬辰竟以考察罷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嗟嗟乎世德險微吏不得飭躬修政卓自樹立俛首

歐陽野史集

卷五

七

爲人役屬役監貳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而丞挾負所有獨耻爲役至與撫按抗論則執非抗者耶丞所至榜門揭坐必清必公而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自簿尉以下或內不能平則執爲平心成丞之美者耶嶢嶢者缺揭揭者折丞烏得久於丞哉丞之罷論其家人曰無用錯愕不記勦海賊時若輩願罷官保命乎即以其口啓行篋笥視初至靡增也歸老鑑湖之上日坐小軒夜侍諸子孫誦書歌詩佐酒談說古今如是者十年足不濡城府而鄉鄰質成者往往不之府城之鑑湖之上鑑湖翁性嚴重子弟無敢傾倚

嗜狎其側然與人言異以說善掩匿疵瑕博譽婉諛息圖解爭平生又喜賄恤賑施有明叔之風故鄉鄰盡親而他罷官歸者一錢不舁人徒盛臺榭花木差器馬服玩宴嬉馳騁又不能爲人排難解紛顧自多事日奔走官府人弗與也乃鑑湖翁則又切戒子弟足用外餘十金與百千金等長物惡用孽孽若他罷歸者所爲徒自煩若於是子弟承德嚮風振振聞於其鄉云鑑湖翁素少疾忽口眼掣搐若風狀然視履啖飲如常不用爲意也壬寅冬十二月十七日晨起盥櫛端坐呼諸子前口誦湯西麓詩有拍手入黃泉

歐陽野史集

卷五

六

之句諸子驚愕問故而翁目瞑矣享年蓋七十有六娶龔氏協德嫺美與伯子倬俱先卒仲子曉季子職國子生孫男七袍祉俱明法爲掾裕縣學生禎都司承差祜祜祿曾孫男三隆恩陞恩陳恩裕娶御史龔君夔女而給舍魏君良弼妻祜以子二君皆子同年進士祜職子也職強學有文多交海內名士予往在京師以魏君故善職於是魏君狀鑑湖翁行以書道職來索銘魏君曰職出爲叔父文章後於翁降服替而大事與曉同力此其所得盡心者也翁墓在里中塢頭之原負几面未塋以卒之明年癸卯九月廿九

日銘曰

孰深其思孰使弗第孰豐其才使不卒試謂予
負才名則有丞不負予施用弗究彼魏觀者受有
怠事稟裝文盈視丞有泄言念烈祖惠濟孔博生
爾祇承歿予寧作塤頭之竄趾離首坎尚友論世
銘詞卒賣

郭培齋翁墓誌銘

培齋翁姓郭氏諱汴字京榮泰和城北人也少治尚
書蔡氏學以儒士應鄉舉以字行時泰和應舉士儒
稱西岡三羅而培齋與羅長公整菴先生迭為選首
臨南野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尋選充博士弟子大為督學黃公賞識為易名京華
翁乃自名其齋曰培齋若曰根不培華乃不實培齋
之先自河南徙臨湘宋季袁州司戶滙始徙泰和三
傳曰巨卿其叔子慶宜食廣東按察司季子慶德生
彥述彥述四子伯安慶郡博公謨季公讚公讚生旣
寧學諭甫俊娶劉氏以成化庚寅五月廿九日生翁
由巨卿以上遭元亂不仕入

國朝按察公與從兄登州郡博慶守同徵而順德郡
博彥鉉瓊節推彥遷繼之父子兄弟並顯洪武間旣
而公緒舉永樂壬辰進士歷陝浙等四省按察僉事

與安慶府君及番禺訓導公繩寔相後先而旣寧府
君繼之僉事二子仕為邢臺江華邑博於是郭氏稱
衣冠不乏詩書禮義之澤蔚乎盛矣培齋席門祚又
蚤負時名心儀指取科第然竟偃蹇年四十有四罷
歸日杜門教子為延明師友與治經學而躬自指授
程督功倍於師其後叔子顯鳴與僉事曾孫顯文先
後舉於鄉翁乃大喜先人之澤幾不墜予乎君子曰
培齋之培也蓋世澤哉翁元配蕭氏少司空梅菴公
孫女生子五顯壽顯美顯升次即顯鳴次顯學顯學
為季弟宗榮後初伯兄首榮有孫曰顯茂仲兄恩榮

臨南野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有孤曰顯澤顯頌翁植之以成季無子病革謂翁必
學也後我季卒僉謂季有治命後季惟學宜翁曰學
後季可季產人歸學則先業半入我不可於是命學
後而四破季產均伯仲之孫僅與學四之一曰理榮
供祠不啻足矣翁嘗割其腴田贍小宗祠為畝者四
先是大宗之祀未有所贍翁哀之族人得金如干與
眾行菴其息入歲久大贏則議置贍田而眾固主貧
與翁異議卒蕩其金故翁每自悼其志懲道舍之謀
不復藉眾力以身先之翁自幼醇謹凝重旣寧公又
方格歷含山順天慈利甌寧四學所至諸生以莊見

憚而翁隨侍翼翼如孺就繁故習與性成逮老不弛
即賓筵竟夕未嘗有倦容情色然不爲堦岸時出諧
語安客又喜誦人美事與人無老幼貴賤煦煦如恐
傷之省元王君渤曰培齋翁可謂溫溫恭人者矣王
君女兄爲顯美繼室又與顯鳴同舉於翁稱通家子
知翁詳且覈翁之壻諸孤以王君狀來徵銘顯鳴室
康氏子內子同祖姪也故好予又從子問學予自翁
罷歸不相見者垂三十年嘉靖壬寅春除先大夫喪
謁翁里第喜翁壽且康夏四月會諸友講學清平之
館顯鳴每後至先歸問知侍翁疾然聞起居如常猶
數問其子子所講云何閏五月廿二日翁不起矣予
往吊問以壻事則翁既營壽藏於南鄉航口清潭浦
之原去城蓋二十里而適去沙村巨鄉公壻七里而
近曩祖壻幾迷沒翁復之卜航口以沙村故曰壻新
故相繼斯祭掃相及也嗟呼翁於祖可謂沒身不忘
者墓負震向兌壻以甲辰冬十月五日時元配年七
十有四然尚清健能夙夜率諸子婦嚴壻事如少壯
人諸子孫及見者男女十有六人男曰某某某最
幼者亦勝衰經能從父兄環哭盡哀知慕恋其祖鄉
閭嘖嘖謂翁沒有餘祉銘曰

有培自躬施執泥之躬不試矣後或嗣之如彼箇
畚厥考治之載耕澤澤子穰刈之遙遙南鄉先壻
歸矣迷子復之復執耜矣歸子企斯清潭之涘矣
松栢培培其灌其樹矣勿剪勿伐世弗替矣

劉玄洲墓誌銘

陽明先生講學虔臺時弟子自遠來至大庾最穎悟
者兩人其一則劉君君諱魯字希魯今刑部侍郎雲
臺翁冢子也生有異質七歲書輒成誦九歲能作大
字十二通毛氏詩屬文而雪臺翁以鄉舉第一人取
進士上第文名重當時君內炙庭訓外漸師友務覃
思博極爲該洽瞻蔚之學其言曰聞見不博智識不
明故摘辭枯澁而無腴措事暗淺而無術君子所以
貴多識也旣聞先生教反本溯源理性情之奧其言
曰性含靈識故神明其德本於齋戒情顯功能故高
厚之業積之忠恕汨其性則神昏雖多聞不足以精
義鑒其情則才僻雖利用不足以崇德且鑑空而明
故垢淨明壘未聞設色以影將照之形心虛而神故
欲淨神應未聞執迹以擬不測之變於是慨然有志
於道期古賢哲盡刊剝諸所著好然猶獨好以未
幾丁母憂歸家故多藏書偏探力索深鉤遠致含咀

英華據之篇章傳記叙述賦選歌吟近體力追古作者皆自成家書法取歐王虞柳不名一體下筆往往逼真而舉子文益閑衍疏暢提學官課試率驚異置高等謂此子科名將復為乃翁矣然鄉書久不薦嘉靖戊子始薦名數十人後監臨暨藩臬諸公又咸謂劉生今少抑上禮闈必且高第然再上顧不第而禮部郎有執事外簾者繙得君文擊節稱才士錄示朋輩咸曰此魁元中人也而其後連三上復不第然氣益不摧癸卯冬北上次濟寧得寒疾甲辰春正月十二日次蓮窩卒其生弘治乙卯夏四月二十三日年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三

才五十縉紳大夫乃咸惋悼謂文不勝命年不塞望則又相謂曰君易直子諒為子則親悅為孫則祖悅事諸父諸母諸姑伯叔無忤於詞色昆弟休戚乃身姻族敦睦鄉黨洽比朋友泛愛而慎取賢者益親自為童子從翁宦宿松廣德富蒙家有追伺歸程數百里致厚贍一無所受長益自矜惜不苟取此其好德遠利淑身慎行得其志施於有政所就可量耶天之生物使為松柏胡不棟梁使為璧玉胡不珪璋而觀此閔凶悲懷旅亡王應瑞曰君疾有弟音與壻穆世臣侍甚謹雪臺誕辰衣冠南望拜祝已賦詩於數日

又賦卧病詩音格皆不衰故莫知其劇者是日忽呼灼艾衆乃錯愕為灼三四炷揮手曰止不可為矣乃屬音得官務報主庇民無忝前聞乃屬範書遺言大要謂宅心罔敢愧而資志長往親老子幼進不能忠退不成孝慈以為憾逮屬續整整不亂可謂令終又奚悲於旅範應瑞名武昌太守鶴菴翁子以選貢今授房山丞雪臺故善鶴菴而君與房山及其弟鄉進士輅友也故君女壽姑為房山子婦壻死壽姑歸世臣世臣千戶子當襲其父職而雪臺以副都御史督轉漕時得任子君方舉進士次推及音是歲君以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三

音上吏部以世臣上兵部二王子同載故卒賴其力餞舍衾綬棺歛庶無後悔君元配許氏無男獨有穆氏女而側室曰氏生男曰堯卿殤楊氏男曰堯弼為朱恕婿女曰賢姑為孫珪子繼先室恕鎮撫瑩族弟珪山陰尹惟瑤兄子入粟授散階其族皆郡邑所謂甲乙者而君得女子晚皆未昏嫁君之喪至自蓮窩將以十二月某日塋郡西郭楊梅頭負某面某之壙雪臺翁大痛曰嗚呼顏父請車卜子失明而我乃今塋吾兒又忍使吾兒無所附託施名稱後世耶時音拜南都察院照磨歸乃與君從弟音學於君者曰香

謀徵銘於是香為狀音以雪臺翁書來劉故大使世
族世篤仁厚而不顯於仕至翁孫制科起家武選郎
擢累四川廣西提學晉貳九列於是翁父合浦訓導
日滋祖曰原芳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翁母歐祖母張元配周繼鍾繼尹贈封皆淑人而劉
氏合門貴盛豪其郡中諸世族矣乃周淑人又有子
如君人謂秘父發弘將於茲乎徵而君竟止是豈所
謂天有所分與名位祿壽有不得兼者耶君學於陽
明與某同舍砥礪嗟嗟乎始志之謂何臨絕之言亦
可識其介介者矣聞君北上時畫史贈躍龍圖方操
歐陽南野集卷之三

家銘曰

孰界之懿孰啓其思弗究厥志以昌於詞道幾朝
聞質先秋盡琅琅遺音介介臨命靈龍或躍蛻其
忽而紫芝燁燁樵僮刈之天不可問孰知其繇愴
恍我悲吁嗟乎玄洲

矢齋王翁墓誌銘

王君諱效遠字某泰和城西韋家巷人也始居韋家
巷者曰二川翁文信從自龍洲龍洲始祖曰化原宋
鬱林州司法其先出南塘吉州刺史崇文刺史出晉
丞相導遠有世序其近者司法七世為一川翁又四
世有王君王君性簡直無他腸策事十八九得然不
為機變巧持與人言肫肫見情實亟稱孔子所謂如
矢者故號矢齋矢齋祖曰資慎趙王審理正資恒同
產也當審理時親戚爭走審理邸乃同產弟目守泊
如也親戚乃戚德審理而內愧其弟生毅菴君朝倅
以方格凡嚴子弟違聞警效輒引匿是為矢齋父矢
齋介介有祖父風然含渾不峭露比舍多驚悍使氣
難近矢齋出入蚤暮與俱率相好無爭詞戾色至牽
引為非即絕迹不染也以戚親矢齋而弗敢狎亦莫
敢有犯者矢齋初業經不竟棄去從父如安慶行貨
子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年才十九時伯兄先
逝仲弱又會母羅氏亦卒乃悉毀棄子錢券不復問
由此家日落費用日窘然雖二親成備物又獨力營
辦不關其兄得遺金於道金主謂亡之室也索室中
不得罷矣竟踪跡驗問還之金舍南河渠春漲溢數
濟之小舫寒洄時水尚沒脛疊巨石水中便步石數

十枚枚率數十錢倍舫費焉先塋無後者悉改徙族
墓識別之曰俾後無迷無佚厥祀凡矢齋拯急赴義
不計窘約如矢發機人莫知其窘也其後伯子善賈
數倍利室人善節量損益綜內事賢日贏矣然奉身
不厭草惡又強渴飢與下人同甘苦僮奴女婢不稱
使不即答撻時時佐之引重若不欲盡其力者益未
始自居羸焉矢齋三為坊長他坊長往往躡躑鄉戶
倚法相愚啖諸鄉戶心害之莫愛也獨矢齋所領里
下人率親附倚賴無患苦者矢齋行義日有聞縣官
嘗簡委董正稅籍即摘發飛懸影漏清其弊諸作奸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墓
人以賄祈免咸峻拒不得行其後縣官益敬禮委重
數推擇為里耆老而矢齋倦公府乃咸謝不應日
女從塾師督課諸子其子渤舉嘉靖庚子江西鄉試
一乃自此杜門披吟書籍不復問外事矢齋高
顯脩葺時味有神蚤縮晚伸氣和志寧諸子率于于
左右承歡凡五六年而矢齋病病初無大苦其用為
意者父之比舍咸評曰曩矢齋旦暮衣冠詣祖考焚
香擊磬肅揖退非外出不廢今聲聲久不聞病得無
其乎時渤百方皇皇求醫藥不為損又數月加劇群
從日往問語不他及第以祖祠為屬始祠之成矢齋

極力倡之衆祠火復山賢復倡事未集而病作故命
誦不置嗟乎豈不隆事駕遠者哉於是群從相與議
卜塋咸曰矢齋蓋念在祖惟我祖自一川公來今
始發於渤譬之稼一川種之矢齋培且既之宜無愧
從祖塋宜附一川公齊聞舉手謝群從曰幸甚死
不離祖乃屬胡子直行狀且欲得某銘於是渤具
書幣其兄庠生學介知子及郭子顯鳴來將治命子
敬諾謂二子曰聞之補德必食矢齋未食天其尚俾
有延乃二子去三日而訃至矣嘉靖乙巳七月朏也
塋以其月十日墓在洲首坎趾離如一川公兆矢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墓
齊生成化戊戌十一月晦得年六十有八元配龔溪
劉氏儒家女今慈谿今逢愷從祖姑也子男七人伯
先卒次即學次淳庠牛次某某次渤季某女壻某孫
男三孫女尚幼子觀今世修處士之操者惇懿朴茂
靡點於疵類乃閭閻湮滅卒罔顯於聞者不少也豈
不悲哉然矢齋有子如渤其諸易擢疑疑進未有文
光融暢大以先人顯者將於茲乎在所樹足占之矣
諸孤來告塋日且速銘為之銘曰
樹木必斄樹果必實慶曷以延言滋其德爰滋爰
茂其昌其有有肇自今徐以觀其後

康閣齊合墓誌銘

君諱綬字在章其先本匡氏蘄州刺史綱避宋諱改氏康伯瑀爲泰和州學司書其子克俊始居州城東稱東門康氏州爲縣稍析居縣城南稱縣前康氏而仁安妻陳氏以貞節表門至今稱爲康節婦家節婦曾孫

皇贈御史曰順生閩按察僉事曰弘敬君曾大父大父也父曰文振文振爲學諸生時御史行縣錄獄有戴鯉者坐贓其兄雙目罪死母姬牽贛號於道曰贛幸未即死殺鯉姬莫印爲衣食與贛俱死矣會諸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五

生入揖御史文振抗聲曰狀竟脫鯉鯉出與母兄求脫我者康秀才詣謝遂避匿不見也娶劉氏以成化丁亥八月十四日生君君生七歲父沒與其兄純依母以長日佔畢誦數百言學文見頭角矣尋以儒士試有司名高等當進補字官弟子而會母病篤家衆爲君計官以弟子員冗重進人君今坐失時後事誰可得知亟從學官上省者無患矣君拒不許此何等大事遽忍虞吾母不諱耶時兄純已卒母尋亦卒於是不復學文竟舉且明詩書說先王曰士求志獨善不可乎豈必仕且也日亂繁華耳噴喧聒恨不嚴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五

居川觀面僕僕抱槁擗輒得喪問何爲者因各其齋閣而鄉人士以君朴茂秀朗蓋闇然之道稱君闇齋而君亦自謂闇齋居士云純之卒也客津洞山庄疾瀉大作道鮮行人君匍匐烈日中舉喪百里還塋而家產故微則與元配南富王孺人拮据支難以奉其老母寡嫂諸所曲順惟於厥心嫂病謹視醫藥君常衣冠肅揖慰存倍至嫂女與女夫俱夭有子靡怙恃履收鞠之使與嫂爲依冠而後歸之宗王孺人亦姑視嫂也取糴讓甘布葛推共恩嫂之女之孤猶嫂恩之而祖母劉孺人亦安君與王孺人之養常曰綬吾賢孫時同祖弟大理評事紀官南都亦數貽君書曰愧我徒爲孫然幸祖母有賢孫如兄久之大理君卒官外事萃君內事萃孺人則又相與撐拄解紆成其子恕於學恕舉鄉試加榜薦之及令漳浦恨不及君見矣君家無厚儲而刻已赴義恬澹寂守而甚好士士從君者踵至又內自別擇其人即尊顯或怙侈滅義賈貌敬之行義修明之夫即憔悴困厄顧屈已傾心焉乃王孺人則衣惡食菲杵臼力作苦約以佐費客至自飭具茗飲齊醴杯碗芬潔應時而至又轉從屏間竊聽客可與不可與一日迎問君所

歎客者此其與人易者去人必速奈何與相傾洽既而果非佳士故曰闇齋門不踵惡賓蓋亦有內相焉君年五十七以嘉靖癸未九月十五日卒殯於龍洲時女子子既歸庠生龍怡伯子意既授室季子志尚申角後三歲丙戌十一月廿五日王孺人亦卒從君於殯其生以君生之歲十二月初八日年蓋六十其後十餘歲數卜葬兆不得吉甲辰始得地於雲亭鄉立鷄壠之原去僉事公墓半里所即以乙巳正月初三日啓雙殯奉柩以塋是時志既舉於鄉意有子有女子曰謨昏矣漳浦涕淫淫言曰世稱處士者履行完美表則鄉閭混俗激清斯足彬彬助流後代之風義矣如伯父所謂其人非耶然未嘗附青雲施名稱孰知吾伯父賢矧曰知吾伯母賢於是謨述懿行志以來徵銘志嘗以文受知王君嶠齋實諸生首選既從余問學日靜默以謙嶠齋乃大喜曰靜斯神守謙斯器宏志善學哉時意亦以鄉閭推擇董正飛稅之藉於嶠齋嶠齋推君與孺人之賢澤及於子為題畫像稍采其實著之篇予考替辭與狀合為之銘銘曰

坎而宮雙窰同封首趾庚甲良士之宅良士休休

碩人休休德濟美教成於厥子子孫象賢永保茲阡千春百禩嶠齋子之言兮

封君然齋王翁墓誌銘

封文林郎泰和知縣王翁諱號字在舉閩晉江人也其子贛州守嶠齋春復前為泰和令

天子錄其勞績故翁有令封而人不以官稱第稱其號為然齋翁嘗與泰和嶠齋戴星出入不暇內顧翁局鑰門戶家僮不得輒踰閭隸非呼召不入中庭市物必優與其值謂官價者斥不使近嘗出片石製硯其人別取堅潤者以進急召還之使納故物曰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五

官衙豈當出惡易美也時嶠齋敷政平易務在愛民得自白於官貨來路塞翁又嚴於治內廉儉相成士大夫以故重翁時時通謁或稍具酒餼速翁為惟翁亦慨然屑就然竟席無他語第懇懇求助令何以為民造福者退而語嶠齋亦云且數舉視民如傷以相警戒嶠齋竟以廉惠著稱既歷官南部主事負外郎郎中去泰和且十年而人猶念翁如在縣時嶠齋擢守贛檢身修政如其為令民心愛戴如泰和而翁迎養不至則數起居相慶亦若泰和之念翁者嘉靖壬子某月某日翁卒於家其生成化甲辰某月某日年

六十有九嵎齋聞喪亟奔而弔無多金舟輿無以為
賁提督都御史張公煙庶知其狀移檄津遣以行子
亟遣弔祭至則發矣次零陽函名刺事狀託其僚馳
書申意屬子銘翁之墓詎不容辭狀稱王氏居晉江
王田自宋建中靖國間其地蓋以其姓著翁祖隱君
諱圮父府學生貢諱和皆考古好禮至翁攻舉業不
竟猶能熟小學禮記時為子姓演說大義故邑稱治
禮之家必推王田以翁父子祖孫講習有常也翁天
性孝友念親不逮養語及則嗚咽流涕觀者為之悲
慘父事兄母事嫂分守無敢踰越子弟有過厲詞面
歐陽野史集卷之五
刺之旋即意解色霽無所藏宿親故急難極力救援
不復踟躕顧惜蓋得之天性非學能者元配林氏繼
配黃氏贈封皆孺人林出一子即春復娶李氏封孺
人黃出一女適黃衮孫男止敬晉江縣學生曾孫男
漪緝聘舉人黃衮女翁教訓子孫必則古昔不使習
市井機變曰寧凝無黠賊性矣故子孫皆惇朴大
為圓滑者詭病而翁迄時不變以終其身初林孺人
某年月日卒瘞於龔山負實面申之原翁亦自營未
歸之宅異門同域至是嵎齋奉而合焉葬以其年月
日狀翁行者林孺人弟性恪儒者也銘曰

脩之家成之身施及其子對揚王明古萬石君不
言躬行我求其似猗嗟若人渾龐之澤演於後昆
世篤其祜觀德斯銘
杭平王公墓誌銘
杭平公王氏泰和南鄉舉林人明贈監察御史仲
爨之孫河南布政使用之母弟子浙龍泉尹愚菴先
生舉之子丘縣尹一貫父也母曰劉氏初愚菴携家
遊太學而生子名之曰辟雍冠而禮賓賓曰若翁伯
父聯薦字爾世魁而王故匡姓避宋諱去仁為王季
唐時縣為南平洲匡索自宜春來判州事因家杭溪
歐陽野史集卷之五
元末王宗王始徙舉林四傳至世魁世魁不忘所自
自號杭平晚歲人稱為杭平公杭平公生十年而喪
母已能哀毀成喪稍長從愚菴尹勸尹龍泉諸業諸
名士治周易朱氏學邃矣而愚菴罷歸家事瑣委因
廢業愚菴無厚羹食者日眾以貶損修習糲食布衣
出入徒行一切宴饗問贈養生喪死獨力營辦不必
累諸弟嘗有幹囊金從所親如府城會從兄子殺人
具獄上府讞所親利公金陰教仇家引公曰此水訥
悞怯囊金在我恐之可得也仇家如所教時郡守刻
意抑豪右立使人捕公移獄歸之曰非知縣子孰敢

殺人者行縣履覈縣故違其獄而守持之益力公與其配楊氏故善事繼母於是繼母嚴率楊號訴於府按檻折守不爲變乃匍匐號訴當道楊故東里公族孫讀書識字造次中進止語言婉婉有度至手書獄詞氣平詞直上官爲動留憲廉覈得狀立破械脫公公既脫尚少自以爲天續餘生日杜門遠置諸事不問惟脩宗譜創初祖祠則躬率族督勸之而勢家復欲奪曩所歸侵地謂乘公微禍厭事可以得志陰遣人誘且撼之公奮然不可曰世守也吾畢命持此下報矣勢家乃息心焉嘉靖辛巳公年五十有一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三

而其配楊氏卒因獨居不復議繼室曰吾以妻得生何忍二之後二十壬寅冬十月朔公始以疾卒其生成化辛卯三月壬午年七十有二公在難時子幼貧匱外家數助之既脫而窘又多所仰給以故德外家甚深疾亟猶語諸子無忘報德云子男三人一周苗畬多獲一德經學各庠校一貫舉嘉靖甲午鄉試初試硯山學諭公卒之歲擢知青縣捧檄奔喪孫男六人言命猷士級師女三人長適縣學生劉洋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以乙巳春正月二日丙申塋於其里菴前坑虎形負與面甲先兆之次三子者奉公友

婿順天通判陳君德文狀謂予銘予北上過繼揚而青縣復除興化尹迂予孟城申之未幾以調除上銓部得丘縣來問宿諾丘縣蓋公脫難後一年始生竟能以其祿養且塋來者未涯鄉人嚮貽以謂天有所篤將於是乎在銘曰

孰納之畧孰縱之淵死生斷續孰云非天厥續允延厥育孔賢星燼復然其有待而炎炎者耶

龍洞王君偕配合塋墓誌銘

嘉靖戊申春二月廿六日承德郎衡州府通判龍洞王君卒於陽朔里第君生弘治壬子夏六月廿四日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三

年五十有七其子尚書比部員外郎學自京師南奔卜塋於邑某山某向之原君元配蘇氏嘉靖壬午夏六月廿二日卒塋邑山川壇後祖塋之次至是啓而合焉比部從子遊乃介其友行人何璋奉狀請銘君諱程字汝器龍洞其別號也先世有諱大者自山東益都商桂林陽朔家焉傳十一世孫曰孟榮生子曰素以大學生仕爲湖廣會同主簿稍用儒顯而素子曰佐復好遁不仕娶李氏生子四人君其季也夙稟英異稍長隨伯兄教諭三宦宜章受業都憲燕潭鄧公博涉六籍文詞典雅正德癸酉以詩中鄉試第二

人再上春官不第乃卒業南雍友當世名俊彞擢家
都下師姚明山學上志精其業又數不第嘉靖乙未
選授直隸順德府馬政通判己亥 駕南巡君受檄
他委而供事者失職因嫁之禍調陝西漢中府撫臺
才君多所委重同列心害其能又以他事恚君陰中
之吏部廉無實狀甲辰徵赴部會比部舉進士俱集
京師父子相懽以爲奇遇未幾調湖廣衡州府衛桂
林接壤而君雅有歸志喜曰吾今朔解組望抵舍矣
丙午比部以中書舍人副節使便省於衡君拳拳教
以奉公報國之事丁未能歸君在順德所屬因緣宿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三

弊歲招馬戶餽遺數百金峻禁絕之受檄開任縣支
河以殺水溢露宿四閱月出民於墊漢中多礦盜分
署畧陽鎮之四境無事攝府篆吏不敢舞文日以
其暇寓興吟咏率有思致載闢南雅會集中在衡關
書院以造士成扛梁以濟病涉麻陽征苗師起千里
轉饟事集而民不擾蓋君晚節彌壯若此君鄉薦餘
二十年而後得官爲半刺更三府歷十有三年未盡
其才以歸歸又未逾年而卒士論悲之孺人蘇氏邑
耆民俸宜翁女也幼秉柔懿工女事及歸不逮事姑
每時祀忌祭齊潔東虔戚若有憾處妯娌雍睦無間

夫姊妹有既嫁而反者曲盡恩禮衡州游學時數脫
簪珥助費嚴督諸子至涕泣道之曰無貽若父內顧
憂也生弘治戊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僅三十有四
卒之年衡州君從伯氏肇慶教授邸而比部纔入歲
至今餘恨其時未有以自盡

今上廟建軍恩與繼室蔣氏並以子貴贈封皆孺人
而蔣孺人連產不育於是惟有子二人長即比部室
慕容氏次縣學生孚室莫氏皆孺人出孫男女各二
人男守禮守初守禮聘庠生黎騰女女邢姐燕姐邢
如許聘紹興太守蘇木子其來振振考祥者知其必
將大也銘曰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三

士有抱奇弗究厥志婦道代終湓焉早世竟也同
穴其嗣彌昌天難諶斯卒得其常九原雙壁終焉
永臧

張翁偕配合墓誌銘

思逸翁者南昌新建人也諱化字大行姓張氏父曰
逸軒公諱某母曰龔氏成化己丑正月二十五日生
翁於諸子季也翁蚤有至性逸軒公寢疾藥必親嘗
之必愈子動弗欲生摸其遺容奉以出入陟降在位

首平土平於是人稱爲思

云翁自少穎敏習舉子業能之非其好也已棄去不
事刻厲踴發標古為趨讀易至賁之六五嘆曰多矣
雖吝乃終有慶丘園顧不足賁乎由此益厭簿紛華
以崇禮厚俗倡導其鄉子弟來學則授以朱子小學
家禮為之講說勸率納諸矩矱遇其淫侈翁王立長
身音吐洪亮儀容儼飭嚴嚴不可狎就語乃更坦易
破崖岸剖肺腑故凡經指授者其教不肅而成焉郡
大夫重鄉飲賓以監司耳目所逮擇之彌謹學諸生
乃咸曰今行誼不求知振急不責報足跡不涉官府
庶古所謂鄉先生者無若張思逸翁郡大夫乃為書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三
肅使者敦請翁不應其後諸大夫數請禮數彌加竟
不應諸大夫由此益高翁尋上翁散官冠帶翁強意
一著之曰小人敢虛辱府公恩耶既而亦不復著曰
未若野服之適也其雅志敦素立不易方若此翁元
配唐氏休寧簿某之女生長盛族漸習綺麗比歸翁
則更為儉朴練素執麻桌議酒菜額額若貧家女翁
生業浸饒義聞宣朗內相有力焉翁卒嘉靖乙巳正
月七日年七十有七唐率子若孫奉柩於堂朝夕奠
如禮一日呼子婦曰疇昔之夜憂若翁曳我並坐吾
殆且從翁矣頃之就寢此午而絕丁未六月十有七

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三月一日得年七十子若孫奉柩
並翁於朝夕奠如禮而卜以其明年戊申八月二日
合塋於邑某山之原翁有子男女各一人男曰某娶
盧氏女曰某適黃山徐某孫男四人長比部郎正和
次鄉進士正謨次縣學生正誼次正思女三人長適
比部郎姜君博次適東壇徐九次適黃山余桂曾孫
男二開宗女一京姚張之先居城南三十里所遠有
代序族衍以蕃往往業詩禮稱儒家逮其中葉濬發
自翁施及諸孫演迤益大宗之欲昌固有以一人亢
者必秉德好修斯功茂而澤衍如翁所謂其人也非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四
歟正和嘗從子問學將塋以姜君狀來請銘而為之
銘曰
多矣東帛丘園之責敦彼碩人潛輝尚志碩人其
頤媲美令妻井臼操作茹蕘編衣食者共牢歸則
同室憂寐弗諼匪幻伊實樹木斯蔭樹栗無榘儲
休委祉爾後之在
義士趙君偕配合塋墓誌銘
郭大史允新嘗稱其邑中有義士曰趙五溪云初義
士輸粟救荒
詔榮以冠服復其身已而義聞益著縣令委重使總

輸遺之賦三百戶金既集藏之屏處盜夜入其舍縛之并縛其妻子責金固責固不與曰公家財供億闕乏將復徵吾不忍數百戶重累也他貨悉若取矣盜擬之以刃曰出金貸若死拒之如初且曰害數百戶無寧害一身盜大憤刺殺之盡其私藏去令丞聞狀親臨弔祭垂涕亟嘆曰義士義士至今垂五十年而邑人誦說如昨日事余嗟異識之他日工科給事中趙君軌奉太史所為狀介以謁予請銘其祖之墓則向所聞義士者也夫委之主守而能以身殉重厲民而輕捐軀設所守或重於金所厲或大於數百戶而

歐陽聖集

卷之五

聖

所捐非必軀命者其取舍又可知矣若義士可使其無傳耶義士諱倫字叙之五溪號也姓趙氏系出宋康靖公後

國初自浦徙澤州高平遂為高平人祖順其祖子成其父郭氏其母李氏其配景泰辛未某月某日其生弘治癸亥某月某日其卒也少孤奉母與居克續緒振之性闊爽磊落又縝密善心計嘗挾背遊湖湘間能逐貨物低昂同事者又樂為之盡故往往有所遇數獲倍息既身致富愛人喜施父之同產以及群從養生甚窘皆分財贈給竟免顛隳歲饑集里中

歐陽聖集

卷之五

聖

從貴貸者出其券折之曰公等好為衣食計此不足念也蓋輕財篤義所素操若此初義士殞於盜鄉人胥嘆謂天道無知時李氏自以未亡人益整肅內範飭其子光父之業二子亦奮迅激昂家聲日獵獵起積貨尋至數鉅萬不啻倍蓰其初而給事君又舉進士馳聲諫垣於是人咸歸好義之報謂天者未嘗不定云義士塋祖塋趙庄之原嘉靖丁亥四月六日李氏卒附焉至是給事君念列塚壘繫將不可識別乃卜於其東若干步別兆而改葬之抑以蔭宏澤遠宜示有尊令後世以昭穆祔知其所自始義士男二伯積仲科俱潘府典膳讀書通大義伯娶王氏繼王氏孟氏仲娶秦氏繼范氏女一適邑人邵國孫男三長軸次即軌次國子生金女三適國子生李鈞邑人邵賓李應宿曾孫男三一韓一范一樊女三適庠生李邦材閭雲鴻一幼義士卒時年五十有三李氏生景泰辛未十一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七寡居余廿年能勗帥子姓以成夫志校德論功庶幾無愧銘曰人道攸立惇義與仁義而短折是謂全生罔之幸免孰曰修齡嗟嗟義士趣舍孔明亦有淑人代終舍美詵詵爾後維天所啓姚德同歸肇茲新阡昭

穆述序永世於延

梅軒羅翁墓銘

梅軒羅翁名玉字應王按察副使雙泉公循之父翰林脩撰洪先之祖也先世廬陵人十五世祖志大徙居吉水谷平又五世善菴公慶同生衛經歷良經歷公故無貲又充博士弟子卒業南監不能家而翁為冢子始讀書即甚解事省知家累已乃棄去挾貲為商行湘江為盜所掠翁幾赴溺遇他舟救得不死又棄歸課僮僕為農圃而上有大父母下家衆饋食實祭婚喪問贈經歷亦無所省第取給翁翁應辦整暇經歷公亦不知其無厚囊也性孝謹善承父母懽即父母患他人即惴惴請俟色怡徐整容起恂恂而退與諸父昆弟甚睦或相誚一無所應翁飲酒輒傾倒盡醉醉益恭未嘗語侵人群從有使酒侮翁者為弗聞遇之如故已皆愧悔子弟僮僕量其不逮誨諭之無憚煩不忍遂加笞朴為人謀不遺餘力卒未諧歎歎終日若有所負者事成了不言勞以故人樂與之交翁遽疾按察公時為刑部不在侍翁呼季子曰吾不及見汝兄矣謂汝兄無用哀苦惟盡心報

國語畢目遂瞑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五日也生正統

壬戌正月三日享年六十配周氏叅議紀之孫惠淑儉勤生後翁一年癸亥三月一日卒先翁二十年成化辛丑正月二十五日年三十有九弘治甲子冬十二月合葬州嶺大墓山祖塋繼配劉氏李氏有別兆後朝廷累推

恩按察公翁自贈承直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進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周氏自贈安人進贈宜人按察公當正德間時政多紛更棄官去前後論薦皆不起而按察公長子洪先舉嘉靖己丑進士第一人及第為翰林院脩撰以謂翁之餘慶蓋未艾也翁子男三人長復次即按察公季徵女二人皆適仕族孫男九人及見者四縉紳紋綬綬國子生次脩撰及統綵壽先居先皆後生脩撰以按察公之言謁太史程君舜敷狀來請于銘銘曰

忠信福綏如采有地繫古萬石惻惻弗貴孝謹世延相國大治渾灝日滴機變為媚翁不可作聞者弗愧銘以昭德來今所視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別集十

墓誌銘

雪峰陳公墓誌銘

曩雪峰公以山東按察僉事捧表賀萬壽子始觀於京師雅澹冲夷顯然可慕是歲嘉靖以子公爲僉事既四年撫按官薦賢能章七八上而敘遷弗及衆訝而慰焉或諷之有他公以義命對然數念母太孺人春秋高有歸思明年已丑母兄河源典史德休入覲過家卒公益感念抗疏乞歸養三四上始得請人謂公真能知輕重決去就者父之太孺人卒公年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一

才五十餘遂稱疾以老子免先大夫喪謁公里第優游無恙比再及門則總帷在堂矣先是公元配贈孺人蕭氏無子一女嫁楊紹芳與婿俱天繼室封孺人龍氏產子曰浙曰濟公以浙爲典史後尋天無何濟亦天獨季女許聘曾祖子者未笄公哀且憤再閱月疽發背竟以是卒乙巳閏正月十七日也鄉人嗟惜以謂天道無知公諱德鳴字顯仁陳氏泰和城西柳溪人也陳始居泰和遠有代序國朝有父子進士者父曰仲述歷廣東等三道監察御史工古文受知高廟儲皇稱之曰陳古文字曰嘗廣東按察

僉事生處士昇處士生舒城學訓導贈御史府君

儼初娶郭氏生象山倉使德純繼太孺人生典史李

即公公以成化戊戌五月念五日生里人夢御史僉

事二公旌旗節蓋降其故廬公生而端凝穎異始學

於京師解悟已出其儔輩弱冠與其師同中弘治戊

午鄉試乙丑中進士乙科授福寧州學正歷遷淮安

府學教授國子學錄未上丁憂免喪復除凡十五年

不離學職所至談經講業勸德程藝饋遺無所受俸

資或捐助公私義費內人至不能贍泊如也公處之

晏如由是以學行稱正德庚辰用薦選授廣西道監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六

二

察御史時邊將驍擁兵從南巡竊擅威福人情洶洶公上疏乞散遣邊兵久宿內地非宗社福巡西城權璫私第比比其人素怙勢干法獨相誠無犯陳御史按浙清戎有法所建請咸著令今上嘉靖初數上封事關聖躬切時務優詔褒答勅諭滯獄縱釋幾千人糾劾文武大吏發其曲謹善媚華無實者犁然當人心乙酉擢山東按察僉事治不爲苛細務去太甚奸民誣縣令贓盈萬廉知無狀立昭雪反坐之譏嫌無所避民私鑄錢竟盡釋其共犯同舍數輩坐爲首者一人姬被歐幾斃其子憤格殺歐者憐以

其母故減死論豪家奪細民妻女所結貴勢或顯爲之地竟捕置重典其他原故誤視強弱爲操縱類此公自爲卑官既有所自見立言路直而不訐犯人所難持法惡深文務從寬厚故威加而民不毒居鄉矜重自愛家邇縣庭未嘗以權賂與令丞爲交際閭里中若不知有方面大官家食者嘗自謂口所不言心不敢妄萌力所不能志不敢妄覲蓋素所操持若此用之未竟而慘禍相仍以終其身豈不悲哉於是宗戚會哭奉公遺言以倉使第三子游之子秉文後浙第四子洋之子秉律後濟龍孺人曰治命也所不敢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三

述士大夫莫不嘆喟幸哉有此公卒後二年正月朔旦奉柩葬五十六都龐山寅甲山申庚向以秉律致隴孺人命奉公族弟京兆君子器尚寶君子發所爲傳若狀來徵銘予不能辭則志所深悲而竊幸者爲之銘曰

弟耶昆耶主坏土者兄孫耶

李母朱氏墓誌銘

孺人姓朱進賢隱君某之女勅封翰林編脩李翁諱某之配春坊左中允國子司業璣之母也孺人生而溫淑寡言笑始歸不逮舅事姑鄉氏盡孝即有饋一

果一棘無弗獻者姑晚歲喜酣粥孺人躬執炊爨爲肉糜時以進比遭疾拜斗顙祈發於中誠既沒沐浴襲含不假媼姬凡附身諸物手自縫製痛哭陷絕者再封翁異母兄嫂某氏時或拂姑意孺人輒爲寬解嫂弗知也顧或心嫌孺人孺人第引咎自盡竟相感悅封翁好客喜酒每飲必引滿浩歌賓主盡醉乃已家故無厚藏孺人節縮佐留客封翁或醉吐即瞿瞿扶持解衣浣拭伺少醒進之湯水不待索而具已告之醉且諷之悔悔矣尋復醉吐輒又躬扶浣拭瞿瞿如曩時蓋終其身無傲言恚色憚煩意妯娌間咸自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四

謂不及也家初裕中落會縣官急逋責孺人出奩具盡賣完輸且以償債家即無幾微見顏面及伯析產人謂向者私藏公費固當論償封翁用孺人言絕不掛齒又時時佐封翁調窘乏濟利尤多後司業君對大庭切直上親擢甲科官詞林禁近人咸謂厚德之報云孺人生司業君時年三十矣雖心愛之焉然不爲姑息有過譴呵諄諄務期必改嘗迎養京邸司業君或起晏峻詞切責戒無怠荒君用是益惕勵不懈於位嘉靖己酉司業君乞假歸省念孺人春秋高欲留侍孺人心喻其意忽促君行曰吾欲隨養於

是遂束裝就道行數日乃復謂曰吾所以爲此者第
速汝行耳吾豈能舍汝二孫若汝寡姊耶吾歸矣體
力尚健無用爲慮司業君不能強復侍歸而行居常
鬱鬱不樂明年庚戌自家來者報孺人起居怡適元
正屆誕親族日携酒肉上壽歡甚司業君乃心喜無
何計至孺人以二月三日忽患痰喘卒詎生成化辛
卯正月初九日享年八十司業君號踊頓絕曰天乎
不使幾得一視含歛也旣以其同年友侍讀教子銑
所爲狀請銘予官翰林國學皆與君相後先爲同官
而母又賢銘不可辭孺人生男文各一女適余橋早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五

寡男即司業君娶徐氏封孺人孫男二長庚娶熊氏
生男時芳時茂次度天卒孺人墓在互塘

前首某趾某之原葬與封君合其日卒之歲某月

某日銘曰一姑二婦或喜或怒調諧以無惡

靜好順成維寶兢兢至於老子曰兒侍母曰而仕

畢歸於養志令妻賢母德則多有銘刻於不朽

方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嘉靖庚戌秋七月二十二日方母封太淑人張氏卒

於里居之第淑人早寡奉其姑戴淑人與其遺腹子

今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而錦

衣君由都閫擢漕運參將念兩母春秋高依依不能
行淑人激以報國顯親催促就道而身留養姑是歲
正月姑卧病淑人徬徨醫藥寢食不寧越五月姑竟
不起淑人哭之哀遂遽劇疾其即世以毀瘠故錦衣
君法不得奔喪亟謀移疾偕漕事嚴不可鬱鬱不自
聊尋有錦衣之命始得乞歸卜壬子八月二十二日
奉母葬於華家塘之原錦衣配李氏淑人豐城侯族
裔都運公彥之子今都憲克齋公遂官允西野君璣
兄子也於是函宮允所撰事狀謁予銘淑人姓張氏
諱某知梧州府南洲先生元春其父同知荊州府元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六

龍其叔父四川按察司經歷召其兄同知松江府仲

其姪家世業儒而性識聰慧孝經列女傳諸書誦說

輒曉大義佩齋方公某寅峰揮使公嫡長子也爲

生時嶄然露頭角南洲公許妻焉始歸即能順事舅

姑與夫相宿敬躬勤勞以勸力學已而佩齋公受父

代蒞官事淑人親執饋饌不以付媼御時其出即爲

戶治女紅游偵不能涉跡其庭正德庚午公被擢

姚源賊督兵鏖戰死之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

誓身殉不得時方娠即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女也

必俱殉矣踰月錦衣君生旁無疆輔家故諒

茹荼飲棘爰不自保錦衣君就外傳返寒酷暑不
使暇逸時時語以父死鋒鏑堅苦屬望之慧嬉戲輒
加訶責曰無縱以成性悔何及矣嘉靖丙戌所司以
佩齋公死事 聞授錦衣君都指揮僉事則勉以韜
鈴張矢之學使應武舉居久之與姑並晉封太淑人
既而貞節事聞旌閭詔下而錦衣君自閩闈僉書晉
長江西太淑人訓飭之曰孤兒一旦蒙 上恩至此
今名位抗藩臬官長而拜跪受事者莫非乃父等輩
人不翼翼奉公少有瑕類指摘競起速身之節不可
畏耶錦衣君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於是聲譽日起荐
陞陽野集 卷之三 七
膺顯擢蓋祿位日進事功日隆而太淑人不待矣太
淑人子男惟錦衣君女一人適指揮同知戴堂孫男
叔壯庠生娶鄱陽劉僉憲洵女次叔度曾孫男彭庚
俱幼嗚呼太淑人初抱乳一兒凜凜如入坎窞矧復
知有其他出坎履平且即安宅翔亨衢而忽焉與姑
繼逝沂其生弘治己酉正月二十九日年僅六十有
三天之所以篤厚貞節者何如也豈其奉姑以植遺
腹志願已畢欲全歸下報而天亦從之耶予於太守
兄弟父子間爲通家而錦衣君又厚予故不辭爲之
銘銘曰

畢命以殉夫兮孰與抱孤而面存孤非吾與存兮
姑孰胥以生婦姑眷戀兮既老不衰姑考終兮婦
毀以摧愛子知勞兮不以姑息訓用有成兮位與
名其未極勢爰爰兮復履其平前不氣沮兮後靡
色矜貤封以子兮求宅自身無忝祖考兮儒者之
門華塘之原兮其封若堂慈孝貞節兮有燁其光
千秋百祀兮祝此銘章
胡母蕭孺人墓誌銘
往予從胡子遊數聞胡母慈而能教胡子志高願廣
揭揭自樹每憤憤然母惻形於色時呼與飲啗善
詞寬之胡子歷宦數州縣母遣僮遠訊未嘗及州縣
土產胡子默自喻益豐饒內人予心慕胡母謂有和
熊還鮓之風姑姑壬寅夏予往吊尊人月岡翁之喪
起居胡母辭以疾先是翁卧病時數念季未起第時
胡子官京師母日夜庀料督率事第成翁果大快
日力疾坐起其中而母瘁矣會被 恩命母念先父
母不及見又恨不得即歸旋墓尋翁大故母宿病瘵
羸加勞瘁悲慟遂不可支胡子曰母氏當先翁時家
計方殷耐應日繁諸所豐儉隆殺緩急異宜母規畫
節量應時立辦咸默當翁指治麻桌織綢至數十升

輕綃薄縠不啻也勞慮精勤踰於力作既長育兒女
又長我伯舅之孤爰畢昏嫁則二毛盈顛年垂六十
矣而仲弟夭折先翁不待曾不得一日優游暇豫天
其或者錫福晚節壽儻可冀乎居久之再如胡氏則
雙樞在殯母以五月五日卒矣距其生成化壬寅三
月四日年六十有一胡子涕漣漣向某曰天不矜鮮
人又奪之恃惟母氏至性仁孝十四來歸不逮姑既
克諧於繼姑事先王父養而能敬既受命出分得佳
味必特進若非新淪不獻也先外祖善酒數獻饋家
醕務足所嗜事先翁贊義弼違靡倡弗和祖塋或冒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九

而奪之莫有問者翁聲大義躬率諸昆弟於外母誦
述翁言躬率諸妯娌於內卒力協義勝塋以克復解
忿釋憾歸於輯和先翁於臧獲有所悲母自引最師
無狀得立釋翁或譴兒母從容爲說宛轉曲盡如兒
自請孤孺也未知有母今而後知無母也因悲不自
勝明日從觀所卜葬地咸莫當意乃卜附柱原祖塋
族人曰往祖塋賴翁克復翁無愧從祖母亦無愧從
翁矣於是附翁祖左附母其右而函狀來徵銘母墓
以某年某月某日喪事母諱某廬陵曲山蕭氏修撰
時中先生族也初修撰以仲子訓導公之子妻胡君

弘潔而生月岡兄弟六人月岡秀朗凝重而訓導族
子廣輔公豪於族里有女愛重所歸族人咸曰婿莫
如胡甥而廣輔公以女少甥六歲有難色然私念甥
秀朗異他兒乃竟與胡甥生三男一女伯即胡子堯
時娶蕭氏仲堯命娶王氏季庠生堯道娶周氏女適
南富王宗儼仲之夭也母撫其寡婦孤女以成時季
未有子惟胡子有女有男曰舜舉爲邑庠生母旣卒
堯道舜舉先後各舉一女而舜舉女許聘予孫男胡
子舉嘉靖丙戌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召拜兵科給事
中以言事忤 旨謫簿攸縣稍遷知新興令累官屯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十

田郎中 天子錄新興最績 勅封父文林郎官如
子母妻皆孺人制有美詞爰題母墓曰 明勅封胡
母蕭孺人之墓而本制詞爲之銘銘曰

祁祁碩人淑且貞顯顯英嗣光 帝庭 帝曰侃

業以湛成咨爾母儀洵慈仁廉儉訓子淑官箴作

朕肱股惠黎蒸派源命德式邦經珠翟赤綈尚欽

承綸言有赫煥千春皇皇麗日照幽冥

旌貞節鄧氏墓誌銘

鄧烈婦諱蘭秀世新淦桃溪里人也父曰周韶馴銜
恭謹以友鄉曲鄉曲好之娶於楊以弘治癸丑二月

五日生烈婦沈慧貞淑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璜潭
曾翁瞻尚有子灼婚灼他族莫愜也灼鄧氏乃愜時
里中諸大家灼往往如鄧氏烈婦父咸弗諾乃卒諾
曾翁故烈婦歸景昭氏生一男一女而景昭氏侍翁
遊吳楚烈婦里居遭寇亂不汙死之縣學官諸生里
耆老白令丞以聞下監察御史按察使者覆實咸覆
如令丞言 詔旌表曾景昭妻鄧氏貞烈之門復二
丁勿事由是里中咸稱烈婦烈婦云始烈婦入
門甚少也姑念曰婦未省事而能與我分勞乎時
祖姑在堂而烈婦乃更恭順善能事祖姑諸所無不
歐陽聖妻集 卷之五 士

之此烈婦及於難罔不流涕酸辛焉張春吳鐸曰嗟
烈婦之死蓋其素定云盜仇起所過焚村燒聚剽奪
潘河烈婦憤曰狗鼠乃尔尔謂人盡懼死耶脫不幸
有以相待然若姑何忽一日黎明請開聲逼絳衣統
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
隈處牽厥子以姑出避盜得之索賄首飾罄與請姑
姑脫請子子脫獨烈婦腹驅之烈婦且行且顧且
哭若示無生還者官軍追至牛尾洲則見烈婦死橫
賴斷矣問隣姬匿路旁者蓋烈婦伏地求死且罵遂
遇害而後人來至斷賴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云君
歐陽聖妻集 卷之五 士

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
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何以加焉烈婦卒時纔三
十有四歲女某子汝直俱幼已而女歸饒思汝直亦
納婦舉子子曰烈兆烈兆者旌詔至而子誕里人語
曰烈婦昌厥後既兆之矣嗚呼餘慶固未艾哉初汝
直就傅暮歸烈婦必問所誦然炬課之弗朗弗熟弗
罷曰若此弗誦矣以故他子弟師勞功半獨汝直業
成而傳不煩也汝直考補邑庠生今月例為太學生
乃奉其業師孫君光所為狀乞銘烈婦卒嘉靖丙戌
七月二十六日葬以丁亥十二月二日墓在璜潭北

原祖塋之次銘曰

尺璧沉沙有虹其氣幽蘭先露餘芳洩洩於赫貞
婦殉身以烈人曰蘭摧士云完璧焉完焉毀奚言
奚凶迎刃斷咽得正以終誰云慷慨不由前定豈
伊頗僻臨危畢命弗奪於遽寔徵厥素壹儀弗瑕
匪朝夕故旌詔有焯銘詩曷以教子之恩式昭素
履

樂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蕙秀歐陽氏河南憲副潛元公熙孫女也父
養拙府君諱循章先考嚴溪大夫為三從昆弟孺
人於予為姊而少長相懸垂三十年故予及見其老

其端莊強毅有丈夫之風以是知其少年堅節非偶
然也孺人幼聰慧通經書大義嘗讀令女事慨然義
其所為既而嘆曰志必不可奪鼻何用必斷也潛元
公異之慎相所宜歸者憲副潛軒樂公某與潛元公
友也其子巡尉府君某有子曰景文秀朗異常兒遂
許妻焉入門夫婦如賓外內咸宜後三年樂君遽疾
卒時孺人年才十九矢心操節凡六十年竟植遺腹
以昌大其宗論功校德者以為不啻中興蓋有再造
之勞云初樂君病既絕復蘇曰吾妻娠必男矣先憲

副為刑官三十年不威不貨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
後以章先德已謂孺人曰以遺孤累卿宗祀之託也

然卿年少得無難乎孺人號痛昏殯指天誓曰必不
相負樂君遂絕逾六月而葵生孺人日抱葵誓與為
命潛元公乃迎而館之家用相慰藉且微觀其意當
是時巡尉府君夫婦在堂孺人兩地慕戀時來往靡寧
厥居而未嘗幾微怨憾每敘述樂君復蘇時語慨慷
激烈悲不自勝由是無敢以改適為言者養拙公時
從視其家則見其敬舅姑諸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外
內局鑰啟閉以時賓祭問贈豐約有度喟然曰吾女

歐陽孺人墓誌銘

卷之六

古

真能寡矣葵時年十有二歲乃歸葵以從母葵天性
穎異十三選補郡博士弟子孺人躬自誨飭每出門
輒教之親師收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
語以相警且曰孤兒當百倍惕厲庶寡母有以卜報
乃父不然非吾子也葵感激力學馳聲庠校數為督
學官所獎拔既而懇請歸養孺人聽之曰子聞諸祖
父讀書以講明義理開豁心志他非所覲也葵既絕
意榮進內以孝友率其家外以信義率其鄉之人曰
古所謂是亦為政者非孺人之教歟於是推本兩憲
副公之德以為孺人實克成之孺人生成化戊子十

二月二十六日沒嘉靖乙巳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是時癸年已六十有子男三人宗望宗錫宗箕皆受室女三人皆歸名家初葵季女納承孺人妹之子求爲子婦族衆力替葵心許之矣孺人謂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替而舅孫文魯未有室其以汝女妻與葵敬諾則以母命辭其從母弟或爲之圖請固不可或曰魯也貧且孤葵曰此吾母所以必欲妻魯吾所以必從母命者也士大夫義之咸曰母如是宜其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其能篤行以自植孺人卒後七年壬子葵奉以葬於本里黃浦元龜州

黔陽野乘

卷之五

五

庚山甲向之原其日以某月某日請予請曰非舅氏誰爲銘者予安忍無銘銘曰

於戲無辱於潛元於戲無愧乎死者之言於戲無負於王舅於戲克昌於厥後於戲殆天之所佑

副使閩山馮公墓碑

公姓馮諱裕字伯順別號閩山其先青州臨朐人曾祖思忠國初選實遼左戍廣寧城祖春父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振母贈宜人李也成化己亥七月十五日生公於廣寧公既仕始復臨朐焉公天性穎異年十二失父尋又失母依叔母池氏以居家

黔陽野乘

卷之五

六

貧能奮發讀書年十七選充衛學生時諸生務涉獵爲詞章獨往謁義州賀覽閻先生事身心之學叔母卒持喪三年常道敦迫應舉不赴他日赴舉或鹽之金捐其半以贍童時句讀師其厲志篤義若此弘治甲子山東鄉薦正德戊辰第進士已巳令華亭邑劇不事嚴察用廉平爲理邑人有附逆瑾憑威福者噴公不私其家搢以危言公置弗聞竟不能害歲大水東鄉尤甚部使督賦急民無所出廼稍均之西鄉即有潛華亭令加賦者撫臺惑之既廉實知狀猶以其故調蕭縣縣新被兵加意拊循民用安集擢知晉州潞沁河故道城北地淤澱饒沃賦獨重已河徙城南而賦猶踵舊公立排衆言視地腴瘠益損之流民相繼來復丁丑罷南京戶部員外郎督儲中都居守中官驕甚秉禮不爲下其人怒陰偵所間欲中之踰年竟無所得乃欺服遷郎中禁輸將者無濫費於賄以售濫惡官物及中用而民益解便嘉靖初擢知平涼府尋以赴任後期攻石阡播凱二酋相攻連兵十數年被檄往爲正其疆界責償所殺傷皆稽首不復爲亂壬辰遷貴州按察副使整飭威清戎政規令嚴明戰守有倫土酋龍里死其兄介與里妻整兵爭奪

適驛動車往諭之或謂無遽行不聽即日深入皆
意沮解散攝司事苗叛程番衆皇懼歸過郡守憤欲
加兵公不可且謂此不足憂徐遣幕官撫定之於是
聲教率暢威信浸行然質直自遂莫有爲之游譽者
甲午被論解官人莫知其罪或曰公亟清郵傳繹驢
贖金月令主藏吏入之總司然若忌者媒孽之公怡
然言曰仕宦三十年幸數脫奇禍歸老牖下吾復何
求家居不問生產與諸耆俊結詩社鄉人召飲輒往
爲盡醉以私請則辭嚴乙巳七月二十四日卒以其
年十一月一日葬臨朐洋溪之側配宜人伏氏子男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六

海

五惟健戊子舉人惟重戊戌進士官行人卒惟敏丁
酉舉人惟訥與行人同年進士今同知松江府惟直
縣學生女三長適廣寧傳中丞冢子偉次適濟陽黃
中丞仲子有次適益都朱給事弟泗孫男五子益縣
學生次子臨子履熊孫又次幼孫女三長適益都石
舉人子繼芳縣學生其二未行惟訥學於子既奉齊
君宗道狀謁誌銘於大宗伯少湖徐公又樹碑墓上
請予文刻之公嘗謂希寵者負君媚人者負己謀身
者負人又稱其先人潛晦草莽不藉一命而鄉邦敬
慕諮訪緩急相賴身都高顯者或愧焉既自勗又以

最其子故諸子皆自重而好修銘曰

大道既隱淳風漓機變橫流樸直疑忠信參倚慎
所持鸞鵠可行不在茲乘流過坎孰推移謀身負
已耻弗爲嗚呼閭山知者誰淑嗣英英縉厥垂浸
昌浸明聲自斯

水雲聶公墓表

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封文林郎華亭知縣聶公水
雲先生卒十二月十八日葬隣寺北塔山之陽首趾
乾巽從公所樂水雲之間也初公少壯時大水暴溢
從父喪柩漂焉尊甫日聰翁亟呼公公浮水里所追

歐陽野史集

卷之六

太

及極竭力抱持展轉壓沒復躍出者再乃遡湍扶曳
以歸氣鬱痛肝膈間公謂疾由父命強忍吟聲以爲
懟父且懼傷之其後疾作率如是故家人弗用爲意
是歲八月大作竟弥留傳變以卒卒之日盥櫛如常
但令移正寢坐而瞑嗚呼可謂好德令終者歟先是
公仲子蘇州太守豹以御史按閩得代念公春秋高
欲留侍上書引疾不報至蘇復上書復不許居常忽
忽不樂聞計之明袒跣匍匐奔喪印章不改鑰帑藏
不改封種種授諸其僚而行旣葬致黃君某所狀事
行屬某表墓某與黃君皆太守同年同學於陽明先

生而公嘗亟稱二子者於太守以勉之學故嘗感慕公以不及瞻拜為憾表墓之文奚容辭公姓蔣氏諱某字某先世自新淦肇徙宋豐嘉源又徙下市公高祖達利始徙雙溪口達利故壯士洪武初散金帛團義勇并盜併鄉里曾祖敏柱以督運野死配楊氏尚少艾或利其貲欲奪之嫁乃一切陳使用能自全祖汝璉嘗刳股和藥以療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以孝聞娶戴氏繼劉氏公劉產也自少儻有奇氣嘗受里中聘為家塾師告未幾竟辭去事作業養親母伺親意獨先水之惟恐拂戾嘗被酒父不樂明日憤泣饒忍酒二字於臂自此不復沾消滴時伯氏盲廢叔李皆蒙程家務內外叢委公獨力撐柱未嘗辭勞臨當分其九財注恣昆弟之所取之而受有其遺餘者父乃大喜曰固知汝不藉先業而興也父嘗為里猾誣構家幾覆臨終呼公無忘吾儻公既卒哭領二力抵仇家執仇毆之仇家群謀欲前格鬪公厲聲曰為父仇來無所避所不致汝死以有法也譟何為仇不敢逼公堅強不屈好面折人然未嘗矜重聲勢太守為御史時以前為華亭課最天子賜勅褒封華亭知縣父散官官如子鄉人視公殊隆重而公親操耒

耒足稱也
贈尚書李公偕配合葬墓表
蕪湖龍山之東艾蒿之原有碑穹然當神道是為贈尚書勛齋李公偕配蕭淑人合葬之墓公諱貢字惟正別號勛齋起家進士戶部主事員外郎刑部郎中嘗視苗兩浙按事岐王府還報俱稱 旨大臣名薦公擢山東按察副使歷福建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進山西左逆瑾方熾電倚藉科索者無藝公下記郡邑置民膏簿月按之乃稍戢等以副都御史撫遼總兵官怙勢暴橫裁正以法前撫臣阿瑾意識賦羨田

憲選人自停格之瑾怒懼以危言不為動誣公稽山
西邊餉矯詔致仕罰輸邊粟千斛瑾誅起撫畿甸
寧銳二暨復張狐鼠依憑害公法禁飛語交易會陞
兵部侍郎懇辭不拜公方稜疾惡節槩自許淑人相
以溫惠所至慎內防將偵者不得伺覓完其名德用
不暇公之入陝也淑人即東還理家益務儉勤若習
為窮約以相待者故公無所繫得決去就九再忤權
倖得謝日登臨燕笑賦咏泊然與世如忘閨門之內
白首相賓晏如也夫士不立節無以儀家邦且與羣
焉然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或因之牽制以陳墮
歐陽聖集卷之五 主
末路則內助固非細事哉公卒正德丙子五月享年
六十有一又六年嘉靖壬午今上改元錄先朝守
正諸臣贈公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又六年戊子
家子原道以恩生領京畿鄉薦又十年戊戌原道奉
淑人命謁選授南禮部司務迎養其權明年己亥六
月二十五日之夕淑人微疾卒嗚呼完節餘榮遐齡
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焉耳矣原道既奉淑人之喪合
於公諸凡邑里世系子之孫息微言細事具載誌銘
以為藏在幽宅宜得表顯乃樹石墓道請文子為墓
剪采綴小者弗論論著其大者刻之石

贈郎中高翁偕配合葬墓表
豐城高翁古坦先生諱英字鳳奇偕元配李氏先後
卒葬餘十年為嘉靖丙申朝廷錄其子南京刑部
主事宇前節推常德府治行褒贈所生又四年主事
擢謀清吏司郎中會帝皇儲思於是翁自勅贈
文林郎常德府推官進誥贈奉政大夫官如子李
氏自孺人進宜人墓在邑廣豐鄉陂社迴龍之原
舊為神祠香火虔肅刑部未仕遭喪卜葬哀懇告夢
於內會毀祠而鬻校牒得之或欲奪攘祠隣譁弗與
卒歸高氏果稱吉壤人謂翁父子世德神人蓋協相
歐陽聖集卷之五 主
云刑部受新命將改題墓道之石奉少司馬高吾
陳公尚書郎龍池李君介卿所為誌表屬辭於某鳴
呼翁切而失父又鮮昆弟獨奉母朱氏與居孀然孤
寡既有室遭家多故茹荼復棘兢兢自度夫婦同
由專考顯潛公而上凡五世年皆不盈四十或僅二
十餘歲時享祀追慕號慟春雨秋霜之惕草屢蓬露
之感交至焉日孜孜作德誠懼一旦賁志以往無所
成立豈復有意身家百年之慮也平生輕財樂施拯
危周急如恐不及破產岸削哇吟賓朋宴樂竟日忘
疲或召之飲必開懷酣暢嘯歌以歸坦坦于于與物

無就居邇縣治常遠迹公鹿令敦迫一往率其質直
不爲容悅其慎德厲行豈非惟日不足之志然歟卒
之茂祉遐齡內諧偕老享子孫之養外結耆社尋仁
壑之懽優游徜徉終其天年神錫佳城 皇有寵命
幽明之間交慰焉所謂作善降祥天之所祐者非耶
自世衰道微人競爲機變之巧阱中文外以喪其真
厚自封殖拔一毛以濟輿厄不爲甚者倚託要津如
鼠依社脊人自肥謂爲得計其於翁志行臧否何如
也使翁至今尚存及見其子身都顯秩素養之往以
樹風聲其薰蒸顧不遠歟乘化歸盡流風弗斬而當
歐陽聖美集 卷之五 五

泉嶺阡表

松陽教諭曾君宸奔母氏之喪還於泰和卜邑南鄉
泉嶺召某固某之原爲雙窰同塚虛其左葬母於其
右先期衰絰函狀如其友歐陽某氏泣且言曰先母
生十有四年歸家君伴筠翁不逮事君姑逮事先府
廉公亦廉公故嚴重難悅時方致浙江按察使事以
歸日娛文事四方賓朋踵至館祭無虛諸子婦初喪

異之理也獨先母相少姑畫進諸所靡不當先
比及舍內無類缺中遭多故五遷厥家公私填委家
君教授鄉里以給伏臘先母夜績晨炊補敝直滲如
茶後棘畧無幾微慍於顏向白衣就外傳遊邑校日
掉臂出門不問有無時從大夫君子過舍應辦整暇
亦莫和宸之爲窘者用是得一意講業以幸有聞嘉
靖壬辰宸選貢入京爲養受官將迎致二親於揚州
訓導之邸言年悵淡不肯行獨遣新婦至戒之勤儉
無靡於俗歲已亥先母躋八袞家君八十有一矣楊

歐陽聖美集

卷之五

五

士大夫司馬王公少司空葉公太僕盛公大理曾公
輩憐宸迎養不至和煦高文大冊寓歸爲壽於時
二老惟甚日衍坐中堂召童兒吹彈曼擊爲綵舞使
還報宸悉心率職無以我爲念卒且宸遷松陽學教
諭歸省謁請留養不許且促之行至官未替先母訃
聞蓋伏柩才三日下部微腫猶起坐附答如常忽擢
家君于輿訣頃宸兄起鳳卑子以爲諸宗黨又顧家
君爲哀嗣後嗣頃之遂絕某月某日也旬旬西望
園惟宅兆朕既得卜將以其年月日襲事惟是墓門
之石未有刻敢徵大惠憶天順成化間教諭曾王父

松崖學士王父於庵憲使暨世父文甫太史武接登
朝名動海內一時英聲茂實之士講德問禮者望門
為歸庭戶光彩爛盈何奕奕爾也家運中替遺澤不
斬教諭君修詩禮之業光紹前聞會空同先生董學
遜才遂蒙然為諸生舉首時論籍甚謂曾氏理窮數
盈必復其始蓋朝嗟翟門之可羅夕情陳巷之多艱
矣然豐約相懸情隨勢異一德之難丈夫旁羅宇宙
博知今古者猶或病諸况閨閣之媛不常廣覽遠聆
者乎書傳載載變劉薦之事謂能抱貞節約以成其
子方茲所稱何以加焉爰表著大都以告夫世之修

松崖集

卷之五

墓

身俟命不貳其心者亦將有感於斯乎於是教諭君
謂某春秋之義婦人先卒不書葬所以明順茲之阡
昭為壽藏名從穆無乃非順事如以地名名於後其
可某不能異為題其額曰泉嶺阡云伴鈞翁名某字
某生天順己卯月日今年八十有四母諱某姓蕭氏
邑安平里人生天順庚辰月日卒之日年八十有二
其世系感為子姓誌狀備矣

康一松翁墓表

某舉進士京師歲伯舅康一松翁以其子岑選昏弋
陽王女弟嘉魚縣主上名禮部奏聞而翁為兩淮

廟灣鹽場副使忤御史勒令服受賈錢百稅職憤上
疏曰臣德淳幸日月垂光昭雪汗巖退伏田里無所
恨事下兩淮巡撫官巡撫官問都轉運使運使曰此
官治廟灣廟灣課最攝斂課又最浚安東淤河數百
里程督有道旬日即功年殺不登場儼有草擅發而
後上狀或難以法曰待報不滋革乎法防奸未聞禁
人擅活饑莩者身受其罪民保其生不亦可哉時賑
米蓋數百千斛浚河之役費無慮千數百金不以此
時冒破為利乃利賈百錢乎且誰為事主左驗者御
史何知坐之巡撫官尋簡閱則果無事主左驗乃復

松崖集

卷之五

墓

廟灣場副使嘉靖甲申春三月也翁曰吾之生天順
甲申三月六日今居諸不待歲月復臨老矣微官猶
足戀耶將乞歸疾作夏六月十三卒官某守六安聞
訃不覺涕滂沱垂也憶外舅量夫先生時羣從族姓
且旦詣量夫環坐咨事外舅晝已必目翁朝古兄如
何翁不在坐則使子若姪請五伯父來則率如弟
晝然弟弗兄決弗決也外舅率族人用諸子禮伯舅
亦力贊用禮戒無溺女舉子內子姊妹四伯舅亦舉
女三而子男子乃皆二人其他先後輔翼倡和相成
此類矣於時族從咸軌於則內無訾德外無敗事陵

傳摩及禮讓有稱縉紳大夫望廬翩至康有聞人蔚
為慶宗外舅卒翁哀號頓群退默默坐竟日蓋深傷
之曾未十年而翁繼殞嗟嗟乎天胡毒康氏耶而數
殲其良於是翁長子師偕岑奉翁葬於里中下巷乾
巽之原而配蔡孺人卒后翁八歲乃別葬焉予自金
陵還過洪都舍儀賓之館縣主數使人於內子所脩
家人問甚勤時主未有男側室數產男女弗育而師
有男某既婚某宜冠矣三女歸王咸蕭張劉霖者亦
皆長兒女角羈成行而翁宰樹既拱行葦凋謝惟其
母弟槎江君某無恙岑涕泣請曰先人忍即就湮沒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七

惟是墓道之石宜有刻也某悲而諾焉康氏居金灘
邈矣上世消息迭乘迄用蕃碩近二百年間其興者
曰國貴號長洲居士富勝國時有水陸地數十頃今
子孫得稼圃漁樵其中食有稻梁菽藿果蔬蠶織衣
有布縷用有材木薪蒸以拓有基以學有資以仕有
賴皆其遺餘者也生懋林公諱某國初與余侍講姻
契莫逆鄉稱良士生潛菴公某丘產滋豐資富行義
生中齋公某翁考也翁昆弟七人而中齋三母弟所
生十有五人蔓衍踈綿秩秩詵詵一時嘖如勃如煥
焉炳矣乃外舅理進士業其才可高第膺仕而屢舉

屢不第伯舅之才長一縣倅一州宜優為之而學經
不竟去用明法為掾又晚困一官其施卒不竟倘所
謂運命是耶非耶翁幼感異夢松生於頂因號一松
當其身未有徵也將待乎其後耶夫國以人實宗以
人亢令内外大小吏咸竭才率職急公保民如翁世
安得不理康氏子弟世濟濟踰踰繼繼如翁伯仲間
也家慶詎有涯哉予再如金灘展下巷之墓過疇昔
咨事環坐處徘徊殞涕為志予所感者如此復儀賓
刻之石

封君朱公墓表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天

嗚呼茲為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萬安笑江朱先生
之墓大夫諱鵬字九霄贈員外郎熙齋公仲子提督
貴州學政按察副使麟之兄刑部四川司郎中衡之
父也刑部奉 璽書慮囚江南在道忽心動因兼程
歸省抵舍七日而大夫寢疾於時副使受命未行得
相與盡心於醫藥含歛親朋嗟異謂若有相之者大
夫廣穎豐頤隆準方面顧盼有威音吐洪亮始在娠
劉宜人感奇夢異之兒時見班超投筆圖慨然有遠
志好涉百氏學獨不為舉子業嘗誦曰胸不包六合
萬物非夫也意氣激昂遇事奮發勇為言論常侃侃

自許不少貶狗故人多嚴事之至或望而引避其教
刑部自始知書即授之古人格言懿行暇則試其詞
說示之趨向不期疆記作字令習魯公筆法無學音
人及今發源擢刑曹飭遺論必取法宋文公為治
治其鄉人無忘歐陽崇公求生之道以重民命語皆
可述疾革卻醫藥禱禱刑部兄弟曰吾先世贈
都憲公活萬人命我祖東一公以遺腹子操心慮惠
惇信明義上承倫堂公忠繼遺休下啓熙齋公緒緒
施及於子亦罔敢欺心苟作以忝前聞謂餘慶將在
汝曹而予不及見矣已命簡引滿與元配陳宜人訣

歐陽熙齋集

卷之五

元

正襟而逝嘉靖丙午六月廿八日也時年蓋六十有
四人謂大夫能順應齋公友于之志後於世父事所
後確夫公羅需人能有深愛能成其弟之學以荷有
名實於時能尊祖重祠收恤宗族其他賑饑救荒拯
骼埋胔解禁排難於人多所惠濟皆可以得遐壽而
僅止於是也先是嘗夢巨人戴冠衣緋導至一大厦
仰視壁間懸東一公畫像旁有四齡字既覺其號所
謂玉是計東一公享年蓋增其四以神陰陽之符亦
異矣哉大夫嘗遇人授踵息之術及卒子弟入哭其
室中揭大書則有存天理遏人欲成恭成利諸言於

是始知大夫晚歲常瞑目默坐易嚴以寬變厲為溫
蓋非獨有事於養生而人未之知也夫世之矯為名
高者於耳目所屬莫不強意脩飾至於私親告語幽
獨警惕則惓惓焉功謀利計而中心之誠畢露莫掩
大夫所以訓諸其子揭諸其室蓋親戚所不及聞者
用是亦足以觀其志之所存假之以年與有道君子
交相磨礪又惡知其所際也予往歲過萬安大夫欲
宿予南郭之館予不得果留而時時往來在念乃今
重有慨矣刑部奉行狀請誌銘於鍾石費公復謁予
文刻諸墓道之石則取誌所未詳者表而出之亦以
見予之所深感而獨慨者如此

歐陽熙齋集

卷之五

元

東崖羅公偕配合葬墓表

嘉靖丁未春予被 召過螺川吊歐州羅君春於其
廬君尊考東峴翁歲前十二月六日卒改歲正月甲
寅朔奉以如河東青原鵬鵠峰下合葬於母劉氏之
塋劉之卒乙酉七月廿五日葬以其歲臘月十二日
御史義城黃君國用為之誌銘而翁葬也速羅君乞
銘未及自為誌納之壙至是函二誌徵予文表諸墓
道予與君同舉丙子鄉試義不容辭君初判建寧三
載考績得封翁承德郎建寧府通判母劉妻鄧贈封

皆安人外官非有殊政數被監司表奏者不得題恩而府判得表奏尤難故翁之封爲異數而羅君聲譽遂起擢同知高州府浸浸顯矣念翁春秋高亟懇致仕其言曰先安人年踰六十時先兄泰強壯當家謂春勉圖揚顯無事家食春由是奔走在外膝下之權闕焉後悔之亦何及矣今吾父年踰八十兄又不幸即世春安能貪五品秩輕所謂不以三公換者君既得謝猶及翁康健翁天性篤親既嗒焉忘世與其弟澹菴徜徉游衍間日不見即淪茗相呼君得操几杖以從如是者數歲翁始捐館養老送終幾無餘憾不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五

謂備福矣哉予既諾君請廢於職務未有以復是歲除先妣太淑人喪復被召過螺川始按誌銘叙次之翁諱同輪字能遠別號東嵯幼有志局業舉子垂成父委之家事不能卒業乃束書襲藏之曰吾先世君章公文鳴於晉江東公教授公宦於五季及趙宋之朝大隱公爲元名儒今吾欲光紹先烈而未能後人其善承吾志矣成化乙巳縣僉董區賦會洪水爲沴漂賦粟餘千石或曰非典守罪也盡辭諸官均配輸賦之戶否者且獨累矣翁不可鬻產完之家坐是日落尋罹火災者再蓋藏聲然時王父王母在室素

不習爲磨約而母又多疾所延必名醫藥石所需奇貴物非厚費不可賓從及門多顯者弟妹婚姻皆右族富家禮際不能少損又食指繁夥翁皆極力營辦安人至脫簪珥佐費不私其有竟能以耕織節省之贏完復廢業而歲增月衍倍於其舊然終不徒以自富如益祭田修祖墓刻名賢詩建義塾請田公祠以率里中爲社會其他周貧恤匱排難解紛所捐發不少而貲顧日裕安人亦喻翁志賑施無所愛卒之日里婦不知姓名十數輩入哭甚哀問之則平日嘗受周恤者蓋所濟未嘗語其家人往往若是矣羅君居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五

官政必近民祿不求富雖其志所存然亦家積仁厚漸習成性者歟夫學不必皆仕要足以訓俗行不必特異要足以澤物河濱陶而苦窳化畏壘居而尸祝崇豈不亦群鹿豕似木石人哉末俗日非行如化者爲不朽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別集十一

雜著

石江兄行狀

先生諱鐸字崇道姓歐陽氏其先潭人唐率更令詢之裔也天寶間琮刺史吉州留家世為吉人宋初太尉梁國公忠自永和鎮徙萬安常溪南渡間德祖徙泰和蜀口洲東瀕賴水禾蜀江綠洲西岸迤北東流入於賴江江口石鑿鑿齒齒水注射噴薄號吼先生常曰江利濟而以石病石用物也而根盤江底巧工利器無所施以江廢乃予無所用於世卒重為世病石耶江耶殆知我矣自名石江子人因稱石江先生先生祖父曰昇父曰昭齋公鶴皆用先生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母皆南富王氏繼母康氏贈封皆淑人先生以成化丁未八月初四日生有異質四歲瞶齋公教以雲華二十八將姓名異日錯舉以問應聲以指畫膝上一無所謬六歲授經傳句讀輒成誦十三能綴文年十七二泉邵公選補郡諸生曰詞藻蘇黃儔也且以文自進不藉先容吾以此上異日參正德丁卯虛齋蔡公試其文追古作者真賞選是秋鄉薦明年成辰與從兄西洲先生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席同舉進士益研精經史古學尋擢行人司行人上

書言時政剴切不報壬申使蜀蜀王見先生魁梧端重禮儀酬對卒度曰公輔器也厚賜啓謝無所受歸舟遇旋渦幾沉眾號怖失措獨從容令投諸器物渦中殺旋勢會大風撤舟閣石上免時當路擬擢臺諫以年格陞本司左司副乙亥擢署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晉郎中中官鎮臨清者欲擅威福假山東賊擾請令旗牌行便宜如江西征華林故事既開通內外先生曰此古節鉞非專征不得授江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為典且後將無紀威命日棄事竟寢丙子以便養改南京兵部武庫司百司官皂隸免役金出納武庫郎主之而州縣解輸有羨重者十一輕者二十三十而一羨類取重羨奉尊顯人又不必待時而卑官顧終歲不得或割私其羨先生乃置厝公隸署序私隸官序辨其名數多寡奉均給之內金即識字為號其出給令吏探籌指取無問羨重輕尊顯人初頗訝異後康知往事乃咸曰固當如是尚書荷公意先生英年少溫藉數試以事乃大驚異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其後大疑議必相咨決或至丙夜因留共卧起奏議輒託屬稿或自草必召與商訂焉已卯陞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福建延平知府俗尚鬼祠祀不經親率飯僧事佛連三五晝夜作無遮會又盛酒饌集賓朋謂之姻葬費不貲以故喪不易舉至一家停柩者數柩先生首禁黷祀撤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甚貴舍社學作延平先生書院買贍學田進諸生講禮榜通衢明葬祭之義嚴暴露之罪蓋餘月而郊垌新塚疊疊家無停柩者蕭司禮敬郡人也其家有省郎有錦衣使家人憑藉暴橫莫何誰者周廬列肆侵官衙之半上官過至不能張蓋賦稅輪將把府縣盡斃之恣科索公侵費無忌至復賦於民蕩家產督械獄死相繼先生因行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三

救火令民十室輒焚覺為火墻庫官衙務屠相連無俾延焚而蕭氏廬肆多所毀者又嚴禁包攬即通負必責之攬者及諸所豪右法往往涉蕭氏蕭氏大恚會蕭氏奴殺人於渡口異時率置不理立捕繫訊鞠坐之百方說不得脫家人沒其事實說之司禮司禮大怒曰知府將轉轅我家為名高耶與其黨謀以刺事械逮先生京師家宰陸公微聞徐救解之尋舉堪刺奏調先生福州先生以為殆出司禮意欲困我於會城且日與鎮守太監悍將藉手甘心焉遂棄官歸曰豈能為人作禍衛送之黃祖也上疏引疾部議

不可撤兩布政司促上官而鎮守尚太監既盛氣待矣至則裁供饋禁積索鎮守府不得肆門客數嗾尚欲有所泄怒會頒昨先生謂神惠取盡散祭品不當益以市肉於是諸司昨損舊十之九又不及鎮守諸客尚怒曰往昨我特豕特羊今何得不如故耶令隸委昨府庭去先生陽為不諭意者謂相禮諸生尚公無乃以相勞持去割分之諸鎮守謝及迎春又不設雜劇會鎮守府尚益怒先生以謂時當布德施惠若傷財殘民何春之為迎尚不能屈則借他事為名肆詬罵欲因激發相駁擊先生第瞻視尚尚至低回迫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四

牽出語諄諄先生徐拱手言曰此非臣子所宜言上聞得無不可耶徑趨出而城中人又傳言先生將發諸門客奸利錄其私囊其人大懼交說尚釋憾先生守兩郡率約已裕民正法督奸刑以不濫為威賦以能均為薄禁庫官出納無羨贖金令所在輸粟備賑或曰將奚取為用曰公用公取之曰私饋奚取曰寧無饋豈敢以民財為私尚使人偵伺數月絲毫無得點染乃因三司官謝過不敢復肆侮焉於時客過府城至不能張宴而上官所索辦不復下福州府皆公相獎譽內心殊不喜會又審編里甲先生謂福州

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一里長正役不得侵仕宦盡免
偏累齊民於是閔然議起謂方稜垂矣非人情不可
近者時秋浦汪公以御史按閩益敬先生不為搖至
課第藩臬長貳顧密與評議焉後秋浦卒官戶部侍
郎先生祭之文云鐸昔守福唐也謂盡職所以求知
每冒昧而當官不虞世路之多岐於時中貴礪齒同
事含沙佞人貝錦上官畫蛇公獨察其無他排群議
而推誠或分謗而解紛或獎借而成名馴致今日亦
濫金章天日在鑒曷其敢忘蓋深傷之

今上嘉靖癸未自福州入 觀舉行第一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五

五

詔賜綵段羊酒是歲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提刑尋改
提學至則明禮教崇行義勸督有程課試有常謂養
才如種木株而植之未必株而成之子弟稍穎資輒
收之學士文義疎拙不即黜屢試靡進乃黜即僅焉
無行亦不亟黜累教不悛乃黜居三年文體士習不
變然未嘗大聲色第規規自度而潛移默動有出於
勸督之外者所獎拔士往往知名當時所擬為魁元
竟亦罔不為魁元者戊子陞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未行 召拜太常寺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已丑
陞南京光祿寺卿兩寺稱開局而先生明職守振玩

惕日兢兢有事不亞他曹光祿錢穀關內監為勾稽
乾沒裁節耗蠹小者簿正大者驛聞歲省民賦數百
千介溪嚴公時為少宗伯讀其疏略曰仁言之利博哉
庚寅 勅公卿議四郊禮先生疏略曰禮不相襲樂
不相沿 高皇帝經緯冠千古祀典尤所盡心宗廟
去籩豆之儀山川華侯王之號未嘗泥古惟適時宜
况郊祀大禮而有所未盡乎乃分祀十年而更合必
有所未安者合又二十年不復議分其定也久矣人
情惟久而益習事體惟後之為信 國初制度曾經
洪武中更者後不復行亦其定也上下之所安也况

歐陽南野集

卷之六

六

重大如郊祀者乎帝王雖因時損益然大體未嘗輕
變今分祀則殿臺壇壝豈復能仍 祖宗之舊而工
役繁興財力殫竭特其末耳惟以法祖之心而行敬
天之實采逆耳之言以盡求道之方實宗社無疆之
休士大夫咸以為婉切得告君體丁繼母康淑人憂
服闋即家徵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會丁嫡齋公憂丙申秋復召武備久弛江洋數不靖
乃募兵壯飭賞罰修戰艦除戎器嚴捕詰防邏之法
申甯藏接引之禁未幾改巡撫南畿東南財賦區而
蠹弊所從來久大都賦則煩細訟五升以上凡數十

自等重者幾二十倍之又輸運或二斛若斛有半而致一斛乃加耗取盈重者益重周文襄公撫畿議重糧折輸白金官布其費四五斛視輕糧一斛民乃不病歲久奸滋富民關書史變易名實混亂重輕於是豪家腴田多輕則輸金布貧民存瘠產乃負虛租根盤絲焚莫可詰數十年間建請均糧則者章數十上事版案不一先生謂版籍誠不可變然加耗歲會取據田行法今當因法以補田今府縣各綜其畝之額而方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科則不易推移以耗其名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七

曰徵一於是租賦之實書史不能重輕民得自制之矣又定徭法以清脫漏正影射裁撤縣驛濫費而糧長推擇不出其甲斗級以歲更皆切民隱豪家初頗翊異議大學士未齊顧公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群議乃息昭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由儀直泛楊子邇九江皆先生撫屬地先生率郡縣吏飭具徵衆送出境而山陵使皆近中貴中貴縣吏咸請所以待山陵使者先生曰奉詔廩餼有常與皇有數無收不恭固請其他曰他不

敢知事竣梓宮道所出撫臣皆讓勞受賞生獨以檢下不嚴致譴譴生禮爲山陵使所劾時已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奪俸三月然上亦以此知先生命吏部右侍郎缺詔會廷臣推擇再上再不允奉

聖諭擇法官老練者廷臣知上意所屬以名薦詔可受命不以家自隨曰才微德薄脫離罷不滯行李矣時嵩臬許公爲冢宰會考察諸司吏推誠贊詔獎掖善類舉惡必察所汰黜無遺太奸脫距與援不得庇焉辛丑五月初五日九廟災自表乞罷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八

上曰鐸稱耄老而意今致仕可明日關謝又明日陞辭行或曰上之知公也舊聞襄時嘗語大學士桂公云此非歐陽脩裔耶而梓宮之役以罪受簡以爲不借譽左右盡臣也是以有少宰之擢謂公盡命殉國衰老非所宜言上曰云云殆以怒示眷耶又曰公行無乃已遽且鈞軸大臣投謁以別將無謂公少望先生曰事君捐縻爲期苟名我敢俟獨乎吾豈憐憫窮力而後宿者夫知我者以我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望吾敢謂大臣非知我者耶先生初則放情泉石投好麋鹿卜武

溪之勝面武山構軒武草堂在禾蜀江西岸去故居里所時與伯兄有武先生燮游行歡笑日讀書綴文以此自老甲辰秋九月念七日感疾素壯弗用爲意也居數日稍劇十月七日閱邸報猶指事語其子獻曰君子貴居正行險僥倖若此鮮不禍者頃之王淑人告囊金既罄請銷酒器爲費不可呼僅曰取紙筆來則今奉紙仰面書數字貸金於伯兄字皆道勁不敗薄暮瞑目不語喉中軸胸有聲詰旦聲浸微遂絕先是公卿大臣及撫按臺諫官封章交薦謂且召用而先生不逮矣前病十日之夕里中見有光燭天如星者若起軒武堂飛越禾蜀江墜故居東蓋再旬而罹大故士夫聞者咸悲惋嗟悼曰天不憖遺嗟嗟悲乎豈獨私門之痛哉先生天性篤孝四歲母王淑人喪哀慕如成人居鵲齋公及康淑人憂無違禮每哭哀動左右語及舅氏輒潸潸涕或曰先生長育舅家痛固宜繼母曷嘗慈焉無乃非情乎先生聞之曰共翁休戚數十年吾又焉知慈不慈哉嘗夜卧驚覺亟起視翁曰寢得無有故會翁墮床起坐古稱嚙指心動骨肉深情豈異也每念伯兄自幼以失母故相依爲命提撕勸相綜攝諸務俾少得專學仕得無內

歐陽野史

卷七

九

顧以畢力於官輒喟曰無兄焉有今日遶老每事必咨憂樂胥共其嘗謂今輩行中有兄弟若此者何必不如古人哉先生得子晚初王淑人數孕皆不育而側室劉氏張氏有三男二女伯以督學廣東歲生名曰獻廢補國子生仲以擢叅雲南歲生名曰泰季以少鄉太常歲生名曰卿皆邑庠生長女適庠生楊同唐次女聘仲舅之孫王宗明未行先生卒某劬劬往臨獻率其弟稽顙言曰先人蚤有志於天下事而用弗究頃家食聞北虜犯順輒憂形於色暇日嘗不釋手獻從旁竊觀非周程遺言則孫吳武略也蓋先人猶有耿耿不寐者而今已矣意氣心術發之乎文章而稿棄不存自獻有知所收才千百什一而言不盡意大都未可槩見今誠得大人君子知先人者闡發幽潛勒之金石光之無窮獻死且不朽惟叙述行略自家庭家庭知先人者無如叔父惟叔父憐而賜之狀於時某如痛啣哀不能有言然不敢讓也嗚呼氣無完賦才有所偏局故華實不兼茂功言不並立篤行砥節者不必炳於文詞麗澤者不必底於績若先生何其兼資篤備也年不塞望施不盡志謂天亦有所靳之耶其文可愛而傳者行之乎遠乃事實沒

歐陽野史

卷七

十

不少表顯論世者何觀焉故追憶所見聞次歲月著之篇

大司馬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別號東崖揭陽鮑江里人也其先甫人徙揭陽 上五年公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嘗主河西告緡劾諸豪閹出貨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亡敢撓漕法又陳言益筴便宜事

上從之京師饑公以郎中奉 命行縣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其治郡以典學校正風俗爲首務會咸寧侯仇鸞提兵戍梧軍吏藉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十一

聲勢橫甚公捕首事者十餘曹箠遣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共億公省繇費便民而督府倚辦郡中公又事事立辦居四年上下胥安其政丁酉安南人鄭惟憐上莫登庸篡立狀

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時登庸佯言薄廣東且採毒藥試刃收巴豆困集置上流埋竹筒地中陷馬足又行金塞上聞我軍關吏無所禁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徵得虜虛實乃下令諸吏民卽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遂絕公乃謁毛公曰大司馬奉

歐陽南野集

卷之三

十一

詔討賊縣孤軍深入此難以趣利龍溪二州諸夷趙楷韋應李寔等且約虜爲內應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爲變又楷寔精悍難卒勝獨韋應悞易禽應禽楷寔可虜也語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三人登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府會長黃朝授方略伏甲士禽應無何獲楷寔皆論死登庸固以駭懼而公曰吾且益先聲伐之會亂藤峽反酋勝海刺死海弟公丁反故地公出奇計虜斬公丁而從兩軍收公丁餘黨鼓譟進夾擊賊皆殊死拒徑布差黎孫發隘寨巨木懸石樹杪伏機弩毒鏢戟奔觸立死公皆以計奪之乘勝逐北斬首數百級盡降其衆三千人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黃賢相割據峒改隸思明府忠州數爭之議未決乃下公議公曰今之議峒者三州郡相持議畫一則不相下議中分則取圖籍變置之非民便也議立縣立所縣簿責急難以得民和所權輕緩急非所賴此三者則有司之計過也不若割峒屬南寧置通判一人鎮撫之以指揮戍守此得峒完峒民曰幸甚黃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老苦賢相久矣今且有主奈何從賢相

天哉願遣一偏將軍移軍南寧且夕且下居有頃
賢相以地降登庸聞之恐甚乃曰 上發兵討我諸
將不急擊顧先平諸內夷管我也公護軍龍憑壁
虞境上軍更獲謀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
其縛遣之丁南傑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為虜登庸
愈益恐乃欵關請降遣諸子真文明入 朝上疏請
罪 詔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
公論最加秩賞資優厚先是擢叅政浙江督府疏請
留公遂改廣西仍治軍事至是擢四川按察使尋以
陝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乙巳進兵部

陝西布政使

陝西布政使

陝西布政使

右侍郎總督宣大諸邊始至秦裨將卻未姜襄等罷
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亭郵分布既定乃陰
遣健卒數百行察勤怠以硃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
曰亡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而亭卒即面縛受罪
由是人人震懼亡敢失伍者八月匈奴大入公徵諸
將兵卻之簡材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
去 上聞之賜璽書勞公時壯士王千斤力戰死公
哭之哀以死事聞請為之立祠官其子過人無不感
泣公以邊地踴遠虜出沒難備乃東自老營堡距滑
石澗築牆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蔭子思

陝西布政使

陝西布政使

陝西布政使

佐國學生大同宗室克灼等謀不道且開虜入公知
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轂尚文本
謀口不言功 詔繫克灼論如法公進左都御史再
蔭公第萬程會議復河套公上議凡數千言大要論
復套與搗巢不同惟謹烽燧輯行伍足饋餉以俟虜
隙為計之得語在公奏牘中已酉春虜宣言寇宣府
且薄居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
即盛氣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銳卒
代宣府將虜可格也 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
家庄不虞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力戰三日夜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七 四一
圍屢解公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士諫曰虜
衆公且無奈虜何俱死無為也公叱曰逗遛者傳軍
法躍馬為諸騎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則車
騎曳柴進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
尚文從輕騎掩虜破之獻首功四十級
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奏賜甚厚五月召入為兵部
尚書尋奏喪去庚戌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
師群臣上議請亟召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
八月虜由古北口入薄城下 上憂之甚趣召公代
兵部尚書公聞 詔泣曰臣待罪行間

主憂至此此臣效死報主之秋也乃倍日并行乘傳四十日詣闕下而大將軍仇鸞雅不喜公

上數問公不至鸞乘諸公乃以侍郎王公爲兵部尚書罷公不用尋復兵部右侍郎經略紫荆諸關事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

上怒坐蹠不敬褫職公既還而上念公不置壬子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方約車游武夷次三河公樂丘在焉語友人曰我死必居此至清流病作語其僕曰趣歸吾將逝矣次上抗病乃亟公仰天哭曰臣驚下徒受上知不意先填溝壑臣死何憾其如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三十七

十五

君恩何侍者問家事不答死後二日乃歛正寢面欣欣如生年五十五詔至公蓋棺矣公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制曰可太史氏曰余讀漢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波從光武起故知兵今天子脩太平之業士去尺籍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筴制勝若嚙嗜宿將此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先尚書墓親荷墓負土此其關於人倫蓋天性也公爲郎時日與余及山陰王汝中南昌魏師說吉水羅達夫毘陵唐

應德諸子談性命之學至夜分不寐雖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爲耶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一田翁傳

一田翁姓方氏名舟字汝濟曾祖曰法明鄉進士官四川都司斷事祖贈監察御史曰懋父封給事中曰瑜先世故信州人也三徙至池州宋元之際徙桐城廼今遂爲桐城人始居桐城者曰德益生縣主簿茂才主簿生巡檢士源巡檢生宣使有道斷事蓋宣使仲子云翁幼稟異質書過目輒了大義獨不能就規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十七

十六

格爲舉子文則以其力學詩及晉人書而督課其弟向業舉與同卧起身先讀誦且曰吾家世追諸父皆貴顯吾與若不能以父顯非子也向感奮竟成進士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得封父如其官而翁亦創通諸經指史略乃詩律書法益駸駸逼古矣給事坐論近鑄謫多羅丞翁乃大喜謂丈夫仕有言責言不違道卽譴逐奚憾爲經紀贍助以成厥志永後累官知瓊州府家聲益煒赫而翁顧退然若無所挾者日就仙境庄故業樹藝蓄牧積日月貲累中溢推餘及物鄉里翕然歸德旁近有唐家湖或諷翁力能擅此則入

且不貲翁曰湖非天所以惠養此方人耶吾專利毒
衆違天不祥竟不使爲己業有馬奔翁極其馴勑僕
謹秣之言於官以待主者逾年有韓姓者突入極奪
馬與僕爭格勝之策馬去居數日僕死韓囊金蒲伏
求免翁曰僕死病非死歐柰何受君金韓大疑懼益
金至百峻却之如初韓始頓首謝去翁制行敦義多
類此晚號一田而自爲贊曰天包無外而歛之一掬
地載無餘而量則不足義守而疆畝修仁涵而谷種
熟不一之一匪田之田以生以成其地其天於是人
知翁蓋言心田善種而隱括翁行事徵其非空談者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十七 十七

內範述

誥封宜人葉氏封公易齋吳翁之室儀制耶中惺之

母也宜人世儒家女生長宦舍通孝經大義多記古
嘉言善行易齋遊庠校時父虞衡公左遷隰州易齋
侍母王宜人入家食伯叔氏時往省父得餘俸輒各私
之或謂易齋盡往乎宜人曰養母爲大俸何有焉比
析產室鮮私藏叔氏無後王宜人使伯氏獨兼其產
或謂易齋盡言乎宜人曰順親爲大產何有焉於是
易齋授徒宜人勤紡績督耕畜囑蔬茹淡奉姑歲大
款簪珥盡脫甘旨必具易齋得無內顧肆力於學學
成貢上京師授清流訓導遷平和教諭祿食衍衍而
宜人不逮矣儀制昆弟初就外傳宜人時其歸必問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十七 十八

所習焚膏使熟之躬辟繡爲之勸常曰古人映雪聚
螢以讀若今乃不之膏非幸歟苟傲惰受朴以歸宜
人必更朴之朴之泣則曰古人泣母杖不痛今泣何
也故三子疊疊向學儀制舉進士歷今官金養封公
而宜人不少逮矣儀制謁子曰傷哉惺之薄祐先宜人
之蚤昔也惟是先宜人爲母爲婦動皆可教不能率
其遺餘以正身厲行罔罹於咎又不能表暴訓我後
之侗也尚取爲人子也與哉願有述沒齒且無餘憾
予惟婦之戚家與隆其弗戚乃鮮弗替厥亦大矣自
古士大夫外飭百行顯顯可述而門庭之內或多可

愧悔蓋士德靡恒然亦婦鮮永淑焉詩曰妻子好合
傳曰父母其順言行遠登高卑近之基也夫德不一
不可以言合志不通不可以言順非女貞士良曷由
致之矣夫知重婦德則知所以正室知崇母訓則知
所以成親淑身裕後篤邇舉遐一物而衆善備儀制
之志也君子道人之善以反諸己雖不敏能無述乎

虞山陳公去思碑

嘉靖癸巳冬虞山公以御史中丞提兵符兼制江廣
湖閩開府於贛乙未夏懇疏謝病以歸歲辛丑公歸
海虞六年矣贛人仰公之德逾遠不忘謀篆刻金石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九

垂之末末於時文武士庶數十百人晨趨郡庭上狀
大略言公在官降體近民以興化善俗爲務申明保
甲戶頒皇祖訓辭俾以鐸狗增闢社學廣生徒而選
建之師給小學集註使講解傳習以端蒙養日登進
多士教以崇德徙義作聖之功率顧庶民諭之敦本
尚耻遠於刑戮之道乃風聲翕然士與民易駸駸承
休而公不可留矣郡大夫曰卽若是何德公深也合
口言曰賴故文物郡而數患盜庚午辛未以來威之
弗懲撫之滋蔓于戈日尋饋運無已人窘生事學士
廢業禮教浸弛邪僻日作陽明公一櫛刈震駭肆乃

寧居粒食方歸焉放牛聞道德以同風崇詩禮以淑
俗未朞有討叛之師師成微詔自天弦歌息響矣
又十有餘年而虞山公至然後上復有教下復有學
茲所謂百一遇者耶夫苗之待雨也弗滋弗渥苗乃
弗興槁且無日如之何弗思又曰虞山公始至滌殘
去蠹裁侈費禁厚歛和買有藉無抑市價餽遺才取
成禮官舍之奉泊如也或謂苦節殆不可自將若軍
興何而公身率有恒已乃繕城郭除戎器闢無逸亭
以講武程藝先聲所震四郊日靖開六館以通惠潮
商旅出入冠境化迂爲徑易險而夷安遠拒命之頑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干

嬰城保衆密畫方略掩捕之束手歸死兵燹不開終
公之去民免於荷戈峙糧得無重賦以安其田里而
服習文教蓋孟子稱俯仰足而後驅之善公方以此
道與民由之用朞月而得謝民今慕恋不置以爲百
未一試者也玄石旣確將琢詞以告子孫願借丈尺
地今可置龜趺於是郡守倅相顧嘆曰教化其深乎
兵其毒乎財其所恃以爲命乎民情大可見吏茲土
者可以觀矣乃論民聽樹石於名宦之祠使來請文
公名察字原習姓陳氏海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南
昌府推官徵拜山東道御史尋北召收湖廣道言事

忤逆瑾罰輸邊已自表免官用薦補河南道考覈百
司稱當按滇蜀有風裁巡京營再疏摘發奸貪後果
估寵稔惡如公言陞太僕少卿未拜舉賢自代坐謫
海陽縣學教諭陞廣信府推官歷兩浙山東西藩臬
長貳南京光祿寺卿擢今官所至廉儉自持故能有
惠政喜讀濂洛書與士大夫講說去海陽諸弟子建
祠尸祝之仲氏襄正德辛未進士累官南園子祭酒
其承乏司業與爲寮會公來爲光祿獲交兄弟間相
好也夫焯德美慰去思吏感而良民德漸而歸厚馴
致其道禮樂其有興乎是故宜有述也豈曰私子所
歐陽南野集卷之七 主

好云爾

鉛山令黃侯遺愛碑

黃子任鉛山三年政成民又徵拜監察御史既數歲
而民懷其德不能忘也謀琢石刻詞紀述政績用垂
久遠相與告庠校之士庠校之士曰侯保惠庶民澤
被厥身乃若講經論道迪德程藝實重我心吾儕所
蒙於侯者不尤厚乎是舉也顧待民先之也與相與
言諸邑博士邑博士之情告於新令新令尹子進士
民而問之一口言曰吾儕不知往昔以耳目覩記愛
民殆未有甚於侯者侯於常祿之外秋毫無取均節

賦徭蠲除煩苛贖刑惟輕罰疑有赦民是以不因於
財務本而重農薄征以惠商保富以安貧摧強而惠
良傭賃爲食者亦曲爲之所至爲申明鹽法以禁制
游偵使無得恣漁獵而塞其爲食之塗民是以不失
其職憫雨暘旱樵悴於色精虔禱神功響答歉歲
親行郊野省饑餓而散之粟里豪市猾禁不得措民
是以不病於災患蒙仰藥雉經自斃以洩忿所親或
陰以爲利視舍生爲輕侯申嚴威逼圖賴誣告友坐
之法民是以知貴軀命而不夭枉至於興學勸士淑
俗振民祀賢以樹的表善以作志仁義之風藹如也
歐陽南野集卷之七 主

故侯所施爲注措布於下而下信之卽未盡悉其微
而知其必將以利我也白於上而上信之卽未盡悉
其微而知其必將以利民也若大義橋輿於久圯之
餘功巨費殷而民效力輸財惟恐弗亟驛傳協濟復
諸旣失之後而他邑爭辨反復竟莫能奪凡皆上下
交孚動無不應其大者可舉其細小則未可殫述矣
侯於吾儕豈徒紆急目前固將世世賴之然代移人
易得無有飲泉忘源食菽粟而莫知播之者乎是以
願有紀也侯嘗誦所聞南野公致獨知之教以訓多
士自今觀之侯誠不自欺而能導其所聞者紀述必

仰藉寵靈徽惠於公庶以發侯之心尹子許之於是
道之來謁而相之以書曰士民以實與中皆出公門
下是以敢布其私子惟黃子所爲皆司牧常職而民
之戴德胞胞乃爾此其故何也又非於子亦盡其鞠
育之常然罔極之懷等之昊天爲政者可以觀矣夫
政於世可述而未必益於民民弗感也於近有濟而
未必被於遠雖感弗深也惠民有恒斯感民無數黃
子其慎擇於茲也久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豈獨私於黃子哉昔孔子於其徒三嘆治蒲之善
而莞爾弦歌之聞蓋喜其能以德爲政而不負所學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重修東嶽廟碑

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嶽廟以祀泰山之神者
也天地生生之氣震動於東日東升孟春之月東風
解凍雲自西不雨自東雨蓋陽德所從亨也故五岳
雖並列秩而泰山朝望祈報獨奔走天下殆其所感
攝有異焉者歟今遊僻之陬往往建祠設祝京都雖
郊壇從祀歲事有常然

天子主之自王公以下非所得瀆則別爲之廟且使
禱禳祭禴者無貴賤時日皆得直造宇下亦順民之
私而不拂其性者廟所從來久我

成祖龍潛時既崇禋祀

英宗皇帝撤而新之親御宸翰爲記憲廟修之視
昔加壯至今餘七十歲積久寢敝嘉靖二十八年秉
一真人請於

皇上用頻歲恩賜若開度之金鳩工庀材復加葺
理用稱列聖及我

皇上敬其明神之意於是易其楹桶甍甍之靈竅者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飾其金甍丹雘之漫漶者甃其階城之夷墻壁之隳
者諸所宜有增厥未脩堂室門垣軒豁靚深堅緻麗
密翼焉煥焉還復偉觀矣仰惟

皇仁高厚覆載九圍凡爲民祈年報歲彌災禴惠者

蓋靡神不舉昭格無贏卽周詩所稱何以加焉德嘗
再被命肅將香幣祭告于廟秉虔而進敬事而退

未嘗不歎夫祭之義深而教遠也惟聖人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灼見陰陽之靈充
塞於天地有昭然不可欺凜然不可斂者故制三祀
六祈用宗祝巫史以承上下而宗伯掌之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達之天下使民寅恭祗肅若有鑑觀旌別之者洋洋在上而省躬祗載洗心正行用微後福故曰祭神如神在以敬人之敬敬神也曰使民如承大祭以敬神之敬敬人也蓋其爲教之義若此而廟貌所以妥靈揭虔猶長人者堂宇高邃帷伏森嚴斯稟令承式者儼然可望而生其齋莊寅畏之心故王假有廟易於萃渙言之洛邑肇祀則無文成秩焉矧泰山又岳鎮之宗運行化機布濩寰宇民所瞻仰竦敬者乎廟之正殿曰岱宗後寢曰育德兩夾兩廡如殿者四以祀佐神之尊賢者列七十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五

五司如秩官之署各有所職二祠祠翊衛之神東西館以居奉神之士重門周垣以域內外皆因舊加飾復購隣地數畝而克拓其址命使齋居護門翼垣周以石欄則增所未備者經始於己酉五月訖工於是年六月既以聞於上謂德爲記

皇上天地神人之主導迎至和以歛福錫民凝元命於悠久天且莫之能違上下神祇有不受職而效靈者莊嚴廟貌於以牖民敬德陰翊化理庶亦臣下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者乎既紀其成乃系以迎送神之辭俾凡

祠者歌之辭曰神之來兮夷猶駕輶輅兮駟蒼龍酒谷風兮先驅錯碧霞兮華輶入廟門兮陟亢芳霏霏兮若浮蹤敷衽兮陳詞奠椒醕兮桂羞坎坎兮擊鼓衣葱蒨兮翻舞皇躬保兮樂康時萬億兮秩斯祜若子私兮時賜雨雨與與翼翼兮我稷黍神之往兮縵縵藹青旌兮翠幃倏而行兮忽而顧與予目成兮婉婉觸石兮寸雲俄翳辭兮繽紛來若迎兮往若導豁石翳兮天門天門兮容與嬉日觀兮朝暾忽皇都兮瞻懷鑒下土兮思存終古兮我即歆燔炙兮茲芬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五

五

繼善堂銘

南司寇郎高子服周篤志學道惟日不足尊甫龍塘翁輕財喜濟折券已青視人如赤之嘗跡得偷兒顧念其老母弱息寒餓無賴不忍告捕他所爲率近此服周嘗喟曰學莫大於求仁先人有仁者之行冕未之能繼况能追德古人耶爰名其堂曰繼善以自易夫道極於位育而自卑自適其進有漸故君子不立過高之名耻弗逮也服周志於高遠而名堂本之卑近其知進德之序務實勝而耻名者耶雖然善備於我非必有待於人而繼之歟歟而爲已足矣服

周學於予予無以益之也記其名望之意而為之銘
庶幾輔仁之義、民秉之壽天粹天精或雜以私載
汨其真弗汨弗雜作善烝烝統垂緒續維家之慶孰
績孰垂非昇非取心之神明萬善咸具豐豐高翁匪
曩弗蹈淑嗣英英懿德是好巨榜高標華堂有耀曰
惟孜孜於父之道庶幾夙夜觸目惕心攝齊升堂如
履薄冰視於無見上帝是臨心以禮制習與性成四
端由達百行在茲天地不悖鬼神奚疑先聖後聖其
揆可知豈徒承考尚其企而人情忽邇遠慕高希稱
名已侈考實則微湯盤武牖知崇禮卑敬告矇瞍誦
此銘詩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七

貞訓堂銘

維潘有子於程作嬪母慈而訓婦順以貞厥貞維何
蚤失所天矢心靡惑至於華顛茶茹棘履禦侮扞患
惟職其思莫知其艱其訓伊何勗帥自身曰慎尔德
無忝尔親藉手歸報念未亡人罔俾乃父不瞑九原
淑嗣祇訓朝夕有友寧正以躋無訛而全在昔孟母
以子三遷維時子與私淑孔門息邪距諛養氣知言
師表百世貞訓之延高堂華扁日星昭懸嗟尔孫子
施於曾玄維茲日鑑光尔前開野翁作頌以告罔愆

潛翁頌

滑之北門有劉潛翁焉其仲子璋令祀判吉與陶子
寮故陶子知翁考行作傳夫惴惴無華木彊少文之
士靡所藉託遂墮厥問者世豈少哉乃予讀陶子之
傳感焉為作頌曰秦龍之裔韜曜含真神物弗擾牧
犢與群坎坎伐檀依依耦耕孝養惟色友于因心完
凡廢產捐我棠金施及姻黨恤其病貧媿美鴻妻毓
秀鹿門挽車更僕敬饁如賓內靡長舌外無反脣斐
斐陰教嗚嗚家人尸饗旦待課織宵分乃寢乃夢婉
婉靈嬪裳衣髣髴縞綠紛紜起視堂與青鉢白銀運
寧役鬼墮乃自天惟天陰隲惟人靈承螽斯蟄蟄
趾振振於顯英祠有煒令名稱中作德為皇惠民末
綏爾祐載篤其慶彼氓貿貿謂天宜冥聞予弗信視
尔既微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陽明公判為胡君跋

茲先師陽明公勤王師成判胡君請假詞也讀此詞
知君忠義之志又知人心所去濠之所以亡大人一
體之度民之所歸君實而藏之固宜先師嘗戒君默
君因以名齋寶此判并寶此戒於進德也幾乎傳之
世世子孫尚亦有利是之謂惟善以為寶

文皇帝宸翰後恭題跋

古閩何氏家藏忠恕二字蓋

文皇帝潛邸時親洒宸翰賜奉祀臣源者逮

龍飛御天覃恩邸僚而奉祀引疾林卧故爵祿不加
廕叙不延田宅車馬金帛衣服蕃庶之錫不及獨寶
此宸翰自老於閒曠寂寞之地而諸臣則荐被

恩寵一時烜赫爛盈矣然未幾輒聲光漸盡惟何氏
所寶百七十年間日星雲漢相為昭回將國與求存
其可知也已猗歟盛哉夫德以忠立道以恕達千聖
傳心非此其要歟惟文皇帝體道以法天而奉祀秉德

以陪主臣職靖共

歐陽南野集卷之二十七

无

皇心嘉懋故心畫以為貺心法以為訓而琬琰天球
不足為珍者奉祀曾孫吉安府知府臣其高恭奉
奎文裝之瑤帙臣德謹齋沐拜觀焉竊惟古者占國
以世臣非為其感深報重能以國安危為身休戚者
耶知府以舊臣之胄起家進士歷南北臺省陟守劇
郡其約已裕民瘁躬憂國雖其根心之忱無待於外
然世恩深厚激乎其中者殆不淺矣續祖烈對皇休
斯追孝之至也茲豈其曰將以榮先遇而後後觀者
臣先臣韶州府學訓導臣源倫冒沐永縣學時靖難

師起棄官歸南獻書言計留中不報其後追論不順
之罪罰輸邊餉謫戍北平計其時殆奉祀引疾時也
雖榮遇戮辱異然非帝德好生罪人不孥則先臣尚
得有噍類以荷戈至今者乎蓋臣之百生感激勉思
捐糜者如此敢拜手稽首并識之以贊知府與國休
戚之感云

跋穎濱手劄

曩蘇穎濱表北歸也道出廬陵其酬書曾司法排
王氏學推歐陽公道術若曰得師自近擇術不可差
獎引拳拳厚哉司法累官知成都府提舉湖南常平

歐陽南野集卷之二十七

公卷之二十七

三

事在成都劾黜梟橫中使而廉訪於中使昵也虞禍
中公微文以說在湖南汰斥墨吏犯權貴所樹權貴
動言路以游辭彈擊遂坐廢終身考德論世穎濱為
不失言矣書傳自建中靖國初至今餘四百年而虛
嚴翁裝之為卷完好無故虛嚴自比部郎歷守常樞
二府法不阿貴戚勢不奪豪右平反冤囚蓋一牘且
數百人至逮繫詔獄幾危而靡悔於是縉紳大夫
往往從翁讀穎濱書者凡物之重豈不以人乎翁仲
子前川子事今上官兵科都諫與其從祖子御史
紳氣應聲和數上書蹇諤指事切理上溫諭嘉納

直聲震一時乃御史以極論冢宰忤旨死廷杖冢
宰奪罷詔推擇代者而少宰頗揣迎希合都諫廷
沮止之以故褫職然揣合之說竟不行前川子曰先
司法直道三黜豈不庶幾廉德義者歟蓋後百餘
年而有忠愍公嗚呼無或泯沒過佚前休先大夫之
訓也小子忤曷敢忘之歐陽子曰子從前川子觀頴
濱書究知司法本末未嘗不廢書嘆也曰嗟乎官守
死法言責死直使事死命師旅死義國是以尊君是
以安夫虛嚴兢兢法守矣乃罔顧於厥躬都諫放黜
御史殞斃然不回其志不諱其言隼射狐獲臣道自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三

而主聰達豈不盛哉有如司法時之為廉訪為言路
者法焉攸肅君又惡知其所聽也勢利移人如鑠如
湮先文忠救時行道犯顏敢諫身瀕危慘者數矣而
確乎不與世易至於今考典刑焉故曰寧殉道以窮
無殉人以通後之君子何其上通而醜窮也子是以
俛仰而然益重古今之慨前川子將亦有感於斯乎

林肯先塋碑

林肯先塋先祖妣郭淑人藏焉淑人為先祖考贈吏
部侍郎翰林學士勵齋公元配曾祖考百歲翁曾祖
妣王孀人介婦先大夫巖溪府君先妣蕭太淑人其

子李婦也族居邑西石灘里父曰從京公祖如瑤
公以上數世皆絕意榮進抱樸弗斷載其長厚敷道
後人淑人溫惠恭肅不教而能始來歸年才十五六
眾竊睨新婦所為時家口餘數十人會俗節姑屬之
分羹淑人羅杯於前操刀割肉執勺注羹若無所經
意既而進尊長逮卑幼指使授臧獲厚薄各稱其分
已乃憂殘羹才足一啜故徐徐盡之示人有餘由是
眾咸誦新婦愛敬有倫施予能均惠人為悅而已不
取盈使當家亦如此矣竟能恒於其德家人具宜成
化已丑伯祖考鳳山先生病瘵卒伯祖妣蔣氏繼病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七

三

淑人故睦於娣姒相愛若同產日往護視其謹蔣尋
卒傳染浸甚又頌頌護諸傳染者如是再閱月死喪
相繼旁舍盡走避不為動會病者有急中夜往視及
其門禁淫而還勵齋公要遮之曰寧當畏耶加衣復
往居數日卧疾不起矣庚寅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
生未幾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七先是
有以地售者百歲翁善風水法心知可塋而探囊無
金淑人謀諸蔣氏鮮簪珥以進翁乃大喜遂買有其
地諸所付承舅姑協比妯娌以經營有家率類此故
翁雖性氣剛烈意所忤或至推案大詬獨淑人未嘗

一墓誌詞及卒翁甚悲悼今穿壙所買之地曰由婦
得之宜婦居之淑人有子五徹律早卒存者先之惠
之及先大夫三人徹婦改適羅坑羅君循俗請厚納
聘幣勵齋公一無所受淑人更費貲為增飾奩具齋
送如女曰子亡婦嫁不能愛貲猶足貴耶淑人卒時
疫猶熾人情洶洶先大夫才十歲秘不使近二兄招
出外舍手麻哭為括髮挾與俱避曰母逝矣先大夫
號咷頓踊不肯行獨歸與父居二兄乃各適所往蓋
離散數月而後復壆以故多缺先大夫每念之輒垂
涕痛憾嘗欲補為誌銘未及也至是德蒙 上恩淑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人得追贈爰琢石刻文以卒先大夫之志嗟乎善積
慶餘獨丈夫事我女德所繫亦大矣蓋成周基命爰
有婦人即眾庶之家令妻賢母孝敬慈睦根心而生
即可以察天地通神明其陰庇及遠猶之果核含仁
苟培植得宜則枝幹華實日栗皆津液所充有
不期而然者當三子號踊時幼者未成長者未受室
摧苦離析不復知猶得相保矧敢知曰其能猶有子
姓一傳則有孫男六人女三人乃至於今曾孫既有
男十三人女四人玄孫男亦既十有三人女八人而
來者尚未有艾豎餘慶國子生梧伋紹慶培慶鍾慶

學諸生伋紹慶俱食廩祿就傳者稍通經訓大義
寢露頭角其諸服田事貲亦能知輕重取子勤力為
生不惰其所操謂種德自先日至而食之殆未可誣
也如德才智淺薄遭時致位忝竊為最其敢不知所
自勗帥後人無忘培植之道初淑人塋後四年王孺
人忽謂先大夫曰往語而父吾以十二月十四日當
死而毋善事我葬必與而毋若至期無疾而逝於是
尊遺命葬於淑人之左既而鳳山先生諸子孫亦奉
遷蔣氏附姑左故淑人之塋墳一而墓三塋負甲面
庚立碑當乾偶姻家郭太守應奎題曰歐陽氏林肯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五

三

也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五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別集十二

題贈說 贊 祭文

題贈劉明華

贛劉明華氏寓興國衣錦鄉傳其堪輿之術遊上夫問多所賞識家兄西州石江咸贈之言頃相先大夫宅兆指畫山川有味其談之也為予言其先蓋廬陵富田文山里中人遠祖宣敘子俊從文山舉義死之嗟乎文山忠烈有折不磨宣敘公義氣激發千載同光不知何人子孫繁衍為生斯人耶子行處撫古之間亦若此者乎吾願累稟靈從歐陽南野集卷之二十八 一

題贈盧生

盧子堯俞哀其母安人腹育之艱將有祿仕而不逮養也相尊甫少參先生成宦業膺勅命之褒而不及其躬也持舅氏應天癸狀求言於士大夫以泄其哀嗟乎事繫於數者固不可必然名以大貴慶以子延有餘休者矣安人何憾而孝子之哀無已亦其情然也歟善聞古之事親者養不必皆有祿榮不必皆

有命而孝莫之能加立身顯名之謂也盧子固有志乎是而子言之亦屢矣因其請復書以相致孝之志逸齋說

四民未有不以勤而能自立者士以積德農勤餘粟商勤阜貨工勤足器故曰業廣惟勤名齋以逸或曰無乃悖乎南野子曰逸有四各以所對為義而有善不善對危曰安對勞曰休逸之善者也曰惰對勤曰放對慎不善逸者也夫事不犯難則罔有後灾故擇術者安行不違心則罔有內愧故作善者休曠時廢職則業廢故惰不可不懲恣情縱欲則德喪故放不可不檢茲四者自成自敗之所由分也無亦惟是知所趨焉求以自成而戒其自賊者乎抑子竊觀大有生莫不知愛而見危莫不思避故九廢職而犯難者非愚則狂曉達者不由也子獨懼夫勞於治生而不知所以逸其生戚戚於避患而忘其心之日休也則又何貴於曉達而有以異於愚且狂者耶君其念之君欲得子言至今五六歲間歲數款子門而益恭數求子所厚善者為致懇懇而不憚煩也因為道取舍從違之分如此君其有味於子言也夫

張聯卿序說

張聯卿傳文僖公白巖先生曾孫兩山方伯公孫也如生而尊甫谷泉君舉於鄉名之曰桂冠而肩字之曰聯卿桂以香重不以色妍秋花冬榮不競時而有晚節君子嘉德焉謂之嘉樹成知重之種之庭砌然後為快端人吉士人心愛敬貴重有其者重而不為委可貴而自處其賤何其與種樹者異智必不然人之命名以聲不以機誠好聲而惡穢也好惡取舍心之靈明名猶知擇而況其實凡名之實而道義不可勝用矣世人稱科第為折桂相傳蓋假月官之說而予意古者鄉舉里選人以德升後世舉選法廢科第緣起人之重之猶之舉選之人也加之美名而榮之聯卿三世聯科皆有德聞康誥曰世德作求君陳曰明德惟馨非聯卿所當念者乎尊甫所以名嘉實所以字其意可知也矣聯卿念之

家宰介溪嚴公像贊

泊乎其類山澤之雁峙乎其敷道德之腹行不詭隨而可否從違之必協於義文有典則而疾徐曲約之各極其趨象方苑棟而罔擇於枯世多巧途而寧取其愚茲為詞苑英儒士林哲模宜其克克公孤黼黻帝圖若夫幼悟性殊嗜學忘劬今人與居古人與從

所謂一驥徐驅百駑區區望塵程如十駕而不可逾者乎

追遠圖贊

太宰整庵羅公墓三世遺像為追遠圖其上則曾祖考邑庠生諱寧字存謙行脩經明不得其壽卒時年才三十有三真像未傳故圖并椅虎位於曾祖母曾氏孺人之左其傍則祖考縣訓導吏部右侍郎列左考國子助教封吏部右侍郎果齋翁次之祖妣贈淑人王氏列右妣贈淑人曾氏次之歲時令節瞻奉拜薦致愛致慈焉初曾孺人蚤寡訓導府君才九歲孺人艱貞植孤其勢良岌岌然後十有二年而孫果齋翁生又十有三年而訓導舉於鄉又九年而果齋繼舉教諭青田又六年而曾孫整庵公生又六年而教諭擢安慶教授孺人猶及見之顙木由槩沒暢浸茂人以是占天道矣孝友世濟式逕天休經術儒業傳緒滋衍整庵公與仲氏季氏遂大顯於世而來者未艾豈不善積餘慶者哉公方以道覺人為時儒宗推本泮源所由來遠嗚呼不培不達不濟不流子若孫肅容瞻拜可以深長思矣為之贊曰

謙翁向錦衣衣裘見善斯揚不遺公省通經學

齡促廢餘有烈嘉耦艱貞植孤厥既允植根心則孝
熙士有造惟躬之教栗齋祇適非法弗復郡邑教成
施於國子位卑逾尊身退彌榮院祠名宦鄉祀先生
人則有言後述前作亦有嗣徽倡隨交洽媿德濟美
仁里慶門光啓後嗣與於斯文敬共厥紹奕葉有辭
拜瞻有暢永言孝思

賀西川金憲贊

金憲賀西川先生懋教吾吉郡先達也介介其守龔
龔厥躬司牧流萬萬之譽持憲振棘棘之風不抵職
以干進等列方以尚同冠未老而欲持案彌貴而願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 卷之十 五
空鄉行可以激敦薄官守可以厲固窮九原不作一
覲無從溫其遺像邈矣高蹤

曾龍門像贊

君名愷字汝仁姓曾氏太守虛殿公仲子給舍君汝
誠母兄也幼稟異質十歲通詩十二能綴舉子文
選克邑博士弟子十六應鄉舉名李空同先生督
學奇他士試卷置首選曰當魁天下士次得君卷遂
下他士上君由此聲稱藉其歲大比郡縣士無不問
曾汝仁者而君冲然不謂能也正德丙子病瘥卒時
年二十有四士大夫莫不傷之歐陽某曰曩予童蒙

時同曾君業經曾君敏而不恃博習而不盈談說經
史批竅導卻而降意諮請如未有知爲文鍛鍊者讓
其捷齊給者讓其精而卑貶自牧自同新學新學之
文讀必終篇衆穢不摘片善輒揚是時年才十八而
內不足已外不狹人已如此予時雖愛敬君猶未知
君之難得也比年從給舍君事陽明公有聞於良知
之學重惟反道敗德萌於自賢正心誠意本於自謙
內省默觀惕焉愧畏而粗浮之氣驕盈之習如火傳
薪撲不可滅然後知君之難得也使君後十年而無
死以其敏學逸志深造於道詎可涯哉前川子視君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 卷之十 六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

六

畫像索贊以貽君所後伯兄之子綺太息再四爲之
贊曰荷美曾子受命孔良孰困弗學我敏自強孰虛
爲盈我謙以光畜其淵懿溢之篇章和璞旣剖骨不
珪璋曷毀之碎曷粹不長俛仰宇宙大道茫茫匪師
莫迪匪友誰將於乎曾子曷其能忘

劉觀菴夫婦贊

茲維觀菴劉君之像賓州令子水部難兄承考用德
友于因心南山觀橋梓之道中庭藹棠棣之春若乃
豐儀偉度朗論踈襟聆音知慕觀標起欽高門迴過
巷之轍賢侯禮下榻之賓是以珪組不羨泉石終盟

靈椿齊年於寶老二雛娛綵於徐卿侯碩人永矢
謝鶴書之召皇錫命佇看題鸞紙之名信予覈論
考爾旦評

茲子族兄端之子歸於觀菴劉君為賓州守鳳巢翁
家婦水部郎晴川子丘嫂也舅云吾兒有相叔云吾
無母而有母我求懿徽筠翁有紀曰蒸嘗之饌必繁
館漿之勤靡弛後先胥諸臧獲時使柳九夜勞田荆
春韓鸞帶時愉景之遭鳳雛絢梧岡之羽君子曰歐
宗積慶劉門多祉瞻爾今儀念我列祖

外祖外祖母贊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七

此外祖坦軒蕭公之像某生不逮公然聞諸先吉士
之所記先大夫之所述而畧窺其微矣幹局疏朗襟
度閑夷既老猶矜於細行幼孤已異於群兒義不徇
財能化約以為裕仁必得壽乃望臺而踰耆是非明
晰鄉黨聽而釋憾孝友肫至宗族視以為儀是宜子
孫蕃碩駁發有時而某之愚陋猶以漢潛江沱亦得
被其餘遺也

某奉外祖母郭孺人遺像於堂也恭率子姓端拜環
視僉云子母及子昆弟各有所肖顧頤耳鼻噫孰知
其有不可肖者不在於形色之際耶昔先大夫語我

小子謂二舅得其寬厚三舅得其奮厲四舅所得鎮
審工致至於聰慧溫淑晚析大義乃諸舅所同推吾
毋其殆庶幾嗚呼女德之醇母儀之備想徽懿以如
生顧愚陋之無似聆聲效而其聞庸遺容而增喟

四舅江隱翁夫婦贊

四舅江隱翁持其像來謂我太宜人曰妹視予自乎
時翁年八十有六矣頽頽長身蹢躅湖步雪霜在野
而松栢後凋斧斤滿山而社櫟不剪冀聖聖耶孰知
夫天人之微哉至其執古鑒今談鄉閭於指掌量材
授職課兒孫以趨時家有慈言響答而輒効門多
車馬日雜還而爰諮富耶貴耶抑獨以其年耶噫瞻
斯像者曰貌古容莊冠裳帶博江隱翁自矣肖矣孰
知其中卓犖瓊奇有不可肖者耶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八

某猶及見舅母曾孺人之未艾也尸褻且起課織宵
中齊益苾芬著栳滌繁雞豚肥字莫菴葱芋臧獲輟
未飽之殮子姓借無怒之色萱草濯解陽而樹北棘
薪吹凱風之自南茲女婦承式而競競闔閭開風而
噴噴者也儀形既遠像貌猶生口澤未泯於栳栳馨
狀如聞其煦昵若乃風雨庇軒檻之屋稻梁足水陸
之田子孫賴以淑身齊祭資之成禮人咸曰江隱翁

之創也抑孰不曰厥內之相也耶

春菴康翁夫婦贊

處士春菴翁與先君同師講業夙校深分其重器厚愛追惟如昨跡其爲人侃侃自將不悅人以色詞揭揭自樹不作法於偷竊忠信書諸紳禮義以爲櫓有言必行莫不敬侮勁風偉節早有譽處今華髮盈顛白眉在望傲霜之枝不萎食牛之氣猶壯彼惡有醜正拂德之經脂韋滑稽取容於時者其越其舍誰得誰喪自先君永隔庶見所親而况長身玉立老氣秋橫儀容髣髴空谷足音能不肅然起敬楚然而聆也

歐陽野史集

卷之十八

九

耶

嗟矣劉宗衍茲溫惠嬪於康門維春菴克配春菴抑抑先君之執事我勤渠母也令德誰謂適爾言觀其微堅忍能畜沉厚洵慈叔兮伯兮各抱子兮育之吾見後兮先兮各異骨兮視之吾姨閨闈評語如鸞如癡剛柔濟美一倡一隨式婉春菴紹隆世基撫輯諸李垂三十耆癯不別突貨無異奇匪強而合有相之爲然則幽懿蘊和召祥致福蘭玉盈階衍克昌之頌琴瑟在御從偕老之欲謂天之保佑未已也盍亦觀其有微

祭先師陽明先生

嗚呼夫子何爲而來何遽而不作也良知 幾如
及身自成聞者皆獲如彼中宵照之皎月彼迷其家
指之歸轍天下後世卓矣先覺謂天以夫子爲木鐸
也非耶然而風教未盡被憤悱未盡發群疑未盡亡
紛紛者未盡協於一道大莫容哲人早萎天耶其不
可度也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某早歲及門晦惑忽
荒夫子誘掖開導前卻抑揚或巽而啓或直而匡譬
之父母病子倡狂治不餘力而藥不留良若夫四海
一體萬物一腔蓋學貴深造道本自得而困窮拂鬱
一腔萬物一腔蓋學貴深造道本自得而困窮拂鬱
追琢其章其大者曾荒播遷十死一生而奸凶讒妬
利害動輒莫非磨礪鍊銀鑄寶輝光故其建功業作
後又化奸頑治黎昨者真誠惻怛不顯而彰而陰慘
陽舒風散雷動漸被淪浹心醉而難忘顧真疾未瘳
奪之桂薑巨川弗濟臭厥舟航嗚呼天乎胡不以陰
陰者代夫子身旁燭無疆胡智周萬物道利天下曾
不得試其百一千一萬一忍不盡傷也哉
先皇南征獻俘軍門群奸蔽之咫尺不瞻嘉靖更化
遷養丘園每慨然曰
天子聖哲誰與同理可爲流涕知無益耳又曰粉身

莫報

聖恩高厚瞻望 闕廷夙夜自疚嗚呼夫子無已之
志人或未之究也起定南轅蕙苒在車病伏奄奄慮
不及家惟曰聖學絕響賴天之靈不能自效深負
聖明乃草遺表潛潛流涕上其遺文付二三子曾未
浹日而屬纊俟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志士聞之當
為撫膺而况親炙厥風竊窺其心者哉遺訓炳炳子
欲無說哀此瘳人其何能默我二三子曷敢自逸庶
幾夙夜率履無越嗚呼夫子有靈其啓其翼其覺我
後以俟於百世而不惑

祭魏師頌

祭魏師頌

土

嗚呼師顏天胡豐其近道之質而膏其進學之年耶
其寬裕和厚有悠遠博大之基而其數顧不可延耶
謂德性可以占壽考乃參錯而難信而淑氣聚而易
散也殆其然耶嗚呼傷哉嗚呼傷哉昔夫子倡道於
豫章群士濟濟而來前于時是季俱抱卓越之器而
師顏獨少獨銳其志獨堅已而事夫子於會稽蓋濟
益礪益懲以遷簡易平實冲淡安恬蓋朋儕樂與為
友而夫子亟稱其賢嗚呼孰謂師伊不作望於師顏
者無孺而又從夫子於九原也嗚呼傷哉嗚呼傷哉

夫脩短隨化終始環旋雖任重道遠未見其止而朝
聞夕死何足為憐惟夫道待人而後行若群木之支
屢學須友以相濟譬麗澤之滋川今也山頽梁壞澤
竭木顛如何弗弔悠悠蒼天望秋雲之黯黯洒涕淚
之漣漣師顏有知無忘啓予之惓惓也

祭薛東泓給舍

嗚呼哀哉東泓之志之學而止於斯也耶其所得於
天者甚厚而止於斯也耶曩予求友四方得君家昆
弟始有切磋之益已而春榜聯登君叔姪相期彌
深相好愈密雖南北之相違恒若同室而合席也千
年絕學幸賴多賢庶幾不墜孰謂尊翁蘭摧而東泓
墜毀人於斯文豈忍然不加之意也耶嗚呼哀哉龍
鱗莫嬰死不踰餉或免於危顧蒙顯賞果孰為正命
孰得其常兩端靡究惡從而訪所恨宇宙茫茫任重
道遠載車無輔扛鼎失伴若之何其為悲惋也吾聞
吉人不泯還於蒼冥光昭日月氣助雷霆誓與二三
君子精一厥德日新又新對日月之耿耿聽雷霆於
無聲庶東泓之臨之亮雖死而猶生也幽明永隔痛
割以云嗚呼東泓聞耶不聞

祭致齋黃公

嗚呼道之廢興占哲人之壽歿世之泰否關吉士之存亡如公溫良之性沉潜之學澹泊之德經濟之志衆方倚重取正謂天意之有在乃未及知命之年而遽兆起之憂不亦悲乎絕學始倡希音寡和梁木既壞鐸聲寢微所恃二三君子扶衰繼響而公與定齋計問踵至天其無意於斯文無意於斯世也耶某等痛音容之永隔悵道義之寡助傷學脉之如綫感中腸其若裂抒情一奠嚮風潜然匪有爲天下慟豈獨以哭吾私而已

祭王心齋

歐陽明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嗚呼自先師倡道多士景馳中行不得狂狷徒思海邦崛起天挺環奇泛千里之夜航叩龍門而攝齊毅然任重餘力靡遺道之云遠邁往不辭師喜謂我乃今得狂者而與之逍遙歌竟哲人既萎凡聲應氣求者跋踵延頸望廬爲歸莫不虛往實還喜色溢眉猶之旅人瑣瑣忽卽次而懷資蓋兄迪德自身率作有機樂必尋孔志靡慙伊其所以使人不惑與民咸宜者蓋出乎聲色之外而今不可復追矣嗚呼哀哉憶昔豫章之館接榻連帷都門執別携手擎衣相期謂何兄心我知我官曰下兄家近畿瞻望伊邇合并有

時剖疑辨惑眷我依依兄有倚廬之戚我奉先櫬而西謂易緘之後彼我無羈或遲兄於匡麓或從兄於海湄兄駕宜枉我舟可維詎意幽明之隔遽在今茲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道之不明學者各是所習異路多岐躬行無實於斯紛披慨頭顱之將老悟曩昔之既非方且會友輔仁畢力於斯神完氣守其殆庶幾所望於兄者如舟柁師如沉痾之藥醫一朝溘忽嗟予持此其從誰誠摧裂悲愴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悵隙駒之飛驥感薤露之易晞倘朝聞之可並競畧刻於璣珪維屋漏之爲嚴寔神轍而鬼窺靈爽不昧尚相我於冥冥也宿草可待絮酒無期聊馳薄奠臨風淒其

祭薛中離

歐陽明集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嗚呼聖學湮晦降自周程天啓先師以覺我人兄聞風而崛起昆弟翩其蜚英始鑽堅於南都繼仰高於虔城曰大道其不遠惟寡欲以養心察良知之獨炯見天性之孔神望日軋而夕惕若臨履於淵冰剪棄衢之榛穢塞多岐之紛紜慨任重而道遠剛邁往而遐征置毀譽於若一何得喪之能嬰旣遭蹙以林臥益鉤極於精深謂困苦與拂鬱殆天意之可誅胡六

干而渣化曾不假以還齡某等別兄八載恍昨暮與
今晨讀研幾贊疑之錄若面命而耳聆得伏枕之琅
函惠進脩之好音矣盡滌其偏蔽酌雅志於平生此
緘未啓占計先承諒眇末之在念取近譬以相箴敬
服膺而勿墜敢忘垂絕之殷勤知靈爽之不昧聽斯
語於冥冥

祭戚補之

嗚呼別補之餘十年矣雖書簡時通問辨往復然常
恨不得覲面砥礪如金陵時去歲聞引疾得謝士民
懇留上官催復任而補之堅卧不起予以爲自今以

祭戚補之

祭戚補之

祭戚補之

往相携於山水間追舞雩之遊尋詠春之樂將有日
矣而補之遽爾長逝豈不哀哉補之之卒予不知月
日感致中書以今年正月至自金陵沈思良書四月
至自閩皆云去年五月不言何日計墓上公宿草矣
而予之悲始新也夫人必有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而後可與其學然或不知致知以爲本格物以爲功
又或不得其要求知於聞見離物於身心故泛濫無
歸而不可與適道補之既有其志又知其本又得其
要而學之不倦此豈惟近世朋友中所難及雖古之
學者如補之豈易得哉然其才而蓋其年豈天遂

無意於斯文也往予官金陵惟補之與貢玄畧首來
請學既而沈思良張士儀諸子相率繼至乃今倡和
成風微寧間何學者無慮數十百人則皆二三子者
身率之也而補之遽尔不作豈惟數子失所匡輔予
苟存喙息倘相從朋輩採九華三山之勝欲求起助
於補之而不可復得矣嗚呼哀哉遙將薄奠爲我哀
思補之有靈尚啓其靈于冥漠之間庶幾日進於
無疆是固補之平日與人爲善欲明明德於天下之
心也嗚呼哀哉

祭戚南玄

祭戚南玄

祭戚南玄

祭戚南玄

嗚呼南玄有濟世之才造道之力方期其任重遠到
而竟未究其志之所極六十曰耆况過其紀然吾黨
之所望者未涯則又惡能無憾於天奪之亟也南玄
直諒多聞相規相益其法言察察恐人日陷於惡如
迅雷之震驚而異語恟恟誘人同歸於善如和風之
煦育嗚呼乃今不可復聞已矣蓋四方同志所同嗟
豈予二三人者獨嘶哀而內戚也滁爲先師過化之
地而全椒爲屬邑流風未遠廟貌可卽或目擊而興
或神會而得重以南玄之切切惇惇振奮誘掖况良
知之在人心其耿耿不可欺者昭如烱如中天白日

其則融明而今遽晦然則南玄相規相益之意
或亦可以無憾而吾黨學道未聞良朋凋謝將孰與
論心而考德誠抱痛綿綿不自知其摧裂也聊陳薄
奠寫此悲悵南玄有靈諒我衷臆我思我行尚無忘
默啓而陰翊也

祭劉晴川

嗚呼忠信篤敬之學孝友仁讓之行正直審諄之節
循良愷悌之政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如吾晴川非吾
黨所願學而未能者歟謂天佑斯文假兄以年使後
死者得與子斯也孰謂其遽已耶嗚呼天之意果何

歐陽野集

卷之六

七

如也憶昔與兄師門共學接席連床動踰數月語焉
而不厭其聒默焉而不疑其秘相觀相砥之益惟予
與兄自知之而朋儕或未盡知也宦轍睽離垂三十
載回首往事喟焉悵恨乃者兄脫羈馭予以憂還側
聞雲津白鶴之會與二三同志更唱迭和旋相爲主
私心幸碩喙息苟存相從有日言別南明有懷耿耿
曾未數月忽以病告饋藥使還謂必無虞日望有
訃音遽聞撫膺一痛如凝如夢嗚呼哀哉江清徘徊
竟成永訣疾不得問歛不得視易簣之言不得聞平
昔所期付之渺茫茹痛在心誰訴誰語嗚呼死

無愧於生者矣而今而後生者亦豈敢有愧於死者
哉惟兄靈爽不昧啓翼吾黨使口進於無疆固平日
直諒之心也嗚呼哀哉

祭易鳴和

嗚呼機智爲賢子尚悃悃談辨以逞子脩慎默雄視
桀獍子獨溫克何豐其資其壽弗得子舉進士出守
歷陽民曰父母士曰圭璋載遷省署折獄惟良何膏
之屯其施弗長嗚呼生也由天養也如何風火速燼
密室難過已丑之疾謂子卷病謝絕勞瘁無伐天和
歲既暮矣而竟踰跼天平人乎一疾弗瘥嗚呼傷哉
死生有常惜也才能脩短何擇惜也良朋酌奠盡年
清醑既澄靈之格之載降載升

歐陽野集

卷之六

八

祭趙梅潭

嗚呼癸未之春幸同甲第懽洽京華情均棠棣君宦
嶺南寔艱初試不善爲容幾以譏踴倅于嘉禾政平
訟理吏肅民懷休聲聿起乃擢南曹詰姦執紀棘棘
不阿如其始仕大都名藩遲君以遷屯初亨終天道
則然天平難誅遠稱病篤輿歸自公魂招不復君則
何憾人則興哀貞介之德簡直之才不盡其用亦已
焉哉追惟往昔四方離索會晤自今幽明遽隔朝聞

教言夕陪宴哭三日不瞻縞衣來吊望君几筵奠酒
於卮有懷耿耿知耶不知

祭宰相費湖東公

惟公神降衡岳氣滙江湖名顯魁元道重公孤四朝
耆碩一代宗儒仕五十年金闕玉除稀奇之遇三入
中書始弼先皇危言弗俯權奸內扇驕逆外樹汲
直難容歸問稼圃天鑒有赫誅剪跋扈召公還朝時
維真主國是紛搖禮家訟聚調和狼口既兩既
處見微乞身卒以無侮帝念舊臣爾來予輔袞職
有闕惟仲山甫不俟駕行以篤周祜一人是昆四

祭王仁錫大尹

國快觀魯幾何時摧梁壞柱人亦有言氣昌必壽讀
公之文長江洪溜諸岳峻嶒天馬馳驅謂享高年如
岡如阜如川方至松栢之茂七十未盈眉微而究仁
者康濟必先厥躬昔公家臥老矣如童謂得其養精
神內融持此以往亮天之工如何不保蒼生窮大
政或疵孰屹孰攻群才或伏孰拔孰崇人皆噴噴天
豈寡其等鄉邦晚達夙炙高風瞻焉顧我情篤義
隆台拆斯駭山頽有堯陳詞將莫以爲幽憂匪哭吾
私爲天下恫

祭王仁錫大尹

於戲以子之慈祥豈第節用愛人謂勲業宜遠也而
顧不卒其施以子之性質溫靜體貌魁梧謂福祿未
艾也而顧不享其年豈二氣錯糅乘除豐嗇而賦畀
不能必全耶將天道無知善人或未必足恃而介福
遐齡未必盡鍾之仁賢者耶旅櫬萬里素旆翩翩筑
塋孤寡扶侍南旋山川脩阻魂魄播遷然子之爲政
上諧官長下順民心所以使子即遠而無虞寧不有
深悼而重憐之者耶予忝周親重以一日之雅然愛
莫爲助哀莫爲言遙致薄奠有淚漣漣

祭王御史封君

惟靈朴茂疆力得諸其天良耜耒南陌東阡時操
奇贏以游于屢生生自肅匪用爲懷民之弗率否否
然然如暗以忿既其有遷或嫁更從詭以自便進不
辭難退不爲愆彼黜者蒙掩有社田卒復其舊惟公
誦言義所弗屑其進艦還志有必至暨春挺肩謂公
介特謂公宛延爰有令子匪激匪愿邦之司直庭訓
所漸皇皇恩命貴子後先宜綏福發胡遽棄捐哀此
孝思孺泣漣漣於我心惻世講之緣嗚呼孰優以游
弗獲其年孰是黃耆衰索補履白髮兩鬢五兒自憐
子齒去角孰與公金山南水北原草芊芊精爽乘化

無為孫荃

祭醒菴王公

嗚呼公與先君少同志業晚同倦歸同傳經教子必無墜先緒而泰明時既耆壽之天錫亦同拜于恩賜而某與令子伯也同舉官同南畿仲也同學德義相規綱繆情曲兩世繫維則某之哭也非公之為而誰悲昔在弱冠始薦鄉闈公與尹安人飲食教誨洵毅且慈彌終始獨憐淑戚儀蓋分以姓異而愛由子推痛安人之仙逝其自効於毫釐幸侍公之杖履供子弟之夢襲將申懽於壽筵遽望哭於總緯謂霜松之冬茂何露泣之晨晞悵儀刑之安在欲報德而靡追嗚呼哀哉先君之屬纊紛治具之差池伯子憐我達凡指彈展休戚之符共甘傳著于心脾懷今昔以增慨紛涕淚之交願踰數祀以陳詞與英爽之來綏

祭同年陸本坤封翁

嗚呼孰儒而家孰困而公孰晚而仕而不奪其秉公年十四薪米無我挾策為雋懸磬自容買臣畫樵匡衡夜攻甘巧捷之所嘗謂拙疎而不逢惟親惟恩地厚天崇惟兄則友曷不肅雍絕窺色於東隣鄙爭利

祭湯卓翁

於費宮倘蕩者或病其固考夫復謂之倥倥惟父母其順鄉族攸同固椒丘二泉所以改觀而致隆也賓興自鄉有震其懷載遊國學玉錯刀斲竟一第之不可得撫百里以為封閔然盡撫字之勞亦既收安輯之功賦鵬何悲騎箕莫從固斯民之無祿而斯道之一窮也某等鄉邑後進父視我翁念老成之棄捐慨典刑之誰宗辦香千里又奚獨哀死吊生之私悰也惟靈風通經術晚起蒿萊思樂泮水言育群才用儒為官官不負儒清約端方多士之模簡擇傳相弼直宗藩樂恬辭祿貴于丘園否臧絕口令丞罔聞杜門掃室左典右墳惟其慶餘以惠後昆顯顯令尹鵠峙鸞騫方欣松茂遽訝蘭萎千里星奔孝子之悲某等梓里晚生義聯世講薄奠斯將告子惻愴

祭傅淑人陳氏

倚嗟淑人誕毓鴻胇風稟粹靈安貞是懋天定厥祥歸於司冠顯允司冠為時聞人淑人敬佐益揚德芬罔顧於內有相之徵貴不期驕富不期後世異淑人率其素履逮下有恩檢身惟禮組紉精專蘋蘩脩潔象服委蛇雅志如繁榮嘉所乎天篤厥佑岐嶷佳兒

蘭芽數秀日恢月張司冠之業借老父宜並受其福
乃逢此殃如何不淑舜華悴夕薤露晞陽嗶嗶者孤
倚几扶床司冠念只能不摧傷某等誼託同升稔聞
懿則潘賦允懷助之悽惻莫筆陳詞靈其昭格

祭文夫人李氏

在昔聞人奮揚偉績亦有淑媛佐之宣力其佐伊何
閨內是制在公夙夜庶罔還視於皇夫人桑靖惠溫
孕靈華胄作嬪慶門爰佐司空郎署藩臬徊翔臺省
委蛇六列敷歷中外為時能臣在宮肅肅維夫人貞
人謂司空素然此節有相自內慎乃儉德人謂司空
恪勤匪懈有相自內鷄鳴以戒司空憂憂靡內靡顧
矢心戮力令聞廣譽謂天純佑偕老庶幾離析末路
司空所悲某等誼聯衆梓情感欣戚知生斯乎胡能
罔惻爰陳椒楮必芬在豆靈兮洋洋顧之左右

三品秩滿賜恩告祖

某有列在朝無補於國頃以三品秩滿叨被
皇恩追贈我顯祖顯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祖妣二氏暨予母予妻 贈封俱淑人
母氏仍如例加太歡動慈顏長男餘慶齒胄于學
予一介孱涉九列蕃庶三錫霑被四世豈曰顛倒所

能致此積厚流光寔賴祖宗仰承 新恩改題舊號
追惟世德感慕何極敬以粢盛庶品用伸虔告伏惟
共荷寵榮永延後福

祭松溪蓮幕兄

嗚呼吾功總兄弟無慮數十人然質有彊義溫良篤
親如兄者幾知我之心愛我以德從初泊終不與俗
易如兄者幾兄寓邸襄我柄故上我生廿八年始識
面於京師其後奔走仕途或各以憂歸不相見者動
輒數歲而相戀之情去遠愈篤私念暮齡可相從以
老兄今已矣使我內傷心摧莫知隕涕之所從也去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八

去

冬之仲兄欲掛冠我以書慰謂且少須往再踰時而
訃音至矣嗚呼吾以兄精力尚強年資漸深異官階
少進歸來未晚一念縻繫一言錯誤使兄客死異鄉
誰實為之計我者通政第四月間書也謂兄二月中
旬驅馳公程卒於杭之寓寺不言何日其時骨肉子
姪皆不在侍而子鎮將自襄奔走還葬亦不知過龍
江以何月日計今歸窆或已久矣而亦莫聞其時日
嗚呼兄病吾不知因歿吾不知期含歛不得視會葬
不得隨生平骨肉終已相負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吾
家世敦孝友忠義之風比來乃稍稍而薄思欲激挽

歸厚使子弟知方而獨力未能湏兄爲助往嘗告兄
姑以襄爲別業買田西龍歸而冀我共障頽波兄喟
然同心昇我俸餘田不可求宿期彌堅約待兄還割
我分業我心兄心兄知我知而今已矣孰知我之思
之悲也歟哉二三子鎮也欽也亦知兄之所期
與我之所悲也歟哉三子樹立繼承兄可無憾苟如
兄志吾亦終不負言第耿耿心期竟莫之遂貽我無
窮之憾耳日月易逝霜露其晞千里寄莫聊爲我悲
此垣峴首烟雲凄其

祭侍御碧溪兄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五

兄之爲文也旁羅博綜抉摘幽深譬商厦肆錯陳
山海之珍而五色爛盈輝珠晃金故聲價騰四海雖
黯黯而猶新兄之居身也履坦抱樸率任真浮譬村
耆鄉老不虞市井之偵而百謫恣行出入神故仕
宦未十年竟屈抑而弗伸雖然垂統可繼令子賢孫
種德必食百祀千春又何憾於天與人惟某等氣連
根蒂途隔幽明瞻儀刑而莫覩聆謦欬以無聞美相
輝之華萼歟已逝於竹林風晨月夕載酒玄亭兄不
可作誰與賦鶴慶而尋鷗盟嗚呼哀哉靈輅夕戒冊
旒晨征渚蘋沉芷薦此平生精爽飄飄爲列星波

予望之明滅漢津悵不可乎遙卽涕琅琅而旣零

祭恭簡石江兄

嗚呼某與公服僑降祖免再世矣我方牛角公已登
仕爾後參轍東西如相左避兩都聚首僅一再歲然
肝膈相照若綢繆而拘係開口論心有同室所不及
聞而同座所不及議迪我周行繫公是恃天不勲遺
溘焉長逝嗚呼哀哉春雨秋霜槐檀改燧慨今昔以
增悲時潛潛而隕涕乃今丹旌在塗恒焉內摧撫膺
長號自莫知其誰爲嗚呼哀哉

天子優賢哲公卿主國是贈卹加隆易名有謚東郭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十

五

鄒子詒我以書謂尸官者慙作德者勵嗚呼可以瞑
矣某兄弟子父承公之教誓罔失墜豈敢曰人有與
存人亡則廢漠漠冥冥墓子志薄陳祖此哀
詞其惟曰死者復生者不愧

祭康母劉孺人

嗚呼婉孌令德靖莊內儀窈窕鮑隱車挽履栖森謝
庭之玉樹抗孟案以齊眉者作命盡如母何悲乃予
俛仰今昔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惟先君與春菴少同
舍而共種亡兄孩殯小子幼憐推祿命之多蹇名八
母以祈延當正德之四五從館穀者再年諒母德之

溫淑惠靡人而不鮮感在桑之均飼詠鳴鳩之古篇
既奔馳於仕途懷一飯而可護豈錙銖之能報置中
藏而念言我以喪還母病沉綿痛歷節以徹宵幸晝
日之清便數為予而起坐談往事之繼緒惟撫摩之
情態雖患苦其猶妍謂多疾以增美或乘除之宜然
如何不淑悠悠蒼天慨三十載之深眷音容芳英
瞻望素幃而臨哭翻丹旆之在門聊寄哀於一奠靈
彷彿其猶聞

祭四舅

嗚呼我母與公同氣連枝四兄一弟公獨壽者公并
陽南野集卷之十八
優 詔母拜 恩馳烏紗珠翟相望父輝歲節來過
歡動閨闈百齡兄弟對語嘻嘻去秋言別感額顰眉
池橋舉手後會難期謂公清健迎養有時孰云此語
竟兆先知嗚呼哀哉昔公之存黑白是非彼昏而妄
為作晨鷄彼疑以貳為作蔡著公今已矣疇決疇咨
昔公於我藍輿亟馳酒醺春釀茶剪秋葵齋儒粗糲
食飲庶幾公今不作嘉薦為誰嗚呼哀哉母氏聞計
涕淚漣漣謂予莫祖往爾二兒匍匐來臨但望總惟
母心傷只舅寧知之言不可盡予懷之悲

祭外祖坦軒蕭公外祖母郭孺人

某不及見外祖然猶及見外祖母提携近膝撫摩
嫗乃今皆不可作矣遭逢 聖明忝竊祿位生有款
訓繁父與母追惟母德敢忘所自庚戌之夏荷荷
皇恩顯考加贈母封淑人 綸音既降母氏見背
賜祭賜塋卹典隆備外孫衰絰未除復 召晉秩凡
皆我外祖考妣餘蔭之所逮也消吉縈誠式陳明薦
謹奉舅氏五位左右分別舅母五位從夫合席仍奉
顯考嚴溪府君顯妣太淑人作主配食用展一體之
情少申如存之義

祭外舅康量夫公外姑胡孺人

歐陽南野集卷之十八
某也童孺顯家罔知荷公善誘示所向方夫妻以子
實相有家歷官中外庶無內顧於惟外舅暨我外姑
澤被小子昌其能忘頃從鄉貳考績蒙 恩肆子內
子晉封淑人蔭及長兄儲養太學推所由來實緣善
慶叨晉宗伯卿 命北征學道未能慚眉提誨敬繫
牲醴用申虔告默啓陰鑒此區區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十九 別集十三

詩

有梅五章章四句贈友

有梅有梅孤山之南鮮我觀爾旨酒其耽
有梅有梅孤山之北觀爾其耽其耽如結
梅之沃沃維葉萋萋以爾燕譽歲晏為期
梅之蓁蓁的的其華及爾為樂樂子之無瑕
梅之天天雨雪漉漉實獲我心終焉逍遙

送介溪嚴公奉使湖廣

高陵緊何許松栢鬱蒼蒼紫紆漢江遙磅礴京山長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千古有秘靈王氣茲蓄藏 聖仁思無量望之重愴
悅寄碑極鑽研 玄德維有章昭明悉淵衷 誠孝
誰肅將顧茲秋宗賢 簡在殊非常驅車出都城禮
樂相輝煌南薰發微氣遙林生晨光朝發帝河濱暮
指 天龍岡道遠豈不勤祀典維允臧頌言邁歸旌
廊廟為圭璋

送紫巖劉公任南宗伯

泛泛木蘭舟漾漾潞河水迢迢達淮徐奄忽金陵渚
秩宗 帝所欽王途豈云委秘館寧久虛文昌夜光
紫三發華龍章六箴發天語元老志謀世頌言告從

事志士服遠猷昭哉報 明主儀刑重兩都無念二

三子停雲望徘徊清風動芳芷

和馮三石主事古意三章

抱琴湘江曲湘水何洋洋莫鼓湘君調落木鳴清商
悠哉角徵招千載不可忘應絃來薰風魚鳥正相羊
璠枝光歷歷美人溫如玉照我茅茨簷冥心玩剥復
金刀無以報將之黃金菊

黃菊浥朝露霜中一枝好芝蘭得春多萎落隨秋草

同人先號咷賞心豈在早葆光慎天和灼灼無足道

送劉柱卿考績復任金華

歐陽南野集

卷之二十九

二

白露下庭樹寒蟬脩已咽玄鳥有歸思天宇靜如晰
送子出都門屏營撫行轍眷言循良姿夙昔抱明潔
撫字書上考催科計誠拙還寇民所虐令終崇元哲
剋方耻為園瓦全寧壁折撫壯樹勲名百年多離別

送徐朝重同知鎮江府

白露被皋蘭迴颺振林木群鳥亦有知飛鳴求其族
美人發幽燕調高絃柱瑟留之不可得但見秋草或
行行越金焦高城環山麓壯哉東南郡寄爾二三牧
城外江水流豈與帆檣逐鴻鴈鳴中澤言念在平陸
大夫誠尊貴熊軾多翻覆平生富籌策無使飛黃鵠

和聶御史雙江見懷韻

閨海烟雲隔燕山風露涼此生寄旅寄何處是仙鄉
短髮看銅鏡幽懷撫石床故人千里意墨妙兩三行
冶父山次聶雙江韻

暮雲迷陸野初日露孤岑澄澄劍池水耿耿歐子心
世無百煉鋼群狐薄幽林劍成莫虛試四山發哀吟
其二

尺扎論心後十年茲會還大人合天地浩氣吞湖山
道契意言外經憐箋詰殘爲仁願學孔請事勿希顏
香社寺次雙江韻

雙江集

卷之九

三

舞雪歌寡和木鐸響初殘饒雀知謀稍其鴻歎漸磐
高臺森古柏爽氣發輕寒好景忘言意月明且共看
論學次雙江韻

先天有象森三極大地無方列萬岐道體流行寧一
二人心別擇自支離直從後長觀堯舜莫訝生知獨
仲尼活潑六經焚不得罪浮秦火是經師

送韓苑洛度子謫南太僕寺丞

秋日蒼茫去國邊聖明恩重遠人知泉海度子兼
天淨山擁瑯琊入座奇驛路風枝吹嫋嫋誰家露菊
湛垂垂醉翁亭下春回早采采芳蓀慰所思

爲項本仁乃祖襄毅公作

天上官評歸襄毅人間世澤有箕裘遺風獨說冠裳
豈往事爭傳劍買牛舊社荒涼詩酒地蒲亭換亂菊
花秋應憐三郡謳歌遠不見當年郭細侯

送李本陽知深州

曉出都門道朱光赫以職美人有所適清姿照路岐
悠悠擁旌旆之官近郊圻多汗萊家家困繭絲
老羸填溝壑少壯騎馬馳禽鳥亦可念誰披青楊枝
組綬新且柔眷言父母慈盡榮不當未搏沙不瘳饑
往矣即田功無遺俗士嗤君看前日雨蒼生始解頤

雙江集

卷之九

四

送介溪公之南宗伯

春風被蘭坂霽色流芳陸鳴鶴和交加叢蒿集呦鹿
撫茲羣動情悅仰暢所觸都門倚修途驅車詎能速
四驥匪不願心旌繞舊屋行行即金陵風物餘清淑
夜坐望層霄北辰旋天軸秉德風寅清祗承諒有勗
三復克艱謀佇立候東旭

送周自菴公之南大司寇

上國東風出禁堦憑將春色向南枝蒼生久屬蘇公
望舊德應孚聖主知畫省長開青嶽合棘林不動
碧雲遙結戎有子承家學合是夷蠻即叙時

郊祀和桂洲學士韻

禘禮千年修闕典精禋百辟奉 明綸齋居真覺雷
聲動宴坐渾看月色新 聖代只今崇大雅侍臣何
以對尊宸定應拊石來儀鳳無復沾巾嘆獲麟

郊祀和王惟賢都諫韻五絕

禋禮初成雪滿郊 聖明夙夜豈知勞即看鳥蹕爭
傳道霜月三更在 御袍

却辭玉輦步園壇 是日上 爛熳奎文照簡端 上親撰

共訝清晨三尺雪不知 帝德普天寬

點點瓊花天上來融融春色九重回還聞避殿徹縣

陸清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五

日珥膳曾經 御筆裁

川陝蕭條僅子存誰占霜履戒初坤豐年不兆天

王瑞家至其如舜禹恩

萬方無罪在予躬 聖主有心徹昊穹豈是玄冥怪

瑞雪要令今古悟潛通

送白宗夫遊大學還南

天涯送客流雲曙柳色驚聲苑外多暫喜臨門垂馬
轡即看舞劍動驪歌長亭不改還鄉路短棹行凌去
水波歸到金焦秋氣淨平生懷抱定如何

題周子岡三窮圖

未惜朱顏在傷心門柝表百年變耆老三世一孤兒
寒壯懷忠節依稀見女師庭前霜落木又上藤蘿枝

送張有源分教漢州

執經未知學譬彼夸毗子素指室中藏區區籍所紀
解顏談金珠孤巧曾弗耻我觀六經教六經無非已
學禮可以立學詩性情理學易無大過經學固如是
云何呻佔畢滔滔資口耳義利毫芒間誰當辨所以
驅車倦遠遊反歸得其止種種籍中云不出囊篋裏
張君訓漢州漢州多佳士通言諒可察因之寄臺臺

壽侍郎碧溪兄

陸清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六

少年作賦欲橫秋馳馬青山早自由天上諸郎群鶴
峙人間萬事一滄浮蟠桃有實剛宜酒華萼無緣共
倚樓遙望斗南遠伯子清風鐵笛醉龍洲

送俞子南歸

六籍傳心影何人識面真憐君親上國好古陋先秦
賴水歸蘭棹燕雲望 黼宸乾坤如置傳珍重百年
身

送徐南洲

南洲高士足清便危渚蘭汀愜醉眠秋興忽隨征雁
影鄉心又憶釣鱸船蕙蔭月上波光淨橙橘霜清野

不鮮歸慰倚門遊子意玉堂春夢海雲邊

送汝湖謝侍讀侍親還越三首

依依潞河柳柔條不可攀遊子理行舟維之良獨艱
人誰無父母急之動容顏香烟浮官錦不如老萊斑
車馬若流水祖餞出都門慘子長路祛結之茆與蓀
援琴奏周雅此義古所敦悠悠未成調白雲條以屯
屯雲意如何春暉照行色平生寸草心對此諒已惻
君恩無奈何 君王崇明德瞻言瞻霄漢無皇自安
息

送李君汝孚掌教沙縣

歐陽修集

卷之十九

七

聖學榛蕪幾百年藤蘿蔽蔓實諸賢澄心體認終離
道着意精深已墮禪耿耿良知元不昧存存成性更
無玄豫章祠下開花草邑有豫章祠應有濂溪舊愛蓮

送黃鄧南知縣

百里耕桑地一官撫字初清風高拂柳井雨欲隨車
野宿依人雉鹿懸奇母魚漢廷循吏傳珍重黑還書

送將軍

天北天南又遠征雕弓駿馬曙雲晴羽林猶說將軍
令典與羽林關嶠爭迎小范兵時聞中自昔東山推特
達或謂司馬只今北虜尚縱橫 聖仁有道修千羽

倚劍隣宵坐月明

送湯希恕

憶昔瓊海島芹服栖嘖使君敷化理黎獫猓漢官
高涼禮義邦濟濟肅衣冠懿哉柔遠才能通諒非難
牛毛法令滋民性日已刻滌除煩苛盡所貴簡與寬
囊中太古琴拂拭為君彈初彈弦柱覺凄切秋氣寒
解弦奏南風陽春生肺肝再拜贈使君侑以幽谷蘭
遠意不可言極目孤征鸞

別鄭通府

前歲別君三伏初去年晤語城南居今日相逢秋袂

歐陽修集

卷之十九

八

薄木葉撼撼霜前疎光景百年良以慳靈曜西馳不
暫閑學道無成空歲月歎息秋風兩鬢斑請君為我
聽為君理素琴一鼓浴沂調再鼓曲肱吟人心昭昭
若白日天際何處起輕陰

挽俞子有

子與子有侍先師於虔同寓鬱孤臺下時相與焚
香告天誓此心可對天日往再歲月頑鈍無聞而
子有已不可作子南來館下出知舊挽卷悵然賦
此

猶憶春風理素琴盤雲玄鶴去無音鬱孤臺上千年

月常照人間不死心

房母李氏挽詩

栢舟終古誓松竹歲寒姿應有明神鑒真堪列女師
桂孫看秀拔榆景際雍熙笑瞑重泉目寧孤素所期

壽大京兆戴公七十

蚤從天上解金魚遠向越湖更卜君南國甘棠詞邵
日野堂三圃樂荒餘漁樵靜隱高人楊岩谷深回俗
士車壽酒正宜黃菊泛况看玉樹滿庭除

大廷尉石泉潘公比召

宏材所至樹勲名春簡新承發舊京卿月靜依珠斗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九

迥法星高傍紫垣明開尊綠蟻浮秋色夾岸黃花記

驛程御柳含烟鶯有轉金臺無限鳳臺情

榮壽爲周正郎受軒題

華髮懽顏郎養初驚迴新捧紫泥書袍袍錦輝相
映王母壺公意自如摠美于門來駟馬寧論燕國墮
金魚書簾靜捲看黃菊閑課兒童竟日鋤

壽同年沈雙槐母九十

雙槐庭院洞庭邊三月風光照綺筵萱草經霜仍自
媚蘭芽茁雨故相鮮清春燕喜明珠翟遲日鶯聲雅
管絃上界底須新授錄麻姑元是女中仙

壽朴翁

帝里風光二月春白頭未老太平身眼前有十堪爲
樂世外無官足任真銅狄摩挲疑昨日金尊傾倒及
芳辰自憐無限高堂思猶逐輪蹄日幾巡

和紫巖劉公郊齋夜坐二首

即看駉駉變丹唇漸喜陽回地底春補袞定誰添弱
線閉關聊爾藉重茵遙瞻漢時嚴星駕因憶湯盤
獻日新明月孤燈清不寐疑疑漆室是前身

獨坐空齋翫月華轉蓬蹤跡愧生涯野耕虛擬莘農
未河泛空聞漢使槎陽長正須調燮手春行無復寂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

寥家明裡莫助光天德謾誦新詩拜寵嘉

贈柴黼菴京兆考績北上

漢官祿秩崇三輔少尹才名重九卿豈爲繭絲書最
考獨揚綸綍對承明舟浮秋月龍江曙袍帶朝陽鳳
禁晴猶載西垣舊簪筆竹開東閣疏民情

送浚川王公北召

南國喧傳急皇王惠愛鈞如何豐鎬地不借休釐
入六月還朝路三台致主身殷勤餐飯祝非足泛
相親

贈秦鳳山公北上考績

賢哉曾聞司馬名相逢青眼慨平生三朝出處關休戚四國安危倚重輕雲起錫山千載會天開金闕老臣情共工不用憂時詘聖主何心樂舉羸

次周貞菴公壽旦述懷韻

匡時事業湏元老涉世年光正古稀一代君臣新寶歷幾人父子稱朝衣吟邊倍覺丹心壯鏡裏從教黑髮非試倚南山歌樂只滿觴明月散晴輝

贈張中梁公考績北上三首

每瞻旌節上青霄便憶夔龍翊聖朝江上樓船公獨往紫雲不斷碧天遙

歐陽南野集

卷二十九

七

誰看官事直家事自許吾身是主身欲識賢勞雙鬢裏不霑霜雪半成銀

送公何事重依依萬施長松忽此違花草未知人惜別爭搖紅紫獻芳菲

送顧新山公考績北上

木蘭舟壓浪花輕珍重司徒萬里行北極帝宸頻側席南風天漢促兼程斗山悵望非今日尊酒當筵漫別情便殿從容酌召問民間杆袖正營營

秦進士挽章

太息青雲器空留天府名修文疑杳耿造物忘聰明

慷慨龍從志依稀鶴和聲題催悲白老落筆淚縱橫

送西麓吳君知景州

廣川臺上月如淵廣川臺下草如煙使君不受簿書枯藉草對月心悠然一從功利扇雄風道義昏霾五百年官方民俗三嘆息人間白日無青天使君合是吳公裔獨抱周南靜且虔此邦之人本三代宦遊端不媿鄉賢

一泉為曾君賦

萬壑東流迥源泉好靜觀月晴金影曜風定鏡光寒混混斜緣岸涓涓未倒瀾詩脾何足沁抱甕注湯盤

歐陽南野集

卷二十九

七

贈治齋萬公致政

已辦綸巾狎白鷗便投霜簡駕青牛回天力在寧憂廢瞻極心懸獨倚樓洛社相公多白髮江洲仙子近丹丘梧岡春日長雛鳳更是君恩不易酬

贈同年宋春亭守敘州府

憶昔同霑杏花觴十年京國鬢雙蒼新分虎竹三巴迥暗拂龍泉百丈鋸露冕春晴棠蔭合琴堂風煖稻花香漢庭上秋旂循吏佇看泥書照小梁

贈胡九峰奉常北上

共擬連床夜俄驚判袂晨鳥鳴山水暗馬度石苔新

樂事還誰與交情未易論
虞廷書最早應憶龍頭人

送震洲胡子守大名

禁柳依依鳴鳥多送君作郡欲如何
車牛不博催科考竹馬先傳襦袴歌
庭草香風浮泮佩黍苗膏雨濕
農策懸知別後停雲思莫負尊前對月哦

贈周陸田侍御二章

冲漠生感應往來乃萬殊殊分本則一一本超有無
是謂天之性人力無錙銖孩提愛敬端達之神聖漠
太玄浮雲氣旬聲出鼓袍至哉愛運更無欲示其樞

圖書千載後蓮池長綠無

無欲本無有非有故無之良知匪親聞靈瑩弗可欺
秋陽正天中霧霽淨無疵萬物皆相見豈用安排爲
由來希天學致知乃其基渾然一以貫寧論本與枝
末學忒糾結適莫紛多岐上天靡聲臭帝則無識知
三復聖學篇可以深長思

挽詩

野澗松楸暗草開草樹蒼坐忘西嶺日不見上堂人
奕代簪袍冷百年雨露春懷中遺訓墨秋色與鮮新
和紫巖劉公誕辰有感韻

元日新晴暖決旬喜聞初度正初春
觴行沆瀣微成醉句琢瓊瑤不泥塵
一代保衡瞻太岳八方民物待陶鈞
我曹底用千齡祝公德還應百世人

上元日功臣真武二廟次紫巖公韻

千年大統開周歷一代宗臣陋漢賢
甲卷中原兵不戢鋒行邊徼敵無堅
畫圖麟閣疑春夢燈火龍樓隔
暝烟悵望諸公那可作徒聞尚父格皇天

廟臨絕巘路倭遲乘輿辭更陟危雲薄遠天山斷
續風生靈竊鳳參差徘徊暮色頻移酒點化春光
合賦詩却恨無緣操几杖重陪還擬月明時

贈貞菴周公奏績

兩都聲聞珪璋重到處棠陰蔽帝垂
民命好誰憐赤子臣心端可對彤墀
尚方玄衮旌庸日廷尉斑衣上壽時
因憶昔年聯鷺選茲辭祖席醉金卮

南莊爲給舍王君景純父題

風入南莊撼暮松乘雲人已蹕仙蹤
至今猶說衆州路自古同歸馬
簷封白牓有徵庭樹淨黃鸝無語徑
花漫寄碑百尺瀧岡表諱議文章衆所宗

送何石湖公考績

經綸才術合投簪乞得南來不暫開
九廟穆清嚴

聖孝萬間輪奐壯實關官當晚節心逾赤功在明時
賢未理 帝召司空方側席莫辭尊酒看青山

瀛洲雅會限韻同翰林諸公

拍塞氛埃積肺肝暫承旅語叩琅玕寧知世外仙凡
隔始覺人間雅鄭干酒澤枯腸杯不厭詩逢驗韻筆
頻乾諸公好輔唐虞在我欲滄浪理釣竿

送廷尉陳宜山公赴召

前輩風流在樞趨游坐深簡書來日下祖餞席秋陰
落木江天迥征帆爽氣森清橋如有詔犯蹕合輪金

和劉平嵩祀先師齋居有懷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五
暑傍先庚退秋迎此夕初重逢俱惘惘故語徐徐
代祀懸精白齋心竊緒餘相期照肝膽銀燭對踟躕

送胡九峰改太常少卿北上

丹楓江上路送尔倍沉吟南北如相避誰從話此心
漸鴻遵月渚倭鳥怯雲岑孤負溪山約臨風撫素琴

送大司寇貞吉周公致政

楸枰剝啄掩輪前末局年來識者稀山鳥近人喧
錦村酌逐日典春衣生兒報 國今誰是授老全名

昨未非料得新詩傳洛社田園松菊有餘暉

送邊東早京兆謫河南參政

嘉洛邊京兆天門舊謫仙如何久留滯又上洛陽舫
薇省清且峻王命重旬宣利物諒有濟考德故無緣
祖席望淮浦千艘飛鳥前迅恍忽以后尾翹忽以先
人事每如此淹速何足憐君家延世澤簪笏輝蟬聯
煌煌池上彥鳳毛倍鮮妍至思無際岸捐報及茲年
努力崇明德莫問桑麻田

和紫巖公九日病中別詞林知舊韻奉賀令郎

魁捷兼慰勿藥

騷子風雲騰汗血鳳池梧竹有光華衣冠常曲歸時
論學業龍門繼作家喜失病魔推角枕吟巡簪菊岸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六

巾紗新詩莫漫生秋思樂事芳辰總未涯

元城小示維摩疾伏枕長吟語益奇摠惜良辰翻送

別况逢劇雨似催詩開緘飛動占清健問字遲留訝

許時因憶去年登眺阻月明有待赴心期

錦纜秋開李郭舟重陽風物迥生愁合離轉眼真成

夢幾月懸灤不住流更泛總遠千嶂雨菊簪能滿幾

入頭未湏更問蒼生病公是醫王早合廖

擬琴堂振險層危俯聽高林鳥謖兒豈謂藥爐遠盡

省尚餘詩興遶東籬菊叢不待頻追憶樽簪猶堪數

羣危謂慶公強健在年年甘雨足春犁

玄菴奉常公修瀛洲會限韻

玉署幽深紫殿東六龍雲氣縹緲然通蓬麻有幸依賢
哲犬馬無能抱朴忠海柳江城驚改歲星河天闕
夢乘風却憐病祟侵凡骨高會群仙偶未同

方山中丞公宅邀集限韻

學古徒勤力不支能憐蹇躓一鞭之年光鑠電俄驚
眼春色醉人欲墮肢謾喜同心談王塵無緣接膝倒
金卮中丞府第陰陰栢奎壁寒芒散滿枝

函谷許司徒公宅邀集限韻

紫閣穹隆敞木天文章晚達愧開先偶從南國芳辰
集又續東京勝事傳郢調彌高翻白雪吳楚新拂瀉
玄泉終生豈任承驅策謝得收剪不問年

銀臺介立公宅邀集限韻

莫道清歡揔細娛誰堪詩酒樂軒虞去年此會全家
落來歲茲辰定有無身在不須危治世心忘奚所問
迷途金陵市上饒風景應有高人挂藥壺

壽整菴公七十次韻

啓蒙惠我兩新編白首耽書劇壯年几杖夢隨千里
外鴈鴻書寄九秋邊經綸有兆身先退著述無多意
已傳蒼檜凝寒公手植折將獻壽雪花筵

贈我峰潘公考績

中丞初操江上師崔葦千里無徒兒今日江頭餞司
馬路人猶識中丞旗聖朝考績崇敷奏象笏朱衣
對形輝天王側席念不羣迺知有宅非公誰聞
道驕兵弄西北公登廊廟爾何爲

靜齋陳公生日述懷見寄用韻奉壽

傳訓多門次第編公方集解六經書簾香草幾華年喜無雪
色生簪底待有泥封下日邊壽域詩篇能遠寄官途
名蹟豈輕傳懸知尊俎延三益珍重威儀動四筵

送陳虞山公赴虔臺

自昔虔州路潢池數弄兵莫嫌儒作將應使盜爲氓
春入幽巖秀嵐開遠岫明帝公宋范老軍實貴先聲

送大廷尉厚山周公北召

兼設白露公來日烟柳青霄驛召時署棘可巢烏欲
集廷麻遙下鶴先知公宋法曹舊事談能徧經殿
新班步不遲肯與故人尊酒盡共攀葉竹賦倚猗

送穆玄菴公致政二絕

東殿論經捧御床十年仕宦厄黃楊南曹清徹容
毫最更乞投閑何處鄉
進不趨榮退未難黃花歸路夢魂安浮雲看盡閑舒

卷靜對青山自考樂

和鍾石公喜雨韻

一夜山雷隱地鳴五更雨愜幽情溜簷落初如
注滴瓦疎疎乍可明漸覺饑蚊稀忽散頓令病骨倦
還清豐年合是天王瑞起聽農歌雜鳥聲

暑竹墟入觀過金陵阻餞

獨憐祖餞逢齋禁正憶維舟傍遠岑天上不遲春正
會江東空切暮雲吟賢聲籍甚今誰得殊錫需多帝
所欽露冕寒惟何日到兒童竹馬隔年心

陳樸庄入觀過金陵阻餞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九

雙鳬遙逐行雲至萬里高瞻北極翔久擬壺觴陪語
笑那知咫尺隔瀟湘風神窈窕秋潭淨雨色霏微客
路長宴春歸來能特枉暮春庭草倍輝光

送石塘聞公考績

留省三驚玉露秋復聲猶在殿東頭青霄好去兼
程上丹宸憑覽側席憂病枕離情隨旆遠客床歸
夢繞鄉遊天曹有待持冰鑑烟水能容狎海鷗

送甘泉公考績

聖學衰殘詁訓餘人心榛棘費芟鋤春風蒲座朝鳴
鐸卿月輝庭夜著書醫國金丹猶未試對時玉燭寬

何如莫言天上辭楓陛歸向山中問草廬

送蔣石菴公考績

南國重瞻衮長安兼接隣飲河知颺足飛渚嘆鴻遵
天子人求舊久卿績奏新化民今有道不借孝文陳
送王南阜公考績

猶憶龍飛日欣逢豹變時為疑由徑捷翻作上竿
遲叔明官仍熟元琳髮尚緇豈同顏駟老始結漢皇
知丹闕靈龜迴滄洲侶鴈低有書能繫帛聊慰暮
雲思

和鍾石公齋居喜晴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

齋署陰森古木清高風號木怒濤聲栖鳥薄暮生愁
雪巢鶴侵晨太劇晴宣室日臨三島洞泰壇星
徹九光燈遙知在列霑靈祀獸舞鸞瞻眼倍明

送秦鳳山公謝政

已分留鑰出重關又解朝簪詠翠微萬里雲霄瞻鳳
德一帆江海息鷗機蒼生轉切蒲輪望皓首真看草
奏歸櫳昨復聲明主識豈無春夢日邊飛

和韻送秦鳳山公

林丘長日羨雲閒霄漢清秋駕鶴還籬菊風霜矜晚
節洞蘿烟月照童顏門無俗雜寧須閉徑未荒蕪不

待刪寄語蒼生相問訊但尋履跡到東山

和介溪公元旦之作

此日南曹同拜舞篆烟猶似御爐芬却瞻 鳳闕祥
光迥遙想龍顏喜氣飄香道三陽占泰運新詩五色
爛卿雲即看廟畧裨明主待見敦銘勒異勲

人日宴宋南塘公宅和韻

晴添人日喜宴爲故鄉開彩勝輝殘雪銀燈影上台
同憐新霽月難進已斟杯蓬直扶多賴壁連愧未才
新正十日宴北湖公宅用韻

臺柏參天黛簷迤別院開素心深仰斗懿範幸瞻台
光景星臨砌暗香花近杯酣歌歡道泰鄉曲况多才

和侯北湖公新歲韻

江城風日近元宵物色新年倍覺饒九陌燈輝頻對
月三階星彩總騰霄從知樂事逢明主誓浣塵心泰
聖朝分陝正憑元老七索陰有頌到花苗

老父生日有感

白髮庭幃北鴈稱壽觴遙祝思依依烟迷芳草憐公
子雲擁靈椿傍翠微報 國猶期身未老爲貧已覺
道全非得尋難釋還初服更集芙蓉製綠衣

靜齋書院和韻二章

入簾蒼翠草侵門亦有高人此嘿存萬軸牙籤充棟
宇六經寶藏照乾坤隔窓樵笛知山近落檻風湍悟
水源舍北郊西雲未雨幽襟披豁兩無言

中丞卜築遠紛詳迥僻真疑處士家芸簡曝簷親啓
篋花叢除徑候停車浮烟野馬成天趣化日爲魚感
歲華洛社相公多屢鑠春風談麈拂巾紗

贈劉紫巖公北召

寵錫溫綸未足瑗恩開東閣待賢勞風雲晝接飛龍
近霄漢時瞻翥鳳高西北干戈忘帝力東南絲粟歎
民膏從容講殿酌清商頻歲宵衣正此曹

送同年滇子念憲陝西

鶯花三月暮祖餞出江干玉節關城曙青山驛路漫
宸衷勞簡任道鎮集憂端素負匡時畧霜蹄展未難
贈涇野呂先生赴召大司成

台樞雅望衆推先學省新除暫寵賢問業日圍臯座
蒲論經朝上御筵還追隨鳳侶三千輩寢寐 龍顏
十二年忠直平生符兩字江湖廊廟總悠然

清秋祖席意遲遲正憶當年校藝時管見未能超俗
學時文何者存公知登龍數快披雲觀變豹猶懸隱
露安去住自憐勤仰止晤言難與愜心期

送李燕崖考績

長安風雨數相過，頑鈍其如斧鑿何。一自鍾陵依玉樹，頻看鷺渚換金沙。鐵驄柱史勲名盛，銅虎臺郎稟食多。愧我虛縻君奏績，漫裁短句和騷歌。

和秦鳳山公四首

清晨飛雪薄黃昏，寒燠紅生喜色溫。暗響微侵戶牖曙，光炫晃徧丘原多。暄久訝玄冥令有赫，今知帝鑒存共卜豐登。荒甸幸沾康食戴堯恩。

晨開雪急坐朝昏，熾炭重綿且未溫。喜有清尊開上若，慙無佳客羨平原。淺深窟壑填應徧，高下岡陵聳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九

雪

獨存凍雀饑蹲愁粒食，爾曹歲稔會沾恩。右道院觀雪

鳳翔虎躍劍攢尖，千里山川擁衛嚴。一自百靈朝寶鼎，至今萬木掛龍髯。巍巍直與神功峻，鬱鬱猶看王

氣添麥飯漢陵供，秩祀禮儀貴少未云廉。右祖陵祀

新年旋施筆鋒尖，秀句新題字字嚴。誦聽希聲驚里耳，吟成幾度斷虬髯。心神浮動同春盎，道意圓融與

歲添郢曲調高誰和者，搜勝况似冷官廉。右元旦試筆

詞垣舊意贈紫巖公

濫竽玉署得相親，豈有文章踵後塵。揮毫每承談不倦，臨岐無語意彌真。殷邦嘉靖思肱股，胥席從容對

鬼神。導清飛鴻聊信宿，在爾驄轡暫逡巡。

遠奉天書拜玉皇，細裁雲錦煥文章。十年鳳沼

微陳迹，八座鵷斑隔舊行。棹拂汀蘭香冉冉，佩承宮

草步踳踳知公此，去能醫國琢重青囊肘後方。

送宋仰山知真定

駉駉絡繹京華路，甲第參差貴近鄉。漢使青符新剖竹，西臺白簡舊飛霜。澹帷按部仁風遠，燕寢凝香化日長。別後鍾陵望恒嶽，相思時有鴈書將。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九

雪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別集十四

詩

費鸞湖公伉儷齊壽

黃閣歸榮日青陽介壽辰地靈元降岳良弼特生申
少抱凌雲氣早克觀國賓縱橫敷禮樂博雅貫天人
萬里翔寥廓一朝邁等倫文壇嗣苑重詩納講筵頻
典禮神人秩惇庸夙夜寅殷王徵夢齊周宰握衡鈞
遽訝仁賢遞重看字宙新紫泥輝菊徑朱紱上楓宸
魚水精神共鳴鶴恩波均錫蕃分鹿馬活潤到溪鱗
興動滄洲月堂依綠野筠花迎歸柳笑烏傍釣舟
歐陽南野先生集卷之三
延客寧憚俗題詩每入神副筭陪燕喜斑綵戲逡巡
梓里欽先達台儀仰絕塵堂洋知浩蕩宗岱憶嶙峋
迢遞蓬山隔過從玉樹親寄言紛頌禱報效積輪囷
日月開黃道烟霞岸白綸明堂頂柱石殊禮必蒲輪
餐飯區區祝壺觴歲歲春微生何足庇品物待陶甄
和介溪公生日自述韻
流霞暖泛長生酒湛露香凝舊賜衣金玉高文詞苑
重鈞衡令望漢廷稀氣鍾嵩嶽人今是夢協商嚴事
豈非莫問釣舟尋舊渚早看綸筆戴黃扉

送王與浦考績北上

暖風吹水葉波輕似與征帆送遠程路入仙鄉叢桂
在珮鳴帶里百花迎遙瞻丹旆明春色猶識彤墀舊
履聲稼穡登壇前席問艱難細說小人情

送唐西洲北召

嗜學晚忘劬高卿劇士儒精瑩懷趙壁文彩爛隋珠
白下初栖鳳丹霄忽起鳬向來瞻望意臨別獨踟躕
解纜江亭曙維舟潞渚春茲行瞻日表何地想風神
古義商難通悲歡欲頻相看追弗及獨立石城闌

送郭雨山京兆北上

憶昔微垣邸命日至今京兆奏功時十年問俗環車
轍隨處蜚聲聽口碑日煖魚龍驚鼓楫鳳高燕雀避
揚旗鴻泥蹤跡尊前客莫對楊花不盡卮

送江瑞石京兆考績

王節徵司馬卿曹重副樞三朝推舊德九伐贊訐謨
制勝應無戰為戎豈盡胡正思金鎖甲化作紫羅襦
贈錢寧憲掌科
諫署連符省因緣奉後塵秋霜凝節操冬日照風神
和璧輝難並庖刀試益新器應藏射隼志豈忘批鱗
建白非煩碎菟揚必隱淪民情恒腕扼世事數眉顰

送潘我峰公北上

素績紆 皇眷披忠對紫宸樂鄒饒弄寬儉歲信酸
辛天上番卑聽人間播大鈞高明煩耿耿薄劣妄云
云飛鳥行千里流觴且數巡不才宜草莽多病憶鱸
尊莫擬他時會選同此座人明朝典落酒何處柳條
春

贈汪春谷掌科

相望渴以飢相懽願不違龍門三尺木與子弄金徽
一奏煙霧開三奏日月暉九奏元合幽崖草木肥
風雲一朝隔子行謁帝帝帝帝多新曲圓滑迸珠璣
南風遺韻遠白雪和人稀維惟有舊操五絃時自揮

歐陽南野集

卷三

三

流水何蕩蕩高山亦嶽聽者倦但惜古調微
行色何匆遽四牡疾於飛踟躕岐路側悵望空依依
壽王輿浦外舅

渭叟心猶壯齊生髮未踈後車休命載掌故待傳書
惟合瑤池宴恩霑玉饌餘乘龍多喜氣往往欲充閭

壽西玄公外舅

勾漏歸來未白頭年年春酒接中秋階羅玉樹含風
淨庭擁雲槐翳日稠綵服乍回羈旅夢黃麻新散
倚門愁乘龍客向江樓望遙送青鸞過十洲

送徐楓岡大理考績

長憶金門同聽漏竭來南省倍情親一尊又送朝天
客四座相看送旅人鄉國歲寒梅半吐禁城春煖柳
初勻登臨莫惹青山色勸業應憐白髮新

贈朱雲巖知松江府

五馬雲間去雙旌曙色開踟躕憐舊侶傾倒盡深杯
作官榮分竹逢人早寄梅黃名汗簡遲尔好音來

雨中訪高祠部初歸面枉新詩次韻奉酬

琳宮十日卧華徑綠苔生空羨達鴻羽仍憐谷鳥聲
衝泥尋所憶傾蓋見高情詩卷留天地慚予早識名

贈周白川公考績

歐陽南野集

卷三

四

聞道征轡樹羽旗正看謀績上彤堦閭闔輝日開相
待臺鳳衝霄去不遲仙里謾談鱸膾味帝庭爭親羽
冠儀定知宣室酬清問好說封侯李貳師

贈王南渠公考績

末俗多新調明公祇古心逢人肝膽盡聽語髮毛森
荆識吾何幸邯行片未任登龍絕稍稍駕路復駸駸
懇切瞻依意傍徨契濶吟法星懸傍斗卿月度橫參
九列官階峻三朝德望深堯庭今就日商夢必為霖
綺席聊淹駐慈循豈再臨歷瓶猶可市折俎故堪燔
後夜芳洲月還誰伴淺斟

送吳訥菴公四川巡撫

清秋行色有光輝
曉月雙旌度翠微
一斥幾年時論屈
重登九列舊銜非
梁州自昔稱天府
元老真能壯國威
塞外象犀煩納貢
華陽牛馬未全歸
城臨雪嶺公來重
峽束風濤使去稀
無限心情尊酒裏
共拚醉飲到斜暉

贈蘇乙峰公考績

祖餞出城闌
綺筵傍綠筠
輕烟江海曙
晴旭野亭春
總關心宗漢
懷鄉路遶秦
餘寒冰雪在
玆重濟時身

歐陽南野集卷之五

送姜石泉少僕赴滁

夙抱經綸器
况逢全盛朝
頻年留散地
朋輩列清霄
卿寺群星聚
江城匹馬遙
展才宜自此
莫羨小山招

宴鍾石公宅和韻二首

賞心直恐負良宵
暢飲從公未擬招
好客高情煩鄭驛
聚仙勝會際堯朝
影涵蓮炬杯光淨
香散檀烟鼎篆飄
好句枯腸無索處
真慚年鼓雜金敲

華堂綺席醉清宵
袞袞諸公荷並招
豈有文章論接武
監叨尊俎託同朝
隨風刻漏燈前急
帶雪春聲笛

裏飄飄去狂歌
餘興猶嘯嘯
雲華缺尚堪敲

送侯北湖公北召大廷尉

祖席侵春色
郵籤促曉程
共瞻卿月迥
應奏法星明
高義敦桑梓
餘芳襲杜蘅
臨岐多眷戀
極目暮雲征

送石阡太守黃菲菴

石阡嶂嶠連
西裔相隔中
原定幾層丹
木經春同著
雨昆蟲異地
不疑水分符
莫訝論椎髻
刻木猶看近
結絕黃霸勳
名知藉甚潯
陽去後至今稱

送順慶太守趙白泉

百丈牽江蜀
道難光融暗
雪漲狂瀾
燕檣直指瞿塘
上象馬頻於
灤瀕看宦海
際天迷彼岸
世情隨地足
奔湍危平易
覆無多子玆
重君侯瞬息間

奉和鷺湖相公秋晴試舟韻

潭畔琪花夾岸香
蘭舟新試賞
方將聲聲遠
笛隨歌榜片片輕
鷗狎羽觴暫放餘
閑詩結社寧耽深
飲醉為鄉人間久
切雲霓望天上
頻虛政事堂

萬斛烟橫野渡舟
等閑汗漫恣仙遊
輕帆自信中流穩
高枕能忘四海憂
潦淨潭心真可濯
秋晴雨脚未全收
明良一代眷歌意
莫作吳歎子夜謳

鱸魚自釣謫仙槎
秋圃絲尊賤可賒
隨意膾炙供酒

蓬蒲江風月透窓總行穿花樹留殘照疑犯星河拂
絳霞若到城闔更迴首人間天上轉須誇

天臨大液御樓舡魚鳥猶依綵仗縣危聖紉憑黃閣
老乞身閑傍白龍淵冥冥烟月孤舟去采采蘭蓀並
澗綠還有平臺前日召暫留幽事故鄉傳

題朱諫議芳懋堂諫議高祖祖皆名御史

累葉衣冠開甲第盛時門閥冠儒鄉憲臺瑣闥同清
望顯祖文孫並耿光蘭樹流芬休玉砌槐陰屯綠陰
書牀寧論世業追韋曲直看勳名紀太常

憑虛閣中邀集諸公續瀛洲會限韻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七

寺閣憑虛坐翠微隔窓雨色散晴暉鉅公何意能相
過好景無多且莫違棹倚湖洲雲共遠席移塔院鳥
低飛牽裾未可留賓住惆悵斜陽獨馬歸

介溪公懷寄甘泉公風阻閣集奉次

侵晨候客日初暉花外高車未擬違缺驥驚看停午
過空鳬憶傍洞雲飛僧堂磬梵塵緣淨佛閣湖山逸
興微孤負詠風春服在真成訪雪剡舟歸

送林次崖廷尉考績

虛齋經學牛毛析思入精深覓見君早爲寸陰添白
髮時開尺牘總玄文翔鵬健潮凌霄漢鳴鳥幽聲隔

暮雲最續定知承檣櫓嚴程暫許盤餘醺

送林次崖北召二首

北闕宣麻總識名南曹聽棘早稱平開類莫厭深杯
勸迴首兼愁獨馬行六藝文章堪致主四方孤矢更
論兵儻貽短牘尋鄉使欲買長鋤學耦耕

晚託交遊意自堅飛騰無那此離延浦雲遠樹人孤
往江月虛舟夜未眠三策總輸肝膽赤二毛漫改歲
年玄九重每觀龍顏喜萬里頻看鴈帛傳

介溪公爲真作奉和二首

溟渤藏胸鶴練形官登八座鬚環青巧傳貌惟川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三 八

粉能照肝腸是日星世味嘗多宜苦淡恩波語及倍
丁寧即增麟閣承天寵終古銓衡顯地靈

總角名聞醉六經揮毫東壁避之星卽驂威鳳翔天
路直拂切螭立帝廷誕日劬勞父母南衡磅礴降
神靈扞台非晚徵文呂槐生深澤湛露零

別崇寃弟兼寄郎襄諸昆

蕭蕭歸馬度鳴蟬黯黯秋懷積雨天官舍可留粗足
飯客途後會定何年鄉心迢遞千山隔壯志磨一
劍縣懷望郎襄鴻鴈侶頻看好事寄書傳

三錫錄同諸公爲潘公賦

驚紙龍纖次第開盡殊渥九霄來炳靈江海喧
靜生色松楸紫翠堆郊數鳳麟多氣象溪山魚鳥莫
驚猜比年 聖翰頻親灑浣拜知公更幾迴

期舍弟豈借計不遂用韻寄慰

少年積學累蠶絲得失休疑塞老癡蘭怯露零華萼
早菊宜霜重色香遲乞身有待虛前擬戲綵從今已
後期庭下雙雛娛白髮渾忘舊態想新姿

靜齋儀禮之貺兼以佳章用韻寄謝再致壽意

古經緘寄曲臺編幽奔慙過四十年推挽虛期秦漢
上瞻依實切暮雲邊詩當晚節筌蹄棄意愜幽棲鳥

歐陽野集

卷之三

九

雀傳春入盆梅歡對酒醉憐公盡笑巡筵

用中元韻寄弟

客牀無寐意絲絲想遍乘除亦未癡念尔豈應投筆
晚知子不合掛冠遲尸食泮壁真何補奏績承明故
有期預喜還家稱壽酒梅花剛照歲寒姿

三日宴介溪公弟和韻二首

乘梓依餘蔭松蘿忝大賢每勞分丈席復此對芳筵
香蟻經春綠馴麝回客妍喜看萱莢早三葉報新年
高人鍾嶽秀後學仰鄉賢欲擬靈椒頌先需設醴筵
青傳春菜細白舞雪花妍便可娛今日無由返去年

古詩 赴國朝諸公宴用韻

楚依梵刹何蕭爽饌雜方珍總必芬儘被鄉情催快
飲不知酒力到酣醺坐延桂魄同清畫添蕪煙裊
瑞雲正倚多賢霑後樂虛叨厚祿愧高勲

張節婦詩

實女精魂化作心逕塘應共汨羅深松風莫作笙簧
聽似寫當時絕命吟

又張節婦一首

張女逕塘魄饒娥江上神未須悲後死無乃化前身
魚鱗猶知義烈不畏人邊城胡騎滿反袂更傷麟

歐陽野集

卷之三

十

送人致仕

郊垌地僻經過少拂袖歸來幽事多柳外移尊依釣
舫臨邊分席傍漁歌菊松晚節陶潛徑藜藿東風邵
老窩藏得善刀遺令子楚劖霜刃試新磨

祥蜂

孝陵侍祠夏監誼日獲蜜蜂一屯程松溪兄適過
見之謂蜂有君臣義作祥蜂四韻呂巾石兄和之
夏索予作

十年神烈山前道稽首重瞻萬木林柏露朝零豐水
澤松雲畫結昇劄陰寶号一瞻蒼龍遠金殿長局

日深試向鶴鳴謫物裡好古蜂聚聲臣心

醜齋東樂軒

檻浮曉日湖山麓簾捲春風草不香爲喜東平全最
樂不招詞客賦長楊

送繆碌溪少參之四川

鄱湖西望瞿塘路簫鼓帆檣發曉光行露甘棠歌不
厭暮雲春樹意何長隨身老鶴切能舞伴客孤琴解
自張遙想微花移日影娥山回首未渠忘

趙清獻公焚香告天圖

玉帝神霄近金爐靜夜熏人間非可作天上豈堪聞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三

十一

心與冰壺烟名騰寶篆芬高蹤今寂寞餘藹故負風
司理襟淮海逢時抱典墳暮金麾暗室衡石坐斜暉
獨鶴棠陰露孤琴梅嶺雲琴鳴知典調鵲擊訖殊群
景德黃牆見交神寤寐懇清獻祠下月持此贈夫君

樂閒居士近體三章

難兄初結綬今弟竟遺榮獨傍烟蘿住深便靜者情
高齋雲掩映華勝日晶瑩珍重淮南意無媒致魯生
未慚棲遲意時爲汗漫遊金陵招羈鳳彭蠡輕鷗
靈籟空山月高天遠樹秋壺鷗朋好集隨地有丹丘
幽人不閉關攸吏梅潭還共携琴臥被同尋龐叟山

青牛今相像驄馬得追攀盡嘆磨勞獨應今四

壽胡封君正菴翁

猿門山下獨醒翁白髮青眸氣吐虹早謝楚筵耽徑
菊高吟洛社羨遠鴻芙蓉爛熳秋江月蘭桂惹青曉
砌風絲服泥沾蕭露重錦堂屢舞燕泥融

贈參戎斧山賈君督餉歸淮兼訊萬鹿園

與君傾蓋遂相別歲晚驛驢道路開愛國能供滄海
責歸淮應過大風臺金杯握手淹行色寶劍懸腰識
異材帥府同官勞寄訊陰符細論待重來

贈春周劉公赴留臺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三

十二

建業昔年行並馬都門此別倍含情棲鳥欲滿留臺
相吻鹿如憐祖道華霄漢丹心頻北望風雲白日護
南征餽山吟對知無幾佇聽東垞曳履聲

贈袁爾極兼爲尊甫壽二首

寂憐陟岵榮秋思且喜還鄉是使程日暖河流催綵
鷁晴薰柳色轉新鶯青春更覺萊衣貴白下爭傳水
部名料得趨庭多付囑君恩指報足親榮
共憶南雍十載前滿庭翠色草葱芊如何 帝曰
心日剛是仙郎奉使年遠道驪駒催風駕華堂
照春妍北飛定有燕雲鴈念我頻將數字傳

贈李繼之司務

清時文藻傳家學春日皇華重禮曹
總爲簡書拚盡瘁肯將輶傳歎多勞
蓉城遠度雲霄際梓里頻瞻斗極高
上藥待需醫國品浚郊無戀駐干旄

贈南渠李公之南大司成

十年宦轍真相避不盡板權又送君
柳拂別筵深囑鳥尊開何地細論文
香芹碧藻春涵雨二水三山暮起雲
東嶽會須才俊集珮聲還何鳳池開

贈孟君子莊判鄖陽

百畝耕松繞宅桑未嫌鄰事說齊梁
君家德業看先

歐陽南渠集

卷之三

十三

輩人世瘡痍藉古方救粟直能多水火
牧芻宜不負牛羊峴山猶墮碑前淚
明府應留去後棠

奉和元宰嚴公祇事山陵三絕

上公卿命發都城風雨橋山百里程
五月炎氛能洗淨隨車真慰望雲情
潦滿長途雨滿城陵晨車馬戒前程
驚心指事多成句不是耽吟往日情
鳳侶追攀曉出城停驂未惜片時程
共言越宿旋星駕黃屋深懸肱股情

奉和元宰嚴公天壽山馬上作二首

七聖仙遊地葱蘢萬木林玄宮依疊巖
白日開重

雲物神靈護風聲羽衛臨低徊多感慨
疲骨露華侵迤迤栖雲阜森森拂漢松
迴環羅萬象擎攬見群龍形自玄黃判
烟浮紫翠重南瞻京邑近御氣接前峰

送李平崖參政滇藩無訊胡督學

詔參徽省承恩舊秋霽郊原擁傳輕
璞獻有時堪自信杼投無故漫多驚
才名異日優分陝威望望遐方快識
荆胡宿典文多畫暇好從醺酒聽遷鶯

送馬子調官鷄澤縣

百里冀方仍作宰連城荆璞莫含悲
終看馬默垂青史始識季常自白眉
饑渴滿前甘食飲砭劑何術救

歐陽南渠集

卷之三

十四

瘡痍烹鮮珍重玄元教汙可民勞小
憩時

送馬子知高陽縣

三載虞膠勞煩領一官禹甸聽弦歌
文名翰苑先公重宦業清時伯仲多
雲擁烏冕翔碧落春隨輶馬渡梁河
高陽自此權穰歲處處連岐秀麥禾

送國子葉先生判充督賦

別駕驅車望魯城橋門牽袂恨諸生
深秋近甸飛塵淨霽日與梁度馬輕
粒米寸絲歸國計用三緩二見民情
東田盡說污萊甚待復流移事耦耕

次龍湖太宰河上見懷韻

語論交寧愧古人情韋編書契研朱點點寢秋時
白生洗竹莫將閑事看琅玕坐待向春榮

帝王廟分奠感賦次少湖公韻

兩階千羽殿西東絃管聲中舞佾同百代明良精爽
合千官肅穆禮儀崇祿將有命恩殊重奔走無能
技欲窮清直敢言爽伯在視顏猶自愧孫通

玉簪花次石淵司寇韻

香風何處撲衣襟倚檻花開白玉簪憐汝雅宜明月
看可人偏耐早霜侵欲移籬菊當軒並正評谷蘭道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五

世深吟諷新詩凝竚久短簷斜日半庭陰

恩賜鮮藕次少湖公韻

貢新疑自華峯遠露賜擎從紫禁深入口絕憐霜
滿盞煩襟全勝嚼栖陰菜根未覺珍饈貴藿食長懸
老圃心白壁素絲吾愧汝汙泥欲挽力難任

送新軒侯子義甫僉憲山西

繾綣都門酒一卮論心方浹忽離聖神德業無多
衍道義根源是獨知莫外虛物理由來寂感豈
人為冀南回首燕山色應憶鳳凰對語時

送程台山掌科使

崇禎

魯衛天親隆聖主鳳凰丹詔出神京梅花送臘星
輕煖雪片清塵馬足輕金鑰暫違青瑣直玉階遙望
紫微明庭趨已覺萊衣肯簪曝應懸魏闕情

送晁春陵太史使周藩

暫輟燒藜辭漢閣新裁宮錦向梁城桐圭玉節雲中
詔駟牡呈華雪後程下國威儀瞻彩鳳故園情思亂
流鶯正誇庭下斑斕舞側聽池頭劍佩聲

奉壽介翁七十

風雲一代興周運光岳千年降甫辰萬戶闢乾春意
滿兩儀開泰壽筵新平津日影延賢閣潞國天扶致

歐陽野史集

卷之五

六

主身共倚南山歌枸櫞長依北極望松筠

贈大宗伯程齋盛公還潮陽

迢遞鄉心海上山乞身歸去海山間翠圍萊竹開新
徑朱映天桃駐舊顏畫錦相鮮遲日麗春衣長伴野
雲閒一官素食慙無補願得從公學九還

送王子忠判延平府

王祥今別駕捧檄向南征匹馬金臺口雙旌劍浦晴
過家春色媚踰嶠鳥聲嚶應謁龜山初悠然萬古情

送白洛川守廣西府二首

西南萬里滇池路五馬駢驅日幾程鴻雁天高孤影

遠魚龍江冷壯心驚
曉烟細雨郊原曉
露輕回首金堂
妻被戀祇應勸業
慰難兄時洛原在朝不勝步

月看雲

鍾鼎三朝勒世勳
象賢齊說鮑參軍
康敏公中丞虎公世濟其美

符今向牂州去
鳥道遙從楚地分
金馬碧鷄多勝槩

烏蠻白爨勸耕耘
盤江不斷中原路
知有仁聲天上聞

送張五卿督學廣東二首

明綸曉日下黃扉
歲晏都門惜暫違
遙望青華經故里
共誇畫錦弄斑衣
天南夜看文星動
海上春瞻畫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七

隼飛好種桃花
千萬樹鳳凰池
上遲君歸

君行正是初陽復
木鐸聲中化日長
三物漸遷周典禮

禮六經不數漢文章
芳洲杜若先春秀
茂嶺梅花帶

雪香薷會樓前
風月好共誰吟
弄到羲唐

和李忠定公顯應廟詩寄題祠下

天上浮雲迷北望
人間白日照南征
空山祠廟松杉

響遺恨杭州作帝京

介翁松間小影次韻題贈

千年間氣岳生申
麟閣應前第一人
貌得松間行樂

意咲顏長與萬家春

送王憲副整飭洮岷兵備

畫省才名徹建章
憲臺新節鎮戎羌
已知報國心無盡
况復籌邊夙所長
車逐隴雲徐攬轡
劍明關月欲飛霜
清時不用蒲梢獻
坐撫且渠闢漢疆

咏東方朔偷桃圖

蟠桃託根乃在度朔之陽
東海之涘滄桑更變幾回
新開花結實須臾爾偉哉
東方古之至人雲嶠萬里
駕鳳騶麟桃下三回探
赤實人間一萬八千春
手持丹書下瑤京
來參赤帝謁承明
書上公車寢不報
眼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之十

六

解紛往往咲談間
委命批鱗寧足數
未央宮中飛紫

霞芙蓉闕下降仙車
玉母東過漢天子
四方仙者來

如麻却顧臣朔相問訊
別來復見蓬萊之水清淺揚

風沙乃知臣是謫仙人
暫向金馬迹紛華曲士跼促

守尺寸大道遠迤如龍蛇
我欲從君訪蓬島風埃滿

眼隔烟霞坐對丹青動遐想
至人不見空谷嗟

送大宗伯端溪王公考績還南

今之時實散文勝其矣
南都爲聖祖肇興地古
風宜有存者禮從先進
其失也求諸野送公南行
慨焉有懷

春省仙卿奏績回鶯花祖席對新醅燕堂旂逐飛雲
遠鍾阜旌搖淑景開高誼每懷同署日雄文長美出
群才留京禮樂還存舊試與咨詢到草萊

大宗伯教齋孫公致仕

連章乞得望鄉身給驛溫 綸寵舊臣海上輕鷗迎
岸幘林間狎鳥識歸輪共知西洛眠非穩且羨東山
景更新午夜定應瞻北斗堯年頻祝億千春

大廷尉後屏盧公擢少司寇之留都二首

棘署烏臺席未溫留曹 簡擢拜 新恩虞廷正尔
矜輸獄義景偏教照覆盆即向堯階聽曳屣還看于

歐陽先生集

卷之三

元一

宅更高門過家暫酌橙黃酒莫戀稀年老第昆

公諸
元年

皆六七十餘
得過家為壽

卿月影移南斗近法星光動碧霄寒江東秋草雲間
思潞水仙帆霧裏看長樂夢迴鷄驚曉鍾陵吟對虎
龍盤亦知不是春明隔未別先彈貢禹冠

宮保顧公奉使有事太嶽

中天太嶽俯江濱 詔遣登封下五雲千載玄靈扶
景運萬重紫氣護 神君應將皇澤隨車到正待民
風入疏闥是處芳標堪採獻野人猶自羨春芹

元相介翁一品五考

勳名聖代錫元臣殿閣雍容十五春閒氣獨鍾東里
後太平長繫令公身燮調事秘 宸衷在襟賞 恩
延世澤新莫以功成懷舊隱天留黃髮待諮詢

贈呂和卿六史詩有序

和卿索予贈言予告之曰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不
可須臾離請問其要曰致知問致知之實曰格物
夫人之心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千變萬化至不
可窮莫非知之所為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人心
之知蓋形生神發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其極也
緩急是非取舍莫不有自然之則故曰有物有則

歐陽先生集

卷之三

元三

物者知之用知者物之則一也物循其則之謂格
知無不足之謂致循其則者循其良知而為之各
極其至焉者也無不足者無自欺而恒自慊焉者
也物物循其知而為之各極其至則知無自欺而
無不滿足者矣故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自
天子至於庶人自孩提至於成人自厭然之小人
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莫不有物莫不有知莫不有
格物致知之功物不可須臾離知不可須臾離故
格物致知之學不可須臾離和卿悚然曰弟子乃
今知良知若是其廣大致知之功若是其精微

請服膺而勿失矣和卿疏請侍親南還予方期助
我而遽有此別惡得無拳拳乎過蘭谿見唐思齊
出此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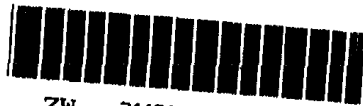
助我相期忽此違承 恩且喜奉親歸上林樹曉鶯
聲遠驛路江涵鴈影微竹笋迎船供旅饌草芽茁地
對庭暉臨岐握手無多語兩字良知萬化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歐陽南野先生集

卷三十

三



ZW 21181888584881

歐陽南野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歐陽德撰德字崇一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
至禮部尚書卒諡文莊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集
爲其門人王宗沐所編凡內集十卷皆講學之文
外集六卷皆應制及章奏案牘之文別集十四卷
則應俗之詩文也德之學宗法姚江故惟以提唱
良知者爲內而餘則外之別之云